

叢書集成新編

一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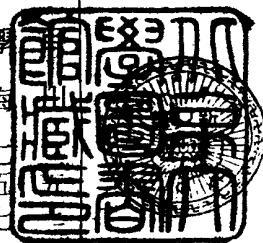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四册目錄

總類
哲學類

考據

癸巳存稿十五卷	清 俞正燮撰	連筠	一
葉友肥說一卷後附附錄三則	清 王 筠撰	靈鷲	一一八
武陵山人雜著一卷前附別傳	清 顧觀光撰	小萬	一二八
聚星札記一卷	清 尚 鎔撰	豫章	一四六
說 叩一卷	清 葉抱崧纂	藝海	一五一
需次燕語一卷	清 王朝渠著	豫章	一五五
汝民遺文一卷	清 孫傳鳳撰	靈鷲	一六三
寒秀草堂筆記四卷	清 姚 衡著	咫進	一六九
握蘭軒隨筆二卷	清 陳 彝著	學海	一九六
劉氏遺著一卷	清 劉禧延撰	滂喜	二〇二
養蘇軒隨筆一卷	清 陳作霖著	金陵	二一一
困學紀聞參注一卷	清 趙致襄著	豫章	二一八
名 言			
鹿門子一卷	唐 皮日休著	子彙	二二七
省心錄一卷	宋 林 逋著	寶顏	二三〇
晁氏客語一卷	宋 晁說之著	百川	二三五
樂城先生遺言一卷	宋 蘇 籀記	百川	二四四
西疇老人常言一卷	宋 何 坦著	百川	二四七
樵 談一卷	宋 許 棐撰	鹽 邑	二五二

東谷所見一卷	宋 李之彥著	學海	二五七
讀書錄存遺一卷	宋 潘 音著	嶺南	二五九
理學簡言一卷	宋 區仕衡撰	函海	二六四
省心雜言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李邦獻撰	龍威	二七三
補辨		稗乘	二七四
田間書一卷	宋 林 芳撰	學海	二七七
積善錄一卷	宋 撰人不詳	學海	二八〇
勤有堂隨錄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元 陳 樸著	寶顏	二八三
學易居筆錄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元 俞 鎮著	函海	二九六
筆疇二卷後附四庫提要	明 王 達著	寶顏	三〇一
卮 辭一卷	明 王 棹撰	寶顏	三〇二
密 箴一卷	明 蔡 清撰	寶顏	三〇四
讀書筆記一卷	明 祝允明著	借月	三〇六
蝸笑偶言一卷	明 鄭 瑗撰	寶顏	三一三
松窗寤言一卷	明 崔 銑撰	寶顏	三一三
經世要談一卷	明 鄭善夫著	寶顏	三一三
錢公良測語二卷	明 錢 琦撰	寶顏	三一三
錢子語測一卷	明 錢 琦撰	寶顏	三一三
四箴雜言一卷	明 何大復撰	寶顏	三一三
慎言集訓二卷	明 敖 英纂	寶顏	三一三



ED26/01

玉笑零音一卷	明	田藝蘅撰	寶顏	三四四
薛方山紀述一卷	明	薛應旂著	寶顏	三四九
歸有園塵談一卷	明	徐學謨著	寶顏	三五四
古今藥石二卷附穆跋、趙跋	明	宋 纁輯	得月	三五七
呻吟語選二卷	明	呂 坤著	文選	三六九
安得長者言一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三八二
鄭敬中摘語一卷	明	鄭心材撰	鹽邑	三八六
仰子遺語一卷	明	胡憲仲撰	百陵	三八七
恥 言二卷	明	徐禎稷纂	藝海	三八八
木几冗談一卷	明	彭汝讓著	寶顏	三九七
瓊琚佩語一卷	清	魏裔介纂	畿輔	四〇〇
荆園小語一卷	清	申涵光著	畿輔	四〇五
荆園進語一卷	清	申涵光著	畿輔	四一一
省心短語一卷	清	申涵煜述	畿輔	四一六
日錄裏言一卷	清	魏 禧著	學海	四二〇
呂語集粹四卷	清	尹會一輯	畿輔	四二三
四鑑錄十六卷	清	尹會一輯	畿輔	四三八
蕉牕日記二卷	清	王 豫撰	讀畫	四八四
西嚴贅語一卷	清	申居郎著	畿輔	四八八
幽夢續影一卷	清	朱 錫撰	滂喜	四九六
箴友言一卷	清	趙青藜著	涇川	五〇〇
修憲餘編一卷	清	陳 蕙纂	藝海	五〇一
迂言百則一卷	清	陳遇夫撰	嶺南	五〇七

簡通錄二卷	清	馬 輝述	畿輔	五二二
哲學類 易類哲學				
子夏易傳十一卷前附四庫提要、後附議、跋尾	周	卜 商撰	學津	五二六
京氏易傳注三卷後附論略說、四庫提要補正	漢	京 房著	范氏	五七九
鄭氏周易注三卷附補遺一卷	漢	鄭 玄撰		
清 惠棟增補	清	孫堂補遺		
周易鄭注十二卷後附正誤、易贊易論、敘錄	宋	王應麟輯	古經	五九七
易解附錄一卷附後語	清	丁杰等校訂	湖海	六一八
陸氏周易述一卷後附四庫提要、補正 明 姚士粦輯	漢	鄭 玄注	祕册	六六五
三墳一卷後附書辨略、四庫提要	明	胡震亨輯補		
干常侍易解三卷	明	陸 績撰	古經	六七六
周易略例一卷	晉	孫堂增補		
關氏易傳一卷後附四庫提要	明	阮 咸注	范氏	六八四
	晉	范 欽訂		
	晉	干 寶撰	鹽邑	六九一
	晉	王 弼著		
	唐	邢 璣注	范氏	六九九
	北魏	關 朗撰		
	唐	趙 蕤注	范氏	七〇四
	明	范 欽訂		

文王重卦

管子輕重戊云伏羲作六書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書行陰陽蓋即計策也周王履六書則伏羲已有六書卦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云正義云太史公言蓋者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不敢專言重易也案日者列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疑者褚先生文也或蓋亦不是疑詞郊特牲正義引鄭志云言蓋者無別意如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之蓋

卦變

易本義有象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塞利西南云塞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塞六四九五也塞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上為坤故云利西南此塞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塞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此塞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塞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此塞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塞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

四載

尚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橇河渠書則橇作橋漢書溝洫志四載山行乘橇說文則橇以行泥橇以行山傳寫之字不一橇者徐廣云他書或作橇孟康云橇如箕橇行泥上橇者字應從具作橇或作橇即橇如淳云橇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橇者草昭云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應劭云橇或作橇為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橇者直輿車又引說文橇直輿車橇也如應劭草昭所說則橇橇為今山橇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軌行沙以橇行塗以橇行險以橇行山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橇山行以橇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橇泥用輶山用橇呂氏春秋慎勞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橇沙用橇山用橇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為陸以塗險為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為泥淮南子修務訓則云水用舟沙用橇泥用輶山用橇不數乘車

荊州三邦

禹貢荊州惟箇簞格三邦底賁厥名三邦即三苗也冀州島夷皮服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淮夷蠙珠鬚魚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梁州和夷底績熊羆貔狸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統其義一也荊州之苗在唐虞時三種最著為三邦也傳云近澤三國謂是侯國羣后獨目其三於辭無矣

絨皮

禹貢絨皮為二事皮是裘絨皮如今藏蓋毯及西寧邊外番族氈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禹貢瓊組

禹貢瓊組乃荊州三邦之貢瓊組古雜佩用之苗人纓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番子俗同佛書謂之瓊

疏

禹貢地里古注攷後

大任山當在修武武德界水經注言在成皋縣北史記所謂禹載河於高地張晏亦以大任在成皋劉昭張揖之徒皆以為然說與史記合大任定在今河南府禹河自此循太行而北過漳水趨鉅鹿沈括筆談尚見逸太行北山崖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橫互石壁如帶謂是昔日河濱周定王五年河徙春秋魯宣公七年晉魯宋衛鄭曹會於黑壤之歲也河始由今衛輝滑滑其地亦有一成之任臣瓊魏王秦仇以當禹時大任胡肅明依之可謂尺有所短大別定在安豐今霍邱固始界中大山禹貢大別即左傳大別左傳小別大別在漢北其質言江夏界者皆以後始名之非古也尋杜預注云然則在江夏界是其時江夏尚無大小別山名杜預襄陽知之最親也唐六典水部十道山川云大別在淮南壽州霍山縣明中郎志大別在霍邱縣猶是古義雍州云荆岐既旅豫州云荆河荆州云荆及衛陽三州荆山乃是兩荆夏周及晉相去久遠大任大別豈拘一名惟儒者心知其意不容以一知半解惑亂經說也孫觀察禹貢自涿州寄示此稿搜采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三家之說最得古意不尚議論旨與自通是可貴也已乙丑十月

六官

虞書云伯禹作司空製作司徒至夏書甘誓則云乃召六卿周初殷箕子陳洪範有云司空司徒司寇五禹制也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卿貳皆有之

食言

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偽也郭解食偽引書朕不食言疏引孫云食者言之偽也因為事偽謨為謀偽今案詐偽自為一條載謨食偽乃平秩兩偽之偽古言食為用力之辭食說惟時是也哀元年左傳云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國語作不可為是此雅訓其書湯誓云朕不食言當知日有食之之食謂消蝕左傳傳十五年云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成十六年云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襄二十七年云食言者不病皆語云誠之會魯人食言公羊傳傳十年荀息不食其言注云食受之而消亡之漢書匈奴傳云約分明而不食言注云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皆消蝕其言義食為消蝕者管子云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莊子列御寇篇云小人權外利者金木訊之權內利者陰陽食之是也食言以語久又生旁義左傳哀二十五年云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則就飲食言之

解庚五遷

盤庚云于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五邦之後乃五遷案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河夏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則自相居耿中有遷也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是亳為一邦囂為一邦相為一邦耿為一邦邢為一邦凡五邦遷耿遷邢未有書耳書正義所列五邦最確五邦即四遷盤庚將復治亳殷則五遷耿邢本二地唐人司馬貞張守節解史記邢為耿漢馬融謂五邦為商邱亳囂相耿其

詎未是宋人非書序云篇中言五邦則幣庚前有五遷序謂幣庚五遷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夫書言五邦則必是四遷幣庚又遷始為五遷自不知計數反以孔子書序為謬且史記云幣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適五遷無定處統般事言之乃遷之六史遷謂幣庚自有五遷誤人之甚古今讀史記者俱明其文理不會誤人也

秋

書幣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白虎通云秋稼也釋名云秋就也管子輕重乙云夫歲有四秋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禮月令云麥秋至則秋者時也言收斂之時也書云有秋在秋云有年幽風於十月言曰為改歲祭義於三月言歲既單矣則年與歲皆時也此達語也詩云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歲兮亦以秋為時不言春夏冬

洪範洛書

左傳引洪範為商書者箕子自記己與武王問答之言付周史官也十有三年曰祀者箕子商人習語也武王言天人相應天覆升於下民助和其居其所由彝倫敘者何也箕子言堯舜時蘇治水隄寒之五行陳列皆亂上天震怒其經洛時洛有書言大法九類者天不使蘇得之時彝倫猶不敘也蘇因殛死禹繼起行經洛天以洛水書言大法九類者與之彝倫由此叙其書有初一曰五行次二曰審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計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六十五字其下一五行諸文皆夏人解義如日月之行有多有夏為九道夏歷歲月日亦夏人常語箕子聞之在昔者此學宋元明人所不嗜而恥於不言則取五代時怪圖入之

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者八卦伏羲得之洛書者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禹得之故曰則之也卦書也故曰圖洪範九疇文字也故曰書其名實相應莊子云天有六極五常聖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漢書五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蓋洛書九疇故曰九洛有六十五字故謂之書唐以前儒家皆同此說五代宋時有陳搏關朗神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為九圈一為十圈陳以十圈為洛書關以九圈為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關澤誑主之言陳搏終南山太一宮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秘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一則居衆辰之首萬曆之先為天皇上相見儒象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搏亦言秘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為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賈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時所謂書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時所謂圖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為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蘇蘇張復生不能為之解者也紀文達說亦如是

精蘊亦為所惑先天圖萬無通理而信其圖為伏羲作遂謂有先天即有後天伏羲作先天則後天疑非文王時始有以洛書為九圈遂疑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禮疑何以居西不知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其位本非文王所定文王亦無後天圖名曰洛書書也下行左行中國書法亦無三八政居東七禮疑居西之理江君讀書人亦恍惚如此旁論脈學亦牽入先天圖是必天人長命士君子下筆不可不慎也

皇極

訓詁所以通雅言古言雅義既明其間展轉取義者自能通曉皇極為大中此粹然儒義朱子語錄云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且北極喚作北中不可屋極喚作屋中不可皇極是人君建一簡表儀於上又云極有淡會之義所謂三十幅共一轂觀朱子二義亦是展轉取義淡會即是中設即輪中輻車無輻亦有轂即是屋極北極皇建其有極正是大建其有中斯其惟皇之極正是斯其惟大之中易之大極即是大中古讀大音如泰後人沿誤於大字下多作一點道士家相承別有所謂太極耳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官體國經野以為民極正言商周建都豫州為九州之中詩立我蒸民莫不爾極正言民於其時得其中本訓其明本經威用六極言訓當有中如呂刑屬於五極之極豈得謂威用六表儀屬於五表儀也凡事須持平言之朱子嘗云天即理也又云性即理也此粹然儒言而明楊慎非之曰天命之謂性不成理命之謂理乎朱子解元亨利貞云元大也此粹然儒言而明倪鴻寶非之曰大哉乾元不成大哉乾元大有以孟子不遇魯侯天也問朱子曰此何理乎此所謂持劫之術朱子皇極之談自召致之

肆惟

爾雅肆故也肆故今也言經稱肆者有時義為故其肆故之肆中有今義也惟思也康誥云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予常汝念哉無我殄享言今汝當思命不予常而念之無殄享也宋人書傳忽云肆未詳不用雅義乃使罔始之言布滿郵塾

洛誥

召誥三月丙午朕是月為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為十二日丁巳戊午祭為十四日甲子命庶殷為二十一日是日召公取諸侯幣旅王則公西歸矣洛誥公告卜王拜之皆云俾來序言使來告卜經下言成王周公相問答又言成王將命伯禽又下言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丞則洛誥所記非一時事公告卜依召誥當在三月十四日五道併也據康誥三月哉生魄某作洛而召誥甲子始命庶殷以戊午既祭已未至癸亥後書始定公以甲子西歸既至乃以王命封康叔蓋卜河朔黎水不食始以之為衛國兼前者都鄙衛之民以為康叔之衛安得云武王封康叔於衛使經史無一可通也公卜河朔黎水後察見殷遺民之事康誥言民不靜廼屢未同即多方之迪屢不靜故所以與康叔言者康誥酒誥皆治殷之事而梓材則告康叔又勉成王也凡周公告成王為洛誥者皆隨時敷陳史官類記之因封康叔而戒成王則在梓材因封伯禽而戒成王則在洛誥

洛語章段

洛語應分五段。周公拜手稽首。至王拜手稽首。誨言為一段。告卜事為書序正文。下則類敘之。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為一段。欲王命元祀。敬政事也。王若曰。至四方其世享為一段。王即命公作元祀。且告以伯禽為公後也。王命予來。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為一段。公受命作元祀。且以伯禽為後。不之魯也。戊辰以下為一段。王祭祭。逸祝以元祀命後告。故曰告周公其後。逸又詔伯禽。故曰命周公後。時在十有二月。惟七年。言此三月乙卯。至十有二月戊辰。乃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第七年之事也。

多士多方

書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語庶邦。作多方。多士云。子惟時其遷居西爾。非子一人奉德不康寧。又云。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云。爾小子乃與。從爾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向水力。政爾田。多士云。爾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我有周惟其大。介費爾。有服在大僚。多士宜在前也。書序多士在洛邑。作多方在宗周。作者多士始遷殷民也。作洛以遷殷民。必成邑始可遷。不得先使其婦子遷居。其先但丁男來赴役耳。時作洛者。庶殷侯甸男邦伯。四方民大和會。昭公三十二年左傳。敬王云。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是城成周之役。四方來赴。經義甚明。蔡沈無故為書集傳。言書序以多士遷殷民。非謂遷洛之後始建。成周受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夜民而遠役。民書序。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如此。則侯甸男邦伯。采衛遠服之民。和會見十載於經。文者多在四百里外。孔子書序即不足信。蔡沈作書經注。何得不省。覽書經正文。且詩言燕師完韓城。朱子言召伯為司空。用其人完韓城。如蔡謝及山甫城齊。語侯城邢及楚邱之類。又言不知何故不用本土人。卻去別處調人來。如漢築長安城。卻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百里外赴役執功。朱子言之。非孔子之過。蔡沈不信孔子。並朱子之言。亦不省覽。書序多方在宗周。作者周公不赴魯。以不離成王。本不於此時留滯東都。如漢梁孝王在東。用天子車服也。公病卒時。尚在豐為鎬京之西。文選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公沒後。長子伯禽在魯。次子君陳始分正東郊。成周。自枚書行。乃使周公君陳舉公皆在東郊。幻西為東。宋人以命公後為留守留後。為周家增一後官。使周公為之。太放蕩矣。

蚩尤

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問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困學紀聞云。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此一蚩尤也。呂刑云。蚩尤乃始作亂。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史記云。黃帝懲蚩尤。任昉述異記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逐鹿。聞往。往得獨體。如銅鐵。言是蚩尤骨。雲笈七籤。黃帝內傳云。元女為帝製鑿牛鼓。廣成子傳云。蚩尤飛空走險。以蝮牛皮為鼓。九擊而止之。蚩尤不能飛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覽引尸子云。造治者蚩尤也。謂作兵。

何度非及解

呂刑何度非及。傳謂度及。世輕重所宜。似從史記何居非其宜。生義。史記實不如此。解史以何度為何居。何居。即何行也。史以非及為非其宜。非其宜。即不合于古今也。史言何度非及。為何行不及古人也。墨子尚賢下篇。引作何度不及。而申之云。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此三代古訓。孔安國司馬遷同之。與上擇人敬刑相應。枚孔乃謂度及。輕重所宜。單就刑言。於本文不全。宋人則以為為逮繫。案哀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正義云。欺侮寡少而橫及之。今于證之。亦謂此一事。橫入此人。為理直者。扞衛。亦須拘喚。所謂干涉涉及。正義謂呂刑。謂安百姓。當擇人敬刑。度及。謂審度於牽連所及之人。民乃安也。徐鼎臣以及為逮繫及為逮義。不應兼有繫義。不如史記解安也。

極中也

極中也。此達詰。呂刑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用天罰者。不能中于庶民。則無善政及天下也。下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屬於五刑之中。則皆中矣。故有慶也。中極互出。古人復文相避。多如此。元陳樸非毀蔡沈云。或訓極為中。固非。徑指五極為五刑。亦非。然則五極當何解。真太極有圖後議論也。

舜典逸文義

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賈以政接於有庠。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變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案此即孔壁尚書。不在博士于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存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疑為張翥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為亡失。今案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旻。天。虞書曰。仁覆罔下。則曰旻天。是賈逵所傳舜典逸說也。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冲云。本從賈逵受古學。

九共

伏生大傳有九共名。引書曰。子辨下土。使民平。使民無傲。此今文也。今文雖無全篇。伏生先得見之。其書亦在古文逸篇有之也。序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棄飲。九共。九篇。當是言九州之事。然必非九邱也。宋人劉姓者。謂其是邱。古文共邱相近。此似不識字者。古文共邱。相去甚遠。且枚本孔序言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邱。序言除之。枚本亦存百篇之序。九共不除。知枚孔書說。亦不以九共為九邱也。左傳昭十二年。是龍讀九邱。延篇引張衡云。九邱。周禮之九刑。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作誓命。在九刑不忘。昭六年。叔向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則九邱為九刑。邱空也。言空設之。無以為九共者。

高宗彤日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云云。千嗣敬民。罔非天縱。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

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史遷從孔安國問故載其說如此孔知與祀無豐於既為無禮于泰道者豐是禮也書序言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孔知是祖庚時立廟始作書者以經文首稱高宗是已立廟也書序史記俱言祭成湯而馬融以既為考謂祭近廟左傳以妻為配古者嚴父豈得以父為配今枚孔用馬說與安國故訓迥相反

書六禮

典者尊藏之冊讀者嘉申之則嘉猷故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舜申之陳上之文訓者上下相戒語者上誥下又下以天命告上如召誥洛誥也舊者主於戒若質神明然又明君言若神明也命主於勸又言君命若天命也仲虺之誥依書序是湯誥仲虺

後漢書楊倫傳駁義

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散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據持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云父徵受古文尚書於徐憚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學於鄭元傳云從張基祖受古文尚書入關事馬融是賈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賈復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為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既不以為偽則枚本何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密也

衛宣公蓬條成說

新臺云蓬條不鮮蓬條不殄得此成施爾雅云蓬條口柔也成施面柔也口柔為蓬條者以蓬條疾不能俯也疾名蓬條者不能俯之人如蓬條席困然面柔為成施者以成施疾不能仰也疾名成施者不能仰之人如蓬條蓬條皮蓬條行蓬條常若有塊戚然初宣公恭於夷姜雉維詩興言泄泄其羽言宣公整其衣服而起舊訊其形貌志在婦人又興言雉雉下上其音言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至此納宣姜衛人器之擬其故態言宣公當口柔面柔下氣怡色柔聲以媚女妻而宣姜以盛年豐色燕婉之求得此老宣公必當媿之不能俯仰雖欲媚之必當躊躇局踣如席困然如履諸然實則宣公淫縱宣姜與之同心而詩人猶意有羞惡如此此詩教之所以為敦厚也

詩淫見謂濁申箋義

詩淫以謂濁濕其泄傳云淫謂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淫水以有謂故見謂淫其義本易了今本多作故見謂水濁釋文云故見謂水濁舊本如此一本謂水作謂後人改耳今案釋文說非也以水驗之當依唐初一本箋中傳解詩言已以新人而形其醜然本性淫濕然清濁淫清以入淫有謂而行而濁故人因謂水之濁而入謂水之淫亦見謂淫為濁然入謂水後有淫濕之泄是淫水清也正義解箋云述淫水意言以有謂水故人見謂言已濁是正義亦依一本正義又引定本淫水以有謂故見其濁各本不同總

不似釋文舊本見謂水之淫正義言淫濁謂清其說已備與鄭意相反儒生不解鄭意於箋字紛紜改實則鄭言淫水清也謂水濁也淫出今平涼并頭山經長武至高陵入渭淫渠石地入夏則濁春秋冬皆清漢書溝洫志淫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澁且糞長我禾黍謂夏三月陝西通志有明季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四月閉淫口防濁水汙渠七月啓淫口引淫水灌地則春秋冬皆清祁君韻士萬里行程記云涇州城西有涇泗二水流映帶詩言淫以謂濁是淫水本清因濁而濁注家誤說今觀涇水清甚足以明之是涇清也謂則出今渭原原山經隴州至高陵納涇謂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清時也其異說者晉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宋范蔚宗後漢書潘岳贊云渭以涇濁唐太子賈注云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真各有所聞梁書元帝紀云濁河清渭佳氣猶存渭固清於河耳

河廣解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箋謂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正義云宋襄當衛文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假有渡者之辭耳其思甚精集傳依言宋襄時時而解河廣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此則未檢之言嚴粲詩緝云此詩作時桓公在位衛未遷尚在河北則盡改序箋正義集傳之言不知衛遺民渡河宋桓公逆諸河背濟則衛當宋桓時已遷河南而為此調停之說為大全之學者以其遠集傳大駭之又無以辨則劫之曰如此則宋桓夫人非念其子何以為賢不悟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也考此詩義以假有渡者之言為正鄭風泉水詩云出宿于濟飲饒于圃出宿于子飲饒于言圃在今曹州周時河南之東道于言俱在正定周時河北之北道泉水亦衛女思歸者必不能一人行此二道又必不能二女異地同作此詩是知女子往往於故國地名隨所聞舉之不必實經也宋桓夫人嫁時渡河大歸時渡河至其子立猶舉河為言假有渡之辭以泉水詩合證之愈可信矣

獵狃

獵狃古無此字說文詩用毛氏亦無之今毛詩獵狃不知何時寫本漢書匈奴傳作獵尤韋元成傳則有狃字案檢尤漢時北狄在周時則西戎也詩采芣微獵尤序以為文王時漢匈奴傳以為懿王時殆魯詩師說皆雍州事序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者以出車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又言薄伐西戎故分言之實則皆西戎特獵尤在昆夷北耳六月云獵充匪茹蓋居焦覆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獵尤至于大原焦覆在今三原去豐鎬不遠已侵鎬及方則宣王時事而薄伐之至大原則今固原州由三原迫之至固原使之西去今甘涼地是也均往西北行不關北狄事薄伐者追伐也事我薄人無人薄我之謂謂薄伐為聯伐者失之出車薄伐西戎即獵尤夷夷也謂獵尤大故獨言平獵尤亦失之

梳

詩斯于地楊瓦為韻瓦傳紡織也瓌瓌間評云瓦是屣形為集韻尿女利切屣柄也收絲具於韻合案易垢初六金梳正義云王肅之徒為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廣韻云梳絡絲附也屣集同字女子初生產屎尚

可豈任弄璋丸乎弄盃佩玩

巡狩

時邁言巡狩。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天子邁諸侯曰巡狩。古者君行師從。詩域懷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吉行人衆。不欲取義。征討故以狩獵爲名。今皇上巡幸曰圍。取巡狩義。古太平乃巡狩。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書立政。周公告成王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方行以戎兵。非狩何爲乎。故知狩者。本義也。晏子云。巡狩者。巡所守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巡職。大有巡功。白虎通云。巡。循也。狩。牧也。蓋狩守變聲。狩牧疊韻。巡狩巡功。循牧別義也。劉敞校後漢書云。多作巡狩字。世俗迷誤已久。非也。狩。本義也。

詩

尙書云。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意。志也。詩正義引春秋說題辭云。詩之言志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謂伊尹曰。盡如詩注云。詩志也。則古語可知。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釋文一本云。詩其志也。意林載慎子云。詩往志也。說文釋名均云。詩志也。案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和聲。舜以命。禮稱變爲窮人。聲首之外。蓋所不知。然則舜與樂言詩。亦重聲律而已。書言于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謂詩之協于五聲者。此工以納言。時而屬之者也。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左傳襄二十九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國常用聲曲。又云。依聲以變。時政知其興衰也。正義云。樂人采詩。詞爲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故季札所美。皆其音節。漢志云。行人以采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知詩以言志。當以和氣感也。又詩正義引詩緯云。詩者持也。鄭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皆古義。

詩入樂

史記云。三百篇皆可弦誦。謂弦歌皆詩。三代時。寧戚歌碩鼠。衛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爲與公子札歌風。雅頌師乙言歌商。歌齊。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有白駒伐檀。不必如笙詩。正小雅也。東漢曹氏時。樂工肆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魏太和。中。惟傳鹿鳴一篇。後并亡之。則其調不傳。爾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鄭康成云。背文曰謠。以聲節之曰誦。說各不同。然賦詩誦詩。本對歌詩言之。詩不可歌。則不采矣。

闕宮章句

陳京兆兆崙金學士。進呈詩義折中稿本時。魯頌闕宮分秋而載。嘗至如閏如陸十六句爲一章。此章朱子集傳謂有缺句。蓋欲補鐘鼓嘒嘒一句於蓬豆大房萬舞洋洋之下。始爲十七句。陳金覺其非。不用此句。仍依集傳章句云。五章十七句。亦館中不檢之過。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毛序作序無疑也。故府書傳序異卷。毛詩各師授本。則以序冠詩首。傳附詩下。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關雎序下正義及林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畫篇端也。南陵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篇第當在此。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則與衆篇義合。編故存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又闕其亡者。故推改什首。通此而下。非孔子之舊。又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林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及什題皆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宋詩者之言著之也。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美下。何彼穠矣。箋。車厭。畜。勸。而續。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已在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今齊後漢書附傳。乃是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序撰。志之故訓傳毛長撰。尤無此事也。

公羊春秋克段義

公羊不見國史。其說春秋。以其臆比例推測之。亦能自窮其趣。何休及見左傳。而依違之。解公羊多不能通。鄭伯克段於鄆。傳云。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案隱四年。衛州吁。莊九年。齊小白。傳俱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傳云。當國也。二十三年。天王。傳云。著有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燕召公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蔡世家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云。周公代行行政。當國。則當國乃爲君而未成君之辭。以三事推公羊說。鄙之意。正言莊公從母之欲。立段爲鄆君。而又殺之。則不如不與之。鄆。其時殺梁。傳亦說克爲殺。且爲之私計。曰。宜緩追逸賊。是二傳臆造其事。與國史全異。而意主忠厚。何休見左傳。乃沒公羊之意。而爲之說。曰。母欲立之而已殺之。不如使執政。大夫誅之。陰險可畏。實則比附左傳。石碏殺州吁之事。當國則同。衛無君。鄭有君。其事不同。此解公羊而失誼者也。

息夫人未言義

春秋莊十四年左傳云。楚滅息。以息媯歸。生諸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未言者。蓋守心喪禮也。書無逸云。昔在殷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雅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即位三年。不言。亦是喪禮。史記楚世家云。莊王侶立三年。不出號令。日夜梓樂。居數月。淫益甚。韓非子云。楚莊王即位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又處半年。乃自聽政。案楚莊亦守喪禮。後人以其

後日圖治之勇，反謂其先三年淫樂，列女傳言樊姬三年不食禽獸之肉，亦與莊王同慶禮，乃謂莊王好田三年，以樊姬改古事，以此多不明也。晉書涼武昭王后尹氏傳云：初適馬元正，元正卒，再醮，三年不言，息嬀尹氏，皆心喪儀。

魚軒

左傳閔公二年，齊桓公歸衛文公夫人魚軒。注云：以魚皮為飾，或曰馬二日白魚，見爾雅。蓋歸以車與馬，案軒者，說文云：曲輻藩車，是曲輻輻也。衣車應有飾，魚皮即今牛魚皮，詩采芣云：采芣魚服，采芣云：芣魚服，亦以魚皮則牛魚皮已久，用二詩魚服，疑亦車飾，其上下俱言車馬也。陸璣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青上斑，文腹下純青，以為弓韉步數，今牛魚。

虞號屠齒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號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晉在北，虞在西南，號在東，三國為鄰，號又包於虞之南，自晉之號，道不由虞，晉人伐號，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晉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號，虞之表也，乃輪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晉鄰，若晉舉號，則晉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而南，而包虞，在虞為唇亡齒寒，又晉師好行國中，虞不為備，故舉虞甚易。

達心而儒

穀梁傳荀息云：宮之奇達心而儒，達心則其言略，儒則不能強說，文選注引韓詩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而無治民之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矣，其所謂者，近於儒，尸則達心而不忠，韓非備內云：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亡微云：早見而心柔，慎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魯二女

魯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左傳云：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十五年九月，季姬歸於鄆，注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十六年夏四月，內申鄆季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云：鄆為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人曹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西，邾人執鄆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雖之社，以屬東夷，此皆國史正文，欲屬東夷者，以齊和謀鄆而東，略又城鄆，東夷與鄆為讎，故殺鄆子以媚之，此宋襄之悖，季姬不曰子季姬，蓋位公姑姊妹，鄆弱為魯姻，親魯不恤鄆，又欺陵之，挾一女子，使來朝，已終不救其厄，位公非也，公羊傳云：遇防，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云：魯不防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使來請已，與衛無異，用鄆子，公羊傳云：明其莫以血社也，注云：魯本許嫁女於邾，季姬淫，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情，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會，反為邾妻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于邾，故沒費公不書，而地以邾妻者，深為襄公諱，使若自就邾妻為所執，此漢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穀梁傳云：來朝者，來請已也，注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

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得人情，蓋公羊殺梁不見國史，不足深怪，季姬蓋老矣，遺家不造，為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怨已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葉夢得則云：公羊言奔為已甚，證以左傳子南之事，當為擇配，胡安國遂云：情公愛女，使自擇配，此二人喜創新義，實襲何休說也，請得質之擇，必二人，此遇防，指遇鄆子，何名為擇，義不通也，方苞云：內女適人者，繫國，此云季姬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又請質之，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則此不言鄆，中絕也，豈得以老婦為女，或曰：公殺謂彼叔姬為公母弟，許嫁則卒之，則此季姬亦女，而會鄆子，非擇配而何，又請質之，使女擇配，則防地不為致，二君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棄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督備儀言，無一可通者，此一也，又有文公時子叔姬之專，文公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云：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十四年五月，昭公卒，舍，位，七月，商人弑舍，九月，來告，書於經，得襄仲使請於周，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如魯宣公弑惡與視，則以嫡母哀姜還齊也，傳又云：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注云：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也，十五年左傳云：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國史事實也，十四年公羊傳云：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穀梁傳云：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十五年公羊傳云：其言來何，問之也，有罪何問，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此二傳不見國史，望文生義，公羊又不視春秋正文，五月，齊昭卒，七月，舍，弑，多初何得有娶夫人之事，而謂有送女道淫之單伯，方苞則謂：舍所聘，至齊而舍弑，故不稱君夫人，請得質之，五月乙亥，齊昭公卒，七月乙卯，而舍弑，四十一日，中安得聘妻若聘於五月乙亥以前，齊魯鄰邦，又不應舍弑後至也，其說於三傳無所附，且所謂不稱君夫人者，必指春秋魯女嫁諸侯者，春秋十二公，無稱某國君夫人之文，舍正經國史，又無小說短書野文，單辭隻字，可據而自出心裁，是亦不可以已乎，是故文十二年子叔姬者，母嬰姜，良錄之，聲姜十六年始薨也，文十四年子叔姬者，父文公錄收之，然則信十四年之季姬，非僖公子亦明矣，以二女為安人所誣，故為證明之。

杞子叔姬

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貴之，母弟也，穀梁傳云：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許嫁以卒之也，是三家春秋本皆有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唐有啖助者，曰：吾能非左傳，不檢公羊殺梁之文，意謂獨左傳有之，則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凡經學非一人所能盡，故必旁徵衆說，亦必古人所傳，謂有三代緒言在也，唐人何所得無根之說，亦欲自得為一說，春秋以左傳為正，公羊殺梁苦於不知，且唐以後，知而故為之，此聖經之蘊，不可

謂之說也。

單伯

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玉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注云天子卿單采伯爵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為主故送不稱使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請師於周也十二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王使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故書執齊至國史所載如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也公羊穀梁謂是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故不名隱桓之時不聞此卿僖公時又無之宣公後又絕無單氏仕魯書公穀不見魯國史多為擬度之詞沈氏謂滿行左氏出其事定矣後人乃復欲擬議揣測為三傳折衷以潛汰之文虛與委蛇如汗走虛囚以意判斷也者尤不可謂也

葵邱之會

齊桓葵邱之會左傳穀梁皆以為盛桓公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天子賜胙下拜登受甚盛節也幸孔以桓定太子思敗齊業教督侯勿會齊蓋其時桓亦老矣公羊傳則云葵邱之會桓公旋而於之叛者九國可謂譚矣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諂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而治春秋者謂桓為罪魁與孔子之說相反以注孔書固非宜耳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左傳稱之國史逆婦姜卿不行貴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爛脫曰婦者注云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于大夫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為其成禮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逆則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逆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賤之也何為賤之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為揣摩之言而設梁又自為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十九字乃同經家別一師說言逆婦之因成禮於齊則必公親迎今經不言公親迎何為逆婦之也然則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與宣元年同也傳者使其文參錯于不言氏之上耳誠使公逆則親迎之夕必當成禮乎齊春秋不宜讓賤之且入室之後其配與否非書策者所宜問反復推之逆婦之賤于經義無可通者穀梁文亦自悟其非

左傳引證

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滅陳申叔時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王曰反之申叔時曰吾擠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二言皆市井之語左氏文之耳前稱抑人亦有言曰繼稱吾擠小人所謂皆說文所云證傳也謂俗間所常談異其文者文辭以相避為工杜注云謙言小人意淺其文無嫌

鄙我亡也

左傳宣十四年楚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宋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殺楚使楚乃伐宋

鄙我亡也杜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非也楚志在伐宋鄭故以邊鄙比宋鄭冀其不受以為兵端宋言鄙我則終必見亡不如先殺之鄭鄭宋伐鄭者以有宋師宋鄭亦終忌之成公十八年宋兩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襄公八年鄭欲待晉曰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二國皆追數事

下大夫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即如此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本左傳成三年臧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產數游楚曰驪黑上大夫及驪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于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為季氏臣簡子豚孟子云大夫有賜於上則陽虎大夫也禮曰陳子車有大夫大夫也魯大夫中魯季氏臣也成大夫公孫朝孟氏臣也衛大夫僕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昭七年云孟僖子召其大夫此皆家臣之大夫下大夫中之下者也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擁兵奏署所謂表為者是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十句來聘射者公臣公平召伯顏莊叔為一耦公巫官也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顏氏也莊叔字也一人也唐韻魯有仲顏莊叔以仲顏為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官制魯道公巫姓氏表魯道召伯氏均失其讀又傳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伐滑注云堵寇鄭大夫注蓋失其讀魯道即寇也公子士詳首三年不得謂之十洩蓋鄭有洩氏洩寤是也有堵氏堵女父是也有洩堵氏洩堵寤是也

晉復陶秦復陶說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趙孟與絳縣老人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使為君者使人傳君命也復者賜復之復陶為秦陶之蘇通陶為蘇言增其田以君命復其蘇役而仕之為絳縣師注云復陶主衣服之官正義云注以昭十二年傳知之案昭十二年楚子皮冠秦復陶擊被注云以翠毛為被此分句下注之擊也復陶擊被止是一名為陶為陶復陶穴之陶復陶即被復陶之被以翠毛為被此分句下注之擊也謂斗故也故下云王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杜不當引此為晉復陶注且貫言之為主衣服官絕無典據又既主君衣服何能出為絳縣師也六帖云尚衣監曰復陶又曰陶正可云杜撰矣

左傳末疾

左傳昭元年云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為首疾服虔云末疾頭眩案逸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握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則以末為首古人目足曰跟曰底曰脈皆以在下為根根故可以首為末故曰末疾頭眩也一說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案禮樂記奮末廣黃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經絡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何休云。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至孔子定時。三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知。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年三十餘者。蓋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禮記。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于為新宮。且作窺宮。怪妄矣。

辰集房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韓奕。雷夫馳。庶人走。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次舍皆曰房。故本允征。以為春秋月朔。唐一行推得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于房宿二度。可云奇巧。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算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則真妄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食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之夏書。

春秋書賊

春秋無傳。使聖人思之。十年不知。桓譚論左傳之言。見太平御覽。善言春秋者也。古執逆無手刃者。則弑除祭。僕與駟乘。弑商人。此無大志者。魯桓之。隱公使公子翬。翬於為氏。弑隱。則討焉。氏有死者。桓之子孫。實有魯國。魯史不得如楚穆之。正其罪也。以楚穆。其記穆之。弑成。必歸之於潘崇。其言魯桓。亦如春秋之。楚穆。穆立而用崇。桓立而用翬。其情一也。皆趙盾弑其君。左傳事。依策書。公羊說。梁則右趙盾。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至云。趙盾弑懿公。左傳記董狐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討賊。非子而誰。其主使。非聖詞也。趙盾不能辨。特曰。我之懷矣。是但承亡不越境。蓋董狐合言之。而盾事顯盾分承之。而董狐意。盾為正卿。與君相惡。賊又發自趙氏。惟先亡越境。而不反。可以免議。即亡越境矣。而反不討賊。則賊亦盾主使。而況營書已定於郊。爾待變也。盾知跡不可掩。灼然使穿逆成。公府復位。而使穿逆新君。桓立而使董逆夫人。穆立而使崇環王宮。其情一也。史表云。又云。鄭靈公元年。公子歸生以通故。弑靈公。合之鄭世家。則太史公誤以左傳公子歸生為公子宋。左傳云。歸生權不足。案靈公欲殺宋。宋又洩弑逆之情。何敢復譖歸生。歸生權不足。制宋。豈足弑君。歸生者。得公子慶父之比也。宋特困人。榮下。歸其列國之史。必書魯公子慶父。弑其君。宋榮。歸生慶父之謀。同。故左傳所載之事。不以所載之論。而晦亦在能讀經而已。然必如唐宋人言。信經不信傳。則魯隱公。閔公之薨。及襄七年之鄭伯昭元年之楚子。哀十年之齊侯。亦不信傳矣。

閏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每年積餘十一日。明徐光啓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以日行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算。晝間。閏皆斗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曆。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

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太上

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又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周書武紀解云。太上敬而復。其次欲而得。殺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強。又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風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六韜文啓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靡散。我又太上之。靡也。子華子云。太上遠世。其次遠也。其次遠人。墨子云。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韓非子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事。又為太上。不設賞。為天下。不設刑。尉繚子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侮民。時侵民。財。又云。太上無過。其次補過。魏策云。太上伐秦。其次實秦。其次堅約。而詳講。呂氏春秋云。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又太上先勝。又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又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又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又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淮南子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非。又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曰。徵彼。其如此乎。又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又太上之道。生萬物。而無有。史記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又云。其太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資之。燕策作夫。上計。則劉向序言。多誤字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淮南子傳云。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云。太上者。民之父母。又王褒云。刺史見太上聖明。又班固辟雍詩云。於赫太上。漢武內傳云。母曰。太上之。藥。藥案。禮記鄭注云。太上謂帝皇之世。大戴禮辨注云。太上。德之最上者。又云。太上。謂五帝之世。選注引老子河上公注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辨正論引梁承聖解五千文云。太上。謂三皇五帝也。其次。謂伏羲以下。則上德上。古二義。並行。以與其次連文。其單言太上者。則為至尊。較梁太上。謂天王。晏子太上。民謂君。漢書太上。淮南王傳注。如淳注云。天子也。匡衡傳注。師古云。居尊上之位也。蓋太上者。於人為至尊。於德為至美。於事為至當。於時為至古。

左氏條例

後漢書鄭興傳云。晚善左氏春秋。從劉歆講。正大義。劉歆美其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子乘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通之。條例。又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賈逵傳云。父徵從劉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建初時。條奏云。永平中。達言左氏與國識合者。先帝。不遺蜀。省納臣。言。其傳。詔。藏之。秘書。則永平中。上疏。上左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氏傳解詁三十。國語解詁二十一也。鄭興傳云。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陳元傳云。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逵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是鄭賈陳三家不同。蜀志尹默傳云。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成略。誦述。不復案本。是鄭賈條例。但各著簡札。實俱為劉歆條例也。後漢書儒林傳云。穎容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杜預左傳集解序云。穎子嚴者。亦復名家。是條例有

劉穎不同訓詁劉陳服不同賈逵爲劉學今雜見服虔左傳注多與賈異識是故也條例自爲卷數訓詁則賈爲三十餘附經傳下杜承用之服則不然也

魯語業及

魯語云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鮑有苦業矣下叔向即曰叔孫賦鮑有苦業左傳十五年亦云賦鮑有苦業案文四年傳事武子不答稱露形弓以爲肄業及之定十年傳則亦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業乃樂業業誦古自習則曰肄業以詩見意則曰賦豹實賦以見謙謙言非敢自見其意苦於肄業會及此詩因而賦之其意婉章注云業事也是直居其功且非文意今詩正義引此作業及而左傳正義引作業在均不當以業爲事

鄭語

鄭語謝西九州爲今南陽西山中地時有九族其民貧吝而忍史伯言謝郊之閒易取可長用者鄭南謝北地後爲楚所取楚用之也章注號師在焉按號師在鄭北此鄭謝之閒正申呂與應之地史伯初言不可入後言易取非謂鄭取之章疑於此故疑號師在鄭南耳又鄭語依歷歷華詩譜作依曆歷華周語號師爲太任國淮南本經訓云堯使羿誅豷齒於曠華之野與詩譜合鄭語前華後河詩譜亦作前華後河正義引章注云華華國也水經洧水注言即華陽亭在黃崖東北或華華字近兩涉元和郡縣志故華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爲前華之華

癸巳存稿卷之一

昏禮攝視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纁緇從者舉元纁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婿也墨車漆車也士而乘墨車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爲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纁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紵公服百官女嫁兩見攝母服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受職者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輿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衛志云雜職乘馬而今省四人昇輦則新婿四人昇輦合於經律禮禮之攝典謂之視無不合也休寧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輦迎新婿令過於街管塔二十塔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按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鬪當得杖忠宣見其容貌循謹膚體素完準則放出此百姓遂爲完人一鄉化之無爭鬪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新昏不從政蓋寬假之宋史曹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罵之使不能自存遂緩其事駭耕錄云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禮送案具吏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爲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李紳日聞錄揚州山居新語亦具此二事

此合雜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范雜事論語有之仕而優則學大清會典固作官者所當時檢讀也

婚禮

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曾子問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言三日不舉樂則其家必能日舉樂者且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蓋之詩云式歌且舞則用樂古有之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云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若不賀者何以赴召乎但王侯不以賀婚禮爲邦交若晉之少姜耳曲禮又云賀辭曰聞子有客使某蓋詩云式飲庶幾而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云今郡國二千石禮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行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周書崔胤傳云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飲又請禁斷事亦施行均之妄人也已矣

雜記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注云禮之酌以成之也言婦人執其禮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鬢首猶若女有鬢髮也正義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禮接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此禮之變也方氏非之云婦人即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欲早責以成人之道此直以語錄時文家法言之謂重在執禮二字則刺之無刺不知此文正重在執其禮其字其禮者主婦女賓之禮即上句禮之言此禮之禮使婦人執之耳不正備物慎其失時非責之也聖人制禮以仁萬民非司空虛且書也

六府非六天名說

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常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汁光紀水帝也惟叶汁異文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書曰靈府亦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之世室重屋是已其文祖爲赤熛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紀周曰總章元紀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則秦人月令用之又孝文紀正義引靈威仰神斗作神汗蓋字誤孝武紀正義引靈威仰五名出國語當云出國書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白招拒作白招拒劉敞云拒音短不便作短短亦不必是誤拒短皆白墨子貴義篇云今替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者無以易之則字亦可作鉅河圖府皆三字帝命驗府皆二字蓋各述所聞皆就帝所臨言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言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慎也宋史禮志云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即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春秋緯爲六天遺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王肅家語注云讖緯皆爲之名氏妖怪妄言是肅自

為名氏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

禘天祖

禘有數名。鄭君讀經熟。故能析言之。宗廟禘祭。天子諸侯同之。所謂禘不王不禘者。郊禘也。章元成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響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響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響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響而郊響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所謂禘。皆配天之名。魯語展禽言有虞氏郊禘而宗舜。則商均以後祭天之禮。喪服小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禘。則祭法之郊也。祖稷也。所自出。或生帝也。至唐趙匡黎幹。以祖所自出為祖之祖。夫祖之祖。正所謂祖也。豈得名之曰所自出。鄭云。凡大祭曰禘。如國丘曰禘。宗廟之祭。亦有禘。大司樂。夏享澤中之方丘。亦曰禘。則大傳單舉孟春祭感生帝。若後世禮言大祀也。祭法正言禘者。周冬至。圜丘祭北辰。曜魄寶。以帝嚳配。所謂禘也。正言郊者。周三月。兆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後稷配。四月。春分日。將長故。三月。迎長日。人生於寅。故祭祖所自出。大報天反始。因祈穀於靈威仰。後稷。所謂郊也。亦禘也。國丘者。爾雅云。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邱。禮器云。先王之制禮。為高必因邱。陵祭曜魄寶之邱也。郊者。郊特牲云。埽地而祭。無邱。亦不圓也。此外有泰壇。有明堂。泰壇者。周四月。築壇大畧。靈威仰赤熒怒。合樞紐。曰招拒叶光。紀於南郊。明堂者。周十一月。大享五帝於明堂。泰壇。明堂五帝皆文王配。所謂祖也。五人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皆武王配。所謂宗也。單言之。則祖亦曰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猶單言郊亦曰禘。故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也。立春兆祭靈威仰於東郊。太皞文武配。立夏兆祭赤熒怒於南郊。炎帝文武配。季夏兆祭含樞紐於南郊。黃帝文武配。立秋兆祭白招拒於西郊。少昊文武配。立冬兆祭叶光。紀於北郊。顓頊文武配。此周禮也。虞夏殷以此推之。若以禘郊。祖宗為宗廟之祀。則有虞氏豈得郊禘宗堯。是知違經背鄭。無一是者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此言王者祭感生帝。故下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大傳下云。諸侯及其太祖。又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言非王者則惟祭感生帝。下之別子為祖。不敢祖天子以配天也。此外又有魯禘宋禘。魯郊晉郊。雜見記文。又有宗廟禘。禘與禘天不同。鄭皆一一為說。靈威仰五名。古謂之五府。曜魄寶六名。亦曰文祖。如後人稱陛下。稱朝廷。就上帝五帝所臨之府稱之。不敢斥言帝。秦漢拜大一立五時。其遺法也。鄭詳考周禮。而俗儒王肅等。非之。黎幹趙匡。又為異說。按制度代有不同。後世不用周禮。不須強引周書。又何必追改周文。惑亂古經也。

禘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序爵辨賢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社之禮。不變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舊縱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

義。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指。所謂說者。義也。宗廟變言禘嘗。則此禘偏就宗廟言之。所謂禘者。即上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張純言。禘昭穆尊卑是也。劉向說苑。修文云。審禘其德而差優劣。此儒生夸張誇言也。注言序爵辨賢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社之禮。不變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舊縱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

周祀先公

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檢司服云。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則鷩冕。守祧云。守先王先公之廟。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勤堂之蓋。周七廟。據祭法。親廟四。周公時。文王武王皆已。王故追王太王王季。以足親廟四之數。其在二祧。則先公也。諸侯有壇。壇無祧。有廟焉。始祭。故曰。上祀。是天子之禮。天保云。酌祠燕嘗。于公先王。是祀先公之事也。中庸言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言天子祭以天子之禮。故子為士。祭以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明子為諸侯。亦祭以諸侯。子為庶人。亦祭以庶人。故曰達也。

禮器大變

禮器大變。其王事與一節。與觀禮事多合。又見郊特牲。賁入大門而奏肆夏。至東帛加璧往。德也。多與此同。彼為燕饗之義。鄭注此節云。大饗謂大飴也。內金先設。金從革。性和。又金煇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肆夏當為。肆夏正義云。以內金和庭實。知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也。案郊特牲云。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云。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即禮器內金示和。及金次之見情之事。然則鄭定禮器文為。祭者必不由內金和庭實。正義蓋失之。鄭知為。祭者以禮器文。上下所說皆祭事。又秋官職金云。旅上帝則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與此二文鄭義合也。

士臣妾義

喪服總麻三月。章士為庶母。貴臣妾。此皆士服。傳曰。士為庶母。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貴臣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注則以庶母屬士。貴臣妾屬大夫。云貴臣妾。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妾。室老士。貴妾。姪婦。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總無子則已。按注言士卑無臣妾。賤不足。殊此說非也。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細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公卿大夫室老。句也。士貴臣。句也。士亦有食邑。而注言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君嗣君也。則讀傳室老士為一句。傳以總麻三月。章士有貴臣。證斬衰章士之

衆臣而注於斬衰章沒士之衆臣遂移總麻三月章士之貴臣以與大夫聘禮大夫儀賓介衆介注亦以老爲室老大夫貴臣也士亦大夫之貴臣也其說畫一今檢特牲饋食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少牢饋食禮則謂之私人又謂之羣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然則注自詩有君道喪服經則士有衆臣貴臣傳則士有貴臣衆臣文至顯自注皆以屬大夫而特牲少牢一記一經終不能改之且貴臣貴妾經無大夫爲之文齊衰三月章大夫爲宗子舊君亦隔傳而同屬大夫此注何由奪七服以被之大夫也

特牲饋食禮

特牲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有又云尸盥也水實於罇中罇中注門內之右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內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待盥者執其器械之按注於此時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文同處故詳言之門內之右注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內門外之右皆在門外注以向內言人自有左右人內向入門則其左在西也蓋言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古義洗在東設罇區於西故云象之若亦在東當言隨洗在東非象矣注統於門東西上定是門西東上唐以前轉寫之誤少牢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當東樂列云小祝設罇區與罇中於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盥亦洗東樂也西是特牲注當爲統於門西東上之證言統者統罇區非統洗於罇也特牲注待盥者執器械之謂自門西就西階下非自門東執器過庭就西階下下云尸至于階尸升西階也如此則經連合門左右以出入各管注義亦明而諸經俱可通疏言陳盥在門內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罇故罇區中向門左就之是人與地不辨且罇於西而陳盥於東禮亦不順李如圭集釋言設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是沿誤字爲說不知門言內向外者以人言之今經不詳人入門右明言門內之右則止以地言之爲門內之西不可言門內之東士虞禮廣門外之右亦以地言之爲門外之西也

以我安

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其辭不載以下請坐推之當直云請安而已燕禮大射儀司正命賓諸公卿大夫之辭云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燕禮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管不主意於賓也解者謂注不主意於賓蓋容本意或主於其所與燕者非注旨也燕禮記惟公與賓有組注云主于燕其餘可以無組則燕本主意於賓或君欲燕來聘之卿亦必以其來聘之大夫爲賓則是主於所與燕者而此辭言以我安則其意亦不主於所與燕者也燕禮有四有諸侯無事而燕者雖於燕命賓而實主意於公大射儀爲公祭與羣臣射雖命賓亦實主意於公故曰以我安酌君臣之分可通行之以爲禮辭使若賓當以禮退而主人以燕好之意留之盡飲實爲賓而文若不爲賓者以有實不爲賓之事爲之質故曰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鄭於禮學精故能下此語疏說非也方苞析疑則云以我安卿大夫謹戒好嘏難爲禮辭故言安坐行酒耳不言諸公不以煩之

然則鄉飲酒請安亦是煩之而賓辭而後許其辭煩者何也其許煩者又何也此讀書不熟說此失彼者也

酬賓賓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酬賓皆坐祭遂飲燕禮大射儀坐祭時賓辭遂卒爵是亦坐飲也賓辭者注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注意以燕禮公爲賓舉旅有立卒爵之文賓欲主人酬時立飲少減其敬主人自以君命至重坐祭坐飲必致其常敬是兩美也故繼公集說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禮不敢復煩更酌已如此急求飲者古人不應定爲禮法方氏讀之掣然有當於心申之云他處不辭坐啐坐飲鄭說爲非明矣教氏說長也然則他處不求坐祭坐啐坐飲之辭說說爲非益明矣鄭氏經熟也

月令民工

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閭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建都邑蓋秦時役民之制與古不同注者應敷暢厥旨注云舍止也因蟄蟲啓戶耕者少閒而治門戶也呂氏春秋高注以爲書仲春厥民析少舍爲皆出在野少在都邑比古今政俗而同之然則月令何以云修閭扇寢廟畢備乎於古通而呂文空矣據少於古語爲小謂小小開止耳古人正言多少之少則謂之鮮且少在都邑語亦不辭月令命農勉作毋休於都在孟夏之月

質劑期日

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治質劑者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都三月邦國期內聽期外不聽注云質劑者爲之製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質與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鄭以純儒不深知事變意謂買賣小市若今人廢帳不足復理又以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句郊外二句野三句都三月邦國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是以云然王安石新義則以時久詩遠或不聽以杜欺罔實不然也國中質劑不平者必十日之後尋求調成不能得始來訟市中則會不應者過期十二三日懲官其詩遠不得謂之不全朝士之期乃入刑罰律者如稅盜不得過期來訟事與質劑不同朝士明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分別言之知質人所謂期者質劑中相約之期非訟期也質劑所期與國人約十日他國人約不過二年推度人情之常如此已足相濟蓋司市所屬置質奴婢田地貨物見錢不足先納若干一二錢數期日交割又或先受錢期日納貨注所謂下手書保物要還者與稱貸有息之儀別不拘還期者不同若豫期過遠本屬不足何須質質恐其先有互爲姦詐繼又不能以殘質換券其理皆曲故不聽司市所謂質劑結信而止訟明質劑之期所以結信即所以止訟不必更立訟期也若如注言質奴婢十日後逃者豈得以質爲過期不聽新義則誤以質劑爲傳別故安石均輸之法謀賦上神宗實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質也先期而予錢其質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有無相通此即質劑之法安石不曉也

死者論語云葉公問於孔子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或葉公屬有此事聞孔子之言以告而誅之歎

管仲

論語云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謂管仲不能勉齊致王蓋本孟子案周之傳惠未比殷紂齊桓之德不及文王文王久始得之奈何欲以齊桓奪周祚管仲反坫樹塞門三歸官事不攝自謂功成身泰意侈即是器小自古未聞以不能謀反叛逆讒人者故知器小是修泰也管子稱言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重令大地國富人衆兵強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至則反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息矣法法云矜者細之屬也白心云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管子云國之忘也以其長者也人之失也以其所長者也又云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而奢修險禮管子於持盈之道蓋但能知之者

成君確論語說三條

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成君確云呂氏春秋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曰無乃畏耶孔子畏於匡而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注引詩曰期道不至而多爲恤此之謂也義最深妙韓李論語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其說陋矣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顏氏家訓云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說本管范范見皇侃義疏南史王元規云烟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皆非類又張說碑胡不矢親官復其舊野客叢書引如比加然於擊在坎漢書匡衡傳成帝即位衡上疏云言成子喪畢思慕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論語權

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偃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云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按權本黃華木一名反常萬類俱反歸一是故稱鍾亦取權名易繫傳云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則權以稱物行權當隱巽以俟反歸於常春秋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謂權反歸於經然後見其善適變不同道必反歸於經反經之反爲十年乃字反常也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反爲反歸之反非背反之反文字道德篇云先達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達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歸矣亦以反爲先開後合之合反歸之反昭七年左傳子產言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並立子孔後則立伯有後反歸於繼絕之禮可取信悅於民史記自序傳云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周勃反經合於權亦言權從呂實反歸安劉之經而管人杜預左傳注云治政或當反道以求編於民則以背反於經爲權漢以前經傳箋注實無此說也

舜之中國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

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唐虞以國君爲天下君禪授之後宗廟社稷宮室國君之位猶存故舜禪禹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而謂爲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莽毀漢高廟厭勝之又毀元帝廟也左傳羿拒太康于河代夏政爲帝夷羿夏猶存也泥殺羿因羿室又滅夏相而事一變舜禹不居夏宮羿不居夏宮湯武不居夏宮皆存其統泥乃居羿宮王莽之後皆以泥爲法而旁引舜禹爲口實曾夷羿之不若後儒不深思孟子史記然後之中國之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爲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無專殺大夫

孟子言齊桓葵邱之會命曰無專殺大夫管子幼官九會諸侯令皆無之惟大匡篇有毋專殺大臣案左傳桓十年云號仲譖其大夫厲父於王則不專殺大夫本王朝之法齊桓申言之其後皆用其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祁盈執祁勝曰祁氏私有討幽何有焉乃殺之晉殺祁盈滅祁氏定公十三年左傳云晉趙盾殺祁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執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請皆逐之蓋祁勝祁午皆家臣之稱大夫者如陽虎以大夫饋孔子及孟氏之成大夫公孫朝也史記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祁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則殺家大夫亦當上請於君孔子之意亦如此祁盈趙鞅皆以專殺得重罪

孟子言性情才義

孟子道性善告子篇公都子引性有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降才爾殊也陷溺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今濯濯然以爲未嘗有材者非山之性人放其良心以矜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以此數文合觀之情者事之實也大學無情者却注云情猶實也是也才者事之初也說文才爲草木之初是也今道注若順也情性表裏情順性爲善若夫爲不善非天才之罪朱注若詞也情者性之動才猶材質均非孟子道性善本情且山木章材才亦才則才非材質可知

孟子

孟子時事不合者游齊梁先後及齊伐燕之年齊燕事史記世家以爲湯王年表亦同通鑑從之而孟子以爲宣王孟子親見其事不得誤也蓋伐燕者宣王爲燕所伐者潛王也孟子嘗始見梁惠王非是編年史記列傳言先至齊趙注孟子言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孟子曰父是也史記惠王止三十六年故云三十五年召賢而孟子至梁其實惠王言東敗於齊在惠王三十年地西入秦在襄王五年六年南辱於楚在襄王十二年蓋自史記惠王之三十六年及襄王之十六年總爲竹書之惠王後元十七年史之襄王即哀王爲竹書之今王通鑑依之而仍以孟子至梁繫之惠王三十五年則以他書無文不能意

改實則孟子老至梁園，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以後去梁在襄王，但不能實言其年耳。

癸巳存稿卷之三

若解齊書孔傳後

齊庶頑說，若不在時，若為成時之若，在為在機之在，時為成時之時，言如不能察此庶頑說之人，則當侯以明之枚孔云，衆頑愚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則不在是者，亦同庶頑說之人，若為內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取豚若豚，以醴若醴，之若，亦即律文以準，皆各其及，即若之若，律注云，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逆後，即者，意盡而復明，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並條述事，取此四字，唐律名例六云，若者，因所陳之事而廣之，以盡立法之意，變此言彼，未離乎此，舍內言外，未離乎內文，雖殊而其意猶會上也，漢書惠帝紀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當刑者，皆完之，注師古云，若，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豫及即廣之，攸孔言若似律文，故廣記之。

於爰

爾雅爰，于那，蘇於也，於音若鳥，皆語助，蜉蝣云，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言於何是我所歸之處，及所止息，及說會乎，四月云，爰其適歸，言粵此乃其適歸，皆雅訓也，王肅作家語，改四月爰其作奚，其集傳從之，則蜉蝣之於不能通，言欲其於我歸處歸息歸說，而作大全者，又引一說云，將告以人無慮，慮必有近憂，庶幾有備無患，乃怪語。

爾雅云，展適也，注云，得自申展，傳云，展其支體，言舒布也，今校適之也，往也，如也，如其意，亦發舒，詩適我，顯今，如其意也，詩展如之人，今展我物，今展誠也，信也，適的也，信也，信申也，義俱相通，適如之適，適莫之適，皆得為申，故曰，展適也，得自申展也。

莫

宋史岳飛傳，趙雄韓世忠碑，章穎岳飛傳，熊克小記，俱言秦檜以張憲岳雲無據，為韓世忠所詰，檜言其書已焚，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名臣言行錄別集載此語，作必須有非也，其事體莫為句，如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文莫為句，左傳昭二十四年，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不克莫為句，註云，莫然不，蘇賦與兩華，辨長老書，鐘銘，子由莫，終當作，待更以書問之，子由莫為句，王象隨手雜錄云，潭州神誤錄，柳州張新婦，綠衣神曰，已來，將奈何，朱衣神曰，既誤莫，須放回，既誤莫為句，范公稱過庭錄云，神太尉欲斬休息之卒，公稱之父問曰，太尉何遽若此，其人莫未應至是否，其人莫為句，此事檜言其事體莫為一句，須有為一句，蓋檜驕蹇反詰世忠，謂其事體莫，示若遲疑審度之，而復自決言須有，故世忠不服，檜截其語，牽連為一句，言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此記言之最工者也，必須有則三字，非奇不足折檜，又或解莫須有，不必無蓋不知莫字絕句也。

禮

禮拜之禮，或作揖，說文禮云，舉手下手也，揖云，禮也，一曰，手著胸曰揖，鄭注鄉飲酒云，推手曰揖，引手曰禮，其禮字作厭，儀禮禮字不分，古人揖就位，又怒其人，則揖起之，揖出之，若今人拱手謝絕也，其入禮節，亦止拱手，大祝九拜之肅拜，不屈身，今會典正謂之揖，許云，手著胸，鄭云，推手，皆與拱手互相成，說文所謂禮舉手下手者，屈身，手至地，古人謂之拜手，大祝九拜之空首，今會典正謂之打躬，鄭謂之引手，亦與舉手下手相足，蓋舉手至額，又下手至地，又引舉至額也，皆以後儒所言多不可解，當以許鄭為正。

唐肆唐園中唐

唐大也，莊子田子方篇云，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唐廣也，管子輕重甲云，以唐園為本，利北郭之毗，唐園之利十倍，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治唐園，疾灌沙務種樹，所以尊師也，鹽鐵論孝養云，董荀廉臘而後見，密老親之腹，非唐園惟榮是盛，亦謂廣，大園圃，管子又言，黃唐無宜也，惟宜黍稷也，亦言黃壤，廣闢，注以唐為虛脆，於義不合，唐人多訓唐為空，由誤於僧說佛語，空為曇首，又近唐，以說佛書則可，中國古書豈有此也，唐肆釋文引李云，唐亭也，亦雙聲字，呂氏春秋權勳篇，爭金美唐，亦言亭肆，又中唐為，廷中路，莊子列御寇篇，孰協唐許，言不治家，徐無鬼篇，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於城，有遺類矣，言子在中唐，遺而不視，乃外域求之惑甚。

管事

樂記云，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鄭注云，管，猶包也，荀子富國篇云，不富不厚，不足以管下也，楊倞注云，管

包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趙高曰：陛下幸舉在上位，管中事，李斯列傳云：高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言與主樞要，荀子儒效篇云：聖人者，道之管也。楊注云：管，樞要也。是已。秦策云：淳南管齊之權。史記范雎列傳：索隱引此策高誘注云：管，與也。與，主也。與，與當近。韓非六反云：夫當家之愛子，管事猶言當家，亦是典守。今言管家，猶古言家宰矣。史記平準書云：擅管山海之貨，集解張晏云：若人執倉庫之管，漢書食貨志：管作幹，師古云：幹，主領也。與管同。又言桑宏羊代孔僅管天下鹽鐵，王莽傳云：以太傅管四輔之事，幹即管也。字亦作筭。谷永傳云：昔龍筭納言，孝元皇后傳云：欲筭朝政，是也。又分地分事，均謂之管。食貨志云：王莽張五均，設管管今保約亦曰某社管。

林

天問云：鼈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云：鼈，大龜也。擊手曰抃。鼈何以有手，身重牛之格，鄭志曰：在手曰格，牛無手，前足可以當之。古人訓語委曲，在不肯失字本義，故能簡後人不務字訓，語簡而意蘊矣。

精其神

京城人勸勉出力曰精其神。核道藏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體真，太平經云：人之生也，天付以神，地付以精，中付以氣，辨正論氣為道本，篇云：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說老子，夷者，精也。希者，神也。微者，氣也。初疑精其神是精氣神，既悟其非也。明楊士璠玉堂書記崇禎丙子，經筵一條，內瑣言，只是賜晏，即與經了筵一樣。又書見一兵爭鬪，緣相隨以陣了亡，再說，又見市人通文，言深究利害，使人毛骨悚然，此是一種文理，不當非笑之。精其神，經了筵陣了亡，悚然，即時經筵辭句裏分字。

傳

史記高祖本紀云：項羽為人，優悍猾賊。優者，優忽之謂。諺云：優勁，亦曰優子也。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花杰奏四品卿銜郎中查有折京城謂之查三優子，言其多妄費，優亦曰彪。南史戚厥傳云：百姓謂之戚彪。顏延之傳云：性既褻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會無迴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杜嗣傳云：嗣父懷璋，敵人懼之，謂之杜彪。或曰：彪，唐人諱虎改也。演繁露引時匪車，今言嘍嘍無節度，廣韻：嘍嘍如杓，則今稱嘍曰嘍，或亦曰嘍子。言壯而無義理。坤雅云：俗說熊羆富脂，方春臘，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臘。今人畜熊，以擬捷之，更致壯長，順治九年十一月，刑部辦京城李應試案，又別名黃臘。李三。

驚

史記酷吏列傳云：舞文巧詆，下戶之精。以驚大家，索隱云：以驚逐大家也。案漢書作以動大家，注師古云：驚動也。動與驚近。近矣。杜周傳云：欲以驚天下，驚蓋是驚。今驚猶是。凡驚人者，亦曰嚇人也。詩：葉柔云：反于來赫，傳云：來也。箋云：口拒人為赫。言汝反來赫我，出言悖怒，釋文云：毛許曰：反，鄭許嫁反。今推毛訓赫為來，則亦許嫁反。正義云：毛轉為嚇，言反來嚇我，為王肅申中義。毛言：即史記首驚，漢書首驚。荀子富國篇云：名聲足以暴炙之，是毛義也。鄭言悖怒，則鄭讀為王赫斯怒之赫，赫為光光而怒，則有

沈有漬之意，亦是嚇也。莊子云：惠子以梁國嚇我，此嚇是矜意，一義數轉，嚇之之言，次兼義也。

請

說文云：請，謁也。廣韻上聲云：請，問謁也。說文又云：陳楚之間，相謁食麥曰餅，楚人曰餅，秦人曰餅，餅，相謁食，方言作相呼食，則相謁相呼即相請也。記吳世家云：光伏甲窺室而謁主，僚飲，此所謂謁，與趙世家北登夏屋，請代王之請，同爾雅釋詁云：謁，謁也。釋言云：謁，謁也。以請釋謁，說文繁傳云：相謁食麥，謂相見食麥飯，如今人飲茶，是不知請謁告呼同訓之義。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孔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哀公曰：請，燕禮云：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漢書霍光傳云：乃悟而請之。南粵傳云：胡置酒請使者，外戚傳云：聞衛夫有女，置酒請之。元后傳云：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晉書庾純傳云：買充齊宴，朝士而純後至，純自勸云：司空公買充請諸卿，校並及臣，此所謂請，皆相謁食之請也。公羊襄三十年傳云：火至矣，請出，韓詩外傳云：客有見周公者，周公曰：請坐，此所謂請，皆諸謁也之請。

喫酒

漢書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首也。流俗本擬改食為飲，失其義矣。林下偶談云：漢書于定國食酒，柳子厚序，飲吾病痞，不能食，酒皆以多飲為食，酒，按食酒自可，譬如淳解管子牧民云：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亦言喜而盡之也。洛語云：惟洛食是受，漢書谷永傳云：不食腐受之，想據此諸義，則亦性能受酒，食即啣啣，啣啣，五行李志云：啣啣者，京師飲酒相強之詞也。啣亦作嚼，說文云：嚼，飲酒盡也。說苑善說篇云：飲而不嚼者，浮以大白，漢書游俠傳云：郭解姊子與人飲，使之嚼，白虎通爵篇云：爵，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嚼與盡亦一聲之轉，嚼即嚼，今言喫酒喫煙喫茶，不關多少也。崔國輔詩云：但勸提壺沽酒喫，杜甫狂歌行云：樓頭喫酒樓下臥，送李校書云：對酒不能喫，舊唐書武宗紀云：揚州都廣候，履行立劉華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在阿顏家喫酒，朝野僉載云：則天時，張公喫酒，李公醉，據言云：崔昭緯以巨觥飲，嚼曰：但喫，卻待我作宰相，與郎君取狀頭。北夢瑣言云：明宗問宰相曰：盧質近日喫酒否，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有喫酒，則唐時常語，即古之食酒嚼酒也。宋人過庭錄云：范身學究酒肆詩云：喫酒二斤，糲麥一斗，磨麵五斤，可餉十口，又畫樓錄云：錢明逸於友人宿，戒必詰之曰：是筵席，是喫酒，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糲麥一籃，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其人怪，其語常也。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又梅熟許同朱老喫，僧祇律有欲燒，則今之喫蘭州煙也。即若開時來喫茶，亦古語也。唐逸史云：奚陟夢與朝官二十餘人，就一廳喫茶，北夢瑣言云：悟達禪師，揖諸相於僧徹處喫茶，元怪錄云：馬總謂崔紹非人間茶，不可喫，陽官茶可喫矣。盧全詩云：七碗喫不得，亦喫茶也。

驚

說文宣部，請，云：讀若威，此非今威音也。錢從孟聲，孟從又聲，威從木聲，古威孟同音，周官賦，注云：杜子

十月二日書於休養榮利堂東窗。

書廣韻後

廣韻者廣切韻也。前有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陸法言切韻序。言開皇初。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謂我輩數人定。即定矣。今返初服。定為切韻五卷。唐天寶十載孫愐唐韻序。亦稱陸生切韻盛行於世。前列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同修。檢隋書陸爽傳云。魏郡臨漳人。子法言。釋褐承奉郎。以爽事太子勇。子孫屏除名。即序所謂反初服者也。其書不見。爽及劉臻等傳亦不見。經籍志蓋隋時官不采錄。唐初書亦未顯。唐藝文志始有陸慈切韻五卷。疑法言一名慈。今提要引唐志云。陸法言廣韻五卷。唐志實無此文。廣韻亦是增廣之稱。法言不應先有此名也。切韻實用吳音。或孫愐等依沈約改之。北夢瑣言云。李尚書浩全刊吳音。欲上之。會黃巢亂而止。孫光憲又見有韻銓一書。亦糾正吳音。甚盛。當今其書未知存否也。法言家法極美。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云。陸大同為雍州司田。為河東令。為雍州司倉。大同開門雍陸。四從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則陸爽之遺澤遠矣。而唐書孝友傳類序同居地氏。亦無之。蓋未經旌表。唐陸氏六相皆出吳郡人。疑法言亦吳郡陸。李涪刊誤云。陸法言切韻吳音。乖舛。上聲為去。聲為上。趙璘因話錄云。人檢陸法言切韻。謂吳兒韻字太僻。乃不悉名賢事實。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人也。向讀北周齊陸通傳云。吳郡人魏大統九年。賜姓步陸孤氏。封綏德郡公。庚信步陸暹神道碑云。本姓陸。吳郡人也。今為河南洛陽人。周太祖賜姓步陸氏。周顯祖公夫人步陸孤氏。蓋誌銘亦同。其言甚詳。魏書官氏志云。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步陸孤氏後改為陸氏。而此三人乃言陸改步陸。蓋其時附託陸望。法言之陸。或實望出吳郡。然祖居臨漳。仕居長安。老與兄弟同居臨漳。何能作吳兒語音也。道光辛巳九月十五日。

詩韻辨字略跋

漢書東方朔傳。淵塗。亞。牙。同韻。張晏。韻音。榘。梨之。榘。塗。則。丈。加。反。朔曰。塗者。漸。卻。徑。是。泥。塗。如。今。塗。構。音也。漢書敘傳。楚人謂虎於禱。注云。禱。字。或。作。禱。並。音。塗。蓋。禱。禱。同。音。今。詩。言。禱。樹。為。側。加。切。則。禱。塗。禱。通。揭。皆。同。韻。今。韻。塗。一。韻。亞。牙。一。韻。而。亞。亦。禱。汗。加。亦。讀。牙。亦。讀。禱。亦。讀。且。是。今。兩。韻。古。一。韻。然。究。不。知。古。言。從。今。何。韻。也。墨。子。公。孟。篇。云。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子。墨。子。曰。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則。音。樂。之。樂。與。嘉。樂。之。樂。同。時。止。一。聲。胡。傳。帝。者。所。以。盛。與。德。命。正。敬。廷。定。爭。為。韻。急。就。章。萬。方。來。朝。臣。妾。使。令。澳。地。廣。大。無。不。容。盛。是。以。盛。之。漢。止。去。聲。使。令。之。令。分。爭。之。爭。皆。去。聲。豈。與。愷。凱。今。不。同。音。詩。令。德。盛。豈。與。零。露。泥。泥。孔。燕。豈。弟。為。韻。則。愷。凱。古。止。讀。如。豈。後。漢。書。邊。讓。傳。欲。讓。既。治。長。夜。向。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則。彈。琴。瑟。之。彈。正。去。聲。俱。不。如。韻。書。所。言。左。傳。弓。朋。為。韻。越。絕。書。終。榮。為。韻。今。言。亦。弓。朋。終。榮。同。一。韻。而。韻。書。不。然。是。古。今。俱。無。當。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詩。韻。云。古。人。韻。緩。此。有。韻。書。後。遷。就。之。論。實。則。古。今。音。轉。古。人。各。以。方。言。為。韻。必。無。檢。韻。作。詩。之。事。謂。古。韻。密。者。真。一。孔。之。論。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引。楊。誠。齋。言。吟。詠。性情。奚。拘。禮。部。之。韻。魏。鶴。山。言。科。舉。之。外。

賦詩不必以韻為檢。洪邁容齋五筆。亦詆禮部韻略分字絕不近人情。為四聲切韻學者。必強為之說。終於非是。元吾邱衍開居錄。欲就說文某聲析韻以讀古詩。至律詩則各用其時韻。此宋元人最通之論。然則詩韻止以應試。詩韻辨字略。又應試者之至寶丹也。此板刻於歙紫陽書院。今無買者。忽得一本於長沙市上。歸翻閱。因述其所見如此。道光丁亥六月。

答

答當之善。應以合為聲。其合聲從艸者。假借小菽之荅。在六書也。宜二年左傳云。既合而來奔。合即荅也。注亦云。合猶荅。其合聲從竹者。乃隸變之誤。隋代俗字。廣雅對舍。曹憲以為俗作對。對失之是也。爾雅禽然。廣雅對舍。合聲從田。實無此字。或謂是說文音部竹聲之管。轉寫作舍。亦假借字。雖善無徵也。張有復古編。謂是假借音字。則不善而無徵矣。

清

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大羹清。有司徹有羊清。豕清。少饌云。凡有清者。不以齊。士昏禮注云。大羹清。羹肉汁也。今文清皆作汁。說文水部清云。从水。音聲。與溼相次。訓幽溼也。而相承音泣。核從音之清。當音陰溼之陰。不當音泣。羅君有高云。清之音轉液聲。亦於古無聞。禮之清字。當从肉。泣聲。廣雅云。羹謂之臚。即此清字。清臚皆古汁字。禮經相承作从肉。从泣。佩臚亦云。清清有別。知禮文傳為甚久。容是說文汁下脫古文清。後人乃讀清為汁耳。

擗

漢書功臣表。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惠氏棟云。保辜以二旬為限。其說公羊。七年注。保辜有以傷辜死文。有辜內辜外文。今案漢書宣帝紀。詔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則以掠後死者。亦計辜期。然則辜者。自為真傷。義與漢律保辜。均是搗文之省。說文辛部辜云。罪也。女部孀云。保任也。依公羊注。有辜內辜外。漢紀有掠辜死獄中。表有坐棄市。應是孀無疑。蓋辜是罪。孀是罪人。別任狀。漢律假辜為孀耳。顏師古注。急就保辜。云限內坐。重辜如此。則保為任。辜為罪。與辜內辜外。文不合。應云辜內坐重罪。則合矣。辜權。或云當作辜權。以今推之。亦當作孀權。

梁

詩。梁入其阻。箋云。梁。冒也。釋文引說文。從岡。今說文岡部。梁。米聲。重文。梁亦從。米聲也。隸變從。米聲。其義甚通。唐石經。木。土。作。內。與。米。上。作。門。者。相。去。微。茫。耳。書。手。筆。迹。小。移。釋。文。通。志。堂。本。作。木。上。閃。抱。經。堂。本。作。米。上。門。而。唐。石。經。校。文。謂。抱。經。失。之。蓋。以。木。上。四。為。唐。時。俗。字。存。之。為。可。喜。耳。其。實。楷。應。米。上。門。也。若。作。梁。則。是。象。从。火。从。求。省。之。隸。變。說。文。云。深。也。與。箋。說。不。相。涉。乃。毛。傳。義。

軍

漢書高帝紀贊云。其規摹宏遠矣。章實傳云。其規權可見。師古云。權讀曰摹。其字從木。蕭望之傳云。今將軍規權師古云。權讀曰模。其字從木。案無矣。同音。說文云。摹。規也。既以權為摹。則從手亦可。

高誘說。偶相人也。桐當作相。案相人偶見神注。高誘說乃是像人。文字微明。淮南經稱。俱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淮南注。偶人相人也。即史記孟嘗君列傳案。隱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之像。

書難字後

金山曹君同福。宛平王君堂。同集字一册。題曰難字。皆取之學堂字書。欲持以難塾師者。余覽之多不識。審視之。則十九誤字也。按七錄亦有魏張揖難字一卷。今廣雅字多奇怪。蓋以隸承篆勢。不能合汗簡之屬。轉爲楷書。不得古意可知。加以字匠不精。讀者奉爲程式。轉采轉誤。適以惑世。渠本有木。又渠者聲。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巨作戶。曲阜有魏張猛龍碑。其高祖仕大沮。時俗字也。玉篇出一渾字。云強魚反。擗把也。蓋精刻也。以其得聲。不知何時誤多一筆。而其作曰大。集韻出一渾字。云亦作菴。說文陸從先得聲。縮文作陸。春秋昭十七年陸渾公羊當作菴。不知何時誤作黃。集韻即列黃字入聲力竹反。今乃言黃。卦上從三十。黃渾上從十。從廿。說文反爪爲爪。不知何時誤作人。傍几梁四公記注云。仇音章。魯有黨氏。黨。善掌。孟子母黨氏。一作爪。即魯黨氏也。今亦作人。旁几。至云魏公子仇。啓之後。魏公子謂梁四公。其誤至此。燕禮相朱。從需也。不知隋唐字匠何人誤影需爲需。而釋文出一需字。宋張淳儀禮說。據需以故。需且改喪服注。需子室爲需子室。史記秦紀云。實以需。需字從需也。不知隋唐以前何時誤作兩。唐張守節正義。歷代史記本同。宋樓機班馬字類。即列需九變。需八勿。法苑珠林卷一百有需字。字匠選奇。改需上爲草。而需作需。音義云。需方短反。同需。史記周紀云。義王告急於需。需及也。不知何時及誤作爰。班馬字類。列需於二十六編。漢書薛宣傳。陰陽否。否在不部口部也。不知何時誤口作几。梁金樓子以屯否字。口爲不學。玉篇列字。畫象。需別者。可否。口屯否。从几。宋人班馬字類。列几。四紙。此漢人所謂壞字。方欲整齊之。而隋唐以後。人乃集之以爲楷。則又需事同也。漢書王莽傳。永以康甯。不知何時誤多一筆。心作必。字書乃甯甯從心者。獨用。從必者。通事周官大司樂。爲角。釋文云。古音鹿。劉宋謝靈運。山房圖。祿里先生。見文選注。史記留侯列傳。角里先生。唐人資暇錄。言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孔氏秘記者。孔安國。齊見抱朴子。及史記索隱。是角古音祿之證。不知何時史記角少一筆。毛晃作增韻。出一角字。東都事略。齊東野語。姓氏。就章及注。宋史儒林傳。並云崔偁。偁作直講。太宗顯祖曰。李覺。齊奏。朕曰。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上加撇。或言加點。爾知否。對曰。臣聞刀用爲角。兩點爲用。一撇一點。皆不成字。孫奕示兒編云。甯里之用。或作角字。角乃音覺。白珽湛淵靜語云。今人以角字中。醫長者音覺。中醫短者音鹿。誤也。角楷從用。實則從肉。肉上出二豎。爲象形。蓋毛晃李覺一妄說。崔偁孫奕一妄說。白珽又一妄說。宋祁校漢書。止云當作角。其言明白。宋元人卻不依之。何也。玉篇云。味。噴也。讀若桐。味。噴。養。鷓鴣之術。其字從本得音。即噴之轉附也。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本作木。沈括筆談云。三館書有味。味。噴。三卷。味。音以。麥。反。又不知何時誤移一筆。而本作几。堆雅云。今三館書目有噴。噴。三卷。注云。噴。竹。凌。反。同一音。目而沈陸二人所見不同。當是三館傳寫行草之誤。以麥竹凌。寫工不辨。沈陸皆自負著書之才。又漫錄之。趙叔向背紫錄。則云見味。噴。二字。初不曉。後見夢溪筆談。注味。以

麥反。乃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証實。不知讀此等書。愈廣愈妄。必不當有味以麥反之說也。王文瀾池北偶談。止從沈說。吳任臣字彙補。則從木作味。云以凌切。又收一味字。云同述。蓋以折中沈陸兩說。以於博洽。不知沈味以木。麥相近。陸味以凌。無可通矣。即用角味噴字。可知隋唐以後。字學之陋。不實。論小止。資笑耳。說文。區。從入。從凵。爲有區。亦爲區。失。唐人語林云。有區。區。一點。一畫。一乙。區。失。區。中有人。觀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說二怪字。欲令人觀之。說文。欽。從欠。矣。聲。不然之辭。機聲。欽。乃。或作藹。適。音單。字。還。音。又有。適。音。作。與。適。者。柳宗元漁翁曲。欽。乃。校本云。與。藹。謂一本作此。非謂欽。音。與。音。藹。劉言史詩。閒歌。適。深。峽。裏。亦。依。適。適。各。還。本。音。也。而。郭。茂。倩。樂。府。解。題。程。大。昌。演。繁。露。高。似。孫。德。略。姚。寬。西。溪。叢。語。俱。誤。爲。音。至。冷。齋。夜。話。引。洪。駒。父。言。發。音。與。可。爲。怪。歎。反。譏。世。人。分。欸。乃。兩。字。此。世。識。難。字。誠。多。矣。然。不。似。讀。書。人。也。說。文。山。部。區。從。山。從。凵。亦。書。作。區。沈。約。藥。名。詩。重。疊。架。危。岳。是。也。玉。篇。山。部。名。云。古。文。危。凶。云。同。上。集。韻。云。危。古。文。作。區。從。山。從。危。省。此。自。音。危。與。說。文。子。結。切。之。區。區。不。同。龍。龜。手。鑑。山。部。召。云。音。危。山。名。是。也。廣。韻。云。山。爲。后。切。山。名。在。深。陽。縣。孔。齊。至。正。直。筆。云。深。陽。有。山。山。讀。作。后。字。從。了。從。口。切。也。深。陽。縣。志。則。作。岳。山。引。周。處。風。土。記。岳。姥。得。道。於。此。誤。從。山。上。已。楊。慎。丹。鉛。錄。云。桐。城。岳。山。讀。若。偶。亦。作。了。下。日。文。日。繁。多。皆。博。雅。人。語。實。則。怪。怪。正。當。依。玉。篇。從。危。省。字。始。可。識。又。搜。神。記。廬。江。有。皖。權。陽。二。縣。皖。從。日。完。聲。法。苑。珠。林。卷。七。引。皖。誤。作。皖。音。義。乃。云。九。究。二。音。此。等。難。字。真。不。當。識。之。至。吳。即。頌。字。今。姓。吳。者。自。云。音。桂。或。別。有。所。承。路。史。以。吳。爲。疑。人。四。姓。之。一。曰。誤。作。區。奇。姓。通。遂。收。一。覓。字。云。音。因。是。俗。煙。字。矣。又。虔。字。俗。作。雙。明。人。玉。堂。漫。筆。云。顯。玉。贈。夏。國。公。當。作。夏。音。虔。說。奇。怪。廣。韻。有。礙。昌。戰。反。歷。石。不。知。何。時。字。板。糊。字。彙。補。收。一。礙。字。云。楚。扇。切。歷。石。又。字。彙。補。長。字。似。是。反。文。字。似。是。穴。切。也。及。切。反。復。視。之。皆。可。憫。憫。今。略。就。所。集。者。證。之。前。人。專。輒。造。字。或。言。金。公。爲。鉛。金。昆。爲。銀。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蘇。兩。隻。爲。雙。神。虫。爲。靈。明。王。爲。聖。不。見。爲。顯。必。見。爲。現。雙。色。爲。藍。口。即。王。爲。國。文。子。爲。學。言。反。爲。變。人。先。爲。老。追。來。爲。歸。同。田。爲。富。衣。田。爲。福。上。曰。爲。旨。士。心。爲。志。齊。心。爲。齋。立。心。如。一。日。爲。恒。自。大。爲。臭。釘。丁。審。孔。之。可。否。爲。可。賢。爲。寶。臣。統。劉。第。六。卷。元。爲。一。元。深。爲。河。洑。支。流。之。累。故。從。水。從。累。奴。拜。不。全。禮。邦。從。半。拜。故。奴。爲。邦。學。教。皆。從。孝。孝。字。即。孝。字。心。字。左。點。木。右。點。金。上。點。隄。尖。爲。火。下。曲。鈎。起。爲。水。又。短。書。言。宋。叶。神。示。古。忠。恕。乃。一。筆。書。退。檢。古。名。帖。忠。恕。草。書。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謬。吓。神。亦。荒。謬。也。言。之。津。津。然。告。以。非。是。即。吼。怒。不。可。解。自。唐。以。來。如。此。觀。書。不。可。不。慎。也。嘉。慶。戊。午。重。陽。日。書。於。鶴。兒。胡。同。慎。德。堂。北。軒。

記字形狀法書字後

凡記字有法。論衡奇怪篇云。姜姬履大人跡。跡者。某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區。別通篇云。明帝讀蘇武傳。移中監。問百官。百官莫知。美命隨牒之人。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難哉。其云。其下土。女旁。區。木旁。多。記。字。最。爲。詳。審。六。朝。陪。唐。人。多。學。之。北。齊。書。庫。狄。千。傳。云。千。不。知。書。署。千。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銜。其。狀。如。見。又。云。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顏。氏。家。訓。書。證。篇。策。竹。下。施。東。策。竹。下。施。夾。秦。權。

字隄狀作狀貌之狀引旁作犬音辭篇。庸子雲及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艸能劾作卓長朝野以為式。皆令讀者易疑。宋人白爛髓云。趙希曾倅紹興判食單問吏茹字如何。吏曰。草下加乃書為草下家。極似蒙字。其記字法亦審。且極似蒙字。亦有斟酌。探奕示兒編云。廬陵試聖武為天下君賦。舉人押君字韻。舉作群。竟不挂名。主文言韻書無群字。其言是也。恐傳寫者不識其意。致錯誤。當云羣字羊不在下而在旁。竟不挂名。則來曉矣。示兒編又云。湖南漕試。並字作。是時謂之尺二秀才。作。云云。傳寫亦恐致誤。不如云作尺下二也。近人多作金石題識。故尾尤宜知此法。其文始可別傳單行。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云。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女搭子為好也。隨者謂之七。謂女子少。不成女也。此蓋宋之市語。如二為空工。九為未九。亦易傳總之。求其形狀。先定偏旁。五代史韓建傳云。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則牀榻為其名。因日視之。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亦以偏旁也。

與程君式金書

學當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測算。小學聲韻二家。劉向之勝雅。且以夏歷不合為偽。劉歆引經以證其術。後人又以時法說經。經義遂晦。依經立義。則疇人子弟妄爭之。杜預釋例。曲循經傳。其義至通。而欲制他人之足以度己之蹟者。若劉恕通鑑外紀。反說杜預不合。不悟此春秋時史官當閏。非杜預閏也。劉義叟作漢元以後長曆。至與通鑑所引諸史日月不合。嘗謂以渾說經則亂經。以經子證算則亂算。必也通古法而後經明。必不讀書而後算明。此非妄言也。少時讀經。見正義中引元嘉大明曆。私謂通曆家言。必從大明始。乃細求之。覺其言與今不合。泛覽史傳。又與梁隋以後不合。是知經自有法。鄭以緯說之。是也。大明自有法。劉宋所行者是也。算自有法。今算學生所用者是也。言小學者。不知聲音遞變。好言古音。南齊書輿服志云。伏曼容言三代服色。以姓音為尚。漢不識音。乃尚行運太子僕射散騎常侍等並駁之云。曼容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聖朝之律呂。可為撫掌。此後更不足糾矣。又多不問古人作文字之意。略有所聞。輒欲執古改今。又不精審。竟成醜惡。見人強言字母。而自誇於方言。致彼此不相曉。是人須有言矣。更何須有音韻。又何問音韻之當否乎。邇來數種書。惟其有所見。是以多望。古人所以惡一孔之儒也。置之可耳。

癸巳存稿卷之四

遺書經絡

- 冬至。連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 子丑。平坐。伸兩足。舉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度。平氣。重足坐。謂
- 小寒。連太陽。配足太陰脾。濕土。
-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一手上拓。挽手。互換極力三五度。正坐。
- 大寒。連厥陰。配足太陰脾。濕土。
- 子丑。兩手反據牀。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度。
- 立春。連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 子丑。正坐。疊手按膝。轉身按胸。頸。左右後引。三五度。體一作觀。
- 雨水。連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 子丑。正坐。疊手按膝。轉身按胸。左右偏引。三五度。
- 驚蟄。連厥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 丑寅。正坐。握固。轉頸。肘向後掣。五六度。

春分運少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伸手迎頭左右推引六七度。
 清明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正坐左右挽引七八度。
 穀雨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平坐一臂掩乳一手上拓左右五七度。
 立夏運少陰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閉息腹踞反握兩手抱掣膝左右五七度。
 小滿運少陽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正坐右掌拄案樹左手平上拓左掌如之三三五度。
 芒種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立身仰身上拓五六度定息。
 夏至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蹲坐環手屈腳平踏手中左右各五七度。
 小暑運少陽配手太陽肺濕土。
 丑寅反手據地屈膝一足直伸一足力掣各三五度。
 大暑運太陰配手太陽肺濕土。
 丑寅正坐拳手據地發肩左右虎視三五度。
 立秋運太陰配手少陽膽相火。
 丑寅正坐兩手據地縮體閉息發身上踴七八度。
 處暑運太陰配手少陽膽相火。
 丑寅正坐轉頭左右舉引反手椎背上五七度。
 秋分運陽明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掩耳反側其首三五度。
 白露運太陰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按膝舉頭左右推引三五度。
 寒露運陽明配足太陽膀胱寒水。
 丑寅平坐舒兩手攀兩足各以膝掣之五七度。
 立冬運陽明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手按膝右手挽左肘拗頭向右右亦然三五度。

小雪運太陽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右拗頭兩手左右按膝互挽三五度。
 大雪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起立兩手各左右拓兩足各左右踏五七度。
 右出道者望聖保脩通鑑其法以時行功以經治病但合其所好亦可偏行之行功訖叩齒吐納咽液其法與易緯通卦驗脈應俱異導引之術通人可自為之貴合脈氣耳又胎息秘要云肺病瘡及鼻寒但呼酒心病口舌乾但呼呵脾病脹及膈焦但呼呼肝病及目但呼噓腎病及耳但呼吹三焦氣不和但呼噎今喇嘛為婆羅門法其按摩見道藏備急千金寶要慈函十一卷中蓋唐以前古法也亦列於左。
 兩手相捉如沈手法十八勢。
 兩手相捉相又翻覆向胸。
 兩手相捉共按脘胃脘左右同。
 以手左右如挽五石弓。
 兩手按脘徐振身左右同。
 作拳向前築左右同。
 如拓弓法左右同。
 以手反推背上左右同。
 據地縮身曲背向上三舉。
 兩手抱頭宛轉脘上此是抽。
 大坐坐斜身排山左右同。
 據地過顯顯左右同。
 兩手急兩相又左右足踏之。
 起立以足先後虛踏左右同。
 大坐伸左腳以手勾置右膝中以手按之右同。

胎
 淮南子精神訓云精神者受於天形體者稟於地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魂魄處其宅精神守其根晉王叔和脈訣九平妊娠胎動血分水吐下腹痛證云婦人懷胎一月足厥陰二月足少陽三月手心主四月手少陽五月足太陰六月足陽明七月手太陰八月手陽明九月足少陰十月足太陽諸陰陽各養三十日活兒其手少陰太陽不養者下主月水上爲乳汁活兒養母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四十一妊娠候云妊娠一月始形足厥陰養之肝主血血流澀而不出二月始膏足少陽養之膽主精精成包囊三月始胎手心主養之形象始化脈中精內屬於心四月受水精成血脈手少陽養之三焦內屬於府六府順成五月受火精成氣足太陰脾脈養之四支皆成六月受金精成筋足陽明胃脈養之口自習成七月受木精成骨手太陰肺脈養之皮毛成八月受土精成膚革手陽明大腸脈養之九竅成九月受石成皮百節備足少陰腎脈養之兒脈續續皆成十月納天地氣於丹田亦心小腸脈不在列三焦合心包即

心也。別石於土者，道家之秘。推所言膏肌筋骨，與淮南異。其實道家初說，胎以三月至五月成。宋聖惠方云：一月胎如酪，二月似米，三月有形，四月分男女，五月筋骨成，六月胎生，七月右動，八月左動，九月轉身。十月生，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而咀五味，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生肉，脾生筋，肺生骨，腎生髓，肝生肉，心生肉，五肉具，發為九竅，脾為鼻，肝為目，腎為耳，心為舌，肺為鼻，五月而成，十月而生，故水凝塞而為人，而九竅五臟生焉。此乃其精也。蓋既成形六月以後皆養之，故有六七月生，有十四月生者，則管子之言是也。其分十脈養十月者，元李鵬飛三元養壽書引產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二月足少陽，膽合肝，三月手心主，右腎養精，四月手少陽，三焦合腎，五月足太陰，脾養肉，六月足陽明，胃合脾，七月手太陰，肺養皮毛，八月手陽明，大腸合肺，九月足少陰，腎養骨，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五行相生，各養六十日。宋史錢乙使云：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孕者五藏傳養，率以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皆得全。是五陰合五陽，其以心主為腎蓋相火之義，然必指為右腎，亦難經之蔽。三焦合腎，本黃帝古義也。若道與釋之說，則金完顏壽重陽子壬結碑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其說甚謬。餘十八日既不宜指數，且二十四月乃四十八氣，土王十八日，即在二十四月中，不得別餘土氣。法護譯佛說胎經，流志譯大寶積經，並云父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胎，胎地水火風業緣和合，漸得長成一七日，如藕根，十七日有短連，風吹谷暴，卒以堅強之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八七日，有風令長伸兩臂，轉身向下，以向生門，依計之，在胎止八月半也。過此則無所為，不及期又不能全，故惟管子之說可通。廣志云：獬豸皆以七月生，東醫寶鑑云：上陽子言四十九日始胎，以後七日一變，自二百四十五日至三百八日皆可生，天方典禮云：真主造人物，成數用四十，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坯土以四十晨，故四十日成胎，四十日成肉，四十日成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亦以五月形象備，蓋必五月始成，其後五月皆可生也。

面長

荀子非相篇云：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呂功績今不能知，而荀子稱之曰賢。西陽雜俎史云：道士邢和璞居終南，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言上帝弄臣，蓋東方朔之流。仙官之滑稽者也。雲仙雜記云：郭汾陽每選官，則面長出三寸，五代史亦云：桑維翰七尺之身，一尺面，漢書言陳孟公長頭大鼻，後漢書賈逵傳云：問事不侷，長頭方，言云：燕記曰：魯人杵首，杵首，長首也。魯人，大人首及面，長大也。周書蕭贊傳云：宗如周而狹長，贊戲之曰：卿何為誇經，如周曰：身不誇經，贊曰：卿不誇餘經，當由誇法華耳。以法華經曰：聞經隨喜，而不狹長也。按法華隨喜功德品云：若復有人語餘人言，可共往聽，面色不黑，亦不狹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

額黃眉間黃

夷堅志丁集云：相工占丁湜科名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此相法也。韓愈詩云：眉間黃色見

歸期，亦言相好事吉，審求相法，凡女人妝飾，皆是好相，掠髮取角，犀豐盈，剝眉取疏長，施朱取唇紅，墜耳取耳有珠，染甲取指潤，銀甲取指尖長，塗黃取頰明，男女有一於此，皆是貴徵。女人塗黃，始見蕭梁宇文周時，南宋即希見，玉臺新詠梁江漢詠歌姬云：薄髮約微黃，輕紅淡鉛臉，費昶詠鏡云：留心散黛，輕手約花黃，皇太子倡婦怨情云：散黛披紅，絳生情新約黃，戲贈麗人云：同安黛裏，橫異作額間黃，李爾成詠云：約黃出意巧，纏絃用法新，簡文帝美女篇云：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王詠李和率爾成詠詩云：散黃分黛色，染衣雜香，陳後主採蓮曲云：薄落點花黃，徐陵和詠舞云：低鬟向綺席，舉髮拂花黃，庚信鏡賦云：鬢上犀，黃中月，落舞媚娘云：眉心淡黛，直點額上輕黃，細安劉綬鏡賦云：訝宿粉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盧照鄰古意云：片片行雲，若蟬髮，纖纖初月上，鴉黃，駱賓王棹歌云：寫月塗黃罷，凌波拾翠遙，梁錦觀美人賦詩云：落斂猶質，微汗欲消黃，章元甫木蘭詩云：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吳融曉看妝面詩云：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李賀感諷云：眼逐春眼醉，粉隨淚色黃，李商隱宮中曲云：賺得羊車來，低眉遮黃子，效長吉云：君王不可問，昨夜約黃歸，早梅有贈云：何處拂胸，寶蝶粉，幾時塗額，蜂黃蝶詩云：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溫庭筠偶題云：紅垂果蒂櫻桃重，黃染花叢蝶粉輕，一語口一言額也。又漢皇迎春詞云：豹尾車前，飛燕柳風吹散，眉間黃，又詞云：粉心黃蕊花，鬢梅山雨點，他如黃粉整宮人，芳華玉刻麟，撲蕊添黃子，臉小金霞細，蕊黃無限當山額，額黃無限夕陽山，黃印額山，輕如塵，鴉黃粉白車中出，學畫鴉黃半未成，唐推言裴餘慶遊江云：滿額鵝黃金，樓衣太平廣記，抒情詩，孫處士柳枝詞云：半額微黃金，綠衣雀液，臨詞云：翡翠貼花黃，又蜀牛嬌女冠子詞云：額黃侵膩，鬢綉透紅，紗宋陳允平醉江月詞云：黛黃輕，塗腮粉，周邦彥瑞龍吟詞云：侵晨淺約宮黃，周密四字令詞云：眉，錦暉黃，春疑妝淚，玉屏水暖，微香元張翥水龍吟詞云：沈水全熏，黛絲密，額黃深黛，郎亭貞沁園春詞云：有喜先占，長頸難效，柳葉輕黃，今在否，黃子常綺羅香詞云：凝素鬢，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蓋花黃者，濃淡相間，微黃淡黃者，淡抹之，散黃者，侵約黃者，安於鵝黃子者，星月形，又有鬢黃，西陽雜俎云：近代妝，當鬢如斜月，曰黃星，鬢李賀御溝水詩云：入苑白泱泱，宮人映鬢黃，又有眉黃，周書宣帝紀云：婦人黃眉，墨妝唐王幹詩云：中有一人金作面，宋張芸叟使邊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朱彥萍洲可談，述其父師服使北，見婦人面塗深黃，黑眉紅吻，謂之佛妝，孟琪蒙鞞備覽云：婦女以黃粉塗額，元楊允孚澹齋雜詠云：淡墨輕黃淺畫眉，案佛面色黃法苑珠林云：天女用香采色塗額，從所尚也，南北朝之末，佛教大行，故妝用石黃，宋人或有或無，南宋遂無之，南宋及元人不深考，以選金蒙鞞為禮，元人徐賁詠妓云：蘭膏分鬢綠，粉黛間眉黃，明時據楊慎詞品，言汴蜀妓女以金箔額上，是古黃妝遺法，他處不見，今刊初學記，劉綬鏡賦殘黃改作殘粧，蓋不見其制，因失其義。

舌長說

太白陰經雜儀類鑑人篇云：吐舌及鼻，有壽復貴，又藝文類聚載相書雜要云：吐舌及鼻者，位至三公，案舌長所以壽且貴者，元命包云：斗者天之喉舌，人舌法斗，陽立於三，在口中者三寸，象玉衡，陰合於四，淪

入嚙內者四寸。象璇璣矣。舌長能及鼻者。由東氣盛。嚙內者能助外。故宜壽貴。其本七寸。亦及鼻而止。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菩薩爾時週向。願一切衆生得覆面舌。所言無二。皆悉真寶。佛說寶女經云。廣長舌者。乃往古世世出言至誠。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世尊從口出舌。至二鼻孔。還復以舌。抵舌自覆其面。已告五仙人。若有妄語。有如此舌神通力否。普曜經云。佛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此舌作妄語否。佛說覺摩輪經云。佛出廣長舌。以自覆面。左右抵耳。縮舌入口。五色光繞身。三匝沒於頂上。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舌廣長大。柔順紅薄。般若經云。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宏明集牟子理惑論。亦言佛出舌自覆面。蓋舌以長為貴。亦不當過鼻。轉妙法輪品。先言至二鼻孔。乃為實相。後忽覆面。則神幻之事。亦時有之。宋史文同傳云。崔公度見同於京南。明日。再往。同曰。吾聞人不安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崔大驚。則同已死。神鬼皆能幻。不獨佛也。泊宅編云。左朝議大夫白同曰。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舌長。舒之可及肘。予生平不妄語。雖未及肘。比之常人。則已為長矣。瓊牖開評云。佛經言生平不妄語。其舌可以及肘。後見黃太史詩曰。吾舌猶能及鼻尖。恐是佛經之意也。其實舌長相貴。不妄語相尤貴。未必舌長為不妄語之報。佛舌長兼言廣。至覆兩耳。則口不能容。以此為能。即是妄語之證。佛本行集經向菩提樹品云。夜叉舌廣。大下垂。舌廣是夜叉。僧徒誤譯也。佛舌長。又言薄。華嚴經十迴向品云。願一切衆生得覆薄舌。恒受美妙清淨上味。是又一果報。佛本行集經魔佈菩薩品云。魔女偈曰。舌薄猶如蓮花。蓋舌薄能歌。唱太平廣記。咸應載錄異記云。王法朗古大。而長。夢老君為割其舌。亦以便宜也。詩言。婦有長舌。為厲之階。謂舌長多能言。貴人優似不賢。衰似未嘗不貴。正如佛言胸有己舌。字。蔡京亦有之。容齋三筆以為疑。亦不賢而貴者也。

心開

淮南子云。賢者學歌。無以自樂。則心不開。官心不開。則學不精。素問八正神明論云。目明心開而志先。漢書酷吏傳云。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言得展所長。目明志先之謂也。後漢書明帝。帝東平王昭云。心開目明。王常傳云。開陞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異苑云。鄭元夢人以刀開其心。曰。子可學矣。論衡藝增篇云。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靈鬼志云。聞奏琴。心開神悟。晉書虞溥傳云。作詩曰。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北齊書吳遵世傳云。一老翁謂之曰。與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舊唐書尹知章傳云。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北夢瑣言云。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心開俱言神。王益智。

蚤起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人臥血歸于肝。肝得血而能視。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四氣調神大論云。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冬三月。蚤臥晚起。必待日光。此無事業之人養生之說。冬日短而蚤臥晚起。履時日矣。醫書曰。夜半不寐。血不歸肝。故古人于夜半之前。先言人定。是有節也。梁書沈約傳云。為齊文惠太子管書記。入直至景斜方出。當時王侯或不得見。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亦驕。

盈衰敗之象。宋史周元儼傳云。子允良好。醜疑。以日為夜。由是一宮之人皆盡。睡夕與。寤。寤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明。論曰。榮易。說苑云。盛于彼。必衰于此。長于左。必短于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抱朴子云。臥不及疲。不欲起晚。不欲多睡。然則臥不及疲。此蚤起之法。消息之道也。六韜云。夜臥蚤起。妻子之將也。日出而作。乃齊家之理宜爾。

佛說行嫁年

雜阿含經云。昔者人壽八萬四千歲。人有九種病。九病者。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晉譯佛說彌勒來時經。東晉譯佛說古來時世經。姚秦譯彌勒成佛經。唐譯彌勒下生成佛經。並云。佛言。當來之世。人當長命。壽八萬歲。女人五百歲。乃行嫁。耳。晉譯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無蘭譯國王不淨先泥十夢經。並云。王夢見十事。有小樹生實。佛言。後世女人年少。當行抱子。長阿含經云。劫轉滅人。乃至十歲。女生五月。皆已行嫁。按古人長壽。儒亦言之。然素問止言百二十歲。其實正。王充論衡齊世云。如以上世人民。個長俊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皆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今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知其時。尚無十萬八千歲。三萬六千歲之說。自張道陵于吉。皇甫謐等。妄造故實。佛徒亦和之。宋邵雍於道藏。飲聞其說。所謂前編外紀。備亦多誣。以論衡證之。豈得謂之道古之彥乎。

女

白虎通云。女。如也。從如人也。釋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媿。媿。性也。始生時。人意不喜。性性然也。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廣記。長恨歌傳云。天寶時。人歌曰。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酸。則性性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臺新詠。傅元苦相篇云。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生女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避深室。滅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平甚水火。百尺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一見。一絕難參辰。此語所謂姑惡。千辛夫嫌萬苦者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亦貴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轉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其言尤蘊然。莊子天道篇云。堯告舜曰。吾不虛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於敬。毋。吾不虛無告。不廢窮民。言也。天方典禮。引讓。罕墨。特云。妻。賢。僕。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妻

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郊特性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後起義也。按夫者。扶也。扶起為陽。妻者。

按也。按定是陰。昔義云。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妾。有妾。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不為齊。明也。儒說御妻為御妾。以就齊義。又何以處曲禮妻妾並舉之文。妻。實稱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名之。

婦人至母家

儒言古婦人嫁後歸事。此外無至父母家者。或為遠嫁異國者言之。儀禮士冠禮記云。入見姑姊。如見母。婦詩外傳云。子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謝也。新序雜事云。可因姑姊叔父謝也。姑姊可在家。何云婦人不至母家乎。葛覃正義引鄭志云。大夫妻以下。父母既沒。亦歸事。不得用王后諸侯夫人之義。

舊唐書與服志後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鴉兒。吠疑是蕭郎。至。刺繡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李後主菩薩蠻云。花明月暗。暗龍經。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刺繡步香階。手提金繡襪。絲絨滅字木蘭花。云。兩足如霜。挽紵衣。又云。遠步輕飛。秦觀河傳云。記那回。小曲欄干。西畔。鬢雲鬆。羅縷刺。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繡刻金釵。溜和羞。走倚門。迴首。卻把青梅嗅。以手提羅語。證之。則刺繡是大脚不履。僅有繡耳。刺如騎刺馬之刺。草堂續集。詞品。俱載無名氏玉樓春云。夜深著。繡小繡兒。翠屏風。立地。王沂孫錦堂秋。云。早是弓。繡鴛。小翠。鸞。輕。王觀慶清朝。慢云。結伴。繡。青。去。好。平頭。驢。子。小。雙。鴛。又云。不道。吳。綾。繡。香。泥。斜。沁。幾。行。班。以。平。頭。驢。小。語。證。之。則。小。驢。是。淺。紵。穿。底。方。頭。圓。頭。高。底。禮。刺。婦。女。便。履。也。均。為。不。裹。足。之。證。花。間。集。蜀。毛。熙。復。浣溪沙。云。碧。玉。冠。輕。鳳。釵。捧。心。無。語。步。香。階。移。弓。底。繡。羅。襪。宋。鄭。文。妻。孫。氏。憶。秦。娥。云。花。深。深。一。鉤。風。驪。行。花。陰。所。謂。繡。弓。繡。一。鉤。者。如。今。鞞。鞞。包。底。尖。向。上。弓。曲。故。繡。弓。言。弓。底。謂。底。如。弓。背。向。上。繡。亦。似。鉤。矣。宋。時。實。多。裹。脚。如。蘇。軾。訴。衷。情。劉。過。沁。園。春。其。纖。小。可。見。若。此。數。詞。則。俱。不。裹。足。也。宋。史。五。行。志。云。瑞。宗。朝。宮。人。束。脚。纖。直。名。快。上。馬。則。前。此。束。脚。纖。而。不。直。可。悟。弓。繡。名。義。矣。今。詞。人。言。繡。人。足。牽。引。古。事。用。之。似。是。而。非。也。

嚴父母義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為人父。止于慈。禮運云。父慈子孝。謂之人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象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同愛。勸未失慈愛。有孚為慈威如。為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身為父母之所以嚴其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養父母。日嚴。又云。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言。於母則遠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日嚴之訓。於父則遠慈孝之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為父自嚴。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為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及詩商頌。正義引書。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為君子之強。豈有違聖悖經。以嚴師為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明。

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陸放翁教子法

放翁寒夜詩云。稚子忍寒守。齋簡。老夫忘睡。畫爐灰。新涼夜坐。有作云。硯屏笑兀。蓬婆雪。書几青。發連句。鏡。稚。子。可。憐。貧。夜。課。語。渠。循。循。未。須。增。冬。夜。讀。書。示。子。通。云。簡。斷。篇。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齊。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阿。綱。學。書。蠅。滿。幅。阿。翰。學。語。鶯。鳴。木。書。窗。流。壁。誰。忍。嘆。暗。嚀。也。復。可。憐。人。其。教。子。之。主。子。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質。宜。於。寬。也。與。建。子。振。孫。登。千。峰。閣。詩。云。二。稚。慧。堪。憐。猶。志。學。年。善。和。書。向。在。他。日。要。人。傳。浮。生。詩。云。橫。陳。飯。餚。餽。朝。誦。短。檠。前。不。用。嘲。戲。絕。兒。曹。尚。可。傳。成。貧。詩。云。翁。將。貧。傳。健。兒。以。學。忘。憂。夜。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問。事。有。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示。兒。詩。云。讀。書。習。氣。掃。未。盡。鏡。前。簡。牘。紛。朱。黃。吾。兒。從。旁。論。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飲。酒。竟。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鏡。下。晚。檢。示。子。通。云。通。子。挾。册。于。子。來。時。與。老。翁。相。論。難。但。令。欲。向。竟。同。歸。門。前。籍。湜。何。憂。昨。開。居。詩。云。春。寒。催。喚。客。雲。酒。夜。水。臥。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未。廢。詩。書。美。父。子。蓬。窗。共。一。鏡。由。南。嶺。歸。云。到。家。亦。既。夕。青。燈。耿。窗。扉。且。復。取。書。讀。父。子。窮。相。依。出。遊。暮。歸。戲。作。云。莫。道。歸。來。却。步。履。小。兒。同。守。短。燈。檠。示。子。詩。云。老。德。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錢。賴。有。吾。兒。此。此。憂。又。云。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嗚。一。衰。今。至。此。夢。回。開。讀。書。聲。縱。談。詩。云。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癡。兒。忍。窮。詩。云。尚。餘。許。兩。屋。手。校。付。吾。兒。即。事。詩。云。詩。成。賞。音。絕。自。向。小。兒。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刻。者。所。能。談。放。翁。有。示。子。聿。詩。云。兩。階。小。窗。分。夜。課。雲。迷。長。鏡。共。朝。飢。書。歎。詩。云。偶。然。得。肉。思。其。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飢。讀。書。到。難。唱。意。難。甚。壯。氣。力。微。苦。讀。之。況。如。此。又。短。歌。示。諸。稚。云。義。理。開。諸。孫。閱。閱。待。其。大。賢。愚。未。易。知。尚。冀。得。一。箇。知。愛。之。能。勞。也。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繁。漿。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原。知。足。滿。歸。喜。遂。切。久。閒。棋。枰。長。多。病。釣。徒。疏。清。樂。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翁。懶。切。勿。厭。蝸。屋。題。齋。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游。屏。裘。馬。宴。集。止。雞。豚。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昏。定。知。千。載。後。猶。以。陸。名。村。此。三。詩。意。思。深。長。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然。則。以。陸。名。村。定。矣。

師道正義

學記云。安其學。親其師。又云。禁於未發。當其可。不陵節而施。相觀而善。又云。教者長善而救其失。又云。嚴師為難。荀子致士云。師術有四。尊嚴而憚。者。又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弟子通利則思。師。呂氏春秋誣徒云。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又云。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之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又云。草木雞狗牛馬。不可以譏詢。遇之。譏詢。遇之。則亦誰詢。報人。又況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此皆太古所傳師道。學記有言。夏楚收威者。乃官法。虞書。扑作教刑。在典刑中。據以記之。否則威之。皆官也。易言。發蒙擊蒙者。民及寇之蒙昧者也。教者則包蒙。弟子則童蒙。聖人言子克家吉。剛柔接。不刑利也。其不率教。當刑者。亦師道所不能廢。後漢書。劉祐傳。注引謝承書云。郡將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

程限。自決。遂成學業。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云。太守第五倫著夷吾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之禮。時或嬉戲。不肯讀書。便白偷行。遂成其業。是業師不自行。亦古師道貴重之證。樞窗小牖。言宋仁宗時。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為其父母所訟。當抵死。此則非人所為。師本以利誠不愛錢。即謝去。一二不意之人。亦非大後。乃苦守聚徒。取錢本意。而致出錢幼童於死。此其味良。尤不可留於人世也。學記云。嚴師為難。嚴而後道行。嚴也。言敬師為難。師可敬則道尊。非謂暴酷。舜告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孔子言君子之強。寬柔以教。顏淵欲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是聖人之教。其道尊而不嚴。酷趙策。武靈王謂周紹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其言可謂至矣。今富樂者多輕師。貧薄者敬師。而師反無良。禮云。教然後知。困荀子有坐孔子云。今學曾未如狀。則其然欲為人師。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已則不知。何以教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出舍就傅。竭財盡禮。師導以醇焉。穀梁傳云。心志不通。師之罪也。法言學行云。師者。人之模範。不模不範。為不少矣。蓋師宜學行兼之。韓非子八說云。窮子有僻行。使之隨師。不隨師。則陷於刑。法言學行云。務學不如務擇師。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白虎通云。雖有自然之性。然必立師。傳焉。太平御覽載桓譚新論云。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是人師經師兼也。童蒙之師。字嚴於音。文嚴於義。程課有常。威可畏。儀可象。是謂之嚴。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證法。溫故知新。曰師。尊嚴能憚曰師。清波雜志云。或謂童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人為主。豈宜闊略。是典蒙亦兼人師經師也。釋道亦必有師。其名分恩義不同者。文學師取給於弟子。釋道工匠。弟子仰教養於師。此於禮法。必不當混而同之。者抱朴子云。道教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故非師不成。又云。決須好師。師不足事。亦不能成。鳩摩羅什譯持世經云。不離法求師。但以諸佛為師。發願譯佛說梵志。新波羅延問補經云。天下生子。養者父母。成者師也。而八師經云。佛自然神曜得道。蓋釋迦文佛自染壞色紅衣。與第六佛及諸外道師俱異。故所從問法者。不以師事之。

尊師正義

今之言者曰。君親師。曰。天地君親師。此皆古有之禮。禮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隱。無犯。國語。鍾共子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文子符言云。道之為宗。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三者相並。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三本云。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云。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是五者相並也。此言人師也。荀子致十云。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尊師云。生則謹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事五殺。取魚。蟹。求鳥獸。此尊師之道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隨飲食。必調潔。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慎辭令。疾趨。此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此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七十子從孔子之禮也。人師為然。經師亦有之。禮祭先師於黌宗。天子至學。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焉。是傳經之師死則敬祭也。漢經師有

服。晉書。隱逸傳云。郭瑀師郭荷。盡其業。荷卒。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喪人謙也。遂服斬衰。盧墓三年。亦言經師。唐書。韋表微傳云。以學者。薄師道。不如擊樂。賦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讀。亦言經師。韓愈始以文體。迎距之法。為人師。而號曰傳道。尊師者。亦有效。宋袁文。攬腐開評。言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其為師能盡職者。亦有效。朱弁。曲洧舊聞云。屯留王詒。應舉。夢胡僧謂之曰。君行徒勞耳。骨相不應得祿位。年五十餘。又應舉。夢胡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為有陰德。天益君壽。而報以祿位。是歲果正奏名。於馬涇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七。卒於家。則教讀者之室。鬼神未嘗不隨之也。為師者。可以知所懼矣。今與師以財。蓋自漢以來。所謂資也。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云。原家貧。早孤。無錢資師。曰。我徒相教。不求資也。北魏書。賈思伯傳云。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留其衣物。又清波雜志云。張子韶言。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贈。厚薄為教之隆殺。則師自失其道。蓋腐開評云。袁氏擇從劉先生。未嘗三日無餽遺。東京夢華錄云。市學先生。春秋社。社重五。重九。豫做諸生。錢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餽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

門客正義

吳氏客話云。王荆公教元澤讀書。求門客。須博學善士。老學庵筆記云。秦會之有十客。背冠教其孫讀書。曰。門客。將翼錄話。亦有門客語。夢梁錄。開人一條云。訓導童蒙子弟者。謂之館客。筆記又云。人多就聞人。德茂求館客。德茂自言。作門客。教讀人。宋時所以謂之門客。賓館客者。其義蓋古。古者家有塾。塾門側屋也。人生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即在門塾。鄭注。檀弓。有若夏屋云。夏屋。今之門廡。詩。權輿。夏屋。箋云。大具食我。不用門廡。謂者。詩序。無為師意。師居門廡也。官學亦然。明堂之門堂。曰塾。塾曰序。室門道曰闈。有門廡師保之學。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侯孝經傳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大戴禮。保傅篇。引學禮曰。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皆在門側。此官師弟子之地也。其自設教者。曲禮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漢書。孫寶傳云。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備。寶自劾去。曰。君男欲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謂。後漢書。郭憲傳云。王莽召王仲子。憲謂仲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包咸傳云。太守黃謙。署成戶曹史。召入授其子經。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謙遂遣子師之。是古師自立門戶。而學徒從之。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詔。今制。王公卿士。子息皆詣太學。不聽師立學校。違者。師身死。生人門誅。蓋師不立門戶。自此始。而明史。薛瑄傳云。泰州周惠成。蘭州恭順侯吳瑾。聘為子師。惠曰。召役則可。若以為師。豈可召哉。瑄送二子於其家。始納贖焉。蓋來學。則學徒為門人。往教。則師為門客。以學在門也。呂氏春秋。勸學篇云。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強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蓋古者。道術齊卷。皆有傳授。惟君學官。當往教。此外無為他人門客者。曲禮。呂氏春秋。皆謂往教。蓋未為太學。國學。博士為師者計。而但以私家門客。門客又難得佳者。顏氏家訓。勉學篇云。音詞師。隨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北齊書

許告主人案。刑部訊明定罪。枷號刑部大門前一月。門客之事如此。備生議論。不能一也。要之。當使自好者。心知其言。故就經生所未通。細察類林所未詳者。爲之正義。

先生釋義

釋名言古者稱師曰先生。管子弟子職云。先生施教。先生乃坐。先生將食。先生已食。先生有命。先生欲作。先生將息。先生已息。是也。先生者。韓詩外傳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問道術之人。莫於得失。不知禮之所由。既既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醒者。買子新書先醒云。世主掩掩如醉也。而賢主昭然先悟。猶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是以先生爲先醒。意林風俗通云。先生當如醒。學者譬之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是以先生爲醒生也。師稱先生見於書者。若弟子職。又大戴禮五帝德云。汝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列子黃帝篇云。神巫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墨子弟子稱墨子先生。孟子弟子樂正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是也。先生亦爲有齒。齒者。孟子謂宋輕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趙岐注云。學十年長者謂之先生。齊策孟嘗君云。三先生高誘注云。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曲禮先生。鄭康成注云。老人教學者。急就章先生。顏師古注云。先生謂老成之人。大戴禮管子立事云。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荀子臣道篇云。著艾而信。可以爲師。法行篇云。孔子曰。老而不死無思也。然則教誨。老者之業。故曰先生。孔子先覺。早歲弟子益進。則屈原橋頌云。年歲雖少。可師長。古人以先醒說先生也。師之師曰老師。史記云。荀卿爲老師。如仙徒稱都察爲老先生。是也。同爲師儒。則年長者爲老先生。漢世賈誼傳云。諸老先生。對誼年少言之。或又推老師爲老先生。何氏語林云。唐元亨卒。門人私謚曰太老先生。是也。老先生或止稱先稱生。史記魏錯傳云。學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傳又云。鄧先注。曰鄧先生也。何奴傳云。其儒先。裴駰曰。先生也。二文漢書俱作生。梅福傳云。叔孫先非不忠。叔孫通傳云。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叔孫生皆叔孫先生也。漢書高帝紀云。以魏地萬戶封生。注。生。猶言先生。賈誼傳云。諸生於是。是以爲能。即諸老先生。漢書列傳三十六贊云。桓寬曰。開汝南朱生言。宋祁曰。生上當孫先字。非矣。先生稱先稱生。弟子亦稱生。後漢書延篤師諸生。鄭康成師稱康成。鄭生。以博士稱先生。故有經業皆曰生。受經曰經生。入學曰學生。在門曰門生。漢初九流待詔皆曰先生。衛宏漢官儀云。博士稱先生。以其九流中有學業。文帝稱賈誼曰。吾久不見賈生。武帝謂東方朔曰。先生起自賈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虞紳先生。漢書路溫舒傳云。盛服先生。後漢書儒林傳云。服儒衣稱先生。褚先生續史記。自署先生。以其官稱之也。先生亦父兄稱。生徒有弟子名。故師同父兄稱。莊子讓王篇。列子妻稱列子爲先生。列女傳。黔婁妻稱黔婁爲先生。是夫亦同父兄稱。以其在家爲長也。術士亦稱先生。史記蔡澤稱唐舉爲先生。淮南人間訓。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吉祥也。列子說符篇。南史吉士瞻傳。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是也。莊子人間世。匠石弟子云。先生不肯視。是工匠亦稱先生。道士則從古以道術稱先生。江准異人錄。盜稱藉尊師亦曰先生。又歐先生。則女冠也。今醫者曰先生。女醫則曰女先。稱謂繁雜。傷唐書職官志。太常寺云。養德師

國。摩實明著。諡曰先生。梁元帝金樓子序。自署先生曰。余於人世爲不賤矣。皇甫謐陶潛王通孟郊胡璣及程朱稱先生。皆表異之。宋史謝絳傳云。妻言近世不遇之徒。託言術數。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縲。外走州邑。此又山人墨客之依託者。與夫猥雜之稱。於張之論。皆不足道也。

白

冠服有章采。惟喪則用白。所謂素。無章彩也。三統尚白。自有章采。常服亦采。緣禮曰。白者。孝子之有素心也。喪用粗麻。色近緇。緇白與元之閒色也。元與神交之道也。故齋用元。梁陸法和知元帝將敗。著縞白布衫袴。布邪巾。周禮特師傳。則魏文帝喪。周文布帽。夫人及兒。喪白絹帽。絹者。古之錫布者。言不染。則本色。周官保章氏五雲之物。注云。白則喪。疏言此據陰陽書。是有天道焉。古屋美曰。白屋。管子輕重丁云。表稱貸之家。堊白其門。高其閭。後世則貧家曰白屋。貴人有喪。則白屋。續漢書禮儀志。皇帝白布幕。素裏。漢書翟方進傳云。柱檣皆衣素。注云。柱。屋柱。檣。軒前闌板。丁儀妻寡婦賦云。刷朱闌以白堊。易元。素。素。是純用素也。宋書明帝紀云。帝諱不祥。宜陽門民間謂之白門。江譚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南史周盤龍傳云。成買曰。若不殺賊。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世子則門施丹。精。僧佑傳云。僧佑謂其子曰。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今則懸布黏紙。及席門席棚。禮終則去之。

收養親戚

宋袁采世。收養親戚。當慮後患。一條云。姑姨姊妹年老。子孫不肯者。不可不收養。恐身故之後。不肯子孫安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有遺下資貨之物。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此必有所盈而云。然家庭之事。豈能盡以理處者。靜養至正。難記直等。四卷。署元關里外史行素居士著。蓋深陽孔齊作。專以示子孫。所言家難由婦人恣悍放恣。母待子如客。女待女之子。亦如客。母偏縱。女亦偏縱。其女母敗其家。女又敗其夫家。養女終身。反恨父母不念女。似嫌非嫌。似贊又分田。少。竊公堂寶。離間骨肉。反翊其功。家人終日皇皇。神不敢其祀。其事豈待其子孫不肯者始有他患也。又言。婦女不可出遊。燕聚。又言。僧道不可入宅院。又言。江湖術士說客。不可使入門。皆痛心疾首之言。又論齊籍云。近事禍福。利病可爲。誠者。以訓子弟。勝於說古事。亦通言也。其言女媿母家。顏氏家訓云。婦人之性。率剛子。婿而慮兒。婦婿則兄弟。怨生。唐婦則姊妹。讓行。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諺曰。落索阿姑。此其相報也。夫婦皆人。女必爲人。婦久之。即爲人母。自受之。又自作之。其不悟爲可歎也。

君前臣名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當通其意。君前臣名者。子在君前。亦當名其父。然。是切要指陳。不得不名。非侃侃而談。故抑父以尊君也。左傳成十六年。樂將中軍。其子樂鍼爲公右。公陷於淖。樂將將載公。鍼曰。君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使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鍼侃侃而談。可謂喪心病狂。資爲逆臣。固當有此逆子。襄二十一年。樂益出奔。辭於周行人曰。昔陪臣書輪力王室。其子。不能保任其

父之勞。大君若棄書之力而思。臣數餘也。豈逃膏勞。乞憐常。仇直無私。定其父之罪。而曰。黜也。則倫常之醜。至。繼氏而極矣。又文十五年。宋華。繼氏。公宴之。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豈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繼。故名。督。而。其。惡。亦。天地間。戾氣。所鍾。督。父。以。求。媚。於。君。仁。明。之。主。所。不。受。也。

夢成

墨莊漫錄云。東坡先生知揚州。夢在山林間。猛虎來。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吐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曰。昨夜不驚。豈否。公曰。鼠子乃敢。爾。吾本欲杖汝。汝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懼。而。退。此。知。州。聽。明。過。人。處。元。史。釋。老。傳。云。張。留。孫。留。待。闕。下。昭。容。聖。順。皇。后。得。疾。召。留。孫。祈。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來。白。獸。行。草。間。者。即。所。祀。漢。祖。天。師。畫。像。其。事。亦。見。道。教。碑。由。禱。得。之。非。如。揚。州。道。士。橫。相。干。也。超。勇。公。海。關。察。微。時。以。事。赴。京。感。疾。甚。困。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明。珠。第。牆。外。見。倚。牆。有。小。閣。登。之。有。老。喇。嘛。跏。趺。坐。公。憑。欄。見。紅。衣。少。婦。哭。而。來。意。疑。之。避。喇。嘛。後。少。婦。拜。喇。嘛。訖。哭。而。起。欲。赴。公。喇。嘛。以。袖。障。之。移。時。始。哭。而。去。公。驚。覺。汗。出。疾。愈。明。日。在。市。遇。所。夢。喇。嘛。目。公。公。輒。避。之。公。素。信。佛。此。事。尤。不。愧。也。宋。王。鈺。默。記。言。宴。臨。淄。守。陳。伏。暑。中。患。江。南。盛。冬。烘。柿。李。宗。易。以。術。致。四。大。食。合。宴。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疏。之。陳。振。孫。齊。錄。解。道。自。言。宰。南。城。日。不。識。白。玉。蟬。胡。妖。妄。之。流。何。可。使。及。吾。門。近。聽。胡。孫。君。星。衍。不。肯。供。佛。言。其。鄉。鄭。鄭。之。禍。由。其。父。信。仙。佛。遺。禍。至。酷。不。與。溫。體。仁。事。也。

門地

漢書陳涉傳云。王侯將相豈有種乎。淮南子地形訓云。聖人生。無。人。論。衡。云。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此。言。人。貴。自。立。也。韓。非。子。亡。徵。篇。云。種。類。不。壽。亦。氣。類。所。感。左。傳。云。都。襄。無。松。柏。唐。書。來。濟。傳。云。饑。兒。兒。作。相。世。男。兒。作。匠。將。相。豈。有。種。哉。董。仲。舒。之。詞。左。傳。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言。世。德。也。晉。書。王。沈。傳。釋。時。論。云。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閭。庭。北。齊。邢。劭。太。尉。韓。公。墓。誌。云。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言。門。蔭。子。弟。也。史。記。孟。嘗。君。列。傳。云。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田。叔。列。傳。云。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三。國。志。曹。植。傳。北。史。李。彪。傳。俱。引。薛。曰。相。門。有。將。張。繡。義。貴。耳。集。云。張。浚。開。建。康。幕。府。取。幕。客。命。與。術。者。推。算。皆。非。貴。人。浚。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幕。下。無。三。五。人。宰。執。侍。從。如。何。成。功。此。言。門。下。七。也。

朝奉

徽州人稱朝奉。讀書人多笑之。按宋史職官志九。云。朝奉郎員外。則朝奉郎員外。階。夷。堅。志。稱。富。人。為。員。外。言。賜。爵。不。在。正。員。古。有。賜。爵。朝。奉。者。賜。爵。階。也。如。琉。球。築。登。之。親。雲。上。從。七。品。築。登。之。正。九。品。築。登。之。座。從。九。品。其。民。人。相。稱。為。某。地。築。登。之。座。亦。古。員。外。意。徽。州。多。唐。宋。舊。族。古。言。未。改。朝。奉。搢。人。非。外。間。所。知。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子。老。朝。奉。者。詩。是。宋。時。語。證。

婦稱

論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史記李布傳云。季心弟。奮。灌。夫。籍。稱。之。屬。枚。乘。七。發。云。遠。方。交。遊。兄。弟。後。漢。書。趙。壹。傳。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遠。魏。載。洪。傳。云。洪。見。紹。呼。張。陳。留。為。兄。張。昭。呼。則。府。君。亦。宜。為。弟。呂。布。傳。注。英。雄。記。云。布。名。備。為。弟。又。引。九。州。春。秋。云。諸。將。共。飲。食。作。弟。兄。公。孫。淵。傳。注。漢。書。春。秋。云。權。謂。淵。使。曰。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蜀。志。關。侯。傳。注。引。蜀。記。云。徐。晃。下。馬。宣。令。曰。得。關。雲。長。頭。者。賞。金。千。金。雲。長。驚。謂。晃。曰。大。兄。是。何。言。也。晃。曰。此。國。之。事。耳。呂。蒙。謂。魯。肅。曰。大。兄。何。見。事。之。晚。乎。又。馬。騰。韓。遂。結。異。姓。兄。弟。晉。書。載。記。涼。張。祚。與。張。重。華。嬰。臣。趙。長。等。結。為。異。姓。兄。弟。北。史。元。文。遙。傳。云。文。遙。謂。子。師。盧。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朝。野。僉。載。云。來。俊。臣。謂。周。興。曰。有。內。狀。勘。老。兄。韓。愈。詩。云。雲。夫。老。兄。有。狂。氣。王。季。友。詩。云。于。公。大。笑。與。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為。生。輕。云。向。獵。師。索。鹿。肉。曰。惟。兄。施。肉。令。弟。得。食。報。以。偈。曰。此。人。為。善。哉。謂。我。以。為。兄。其。詞。如。支。體。便。持。一。牌。與。白。居。易。詩。云。每。就。老。元。偷。格。律。又。云。攜。將。小。蠻。去。報。得。老。劉。來。又。云。時。時。訪。老。陳。

婦名

婦人謂嫁曰歸。趙策云。太后嫁女於燕。祝其母返。故古人謂之歸。善。始。善。終。之。義。也。以。母。家。言。之。則。曰。出。嫁。故。以。其。所。生。者。為。外。爾。雅。釋。親。云。母。之。兄。弟。為。舅。又。云。謂。我。舅。者。我。謂。之。甥。甥。妹。之。子。當。曰。外。甥。也。釋。親。又。云。舅。子。謂。甥。妹。之。子。曰。出。則。經。師。集。集。不。足。為。據。左。傳。陳。我。周。之。自。出。國。語。姬。氏。出。自。天。道。女。自。出。自。出。以。母。姓。言。之。非。甥。名。也。釋。親。又。云。妻。之。兄。弟。為。舅。之。夫。二。人。相。謂。俱。曰。甥。如此。又。當。相。謂。為。舅。耶。劉。熙。釋。名。云。妻。之。昆。弟。曰。外。甥。承。承。飾。非。矣。今。稱。曰。舅。母。之。兄。弟。曰。舅。舅。世。宗。禮。命。上。弟。亦。曰。舅。父。王。世。宗。妻。之。姊。妹。曰。姨。姨。世。宗。禮。命。上。弟。亦。曰。舅。母。之。姊。妹。曰。姨。母。世。宗。禮。命。上。弟。亦。曰。舅。夫。答。妻。之。稱。婦。稱。夫。之。兄。弟。姊。妹。曰。伯。叔。曰。姑。故。答。之。一。曰。夫。婦。之。閒。降。就。子。稱。穀。黍。春。秋。齊。陳。乞。難。言。其。妻。則。曰。常。之。母。婦。人。亦。多。言。兒。父。也。

女人稱謂貴重

房山石經山雲居寺有遼清寧四年鐫經記碑。稱。刺。史。子。婦。司。徒。娘。子。耶。律。氏。女。小。娘。子。三。寶。奴。京。城。懷。忠。寺。遼。石。函。字。有。云。玉。釵。一。韓。家。小。娘。子。施。蓋。娘。子。以。稱。內。主。其。閨。女。則。稱。小。娘。子。也。金。史。海。陵。以。第。二。娘。子。大。氏。為。貴。妃。第。三。娘。子。蕭。氏。為。昭。容。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三。年。正。月。甲。申。丞。相。至。皋。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曰。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蓋。初。譯。時。以。娘。子。為。一。家。尊。稱。六。朝。唐。人。相。沿。遼。金。元。皆。承。用。之。或。笑。其。俚。不。知。其。託。意。至。高。也。宋。曾。慥。高。齋。漫。錄。云。王。安。石。在。金。陵。貽。老。姥。病。疴。藥。老。姥。酬。以。麻。線。一。縷。曰。相。公。好。將。婦。人。事。相。婆。也。安。石。好。受。之。婆。因。公。生。義。如。言。周。公。周。姥。又。公。婆。公。姥。對。娘。子。郎。君。對。乾。州。唐。乾。陵。有。石。刻。金。皇。帝。都。統。經。略。郎。君。行。記。郎。君。是。奴。稱。主。知。娘。子。亦。奴。稱。主。也。

姬媵

姬者。美女之稱。漢書文帝紀注師古說。蓋。自。周。時。人。皆。以。王。姬。為。貴。女。子。美。者。稱。姬。猶。男。子。賢。者。稱。君子。矣。君子之義。家語云。是。成。其。親。為。君。禮。則。云。君子之子。或。王。肅。及。見。佳。本。未。可。非。也。君。子。不。必。是。君。

之子。姬何必定姬姓乎。如淳曰。姬音怡。蓋古音。或曰。今讀娘是姬娘。此卻不然。母之姊妹曰從母。今日曰。貴妾呼娘。若以爲主母之姊妹也者。即古之婦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其意美矣。

大人

燕策云。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賈子新書云。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加之。惠大人對嬰兒之稱也。召詰云。有王雖小。稱曰云。公論若方小。小對大之稱。潘夫論考績云。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情。大學章句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登庸開評云。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

出夫

說苑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按。娶妻故有出婦。贅婿則有出夫。太公汲人。避村於東海。爲贅婿。又被出耳。古人稱名。必其義委曲可通。出兼男女。即與獨亦兼男女。惟女不稱。嫌夜思人道也。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強而寡。注云。偏喪曰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達語。正義云。偏喪之寡婦。則寡文爲訓。後漢書。劉翽傳云。後獨則助營妻娶。注云。無夫曰獨。按此傳文。獨當屬男。管子云。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寡。婦人無夫曰寡。取錄寡而和合之。予之田宅而室家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則獨亦兼男女矣。

嫗母

嫗母見宋書何承天傳。北齊書恩倖傳云。陸令萱鞠養後主。後主謂之阿嫗。阿嫗之稱。又爲尊矣。非乳母之名也。釋藏韻字。因隋譯善思童子經。有嫗母。宋徵求唐大詔令二十五。有贈嫗元氏。顯川郡太夫人制。

諱法舊事

諱自周有之。南朝有觸者。必流涕而起。唐律名例三疏。議云。假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官。名卿。不得任卿職。選司惟責三代官名。不得犯名冒榮。若犯高祖名者。非職制中疏議云。父祖名。不得於諸衛任官。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名軍。不得作將軍。名卿。不得居卿任。蓋家諱惟責本身。非通行於人。唐語林云。唐人諱及偏旁。李衡公諱吉。不受周衛。衛話以賈山家不言出。謝石家不立碑。又連載一條。衛公諱王起云。姚顛不可在去流內。則不受周調。非爲偏旁。周說經矣。五代史唐明宗紀云。天成三年二月癸未。貶工部尙書盧文紀。時除于鄴爲工部郎中。文紀家諱業。舊例。僚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而中書未議。改文紀自請運。鄴就位。差延州文紀。言候鄴。終請換鄴。鄴自經死。故文紀貶。亦偏旁事也。宋王孫燕翼貽謀錄云。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其官稱犯高曾祖父諱者。不得冒居。而張端義貴耳集云。趙文仲在楚州。有趙倡新至。文仲問其何來。答言因求一碗飯。方到此。文仲怒其及己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蓋趙方兒趙范也。趙家聞家諱必哭。蓋是作僞。金史白華傳云。李汝魯久住入宋。謁趙范。更姓名范用吉。范怒其觸諱。易其姓曰花。其惡豈足倡乎。惟顏氏家訓記一條云。揚都一士人諱審。而沈氏人不審姓。又有諱友諱同諱清諱和。一座百犯。子姓辛苦無聊。蕭督傳。

宗如周有一條云。有人訴事於如周。疑爲汝州官。稱爲汝州。如周怒曰。爾敢呼我名。其人曰。祇言官作汝州。不知官名如周。早知官名如周。則不敢喚作汝州。南史記一事云。王攸子亮。爲晉陵太守。晉陵分沈。之犯亮諱。亮啓代之。曠之遺坐言曰。未知明府諱若何。若無敬尊旁犬。猷若犬旁無敬尊。猶若有心。若無心。故乞告示。亮下狀。跪走。周密齊東野語記一事云。官和中。徐申知常州。一邑宰言。前有三狀。申府未報。申怒責之。邑宰曰。今申府不報。當申監司。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申報。方休。言畢。長揖退。此可舒憤懣者也。

癸巳存稿卷之五

會通河道記

元時自安山西南開渠。引汶絕濟。由壽張西。又北徑今東昌。至臨清入衛。爲會通河。凡二百五十里。河渠志云。起須城安山西南。而西北至臨清御河。凡建閘三十一。明洪武時。黃河決原武。會通淤。永樂九年。尙書宋禮。用汶上縣老人。白英策。於東平戴村築石壩五里。以遏汶水。使全注於汶上縣西南之南旺湖。置分水口。四分南行。接泗及南流。六分北行。於元渠之西。鑿渠由汶上之袁口。至沙灣。入元渠。達臨清。接衛。又濬深河身。則今會通河也。汶水至南旺。勢南趨。謹閉柳林閘。導之北行。或言汶水七歸南。三歸北。以地勢言也。朱國盛治河書云。南旺湖全形北高南下。七歸南者。地勢三歸北者。開功湖在汶上縣西三十里。宋與梁山濬合。周三百餘里。明時環九十三里。環築堤計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山東通志。清河志同。則專指汶西湖身言之。泉河史云。南旺湖跨清河東西。東湖則跨汶水南北。在汶南曰蜀山湖。在汶北曰馬鬮湖。圍百五十里。明嘉靖二十年。定立界石。周圍植柳。以防侵地。盜種。東自大晏橋。三十里。南至秦家舊閘。又四十六里。西至孤柳樹。又三十四里。北至宏仁橋。又四十里。東至大晏橋。合百五十里。通三湖言之。居濟一得云。蜀山湖一名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百二十步。爲地千八百九十餘頃。山東通志。則云周六十里。連河備考云。馬鬮湖圍堤三千三百餘丈。山東通志。則云五千九百六十三丈。濟寧直隸州志云。

堤周三十里。所載今昔異制。皆為水櫃。湖有閘及斗門。以泄水。州志云。南旺湖西南有芒生閘。泄水入牛頭河。是也。自南旺分水口五里至北十里。閘為下閘。其南十里。柳林閘。為上閘。自北十里。閘二十七里。至袁口。閘又西十八里。至東平州。安山閘。閘西舊有湖。周六十五里。有閘四。堤口六。明永樂時創之。為水櫃。時黃河北流。未絕。湖受河水。以濟會通。東平州西十里。有安民亭。遺址。水經注。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經言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今湖中似蛇溝。閘址。故濟所道。或曰。溝即汶水。注之長直溝也。順治七年。湖以黃河淤澱。雍正三年。內閣學士何國宗議復之。十一年。巡撫岳濬以水無來源。又湖湖地卑。於會通河地。非甚泛濫。不能放水入運。又沙底善漏。水請停。乾隆十四年。定例。聖升科。又自安山閘北三十里。至戴家廟。閘東岸。有閘。泄水及西岸。坡水。坡即水經注波也。自戴家廟。閘北四十五里。徑壽張之沙灣。東阿之張秋。抵陽穀之荆門。上開自坡水北。至張秋。西岸。有大清河。上游之南派。統為北清河。其趙玉河。上為壽河。賈魯河。由儀封。黃陵。徑祥符。地歷曹縣。濮州。鄒城。汶上。壽張。陽穀。地復由沙灣。大壩之積水。入會通河。沙河上為清河。瓠子河。魏河。由開州。徑濮州。范縣。壽張。東阿。地復由沙灣。大壩折而北。入引河。由道人橋。至引河口。入會通河。則東阿縣地也。東岸有三空橋。及八里廟之淤水壩。及五空橋。泄西岸。兩派水。東會東平。戴村北之汶水。旁流為大清河。東北。徑東阿。平陰。肥城。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青城。惠民。蒲臺。濱州。地。至利津。牡蠣口。入海。按古濟。濟今定陶。至歷城之水。邊徙不遠。其故道皆。是。水經注引王莽時。濟流絕。但言發溝一處。非謂濟水都亡也。杜佑通典。橫謂濟水非濟。言地理者。常信之。漚路史餘論。乃謂歷城之泉。是濟千里所發。則漢口以上。皆非濟水。于欽齊。以地高下計之。漚泉非濟。其論通矣。濟過會通。至華不注。迤東。北則禹貢。維指所謂。濟水舊渠。其自濟陽以下。又隨宋時。決河東北去。此古今渠之異。雖指亦未能詳也。沙灣。東岸。有挂劍臺。曹家單。薄韋河。頭為歷年黃河決流所經。碑。碑蹟所記。立臺植表。聯索貫舟。負薪盡土。沈石壓壘。費幣愁人。既則黃流上斷。清汶東流。張秋以北。車徒接於故。糧艘在陸。舟子步。即又開。築堰。修堤。築墩。丁。畢。築成。著詩金石。視事考文。俱成典故。張秋。西接。范。金。隄。南。捍。勢。若。長。虹。漢。文。帝。十。二。年。建。始。四。年。梁。龍。德。三。年。晉。開。運。元。年。周。顯。德。五。年。宋。景。德。元。年。嘉。祐。五。年。熙。寧。十。年。皆。有。河。水。流。汎。金。明。昌。五。年。河。潰。改。移。皆。在。安。山。之。北。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潰。沙。灣。景。泰。六。年。徐。有。貞。築。金。隄。即。此。也。其。東。北。魚。山。即。漢。孝。武。官。房。歌。所。謂。吾。山。平。者。惟。張。秋。之。名。未。顯。山。東。通。志。河。防。志。云。宋。史。河。渠。志。周。顯。德。五。年。命。宰。相。李。穀。治。張。秋。決。河。張。秋。名。始。見。此。册。府。元。龜。云。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相。李。穀。治。河。二。年。三。月。壬。午。穀。回。見。詳。史。亦。在。元。年。時。河。決。自。楊。劉。至。博。州。或。穀。駐。張。秋。張。秋。元。時。名。景。德。鎮。置。都。水。分。監。明。宏。治。七。年。賜。名。安。平。鎮。沙。灣。南。去。鎮。城。十。里。其。上。游。黃。陵。岡。河。防。數。潰。衝。曹。漢。宋。金。河。決。陽。武。後。由。濟。濟。分。派。入。淮。海。十。里。之。閒。浩。淼。矣。元。至。元。時。會。通。河。成。黃。河。大。勢。南。趨。而。買。魯。瓠。子。及。荷。澤。水。之。行。於。濟。故。潰。者。亦。未。能。絕。明。宏。治。八。年。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後。上下。決。流。若。金。龍。口。古。黃。池。之。潰。會。通。病。焉。蓋。張。秋。沙。灣。古。兼。河。濟。二。潰。自。黃。陵。岡。之。役。百。四。十。年。至。崇。禎。七。年。而。張。秋。始。決。劉。公。之。澤。遠。矣。自。荆。門。上。開。北。七。十。一。里。至。聊。城。通。濟。開。城。東。南。龍。潭。西。岸。

源河由南進水。閘及水通。開。涵。洞。入。源。河。者。上。游。自。朝。城。陽。穀。又。西。北。越。莘。縣。界。復。由。陽。穀。至。聊。城。出。會。通。之。東。岸。二。空。橋。一。空。橋。為。源。河。鴨。欄。河。土。河。徒。駭。河。北。至。博。平。經。高。唐。禹。城。齊。河。臨。邑。濟。陽。商。河。惠民。濱。州。地。至。齊。化。大。洋。堡。口。入。海。山。東。通。志。龍。潭。有。三。空。橋。四。空。橋。今。已。湮。不。復。修。其。五。空。橋。則。分。流。入。大。清。河。者。今。亦。湮。黃。河。貢。維。指。云。源。為。周。漢。黃。河。所。占。漢。志。一出。東。武。陽。一出。高。唐。據。漢。成。帝。後。言。之。水。經。注。之。源。則。西。漢。未。至。北。魏。之。源。川。今。源。過。會。通。而。易。名。以。非。古。蹟。也。自。通。濟。開。西。北。五。十。里。至。堂。邑。博。平。二。縣。之。土。橋。開。其。魏。博。西。岸。中。開。口。及。元。谷。涵。洞。納。馬。頰。河。水。馬。頰。無。水。源。其。渠。自。元。城。朝。城。莘。縣。冠。縣。地。至。堂。邑。出。會。通。東。岸。之。澗。水。開。澗。水。壩。始。有。水。徑。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陵。縣。德。州。德。平。樂。陵。慶。雲。地。至。海。豐。月。河。口。入。海。龍。潭。則。東。漢。以後。水。經。注。之。大。河。所。經。稍。南。則。唐。至。宋。初。大。河。所。經。元。和。郡。縣。志。大。河。在。聊。城。南。四。十。三。里。是。也。魏。博。則。定。王。至。東。漢。初。大。河。所。經。以。今。高。唐。有。古。靈。縣。鴨。欄。口。知。之。漢。書。溝。洫。志。引。周。禮。云。定。王。五。年。河。徙。蓋。禹。迹。初。改。春。秋。宣。公。七。年。衛。孫。良。夫。盟。於。魯。當。此。年。也。又。為。宋。六。塔。二。股。河。之。東。股。其。後。又。出。今。張。秋。明。宏。治。時。始。絕。流。其。北。股。入。水。濟。渠。則。衛。河。亦。宋。黃。河。也。又。為。古。屯。氏。河。其。源。河。馬。頰。徒。駭。皆。非。禹。名。朝。城。之。源。窪。水。聚。流。於。晉。故。渠。耳。徒。駭。為。土。河。音。轉。馬。頰。則。水。經。注。馬。頰。馬。頰。指。云。唐。馬。頰。河。出。澶。州。清。野。界。東。北。流。至。平。原。合。駕。馬。河。即。此。河。是。也。水。經。注。亦。有。馬。頰。水。則。今。東。阿。之。馬。頰。口。道。也。自。土。橋。開。西。北。七。十五。里。至。臨。濟。縣。開。又。二。里。至。板。開。博。平。北。為。清。平。地。清。平。北。即。臨。濟。其。名。由。清。河。清。河。者。衛。河。也。初。元。會。通。出。臨。濟。陸。陵。數。里。舟。明。宏。治。時。白。昂。於。臨。濟。南。置。板。開。劉。大。夏。成。之。出。開。為。衛。河。衛。出。臨。濟。縣。泉。經。新。鄉。汲。縣。淇。縣。滑。縣。湯。陰。內。黃。大。名。元。城。館。陶。一。名。清。河。從。清。澤。名。也。又。曰。御。河。階。徑。遠。道。也。又。曰。水。濟。渠。衛。納。小。丹。自。石。門。丹。谷。口。其。大。丹。由。沁。入。黃。小。丹。河。入。洹。湯。淇。至。館。陶。合。漳。漳。出。長。子。曰。濁。漳。出。平。定。州。縣。者。曰。清。漳。至。臨。濟。縣。合。流。水。一。曰。臨。濟。縣。北。大。名。至。武。邑。入。滹。水。曰。滹。水。非。滹。水。別。流。也。至。館。陶。入。衛。至。臨。濟。納。汶。由。清。河。夏。津。武。一。衛。河。考。因。之。說。北。流。乃。滹。水。非。滹。水。別。流。也。至。館。陶。入。衛。至。臨。濟。納。汶。由。清。河。夏。津。武。城。故。城。恩。縣。德。州。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州。青。縣。納。漳。河。由。靜。海。至。天。津。三。岔。口。東。入。於。海。糧。艘。自。岔。口。北。轉。白。河。達。順。天。通。州。自。分。水。口。至。板。開。今。為。水。程。三。百。二。十。三。里。北。流。水。改。六。分。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臨。濟。檢。書。記。之。時。九。月。七。日。也。明。徐。有。貞。治。河。書。云。南。旺。湖。調。與。濟。寧。太。白。樓。峯。齊。南。旺。至。堂。兒。莊。地。降。百。六。尺。全。河。備。考。云。安。山。北。至。臨。濟。地。降。下。九。十。尺。其。自。分。水。口。南。行。者。改。分。水。四。分。出。柳。林。關。徑。嘉。祥。東。又。東。南。徑。馬。場。湖。西。距。野。東。又。東。南。徑。濟。寧。西。納。水。泗。水。又。東。南。徑。魚。台。東。北。獨。山。湖。西。昭。陽。湖。東。又。東。南。徑。沛。縣。東。北。又。東。南。徑。滕。縣。南。其。河。跨。湖。南。曰。昭。陽。湖。南。陽。曰。微。山。北。曰。獨。山。實。一。湖。也。微。山。湖。西。北。承。南。旺。馬。場。昭。陽。南。陽。之。水。北。承。獨。山。之。水。又。納。趙。王。河。牛。頭。河。坡。水。以。濟。江。南。運。河。又。東。南。徑。嶧。縣。中。歷。八。閘。又。東。南。徑。邳。州。治。西。納。沂。水。其。北。口。駱。馬。湖。又。東。南。徑。宿。遷。北。納。沭。水。又。東。南。徑。桃。源。北。又。東。南。徑。清。河。治。北。楊。家。莊。至。河。口。入。黃。河。初。運。河。於。徐。沛。東。張。莊。入。黃。河。然。去。清。江。浦。運。口。遠。運。船。歷。黃。河。險。二。百。里。康。熙。二十。七。年。就。黃。河。之。北。岸。開。中。河。漸。移。而。東。南。曰。仲。家。莊。口。入。對。岸。清。口。行。黃。河。止。七。里。四。十。二。年。以。仲。家。莊。口。狹。駱。馬。湖。諸。水。逼。黃。河。南。倚。清。口。上。游。恐。病。清。口。乃。

書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後

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三甲一百二十八人。本即菽園雜記中所言及見者。謂此榜無一直隸人。蓋菽園本取佳。此科會試錄宋濂序云。京畿鄉試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求治切。皆採用之。是洪武三年。直隸鄉貢獨免會試。即授官。而沈德符野獲編。是科有高麗人。湖廣一省。無中式者。湖廣誠無之。其不言直隸。則沈本中有直隸可知。明詩綜吳伯宗下。載靜志居詩話云。嘗購得是科會試錄。高麗一人。直隸止二人。蓋沈與宋兩家所得試錄皆洪武六年以後。轉寫失真者。沈宋皆未是正之所謂高麗人。乃三甲金濤。治春秋字仲恬。而此本二甲王詠。鄆州人。下云。寓浙江府三甲。奉享貫下空四格。下云。府。亳州民。縣。治。經。授。登。州。府。黃。縣。丞。其。洗。去。四。字。應。是。河。南。開。封。四。字。後。人。以。毫。係。直。隸。鳳。陽。疑。之。也。洪。武。初。毫。州。屬。河。南。開。封。五。年。改。毫。縣。屬。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六。年。改。屬。直。隸。中。立。府。額。州。宏。治。九。年。復。升。毫。州。屬。直。隸。鳳。陽。府。然。則。毫。州。於。洪。武。四。年。實。屬。河。南。開。封。府。是。年。直。隸。實。無。一。人。也。

長沙安化寶慶新化

宋史梅山尚傳云。熙寧五年。潘鳳。蔡煥。喬執中。章惇。等收其地。東起寧鄉縣。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築武陵城。開峽城。置新化縣。今按其地。惟西北為新化。東南北則皆安化地也。檢宋志。潭州安化注云。熙寧六年。置寶慶府。新化注云。熙寧五年。收復梅山。以其地置縣。蓋五年置新化。屬潭州。六年分新化東置安化。屬潭州。宋史毛漸傳云。漸知寧鄉縣。條利害。上使者。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是立新化由漸。漸分安化由毛。漸也。湖廣通志皆不詳。新化湖南通志。於建置沿革。康熙四十三年。以寧遠紅苗地立寧州廳。鳳凰廳。雍正八年。以六里紅苗地立永祿廳。嘉慶二十年。立晃州廳。皆不詳。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三集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三集。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瀛壖外部。閩嶼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亥步所無。本非提提素之海隅。朱明之世。始開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臺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海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管輅可比一大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泉州府澎湖云。萬曆二十年。倭寇犯朝鮮。哨者言將侵雞籠淡水。雞籠密瀨澎湖。於是澎湖設戍。澎湖由西噴入。三十里。口娘媽嶼。可泊舟。有銃城。天啓二年。紅夷求澎湖互市。總兵俞咨皋。川開移紅夷於北港。而於澎湖。澎湖築城守。議者謂北港失則澎湖。澎湖亦可。北港在澎湖南。亦謂之臺灣。天啓以後。皆為紅夷所據。

雞籠雞籠至福州

雞籠雞籠至福州。五虎門五更。至泉州金門七更。至潮州南澳。亦云七更。至臺灣四更。黃宗憲行朝錄。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鄭芝龍招亂民數萬。載至臺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芝舍開墾。秋成所獲。倍於中土。紅毛奪其地。築臺灣雞籠淡水三城。又土城數十。余文儀臺灣府志。蔡世遠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云。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厝嶺。西界漳州海南。

直粵之東海。北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繁滋。果樹流黃水。藤糖蔗靡不充餘。同東南之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則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綫尾。水澄沙膠。紆折難行。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顏思齊引倭人入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而荷蘭誘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為巢穴。傳三世。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崇禎元年。鄭芝龍降。注云。閩素有紅夷之患。紅毛夷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皇清職貢圖云。咖喇巴。本瓜哇故土。為荷蘭所并。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咖喇巴。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為水程二百八十更。計一萬六千八百里。本瓜哇故地。巫來由種也。後屬荷蘭。

四裔考荷蘭傳。臣等謹案云。荷蘭雖古踞噶喇吧。而荷蘭之名。久通朝貢。故仍其故號。以著聖化之遠云。皇清職貢圖云。荷蘭國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明萬曆間。實駕大艦。泊香山澳。求貢市。不果。已而入閩。據澎湖。侵臺灣。地國朝順治十年。始由粵通貢。康熙初。助大兵征臺。有功。嗣後貢市不絕。其貢道改由福建。建。

四裔考云。荷蘭俗稱紅毛番。亦曰紅夷。在西北海中。其西北與佛郎機接。去中國水程五萬餘里。俗奉天主教。與英吉利。國萬曆中。度呂宋。泊香山澳。入澎湖。據臺灣。時本朝天命初年也。天命三年。荷蘭與噶喇吧。合將據澎湖求貢。亦明發兵擊敗之。崇禎二年。復為明將鄭芝龍所破。除棄猶據臺灣。

講案。澳門紀略。荷蘭人深目長鼻。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頗偉非常。然不善戰。所恃惟巨舟大礮。今又析其名曰英吉利。曰瑞。曰日。曰。而此云與英吉利同。蓋指居噶喇吧者言之。英吉利亦作英圭。黎本荷蘭屬國。今倭占荷蘭地。

臺灣使徒錄云。前明紅毛人犯中土。肆行焚劫。又復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疆騷動。春明夢餘錄云。海濱之民。至臺灣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明永樂間。先後招徠。至紅毛番。其夷名咬噶。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通市。遂據臺灣。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紅毛即荷蘭。一曰紅夷。一曰波斯胡。在臺灣極西。善貨殖。無遠不至。昔遭風至臺。則以牛皮之說。誘佔其地。築城互市。管束其民。

講案。此謂荷蘭從日本得臺灣也。日本稅地與之。而其人皆從天主教。遂失臺灣。又肆劫海中。安南等國。屢受其害。故諸國皆惡天主教。澳門紀略云。倭不與西洋通市。其噶喇吧。馬頭。整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刀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架。入否則加刃。又埋邪蘇石像於城關。以踐踏之。杭州府志載。雍正九年。總督李衛毀武林天主堂。改建天后宮。碑云。天主教之設。心殆有在。一見其技於噶喇吧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為天主跪像。抵其國。不聽天主像者。罪至不赦。二文所稱天主像。石銅雖異。要之跪像則一也。天主教不能為禍。至安南。見西洋

船即以札船及礮船之蓋懸浮泥嘴喇巴臺灣之事也。

小厓外紀云。荷蘭時於臺灣南北二路設牛頭司。牧放生息。千百成羣。壯闊外腎令壯。以耕以稅。高拱乾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昔年紅毛泊舟。其地無晝夜。留二百人居此。留一歲之糧。次年復至。地如長夜。留番皆死。取火索之。石上留字云。至秋即昏黑。蓋一年一晝夜云。

謹案。一年一晝夜。以赤道經緯求之。其地必不在臺灣。天主教人慣學捕風捉影之說。不以為愧。故亦著之。以上為荷蘭據臺灣事。以下輯鄭氏據臺灣事。

四裔考云。順治九年。荷蘭通事何斌通夷賦。說鄭成功以水師從鹿耳門入。與荷蘭相持久。荷蘭戰屢敗。棄臺灣走。順治十三年八月。入貢。賜敕諭曰。惟爾荷蘭國。墨投為亞甲。必丹。物馬。梭極。僻在丙陸。海洋險遠。度修職貢。朕其嘉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國最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速何斌引鄭成功襲臺。荷蘭力戰不克而歸。

余文儀志引臺灣志略云。鄭成功所犯之處。舟至海水為之暴長。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入鹿耳門。既而成功舟山是港進。

辛存錄云。臺灣城亂。石疊高數丈。用火燬之。堅不受。鄭氏於城外高山。塞其水源。紅夷乞降。黃宗義行朝錄云。鄭成功攻臺。臺灣民海之曰。城外山水繞城。濠溝城內。城內無井。塞其水源。必困。成功從之。紅夷乞降。

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成功入臺灣。荷蘭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環山列營圍之。荷蘭以舟師戰。成功使之乃遁。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十八年。成功勢日盛。乃親取臺灣。以自保。臺灣舊為荷蘭紅毛所有。芝龍與顏思齊為盜時屯於此。後仍歸荷蘭。至是。成功舟抵鹿耳門。阻風。不得入。潮驟長丈餘。遂登岸。荷蘭拒之。成功給曰。此地我先人故物。珍寶給爾。載歸。地仍還我。荷蘭引去。成功入據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為鄭成功所敗。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地震。余文儀志云。順治十八年夏五月。鹿耳門水漲丈餘。先是鹿耳門水淺。僅容小艇出入。是月水忽漲。成功因之。大小戰艦並進。忽據臺灣。荷蘭敗去。

余文儀志引三藩紀事云。順治十八年三月。鄭成功泊澎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王城不下。成功使人告之曰。此地為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大兵既入。兩島之賊爛焉。

謹案。兩島謂金門廈門。

杜濬粵閩巡視紀略云。鄭成功據臺灣。號東寧國。後成功死。其妻黃氏復立其子錦。

楊捷平閩記云。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大將軍康親王令諭。準兵部清字咨開。該議政王議覆。

福建巡撫吳興祚具題前事。據稱荷蘭國馬珍西氏稟稱。夾板船到閩。隨即貿易。如有順風。即令發回。又稟。必得覓一空閒之地。蓋房居住。除奉禁貨物之外。其餘聽憑貿易。並請給敕。如有用本國之處。於何年用差。遣何事。亦應請敕。內注明等語。大將軍康親王身在地方。定議具題可也。

謹案。荷蘭助攻二島。是挾臺灣之仇。康熙十七年。即請於閩。覓空閒地。蓋房居住。其機心見矣。以上為鄭氏據臺灣事。以下輯入版圖事。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福建臺灣府。在省治東南之大海中。東西距一百餘里。南北距二千八百四十五里。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蕃。明天啓初。日本國人屯聚於此。鄭芝龍附之。其後為紅毛荷蘭夷人所據。本朝順治十七年。鄭芝龍子成功寇江南。兵敗。退至臺地。逐荷蘭夷居之。偽借承天府。後至其孫克塽。於康熙二十二年。討平之。置臺灣府。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二十一年。施琅言。不破澎湖。臺灣斷無取理。請先取澎湖。二十二年六月。澎湖降七月。臺灣降。

杜濬粵閩巡視紀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我師至澎湖。泊舟。十二日。潮不至。乘大霧襲之。水驍瀾四尺。我師遂入。

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分巡廈門道。各一員。駐焉。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香祖筆記云。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鄰漳。南鄰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康熙癸亥。設臺灣府。

李調元尾蔗叢談云。康熙壬戌。鄭氏遣偽官陳廷輝往淡水。籠龍采金。一老番曰。昔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必易姓矣。明年癸亥。我師入臺灣。

高拱乾志云。臺灣。先時琉球日本紅毛相繼竊據。鄭氏踵之。為閩廣江浙邊患。自入版圖以來。山不伏莽。海不揚波。皆臺灣捍禦之力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諭武殿試讀卷官。日後臺灣不無可慮。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六日。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賊匪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並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為措置也。

謹案。紅毛。謂荷蘭。西洋。謂佛郎機。噶囉巴。在臺灣西二百九十一里。呂宋。在臺灣東南。由沙馬磯。指巽方。經謝崑山。大小覆金山。水程五十八里。其地俱二國雜治之。

又十月壬子。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海外有呂宋。噶囉巴。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在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令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護案南洋開閉隨時此不備載海壇今有總兵官海壇鎮在今福州長樂其北爲閩縣五虎門南爲泉

州惠安之崇武港南爲同安金門鎮又西爲廈門鎮又西南爲潮州饒平之南澳鎮又西南爲惠州海

豐之碣石鎮
施琅靖海紀陳臺灣葉留和病疏云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嶺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回乃江浙

閩粵四省之左護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

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息於其間者已十萬人矣故鄭芝

龍爲海寇時倚爲巢穴及崇禎元年芝龍就擒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

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破走之今退伺於噶羅巴無時不在涎貪時思

乘隙以圖一爲紅毛所有其夾板船無敵於海外更得地數千里其狡點所到之處善爲盤惑沿邊諸

省斷難晏然今既隸版圖宜設兵以守
奔召南水道提綱云臺灣懸居海中北自雙龍城沿海而西至淡水城有水口五又西南經南嶺竹塹中

港後龍吞翻五社有水口十四又南至諸羅有水口十六又南至府治西有水口八又南東至鳳山有水

口二南至沙馬磯千餘里西北爲鹿耳門西爲安平鎮大港西北隔海爲澎湖臺灣西北至澎湖二百里

澎湖西北至廈門門三百餘里
澳門紀略
嘉慶壬戌春始讀澳門紀略愛其奇偉甲了冬張徵君燦以重刊本見貽昔嘗伏讀聖祖仁皇帝康熙五

十五年十月辛亥聖訓云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羅巴兩處地方噶羅巴乃紅毛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
泊船之所彼處瀟灑甚多王子聖訓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伏惟思慮豫防聖人善教自俄羅斯西南若荷蘭若紅毛英吉利若佛郎機若大呂宋若意大利亞若皆工
器械利射遠貫沿海而東而南而用越國鄙遠法占地開墾設城戍兵初海外臺灣荷蘭日本互爭辛
入郡縣版圖澳門則佛郎機意大利亞荷蘭先後窺伺而意大利亞於明萬曆九年入居於澳二十九年
荷蘭薄漢崇禎十年又薄廣州荷蘭特巨艦大里亞放其砲製破之今澳中十月夷人曠鬼逐紅
毛與西藏逐牛魔王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怨而實畏之皆軍故也海盜之起必有窩緝呂宋實佛郎機噶
囉巴實荷蘭又安南廣南尚亦番盜自底滅亡此數國者遠隔重洋辛苦遠戍其用意甚深既錄待官書
四裔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儀臺灣府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利亞及荷蘭
荷蘭既非浮泥噶羅巴又與佛郎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利亞分地滿其垂涎多將靖海紀已昌言
之其腹窺澳門有迹而又投意大利亞過其前佛郎機踴躍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年之前同知印
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籌畫之者其詳惟其事散見非深慮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
高船戈船二種其製尤備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札船破夾板船式書錄出之與四裔考廣南傳合此
書及明史言佛郎機取呂宋以牛皮感之高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荷蘭之據臺也初養盜後敗於盜凡

海上警非盜使夷夷即外夷使盜此可伴爲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蘭之屬爲浮泥爲噶羅巴爲瓜哇爲
英吉利爲瑞爲佛郎機之據澳也奉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年澳門遂爲意大里亞所有此二事最
可寶貴而今英吉利日強西并米里幹東并望買打拉者阿英假滿答拉沙明雅轄徹里庚新埠莽孤盧
舊柔佛又東南越海并他門倘伴海中占地多於荷蘭荷蘭今亦不奉天主教意大里亞久假澳門願治
時乃遂置兩王於此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爲天文生客館耳且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
互爲窺伺知此書必不可廢微君爲同知張君令子論世知大體因書其大要而歸之書與徵君言澳門
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真爲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如臺灣爲民居設重鎮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久之
必有定也嘉慶丙寅冬十一月

府州縣同名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禮部以府州縣同名者六十五處奏請換印時冠以省名鑄給太平府廣西通
州直隸江蘇直隸開州直隸永寧州山西廣西忠州四川清河縣江蘇
廣昌縣江蘇建昌縣江蘇唐縣河南龍門縣直隸宣化縣直隸安平縣直隸
廣西西寧縣直隸東安縣直隸新寧縣直隸寧海縣直隸寧遠縣直隸
源縣河南甘泉縣直隸山陽縣直隸華亭縣直隸建德縣直隸鳳臺縣直隸
南懷遠縣直隸定遠縣直隸太平縣直隸新昌縣直隸樂安縣直隸樂
平縣山西德化縣直隸安仁縣直隸瀘溪縣直隸安福縣直隸石城縣直隸
西鄉縣直隸龍泉縣直隸永寧縣直隸長寧縣直隸石門縣直隸
湖南長化縣直隸永定縣直隸永安縣直隸永福縣直隸長樂縣直隸
湖南清平縣直隸寧遠縣直隸大寧縣直隸鎮平縣直隸成寧縣直隸
廣東寧遠縣直隸新寧縣直隸四化縣直隸安化縣直隸會同縣
陝西皆隔省者同一省則江西吉安廣信二府皆有水豐縣稱吉水豐廣水豐今廣水豐改廣豐直隸
通州爲屬州江蘇通州爲直隸州江西寧州爲義寧州山西樂平縣併入平定州直隸新安縣裁

癸巳存稿卷之六

喀爾喀伊犁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七旗濟農古吉等，疏請恭上尊號。聖祖仁皇帝諭之曰：諸汗貝勒等，謹識朕諭和之旨，自茲以後，無相侵擾。朕雖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朕尊號也，是聖祖真無利其部土地人民之心。其後喀爾喀自不和，致召外患，為厄魯特所殘滅。聖祖為安撫賑卹，恢復而覆育之。以至於今，為臣僕。伊犁厄魯特日曠，爾丹滅後，聖祖復封策妄阿拉布坦，而肯恩特乘累世侵擾。至達瓦齊昏弱，失部衆心，四衛拉解體。高宗純皇帝發兵擒治之，復封四汗分治其地。是高宗真無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其後阿睦爾撒納倡亂，四部應之，或叛或逃，乃誅羅羅斯特和碩特三部汗。其地萬餘里，今為內地。回部亦然。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姪阿拉布珠爾，自藏來歸。時土爾扈特與伊犁為仇，北依俄羅斯。聖祖使圖里琛假道俄羅斯，問阿玉奇，圖里琛請訓。聖祖諭之曰：阿玉奇若請夾攻伊犁，斷不可許。爾止言我皇上惟願天下萬國安寧，不肯傾陷人國。我即代奏，亦斷不許。又諭曰：俄羅斯國刑法嚴峻，爾等路過伊國，下人伺候不周，須代隱蔽，不可令其官長得知。是聖祖仁覆萬國，遠過堯舜。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烏巴錫率所部來歸。高宗納之，至今為牧圉，待土地之廣，人民之多，為亘古所無。皆非以謀力取之。此三事聖人大節，所謂仁者無敵，臻於厥成，武功堪耀，要其初並無利得之心也。即開國亦然。太

癸巳存稿 卷六

一五二

癸巳存稿 卷六

一五二

祖高皇帝初起時，必思所以自立，兼顧攻昧，理勢宜然。迨兼九部，則明人必不相容。此亦理勢必然。太祖屢言明國欺陵太甚，其力戰以無可奈何。薩爾湖之捷，規模始定。迨七大恨既申，定鼎瀋陽。太祖太宗聖意，止欲盡撫蒙古，與明為鄰國。太宗聖德淵沖，天命十一年十月，與袁崇煥書，天聰元年正月四月，兩與袁崇煥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二年正月，與祖大壽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議和皆不答。三年十月，破紅山口。十一月，克遼化。與巡撫書，又不答。於是山蘄州三河通州進薄燕京，克良鄉固安圍內外城。十二月，己卯，班師。留書二一德勝門，一安定門。議和先是，明崇禎帝欲去滿洲國皇帝號，毋自製國寶。太宗意必和好。擬去帝號，稱汗使，明製印，明又不從。至是，議和又不答。四年正月，克永平。二月，己未，遣晉明帝及大臣議和好。遂班師。又不答。五年十月，與祖大壽書。六年六月，次宣府。議和十月，與寧遠書。又與明崇禎帝書。皆不答。七年六月，與明崇禎帝書。八年四月，作書議和，令朝鮮轉達。七月，次宣府。八月，戊辰，至大同。與代王母書。丁丑，致崇禎帝書。議和。九年十月，與卓峰口潘家口董家口大臣書。皆不答。崇禎元年七月，武英郡王由延慶過濟苑，至安州。克十二城。三年正月，與宣府書。議和。不答。八月，兩翼伐明。九月，右翼自歸子嶺入，左翼自青山關入。四年正月，壬寅，征松山。三月，庚辰，捷。而兩翼兵亦捷。左翼由通州分兵，一由運河，一依山。一出涿州。東自天津濟南臨濟，西至山西界，克城四十餘。右翼從京城至山西，復繞山東，殺總督二。擒親王一。郡王一。四月，師旋。七月，丁巳，又與明帝書。議和。事又不答。五年九月，晉親王松山捷。十月，鄭親王錦州捷。六年五月，六月，鄭親王睿親王松山大捷。八月，丁巳，松山大捷。十二月，睿親王松山捷。七年二月，肅親王克松山。三月，克錦州。明帝乃諭兵部議和。四月，塔山杏山捷。六月，明使至。與明帝書。初，明疑和議如金元不可恃，為後來談過地。君臣相顧，莫肯先言。不知太宗實欲為鄰國長和好，並無利天下之心。再破高麗，築壇降其世子，而復立之。其明證也。且諭以來往書式，明帝一疑，朕一疑，寫而明君臣無敢主其事者。卒至和議不成。十月，遂以饒餘親王為奉命大將軍，大舉伐明。十一月，毀界嶺口邊牆。自蘄州至克州，克城八十八。八年六月，師旋。九月，事竣。捷順治元年四月乙丑，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出師。壬申，吳三桂以明亡，來乞師。己卯，入關。五月，己丑，定燕京。睿親王入守武英殿。己亥，捷音至。壬寅，宣捷。七月，癸巳，以遷都告祭。八月，丁巳，定留守官。乙亥，世祖皇帝車駕發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十月，乙卯朔，御皇極門。今太和門，詔以燕京為京師，遂定天下。

阿拉善

東華錄云：康熙十七年五月，厄魯特濟農為噶爾丹所敗，闖入內地。詔張勇逐出邊。又云：二十一年三月，巴爾圖爾爾克濟農以絕糧窮困來降。

諺案：厄魯特齊爾圖車臣汗之亡，在康熙十五年。噶爾丹於十六年五月甲午，來進青海弓刀。聖祖仁皇帝聖訓柔遠人云：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理藩院奏：厄魯特巴爾圖爾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所盜馬匹，竭力償補，僅及百數。餘欠實不能完。應仍令追繳。照例處分。上曰：巴爾圖爾爾克濟農自本地敗竄投至近邊，未請法命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今力不能償，情詞哀懇，姑免此一次。嗣後毋違。

癸巳存稿 卷六

一五三

法肆擾自干罪戾。

又云康熙二十五年正月戊辰。巴圖魯額爾克濟農來朝。上賜宴賞以優禮之。乙亥。上諭巴圖魯額爾克濟農曰。爾祖順賢汗。爾叔鄂齊爾圖車臣汗。每年進貢請安。及爾等厄魯特內亂。噶爾丹攻滅鄂齊爾圖車臣汗。併吞其衆。頃者爾等噶爾丹襲破。奔來邊境。將沿疆附近居民牲畜等物偷盜侵奪。以爾引罪自首。朕即寬宥。今若徒爾於邊境內外。不拘何地。爾敢不遵。特念爾祖爾叔。故俾爾絕者復繼。散者復聚。使車臣汗孫羅卜藏。衮布阿拉。布坦。與爾聚處。爾等宜相與輯睦。善自安業。自爾身及爾子孫。當世念之。勿替。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求牧地。詔於寧夏。甘肅。陝西。甘州。遼外。畫界給之。自寧夏之玉泉營。至賀蘭山陰。自甘州之鎮番塞口。至額濟納河。俱以離邊六十里為界。三十六年。奏願以所部編置佐領。為旗一。

兵考蕃部各旗云。賀蘭山厄魯特部一旗。住河套西。在寧夏涼州甘州遼外。於康熙三十六年設。輿地考云。賀蘭山厄魯特部。駐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地方。康熙三十六年。封巴圖魯額爾克濟農為多羅貝勒。

謹案。賀蘭地方。無博羅沖科克地方。詳雍正三年。封建考云。康熙三十七年。巴圖魯額爾克濟農和羅哩子。玉木楚木。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四十八年。巴圖魯厄爾克濟農和羅哩子。阿寶貝勒。又云六十年。玉木楚木。長子。沙不多爾濟。襲輔國公。又云雍正元年。沙不多爾濟。以軍功封固山貝子。是年其部古木布。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雍正元年。十二月。阿寶以軍功晉多羅郡王。謹案。阿寶。沙不多爾濟。古木布。皆青海軍功。

征權考云。雍正三年。裁博羅沖科克地方。驛務官。怡親王。允祥等。議覆原任大將軍。年羹堯奏稱。臣在西寧時。因邊外博羅沖科克。舊有鹽池。青海蒙古人等。運來邊內貿易。西寧軍民。賴食此鹽。臣奏設副將一員。兵一千六百名。駐防彼處。將西寧通判。移駐管理。在案。現今郡王額駙。阿寶。移在博羅沖科克地方。駐劄。無庸復駐官兵。其管理驛務通判。亦應裁去。應如所請。從之。

謹案。此阿拉善王南徙之事。諸書或云阿爾善。或云阿拉山。或云厄魯特。或止言衛封。茲以其世系事蹟考合之。阿拉善稱賀蘭山厄魯特者。以康熙二十五年始居之地言之。雍正元年。平青海。青海故阿寶。曾祖順賢汗所居地。使阿寶移居之。今青海有和碩特二十旗。皆順賢汗後。又土爾扈特四旗。綽羅斯特二旗。輝特一旗。喀爾喀一旗。餘皆番族。西南及康衛。南通四川。雲南。秦。博羅沖科克。在大通河南。其河源出察罕鄂伯圖。下流為西寧之北川河。與賀蘭山。不相涉。賀蘭山者。蒙古語以

忽蘭為紅甘肅志云。在寧夏西六十里。陰阻北番。陽屏西夏。延亘五百餘里。山上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為賀蘭。故以為名。其山從首至尾。似月形。此康熙二十五年。阿拉善地也。今鄂爾多斯右翼西北。俗謂之阿拉善。案地圖。在寧夏長城外。賀蘭山之西。亦不刺山之東。吉蘭泰鹽池之南。輿地考以其嘗遷博羅沖科克。不詳命名之義。及博羅沖科克所在。乃云賀蘭山厄魯特居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非矣。

封建考云。雍正七年。阿寶。事降貝勒。又云九年。十二月。以收噶爾丹策楞。復阿寶。多羅郡王。又云十年。正月。古木布。以軍功晉固山貝子。又云乾隆二年。古木布。子。拉爾濟。旺楚克。貝子。是年。沙不多爾濟。卒。其從弟。袁楚克。降襲鎮國公。

又云四年。阿寶。子。羅卜藏。多爾濟。襲貝勒。又云六年。拉爾濟。旺楚克。卒。其姪。索納木。多爾濟。降襲鎮國公。又云二十二年。羅卜藏。多爾濟。以平逆部。從軍。晉多羅郡王。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初集。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參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多爾濟。消陽所出。扎薩克。額勒和布。御製文。初集。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參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多爾濟。消陽所出。封建考云。三十年。羅卜藏。多爾濟。以軍功晉親王。

謹案。是年。平烏什亂。又云。是年。索納木。多爾濟。子。烏爾圖。那遜。襲鎮國公。又云三十二年。袁楚克。子。多爾濟。色。卜。襲鎮國公。

晉政輯要所集。云。乾隆四十四年。羅卜藏。多爾濟。與山西巡撫。農起。奏片。言。蒙古現在積存鹽斤。以有餘補不足。兩有裨益。論以此係。周旋。羅卜藏。多爾濟。起見。令再議。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辛丑注。撒拉爾。回匪。滋事。調阿拉善。兵。經勒爾。謹。咨。撤。茲。阿。拉。善。兵。七。百。名。兼。程。赴。關。協。同。剿。捕。

御製文。三集。喇嘛。說。注。達。克。巴。呼。爾。克。圖。即。阿。拉。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封。建。考。云。四。十。九。年。羅。卜。藏。多。爾。濟。之。子。旺。親。班。穆。巴。爾。襲。親。王。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甲辰注。右。多。保。回。匪。滋事。調。阿。拉。山。等。處。官。兵。阿。拉。山。公。多。爾。濟。色。卜。騰。帶。兵。在。大。兵。後。策。應。固。關。時。在。卡。隘。外。

御製速速論。並調阿拉善蒙古兵千。注。康。安。至。隆。德。軍。營。即。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底。店。營。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膽。落。

理藩院文云。阿拉善王駐牧之處。在賀蘭之西。由赤木口出口。至其牧處六十里。地名定遠。雍正年間。邊阿拉善王於博羅沖科克時。曾於其處。設定遠營。置守備一員。後阿拉善王復還舊游牧時。即以定遠城

賜之亦名定遠營。
大清會典理藩院開清吏司云。賀爾山厄魯特。東至陝西寧夏。西至甘肅。南至涼州各府邊境。北至穆
爾。袤延七百里。至京五千里。
晉政輯要云。五十一年。山西巡撫伊桑阿。會同厄魯特親王。奏准。民人販蒙古鹽者。陸運水運。俱從其便。
水運以臨縣為界。

大清會典戶部奏准鹽法事例云。乾隆五十六年。奏准。阿拉山地方。每年准造鹽船五百隻。每船鹽四十
石。共計二萬八千石。運至山西。例食口鹽。各地方販賣。

議案。嘉慶八年九月。議亦同。直隸山西甘肅四川。各有官鹽土鹽口鹽。皆隨地定。山西口外。又有鄂爾
多斯旗烏喇特旗。其駐牧河套內外。皆出鹽。與賀爾山近。前時曾以河東官鹽。不暢行。禁口鹽。不許偷
入。又或用以接濟土鹽。則官鹽之地。為之禁。五十六年。裁河東官商。改課歸地丁。則口鹽所行較廣。然
亦止課歸地丁之州縣。及向食土鹽口鹽地也。其阿拉山鹽行。由內者。額二萬石。石收銀四錢。共銀
八千兩。

京報。嘉慶五年三月。陝甘帶兵總管長齡奏稱。遵旨傳諭阿拉善王。旺親班。穆巴。率領原兵。仍回游牧。
講案。時則教匪。

京報。九年十月。諭新設阿拉善親王。瑪哈巴拉。著加恩承襲扎薩克親王。即辦理扎薩克事。或於次年
班。或於木蘭召見。再賞差使。

京報。十年五月。諭阿拉善廳應減運四百萬斤。
講案。阿拉善額運千四百萬斤。船料於甘肅采回。時減木料三千根。故亦減鹽斤。

京報。十一年五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其地吉蘭泰鹽池歸充公用。
講案。是年議復河東官商。

京報。十二年。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磴口舊置住房充公。作為吉蘭泰鹽務磴口運判衙署。磴口。甘
京報。十三年三月。議吉蘭泰事。諭加恩。即照從前八千兩之數。按歲賞給。以示獎勵。

京報。十五年九月。甘肅奏。吉蘭泰鹽池歸官。屬寧夏道兼管。其坐商。由甘肅招充。運商。由山西招充。所有
恩賞。阿拉善。千銀八千兩。亦由鹽政另領。

蒙古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上諭大臣曰。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拉布王曰。
爾等祖宗。不過數代。漢人。遠據河套。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若
之。松阿拉布王。躍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又一日。上謂漢大臣曰。明代以爭河
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致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止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則定矣。五十六年
十一月丙子。諭曰。木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障耳。

俄羅斯長編稿跋

書生常談云。物莫不聚於所好。斯言不誣也。嘉慶十年十月。讀京報庫倫辦事大臣。薩丹多爾濟奏。俄羅
斯國遣使來學。侶微說故事。知俄羅斯有撒納特衙門。檢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報。錄出之。漸
積蒐輯。得書一百八十七條。草野討論。亦云富矣。問之館中。寫書老。國朝宮史。續編。書籍二十六圖。繪
二。有俄羅斯地方分界圖一幅。紙本。縱三尺五寸。橫五尺六寸。俄羅斯圖一幅。紙本。縱二尺五寸。橫三尺
七寸。內廷秘笈。世無副本。異域。前雖有輿圖。而大略不詳。水道提綱。則界之。又難。海國見開。僅依荷
蘭英吉利一隅。亦非其真也。議案。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就所不載者。求之乾隆庚辰。輿地圖。測北極高
下。東西。俄羅斯地。南面近我。卡倫。亦略可見也。其四裔考。俄羅斯傳。乾隆年間事。或失其年月。以前為
後。順治時。遺漏太甚。聖祖平定。羅利。方略四卷。起康熙二十一年。盡康熙二十八年。中有議屯田。議水師
議。置黑龍江。將軍。問之寫書者。云。見在國史館。而四庫書。未編寫。康熙雍正時。修會典。禮部理藩院。光祿
寺。皆載俄羅斯事。乾隆時。會典則刪之。今禮部所刻。則例。不見俄羅斯。戶部則例。有恰克圖貿易。及在
京文館。地。西門外。北。月。費。人。制。錢。三千文。談俄羅斯者。若西域見聞錄。之流。不詳不實。無足深怪。俄羅斯
之始。說者不同。今以其國自言者。為定。順治十四年。其國表。文。自。著。俄羅斯。一千一百六十五年。推之
當。南北。朝。癸。西。歲。為。癸。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始。有。俄。羅。斯。名。其。先。蓋。名。羅。利。西。域。見。聞。錄。亦。言。一
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則。回。部。傳。聞。亦。合。明。時。西。夷。艾。儒。略。職。方。外。紀。圖。中。國。漠。北。有。烏。落。侯。四。裔。考。俄
羅斯傳。因之。且。言。侯。乃。侯。之。形。誤。斯。則。侯。之。聲。轉。檢。魏。書。太平。真。君。四。年。烏。落。侯。人。貢。任。太。和。癸。西。前。五
十。一。年。時。俄。羅。斯。尚。未。起。順。治。十。二。年。世。祖。賜。之。勅。康熙。十。五。年。察。罕。汗。奏。書。均。言。其。國。從。無。使。命。達。中
華。則。不。得。有。魏。時。人。貢。亦。不。得。如。張。玉。書。文。貞。集。言。順。治。十。二。年。三。年。貢。使。至。也。且。魏。時。烏。落。侯。必。非。侯
誤。舊。唐。書。唐。會。要。烏。羅。渾。國。並。云。蓋。後。魏。烏。落。侯。今。亦。謂。之。烏。羅。謹。是。侯。渾。護。同。一。對。音。字。不。應。就。中。國
字。形。壇。為。侯。復。轉。其。音。為。斯。以。就。西。夷。向。壁。之。論。今。其。徒。地。球。圖。說。則。又。居。然。有。俄。羅。斯。矣。俄。羅。斯。當。魏
時。地。小。故。名。不。及。遠。異。域。錄。云。康熙。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俄。羅。斯。之。噶。爾。丹。謂。里。琛。曰。曩。時。我。國
並未。稱。汗。自。依。落。瓦。什。里。魚。亦。始。稱。汗。至。今。二。十。三。傳。三。百。五。十。餘。載。第。十。三。代。汗。征。取。喀。山。托。波。爾。阿
思。塔。爾。汗。諸。地。今。已。百。六。十。年。矣。又。言。其。汗。與。西。費。耶。斯。科。付。蘭。楚。思。諸。國。爭。取。控。噶。爾。汗。地。是。其。國。元
亂。後。乃。漸。大。故。元。史。地。里。志。後。西。北。地。附。錄。得。載。阿。羅。思。名。元。史。蒙。古。太。宗。九。年。諸。王。并。贊。叩。擊。欽。察。因
服。幹。羅。思。即。阿。羅。思。也。在。欽。察。西。北。涉。海。時。以。遠。地。小。部。未。能。參。考。又。言。太。祖。長。子。朮。亦。今。對。音。卓。沁。者
分。封。西。北。自。京。師。驛。騎。行。二。百。餘。日。方。至。其。地。蓋。有。今。時。俄。羅。思。地。非。即。當。時。阿。羅。思。國。也。方。式。濟。龍。沙
紀。略。云。阿。羅。思。即。古。大。食。為。元。太。祖。之。弟。所。滅。即。以。封。之。號。察。罕。汗。斐。之。鎗。後。出。塞。錄。云。河。羅。斯。為。元。世
祖。長。子。之。裔。皆。非。事。實。龍。沙。紀。略。又。云。康熙。丙。申。彼。國。來。互。市。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與。王。士
正。池。北。偶。談。張。玉。書。文。貞。集。全。祖。望。鮑。碩。亭。文。集。言。順。治。十。七。年。伊。國。表。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者。俱。異
又。其。年。數。亦。不。當。元。初。其。稱。汗。以。康熙。五。十。三。年。上。推。三。百。五。十。餘。載。正。當。元。末。是。元。末。俄。羅。斯。滅。卓。沁。

三傳人名地名多不同字蓋其驗矣丙寅八月

羅利

羅利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利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河克外羅利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利王名阿修羅斯陵佛並欺陵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則皆以羅利名之故有在山羅利有在海羅利有飛天羅利皆假名羅利而於羅利無與也羅利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巨割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利謂長安貴人爲不考究蓋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羅爲利何得謂之定非也

荷西城見開錄後

西域見開錄詳於回疆至天山北路非見開所及即多舛誤外藩列傳紀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尤不合事實其言土爾扈特背俄羅斯來歸徒以哈拉沙爾有土爾扈特游牧而雜輯所聞記之西人多謗土爾扈特者所聞真偽相半耳前見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等奏六月三日土爾扈特車伯克多爾濟入卡倫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早有來歸聖主之意今者烏布沙決意南來由伊犁之越數日烏布沙至以道遠又值春暖馬匹損傷至哈薩克時阿布費傾兵相持前路又與阿拉里努拉立打仗部衆散失今自奎屯聚衆前來其道路所歷與見開錄所敘略同來歸之由實由舍楞攪攪伊鄂既至而知其不可退也舍歸願更無他法其人尙衆又當計無復之舍撫之亦更無他法且其始事不爲衆徒以烏巴錫沙(即烏布)乘俄羅斯而來其部衆不思勤儉立業偷盜貨爲他部所不齒歸罪烏巴錫則其事不明四衛拉特者緯羅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都爾伯特而緯羅斯最強土爾扈特本游牧額什爾努拉其汗和鄂爾勒克與緯羅斯特汗巴圖魯渾台吉不合遂攜子書庫爾岱青以乘歸俄羅斯而游牧於額濟勒河南房勞脫哈書庫爾岱青有子曰瑚楚克渾台吉塔也生阿玉奇渾台吉留養之書庫爾岱青入藏拜佛還經伊犁攜之歸阿玉奇妹多爾濟拉布坦嫁和碩特車臣汗而生女曰察罕撒摩以妻阿玉奇子沙克都爾扎布車臣汗長女嫁渾台吉子噶爾丹噶爾丹殺車臣汗占其部車臣汗孫曰羅卜藏袞布阿拉布坦來歸聖祖賜以河套游牧察罕撒摩親姪也車臣汗姪巴圖魯額魯克濟農復敗於噶爾丹亦來歸察罕撒摩兄也車臣汗亡多爾濟拉布坦歸依其兄噶爾丹死策安阿拉布坦據伊犁阿玉奇嫂攜其子沙拉布氏爾率衆入藏禮佛策安阿拉布坦聞之不得歸康熙四十三年亦來歸聖祖封以貝子編一旗居青海謂之額濟納土爾扈特沙拉布珠爾之行阿玉奇並遣使入貢聖祖優賜之使歸策安阿拉布坦地爲所屬阿玉奇夫婦兄弟子婦及部衆皆戴聖祖厚恩以南道不通假道俄羅斯由喀爾喀入貢聖祖鑒其誠使阿玉奇妻往報之阿玉奇大喜其妃達里睦巴拉子沙克都爾扎布各置妥勞請使者使者之歸也阿玉奇問中國事甚詳又問滿洲蒙古之所以分又言我與滿洲衣冠皆同今居俄羅斯與俄羅斯教不同此情若蒙使者轉奏大皇帝自有籌畫又曰屢經俄羅斯中恐其狀而阻我此後無由自達矣又曰南路不通藏中藥物不可得所仗者天朝耳多爾濟拉布坦及察罕撒摩以車臣

汗故要使者並多饋送感念天恩求使者代奏是阿玉奇全家歸心中國但中國無誘降俄羅斯所屬人之理故久置之阿玉奇子沙克都爾扎布嗣沙克都爾扎布卒子敦魯布拉什嗣於乾隆十九年假道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始至至是其子烏巴錫來歸封卓里克圖汗其以不與俄羅斯同教爲辭合於阿玉奇言是有默啓之者獨恨烏巴錫不能知其先人或戴中國之忱其始念差耳然非以拾伊鄂之故其部衆必憚於遠徙俄羅斯亦不甘於置之不問我高宗覆載同量然以俄羅斯界碑尙約亦不能直受之而無疑也知其其中有天馬聖人不探人之至隱而予其事之順也此天之所以爲大也車伯克爾濟者阿玉奇汗次子袁札布之後今封親王當圖里琛之歸也阿玉奇幼子策楞收多布進大皇帝烏爾都斤使者聞欲有奏言否笑言無有找爲大皇帝禮佛祝聖壽萬萬歲耳見圖公異域錄其人尤可念惜其後未有聞也烏巴錫子策楞那木札爾以乾隆三十九年嗣汗位方今中外一家均無岐視而土爾扈特獨家惡聲故詳檢官私著述爲訂證之

荷蘭

荷蘭今多併入英吉利本西洋國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並云荷蘭在東南海中蓋就舊貫道言之自明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荷蘭思據廣東香山澳不可得則據福建澎湖又與佛朗西分據美洛居及浮泥地至崇禎時遂據今臺灣時荷蘭從日本得之今臺灣安平鎮故荷蘭亦據其地其在東南海中我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自廈門金門犯江事被剿復入海日本人破成功取臺灣地舟師入鹿耳門荷蘭敗去既而警言助中國滅賊以兵來雍正會典云康熙二年荷蘭國出海王統領兵船至閩安鎮助剿海逆三年出海王克取廈門金門頒赦諭二道遣禮部官員筆帖式賞賞銀緞前往同該督給付荷蘭國入帶船亦以荷蘭與鄭氏深仇故因用之聖祖仁皇帝聖訓云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特諭荷蘭國王令具夾板船二十艘載勁兵攻取二島時鄭成功子鄭錦自漳泉敗逃入於海而廈門金門猶爲所據上厚集舟師規二島以取澎湖及臺灣以義者會用荷蘭夾板船得捷之故故復諭荷蘭助剿乙亥諭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撤荷蘭退具舟師務令如期而至三月庚戌上以荷蘭舟師爲鄭錦所阻音問不通宜即進剿不必俟彼師至二十二年臺地底定二十三年設臺灣府蓋即明周嬰東番記所言之臺員而荷蘭偏師據之既爲鄭氏所奪其人南去據美洛居及浮泥又以鴉片煙誘噶喇巴使食之而占據其地役其人其地亦在東南海中所謂出海王者其國分出之衆與意大利亞亞特世王之居廣東香山澳者同平定羅利方略云康熙二十五年八月荷蘭入貢使臣言其國與俄羅斯接壤聖祖諭爲書付荷蘭使臣轉達俄羅斯察罕汗是荷蘭本在西北而遠戍東南其意殊不可測貢道初由福建閩海關乾隆五十九年改由廣東粵海關

注登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

宋朝事實云注登水行至廣州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大中祥符八年天禧四年明道二年熙寧十年俱入貢元英文昌雜錄云主客所掌諸番南方注登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公是先生

詩集注云注登鸚鵡其國在海西去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起汝適諸番志及宋史外國五並云注登東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使者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至占羅國又行七十一晝夜至三佛齊又行十八晝夜歷天竺山至賓頭耶山又二十晝夜至廣州之琵琶洲其言如此行程約二百五十晝夜何以知為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又云西至天竺千五百里與劉敞言舟行半道過西王母者皆不可曉似明時西洋人語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趙彥衛雲鏡漫鈔並云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其里數懸絕疑傳寫誤也沈括筆談謂之珠蓋國元史謂之俱藍國云俱藍與馬八兒足以綱領諸國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自泉州至其國十萬里世祖至元十九年九月入貢元史似無夸語其地當是明時大西洋曰瑞曰璣者荷蘭并之今其地入英吉利矣顧氏於西洋諸番說注登未能詳故附識之嘉慶甲戌三月朔書於拜斗殿寓舍是日新得公是先生集也

地

管子輕重乙篇地數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藝文類聚及開元占經引河圖括地象太平御覽引尸子廣雅釋地禹所治地並云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文選注引河圖書禮正義引考靈輿地之四遊升降應廣三萬里有始覽地形訓注並云子午為經東西為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經緯本緯言之人南北坐立經自屬南北緯自屬東西大戴易本命亦云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東原云此古今通義西洋人故反之以緯亂名物為難深也其四極則有始覽云東西南北皆五億又九萬七千里地形訓云東西南北皆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經則云東極至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不言南北其意不得而知注引詩含神霧云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開元占經引同占經又引河圖括地象云東西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經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千里廣雅引神農所治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春秋命麻序文也四極或云皆同或云緯長經短求蓋天之義南北極長文字云天圖不中規地方不中矩言天極長也天問云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櫛其衍幾何而地東西衍不相應蓋緯文不一自伏羲至周不稔何條屬何代測法君子多識前言久之必有合者

天九重

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抹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楚詞天問云圖則九重淮南天文訓云天有九重後測一為月天二辰星三太白四日五熒惑六歲星七鎮星八恆星九左旋天案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靈秘苑是算本云舊言日月附著於天其後推測始知日月與天相連而未嘗附著此最通之論也緯不言日月星辰繫天而所謂九重亦與後人異說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考靈輿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來成星經云凡星入月中星不見為月食星見為星食月開元占經引姜炭渾天答難云日在上月次之星居其下又引梁祖暉云星宿有時食月在

魄中分明質見知古人測候未全非故為其疎也

天門

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足東南右熱而左溫列子湯問篇淮南天文訓俱云天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乾度云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注云雖有圖錄第且勿順天命在今春秋元命包曰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藝文類聚引元命包云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文選雲賦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衝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已也靈陰於已也此渾天所不說不知蓋天則經子皆可疑矣

燭龍

乾坤鑿度云萬形經曰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暉行南時大暉行北時嚴殺此言日之四遊也故又曰四方萬物向明承惠照燭龍即日之名緯說云燭龍日也亦蓋天之義蓋天又別有燭龍文選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衝火精以照天門中也楚詞天問云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淮南子地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物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梁四公記八十一太平廣記云燭龍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峻造天四時冰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梁武帝說云日繞燭龍山當即委羽黑谷梁武明蓋難渾史有明文而占經引其說入渾宗亦可怪矣經緯子及佛書皆蓋說後人治渾乃好引之非是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來術士不悟也

歲星

保章氏注云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甘氏歲星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引之鄭亦及見至唐開元其書尚全漢書律曆志已言歲星所行依左傳即不能合鄭言小周服說龍跳天門以後世所推者說古古人實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遲伏若緯止言歲行一次與經傳合古法疎故謂之歲後法密當曰木星不當曰歲星矣今推木星日行今度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二十九萬九千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六十八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又千萬分日之二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應過今天三百六十度之五十九度又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萬三千七百四十五

攝提

大戴禮用兵云架射羸羸臂失制攝提失方盧辯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應相直恒指中氣尚書中候曰攝提移居是也史記曆書云孟陬陟滅攝提無紀漢書五行志劉向云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皆言曆失不能以閏定四時致斗與月氣不相應開元占經五星相犯引春秋緯云攝提反衡亦失閏也史記天官書

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故攝提格曆書攝提無紀集解云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漢書方進傳綏和二年李壽曰提揚眉矢貫中以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則攝提止以星名屬斗此一義也開元占經歲星名主引石氏星經云歲星他名曰攝提淮南子脩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則攝提為歲星一名又一義也史記天官書開元占經歲星行度並引廿氏星經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牽牛女則攝提為太歲與歲星為二韓非子飾邪篇亦分攝提歲星為二而石氏有攝提六星占又言歲星一名凡此三義並行又爾雅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高誘王逸即攝提為寅又生一義又太一之攝提以紀歲凡五義

攝提格

寅曰攝提格者史記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則格以斗柄起義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寅者引也肆建之義也辨正論氣為道本篇引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黃帝使大撓造甲子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於星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此三說者猶存古義與天官書同蓋以寅為建之始故以攝提屬之明六十甲子之名生於斗也正義索隱並引孫炎說陽攝攝攝攝攝攝使之至上則兼明古人名星攝提之義凡古訓皆有由起可為寶貴

日月古說文蒼宣城徵士編

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吳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名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開元占經文選蜀都賦注並引春秋元命包云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日為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淮南子精神訓云日中有踰鳥注云踰也說林訓云鳥力勝日而服於雞禮能有修短也言鳥在日中而見注云雞禮爾雅雞人謂之祀祝開靈時晨鳴人舍上者說文焉云凡字鳥者日中之禽故象形論衡說日篇云儒言日中有三足鳥尤意非之然以此知古儒說開元占經續漢志注並引張衡靈憲云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有三趾陽之類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日中有三足鳥廣雅釋天云日一名陽鳥五行大義云三足鳥者陽精其言僂呼俗人見僂呼似鳥故以名之又云火外熱內陰象鳥也山海經云黑池北有陽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枝皆戴鳥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中九鳥皆死此日鳥之古義也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詩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注云穴缺也缺鼻兔也乾鑿度文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春秋演孔圖云蟾蜍月精也五行大義引元命包云兔居月中者抑謂合陽也中氣似文象陽動也兔之言僂僂呼呼溫煖名也文選吳都賦注太平御覽並引元命包云月之為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月為刑而佐日見食於蝦蟇淮南說林訓云月蝕於詹諸注云月中蝦蟇食月楚辭天問云願兔在腹注云

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而願嶺淮南子精神訓云月中有蟾蜍論衡說日篇云月中有兔蟾蜍願嶺篇云月中之獸兔與蟾蜍也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熱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者何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大唐西域記云波羅尼私國三獸塔兔為帝釋入火帝釋除燼收骸傷嘆良久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月中之兔由斯而有一切經音義正義理門論曰佛昔作兔王為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眾生見而發意故也案其事見晉法護譯佛說生經兔王經第三十一其取骨置月時有此說此兔與蟾蜍古義也晉傅咸擬天問云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與福降社此白兔擣藥古義也謂蟾蜍即蟾娥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其後有憑焉者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達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淮南子覽冥訓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文選遊仙詩注引許慎注云恒娥羿妻也逸月中孟虛上夫人是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黃帝使常儀占月常儀恆娥其音通蓋黃帝臣漢書蕭該音義云繼阿月御也索隱引樂彥云繼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度數躍入月中因為月御此蟾蜍恆娥虛上夫人繼阿古義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虞喜安天論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復生佛書因本經云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此大洲中閩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以此有影姚秦佛陀耶譯長阿含經云以閩浮提影在於月中故月有影積字樓炭經云須彌山南地有大樹樹名閩浮提高四千里枝映二千里影現月中西陽雜俎云須彌山南面有閩浮樹月過樹影入其中是也又云舊言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此仙人桂樹樹影與剛古義也或曰仙人為東漢宋無忌史記封禪書索隱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道經一作戒經案索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則此月中仙人當是月中仙人東漢人見戒經當是丹方增益不涉月也桂樹之說已古元人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草木花五出桂四出桂為月中木居西金數四色黃且開以秋案其說不然西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又云月桂黃而青蕊四瓣又云桂桂帶紅黃三瓣花白六瓣皆開於春所謂箇及木犀則秋開俗謂之桂非月中桂佛言須彌南大樹蓋說文之檜崑崙河隅長木也禮記禮運云天乘陽垂自星地乘陰窺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公羊春秋莊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為故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曾之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朱絲營之文選史述贊注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云天精為日地精為月周禮注引孔子云日月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制故月上屬為天使疏云孝經援神契文也開元占經引春秋成精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文選七命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地生月精為馬續漢志注引靈憲云月者土地之精也此地為月古義也華嚴經光明品閩浮提善義云正言瞻部提瞻部者香山阿耨達池南大樹名其葉上闕下狹提者洲也洲形似

此樹葉。故取為名。合之因本阿含。知樹影即地影。西陽雜俎云。或月中蟾桂為地影。空處為水影。喻如
 論云。大海中有魚龍等影。高入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此地影水影古義也。何遜春渚紀聞云。月中黑相
 非物影。今以半鏡懸照。而物象影全。月半時物象亦半。知非影也。西陽雜俎云。太和中。一人言月形如丸
 其影乃日燦。西處。夢溪筆談云。以木為丸。半塗黑白。轉側視之。月晦明之形備矣。此圓凸古義也。其義
 或是或否。然古言實如此。吁亦奇偉矣哉。

日長短論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辛丑。聖祖御瀛臺澄懷堂。召見尚書庫勒納等。奏對畢。庫勒納請曰。黑龍江日長夜
 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其故何也。聖祖諭之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所以黑龍江
 地方日長夜短。日落亦不甚暗。議案。夏至日長者。冬至日必短。此渾天之妙也。黑龍江夏至晝六十四刻
 冬至晝三十二刻。雅克薩汗山哈屯河唐努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三十一刻。阿拉坦淖爾烏
 梁海夏至晝六十七刻。冬至晝二十九刻。此皆地方實測所及。以九十六刻計者也。明時百刻。京師冬至
 晝長應四十刻。夏至晝長應六十刻。正統十四年。頒大統曆。冬至晝長三十九刻。夏至晝長六十一刻。見
 野獲編。言岳貢所述。造書者私意。擅改今案。此事五行志曆志未知。采論。而春分後日加長。秋分後日加
 短。實為土木之役。車駕北行之讖。南北里差。亦證渾天之妙。以此推之。唐書言骨利幹燒羊脾熟。天即明。
 此夏至也。冬至燒羊脾熟。天即夜矣。道藏太平部太平經云。天下一大部。其中部八十城。分爲小部日月
 運照莫不其之。而有明不明者。所處異也。此經爲後漢宮崇所得。其言如此。蓋周禮之義。但以東西言之。
 至一年一晝夜之說。出於蓋天。梁武亦及之。又難以佛說。西史云。西儒至一處。見南北極皆出地上。此於
 地圓不能通。又云。意大利亞西北四國。南界冰海。日輪橫行地面。半年爲一晝夜。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臺
 灣東北有暗澳。一年爲一晝夜。則荷蘭人言之。夫日晝在南。則夜在北。即橫行地面。九日即有高下。一
 年半年。爲晝夜之說。渾天所不能通。且西洋初言日輪大於地球。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請以質之。地
 球圓也。視圓物者。一線相直。即見其半。從第一倍地球之頂。至一百六十五倍地球之頂。日輪光射地球。
 必過地球之半。如此。則月朔及月食。皆當有明如環。春秋分必不能晝夜平。尤無半年爲夜之事矣。故
 知渾天月日高下里差。不可以概蓋天也。

古刻

禮記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月令正義引蔡邕說云。星見爲
 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爲晝。晝有五六刻。夜有四十四刻。十昏禮疏引鄭目錄云。日入後二刻
 半。爲昏。又云。商刻也。三商舉成數也。文選注引五經要義云。日入後三刻。爲昏。日出前三刻。爲明。與蔡邕
 義皆依三商成數言之。呂氏春秋注云。長至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短至晝漏水上刻
 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開元占經上。舊渾天象說云。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
 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晝夜五刻。以春秋分之。晝晝五十五刻。其

增減。則鄭注考靈曜云。九日增減一刻。舉大略言之。蓋古法如此。書正義以鄭爲非。則不明注書之體要
 矣。

堯典刻

書正義引馬融說云。古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
 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詩東方未明。正義云。以尙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減
 晝漏五刻。其說是也。書正義云。鄭注此書。言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詩
 東方未明。正義云。鄭注曰。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長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
 漏四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日不見之漏五十五刻。王肅難曰。知日長之漏減晝五刻。不意
 馬融已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夏至夜刻爲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誤耳。肅之
 此言。獨爲不妄。月令正義云。鄭注尙書。日中晝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此則正義之誤。非
 鄭義也。

圓徑

圓三徑一。古數止舉大略。漢以前經史說皆如此。說經者當增附實數。而不可沒其本義。實數者。宋史天
 文志云。吳王善依陸績立論。言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隋書律曆志云。宋末。南徐州
 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徑一圓數贏三一四一五九二七。納從內。數三一四一五九二六。正數在
 贏納二限之間。三一四一五九二六。大率徑一。三而周三五。外十則內七。圓七一。方圓皆同。斜直
 則方五。斜七。圓七。五而圓無近。西洋人割圓六宗。三要用以爲率。開元古經引沖之言。徑一不啻周三。大
 率周一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比贏數猶贏。且即陸續法也。秦九韶數學九章。則云。環田徑一周三一六
 二二七。七六六。奇。恭讀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甲寅。諭大學士九卿曰。朕觀圓三徑一之
 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圓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
 而上之。其爲舛錯。可勝言邪。徑一圓三。止可算六角之數。

小數

升斗小數。爲合勺抄撮圭粟顆粒黍稷禾稊。糗糒。以上遞減。法碼小數。爲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漠遠
 巡。漢清須淨。以十遞減。又有模糊等。長短小數。寸分釐毫。以下同。其立名多不通。夫小數惟參差互求。則
 愈析愈多。如天體幣度。則度爲三千六百秒。秒又析微纖忽芒塵。六十遞減之。小數猶當別立。率始能求
 之。若日用之物。必不當析粒析毫而計之。且無可計也。康熙二十四年。議修賦役全書。及給由單。刪去抄
 絲以下。歸抄於勺。歸絲於毫。於民實無所加。蓋抄絲以下。非權量所能較。徒滋簿書飛洒駁查之弊也。二
 十六年。書成。乾隆三十一年。並地下數。以釐爲斷。三十二年。又通行飭知。銀數以毫爲斷。米數以勺爲止。
 積元

七歲此四分上推庚申元也。續漢書律曆志：祭引乾鑿度元命包。天地開闢至魯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春秋命曆序則云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此則辛卯乙卯戊午丙寅甲寅丁巳庚子壬申庚申元所積之異。三者以算上求，皆算不同，故積元不同。鄭中馮光浦相據陳晃言：開闢至魯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當是甲寅元數。此皆有道有術之言。隋曹憲廣雅音義引帝王世紀云：自人皇迄魏咸寧二年二百七十二代，二百七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五年。當依乾鑿度接獲麟積算，其七十二萬二千六百字誤也。宋人謂所說乖異，乃不明理之談。宋史韓顯符傳云：自伏羲甲寅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積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專依皇極經世等言，不足信。開元占經九執法不推積元。今西洋法亦不推積元。西洋天地儀書云：開闢至洪水一千六百五十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三百四十餘年。自開天地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云：開闢至洪水二千二百四十二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九百五十四年。自開闢至崇禎庚辰六千八百三十六年。非由積元，亦年數不同。蓋向壁虛造矣。

周人言積元

古算元以正月甲子夜半朔冬至為元者，乃周正朔算法。必於朔者，以日月同度，又須夜半朔，又須五星合日月，必以三合為定位。故有上推至百十萬年者。朱子注孟子離婁，引其說：毛氏奇齡以為大錯。言凡朔日，至則必前是閏月，未開造憲先置閏者。毛習聞夏正起正月甲寅朔日，立春則不先置閏。若周正起中氣，安得不先置閏。先置閏所謂歸餘於終，終則有始。左傳云：歸餘於終，正是元前置閏。以周人說周法，平為顯確。何須毛氏聞之也。唐人說歸餘於終，已參顯憲，不得周魯之旨。唐御制定禮記月令表云：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輪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事資革弊，重有刪定。乃依約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云云。今檢開成石經御制定禮記月令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斗建寅位之初。其說誠是。寅正寅朔，則所謂履端舉正者，與周同，而歸餘則與周法異也。

恆氣論

恆氣之名古無之。始於皇極法也。同時張胃元等於三進道退，言之最詳。其合朔用何承天三大三小，則委婉陳之。儒士星翁兩不相下，致有紛紛之論。劉焯制定氣定朔之名，當時不行，而後世承用之。焯既自以定氣定朔名其法，又別古法名曰恆氣平朔。前史無恆氣平朔之法。三代及漢氣朔法亦不同。周牌算經夏至日在內衡，二分在第四衡，冬至在第七衡。第四衡周百七萬一千里，赤道黃道赤道亦道。白道黑道之所同也。第七衡周百四十二萬八千，是謂蓋天無赤道及九道之說。諸緯及古憲皆言度四分，今推恆氣則五日又二百八十八分日之六十三，而一氣平朔則乾鑿度云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九日與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古法簡氣朔如是也。書正義引鄭注考靈曜，萬世不失九道謀。云河圖帝覽文黃道一，赤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赤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赤道，冬北，從黑道。四季從黃道。漢書天文志已有此說。案續漢志：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云：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緯，洛書乾鑿度，推廣九道，則九道出於緯戰國及秦時所推得。渾天起於漢時，蓋天第四衡為之，其迹可案也。三統有九道以定章統，其日法八十一，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求朔與古術同。天度小分增於古而氣候無盈縮，仍可以古法計也。東漢用四分而晝夜漏刻，小寒與大雪，大寒與小寒，立春與立冬，長短分不齊。則九道之效，豈平時。馮光陳晃言：朔與憲，癸亥乙丑，差至二日，則兩大及三大，二小之漸，至蔡邕云：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是其時局中有此議。故邕及之。劉洪以後，日爭其事，劉焯以儒創立其目，而術始定。可謂難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元紀大論云：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期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六十歲而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淮南天文訓云：斗指二十四氣，以十五日，八風以四十五日。又古言：土王四季，各十八日，五行各七十二日，皆舉大數。其中自有小分。通卦驗云：四十五日，二十一分為節，十五日，七分為氣。凡日三十二分也。與二百八十八分法同。皆通分為法。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折當期之日，說有不相通者，緯已言之。若此，若必執五日為恆氣者，歲止三百六十日，古人無是說也。

煙波釣叟歌

煙波釣叟歌極典雅。歌云：軒轅皇帝戰蚩尤，涿鹿經年苦未休。偶夢天神授符訣，登壇致祭謬虛修。案廣韻符字注引河圖注云：元女出兵符授黃帝，戰蚩尤。藝文類聚引河圖注云：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符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云：今鳳皇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授帝符乎。帝乃齋戒七日，史記索隱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仗五兵，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辜，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元女授黃帝兵符，伏靈尤，太白陰經云：經曰：黃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夢金人引領長頭，衣元狐之裘，而言曰：某乃天帝之使，授符於帝，帝驚悟，求其符而不得，乃問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天帝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黃帝本紀云：帝戰未勝，歸大山之阿，憐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元狐衣，持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即召問風后，置壇祈符，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為文，佩之。歌云：神龍負圖出洛水，案太平御覽引河圖云：黃帝游於洛，見鯉魚長三尺，背身無鱗，赤文成字，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及御覽並引龍魚河圖云：黃龍負圖，鱗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寫之，示天下。黃帝本紀注云：神龍負圖文，通其中，故曰通甲。歌云：丹鳳銜書碧雲裏，案說苑云：黃帝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文選七命注引禮瑞命記云：黃帝服黃龍，帶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大雅文王篇題正義引元命包

云鳳皇街畫帝廟黃帝再拜受左傳正義引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感閣鳳皇街畫帝廟前蘇文輯聚太平御覽引食誠圖緯運期云黃帝游元屬上洛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隨觀有鳳皇街圖以黃帝前帝再拜受圖緯緯圖四十三九百十五作合誠圖二百九作緯歌云因命風后演成文通甲奇門從此始案乾坤鑿度河圖八門注云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圖詔龍術出似非緯非文而後風后演云太一天一星斗同衡卦錄神算通天地之節與神謀先兆之名武經總要云風后演通甲究鬼神之與極天曲宋真宗軒轅本紀云元女教帝三宮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帝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為式用之制十八局印本作名曰通甲歌云一千八十當時製案月令正義引有陰陽式法言陰陽局也太白陰經云經曰俄有元龜巨鼈從中水出合符置於壇而去似皮非皮似絨非絨以血為文曰天一在前太一在後黃帝再拜受符於是設九宮置八門三奇六儀為陰陽二通凡一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通甲式三門發五將其武經總要云陰陽二通存諸秘式則局各五百四十也歌云太公刪成七十二案太一金鏡式云自太公張良以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法則太公自有書軒轅本紀注云周公時約為七十二局是太公之事也歌云逮於漢代張子房一十八局為精藝案文選修張良廟教注引河圖云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有書授張良見於古緯黃石公書即風后書其為通甲無疑矣軒轅本紀注亦云漢張子房共向映一云四皓被文·顯運萬之議之為十八局此歌語皆有稽蓋北宋通人所作

三合說

淮南子天文訓云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是午戌寅土合與寅午戌火合各視盛衰得時占之五行大義云土受氣於亥生寅卯葬辰又引五行書云土寄火生巳葬辰然辰土生子未土生卯戌土生午丑土生酉是淮南三合專以戌土言之其辰未丑土又自有三合與金木水比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引李鼎祚連珠集論五行終始云水系包在巳木系包在申火系包在亥金系包在寅止四行無土吳曾又引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生二浴三冠四臣五君六妻七病八死九藏十止十一渾十二育即今長生沐浴冠帶官旺衰病死墓絕胎養衛所謂止今術所謂絕絕當為系包蓋包胎養長以至墓於序為順言止絕非理也淮南以藏墓為死當是終以終九之文證之可見然則土當系包於卯今星命家戌藏戌土午藏巳土是也寅亦應藏巳土而云藏戌土為失本義術士又或以土三辰附寅午戌又以木方克土不能致生洪範五行之說土生於申陰陽選擇諸家則言土寄生寅寅因不復知土有三合然則金生在巳何也以有伏而長也然則時正義引詩緯汎曆樞云大明在亥為水始四壯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不合三辰之法亦不言土何也此用顛頊法時所推就四孟比經義土在四季也高堂謩言土生未盛戌壯丑終辰言在四季與二合異也

九梁星 九梁星名見隋書五行大義所引黃帝斗圖及唐開元占經北斗占所引洛書其入祀典則始於唐民間亦盛行太平廣記神十七引唐逸史云裴度命尉康貞祭時見康貞將軍金甲執戈長三丈案其術以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七名刻之而以子丑寅卯辰巳午亥戌酉申未午十四生命依次得其星名見元神全則不全則行掩鎮其咒甚鄙俚聞奇錄貞元時吉州刺史魏耽國人為北斗本命星其稱九梁則見唐楊益地理書宋時其神益著洪景盧夷堅志數有其事

羅盤

羅盤近裏為十二格次為二十四次為三十六次為七十二次為三層六十格就外格彼此相勸其線益直方位益審其舊盤中針縫針不煩別出界畫就定格偏上偏下取之即得其位審思得一法作圓池方盤畫圓格五重內重十二支山北而西而南而東而復北其方位與各書異乃仰觀星圖法也外格俱依仰觀法填之車上用之以子內向午向轅盤不動針之所指即車所向之方舟行者嵌盤舟內以午外向針所指則舟行方也置海舟樞機與時行羅盤比較用之其水路益準覆驗門宅墓但以子內向尤易辨也又見儀器中定南針指時刻日晷儀因作此盤但以午向日兩端無影則針之所指即其時刻徐岳術數記遺云其一八卦針刺八方位闕從天即是此盤是漢時已有之後不傳此器耳若以偏東偏西為兩重西洋謂中國南北極不正其說已見宋沈括筆談謂磁石磨針微偏東不全南其說非也請以西說證之晉法顯佛國記云拘薩羅國佛論議處起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日在西時精舍影射天寺日在東時天寺影北映終不得映精舍此事不足道而旁證最可為據日月隨星躔出辰入戌則中在未天寺蓋在精舍東僧徒今言亦以中在偏西未位若中國日中時正在午豈得謂中國北極不正磁石乃指大郎山如西洋人之論邪以佛國記推之中國正南在午佛國及西洋正南反在未此又言羅盤指南針者所當知也今羅盤有先天八卦元空五行開關顯慶天度嘗深思之不得其理術士言之有餘味焉蓋各有肺腸矣

夢

莊子於夢言黃帝孔子案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墜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古夢經十一卷其開夢之法徑情直達而竟得之可謂象罔得珠矣靈樞有淫邪發夢篇古夢經藝文志有之曰黃帝長柳占夢孔子兩楹之夢見樞可是其義也列子周穆王篇亦云今無黃帝孔某孰辨之哉唐明皇自言夢見太上老君宋真宗則與其臣共言見神人金主亮自言夢天門內伏殿下聽青衣人傳天策上將令不可解矣

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武安食鄒

漢書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注云鄒音檢清河之縣也檢魏郡武安縣清河郡鄒縣地理志俱不云侯國惟魏郡鄒縣其縣言侯國周止饗嬰皆絕魏其為膠東分侯也田蚡自封武安侯其食鄒蓋丞相奉武安死平津侯薛澤相當別食奉邑澤宛公孫宏以儒者相即以奉邑封平津侯李蔡莊青翟皆以侯相石慶以相封邱侯而食奉邑平原正武安食鄒之比後公孫賀乃葛釋侯劉屈氂為澎侯而田千秋以丞相封富民侯蓋沿此食邑之制通加侯爵且子嘉名其事始末如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索隱書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集解徐廣云一曰治國聞明刊索隱附史記本云為成學之人攻文之士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索隱單行本無攻文之士字亦不解治古文案徐云一曰治國聞是晉宋時傳彼本者已不知古文何解更無責於小司馬矣此序云古文者謂春秋國語序云務綜其終始表見春秋國語是也漢書楚元王傳言古文春秋左氏傳又言左氏傳多古言古字故可稱古文史記五帝本紀贊云不離古文者近是下云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其古文亦指春秋國語又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語俱相應而索隱以古文為五帝德帝繫姓亦誤矣史記自序云國語又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語俱相應而索隱云事伏生伏生乃今文尚書豈可謂之古文古文謂學古文尚書就孔安國問故及通左傳國語而索隱云事伏生伏生乃今文尚書豈可謂之古文其索隱竟不知古文是文字又隨意說之也史記言古文者猶言古字本尚書春秋其特表舉古文者以所采輯與博士不同故申別之曰古文五帝本紀贊言好學深思又譏淺見寡聞十二諸侯年表序又特言成學皆與當時博士之黨同伐異者言之史記立言之意惜徐廣裴駰等不知也而索隱顛倒錯亂宜明人以攻文之士誣其說中幸有此單行本稍減其謬耳嘉慶丁巳十月

無土不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云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集解云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孔子老子闕里也今案序是詰辨之詞白虎通既非遷所及辨義亦迂遠遷云安在孟指始皇本紀云置諸侯不便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及此序云無尺土之封王亦之與起于閭巷

晉夫人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妻晉子圍以宗女又云妻重耳以故子圍妻重耳初謝後乃受案國語云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又云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圍之辱備仲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罪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如此則懷嬴為穆夫人之女非宗女且非他妾也特以子圍故降為媵故曰不敢以成

癸巳存稿卷之七

心竅

史記般本紀宋世家並云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云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言一日一竅喻聖人心七竅以智治天下也列子仲尼篇云七孔四支之所覺言外七竅又云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則言心七竅蓋商周時皆言心七竅內外相應而醫書明堂未嘗言之南史沈攸之傳云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元史儒學伯顏傳云伯顏死於磁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是心竅不能定故明堂不言也梁元帝金樓子云比于心十二穴梁史范縝傳云比于之心七竅列角常疑其時君臣所言奇異今檢西洋羅雅谷人身圖說云心竅左右各二有十一小耳則小穴十一其言與金樓子范縝合蓋本之佛書金樓子取其十一穴今本謬為十二范縝取其小耳以為列角因以附之比下西洋人身圖說則本佛面圖繪也

毫

說文云毫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史記六國表序云湯起于毫在西方秦本紀言寧公伐湯社毫王奔戎則周時西方猶有毫說文又言毫在杜陵古事明矣顧即不問此義許自言漢毫漢京兆杜陵自有毫顧何以謂之不合不可解也

婚。左傳十七年秦妻晉太子圍。二十二年子圍欲與鳳氏逃歸。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懷嬴與焉。懷嬴即辰風也。左傳文六年云辰風嬖于二君。又云辰風嬖在九人。蓋秦致五人。辰風本居班末。文公雖嬖之。未嘗易其班也。秦本紀云文公夫人秦女也。左傳二十四年云晉侯適夫人嬴氏以歸。三十二年云文公諱三帥。史集解引服虔云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檢國語。獨辰風曰寡君之適。則文公爲他妾。其三人或宗女耳。辰風班在九人者。文公適也。襄公之母伯姬在二。季隗在三。公子雍之母杜祁在四。辰風在九。此皆出于左傳。其四人則左傳傳二十三年云初文公至齊。齊桓公妻之。又秦女三人與齊姜四也。以序推之。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應也。其在六七八。史記晉世家云辰風班在九人下。其以成公母周女在九人中。辰風不與九人數歟。九人之年。推季隗可知。傳十六年季隗年二十五。三十二年公卒。季隗年四十一矣。史子齊秦皆曰宗女。皆意度之詞。以親姊妹不可爲妾。其誼甚美。不悟親姊妹尤不可也。表暴其大而隱諱其細。又何爲乎。故爲實言之如此。左傳言趙衰取叔隗。文公反國。又以季隗女妻之。生同括。史記趙世家亦刪之。而謂文公未出時。殺已生三子。不合事實。

楚唐昧

楚策蘇子謂楚王章垂沙之事。荀子議兵篇。兵始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淮南子兵略謂。楚兵始於垂沙。唐蔑死焉。按爾雅云。穎爲沙。說文云。楚東有沙水。水經注謂開封扶溝開渠水即沙水。又自陳迄義成入淮。皆沙水也。呂氏春秋。楚方篇。荆唐蔑與齊章子夾沙水而軍。爲今南陽唐縣地。後漢書光武紀注。沙水在今唐州。汝陽縣南。唐江漢縣亦有沙水。是穎南夾沙也。史記六國表云。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邱。重邱即沙水。地在穎沙南。秦本紀則後二年。當昭襄八年。秦齊魏韓攻方城。取唐昧。荀子言莊蹻起。楚分。案莊蹻莊王子孫。爲將定演。會秦人奪楚巴黔地。不得歸。因還王演。史記禮書用荀子文。垂沙作垂涉。集解引許慎云。地名。漢志。楚有大沙水。在今欽水。應當黔西漢北。近莊蹻事。然非唐昧事也。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趙世家簡子召當道者曰。吾有所見子。晰也。吾有所見子。句。言吾有地曾見子矣。晰也。句。言事甚明晰也。又對下遂不見爲文。索隱云。言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案上下俱稱當道者。不名其人。爲子晰也。世家。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十六年。吳娃孟姚有寵。是爲惠后。二十五年。云惠后卒。二十七年。云傳國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惠文王四年。云吳娃死。故惠文愛弛。惠文王盡三十三年。孝成元年。云云太后。二年。云惠文后卒。世家文如此。十六年。是爲惠后。者。豫言之。謂章母卒後之惠后。爲此吳娃也。二十五年。惠后卒。子章母。韓女也。二十七年。惠后卒。吳娃也。惠后吳娃。以惠文四年前卒也。孝成元年。太后者。惠文后也。以二年卒。乃吳娃之子婦。案隱於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卒。吳娃正當室。孝成二年。惠文后是也。吳娃孝成二年卒。而史曰吳娃死後。惠文寵衰。憐故太子章。欲兩立之。是誤也。其說甚奇怪。考孝成元年。太后。索隱引東晉言。太后。繼年三十。有奇。蓋惠文以武靈十六年以後。生盡二十七

年。爲十二歲。又自紀年三十二。則惠文年止四十四。其後不得老。不知老。是太后常稱。特彘是鐵制。特粥亦飲食之常。案隱以特彘特粥云云。以爲吳娃。漫引東晉以太后爲吳娃。遂以吳娃爲惠文后。不知孝成之弟長安君。必不可謂之吳娃幼子。案隱以吳娃非前卒。省史文不合。反謂史誤。此又東晉所不及料也。且吳娃爲惠文之母。豈得認爲惠文后。語妄可知矣。

錢三錢五解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吏蘇威。賜。史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高祖爲皇帝。已封何。乃益封何二千戶。以蘇威。賜。時何送我獨奉錢二也。案奉錢疑是贖錢之名。集解李奇以三爲三百。五爲五百。案隱引劉伯莊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也。今檢蘇秦傳。自洛陽之燕。貨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平準書云。秦錢重難用。又云。銅錢曰半兩。重如其文。然則沛吏人以半兩十二銖之錢三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銖之錢百。與蘇秦賂資相符。益以己貨。數用矣。韓信傳云。賜亭長百錢。則秦半兩十二銖錢。與漢與三銖榆莢錢。無明文也。

中二千石

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續漢志云。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然則中二千石。獨不減也。史記外戚世家。姪何比中二千石。案隱引崔浩云。中滿也。言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七八百斛。誤也。當云比中二千石。崔浩語漏。比字。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亦不詳。

讀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論語義疏云。伯夷名九叔。齊名致。釋文云。九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論語正義。孟子正義。俱引少陽篇釋文。正義作智。義疏索隱作致。史記傳亦不言其姓名。史記其傳曰。索隱謂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今檢韓詩外傳。不得其事。呂氏春秋。誠廉篇。則與莊子讓王篇略同。誠廉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餓焉。讓王云。遂飢餓而死。扣馬之事。他書無所見。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或謂義士。伯夷之屬。追數觀兵時事也。管子制分篇云。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史爲記載之。齊凡行事。皆直書之。此云考信六藝。蓋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有吳秦伯伯夷。而不見許由。務光。泰伯。既有世家。言伯夷者。孔子所稱。宜立傳。又或伯夷事。史官不詳。而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故宋民間所說。著于籍。其人見於六藝。即爲考信。而特表之以其傳曰。此變例也。案隱見其文。與二書相似。即謂其傳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不深思耳。史公以伯夷爲孔子論許得仁。不怨其名。益助民間所稱說者。又未嘗不怨。舍其所稱。又無以爲傳。其怨又未嘗遠。理。故網羅放失。不使其事更湮沒。亦孔子意也。孔子言夷齊不怨者。兄弟間事也。不怨者。仁也。其傳言夷齊怨者。君臣間事也。怨者。亦仁也。傳言夷齊餓死。游俠列傳言夷齊餓死。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之。貶王。莊子言遂飢餓而死。莊子注云。論語言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莊子言死焉。亦明其守餓以終。非必餓死。其言甚怪。俗人

乃言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又言司馬遷傳空言成實。又言孟子謂伯夷歸文王。不願舍武王。而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時有不同。伯夷去就。亦時有不同。且諫不聽則必去。去則不食其祿。老貧入首。焉得不餓。餓焉得不死。何謂孔孟不言夷齊死哉。曾子制言云。伯夷叔齊死於溝洫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汾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是曾子言伯夷叔齊窮餓死。史記蘇秦列傳云。蘇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莊子盜跖篇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首陽之山。骨肉不葬。周時賢不肯皆知夷齊餓死。而後人又多增益其事。論語語義疏云。夷齊反首陽山。食身不食周粟。惟食草木而已。後遂西令支縣。佑家白張石虎。註林下。呂覽權勳。有亦事要註。姓也。此白張亦古姓。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伯夷叔齊聞言。即遂不食。餓死。文選辨命論。注引離周古史考云。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路史餘論注引三秦記云。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後紀注引列士傳云。王俸廉子往難之。遂不食。金檀子與王云。餓于首陽。依糜鹿以為羣。叔齊起害鹿。伯夷悲之而死。類林云。夷齊來薇不食。有白鹿乳之。釋史引列士傳云。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人遂不食死。今案南史明僧紹所謂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嚴者。告以義也。楚辭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注云。有女子采薇。驚而走。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注義難開。天問所言。當是夷齊事。屈原問者。皆廟畫典故。采薇則女子。鹿之。後乳鹿又北去也。惟不得戒之說。韓非子言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或讓即戒之。又言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以將軍葬于首陽之下。蓋武王使人戒備。死即厚葬之。韓非見其甚。如戰國時將軍制。韓地實包首陽。韓非目驗之。取可信也。水經河水注。河北常首山。引關關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於孟津上。又云。首戴夷齊廟。前有二碑。後漢時立。事見其碑。惜悼古賢人情。所同。少陽言證。夷齊亦是周初制。諡為之易名。後人乃言餓死首陽。諡證之。亦不推事。細輕為談論矣。曾子制言中。篇注云。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子。初無父母也。其言奇。獨蓋以孤竹君為竹王。不可為典。論衡定賢篇云。伯夷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齊盧篇云。伯夷委國餓死。不嫌偷刀。鉤。或云。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庶兄也。豈得謂賢兄奪弟讓。無損弟賢。此不必辨。者。史言國人立其中子。是無庶兄立之事。博物志。水經滹水注。俱言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慕為水所漂。是即仲子。非庶兄也。今盧龍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園子山有次君墓。馬鞍山有少君墓。蓋古墓。非伯夷兄弟也。伯夷父或云名朝。金樓子與王云。名夷雍。孤竹初封。或言湯十八祀正月三日丙寅。或言十二月己丑。帝王世紀言湯十有八祀。封墨胎氏。孤竹國。後九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以讓國逃去。九世豈能及六百祀。皇甫謐亦有所聞。而思之未精。宜史公所不采也。

亦有米鹽字。漢書循吏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云。米鹽。雜而且細也。酷吏臧宣博傳云。其治米鹽。注云。米鹽。細雜也。

家人言解
宮中名家人者。蓋宮人無位號。如言宮女子宮婢。漢廷儒生。極固生。斥老子書。為家人言。實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也。司空城旦書。謂其時公羊學。慘刻過申商。而託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謂仁弱似婦語。而家人又適為宮中無位號者。劉敬列傳云。高帝不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是也。外戚世家。實太后始以良家子入宮。侍呂后。呂后出宮人賜諸王。實姬籍代伍中。至代。是實太后始為家人。故怒怒其干犯。非僅以有仁弱之譏也。明神宗。慈聖李太后生也。光宗。王妃生也。光宗未立時。李太后問故神宗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汝亦都人子。神宗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明李太后惡聞都人。漢實太后惡聞家人。其事同也。實太后使轅固生入園刺豕。意在致之死。又殺趙結。干戚。細備術。故表而出之。以明儒生在朝廷。當知使唯謹。聖訓不可忘也。家人者。尋常言之。則一家之人。無貴賤。對國人言之。則臣民家私屬。不立戶籍。故曰家人。史記列國世家所謂為家人。即奴隸。梁王彭越為家人時。謂因奴也。馮唐列傳。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即著頭軍亦私屬。朱家買季布。置之田。是也。又與七科。謂皆非民籍。故不知尺籍伍符。宮中之家人。則后妃女侍亦私屬之通稱也。

漢文帝除宮刑
史記孝文帝十三年詔云。法有肉刑三。其除之。又載景帝詔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漢書景帝紀。詔述文帝。正作除宮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髡。髡則斬左趾。右趾。志又言。男女淫佚。髡之。則不足。以懲。又言。男女淫亂。乃復古刑。景帝紀。中四年秋云。死罪欲廢者。許之。其後如司馬遷許廣漢張賀之屬。皆是也。漢書刑字。班固疏之。不審。又見時有宮刑。故志言。除髡。則髡。耳。而漢書景紀。詔稱。孝文帝除誹謗。法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分別言之。除宮刑。在肉刑之外。明矣。史記集解。孟康云。肉刑三。一。左右趾。一。索隱引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注以淫亂人。族類。故不除之。乃前後不精審之論。

武王年
武王紀年。繼文王受命積數之。其春自子月始。經史正義。枚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自為傳云。庚丙寅成。文王受命。改元。至九年卒。武王立。三年。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伐紂。此則之孟春。枚本傳所以云者。以經史有明文。不能獨為妄說。而宋人歐陽脩非毀之。道滅武王為天子九年。而以為國君之九年。蔡沈又。建子非春。枚本泰誓。觀政於商。傳云。觀兵。亦以為不然。斷斷然與文王武王爭辨。夫聽訟。改元。文王行。子月為春。文王定之。即位不改元。武王行之。本不謀與後世俗論。是非。

也。枚文言十一年子月觀兵。經傳皆一人所撰。以其說為不然。則並其文黜之已耳。乃追改其人之自注。以為其自注非也。我所注是也。是一事虛百事虛之切證矣。

漢志推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九十七。武王八十三。明年武王八十四。為受命十年。其受命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卒。伐紂。武王年八十六。為天子。後七歲而崩。是武王凡即位十年也。合受命九年。為十九年。史記本紀無年數。封禪書則云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與漢志不同。王肅皇甫諱以為六年。是從史記說。竹書紀年乃以為十七年。後人又謂武王獨得十九年。皆怪義。

齋夫

齋夫之訓。風俗通以聲明之。曰省賦。後漢書注引十三州志云。有秩齋夫。得假半綬。蓋少吏之貴者。朱邑。鮑宣。第五倫。爰延。鄭元。皆由齋夫官。

巫兒事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為可藉。蓋本襄公之法。漢書地理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不得嫁。則必贅婿。齊人賤贅婿。以其為巫兒婿。無夫道。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蓋自無戶籍。依婦家籍者。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出夫者。以贅女家。故為所出。若妻婦。則無出夫之事。知齊地風俗。已古。或齊巫兒婿。造此故實。以相誇耀。齊策齊人謂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此亦巫兒依令。設為不嫁。而贅婿生子之證。謂之設為不嫁者。真不嫁。則無贅婿。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出于孝。胡為至今不朝。亦是齊女無贅婿。則已名聞諸侯矣。贅婿以已無籍。故秦漢於贅婿。或加算。或遣戍。賈誼傳云。秦地子長。則出贅。本以避賦。役故裝齊巫兒風也。

伯樂

漢書古今人表。以郵無郵。王良。柏樂。為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郵。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無郵。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蓋簡子時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御。故以為名。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事。以國語郵無正。為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無政。郵良也。則又附無正之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漢書敘傳云。良。德能於相。遇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郵無恤。國語有郵無正。伯樂。國語注有郵良。孟子有王良。韓非外儲說有王良。王子於期。喻老有王子期。皆言趙之伯樂。以孫陽秦人。證孫陽孫明。為秦伯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陽子驩乘。秦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郵良。孫明。孫陽。伯樂。郵無恤。郵無正。孫無政。王子期。士子於

期。一人十名矣。

公孫宏

公孫宏為故人所謗。事出西京雜記。其人姓名高名。賀見文選。彈文注引。按鹽鐵論。大夫丞相史御史。極詆公孫宏。而不能沒其儉德。刺復云。公孫丞相。衣不重采。食不兼味。以先天下。喪賢云。公孫宏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枚置云。公孫宏布被。食若傭夫。漢書宏傳云。元始中。詔曰。與內富厚。而外為流。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蓋知其儉。識小人。被謗而為雪之也。魏書馮元與傳云。齊郡曹昂。為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徒步上省。以示清儉。忽遇盜。大失綾繡。時人鄙其矯詐。唐劉崇龜以清儉自居。卒後。家人鬻海珍珠。錯於市。為當時所鄙。此則宏傳所言與之殊科者矣。

董山

漢書公孫宏傳云。上古至治。山不童。澤不涸。管子侈靡篇云。山不童而用贖。揆度云。二五者。董山。竭澤。國準篇云。有虞之王。枯澤。董山。輕重戊云。黃帝之王。董山。竭澤。董山者。言若彼其濫。也。董。亮也。說文云。奴。曰。童。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賈高等。自髡。髡為王家奴。奴必髡。則童無髮也。

縣官

秦漢稱天子為縣官。後人文字承用之。所謂不古不今者也。漢書兩龔傳云。使君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云。為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縣官真縣官矣。

秦恭

秦恭字近。亦作延。君事夏侯建。建。小夏侯也。漢書儒林傳云。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然則百萬言為堯典說。兼今舜典矣。惜其命義。和在璿璣玉衡。竄三苗之說。不傳。使魏晉以後。騰說。度古也。漢書注云。夏侯建。本簡。按建傳云。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夏侯勝非之。則建亦文繁理富。恭復申引之。儒術急祿。位利苟簡。務毀其書。但守一經師說。足以應程課。或與諸經相背。此與掩耳毀鐘何異。

符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合符釜山。後漢書方術傳序。鈐決之符。注引玉鈐篇及元女六箱要訣云。太公問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八等。符長一尺。至符長三寸。諸本使行符。稽留。若符事開。聞符所告者。皆誅。陰符云。以近通遠。從中應外。陰通言語是也。史記信陵君列傳云。得虎符。符竹節。軍。漢書文帝紀云。二年。為銅虎符。符竹使符。杜詩傳云。符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召。符使而已。魏志注引漢獻帝傳云。封魏王。詔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符書太祖紀云。授以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符書樊子蓋傳云。煬帝謂子蓋曰。今為卿別造玉麟。以代銅獸。唐六典亦云。隋煬帝別造玉麟。以代銅獸。唐留守樊子蓋。唐制則與服志有銀龜符。銅魚符。青龍符。朱雀符。驕虞符。元武符。又儀內則左有三。右有一。

外則左右一唐六典云符節五等銅魚符、隨身魚符、木契、旌節、冊府元龜、六十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教道收守每遇除移並特降放制書又何假符契宜易前規罷茲虛器其銅魚並宜停廢兩漢刊誤補遺云周顯德五年六月詔謂特降發兵何假符契遂廢之宋康定初復鑄銅兵符蓋符者三代時在物為名端曰符契契曰符節符節始有銅竹符定名之文心雕龍云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繡案莊子云焚符破契于符言焚則三代之符亦以竹漢書終軍傳葉綰即是關符則漢符亦或兼用繡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云李奇曰傳案也顏師古曰案刻木為合符也或用繡帛非文心雕龍所謂末代也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枚命于上以付使傳行之玉篇云符符節也分為兩邊各持一以為信則周官掌節門關用符節之符非違詰也五代時亦用傳符蓋兼沿唐時青海蕃部傳箭之法在古亦有之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漢書注應劭云竹使符者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然則竹使符本是箭取微發之速也蓋周起軍旅用牙璋漢文以後用符周顯德六年廢符用繡書又冊金字牌宋承五代用金字牌自子亥令帶亦然或後唐傳符之法如此宋取其矢之金截之為牌康寧元年依皇城司木魚契鑄銅符兼用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宋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前御批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其言蓋野而不典元制則楊瑀山居新話謂元省官凡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後至元間造龍鳳牌賜伯顏太師元史紀傳有賜虎符海青符符銀符三珠虎符又非驛牌之類而志不詳釋老傳御史李昌言西僧佩金字圓符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用僧人何事佩之是其時以為貴人威儀如六朝賜鼓吹唐人賜佩魚也明史與服志金符牌龍虎之象鑄於上元時金虎符或亦然又通為牙牌金牌之制官地出入佩之明節黃色三簽寶蓋柄長三尺黃紗帶籠之令箭則嵌羽處為旗有印籠以油紗繪龍

史記

裴駟史記集解有引漢書音義張守節正義云采漢書音義習馬者少也司馬貞索隱序云後漢延篤有史記音義一卷又有音隱五卷二書近代鮮有集解序云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其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今集解所引徐廣曰者是也亦有稱徐廣音義者張儀傳大關天下之何水經瓠子水注引徐廣音義云關一作開叔孫通傳稷嗣君集解徐廣曰繼嗣稷下之風流水經淄水注引正作史記音義唐書藝文志有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又有鄭誕生史記音義三卷據索隱序則鄭三卷名音義而非之云音則尚奇義則罕說又有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為隋秘書監柳詵言三十卷之遺說又有許子儒史記音義三卷北朝又有史記音義顏氏家訓勉學云元魏時有洛京才學重臣讀頤頤為專訓衆不測之後知其新得史記音許綠切誤作許綠切是有音無義本也

書後漢書夜郎傳後

德清蔡補梅壽昌嘗見語云范書夜郎傳桓帝時莊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注引華陽國志尹珍字道真

毋傲人也說文序成當和帝永元庚子至桓帝初丁亥四十八年是許君非以安帝建光元年辛酉卒也許君蓋長壽至桓帝時猶能教授其說甚偉因為推之檢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明章之世毋傲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過魯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荆州刺史而世叔為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傳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依常璩所記明章時南域有學而范書桓帝時珍始出受學常言明章時遊學桓帝時珍為刺史亦歷有八九十年范書則以作刺史之年為遊學之年是范疏也許君說文本有承受部目及序蓋屬稱於永元庚子至建光辛酉始理業成書以病去太尉南閣祭酒令其子冲進說文書其教尹珍定在庚子之前許君本傳云為郡功曹果孝廉再遷除長官於家其云再遷者太尉南閣祭酒一也汶長拜也末至汶長官故云除汶長卒於家其除汶長當即在辛酉歲許君當生於明帝以前自明帝永平戊午歲至安帝建光辛酉歲已六十四年以明章時教授知以前當有二三十歲許君長壽不得推之安帝以後安帝賜布不言賜許慎而但賜許冲尹珍宦達惟言世叔師生並顯不致極可均亦以夜郎傳為言嚴蔡兩君之意甚美以說文華陽國志及范書合證之而范書之疏有不可掩者因附其說於此應奉至桓帝延熹時尚見黨事珍從之學在明章時章帝末至捕黨人時已八十年矣應奉尹珍長壽皆有據也道光二年三月二十日書

鄭君戒子書

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貧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元以後人多持此語謂康成非聖賢今高密有金承安五年立唐萬歲通天元年史承節所作碑云兼疏本傳之文載此書則曰吾家貧貧為父母羣弟所容是唐以前本如此太平御覽人事部載鄭元別傳戒益恩書曰吾家貧貧為父母羣弟所容是宋以前本如此不字宋以後字匠誤多也本傳云少為鄉黨夫得休歸嘗謂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罷遂造太學受業四人關杜密傳云密為北海相行春至高密見鄭元為鄉黨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遺就學是書所云吾家貧貧為父母羣弟所容去斯役之吏遊學周泰之都者也本傳云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即書所云往來幽并竟豫之域年過四十適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是康成躬耕養親之事初言為父母羣弟所容者容縱也史記陳平傳云兄伯常耕縱平使遊學張釋之傳云久官誠仲產乃慈愛至行康成謂己不能為吏求祿乃欲詣學費備家者貧父母羣弟力不能給其費父數怒怒之猶不忍苦禁之合家辛若以資其用肆其意此骨肉至愛相容之事康成以學成歸美父母羣弟故為此言北齊書樊遜傳云遜少學常為兄仲悅饒既而自責曰名為兄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隋書劉光伯傳自序云性本愚蔽家業饑為父兄所饒前縉紳之末其語皆做鄭書為之別傳載其文為父母羣弟所容指言杜密之事其義尤長鄭之禁錮蓋由杜密所舉所容三國志注云吳濟陰人自以少時不為本郡所饒饒亦容也若不為所容無所資以詣學是無六廩役之事又何從

禍其家。此仁人君子所當垂念也。吳志亦烏七年注。江表傳云。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

長歌入陣

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為吳左將軍左護軍。贊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

家屬之官

吳志天紀四年注。搜神記云。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其說不然。建衡...

書文選幽情詩後

五君詠注引竹林七賢論云。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近世。與山巨源書注引魏氏春秋云。康與山濤書...

實心非薄之。若出仕在人間。不自晦止。必身顯見。此事非毀抵突。新代所不能容。師與昭以為康深見...

鐵鎖連馬

晉書慕容恪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此事甚險。連馬不便於旋。宋史...

有熊

魏書高祖紀。詔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於河南。蓋以黃帝有熊氏。有熊新鄭也。通...

魏太武改號說

古人引名號之不正者。皆有說以通之。宜州蜀馬者。宜州產似蜀馬也。紅鬃者。擾有九。因謂九為墨也。西...

將軍微行稱之陳後主之無愁天子... 魏書

魏書

北齊書魏收傳言收作魏書以楊愔自云宏景... 魏書

仰

孔氏雜記云今公家文書用仰字... 仰

南

南 胃邊頭項亦以護面... 南

相王

殿板唐肅帝屈突通傳... 相王

東此必代王之謬也已改正... 章濛駁議

章濛駁議

唐文粹章濛駁義宗廟號議云... 寶建德傳

寶建德傳

寶建德傳 寶建德傳云築宮板渚津... 寶建德傳

寶建德傳

隋書律曆志云漢落下閏改額項... 李迥秀

李迥秀

李迥秀 隋書李迥秀傳云長安初... 李迥秀

古謂帝爲一腰。周武帝賜李賢御十三環金帶一腰。其一玉則云一勝。唐書李彥芳傳云。李靖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勝。各附環。隋書李穆傳。高祖爲隨公。穆以十三環金帶遺高祖。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高祖大悅。蓋古制與後制不同。

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而以册府元龜補之。底本俱注明。書以大典史文校册府元龜。多不同。知册府元龜非全用薛史。元注應存也。梁紀太平。出閩位部。王建傳全。出僧僞部。此其尤多者。至五代會要。則全采薛史。薛史外國列傳。二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衣毳。于闐。其俗好事妖神。底本注云。八千五百二十。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注云。八千四百三十九。牂牁。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賊。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注云。五千一百五十。蠻。云。昆明占城。牂牁。存數語。今仍其舊。細檢其文。乃是四國。有于闐也。于闐在會要二十九卷。云。其俗好事妖神。牂牁。昆明占城。之文。在會要三十一卷。占城多獸之奇者。有犀牛七字耳。今薛史刊本目錄已補于闐。然不應次於昆明占城之中。宜依會要次序。

河北秦州

新五代史。殿板督紀。出帝開運二年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秦州。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遼城。杜威傳。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遼城。秦州。屬陝西道。時契丹不得越河。越隴。越夏。而攻秦也。馬全節傳。則云。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督廷讓。是。督紀。杜威秦州。俱應依馬傳。改作秦州。舊史督書出帝紀。云。開運二年三月甲戌。王師克秦州。刺史督廷讓。以城降。甲寅。杜威克秦州。復滿城。獲契丹首領并兵士二千人。乙卯。杜威克秦州。復遼城。丙辰。秦大軍自遼城。卻退至滿城。九月甲寅。移秦州。理所於滿城。縣。舊史督書。杜威傳。云。領大軍下秦州。滿城。遼城。五代會要。契丹。云。開運二年三月。杜威等率兵攻契丹。之秦州。下之。均作秦州。舊史郡縣志。河北道。有秦州。云。秦州。唐天咸三年三月。升奉化軍。治清苑。行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以滿城隸易州。新史職方考。於五代。有之。秦州。不載。而校新史督紀。杜威傳。疑於職方。淮南秦州。遂改爲秦州。幸馬傳不誤耳。其後。遼別於今。郭爾羅斯。旗地。舊秦州。至今。承安二年。移于長春縣。則又一秦州。與淮南州爲三地。新舊史。皆出帝紀。杜威傳。及馬全節傳。五代會要。其由定州。攻秦州。凡六七見。皆舊史。郡縣志。之秦州。而以秦州。改之。則一時。兵事。不可解。又以遼之上京道。秦州。注之。其地在長城外。讀者。亦不能解。此。馬傳。及督紀。以克秦州。爲馬功。舊史。馬傳。不載。秦州。事。督紀。杜威傳。則皆。杜功。蓋其時。杜威。爲副都統。都招討使。馬。爲副招討使。馬。僅克清苑。其秦州。之滿城。遼城。二屬縣。及兵士二千人。則非馬所殺。歐史。深沒杜功。而以滿城。之二千人。移功於馬。殆亦深惡杜威。之爲人。而故抑之也。

五代漢關西三叛

薛史。史宏肇傳。云。河中。永興。鳳翔。連衝。謀叛。關輔。大擾。歐史。云。河中。鳳翔。永興。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

以河中。李守貞。發兵。西據。潼關。也。薛史。王章傳。云。蒲雍。岐。三鎮。叛。周太祖。等專事。西征。及三叛。平。國。有餘。積。歐史。云。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永興。鳳翔。關。內。道。鳳翔。關。石道。俱在。關。以西。河中。乃。河東。道。歐史。合。三叛。言。關。西。於。地。里。不。合。檢。薛史。漢書。隱。帝。紀。云。乾祐。二年。正月。乙巳。朔。西。擢。三叛。北。擢。諸。蕃。三。年。十一月。丙戌。太后。詔。四方。多。事。三叛。也。衛。又。云。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逸。周。書。太祖。紀。監。國。教。云。三叛。也。衛。四。郊。多。變。廣。順。元。年。正月。即位。制。討。叛。漢。於。河。潼。張。鷟。于。岐。雍。纒。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蓋。三叛。均。據。關。西。若。正。名。之。則。不。得。舍。河。中。而。稱。關。西。三叛。也。薛史。周。書。太祖。紀。謂。世。宗。宗。脫。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蓋。三叛。收。復。以。河。府。爲。重。故。太祖。並。關。西。二叛。之。地。於。河。東。歐史。則。并。河。東。之。叛。鎮。於。關。西。述。事。稱。名。同。一。外。誤。洛。陽。摺。摺。舊。聞。記。云。向。中。令。從。周。祖。入。關。平。三叛。岐。蒲。雍。其。實。周。太祖。僅。平。河。東。於。關。西。二叛。但。爲。漢。兵。聲。援。藉。見。李。家。十八。陵。園。耳。宋。史。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出。潼。關。渡。渭。河。蓋。自。汴。入。潼。關。北。渡。蒲。津。漢。攻。蒲。之。道。亦。當。如。此。

書五代史纂誤後

薛居正所纂。梁。唐。諸。史。本。謂。之。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自。爲。部。其。稱。五。代。史。者。以。十。志。言。之。檢。隋。書。志。亦。本。名。五。代。史。志。以。兼。梁。陳。周。齊。四。朝。制。度。并。入。隋。書。因。謂。之。隋。志。薛。則。五。書。與。十。志。並。行。因。從。志。謂。之。五。代。史。歐。陽。修。則。別。名。之。曰。五。代。史。記。徐。度。卻。謂。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並。言。劉。道。原。子。義。仲。作。五。代。史。糾。謬。朝。野。雜。記。又。言。范。季。才。作。五。代。史。記。正。誤。王。明。清。揮。塵。錄。曰。蜀。人。吳。縝。作。五。代。史。纂。誤。蓋。劉。范。吳。各。爲。一。書。今。惟。吳。書。存。據。陳。氏。書。錄。解。題。以。字。文。時。中。刻。之。其。板。由。吳。與。入。國。子。監。故。宋。史。藝。文。志。惟。有。吳。書。實。則。此。書。應。名。五。代。史。記。纂。誤。若。用。今。名。似。是。糾。薛。史。矣。歐。史。盛行。不。能。復。改。宋。未。人。已。有。爲。之。姓。者。揮。塵。錄。云。樓。大。防。有。孟。昶。與。周。世。宗。書。姚。令。威。寬。注。五。代。史。惜。未。見。此。據。後。錄。所。言。是。姚。氏。注。已。有。成。書。王。明。清。及。見。之。又。以。惜。無。孟。昶。書。語。知。姚。注。用。孟。松。之。三。國。志。注。例。也。而。其。書。絕。未。聞。癸。辛。雜。識。言。買。似。道。欲。刊。姚。氏。注。戰。國。策。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故。其。書。不。傳。然。姚。氏。戰。國。策。正。注。補。注。今。行。於。世。蓋。五。代。史。注。遺。蹟。容。在。入。間。也。讀。朱。氏。錄。尊。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孟。例。或。以。爲。不。傳。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即。南。監。板。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又。讀。王。文。簡。池。北。偶。談。云。宋。檢。討。言。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惜。未。購。之。此。碑。今。不。知。所在。云。云。今。檢。其。手。稿。亦。無。此。籤。甲。子。秋。見。彭。文。勤。手。注。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孟。例。其。冬。爲。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貼。成。編。不。能。較。寫。也。朱。籤。存。者。已。全。采。惜。姚。書。未。見。而。孟。蜀。之。書。已。錄。爲。可。喜。歐。史。本。有。注。署。其。甥。徐。無。黨。名。其。注。於。新。義。隱。義。以。一。二。語。扶。之。甚。精。到。但。未。整。理。文。詞。耳。疑。歐。自。注。而。署。徐。名。者。後。人。譏。其。淺。陋。非。也。吳。之。纂。誤。爲。校。正。之。書。甚。有。益。於。歐。史。宋。人。乃。謂。吳。有。憾。於。歐。作。此。書。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真。能。覽。歐。史。者。知。徐。注。與。此。書。非。後。人。所。能。及。也。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斗。殿。寓。舍。

今五代史記補注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姚石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蘇州王姓。王姓不可向還。云

云實則宮保在浙日以正覺稿本廣延諸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家蘇州又延王君涓校之...

指寸

宋史律曆志云崇寧時制樂魏漢津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取身為度之義則可云布指知寸則...

書宋史梁顯傳後

宋史梁顯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其卒年數可疑也說苑云梁顯八十二作大魁孔...

引朝野雜記作顯及第時二十二則年數不合又議程敏政引宋史四十四登科不知何宋史知後人讀...

范純仁傳

宋史范純仁傳蘇軾發策問為言者所糾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言蘇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

岳武穆獄論

岳武穆以紹興十年在河北奉十二金字牌文齊班師十一年金人攻淮西之廬州張俊地也十七御札...

尤以粘罕例當以書詰康王豈得與檜書者且檜方坐武穆以逗留啟釁之罪豈肯予以優和美名即有書亦不以示人人何由知之此宋人惡檜以岳雲莫須有之書殺武穆而亦造元尤莫須有之書以報之此人心之至偏即人心之至公也夫以宋高之沈寔秦檜之森深而俱為萬俟卨張俊所愚張俊陰無妄之時而自害其成方俟萬以輕薄之才而勇任妒賢能之責秦檜能知宋高有偏安之材可藉以取富貴而誤殺飛宋高才可兼用秦檜岳飛而誤殺飛至死無以見君父兄妻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大倫以負萬世之詬厲也亦獨何心哉

岳武穆軍律

宋史岳飛傳云少豪飲帝戒之曰卿候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圻屋餓死不糜掠檄車類岳飛傳亦有之然云建炎四年飛屯宜興夜飲士卒以酒激厲而用之至承州大捷又云尊酒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投之以水人各一吸焉又楊再興傳有云紹興二年岳飛入其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勝婦人佐酒再興率衆入其營殺順夫又殺飛弟焮然則岳武穆軍律之嚴整在紹興二年以後初蓋以運用一心而不喜言兵法不可以事證不同致疑古名臣也

碧雲巖題名跋

廣西平樂府富川縣碧雲巖宋人題名云古泮趙善政黃氏能權臨賀郡丞趨八桂以乾道己丑二月廿一日北富川十三日扯邑宰共山張重趙伯揚丞南城李紳元章嘗開封石士強宗周簿舒城阮翰北海云警官不見史志或言當是巡檢宋京師有警巡院聽訟如明兵馬司史志諸州上下縣令丞俱從八品從政郎諸州上下縣簿尉俱從九品迪功郎一州一縣巡檢則云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皆以材武使臣充是無定品與州帶巡檢者不同或言當是鈐轄司都監檢志云縣有戍兵則令兼兵馬都監及監押都監巡檢俱不當在丞下簿上檢開封府志祥符縣志俱無石士強名或石守信後武資也宋職官志有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與令丞同階然是州官不當敘縣下此所謂警者蓋營縣武官也宋史兵志六云廣西路賀州二營注云臨賀富川職官志有鎮岩官無定品則富川有鎮岩官與他縣異五代史周書太祖紀廣順二年七月丁酉詔有令佐之職軍鎮警察之職各守職分專切提擢宋沿周法鎮岩官即警察也令佐警察各守職分可與令丞比在簿上也於富川更有徵矣或曰宋自有鎮岩官何因名警曰此修飾文辭也編檢宋官無所謂都丞邑宰者亦賀州州判富川縣令修飾文辭之稱郡丞邑宰警同也金強仲為巡使也天興元年三月專

宋景定公田說

宋景定四年公田食貨志云陳堯道曹孝慶虞慮張希顏等請依限田議於官民限田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得千萬畝則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餉軍可免糶可以重積其意甚善即古之屯田後之屯衛而收以官田法燕恭容賦載記封裕言魏晉世假官田牛者稅其十六自有牛中分之蓋三國時各都尉

所治如此做民間收租法民間由主與佃各得十之五田主輸公去十之一猶得十四以充公私之用官屯必係官田而後可用此法以贖軍亦不厲民也志云實似道一意行之浙西六郡回買公田租滿石者二百貫六斗者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者價十分銀半分會子二分半官告度牒七分五千畝以下銀半分會子三分半官告度牒六分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以下皆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不得售案其法本以重楮則會子之給亦權宜之制而難以告牒又一切予以畝二斗之價而所謂銀半分者據實似道傳則亦銀關銀關一兩當會子銀三貫亦皆空紙也又買價止二斗而起租七八斗者皆認以石為收課負租仍取價田主其厲民至為纖密又似道傳言畝值千緡者亦給四十緡案不當有畝千緡之田食貨志亦不載此數蓋凡相攻擊者君子小人各務構虛以相誣此所以不足取信于人而非終于無定也德祐元年春謝太后詔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租戶為兵時頭末館施行其所入元時承之不改大德三年閩復因星變上書言江南公田租太重請減以貸貧民明洪武十三年建文二年宣德五年運減之而租仍視他處為重明人謂是洪武惡浙西人為張王守特重其賦乃傳語洪武初亦知浙西賦重以張士誠特富未遑加恤則有之也

金海陵采石之敗

金史移刺子敬傳云宋人自來浮詞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案兵不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謬詐多此類也案海陵紀云上駐軍江北譚阿鄴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是敗于采石也又見倭幸李通傳尤詳云海陵使阿鄴阿鄴濟兩舟先通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兩舟矢盡遂為所獲亡一猛安軍士百人海陵遂還和州即宋史史允文傳所云抵南岸者七十艘皆平沈者也然云明且又於北岸楊林口焚其舟三百則金人所不悉矣

石抹

金史百三石抹仲溫考證云臣浩案元史石抹在遼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遂謫述律為石抹氏案其語見元史石抹也先傳其文作述律作石末實即舒穆魯也然金史九十一有石抹下傳石抹榮傳此考證不應在百三

夏道瑣

金史夏國傳云安全薨族子道瑣立道瑣立在安全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錄不知其故又云道瑣子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案宋史夏國傳安全有子曰承顏而齊王子道瑣立亦不言其故蓋道瑣不以其道得之今不能實知也德旺死清平郡王子現立據宋史言兼夏國樞要等書宋金史皆脫修纂修者各稽詞編撰不相關知也

金記缺改字

金史孫即康傳云宣宗問即康曰買鉉言太宗諱單作成字不當缺點實容宗諱改作崇然下有本字全體當依蘭亭帖下示作未充字合缺點畫如統旁之充不合缺即康擬以熙宗諱從面從且容宗諱上字

從末下字從世。世宗諱從。顯宗諱正。犯字止作斜畫。至沈就各從口。兌說各從本傳。讀之驛不解。蓋賈說充當作凡。凡上當有顯宗廟諱四字。孫說下字從世。當云從世。字各有形式。以一切書之不能解矣。太宗誠字缺筆。單成則不煩缺。熙宗單本從尙。且而改作面。且今人俗別猶沿之。顯宗尤上目字。楷作△。初缺筆。後改從口。其單字從口似兒。則斜畫作凡也。容宗之宗增作崇。以有全字在。故下示改作未。世則以三十作卅。其世宗雍則改夕爲彖。作種狀。蓋以文記字。取難。宋史禮志廟諱云。嘉定十三年。岳珂言。欽宗舊諱二字。一從尙。從旦。一從火。從亘。記字當如彼也。

趙孟桂事

癸辛雜識後集云。宋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以太后命。遣以金帛。俾贊和議。得其回奏。又復賜以手詔。繼而寂然。孟桂乃趙忠惠與縉之妹。亂後。爲尼於湖州廣福寺。改名子桂。無爲伯顏次妻之事。蓋蓋人造爲此說。騙脫金帛。朝廷問探不明耳。案其事。爲傳亦有因乙亥者。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也。平慶安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二年正月戊子。丞相在江州。有安撫錢真卿。選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盛飾欲納丞相。丞相卻不受。即遣歸其家。十三年正月甲申。至星亭山。丞相娘子來到。觀此則宗女及次妻之說。騙脫者初亦以爲真。有益既知所聞不實。乃隱金帛。僞作回奏云。

書元史曆志後

元初用西征庚午元法。至定中原。不復行。至元四年。西城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法。十七年。定用授時法。十八年。頒行。以後皆用授時。庚午元未行于中國。志猶載其法。萬年儀器猶見天文志。而曆志云法不復傳。惟明太祖御製文集。王戊十二月。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喇教云。大將入元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册。中國無解其文者。云云。明史曆志亦云。回回法。默納欽國。王馬哈喇麻所作。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五年。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命翰林李神。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多脫習其術者。如唐順之。陳垣。袁黃。輩所著論。又自成一言。以故翻譯之本。不行於世。藝術傳云。周述學撰大統萬年二法。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是萬年本法。嘉靖時尙在。又案陶宗儀輟耕錄云。耶律文正於屋簷下。雜算內算律。備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憲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憲。蓋回回憲名也。是回回法本有漢書。明初人不知之。明初譯出漢書。則在元史既成之後。先是耶律文正麻答把法。增益庚午元法。萬年法。而爲授時法所本。作元史者。謂萬年不傳。豈有庚午元法尙在。萬年器存。法反不傳。蓋史遺漏多矣。

海運

元得江浙。由河漕於大都。至元十九年。以其勞費。丞相巴延。以前平江南時。命張瑄朱清。由海道送鹽。海運可行。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以平底船六十。運糧四萬六千石。逾年。遂直沽時。猶兼河漕也。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掌海運。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二領千戶百戶等。督運。至大四年。乃專用海

運。其道。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由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嶺行。抵鹽城。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蠶。山。洋。投。東。北。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後。改。由。劉。家。港。開。洋。至。草。腳。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通。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不。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明。略。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入。萊。州。大。洋。入。界。河。於。道。氣。便。在。徑。越。黑。水。洋。也。時。春。夏。二。運。爲。米。三。百。餘。萬。石。船。壞。棄。米。則。責。償。於。官。人。船。俱。溺。者。免。償。明。永。樂。時。會。通。河。成。罷。海。運。國。朝。康。熙。四。十。二。年。大。臣。錢。濟。保。葉。舒。往。天。津。載。漕。九。萬。石。由。海。運。登。萊。青。三。府。平。糶。嘉。慶。九。年。正。月。浙。江。巡。撫。議。奏。海。運。不。敢。輕。試。十。五。年。四。月。江。蘇。巡。撫。議。奏。海。運。不。便。道。光。六。年。用。殷。明。略。道。官。僱。沙。船。二。運。抵。天。津。百。五。十。萬。石。七。年。又。行。之。其。後。崇。明。海。口。淤。小。凡。船。大。者。俱。南。由。上。海。崇。明。以。南。洋。深。以。北。至。天。津。多。沙。故。用。沙。船。底。平。也。巴。延。初。用。平。底。船。六。十。是。也。

答葛君宗昶書

詢及明陵增土十三擔有無取義。今會典不書人名之故。此事相沿已久。不可復議。其源流則不可不知也。明制增土九十六畝。有奇。親耕一畝三分。築太社壇。合天下土十三萬。勛。陵。殿。廟。一。百。四。十。三。丈。清。明。上。陵。增。土。十。三。擔。以。其。時。十。三。省。一。千。三。百。餘。城。也。乾。隆。三。年。禮。臣。議。以。康。熙。三。年。用。明。制。清。明。增。土。十。三。擔。明。制。並。無。取。義。今。請。增。土。一。擔。此。禮。臣。一。時。未。檢。之。言。然。十。三。擔。實。不。如。一。擔。也。會。典。始。於。明。蓋。合。唐。五。代。宋。衡。要。元。大。典。典。章。而。名。之。會。見。三。部。宏。治。十。五。年。會。典。例。云。臣。下。所。奏。則。書。曰。議。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正。德。四。年。表。上。刊。本。云。制。異。典。填。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鼓。其。事。而。不。錄。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典。章。爲。明。人。創。例。也。嘉。靖。重。修。萬。曆。重。修。皆。因。之。推。原。其。意。事。瑣。時。近。策。之。得。者。爭。欲。附。名。其。失。策。當。載。者。又。就。求。隱。諱。不。書。名。誠。善。法。爲。元。以。前。人。思。慮。所。未。及。然。論。旨。與。序。事。中。人。名。何。可。開。乎。儒。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成。書。之。大。例。則。書。完。可。存。異。議。亦。息。矣。乙。丑。四。月。二。十。四。日。

明倫大典

明世宗之奉與王也。其言曰。在藩邸時。奉詔繼大統。未奉詔。繼孝宗後。此言雖智者不能與之辨也。然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三年。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則繼大統。即是繼後。世宗爲武宗後。應以尊服之。今云繼大統。而與王祐。阮入太廟。是大統亂矣。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孝靖教皇后夏氏崩。本世宗君母也。當爲臣子服。案晉崇德太后褚氏崩。於孝武爲從嫂。或疑其服。徐藻以爲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於本親。其言是也。至宋太宗始爲殘忍之事。置大禮不問。使開寶皇后終於公主家。而敬於佛。其時承五代亂。臣民習見。悖逆謂太宗待太后。禮降於諸亡國后。以爲是亦足矣。太宗固不必出一說。以文飾之也。南宋高宗奉皇太后。始爲之弟。後爲之君。則兄之可也。始爲之臣。後繼其統。而爲君。則君臣之義在。豈得僅視言悖逆無禮。夫始爲之弟。後爲之君。則兄之可也。始爲之臣。後繼其統。而爲君。則君臣之義在。豈得僅視

之爲兄而棄君臣之大倫使人心盡喪乎明世宗不爲君母服至託言叔嫂無服是君臣大倫亂矣且爲後古禮不名爲子者以有弟後從孫後且有以兄後者故名之曰爲後而後統可不絕喪服斬衰傳爲所後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喪服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兄弟之子若子此兩言若子則不正名爲子然言若子則所後之妻若母也所後之父母若祖父母也若前爲之臣則當以君服服之嘉靖二十年孝宗孝康敬皇后張氏崩世宗有母也其稱皇伯母所謂自制禮也其說則自相反初議與王妃稱皇叔母世宗言稱叔母當以君禮見然則君母孝康稱伯母若母孝靖稱嫂反使以妾禮見乎禮志不能詳其沿革今案大明會典七十四云國初箋表若天子之姪稱皇后曰伯母皇后曰叔母皇后曰下至嘉靖間始令各王府進賀表箋但用聖號不許用家人禮然則嘉靖以前叔母皇后是君禮非妾禮世宗自以肥改之而稱孝康爲伯母稱孝靖爲嫂以君母爲臣妾至不爲君母服如易代者然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張中

明史方伎張中傳云南昌被圍太祖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筆曆是月差一日實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此所謂鐵冠道人者也其事反復推之皆謬若云初一初二可云差一日今排甲子安得云差一日又實乙酉而名丙戌可云是月差一日今實丙戌而仍名乙酉當云是月先復一日不得反云差一日蓋明時漫人傳聞記載之誤明史稿及明史俱未致思而漫錄之

正德禁殺豬

傅維麟明書武宗紀云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間畜豬著爲令十一月住濟江浦十二月辛酉住揚州乙酉渡江十五年南京四月弛豬禁毛奇齡武宗外紀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至揚州所至禁民間畜豬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其事甚奇又毛外紀以九月爲十二月檢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憲鈔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鈞帖照得宰豬常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食之隨生瘡疾深爲不便爲此諭家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并當房妻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其事如此蓋九月在保定發鈞帖十二月又在揚州鈔奉諭南方始知之沈毛乃南人記載也沈謂宋徽宗以壬戌生亦禁殺犬而黃光昇昭代典則云豬背同國姓且信佛法也各處城市鄉居居民所養豬口盡減價賤售小豬埋棄蓋速殺幾買其云信佛法則何不廣言牛羊雞犬武宗通梵語其豹房實多回人又未有允嗣孫真人千金方言豬肉久食令人少子食忌云豬腦食之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蓋武宗有所感回人德恩之託之國姓宋武宗亥生故有此鈞帖回人不欲見屈從者持豬肉鈞帖止行一路外紀言數百里內爲當時事實鈞帖不行刑部內閣明書言著爲令非也

釋社

日知錄謂社是盜賊之稱明學士稱同社不知其意其論甚快今案社歇後語也祭社會飲謂之社會同

社者同會也古有蓮社南齊書鍾離意有孫覺春秋經社要義六卷宋史孫覺傳云胡瑗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吳自牧夢梁錄云文士有西湖詩社武士有射弓鬪弩社又有諸集社名目元有白蓮社月泉詩社明復社多八股語錄幾社多奇十偉人我朝順治九年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第八條立盟結社十七年正月又以給事中楊雍建言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稱同社同盟則以八股率利假借社名也十六年例則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聽革康熙二十五年查革社學雍正三年定例擊究皆非社而冒稱社俗之散士通文曰詞壇曰吟壇亦社壇也若在官者養則有社養教則有社學明重修會典卷七十六學校一事例云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十六年詔有司不得干與民間社學正統元年詔社學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春明夢餘錄府學云萬曆初改提督學校官教諭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立社學年一考校仍免爲師之人徭役明史選舉志云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不舉行我朝順治九年雍正元年乾隆二年皆官立社學則實社中之學也學生有五等學生亦曰廩生一也增廣生二也附學生三也青衣附學生四也社學俊秀生五也今學政寬無青衣俊秀未入學者皆結銜俊秀凡社學皆稱義學

立後承應

明時內監廢妻若王振劉瑾魏忠賢其姪孫等名皆衆知之蓋以入惡之詳記其敗耳實則漢唐皆如此後漢書順帝紀云陽嘉四年初魏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唐李中敏判仇士良子請廢狀云開府上階誠宜廢子內謁者監何由有兒遂駁其事此乃士人強壓小人欺其愚復而不知辨內監實有子如楊志廉子欽羨孫元翼元價元實會孫復恭皆非養子也推原古事無子者可以立後但不當使內監廣援爲例王羲之有問蜀都帖云楊子雲有後否沈作詰簡簡以爲似誤問亦不知是立後也又宋林氏有稱通後者通不言有子人多讓之時有林洪者字可山善書名山家清供中稱先人和靖先生種梅養鶴圖說稱七世祖通無名子詩云可山認作孤山種恐是瓜皮搭李皮又施樞有讀林可山西湖衣鉢詩云只道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亦讓之也今思其說有二一是同姓先哲楊修言我家子雲不必祖孫林通有兒子進士宥子知新州大年實一家也一是立後禮所謂爲人後是也而人獨與林洪就者檢瀛奎律髓注云謁客于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闈匾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爲羣如林可山洪口吻可厭梅磻詩話云泉南林洪刊大雅復古集無名子嘲之然則洪自品下讓之者亦欺其愚復而不知辨非謂林通不可有後也

于謙獄論

張夏館閣源流錄注云萬曆甲辰九日東林會講克伐怨欲章劉念臺尚論古人微不滿於薛文清瑄曰于忠肅臨刑文清時在內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所以文清不久去位止此事已不能安其位矣會中人因曰此會可以千秋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云于蕭愨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

從未滅。坐視忠良之死而不救。而先生亦已懼不自得。崔鏡松窗言則云。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寧也。先生固爭之矣。使爭不得。即以此事去。尤為光明俊偉。謹案于謙被害。主之有人。謙被執後。薛瑄始入閣。位非首輔。次輔。而諸儒生私議。必以于謙事責之薛瑄。是謙罪名之定。必當於此求之。檢閱禹錫薛先生行狀。李賢薛文清公神道碑。均不涉于公事。惟薛瑄王。文。陷薛。欲致之死。核其時事。英宗正統九年。陳循入閣。十年。高穀入閣。景帝景泰三年。增閣臣。陳循舉。蕭維禎。而高穀舉。王文。太監王誠助之。景帝用文。八年正月。英宗復位。薛瑄入閣。都御史蕭維禎致獄辭。坐王文于謙謀逆。陵遲示天下。是年改天順元年。其六月。瑄致仕。天順八年。瑄卒。其事如此。當此時。森人謂不以王文于謙為謀逆。則英宗復位為無名。蕭維禎實主刑獄。因緣復位事。殺王文。誠以泄己不入閣之憤。因以及謙。人亦疑瑄為大理少卿時。辨冤獄。文長御史。附王振。處瑄以斬罪。瑄此時亦處文斬罪。因以及謙。而不虞其即決也。今推王文獄詞。謂召襄王。當有金牌。謙則笑言。石亨輩意如此。不知詔言欲召襄王。但有謀耳。不必金牌為證。且金牌時實不見。事後始得之。詳見陸容菽園雜記及明史。襄王傳。文之獄詞。適以自證謀召襄王之罪。由王文辨成之。蕭維禎比附之。薛瑄滅之也。會訊時。尹直瑄錄。雷禮國朝列卿記。言尹閱出位。卒賜于謙。呼為忠臣。張軌徐有貞。又意主殺謙。石亨蕭有願從。而和之。其時兇兇藉藉。然張鼎楊鶴薛文清年譜云。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同列皆衣紫。將刑于王。先生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乃減陵遲一等。明史薛瑄傳云。亨議以磔。瑄力言之。二日。減一等。野獲編云。刑官奏上。二日。得旨。于謙王文從輕決了。去其手足。能明儲學案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當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先生見上。言復登寶位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蓋瑄救謙之力。竭矣。至六月。猶以謙黨殺蔣琳。李誠。范廣家。明史邱濬傳云。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斥之。則英宗時議論可知。瑄亦不幸當其時入閣也。

癸巳存稿卷之九

御史差

順治時。用部主事。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假御史銜巡按。七年。裁。後又添差。十年。鄭親王濟爾哈朗請罷巡按御史。十八年六月。刑部咨會各省巡按事竣。各直省巡按事務。交付巡撫。又巡漕御史。始順治十四年中。停止。又設道光二年。停止。其巡鹽御史。則先改差京員。曰鹽政提學御史。與提學道。改差京員。曰學政。巡察東三省。改差盛京侍郎。巡臺御史。臺澎御史。帶按察使銜。

御史道

舊例。御史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中。員外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中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行取知縣補者。正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為從五品。以編修。檢討。郎中。員外郎。四項人員補授。舊制。六科屬通政司。登聞鼓。都察院。以一御史。一給事。監之。雍正時。改隸如今制。舊例。布政司參政道三品。按察司副使道四品。布政司參議道。按察司僉事道。五品。順天奉天府尹。正三品。外知府。正四品。乾隆二十八年。去道兼銜。定為正四品。外府知府。為從四品。

門符

雍正四年。作陽文符三。藏大內。陰文符三。一。交步軍統領。一。正陽門。一。西直門。

年封嗣子德倫為奕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聖侯侯食邑百戶，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侯，奕聖侯侯采邑。元宗開元二十七年，隆道公為文宣王，聖侯侯進爵為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長任代不絕。肅宗上元二年，詔文宣公位二品，文宣下憲宗元和二年，赦與文宣公一人官，遂為例。昭宣帝天祐二年，朱溫專政，失爵。越二十八年，唐明宗長興三年，復文宣公爵，兼縣令。則孔仁玉也。先是，仁玉父光嗣不得封，仕泗水主簿，梁乾化中，為廟戶孔未所執，唐明宗誅未，授仁玉曲阜主簿，旋為令復。公封宋初，卒贈兵部尚書。今孔氏稱中興祖者也。宋太祖乾德四年，授仁玉子孔宜曲阜主簿，後襲文宣公。真宗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孔氏為令簿者，以資禮，勿使庭趨。仁宗至和二年，改文宣公為衍聖公。立孔氏知縣，唐季及五代，孔氏宗子顯者才為令簿。至宋，謂孔子子孫，不使他族統治，使文宣公兼攝曲阜令。時孔宗原當襲，而議者言文宣非可為子孫爵名，乃改衍聖公，而別立孔氏一人為知縣。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知本縣，襲封人不得遠去家廟。初，襲成侯在洛陽同文門，有漢元嘉三年碑云：相瑛言，襲成侯四時來祭，事已即去。及唐天寶十五年，文宣公孔境避亂之寧陵，遂家焉。後以兼曲阜令在曲阜，今別立令，故申言襲封人當依家廟，而衍聖公定著仙游，仙游者，曲阜宋名也。哲宗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為奉聖公，承爵者即除寄祿官，廩俸並視現在官給田畝。考邊亦改寄祿官，不領他職。在故都奉聖公徽宗崇寧三年，復為衍聖公。大觀三年，敕孔子後常聽一人注本縣官，令丞簿尉無定職。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授衍聖公本縣令。宋衍聖公孔端及南渡，寓三衢六傳至孔洙入元，而金別擇立衍聖公。廢帝天德二年，詔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管轄承直郎章宗明昌二年，以衍聖公四品階，八品不稱。超授中議大夫。元太宗五年，分縣尹，至定宗時，衍聖公元措卒，養弟之孫真為嗣，後以族人誣真非孔氏子。封中絕，縣尹仍孔氏世襲。官為修廟致祭，世祖至元十六年，宋亡，十九年，宋衍聖公孔洙至上都，帝欲使襲封，讓於居曲阜世承祀者。越十四年，成宗元貞元年，封孔洙為衍聖公。二年，設知印官。大德四年，衍聖公隨朝四品官。七年，縣尹用衍聖公弟襲補，自頃失封。至治襲封中絕者四十四年。元文宗至順二年，給衍聖公三品銀印。順帝至正八年，以衍聖公爵與階不稱，管秩中奉大夫。授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進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置掌書、典簿、管勾、司樂、知印、奏差、書寫、與孔氏世襲知縣。七年，改世襲知縣為世職知縣。凡衍聖公官屬，知印始元貞時，奉文開典籍始元武宗至大二年，司樂始元仁宗延祐六年。餘皆明制也。宋徽宗崇寧二年，詔孔氏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為族長。明太祖洪武七年，賜孔氏族長龍頭藤杖，主理家政。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賜衍聖公正一品服，景帝景泰三年，改賜三臺銀印。帶服皆正一品。列文臣班首。神宗萬曆七年，萬壽節，衍聖公入賀，待以客禮，不在文武班。不與朝參。二十年，賜衍聖公長子公世子名號。例推現王世子。其祭田，漢唐依官爵，唐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租稅供薦草。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添給百頃。八年，又賜百頃。金章宗明昌五年，增祭田六十五頃。屋四百間。後又撥給地六十四畝。有奇。元成宗大德五年，官當祭田二十頃。九年，以尙珍署田五十頃。供曲阜林廟祭祀。明太祖洪武九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五

屯、四廠、十八官莊、成祖永樂五年，賜滋陽田七十三大頃。順天湯沐田八十二頃。以上數，其給復先時有司酌復之。唐高宗乾封元年，詔賦役之事，襲聖子孫合門勿事。周世宗顯德五年，抑為編戶。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復之。元太宗九年，詔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勿與。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復三氏子孫。大宗穆宗正統元年，復聖賢後裔。以上給。其奉祀以宗子主之，或幼與病，則攝宋大中祥符元年，文宣公孔聖佑年十一，九年，遷孔道輔知本縣。主祠天禧四年，聖佑年二十四，襲封。兼知縣。金宣宗貞祐二年，衍聖公元措赴京師，帝元用攝祭國朝衍聖公。歲晚多病，以子傳鐸攝祭。傳鐸當襲，正八年，乞病，即以子廣圻襲。嘉慶四年，衍聖公憲培卒，嗣子慶鎔幼，以本生父博士封公。爵憲增攝祭。十一年八月，交代。以上奉。其京邸始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太子仁宗賜也。在東安門外。天子祭闕里，會孔氏子孫始。章帝元和二年，大會孔氏六十三人，以儒者山服見。天子臨雍，衍聖公率諸賢齋觀禮。京師始明景帝景泰元年，其從祀配享。曹魏黃初時，曲阜廟像二弟子執卷侍立。見水經。元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瑛修廟像，以從陳蔡十子雕素其側。青衿青領，其在祭典，先時止以顏子配，或亦拜七十二弟子。北齊時，郡學立孔顏廟，諸賢不與也。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二配享。元宗開元八年，以十哲配。二十七年，增十哲及曾子等六十七人。侯伯爵。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始定七十二賢。遵豆酒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追封孔子弟子，加方明等十九人封爵。徽宗政和元年，更定孔門弟子封爵。改犯先聖諱者，至以宋人王安石封舒王，升坐配享。金章宗承安二年，升先賢先儒封爵。元仁宗皇慶二年，以宋元儒從祀。先是，南宋自撤出王安石，別以宋儒從祀。至是，及闕里廟，延祐三年，定四配。始者，北宋及金元，皆以顏孟配位。顏右孟左。真孔子平列。南宋度宗成淳三年四月，增曾子子思為四配。東西配。延祐時，從之。升有子子張宋朱子於殿上，合四科。閔子以下為十二位。則定於國朝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從祀公侯伯號，分稱先賢先儒。嘉宗天啓時，以忠賢從祀。後撤之。自宋仁宗慶曆三年，立尼山廟，學教孔顏孟三子孫。哲宗元祐元年，撥給近尼山田二十頃。元仁宗延祐二年，改中廟精舍為子思書院。設山長。文宗至順元年，加號顏子復聖。曾子宗聖。子思述聖。孟子亞聖。明太祖洪武元年，改廟學為三氏子孫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山長，又置灑掃戶八。英宗正統九年，設三氏學生員。景帝景泰三年，置顏氏孟氏世襲博士。孝宗宏治十六年，加衍聖公次子翰林院五經博士。第三子太常寺博士。世職。武宗正德元年，立衢州孔氏博士。以孔洙子孫世襲。二年，以衍聖公次子博士。主子思書院。世宗嘉靖十八年，立曾氏博士。於嘉祥神宗萬曆十五年，三氏學益曾氏為四氏學。熹宗天啓元年，孔氏鄉試編耳字號。聖賢字半也。自子思書院有博士，子思始得專祠。書院官置田，子思書院博士，國朝順治十四年，以明制太常寺博士襲。其衢州西安博士，以西安孔氏襲。松江青浦北，有地名孔宅者，言漢時孔氏避地居此。有孔子衣冠墓。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親書扁聯賜之。衢州、西安、青浦孔宅也。五十八年八月，衢州歲科試定額，外取孔氏童生入學。名博士。其諸州學，田宋真宗乾興元年始詔給。明英宗正統四年，戶部奏準，衍聖公五屯存五百戶，湊二千八，辦納籽粒供祭祀。其遺官祭於曲阜，始北

魏獻文帝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寺以平祭孔子即位告祭始元武帝至大元年即位
 遣學士祭告孔子廟廟額書籍始晉武帝太元十四年始六經於孔子廟避聖諱始宋徽宗大觀四
 年改環邱為環縣縣額為環縣金章宗明昌二年改臣庶名孔子諱者曲阜孔廟前立下馬碑祭版署御
 名太和五年詔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告成太學及曲阜廟則始聖祖仁皇帝平三藩其立碑則始
 平定湖漢為民祈禱則始康熙三十四年遣吳嗣初以上與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制一如明時交洪
 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明太祖親封鐵冠道人闕仲於曲阜孔子二年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先
 師十四年定稱至聖先師孔子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立天下文廟前下馬牌世宗憲皇帝雍正元
 年封孔子五代至聖王裕聖王詒聖王昌聖王啓聖王改啓聖為崇聖祠二年諭改幸學為稽學增先賢
 博士三年定至聖諱字右加邑州縣丁祭俱用太牢樂用八佾五年定八月二十七日至聖生日齋一日
 禁止屠宰七年修曲阜廟殿及正門皆用黃瓦改舊名官聖廟為至聖廟門戟二十有四年設廟中孔
 氏執事官四十員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國子監文廟亦易黃瓦二十一年改曲阜知縣為在外調補缺
 俸孔氏知縣而增孔氏執事六品官一先是執事四十員三品二人四品四人五品六人七品八人八品
 十人九品十人均同舊庫給俸二十兩准監生應試至是又六品一衍聖公田在會典者田二千一百五
 十七頃濼橋戶百十五皆免稅課徭役者今實免稅課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畝其九百頃二十
 二畝或以為曲阜城中地案明時五屯二千大頃不應有曲阜城中地山東通志則云四千二百二十二
 頃五十一畝疑係現存大頃一頃為三頃計之餘俱汝泗泗沈淤沒也仁宗睿皇帝嘉慶十四年十月以
 孔子祭田缺額九百頃諭山東查撥補還其廟基為三百二十七畝五分林地合新增總二千九百四十
 一畝九分墓刻今仍題文宣王廟像王冕服皆明以前法也林樹古物有年分擊牌宋書劉義恭傳云鎮
 彭城時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
 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嘆息蓋取枯折二株為材今廟樹林樹極盛也明天啓時耳字卷舉人二名魯藩
 占一名聖裔占一名順治十四年二名俱歸四氏雍正二年增為三名道光十一年孔昭虔任貴州布政
 使其子憲恭應鄉試山東以列耳字號官字號雙請皇上以歸官卷則失專設四氏學本意諭仍歸耳字
 專號孔氏之派今衍聖公虛字為七十三世自明以公彥承宏開真尚衍八輩遠近支屬依用天啓中衍
 聖公衍值又定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允憲繁祥及允憲之襲也高宗改為憲祥今俱依用憲字衍聖公
 府當廟東詩禮堂東詩禮堂列聖講學處也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子聖祖詣曲阜依聖訓本
 早文廟至奎文閣下盤山由甬道旁行三跪九叩首禮留曲阜黃蓋供廟廷四時享祭陳之世宗憲皇帝
 依行九叩禮乾隆五十五年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親詣曲阜廟致祭雍正時曲阜廟災世宗詣國
 子監大成殿祭奠告慰避殿減膳曲阜廟丁成欽差大臣衍聖公山東巡撫同奏慶慶見其後高宗頒周
 器十於曲阜廟重排石鼓十於國子監熱河文廟衍聖公京邸今在西安門外太僕寺街顏氏士為七
 十世曾孟亦用孔氏名曾氏號為六十九世孟氏傳為六十七世顏曾孟祭田會典皆四十五頃顏氏又

自增祭田見曲阜縣志其百一頃十畝六分八釐曲阜亦有僧道明有三聖祠正統時諭禁之國朝康熙
 三十六年衍聖公咨巡撫布政使撤毀乾隆三年河南學政林枝春以三教堂佛居中聖人老子互為左
 右請通飭毀之得旨允行古時有禘禘南北朝祭或以巫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僞優俾狎北魏孝
 文帝延興二年詔禁之定其禮封氏見聞記儒教云唐時風俗婦人多於孔廟求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
 者元成宗大德元年制各官准任先謁聖廟以次謁諸神廟著為令廟始嚴闕國朝康熙二十五年直省
 武官協領副將以上得陪祀四十九年九月太原總兵馬際伯奏文臣皆得陪祀孔子武臣惟副將以
 上得陪祀請自今參將以下同城武弁得與文臣一體陪祀於是文武皆得在列元仁宗即位遣官者祭
 告殿上風起兩廡獨滅臺下鐵燭臺入土尺餘皆拔明洪武時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嘉靖九年罷之然
 內學堂上學散學皆拜孔子非典禮主祭也史記世家言極纖悉蓋情深文明其言世家記世祿也其名
 至當矣後人忽言孔子可世天下以史為失例其說可怪嘆故復識世家言以後事如此道光十二年四
 月二十五日書

禁開礦

康熙四十三年部議江西崇仁大庚開礦奉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五
 十二年奉旨有礦地方初開時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經開採貧民勉辦資本爭趨獲利藉為衣食之計而
 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雍正二年奉旨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
 若招商開礦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致聚眾藏奸則斷不可行也五年諭又申言之謂何必諄諄以利為
 言嘉慶四年四月御史陳民商呈奏請開邢臺銀礦奉旨恭閱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於開礦一事深以
 言利為戒不准行五年大名請開船廠摺不發六年三月塔爾巴哈台金礦奉諭以無籍之徒聚之甚易
 散之則難於邊地殊有闡嚴嚴行封禁九月平泉州銅苗見請開廠諭永遠封禁二十年四月諭封禁都
 屬哈拉哈廠

田土

順治十六年天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四十畝乾隆三十一年七百四十一萬四千
 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零州縣衛田也口外屯田不計

旗地

順治元年十月戶部奉諭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朝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凡歿於寇亂
 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子弟存者量口給予其餘田地盡行分與東來諸王勳
 臣兵丁人等三年三月議定此項錢糧照數永免今據乾隆六十年田數內府三旗莊田一百二十七萬
 八千八百畝宗室莊屯田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七畝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地一千四百零六
 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畝初以圈地賣與民人者雍正七年官為取贖其官贖之田乾隆四年議許壯丁具
 呈領官其價銀以五年錢糧分限扣交壯丁領贖者限以五畝計三十畝其五畝之價上地銀四十八兩

二、等三十八兩、三等二十八兩、四等十八兩、荒地十二兩、四十四年定官地地末經領買者官收租銀由直隸總督徵解為歲終分賞八旗之用其旗地徵收雍正十一年定官地被災十分者免五、九免四、八免二、七免一、六分者不免、地租銀每畝一錢五分、私價自三錢五分至八錢、其井田雍正時定以田百二十五畝、公田十二畝五分、應舍十二畝五分、私田百畝納公田租十二石五斗、乾隆時改為屯田、每畝交一斗。

農祭

先農壇之祭、順治十年定於仲春亥日、案六壬古式、正月亥、為天倉、梁天監時、改用二月、今法、二月節猶一日、踰亥、故用亥、後改於三月、雍正二年耕藉三推畢、又加一推、遂為例、乾隆三年、依成法、四推、又定制三月耕藉與祭先農同日、往時以祈穀時祭、不燔柴、順治十七年、定制祈穀用燔柴、禮、乾隆八年、初定常等禮、歲舉行之、雨澤或愆、則禱社稷三壇、又不雨、乃大雩也、至民間求雨、止於叩禱、此外皆治以應得之罪、見雍正二年六月十一日諭旨、民間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禮、任意設壇、觸犯鬼神、聚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各存誠心、叩禱而已、何必種種作法、爾後除奉旨外、或在寺廟誦經求雨、尚可知私自設壇、借求雨之名、妄作法術、即以妖言惑眾治罪、欽此、農民宜知之、互相告也。

荒政

國家荒政十二、一、救災、二、拯飢、三、平糶、四、貸粟、收成在八分以上、加息七分、免息六分、五分、賦六、緩征、七、通商、八、勸輸、九、嚴奏報之期、十、辨災傷之等、十一、興土功、使民就備、十二、反流亡、使民生聚、會典拯饑之例、水旱成災、先給一月糧、為撫卹、災六分者、極貧者一月糧、七分八分者、極貧者二月、次貧者一月、九分者、極貧三月、次貧二月、十分者、極貧四月、次貧三月、凡月者、皆滿三十日、戶計日大口日米五合、小口兩日米五合、或給錢、依米時價、成戶者、月一發、不能自舉火者、官給粥、日一餐、士子移業學宮、就給其極貧者、加至七八月、次貧五六月者、事出特恩、其救災之例、若水患、民居漂漂者、給修理費、傷人者、加卹、水旱與土功、則以所濟民數與工費、同報部、康熙年、賑山東、賑略略、乾隆年、賑甘肅、賑徐州、嘉慶年、賑直隸、皆曠典、迺古、乾隆時、修會典、凡涉民事、刑去虛文、歸於實惠、俱高宗純皇帝、丹室改定、親民重農、遠過唐虞三代矣、目下舊聞、考五十五卷、節臣案、乾隆二十年、會典進呈、奉御筆、將先農壇齋宮改為慶成宮、此改定之見於記載者、且丹室牽絲、鈎鈎、及單雙圈、出據寫式樣、尤為使歸畫一、免復請之遲緩與煩也。

禁殺牛

古殺牛之禁寬嚴不同、淮南子說山訓云、殺能牛可以曠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曠不死、未有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也、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早漢法不得殺牛、犯論訓云、馬、免人於難者、其死、葬之、牛、死、葬之以大車、為薦、死而埋之、其不殺可知、後漢書第五倫傳云、為會稽太守、有妄屠牛者、吏即行罰、魏志陳矯傳云、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為

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糞、糞結正、乘市、婦曰、此孝子也、表教之、高堂隆傳云、明帝時、度支經用、度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以此為賦、所以有私宰之禁、其言私者、對官言之也、晉書張茂傳云、初起、義兵、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又不任耕稼、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南史云、梁傅昭子、婦家餉牛肉、昭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理之、唐律、廩庫云、故殺官私牛、徒一年半、盜賊三云、盜殺牛、徒二年、其法似輕、然唐教文多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刀殺人、官與犯賊、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五代史、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敕百姓將牛、及馬、宰殺貨賣、便仰擒捉、不問軍民、高低、隨在、處斬、訖、明宗紀云、天成二年三月丁卯、詔糾察殺牛、賣肉、準條科斷、其自死牛、許賣、斤不過五錢、民家各報所由、準例、輸皮入官、宋則、燕翼貽謀錄云、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曰、開欄房、屠牛、馬、驢、狗、以食、犯者、定行處斬、青箱雜記云、張詠、尹益、都、李順、黨殺牛、避罪亡、逃、許首、願望、就命、斬之、厚德錄云、張逸、知益州、歲饑、民殺耕牛、皆配關中、明歲、乃奏還、之、折獄龜鏡、云、包拯、知揚州、錢和、知秀州、有仇盜、割牛舌者、皆使歸屠牛、散肉、遂為仇所告、以此獲仇盜、王、蒙、聞見、近錄云、張文懿、為社、洪、令村、寺、神、每告、僧、迎之一日、僧不出迎、神言、長官、譴、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遂改正、安南大越史記、李仁宗本紀云、龍符二年八月、詔盜殺牛、杖八十、徒、韓甲、其妻、杖八十、徒、桑室、鄰、家、杖八十、時、當、宋也、並罪、及其妻、明、沈、景、修、野、獲、獲、云、萬曆丙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榜、禁、殺、牛、引、太、祖、所、定、尤、軍、刑、懸、賞、購、人、告、發、是、殺、牛、自、古、有、禁、順、治、十一年五月甲午、端午、上、諭、賜、錢、大臣曰、朕、甚、憫、耕、牛、勞、苦、不、忍、食、其、肉、又、序、刻、牛、戒、警、鐘、既、而、大、學、士、魏、裔、介、又、輯、刊、牛、戒、鐘、警、鐘、正、七年六月、上、諭、曰、聞、外、間、謠、傳、六、月、二、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將、欲、齊、來、謝、恩、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一、概、不、用、牛、肉、矣、如、有、違、禁、私、宰、耕、牛、立、即、鎖、拿、按、律、嚴、法、究、治、該、管、官、從、重、議、處、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巡、視、西、城、御史、奏、請、開、牛、禁、坊、官、驗、明、准、令、回、民、宰、賣、上、責、以此、御史、又、非、回、教、中人、矢、口、亂、道、荒、謬、已、極、不、可、復、任、御、史、回、教、中、開、之、亦、稍、敬、迹、也、回、教、殺、牛、者、誘、之、老、教、實、亦、不、然、回、教、以、駝、為、大、牲、祭、用、之、牛、為、少、牲、祭、與、賓、用、之、用、者、即、不、以、負、知、非、耕、牛、也、天、方、典、禮、引、天、方、書、云、牛、有、懸、牛、聖、化、不、入、天、方、衆、國、無、以、屠、牛、為、業、者、又、云、穆、罕、墨、特、至、默、底、那、見、市、屠、牛、曰、盍、易、諸、民、遂、舍、牛、而、易、羊、大、唐、西、城、志、云、天、竺、噉、牛、家、者、鄰、恥、衆、所、穢、惡、屏、居、郊、外、希、迹、人、間、今、京、城、禮、拜、寺、言、回、禮、拜、日、殺、牛、者、不、得、升、堂、

演義小說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開開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為念佛、三國演義為關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偽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准、瑣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版、與、書、畫、銷、毀、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毀、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祭、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

六月御史伯依保奏請銷毀淫說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論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官話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薦時列入政績十年裁福建四門書館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省直奉本章七俗字字典所無難以繕清嗣後隨本音釋揭送內閣以便繕譯對音嘉慶十一年奉旨上書房行走者學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謹案詩書執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而經史多有方言學者貴知

雜職儀衛

會典禮部儀制司儀衛云雜職竹板二無他物也凡輿馬文員則司道以下教職以上乘轎昇夫四雜職乘馬按宋張某白蠟云王姓初任江右一財多刻剝實於市民家民庸尉司旗杖等語其攜兵卒強盜宋史司馬池傳云知鳳翔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為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變王明清揮犀錄云其祖為應城尉隨戶爪有血弓手持蓋者面有爪痕縛之訊治果然則其風久矣又周道潛豹隱紀談云縣尉下鄉擾人邇來尤甚京口人效古詩云雞鳴刺縣尉下鄉也其三章云雞既鳴矣鳴既鳴矣雞鳴矣縣尉行矣葉子奇草木子云廉訪分巡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其音節則一聲鼓一聲鑼若解命盜犯人則巡尉用一聲鼓一聲鑼然則宋巡尉有旗杖有蓋有鑼鼓元巡尉有旗幟金鼓蓋明時裁之

宮中歲用

皇朝通考國用考云康熙二十九年查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充餉又光祿寺送內所用二十四萬餘兩今止用三萬餘兩又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六七百萬斤又紅籐炭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百萬餘斤又每年牀帳花毯輿轎等項二萬八千餘兩今俱不用高宗純皇帝御製詩注云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本朝康熙五十年間省至七萬乾隆三十年三萬四十年二萬嘉慶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諭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錄內載前明宮中每歲用度金花銀九十餘萬兩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每年柴炭等項又不下數萬兩康熙時大加刪減不及十分之一我皇考恪守前規益加儉約更為減省朕一切宮中支用照乾隆年間舊例遵行罔敢稍踰

太監

順治初裁定內官額數
順治元年奉旨內監原未贊禮何得混入朝班牙牌事宜著議奏
順治二年定例嗣後內監概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

順治三年定織造不差太監
順治十一年滿洲修義與太監吳良輔交通修義既死吳良輔處斬定議置十三衙門其內務府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外衙門結納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
致牌世世遵守欽此日下舊聞考鐵牌在內務府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九寸厚一尺
順治十八年遺詔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由委用宦寺是年能十三衙門以其事歸內務府

康熙十六年五月置敬事房設總管副總管
雍正元年定總管四品副總管六品隨侍等處首領七品宮殿等處首領八品
雍正四年六月定正四品大總管為宮殿監督領侍從四品大總管為宮殿監督正侍六品副總管為宮殿監督副侍七品首領為執守侍八品首領為侍監尋又定內官品級自四品至八品皆不分正從永為定例
乾隆七年定宮中現行則例凡內監官職以現今四品為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一品
宮中現行則例歲賞內監廣儲司銀二千兩崇文門銀一千六百兩
皇朝通考職官考乾隆三十四年裁萬善殿教習清書太監在長房一帶以內府筆帖式課之漢書亦派筆帖式教習萬善殿皇帝御製詩三集集韻詩韻若輩不過令識字記檔案而已
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四日上諭自行淨身間擬斬候之律永行刪除十七日刑部議奏奉旨以後投充者內務府大臣交該司盤詰驗看
嘉慶十八年九月丙戌上諭太監等充當差使等級懸殊凡近御者皆循謹誠樸之人此案逆賊俱極破時僅於宮內看守門戶嗣後俱不得任各處太監藉詞告假有不得暫時給假者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准放出

奏摺文字體式述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奏平涼盜發明廢韓康王定王家奉諭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為庶人然後可彼生為藩王誰廢之邪雍正七年三月諭張大有本內有地效其靈語又前河工履歷中有河伯效靈字樣彼時面加切責張大有一任無知幕客信筆妄書全不留心檢點著嚴飭行四月諭每見臣工奏章有山川效靈字樣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今衍聖公賀本內仍用乾坤效靈字樣著更改另行繕寫其奏五月又諭通政司及大學士參奏此措詞之當審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諭劉峨摺內許牧劉令字樣殊失對君之體申飭通諭嘉慶九年六月諭安徽巡撫王汝璧題本內稱前巡撫張誠某為張巡撫者屢見內閣票擬飭行著交部議處嘉慶十五年十月安徽學政萬承風奏任滿摺署衙內廷供奉諭以書衡不合會典官職無此名目此官名之當慎也官名地名俗多用省文嘉慶八年明亮奏稱烏魯木齊提督為烏提奉旨申飭十一年七月陝西巡撫奏稱甘肅布政使為蘭藩諭交部議處仍傳旨申飭是官名不當

禮造也。乾隆三十年諭飭熱河稱熱多倫諾爾稱諾以後地名字面一概全寫嘉慶二十年六月諭飭順天府尹奏留委員於順天府地方補用稱為留順實屬簡率道光九年五月札降阿奏葉爾羌稱葉城阿克蘇烏魯木齊喀什噶爾阿烏喀三城奉諭旨申飭是地名不宜省理也乾隆五十年六月書麟片奏河南拓城案內回漢二字殊抹批云不可如此寫嘉慶九年十月兵部議處佛爾丹新摺內有滿蒙文滿蒙話數處奉諭旨官察議司官議處嗣後毋許率用省文致礙文義十年四月又諭飭禮部奏貢士名數滿蒙漢字樣蓋漢摺之文實難注日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九卿議覆改經摺內有春禮孤經句殊筆添出秋記二字諭飭行五十二年二月浙江巡撫奏前摺殊車係滿蒙文併寫殊批以後慎之毋為俗幕資所誤五十四年六月廷寄上諭長麟摺內鄉約地保省寫約地殊屬不通一任幕友書寫慢不經心嗣後宜加意檢點嘉慶十九年二月烏魯木齊都統奏如姦案姦婦為送婦奉諭不學無術水不准用此等字二十年六月熱河都統奏稱建昌竊犯回子為回賊奉諭申飭祭議更正此皆擅寫不合者至其他文義乾隆五十五年十月諭向來河臣以河身隄內灘地為隄外以隄外民田蘆舍為隄內內外倒置嗣後總以河身為主毋得牽混五十四年閏五月福建巡撫浦霖摺批云東索西扯甚覺難明九月江蘇巡撫閱元奏皇使來京疎改來為進廷寄諭云閱元誤寫未留心是年六月十八日原摺呈進與李天培通候信稿論云稿內語句虛文敷衍尤屬可鄙宜乎有此一驚也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義州城守尉呈遞靈芝奏片係松筠代擬引爾雅藟芝釋曰土氣和作爾雅藟芝釋曰土氣和又引本草氣味平作本草氣味平論云特為指示俾知盛世不尚祥瑞其率意稱引尤不可不必也嘉慶九年四月諭題本年片未幅挖改蓋印著另換一扣黏接鈐印道光元年九月湖廣總督陳若霖奏到各摺內雨水糧價一摺論云並未封口殊屬疏忽著傳旨申飭十三年七月御史松桂奏息銀修坤街道一摺論云並未填寫年月日著傳旨申飭敬悉所開亦案牘中風雅嘉話也

工程圖式考

凡輿地懸圖宜以北為上其几案展閱之圖宜以南為上以坐閱多向明也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廷寄湖廣總督言奉上諭武陵白沙隄工圖樣南北倒置不使閱者翻後勿再舛錯蓋俗士作几案圖多誤從懸圖式也又一圖不能盡者當分圖又地要工多一圖難記者當於全圖中聲明此處別展一圖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南河奏挑湖口引河移下清口壩挑陶莊以上引河圖批云將所圖處放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嘉慶二年四月南河奏籌工大壩挑水壩圖大壩挑水壩圖在兩首似河道西短窄東寬長不能一目了然論云工所酌中另繪一圖又河淮圖自應分別顏色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兩江總督奏引河圖顏色同批云可謂不用心之至六月覆奏分用顏色五十九年八月山東巡撫奏南河工圖圖樣圖奉諭黃河隄工自應分為兩色庶可一目了然乃一色繪畫竟似河流分為二道且不清且不吉祥嗣後圖樣宜分別顏色嘉慶元年七月南河奏籌工圖論云正河下游既已斷流仍用黃色繪畫仍欠明晰十一年六月南河欽差奏籌將湖河情形另繪圖說分別青黃渣染著色以便披閱了然

癸巳存稿卷之十

金石文

許慎說文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始重金石文者也文中子周公篇云邛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璣貝畢具至趙宋即以此名學然周穆王吉日癸巳石刻乃小篆癸巳字作戊己之己其偽可知漢書郊祀志云李少君見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公十年陳於柏疑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蓋駭此或真器少君探知之而南史劉杳傳詩魯頌正義並云齊人掘地得齊子尼嫁女牛尊正作犧牛狀其事已不可信宜與有陸機撰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豫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唐元和六年縣令陳從諫重立黃某書徐中京下都督乃吳官周處入曾不為此官且碑言處父勛為新平廣漢二郡太守碑題與文皆偽也唐闕史云裴休親表宰曲阜土人墾田得古鐵器如蓋有古篆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邱歲鑄劉虬曰非而庚卒矣乃證葵邱歲為桓公三十年未卒不得以證稱也休悟命擊碎之五代史唐六臣傳云張策父同為管經略使策少好學同居洛陽教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十月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二器皆初出土者蓋已先售其欺矣避暑錄話云長安李氏有端硯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敬辨之云天

歲其周志曰文帝服元籙以立於令狐之律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詢之曰爾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與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遂與之俱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其語野與他書不同莊子田子方篇云文王觀於城有一丈夫釣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弗安也於是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人黑色而髮乘駿馬而偏朱跡號曰高而政於城丈人庶幾民有變乎諸大夫獻曰先若王也王其無他遂引城丈人而授之政三年以爲太師北面問政城丈人味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疑即太公事而別傳爲城丈人又言辭遁以掩之其言帝命同一託之於夢史紀其事耳周志非誣也晉齊東野語云太康二年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曰紀年十三篇曰易經二篇曰易陰陽卦二篇曰卦下易經一篇曰公孫段二篇曰國語三篇曰名三篇曰論語師春一篇曰瑣語十一篇曰梁邱藏一篇曰鐵書二篇曰生封一篇曰大歷二篇曰穆天子傳五篇曰雜書十九篇曰簡書折壞不識名題者七篇雜書爲周書論楚事爲周食田法爲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不知碑引周志是何篇書也宋齊符瑞志云文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龍天遣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略爲禹卜敗得泉陶其兆如此毛至於鑿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今乃見光景於斯六韜文師其言亦然但云史爲舜占耳此本引作爲禹聖賢遺蹟記言多異詞不足爲疑或曰禹崇何得泉陶宜十六年左傳羊舌肸云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即論語子夏言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由禹稱之也古書蓋備列其事今人以不見而疑之又李石續博物志汲有大公廟漢北有伏生家皆本水經而王士正香祖筆記云李石附會可笑其笑不在七情之中者也

伏生碑

魏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其漢書儒林傳伏生注云名勝伏生碑言也後漢書伏滿傳則云伏勝字子賤顏氏家訓書證篇云隋永昌郡城舊單父地東門有孔子弟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汾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漢人言伏生祖孫同字張晏所言伏生碑當是漢碑鄭道元亦魏人官於山東其水經河水注云深水又逕伏微君墓南有碑今尚存是伏墓碑魏時尙及見之今鄒平亦有伏墓其地在水經濟水南與有碑之墓隔深濟二故渠也史記漢書俱言文帝使掌故禮諸往受尚書水經注碑云使掌故歐陽生等

邱氏

左邱明子孫爲邱氏見廣韻引風俗通最確矣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得吳興邱遵彙碑稱遵邱明後則漢至六朝俱言邱明爲邱氏並無異說顏師古急就章左地餘注始言左邱明本魯左史繼守其職遂爲姓元和姓纂亦兼存其義古詩學由上及下始有世系唐以後譜學則先列一姓而後後古名人以實之此左邱明之所以入於左也今人又言左思爲左邱明後且爲之說曰據左思爲邱明子孫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當檢晉書以質之晉書左思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左右公子左思家世世譜學遺譜爲姜裔不會妄引邱明不得有此一據也其人不言之乃謂風俗通不可信及言伏生墓又謂水經注不可信

如此則妄作而已矣

省堂寺碑跋

右省堂寺碑拓文碑在莒州大山東麓文十八行頌五行年月一行行三十六字文首有文起二字在格外蓋前有刻像此本可識者七百餘字無題額無撰書人姓名其文云三十五人等頌則云九十八人等蓋後猶有題名其署大唐永徽元年歲次庚戌四月二十八日刊小滄浪筆談云永下庚下字不可辨唐年六永惟永隆庚辰元斷爲永隆時碑誤也碑有留道顯莒州志云有道顯字碑有宛副管公亮志顯副管云有副管字碑三十五人字甚則志云有三十六人字碑云眷枕五星飛登挂月近視與五嶽爭峯志斷月近云有丹道字碑云錢湯止沸東陽原隔之澤志斷沸東陽三字云有沸騰字碑云粧嚴以洛浦之珠志云有粧嚴字方志悞也碑中鈔乃鮮字隸乃隸省魏水平時鄭文公碑使協皇華原隴斯光亦然粧嚴嚴近分書孔廟同文門魏正光碑陰極嚴姓青州殘碑嚴胡道亦然免下刀即九珠轉宋人或以爲從人言馳人鳥隸刀即象人也故又謬作身而從乃者不知從刀則是爾雅鴟鷂割草謂從人從乃者又不足言矣疎兼雅俗兩體而字不全宛即宛何忌宛羊之宛而加一編音青州齊臨淮王像碑神爵集宛亦然皆字作皆同文門齊乾明時碑殘缺中見半字亦卜右多一筆蓋取茂美碑博字應作構

嗚呼此碑之穿應作豸豸應作望皆用俗怪構亦族別體或亦作挨或又作挨魏高澄碑此碑在魏州率被攻圍族旅皆從表不可解也碑徒作徒脩案易繫傳損德之修也釋文馬融本作德之循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循一作既脩左傳脩及元冥呂氏春秋作循史記文帝紀循從代來功臣漢書作循志後主傳及費禕傳郭循張益傳及魏志齊王芳紀作郭循韓文考異方氏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悞者皆脩之佳證也歡作歡知觀勸及驚奮奮等俗別之情圖字作圖一切經音義引衛宏定官書云圖畫二形同說文畫古文圖漢簡以圖爲圖古文而以畫之古文爲畫蓋無稽之論然圖畫實通衛宏詔定官書時已有之今之鄉畫是圖字從都圖轉音又圖以轉籍自周時已然明制有圖冊里冊之首有一圖故曰某書或云當從周禮都鄙讀畫爲鄙不知以畫爲圖皆史書如此漢官書亦如此豈得人皆言圖而獨言是鄙也阮字省去今圖字中從王王者草書或字也其終論作終論測妙作側妙刻削作剋削悟道作悞道涌出塔涌作涌皆皆音可知碑云說善空之事借善爲善也如中純隱等供純爲形轉糾隱者謂沙門及居士以純當經禮論語皆有之混屯屯作屯風俗通言毛姓水經注言屯屯河皆由屯屯中有七字致誤頂此說本古文書大傳禮經糾縷所以相亂也欲懼則喜加心亦是古文其碑作則德州魏高真碑清華字亦同塗中泥加土入其綜宗加系履踐彼岸證八正加足唯唯崔又加山蘭則蘭加草成佰仁則伯加一魁字初不可識後師金石志齊孟阿妃造老君像記息子越云數不曉何字今思之實止數字加一筆耳幹則幹加一高澄碑氣幹英發亦同高真碑則作幹又澄碑悉春灑驛席月抽琴今人於幹中多喜加一筆有由來矣碑云眉間毫相儼若五山又云去仕傍俚又云某柯朽爛事曠難周應是玉山去住某柯朽爛曹丹時誤也知是曹丹時誤者漢張遷碑云荒遠既殯定

是資誤加歹。又云。爰既且我君。定是賢子誤分兩格。禮雜記。蓋顛倒。實見問。發義。見問以俛。亦顯分爲二字也。魏高澄碑銘云。痛矣離長。上乃池枝爲韻。定是長離誤倒。蓋出泉書文。各司其事。不復兼校。古人淳至如此。至往劫求師。衆多。那淳于五。嶽天宮。愛性復有日居月諸。難以分家。唐六典云。石經碑。大篆分書也。六朝唐初風氣。以分家。隸及假借。俗別雜合。一石。景龍以後。希觀斯製矣。其言雙樹生。雙待郎。蓋小名。云。故佛堂。是情貴也。而云建立。則修言之云。其捨五家之財。佛書云。人生見在財產。五家所共。何謂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一曰水火。一曰盜賊。一曰刀兵。一曰不肖子孫。是也。又曰造石碑像。即是此石。嘉慶千戌小除日。

麪條子

麪條子。曰切麪。曰拉麪。曰索麪。曰挂麪。亦曰湯餅。亦曰索餅。亦曰水引麪。種名云。湯餅索餅。隨形名之。宋張師正倦游雜錄云。水滄者。皆可呼湯餅。蒸者。皆可呼籠餅。是也。索餅。乃今麪條之專名。其湯餅。則凡麪餅入湯。及凡切餅爲方圓長形入湯之總名。晉束皙餅賦。文字多譌。其云。麪迷離於指端。手繁。而交錯。或以屬之。牢丸。其事狀似今之。挖搭湯。及片兒湯。而牢丸之名。又今之湯圓。不相應也。魏買魏齊民要術。餅法有水引餽。餽。有膏環。其水引餽。餽。云。按如著大薄如韭葉。一尺一。盤中盛水。浸。又云。粉餅。同。其膏環。云。米屑。如湯餅。餽。手。餽。可長七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然則水引餽。餽。者。湯餅中水引餽。條也。粉餅。同者。今粉絲也。膏環。如湯餅。餽。者。今餽子也。而水引餽。餽。之名。則又今之湯餅。餽。亦謂之。餽。食。不相應也。歸田錄云。湯餅。唐謂之不託。今曰餽。餽。知宋時。專以水引餽。餽。爲湯餅。與齊民要術所書者。合。但名不同耳。傷寒論云。食以索餅。今醫書。則謂之湯餅。又謂之麪湯。清異錄云。釋鑒。與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謂湯餅。蓋湯餅。爲湯餅。總名。又云。金陵。士大夫家。薄麪。可結。帶。則專指。餽。條。齊書。何遜傳云。太祖。好水引餽。餽。令婦女。躬自。執事。上。焉。唐。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賊。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嬾。真。子。云。湯。餅。卽。世。之。長。壽。麪。宋。樓。鑑。北。行。日。記。云。乾。道。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朝。作。湯。餅。元。張。翥。最。高。樓。詞。壽。仇。先。生。云。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水。調。歌。頭。詞。自。壽。云。臘。歲。開。紅。玉。湯。餅。煮。銀。絲。真。水。引。餽。矣。生。日。湯。餅。古。人。生。子。亦。設。湯。餅。唐。劉。禹。錫。進。士。張。璠。詩。云。憶。爾。懸。孤。日。余。爲。坐。上。賓。舉。箸。食。湯。餅。祝。詞。天。麟。麟。大。明。會。典。百。三。皇。太。后。壽。且。正。統。間。有。壽。麪。東。宮。千。秋。節。宣。德。間。有。壽。麪。乃。取。湯。餅。餽。條。長。壽。之。意。宋。馬。永。卿。懶。真。子。謂。之。長。命。麪。其。爲。長。條。可。知。

牢丸

牢丸之爲物。必是湯圓。宋以來。多作牢丸。陸游詩。自注云。聞人德懋言。牢丸是包子。亦向壁之言。老學叢談云。牢丸者。牢丸也。卽蒸餅。宋諺。牢丸字。去一點。相承已久。亦向壁之言。北宋蘇軾集。已作牢丸。豈知。避。癸。康。康。名。耶。其。言。九。去。一。點。爲。九。今。市。語。九。爲。末。九。猶。然。

書大傳云。火昏中。可以種菽。宋陳敷農書。六種之宜篇云。四月種豆。七月成熟矣。是豆夏生秋成也。雜陰

陽書云。豆生於塊。九日秀。秀後七十日熟。又云。豆生於中。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癸於甲。乙。忌于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其生壯長。老惡忌。與大豆同。凡種五穀。以生壯長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惡忌日種者。收薄。云云。生申。死寅。之日。亦見齊民要術。蓋以物性。干支。好惡言之。非言月建也。豆實秋成。淮南子。地形訓云。黍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齊冬生。中夏死。豆自有五月種。十月收者。王復備約云。十月收豆。太平御覽引注云。十月民輪租。據收。始輪租。則租非十月之豆。其文以韻讀之。豆亦租字之誤。惟宋祁。益部方物略記。佛豆。別一類。秋種春收。此卽胡豆。張翥使西域所得。與麥同種。同收。亦名蠶豆。以蠶時熟也。豈謂之北豆。如倭瓜。北瓜也。

芝楠解

老學叢談云。無花果。醞醋。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楠。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卽內則之醞。內則。桃諸梅。諸。諸。卽。菹。也。濫。卽。乾。燥。云。云。檢。內。則。芝。楠。正。義。庚。蔚。云。無。花。菓。而。生。者。曰。芝。楠。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楠。賀。氏。云。楠。軟。棗。今。案。楠。軟。可。通。軟。棗。卽。了。香。柿。然。芝。楠。止。是。蠶。今。畫。作。蠶。亦。謂。之。蠶。非。無。花。果。乃。無。花。葉。而。生。者。也。其。形。似。芝。

喫羊皮

羊皮爲裘。本不應入烹調。鈞嶽立談云。韓熙載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產羅。羅。故。耳。乃。通。達。之。言。洪。皓。松。漠。記。開。云。金。人。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開。兼。皮。以。進。必。指。而。誇。曰。此。帶。羊。也。或。金。人。召。陪。食。效。南。味。故。指。而。告。之。使。之。多。食。未。必。享。重。客。用。此。且。亦。何。至。誇。也。著。書。者。多。不。識。人。本。意。致。失。其。實。嘉。慶。甲。戌。亥。後。鐵。門。有。回。回。賣。兼。皮。羊。名。曰。禮。羊。其。價。倍。於。市。價。必。四。斤。而。後。賣。由。此。致。富。真。能。人。也。

普鎮洋縣志後

右志。乾隆九年。修者。後册載。王。忬。留。巡。按。飯。子。鷄。用。雞。首。尾。曰。御。史。無。食。鷄。例。也。案。王。世。貞。家。乘。考。言。其。父。以。御。史。家。居。巡。按。來。訪。則。留。飯。腥。蔬。不。過。十。盤。以。少。益。糖。蜜。果。餌。而。味。之。屬。進。子。鷄。必。去。其。首。尾。以。雞。首。尾。益。之。曰。御。史。無。食。鷄。例。也。其。言。例。甚。奇。檢。正。德。四。年。大。明。會。典。百。零。三。百。零。四。精。膳。司。筵。宴。大。順。初。外。蕃。有。鳳。鷄。其。下。程。則。王。國。及。差。來。人。衍。聖。公。張。真。人。外。蕃。皆。有。鷄。今。大。清。會。典。光。祿。寺。一。等。漢。席。二。十。三。盤。有。鷄。鴨。二。等。二十。盤。有。雞。鴨。三。等。十五。盤。有。雞。然。則。下。豈。不。用。鷄。鴨。王。忬。蓋。以。御。史。明。七。品。公。宴。不。用。上。等。饌。家。居。留。客。飯。何。須。襲。官。例。又。作。僞。益。非。矣。

酒

彭俗。清明。汲。水。釀。酒。爲。一。年。祭。祀。之。用。然。不。得。佳。釀。酒。多。腥。劣。或。得。色。紅。甘。冽。者。族。鄰。相。賀。以。爲。此。古。所。謂。福。祿。水。也。亦。謂。之。紅。娘。過。紅。酒。婦。女。簪。花。紅。面。分。餅。時。剪。紅。紙。蒙。之。題。以。喜。字。案。餽。從。米。亦。作。餽。亦。作。餽。從。麥。今。所。謂。大。餽。者。蒸。搗。大。麥。爲。之。而。彭。邛。多。從。生。藥。鋪。販。歸。藥。房。合。作。餽。如。棋。子。大。且。偏。重。附。子。烏。頭。漢。蕩。以。麥。餽。之。宜。其。服。劣。忽。得。色。紅。甘。冽。者。真。可。喜。也。

青海鹽

政和經史證類本草。朱書神農本草經云。戎鹽。主明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蠱。名醫別錄云。戎鹽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海。南海。亦兼。吉蘭。泰河。套及青海之波羅。神科。克。言之。是西羌之鹽。古入中國。佛書言。大信度國。出赤鹽。色如赤日。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西夏時。宋人謂之青鹽。內地大行。見宋史。孫甫。鄭文寶。傳。又泊宅編云。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無水源。但乾沙耳。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紅。瑩。軍行以和食飲。池。周回。何三十餘里。四旁皆山。中役夫三千餘。絕難得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其云。青鹽。則別錄所謂北海青也。其云。紅鹽。則別錄南海赤也。明陸容。菽園雜記。環慶。鹽池。有水。晶鹽。方塊如散子。有鹽根如石。可規為盤盂。甘肅。寧夏。有青黃紅池鹽。

幘

史炤通鑑釋文。於衣幘云。傅木切。爾雅。裳。削幅謂之幘。胡三省辨誤云。爾雅乃幘字。此幘當音房玉切。幘也。所以包裹衣物。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幘。單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幘。彼之幘。同。今。音。為。僕。是。宋。時。多。有。誤。音。說。文。云。幘。也。集韻。逢。玉。切。云。幘。也。幘。即。即。吧。首。即。今。包。頭。幘。被。衣。幘。即。包。被。衣。包。其。從。衣。之。幘。為。或。從。字。祇。則。今。俗。字。

綿地

魏志。陸。傳。云。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綿。束。扇。十。張。紺。地。句。紋。錦。三。匹。臣。松。之。以。為。地。應。作。綿。漢。文。帝。著。卓。衣。謂。之。絳。是。也。地。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之。誤。也。案。綿。為。厚。綿。綿。為。織。采。綵。綵。為。罷。字。今。作。種。亦。織。采。毛。也。既。為。絳。則。不。得。為。綿。為。屬。矣。凡。繪。畫。之。事。皆。有。地。綿。屬。皆。織。畫。當。有。地。字。正。體。也。

火流布說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神異經云。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績作布。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潔。太平廣記。載。梁。四。公。記。云。南海。商。賈。火。流。布。三。端。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木。堅。毛。柔。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高。麗。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刺。取。其。皮。績。以。為。布。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汗。入。火。中。便。精。潔。世。謂。之。火。流。布。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音。字。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流。布。梁。任。昉。述。異。記。云。南。方。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葉。至。火。生。時。草。木。葉。落。取。木。皮。績。之。為。火。流。布。明。鄭。露。亦。雅。云。苗。中。火。流。布。有。三。種。一。舉。方。麻。一。祝。融。木。一。火。鼠。毛。其。用。之。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傅。子。曰。長。老。說。漢。初。時。梁。冀。作。火。流。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伴。汗。之。燒。火。滅。燦。然。潔。白。如。水。滌。也。宋。蔡。條。緝。圍。山。叢。談。云。火。流。布。若。木。棉。布。色。青。鸞。投。火。中。則。潔。白。宜。和。政。和。以。後。益。宮。而。至。御。府。奴。為。巾。梅。裙。袍。之。屬。蓋。漢。時。始。至。中。國。宋。時。則。尋。常。南。貨。矣。姜。紹。書。韻。石。齋。筆。談。云。火。流。布。色。微。白。以。手。拊。之。則。餘。粉。染。指。如。弄。蝶。翅。此。則。木。皮。所。績。餘。脂。猶。在。亦。常。物。今。四。川。越。巖。巖。番。地。五。疊。山。石。縫。中。有。草。根。名。不。朽。木。其。

性純陰。織成布。用火流。四川通志云。窮人乃用之也。抱朴子論仙云。魏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流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遠。毀。斯。論。今。案。文。帝。謂。世。稱。火。鼠。毛。為。布。垢。則。火。流。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為。典。論。刻。之。太。學。明。帝。世。有。奉。此。布。來。貢。者。乃。刊。去。此。碑。而。列。子。湯。問。篇。云。周。穆。王。征。西。戎。得。龍。銜。之。劍。火。流。之。布。布。流。則。投。之。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輕。理。哉。列。子。晉。人。王。浮。為。洪。以。後。書。也。以。仲。尼。篇。言。聖。者。湯。問。篇。言。火。流。布。知。之。

不借

周官弁師注云。璫。讀如薄借。茶之。儀。禮。喪。服。繩。非。注。云。今。時。不。借。也。疏。云。周。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因。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也。釋。名。云。齊。人。謂。章。屨。為。非。以。皮。作。之。亦。曰。不。借。言。屨。身。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於。人。也。齊。人。曰。博。腊。是。皮。屨。方。言。云。絲。作。者。謂。之。屨。屨。作。者。謂。之。不。借。急。就。章。屨。不。借。為。牧。人。顏。師。古。注。云。小。屨。也。以。麻。為。之。是。麻。屨。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漢。文。帝。屨。不。借。視。朝。是。草。屨。三。說。不。同。案。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足。履。草。屨。注。顏。師。古。云。草。屨。生。皮。也。草。屨。不。用。柔。草。言。儉。率。賈。禹。傳。云。孝。文。皇。帝。衣。絺。履。草。屨。傳。云。絺。衣。不。徹。革。鞜。不。穿。蓋。天。子。本。有。皮。屨。漢。文。不。求。精。麗。臣。下。以。不。借。目。之。謂。是。草。屨。不。近。情。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庶。人。鹿。菲。草。屨。縮。絲。尙。草。屨。後。則。草。下。不。借。鞜。鞜。草。屨。今。富。者。革。中。名。工。統。與。削。下。越。編。縱。緣。中。者。鄉。里。閒。作。而。婢。妾。章。杏。絲。屨。依。此。則。不。借。非。草。非。革。非。絲。之。專。名。四。者。皆。可。名。之。有。基。而。瓦。薄。今。之。薄。底。鞜。耳。

布

古人所謂貨賄財。皆從貝。不必是金。其貨布銅鑄者。王莽時物。疑莽亦有所本。今外域俱用錢。而中國古時亦實有鼓鑄不能獨及之處。周時納賄以錦。至春秋時。金猶未通行。惟管子書言金。戰國時。金始為貨。相沿至今。而亂離之際。鼓鑄不給。猶用布帛。可知古用布帛。亦自然之勢。非可久因也。魏志云。黃初時。以穀。罷。五。銖。錢。用。穀。帛。人。多。巧。偽。以。溼。穀。薄。絹。為。市。嚴。刑。不。能。禁。太。和。元。年。復。行。五。銖。錢。南。史。孔。琳。之。傳。云。晉。桓。元。時。議。用。穀。帛。琳。之。曰。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勞。於。商。販。之。手。耗。於。割。截。之。用。晉。書。張。軌。傳。云。索。輔。言。泰。始。中。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緣。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宜。復。五。銖。魏。書。食。貨。志。云。魏。初。民。間。皆。不。用。錢。自。鑄。太。和。五。銖。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不。通。任。城。王。澄。言。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縑。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請。新。舊。諸。錢。並。得。通。行。唐。書。食。貨。志。云。貞。元。宮。市。以。中。官。為。宮。市。使。取。物。於。市。以。敝。衣。稱。帛。尺。寸。分。裂。酬。其。直。觀。魏。晉。北。魏。唐。所。行。知。用。布。帛。不。便。巧。偽。則。害。人。裂。匹。為。尺。則。害。已。此。其。弊。也。太。公。九。府。布。於。布。束。於。帛。則。布。錢。也。帛。以。束。錢。古。人。所。謂。錐。刀。之。末。錐。分。碎。金。刀。分。碎。布。古。亦。錢。穀。布。帛。金。貝。兼。用。耳。

款制

步弓之數著書者多不詳言。案秦商鞅開阡陌，平斗桶橫衡丈尺行之。弓過六尺有誅，蓋周以八尺為步，秦以周尺六尺為步。六國及漢初，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周制步百為畝，八尺步也。商鞅改二百四十步為畝，六尺步也。六國東田步百為畝，六尺四寸步也。漢初論通籍云：古者步百為畝，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漢武帝改東田六尺四寸步也。自周以後，漢武以前，計畝之制有六國、漢初、東田、最、小、周田、次之。商鞅田次之。漢武東田最大，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里，今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為三萬七千頃。今推其數，微誤方里為三頃七十五畝，方百里為三萬七千五百頃。即漢武法通典言唐制同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云：凡天下之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實與舊唐書義云：小畝百步，周制中畝二百四十步，漢制大畝三百六十步。齊制宋時用中畝，則趙宋以前皆二百四十步，別有小畝大畝之名。今亦然。今尺大五尺為步，順治十一年，定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會典云：丈置州縣地用步弓，旗莊屯地用繩，民間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其大制則縱橫營造尺長五尺為弓，方五尺為步。畝積二百四十步，里長三百六十步，頃有百畝，頃積二萬四千步。畝為十分分積二十四步，河北又自有三百六十步中畝，七百二十步大畝，不同糧畝數也。江南畝制又異，徽州平疇水田，畝積百九十步，斛水田積二百步，高原田積二百六十步，山田積三百步。屋基墳墓地積二百步，次者積二百五十步，又次積三百五十步，山地積五百步。城中附治等正地，一等正三十步，二等正四十步，三等正五十步，四等正六十步。當田一畝，此一清釐等則也。又一清釐等則，步弓方五尺，畝積二百四十步，凡地一畝，畝折田五分六釐。休寧折七分三釐八，婺源折六分一釐五，祁門折六分二釐七，黟折五分四釐五，績溪折五分八釐三，山一畝，畝折四分三釐四，休寧折二分二釐一，婺源折二分一釐二，祁門後攤入田，畝折一分三釐三，績溪折二分零二釐，一畝，畝充一畝一分九釐一，績溪充一畝零一釐一，休寧婺源祁門不充不折，畝折六分四釐。其衝戶屯田，執田不出運者，輸津貼銀，由州縣衛所官徵解，散給運丁，如運丁就近自向佃戶取租者，新安衝屯田，每畝津貼銀八分。

陸景思秋成詞

有秋為古今君相所重。齊東野語載陸景思賀賀相生辰，甘州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開民一飽，餘事笑談閒。其人雖不終，言不可廢，惟其言係頌公田。故云開民飽也。斗米三錢，乃漢永平唐貞觀時事，不及漢宣時石米五錢，若梁侯景亂時，斗米八萬錢。世界可知矣。唐肅宗中詩，銀米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人皆服其遠到，宋呂夷簡為都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真宗知其可為宰相，楊萬里詩云：昇平不在籬船裏，只在鄰村打稻聲。元宋鑒詩云：城南父老髮垂肩，益杖支頤語可憐，憐他不甘寒，小風光那似十年前，皆佳詩也。因覽陸詞，拉雜書之。自古巧詐亂離之時，必力農者勝，管子小匡言立國成爲大司田，云聖草人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齊所以霸，秦開渠力耕，卒并六國，蕭何撫循關中，轉粟餉軍，韓信初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光武使寇恂力農河內，爲爭天下根本，袁紹軍食棧，袁術軍食蒲，魏武於許田田州郡，並置田官，司馬懿

言天下不耕二十餘年，請務農積穀，昭烈入蜀，倥傯戎馬，首立督農官，魏蜀烏得不建國也。魏太武帝問高允，政以何先，允言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太武爲除封禁，良田之令，以賦百姓，魏以富強，洛陽精神，街開言張全義在洛時，民間相語，大王於好聲伎等，開不笑，獨見好糞，糞笑耳，此亦蕭何之功，惜所事非人，然朱梁富強不可及矣。宋史宗雄傳云：案視秦州地土，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太祖從之，徒萬餘家屯田秦州，宗雄傳云：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糜粟，世宗以爲盡心於國，此皆事在實前者也。田公田利害，當別論，愛陸詞，爲廣之，唐德宗言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杜稔言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此固非才朝廷所能當也。

尺

會典云：橫黍尺，當縱黍尺八寸一分，縱黍尺，當橫黍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五毫七絲一忽三微，湖海集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戶部尺，合一百四十八黍，成君璣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十分黍之三，外營造尺，合一百三十六黍，十分黍之七，又案今修會典，縱黍尺，營造尺，橫黍尺，律尺，俗用裁尺，一尺，營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一釐一毫，律尺一尺三寸七分一釐七毫，營造尺一尺，裁尺九寸律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六毫，律尺一尺，裁尺七寸二分九釐，營造尺八寸一分，天三百六十度，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與數理精蘊同，是用縱黍尺，五尺爲步，一千八百尺也，古書在天一度，在地二百五十里，是用橫黍尺，五尺爲步，一千八百尺也，橫黍尺，地周九萬里，縱黍尺，地周七萬二千里。

石斗升

漢石千合，止古稱千兩，六十二斤半，今稱二十四斤，同度記云：考工石方尺，深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以方尺計之，深一毫者，積萬萬毫，六分二釐五毫，積六萬二千五百毫，此當云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又云：石重百二十斤，合今二十四兩，三錢七分五釐，各方尺深尺，又云：漢石方尺，深尺六寸，其言於古不能合，量最數，則順治十二年，頒官斛，康熙四十三年，又定升方四寸，深二寸，容三萬二千分，斗方八寸，深五寸，容三十二萬分，方寸積千分也，每斛五斗，積一百六十萬分，雍正十年，定求升斗斛石，以寸法定容積之率，升積三十一寸六分，斗積三百六十六寸，斛積千五百八十寸，石積三千一百六十寸，升方三寸，深三寸五分一釐，斗方六寸五分，深七寸四分七釐九毫，斛方尺，深尺五寸八分，石方尺四寸，深尺六寸一分二釐，較康熙時升斗略小，夥又有小升斗，以官石一石作三百三十二分一分爲一升，二十分爲一斗，十六斗爲一市石，仍多十二小升，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是唐合三爲一之數，宋史宗雄新樂圖記云：黍斗三斗當今二斗九升五合，則皇祐樂斗比古略大，沈括夢溪筆談云：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則宋時官斗視唐斗又大，元史食貨志云：至元十九年，命輸米者止用宋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初用逸金斗，尤大矣，今縣升乃古升，其稱租，則以二十斤爲一石，其大數，科以三百二十兩石，以三百二十升。

宋秤

秤爲稱之草書字小爾雅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不知其文於古何所釋意小爾雅隋唐以前書宋人又增給宋明人謂家語出自阮逸蓋逸略有編排十五斤之秤五代時始見之馬令南唐書黃政傳云張官鎮鄂州買炭者率以十五斤爲秤無敢輕重宋人則盛行其數宋史律曆志云景德中以御書真行草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錢四釐爲一錢以二十四百得十五斤爲一稱之則皇祐新樂圖記阮逸胡瑗言隋實以二斤爲一斤今十五斤秤乃古三十斤一鈞也數多錯出然可知爲宋今秤也夢溪筆談云子考定種律及受詔改源儀求秦漢以前度量升斗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古三斤當今十三兩皆古不及今三之一其秤則以宋斤十五爲則職官志有給炭月二百秤月百秤月三十秤月二十秤青箱雜記云楊億與王旦書曰山栗一秤聊表郵信夢溪筆談云施昌言發尸昆葉得千餘秤炭候鑄錄云元祐六年汝陰作院有炭數萬秤商務有餘炭數十萬秤宋史職官志奉祿制上云宰相編密使歲給炭十月至正月二百秤餘月一百秤以下三十秤十五秤二十秤墨莊漫錄云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秤清波雜志云蔡京庫中點檢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七秤是在宋見於官文書流爲常談也大金弔伐錄云宣和五年三月交物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準一萬七千三百秤大會四年正月金致宋人參一千秤二月八日書致人參二十秤二月十日書致人參二十秤金史百官志條給總自五十稱至一稱元李志常西遊記云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是金元亦沿此數宋史職官志奉祿制上云宰相編星銀星銀星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斤兩疏密無纖毫差惟秤星十五斤秤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今彭之祖秤爲二十斤

平

黍五銖合今平八分今一兩合六十二銖半今一斤合一千銖此戶部平也明鄭世子律書云十二銖爲今三錢兩止四十銖程苴田通藝錄云大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六分八釐弱中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四分五釐弱俱太輕不合孔君繼通同度記云今一兩爲九十五銖又十三黍又太重不合也漢律曆志云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是二千四百黍也隋書律曆志明言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中又用舊稱蓋兼二制當陽玉泉寺有鐵錢文云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治下李慧達建造鑪一口用鐵今稱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言今稱者以別於古秤也至唐六典明言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宋沿之夢溪筆談云秦漢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其九百四十二斤當今大約古四十八斤當今十三斤合三不及一續博物志亦言今九十二斤準漢秤二百四十一斤九石合古二十五石宋稱比今平大也分三釐七絲比宋反大矣而宋史曆志言以二千四百黍爲兩新製既定蓋弊無所措蓋空言而已筆談又言古一兩當宋六銖半其言不可解矣會典云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定權衡表求營造尺以分兩定尺寸之法赤金十六兩八錢白金九兩紅銅七兩五錢黑鉛九錢三分鎊高廣六面均者爲營造尺一寸法馬形圓求法馬以寸法定輕重之率與前互明

煤

大清會典內務府營造司云煤丁納煤萬斤準銀十六兩五錢炭丁納白炭千斤準銀十兩五錢黑炭千斤準銀三兩三錢其出則加厚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云康熙二十五年定冬季給內監月煤百斤炭十斤煤一斤折銀一釐八毫炭一斤折銀五釐則其時銀一分八釐得生煤十斤皇朝通考征權考云乾隆四十六年諭近聞煤價比前昂貴西山一帶著直隸總督委員逐細端看無礙山場照例招商開採嘉慶九年十一月御史書君與奏煤鋪煤塊收小時生煤四釐一斤十斤直銀四分和土做塊煤一斤可得二斤每塊一斤四兩直銀三釐是一分八釐僅得生煤四斤半若輕塊則七斤半炊桂之言信有之矣日登繁富所以尤宜崇檢也

書套

今之書套套即套套即箱即囊也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云持囊書筆注張晏云囊契囊也近臣負囊備顧問師古云囊所以盛書也無底曰囊即今書套無當者詩公劉釋文宋孫履齋示兒編俱引說文有底曰囊案左傳言囊辭又言釐食與肉謂囊則囊爲今俗有底者

名帖

說文云帖帛書署也玉篇四百三十二同廣韻入聲三十云帖券帖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題賦曰帖均或有署言之今人職名紙曰名帖古謂之刺後漢書衛衡傳云陰懷一刺魏志夏侯淵傳注引世語云人奏一刺悉齊其鄉邑名氏唐書百官志云諸司相質其制有三曰關二曰刺三曰移蓋名刺者刺取彼意見與否也前此則謂之關爾雅云謂也釋名云謂也謂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史記索隱云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云兼載錢穀者以高祖齊寶錢萬若今度帛禮帖所列爲名帖中之一種漢書靈光傳注文類云朝當用謂以今制況之則鴻臚寺官之收職名紙漢有中書謁者令典朝謁史記萬石君列傳云爲中消受謁漢書申屠嘉傳云晁錯夜入宮上謁霍光傳云使蒼頭奴上朝謁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謁之皆朝謁也案曲禮云能典謁矣未能典謁也注云謁請也謂請主人意見客與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躡軍門上謁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漢書何並傳云自造門上謁袁盎傳云丞相相舍上謁蓋寬饒傳云詣官府門上謁馮不疑傳云及門上謁陳萬年傳云謁問疾霍義傳云內謁徑入後漢書徐穉傳云留謁即去皆名帖也

油煙墨

古用石墨後用松煙墨宋沈括以鄰延石油煤作墨東坡志林謂石油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政和中醫官寇宗奭作本草衍義言墨用松煙其石油煤不可入藥又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道東坡乃自掃油煙煙所造是北宋石油煤墨已行葉夢得遺著錄語云三十年來歐人以黃山松煙漆燒煙作墨余大觀間取其煤參以三韓墨之一既成則他名墨皆不及又云近有油煙墨法用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

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墨無佳者四朝聞見錄云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欲取九里松為煤新安戴彥衡言此平地松不可用力持乃止老學庵筆記云紹興中欲以西湖九里煙作墨新安墨工以為當用黃山松煙是南宋初有油煙而多用松煙墨金人元好問有南中楊生玉泉墨詩注言楊墨不用松煙而用鐵煤意鐵煤墨南中作者在紹興後楊生名文秀其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楚材者也元詩注又言宮中以張遇麟香小團為畫眉墨陸友墨史云潭州墨工胡景純專取桐油煙名曰桐華煙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則南宋與金重油煙墨時猶兼用松煙今高麗墨似有漆煙即葉夢得所謂三韓墨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宣和六年高麗私覲名品有松煙墨二十挺是北宋以前墨用松煙偶有油煙南宋以後多用油煙今松煙油煙並行松煙以雍正年間製者為上熱河園場松也

夾板船札船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荷蘭船最大用板兩層斷而不削製極堅厚中國謂之夾板船其實圓木為之非板也又多巧思為帆如蛛網旋盤八面受風無往不順海洋相遇常遭其劫廣南創為小船曰札船駕巨礮於上攻夾板船底破即沈荷蘭甚畏之澳門紀略云荷蘭商船飛船在海中為最堅皆以夾板飛船有五桅九桅桅有雌雄二竅籍而楔之益左右帆數百里之遙遠時可及其首尾皆有舵皇朝通考四裔考安南云札船無首尾輕捷異常蓋操楫而行恃人力者僑駛行擊破夾板船船上人驚則以數十札船掛繩夾板船底爭拽之至淺處而夾板船中人物無歸者紅毛人駕舟避廣安海其號令舟行望見廣安海則舵師斬矣廣南於乾隆五十三年并安南亦肅匪海盜後為粵南所并

癸巳存稿卷之十一

蘿蔔

冬日取蘿蔔少留菜蕊以線絡橫承之挖其腹向上注以水久之則菜蕊向上生意不絕能至夏初癸辛難志言沈草庭謂杏花半開者用刀割下插之蘿蔔上卻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灌而根已生可以待種此法極佳蓋借蘿蔔生氣或云以芋頭插之亦能有根

莽草

爾雅竹筴為莽方言南楚間謂草為莽此各明一義周官翦氏除蘆物以莽草薰之注云莽草藥物殺毒者山海經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葭山有木焉曰芒草可以毒魚亦謂之草神農本草則莽草在木也此草乃古草之本字非今草本轉寫字本經云商草殺蟲魚蘇頌云今南中州郡及蜀川皆有之木若石楠而葉稀無花實又云一說藤生蓋以名草疑之實則莽草即桂子性辛毒大般泥洹經音義則云出幽州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則莽草實木木頌說無花藤生乃別一種也宋沈括補筆談云莽草蜀道浙江湘湖間山中有之枝葉稠密團攔可愛葉光厚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蕪湖間魚人採葉搗飯以藥魚皆翫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柱世人謂莽草大葉如

手掌。又言細葉。又言葉光厚堅韌可拉。又言柔軟而薄。又言蔓生。多是謬誤。此與李德裕所賦。均爲本草
本部之莽草。而莽草又有葉如掌及光厚堅韌及藤生者。沈括以爲謬誤。是爲執一廢百。蓋神農莽
草。以俗字譯之。應爲莽草之本。不妨草中自有莽草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但據水莽一稱。遂削神農木
部之莽草。而人之於毒草門。又復引本部莽草之文以實之。尤不審也。

桂

桂之屬不一。皆以後說即雜出。莊子人間世云。桂可食。故伐之。古人鹽梅薑桂。所以調和。又食藥若桂皮
桂心。桂枝。故云可食。是中土常木。不曾遠求之交趾也。陶宏景云。齊武帝時。湘州送桂樹。植芳林苑中。葉
如柏葉。深黑。心赤皮黃。此又別是一種。神農本草則惟桂樹二種。而宏景亦未嘗見。言並宜研訪。稽
含南方草木狀。則云皮赤者爲月桂。葉似柿者爲菌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葉似荊棘者爲白毛者。爲肉桂。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蕊。簇生。月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蕊。牡桂。葉如苦竹。花六
瓣。蕊凸。起。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桂。南方奇木。上藥也。出賓宜州。凡木葉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
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嚼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桂開花如海棠。
色淡而絕小。結子如小椀子。花蕊爲食品所須。葉比木樨稍大。背有直文三道。如古圭製。然此本草所謂
桂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唐王維詩云。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于武陵山中桂云。
日緩上山路。鳥啼已。知春。酉陽雜俎云。李衡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楚辭美桂樹之冬榮。庚肩吾詩
稱桂花耐久。依此諸條。桂以春華秋英冬榮也。亦有以秋華者。或謂之木犀。晉王子年拾遺記。言偃樹旁
有丹桂。白桂。爾雅釋木。侵木。桂。竹。郭璞注云。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唐張九齡感遇詩云。
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此則秋花。木犀亦名桂也。酉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言秋花者。究不
悟秋曰銀桂。白花皎潔。管人曰謂之桂。非妄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一種。花黃深而大。一種花白
淺而小。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古人殊無題詠。不知從何名。張芸叟詩云。駐馬欲尋無
入路。問僧曾折不知名。陸游詩序云。楚辭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詞畫間。今不復見矣。樹山僧野人
來之作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圓。消得嫦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張陸之詩云。
不知名。謂之桂木犀也。一云未遇看。謂丹桂也。姚寬西溪叢語以木犀爲巖客。史繩祖學齋佔畢謂。桂枝
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象見月中。各就所見一種言之。不必相贊也。明王世懋閩語疏云。福南四郡。桂四
時皆花。有子。其秋花無子者。木犀也。

木樨不應在釋草說

爾雅釋木云。樨。木樨。樨。木樨。疏引某氏云。其花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詩正義引爲樊氏。此亦由
疑之故。強爲之說。其言爾雅以經師考補名物。木樨誤入釋草。其致誤蓋亦有由。篇籍言木謂之華草。謂
之榮。夏小正言榮。董其令言木華。榮。遂並樨樨入釋草。非由辨氣也。樨木云。樨。樨。注云。樹似白楊。又唐棟
移。注云。樹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是樨爲樨。亦爲移。曰唐棟。詩草木疏云。唐棟。唐李也。其花或白或赤。文選

閉居賦。二葉。臘丹白之色。注引廣志云。張掖酒泉有赤白奈。埤雅引篇論云。木槿花似奈。奈實。木槿虛。詩
草本疏言。唐棟六月熟。又言常棣有白有赤子。亦如郁李。是樨爲唐棟。其花似常棣。奈實。詩唐棟有華。名
唐棟。花反而復合。亦如日給。時時然。故樨有木槿名。爲樨。爲移。爲榮。華也。釋木云。樨。樨。注云。今樨。樨。釋木
又云。榮。桐木。說文榮云。桐也。桐云。榮也。夏小正云。二月榮。五月合。云。李春之月。桐始華。則榮爲葉。爲花。爲
是木槿之樨。樨。樨。亦榮。華也。詩鄭風云。顏如舜華。毛云。舜。木槿也。是爲月令仲夏榮之木。鄭注
月令云。木槿。王蒸也。詩草木疏云。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鄭注蓋用方言。然則舜王蒸
爲木槿。正名。一曰日及。亦曰日給。一曰朝雨。見文選。注云。莊生注也。一曰樨。釋木引司馬彪。禮謂之
榮。詩謂之華。是樨亦榮。華。樨。樨。同其名。然則木槿一也。樨木亦爲木槿二也。樨木亦爲木槿三也。三者
皆木。且正名之曰木槿。何得在草。草自有薑。黃。葦。荊。二種。正經。豈宜惑亂草木也。木謂之華。華字
加草。草謂之榮。榮字乃從木。雅訓與文字相反。義不可曉。樨。樨。樨。三者皆木。經皆有華。義。不應草訓。若云
辨氣。則治。樨。樨。樨。豈復應在木乎。以之說。樨。樨。樨。已是木。非草。兼及樨。樨。樨。義更遠矣。詩草木疏云。舜。一名。樨。
名。樨。案。樨。樨。是樨。樨。樨。亦名。樨。非謂凡屬樨者俱名。樨。樨。草木。疑於以木入草。不欲又分三名。不悟。樨。樨。樨。名。
之。爲木。樨。則釋草。篇名。非曲說所能通也。

此壬戌夏在泰安作。戊寅在阜陽開人。雪。樨。以樨木爲上。佳視之。乃樨木。此又汝穎間木樨之名。京城
謂之妙枝。

芭蕉

南方字中實有芭蕉。梁徐獨冬蕉卷心賦云。披殘心于孤翠。植晚斲于冬餘。枝橫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
枯。上維山中。亦富有之。夢溪筆談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形器。求王維畫物。不問四時。家藏良安。臥
雲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難與俗人論。懶真子亦云。此乃神悟。不在形迹。冷齋夜話云。王維作畫
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矣。世間此種言語。譽西施之譽。且西
施是日適不曾擊也。

西瓜

李志常西遊記。道錄本二卷。謂。卷上云。輪臺西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蓋即今哈密瓜。秤謂十五斤。
謂之西瓜者。中地舊名也。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西瓜。形如扁蒲而圓。色青翠。經歲則變黃。是其始納
貢遼金者。五代史四夷附錄云。回鶻種大。如中國東瓜。金劉昫作吾古孫北使記云。回鶻國瓜。有重六十
斤者。又金川瑣記。言南瓜。瓜三四尺重。一二百斤。四人昇之。則及秤不爲大。盛如梓。老學菴談引耶律丞
相西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驢負兩枚。又云。尋思千城。瓜大者如馬首。今中國自種西瓜。皮與
瓤色俱淡。然有重至五十斤者。五代史言中國東瓜。今七八月瓜菜。也有百斤者。又倭瓜亦七八月瓜菜。
商人謂之北瓜。北人謂之南瓜。

黃山松

宋魏貫之墨經云松煙後唐用官州黃山歙州黟山及松蘿山松李氏以官徽之松類易水之松黃山黟山松蘿山之松品惟上上穿山石出者歲所得不過二三株爲上其次曰脂松曰揭明松曰紫松曰鐵松曰黃明松曰糖松曰杏松曰脂片松凡九等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中官欲用西湖九里松煙作墨新安墨工戴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羅願新安志云黃山朱砂泉旁近有昔人墨窰數處又云黃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又云新安墨以黃山名衢地工者截他山松煙造亦不成是黃山自古多松間有穿山石出者以爲奇品蓋多取山陰木質清瘦煙用重黑而更夢得避署錄話謂黃山松膠煙黑乃其脂片松下品也明天啓六年閏六月山主吳養春家人吳榮在東廠首告八月審明程夢庚貢松銀十三萬六千兩吳養春貢松銀六十餘萬兩又官估山場木值銀六十餘萬兩計黃山得銀百餘萬時植甚賤又山崖深遠木植尤賤當刊松萬萬株矣今所剩者皆刀斧所不及有多奇品又程瑞勅黎牀語言康熙五十七八年間蒲團臥龍破石連途檢龍倒挂接引七松化爲鐘炭其松更寥寥矣

牛莊草

牛莊草定額一百五十五萬匹千八百二十束十分抽二除與工部編席外餘草每束三釐其徵銀一千四百兩零六錢二分據京通志文也其每束二釐應作每束二分以推工部編席用二十四萬九百三十三束折色收七萬三千一百一十束通志又讀續古算經記此

蘇蕩營柴

嘉慶初河工濬料堆千一百二十五束十七年四月江督百齡奏蘇蕩柴三十斤一束向四十束一方今三十束一方三十七方半爲一堆每堆銀一百六十兩增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抵二千八百餘堆每堆銀四十五萬餘兩除費九萬餘兩可餘銀三十五萬餘兩云云案一堆一千一百二十五束應抵三千八百二十堆值銀六十一萬一千二百兩若二千八百二十堆恰值銀四十五萬一千二百兩止增柴三百七十七萬二千五百束矣不知當日部議及星使何以數銷又是年十月星使奏二十二斤一束三千束爲一堆柴六萬六千斤與向例四十束爲方三十斤爲束以三十七方半計之當得三十斤之束一千五百萬四萬五千斤其數不合與百齡所奏一堆三萬三千七百五十斤亦不合又二十四年十月協濟馬營壩工摺料二千垛河督黎世序奏每垛五萬斤數亦不合蓋年時計算不同惟十七年江督奏明係誤三千八百爲二千八百計算是不檢也

順治二年二月山西交城縣牛產麟見交城縣志順治十八年定遠民間牛產麟見江南通志康熙五年四月兩昌縣牛產麟見江西通志康熙己酉正月二十一日丑時餘姚吳天保家黃牛產麟見毛奇齡西河詩話康熙二十八年餘姚馬山胡氏牛產麟見紹興府志蓋即一事毛於胡吳牛音不分又己巳誤作己酉耳順治十六年山西平定州峨嵋牛產麟送京師見平定州志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廣

靈縣牛產麟見山西通志及秦松堂自作年譜康熙三十三年合肥縣麟生於三河尖民家見江南通志康熙四十七年夏雜縣牛產麟見萊州府志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鉅野民李恩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四川瀘川府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產麟見京報川督黃廷桂川撫德齡奏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寧陽民孫永祥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三年寧陽牛產麟見寧陽縣志乾隆四年蕪湖民家牛產麟三日刻之無腸胃見子不語

大字大畫大符大塔大樹大梨大韭大材大玉

晉書衛恆傳云漢靈帝時袁術將帥官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寸言王羲之傳云子敬嘗書壁爲方丈大字觀者數百人案古人大字多以鐙影取之鐵圍山叢談云宋元符末蔡京自取大筆如椽臂張兩幅素書龜山二字米芾賀壽及一惡客俱愕視是前此所少也春渚紀聞云政和二年襄邑民家紫姑書紙字徑丈更請大書 襄表二百幅用麻皮十斤縛作筆徑二尺許濡墨就案場一人聚筆於項不覺騰踴往來成一福字端麗如顏齊令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官捕具奏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乃書一慶字與福字相稱案襄表幅方二尺二百幅連方可方二丈八尺此字之最大者矣老學庵筆記云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進自齊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藉投進以貢諷降一官其字蓋五尺餘亦可言大梁溪漫志云東坡教葛延之書言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然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此實想像之言非能有此運筆蘇集有題崔白大圖幅徑三丈詩云注米不遺風衝樓能豈得投三丈是大相本畫也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梓州織八丈闊絹進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爲此絹之最大者固繪寶號 文惠 云成文秀畫清濟貫河圖一筆長五丈貫于波浪之中與衆豪不失次序想騰回摺即志亦同 蓋亦絹本梁溪漫志云常州太平寺壁有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畫鑑則云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波浪起伏活動而揚萬里詩云壁如雪色一丈許林景熙白石樵唱太平院壁間畫云萬頃波濤生素壁又云毫端分寸千萬里郭昇客杭日記云入常州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洵涌生動奇筆也俱不言畫筆長短常州府志則云畫在寺之彌陀殿壁筆起西北隅綫繞數千丈其說不同今以一筆所畫之墨細注壁上至百尺墨說不能見畫矣豈能數十丈又數千丈邪千畫十畫亦尺謂也唐書云僧懷義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張天津橋南此畫連縫絹帛爲之古今最大之畫也齊東野語云南宋黃冠如剛以黃絹方丈帝書大符進恭聖廟后此符之最大者開天傳信記云元宗金天廟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案默記云華州西嶽廟門裏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高數十丈的數段爲一碑直上薄雲霄則數十丈應作數十尺且係積段爲之者安南人大越史記李太祖紀史臣云聖宗書佛寺碑長丈有六尺留德游寺蓋碑石高丈六尺取材已難燕都遊覽志云昌平長陵洪熙元年建碑高十丈許無字又云碑闊四尺五寸厚一尺五寸他陵不及此碑之最大者其丈尺已可疑而正德姑蘇志言宋韓世忠墓碑高十餘丈未立嘉定時有司

勝作趙師鑿碑爲樓三成覆之石豈能探至十餘丈而移之者。又高十餘丈豈樓三成所能覆。至其他勝
匪者又不計也。洛陽伽藍記云。永寧寺塔高九十丈。上利復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
其言可駭。塔高九十丈。當徑九丈。圍二十八丈。越史李聖宗紀云。龍瑞太平四年。築大勝寶塔。高
數十丈。其制爲十二層。即報天塔。史以爲安南四大之一。明。此。宋。時。塔。大同。府。志。云。應
州木塔。遼清寧二年。建。上下以木爲之。高三百六十尺。大。理。府。志。云。城。北。門。內。崇。勝。寺。塔。高。四。百。餘。尺。
凡十六級。此塔之大者。真定龍興寺。宋乾德元年。記碑云。金銅象大悲菩薩。高三十三尺。四十二臂。大。理。府。志。云。
鑄七度。鑄就一連座。至。隆。慶。至。齊。四。至。胸。五。至。腋。六。至。肩。七。至。頭。頂。臂。雕。木。布。漆。金。安。以。銅。筒。子。編
林公議云。與國寺大像。開高。開寶寺塔。唐。尚。書。故。實。云。鄭。廣。文。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言。自。頂。至。額
八十三尺。額。珠。銀。鏡。中。虛。受。八。石。此。蓋。如。懷。義。血。首。乃。不。祥。之。物。龍。門。奉。先。寺。唐。開。元。十。年。碑。云。佛。身。通
光。座。高。八。十。五。尺。樂。山。縣。志。云。城。東。凌。雲。寺。唐。開。元。時。僧。海。通。于。瀆。江。沐。水。蒙。水。之。會。俾。流。怒。浪。之。瀆。擊
山。爲。彌。勒。大。像。高。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覆。之。此。像。之。最。大。者。其。言。作。閣。其。可。疑。七。層。之。柱。均。須。五。十
尺。疑。閣。爲。僞。言。明。西。洋。人。言。舟。過。一。港。出。銅。人。跨。下。爲。天。下。奇。觀。此。不。能。鑄。其。像。亦。無。由。移。合。樹。立。亦。僞
言。也。明。人。姚。士。登。見。只。編。云。處。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表。百。里。外。便。可。望。見。好。事。者。以。繩。度。之。圍。十
丈。徑。六。丈。餘。此。比。榕。門。大。矣。蓋。樹。之。最。大。者。西。陽。雜。俎。云。洛。陽。報。德。寺。有。梨。重。六。斤。其。言。有。徵。吳。子。仙。釋
詞。頭。此。梨。之。最。大。者。西。陽。州。志。云。邑。梅。洞。長。官。司。南。非。山。昔。有。人。遺。非。種。于。此。山。頂。長。丈。餘。四。時。茂。盛。民
取。以。供。食。此。垂。之。最。大。者。大。清。一。統。志。言。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假。側。于。地。高。可。隱。一。人。
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春。明。夢。錄。云。大。木。樟。也。圍。二。丈。外。臥。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
隱。身。今。見。其。木。長。乃。六。丈。餘。明。史。呂。坤。傳。于。萬。曆。二。十。五。年。疏。陳。大。工。採。木。言。丈。八。之。圍。則。橫。臥。亦。高。六
尺。可。視。宋。時。汴。京。榷。枋。但。遜。神。木。耳。神。木。可。云。材。之。大。者。嘉。慶。四。年。正。月。上。諭。云。上。年。十。二。月。間。都。爾。嘉
將。由。葉。爾。羌。採。解。大。塊。玉。石。連。送。艱。難。之。處。寄。知。和。坤。和。坤。臣。不。陳。奏。現。經。軍。機。大。臣。查。出。具。奏。今。閱。原
摺。得。知。回。衆。勞。苦。情。形。朕。心。深。爲。憐。憫。將。此。速。諭。所。經。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
棄。不。必。前。解。然。外。間。不。知。玉。大。幾。何。拋。棄。何。地。十。一。年。十。一。月。上。諭。云。玉。慶。奏。親。往。驗。看。玉。塊。一。重。七。千
五。百。餘。斤。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即。行。起。運。赴。京。玉。慶。等。傳。旨。嚴。行。申。飭。伊。自。到。略。喇。沙。爾。罔。識。治。體。云。云。
始。知。大。玉。重。七。千。五。百。餘。斤。拋。棄。喇。沙。爾。此。玉。之。最。大。者。

火不思

琵琶直項者。宋以來謂之火不思。俞玉吾席上廣談云。漢撥四形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昭君笑曰。彈
不似也。後譚爲漢撥四。案火不思。漢撥四。單字。遠音。非有改造不似義。長安客話謂之胡撥。琵琶古
實直頸。說文云。琵琶。馬上絃索。初學記引古今樂錄云。琵琶出於絃。注云。杜濬以爲出於秦。蓋苦長
城役。百姓絃。而鼓之。宋書樂志亦以爲然。世說有曲項琵琶。梁侯景使王偉。備齋曲項琵琶。云。曲項
曲項者。由直項直項分名。舊唐書音樂志云。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絃。之
癸巳存稿 卷十一

遺制。其他曲項。疑是漢制。兼兩制者。謂之秦漢。梁史別之曰曲項。舊唐書又別之曰其他曲項。則琵琶本
爲直項。可知曲項。疑漢時出。胡中唐書又云。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則所謂似琵琶而小者。兼五絃
三絃。庶物異名錄云。卽胡撥。四三絃。長二尺。是也。晉阮咸。造銅琵琶。元行沖。改以木。唐李商隱。題。草
閣詩云。仲容銅琵琶。直頸聲。淒淒。則唐人猶有直頸琵琶。曲項琵琶之名。宋元始。以直頸者名火不思。反
以琵琶。屬曲項。則古今不相襲。求火不思之名。實出於回部。元楊瑀。山房新語云。鑛鐵胡不思。世所罕有。
乃回部中。用上。之。製。作。輕。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爲。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則。初。由。回。部。得。中。國。琵琶
舊式。號曰火不思。轉入蒙古。耳。元史禮樂志云。火不思。如琵琶。直頸。無品字。有小槽。圓腹。如半餅。極以
皮爲面。四絃。皮。絃。用。一。孤。注。元。時。天。樂。一。部。有。琵琶。篋。篋。火。不。思。胡。琴。是。火。不。思。屬。直。頸。矣。陶。九。成。懷。耕
錄云。樂器有秦明琴。渾不似。曲口。溫舍。舍。鋼。鈎。之。類。北。征。事。蹟。云。英。宗。北。征。也。先。奉。酒。自。彈。虎。撥。四。兒。唱
曲。王。圻。續。通。考。云。火。不。思。又。有。秦。漢。子。之。名。沈。德。符。野。獲。編。云。一。名。琥。珀。機。一。名。胡。博。詞。老。妓。名。渾。不。是
方。以。智。通。雅。云。火。不。思。又。有。琥。珀。詞。吳。撥。四。土。兒。密。失。叉。兒。機。之。名。高。士。奇。天。祿。識。餘。云。一。作。虎。拍。詞。一
作。虎。拍。思。一。作。琥。珀。思。皆。指。直。項。案。新。會。典。圖。第。三。十。六。卷。火。不。思。四。弦。通。長。二。尺。七。寸。三。分。一。釐。一。毫
亦。曲。首。七。寸。二。分。九。釐。大。清。會。典。樂。部。燕。樂。注。云。琵琶。列。木。爲。槽。上。覆。以。板。四。絃。四。絃。者。情。方。無。角。而。長
柄。火。不。思。似。三。弦。之。制。而。四。弦。今。尺。一。尺。七。寸。七。分。四。釐。皇。朝。禮。器。圖。燕。樂。部。合。樂。九。色。第。七。爲。火。不
思。大。清。會。典。樂。部。樂。器。注。番。部。合。樂。古。笛。吹。樂。火。不。思。皇。朝。通。考。樂。考。云。和。必。斯。似。琵琶。而。狹。小。直。柄。
曲。首。四。弦。見。於。聖。製。者。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庚。辰。八。什。榜。云。渾。撥。四。火。不。思。曲。長。胡。管。如。鞭。吹。辛。巳。六。琵琶
底。事。名。同。火。不。思。又。云。應。懷。昭。君。出。塞。時。辛。巳。七。塞。碑。云。日。和。昭。君。撥。四。弦。

九九

豹隱記談云。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七。喫。茶。如。蜜。汁。冷。水。如。蜜。云。四。九。三。十。六。爭
向。路。頭。宿。出。浴。五。九。四。十。五。樹。頭。上。一。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爭。七。九。六。十。三。夜。眠
頭。一。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裝。擊。冬。至。後。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
十。七。雞。頭。吹。簫。樂。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氣。七。九。六
十。三。布。納。兩。腮。腮。八。九。七。十。二。貓。狗。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黎。爬。家。志。以上。俱。依。吳。下。四。一。齊。出
此。石。湖。范。成。大。用。吳。鄉。語。成。之。以。類。皆。不。載。故。記。之。

正月十日

古今注云。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爲。人。魏。書。自。序。傳。北。齊。書。魏。收。傳。亦。引。之。
荆。楚。歲。時。記。言。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豬。四。日。不。殺。羊。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
又。見。一。道。齊。云。天。地。先。生。雞。次。狗。次。豬。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次。衆。次。麥。也。故。曰。一。雞。二。狗。三。豬。四
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晴。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祇。支。圖。貢。重。明。鳥。如。雞
能。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鐫。金。或。圖。畫。爲。難。於。牖。上。此。之。遺。象。也。案。雞。取。一。日。爲

雞。又得吉音。非堯時遺象。渾天家言天地形如雞卵。故宜先有雞。為歲之首日。事物紀原云。東方朔始為人日。汪君文臺云。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洪興祖引東方朔書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則所主物有陰則災。

天穿節

凡事無雅記可尋者。不得不徵之短書。而短書多誤。五車韻瑞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四日為天穿。潛確相書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紅縷繫餅投屋。謂之補天。古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韻書云。荆楚歲時記曰。江南俗。正月三十日為補天日。以紅縷繫餅投屋。謂之補天。蘇軾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紅縷繫餅投屋。謂之補天。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天祿識餘云。江東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紅縷繫餅投屋。謂之補天。唐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廣東花縣志云。正月十九日。烙糕粉為團塊。加線穿其上。謂之補天。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凡此知書引拾遺記。荆楚歲時記。古詩。唐詩。李白詩。蘇軾詩。不知所出。審核之乃知。轉錄鈔宋祝穆事文類聚。又妄改之。而至誤也。事文類聚云。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縷繫餅投屋。謂之補天。李觀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乃宋事。宋人詩。不得涉唐以前。元陸時夫韻府羣玉云。正月二十四日。江東人煎餅投屋。云補天。陝西劉通志風俗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縷繫餅。擲之屋上。謂之補天。明韓汝慶朝邑縣志風俗第二云。正月二十三日。煎餅投屋。補天。是日仍不得食。廣東通志風俗云。正月十九日。廣州謂為天穿日。作餠餠。餠神曰。補天。各記見聞。不備。託古書。妄引唐詩。於體最合。宋葛魯卿勝仲蔚山溪詞。和朱刑掾天穿節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明楊慎詞品引之。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為天穿日。言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投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楊記亦未審。宋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線線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開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線絲穿之。帶以為祥。宋杜綰雲林石譜云。江水中多出穿心石。士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下子息。而襄陽志風俗不載。合之葛詞及事文類聚。正是宋時。以二十日為天穿。二十一日為穿地。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從其俗。而皆有義。古憲。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早十五日。穀雨改遲十五日。自正月。中氣至二月。節氣。為今古。連雨水之日。自正月。十六日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但古書不載。宋人始名之。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今俗。亦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節。近見一書。名隨頭駕。語云。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女子以此日穿耳。是亦以二十日為天穿。所以知天穿為雨水者。史記天官書云。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言七日得雨。則民食日有七升。豐年也。宗懷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食煎餅。于庭中作之。言熏天。亦以七日當得雨。故薰之。襄鄧俗。唐以七日。宋以二十日。皆為雨亦也。遼史禮志云。人日。俗食煎餅。于庭中。謂之熏天。宋張繼南湖集。賞心樂事條目。中有正月人日。煎餅會。亦做唐事為之。

七夕考

夏水不正云。七月。漢家戶。初暮織女正東向。詩大東云。豉彼織女。終日七襄。傳云。襄。反也。蓋云。襄。獨也。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以此二文言織女者。皆言七月。漢人記。王子晉。七月七日見緝氏山。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神仙多以七日見於世。東方朔。又言織女。侍兒梁玉。清事。世人以天上有夫婦之道。謂牛女七夕。一會。三輔黃圖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西漢人猶言牽牛渡河。後人乃言織女渡河。左傳昭十年。開元占經。並引星占云。織女七夕。有渡河之說。似非處女之稱。其義膠固不可解。以詩。又言。曉。牽牛。而別生旁義。魏文帝云。牽牛織女。遙相望。從院生義也。注引曹植七詠注云。牽牛為夫。織女為婦。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蓋七月。夏時日在角。初昏。漢直。則牽牛居東。織女正。則必東向。詩。又以七襄。屬織女。故偏言。織女渡河也。西京雜記云。漢祿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是乞巧之事。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果。十四。乾象通鑑引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獲珍寶。以保神明。則瓜果宴之本。其匹配之說。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織女與扶筐為妃。荆州古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亦常向織女之足。則扶筐為男。占。甘氏星經中官云。扶筐七星。在天。北。其占。屬女工。則扶筐亦女星。牛女。耕織。相對。扶筐與牽牛。亦農桑相對。不言扶筐。牽牛。又不言織女。嫁扶筐者。世俗於小正大東之文。自增故實也。前人。或辨牛女。俱在河北。案河鼓牽牛三星。居河南。左旗右旗之南。織女三星。在河北。漸臺之北。非牛女二宿也。吳均續齊諧記云。杜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當渡河。問何事。曰。暫詣牽牛。吾向已被召。明日。失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渡河之說。非始武丁。又六帖。鵲部。引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淮南無之。或萬華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今風俗通。已缺。馬橋。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乃附益。崔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顯。又復不見。容是。尙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太一下行。忌七殺。重七避。鵲不足為異。鵲又純。故名。神女。值七日。有牛女之說。人遂妄。為織女。橋致首。秀爾。開元占經。引郝萌云。織女一名。東橋。亦是兼采。眾說。然郝萌云。織女十月。晨見東方。赤精明。女工。善不精明。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此必乞巧遺說。後徙於魯。見南方。時占之。是知七月渡河乞巧。由附會詩禮。故言耕織。而不近取扶筐。言乞巧。而不於十月晨見東方時也。

益宅

蟲蛇在地。有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相宅法。忌白虎。而古人有白虎觀。淮南人間訓云。西益宅不祥。論衡云。俗有大諱四。西益宅居其一。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亦有西益宅不祥。新序五及家語。正論解。則云。東益宅不祥。家語。蓋錄新序之文。

弄女婿

北史齊文宣敬皇后傳云。趙郡段昭儀。詔妹也。婚夕。詔妻元氏。為俗弄女婿。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

怒謂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懼妻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西陽雜俎。異云。北朝。婿至婦家。婦女畢集。以竹杖打婿。有至委頓者。

看新婦

看新婦。古也。後亦有之。世說云。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南史齊河東王傳云。武帝為納柳世隆女。帝與羣臣看新婦。顧協傳云。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封氏見聞記云。近代婚家有障車下婿。御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障拜堂之禮。

弄新婦

漢書地里志云。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頗稍改。然尚未止。抱朴子疾謬云。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其慢對。其為鄙野。不可忍論。西陽雜俎。異云。近代娶婦之家。弄新婦。

鬧房聽房

鬧房之事。有極無禮者。意林載風俗通云。汝南張妙。會杜十家娶婦。酒後相戲。縛十捶二十。又懸足趾。致死。鮑昱決毒。滅死。抱朴子疾謬云。登以楚捷。繫脚倒懸。酒後醜露。不知限齊。至有傷於血流。陸折支體者。其事正類張妙。自漢迄晉。其風不改。豈非鮑昱。假仁害俗邪。西陽雜俎。異云。律有甲妾。乙丙共戲甲。旁有權。比之為獄。擊畫櫃中。覆之。甲因氣絕。絕當鬼。新獄。與明黃。曉蓬軒吳記云。魯地人生子。親友戲繁其手。游於市。而卒飲。而仍繁生子者于樹。遂為狼所啖。此匪人所謂樂酒。勸人無惡意者也。漢書列女袁廣妻傳云。帳外聽者為蓋俗之聽房者。

吹簫給喪事

史記周勃世家云。以絳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集解如淳曰。以樂喪賓。若俳優。臣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云。左傳。吹簫。若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也。漢書。師古用增說。今案。索隱言是也。簫非編簫。乃以簫亦謂之鼓吹。謂簫之簧鼓以吹之。自是秦漢喪儀。非關樂賓。蓋鼓吹二義。一是短簫。宋書樂志云。鼓吹蓋短簫。鏡歌。郭茂倩樂府解題云。鼓吹。短簫。鏡歌。吹鼓角。是也。一是作樂之名。漢書。韓延壽傳云。鼓吹車。及諸傳。齒鼓吹。陳琳檄云。登高岡而擊鼓吹。宋超。詳胡野類要云。鼓吹。禮部之太常樂。蓋雅樂。為軍門。轅門所奏。無鍾磬。琴瑟。但鼓。鈸。鏡。鼙。吹。金。簡。簫。笛。是也。喪事行車用短簫以節行止。又以人死。使人勿惡。非為樂賓。其後乃用鈴。鐃。簫。笛。五。行。志。云。西。公。時。庚。曉。挽。歌。搖。大。鈴。又。梁。時。謝。幾。卿。執。鐃。挽。歌。唐。制。郎。與。執。鐃。代。哭。者。同。衣。帽。太。平。廣。記。李。姓。傳。二。肆。備。因。器。者。較。能。揮。鐃。而。進。亦。所。以。節。行。止。其。別。為。樂。賓。則。自。漢。桓。寬。如。淳。臣。瓚。時。已。然。桓。寬。論。論。國。病。云。送。死。殯。家。散。不。足。云。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與。下。坐。而。宣。辦。歌。舞。伎。戲。唐。會。要。云。長。慶。三。年。李。德。裕。奏。百。姓。厚。葬。道。途。設。音樂。習。以。為。常。不。敢。自。廢。誠。宜。改。張。準。法。科。罪。然。實。未。能。禁。也。喪。祭。用。樂。發。引。用。樂。封。窆。用。樂。因。以。樂。娣。弔。送。者。皆。沿。習。不。改。與。十。惡。中。居。父。母。喪。作。樂。者。不。得。同。科。讀。禮。通。考。並。列。之。非。也。喪。事。用。樂。所。謂。非。禮。

居父母喪。服未除而自作樂。所謂不孝。情不同也。

酒令

宋寶平酒譜第十二為酒令。云。詩既立之。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禍。案其事有證。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其制也。若詩則言彼醉不減。不醉反恥。箋云。立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取。未。醉。者。恥。罰。之。衛。武。公。刺。時。人。如。此。殆。即。酒。令。非。備。酒。禍。也。云。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為。廢。政。其。酒。令。之。漸。歟。案。說。苑。善。說。篇。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廢。政。不。仁。曰。君。已。設。令。令。不。行。可。平。已。明。著。分。字。韓。詩。外。傳。云。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亦。前。此。酒。令。後。漢。書。賈。逵。傳。云。逵。作。酒。令。學。者。宗。之。亦。連。酒。令。字。云。漢。初。始。開。朱。虛。侯。以。軍。法。行。酒。案。荀。悅。漢。紀。引。此。者。史。記。云。朱。虛。侯。章。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將。帥。也。請。以。軍。法。行。酒。令。亦。著。令。字。新。序。刺。奢。節。士。並。云。築。為。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又。前。時。軍。法。酒。令。也。今。令。官。以。卑。者。為。之。梁。書。上。規。傳。云。湘。東。王。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蓋。不。肯。為。中。山。詩。話。云。唐。人。飲。酒。以。令。為。罰。

明帖

荀子云。不法後王。謂之不雅。以儒者明時王之制。吾臣之義。不可遂廢也。明洪武三年。禮部定儀。敵已。止。率。書。奉。復。而。文。人。往。往。稱。頌。首。稱。再。拜。蓋。山。臨。古。帖。而。勸。雙。之。至。地。名。官。名。均。不。依。王。制。巡。撫。曰。中。承。知。州。曰。刺。史。應。天。曰。林。隴。順。天。曰。長。安。若。代。古。人。通。書。者。然。古。語。云。見。駱。駝。請。馬。腫。背。此。則。牽。腫。背。馬。謂。之。駱。駝。矣。

門對

茅亭客話云。孟蜀太子善書札。自題策勳府桃符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洛中記異錄云。孟昶歲末自書桃符曰。天降餘慶。聖祚長春。賜子詰。詰拜受。致於寢門之左右。蜀檮杌及宋史五行志四。並云。昶令學士題桃符板。以其詞非工。命筆自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後納。士。呂。餘。慶。來。知。成。都。而。長。春。則。宋。太。祖。誕。聖。節。名。也。桃。符。板。即。今。門。對。古。當。有。之。其。事。始。於。五。代。見。記。載。耳。北。宋。春。帖。子。皇。帝。皇。后。皇。后。貴。妃。閣。皆。由。詞。臣。擬。進。南。宋。則。臣。民。家。門。對。亦。見。記。載。困。學。紀。聞。云。樓。鐘。桃。符。門。前。有。約。額。來。客。座。上。同。看。未。見。曾。隨。隱。漫。錄。云。京。口。妓。韓。香。家。桃。符。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種。史。云。洪。平。齋。桃。符。曰。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開。洪。第。後。上。史。浩。書。自。宰。相。至。州。縣。各。指。其。短。一。云。如。此。而。已。因。十。年。不。調。也。鶴。林。玉。露。云。洪。舜。俞。詩。曰。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蓋。傳。聞。異。詞。癸。辛。雜。志。續。集。云。歸。官。教。諭。黃。謙。之。題。桃。符。曰。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後。集。云。廖。梁。洲。門。符。喜。有。寬。閒。為。小。隱。粗。將。止。足。報。明。時。直。將。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包。依。南。城。園。門。符。曰。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又。買。似。道。桃。符。曰。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金。鑰。百。萬。兵。又。曰。成。行。寒。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又。曰。陽。春。賀。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元。楊。瑤。山。居。新。話。春。帖。云。光。依。東。壁。關。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張。羽。貞。居。詞。

癸巳存稿卷之十二

術士

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六月公欲麥使爲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言及食新也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太平廣記定數載逸史言萬年縣捕賊官李姓置鮪一客自言婦人食料李問之客言李不得食鮪將食京兆召李去庖人別留兩椀鮪李返就座執筋而罵言未了亭子仰泥墮鮪糞埃不得食此二人者術則驗矣殺與罵亦不免北史吳遵世傳云齊文襄出遊恐雨策之李葉與曰有雨遵世曰無雨文襄曰不著罰杖十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明史方伎傳云周顯至馬當言水怪見楨人多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顯復來且乞食盛饘太子妃方械以待病旋愈賞賜甚厚皇甫仲和袁忠徹占未申問寇從東南來日中不至成祖械二人不驗將誅死頃之寇至明日降始神其術蓋藝成而下君子慎之其他以隱形煉藥勢脇刑求其真所謂下流矣世人易衣窮相七病家匿情試醫凡挾伎遊方庸劣無氣乃能爲也又多爲惡人所混入天聰五年奉上諭凡巫覡星士妄言禍福惑感婦女誘取財物者殺無赦

管子語言篇云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何以謂之滿法法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三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三

齊租

管子幼官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此即白圭二十取一之說漢高祖十五取一至景帝二年令郡國田租三十而稅一光武紀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則百取五之法不可非矣孟子不爲管仲謂之大貉小貉幼官又云市租百取二關稅百取一商稅輕於農者蓋欲傾諸侯之資斷形云使稅者百一鍾

老子名可名義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此云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文字道原云書者言之所生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精誠云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鑠於金石皆其藏也上義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上禮云先王之法度有變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淮南本經訓云至人錯口寢說天下莫知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鑠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藏也晚世學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道應訓云桓公讀書堂上輪人曰獨其精和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爲言詞名爲文字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字大行人論語名注云書名書之名也古曰名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也止名乎義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古謂文字爲名北朝人猶守此義屢見於魏書

道德經

史記言老子過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不言上經爲道下經爲德今老子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皆分道德經蓋漢時已如此北齊書杜弼傳云弼表上老子注言稱惟道德二經詔亦言朕有味二經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澗口老子廟中此本末見册府元龜云晉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俾頒天下小學紺珠引東京記李昉宅有三經堂謂孝經道德經也魏公武讓書志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之河上公本古本無有也魏所謂古本或即王弼所受之本其德經所言學之毒之河上公本亦無之又檢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此又一道經一本作戒經索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蓋丹中仙人文誤也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

莊子史記言其著書十餘萬言其篇目有漁父盜跖胠篋畏累虛亢桑子北齊書杜弼傳言弼注莊子惠施篇今莊子止三十三篇據漢志道家者流莊子五十二篇則所闕者十九唐陸氏經典釋文言司馬彪注本二十卷五十二篇是彪本莊子爲漢志全本也釋文列唐以前本大約已富粹藏辨正論云劉宋時陸靜修道藏書目莊子十七卷莊周所出葛洪修撰是晉時佳本爲釋文所未見然亦不及彪本全也文

癸巳存稿 卷十二

三三

選謝靈運入華子圖詩。江文通擬許詢詩。陶淵明歸去來辭。任彦昇齊竟陵王行狀。注並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物。而獨往者。又並引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則彪本五十二篇中有淮南王略要。或漢志五十二篇為淮南本人秘書。疑校者。今知所闕十九篇目。與原書施淮南王略要而已。

墨子兼愛

孟子載夷之說云。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因以兼愛為無父。管子版法云。兼愛不道。是謂君心。莊子天道引孔子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論語云。汎愛眾。孟子云。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記云。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云。天子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謂兼愛即無父。是險道也。學者惡墨以繩墨自矯。不便私欲。為逐辭以避之。謂聖人有差等。案墨書言兼愛。本之天與王者。天道王政豈無差等者。藝文志云。蔽者為之。推兼愛之義。而不知別親疏。非墨子之所謂兼愛也。

墨子之辨

古人稱孔墨之辨。言能敷暢厥旨。墨子修身篇云。言無務為文而務為察。貴義篇云。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子蓋有以自信。其明鬼尚同。立一義必有一事為證。實事求是。此其所長也。

墨子才

莊子以墨子為才。言其巧也。古稱巧曰墨翟。今其書守備號令。字靖以為不便於用。因時之制。有不同也。

石鬼

淮南子汜論訓云。兼愛。上賢。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論衡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魏子。相見講道。魏子稱墨家有鬼神。董無心難之意。林魏子云。儒有董無心。難魏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此儒始楊朱之徒。非真儒也。儒則五經皆言有鬼神。

墨子羊組解

墨子節用上。衣服多加溫夏加清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宮室加因者。羊組。不加者去之。五兵加輕利堅難折者。羊組。不加者去之。舟車加輕利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單校注云。羊組二字疑一辭字。今案。羊乃善脫組。乃組誤。墨子言衣服宮室五兵舟車。國家不能省之物。有歲增歲修。經費惟可加好者。善修補組。與歲增者。同用者。不能加好。則去之。徒費歲修無益也。此節用之道也。

法後王

荀子儒術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怨。必為順下矣。其所謂法先王者。即尊王制之謂。不苟篇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非相篇云。聖王有百。善法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彙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儒效篇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學雜。果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是俗儒也。法後王。壹制度。尊賢畏法。是雅儒也。法先王。統禮義。壹制度。張法而度之。若合符節。是大儒也。合觀數文。知荀子所謂後王。即本朝先王。即本朝開國之君。儒者之道。蓋如此。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而後儒以守周禮。不知變革。夫為下而倍。裁必及其身。君臣之義。不得變革者也。而後儒革之。鄭康成所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舍己之君。而君周人之君。其心術不正矣。儒效篇云。道過三代。謂之蕩。以逾於本朝之所盛也。法武後王。謂之不雅。以居下倍上。是邪說也。不雅者。不正也。

說占相

荀子大略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衛命。而詩非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善。善為詩者。三言與春秋善衛命。詩非廢盟。均係古志之語。意各有指。不說不占不相者。言藝成而下道成。而上德盛。爵尊。不為他人說占相也。荀子連緘之。謂是心一。致有宋人劉子釐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之鄙論。人人自以為聖。而易竟忘矣。且就荀解。則不相是不須人相。義不可通。事不可行。故知其義非也。

荀子引語

韓非姦劫劫臣篇云。諺曰。薄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荀子語。韓非顯學云。有孫氏之儒。則非得見荀卿。無虛諺。即管子君臣上符。所謂雖有湯武之聖。復合於市人之言。而宋劉辰翁批國策孫語云。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之。妄也。姚寬姚宏題國策。亦摘此為韓嬰語。二姚學富。下語曾不致思。

譏倖

列子力命篇。譏倖。釋文引字林云。倖。吃也。方言云。譏。吃。倖。急也。則譏倖皆口吃。倖有急義。史記云。周昌為人。吃。又盛怒。蓋吃者語必多。又性欲速。語出蹇而亟。故曰譏倖。左傳云。公孫之亟也。注云。言其性急。不能受屈。亦作餐。吃。諸病源候云。陰陽之氣不和。府藏之氣不足。而生餐。吃。又心氣通舌。脾氣通口。脾脈連舌本。邪乘藏而搏氣。言發氣動邪。隨于下。脈否氣壅。亦令餐。吃。此則可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謂之餐。吃。

呂梁

列子黃帝篇。記孔子觀呂梁事。說符篇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河梁。而觀焉。實是一事。莊子達生篇。河梁。即孔子所觀。釋文引司馬彪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懸絕。世謂之黃梁。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高誘云。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發而通之。淮南本經訓。呂梁未發。注亦云。在彭城。案四書所說。是兩呂梁。莊列之文。合在彭城。呂氏淮南呂梁。確在離石。古注乃互錯。水經注於泗水。引孔子事。河水引呂文。及司馬說。真為通矣。莊子釋文云。北人名水皆曰河。則泗得河名。漢書溝洫志云。禹鑿二

梁後三代時自樂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衛陳蔡曹鄭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泗梁正得名河梁宋劉季世校漢書以為誤矣或謂泗呂梁始於唐讀史方輿紀要言宋已有之語俱不審

燕丹子金樓子

水經注函谷關云燕丹孟嘗亦養動雞鳴於其下燕丹子云秦王不聽丹歸謂言曰令烏白頭馬牛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牛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門未開丹為雞鳴雞若鳴鳴遂得逃歸烏白頭見風俗通論衡古人正名之曰燕丹太子蓋小說家之一種後人乃題之曰燕丹子近燕丹子自水樂大典中錄出金樓子近亦自水樂大典中錄出元章祖程注宋景照白石世唱次翁秀詩引金樓子黃嬪書睡也有人讀書把卷即睡因呼黃卷為黃嬪謂怡神養性如乳媪今其語在金樓子卷六雜記上知其書元時尚傳於民間也

戰國學術

孟子云有為神農之言者農家也楚策云治列子御寇之言道家也史記云騶衍推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家也其時為縱橫之學者藝文志為一家近世地理形勢之學也韓非子八論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孫吳之法者家有之亦子孫之學也其專以學名者則三墨八儒韓非子顯學云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自孔子之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子張或曰宋張漆雕氏者漆雕也顯學云漆雕之儒不色不日逃曲則遠於城郭行直則怒於諸侯墨子非儒云漆雕行殘與顯學言合也孔叢語焉漆雕開辨則主肅皇甫謚之徒謂其漆雕開矣孫氏者即荀卿史記云在戰國時最為老師

書易緯是類謀後

是類謀注題鄭康成而語不見淵源書云類萌樞提紀時提紀時者攝提輔斗建明時也云機衡維持經持錯序七九通符七九兼言斗七星九星也史記案隱引春秋元命包云攝提之為言提攝也言能提斗攝角以接於下也攝提紀時非謂歲星也又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機此云機衡維持言斗明矣案隱引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陶宏景真通記云常以二十七日月生日二日伺之其形異餘者爾故言斗者或言七星或言九星此並言七九兼見不見言之知是言斗者下云天以變化地以紀州斗分主九野與九州也下云變動七九斗衡謀是此書大旨注專言爻象偏矣其法斗兼房能為用故云考房斗能房者黃道赤道之交房四星日月五星之所出入開元古經乾象通鑑並引京房對災異云天有三門房星其華也此云昂街門亦日月五星也云鉤鈞房宿鉤鈞二星也斗者即北斗此書云攝提招紀格攝提謂夾角六星招謂招搖也能者三台也此書云握天能持斗輔開元古經引元命包云魁下六星兩兩而居曰三能能承斗魁而運輔者斗第六星旁一星皆從斗也云乾坤合斗七分治專言七者就所見不得改說為十云必提起天下扶其義在乾鑿度鄭彼注引元命包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當並皮注此書孔子云運之以斗稅之以昂昂

與房義同也云五七布舒五則街門五侯房昂之義也七則七以分治斗兼能也是考房斗能以知其謀也注謂五七三十五人非書所言河出錄圖洛授變書之意既為尋其條理書其後焉丁卯二月既望

識書

識釋名云織也義織微謂比附瑣雜說文云驗也謂記其已驗之事識亦圖錄淮南說山訓云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史記賈生列傳云發書占之識言其度漢書敘傳云儀遺識以應對則識所列至廣史記趙世家云秦識於是出矣蓋得周東遷所遺書淮南人間訓及史俱云秦皇挾圖錄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玉符亦見漢當中絕之戰其後人又附益恒諱云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稱識記知識記固有未增益之本張衡云九宮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則識有五宮陰陽術數之學

漢泉珠譜

漢游女韓詩本以為漢神文選七啓注韓詩漢有游女辭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蓋采之外傳韓詩外傳云鄭交甫將南適楚道彼漢泉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請其佩二女解佩與之文選南郡賦游女弄珠於漢泉之曲江賦咸交甫之典佩注皆引之襄陽耆舊傳亦言襄陽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遊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方山依元和郡縣志正與南陽郡縣分界下有解佩遺寶室志言馮翊嚴生於岷山得彈丸黑珠人平寰宇記言漢陽羊雅伯遇人以石子遺之羊種之於今日日得白璧五雙以此言之襄水神女佩珠如雞卵大蓋漢漢俗且漢水石多如此南齊賦中黃數玉注博物志云欲得好鼓玉以合漿於襄陽縣傷穴中擊取六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古玉多取於山水穴而珠但取形似潔實即漢石由周漢晉至宋時猶盛行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為祥為勝岳壽山溪詞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術清波說道隨新年樂事杜綰雲林石譜云襄州江中多出穿心石中有小窾士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下子息頃有年家弟守官獲一青石大如鷲卵白脈似粉書竹字兩行觀三宋人文可知古佩矣史記言韓詩內外傳數萬言淮南養生受之宜知漢北事也

補天

淮南子覽異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踰崑崙足以立四極注云女媧陰帝佐虞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鼈大龜也天廢頓以鼈足柱之楚詞鼈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案宋書天文志引鄭注尚書璇璣玉衡云以玉為儀儀貴天象也其云海儀蓋儀器謂文女媧鍊石補天者以玉為儀器斷鼈足以立四極者儀器樞足也以義推之非有奇異論衡云天非玉石之質女媧長不及天豈得補之其辨亦拙矣列子湯問篇言張洪注云陰陽失度三辰盈縮即是天不足女媧鍊石之精以調和陰陽暑度順序即是補之然列子言天不足西北是廣言三辰盈縮西北為蓋天大門又以鼈足立四極故可定為儀器張洪向壁之說不足采也鄭康成以

緯說經絕不牽引漢人傳說安得謂是宋書改竄矣

高誘注

呂氏春秋時篇云鄭子陽之難... 獬廌者... 家人有折弓者... 殺家人有折弓者... 殺家人有折弓者... 殺家人有折弓者...

急就章蒙求

急就篇乾隆年間提要稱其自始至終無一複字... 有委命能異等倫... 殊絕分別部居不雜... 災不起共維診屏... 道其章則有請言物... 注類叔秉燭... 今詩傳實無其文案...

佛教格言

南史褚裕之傳云... 道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云... 見處分乃以被掩殺之法... 譯比丘遊女惡名欲自殺... 經所說之事近見楊式傳果報聞見錄... 載康熙七年五月鎮江張大事語亦相

近其言大有利益... 師歸時不能下... 然為返命收其兒... 解事不可戒語... 氣置甘草末漬水... 多今案自殺不得復人身... 此佛語亦當鑿板印貼通衢者

佛故先典

隋譯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云... 與乾鑿度所引經素問所引册公羊莊七年傳所引不修春秋皆好古者之前編... 先典皆宋僧徒不知佛派乃牽引老子釋迦文佛言之強使釋迦文生於周世是諛罔也... 更有成菩提事則故先典又為天魔語蓋釋迦文佛自其國黨書為魔言也... 運文佛言人皆善皆有成菩提得道事在能苦行耳此紅教義諦不同者

洛陽伽藍記

融覺寺靈藏講淫筆華嚴又譯諸經... 而卷二崇興寺惠凝親見閻羅王... 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 以視喉肉營酒... 所說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及劫奪民財... 假作佛寺俱付司入黑門... 此閻羅王所判則灼然非之心矣

佛識

佛書有修多羅藏... 今略具二事... 一毛以髮言之... 秘要法經云... 弟品云世尊化作苦行之身... 雖割髮猶有自然肉髮... 言如來螺髮善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遠長髮是未知肉髮致此誤也... 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

賦傳上神宗書云今於兩稅之外別取庸錢唐大曆時定租庸調為兩稅則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吾部休寧程大昌續演繁露云唐兩稅行不久遂令折價檢錢歐州港洪狹小最納州用米數本色外餘計米價準絹價令輸以代納苗其起發苗絹即是計米輸絹也是唐末時盛行古文格調刪除迷目之文不事重衍致賦役重出惟一二讀書之士能知而言之宋歐陽修程碑朱弁曲洧齋閒趙善瑛自警編財賦並云琳字天球為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此一併復有與利之臣不知已併復勞傷名目而別征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議者不能奪曲洧舊聞云至蔡京行方田之法乃盡併稅目京蓋一時自命為通品者元平南宋併其稅貨志云至元二十八年中書省言宋江南征係名七十餘今盡輸之初下湖廣時罷夏稅改科門攤大德二年併徵夏稅門攤後又併其名曰夏稅明史言國初有里甲均徭雜汎三等嘉靖時行一條鞭法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然諸役名罷實存有司追征如故夫稅日因時不得不併當詳列沿革使儒生胥吏其知之我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輸兌康熙雍正年間有大沿革非草野及胥吏所盡曉者安溪李光坡泉文編有答邑侯書云通計丁額折銀勻田畝之內萬一行之既久大農方牧忘併丁于糧之制謂未有丁折而復了折之條則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光坡為文貞兄弟故能有此遠慮伏讀雍正五年上諭云地丁漕項虛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為雜辦者賦役全止編應解之數未開裁出辦原由亦未編定如何徵收則例以致富民受缺額徵收之累大哉聖人之言已早計及之蓋所裁者所併者皆當詳記之康熙年間不加丁之諭雍正年間併地丁之制皆所謂道也較道之文載此而已古文格調知此而已烏得以字少無道之文而謂之古文格調者自單行古文說與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各於故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彭方修志檢此書詳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文格調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齊五禮通考後

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皆足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議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荆棘榛芒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義與帖括經義日課兩稿令人憎惡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其體圖經野無歷代田畝步弓尺度亦是漏略或謂不須錄此則又何須錄禹貢維指乎嘉慶戊午九月

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

此嘉慶乙亥以前全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觀察之力時欽聖氏欲為刊于揚州而不果此所收者史記至隋書及史注及文選古文苑文紀百三家集及世說注意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及開元占經兩高僧傳兩宋明集雲笈七籤及金石萃編歸安嚴鐵橋廣文同人錄寫裁貼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晤鐵橋於上元皇甫巷相與檢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類延年侍宴曲阿後湖詩注七命注並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輦中翼輦小翼輦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

周伍子胥文又多引莊子為今書所無應發尋莊子逸語補入周莊周文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任升之遺鍾山鑿銘見唐書儒學郭欽悅傳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已任防得銘為東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葬閱五百二十二年六千三百二十日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日而墮其文奇譎似左傳錄老人應補入東漢闕名文抱朴子有內外篇成書此例不收其自序則此之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抱朴子軍術有大將軍用九宮三五之法及籍目皆本書所無應補入晉葛洪文同人以為然丙子後鐵橋復搜校古書及金石碑官其文真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又皆記其文所從得者于目錄下可云寶書矣又為作者撰小傳冠于其文之首道光甲午春夏間兩次見其本于嚴州鐵橋官舍歎服其用心日照許印林州同出所攜金石打本彼此相勘或收補一兩字相視未樂又得見鐵橋說文翼十五卷時商所以使書得傳者展轉告人而未得其方已亥春於江陰李申者山長處見此目錄為乙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日然即此本所類聚能得其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俗及古人衣物舟車飲食好惡之異已可為有用之書矣倘乙亥時鮑氏以准離餘力刊之漢及隋文亦止於此因錄存此既可自成一書他日挾此過湖州城東驛邸謁鐵橋乞其書以補此目尤易為力此目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已入編而此目遺漏如此類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淨紙以為他日快意縱筆地也己亥二月十三日

顧正堂文序

句客王喬年與正堂同歲少相好也喬年字松鶴卒於嘉慶戊午十一月二十四日顧正堂者其所居也正堂錄其詩四十二首論一首駢體文十四首為一卷正堂嘗讀唐趙璘因話錄言李賀賦詩多屬意花蝶間意不能遠大三復斯言而歎若友之不遠或由此歎史記屈原列傳云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屈原賦屢言芳草更及美人而陶潛高風亮節梁昭明太子序其集謂情賦可以不作好綺語者或引宋瓊梅花賦為此未知稱物芳之義而自生疑忌也然則趙璘之評亦所謂事後易為論者耳文賦云傾翠言之灑灑六藝之芳潤文心雕龍云秦政無書潤形於篇章知文貴書潤而讀者或向峻潔謂良文灑灑人多顯類則又不然古之顯達多有文采辨命之論談孟偶中溫李不達非灑灑之過何者溫則麗矣李生骨重神寒頗類子山至於緣情之作不能無自道李鄴侯外傳云張九齡戒之曰但當為詩貴風景詠古實勿揚自己泌泣謝之張公知其有成唐撫言云吳融覽賦延讓文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其四六自彼多哀上浮誇語不尋常亦難峻彼貴誼之文息夫躬之辭最云峻潔竟無雙而下至樊宗師劉又盧全不好尋常語乃咒罵天地無足說焉古作者賞論文字專重謀篇南史齊長沙王傳云高祖謂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今檢潘陸與謝均非尋常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小說載盧樵祝頌以文章干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尾且目必貴後竟如其言見孫光憲北使其言必信潘陸又何說焉詩小雅國風其言蓋亦花草蜂蝶中多名位司馬相如揚雄文閣深整肅其辭位亦不為漢廷廷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文筆視人抑其末也

足信哉... 又嘗及論語無所取材集解一說...

成君璣竊園目札序

正雙識竊園先生在嘉慶壬戌冬... 驅失業親古書不能通者...

陳揀

洞蕭賦云... 漢泊以徽揀注云... 獄揀相延延說字音曰...

傳云楊平陽陳揀其間得所欲注云... 云陳蓋衍字因下陳揀文誤也

說

潘安仁寡婦賦序... 潘安仁寡婦賦序孤女嫠婦始孩注云...

文選和韻誤字

文選十四卷和韻年精白馬賦序... 文選十四卷和韻年精白馬賦序...

文賦注詳後

陸士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陸士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元龍解

陸士龍為嗚呼先詩云... 陸士龍為嗚呼先詩云...

后妃此指西施總章宮人而言龍色多元故取以喻注蓋迂曲不得詩意元龍即北辰以元為北以龍為辰古樂府多如此此詩為顧彥先始答彥先也士衡有為彥先贈婦詩云何用結中歡仰指北辰星則此詩樂府北辰星即答其贈詩又反復申之言不當遠乘北辰信誓仰視北辰星煥然信誓不可棄置也

古詩十九首跋

辨正論內九篇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末二句實異語然此作字應則切即今之做字小雅微亦作止歲亦壽止是作去聲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劍客不禁火民安作昔無備今五袴古詩十九首中多東漢人語則作字二句固應有之文選刪之也今古雅俗耳理初乃無端生此疑

詩玉案

文選四愁詩玉案注玉案君所憑依喻大臣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案文苑英華百十六唐張餘慶賦以報之貞諒因物達心為韻賦云況能瑯琊而為物以俟憑依而寄傲語本憑依注實不工也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一乾饌子記梅權衡府賦以油然子直易涼之心為韻賦云犬蹄其旁起拂其上自言是食案時以為笑然亦本注楚漢春秋義也玉案之食即玉腕軍中容有之

文選注引書字語

江文通別賦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或是外書劉伯倫酒德頌注劉熙孟子注曰糟者齊俗名之如酒糟也是劉熙孟子本陳仲子井上之李為糟食實言李接帶陷文似糟處被蝕之實不必如趙本謂糟來食之張景陽詩注引孟子章句糟食實劉熙注曰糟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曰不能擇引章句是趙本齊題所引注亦今趙注其云劉熙曰乃趙岐曰之誤尋趙岐本劉熙本某母遂本字多不同趙岐本墨子摩頂放踵江文通上注注引劉熙本作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糟蠅字蓋不足異何平叔景福賦注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則未知是孟子何句謝希逸雪賦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注引孟子浩然之氣班孟堅答賓戲孟軻養浩然之氣注引孟子又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則班固項岱謝莊李善所見孟亦有作皓然者但未知為何本楊子雲甘泉賦注延年侍遊蘇山詩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潘安射雉賦青林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西征賦注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莫靜也宋玉神女賦注韓詩曰嫺悅也亦未知是詩何句蓋古書不可見矣任彥昇為齊明帝讓表注殺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謂股肱故曰國體所引傳見莊二十四年昭十五年所引注見昭十五年今集解本無何休曰字案何休義見公羊傳七年注中云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以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殺梁集解蓋本其義而稍易其文何以何休曰李善所見集解本如此今本落何休曰三字不見作集解者攀援取證之勤密矣此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丙戌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

文選白校本跋

文選例有甄別文詩同題刪落數篇者多矣其本有視他本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隈汧浦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今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云高昌建成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則又昭明刪之也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三字任彥昇為齊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蓋彈劉熙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改補王子淵聖主得賢臣劉孝標重答劉林陵書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存其序錄唐僧辨正論內九篇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然則文選不可拘牽異本以議其得失且唐人傳文選未必即梁本其增改字者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册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王簡栖頭陀寺碑石刻懋五衍之賦齊建武時文也昭明采入文選以梁武名避改懋四衢之賦注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衢為五衍而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五衍四衢互易耳其本為昭明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言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彭祖書注云後漢書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其命有詳略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校書皆然而況乎其為文辭選輯本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衆故刪取其要古之錄文者多如此舟中讀文選隨上所記朱墨爛然四十日始畢因述其大指道光丙戌九月朔日夏鎮舟中

校文選李注識語

文選李注宋人刊刻今通行者二本一為汲古閣仿宋本嘉慶甲子見其正本於蘇州糧道署一為鄧陽胡氏仿宋本二本皆真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五臣至淺謝贖張子房詩詩題三篇言上陽中陽下陽五臣乃引泰山側婦人舉以父與夫為孀真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開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善注云朱仲李未詳今汲古閣宋本李注引荆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繅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注又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本多岐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俟宋擇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教官出題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為金蓋脫金上二點乃為金也又秋試題并卦何以無象檢福建本易經并卦果脫象傳是亦真宋本也然則藏真宋本者不可詳校乎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為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此難與迂拘而儒者道也

平淮西碑

唐書方鎮傳云韓愈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而李愬時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許愈文不實帝亦重惜武臣意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羅隱有烈士文云石孝忠在韓公間熟視碑文作力推倒更執之用枷尾拉殺一吏乃送孝忠嗣下天子親問得本末遂赦之韓江陵公編使隱得之於江陵從事者又丁用晦芝田錄亦言老卒推倒之李商隱韓碑詩云長繩百尺拽碑倒轟沙大石相磨治而唐語林以為碑未立無推倒碑事今檢嘉話錄云蔡州紫極宮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磨刻韓文是此碑石經再磨當時軍民之心實不以愈文為然也宋時蘇軾作上清宮碑後軾出詔磨其文令蔡京撰紹聖中有題臨江驛會者曰晉公功業冠唐史文章日月光千秋斷碑人膾炙無人知有段文昌以況蘇軾之事或曰張文潛作或曰江鄰幾作或曰即軾所作然愈文實佳以明唐帝而唐帝不受亦可已矣後人書萬本讀萬遍可也未有陳珪磨段文復刻韓文頌揚唐德強以相干又有建議欲誅石烈士者可謂不辨是非者也

韓昶

雲谷雜記云韓昶退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郊郊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草絢作劉賓客嘉話錄有改金根車為金銀車之說李綽尚書故實因之絢執誼之子多誤退之不足信其說可謂忠厚然玉泉子云集賢校理韓昶除拾遺諫院不受其時自有公論昶所自作墓誌銘云字有之小字符從張籍學詩樊宗師學文不能開記書則昶學自空疏金銀塗改事或有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韓氏愈子昶孫昶之衰賢之皆進士衰為狀元緒亦有名咸通四年蕭徹知貢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緒印文公之孫其時人心如此諫院不受昶必有故矣

方朔楊意姓名

吳傳正詩話云李商隱詩玉桃偷得麟方朔方朔字人以爲病若用臣朔字自佳案其言非是商隱有爲衆人上廟侍郎啓云毛傷榮彈麟損任鈞榮彈者南齊垣榮祖三字取榮一字陸贄論奏表延齡云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於少正官取一少字乃辭章當行語文章如燕書考索云王勃滕王閣序以楊得意爲楊意措詞荒謬此則章與吳同一陋也楊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雄明於辭章之理故割司馬相如四字取如一字詩賦遺辭安句自有其例楊雄賦云乃命驃衛以驃騎將軍霍去病爲驃平子東京賦云呼韓來享以呼韓邪爲呼韓庚信銘云年銷張辟謂張良之子辟彌止用一字古人文章孫宏方朔馬遷馬相如松子楊意班婕妤劉牢或以就對偶或竟省舉陸機機亡論云施積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裴以武毅稱載晉書本傳者如此而文選改作丁奉離裴以與施積范范對至有以見在之人亦用之者祖鑿爲元顯與魏莊帝書云朱榮爲福於卿爲福是以見在之人割其姓以爾朱榮爲朱榮是緣方朔高亮離裴之稱亦由高亮不葛氏祖封諸城遂曰諸葛離裴三國志丁奉傳作黎裴古人姓有異文有省文故可不泥至增減見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藝文類聚王隱晉書云諸葛恢荀同蔡謨俱字道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朝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葛即諸葛也漢書馮異傳云齊高亮關齊萬年也晉盧無忌立太公碑後稷子容爲重立云盧無忌碑僻據山阜即無忌也南史云宋奚顯度主領人功勳加捶撻民間謠曰身得建康歷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回頓付奚度即奚顯度也梁簡文帝又答湘東王書云徐摛庚吉光何日夕庚吉也朝野僉載論鄒綱云前託俊臣後附張易乃張易之也白居易和東陽春閑放懷詩云憑君一試問周師自注云周師範也嘉話錄貞元時無名子詩云尚書倒地落周師舉子周師老也朱澤朝人詩云何如郭素擬王軒郭疑素王遠軒也册府元龜僭僭部於天大福四年詔云鄭弼再請開廷林恩別陳狀謂鄭元弼也老學庵筆記呂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司馬光也亦由左傳祝蛇稱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謂晉文公重耳也天問云萍號謂雨謂雨師萍翳也禮有言微不言在相敬之意通於常談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得不致疑古人因養成怒而肆其詆訶哉

遺事

毛西河詩話云：張道符詩：蓬萊對處朱輪貴，崔軒詩：共仰蓮峰聽雪唱。丁棧詩：蓬萊太守別知音。王起詩：蓬萊之下欲徵黃唐人。榜後詩：多用蓬萊不可解。或謂：蓬萊在殿階旁。然當前景物何使用作故事。云云。案：蓬萊，華山也。進士榜後，言蓬萊者，追言華州觀察兼轉運使武解，唐人舉進士，多由武解省。故唐時赴舉人，都者謂之計借。今猶襲其名也。林傳：計借，計吏也。為進士業者，留居長安，不能由京兆解，多赴華州求舉。故唐進士由華州解者，故唐言云：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云：詩卷卻拋書信裏，譬如閒看華山來。雲溪友議云：樂坤麟華嶽廟中，夜夢青綾人檢簿書。言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到則華州官主解華神亦司及第事。唐時所說如此，此士人所以指說蓬萊。毛疑是殿署陳設，蓋未致思也。

林通梅詩

五代時江為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宋林通取之，換二字，作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自佳也。文章天下之公，江林當兩存之。曝書亭詩云：畫到影疏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宋以為偷句之師，則可爾。若謂林句勝江，可為江師，江本不詠梅，奈何師之。李嘉祐詩云：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王維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云：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杜甫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杜甫詩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白居易云：巫山夜足沾沙雨，瀟下在多逆水風。此皆當兩存之。若強謂二字師，亦非通論矣。

陸游龜屋龜堂

陸游有龜堂雜興十首，其近鄉歸詩云：鸞尊恰受三升醴，龜屋新裁二寸冠。注云：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又有新製小冠七絕云：新製棋欄二寸冠，則所謂二寸龜屋者。如今道士冒髮總處小冠耳。游晚號龜堂，其春晴詩云：誰見龜堂曳履塵，夕陽又雨復作自近鄉歸詩云：行人也識龜堂老，小棹輕移手自攜。又喜云：堪笑龜堂老更頑，天教白髮看青山。又風雨夜坐詩云：君看龜堂新境界，固應難與俗人同。又有龜堂晚興七律，及龜堂雜興七絕，取龜有三義，自述云：拜賜龜章紆舊紫，養成鶴髮增餘肉。龜貴一義也。長飢云：早年羞學仗下馬，末路幸似泥中龜。龜開一義也。龜與云：鼻觀舌根俱得道，悠悠誰識老龜堂。龜壽一義也。

四六談塵

宋謝攸作四六談塵，謝字景思，上蔡人，自號靈石山樂寮子。官至太常少卿，據岳珂顯天辨誣通序，攸為蔡崇禮之婿，寓居於台，貧衰潦淡，志舉談塵中二事云：朱義陽制帖改，乃蔡處厚帖，麻非令陳去非貼。案：蔡為攸外父，語不容誤。談塵言陳貼後又犯語忌，此後當有某帖，略不載耳，不得輒謂之誤。又云：謝顯道實入黨籍，談塵言不入黨籍，恐誤作史者採取，案顯道為攸叔祖，更不容誤。攸代作謝啓，有刻石刊章，偶述部黨語，其證顯然，食議為非矣。

茅店酒旗語

癸巳存稿 卷十二

隨隱漫錄云：蘇進蟹，率草批蒼有新酒，勿天維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案：不惟宋時如此，梁沈炯代王僧辨，又勸進表云：轟然大潰，羣囚四滅。京師少長，咸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其時文貴輕豔，故作此語。時梁武簡文再罹慘毒，勸進表不當爾也。宋柳永遠行詠雪云：好是漁人披卻一蓑，歸去江上晚來，橫畫滿長安。高卻旗亭酒價，在詞中則是富麗富行語耳。

唐昭宗詞

唐昭宗善薩蠻云：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奴歸故宮。此在華州託宮人思歸之辭。南唐李後主子夜菩薩蠻云：奴為出來難，亦代人稱奴出車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亦代還士之妻稱我風雅之體本如此。舊唐書昭宗紀云：乾寧四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而不記其詞。樂志：廣祿前代桃葉楊叛兒等文，乃亦不載此詞。中朝故事，唐詩紀事，載之作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蓋疑昭宗不當自稱奴，期酌之，使自稱儂，新五代史韓建傳，及夢溪筆談，碧雞漫志，亦以儂字南音，西音不合，又不知奴為託宮人之詞，則故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不惟內中字雜，且失古人文意也。

接花

接，攔也。詩：善辭善否，箋：煩攔之意。梁書：齊人殺寶卷，右衛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接食之，偽悶不著，即接攔也。李宜古詩云：爭禁夜深拋要令，舞來接去使人勞。黃居簡玉樓春云：桃成接鏡問春風，似似庭花。誰解語，成幼文謁金門云：閉引鴛鴦香徑裏，手接紅杏蕊。此詞多云：馮延巳作接令云：接，謂抑案之亦作。擲，謂擲之，所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真珠顆，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剛說花枝好，一响鴛鴦碎。接花打人，謂接擲花以打人也。潘元寶倦尋芳云：香滅羞迴空帳裏，月高猶在重簾下。恨疏狂，待歸來，碎揉花打。其詞草堂詩餘作：蘇養直，又張鷟風入松云：春縱治使不飲，從教團雪揉花打。揉，即接也。香奩續開云：張仲遠，室人知書，賓客通問，必先窺來札，姜堯章戲作百宜嬌，遣之，仲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損面至不能出外，或潘詞之意，與姜詞意不同。

詩詞虛字

唐盧延讓學為詩，或請為詩之式，乃為詩以示之曰：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人多笑之。見太平廣記。詩亦有著者之，魏齊詩話引詩用而字焉。字字乎字，皆致不滿，而宋人頗尚此體。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漢道詩云：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小雅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梁江淹詩云：不尋遺怪極，則知耳目驚。道江詩自不佳也。宋陳師道有詩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老學庵筆記：引酒成豈見甘而壞，花者堆疊實字，讀且不通，合用虛字呼喚，即要用之得其所，其言至平允，然如戴復古沁園春詞云：贏得窮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歎之聲，不可向邇。黃昇賀新郎詠梅云：問梢頭冷蕊疏疏，幾時開也。聞者聞焉，今久矣。多少幽憤欲寫，比戴差勝終不佳也。詞用虛字，惟張先之生查子云：休休休，休休休，美底

癸巳存稿 卷十二

教他且嘗似沒伊時更不思量也最為一妙張兩貞居詞亦多填虛字張鐵端鶴仙云念歡娛最足今宵
怎知恁地亦有餘韻張鐵端詞清平樂一用四矣字一四也字為合調而設洪彝何詩云不得之乎成
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王千秋臨江仙云者也之乎真大錯此又指事言之不得目為虛字

開通語

秦觀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銜賦記以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惜也宋
陽穀周文環有浪淘沙云鵝黃雪白一醒然一事最奇存聽取明日新年張羽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
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張又有早春怨云半別銀缸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其開通之意真淨
士也侯鯖錄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蓋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
言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謁金門云樓外垂楊如此碧間春來幾日吳塘浪淘沙云幾日不
來春便老開盡桃花又云時有入簾雙燕子明日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經過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好
事近云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更深曲耳

空格

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頭參軍房璘妻高氏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
縣進玉石彌章碑我唐我字提行相示朝廷朝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恆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
格推唐裴讓少林寺碑後周明皇帝於皇字上空又引隋高祖於祖字上空不解其意又五代時涇州銅
柱記我王我字提行其例甚多樓觀有唐天寶元元應德如稱明皇曰我其文我則云云上空一格者
四所云我乃詩我出我車之我其義甚古福州崇妙保聖塔記云三年歲次辛丑冬十一月八日正址環
開貞姿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既空年空月良工告成末云永隆空年歲次空空月空空日記中稱
其主王曠為我當今我字提行未復著云我當今大闢大武容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曠此與曠昌僧
位下詔署名何異唐書劉文靜傳云文靜諫高祖曰今率士莫不臣而延見臣下言尚稱名帝曰我雖應
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此特常言非有所著不知此碑之名何人為著曠曰稱王曠皇領威
武節度其改元永隆黃峻非之云合是大悖元年觀此碑真大悖矣向不止此明王華殿試策云曠我
皇上帝字提行通先師
吳權庵孝廉家有此卷

為文檢書

齊東野語云洪景廬日視二十餘草老院吏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其洪為報然
案蘇洪視草草也。不當有此老院吏此言與洪有隙者直作以知之實則諷蘇也春渚紀聞云東坡賦詠
及著述雖日前爛熟事必令檢視而後出此言為近實餘冬緒錄言歐陽為文亦檢故事出處然後下筆
蓋自重其文如此吳炯五總志云字商隱為文多檢閱史堆積左行時謂為細魚近世安公類要
之類用工開暇草草臨時檢閱之解得非欲蓋而反彰乎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楊億為文所用故事常令
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審之時人謂之納被焉當時人不智之評

家數

墨子尚同下篇云天下為家數也甚多列子仲尼為云漫術而無家張漢注云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
後漢書法真傳云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古人學行皆稱家數漢志編古書籍以家分流在六藝
外時六經有師承各守家法短在務攻異己其長在精思古訓不作無稽之言至王肅皇甫謐私作妖
之書以偽為工依似亂真後人好怪開門掛盜儒者反無家矣

八股文事

康熙二年癸卯八月定試士不用八股時文用策論制分二場四年乙巳侍郎黃機請復三場舊制七年
戊申七月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後又定長四十四年南巡四
月十一日秦州貢生俞樾奏請時文去破承題增大結廷議不行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奏會元尙居
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黜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
復限以七百字學政校文例以平正明暢典實爾雅學生凡五等慶附青衣發社發社者或充吏或為
民論文凡六等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理略通文理有疵文理荒謬文理不通惟勸勉錄錄凡在考試
勸出首皆黜革其充吏者準作典史或誤刊為典史有讀而喜者曰吾文理不通尙可作典史真荒謬不
通五六等之談也

詩題

飲馬投錢一見太平御覽引三輔決錄為安陵項仲山一見馬總意林引風俗通又有太原郝子廉自飲
水投一錢井中閉門造車一見後漢書應奉傳注引謝承書一見五燈曾元以石投水一見韓非子精
籍白公語孔子呂氏春秋同一見文選連命論言張良遇沛公誤筆成蠅一見三國志趙達傳注引吳鑑
曹不與為孫權畫屏風一見魏書陽修傳為太祖畫扇皆二事不同惜無如江南士子問天難者秋月如
注焉得注形如月出懸甲開山圖一見文選賦注一見後漢張衡傳注注通話為玉皆不言月形方說而
解者多誤借書一癡見藝文類聚注預與子書是晉以前語李匡又資暇集亦引杜征南武庫書方勺泊
宅編云李濟翁言王府新書杜元凱云一試官以此命題押翁字竹邊水際多牡丹謝康樂語官以此
命題押康字皆不得押法又一官試詩題至樂性餘語出陰符場中不知官笑曰此莊子語亦不知乃應
試耶此官亦不知也

詩詞題目

古詩詞題蓋集錄時失之其日無題則寄懷遙曲難為造題目也詞題多旁注後人略知其事遂代造題
目又不如春景夏景之名雖鄙陋尚無礙矣陸淞瑞鶴仙起句云臉霞紅映枕香舊續開云南渡初南班
宗子寓居會稽為近屬士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常與焉士有侍姬盼盼色藝
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在奉觴之列陸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陸為賦瑞鶴仙有盼

霞紅映枕之句。一時盛傳。連今為雅唱。後盼亦歸陸氏。今檢其詞。皆瀟玉儷香。相懸相慰之語。豈當於主人筵上發其謔私。草堂詩餘。又以為歐陽修作。尤非矣。此詞當是陸自愛此五字。別綴一詞。以存其語。故知無題詩。必當無題。詞亦不必。古人求題也。金尚永大江。四上曲。題云。陸王閣。今案其詞云。長江東注。此必未至。滕王閣者。元好問玉編。連詞題云。有懷浙川。元安得有別業在浙江。此必後人代撰。題目元浙江。或係浙川縣也。以江名者。見所作觀浙江圖說。歸本七本。本皆論作浙。

策題

困學紀聞云。唐及宋初。策題甚簡。舉子寫題於試卷。慶曆後。不復寫題。慶曆之繁。闕若璩云。宋史蔣之奇傳。英宗朝。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能。非慶曆後。即不寫題也。案老學庵筆記云。初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後題多。舉人甚以為苦。慶曆中。賈文元公為中丞。乃奏罷之。紀聞所言不誤也。蔣之奇失書問目。或賢良方正。不在常例。又金史完顏匡傳云。大定二十八年。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法字。不取。事與蔣之奇同。又策中不述策問之目。而濫寫策料。取貴冗長。亦為失書問目。嘉慶十九年閏二月。諭旨對策。必所對與所問相比附。案新序雜事五云。問陰對陽。謂之強說。論西語東。謂之強難。顏氏家訓勉學云。問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此潘夫論考績所云。以闕關應明經者也。

科舉之學不壞人材論

昔唐韓愈以入試文辭類俳優所為。深恥之。宋蘇軾比場中文為黃茅白草。陸九淵在白鹿洞。謂科舉之學。最壞人材。其言甚厲。其言者。至為流涕。夫學以文為驗。文以見用於世為貴。科舉之學。疑不當如韓愈蘇軾陸九淵所言。及讀劉祁歸潛志。千萬舉子。之謀。樹一幟。擇庸陋空滑。不著邊際之文。立為格調。主司取一讀。若人。則舉起攻之。至擊登聞鼓。呼屈。言主司破壞文格。其時值南宋陸九淵之時。人材至自毀其廉恥。則以為破壞之流涕。亦不為過。宋史選舉志云。理宗時。有司命題。苟簡策策。錯所取之士。數年之後。俾主文時。謂之謬種。流傳四朝。聞見錄云。慶元二年。考官發策。士莫知對。時舉子不事記誦。習空虛之說。射策中。至有以主。嗚呼。爭鳴之語。試論之。此得科舉而未學。本非人材。又內怨已。而度人力。持庸陋格調。以破壞科舉。若科舉之學。固不破壞人材也。順治十六年。定科場例。首場下。而後場不稱。首題不與。首場不通。而二三場。博雅詳明者。并與收錄。雍正六年。定試官。必將後場試卷。盡行細加校閱。不得再重頭場。忽略後場。十一年。上諭。以二三場策論。尤足視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盡收。恕取。不復加意。閱者。殊非設科本意。其載於例者。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民且興。而況本為人材者乎。或曰。興之難也。原伯魯不說學。則苟而可是不苟者。不可也。傳云。民惡其上。空虛之人。多必惡學者。君子不欲多上人。是為科舉者。不敢學。故曰。壞人材也。又論之曰。嘉慶五年五月。有王君奏。天下士子。務以策對為佳。又用說文字。奉旨。所奏全不成話。十年三月。有汪君奏。考官閱三場策卷。奉旨。先閱頭場。再閱二三場。十一年九月。有楊君奏。奏士子通習五經。奉旨。原摺發還。十三年七月。有何君奏。士子二場經文。三場策論。滔滔不窮。以多為才。至以尺量。

奉旨。交部。無庸議。是年十一月。有黃君奏。奉考官取文。不以清真。奉旨。專尚機巧。流入庸淺者。亦當屏置。勿錄。此言。官途人。素講求文章。格調。未暇。咨於國家。掌故。故其言如此。而試官。多科舉人材。以讀書為事。至不避彈劾。其志甚堅。其品甚正。則此數摺。其明證矣。累朝勸學之意。著之令者。至此。益見其盛。是科舉之學。未嘗壞人材也。昔賢惡科舉之學。蓋未親見。效矣。嘉慶十三年除夕。

科場時日名目題目字號

順治二年。定子午卯酉。歲八月鄉試。辰戌丑未。歲二月會試。三年丙戌。先於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鄉試。四年丁亥。三月會試。康熙五十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雍正元年。四月鄉試。九月會試。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乾隆十七年。順天三月。外省二月。鄉試。八月會試。皆以特達恩科。順治二年。陝西。江南。十月。鄉試。以初入版圖。康熙二十六年。廣西。十月。鄉試。以歲科。考不能備。嘉慶六年。順天。九月。鄉試。道光十一年。江南。九月。鄉試。以大水改期。乾隆九年。因春寒。道遠。會試。定以三月。萬壽恩科。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直省。舉貢。監生。員。李長庚。陳大慶。查克宏。等。具呈。據奏。四月二十四日。得旨。先行。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武學生。潘堯年。祝水祺。等。呈請。武科。八月十四日。得旨。先行。即五十二年。春。鄉試。會之。榜也。鄉試。不歸。貢院。者。順治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河南。六科。俱。歸。縣。百。泉。書院。其。止。增。鄉。試。者。康熙十六年。以軍興。令。天下。鄉。試。順天。一。關。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一。關。湖。廣。江。西。江。南。一。關。福建。浙江。一。關。總。歸。十八年。己未。正科。會試。其。題目。初。定。頭。場。四。書。三。本。經。四。二。場。論。語。各。一。判。五。三。場。策。五。康。熙。二。年。定。用。兩。場。試。策。論。表。判。初。論。以。孝。經。題。至。是。故。用。四。書。四。年。仍。用。三。場。八。年。復。用。八。股。時。文。制。二。十九年。論。題。兼。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後。改。用。孝。經。題。正。十一年。福建。學。政。楊。炳。以。孝。經。題。目。無。多。請。與。性。理。間。出。識。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義。未。協。乾隆二十一年。定。頭。場。四。書。文。三。二。場。經。文。四。會。試。加。表。三。三。場。策。五。二。十二年。定。二。場。去。表。用。八。韻。詩。初。順。治。二。年。禮。部。議。去。時。文。二。篇。增。詩。去。策。增。奏。疏。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奉。州。貢。生。俞。樞。奏。請。二。場。用。詩。俱。議。格。不。行。至。是。始。以。詩。著。令。乾隆二十三年。定。頭。場。四。書。文。三。性。理。論。一。四。十七年。改。頭。場。詩。二。場。論。五。十三年。定。士。子。通。習。五。經。二。場。五。經。題。各。一。去。論。初。命。題。俱。由。考。官。康熙二十四年。刑。科。給。事。中。楊。爾。淑。奏。請。自。乙。丑。科。為。始。鄉。會。試。四。書。俱。乞。欽。命。試。題。蓋。順。治。十。五。年。御。史。趙。祥。呈。請。欽。定。會。試。四。書。題。至。是。兼。及。順。天。鄉。試。也。是。年。表。題。亦。欽。定。乾隆丁丑。會。試。欽。定。詩。題。是。後。順。天。鄉。試。及。會。試。皆。欽。定。四。書。詩。題。其。編。封。紅。號。以。梁。千。文。錯。綜。用。之。會。試。別。加。滿。洲。蒙古。漢。軍。奉。天。各。直。省。號。鄉。試。順。天。加。滿。洲。蒙古。滿。字。漢。軍。合。字。南。監。北。監。中。監。三。監。字。奉。天。夾。字。承。德。承。字。官。卷。官。生。字。生。員。貝。字。各。直。省。駐。防。旗。字。官。卷。官。生。字。江。南。上。江。字。下。江。字。乾隆元年。分。額。九。年。定。上。江。四。十五。名。下。江。六。十九。名。山。東。聖。裔。及。顏。曾。孟。舒。貝。字。福建。臺灣。至。字。臺灣。莊。生。員。田。字。湖。南。三。廳。及。保。靖。遠。字。三。廳。苗。生。田。字。陝。甘。寧。夏。丁。字。榆林。木。字。川。西。寧。軍。字。左。字。肅。州。安。西。迪。化。鎮。西。軍。字。石。字。四川。寧。遠。字。字。廣。東。商。籍。苗。字。其。先。順。天。有。宜。化。日。字。今。裁。又。廣。東。請。編。崖。州。陵。水。昌。化。感。恩。崖。字。湖北。請。編。施。南。方。字。廣。西。亦。請。泗。城。鎮。安。別。編。字。號。

刻書

蔡清易經蒙引前有勸合云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禮部題臣等訪得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合無俟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庶幾私相貿易可以傳播遠邇就使刊刻亦不至虛費國財十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欽此都察院印字一千八百十九號勅令劉村九年正月十四日福建按察司副使案驗其書嫌木理疏稔案石林燕語云刻書以杭州為上注京比歲亦不減杭州注則紙不佳蜀建則木板不佳是北宋時建板已不為學者所重業此者西沿及邵武金雞嶺州而科舉之書多出山東東昌板亦不佳其工價旁出可證者劉若愚酌中志略李廷機審嫩生光案云刊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小時價四分本犯要承惠辭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得工銀三錢四分云云今推妖書七百六十字明萬曆時每百字併板時價四分京師如此則外省價廉可知今上元都開刻工蘇州散放刻工亦止字一百銀四分也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武英殿修書處咨通行書交納紙張工價請領十三經竹紙計十七卷十四兩四錢九分一釐八毫一絲五忽二十三史唐書竹紙計七十七卷六十五兩五錢八分九釐六毫二絲今二十四史增卷五

癸巳存稿卷之十三

張天師舊事

晉書何充傳云時都督及弟曇奉天師道南史沈攸昭傳云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遇大神太上老君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無所師授吾故來觀汝汝天師之位則天師之號其來已久三國志張魯傳云自號師君以祭酒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其弟衡敗於陽平關魯奔入巴中太祖遣人慰喻魯將家出是天師之名由師君得之水經泗水注云濼水南逕張魯治東其西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所謂天師者指道陵女仙傳云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自龍虎山居陽平化子衡字靈真孫魯字公祺世號嗣師太平廣記載傳仙錄云張玉蘭者天師孫靈真女也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有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唐志亦有之云王葛撰唐天寶中封太師册府元龜天寶七載三月詔亦稱後漢張天師時稱三天輔教大法師老學庵筆記云天聖八年賜張天師二十五世孫乾隆虛靜先生號謁賦稅又云大邑鶴鳴觀乃張天師鶴鳴化夷堅成集云徽宗詔虛靜張天師治同州白蛇虛靜為漢天師三十代孫宋人言天師子孫世次不同今黃冠輩稱虛靜為三十二世蓋或就張子房計之或就張輔漢道陵計之夷堅志云虛靜不娶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其後元時封為嗣漢天師有道教碑史亦有傳至元三品大德二品至大一品明史方伎傳云張正常元時天師洪武元年太

祖曰天有師乎改授正一編教真人視二品按王世貞會州史料云洪武中封張正常為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後定為正一編教真人正二品蓋初尚沿元號何喬遠名山藏云成化五年四十六代真人張元吉犯罪擬絕封明史方伎傳云穆宗初改上清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萬曆五年復古封江祖奇皇明通紀云隆慶二年修正一真人封授上清觀提點會州史料云隆慶中改上清觀提點萬曆中復真人號然真人提點由於官授民間稱天師自若也順治三年江西撫臣進正一真人符四十張得旨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蓋之乾隆十二年改二品為五品停朝覲進正一真人符四十四張得旨朝三品五十四年令五年一次至京嘉慶九年換給三品印二十四年仍定為五品道光初停朝覲其印則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三年於真人銀印外賜以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一元壇之印以印符錄沈德符野獲編云孝宗時給陽平治都功玉印穆宗時收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宏治時賜陽平治都功印刻以玉蓋張道陵舊印如此隆慶元年追回萬曆二年復給之今符錄及離壇榜文皆用都功印按能改齋漫錄云宋仁宗時有安福令林積毀天師三十三代孫嗣宗陽平治都公印字作公夢深筆談謂之都工字作工云修離都工簿有施利今實作都功蓋治頭之義其冠以陽平治則女仙傳言之輪漢靈真公期三世所居也

道士官

道士官正六品為正一從六品為演法正八品為至道從八品為至義從九品為都紀其以府分者為副都紀州為道正縣為道會皆未入流龍虎山正一真人舊為一品康熙二十二年給詔命諡云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爾等謹之

符

太平御覽載黃帝出軍訣七百三有龍魚河圖二符太平廣記載神仙傳老子以太元清生符與徐甲魏書王早傳授東莞趙氏一符擒得鄭氏男北齊書吳遵世傳云恒山老翁謂之曰與君開心符遵世晚取吞之符時有印文書名道家襲之黃老書乃漢人述也淮南本經訓云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是守一之文言非指符錄又道家咒語亦漢式雲麓漫鈔云急急如律令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家遂得祖述野客叢書云此沿漢式如今言文書千里釋行其言至通符是漢名如律令亦是漢文今道藏書言律令雷部神名性疾速此與僧說釋利同一陋謬

神茶鬱律

風俗通引黃帝書神茶鬱律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居度朔山桃樹下引此言者甚多或以為黃帝書或以為山海經茶或作蔡律或作壘義雖太古亦經淺人附會漢蔡邕獨斷云歲竟煮茶壘并懸葦索以禦凶晉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云大難訖設桃梗鬱律是專有茶壘或鬱律一桃木人而不云神茶鬱律首葛洪枕中書云元都大真人言蔡鬱律為東方鬼帝語雖不可據然可知漢魏晉道士相傳神茶鬱律正是一神姓蔡名鬱律漢時宮廷禮制亦以為一人而通儒及漢時道家黃帝書皆以為二人乃知古禮制古

儒說、古道說、各不相喻也、審究其義、神茶鬱律、由桃維展轉生故事耳。

屏翳

楚辭天問云、屏翳起雨、王逸注云、屏翳、雨師名、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召屏翳、驟風伯、刑雨師、下又有列缺、應龍、則司馬相如以屏翳為雲師、文選曹子建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川后靜波、注引植詰、答文云、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謂曹指為風師、選注又引虞喜志、林云、屏翳、章昭說為雷師、喜則以為雨師、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今案、屏翳似雲而號、則為風、楚詞注蓋誤字、章昭知掌故、以為雷師、因號生義、而不知屏翳、自應為風師、天問、亦言風號乃起雨也。

中元施食

中元施食、本道家法、藝文類聚道經云、中元日、作元都大會於玉京山、采諸花果、珍奇異物、幢幡寶蓋、十方大聖、齊詠靈篇、囚徒餓鬼、俱飽滿、免於罪、得還人中、比如富人好善樂施、不必循古法、其用七月十五日、則道家、中之會也、而佛家學之、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歲華紀麗、並引孟蘭經云、目連救母、母不得食、馳還白佛、佛言、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大德、佛救衆僧、僧肯為施主、咒願云、後人遂為華飾、刻木刻竹、飾蠟蠟、縵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今檢釋藏中有舊法、護譯佛說孟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又云、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飲食安孟蘭盆中、又云、七月十五日、作孟蘭盆、施佛及僧、按唐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正言為藍婆、此言倒懸、則單字、還音、可為烏藍婆、亦云烏拉細、亦云孟蘭盆、亦云伊拉細、何以孟蘭盆、又以盆施佛僧、又佛地、自有月法日、法是第五月之末、一日、不得云、七月十五日、若佛正言、七月十五日、則是中國之八月晦日、故知佛用道家、中元、是僧徒爭分中元之利者為之也、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云、唐天寶時、任昇之與鄭欽、悅、傳、作、列、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得銘、其祖助、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奉寺、則梁時、依法護、說用、七月十五日、唐六典、中尚書、七月十五日、進孟蘭盆、武后、于、七月十五日、內出一盆、楊炯賦云、陳法、供、飾、孟、蘭、青、蓮、吐、而非、夏、漿、果、搖、而不、寒、銅、鏡、鉛、錫、球、琳、瑋、映、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又、其、旁、為、少、君、子、子、玉、女、嬈、脫、鸚、鵡、鸞、鴛、鴦、鸞、鳳、翔、奔、龍、狂、象、尚、兩、鷹、魅、赤、霞、蓮、花、之、飾、綺、麗、可知矣、舊唐書、王、籍、傳、云、代、宗、七、月、望、日、宮、中、造、孟、蘭、盆、飾、飾、鑲、珠、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册、府、元、龜、崇、釋、教、云、大、曆、三、年、七、月、特、賜、堂、敬、寺、孟、蘭、盆、蓋、為、盆、而、從、以、龍、山、之、類、作、佛、事、者、惟、此、最、有、實、益、然、是、展、轉、得、自、道、家、者、也、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中、元、夏、冥、器、縵、衣、以、竹、所、三、腳、如、燈、籠、狀、亦、謂、孟、蘭、盆、掛、冥、錢、衣服、於、上、焚、之、陸、游、老、庵、筆、記、云、故、鄉、七、月、望、俗、具、素、饌、祀、先、絳、竹、如、盆、盛、狀、貯、紙、錢、承、以、竹、焚、之、視、盆、倒、所、向、北、則、冬、寒、南、則、溫、東、西、則、得、中、謂、之、孟、蘭、盆、此、則、仿、佛、法、為、之、與、施、食、無、涉、尋、釋、氏、之、說、餓、鬼、名、而、然、又、名、餓、口、言、餓、則、飢、餓、出、于、口、而、面、若、然、也、又、言、面、然、為、觀、世、音、變、相、故、有、孟、蘭、觀、音、為、魚、籃、觀、音、而、又、別、為、魚、籃、觀、音、造、一、典、故、今、行、六、有、唐、實、又、雜、陀、譯、佛、說、教、面、然、餓、鬼、陀、羅、尼、咒、經、一、卷、謂、二、有、唐、不、空、譯、佛、說、救、餓、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卷、謂、二、有、瑜、伽、集、要、餓、口、施、食、阿、彌、陀、緣、由、一、卷、又、有、後、漢、譯、鬼、問、目

連經佛說報恩奉益經、不知妄作、止以爭利、又有甘露僧造嵩山施食錄。

喇嘛

黃教喇嘛、多不循謹、天聰七年、令喇嘛班第出居城外清淨之所、旗民人等有請念梵經治病者、家主治、罪、崇德元年、三月、諭曰、喇嘛等、潛肆姦貪、直妄人耳、蒙古等深信其懺悔超生等語、致有懸轉輪、結布、靡、之、事、嗣後、宜、俱、禁、止、康熙時、以鄂爾多斯喇嘛、肆行詭計、治捕之、發內地、為奴、又以喇嘛、匿盜、著令、坐、罪、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諭曰、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顧、此風、亟宜、變易、倘喇嘛、有犯法者、即、按、律、治、罪、俾、知、懲、戒、雍正二年、刑部、議、五臺山喇嘛、索納木巴丹、強姦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毆、至、夜、忿、極、自、縊、王、氏、建、坊、入、祠、喇嘛、比、光、棍、為、首、例、斬、立、決、著、為、令、時、又以喇嘛、欺、誑、蒙古、命、各、扎、薩、克、逐、之、又、毀、西、寧、二、大、黃、寺、乾隆時、衛、藏、濟、仲、喇嘛、妄、言、悞、邊、事、刺、黃、正、法、嘉慶十二年、達賴喇嘛、羅卜藏、的、列、科、派、權、物、遍、死、莊、頭、鄭、國、泰、一、家、二、命、復、主、使、鄭、珂、捏、詞、具、控、奉、旨、刺、黃、斥、革、國、泰、之、御、黃、教、如、此、張、文、端、職、翻、使、俄、羅、斯、行、程、錄、云、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於喀爾喀、喀、地、遇、番、僧、言、至、中、國、訪、佛、不、見、聞、西、藏、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又、非、也、此、番、僧、甚、慧、時、達、賴、于、數、有、所、避、不、出、世、其、事、康熙三十二年、始、登、

尼庵

野、迎、德、門、外、建、書、院、當、碧、山、之、隅、十、里、曰、崇、陽、書、院、舊、有、尼、庵、庵、院、西、南、巴、人、欲、為、遷、之、難、其、地、不、果、則、為、議、以、告、尼、一、曰、尼庵、宜、祀、本、師、橋、曼、彌、耶、輸、陀、羅、淨、德、道、德、淨、秀、及、當、庵、開、山、師、不、當、祀、佛、也、西域、記、鉢、吐、羅、國、苾、芻、尼、供、養、阿、離、佛、國、記、中、天、竺、比、邱、尼、多、供、養、阿、離、塔、以、阿、離、塔、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此、非、佛、及、阿、離、本、意、亦、非、尼、奉、師、法、也、佛、本、行、集、經、婆、母、養、育、品、云、摩、訶、波、闍、波、提、是、意、子、正、真、娘、母、釋、迦、譜、云、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梁、僧、寶、唱、經、律、異、相、云、摩、訶、波、闍、波、提、梁、言、大、愛、道、附、本、行、經、注、云、隋、言、大、慧、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云、瞿、夷、或、曰、喬、曼、彌、或、曰、喬、達、彌、此、言、明、女、按、瞿、夷、亦、曰、瞿、多、彌、或、曰、喬、達、彌、佛、第、二、妃、也、此、大、愛、道、正、當、作、橋、曼、彌、佛、母、之、妹、國、王、之、次、妃、本、行、集、經、亦、謂、之、國、太、夫、人、其、命、名、與、瞿、夷、同、取、明、女、明、慧、好、道、諸、經、多、譯、為、大、愛、道、佛、本、行、集、經、刺、髮、染、衣、品、云、第、二、妃、瞿、夷、聖、女、宛、轉、大、哭、時、橋、曼、彌、亦、然、瞿、夷、瞿、因、緣、品、云、橋、曼、彌、為、世、尊、出、家、啼、哭、壞、眼、此、或、疑、是、瞿、夷、妃、事、然、大、愛、道、于、佛、恩、義、至、深、佛、說、瞿、曼、彌、果、經、云、瞿、曼、彌、欲、出、家、三、為、世、尊、所、制、阿、離、為、白、世、尊、世、尊、言、女、人、若、出、家、佛、法、不、得、久、存、中、本、起、經、亦、云、大、愛、道、求、出、家、至、三、世、尊、不、聽、及、追、至、河、上、阿、離、為、請、是、橋、曼、彌、出、家、因、緣、最、難、而、尼、僧、之、興、實、由、之、因、而、佛、妃、耶、輸、陀、羅、亦、出、家、妙、法、蓮、華、經、序、品、云、瞿、夷、之、母、耶、輸、陀、羅、比、邱、尼、亦、與、眷、屬、俱、則、明、著、比、邱、尼、之、稱、瞿、夷、之、事、掩、于、大、愛、道、阿、離、有、妹、亦、出、家、作、比、邱、尼、見、法、苑、珠、林、引、分、別、功、德、論、云、迦、葉、河、阿、難、為、小、兒、其、妹、甚、嫌、之、而、不、出、其、名、西、域、女、人、出、家、略、可、指、名、者、佛、本、行、集、經、有、跋、陀、羅、聖、聖、耶、太、始、出、家、生、經、有、優、鉢、羅、華、比、邱、尼、有、暴、志、比、邱、尼、賢、愚、因、緣、經、有、輪、蘭、比、邱、尼、微、妙、比、邱、尼、叔、離、比、邱、尼、金、光、明、比、邱、尼、百、緣、經、有、寶、光、比、邱、尼、孫、陀、利、比、邱、尼、淨、衣、比、邱、尼、須、漫、比、邱、尼、善、愛、比、邱、尼、

邱尼。昔蓮花比邱尼。楞嚴經有寶蓮香比邱尼。金紫光比邱尼。又言淫女摩登伽。今名性比邱尼。雜寶藏經有石室比邱尼。福田經佛座中一比邱尼。名曰奈女。佛說大灌頂神咒有修陀利比邱尼。增一阿含經有輸比邱尼。若茶羅比邱尼。波陀比邱尼。中阿含經有法樂比邱尼。皆在許大愛道出家之後。佛本行集經耶輪陀因緣品云。波羅奈城長者善覺。子名耶輪陀。切利天子降胎也。佛國最初成優婆塞者。耶輪陀母及婦。精進苦行品云。軍將女難陀。願作聲聞弟子。佛言。如是。婆羅力。亦言。佛亦許之。乞食得善女須聞多生。布施願作聲聞弟子。善薩言。當如所願。則又優婆塞聲聞弟子之別也。造尼法立。則有佛說五苦草旬經云。佛告諸弟子。善男子。善女子。汝已出家。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善男子。善女人。捨家出家。皆譯生經。佛說夫婦經云。一時有清信士。其婦數欲出家。為比邱尼。增便聽之。得釋羅漢。佛說義足經。父子共會品云。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是其時出家者。俱領于大愛道。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閣維畢。佛等舍利鉢。曰。母能拔與丈夫。敕令與廟供養。增一阿含經云。比邱尼中。最初得道者。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陀羅俱。夷國尼。佛說大愛道。般洹經云。五百比邱尼。俱是阿羅漢。又云。五百比邱尼。泥洹俱出。東方佛。令比邱尼。其為起。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邱尼。有女沙彌。三人。除薩女。五百人。增一阿含經。般洹經品。則云。大愛道五百比邱尼。又二沙彌尼。妙法蓮花經持品云。佛母摩訶波闍波提。與學無學比邱尼。六千人。俱摩訶為大法師。六千人。俱為法師。耶輪陀羅為大法師。摩訶波闍波提。為一切衆生。喜見如來。耶輪陀羅受記。為具足千萬光明如來。又妙莊嚴王本事品云。普淨德夫人。今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佛時比邱尼。已有如來善薩羅漢。而學無學。有六千人。譯名義集。蓮云。橋聖。彌此云。衆上。以出家為尼。衆下。故是六千人。皆大愛道。橋聖。彌之。又與耶輪陀羅。為如來。自為一宗。男僧。世三佛。女僧。俱兩如來。不生染著。于佛意合也。其中國出家者。唐僧道宣。廣宏明集。歸正篇。僧法琳。破邪論。及法苑珠林。並引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時。後宮陰夫人。王健仔等。百九十八人。出家。京都治民婦。女阿潘等。百二十一人。出家。帝立十寺。七寺城外。居僧三寺。城內。安尼。梁高增傳云。齊僧尚統。言。漢和帝時。尼衆求受戒。不得。魏初。東天竺。比邱尼。到長安。見中土比邱尼。與授具戒。此乃無智。僧徒。偽造。以與化胡。經爭者。梁僧寶唱。比邱尼。傳云。洛陽竹林寺。尼淨檢。曾建中。出家。洛陽城東寺。尼道馨。曾泰始。中出家。比邱尼。誦經。聲其始也。序云。比邱尼。之興。發源。于大愛道。像法東流。淨檢為始。按。曾唱。記。道馨。事。曾泰始。乃宋泰始之誤。故序亦始淨檢。曾佛圖澄傳云。石虎。著。作。耶。王。度。妻。曰。漢。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後。亦。循。前。軌。曾。桓。元。難。王。謠。書。云。疑。者。曾。人。路。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謂。胡。唐。書。傳。梁。傳。云。漢。立。胡。祠。止。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正。建。興。時。也。安。得。更。有。前。此。後。宮。出。家。之。事。其。外。國。尼。來。中。土。者。其。詳。記。曾。桓。溫。家。洛。尼。宋。臨。川。王。尼。曇。輝。曾。簡。文。時。尼。竺。道。空。建。興。時。吳。縣。東。寺。尼。梁。高。僧。宋。景。福。寺。尼。慧。果。淨。因。其。請。仇。那。跋。摩。曰。過。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言。地。先。未。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成。品。不。全。又。人。不。滿。別。因。西。域。人。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于。定。林。下。寺。結。夏。安居。是。尚。未。有。尼。寺。廣。宏。明。集。統。歸。篇。載。梁。江。總。記。其。祖。母。張。氏。于。末。初。隨。父。張。恭。

子在廣州。事尼法瓊。僧行請。載梁沈約作淨秀行狀云。本于青園寺出家。宋大明七年。思別立住處。初置精舍。泰始三年。明帝賜號禪林。制齋造像。寫集衆經。招納同住。十有餘人。則尼自立。實始宋泰始。故宋後廢帝紀。有往青園尼寺。偷狗。就。學。度。道。人。煮。之。飲。酒。之。事。是。宋。時。尼。始。有。寺。尼。庵。宜。視。出家。本師。皆。彌。從。出家。本師。耶輪陀。此。二。如。來。也。又。視。中國。出家。本師。淨。檢。中國。出家。本師。道。馨。中國。出家。別立住處。本師。淨。秀。當。庵。開。山。本。師。某。尼。一。曰。尼。自。有。庵。當。自。立。法。不。當。受。男。僧。節。制。也。佛。說。聖。曇。彌。記。果。經。云。女。人。當。行。八。重。法。女。人。不。得。犯。女。當。盡。命。于。比。邱。也。比。邱。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云。漏。心。男。子。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者。漏。心。男。子。伸。手。內。住。非。淫。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去。期。者。不。應。共。住。又。云。捉。戶。鉤。開。他。房。戶。共。男。子。住。與。受。其。足。者。與。一。比。邱。空。靜。處。坐。者。與。丈。夫。屏。處。坐。者。與。男。子。伸。手。內。住。若。耳。語。者。知。閣。中。男。子。坐。無。鐘。而。入。者。波。夜。提。然。又。云。知。僧。和。合。而。已。如。法。又。云。比。邱。尼。欲。破。和。合。僧。諸。比。邱。尼。應。諫。則。為。尼。其。難。生。經。佛。說。屏。闈。摩。婆。志。誘。佛。經。云。舍。衛。比。邱。尼。婆。志。木。魁。擊。腹。似。身。懷。孕。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佛。說。興。起。行。經。云。多。舌。童。女。舞。杆。起。腹。誘。佛。淫。已。使。已。有。身。佛。乃。化。鼠。嚼。衣。落。杆。經。律。異。相。摩。那。祇。全。身。入。地。獄。經。云。摩。那。祇。懷。杆。誘。佛。法。顯。傳。云。外。道。女。旃。遮。摩。那。懷。衣。著。腹。似。妊。勝。佛。西。域。記。云。戰。遮。婆。羅。門。女。懷。木。杆。誘。佛。此。本。不。得。志。之。尼。所。為。生。經。明。著。為。尼。而。外。經。論。諱。之。賢。恩。因。緣。經。波。婆。婆。婆。品。云。彌。勒。欽。仰。佛。跡。有。比。邱。尼。持。一。死。蟲。著。佛。跡。處。言。看。斯。跡。躡。殺。衆。生。有。何。妙。哉。人。方。以。尼。誘。佛。尼。又。自。起。誘。故。佛。待。之。最。嚴。又。初。無。尼。寺。曾。法。法。比。邱。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云。外。國。法。尼。不。得。獨。立。是。也。中國。自。未。泰。始。有。尼。寺。則。尼。必。當。獨。立。五。代。會。要。云。唐。天。成。二。年。六。月。七。日。敕。官。中。書。檢。校。齊。曾。外。不。許。齋。齋。後。僧。尼。不。得。輒。有。相。過。如。敢。違。違。準。好。匪。例。處。斷。不。得。僧。于。尼。寺。內。開。講。如。敢。違。違。僧。徒。三。年。尼。逐。出。城。或。僧。尼。不。辨。宣。傳。法。會。重。杖。處。死。五。代。史。則。書。世。宗。紀。云。顯。德。二。年。五。月。甲。戌。詔。寺。院。僧。尼。各。留。一。所。兩。所。亦。別。居。也。燕。雲。貽。謀。錄。云。開。寶。五。年。十。二。月。丁。丑。詔。尼。舍。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違。者。重。罪。許。人。告。本。寺。者。尼。寺。也。其。後。好。僧。反。引。此。詔。謂。尼。不。至。僧。本。寺。受。戒。為。有。重。罪。尼。亦。信。以。為。然。陰。雖。係。陽。僧。尼。無。夫。婦。法。又。不。同。居。與。佛。時。則。僧。不。得。牽。引。無。尼。寺。以。前。佛。語。抑。制。尼。且。佛。初。意。不。度。尼。正。以。僧。尼。同。居。之。故。隋。書。經。籍。志。云。佛。言。滅。度。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善。見。律。云。佛。何。以。不。度。女。人。為。敬。法。故。以。度。女。人。滅。五。百。年。其。言。敬。法。猶。非。佛。旨。依。般。若。經。初。分。二。分。緣。起。品。俱。云。佛。與。五。百。比。邱。尼。俱。又。法。炬。諸。德。福。田。經。云。佛。與。四。比。邱。一。比。邱。尼。及。天。帝。釋。各。說。所。得。果。報。增。一。阿。含。經。力。品。云。輸。盧。比。邱。尼。降。伏。六。師。大。灌。頂。神。咒。佛。為。修。陀。利。比。邱。尼。等。被。惡。鬼。嬖。召。須。彌。山。七。萬。鬼。神。大。海。中。五。萬。鬼。神。護。之。則。敬。法。可。度。尼。佛。以。度。尼。依。僧。異。見。者。生。誘。僧。又。內。肆。正。法。所。以。被。損。西。域。記。云。摩。揭。陀。國。兩。善。薩。像。者。善。傳。言。此。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國。善。薩。沒。過。胸。臆。西。域。雜。錄。云。西域。佛。金。剛。平。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觀。國。人。傳。言。像。壞。佛。法。盡。除。末。已。沒。過。胸。臆。其。事。有。徵。驗。于。闍。多。高。僧。今。和。闍。無。信。佛。者。靡。爾。略。有。佛。故。進。今。教。行。不。高。又。

漸藏紅教制于黃教。乃未法之驗。佛說聖製彌記果經云。佛告阿難。佛剎中不可容女人。終不得五事。不...

一曰。尼庵待弟子宜寬也。善戒經云。僧二百五十戒。尼三百四十八戒。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云。舌彌持...

奇王女名曰牟尼。即今釋迦文佛。梁僧伽波羅譯菩薩藏經云。佛在大光明聚如來時。為羯伽佉天女。受...

佛教斷肉述義

佛教斷肉。乃梁武帝法。其先亦有漸義。禪秘要法經云。若食肉時。洗令無味。佛修禪得食三種清淨之...

言佛說著蓋衣者是魔法。我成道至涅槃。惟服布白氈三衣。未著縵帛。則後人託佛說愈求其深。梁武帝斷肉教云。不曾見禽獸有一自死者。若非殺生。豈有死肉。買肉自殺。其罪一等。乘僧食肉。罪劇白衣。其託義大乘。歷難三淨。能使佛徒斷肉。亦其沈毅也。唐武氏自戊戌歲五月。禁天下屠殺。至庚子歲十二月。始開禁。又非梁氏所能及矣。其在梁武帝前者。牟融理惑論云。道家避穀。而飲酒。啖肉。佛以酒肉為上戒。而食穀。高僧傳云。晉支遁幼時。與師論。鴛卵未足為殺。師亡後。見形。投卵于地。殺破難行。頃之俱滅。遂乃成悟。蔬食終身。魏書釋老志云。沙門智高。往胡地。絕糧。弟子求得禽獸肉。蓄以戒。自誓。餓死。酒泉。西。山。南。齊。則武帝。費用素食。周彥倫。長於佛理。終日長蔬食。而何允。亦精信佛法。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鰓。字。即。肺。糖。蟹。紀。開。記。云。北齊。稱。禪。師。與。人。鬥。不。勝。夢。金。剛。與。以。筋。不。能。食。曰。斷。肉。故。耳。異。苑。云。永。初。二。年。竺。惠。燻。卒。後。見。形。言。生。不。斷。肉。今。落。餓。狗。地。獄。令。知。有。報。則。古。亦。或。有。之。而。西。土。反。無。此。說。西。域。記。云。拘。尼。那。揭。羅。國。言。聖。估。羅。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言。數。百。年。未。嘗。乳。味。則。斷。肉。者。佛。子。一。人。又。云。阿。耨。尼。屈。支。等。食。三。淨。尚。漸。漸。求。法。高。僧。傳。云。有。一。人。與。北。道。使。至。縛。馮。羅。國。出。家。師。使。食。三。淨。言。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我。依。三。藏。律。有。成。科。若。引。大。乘。非。吾。所。聞。明。史。真。臘。傳。云。俗。尚。釋。教。僧。皆。食。魚。肉。或。以。供。佛。今。則。西。僧。味。取。濃。厚。更。無。取。三。淨。又。劫。殺。生。人。取。支。骨。作。器。不。戒。殺。也。梁。武。帝。所。以。決。棄。三。淨。者。以。何。承。天。顏。延。之。周。彥。倫。之。論。宏。明。集。何。承。天。答。顏。光。祿。書。云。將。使。自。己。不。殺。抑。亦。受。教。成。同。若。取。足。市。廩。恐。雅。論。之。不。可。立。矣。顏。延。之。釋。何。衡。陽。書。云。好。生。惡。死。每。下。慈。愍。故。有。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屠。逆。說。不。能。顯。哲。所。滯。故。因。之。制。耳。南。齊。書。周。彥。倫。與。何。允。書。云。鼎。錮。網。羅。難。致。干。讓。甘。心。北。境。忍。吞。嚼。量。肉。搗。毛。以。俟。支。剝。或。謂。常。理。可。為。太。息。丈。人。雖。無。身。段。不。能。不。取。借。屠。門。財。帛。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何。至。引。此。滋。味。以。汗。腸。胃。乎。是。皆。深。疑。三。淨。者。又。何。承。天。答。顏。書。云。彼。聖。人。者。筆。結。網。罟。與。累。意。之。罪。仍。制。性。平。長。夜。之。罰。此。定。不。然。宜。簡。澗。應。進。高。情。愛。奇。想。亦。未。至。于。侮。聖。也。梁。高。僧。傳。云。求。那。跋。摩。謂。宋。文。帝。曰。帝。王。出。嘉。言。布。善。政。刑。清。役。簡。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缺。一。時。之。膳。全。一。倉。之。命。然後。乃。為。宏。濟。也。是。二。說。者。誠。辨。矣。梁。武。斷。肉。其。後。北。齊。高。元。海。棄。官。處。山。林。修。行。釋。典。二。年。而。歸。仕。縱。酒。廣。納。姬。侍。許。不。飲。酒。食。肉。勸。文。宣。及。後。主。奉。佛。天。保。七。年。五。月。亦。以。肉。為。斷。慈。不。食。後。主。亦。斷。屠。宰。惜。二。國。政。非。宏。濟。若。聖。人。能。安。百。姓。又。全。一。萬。之。命。即。不。云。仁。亦。非。有。惡。各。行。其。志。何。至。侮。聖。如。承。天。所。難。也。惟。梁。以。麩。為。犧牲。使。鬼。神。視。屠。殺。之。形。而。無。血。氣。之。辜。北。齊。天。保。八。年。八。月。詔。郊。社。禘。祭。皆。仰。市。取。牲。牢。是。皆。作。僞。生。誰。孔。子。云。始。作。俑。者。梁。以。之。以。作。屠。殺。之。形。也。大。智。度。論。云。主。舍。城。先。有。王。名。婆。數。言。殺。羊。無。罪。生。陷。地。中。自。是。以。來。當。殺。羊。下。刀。時。言。婆。殺。殺。殺。也。齊。以。之。以。其。言。非。已。殺。也。斷。酒。肉。文。云。慈。敬。噉。魚。食。肉。避。弟。子。同。學。白。衣。寺。官。懷。挾。邪。志。崎。嶇。沒。處。方。得。一。過。或。言。肉。非。已。殺。亦。復。非。嫌。東。坡。志。林。云。僧。謂。酒。為。殺。若。湯。魚。為。水。殺。花。鷲。為。雞。雞。菜。竟。無。所。益。為。欺。而。已。日本。不。茹。屠。十。護。法。資。治。論。引。羅。山。神。社。考。云。叡。山。僧。為。鮑。魚。說。法。汝。放。不。可。生。生。亦。不。可。久。汝。身。入。我。腹。我。心。入。汝。身。全。殺。食。之。即。梁。法。亦。無。如。之。何。大。莊。嚴。經。論。云。奪。婦。總。法。心。生。染。著。比。邱。遠。俗。殺。羊。生。活。言。乎。人。貴。立。志。

否則敗也。
度牒寺廟
度牒。自唐天寶六載五月。納銀祠部給之。食貨志云。天寶十四載。祿山反。乃遣使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又度僧道收貨。東坡全集雜記人物云。秦太虛有意為率。交游間三十八人。每人十千。為祠部牒。令鍾守素出家。是宋元祐間。度牒有定價。三百千也。章俊卿。華善。考案。後集。元豐七年。引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鑿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慶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大定時。許僧道。進納。賜。官。親。名。額。合。著。錢。一。百。貫。一。百。五。十。貫。三。百。貫。陝。西。高。陵。莊。嚴。寺。有。石。刻。禮。部。牒。戶。部。發。賣。所。高。陵。慶。安。鄉。輔。竿。村。院。僧。狀。告。院。無。名。額。已。納。訖。合。著。錢。三。百。貫。乞。立。莊。嚴。禪。寺。名。額。期。會。是。實。大。定。四。年。五。月。牒。河。南。修。武。真。清。觀。有。石。刻。禮。部。牒。據。邱。處。機。劉。志。敏。狀。告。修。武。七。賢。鄉。馬。坊。鄉。道。海。無。名。額。于。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號。空。名。額。額。一。道。乞。苦。填。真。清。觀。大。安。元。年。五。月。牒。南。宋。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則。定。僧。道。度。牒。價。至。八。百。上。蓋。免。地。稅。免。役。文。憑。也。其。用。之。以。募。兵。以。修。河。隄。以。賑。饑。以。給。俸。餉。以。充。使。臣。路。費。以。賞。賜。近。歲。幸。臣。如。金。幣。順。治。八。年。諭。以。僧。道。納。銀。給。牒。頭。非。婦。以。後。永。免。納。銀。有。請。給。度。牒。者。州。縣。確。查。報。司。申。部。給。發。至。乾。隆。初。年。度。牒。亦。廢。蓋。以。丁。歸。地。則。不。須。報。牒。免。役。也。康。熙。五。十。年。十。二。月。丁。卯。諭。以。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今。僧。道。造。廟。則。題。以。重。修。子。以。避。創。建。增。修。也。其。事。古。亦。有。之。焦。竑。筆。乘。六。瓦。官。寺。表。定。建。康。志。應。在。秦。淮。南。岸。今。寺。乃。因。近。詔。毀。私。創。廢。廟。點。點。僧。假。援。名。以。自。蓋。者。今。僧。又。或。藏。古。度。牒。以。欺。愚。民。自。翻。是。官。人。又。見。一。少。年。信。自。言。有。度。牒。其。詳。之。索。觀。乃。法。源。寺。戒。單。是。不。知。度。牒。為。何。物。也。
回回教
天方輿地經云。地圍體如球。東至西作一直綫。南北極作一橫綫。距東西海岸等兩綫十字交者。天方也。如磨盤之躋。當昆侖之陽。阿丹聖人者。盤古氏也。生於天方。至努海聖人。洪水氾濫。使其徒分治四方。四方始有人民。天方與禮云。阿丹傳。施師。努海傳。努海傳。依下。拉欣。依下。拉欣。傳。依師。瑪依。依師。瑪依。傳。母。撒。母。撒。傳。達。烏。德。達。烏。德。傳。爾。薩。爾。薩。死。封。印。無。教。者。六。百。年。謨。罕。默。特。聖。人。出。繼。前。經。卷。百。一。十。四。種。自。作。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則。今。回。回。教。也。其。地。王。尚。綠。言。天。授。山。原。草。木。正。色。禮。官。白。刑。官。黑。士。民。黃。吏。役。青。旋。天。方。名。都。九。十。四。無。他。教。寺。宇。先。是。佛。教。及。回。回。謨。罕。默。特。禁。絕。之。而。母。撒。之。後。自。為。挑。筋。教。爾。撒。之。後。自。為。天。主。教。謨。罕。默。特。經。曰。甫。爾。嘉。尼。寺。曰。清。真。母。撒。經。曰。討。拉。說。院。曰。祝。虎。亦。曰。祝。乎。德。寺。爾。撒。經。曰。引。支。勒。堂。曰。歐。若。亦。曰。天。主。教。寺。問。之。天。主。教。則。又。曰。不。然。天。主。回。回。佛。各。有。其。書。務。在。相。非。其。書。先。出。而。可。采。證。者。其。唐。已。前。佛。國。傳。記。乎。
龜神
莊子蓬生為。龜有。埤。釋。文。云。音。結。司。馬。彪。云。龜。神。著。赤。衣。狀。如。美。女。史。記。索。隱。引。司。馬。彪。則。云。浩。龜。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宏。範。音。浩。則。莊。子。字。不。作。龜。然。為。古。志。音。者。多。荆。楚。歲。時。記。云。龜。神。名。蘇。吉。利。魏。志。管。輅。

傳云王其家賤婦人生一兒墮地即走入窻中輒曰直宋无忌之妖將其入窻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无忌吉忌俱近疑又後漢書陸倕傳注引雜五行書云窻神名福字子郭衣黃衣西陽雜俎則云名隗狀如美女又云姓張名單字子郭一云名孺子道藏太清部成應篇注引傳云窻神貌如美人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一云窻有三十六神又蘇吉利姓王名博頰張單妻字卿吉六女皆名察治按禮器云燔柴於奧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于詒於瓶注云奧當為燔字之譌也或作窻此祭窻為祭先炊老婦之義也許慎異義云窻神古周禮說顯項氏有子曰窻為祝融祀以為窻神駁云五祀在四郊而祀火神于窻際於禮也太平御覽引異義云窻五祀七者所祭非老婦駁云七祀窻神祝融然則盛盆尊瓶之祭是老婦矣諸書言窻神如美女者是先炊應經典也其窻神為祝融又淮南子汜應訓云炎帝作火官死為窻則自七祀窻神御覽又引淮南萬畢術云窻神晦日歸天白人非說文走部趨云止行也一曰窻上祭名亦送窻之祭抱朴子亦云窻神上天非是美女

祖神

檀弓云祖者且也方言云祖搖也祖神也風俗通云祖者祖也初學記晉稽含祖道賦云或曰百葉遠祖風俗通云謹按禮傳其工氏之子曰恪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通典禮十一引白虎通云其工之子曰恪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今白虎通無之疑即風俗通所案禮傳也曾子問正義云行神曰祖宋禮志文選詩祖賦注并引崔實四民月令云祖道神也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祖神以求道路之福選注無曰累祖蓋刪之漢書景十三王傳注白帖祖黃帝子注并云舊說黃帝子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後祭為祖神其說蓋出崔實與崔浩浩說見史記索隱索隱已非之謂嫫祖黃帝妃無緣子又名嫫祖是唐本均作黃帝子而雲及七錄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云黃帝妃嫫祖死帝祭之以為祖神以嫫母為方相氏則主欽若等飾井之言祖義為且為祖為嫫則祖不為人名義取導行亦取導歸梳含述百葉遠祖案昭七年左傳云公將往楚夢襄公祖子服惠伯云襄公夢周公祖焉說謂周公襄公遠祖也鄭禮注言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見聘禮注則鄭不以為遠祖亦不以其工氏為然其黃帝子之說尤不知也

祖祭

聘禮釋幣于行記曰出祖釋軾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軾周官大馭掌馭玉轄及犯軾犯軾遂驅之注云以苦芻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轅之而去說文云立壇四週樹茅依神為軾大馭注云軾者封土為山象詩庶民箋云祖者將行犯軾之祭說文云既祭軾轅於牲而行所謂犯也秋官大司馬伏犧幾珥沈辜軾蓋伏也大雅生民取軾以軾正義云天子用大馭侯用羊禮相變大馭注引杜子春云祖道軾軾大馭史記五宗世家索隱言唐用黃羝或用狗以其血置左輪用大用羊皆有所沿也祭法七祀五祀有國行三祀有行月令冬祀行呂氏春秋孟冬紀注云行門內祭也祭豈獨斷云行者在廟門外之西軾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軾上喪祝之祖則在

于庭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思云宮內之軾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軾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是也

張天帝
西陽雜俎諸泉云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車乘白龍登天劉翁失治為泰山守主生死之籍此當是張陵造作道書時議論檢道藏書未見也傳應龍開術括異志云晉周興與而復生言見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此張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此當是晉中衰時議論陳暉文天中記引晉書云晉成康中士人周謂云云今晉書不見士世真宛委餘錄云出版芸小說亦未見其書其語雖荒誕然可徵人心向背適言必察有明訓矣

陳武烈帝祠

江西陳武烈帝祠極顯靈嘗散步祠中若有所犯齋戒拈香乃愈江西通志云武烈廟祀陳江西巡察大使陳果仁或作果仁或作果仁或作仁其有賑荒之惠唐封忠烈公南唐時以神兵助戰冊加武烈帝南昌縣志同又沙河廟懸榜云神字世威江南常州府晉陵縣人也仕陳江西觀察使主領江南隋時為司馬天下大亂集兵以保境大業五年授朝議大夫十三年隋改號義寧拜大司徒唐武德二年堯封忠烈公進福順武烈王後周加帝宋乾德二年神見于士步門以船粟賑飢宣和四年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大帝其言不可信常州祠有唐天寶時僧德宣作隋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云陳公諱果仁字世威其先穎川人六世祖陳武帝家于長城故為晉陵人祖焉陳羽林郎將父季明陳江州司馬兼嶺南道採訪使終給事中公十八歲舉秀才對策陳文帝曰朕與兒俱太邱後授監察御史尋遷江南道巡察大使大業五年奉詔平長山寇授義州尋授朝議大夫九年奉詔平江寧寇授銀青光祿大夫十三年奉詔平東陽寇召而見授大司徒沈法興自湖州起兵欲據常州與公結父子詐稱病公往問之中毒而薨時唐武德二年也享年七十有二文載今唐文中其言尤不可信碑榜所稱地道官階其時有無學者當能知之其大司徒又作左司徒江南通志辨謬云義寧中沈法興署為司徒非因東陽功擢也余謂此為不足辨即言六世祖陳武帝亦是與武帝分派之脫略碑言武德二年亦是三年之脫略惟碑又言大唐詔詢晉陵耆老對以果仁梁大同中奉太守命斷晉陵義興太湖爭田據碑自言武德二年五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二則以梁太清二年三月五日生大同中尚木生何得太守命斷湖田是唐時僧徒文字全無足信常州府志唐齊光又未夏之文皆有碑記丹徒縣志唐顯慶有廟記宋人夢梁錄外郡行祠引宋會要云神陳仁果常之晉陵人仕于隋歷司徒沈法興謀殺忌司徒以食毒之神以矢射法興武進劉宗浩作武烈帝實錄云果仁在隋立功歷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末法興欲襲常州權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往問疾中毒卒後法興方割掠公見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廟祠云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臣陳果仁其言亦不可信神時屬法興不屬隋且老矣不應與法興結父子又為法興子婿神夫人檢江南通志為軫氏保大中為武烈后非沈氏常州府志云西廟祀武烈后軫氏贊幽夫人張氏沈明后沈氏是果仁有三妻以就為法興子婿之說法與據常久矣非以欲襲常始行毒也舊唐

書沈法興傳云法興為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會稽賊樓世幹帝被殺乃與祐將孫士漢陳
 果仁執祐起兵又令果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開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錄尚
 書事承制備百官以果仁為司徒新唐書沈法興傳云自東陽趨江都與隋元祐將孫士漢陳果仁至毗
 陵襲其城法興假越王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果仁為司徒士漢為司空及何廢法興與于武德二
 年稱梁王改元延康是法興據常乃以神力神殺隋主將以從法興後人言法興欲叛隋故除神若
 以神為隋之忠臣也非神本意也後人作實錄作忠佑錄為撰仕陳任隋之事致辭應旌王錫爵諸公
 委曲其事陳而頌其仕隋者俱非神本意也妖亂志云高駘馬死圍人路呂用之語駘曰適命隋
 將陳果仁至淮東果仁訴無馬以公大鳥借之頃間駘白大鳥死駘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知唐末
 其祠甚顯武烈帝實錄云唐初詔為立廟乾祐中以陰兵助裴璋討王郢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方示顯
 賊不入浙西加封威應梁開平中封順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保大時錢俶攻常州陰兵驅黑牛
 觸敵敵敗去乃册為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徐鼎臣集有册贈武烈帝碑文言神高標明祀禮
 真王則梁所封也言吳越圍武進神祇助順冥助昭灼唐主册贈武烈帝則丙辰歲當周顯德二年也宋
 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元宗時周師逼壽州錢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故將陳仁某
 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某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仁頭衝鋒鏐陳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
 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為江州節度使册仁某帝號武烈馬令南唐書同然則江州有武烈祠自柴克宏
 奉之遂及南呂也今常州西廟南唐柴克宏劉晏周紀從祀漢陽東門外忠祐廟則柴克宏從祀夢梁
 錄外部祠引會要云仁和顯佑文廟之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梁加封順順忠烈王後周封
 帝號宋政和時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曰福順武烈顯昭德王為忠佑廟成淳二年臨安尹潘泉野
 祈雪顯靈申朝賜爵遣吏誦詞送忠祐廟又別告顯祐行祠成淳臨安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禱雨靈應
 乞加封贈廟額曰顯佑成淳二年京尹潘說友初郊祈雨靈響答其告謝祝文曰乃述顯末萌開于上
 於是易帝號以正季代之謬仍王爵以表大神之忠蓋梁時四字王號南唐時二字帝號北宋之政和時
 以常州廟入祀典改八字王號南宋成淳時仁和行祠以兩等微應入祀典亦改王號他行祠在民間者
 官不問也故江西懸榜反謂宣和時封八字大帝容齋隨筆有禮寺失職一條云予請封江神為帝禮寺
 不可今將廟陳果仁祠亦稱帝洪言蓋據江西行祠其不檢政和時制即詠禮寺為失職甚非宜也洪所
 言請應是紹興三十一年代葉義問請者太常寺言江神廣源王特加六字作八字王其峻加帝號恢復
 中原日別議封册其言甚正也

亳州志木蘭事考後

大清一統志本江南通志穎州列女俱云隋木蘭魏氏女淮部城東魏郡人也隋恭帝時募兵戍北
 方木蘭父當往而老羸弟妹稚乃請於父代行歷十二年樹殊勳人不知為女子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
 尚書不受恐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事聞于朝帝召赴闕欲納之宮對曰臣無媿君之禮

遂以死拒帝驚憫贈將軍諡孝烈按隋恭帝不得有十二年且其言臣無媿君之禮致以死拒大唐新語
 及唐書王陵傳言元宗以宮人賜郭知運及陵陵獨不取取曰臣有管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
 守至于死其見蓋與木蘭同然如木蘭之言則公羊穀梁護娶國中之說是大一統者必求淑女於荒外
 也江南通志又云接十八陣出奇謀又云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河南商邱縣志列女文
 亦然然穎州志及亳州志言魏郡人商邱志言商邱營郭鎮人湖北通志祠廟云黃陵木蘭廟在木蘭山
 下事見陵墓並詳雜記而陵墓雜記不載黃陵縣志則言木蘭將軍家在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木蘭降箕
 卜自言縣人名勝志云木蘭在黃陵縣治北六十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塚木蘭者朱氏女直隸完縣志
 則言木蘭墓在完縣城東有元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木蘭為縣人世所傳木蘭詩征戎往返略具
 惜唐書不載而韋元甫得此詩于民間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以為曹子建詩者非也完縣木蘭廟唐有
 之杜牧木蘭廟詩云雙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學畫眉疑度思歸曾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牧游河北
 時作或謂為黃州刺史時作亦非也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金時自有文字元元統二年邑人侯有造者
 作祠像辨正記言舊廟中鐘石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監烏林答文稱昭烈小娘子宰相木蘭公女也
 大殿塑像冠佩閨裝元統二年據完縣廟本像烏帽紅顏服紫腰金乃增塑烏帽像於享殿仍存舊裝像
 及女侍七像于後大殿易昭烈小娘子祠舊稱為孝烈將軍祠因言可汗蓋劉武周之定楊可汗梁師都
 之姑墨可汗梁師都迎突厥居甘涼及河南朔方上郡地故其詩言可汗點兵以證木蘭為隋末唐初人
 且言孝烈乃唐諡其言如此或言可汗唐太宗也貞觀四年稱天可汗唐與適十二年則長安歸降不當
 經完縣縣都以唐貞觀二年事稱大度昆池可汗者十二年木蘭不欲為師都所污託言臣不媿君以死
 徇之其自潔其身以曲全其家族者用意至深其在河南朔方者蓋誰人父子流寓葬於完者喪自師都
 所據地返未得至故鄉木蘭詩不言死者初返役時里奇之不及待後事而作也黃陵木蘭家據隋
 開皇十八年黃陵縣志云水經漢水云合句水東過木蘭南注云左岸壁石數十行重疊數十
 里為木蘭塚洵陽縣志云縣西五十里伎陵城即木蘭塚蜀救孟達之所凡地名山名皆以樹不關人也
 商邱營郭鎮本金人祀木蘭宰相女昭烈小娘子者元時士民以地近毫而改為孝烈廟寫完縣廟本
 像乃言木蘭即其鎮人各志言除尚書則詩所言不願尚書郎鄉里夸飾詞耳元明人以其時制尚書冠
 服被之後人景仰古賢者大抵何碑若此木蘭蓋卒人葬于完完志言完廟歲早深失常有禱即應邦人
 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是誠有功德于民宜祀享其代父為師都成而不肯入師都宮則孟子言往
 禮也往見非禮也真所謂女士也因亳州志未能詳故論之

鄭樵集紹興十八年馮丞元肅重修木蘭陵記云集三百六十間總而為一斷大川之流折而為二興
 木蘭之役者長樂錢氏女用十萬緡成之王圻續通攷云元仁宗時福州總管張仲儀建錢聖妃廟錢
 氏捐十萬緡創木蘭陵以護田救民陵垂成而敗錢氏投水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木蘭溪在府
 南七里木蘭山下錢氏編築坡本名將軍山下將軍瀛福建莆田縣志云木蘭陵宋治平元年長樂錢

氏宰女而贊築或十女立廟崇祀此本廟以孝烈起名著或曰木蘭殿或曰將軍廟或曰木蘭山或曰將軍山知孝烈將軍之號古人備用之矣附記之亳州志後嘉慶丙寅夏六月德州

唐通真三太子神

影記唐封中書舍人通真三太子即唐張巡也明成寧縣志云通真太子廟在安遠門東街祀唐忠臣張巡洪武十三年建嘉靖時成寧胡傳真珠船云陝西會城糖坊巷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云唐睿贈通真三太子山西通志云平陽府晉山書院即三太子祠知其說始北方唐書張巡傳云開元末擢通真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河令知其致誤之由矣或探神指指為昭明太子宋趙彥博知池州作昭明太子事實二卷廟食于池元祐時賜額文孝影自有文孝廟由貴池秀山來墨莊漫錄所謂英濟王封于唐開成時者此自通真三太子非昭明英濟王也池人亦兩太子各祀池州府志疑通真三太子為清源之子卻又非也又陸錫明新安氏族放云唐新安郡王李徽武后時為酷吏羅織死有二子曰通真曰通真亦與其難國人哀之為立太子堂其事見唐書漢王泰傳而無通真通靈之說說出胡氏譜新安有安定胡有李胡宋末婺源胡次養者有文集十卷自言出唐宗室五代時育于胡因從其姓不言徽後影祀三太子亦於微無與也

張上神

趙吉上徽州府志云影五侯閣在二郎橋上祀張許二侯及賈南雷三將軍志不載二郎橋即今橫溝上張王閣也張公巡與許公遠唐即合祀謂之雙廟宋史劉學傳云應天府開伯微子廟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張尋與許遠過宋州雙廟中祀張許及南雷雲張開雷萬春宋州人亦謂之五王廟據前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劉琦小校何察資至六合內見張巡許遠南雷雲萬春從天蓬神將兵左張巡張尋皆指天右為許遠亦倭來則張死如其志作厲鬼殺賊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歸德協忠祠注云祀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萬春南雷雲張開雷四人張公故又別有專祠言宋封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祐王太湖縣志云宋宣和間縣人石姓黃姓者客東平無罪陷獄感于神既得脫乃置像以歸祠主追之啓鏡乃變為筆至太湖西十里棠梨樹下二人假寐夢神言欲居其地乃為立祠祠成神示札有云我乃張巡與許遠同時在東嶽為押案為陰司都統使黃岡縣志云明正德時黃州守盧潛毀晉祠南門外安國寺石崇祿廟亦在毀數忽降神門皇書言是張巡充東嶽押案都統推其階為忠烈大夫又直達萊殿在人間為崇祿廟亦在毀數忽降神門皇書言是張巡充東嶽押案都統推其階為忠烈大夫筆留詩新不縣志亦有此事云是巴河許陽祠萬曆十三年向縣閣上選刻之石建寧徐時作開居偶錄云其邑原山卓嶽廟祀張睢陽建寧亦祀張睢陽者蓋以東嶽押案之說又與登寶庵左祠皆有廖氏像又永安鎮張王廟有五人阻祭賽皆非時作非妄語者蓋神必有託以傳又張自言願為厲鬼殺賊厲即照神都天金丹徒句容都天降廟元帥祠亦張公也元武馬應房厲鬼辨云無錫入出郭逐神亦髮青面吻出四牙狀貌詭異曰此張巡也皇華紀聞云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廟皆有一張睢陽廟

其像青面亦髮狀極慘惡鉤腐偶筆云常熟方塔寺青面菩薩即張睢陽亦髮青面口銜青蛇如夜叉像蓋從神志也會典事例云乾隆十二年封浮梁張巡神為顯佑安瀾之神嘉慶八年封丹徒張巡神為顯佑安瀾寧濟助順之神則張又兼司水矣司水則張大廟主也徐州志云張巡神廟在徐州府城內定名司水許公于宋雍熙時專祠于海寧每歲十月十六日官祭雍正九年封威顯靈佑王祠於山陽之高堰從張許祠者南霽雲亦有專祠黔書云貴陽有黑神廟祀南霽雲居易錄引朱近修云雲同行王杆黔陽有祠昭烈王

康王神

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歷任登州淄州定州代州深州高陽關并代戰澤州廣陽石領關後戰高陽河開沒焉真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開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今按其傳云其子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陛下不以罪其辜幸矣上惻然顧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蓋保裔戰沒後死于契丹非死于行間其為死事則同也謝德權傳云咸平六年黃蒲陰城乘傳詣關言前歲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傳潛傳云潛為行營都部署使范廷召等逆擊契丹康保裔戰死皆實證也其前一年有康昭裔之事遼史聖宗紀云統和十七年十月次瀛州擒宋將康昭裔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昭義節度使則昭裔被擒在咸平二年與保裔事別老學庵筆記則云康保裔死事在咸平二年十月混二事為一致皆後人之疑案保裔祖志忠後唐時定州王都反戰殺父再遇又戰死于澤潞保裔又戰死于河間世以戰歿昭裔蓋亦志忠再遇子姓陷于遼實事不當諱老學庵筆記既移咸平二年十月之被擒為死事蓋禮禮契丹國志止記三年正月保裔之死而不記二年昭裔之事宋史亦同除該考云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亦以二人為一是愈啓後人疑也江西泰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真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即報可而渡以後尤著蓋則宋時江西已為保裔立廟泰和縣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亦有康王廟志云保裔有德于建檢保裔三代未曾至淮南何由有德江西鄱陽縣亦有康王廟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舖有康保裔廟土人以木郎廟張巡併入祀之額曰康張廟地上高縣有沖頂廟云廟自洪武時建中祀張巡許遠康保裔是張巡康保裔合祭之說黔書云麥新縣祀宋康保裔其神介貫緒血今黔城中賽張康神張為厲狀康緒而謂之老苦薩亦曰張王康王又按劉宋元嘉時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廬山山康王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康康王或曰康保裔山西介休縣康王廟則祀唐康太尉深又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離于門外墾土為神設醮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黃大王神

黃大王名守才字英傑號對泉偃師南鄉夾河王家莊人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辰時

運河紀略謂生牛而神奇。交中有若言河神者。失父母。育母舅劉氏家。方歲餘。表兄抱之出。墜于井。兒驚馳去。呼救人。至則兒坐。結水面。若有黃之者。弱冠至濟源天壇山中。十方院。值歲旱。不得水。守才指地。使鑿之。得一泉。引之。遂不涸。為山田灌。既利。今十方院不老泉是也。時天啓五年。守才年二十三。人固已傳其生時神奇。遠近異之矣。嘗隨舅船至虞城。張家樓。有糧船二百。滯河沙。不得動。初夜。連官吳姓者。夢人告之曰。沙壅不開。明日有劉船至。中有黃姓者。河神也。彼言開。即開矣。船至吳以誠投之。守才勉至頭。船助之。執篙。船俱開。守才每暇。坐久之。自言如夢。至某地。誤踏壞幾船。好事者以其言求之。地與事皆驗。其生為神。人皆知之。崇禎十五年。官軍決朱家寨。賊決馬家口。後工部侍郎周堪。庶修決口不成。至假師請守才。為乘舟插楊枝于決口。依築隄。隄成。初。闖賊之欲灌開封也。聞守才為河神。劫守決。決馬家口。馬家口決而水旁去。賊怒。囚。始甚盛。持守才他去。不使在決口。河水遂自城北門入。東南門出。國朝順治元年。守才年四十二矣。順治三年。考城流。通口決。四年。河督楊方與開守才神。往請之。守才至。命於決溜中下壩。壩不動。塞決甚易。七年。沁溢。隄將潰。參政分守河北道。修延年。亦請守才。守才書一紙。使拈香焚于沁水上。水即平。蓋神生人間。若判官若走無常。其在人間。或有無祿位職役。自古有之。非奇怪也。懷慶人為立生神。于城北。迴龍廟。八年。杞縣旱。請守才禱雨。得大雨。杞人亦為之立廟。康熙二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申時。卒于家。葬縣南萬安山下。雍正十二年。陳留曲與集建廟曰大王壇。賜名薄仁。祝乾隆三年。敕封靈佑襄濟王。歲祭以十二月十四日。八年。部頒祭文。茲值誕辰之吉。例展修祭之儀。四十年。開封建黃大王廟。四十五年。二月。奉旨為修墳。種樹。於其子孫內擇一人為奉祀。生世傳勿替。道光八年四月。以利濟奏請懸扁。加封顯惠。十一年五月。以利濟加封昭應。是為靈佑襄濟顯惠昭應王。十六年十月。請御書聯對。河南河工皆有神。應見章奏。是祀典也。今清江浦南臨清。賑東有黃大王廟。口遠。佑嗣神每見。託形小蛇。喜觀優。偏好河南羅羅。每出見。則人立竿於盤。置盤案上。蛇蟠等。翹首聽戲。凡神見皆然。

論曰。河南府志。仙釋。儀師縣志。逸事。王文簡池北偶談。皆有神事。懷慶府志。有河神黃大王傳。皆不詳。黃運兩河紀略中。有大王曾孫黃大成所作傳。其詳。讀抱朴子。言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溺河。文選。思元賦。注引。清冷傳。河伯華陰瀆鄉人。姓馮名夷。浴于河中而死。是為河伯。又引高誘淮南注。馮夷。華陰瀆鄉。隄首人。喜古人肯好事。于神明。址實俱記之。故宋黃大王事。惟大成記以小孩。童兒。填入壩。取義。據得佳。不可為訓。而廟中實有樓。壩將軍。配享。所謂流言不實。傳為丹青。讀皇朝通考。羣祀考。大清會典。禮部祠祭司有神名。黃大王。為靈佑襄濟王。

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清堰上。謁神像。像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謁天后祠。有睡像。以為當用火居道士。住持道士。婦承直。則人神俱安。過五壩。三閣。得兩神佑。余于辛卯冬。作黃傳。今六年。始至其祠。因記所見于此。儻有力者。能遂神願也。是夜記于彭家馬頭舟中。

天帝釋大人

阿修羅。一作阿須輪。一作羅睺。增一阿含經云。劫末光陰。諸夫入水洗浴。四大精氣入其身。內體生燭。樂流水中。自然成卵。八千歲。生一女人。入海拍水。自戲。水精入體。八千歲。生男。為羅睺。羅多羅阿修羅王。長阿含經云。修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按修羅不信佛。佛云。醜者。羅刹女。佛本行集經五百比丘。因緣品云。羅刹女。可喜。過人才不及。或作童女。或作不久嫁。形不必更。是羅刹女。神鬼。魔。幻。佛。借羅刹名之。如中土。稱美人為姬。不必是姬姓女也。妙法蓮華經。陀羅尼品。有羅刹女。藍婆。藍婆。曲齒。華齒。黑齒。多髮。無厭足。持纒絡。皇帝。奪一切眾生精氣。十八。詣佛說咒。護持法華。其姓名。第一。切眾生精氣。尤見其妖冶。羅刹女。有最醜。為佛國所稱者。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孫女。嫁為天帝釋。婿。迎妻者也。觀佛三昧經云。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有兒。名。香。山。神。乾。闥。婆。女。為。婦。懷。妊。經。八。千。歲。乃。生。一。女。其。女。容。顏。端。正。挺。特。天。上。天。下。莫。無。有。比。而。上。姿。媚。八。萬。四。千。左。邊。右。邊。各。有。姿。媚。八。萬。四。千。而。後。亦。稱。阿。修。羅。兒。以。為。殊。異。如。月。處。星。甚。為。奇。特。橋。尸。迦。聞。求。以。為。妻。阿。修。羅。喜。以。女。妻。之。帝。釋。立。字。號。曰。悅。意。諸。天。見。之。歡。未。有。視。東。忘。西。視。南。忘。北。乃。至。毛。髮。皆。生。悅。樂。帝。釋。橋。尸。迦。至。歡。喜。而。其。諸。采。女。入。池。游。戲。爾。時。夫。人。憶。意。即。生。嫉。怒。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釋。不。復。見。龍。而。諸。采。女。自。其。游。戲。此。阿。修。羅。王。所。由。與。諸。天。戰。鬪。又。釋。眼。掩。月。妄。談。所。自。始。也。天。者。佛。所。謂。富。貴。人。悅。意。所。謂。五。夜。叉。盜。所。謂。羅。刹。樓。矣。經。初。利。天。品。云。帝。釋。舍。采。女。賜。將。阿。須。輪。大。人。游。行。則。初。龍。龍。意。也。立。世。何。處。論。云。天。帝。釋。有。四。萬。九。萬。四。千。九。百。正。妃。三。十。四。萬。六。千。三。百。采。女。則。歡。喜。園。所。將。采。女。也。天。帝。釋。居。須。彌。山。起。世。經。云。須。彌。山。東。阿。修。羅。王。國。土。故。迦。那。按。阿。修。羅。國。土。臨。西。海。當。今。之。俄。羅。斯。西。界。地。須。彌。山。中。在。此。洲。西。當。今。之。英。吉。利。故。羅。刹。言。山。東。橋。尸。迦。一。作。橋。尸。陳。一。作。羅。刹。迦。單。字。遠。音。非。佛。也。道。古。堂。文。引。立。世。阿。毘。曇。論。疑。于。說。佛。儒。生。看。佛。書。多。不。審。恐。為。有。識。僧。徒。所。持。故。檢。釋。書。正。之。佛。經。言。須。彌。山。日。月。出。入。繞。之。羅。刹。奄。至。其。人。高。大。山。中。人。小。為。所。掩。故。言。阿。修。羅。捉。月。又。月。食。光。晦。見。魄。佛。疑。別。是。一。星。借。羅。睺。名。之。此。捉。月。掩。月。佛。國。南。義。分。持。皆。起。于。天。帝。釋。夫。人。之。事。

釋迦

魏書釋老志云。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譯言能仁。漢譯中本起經。轉法輪品云。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字釋迦文。號如來。菩薩等集。樂德三昧經云。錠光如來。於往古。授決于佛。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能仁。如來。佛。本。行。集。經。二。阿。含。品。云。佛。言。往。劫。世。尊。自然。鏡。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佛。陀。授。記。我。名。釋。迦。牟。尼。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云。或。名。一。切。義。成。或。名。圓。滿。月。或。名。獅。子。吼。或。名。釋。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毘。羅。遮。那。或。名。瞿。曇。氏。或。名。大。沙。門。或。名。最。勝。或。名。導。師。所。謂。仙。者。漢。時。譯。如。此。以。其。第。七。佛。即。云。第。七。仙。耳。釋。迦。氏。譯。云。釋。迦。能。也。文。仁。也。華。嚴。音。義。世。主。莊。嚴。品。釋。迦。能。也。一。言。尸。棄。具。云。尸。棄。那。此。言。有。髻。或。曰。百。髻。翻。譯。名。義。集。選。云。亦。名。式。乘。大。論。翻。為。火。依。言。依。光。火。三。味。而。成。道。一。切。釋。音。義。云。牟。尼。或。作。文。尼。衛。言。仁。應。曰。茂。尼。此。言。仙。也。則。能。仁。一。義。火。依。仙。又。一。義。又。華。嚴。音。義。品。音。義。云。阿。須。陀。正。

天帝釋大人

言阿彌陀婆耶此言無量壽法苑珠林云西言彌勒此言慈氏

佛眷屬

七佛父母姓字經云第一維衛佛一作毘舍佛... 子阿兜羅第三隨葉佛一作毘舍佛... 子阿兜羅第二拘舍尼佛... 子阿兜羅第三隨葉佛... 子阿兜羅第二拘舍尼佛... 子阿兜羅第三隨葉佛...

眠尸棄佛本生地品云耶輸陀羅念佛苦行脫種種寶香末花鬘... 鋪所食粗糲可活命六年計苦薩道遠乃始莊飾... 其所生兒是我之息頗莫有疑王生歡喜心稍分供給...

紫姑神

咸華紀麗上元注云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感微而死世人於是日作其形於廊迎... 之日子胥不在曹姑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增也曹姑也荆楚歲時記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露...

神婚嫁

博物志云太公為灌壇令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畏太公不敢以暴風疾雨過廣異記云唐崔敏愨... 入陰檢身得十政刺史途經海神鬼為華州刺史時人聞岳祠故為三郎迎婦崔使君在州勿妄颯風暴...

癸巳存稿 卷十三
其期多應非可以常理論矣。靈樞九宮八風云。太一移日。天爲應之以風雨。

四一八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四二〇

修身在正其心。十八字。唐伯元表上其書。引賈逵言。大學經之中庸緯之。又有鄭曉也者。其古言曰。正始中。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傳焉。又謂於表引賈逵言。孔伋窮居於宋。作大學中庸。有沈隱者。好此文。言不讀古本。如矮人觀場。而周從龍也者。作遵古編。以贖彼淇澳。在末段。謂文武心法在衛武公。定爲子思居衛。作又謂淵淵問仁二十二字。乃唐明皇削去。此數人者。慷慨下筆。始有異人之憂。其書初行。毛奇齡云。止有宋書楷字。書五集。道生。忽有豪及分書本。時已誤。正始爲政和。蓋不檢魏時年號。以古刻石者。皆當號政和。此本則以政和刻石。當是義之妙墨。不謂爲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亦信之而不疑也。嘉慶七年五月。見打木於滋陽。記其與司馬文正文成之所以異者。莫有賢者碎其石。以無成循吏之過。亦冀爲朱王之學者。倘肯略覽宋王之書也。

書春秋胡傳後

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書伊訓蔡傳亦勸其說。或引日南至在正月。又言公即位當周正。朱子謂用夏正。則月與事差至兩月。不應如是。雜亂無章。張春有春王正月。考朱氏蘇曾謂左傳王周正月。周字千金。然辨之者。皆一篇之文。不待讀畢。但執一二語辨之。無當也。胡氏之言曰。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是胡氏明言王周正月。正當公即位日南至。於事不得差也。然使胡氏之論止此而已。將終古無能明其謬者。而胡氏又自言曰。前乎周者。商周也。書云。元祀十有二月。則不改月。後乎周者。秦用亥史記云。元年冬十月。則不改時也。夫十有二月。殷冬至大祀。非殷正月三統所引。甚明。冬十月。漢武改唐後。追書史注亦備。胡氏之證已窮。又適自害夏時周月之說。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安國春秋傳。自草創至成書。初稿不留一字。是其展轉轉輾。自忘其初。不足名學也。求胡氏所以致謬者。爲穀梁傳所誤。春秋春王正月者。杜預云。書王不書王。視加朔與否。蓋國史舊文。和三年春正月有事。而王未朔朔也。十二年春正月。不朔朔。又無事。但舉時成年也。莊五年春王正月。朔朔無事。舉時成年也。其但書元年春王正月。見不行即位禮也。昭二十三年。有王。日官從東王。猶朔朔也。定公以六月即位。故元年不書正月。其書元年春王三月。管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隱三年七年。昭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八年。之春王三月也。公羊穀梁二傳。讀元年春王爲一句。三月以下。別爲一句。杜讀左氏經亦同。而穀梁且以桓元年春王爲一條。王者。所以正桓。因與定元年春王爲類。謂定始。非正始。故無正始。二傳又謂隱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月。隱不自正也。公羊定元年傳云。即位後也。注云。昭出奔。當定不得繼體。奉正。春秋徵時。說此之即位後。故無正月。於是正字爲孔子所造。劉知幾謂魏晉陽秋於帝紀。帝年正月。今所傳元經。亦書帝年正月。傳云。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聖名案實。此不可去。呂祖謙遂謂虞正月不稱帝。夏正月不稱王。時天下皆知有帝王。春秋時人欲肆。天理滅。夫子不得已。標一王字於正月之上。不知虞夏書本記帝王事。不得又使奉帝王正朔。春秋乃魯侯奉周王朝事。不相通。魏晉春秋及元經。所謂夏作。尋穀梁傳云。桓無王者。無王之道。蓋以王字乃孔子所造。古人既言王正爲孔子所造。胡氏慕其義。而思出奇以蓋之。則以爲春字亦孔子所造。而義託之行夏時。此所謂悠謬之言。心不欲以

癸巳存稿卷之十四

古本大學石刻記

某公循吏達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補五臺令。讀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釋。身體力行。遂於歷任所。刊龜門壁。不忍聖賢真種子。遂亡。又曰。司馬溫公全集。世不多見。官漢南時。讀之。曾因大學發揮數百言於其上。方演南諸生。藏焉。其自得者如此。乃所刊於五臺。保德。潯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曆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之豐道生書。當時號爲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案宋司馬光注大學。當仁宗時。御書大學。賜進士。即禮記本。宋始有別注大學。不比中庸漢隋志均有單行本。可謂有古別也。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閩洛淵源錄。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澹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偽造。然朱子章句。見在。爲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覽朱子章句。致不知有舊本何云奇怪。今欲宗陽明學。亦不審覽王書。觀禮記直以豐道生書誣之。豐道生者。有心疾者也。見世人多以改經名。而守仁古本名較美。則亦自言有子貢詩傳及古本大學中庸。出魏政和石經。中庸改竄兩節。大學以贖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末段中。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而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四一九

癸巳存稿 卷十四

四二一

為是口不能證其非。雖與穀梁並立可也。而自言云古不改月。如其說。則是周本稱十一月。孔子改為正月。胡氏謂春秋非周月也。又云古不改時。如其說。則是周從夏稱多十一月。孔子改為春正月。胡氏謂春秋變夏時也。又云夏時冠周月。如其說。則必古改月而復可別之為周月。必改時而後可別之為夏時也。自古兩說相背。必兩人持之。從未有兩說相謬。縱為一篇如胡氏說者。則甚矣。胡傳之不足為書。與辨之者之疏於披覽也。

書古文尙書冤詞後

吾聞之鄒平成君。謂今枚文為魏晉人書者。非冤也。古文非伏生所有。二十五篇又分出伏書五篇者。秦上於晉。大行於唐。疑於宋。至元明。人則憑虛語。謂之漢以伏生二十八篇。益以秦晉。蓋博士藝文志所謂經二十九卷者是也。志又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則漢書後漢書並云。魯共王得壁中書。還之孔氏。孔安國上之。未得施行。然藏為中經。故志得錄之。安國又自傳。司馬遷及都尉朝。以次傳膠東庸生。清河胡常。號徐敖。平陵徐傳。河南桑欽。此皆不立學官。而見儒林傳者。扶風賈徽。受書於傳。徽傳子達。見本傳。杜鄴亦扶風人。後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林。鄴子也。魯國孔僖者。亦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安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遠。復以古文立朝。必能舉之矣。林傳濟南徐巡。東海衛宏。宏定古文官書。逸傳孔氏學。為林作訓。馬融為之傳。鄭君為之注。解其傳。授則劉歆移文所云。古文尙書藏於祕府。轉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鄭本有注。無注。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子所見之文也。今其書非先立博士者。則皆不傳。而隋人劉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校本。正義皆為枚書。偽造桑欽以後傳授之人。又斥古文鄭注為張僞書。案漢書儒林傳言。書百兩篇。成帝時。以中書案之。非是。細其書。鄭本無百兩篇。又言。竊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正義引鄭曰。惟顧命分康王之誥。盤庚分三篇。又異。竊書是為枚學者不識數也。鄭有注者。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伏生故有說。立博士。謂鄭為古文者。鄭君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為其說。故古文得自為一學。有師說。又秦誓三篇。民間所得。武帝使博士起傳。故獨有傳。與書序總三十五篇。三十一卷。秦誓疏云。李顛集注。尚書于偽秦誓。每篇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書作傳。不知安國作傳。止秦誓三篇。他古文無傳。枚氏偽為不知。孔穎達且悍然爭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求立博士之篇。馬融所謂絕無師說者。謂之逸十六篇。舜典。汜汜。九共。九篇。大禹謨。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祭。罔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同題。同卷。古文本四十六卷。武成一卷。建武之際。以博士。士秦誓一卷。益之。復得四十六卷。皆序自為卷。漢書。元王傳云。逸書十六篇。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十六篇。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孔安國家進之云。多者。明伏生書雖少。於孔壁書。而史記儒林傳所謂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者。實與孔壁書同。後先相應也。枚氏書。則以孔壁文有師說之三十二篇。分去書序。又分堯典出舜典。分皋陶謨出益稷。以三十一為三十三。去孔壁文無師說者。又去秦誓。而

造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秦誓三篇。武成。旅。祭。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囂命。通孔古文及書序。為五十九篇。五十一題。同序。同卷。分序。去一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同序。去二。康誥。酒誥。梓材。同序。去二。通去五卷。以合藝文志四十六卷之數。不知同序。同卷。大禹謨。胤征。伏書卷中。難置多少之數。枚視伏書。題多二十一。文多十九。篇多二十五。卷多十八。卷又半。何云多十六篇。傳自桑欽。至民間。秦誓。已立博士。漢人或疑之。劉歆欲立古文。亦不舉秦誓。知古文中。不得有秦誓。枚乃造秦誓三篇。尤其愚拙之迹。其序稱。坐舉事。漢書。元王及儒林傳。皆有之。然安國嘗為其說。未聞秦誓。外承詔作傳。則孔傳之偽。亦可知也。毛奇齡以楊倫傳。誤文。謂賈馬鄭為秦書。非孔學。建武時。天下初定。杜林於西州。獨懷秦誓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六卷。又賈逵為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注之十五卷。奇齡徒以明人應試。妄攻古文。吳澄歸有光。偽造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之文。徧檢漢志。無之又。陰妒閻氏。若璩疏證之作。開桐鄉錢甲。漳浦蔡甲。讀語。激而右枚。反以鄭之四十六卷。當秦誓一卷。則為枚學者。終不識數。且謂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明別之為非孔學。曾不覽漢書。亦列安國於西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業然則後漢書。列杜林於諸儒後。正明其為孔學。且桓榮。曾達。杜林。鄭馬。皆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傳末。毛於此學。而不思。書詞。書字。適以發枚。復所引篇目。盡背於古。枚文之罪。在塞絕孔書。而自晉以來。朝典文章。半出枚。則此二十五篇。為考訂詞頭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書。是毛書不為無俚。雖然。枚文固末。以言精言。誠言。心性者之資糧也。而朱子獨以為疑。嗚呼。卓矣。嘉慶甲子正月十三日。

法言文中子

法言之書。強好之者。多不明其文理。序言圖徽者。微微通。言自謀樹幟也。而宋咸注云。圖善師。為桐子命者。桐個。僅通。而注云。桐。洞也。問。第答。以慎言。禮者。謂。第。法。見。禮。記。而注。廣。言。廣。淺。西。語。篇。空。今。亡。者。謂。今。不。能。補。而。注。云。今。文。亡。古。文。有。舉。蜀。莊。以。旂。者。謂。旂。名。也。而。注。以。旂。為。之。知。幾。先。甲。一。日。易。者。授。度。易。也。後。甲。一。日。難。者。謂。乙。批。札。而。出。難。也。而。注。反。云。先。未。兆。後。已。形。重。黎。篇。欲。離。偽。者。離。舊。同。而。注。云。匹。也。孝。至。篇。處。偽。者。處。度。也。而。注。云。房。偽。皆。不。明。文。理。又。先。知。篇。明。言。井。田。肉。刑。而。孝。至。篇。復。井。刑。注。云。井。田。象。刑。是。違。法。言。本。意。又。重。黎。篇。天。應。難。未。幾。者。楊。雄。自。言。其。難。蓋。八。事。而。注。不。知。淵。源。篇。周。順。極。者。順。謂。慎。讓。主。而。注。亦。不。知。知。讀。法。言。者。多。愚。矣。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作。書。者。蓋。王。疑。父。子。今。誠。可。憐。人。也。其。云。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不。忘。先。人。之。國。似。非。情。理。又。云。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又。云。子。躬。耕。庶。人。之。職。也。何。當。有。朝。服。蓋。虛。造。語。言。隨。意。所。之。耳。

異端

魏王肅。字子雍。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輔嗣。晉皇甫謐。字士安。唐啖助。字叔佐。趙匡。字伯循。陸質。本名淳。字伯冲。宋孫復。字明復。王安石。字介甫。此九人者。蔑棄經典。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諸說盡亂。而王肅最為精悍。兼采馬融賈逵之與鄭異者。羅織之時。獨李讓亦皆依準賈馬。與王氏

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其餘人益不足責矣

補

士喪禮云... 斷爪鬚髮也... 人君則小臣爲之... 他日平生時... 士虞記作擗髮... 喪大記作小臣... 爪手鬚髮... 莊子外物篇... 言鬚髮可以作老... 蓋平鬚指髮... 不便老... 鄭以鬚爲鬚... 義本喪大記所謂事死... 如事生也... 有明新吾先生呂坤者... 非之曰... 斷爪鬚髮何謂也... 禮受歸全... 存之何病... 鄭敬又爲之說曰... 鬚手足甲曰爪... 鬚髮曰鬚... 鄭語鬚爲鬚... 非也... 蓋呂止讀禮記大全... 忽發論論... 鄭則及見鄭注而不深求其... 義... 究之... 鄭非鄭注而呂非周公呂更非矣

南風

史記樂書云...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 以歌南風... 集解引鄭... 又引王肅云... 南風... 育養民之風也... 詩曰... 南風之薰... 兮... 可以解吾民之蠶兮... 索隱云... 此詩之詞... 出尸子及家語... 樂記注云... 南風長養之風... 言父母之長養也... 其辭未聞... 正義云... 聖謨引尸子家語... 難鄭... 昭云... 家語肅所增... 尸子雜說不可取... 正義經也... 尋南風之... 義... 鄭有師說... 虞聖元音... 其辭未聞... 自是自古無傳... 正義之辨... 乃儒詞也... 家語書不足道... 梁傳引尸子... 韓... 非子引慎子尸子... 尸子最古... 其辭未聞... 自是自古無傳... 正義之辨... 乃儒詞也... 家語書不足道... 梁傳引尸子... 韓... 北宮子... 公扈子... 詩序有高子... 傳有仲梁子... 孟仲子... 論語注有墨子... 爾雅注有尸子... 何非取證... 蓋此尸... 子... 魏時... 續卷之文... 事見隋經籍志... 宜鄭未聞... 昭不知尸子亦增... 王肅... 昭得非所謂... 疑者乎

井不反睡

不跨井... 寤者行也... 王粲... 詠魏劉勳妻... 王粲詩云... 千里不睡井... 況乃昔所... 蘇... 演義引... 作千里不... 井... 况乃昔所... 當是古... 唐李匡又... 寶... 集云... 諺曰... 千里井不反睡... 而... 引杜詩... 注云... 千里井不... 又... 唯是唐時... 亦有此... 諺... 反者謂... 陳萃... 睡者謂... 睡汗之... 唐人多好穿... 戲... 演義引... 金陵記云... 江南... 計更... 止於... 倉... 及時就... 以馬... 殘草... 滿於井中... 而謂已無... 再過之期... 不久復... 出此... 飲... 遂爲... 昔時... 萃刺喉而死... 後人戒之... 曰... 千里井不... 渴萃... 寶... 賈... 集云... 不反睡... 睡或爲... 對... 昔人... 經... 韓... 舍... 反馬... 游萃於井... 後經此井... 汲水爲... 萃所... 因... 言... 千里井不... 反到... 後... 諺爲... 睡... 爾... 反睡是... 二義... 不反及不... 渴爲... 一事... 不睡... 又... 一... 事... 不得... 云... 睡... 爲... 對... 且... 南... 朝... 滌萃... 魏時... 何得... 諺爲... 睡也

陳祥道禮書

孔穎達說... 月令中... 聖引... 考... 靈... 曜云... 注... 春... 鳥... 昏... 中... 種... 稷... 主... 夏... 心... 昏... 中... 種... 黍... 主... 秋... 虛... 昏... 中... 種... 麥... 主... 冬... 歸... 昏... 中... 入... 山... 斬... 伐... 其... 器械... 此... 唐... 虞... 時... 中... 星... 月... 令... 正... 義... 引... 之... 蓋... 文... 從... 其... 類... 而... 陳... 祥... 道... 非... 之... 云... 不... 特... 如... 此... 龍... 見... 而... 雲... 水... 流... 而... 授... 衣... 天... 根... 見... 而... 成... 梁... 凡... 奉... 天... 順... 人... 莫... 不... 順... 乎... 此... 偏... 舉... 不... 中... 之... 星... 以... 與... 孔... 乎... 豈... 非... 怪... 乎... 又... 嘗... 見... 一... 短... 書... 名... 曰... 稽... 古... 日... 鈔... 引... 有... 所... 謂... 祭... 廟... 也... 者... 言... 尚... 書... 六... 宗... 古... 說... 皆... 謂... 當... 爲... 日... 一... 月... 二... 經... 星... 三... 緯... 星... 四... 五... 辰... 五... 十... 二... 辰... 六... 夫... 緯... 星... 卽... 五... 辰... 經... 星... 卽... 十... 二... 辰... 曾... 不... 知... 此... 其... 知... 蓋... 與... 祥... 道... 同... 矣

書廣城平話後

遺城平話四卷... 皇明小史十八卷... 宮史五卷... 事物初略三十四卷... 又有寶慈集... 不全... 皆呂貞九撰... 句容王... 昔... 高... 年... 所... 藏... 呂... 孟... 天... 津... 人... 其... 自... 號... 亦... 隱... 不... 知... 何... 意... 平... 話... 中... 說... 能... 延... 紹... 汪... 文... 言... 傳... 攬... 吳... 孔... 嘉... 吳... 養... 春... 事... 甚... 詳... 前... 於... 王... 氏... 見... 明... 時... 不... 全... 京... 報... 天... 啓... 四... 年... 四... 月... 佛... 德... 堂... 內... 閣... 中... 書... 汪... 文... 言... 卽... 休... 寧... 縣... 犯... 賊... 遺... 成... 之... 庫... 吏... 汪... 守... 泰... 六... 月... 審... 確... 杖... 爲... 民... 檢... 票... 宗... 本... 紀... 不... 載... 至... 報... 稱... 十... 二... 月... 梁... 夢... 環... 復... 汪... 文... 言... 一... 本... 奉... 旨... 鑰... 撫... 司... 委... 入... 扭... 拿... 則... 本... 紀... 所... 云... 幸... 已... 逮... 聞... 報... 稱... 五... 年... 三... 月... 錦... 衣... 衛... 取... 供... 詞... 連... 趙... 南... 星... 等... 本... 紀... 爲... 日... 丁... 丑... 報... 又... 於... 四... 月... 內... 夾... 鼎... 甲... 單... 第... 三... 名... 吳... 孔... 嘉... 下... 云... 貴... 州... 直... 隸... 徽... 州... 府... 歙... 縣... 人... 本... 紀... 則... 云... 三... 月... 丙... 寅... 報... 稱... 八... 月... 奉... 旨... 旨... 東... 林... 關... 內... 江... 西... 徽... 州... 一... 切... 簿... 院... 俱... 著... 拆... 毀... 其... 田... 土... 房... 屋... 估... 值... 變... 賣... 催... 解... 助... 三... 殿... 工... 程... 則... 本... 紀... 之... 八... 月... 壬... 午... 也... 此... 後... 報... 稱... 抄... 登... 王... 紹... 徽... 東... 林... 關... 將... 錄... 一... 卷... 中... 開... 捧... 把... 帥... 字... 旗... 將... 校... 一... 名... 地... 賊... 星... 鼓... 上... 蓋... 內... 閣... 中... 書... 汪... 文... 言... 六... 年... 三... 月... 文... 言... 族... 人... 京... 官... 汪... 汝... 梅... 汪... 汝... 謂... 卽... 前... 職... 爲... 民... 閏... 六... 月... 東... 廠... 奏... 據... 告... 人... 吳... 榮... 告... 直... 隸... 徽... 州... 府... 歙... 縣... 人... 吳... 養... 春... 家... 實... 數... 萬... 爲... 富... 不... 仁... 一... 向... 結... 交... 指... 控... 新... 黃... 山... 砍... 伐... 樹... 木... 貨... 賣... 年... 久... 獲... 利... 何... 止... 數... 十... 餘... 萬... 先... 年... 巡... 按... 御... 史... 駱... 駘... 曾... 見... 其... 強... 橫... 將... 黃... 山... 地... 址... 判... 斷... 一... 半... 入... 公... 倉... 案... 現... 存... 查... 春... 用... 賄... 家... 賊... 仍... 竊... 官... 山... 近... 因... 大... 工... 築... 梁... 探... 取... 黃... 山... 木... 植... 應... 用... 養... 春... 賄... 賂... 家... 丁... 文... 節... 到... 京... 打... 點... 停... 疑... 探... 木... 旨... 意... 又... 前... 於... 天... 啓... 五... 年... 八... 月... 內... 奉... 旨... 拆... 毀... 書... 院... 養... 春... 不... 遵... 明... 旨... 巧... 立... 名... 色... 刷... 崇... 文... 書... 院... 招... 聚... 朋... 黨... 等... 情... 廠... 臣... 隨... 將... 其... 黨... 吳... 君... 實... 吳... 養... 叔... 程... 夢... 庚... 章... 應... 薦... 芽... 培... 許... 應... 江... 川... 佑... 拘... 喚... 訊... 問... 符... 合... 奉... 聖... 旨... 遣... 該... 官... 抗... 旨... 犯... 人... 著... 該... 廠... 監... 候... 其... 吳... 查... 在... 著... 錦... 衣... 衛... 官... 旗... 同... 撫... 案... 解... 解... 其... 實... 木... 植... 銀... 兩... 家... 屬... 監... 追... 八... 月... 東... 廠... 奉... 聖... 旨... 犯... 人... 吳... 養... 春... 等... 對... 明... 旨... 著... 拿... 赴... 鎮... 撫... 司... 嚴... 刑... 追... 贖... 北... 鎮... 撫... 司... 奉... 聖... 旨... 程... 夢... 庚... 等... 贖... 銀... 十... 三... 萬... 六... 千... 兩... 本... 司... 立... 限... 嚴... 追... 吳... 查... 春... 贖... 銀... 六... 十... 餘... 萬... 兩... 著... 撫... 按... 追... 贖... 山... 場... 木... 植... 值... 銀... 十... 三... 萬... 兩... 著... 工... 部... 即... 差... 官... 估... 實... 九... 月... 工... 部... 奉... 聖... 旨... 黃... 山... 木... 植... 專... 差... 主... 事... 呂... 下... 問... 上... 緊... 追... 贖... 其... 山... 場... 丈... 量... 著... 則... 著... 定... 額... 另... 奏... 是... 月... 議... 叙... 吳... 孔... 嘉... 以... 一... 朝... 要... 典... 纂... 修... 成... 十... 月... 本... 紀... 有... 丙... 申... 連... 中... 書... 舍... 人... 吳... 懷... 賢... 下... 鎮... 撫... 司... 獄... 杖... 殺... 之... 不... 見... 京... 報... 憤... 憤... 乃... 休... 事... 吳... 傳... 擢... 學... 士... 環... 吳... 以... 著... 也... 報... 又... 稱... 七... 年... 二... 月... 大... 理... 寺... 丞... 許... 志... 吉... 奏... 吳... 養... 春... 家... 財... 廣... 布... 於... 外... 請... 從... 大... 津... 淮... 揚... 兩... 浙... 諸... 處... 嚴... 追... 奉... 聖... 旨... 卽... 差... 許... 志... 吉... 游... 理... 四... 月... 直... 隸... 奏... 黃... 山... 木... 植... 一... 案... 三... 月... 卽... 歙... 縣... 嚴... 寺... 民... 人... 萬... 餘... 糾... 合... 同... 赴... 府... 城... 拆... 毀... 察... 院... 尋... 殺... 主... 事... 呂... 下... 問... 下... 問... 被... 後... 據... 家... 眷... 歸... 入... 同... 知... 署... 內... 現... 在... 知... 府... 石... 萬... 程... 詳... 報... 病... 斃... 不... 能... 供... 職... 奉... 聖... 旨... 這... 木... 植... 一... 事... 卽... 歸... 併... 詳... 志... 吉... 游... 理... 本... 紀... 俱... 未... 載... 報... 又... 稱... 崇... 禎... 元... 年... 五... 月... 抄... 發... 逆... 案... 節... 略... 許... 志... 吉... 輪... 旨... 派... 職... 附... 逆... 流... 毒... 黃... 山... 一... 案... 重... 辟... 何... 辭... 入... 第... 三... 等... 斬... 監... 候... 秋... 後... 處... 決... 吳... 孔... 嘉... 交... 結... 近... 侍... 黃... 山... 一... 案... 慘... 殺... 多... 人... 入... 第... 六... 等... 徒... 三... 年... 納... 贖... 爲... 民... 其... 見... 於... 官... 文... 著... 者... 如... 此... 而... 府... 志... 縣... 志... 無... 有... 也... 讀... 平... 話... 序... 錄... 乃... 知... 其... 事... 其... 涉... 吳... 孔... 嘉... 者... 定... 逆... 案... 時... 嚴... 訊... 吳... 榮... 榮... 故... 眷... 家... 奴... 竊... 財... 逃... 去... 既... 而... 依... 孔... 嘉... 幼... 失... 父... 其... 幼... 讀... 書... 及... 養... 母... 皆... 用... 考... 試... 之... 費... 與... 見... 他... 拜... 義... 父... 之... 費... 五... 萬... 金... 皆... 出... 於... 養... 春... 養... 春... 遺... 奴... 吳... 文... 節... 核... 大... 津... 鹽... 務... 至... 京... 石... 孔... 嘉... 欲... 告... 之... 榮... 榮... 故... 眷... 孔... 嘉... 謂... 養... 春... 本... 殺... 孔... 嘉... 之... 父... 而... 爲... 他... 其... 身... 且... 黃... 山... 木... 植... 可... 助... 三... 殿... 工... 孔... 嘉... 以... 語... 他... 父... 奄... 父... 笑... 曰... 吾... 得... 財... 汝... 復... 賊... 吾... 養... 兒... 固... 孝... 子... 也... 汝... 使... 吳... 榮... 榮... 吾... 爲... 殺... 文... 節... 故... 孔... 嘉... 人... 逆... 案... 其... 在... 六... 等... 當... 時... 亦... 以... 義... 兒... 孝... 子... 寬... 之... 也... 其... 實... 孔... 嘉... 父... 以... 弱... 病... 死... 其... 爲... 魏... 養... 春... 實... 以... 功... 名... 念... 重... 請... 示... 養... 春... 養... 春... 富... 而... 愚... 昇... 以... 重... 賄... 而... 不... 意... 得... 禍... 之... 酷... 也... 魏... 忠... 賢... 傳

亦言孔嘉養春有仇誘奴告之父子瘵死。又以寺丞許志吉為詳事石萬程則削髮去。謝黨李魯生傳則魯生時為給事中。猶上章劾萬程。其鄙顯如此。平話中王爾玉者。江夏知縣。熊廷弼賊。承道熊兆珪。賊之。湖廣人。謔言爾王。惟薄不修。蓋非誣也。此書與點將錄。東林籍貫。東林同志錄。東林朋黨錄。盜柄東林。夥天監錄。魏應泰。夥壤封疆錄。並傳其真容家鄉。無生父母。傅德告。梁夢瑛語。見汝縣。路主墳。勞廟碑。不知何所本。雍正六年九月。河東總督辦東平州牛三花拉案。其教名三元會。空字教。元教。元教。元教。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乾隆三十七年。山東巡撫辦單縣劉省過案。其教名五童道。收元教。元教。元教。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蓋邪人邪見。同稟稱說。王文言乃能罵之。宜觸傅梁之怒。平話體蓋多應造。此許於事實似十居其八。嘉慶癸亥。重過句容。住葛仙庵中。借平話及舊報為比附之。疑以為字字可據。適宜和遺事遠矣。

義門讀書記

何焯以時文名滿天下。用批時文法批書。讀書記中批論語。有臣五人一章云。大全采陳定宇說。唐虞周半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為下文二句收足。難字轉振地。始八面俱到。蒙引存疑。以為周言斯者。周也。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果如伊所言否也。因至此令人失笑。此章不主周言。斯字不指周。則文義不可解。何於康熙二十七年十月。許三禮奏云。何焯作貢生。往來徐乾學門下。代作會墨。斥萬言。輒刺乾學。託江甯巡撫訪擊之。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奉上諭。文義荒疏。不準授職。五十四年十一月。奉上諭。生性不識。恩義革去官銜。進士舉人。雍正四年三月。奉上諭。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劣。聖明垂鑒。正以其顛倒是非也。何又嘗批有困學紀聞。於天道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十四十八句。批云。句讀未詳。案前文有三分里之一。四分度之一。句讀相同。若未詳則先已未詳。而獨於此句批之。知其生平多欺心之學矣。

白席

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難於事實之中。舉情諸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恩侯。秦檜。檜食間噴嚏。失笑。恩倉卒間亦隨之噴嚏。失笑。此等書頗似之。又嘗戲謂之白席。老學菴筆記云。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韓魏公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荔枝。欲啗之。白席遽唱言。資政叟。荔枝請。乘客同喫荔枝。魏公憤其喋喋。因留不復取。白席又唱言。資政惡發也。卻請乘客放下荔枝。魏公亦為之一笑。

晉陽庵

嘗於潘家河沿晉陽庵看客。遇一人極靈庵名。言京城庵何得名晉陽庵。憶古事有一切比。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云。薛良嗣為荊州長史。荊州舊有河東寺。後深。蕭督為其兄河東王。意良嗣見而驚曰。此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舉學深為人所笑。欲引以為對。再思之而止。法苑珠林則言河東寺在松滋。又有河西寺。晉郭璞所造。裴薛柳杜四姓居其地。

僞笑

明人喜言笑者。由趨風氣僞言之。文集曰。余笑而不言者。必有二三處。非是則不為笑。崇禎中奏疏。至有曰。豈不笑破天下之口者。非是則不為笑。節節。碧血。鐵天。變雜紀云。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地震。一人折腿。臥地呻吟。見婦人赤身以物掩下體。過此人又痛又笑。計六奇。明季北路。言此人姓項。其笑非當時事理也。宋岳珂程史云。歐公知貢舉。有舉子問。堯舜事。一是一。觀者。闕然大笑。公不動色。徐曰。疑事。恐誤者。即不必用。觀者又一笑。公他日為舉者言。必盡頌及之。然。感頌非歐所及。歐五代史。鄭珪傳云。唐兵至梁。帝笑問計。珪曰。以傳國寶入唐軍。緩其進。以待救兵之至。梁主曰。能了事否。珪曰。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其笑亦非常。日事。事後文章也。

右甲子七月在德州札記者。言。感頌非歐事者。亦有所見。非惟鄭珪傳可證也。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談云。南唐時。侍郎楊鑾問妻兒國和湯悅曰。不知堯舜是幾件事。悅曰。如此疑事。不要使。則非問知貢舉者。又舉場亦前有二說。珍席放談云。真宗問楊文公。籬中何故哄笑。對言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件事。臣答以有疑時。不要使。同僚皆笑。真宗亦為之動容。又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劉莘老言。昔鄆州進士李矩。赴試。問李演曰。堯舜何如。可以對天地。演曰。似此疑感事。切不可用。聞者大嘩。此事雖出。未必舉子。專不知堯舜。故知。歐無此事也。庚午九月。宣城舟中書。

魯波傳

釋史載。魯波傳云。孔子適陳。適見。女采桑。子曰。南枝。鷓鴣。窺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若來問我。采桑。娘子。至陳。陳發兵。圍之。使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云。女外出。以一瓜。餉。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見曰。蜜。塗。絲。以。繫。蟻。蟻。之。蟻。乃。過。金。樓。子。確。記。籍。云。孔子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擊其尾。得之。納懷中。還問曰。上士殺虎。何如。子曰。持虎頭。中士殺虎。何如。曰。捉虎耳。下士殺虎。何如。曰。擊虎尾。子路出。尾。棄之。釋史亦引。魯波傳。今常熟。南十里。有石碣。曰。先賢言。子故里。士人言。孔子來。視子游。至此。有一人浴河中。問之。答曰。頭戴衣。衫。身戲水。若問。虞山。有十里。孔子遂反。權去也。其語甚似。若來問我。采桑。娘子。其言。孔子至吳。古亦有之。越絕書云。孔子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述五帝三王之道。越王問。以兵。孔子不答。因辭而去。釋史又引。吳越春秋云。孔子至吳。夫差。聞孔子至。微服往觀之。或傷王。指王怒。欲索而誅之。子胥諫。則說。苑正諫。所謂。白龍魚服之說也。今趙氏。吳越春秋。無此事。或揚方所未刪。繁別本。

科場書

今人謂科場書為兔園冊。非也。舊五代史。馮道傳云。道謂任贊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今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兔園冊者。唐貞觀時。虞世南為蔣王。撰集。其人。不事科場。文場秀句。王啓所集。懷挾本也。唐書。藝文志。總集類。有文場秀句一卷。類書有草。稔。應用。類對十卷。高。測。韻對十卷。而不載。兔園冊。蓋鄙其通俗。然其風。不始於唐。後漢。曹。蔡。邕。傳。封事。七事。五云。諸生。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編。程。文。

虛冒名氏唐書選舉志云帖經孤章絕言舉人驅懸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誦習之不過十數篇難者悉詳矣是漢時有連偶捷錄唐則孤絕詩賦與文場秀句進士明經分有其書宋時又有別本愧郊錄云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黃潛善奏比年以來求舉者於時文中采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決科機要詔立賞錢百貫告捉仍拘板毀棄元王傳玉堂嘉話引辛殿撰小傳云既歸宋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既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賦博得者才其爲是科場書謂之時文何遺春渚紀聞云李偕赴試夢陳元仲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認略不與客言其時人士揣摩如此子又於舊攤買得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別集二册計十卷宋黃履翁所集者又在決科機要之後明史陳幼學傳云稍遷刑部主事時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案此風甚熾乾隆二十九年部議坊間刪本禮記出示銷燬五十四年續小本經書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禁刪節經書嘉慶二十年三月禁坊刻四書典制類聯及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等書道光十一年十月禁書肆小木殿究板片銷燬十四年七月提督衙門獲文海題備等小木四千八百五十本交刑部

精備秀書

夾谷之會左傳云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十兵之殺梁傳云齊人鼓譟而起孔子使司馬止之蓋齊以兵來魯以兵應之史記齊魯世家所載是也殺梁又增一事云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處齊侯懼而動陸賈新語云優施舞於魯公之幕下孔子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懼然而恐後漢張升傳守外黃令趙明威曰昔孔子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後升以誅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窮儒伎藝之心無所遺造此秀言上誣聖人不可訓也優人笑惑乃其職於禮宜卻之於法不得死且魯豈當殺齊優實其說是行不義而殺不辜齊人怒而魯君不返也妄人有做行之者史記李廣列傳云廣夜行霸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廣爲將請尉行軍軍斬之魏志楊阜傳云阜爲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史守舊令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走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乃與小吏爲密乎夫霸陵尉職應止夜行者魏令將作大匠不當知後宮人數尉與史賣法則君子殺之守法明廣斬之卓杖之豈非器小心整舞文肆毒者乎世說云褚裒微行住錢塘亭令至亭吏驅裒移牛屋下後令知之爲其僕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愆公與令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唐語林云陸竟公爲同州刺史備遇參軍不下馬參軍鞭之謁公謝去公曰不下馬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褚陸皆所謂雅量者褚不原吏奉命之苦陸庇其僕刻者記之以爲美談是真秀矣文類聚載桓譚新論云余鹹浦道疾蒙絮被綠扇備乘驛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兵夜來余令吏勿闕乃相問而去後漢書韓康傳云亭長以韓徵者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康過亭修康牛使者欲殺之康

曰此自康與之亭長何罪乃止亭長不覺盜罪也倘譚吏與關無論勝敗亭長小吏必終受誣奪康牛正所以爲康也乃欲殺之倘不奪康牛當奪誰牛道橋不修又當死以此知小吏不可爲而桓譚韓康不失爲君子也其尤異者晉語云趙盾以韓厥爲司馬使人以乘車于行厥優之盾召厥禮之曰吾故以是觀汝也夫厥之能守法也固矣盾所使之人何罪以此推之魏志曹植傳注引世語云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蓋教門者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楊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不請符而斬守者與叛逆何異修他日被誅植終不能奪嫡知太祖英察矣又以此推之高歡語長史薛琚言使其子洋治亂絲洋拔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夫遠命不治絲獨非亂乎其意蓋傲齊君王后以推解環不知環破即解亂絲斬之仍不治也漢書嬰遂傳云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高氏父子不足論然歡在洋之愚惑不至此其狀迂而很乃無知酷儒之秀言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羶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

愚儒秀書

朱弁曲洧齋聞云建隆間竹木務微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乞剪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指能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并親戚有見此狀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聞見錄則云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言已近妄王敦海盧維著則云三司奏載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周密齊東野語則謂手指言文弱無氣象太祖以三司請截枋大枋格礙殿批曰截似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將來真大哉王言也此何王言氣象蓋以史記漢高慢罵而做以爲書其愚如此蔡條載團山叢談云溫成叔堯佐除節度宜徽景靈三使包平肅爲中丞擊馬其白簡駭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曲洧齋聞則云張堯封除宜徽使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言吐憤激睡醒帝面帝卒爲罷之張堯封溫成后父也仁宗退謂后曰中丞向前說話而唾我面汝只要宜徽使宜徽使豈知包拯是中丞乎尋宋仁宗及溫成並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溫成事見本傳見孫甫包拯唐介張擇行王舉正傳英宗立後諸名正人者皆以仁宗無子不使之御內爲臣僚擁戴英宗功因追罵其時宮掖以自表其忠堯封爲宜徽使並無不可何至憤激睡上而且堯封爲石州推官卒後溫成幼無依始入宮何由既貴後爲父求官又溫成既卒五年包拯始爲中丞仁宗何緣以告溫成欲使溫成緣何知之今加以妄詞述中丞狂悖皇祐重駭宋之臣子忍爲此言者蓋以晏子春秋齊景形狀而做以爲書其愚如此李元綱厚德錄引了謂談錄云竇儀見客四弟已貴皆侍立上關灑水燕談錄云王祚見客子宰相薄侍立陳省華見客子堯咨堯佐等侍立皆云學生禮當然其言可詫又云堯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爲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爲六藝之一州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解金魚杖碎金魚金堅且碎人骨折矣哀門賤婦亦不至此堯咨母不當有此言此事明方所集事詩鑒引此爲賢母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

談元秀書

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五總志云。王介甫以動靜問東坡。東坡曰。精出於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案。精靜同聲。神從中動也。蘇說乃相反。漚水燕談錄云。鬼起言。人耳有靈。聽於靜中。似鈴聲遠聞者。若年之後。愈覺清寂。如幽泉漱玉。如清磬搖空。如秋蟬曳尾。以為三妙音。石林燕語云。鬼起言。耳中如潮如雷。閉聲如響。如鈴如磬。如蟬如泉。為學佛仙之驗。案。此衰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腎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喜按摩欠伸。頭骨不動。腎枯則頭昏失志。骨之接理磨。其根自開之。乃以為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知不出也。

誇誕秀書

四庫書提要。以蔡條鐵圍山叢談為文章中小人之雄。蓋以其文恣怙惡。梁谿漫志。亦以為無忌憚之小人。然此誇誕短見之書也。誇誕乃小人之常。惟條言實有不可解者。稱宋故事。天子誕節。宰相獨登殿。上天子萬壽。天子還內。宰相夫人獨登殿。奉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錦金鬚帽繫天子臂。此儒臣之至榮。云云。宋立國亦有法度。不當有此故事。而條言蔡京妻嘗為之。案。宋史。蔡京傳云。帝幸蔡京第。命宰相傳觴。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備而肯從。京子攸為開府少保。得與宮中祕戲。待曲宴多道。市井姪嫖。浪語。宋氏出入禁掖。乃知母子結締。同此汙穢。而條又誣之為宋朝故事。謂宰相夫人皆如此。則是諷刺。宗以上而於此。自暴其母之醜。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皆無之。即在誇誕之中。亦是秀言。正人君子不忍信也。

曠達秀書

晉人元虛之學。大臣世族。實國肥身。流毒甚久。事由父子兄弟。漠不相關。而君臣朋友。因之濫敗。子以字呼。父以火攻。兄已不足貴。謝氏家範。差勝於王。然皆謝元傳云。謝安曰。子弟亦何與人。而正欲其佳。元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宋書謝宏徵傳云。宏徵讓財不爭。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之。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此皆千年所傳名言。謂子弟不與己事。死後不復見關。其言悽怨。刻欲於君臣朋友之際。望其終始。豈可得乎。蓋其心可疑矣。此又老莊釋氏之秀也。

悖儒秀書

呂氏春秋言。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大悅。雨乃大至。淮南子言。湯時大旱七年。卜以人祀。湯言。我自當之。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濯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此凶年鼓亂之悖言也。魏志文帝紀注。載漢魏禱代衆事。太史丞許芝言。周公反政。尸子謂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轉去萬物也。此尸子蓋王明家物。後王肅出其本。有續卷。見隋經籍志。又梁書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府僚勸進云。使夫匹婦小兒。羞言伊呂。鄉校里。恥談五霸。亦可謂悖矣。

賊書

明常熟徐復祚。花當關。談村老委談云。里有邱老四者。賊魁也。著一書名。法篋秘訣。有庠生者。從之。盜案莊子外篇云。儒發家。大儒臚傳。小儒稱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梁書。良史傳云。邱仲孚。齊水明初。選為國子生。舉高第。末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黨。為之計。畫劫掠。三。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不發。南史亦同。此皆秀才作賊。才能著書者。若晉時。則戴淵嘗在江淮間。劫掠商旅。石崇作荊州刺史。劫奪殺人。致巨富。祖逖作官時。夜使健兒出南塘。設行劫。披俱見晉書。傳。古人不以為奇。北齊司徒左長史畢義雲。家兗州北境。嘗劫盜行旅。晚方折節。從官見北齊書。傳。唐以後。武達者有之。又通則少矣。然官至志云。深州錄事參軍李生。讀書以詩稱。少嘗掠人於太行。排人崖下。得綺繒百餘段。西陽雜俎云。鄭刺史。家鄭。富。嘗為盜事。發而死。雲溪友議云。李榮征於循州。章氏莊。見章思敬。年八十餘。吟古今詩數十家。又吟李涉詩。乃言少嘗為盜。江鄰雜志云。人名進十劉建侯。與妻同殺人。取其金。程琳為知府。殺之。其人容貌堂堂。言詞辨博。墨客揮犀云。有秀才盜箱。官試之賦。乃云。窺其戶而闖。其無人。遐不謂矣。見其利而忘其有殺。卷而懷之。盜箱與古盜。夫秀才不同。此固盜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云。先世翁。嫗遇夜有穴。其壁者。獨之曰。君儒生。乃作此。夫婦出粟與之。去錢。至毀。海筆記云。平公其政。為鎮洋。令有捕繫賊。並賊至。秀才也。公曰。無此理也。責捕而釋。賊一日。邑七都。施姓。騎被穿。驚起於室。隔獲賊。解縣。則前秀才也。乃撻賊。此皆常熟所謂庠生者。流村老委談又云。庠生者。竊事主女。邱老四大。驚以為必敗。案果破。庠生者在。繫自言之。蓋莊篋秘訣中所切戒。真奇異也。宋人書有鬼董者。其卷五云。北盧塘。上北。盧塘。古三官人。調。與安豐彭八。魏國王。孝志。借周。劫。臨安。亦山。閩。一。家。調。與。眾。習。毋。殺。人。毋。淫。婦。女。既。執。閩。妻。中。官。養。女。也。有。色。寶。淫。淫。之。調。怒。拔。刀。將。斬。寶。乃。中。止。閱。月。寶。八。輿。國。孝。忠。皆。就。縛。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紀。文。遠。如。是。我。聞。云。李。金。樑。李。金。柱。劫。一。節。婦。鬼。神。怒。視。後。並。伏。法。又。述。李。鴻。志。言。鳴。駭。躍。馬。三。十。年。夥。黨。中。敗。者。十。二。三。不。敗。者。十。七。八。若。一。可。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恒。以。是。戒。其。徒。濼。陽。消。夏。錄。云。齊。大。與。乘。行。劫。乘。劫。淫。一。婦。齊。大。挺。刀。解。之。後。羣。盜。就。捕。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合。古。訓。庠。生。者。李。志。鴻。齊。大。之。事。知。莊。篋。秘。訣。之。言。不。謬。或。言。盜。多。縱。酒。娼。妓。家。此。盜。盜。各。案。非。盜。盜。並。行。也。少。時。見。句。容。名。捕。居。明。者。天。王。寺。大。盜。採。花。官。道。之。急。居。請。寬。免。比。言。此。案。必。破。以。身。任。之。案。果。破。令。為。歸。安。費。君。元。復。厚。賞。而。問。之。居。明。曰。盜。而。盜。為。無。理。故。必。破。費。笑。曰。盜。豈。有。理。耶。居。明。曰。固。也。偷。劫。皆。出。無。奈。採。花。非。無。奈。鬼。神。惡。之。故。強。盜。拒。捕。情。急。殺。人。有。漏。網。採。花。獨。無。漏。網。者。人。神。交。乘。之。也。論。亦。廉。悍。矣。哉。

書太清神鑑後

太清神鑑。山根橫列第五位魚尾。缺陷是賊人也。色惡則被引也。年上橫列第七位盜賊。發惡色者。即是賊。瘡生眼肢上者。主作賊。生盜部。主竊竊。眼肢上。應是賊上。列子說符篇。管有術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管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羣盜殘之。眉睫之間。殆太清神鑑所謂。詎而誤為肢也。

鄧析子賊

鄧析子書不多，語平易近人，有理致，無譁訕之習。意古所謂鄧析書不止此。如淮南萬畢術，別有策也。世言子產殺鄧析，非也。鄧析蓋與子產同里居，列子仲尼篇云：圃澤役者，伯豐子過東里，遇鄧析，鄧析言執政功，伯豐子曰：無知無能，而與能為之使，執政乃吾之所使，鄧析無以應，楊朱篇云：子產以兄朝弟，為感，密造鄧析而謀之，鄧析使誘以禮義之尊，朝謂鄧析曰：子產與真朝居而不知也，子產與鄧析甚厚，且左氏春秋有年為檢，必不誤，左氏云：定公九年春，鄧駟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是駟事荀子非十二子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好治怪說，玩奇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鄧析也，則鄧析自有罪，列子力命篇又云：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辨，作竹刑，數難子產之治，子產誅之，呂氏春秋離謂則云：鄧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鄧析故之，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應之，亦無窮，不可無辨，別愈疾，其亂愈疾，洧水甚大，富人溺，有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買矣，得死者，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子產治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徭民納衣，徭民而學訟者，不可勝數，是非無度，而不可日變，欲勝因勝，欲罪因罪，鄧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其事甚鄙，鄧析為大夫，有田祿，不得愛衣，冷小利，當是鄧國有此人，子產殺之，鄧析收得其書，列其事指與刑，刑相難者，別條出為竹刑，即荀子所謂好治怪說者，子產卒後二十年，駟以他罪殺鄧析，初子產所殺者，人不得其姓名，以其術盡鄧析所輯書中，遂以書名其人耳，訟書古不傳，或言當在名家，或言當在縱橫家，然大半鄙淺，不能歷久，唐人雷民傳云：雷州雨後野地得石，謂之雷公墨，凡訟者投，必以雷公墨，雜帶墨書之為利，則又厭勝之術，訟師多奉之，周與令侯思止等，招集數百人，作書密羅縱經，宜多卷軸，然大唐新語止云：一卷，唐書來俊臣傳云：與其歸來，而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其支脈綱目，咸有首末，案以從事，則止一篇也，今亦不傳，宋沈括筆談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謀法也，其始則教以舞文，舞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所記師傳交構，蓋其時有刻板，乃通行，故古訟書不傳，訟書以鄧思賢為最古，或其人姓鄧，書本無名，傳者以人名其書，或即書名示思鄧析之意，皆未可知，元周密察辛雜識云：江西往開訟學教人，如梁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詳詳之語，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所謂讀蓋鄧思賢也，乾隆七年四月初二日，部議坊刊廣訟師秘本，號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臺彙鏡等書，及擬定廣受式樣，造成險惡套語者，嚴加查禁，實者杖一百，徒三年，實者杖一百，近又有蕭曹心書微贈塞鐵木犁箱毫寫心等書，語極猥褻，其文意乃必敗之道，不知何以能行也。

不昵婦人

漢書朱博傳云：博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吳志劉繇傳注引吳書云：繇侍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此史傳相襲不致思之詞，其妻即繇，亦不當以婦人日日早寢而晏起，至不見其面也，南史徐勉傳云：勉參軍書，劾勞夙夜，勤經數旬，乃一還家，華大驚，北齊書邢劭傳云：劭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言嘗畫入內，閣為狗所吠，言畢，使撫掌大笑，周書蕭瑄傳云：瑄性不喜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兒，經御婦

人之衣，不復更著，號開許云：蘇軾與友朋羣居，性不昵婦人，此或由勤於人事，或歷憂患，亦或由天性，南史何點傳云：成家，嗣欲絕婚宦，尚之強為，娶瑯琊王氏，禮期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嘗得能，老又娶魯國孔氏女，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魏晉夏侯湛傳云：父母為結婚，家氏道遷，云頗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親不知所在，北史云：齊褚伯玉年十八，父為娶婦，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山居，梁書劉訔傳云：兄黎為聘妻，刻日成婚，訔聞而逃匿，事息，乃還，蕭統傳云：妻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王儉聞見近錄云：李化先少好神仙，父母令娶婦，禮席之日，化先踰垣而走，此皆畸人也。

止欲閑情

古人止欲閑情，正情靜思，語賦譏之者，以曲終奏雅，其自託則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或言情則野，犯無禮義，言禮則矯偽，不近人情，是為有損無益之文，蔡邕協初賦云：情罔象而無主，昔植洛神賦云：心振蕩而不怡，欲動情肆，窮其幽隱，所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也，司馬相如美人賦云：乃覽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其言脈定於內，與情罔象，心振蕩相對，真麗則名，要在定血氣也。

左傳女陽物而晦時

左傳昭元年云：女陽物而晦時，六字俱詳，傳此語乃綜其義，女者，上云近女也，陽者，上云六氣陽，正義引先儒云：陽金燥也，物者，上云物亦如之，注云：物事也，晦者，上云六氣晦，正義引先儒，晦為水，謂昏也，時者，上云君子有四時，夜以安身也，言近女為金燥之事，在晦亦當順安身之時，不可過于，過于則燥為內熱，晦為感，杜注云：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其名不正，顯炎武云：女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曰陽，似宋元人議論。

長白美人

詩碩人云：碩人其頰，澤陂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碩大且濼，車蒙云：辰彼碩女，女貴大也，史記田敬仲世家云：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蘇秦列傳云：後有長妓美人，後漢書馮勤傳云：祖燕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抗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書陸琇傳云：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蓋婦容以長為貴，漢法八月選女，必身長合度，長白即美德，曹納知青首之所以亂也，唐書亦言元宗選長白女子侍太子，鹽鐵論刺權云：中山素女，亦長白女子也，宋人記龜鶴夫妻，短闊亦貴，乃偶然耳。

元牝

列子天瑞篇云：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法黃老元帝之所同，道家河上公老子注云：元在上，牝在下，以元為鼻，牝為口，抱朴子同，因此有人中之說是孔氏談苑中山詩話上官泌下官口鄙謔之證矣，二仙傳道集云：一腎在左，為元，以升氣，上傳肝，一腎在右，為牝，以降液，下傳膀胱，是又腎上右腎命門之謬說也，今案牝者，古人以為穀俗，所謂虛牝者，如今言空

洞朱子語錄云。牝只是木孔。承能受的事物。元牝者。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其言若即若離。嘗深思之。元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元冥者。入冥也。是元爲人。牝者。唐律衛禁上釋文云。有穴而可受入者爲牝。則元牝之爲古語可知。爲表出之。儒者可勿復道矣。

李娃傳

太平廣記李娃傳。文筆極工。所云常州刺史榮陽公。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爲鄭亞鄭畋。然稽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榮陽房中。無有合者。蓋故錯誤之。開元天寶事。記長安妓劉國容。使女僕送天長簿。郭昭遠至咸陽。小說所言地勢。多不相應。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平康爲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陽。以丹鳳門街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里北門東轉小曲。即宣陽。是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傳又云。日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布政里則在朱雀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其詭云延秋門外。則西城城外託詞。最有情理。又案北里志云。平康入北門東迴三曲。即諸妓所居。又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詠懷詩云。捷徑從狹路。僂俯趨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此之謂。

魏策龍陽君正注

魏策龍陽君注云。幸臣吳師道正注云。幸姬也。非楚安陵鄢陵壽陵趙建信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詩。皆以宮人言之。案師道以唐詩說國策。其證已窮。且唐詩亦有誤本。文選齊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泣魚之事。非安陵。乃龍陽也。阮籍詠懷詩。宋顏延年注。引龍陽安陵事。後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未語有缺文。而和傳已久。陸詩蓋本魚注。此後詩人相承誤爲安陵。佐輔古宮怨云。乘前方見泣船魚。武陵長信宮詩云。一從悲畫扇。疑度泣前魚。二詩又本陸氏。謂是安陵。元和姓纂云。安陵小國。其後氏之。安陵。魏王妃。故以爲宮人。是也。二詩本說安陵。師道引以證龍陽。其疏也。師道未讀陸詩。若依陸詩。泣魚必妾。則子瑕亦宮人矣。其疏二也。楚策安陵君正注。亦引姓纂以爲女子。則此正注當云。正楚安陵之比。乃云非楚安陵之比。二處皆名正注。無所適從。其疏三也。師道惟補注多可取。楚策云。嬖色不避席。龍臣不避車。蓋言騷亂也。補注云。文選注。引嬖色不避席。龍臣不避車。其語言嬖色不避席。龍臣不避車。則言榮華易落。龍不能久。其義可傳。秦策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少。乃逸周書武稱解文。補注云。修文御覽引。作美男破老。美女破車。破車無意義。誤文也。

癸巳存稿卷之十五

何端簡父子事述

何公世璠。字濟庵。一字坦園。晚號鐵山。其先世自襄陽遷山東新城陳何莊。公幼慧。六歲喪母。能持禮。康熙甲子。年十九。舉於鄉。需次得莒州舉正。以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一統志纂修。庚子山西鄉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正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二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七月。提督浙江學政。二年七月。授兩淮都轉鹽運使。經理淮揚海潮災賑。是時公領運司。鄂文端爾泰爲江蘇布政使。皆處天下脂膏地。俱以廉聞。三年十一月。授貴州巡撫。時鄂公總督雲南貴州廣西。及將軍石禮哈。提督馬會伯。辦苗事。公奏請聖訓。世宗批其奏曰。武備不可輕視。苗夷雖蠢。亦人也。恩威不可偏用。公自地籍翰林。十四年。自御史至巡撫。才三年耳。既任事。實上德意。周咨山川險要。籌撥軍儲。值生苗。頭目阿罕。火阿。阿戎等。十人赴公。自懇奉行法度。未嘗反。公開示威信。使轉諭各寨。凡編髮受冠帶者。賞以銀牌衣物。獲之於其黨。以是弁衣椎結之人。傾心內屬。得全活者萬餘人。我兵方進攻下。不服者。谷隆。長寨者。買羊城屯。誅首逆阿罕。阿紀等。兵機大順。公又以黎平都勻鎮遠之間。古州八萬一寨。地廣千里。南通廣西。東界湖南。土沃人稠。物產尤富。在三省腹中。由貴州黎平開之。此寨得。則附近九股黑苗。可以勦撫。即會總督奏調思州府張廣泗。知黎平廣西。至。即輕騎趨古州。登諸葛臺。盡望見苗寨高下。及大小丹江出入。圖其險要。道

徑生苗大驚欲取之圍未合而廣泗從山背下得當以報公大意既示以威則撫之又保舉貴州人材貢生員三十二人五年十月被召入都先是貴東道某以同鄉求保舉不許則參公徇情市恩以冀宴樂上又以征苗事公屢言可撫恐與軍中意見相左故召公而郭公密奏公實心任事無他念公到京即授刑部額外侍郎六年二月轉戶部四月轉吏部仍兼刑部五月署直隸總督公以才不勝外任辭甚切時天氣蒸暑汗出流被面公既辭不得請上命侍臣為何總督解衣賜人參克什紗表筆墨端硯因垂詢生平稱意文字公進福字箴六月貴州人材兩次引見諭以人品尚屬端謹皆錄用宣統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巡撫南三府御史過保定傳諭使公愛惜精神而公已於二十六日卒矣年六十四遺表請祖父母封詔書褒恤悉如其請加贈禮部尚書諡端簡內帑給千金治喪喪所過有司支公祭奠八月改尚書秩一品乾隆元年追贈光祿大夫徐氏晉一品太夫人公主試督學所得多端人歷封疆知人善任初抵黔時張公廣泗來迎馬上問地利民情苗俗行四十里未休至驛館語達旦凡事一以咨之張公亦功名自許雍正六年張公已為貴州巡撫八年苗匪底定十三年又反乾隆元年張公以經略平之公亦四履仁秉義崇禔總督仁字西銘性情淡年四十三始舉雍正四年鄉試嗣榜八年既非端簡公人都謝恩即授浙江諸暨縣知縣縣人傅阿勇者淫狡而肆持官吏短長為一方害體仁窮治決道之民大悅諸暨倉穀積弊儲不實具揭言之上官怒調於潛久之調奉化奉化沿海盜多不治體仁興修水利因以得近海舟楫來往盜所從避寬之路以保甲引密查古法最有驗編察得窩窩線清其源令保甲輪直更鄉保統之使捕役分任郵屯捕頭統之調黃嚴丁徐大夫入嚴起發江南辦山脈補紅縣知縣督當州鹽墾下流十載九湖其西北皆水地汎濫西南為害乃開河西南洩其水治稻田製屎磚貽民興木棉利最後調定遠築山水石壩衛民田倉以耳疾乞歸里體仁凡六任縣令李家教一舉一動不敢妄取廉俸所積於意氣之發地方公事所捐亦豪往自喜在定遠時驛丞某年老矣馬瘦儲空富揭參而不忍也使巡檢協治其事冀以漸而復上官驟察之丞革職不得歸體仁置酒召之計公私所虧為具印文清官項辦裝送之歸體仁終已無餘財教子孫耕讀外不使逐他嗜好所歷無奇行而士民思之自號長元人稱長元先生年七十九卒

述曰征苗之役鄂公任之其間運籌勦撫端簡可謂賢勞矣三公皆以征苗起功名之際何其盛也昔太史子魚以義俠聞而不染縱橫之習軍旅方興以方行短步者指畫其間並無猜疑自古難之張公後裔至今稱述端簡又得張公所輯貴州通志故得於齊侍郎所作傳外補綴之生平喜人稱說故事見長元先生狀與所聞合故附書其事公父子皆循循然無新奇可喜而後人樂道之非所謂惻惻無華者耶虹故魯紅也左傳注晉時猶有紅亭後漢沛國紅也虹以乾隆四十二年併入泗州今州治故虹治也

汪先生事蹟

汪先生名廷榜字士瞻鄞三都人同學稱仰山先生少學買二十八歲渡貨漢口凡帆檣載集蔽江面十

數里人語雜五方漢水衝擊江波浩渺縱觀之心動歸而讀書學文詞喜馳騁漸不自意沈思刻意為短章既又不自善也乃始為平正曉暢之文讀書江寧鍾山同舍生成穎之請與交者數人而已蓋以學梅鈔戴翼子戴祖啓侯學時梁獻諸君子皆自好約為背誦經史之會冬日訪先生值先生笑而出曰吾得之矣衆問之指端下炭盤曰此立方也取圓與立句脫就物推之耳鈔大喜其家所刊書贈之於逆旅晤戴震李惇與訂交學益廣中乾隆辛卯江南舉人授書院補廬縣訓導以病歸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老不就試受六品頂戴家貧僅中人遇賢豪傾意結納之生平喜道人善獎誘後進作文章經指授者皆有理法先生為文下一字或檢書數十種務得其通不必古人會用也務使妥貼有光采蓋得揚雄韓愈意者務使合語氣所著四書文名碧山草堂制義自言曰人各有所長經義即不敢自信時文所言於事理不肯而已文有大體吾自知之方先生讀書江寧時與何某出遊過王者輔寓者輔有日記日疏人事遂疏曰某日何先生偕汪兄來汪兄名廷榜夥人住三都碧山學士里有識見人也既而者輔事敗官案日記案所往還人何先生汪兄俱錄赴蘇州按察司梁獻在毫州聞其事徒步至蘇候之事白人指為道義交自曰汪梁先生懼名目遠布一日同梁飲噉笑謂之曰若素不噉肥肉吾勸若始知其味吾素不飲若再吾飲今亦不離杯帶矣吾兩人殆酒肉朋友也聞者皆失笑其沈毅如此嘉慶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五

述曰嘉慶己未應德劉君成書入都先生寄文集屬正鑒校定且曰願爾雅汝癸亥七月先生病歿時適正鑒歸里先生持之而泣以文付其族孫夢桂及正鑒八月正鑒復出通知京誌及傳已有所屬故輯其瑣事附碧山草堂制義後

胡先生事蹟

胡先生梧字樹思徽州府城北小北門四管人乾隆丙午順天鄉試填榜吏誤連試卷實年實字書之遂名梧實其先世儒者十一世皆學生父晉字濟中為武學生弟珊文生也鄉試不中濟中罵於市市人笑曰公武生也謂弟文作文必不佳不中宜矣聞而歸明年呈請文試遂舉於鄉成進士時乾隆甲戌也越十三年丙戌弟亦成進士入翰林濟中終光山縣知縣先生年十侍母扶柩歸毫無一錢又無師傳為無賴喜與人鬪則鬪書賣之日食於外母見書十耗其九則痛罵之乃自投改過與二弟同讀書日負販於外夜讀書油錢少鏡光如豆大兄弟三人環讀以夜半為期自作文不求人教也先是濟中君在時為聘邑汪氏女及迎資資送直千金屬其兄弟為變賣居積已授徒里中衣食稍裕久之濟中君有門生官杭州道信召之至則官以事壞遇親串賣贖浙中者假貨皆湖絹往來揚州又置茶皆獲利時已納粟作監生值玉器寶乃盡以財買玉子解視多灰盡又自甘肅來者日衆遂折耗接家信妻財又折耗念揚州親串多富者往投之不見收時小押中皆無賴欲得書生為主謀見先生個備迎之去頗自危以計斂諸無賴分金買舟北上就居旅舍天大寒天津某訪同院友顧見先生肥面無黑目長秀倚上胸背隆然妻二蘆花椅梅與之言曰才人也故歸久之辭之保德其知州素與濟中君善好豐坊大學所至刊行

然能敬文人先生至使主講書院官日課講章先生不甚解則雜舉古今成敗所歷山川人情淳偽以亂其言或阿官好即以姚江之學曰姚江以學為支離君言姚江而已何必誣以學也復入都強折節恂恂然不妄語然有忤之者輒登門升高坐大罵務盡其詞而歸人思校否亦不以增減其怒也鄉有為都郎者語人曰胡樹思吾無法治之遠而已先生聞之挾册往登其榻讀終日出乾餼自嘆至夜分謝之始去年三十中式充官學教習以知縣用值湖北請挑先一日謂弟某曰吾入挑借支薄俸汝持歸奉母吾單身行矣赴挑不與借補中兵馬司副指揮曰吾昨嘗得堯堯文鈔方笑司坊官與阜隸伍今即補是官豈非數也雖然吾不似鈍翁才拜印果有院阜乘車從奴持刺來先生出坐堂上問坊阜曰院阜與汝品秩同也我見若當何禮坊阜無言使呼院阜已怒去以出迎連也既聞將挫抑之益大憤欲於院署肆無禮見先生氣甚盛怒為笑曰是作官者乃似我輩無賴也視事三月出見一人強橫許市賣財繫之歸將撻之已獲袴卓隸彷徨良久叩頭曰刑杖月前供應街衙門偶未將歸先生曰是矣我乃三月未嘗一撻人也當杖者伏地呼喚放之起罵曰吾好撻人苦無犯撻者汝不配撻撻後受撻者道汝我識汝舍汝去再熱汝即舍之中城竊案積年不獲問諸捕捕曰官考成我輩身家也不敢怠玩先生笑而頷之曰然五日又問之答如初先生怒詎曰奴真欲死耶官考成汝何知我知杖汝而已不需汝身家也五日不從諸偷者汝不欲活矣四日而獲十七案然終未撻人也某者居雲居寺齋術抑勒人妻事將成矣先生過楊梅竹斜街見之止車告之曰明日事若當自止吾知彼婦無恥不足惜本意明日將吏拘若兩人以纏吾官忽見汝不能自禁以告汝言已驅車去某大感遂止京城偵事者素狡不以實又持官短長先生故挫抑之使偵報命惟謹日近詩書所轄無廢事讀史記曰廉吏久久益富不可信也官多妄費而吾衣食裕於教讀時吾不廉人不能知也官游京師者託事請客數分金曰撤網司坊官五十四俱已請客意不能無動借人畫例借屋校尉營賃盤孟几席結宋召廚人梨園子弟俟代支客者已到乃衣冠乘車往禮客中途忽怩悅驅車返使人稱疾多謝客多酌加飯道暮家人載金歸先生視之笑曰廉吏之富其以此耶此吾在揚州故智也嘉慶二年十二月補官四年十一月卒先生之言曰吾生平閱歷多矣惟不忤求能自保不能屈抑誠自苦然碌碌者安可託也卒以病肺年四十三意氣平矣子元鼎全鼎文鼎

駱君小傳

述曰胡先生真循吏也生平所行發乎情止乎禮義合聖賢之法正變記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惡鄉愿因以所記徧求所謂鄉愿者下意延問凡經指示許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此嗚呼此先生所以賢歟其精神在是矣

憶君君曰此無與我事也不為動事亦不及之好為閒散遊登邑中雲龍自馬背岡望茅山三峯若有若無吟歌自得於人無可否以為性情形狀皆天賦不能強同以己見非笑之坐不通也惟不喜人戴近視眼鏡聞鼻煙其說曰古無眼鏡時人已有目今人多苦鼻柱其鼻煙學嗅者淚涕下氣息出入腥動數尺外非天性所有故可惡聞者欬其言可為故實性不能飲一日攜酒偕友於邑小南門外五里岡痛飲流連作詩刻樹皮識焉復坐言鬼神事甚悉忽歎曰故鄉可樂再三言之歸十日而病初某以揭榜事用狡計脫而為衆所詬讟而死十三年矣其兄病請君臨訣君至某現心惡之某兄死君亦卒年四十五時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也縣縣俞正變在句容聞之歎曰吾極知鬼神事然不分人有死也今駱君死則真有死矣五月晦夢遇之於四牌樓讀其死也語之曰君家人甚思君胡久不歸曰死入耳明日月朝歸人將以為不吉且緩之吾有事赴城隍司有闕不易過煩送我從之南行東轉過文廟出德配天地坊又東循池間北行即城隍廟屋與日所見同堂下人百狀不齊堂上寂無人直上轉後屏望見顯應閣院落比素見大數十倍中有河橫去南北屋宇羅列向所未見也相將過河西轉有屋南向面河近就之忽小矣屋高三尺廣不及尺深半之分兩層上層有龍一長眉人持瓶插河柳跌坐有二人侍人持一棒若羯鼓推空中一棒跳躍細長與所執者同二人擊弄之盤旋上下聲捷然聽視人亦長大龍後右邊空處審是樓梯下層閣細紅欄扇紅紙粘似非惡處曰此閣也送之過而醒甚駭駭過數日正變持燭如廁見一紅物負牆高二尺餘俯視之頭忽大若殺其面背血也見之不甚畏懼已過心忽怯奪路返物已不見歸坐不樂同學某生聞之鼓掌笑曰大丈夫豈畏鬼哉無何生閉門臥忽大叫甚急鄰舍生持火驟門外始起開門入室腥臭不可聞生面如死人徐言曰才臥閉門響甚厲自蒙被中有物自被上過如廟中天王手大從首至足所搗處冷徹骨繼聞物歎訶嘶破不是人聲味死大叫幸諸君至聞者股肉起若粟勸生抱被鎖門從他人榻畔臥數日生無言正變往君柩前祝曰君有靈當助我逐鬼也是夕夢君至笑曰責報一何速耶子一人重墓豈生

古築兩孫君小傳

述曰正變於嘉慶甲子重到清潭窗外丁香將放理則澆灑日夜俟之春風料峭從未閉窗臥也急欲往濟寧夜懸紅燈酌酒別樹倚檻而寐夢駱君至看花歡笑驚起人靜燈熄矣且將東裝北枝全放時二月十日也神理常存難與庸惡無氣者道念小時一句一字駱君皆奇賞之今知駱君果不死追憶去年冬平度于君重輝鄒平成君瑾新城何君承壯同泛張秋決河四人坐船篷上說風霜淅淅瀟瀟憤憤真有神物龍魚來傾聽也既來泰安無人談者感丁香偏放之異因述駱君之事嗟乎知己之戚索居之歎生人豈能無之耶首應寂斷亦可悲矣

燕雀之聞萬士... 孫蒙字養正... 世曰三易洞... 五連六氣曰... 道書太一家... 積千零十五... 八十年俱存... 乾初世受入... 五以宮人龍... 引精覽圖... 者天祿數至... 如祈神籤亦... 述曰孫君立... 尺段石人祠...

嘉慶元年丙辰正月十一日... 出而豫而秦... 者千餘人... 古魁元素... 何方古循... 鄉勇皆有... 氏股中傳...

古人多既識王生... 難且喜其已歸... 無惡迹跡報方... 五十人往至則... 把總向得琳解... 我不與之言... 界河灣遇其黨... 盡撤船以南... 無所歸也魁元... 教匪逃死誠易... 家人萬一全者... 勢大不去之... 人其黨亦千... 罪我去汝輩以... 罪斬之蓋河南... 也秦勇負叛... 盛大榮微窺... 擊援五年六月... 奉者向客李方... 誘之入教則又... 即敗保案以... 遇布政使馬公... 二人報稱痛... 樓又戰於米... 王旗賊賊既... 時起事而其... 沾酒自賀... 募兵者今得...

嘉慶元年丙辰正月十一日... 出而豫而秦... 者千餘人... 古魁元素... 何方古循... 鄉勇皆有... 氏股中傳...

之堅言大榮是其頭目欲與之同死而大榮以無賴鄉人觀之者日月有案其陷賊供據僅一月乃得免或曰其人姓名揚名亦方古黨內人也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文句

皇帝御位...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文句... 皇帝御位...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文句... 皇帝御位...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文句...

遊而求之... 遊而求之... 遊而求之... 遊而求之... 遊而求之...

公養有餘... 公養有餘... 公養有餘... 公養有餘... 公養有餘...

道光壬午... 道光壬午... 道光壬午... 道光壬午... 道光壬午...



葉友肱說

附錄

王筠撰

王葉友先生肱，記余昔於山左學幕中，得見稿本一巨冊，吳縣孫得芝世丈錄而存之，十餘年來，備誌其名矣。比來楚南，丈子伯南茂才行，篋中攜丈原鈔本來，爰借校付刻，尙憶在山左時，並見有牟默人先生著書校書兩大篋，皆手稿，惜未錄寫一種，至今猶神往也。物之傳不傳，有數，況人之著述，皆精神性命所托，顯晦或不在一時矣。光緒丙申八月，元和江標記於澧州試院。

葉友肱說

余自四十歲後，或學而有得，或思而有得，輒札記之。戊申夏檢之，祇得近十餘年所記，即使隸都錄爲一本，以便省循，再改正焉。安邱王筠。

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由此觀之，堯崩則舜爲冢宰，舜崩則禹爲冢宰，禹崩則益爲冢宰。孔子所云百官總已以聽者也。當此三年中，官命未改，朱均與啓皆居諒陰，迨釋服之後，嗣君當立之時，故舜禹益避之，設逾年而朱均啓已卽位，三年而後避於事既不合，且必有廢立之事，於理尤不合。故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與舜典曰三十在位，似有不合。然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實二年有一月也。以二年合之，二十八年，正得三十年，今之譜紀年者，以堯崩之次年，卽爲舜之元年，不知以此二年歸之堯，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以舜崩之次年，卽爲禹之元年，不知以此二年歸之舜，亦殊疏闊矣。書曰：王徂桐宮，居堯。孟子曰：伊尹放之於桐，居憂者爲人後者爲之子，居仲任之憂也。居憂必於諒陰，而居祖之墓，次故曰放，其三年歸，則喪期適符，並放之形迹皆泯，是伊尹之幸也。設處仁遷義，猶或後期，而攝政之期已畢，殊難措置矣。然則三年之喪，經歷二帝三王，未嘗變革，灼然於尙書得孟子發揮，而其旨益著。至於春秋，而三年竟改爲期，亦不能知其所始者，何王何國，滕文公之臣曰：吾

宗廟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案春秋。隱公元年。不書即位。傳以為攝然公不自言。史安得法深其意。若已言攝。則讓何。由生。竊謂此即短喪之明徵也。蓋三年之喪。不當即位。而即位。其事雖不防乎此。而隱公為春秋所託始。故不書即位。以見其義。至於桓公以下。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則別為一義。蓋隱公元年之上。無惠公之卒年。書即位。則其義不見。若隱公卒之次年。即書元年。便已曉然於短喪。不待不書即位而後見也。聖門諸賢。憂之。以為沿襲既久。將至齊宣。漢文之短喪。人皆視為固然。曾無一人敢議其後者。非孔子定論。不足以發千古之雙睛。於是子張起而以高宗為問。子曰古之人皆然者。今之人皆不然也。然第以百官總已。明其可以不言之故。曾未大聲疾呼。昌言期之不仁者。則以子張不善為說辭也。子張不問期。孔子不得逆探其意。而言期。自高宗王者也。孔子欲言。則必於其類。今之周王期矣。今之魯君期矣。為尊者諱之謂何。而謂夫子敢昌言之乎。於是宰我聞而起。曰三年之喪者。謂是為天顯民彝。達乎天子者也。曰期已久矣。者。據時君皆期為言。設宰我自出己意。則何不虛擬其詞。若大功。若小功。以待夫子之論定。而必曰期。豈曰至親以期斷乎。惟其據時君之意為言。故曰已久。謂其及於喪次。即位。不迫乎期也。乃又揣測其意。言禮樂之崩壞。以明三年之不可言時移物換。以明期之可而時君之所藉口者。發露無餘。然祇是宰我問也。初非論人君也。於是孔子得以昌言矣。直指之曰女。就宰我論宰我。於人君無涉也。直發其良心曰安。可安者仁也。不可安者必不仁也。孔子詳言不可安之故。而三年為不可變革之事。不得藉口於時異勢易也。彰彰明矣。於是宰我得其意。以出。謂此意炳然於天壤矣。乃孔子猶有後言者。誠恐時君聞之。果以為女安則為之也。故正言之曰不仁。乃其言不仁也。不言其為天顯民彝。二帝三王之道。而乃約旨卑思。以三年之喪。與三年之喪。斤斤較量父子之親。比於報施之說。似出於戲謔者。哀之也。設其仁心猶或未死。聞此當不可終日也。宰我一生。多受孔子誡。而其善為說辭。為諸賢所不及。其論短喪。固善於子張。其愛師也。亦善於子路。同此恐涉縹緲之意。樊遲請學稼。亦與洋海同意。自子路言之。則曰末之也已。曰不善不入。自宰我言之。則曰從井救人。巧拙分焉。孔門列言語為一科。有以哉。

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公二年五月。吉禱於莊公。左氏曰。速也。公羊傳曰。讓始不三年也。案似不始于此。案八月乃再期。九月禱祭。十月乃可以吉祭。此所短者。凡五月。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公二年八月。大車於太廟。躋僖公案所短者。亦五月。業已逾年即位矣。此等照例禮節。獨不可留為僖公。而亦短之乎。況乎僖公之薨也。經書十二月乙巳。杜元凱曰。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又曰。文公元年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名為殯年。實不及兩月而即位也。且四月始葬。則是柩前即位也。襄公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冬。叔孫豹如晉。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杜註。三年喪畢之吉祭。案悼公之卒。甫及一年。而已以吉禱為言。雖是推諉之詞。然足徵晉之禘期更促。不第如魯矣。

天子此禮。惟孔孟言之。平仲能行而不敢言。恐趨時人之過也。亦庶幾危行言孫者矣。棺風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鄭君棺謂曰。周夷王厲王之世。棺之變風始作。案自厲王至平王。凡四世。則西都已短喪矣。

孔子言蒙宰孟子曰。舜相堯。禹相舜。皆以今況古之詞。周以前無蒙宰。七國以前無相也。作古文說命者不悟。乃曰爰立作相矣。

孔子攝行相事。乃攝相之相。即夾谷事也。孔子下大夫。相當是季孫之任。故曰攝。蘇秦佩六國相印。則是後世所謂宰相。

莊公八年左傳。鮑叔薦管仲。曰使相可也。此即宰相矣。春秋之初。安得有此稱。即安得有此語。而自此以後。相字屢見。其義多同者何也。經典釋文曰。左邱明作傳。以受會申。申傳衛人吳起。起者魏文侯之相也。當戰國之世。故作此言。

齊宣王欲短喪。而公孫丑謂之已。知是胥溺既久。竝期而去之也。故公孫丑曰。為期之喪。即指春秋時人君皆期而言。亦非臆為之說。

禮有云。為人後者。指宗子言之也。所以尊其祖考。而立是子為宗子之後。初非人人皆當有嗣子也。繼別之宗。忽然中斷。是一族無所宗矣。故凡族中皆可為之嗣。繼高祖之宗。忽然中斷。是同高祖者無所宗矣。故凡同高祖之子。皆可為之嗣。將以奉宗廟之祭祀。守先人之世爵。豈為一人絕續起見哉。禮之設也。皆由命士以上。而不下庶人。生而為公卿大夫。有功德於世。則常尊尊之。則常立承統之人。故曰尊祖敬宗。而收族者。宗子之責也。後世不察。謂人必當有子。無子則當繼。然貧乏者。則不能繼。也是為人後者。但利其財產。而於祖宗無關也。然春秋時已有之。禮曰。與為人後者。

後書張儉傳。註明廷。猶明府。案明者。推奉之詞。猶三國志之明公。明大夫也。

天子諸侯三朝。而冉子退朝。則季氏朝也。至漢猶有郡朝之稱。凡宮廟皆有堂。貴賤無異。後世則天子稱宮殿。無復堂稱。

康頤閣相如列傳曰。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則民之得專其田也。不自秦始。文獻通考田賦門序云。始於秦。似疏。

為問印林。駱虞詩。段縉皆當與虞同韻。段字以瑕。遐均借為胡。繁之。知段亦當讀如胡。或據家從殺省聲。讀段為姑。似非也。惟從巴之字。未得其音。印林檢得方言五云。把宋魏之間。謂之渠擊。或謂之渠疏。印林曰。渠疏渠擊。皆把之長言也。急就篇。把字與虞部字通。

漢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書以置室。文選作偁之室。此書從耳聲之明證。

釋邱。再成銳上為融邱。郭注。織頂者。釋文。織作織。乃古尖字。知今本寫誤。然古詩兩頭織。即是兩頭尖尖也。釋山。銳而高。織注云。言織。

周禮天官酒人。奄十八疏云。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漿人奄五人。醢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醢人奄一人。

雖八皆奄二人寡人奄一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司服奄一人縫人奄二人地官春人縫人皆奄二人寡人奄八人春官守祿奄八人凡五十四人其稱上士者四人而已明之奄至於萬人欲不為豈可得乎

晉義八十一御妻天官敘官九嬪注引同而疏云八十一女御又內司服女御二人疏云與八十一女御同名然則晉義本作女御鄭注亦當是女御晉義既譌之後讀周禮注者即據以改鄭注也御妻之名不正廿石星經說御女星曰主天子八十一御女妃也亦明證也星經說御女曰妃可知其書不古古妃字晉配後人即借配字為之而讀妃如非以為下於皇后者之稱不知小序稱太妃為后妃者后之配也后即是君指文王而言非後世皇后之后

左桓六年傳吾牲肥腍黍盛豐備杜注腍亦肥也案非也肥豐對言言其盛也據一端言腍備對言言其全也是據各種言六牲皆全為腍五穀皆全為備知然者下文博碩肥腍句頌起而民力昔存解博字碩大蕃滋解碩字不疾瘠盡解肥字備腍咸有解腍字本經業已解說明白矣肥也蓋經指言豚故鄭君如是

聯玉圃問疏字以書答之曰昨承問奏疏字蒙以疏通事理為答臥後思之非也此蓋正之分別字也說文正有四義其一曰記也疏字收去部云通也從正兼聲玉篇疏又所去切檢書也廣韻九御疏記也奏疏所以取記義者古人施之上曰奏記出所施之下曰記也疏記異名而同實也即如十三經注無字句處傳神類如此矣

近人有言古人不能推日月食今之時人則以此驗其術之疏密案易林比之萃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公羊傳隱三年何氏注曰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視也故疑言日有食之案月之食日固不可見而何自言之是必由推算矣安得厚誣古人但月為地食吾尚未得之載籍耳

鐘鼎文多有茂曆字積古齋歐陽籒摩邑尊籒曆邑首蓋作籒曆器作籒曆故由籒曆平安館畢仲敦曾王籒曆曆字從甘明白麻則非字吾以為此說文之曆字也博古圖周准父自作簋秣字變體也其釋文則以為從日之字非也然音讀如瑟則似是不當如說文讀若含又茂曆諸器多連文惟畢仲敦開以辰蓋即段字而讀如遐遐遠之義猶對揚字銘詞屢見而說叔大林鐘曰旅對天子魯休揚旅者說叔之名而對揚字則分之一句首尾也

日知錄據爾雅歲陽歲名謂古不以甲子紀歲爾雅正義歲名下說曰賈誼鵬賦云單過之歲郊祀樂歌云天馬來執徐時說文敘云困頓之年是漢人猶宗雅訓也然漢人即有以日辰之名紀歲者韓勅碑青龍在潛難後碑云青龍建酉西嶽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元氏封龍山碑延熹七年甲辰立文曰歲口執籒案尚書紀年如云惟十有三祀既克商二年春秋則云元年二年不但以甲子並不以攝提格之類也且此及月陽月名文理皆詰詘未必非叔孫通附益何其與靈威仰之類甚相似邪集古齋甲午錄庚申中工丙酉登又見一篇文云惟丙申三月壬寅此以甲子記歲之明證若曰二器是漢製則寅字作

無字句處傳神類如此矣

近人有言古人不能推日月食今之時人則以此驗其術之疏密案易林比之萃曰團團白日為月所食公羊傳隱三年何氏注曰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視也故疑言日有食之案月之食日固不可見而何自言之是必由推算矣安得厚誣古人但月為地食吾尚未得之載籍耳

鐘鼎文多有茂曆字積古齋歐陽籒摩邑尊籒曆邑首蓋作籒曆器作籒曆故由籒曆平安館畢仲敦曾王籒曆曆字從甘明白麻則非字吾以為此說文之曆字也博古圖周准父自作簋秣字變體也其釋文則以為從日之字非也然音讀如瑟則似是不當如說文讀若含又茂曆諸器多連文惟畢仲敦開以辰蓋即段字而讀如遐遐遠之義猶對揚字銘詞屢見而說叔大林鐘曰旅對天子魯休揚旅者說叔之名而對揚字則分之一句首尾也

日知錄據爾雅歲陽歲名謂古不以甲子紀歲爾雅正義歲名下說曰賈誼鵬賦云單過之歲郊祀樂歌云天馬來執徐時說文敘云困頓之年是漢人猶宗雅訓也然漢人即有以日辰之名紀歲者韓勅碑青龍在潛難後碑云青龍建酉西嶽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元氏封龍山碑延熹七年甲辰立文曰歲口執籒案尚書紀年如云惟十有三祀既克商二年春秋則云元年二年不但以甲子並不以攝提格之類也且此及月陽月名文理皆詰詘未必非叔孫通附益何其與靈威仰之類甚相似邪集古齋甲午錄庚申中工丙酉登又見一篇文云惟丙申三月壬寅此以甲子記歲之明證若曰二器是漢製則寅字作

豈恐非漢人所能作

莊子則陽於是橋起又云橋運之相使猶謂為橋樑與經同不似後世謂梁為橋

荀子成相篇阪為先聖注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案此足徵反即阪之古字

詩吉士誘之求我庶士是未娶者士曰味且士貳其行是已娶者

荀子非相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注士者未娶妻之稱

左傳楚之苗黃皇說苑善說篇作登登黃案登常語如門門苗雙聲與詩鳧鷖在聲同音亦足徵登與之同字左傳釋文黃扶云反與駟同音皇黃同音國語作苗黃皇

說苑奉使篇引傳曰詩無通故用故也夫史公從安國問故亦足證

權謀篇載涉他成何凌衛靈公之手事同左氏傳而為衛謀者曰王孫商然則王孫賈乃商賈之賈名賈字商也而商是世音其音

至公篇之勳育孟子作勳勳史記五帝本紀作董粥

指武篇云勳勳之功由何憤憤而爭賜又何懲懲而使乎劉中舉當前漢之末其用懲字也始於毛詩

近許君說文乃以神懲說之無乃順漢武之非乎

辦物篇早菲大角大角以亡菲蓋同字大角者天子帝廷也

東友記

條文籍記親迎之詞曰不珍之珍不珍之履案士昏禮記曰辭無不腆此云不珍何也

淮南天文訓冬至黃鍾小寒應鍾大寒無射立春南呂雨水夷則驚蟄林鍾春分蕤賓清明仲呂穀雨姑洗立夏夾鍾小滿太簇芒種大呂夏至黃鍾小暑大呂大暑太簇立秋夾鍾處暑姑洗白露仲呂秋分蕤賓寒露林鍾霜降夷則立冬南呂小雪無射大雪應鍾律仍如月令

又考淮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以飽釋酉亦足徵卯酉音相近也其上文云斗指寅則萬物蟄卯則茂茂然辰則振之也巳則生已定也以巳釋巳亦午者忤也未者昧也申者呻也其下文云戌者滅也亥者闕也子者茲也丑者紐也無不用音近之字爲訓釋如飽音不近酉何以用之段氏每疑從卯之字非也二十支於子寅卒子其與卯雅同

又曰律之數二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

又曰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桓公八年公羊傳注曰下應十二子何劭公亦後漢人案此亦本甲歷起於甲寅之說不自甲子起也爲支的用古說下文又言子周百秋寅建卯

大戴禮五帝德篇流其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史記五帝本紀與此同文其與者幽州作幽陵殺作殛也運殺雖同義然作殺爲正孟子管叔而紂紫紂釋文上繫紂反說案此較左傳投諸四夷以懲魑魅更見聖人作用其工驩兜鯀在中

國爲凶人在四裔則猶可化穉穉之民因所長而用之也蓋聖人於六合之民一視同仁而稷契皋陶諸聖方有中國之事不克分身此三人者有才智而不醜即用之四裔矣即三苗當既格之後似不當復置然在中國爲逆命之頑在西夷則是曾經近光之人也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叛此即以變西戎之實據

是大舜殛之之後大禹又加訓迪也殺爲殛之借於此尤足徵若已殺之則何云以變西戎乎博物志苗之民叛禹入南海爲三苗試夫民不可殺殺之又何由知

白虎通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案高宗彤日之彤詩絲衣釋文作融案祭之明日又祭謂之融是繼續之義也漢碑稟命不融猶云不幸短命所用者昭明有融也其義與尚書同

又引月令其祀井是也行篆作并井字斷爛似之因訛耳諫諍篇謂相鼠爲妻諫夫之詩妙哉彼婦之口無不毒螫者我每疑此詩失溫柔敦厚之旨得此解釋然伯父之稱世父也或曰世者繼世之謂如人有三四伯父第可稱其最長者一人爲世父徐但曰伯父而已但爾雅是通乎上下之詞士無繼世之法將但稱伯父不得稱世父乎白虎通嫁娶篇曰伯父世母案

母無關世系而謂之世者太子世子天子與諸侯之嫡長子得通稱焉恐世之爲言大也世父者祇言其長於己之父世母又因世父而納此稱似于繼世無關

東友記說

一一

東友記說

一一

白虎通引禮曰殷夏夏收而祭而又申之曰謂之謂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謂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謂然則所引禮本作殷謂即詩亦本作常服輔謂又疑毛作吁者大也是以說文不收母也蓋直云謂之謂者與下文謂之收者一律知非同音相訓之例且如本作再則上文說寬以寬仰爲俯仰此不可以母張爲謂張乎

獨斷載漢制曰天子十二旒衣乎上繼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越絕書曰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瑣邪二百二十四歲吳越春秋同案此則今諸城瑣邪臺下所出之千秋萬歲瓦必越物也越蓋春秋句踐從瑣邪起

又云年加申酉吳越春秋曰今日甲子時加于己又云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晷時加出中說文舖日加申時食也皆一類語

杜詩相留可判年判當是拈棄之拈同音借用也俗作拈棄則誤用拈與棄除之義同吳越春秋一士判死分而當百夫杜詩蓋即用之

詩裳裳者華末章右有與似爲韻右有皆從又聲小宛賓籟又與富時爲韻後漢書八及中之檣敷字文時人爲之語曰海內通才檣文有然則是時讀有字尚不入尤候韻

論語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無也曰二字高士傳亦載此文曰是也是知津矣雖有也字亦無下曰字又曰而誰與易之論語與作以案以與古通作與爲正章末云某不與易也正與此易相應

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爲魯守石門窮僮近人有說曰子路曰自孔氏以魯之孔氏止孔子一家故云然也不記其亦引高士傳否傳又曰遂讓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以此語爲讓似尙未

多一爲字甚明哲孔叢子論書篇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下文又言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烈焉

案言帝典雖與大學合然下文統言堯舜知是時已分堯典下半篇爲舜典矣又言大禹益稷知是時已有僞作之大禹謨並分皋陶謨下半篇爲益稷矣朱子謂孔叢不似西漢文字此亦足徵

記問篇曰聞鳴犢與寶璧之見殺也以爲兩人非也史記索隱寶璧字鳴犢說苑權謀篇晉有澤鳴犢擊古人並舉他人之名字皆字在名上此即是也三國志劉虞傳注引新序云趙有犢擊晉有澤鳴案

鳴即澤鳴而澤澤即寶之轉音特以爲兩人似誤子思曰吾嘗深有所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痛焉案說文悟覺也悟字當爲寤之分列字說文樓下云從寤也亦可徵也蓋寐則不見寤而后見其見也確有所據若悟字從心似冥心會悟之謂不涉於二氏乎公羊傳何注多有覺寤字

爾耳同音亦可通用論語女得人焉耳乎孔叢子事變有極正自當耳皆爾字也俗本論語直作爾賈子新書大都篇曰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與其下文三見此語皆有葉字故左傳載此事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今本脫葉字而杜註謂不與有二誤也

審微篇曰明者之感奸由也蓋其除亂謀也遠案由謀二字對文則由即猶也詩作謀猶書作謀猷分猷猶爲二者誤也經典由猶通假者甚多然是相似之猶獨此借爲遠猶辰告之猶故記之

時變篇曰慮立訊語漢書作立而許語案陳風墓門歌以訊之訊當作此足證

胎教難事引史氏曰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桑者中央之木也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案一物也而既謂之草又謂之木蓋古人於草木不甚分別故荈薺菜菓皆木也而其字從草說文謂竹爲草皆此故也

新序既載秦觀楚事以昭奚恤爲楚寶矣又載江乙之言以昭奚恤爲狐假虎威夫恤不得楚王之甲兵固不足畏然楚之甲兵不得恤而即可畏也則蕭娘呂姥將與韋虎同烈矣夫安陵君者楚王之嬖童也而江乙爲之謀且惟恐不得當則是吮癰疔毒之人也其爲此語無怪矣中壘述之何居

鹽鏡論曰戎馬不足恃仇人陳案詩言戎馬必云四牡車攻之詩言田馬也亦云四牡則道車齋車其用四牡可推知也但吾未得徑以爲證耳

又曰騶驢駘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由此觀之騶驢在漢尙鮮況於成周故吾疑儀禮之閭中御騶中

論衡伯益作鳥書

又曰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漢人固以此二語爲孔子之言命義實又引之則云子夏曰

又曰顧平撥芥謹有引針顧平豈虎魄之異名邪抑別自一物邪

又曰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案此爲十二時之明證顧亭林之說非也然王充漢末人漢初說此者惟司馬子長

殺梁亦論衡亦作寶

潛夫論教邊篇曰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案此引國策講亦悔不講亦悔也講當讀如構構者合也項羽本紀業已講解故此

又曰晉大夫郇息然則今本左傳之荀息乃後人改也廣韻十八諄荀草名又姓本姓郇後去邑爲荀集韻亦收之又收二十七刪胡關切注曰國名周武王子所封又姓今淄川縣多郇姓讀如環某學使令讀如旬然亦素僞博雅者也

風俗通引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蕙以菴葦我向者說葦爲祓於此可徵又說禋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變浴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靈潔之也案既言靈潔則豈以血汚蠱之乎齊語注以香塗身曰靈潔或爲潔

朱虛侯耕田歌深耕穡種立苗欲疏此真知田者也風俗通引之改穡爲廣則與疏字不相應矣新論曰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案此不知出何書魏文帝曹丕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或以陰火潛然取之不及此也

顏氏家訓費隱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隱詩云顧鸞雲母舟簡文云顧既不識其父澤及顧鸞其母顏黃門斷之曰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愚案今人啓口便說六朝浮薄然如簡文帝所語是於父母少有疑似即當敬避尙遠勝今之恭謹者矣又案杜少陵兵車行亦用耶孺子而木蘭詞則作爺矣古無此名即無此字故假借用之假借既久因加偏旁理勢自然不得榮古以虐今也

顏氏家訓曰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愚案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從知天與父母皆舜之所號子即也爾

博物志曰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案此真善讀史記也述異記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案花字今屬六麻部古字作華讀如盱在今之虞模部皆不與歌何爲韻然今字既作花从化聲化字古音訛則在歌部今吳人讀花如阿夫乃吳犬故習吳音

還冤記載漢王恽事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案偶讀如寓故得與語爲韻木偶土偶者謂寓人形於土木也此語偶字雖是奇偶之偶由是知漢時讀此義亦如寓也虞模尤候兩部多通

甘石星經所繪星圖如鉤陳北斗華蓋天棓天廚積卒天市市樓建星扶筐車府入魁以候丹元子步天歌或形不同或鉤連之法不同又如柱下史今名柱史瓜瓠今名瓠瓜此名不同也巫官或即今天福天維天剛步天歌所無也又有重出者紫宮既有天棓天市垣又有天棓案棓棒是古今字天官書作天棓宋中興天文志作天棒也

荆楚歲時記引董助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案方朔古書有八日爲穀記又曰北人于正月七日食煎餅案吾鄉有此俗引琴操介子綏云即子推

又云漢陰子方臘日見龍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伽藍記魏高祖習字諶云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案此雖履詞與東方來叱叱同然亦足見元魏時作八分亦是先橫後直也

記又云李元謙能雙聲語常經將軍郭文遠宅見其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值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婢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案李元謙語是誰二字皆禪母第宅一字皆定母

春風語郭冠軍家四字皆見母故元謙以雙聲贊美之也乃婢語本適合初不知雙聲爲何事遂疑元謙罵之故以婢奴報之而婢奴適皆泥母慢罵適皆明母故元謙不悟其罵之故而服婢之能也人有所好以致蔽于一偏往往類此吾因此四字雙聲語遂憶高力士對明皇曰三郎郎當亦四字雙聲語也吾

開晉人呼三如桑或秦人亦然然非律語但取口給如明皇與楊妃於高力士背上交瑣鸚鵡曰也要叫高公公起來擲个腰兒酸是又呼三爲酸也吾又聞優人誦語曰有人行路遇三家東家種松西家種柏中家種竹末一句以爲雙聲疊韻無不可者牽連書之以爲笑柄

三輔黃圖曰：冰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彪池，亦名聖女泉。蓋冰彪雙聲。傳說之語也。案：彪池未必非小雅之彪池。說文引作瀼，聖女之名，或因中后此詩而起乎。俟考。

又曰：周文王辟雍在西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廡。如璧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案：雍者，離之今字。據說文，當言瀼之以水，離則借用。

今人作清淨，佛家字也。案：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則讀平聲。公羊之爭門，乃省形存聲字。三輔黃圖曰：靜，天子出警入蹕，舊典行幸所在，必遣靜室，令先接行清淨殿中，以備非常。據此則知漢初本作清靜。然亦作清淨，故曰清淨殿中也。說文：灑，無垢也。恐亦後起之專字。祇作靜為是。說文：靜，審也。按行清淨之，則是審諦也。

檟耕錄：引宋張文潛明道雜志曰：經傳中無婦始二字。婦字乃世母字二合呼。始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為一，始作說文釋例曾以經典證儒書本有二合音。今見此，以俗語證之，則又有可言者。吾鄉奴僕佃戶稱其主為華家，乃主人二字急呼之而為華也。都中稱所尊敬者曰你那，即是你老人家，則那者又老人家三字之合音也。

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又曰：好德如好色。竊謂緇衣所言，始如好色之有感焉。司徒而緇衣常也。然三百亦不稱其服矣。惟此謂之宜，宜者稱也。顧此言衣，非言人也。量體裁衣，部則不宜。而若惟此衣為宜，即若他人之衣皆不宜也。形管有嫌，歸黃且異，與此同其感也。方見其衣，旋即逆探其感，特欲其永無年代，不去周而歸鄭耳。敵既逆之詞，則改為尤為逆德之詞，且鄭士自有祿，不待民為之衣而曰又也，則是今所衣之衣，即是民所為者。感也。且曰：予者私詞也。然周之人，此曰予彼亦曰予，則又通詞也。此曰予改為彼亦曰予，改為則又爭詞也。各欲私為己之司徒，其改為者，悅他人之我，先而固在，未敵未為之時，則感之甚也。三章之蕭，毛傳曰大也，則與首章之宜，二章之好一類。韓詩說之曰：儲也。儲，待也。與序同字。序，儲置屋下也。則是緇衣于所被服之外，尚有儲蓄者，即敵亦不須改為而仍曰故作也。感也。稱之曰：予固鄭士之尊稱。王風曰：畏子不敢是也。然鄭之桓武，其爵則伯，其稱曰君，今稱之為子是呢之，以為我周之子，不月公之以為鄭之君。遂若我得稱之為子，鄭人不得爭之而稱為君者，感也。適館既親近之矣，既還亦可以止矣。乃又中以授祭，且私之曰：予又人人皆私之曰：予是桓武不勝其慶，館亦不能容此祭。又感之甚者也。要之皆虛境也。祇是愛慕無已，必須故為適館授祭，而後此心始慰，而且此心尚有餘慕也。夫風雅好賢之篇，君之獎藉其臣，臣民之頌揚其君，長者姑置勿論。若夫羔羊、干旄、白駒、有杕之杜，則皆嗜賢詞也。即鄭風自緇衣而外，又有羔裘、野有蔓草二篇，考其詞旨，率皆直抒其意，未有曲折如緇衣者。宜夫子亟稱之也。

博古圖器之有舟字者，概釋為舉，後人遵之。案：積古齋商舉已自二一作舟，周婦舉舉作舟，朕敦作舟，嘉禮尊尊作舟，平安館一辨一學皆作舟，一應作舟，彭女與婦舉舉同，案：碑山碑稱字從舟，恐舟即舟之古文。詩曰：稱彼兕觥是也。故凡器之不甚大者，乃有此字。鐘鼎大器，一切無之。雖幽風孔疏稱稱

以舉，禮弓有杜舉，則二字義同。竊改釋為稱者，以形推之。古不分四聲，蓋本無四聲也。於爾雅可徵矣。釋詁曰：犯，蒼慄、毅、冠、捷、功、肩、堪、勝也。上六字，勝負之勝也。下三字，勝任之勝也。設古讀勝負去聲，勝任平聲，而合為一語，則不可解也。然此固上六字下三字，各自為類，不相攙越。乃台、朕、晉、界、下、陽、子也。台、朕、陽、皆予我之子平聲也。晉、界、下、皆取予之子，上聲也。而攙越不別。何也。顯、昭、錫、劍、觀、見也。顯、昭、錫、劍、見之見也。觀、則卑見尊之謂也。雖皆讀胡旬切，固是兩義也。浮、肩、搖、動、靈、通、假、作、也。肩、靈、假皆作之義。釋言作也。是也。此義當于質切餘則說文作起也。之作當則洛切。廢、稅、救、舍也。稅者休息之舍。始夜切。廢、放則舍之舍。始野切。相舉數事，可以見例。釋詁釋文引說文壞敗也。釋文作數字。壞、自敗也。數、毀也。案：許君於壞字無異音。字林始分之。然壞、敗、毀三字皆動辭。異讀韻會曰：凡物不自敗而毀之，則音怪。毛氏謂說文引書序數孔子舊宅，又曰：物自敗則胡怪切。如左傳魯城門壞是也。又曰：凡物不自敗而敗之，則北邁切。物自毀壞則薄邁切。又曰：凡成毀之毀，上聲。非自壞而墮毀之則去聲。夫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而必別異之乎。然動靜異讀，已萌芽於漢。何劭公與許君同時。其注公羊也。曰：讀伐長言之。讀伐短言之。雖因傳南言伐者無所，區別而為此說。然已為呂忱之先聲矣。蓋忱弟靜作韻集為言韻之始。前此作韻者，蓋兄弟之學同出一源也。但古言五音，不得變為四聲。況韻書所收之字，以偏旁考之，多不類乎。

說文曰：部，同舍也。案：顧命上宗奉同，部三國志虞翻傳注引馬融曰：同者大同天下，尚書正義引鄭注。同酒杯，鄭君偶違師說，雖不足怪。然經文上宗奉同，若是大同天下，則空言也。豈可奉哉。若如仲翔所駁，則是環本作同，同即同之訛，而又衍一環，則下文王受同環，豈亦諸衍邪。且下文兩言太保受同，兩言授宗人同，若皆為同之訛，豈能以同為酒爵邪。況環者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此等重器，必不可以代爵。又必不容有二。乃太保以異同乘，以醉是同有二也。天無二日，豈王亦有二邪。仲翔甚為違失。即馬季長所謂大同天下，亦謂圭璋而名之以同，取大同義耳。豈有文理不通之季長乎。鄭君酒杯之說，乃以今語說古物，說文亦往往有之。許君以同字為虛字，似不如鄭君。然詁下既引顧命，兩部相比，不應忘之。或以同是虛字，不應統實字，則一部何以收冠字。且同當是一字，即韻字之古文也。抑以同字之形，不似圭璋，且同之為圭璋，於經只此一見邪。則字從口從門，皆與同同，何以似酒器。而所收不見于經之字，亦不一而起也。恐許君亦誤。

平安館金石文字有爾文云：王作番改番。說文改女字也。居擬切。詩十月之交：番維司徒。毛傳：番，氏也。周后雙龍方備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案：爾之番改，或即其人，不但特后寵，彼自有女在宮中也。王蓋即厲王。

王子楚問曰：士何事，非詰責之詞，乃核實之詞也。說文曰：士，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論語雖執鞭之士，雖錢論引之士，作事是兩字，並可以通用。故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王子是不知而問，非謂士為游手，作此輕薄之詞。

韓詩外傳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齒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齒齒似較說文通達許君曰從七是以女統男也然玉篇廣韻無齒字

說苑尊賢篇記孔子以束帛贈程子事曰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改不為毋韓詩外傳亦載此事引論語同皆上五字句下六字句也孔注曰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春秋繁露玉英篇曰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議也蓋子說大德小德據事不據人勝於孔注其以正經權議為言則朱注正之矣然皆上五字句絕下六字句絕故吳氏以為有弊蓋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竊意此章五字句絕四字句絕可也二字為上九字總斷不單屬小德出入則自然無弊且子夏主意是說觀人之法非自立科程重大而忽小也德即是閑自得於天言之謂之德自不可踰言之謂之閑踰者出也入者不踰也忠孝是大德定省溫清奔走先後是小德其人有格致之功乃辨德之大小有誠正之功乃能不踰但脩身之功尚欠大德渙灑然矜持之一定不敢踰小德繁瑣或有照顧不到處則出矣出斯踰矣踰斯覺斯檢點之而入入則不踰矣雖忽出而忽入非久出而不入也姑無論檢點既久矜持漸化並小德亦有入無出其品固在大賢亞聖之列即當此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之時其人固已可矣乃善善從長之謂孔子所謂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是也 閔者門限也出入字由此生

父乙鼎記為蘇唐堂作甲辰歲張石州書來言蘇唐堂給諫得商父乙鼎以為此乃博古圖中第一器竊即致書以賀唐堂唐堂傳作石州又寄其拓本並鈔博古圖跋語以來竊於是書未得見宜和原本蓋有至大重修一本篆文劣於泊如齋本而每器之下皆有注或曰依元樣製或曰減小樣製以兩本校之泊如齋圖無不小有是以於此區別之詞一切刪之也父乙鼎固著曰依元樣製遂以虛僞尺度之本高七寸今加五分耳高一寸二分今一寸七分口徑五寸六分今六寸一分腹徑六寸今七寸一分其耳闊及深不可較不知宜和時所用何等尺也泊如本篆文雖精巧然體製一律知是但書其文未摹其體故概置不論惟以拓本與積古齋本校之拓本字高二寸九分闊一寸九分積古本高二寸五分闊一寸其數既不符積古齋字拓本至大本皆不可識摩滅二字兩本作嵐曾三作三拓本之乙則又兩本皆作乙是知唐堂所得者別自一器也然以篆文決之此乃宋人翻沙不足珍也金刻文雖不一然或橫肆或工巧或古樸未有無神采如此者廿年前在都識陽曲張古學博以所藏周召公尊拓本見且曰博古圖載此器一手痕此則兩手痕然都士人皆曰為宋翻沙丙午初夏在陽曲於司馬李鶴生座上見其器則翻沙之迹具存其銘文之無神采亦與此同則誠不足珍也雖然有人與物俱重者神禹錫鼎遷於三國而鼎亦有神醜秦之德滲入穀泗水而不踐其朝是也有物以人輕者周無專鼎屢辱權奸之手晚入空門汪退谷考之甚詳積古齋重為之惜乃重為之諱是也有物以人重者五石之瓠不傳以魏王而傳以惠子唐硯銅匣不傳以許敬宗而傳以東坡康瓠破甕當在破甕不願之列微爾雅釋之賈長沙豈屑賦之魯之岑鼎即禮鼎也其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忘是其物本足寶貴然以柳下之故並其雁

鼎亦遂照耀古今後人想望希說庶幾見之是知化神奇為臭腐則典籍亦糟魄也化臭腐為神奇則瓦甃皆道妙也亦視乎其人而已矣周易象傳曰鼎象也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者九家易曰百鈺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綏百姓故云象也故周公繫爻之辭以折足覆餗為戒以黃耳玉鉉為吉聖人之情居然可見矣然則唐堂於此鼎也第當觀乎其象而勿泥乎其物於所戒者戒之於所吉者吉之安知數百年後人不以唐堂之物而寶貴藏弄之以為此前賢之手澤乎若以為翻沙不足珍將必求可珍者而珍之則玩物喪志正足戒矣吾知唐堂之不然也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朱子曰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孔安國注曰九百斗案此上士之祿也孔子為少司寇其位下大夫宰為家臣之長蓋等於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知下士之祿視上農夫食九人上文曰與之釜釜者粟米起數之始也說文謂釜同字周禮曰人四鬴上也四鬴為殺二石五斗六升一人一歲之食也九人則二十三石四升矣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皆得此數中士倍之四十六石八升也上士倍之九十一石一斗六升也以斗計之九百一十一斗六升也言九百者舉大數也

上春圖先生書三月接到手諭言喬撫軍寄鈔校鑿傳石州搗法勝鈔篆鈔校此書在癸卯七月以之示石州兼告以將聞之夫子渠反復力止言但可說校勘記當改作而已鈔乃止石州業已鈔之後來印林至都亦借石州本傳鈔矣何以今又謄鈔耶問月竊接到喬撫軍賜書言及此書且云得夫子覆書有擬再付梓之言竊乃不得不具陳原委以備採擇謹按刻書者依其原本而刻之也校書者列各本異文纖悉必備也定書者校各本之長短別白而定一尊也夫子此舉本是刻書而從事諸人遽欲定書又不敢顯背夫子之言乃成陽奉陰違之舉吁可異也夫繫傳汪氏刻之矣而其篆刻自汲古不盡如小徐是篆不足信注尚可信也馬氏又刻之矣而一用汪氏本其中改正數字亦是憑臆是篆說皆不足信也故夫子博搜舊本而得顧鈔將以信今而傳後是以刻之是必一依其舊雖明知其誤而亦仍之而後於刻書之義合而後於夫子之初指合也蓋不論是非一仍其舊人見其非曉然以為非而後人見其是乃敢確然信以為是今改其非人尚安敢信其是者乎夫子既欲再刻則願仍取顧氏本刻之勿取竹君先生藏本刻之何也竹君先生本與汪刻本朱文藻考異所據其行款及篆注之有無一切悉同惟顧氏別自為一本兩本相校可以互勘勝以水濟水多矣似當使與顧氏善者借之以來而命性情願謹不敢妄作者董其事一切懇誤悉仍其舊而前刻之本亦歸於有用何也所引古書今校正之可以省初學翻閱之日力也即有小徐所據之古書尚有不同今本而為吳氏承氏所誤改者亦可以此本正之如考工記注所引之倚移從風即今本上林賦之猶從從風又通釋廿五卷乃張次立補此宋時大徐本也今盡以汲古本改之俱矣然大徐兩字篆雖從市注固云諸者竹君先生本則作諸謂會引同衣部諸字亦同彼不通全書而讀之何以妄下雌黃乎然既有兩本互校則此等錯誤都從未減矣惟校勘記二卷可以火之開卷繫傳一條下校云總標當作說文解字繫傳卷第一此當云通釋一夫承氏不讀詩禮乎毛詩開卷題

云周開離故訓傳第一而后題云毛詩國風陸氏釋之云詩是此書之名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亦禮記開卷題云曲禮第一而后題云禮記孔氏釋之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可知陸孔所據本同式若如汲古刻本則孔疏不可通也然則小徐亦猶行古之道也承氏乃謂次立證易何也爲但讀十餘番大都無稽之語設能終卷當亦有用者然爲纂繁傳校錄於二徐本異文一切出之雖未能盡定其是非然智者觀之必有以決擇之矣篤實性相俗多慎激過當之語然恭遇夫子嘉惠後學而爲師心者所矧亂若緘默不言是重得罪于夫子也篤之釋例今已刻兩卷俟明年工竣後恭呈鈞覽以求教訓兼贈同人得其駁正更聞所未聞也

再者顧氏本篆文有以大徐本改之者有以段氏說改之者有放像鐘鼎以改之者不復成爲小徐本今不暇全論但取竹君先生本目錄論之八字作几乃是相背之形篆字之几異於大徐之几高同鐘鼎文丹作几與古文几一倒一正第十三部部下少隸部與書中隸部二文誤附水部相應郭忠恕與夢英書謂說文五百三十九部蓋以此也然陳揚部首有此字而血部下少一部子部下多子部仍是五百四十部不但與說文不符亦與郭恕先書不符七作几乃是倒人今依大徐作几則非氏作几同鐘鼎文字本從几不得作氏篆字亦同鐘鼎文是知小徐本傳習者少故猶不失許君意大徐得志與顧爲人所崇傳寫既多或趁委媚而變之故有與古相反者今安可以大徐改之又一部於字各本同顧氏作几然鐘鼎文於固作几也白作几爲作几乃段氏說豈可從乎

許慎解金字今聲也下從土並注兩旁象金生於土中
博古圖齊侯鐘鑄款識不可從古二字之古皆以几爲甘與几同彼直此橫猶豆之作豆遂在中之一于上耳說非從古聲許慎謂鐘小鈕如鈴無舌鳴之以止擊鼓者也此制而特爲鐘近
經典皆作昭穆而說文作昭穆且音市遙切繫傳以爲晉文帝名昭而改案不但改其字並改其音且亦改其字爲記集韻四宵侶或作昭昭時鏡切音部案所本者經典釋文也春官小宗伯出之昭字云常遙反宋版則作之配又小史出昭穆字云如字或作昭音韻然則之昭下直云常遙反其作昭無疑其改經也蓋亦以避諱而然然從人作侶猶可通則人已之已而已之已無一不通者亦可見其孟浪
○鐘鼎文云王在周宮此語各器多有說者皆釋爲昭其字從几今說爲己也宗周鐘鼎王不知即是昭王否又曰用說各不難自釋爲用昭昭不顯祖考要之皆當如字讀不可謂市招切

論語諸益曰與之庚朱子曰庚十六斗案昭二十六年左傳粟五千庚杜注曰庚十六斗朱子用之也然考工記陶人所作之瓦器甗盆甗三器皆以質二甗爲率鄭注甗六斗四升曰甗其甗之一器以質五甗爲率庚之一器以質二甗爲率先鄭謂甗受三斗後鄭取之謂甗受斗升又云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蓋以庚之器不傳於後故以庚爲量名然記曰實非器不可言質且曰與之庚與上文與之釜同空名不可起數也惟二鄭庚數皆少則似可信請益者請於釜之外釜之也若以甗爲三斗則與之庚者於釜

之外釜以六斗也以甗爲二斗則於釜之外釜以二斗四升也釜益以庚凡八斗八升前曰與之釜以示不必請也繼曰與之庚以示不必釜也若遠與之十六斗未免突過太多且容十六斗之瓦器其堅不能自擊亦恐不適用○此由陶人作庚故知實有是器然說文作引周禮黍三斛乃是本字今本經文用借字若下文之乘則無此大器猶周禮之稷耗皆非器名但空數也○說文甗釜一字則論語之釜卽周禮之甗地官廩人曰人四甗人三甗人二甗皆以甗爲率則甗者起數之始也卽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則變而十之以爲鍾則廩人以甗爲量以粟之起數尤可徵古制皆然也則孔子曰與之釜卽足見其不必與也○聘禮曰車乘有五簋注乘簋數名也乘有五簋二十四解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簋十簋曰乘鄭注乘十六斛放氏曰簋與庚元本說作度同量疑庚逾通考工記陶人庚實二甗鄭司農曰穀受三斗後鄭司農駁之曰豆實三而成穀族入則穀受斗二升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實疏曰小爾雅斛二升二斛爲豆豆四升四區曰區區曰釜二釜有半謂之庾者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簋注云今文簋爲逾逾卽庾也按照二十六年申豐曰粟五千庚杜注云庚十六斗以此知庾有二法也篤按聘禮記乘字一爲半數一爲禾數說文穉字云五穰爲稊一曰數應至萬曰穉皆實疏一名二法之證○庾非難識之字而鄭君曰讀如請益與之庚蓋謂其數同也故買疏引小爾雅左傳以明庾別有大數卽以明與之庚之爲小數也○數逾庚三字同部逾庚又同音故買氏故氏以爲同字

讀東山破斧二篇而知周公之神武不殺也伊威蠃始言其家室之蕭條酒掃穹室言其婦子之懸念無微不至矣設有戰門夷傷之苦則大事也何反不言乃毛傳曰一章言其完也則無一人不歸可知也軍士所言者曰斧曰斨曰斨曰斨皆樵蘇之器不及戈矛弓矢是知三年中未嘗用兵也夫魯東二年罪人斯得秘密如此管叔亦可謂老謀矣有老謀者必有壯事周公乃以坐鎮而靖之可不謂神乎
說文不收時字而食部餼字下引書時乃餼根根字亦說文所無也段氏改時爲時尙書後案說亦同然時乃時躡字與書旨不合案詩棗高以時其根根雅釋時供時具也及費誓凡三見似不當無時字然三經所言皆供具之義字不當從山且時乃槓幹時乃芻茭猶可從山譬況之義模樣更無涉竊疑三經皆當作時說文時儲置屋下也經下引詩時乃錢鑄是也經典釋文於費誓釋時亦作時而棗高則作時云本又作時時宋本作時不可解集韻時或作儲引釋詩以說之又序或作時云或从田而不言从待之異恐本作時如棗高釋文寫者訛爲時也廣韻時岐立也此後世之義與經不同然吾疑釐下引書爲後人所加

毛詩用韻變化離奇不可方物姑言其有當辨正者匏有苦葉之二章上二句之瀟瀟下二句之淙淙皆句中韻是四句而八韻矣從唯唯聲安得以沼反蓋本作以水反說水爲小變而以沼也今之儒者或改軌爲軌大隸軌從九聲九與杜同隸有部不得以今讀軌居消切疑之也雖杜從土聲土以在隸部爲本音然曠有二部本通也毛詩用韻之奇後人鮮及乃江南可采蓮一首其奇乃出毛詩之外上三句蓮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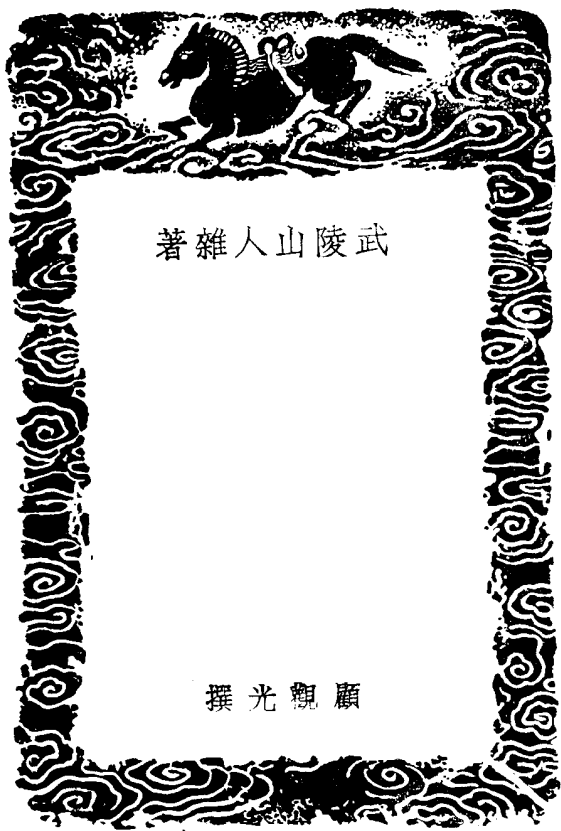
爲後人所加

葉友肫說附錄三則

宮殿合脊時。必置佛經一部。金寶入篋。尚有一種藥材。則聯玉圖忘其名矣。
蒙古四十八家。有汗。有王。有貝勒。汗凡四。尊于王。未有在京任職者也。王大於貝勒。然又統分爲東三盟。西三盟。苟貝勒爲盟長。則王又聽其節制。其喇嘛之爲呼圖克圖者。國語也。則汗又聽其節制也。己亥冬折布連丹巴五字其名也呼圖克圖來朝。皇上垂足若將起者。伊趨而前。抱皇上之脛而止。賜坐。其坐下御座一寸。
凡織成衣料。裁製時。兩腋下必餘四幅。列聖之作衣也。留其兩幅。與衣同貯。每衣此衣。則置此兩幅。風日中。以備兩袖破時。用此易之。其色同也。

葉友肫說跋

此葉友肫說一卷。爲建霞學使臧本。大抵皆說經之文。及有關諸史子考訂者。間亦不免空闕之說。蓋隨手日記。未經刊削者也。學使付梓時。悉加刪定。凡刪去者。皆高頭講章。不足愛惜。刊成。屬余主校勘。因有三事。頗資掌故。不忍割棄。以別紙附錄於後。二十九條。毛詩用韻。條下有原思爲之宰一條。與二十四葉重出。因削去補入。風俗通一條。古人簡賈一條。此二條原爲學使乙出。覆校似覺可存。餘則無可取者。因並明於此。庶不亂學。使去取之。指云爾。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歲孟夏月。長沙葉德輝謹跋。



武陵山人雜著

顧尚之別傳

顧尚之別傳

國朝算學之學，陵越百代，蓋自宣城梅氏始。而同時吳江王氏，亦能研究中西，深入窺奧。其後學者，各以心得，著書自見。然大都主於發明西法，惟元和李氏，解釋三統四分，統天諸術，用數之原，及正負開方，方程天元如積之術，甘泉羅氏，發揮四元，演為細艸，古法大昌，而咸豐以來，西人新術，益入中國。錢唐戴君，照海常李君善慶，別以其術，精求對數，超出西人本法之上。於是，不特古法為土直，即西人舊術，亦空蹙矣。吾友顧尚之氏，曰：積世積測，積人積智，厯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不可不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抽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為已得新法，而舊法可唾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同伐異者，亦非也。烏乎，真通人之論哉！君名觀，字賓王，尚之，其別自號也。世居金山，以醫學行於鄉里，為善人。君生未能言，即識字，或呼壁間字，輒手指之，百不爽。每覽哭輒以此餌之，能立後，常持箸蘸水畫之。若作字者，父教以讀書，日夜輒數十行。九歲，畢五經四書，學為制舉文。十三，補學官弟子，旋食餼。三試鄉闈，不售。而祖父相繼沒，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為醫，鄉錢氏多藏書，恆往假，恣讀之。遂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算學之術。靡不因端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時復踏履抵隙，而莫補其未備。如據周牌算經，豈以寫天，青黃丹黑之文，及後文，凡為此圖云云，而悟篇中周徑里數，皆為繪圖而設。天本渾圓，以視法變為平圓。

武陵山人雜著 別傳

武陵山人雜著 別傳

則不得不以北極為心，而中外衡，以次環之，皆為借象，而非真以平圓為天也。開元占經，舊厯積年，於算不合。君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二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顯頊厯歲積，攷之史記，奉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為斷。蓋奉以十月為歲首，開元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尚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厯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君以為未盡強弱之微，別立術以日法朔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朔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盈縮，梅氏詳說，數衍未明。君讀明志，乃知即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即諸乘差，則八綫對數，小輪，橢圓，諸術皆可共貫。讀占經所載，聖學悉達九執，厯而知回回泰西厯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即月李月藏者，即月引數，日藏者，即日引數，特備名不同，亦猶回厯之稱歲實為宮分日數，朔策為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婺源江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心差，乃專用壬戌，今求得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百大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以伸己見，其根誤在高衡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食甚兩心實相距，術繁而得數未確。君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實引徑，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較本法為簡而密矣。西人割圓，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為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半為正切。君依六宗三要，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綫法，以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起算，雖巧而降位尚遲。君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即理分中末綫之大分，距周較近，且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即得小分，則連比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為諸乘差表，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真數，然猶慮其難記，且仍不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綫直綫相求之理始盡。錢唐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綫術，君以為亦可通之，切割二綫，因補立其術。西人求對數，以正數變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立術歸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猶繁，且所得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人算學，啓蒙竝有新術，而未盡其理。君別為變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為和較相求八術，自來言對數者，未之聞也。君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綫，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也。其它凡近時新譯西術，如代數微分，諸重學，皆有所糾正。類此君於輿地，訓詁，六書，音韻，宋儒性理，以至二氏術數之學，皆能洞徹本末，尤喜校訂古書，綴其散佚，昔以馬氏釋史，尚多漏略，寫補眉上字，如蠶子無空際，錢通判照祚，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以屬君。君以治病不能專力，舉文虎自代，仍常佐校讎中，多所商定。別校刊素問靈樞，用功尤深。錢教諭熙輔，輯藝海珠塵，王癸二集，及刊重學錢鏐丞培名，輯小萬卷樓叢書，韓中書，應陸刊幾何原本後九卷，君皆與參訂。君視疾，不以饋有無為意，性坦率，貌黑而肥，衣服樸陋，不知者以為村野人。嘗有富人招君，君徒步數里，遇雨因跣足至門，僕登詰姓名，告曰：醫者也。人則主人相視錯愕，耳語以為冒顧。先生來者，診已定方，伸紙疾書脈及病狀，引據內經仲

武陵山人雜著 別傳

三

景洋洋千百言曰向所治皆誤今當如是主人乃改容為禮具肩輿以送君大笑不受仍跌足歸本善飲酒然三四行即醉固強之數十觴縱談忘告起矣咸豐間粵寇日逼人心惶然強以算理自遣十年遭母喪明年賊入鄉避亂東走奉賢南隴間既而暫歸藏書多毀壞零落而次子濠為賊虜竟不復出明年婦陸及季子源先後死慘悼成疾將終以所著書屬長子深曰求爾師為我傳及李壬叔序之遂無它言卒年六十四深嘗從文虎游壬叔者李善蘭也深漢皆諸生當賊至時深獨挈君書逃浦江東得以免君所著曰算牘初續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為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錄之曰九數外錄則舉括西術為對數割圓八綫平三角弧三角各等而體圓錐三曲綫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麻通攷則據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為之攷證曰九執麻解曰回回麻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麻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為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曰古韻則本休甯戴氏陰陽同入之說兼取顧江段孔諸家分為二十二部雜以詩騷證其用韻之例上皆種別為卷曰七國地理攷以七國為綱彙諸小國於下而采輯古書實以今之地名凡七卷曰國策編年攷求策文年次先後以編目散錄之始周貞定王元年訖秦始皇二十六年為一卷曰周碑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諸校勘記皆記其異文脫誤或采補逸文曰神農本草經曰七緯拾遺曰帝王世紀皆所輯古人已逸之書其曰古書逸文者即所以補馬氏釋史者也餘凡所校輯已刊入守山閣叢書指海者不復及以上皆君所手訂其身後雜存而文虎為之別編者曰算牘餘彙曰雜著凡若干篇君又據林億校注傷寒金匱謂今次非是各別為宋本目次於傷寒論審訂舛誤略采舊說開下己意為注僅成辨脈平脈太陽上中凡四篇少時嘗以學者讀馮賈多不得其條理因為之釋遠近爭傳寫之為讀本然往往以意改竄失君本指別見子序中蓋君於學實事求是無門戶異同之見不特算術而算術為最精夫後有作者君所未知不敢言若其既見則可謂集大成也已

論曰觀君幼慧殆所謂生有自來者邪或者乃謂以君之學籍不出諸生壽不及古稀宜若天斬之者為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君所志者綜貫天人博大宏遠亦既得之矣雖貴為王侯壽如彭鏗何以易此彼委巷拘虛得失長短之見小人哉小人哉

南匯張文虎撰

武陵山人雜著目錄

- 雜說
- 談天集證
- 歷學卮言
- 七國正朔不同攷
- 中江攷
- 南江攷
- 西月日攷補遺
- 與錢丈澗園書
- 與沈丈卿雲書
- 與翁查麓書
- 與張嘯山書
- 與張嘯山書
- 與錢水西書

- 答席晦甫書
- 詩多至權度書後
- 讀地球圖說書後
- 讀外臺秘要書後
- 讀浙江圖說書後
- 讀周禮算經書後
- 讀山海經
- 讀研六室文鈔書後

武陵山人雜著

雜說

宋儒以五十五數為河圖四十五數為洛書無徵不信胡氏易圖明辨之詳矣然五行生成之數見鄭君易大傳注太一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見易緯乾鑿度則二圖傳之自古初非無與于易者也胡氏欲一掃而空之亦屬武斷

洪範本文並無洛書二字林氏之奇曰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者猶言天奪其鑿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言天誘其衷也此解最穩漢儒好言祥瑞遂以初一日五行節為洛書本文宋儒又易以戴九履一之圖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矣然東晉晚出書傳云龜列于背有數至於九虛辨注大戴記明堂九室云法德文則六朝人已有此說

晚出古文惠松崖閣百詩諸君攻之不遺餘力矣余獨愛五子之歌一篇密合古人用韻之法如第一章下子圖馬為韻富敬為韻傲周頌有落篇例而胡臆明謂韻句寥寥殆不可謂是不知古人有遙韻之例也脂之二韻漢魏後多出入此第四章有祀用之韻第五章歸悲依妮追用脂韻界限分明似先秦人手筆又第四章之君孫魂韻通文而不通元較唐人功令以元魂痕通為一韻者識解相去遠矣

二

清 金山鎮觀光樓

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於月正元日之前至篇終為舜典又謂建皇之義無聞不知皇即黃之誤也文選策秀才文注引帝王世紀云舜始即真改正朔以上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政改朔則此三字乃緯候之文不得援以入舜典矣

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親兵十一年伐紂三統歷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親兵十三年伐紂二說不同其自文王崩至伐紂首尾五年則同多方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謂居喪三年親兵還歸二年也鄭說文王受命年數從史記親兵伐紂年數從三統歷則自文王崩至伐紂首尾七年鄭以前無此說也又管子及三統歷言武王克殷七年而崩如鄭說則止五年恐不足信

今文大誓史公及劉鄭疏親見之而三說互異可知太誓本文但有日月而無年矣近王鳳喈孫淵如輩採集大誓竟於上篇云九年於中篇云十有一年使當時有此明白可據之文何至紛紛若此然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謂伐殷在十一年與史記合劉敬跋而二之以上二句為觀兵而年無所繫之月以下二句為伐紂而月無所繫之年支離舛錯宜其宋後人之彈射矣劉鄭並以歷法推算或與經文月日不符而遷就以求巧合理亦有之書序既有明文且從史記可也

伏生今文但言哉生魄耳三統歷引武成逸篇乃有旁死霸既死霸既旁生霸之文劉敬跋以死霸為朔生霸為望而哉生霸為望前一日遂與鄭義太相乖違于風嘒審仲鄭排劉而武成本文不得其解終無以服劉氏之心也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霸本月生之名後轉為魄不學者望文生訓遂疑魄有陰晦之義則大謬哉之為言始也既之為言盡也如春秋日月光盡伏為既死霸朝後一日旁之為旁死霸望時月光正微為既生霸望後一日旁之為旁生霸劉氏之說本無可疑月於三日始有光至十五日而光盈故鄭以哉生魄為月之三日與劉說不相反而適相成也哉生魄既生魄或稱哉生明既生明文雖小異義實大同而劉以哉生霸為望前一日其謬妄亦不攻而自破矣

晚出武成一月壬辰以下序所云往伐者也四月哉生明以下序所云歸職者也史云罷兵西歸行狩則序文本作歸狩彼認為獸故以歸馬放牛實之既生魄以下追敘前事敘逸周書世俘解例受命於周受伐商之命也予小子其承厥志告諸侯以興師之意也此當在壬辰前蓋彼見三統歷云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二十日因意諸侯受命於周在十一月望日言既生魄不言月者用殷正則非周史之體用周正則武王尚未興師故敘於大告武成之後且故為此若斷若續之文以疑後世也虞商之罪以下記行師禱告之詞戊午師渡孟津以下記武王一戰克殷與天下更始之事序所云識其政事者也既生魄不言月故戊午癸亥之閒亦不言月且與一月壬辰相隔遠甚則不疑其三十四日而成一月也

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
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
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甯淮夷東上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
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鵂是孔安國古文說亦與今文同也馬鄭讀辟為避而以居東為避居東都
特於古無微即下文罪人斯得及鴟鵂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等語豈不可解公之驅黨公作鴟鵂之詩
故其羣臣請勿奪其官或引墨子越絕書為證然越絕書言巡遊一年則與經文居東二年不合王氏尚
書後案曲仲鄭說吾無取焉

天官疾醫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脈之大候要在
陽明寸口管疑十二經中何獨不及膀胱三焦後讀素問三部九候論云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張注
形藏四謂胃大小腸膀胱藏有形之物也膽無出入三焦有名無形皆不藏有形者也此與鄭說開合
然素問上文云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脾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
心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
合則為九分九野九野為九藏則九藏之說自當如王注云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志
是謂神藏五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是謂形藏四以經解經非王氏翻說也周官參之以九藏之
動即素問三部九候之法鄭注云云似越人所謂獨取寸口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教繼公釋儀禮屏弃古注別出新成於經文有難通處不以為衍文即以爲脫簡今就人射儀一篇言之
三耦再射畢賓降取弓矢于堂西放云賓取弓矢以升明其將待射此言降而不升似有闕也按下文
文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相決遂執弓指三狹一狹一狹一狹自西階先待于物北此即上文賓降取弓矢于
堂西之事蓋兩見之前著其降此著其升經文極爲明備安得有闕文耶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
執弛弓時升飲放云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三字衍文按上文
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鄭注公卿或或士爲耦此補經文所未及如放說則耦不
升三字亦衍文耶諸公卿升就席放云大夫既反位諸公卿乃與之序升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文脫耳
此上下文皆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按再請射時大夫降適次至射畢小司委矢而升就席則
三耦射時大夫在堂下明矣此句中不得有大大二字

爲田九十畝欲相合其後經文既誤復以誤文改注歷千餘年無有起而正其失者
越語夫差曰寡人禮先壹飯矣韋注言己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閒非也吳越春秋載此文云吾之在
周禮前一飯蓋即門之宗盟異姓爲後之義吳於周爲同姓越於周爲異姓故下文云君若不忘周室
而爲敵邑辰宇亦寡人之願也

趙策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無此者無若此也記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
文選注引戰國策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校蒙上秦王欲見弱弱章以爲頓子說秦王國權輕於鴻毛而
稍重於山岳蒙上唐且見春申君章以爲唐且謂楚王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蒙上秦圍趙之邯鄲
章以爲得連說張自國必戰國策舊說如此自鮑氏秦亂舊章以後知此義者絕少可見古書篇次不容
擅改也

莊子讓王篇以原憲與曾子類敘正冠而纒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
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曾子事韓詩外傳並以屬之原憲蓋誤合莊子二條爲一也不審古人
讀書何以疏漏若此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是臣於君可稱爾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臣於君可稱汝也降及
戰國乃以爾汝爲輕賤之稱孟子云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可知時移俗易雖大賢
有不能守其舊者

史記田敬仲世家案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長短經反經篇引鬼谷子將爲祛
鏡探囊發置之盜一段凡三百四十五字按莊子祛鏡探囊文祛鏡探囊而即祛鏡
文選東都賦注引周書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樂節度量
按其在明堂解中是唐本周書亦有明堂一篇與今本同矣近蔡立青謂明堂月令其文已闕後人依
小戴月令析出一目又點竄明堂位篇首數行以充一篇武斷若此又安足與言漢學耶

逸周書七十一篇唐時僅存四十五篇見顏師古注今本乃有六十篇內十八篇大戴記八十五篇唐時僅存
三十八篇見顏師古注今本乃有三十九篇內十九篇而唐人正義稱大戴禮尚有王度記辨名記歸于大戴文
王世子諸篇皆出今本之外是二書均可疑也戴東原謂因隋志而知隋唐開所存已僅三十九篇孔穎
軒又謂今本較唐本卷雖同而篇或逸或增二公未見案隱耶

雲間志序云前輩詩文散落於境內者姑據南渡以前附於卷末今書後樓編魏了翁等記猶云後人積
入也若重開顯會浦記華亭縣浚河置闌碑二篇顯出南宋何以自亂其例觀知縣進士題名籍至淳祐
寶祐則後人入已多非楊氏之舊矣

閩百詩謂事之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偽者無往而不多所抵牾言哉言乎石鼓本無全文而諸
家意爲補綴余以古韻考之第一鼓丁同用東韻好阜游求用幽韻寺越爰時用之韻韻獨用屋韻惟
大下一字不可曉釋釋爲即蓋欲與越字叶不知卽屬質韻越屬麥韻二韻不相通也楊釋爲蓋欲與

時字叶。不知空屬脂微。時屬之哈。二韻亦不相通也。第二鼓首二句不入韻。蓋三句見韻之例。處漁用魚韻。鮮用元韻。鮪庶用錫韻。說文韻字。白得聲或讀為絲。以上鮮字叶誤矣。鯉屬之韻。柳屬幽韻。二韻連貫通轉。用韻。毛詩中亦有合用者。第三鼓安。駢簡。廢原。元韻。寫射。庶免。用魚韻。樂用樂韻。第四鼓。碩。寫。庶。博。用錫韻。矢。下。備。空。一。格。當以重文成句。以下文。駢字推之。必是有豪韻字。毛詩中上下句相閒用韻者甚多。楊釋上句形。失。奕。遂。改。下句為六。轡。沃。若。則何可矣。行。章。陽。用陽韻。第五鼓。行。陽。方。亦。用陽韻。第六第七第八鼓。剝。落。已。甚。其。用韻。不可知。第九鼓。淨。平。用青韻。止。里。用之韻。甯。屬青韻。申。屬真韻。二韻。同。出。異。收。易。象。象。傳。及。屈。宋。賦。有。此。例。右。騶。騶。騶。之下。楊。補。樂。鼓。以。奕。汝。不。執。德。不。知。奕。屬錫。陌。德。屬職。二韻。不。相。通。也。又。云。騶。輪。黎。黎。靡。靡。施。施。不。知。黎。屬脂。微。施。屬歌。戈。二韻。亦。不。相。通。也。第十鼓。亟。北。伏。用職。得。韻。敬。下。一。字。不。可。曉。楊。釋。為。傷。則。闌。入。麥。錫。韻。矣。伏。字。或。釋。為。伐。則。闌。入。月。曷。韻。亦。非。

响。嶼。碑。字。體。屈。曲。離。奇。真。履。莫。辨。楊。用。修。釋。文。以。卿。登。門。與。庭。辰。衡。禮。亨。甯。奔。為。韻。則。大。謬。矣。古。音。卿。衡。亨。入。陽。韻。登。與。入。蒸。韻。門。辰。禮。奔。入。文。韻。庭。甯。入。青。韻。截。然。四。部。不。相。通。借。觀。三。百。篇。自。明。

談天集證

帝曰。動靜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素問五運

曰行黃道。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是右行也。地有四游。自南而西。而北而東。是左行也。右行左行。皆一歲一周。天而右行之度。微不及於左行。故云餘而復會。是即西法之最高行矣。此論天地運行之理。與五運六氣。全無干涉。如王注。則仍是鬼與區說。何以黃帝疑而復問乎。

帝曰。余聞鬼與區曰。應地者靜。今天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與區。其上下候而已。猶不能偏明。同上

自地視之。地不動而日月五星皆動。自日視之。日不動而地月五星皆動。動靜無定形。遲速無常度。宜鬼與區之不能偏明也。後之學者。并不及鬼與區萬分之一。而強注此書。能無為古人所竊笑乎。

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同上

七曜緯虛。言七曜皆在太虛之中。非同麗一天。亦非各有一天也。近日西人所自矜為辯論者。岐伯早已言之。

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同上

自人視之。地為下矣。而地在太虛之中。與七曜等。豈有七曜皆動而地獨靜之理乎。

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同上

帝疑地在太虛之中。無所憑依。而岐伯以大氣明之。蓋凡物動則風生。靜則風息。地之旋轉於本心者。九十五刻奇。而一周則大氣之環繞乎地者。亦九十五刻奇。而一周。使地一刻不動。則一刻無大氣。而地不能安於其所矣。惟地之動。終古不息。故大氣之旋。亦終古不息。而人物之附於地者。不見其動而

但見其靜。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非置身於太虛之際。而神遊於造物之初者。其孰能知之。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同上

風寒在下。西法之溫。燥熱在上。西法之火。際也。濕氣在中。西法之冷。際也。寒性墜凝。風以動之。而太陽之火。遊行其間。則化而為溫矣。水土之氣。為太陽所吸引。上至冷際。遂能狹小。為大。升卑為高。西人滴蒙氣差之法。從此生矣。風在空中。而亦云下者。莊子齊物論云。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素問大論

高於太陽。則距地遠。而視之若小。下於太陽。則距地近。而視之若大。五星以太陽為心。古人蓋知之矣。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素問大論

此即下者右行之說也。春氣西行。則視日恆差而東。夏氣北行。則視日恆差而遠。秋氣東行。則視日恆差而西。冬氣南行。則視日恆差而近。高卑盈縮之理。從此可推。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莊子道

蒼蒼者非正色。則天之視地。猶地之視天矣。靜者未必不為動。下者未必不為上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莊子天運

惟有機緘。故不得已。此地與諸曜互相攝動之理也。惟其運轉故不能自止。蓋動而忽止。必有物以阻之。而諸曜皆在太虛之中。則無阻之者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莊子天下

地繞日而行。則地之左右上下。無非天也。非天與地卑乎。地半徑萬一千餘里。而山之最高與海之最深者。皆不過十五里。約為地半徑七百分之一。非山與澤平乎。

我知天下之中。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同上

地形橢圓。其長半徑之中。在北極下。則燕之北也。其短半徑之中。在赤道下。則越之南也。河洛之間。不得為天下之中明矣。

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知也。博物志。事類賦。地部注。御覽。地部。

鄭注云。四遊者。自立春之後。而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遊。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季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春分之後。復正。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夏至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同上

錢詹事云冬至為地上游之極自地言之謂之上游自天言之謂之最卑可也夏至為地下游之極自地言之謂之下游自天言之謂之最高可也春秋分地正當中心即天心無高卑之可言春分從地漸漸而下距天遠則天高矣秋分後地漸漸而上距天近則天卑矣以古法言之天不動而地心有升降以西法言之地不動而地心有高有卑升降即最高最卑也天中與地中有合有離即不同心天也兩家之言似柄鑿之不相入而還以相證如合符節

今按錢說似是而非不可不辨蓋使地在中天不動而地有升降則此處見為上游者其相距半周之處必為下游此處見為下游者其相距半周之處必為上游以地為實體能升降而不能有大小也而高卑盈縮天下所同則將何說以通之乎且高卑但可以釋上下游又何以釋東西游乎

然則錢書不足信乎曰緯書之意蓋以地之近日為南遠日為北後日為西先日為東所謂東西南北皆在太陽之四圍不在黃道之中心也既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其行必成圓形而不成直綫故有人

在舟中之喻明謂日不動而地球環之鄭氏之注猶未抉其根矣試詳言之冬至地距太陽極近則角

度大於積度而實行疾於平行是為南游之極冬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遠其疾漸減至於春分而升

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疾之多正在春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東二度有奇為

疾差之極大者故春分為西游之極也夏至地距太陽極遠則角度小於積度而實行

於平行是為北游之極夏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近其速漸減至於秋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

等然而積運之多正在秋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西二度有奇為遲差之極大者故秋分

為東游之極也

天左旋地右轉地部引春秋元命苞文

人視日月星辰每日東升西沒是左旋也實則地球自西而東旋轉一周而成晝夜是右轉也上者右

行下者左行就一歲言之也非下之左行無以見上之右行矣天左旋地右轉就一日言之也非地之

右轉無以見天之左旋矣

都萌記先師相傳宣夜之說云天了無形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昏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

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空虛之中其

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游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

不得爾也晉書天文志

此與西人新法無一不合情所存之儀此數語也行止須氣尤為妙解余為申其義曰氣足以攝之則

行西人所謂離心力也氣足以凝之則止西人所謂向心力也漢蔡邕云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

絕無師法周碑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遠失惟渾天近得其情山今觀之天體虛無渾蓋之可言

而日月五星之道皆為橢圓渾蓋兩家不過假象以數數推宣夜近得其情焉於此可見立論之難

張子信隱海島中積三十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月行遇木火上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

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好惡遇其好者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竝差少者

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屢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

前者竝不見啓蟄立夏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

見無者不見北史天文志

此即互相攝動之理可見西人之翻論中土已有先覺者也

古歷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於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

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不及皇極取二家年數為七十五

年蓋近之矣唐書曆志

中法自大術術始用歲差沿至授時皆以為歲不及天明季西法獨以為恆星東行近復改從古法始

知古人之不可輕議也蓋使恆星東行而黃道不動則太陰之交逆行五星之交順行同一交行何以

有順有逆惟黃道西移而恆星不動則月五星之交點皆為逆行與黃道為一例天自為天歲自為歲

之說雖聖人不能易已

凡二星相近多為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歷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趨之

行疾捨之行遲同

此亦互相攝動之理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相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

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此在字當作右故使恆

星河漢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現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正家參

天本太虛而七曜又皆右旋則左旋者果安在哉祇以地實右旋於中遂使天若左旋於外如人在舟

中自北而南者必見岸之北行自南而北者必見岸之南行同一理也惟岸有定距人皆知其不動而

太虛無體但見恆星河漢之自東而西則不得不以左旋目之矣異哉橫渠乃能於千餘年後推陳出

新發前人未發之覆非好學深思以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開相從而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同

此以陰陽升降發明緯書上下游之理冬至後陽氣上升則地漸降而日漸長夏至後陽氣下降則地

漸升而日漸短注家皆以恆理求之宜其扞格而不相入矣潮汐大小兼論日月攝力亦與西說開合

麻學居言

梅氏月食蒙求以黃白差角如減黃赤差角而得月赤道差即鳴西尼之赤白二經交角也復求二經亦

道差即赤經高弧交角如減月赤道差為地經白道差即白經高弧交角故云此綫所指即月行白道之

極積學參微乃與新法開合信乎此心此理不以東海西海而殊
 江氏冬至權度云西法最卑每歲東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縮大約當加二秒亦
 與噶西尼新法開合

太陽中距盈縮差噶西尼新法比地谷舊法減六分五十八秒江氏因謂本輪均輪之半徑古大而今小
 失其解矣噶西尼所測之盈縮差實與地谷數同惟所定地半徑差清蒙氣差之數與舊表互異故減盈
 縮差以就之非真減也試以春秋分言之舊法謂京師春秋分午正太陽高五十五度無蒙氣差而加地半
 徑差一分五十六秒今法謂日天地半徑差甚微可以不計而減蒙氣差五十五秒故所測視高度確同而
 所推實高度恆低二分四十六秒春分日道自南而北緯度差而南則經度差而西矣秋分日道自北而
 南緯度差而南則經度差而東矣夫春分者加極之限也秋分者減極之限也二分之中距中距盈縮行既
 春分差而西秋分差而東則其加減差之數漸平依弧三角算緯度差二分四十六秒經度必差六分五
 十八秒而此六分五十八秒正新法盈縮差減於舊法之數也

噶西尼之太陰初均即舊法之初均二均合兩次加減為一次加減也舊以月距本天高卑取初均又以
 月距日取二均今以日距月天高卑定兩心差又以月距本天高卑取初均則月距日之用已藏其中是
 故日當月中距而月在中距則必與日同度四度五十七分奇為朔望時之最大差即舊法本輪半徑
 併均輪半徑之數也日當月天高卑而月在中距則日必五十九度七度三十九分奇為兩弦時之最大
 差即舊法本輪半徑併均輪半徑仍加次輪全徑之數也於此見新舊二法之同而異亦見新舊二法之
 異而同

求日月距高卑前後各度視徑回歷用轉比例法以各度距地與最高距地之比同於最高徑分與各度
 徑分之比明史不著算法今以地谷改用矢綫比例以本輪全徑二千萬與各度距高卑矢綫之比同於
 高卑徑差與各度徑差之比二法不同當以回歷為正蓋本輪徑綫如股太陽心距地心綫如弦股之與
 弦終古不能相合況如地谷之說均輪心循本輪周行而太陽又循均輪周行從太陽心出綫與本輪高
 卑綫十字相交必不與本輪正弦合為一綫然則以矢綫求徑差特因其數之相近而假借用之非正法
 也近噶西尼亦用轉比例與回歷合

以黃道高弧交角加減黃白大距為白道高弧交角西人新舊二法之所同也而按圖察之舊法從白道
 立算新法以白道經圈過黃道之點立算微有不同然皆非密率也從白道立算必用兩斜弧三角形求
 月距限與限距地高以白道經圈過黃道之點立算必求黃白二經交角與黃道高弧交角相加減解家
 徒取其數之相近而不察其法之非真設有微差紛紛遷就湊合算術益工算理益晦矣
 太陽兩心差有大小則歲實有消長常用均輪以消息之然按圖詳審其法有三其一均輪心循本輪右
 旋日天心循均輪左旋則兩心差大時最高行遲兩心差小時最高行疾聯其行跡即成不同心圈與七
 政小輪成不同心天者同理其二均輪心右旋日天心亦右旋則兩心差大時最高之行反疾兩心差小

時最高之行反遲如噶西尼之算太陰最高均也其三最高終古平行而兩心差有加減其加減與均輪
 矢綫相應如噶西尼之算黃白交角朔望後又有加分也三者雖同用兩心差起算而行度各殊是必微
 之實測乃取其合者用之

黃赤大距古遠今近王曉庵欲據以為歲實消長之根梅氏謂黃赤距度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
 似非一根余謂經度與緯度相待而成者緯度既差則經度亦必有差試於北極設一本輪又於本輪
 周設一均輪黃極在均輪最遠時黃赤之距極大在均輪最近時黃赤之距極小惟此二時黃極與輪心
 成一直綫故無差數最遠後黃極在均輪心之西而極至交圈之過黃道者亦差而西故其平行應差而
 疾也平行疾則歲實漸消矣最近後黃極在均輪心之東而極至交圈之過黃道者亦差而東故其平行
 應差而遲也平行遲則歲實漸長矣以太陰正交均參觀之其理益明

七國正朔不同攷

七國時之歷法不可知矣然秦以十月為正史有明文而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紀年特記晉國起
 自魏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然
 則三卿分晉皆承晉歷而用夏正矣既用夏正則與秦差三月楚齊燕歷法無攷若用周正亦與秦差一
 月史記雜策諸書兼用三正宜其彼此齟齬而二千餘年未有論及此者其夫史學之難言也略舉數條
 以證明之

秦本紀惠公十二年出子生表在十一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又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表在二十三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又惠文君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陽張儀傳並在十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魏表哀王十三當秦昭王元秦擊皮氏未拔而解樽里傳同魏世家在哀王十二年表用秦正表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九年孟嘗君來相秦表在齊湣王二十五當秦昭王八田完世家同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又昭襄王九年吳攻楚取八城表在楚懷王三十當秦昭王八田完世家同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楚世家頃襄王二年楚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復之秦三年懷王卒於秦表同秦本紀並在昭王十
 一年當頃襄王三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十六年再免表在十五年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秦表昭王十九年十月為帝十二月復為王趙世家在惠文王十年當昭王十八年表用秦正表用夏正

趙表惠文王十九年秦伐我軍斬首三萬二十年與秦會池靡頗傳在一年表用秦正表用夏正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是以十月為歲首也昭襄王四十二當魏安
 釐王十二而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無忌謂魏王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是知昭襄王四十二年之十
 月正在安釐王之十一年矣紀用秦正表用夏正

范雎傳昭王四十二年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

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昭王四十二當趙孝成王元。平原君為孝成叔父。不得云王之弟矣。蓋此事在昭王四十二年之首三月。正當趙惠文王之三十三年也。傳又云。王乃發李成。圖平原君。蓋其時也。

又昭王四十四年。秦攻韓汾。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大破趙於長平。趙奢傳。在孝成王七年。春申君傳。在為楚相之四年。竝當昭王四十八年。與離傳合。表在昭王四十七年。傳用秦正。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為三軍。蓋有韓上黨。正月兵罷。是以十月為歲首也。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正月罷兵。其九月。秦復發兵攻趙邯鄲。本紀。與秦紀合。

白起傳。又云。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時已在歲終矣。下文又云。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則在五十年之十月。本紀。又云。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武安君行至杜郵。引劍自殺。則在五十年之十二月。本紀。史公不著年數。故下文補敘之曰。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此史文縝密處。

秦表。莊襄王三年。初置太原郡。燕世家。在王喜七年。當莊襄王二年。表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秦始皇本紀。十四年。韓非使秦。表同。韓世家。在王安五年。當始皇十三年。表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又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表同。燕世家。在王喜二十七年。當始皇十九年。表用秦正。世家。蓋用周正。燕策。秦將王翳破趙。虜趙王遷。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且彘。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秦虜王遷。在始皇十九年。則荆軻之行。當即在是年冬。風蕭蕭兮。易水寒。亦似十月中語也。

中江考

中江首受江水於蕪湖縣西南。

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衡山鳩茲城。在今蕪湖縣東三十里。衡山即橫望山。在今太平府東北六十里。與江甯府接界。

東逕太平府治當塗縣南。

今名黃池河。在太平府南六十里。南至黃池鎮。與宣城縣分。中流為界。

又東逕高淳縣南。

縣西二十里。石臼湖。與當塗。深水縣分界。縣西南三十里。名丹陽湖。中流與當塗縣分界。縣西南五里。名固城湖。與當塗。宣城縣分界。方輿紀要。固城在縣南十五里。春秋時吳所築。為瀨渚邑。周景王五年。楚子圍敗吳軍於此。

又東逕溧水縣南。又東逕溧陽縣北。

即永陽江也。一名瀨水。相傳子胥乞食投金處。江上有渚曰瀨渚。又謂之陵水。范曄言子胥出昭關至

陵水是也。自瀨渚東流為瀨溪。鄉民誤曰爛溪。入長蕩湖。湖周一百二十里。一名洮湖。虞翻。韋昭。鄧道元。竝以洮湖為五湖之一也。自五代楊行密。於溧陽縣西築五堰。而丹陽固城。石臼諸湖之水。與長蕩湖不相通。轉由黃池河以西注大江。宋時五堰漸廢。改為東西二壩。壩卑薄。水易泄。故高淳無水。思明永樂初。以蘇松水災。特甚。修築東壩。高厚至數十丈。嚴禁決泄。由是高淳圩田。日就傾圮。而中江故道。不可復問矣。

又東與瀨湖合。

瀨湖在宜興縣西北三十五里。與武進縣分界。湖南北百里。東西三十餘里。虞翻。鄧道元。以為五湖之一也。文選。江賦。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瀨湖。

又東逕宜興縣北。而入于太湖。

宜興縣南五里。有陽羨城。漢志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入海者也。今名荆溪。上承諸川。下注太湖。湖周五百里。跨蘇湖常三州之地。即禹貢之震澤。

自太湖分流東出。逕吳江縣南。

中江於是。有松江之名。古名笠澤。哀十七年。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或謂笠澤即太湖。然國語言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則主松江為長。

東北流逕吳江縣東。合龍山湖。

湖在蘇州府南二十里。史記正義。蘇州東南二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雙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曰上江。亦曰東江。水經注。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岐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為三江。雖名稱相亂。不與職方同。按東。婁。二江入海之道。今不可詳。志家以黃浦為東江。劉家河為婁江。皆附會之說。或乃據以解禹貢之三江。不知道元已斥其非矣。

屈曲流逕崑山縣南。合澱山湖。

亦曰薛澱湖。在崑山縣東南八十里。接松江府界。周迴幾二百里。

又東逕青浦縣北。其北岸則嘉定縣。

有趙屯。大盈。顧會。松子。盤龍。五大浦。竝注松江。

又東逕上海縣北。黃浦自南來注之。其北岸則寶山縣。又東入于海。

黃浦源三泖。東流又折而北。兩崖之水皆入焉。經縣城南。折而東北。合吳淞江。以入于海。

南江考

南江首受江水於池州府治貴池縣西。

水經注。江水自石埭東入為貴口。東逕石城縣北。石城。在今貴池縣西七十里。

東流逕其縣南。貴長池水注之。

方輿紀要池口河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至樑山一出太平府西南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埭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府西南七十里之玉鏡潭又迤邐數十里過鎮山人池口河以達大江按秋浦玉鏡潭正古之貴長池但貴池以東江水不續轉西北流以入于大江耳

又東逕齊陽縣南

水經注南江又東逕臨城縣南臨城在今青陽縣南五里

又東逕涇縣北涇水注之

韋昭曰涇水出蕪湖蓋由蕪湖南流入于南江也方輿紀要黃溪一名涇溪其上流即石埭縣之舒溪太平縣之麻川也二水相合在縣西南百餘里有麻溪渡出麻口入縣境下溢灘經九里羅浮萬春等潭皆隨山旋繞與太平縣分界東北流至涇縣西又東北流至宣城縣西而為青弋江又北會黃池河又北入蕪湖縣界注大江阮儀徵浙江考云涇溪上連舒溪下接青弋江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青弋江而北流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溪流東徙於黃溪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甯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又東逕甯國府治宣城縣南桐水注之

哀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蓋桐水入江之口也方輿紀要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逕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為白沙川亦曰綏溪匯於丹陽湖入大江按桐水當西流南入於江杜注左傳已云西北入丹陽湖則其改流在杜氏前矣

其南岸則旌德縣旋溪水注之

水經注南江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溪今旌德縣西北十五里有安吳故城江南通志舒溪在石埭縣續文獻通考謂之旋溪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余溪岳溪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溪即旋溪也阮儀徵浙江考云旋溪水北注于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南江既涇而旋溪北合涇水為青弋江然舒涇溪水之間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又東南逕甯國縣南又東逕廣德州南又東逕安吉州北長興縣南

水經注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故鄣城在今長興縣西南八十里安吉城在今州西南三十里又東北入于太湖

水經注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禹貢東池北會于匯鄭注東池者為南江蓋與中江合而為一矣然則僞孔傳以三江既入為入震澤其說亦未可厚非也

自太湖分流東出逕吳江縣南

漢志所謂南江在吳南者也與吳淞江合流

折而西南逕嘉興府治秀水縣西

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吳於檇李檇李故城在今嘉興府西南四十五里

又西南逕桐鄉縣西又西南逕石門縣西

國語句踐之地北至於禦兒今石門縣東南一里有語溪即古禦兒地

又西南逕杭州府治仁和縣東而合于臨平湖

湖在杭州府城東北六十里水經注臨平湖上通浦陽下通浙江蓋謂由臨平湖至蕭山縣界沂流而上則浦陽江順流而下則錢塘江非以浦陽為臨平湖之上源也

又南漸江水從西南來注之

方輿紀要浙江之源有三一曰新安江或謂之徽港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至嚴州府城南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或謂之整港源出金華府東南大盆山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或謂之衢港源出開化縣東北百際嶺至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二江既合東北流至嚴州府城東南而與新安江會三源同流東過桐廬縣或謂之桐江又東北入富陽縣界為富春江經縣城南又東逕杭州府城南而謂之錢塘江按南江自太湖分流皆西南行過仁和乃折而東故名浙江因與漸江水合而漸江亦得浙江之名自唐築捍海塘以禦鹽潮而南江流絕浙江之名遂專屬於漸矣

折而東逕蕭山縣北其北岸則海甯縣

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豬二山相對謂之海門

又東逕紹興府北浦陽江水注之其北岸則海鹽縣

說文所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也今會稽山陰二縣並附紹興府城東南十二里有會稽山哀元年越子以甲楯五千棲於會稽即此方輿紀要浦陽江源出浦江縣西深島山至山陰縣南分為二支一西北經蕭山縣東南折而東北經紹興府西之錢清鎮入海名錢清江一東流合剡溪經紹興府東之曹娥廟又北逕上虞縣西而西北入于海名曹娥江今紹興府北有三江海口蓋以錢清曹娥與浙江並列而為三也

又東逕上虞縣北又東逕餘姚縣北其北岸則平湖縣

漢志所謂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者也吳越春秋夫差增封越地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水經注海鹽縣徙治于武原鄉淪為常湖即今平湖縣地

又東逕慈谿縣北其北岸則金山縣

金山縣屬松江府北接漢婁縣地漢志婁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亦以浙江為吳越之界也

又東逕鎮海縣北而東入于海

紹興以東距海漸近南北兩岸茫無涯涘故近志直謂之海然漢志明言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則餘姚以西皆南江之委而海必在餘姚東矣戴東原以餘姚為餘杭之誤失之

西月日攷補遺

歷書中所引西月日梅氏攷之詳矣余讀天步真原又得數條可以補歷書之未備故具錄之

武陵山人雜著

二八

一千四百六十八年戊子二月十三日午前三小時二十二分日雙魚四度十一分是以寶瓶二十二度為二月朔。

又二月二十八日午前六時四十六分日雙魚十八度二十五分是以寶瓶二十二度為二月朔。

一千五百十五年乙亥三月三日二時日雙魚二十三度十七分是以雙魚二十一度為三月朔。

一千五百十九年己卯三月三十日十七時日白羊十九度二十五分是以雙魚廿度為三月朔。

又四月十二日十六時三十八分日金牛二度三分是以白羊廿度為四月朔。

一千五百二十二年壬午八月二十五日十五時十六分日雙女十二度十一分是以獅子十八度為八月朔。

右六條竝從磨羯宮起正月與歷書同。

一千四百六十七年丁亥八月二十八日日出前三時四十五分日天蠍十三度二十四分是以天秤十七度為八月朔。

一千五百一年辛酉七月二十四日六時四十分日天秤十度三十七分是以雙女十八度為七月朔。

一千五百三年癸亥九月十九日三時三十一分日人馬六度十八分是以天蠍十八度為九月朔。

一千五百十年庚午六月十日午時日獅子二十六度十一分是以獅子十七度為六月朔。

一千五百十二年壬申六月三日亥時日獅子二十度四十四分是以獅子十八度為六月朔。

一千五百十九年己卯八月五日午後六時日天秤二十度四十分是以天秤十七度為八月朔。

一千五百二十年庚辰八月七日一時一分日天秤二十三度四十二分是以天秤十八度為八月朔。

一千五百二十九年己丑六月二十九日午後二時三十分日雙女十五度三十五分是以獅子十八度為六月朔。

一千五百三十七年丁酉八月十一日十三小時十六分日天秤二十八度六分是以天秤十八度為八月朔。

一千五百五十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五日十八時三十三分日陰陽十五度三十八分是以金牛廿一度為三月朔。

右十條竝從雙魚宮起正月與歷書異。

據此則西人紀月有二法一建子一建寅亦如中歷步算起冬至而紀歲則起立春也但彼以太陽會

恆星為歲不用閏月又與中歷不同各宮朔日之度參差不齊獅子十七度或十八度雙女十八度天

十七度或十八度天蠍十八度寶瓶廿二度雙魚廿度或廿一度白羊廿度金牛廿一度蓋白羊以後日行縮歷

故一月三十度而不足天秤以後日行盈歷故一月三十度而有餘也梅氏謂西歷以太陽行滿三十

度即為一月亦攷之未盡矣。

與錢丈淇閣書

武陵山人雜著

二九

武陵山人雜著

三〇

秦校鬼谷子甚善尚有一二小小疑處如反應篇題注云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而更

思必有以應也篇中有云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是篇名反應無可疑者御覽引作反覆安知

非傳寫之誤秦氏徒據篇首反以觀往覆以驗來數語謂當作反覆誤矣權篇言或反覆欲相卻也則本

無此八字據上下文勢推之無者是也注云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卻論前事也是解下文難言卻論

之義與此八字無涉不可以言者有諱忌也別本言下復有言字似與注合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

暢此十二字別本亦作正文此下更有故曰二字本經陰符七術篇無開則不散勢者待開而動道藏本

者上有散字依注當于勢字絕句不得以勢字為衍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注云神不肅察所以勢敗也

文義甚明秦氏疑敗為散字之誤本文散字乃布散之散今忽作離散之散此節文義並不可通矣而能

行此者形勢不得不然也此十二字與上文不甚連貫疑後人做孫武子安增中經篇執仇鄒據上下

文及注執字必當作解道藏本蓋得之矣其符言篇與管子九守篇大同以彼校此其誤謬尤有不可掩

者如柔節先定柔課作被定課作肉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聽課作德

或檢六節大德篇亦有主位主明主聽三節善與而不靜靜作爭尤確應失誤作防又脫去勿望而許一句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刑賞二

字誤作賞賜賞三字於誤作驗四曰上下左右前後曰誤作方左右前後即四方也不得復見一句中聖

人因之故能掌之因誤作用掌誤作賞寂乎其無端也寂乎誤作家于屈原賦云野家莫其無人古寂字

或作家因誤為家也主誤作主恭按實而定名脫去名實二字按省作安定又誤為完此篇幸有管子

可證注乃緣辭生訓毫不致疑白梁人所見本不應謬誤至此此亦是尹非陶之明徵矣要當與讀古

書者一其評之

與沈丈卿雲書

大著醫學啓悟以六氣隸四時分經辨證言簡意該實為醫林未有之書付之割剗行將不脛而走矣僕

所疑者天元紀大論等篇本非素問原文王氏取陰陽大論補入經中如甲己之歲子午之歲等語乃

以干支紀年漢以前無此例也況上古乎素問但言四時五氣初無六氣之說大著援款論篇乘春則肝

先受之云云以證六氣然惟初氣四氣為恰合耳三氣少陽相火而乘夏則心先受之猶可曰舉君火以

該相火也六氣太陽寒水而乘冬則腎先受之猶可曰腎與膀胱為表裏也至五氣陽明燥金而乘秋則

肺先受之二說判然不合今乃混而一之得無有強題就我之弊乎況如六氣之說春分以後即屬少陰

君火又與經所云乘夏則心先受之者先四十五日乎可見運氣七篇與素問自是二書當如朱子所云

此就此說彼就彼說未可因其近似而合之也至客窗偶談想從醫錄錄出其中可疑者甚多第二條言

冬至月行北陸日行南陸夏至日行北陸月行南陸游談無根因與醫學無關姑置不辨第四條言夏秋

經絡在手春冬經絡在足又言春夏君相火令經絡手少陰少陽秋冬寒涼之令經絡足三陰三陽兩說

自相矛盾皆不可通即如六氣之說乘春則肝先受之肝非足厥陰乎乘夏則脾先受之脾非足太陰

乎況傷寒論之六經該括表裏臟腑並非單論足經河間熱病專究三焦而病情經絡仍從傷寒立論此

武陸山人雜著

三一

正河開之善讀仲景書也。又安得而非之。第六條言寒邪鬱遏肌表之陽。則為惡寒身熱。抑鬱藏府之陽。則為狂言譫語。胸滿。腹脹。非寒能鬱熱也。說本趙氏醫實。趙氏認傷寒為鬱證。以道遙散通治諸鬱。而嘗傳經六經等語。為支離多岐。顯與仲景作對。吳江徐氏辨之已詳。請更以一言折之。曰。陽明胃實。用大承氣湯。豈有藏府之陽為寒所鬱。而復用寒藥以治之乎。至謂風寒兩傷。用大青龍。而以石膏為風藥。其說尤不可通。自許叔微以桂枝湯主中風。麻黃湯主傷寒。大青龍湯主風寒。兩傷營衛。粉為三綱鼎力之說。印定後人眼目。至柯韻伯。沈堯封。始起而辨其非。而僕更有說焉。桂枝。麻黃。二湯。皆主風寒兩傷。蓋風不挾寒。即屬風溫。桂枝湯不中與也。大青龍證是表寒束其內熱。故用麻黃。石膏。表裏分解。一變為麻杏甘石湯。再變則為白虎湯矣。白虎為熱病主方。盡人知之。而獨以大青龍為風寒兩傷營衛。果何所見而云然耶。第八條言風寒。暑濕。燥火。隨其何氣。便為何病。不知疫之為病。有熱無寒。故喻氏云。盛夏濕溫之證。即藏疫病在內。又云。一人受之。則為濕溫。一方遍傳。即為疫癘也。至謂口鼻膜原。亦屬藏氣所司。說誠有理。然疫病每在饑饉兵荒之後。正氣大虧。邪從口鼻。而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浩浩莫禦。非若傷寒之傳經轉屬。以漸而來。故云。不分經絡。藏府。非謂膜原不屬藏府。而用達原飲治之也。況達原飲中厚朴。草果。檳榔。皆屬清理腸胃之品。知母。直走少陰。全與膜原無涉。原吳氏立方之意。蓋以濕土之邪。從竅而入。以類橫連。未有直犯中焦者。故一見脈浮。便與白虎。一見脈沈。便與承氣。是其治法獨取陽明。今以達原為膜原主方。不轉失立方之本意耶。僕於醫學。警之擗擗。獨如掣。安敢妄參末議。然蓄疑而莫白。恐終無自信之時。辱承下問。因得據臆直陳。惟懼雲先生正其疵謬。而誨以所不知。則幸甚。

與翁香麓書

承示雲間文粹。因取松江府志讀之。見其所載山川古蹟。率皆捉影捕風。茫無實據。蓋地理之雜言久矣。吾松之水。莫著於松江。在古為大江之經流。與毗陵之北江。餘姚之南江。並列而為三江。漢志。會稽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蓋中江為正流。而南北二江皆其支派。毗陵縣北之江。不屬江而屬漢。有導水經文可據也。漢魏開無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北江。南江。而無中江。其南江會松之故道。則道元猶能言之。水經注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為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甯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其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胡肅明云。南江既入太湖。而東為松江。則無更從餘姚入海之理。鄭元曲為此說。以應漢志。南江在吳南之文。不思經云。東運北會于匯。鄭注。東運者為南江。是南江。中江會於震澤。經有明文矣。鄭注又云。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此自三江之上流言之。郭景純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自三江之下流言之。漢唐諸儒皆不誤。宋以後乃異說紛然。近世如胡肅明。全謝山。輩。雖知講求古義。而不考古今水道之變遷。反謂大江。震澤。本不相通。彼號為通經者。猶若此。況可責之志乘家哉。庚仲初揚郡賦注。以松江。東江。婁江為三江。即吳越春秋所謂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而張守節取以解禹貢之三江。失在張而不在庚。

也。東江久湮無考。或以今之黃浦當之。則以遠東南入海之文。水經注云。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谿。湖也。在今吳江縣東南四十里。自湖南出。謂之谷水。逕由卷縣故城下。即春秋之檇李城也。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又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縣南有秦望山。谷水於縣出。為澉浦。以通巨海。此即庚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為東江也。其分江入海。皆在今浙江嘉興府界中。陸士衡詩云。鬱鬱谷水陽。婉孌崑山陰。錯舉二地言之。非謂谷水在崑山之北也。而雲開志引水經注。於謂之谷水下。增南接三湖四字。承其誤者。以三湖當谷水。併由卷。武原。皆移而屬之。松郡。且指金山縣北之一山名秦望。以實之。王充論衡有云。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人感焉。其是之謂矣。金山縣北之山。雲開志但名秦山。無始皇望海之語。其載秦皇馳道。在崑山南。距秦山七十餘里。唐薛據秦望山詩。始見於陳志。而雲開志無之。可以證秦山之不名秦望也。水經注云。海鹽縣淪為柘湖。徙治於武原鄉。後又淪為當湖。是柘湖與武原鄉。截然二地。當湖之不屬松江。甚易明也。而志家以武原為金山縣地。游談無根。徒歎笑於後人而已。閣下留心文獻。會萃成編。以備一方之掌故。其於山川古蹟。必能出獨見以破疑。一得之愚。願閣下有以教我焉。

與張嘯山書

許氏太陽行度解。謂日行赤道。原無盈縮。而人目視之。有盈縮者。由於黃赤斜交。及地面測望。反覆辨論。說亦娓娓可聽。僕以算理考之。黃赤斜交者。西法所謂升度差也。二至之後。赤道一度。當黃道不足一度。二分之後。赤道一度。當黃道一度。有奇。若以赤道求黃道。二至後。當有減差。二分後。當有加差。以黃道求赤道者。反是。今推太陽盈縮。則最卑後六宮為加差。最高後六宮為減差。已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矣。況黃赤交角。終古不易。而最高卑。歲有行分。又實得以升度差為盈縮之原乎。地面測望者。西法所謂地半徑差也。地谷空地。平上最大差。為三分。京師春秋分。太陽高五十度。當加地半徑差一分五十六秒。以弧三角推之。緯度差一分五十六秒。經度僅差四分五十五秒耳。若依鳴西尼新法。日天距地甚遠。地平上最大差。為十秒。春秋分。經度之差。不足二十秒矣。況起算之根。皆以所測之視高度。加地半徑差。為實高度。故所定節氣。皆從地心起算。不從地面起算。又安得以地半徑差為盈縮之原乎。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大距二十三度。有奇。太陽循黃道行。其距地平之高。隨地而不同。而其距地心之遠。近則一。故黃道交於赤道。但以南北言。不可以高卑言也。地心不常太陽天之正中。而微在其一偏。西法謂之兩心差。太陽在最高半周。則距地遠而行。在最卑半周。則距地近而行。此遠近謂距地心。非謂距地半所以然者。高卑。緯與黃道平行。而與地心相參。直故。南至赤道之表。北至戴極之下。立表測候。其盈縮。無不同者。許氏於此。析猶未精。故謂赤道北與天頂近。為高。赤道南與天頂遠。為卑。又謂高卑者。平圓之象。非渾圓之象。渾圓之黃道。必視之。乃有高卑。是距地心之遠近。與距地平之遠近。混為一矣。天雖渾圓。然高卑盈縮。其加減。止在黃道一綫。則其象必為平圓。而非渾圓。西法求盈縮。用平三角。而不用弧三角。正為此也。許氏誤以距地平之遠近。為高卑。故謂地面相差一象限。則高卑必易位。又謂人必正當赤

武陟山人雜著

三六

道之下。立而仰測。然後赤道與日與人日聯為一綫。審如是。則日行盈縮。亦當隨地而殊。然中西兩家並無此說。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至於左旋右旋之論。尤不可通。左旋之度在赤道。一日一周者也。右旋之度在黃道。一歲一周者也。中西兩家並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自張橫渠有俱左旋之說。而朱子蔡氏因之。遂以太陽右旋一度為不及天一度。此據理之空談。非歷家之實測。而許氏謂日之自行于本天者。一日恰滿一周。並無欠缺。其不及一度從天而見。則承朱蔡之誤。而又誤矣。彼見太陽東升西沒。終古不易。故以為一日一周。不知其為大氣所攝。而非太陽之自行。太陽自行黃道。較赤道之左旋者。不特東西相違。而且南北異向。故有緯南緯北。日永日短之殊。戴氏王氏論之已詳。許氏不得其意。妄加駁詰。不幾如鼷鼠之食牛角。愈入愈深。而愈不能出乎。後附太歲太陰說。較鐘鼎事為詳。然謂漢志歲名困敦。乃謂太初元年歲前非本年也。則亦大誤。太初元年。始以建寅為歲首。建寅之距建亥。僅三月耳。斷無以此三月別為一年之理。况超辰之法。必俟餘分盈百四十四而後超一辰。則以太歲紀歲。亦必以天正冬至。歲星所在為準。斷無一歲而名丙子又名丁丑之理。觀歲術推歲所在用上元以來外所求年。而不用盡所求年。其理固章章也。太初元年。次餘百三十五。已近超辰之限。故下至王莽始建國五年。距算百十六。而已超一辰。許氏疑未滿百四十四年。非超辰之本法。豈按圖索驥。而未能洞曉乎立法之所以然矣。僕於中西算術。無所偏主。但參伍反證。以求得夫心之所安。三復此書。似有不能釋然於心者。敢還質之足下。惟足下教之。

與張嘯山書

嘯山先生足下。右韻自秦漢後。種蠶二千餘年。近得顧炎武江慎修諸公。相繼闡發。始有蹤徑可尋。然衆說異同。互有得失。足下謂江氏偏于今音。段氏過于求古。誠切中二家之病。而僕更有說焉。聲音之理。出於天然。一聲而分為四。不過疾徐高下之閒耳。用韻之法。分則四聲俱分。合則四聲俱合。斷無此分彼合多寡不均者也。江氏古韻標準。分魚蕭為二。合藥鐸為一。是二平而其一入矣。合支脂之微為一分。質月多寡不齊。亦未明于四聲一貫之理。戴氏聲類表。孔氏詩聲類皆以一陰一陽兩兩相配。較諸家為有條理。差亦未明于四聲一貫之理。戴氏聲類表。孔氏詩聲類皆以一陰一陽兩兩相配。較諸家為有條理。而其分部又各不同。僕以詩三百篇。參伍求之。分古音為二十二部。第一歌。第二魚。入聲鐸。第三東。第四侯。入聲屋。第五冬。第六幽。入聲夙。第七陽。第八肴。入聲藥。第九青。第十支。入聲錫。第十一蒸。第十二之。入聲職。第十三真。第十四至。入聲質。此韻無平上二聲字。第十五文。第十六脂。入聲術。第十七元。第十八祭。入聲月。此韻無平上二聲字。第十九侵。第二十入聲緝。去三聲字。第二十一談。第二十二入聲葉。此韻無平上於舊有人者。無平上二聲字。第二十九入聲緝。去三聲字。第二十一談。第二十二入聲葉。此韻無平上於舊有人者。不改舊無入者。悉以入聲為相配之樞紐。用戴東原說也。緝葉雖為侵談之入。而不與侵談通。故二韻無平上去三聲字。用孔搢約說也。尤侯之分。屋夙之分。藥鐸之分。用顧炎武說也。真元之分。尤蕭之分。魚之侵。談之分。用江慎修說也。支脂之分。質月之分。用段若膺說也。脂祭之分。用戴東原說也。東冬之分。用孔搢約說也。審萃等言。未嘗別辨一說。而與諸家所定之部分無一同者。嘗取

武陟山人雜著

三七

武陟山人雜著

三八

六書音均表。重為詮次。而俗事紛紜。又收置無定。今承足下之問。而縱言之。不識其有當於音理否也。詩三百篇。審音之細。用韻之嚴。實出唐宋詩人上。足下謂各國風謠。未免以方言叶句。僕竊以為不然。五方之音不同。古猶今也。如以方言入韻。勢必真針莫辨。實石不分。何以十五國之遠。三百餘篇之多。而所用之韻。較若畫一。其不同者。母或與難之。韻十餘字耳。此十餘字。古人必不止一音。如今韻中一字而兩收三收者。不可枚舉。便非韻書具在。而據詩賦之偶見者求之。亦將謂馮字入一東。不入十蒸。差字入四支。不入六麻。又或因馮之一字。而謂一東與十蒸通。因差之一字。而謂四支與六麻通。可乎不可也。若屈宋賦之用韻。與三百篇不同。漢魏人之用韻。與屈宋又不同。此則音隨時變。未可以一格繩之。段大令錢少詹求其故。不得從而為之辭。曰合韻。曰轉音。夫韻各有音。合則非此音矣。昔各有韻。轉則非此韻矣。毛西河古今通韻。二公皆知其非。而其所自為說者。曰合韻。實即通之別名。陰奉陽違。此僕之所甚惑也。足下又云。常武首章。江氏段氏皆以祖。父。戎。國。為韻。竊疑國當作邦。漢人諱邦。為國。至今未更正耳。僕考江段二家。皆以祖。父。戎。為一韻。戎。國。為一韻。國與戎韻。不與戎韻也。戎有汝義。因有汝音。夫亦何難可疑。而欲改國為邦。以就戎耶。江氏之有功於韻學者。在分真元為二。侵談為二。而尤。幽。別為一部。不與魚蕭二韻相通。其斷不可從者。則藥鐸二韻。顧氏分隸魚蕭。而江氏反合之。其他分台移易之處。疎略抵牾。往往而有。然音證之學。大抵後勝於前。亦不必曲為指摘。僕足疾未癒。故書中所引詩辭歌賦。不能取本書逐一對校。有可知者。具於別紙。詳之。聞尊疾十愈。八九欣羨。奚似。輒陳管見。以備採擇。中多疵謬。想足下自必直言無隱也。癸巳大暑後二日。

與錢水西書

水西大兄閣下。承示趙爾巽詩話二卷。援據精博。考證詳明。正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世無通人。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矣。惟下卷乙卯說一篇。推論歷法。蔓衍五千餘言。其中可疑者甚多。約其大端。蓋有六焉。秦用顛項術。史有明文。乃舍之而用殷術。一也。殷術從天正冬至起算。顛項術從正月立春起算。判然不同。而謂顛項術以殷術為本。二也。謂後人依十二紀以造顛項術。莫須有三字。固無以服天下。且月令昏旦。中星祇舉大綱。又安能依之以造歷。三也。春秋月日。經傳多不相符。江慎修謂當時王朝未必頒歷。各國自為推步。今欲以殷術齊之。則左傳所記辛亥巳丑。兩冬至。先不能通。四也。大衍術議云。魯術南至。又先周術四分日之三。而朝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今謂魯史以中氣例之。而改晦為朔。鑿空無據。五也。推步日食。當從入交起算。漢唐以後。屢變益精。即黃帝顛項。夏殷周魯六術。亦皆有元會。節會諸數。考課疏密。今於中西諸術。俱未究心。而徒以月日推求。焉能吻合。六也。弟嘗以顛項術。推步戰國月日。與史記。秦本紀。冥若合符。今閱此篇。不禁見雞心喜。試略言之。以備採擇可乎。

武陟山人雜著

三九

十八不滿紀法爲入紀年以節法除之得積節十六算外得餘二爲入節年以章月乘之章歲除之得積月二十四餘十四爲閏餘置積月以月法乘之日法除之得積日七百八十六餘六爲小餘以旬周除積日餘四十八爲大餘命起癸巳算外則正月辛巳朔也依法推至六月得大餘十六小餘三百七十一是六月己酉朔七日乙卯

兩文九月而今以六月釋之何也秦以建亥爲正亦改月數高文乃當時據實書之秦之九月於夏正爲六月也史記秦本紀則以建寅月數追改舊文故歲首稱十月歲終有閏稱後九月顏師古漢書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是秦之改月唐人已明言之矣

自顏注外亦有他文可證者乎曰有之秦本紀於始皇四年先書拔擢有詭三月軍罷後書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此十月爲夏之七月蓋沿秦史之舊失於追改作七月表則不當在三月軍罷之後矣今推是年入顛項癸巳部四十八年七月丁亥朔四日庚寅其證一也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真誥注謂秦之七月夏之四月是亦誤沿秦史舊文今推是年入顛項壬申部五年四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其證二也是年七月丙寅漢書高帝紀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按夏之十月日在尾箕金水二星繞日爲輪離太陽前後不過五十度何由聚於東井故魏書高允傳謂五星實以秦十月聚東井史家誤記於夏十月其證三也

謂秦并天下始用顛項術亦是想當然語今檢諸書凡得六事在秦并天下前並與顛項術合試歷數之秦本紀獻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是年入乙亥部六十二年正月辛巳朔十日庚寅一也惠文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韓爲王是年八月寅部四十二年四月甲寅朔五日戊午二也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辛丑卒是年入癸巳部四十一歲首十月壬申朔二十七日己亥三十日辛丑三也莊襄王三年五月丙午莊襄王卒秦本紀在四年蓋上冒是年入癸巳部四十四年五月癸巳朔十四日丙午四也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高注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是年入癸巳部五十二年八月甲子朔五也秦本紀始皇九年四月己酉王冠帶劍是年入癸巳部五十四年四月己酉六也

答席小米書

小米先生足下冬於錢水西處得讀大著趙商釋疏證曲暢旁通實足自伸其說鄙人於金石素未究心不敢強作解事惟於乙卯說篇稍參末議以顛項術易般術足下不以爲謬妄而節取之辱賜手書用意甚殷僕不勝知己之感矣然而尋釋之下終有未能釋然於心者輒以管見逐條辨論足下實事求是諒不以同異爲嫌也開元占經所載六術積年惟魯術有誤字無由其立法之根前引大衍術議一條不過證魯史未嘗改晦爲朔而足下謂十二月當爲正月正月當爲二月則其惑滋甚蓋上文文明云魯術

武陵山人雜著

四一

期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今推魯僖公五年入周術壬子部第四章首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則魯術合朔當在辛亥日之二百八十六分安得壬子爲二月朔乎足下據史漢二書謂秦用顛項術必在并天下後今考始皇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此史記文也而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則此時已以十月爲歲首

同是史記之文何以自相矛盾亦可見史文之不容過泥矣又引淮南子顛項元起甲寅較今法僅退一辰謂秦術之作距漢初不遠宜若可信然謂秦術必以甲寅紀元不知秦術用超辰乎不用超辰乎用超辰則上元不值甲寅不用超辰則太歲安得與歲星相應此鄙人所展轉推求而未敢深信者也竊疑秦術有距漢後入據其時之甲子通溯上元故自漢初言之則曰甲寅自漢人言之則曰乙卯大衍術論謂顛項術本起甲寅呂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距距以乙卯爲上元此求其故不得從而爲之附上年與錢水西書原屬一時興到之作故但推經朔不及閏月甚至莊襄王三年五月朔誤以壬子爲癸巳得尊札而覆勘之不覺啞然失笑然推是年歲首十月乙酉朔下戌小雪在朔後三十七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寅朔依法推至五月得辛巳朔二十六日丙午亦未嘗不與史記合也足下據二世二年後九月謂秦用顛項術其閏餘亦與般周術同此誠至當不易之論今更以史記考之二世元年入顛項壬申部六年歲首十月甲寅朔壬午小雪在朔後三十八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甲戌朔五日戊寅故史記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也二世三年入顛項壬申部八年歲首十月癸亥朔壬辰小雪在朔後二十九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辰朔依法推至八月得丁亥朔十三日己亥故史記云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也閏在歲終故小則必在十月然則秦昭王十九年正月辛巳朔逆推歲首十月癸丑朔丁亥小雪在朔後三十四日則歲前置閏而十月爲壬午朔依法推至九月得丁未朔九日乙卯而於趙爲九月者於秦爲十二月如此則無疑於兩文且與般術不謀而合戴東原謂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爲我勿以我之見自蔽故今之所推不欲苟同前說然顛項術與般術雖不甚相遠而戰國時之用般術亘古未聞不若顛項之略有根據也至小司馬秦不改月之說僕竊以爲不然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正改月春秋具有明文而詩三百篇之用夏正者不可枚舉然則漢初雖承秦建亥而賈生之賦淮南之書何妨仍用夏正史家敘事既改月數則所載詔書自應追改以從畫一古人文網闕疏夫亦何嫌何疑而乃援以爲不改月之證乎足下於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謂十爲七字之誤固無不可於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謂正月前當置閏則斷不可通夫秦法閏在歲終自古迄今並無異說續漢書律歷志安帝延光二年尚書令忠奏云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遠於帝典此漢人言秦事當得其真如以無中氣置閏則秦獻公四年入般術己酉部四十七年閏餘十八當閏十二月而正月辛亥朔安得有庚寅乎史記商祖紀不載五星聚東井事必班氏探他書補入故誤仍秦正僕非自護其前說也

於於三證外更舉一證古詩明月皎夜光篇上言玉衡指孟冬下言秋蟬鳴樹間秋蟬而在孟冬則孟冬爲建申之月非時月俱改乎文選注云漢之孟冬今之七月又云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是則上冬下秋不嫌岐異與七月詩前言何以卒歲後言曰爲改歲者其例正同幸更詳之方今歷學大明愈絕前代

武陵山人雜著

四三

惟經生不能知今而術家又疏於考古故中西之法無由融會而得其通... 又答席小米書

接讀手教辭氣和平不復堅守前說但先入為主未肯降心以相從耳... 而與董氏所輯已收入洪範篇安得臆斷以為出劉向五紀論也...

乙巳四月廿三日 讀冬至權度書後 劉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歲十一月乙酉冬至...

劉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歲十一月乙酉冬至... 江氏云一推此年冬至至二十一日十六小時五十二分四十一秒... 初刻四十五秒...

滿周天者十分為時約四小時定冬至在子正後十六刻有奇。論曰前以壬戌丁未二日之景各求其太陽實經度後求小輪半徑乃舍丁未而專用壬戌此大謬也。試以高衝距冬至度加丁未太陽平行得一宮五度四十四分四十八秒查日躔表加一度十三分二秒化四千三百八十二秒為一率。衡表兩心差三五八四為二率。丁未經度內減平行餘一度八分十八秒化四千〇九十八秒為三率求得四率三三五一七是兩心差古小今大與江氏之說正相反矣。天行有漸差而無倍差。豈容四十五日之中兩心差頓減百萬分之六千八百三十五即令江氏聞之有不啞然失笑者乎。

兩心差無驟增驟減之理則前所得之兩心差必非真數今試扶其病根則由高衝行之太疾也。當時高衝距冬至實未至十四度十六分而江氏強以十四度十六分算之壬戌平行在高衝前其距高衝之度差而少故均數視今表為多了未平行在高衝後其距高衝之度差而多故均數視今表為少均數多則兩心差大矣均數少則兩心差小矣其實高衝前行一分三秒之率積諸古測影響全無而欲用以推大明時之冬至不亦過乎。

高衝之有行分自西人始也然九執歷定最高在夏至前十度回回歷每歲高行五十八秒西法舊率止四十五秒至南懷仁增為一分一秒噶西尼增為一分三秒可見最高之行古遲今疾而江氏欲以一分三秒齊之此必不得之數也杜預云。應嘗順天以求合不當為合以驗天江氏之說可謂為合以驗天矣。今試以一分三秒之新率更增而多則壬戌日距高衝近而以均數求之其兩心差亦益大矣又試以四十五秒之舊率更減而少則壬戌日距高衝遠而以均數求之其兩心差亦漸小矣然壬戌之兩心差益大則丁未之兩心差益小壬戌之兩心差漸小則丁未之兩心差漸大何也。高衝移而前則前引數少而後引數多高衝移而後即前引數多而後引數少也無定若此將何所恃以為起算之端乎。

江氏意中先有兩心差古今小之說故壬戌景長可以附會者則用之丁未景長必不能牽合者則舍之是祖氏所測一誤一不誤而史志之文亦半可據半不可據也且既以丁未之測為不足據即當棄置不論復以西法推太陽實經度將何所用之一偏之中頓成矛盾豈非天奪之鑿與吾今日以口實哉。又輒以已意增損時差尤為異事夫時差有二升度差與均數差也依江氏算壬戌午正實行距冬至二十三度十四分距高衝八度五十八分於今法當減升度差七分廿四秒均數差一分十八秒丁未午正實行距冬至二十二度三十七分距高衝一宮六度五十三分於今法當加升度差七分十五秒均數差五分今江氏所推壬戌日減七分二十九秒丁未日加二分三十五秒升度差耶均數差耶抑升度差與均數差之併耶則皆無一合矣。

兩測實行距冬至之度略等故升度差亦略等其距高衝則前近後遠故均數差亦前少後多江氏所推正與算理相反何悖謬至此而反証統天之距差。雖差授時之百年長一皆為無理之法是身若侏儒而護防風氏為短小也夫以西人積候之多用算之巧猶曰定歲用最高差平歲用授時消分未敢棄右

法也江氏乃以無理之法証古人哉。

均數時差之多寡由距高衝之遠近而定也高衝誤則均數時差亦誤矣日半徑與視差之大小亦由距高衝之遠近而定也高衝誤則日半徑與視差亦皆誤矣。

然則大明五年之高衝當在何度曰凡距高衝前後之度等者均數亦必等亦壬戌丁未距冬至之度略等而壬戌均數二十餘分丁未均數至過一度可見壬戌日近高衝故均數小丁未日遠高衝故均數大也以此兩均數與兩平行比例求之得高衝之所在矣。

法以壬戌午正距建康冬至二十三度五十分四十五秒加升度時差七分廿四秒得二十三度五十分八分九秒太陽汎平行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一秒與實經度相減得汎均數二十一秒九分九秒乃以周天三百六十度與太陽一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之比同於汎均數與均數時差之比而得時差行三秒以加汎平行得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四秒為定平行以減汎均數得二十一秒六分六秒為定均數又以丁未午正距建康冬至二十一日十八小時五十九分十五秒加升度時差七分十五秒得二十一日十九小時六分三十分太陽汎平行二十一度二十九分與實經度相減得汎均數一度八分六秒乃以周天與太陽一日平行之比同於汎均數與均數時差之比而得時差行十一秒以加汎平行得二十一度二十九分十一秒為定平行以減汎均數得一度七分五十五秒為定均數。

平行與均數皆有汎有定何也高衝之所在未定則均數時差無從而知必以汎平行與實經度相較得汎均數然後可與太陽平行為比例而得時差行也若日半徑與視差雖因距高衝之遠近而殊而其差甚微可以不計故太陽實經度仍依江氏原數為省算云。

乃以前後兩定均數相併得一度廿九分一秒為一率前後兩定平行相併得四十四度二十二分五秒為二率前定均數廿一分六秒為三率求得四率十度三十一分即壬戌日距高衝度查日躔表減均廿二分五十三秒較古測多一分四十七秒又於壬戌定平行內減距高衝度得高衝在冬至前十二度二十一分五十四秒以加丁未定平行得距高衝一宮三度五十一分五秒查日躔表加均一度九分四十分亦較古測多一分四十五秒。

兩心差古今小西人言之鑿鑿而祖氏所測反小於今誠不可以理解然壬戌均數比今表少一分有奇故丁未均數亦比今表少一分有奇此無不可以理解者也如江氏所算前均數視今為盈而後均數又視今為縮則真不可解矣。

置此年高衝距冬至度加康熙甲子最舉行七度十分十一秒得十九度三十二分五秒以距算一千二百二十二除之得高衝歲行五十八秒與回極合。

又以高衝距冬至度查日躔表得加均二十六分五十一秒變時得十小時五十三分四十七秒以減建康冬至得二十一日六小時六分五十八秒在乙酉日卯正初刻七分當時以前後景折算子正後三十二刻冬至僅差七刻。

據前所算高衝已在冬至前十二度奇矣。而以前後景折算冬至所差亦不滿二小時。可見古人立法之善。不容毫髮誤。江氏所推高衝行度。既多一度五十餘分。而又妄增兩心差十萬分之四百五十一。遂謂祖氏所推後天十五刻矣。然史文具在。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乎。

江氏以地谷所用歲實。上放冬至。見其後天故增最卑行與兩心差以就之。而此條以西法通古測。尤其根柢所在。不意徵之算術。則最卑行反遲而兩心差反小。粉碎虛空。更無立脚處矣。善乎錢詹事之言曰。知其所以。而不強通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江氏於履算。非一無所得。惟於不可知者而強欲通之。故舛謬至於此極耳。余亦頗有此失。當以江氏為前車之鑒焉。

讀地球圖說後

噶西尼新法。謂太陽靜而地球動。人固是說。鮮不駭且惑矣。今按尚書考靈耀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三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居。舟行而人不覺也。十六。河圖緯亦有此文。文選注。鄭注考靈耀云。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季復正。自立夏之後。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至春季復正。蓋以最高為北游之極。最卑為南游之極。中距為東西游之極。既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不能旋轉而成圓形。而鄭言四季復正者。以其界於高卑中距之中。前後各四十五度耳。故言北游之極。則曰升降極下。在地為極下。在天為最高也。言南游之極。則曰升降極上。在地為極上。在天為最卑也。言東西游之極。則曰升降正中。於高卑為適中者。實行與平行等也。鄭注考靈耀又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當正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而下。天。此條專言升降。不言四游。而實與四游之義。互相發。錢竹汀援以為日行高卑之證。其說良是。特不知所謂升降者。升降於日輪之四周。而徒以近日為升。遠日為降。故於四游之說。不能無疑於心。而竟置不論。今具列其說觀之。知新法實本緯書。而人在舟中之喻。尤為若合符節。古人可作。當有相視而莫逆者矣。或曰。新法言地球自西而東。右旋一周而為一歲。今四游之序。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則是左旋也。二說何以能合為一乎。曰。以地球靜。太陽動觀之。太陽固右旋也。則說太陽靜而地球動。亦必為右旋無疑。而四游之說。乃類於左旋者。蓋以日行盈縮言之也。普天下人皆以近日為南。遠日為北。冬至地距太陽極近。則角度大於積度。而實行疾於平行。是為南游之極。冬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遠。其疾漸減。至於春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疾之多。正在春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之東。二度有奇。為疾差之極大者。故春分為西游之極也。夏至地距太陽極遠。則角度小於積度。而實行遲於平行。是為北游之極。夏至後地距太陽以漸而近。其遲漸減。至於秋分而升降正中。則實行與平行等。然而積遲之

多。正在秋分。人從地面測之。則見太陽在平行之西。二度有奇。為遲差之極大者。故秋分為東游之極也。蓋就每日之實行言之。則二分與平行同。而二至之盈縮極大。故以二分為升降正中。而二至為升降上下之極也。統前後之積差計之。則二至為盈縮起算之端。而二分之積差極大。春分疾差二度奇。太陽在平行東。則地為西游之極矣。秋分遲差二度奇。太陽在平行西。則地為東游之極矣。然則新法與古法同。平。曰亦不同也。新法恆星終古不動。而古法星辰亦有四游。則古法為尤善矣。恆星距地雖遠。然謂太陽不動。而地球行乎四周。以地半徑計之。距日最遠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最近二萬一千六百廿六。夫以四萬四千倍地半徑。而加減於恆星天距地之數。則必同一時。而某方視某星較近。某方視某星較遠。又必同一地。而某時視某星較近。某時視某星較遠。安得均無遠近。而地上地下各六宮乎。古法星辰四游。竝與地同。故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而太陽終古不動。地旋轉於本心。復循環於本輪。因有晝夜水短冬夏盈縮之異。前人皆以誕妄警之。即梅製成亦謂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少見多怪。真緯書之一厄矣。王述庵歷舉緯書之有裨於經者。謂其原本聖門。非後人所能臆造。余論新法而有取於四游升降之文。竊以王說為不可易云。

讀外臺秘要書後

此書成於天寶十一載。王冰注素問。未出也。而引素問卷數。與王本同。蓋後人所妄改。引靈樞經稱九卷。與甲乙經及傷寒論序合。引甲乙經有庚卷第七。又有辛卷第八。疑甲乙經原止十卷。以十十分題。後人以其文繁。乃析為十二卷。然皇甫濬自序亦云十二卷。則不可解矣。引傷寒例三條。直稱王叔和蓋唐以前人。皆知此篇為叔和作。未嘗混入正文。成無己不分朱紫。一概為之訓釋。後人放之。不詳指插與回護。兩無當也。引金匱要略。竝稱傷寒論。可見其時傷寒金匱未分為二書。仲景自序。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卒即雜之壞字。止稱傷寒論者。省文耳。非謂其書專論傷寒也。但序稱十六卷。而外臺所引有十八卷。則唐人所見。已不能無雜析增加之失。流傳至宋。又取其論雜病者。別為金匱要略。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十八卷之原次。不可得見。今以外臺所引彙而錄之。第二卷桂枝湯。乃太陽方。凡言其經某經。道以外者。治也。第三卷麻黃湯。葛根湯。並太陽方。小柴胡湯。小建中湯。並太陽轉屬少陽方。第四卷大陷胸湯。及丸小陷胸湯。半夏瀉心湯。大柴胡湯。柴胡桂枝湯。文蛤散。白散。並太陽誤治逆方。第五卷大承氣湯。茵陳蒿湯。豬苓湯。並陽明方。第六卷半夏散及湯。真武湯。並少陰方。乾薑黃連人參湯。乃厥陰方。瀉心湯。乃孤感方。第七卷葛根黃連湯。乃太陽轉屬陽明方。第八卷甘草乾薑湯。炙甘草湯。並肺痿方。第十卷調胃承氣湯。白虎加入參湯。並太陽轉屬陽明方。第十一卷桂枝附子湯。附子白朮湯。並濕證方。第十四卷諸葛黃連酒湯。小半夏湯。五苓散。茵陳五苓散。大黃消石湯。梔子大黃湯。消石礬石散。並黃疸方。黃蘗芍藥酒湯。桂枝加黃蘗湯。並黃汗方。第十五卷大龍甲煎。小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牡蠣散。蜀漆散。並瘧證方。烏頭赤石脂丸。桂心生薑枳實湯。並心痛方。大烏頭煎。抵當烏頭桂枝湯。當歸生薑羊肉湯。柴胡桂枝湯。並寒疝方。橘枳實湯。枳椇湯。白白酒湯。枳椇湯。白半夏湯。並胸痺方。第十六卷理中湯。亦胸痺

方柏葉湯黃土湯吐血方小半夏湯也與十四方同謂半夏加茯苓湯生薑半夏湯小橘皮湯豬苓散四逆湯大半夏湯黃芩湯吐方第十七卷百合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龜子湯百合地黃湯並百合方理中湯附子粳米湯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並霍亂方第十八卷小青龍加石膏湯越婢加半夏湯並肺脹方桔梗白散乃肺癰方其卷一卷九卷十二卷十三卷未見徵引大約十卷以前即今傷寒論文十一卷以後即今金匱要略文惟狐惑肺痿二證則於六經之中不知何義諸方亦或顛倒失次疑傳寫有誤字耳宋王洙在館閣於蠶簡中得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尋傷寒中論雜說下載各方則其時猶未分為二也林億校金匱要略序云所論傷寒文多前略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舊名蓋傷寒雜病之分自此始矣仲景原書先以六經提其綱次以諸證詳其目傷寒中兼有雜病雜病亦不外於六經外臺所引彼此參錯不復可分深得仲景立言之旨林億等截分為二祇覺傷寒論中之文支離重複而不適於用蓋古書之不可擅改也如是明人校刻外臺秘要乃於方下附注云此金匱要略方非傷寒論方閱之令人失笑彼於醫籍源流茫然不解乃敢妄下雌黃亦異事也首卷引陰陽大論文二百餘字與傷寒論同蓋唐時此書尚存故王冰取以補素問之缺今自運氣七篇外僅存此篇其可實為何如喻嘉言程郊倩集矢於王叔和乃并其所引陰陽大論而疑之錢天來等至解內經冬傷於寒為冬傷寒水之藏且謂寒邪凜冽中人即病非若暑濕之能伏處身中不思內經論溫病則言冬中于風寒氣藏于骨髓之中矣亦得以冬傷寒水之藏釋之耶醫家好以臆見詭經無罪耶書燕說一線讀書不虛兼亦無書可讀唐以前醫書存者僅十餘種多脫誤外臺所引如小品方經心錄延年秘錄古今錄驗崔氏深師許仁則張文仲刪繁廣濟備急救急近效必效諸方今已亡佚殆盡脫簡遺字無從是正安知數百年後不并此書而亡之也近孫淵如頗好古書取十七卷所引素女經四季補益方刊入平津館中不知三十四卷尚有素女經八種方失于採錄可謂疏略之甚時下醫流舍本逐末求如淵如者而不可得矣與言及此為之慨然

讀浙江圖考書後

此書據班志以釋禹貢兼探說文水經注鄭康成郭景純諸家之說六通四關殊塗同歸其於三江下流考之詳矣惟初學記引鄭康成說以江漢彭蠡為三江則直斥為偽文夫類書展轉援引安必無誤鄭氏尚書注已不傳徐堅所引又鄭孔並稱何必不在存疑之例然即導水經文反覆尋繹覺其說之掣然有當于心縱令此注不出康成自足信今而傳後況唐人所引去古未遠者乎何則經于蟠家導漢之下明言東為北江岷山導江之下明言東為中江是北江屬漢中江屬江經有明文矣南江雖不見經而導漢云東匯澤為彭蠡導江云東迤北會于匯則南江原委亦已了然鄭注以彭蠡為南江者就其上流言之又以東迤為南江者就其下流言之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諸家以江漢彭蠡釋三江本不誤誤在不知下流之分為三而謂三江同為一江以入海故蘇氏有味別之說程氏有一江三名之說而近世胡鼎明直謂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則與經旨大相違矣若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為

三孔東入海以班志證之漢在江北故其下流至毗陵入海者地亦在北而謂之北江彭蠡在江南故其下流至餘姚入海者地亦在南而謂之南江江在漢與彭蠡之中故其下流出無湖至陽羨入海者地亦在中而謂之中江始則合三為一繼則分一為三辨方命名確不可易阮氏徒知既分後之三江而不知未合時之三江則經文以北江中江分隸江漢之義何自明乎彭蠡亦有上游非專賴江漢之匯以成其澤朱子辨之甚詳阮氏謂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界若鴻溝終於不迺文理蓋經序漢水自當以漢為主但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則彭蠡之匯明是江漢共之矣不成云南入于江東匯江共匯澤為彭蠡然後為明白耶東迤者南江也北會于匯者南江與中江會于匯澤也雖兼南江而實以中江為主今以辭害意直以南江為岷江之下流則下文東為中江入于海何以不及南江豈經文有疏漏處耶錢氏三江辨云漢源於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於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其失正與此同皆由攬葉鄭注而不知彭蠡之為南江耳考之南史王僧辨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濠口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贛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豫章水之為南江歷有明證非鄭氏一人之私言彼好為異論者可以廢然返矣又禹貢三江雖言人人殊而松江自震澤東北入海古今不開改流阮氏泥于班志南江在吳南之文謂中江必在吳北尤為膠固之甚凡曰笠澤曰松江曰吳江曰松江皆禹貢之中江也阮氏以南江出湖折趨越之水當之則併松江之名而移于浙微之古籍無一合者原其意不過謂禦兒以北已非越地越之伐吳不應遽至中江耳然春秋時去古未遠雖曰尋干戈而邊境漫無防禦齊莊公之伐晉也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而還晉于其還也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而平日之守備無有也吳闔閭之入楚也舍舟准酒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司馬成議塞大隧直轄冥阮以邀其歸路而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此等險要之區猶且安然弛備敵兵如入無人之境況越之伐吳由南江沂流而上至于中江固甚易事耳笠澤之戰國語明言吳王軍於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可見此江自西而東非自北而南也今乃指為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顯與傳文不合中江既為吳越交兵之處則在吳南而不在吳北理亦甚明而阮氏必欲反之吾不知其何說矣至陽羨以西漢魏時已多滙塞故水經河水篇有北江南江而無中江郭氏之說雖不殊於班志而以北江為岷江中江為松江已與導水經文違異蓋是時中江之流不絕如綫遂以北江為大江之經流其後中江南江皆不與大江相屬三江僅存其一而古書多不可通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直謂三江合為一江入於海此就當時水道言之原無錯誤特不當據之以釋禹貢耳嗚呼岷江之為中江經文甚明而魏晉後移其名於北江阮氏又移其名於南江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也吾松之人無不知有松江語以松江即大江之經流未有不駭且惑者明教敬謂天下少讀書人非妄語也

讀周髀算經書後

此書廢棄已千餘年雖以梅定九戴東原諸公竭力表章而終不克大明於世者以其所言周徑里數皆非實測故也今按經文首章即云筭以寫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為筭也青黑為表丹黃為裏以象天

地之位。而七衡圖後又云。凡爲此圖。以丈爲尺。以尺爲寸。以寸爲分。分一千里。凡用緡方八尺一寸。然則經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非其真也。天本渾圓。而繪圖之法。必以視法變爲平圖。既爲平圖。則不得以北極爲心。而內衡環之。中衡環之。外衡又環之。夫外衡之度。本與內衡等也。而自圖視之。則內衡之度。最小。中衡稍大。外衡乃極大。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一也。三衡之度。猶不同。繪圖之法。必核其實。若以中衡爲主。而齊之。則內外衡之度。多寡不均。且奇零難盡。故必變度數爲里數。而取數始真。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二也。中衡距北極九十一度。三一本爲周天四分之一。而自圖視之。半徑六十度。八七僅得周天六分之一。惟內衡距北極六十六度。七五與半徑略相近。故中外衡距極里數。並以內衡度法起算。此其出於不得已者三也。然半徑六十度。五〇而內衡距北極六十六度。七五兩數相差五度。二九乃以黃赤二極聯爲一綫。於此綫上距北極五度。二九指一星以爲識。命曰北極璇璣。一晝夜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恆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此借象之第一根也。當時實測內外衡相距四十九度。九二半之得二十四度。四六即黃赤大距。加璇璣距北極五度。八八得三十一度。四三消合周天十二分之一。夫中衡距北極。本周天十二分之三也。而中衡距內衡。又爲周天十二分之一。則內衡距北極。必爲周天十二分之二。而與外衡距內衡之度相等。此借象之第二根也。里數之根。無所取之。乃於王城立八尺表。以測日景。夏至正午。正一尺六寸。冬至正午。正一丈三尺五寸。其較爲一丈一尺九寸。即命十一萬九千里。爲外衡距內衡數。亦即爲內衡距北極數。此借象之第三根也。乃置十一萬九千里。得二十三萬八千里。即內衡徑三之得三十五萬七千里。即中衡徑四之得四十七萬六千里。即外衡徑以度命之。內衡距北極六十度。八七。內衡距中衡。中衡距外衡。各三十度。四三。若與實測不符。而中衡距北極九十一度。三二。內衡距璇璣北極六十六度。七五。外衡距璇璣南游百十五度。七六。皆與實測所得。不約而同。且黃赤極並無象可見。今以璇璣表之。可以測北極之高下焉。可以得黃極環繞北極之象焉。可以明天左旋日右旋一歲而差一周天焉。嗚呼。可謂巧之至矣。但其理隱于法中。而未嘗明言其故。自趙君卿以下。隨文衍義。未有能闡其微者。戴東原直指北極璇璣爲黃極。則璇璣徑二萬三千里。而內衡距外衡十一萬九千里。判若天淵。何可混而爲一。錢竹汀以璇璣爲近北極大星。似矣。而以十一萬九千里。爲內外衡相距之實數。則黃赤大距三十度。四三。亦振古未聞之異說。皆由不知周牌爲繪圖之法。且其圖爲借象而非實數。故耳。余於是書。蓋嘗展轉思之。而不得其解。後閱西人渾蓋通憲。見其外衡大於中衡。與周牌合。而以切綫定緯度。則其度中密外疏。無一等者。乃恍然悟周牌之圖。欲以經緯通爲一法。故曲折如此。非真以地爲平遠。而以平遠測天。如徐文定公所謂千古大愚者也。況地圖之理。經中已不啻三令五申。安得復生異說。故爲此論。以明其故云。

讀山海經

海外自東北。至西北。障者。東西二字當互易。下文敘次。皆自西而東。非自東而西也。淮南地形訓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跋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其次第與山海經正相反。益見

經文東西二字。爲傳寫之誤矣。海內西經東胡下四節。當在海內北經舜妻登比氏節之後。東胡在大澤東。即蒙上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之文也。海內北經蓋圖下九節。當在海內東經鉅燕在東北。障之後。蓋圖在鉅燕南。即蒙上鉅燕之文。而朝鮮。蓬萊。並在東海。亦灼然可信也。海內東經國在流沙下三節。當在海內西經流沙出鍾山節之後。上言流沙。故接流沙中外諸國。下言昆侖。故繼以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脈絡連貫。更無可疑。不知何時三簡互誤。遂致文理斷續。地望乖違。今爲移而正之。豈似天衣無縫。作者有靈。當驚知已于千古也。

讀研六室文鈔書後

以東房西室爲燕寢之制。自不可易。但謂大夫士正寢亦左右房。則襲陳李諸家之說。未敢信以爲然。何也。士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士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蓋無東西左右之名。諸家惟據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謂大夫士亦有右房。又據鄉飲酒禮。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謂有左房。東房則必有右房。西房遂疑鄭說爲誤。然按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鄭注。館者必於廟。是大夫士之右房。在廟不在寢也。王制有寢不踰廟之文。則寢之制。應設於廟。且鄭氏固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者。而於聘禮。退負右房之下。不置一詞。亦以廟有兩房。上下所同。不待言而可解。疏謂於正客館非廟。故有右房。此欲求合于東房西室之制。而不知顯與鄭注違也。鄉飲酒禮行於序。序饋食禮行於廟。皆不得檢之以說。正寢釋宮室。室有東西。廟曰廟。無東西。廟有室曰寢。廟有東西房。故有東西。廟寢。東房西室。則無東西。廟此即大夫士寢廟不同之明證矣。諸家因廟命路。寢有西夾。乃以釋宮。寢爲廟後之寢。竊謂廟命西夾。自是天子之制。與大夫士不同。鄭氏固云。人君左右房矣。釋宮。廟與寢對。對不可以廟寢釋之。昏喪禮。凡在寢者。豈不言夾室。既無夾室。則亦無廟名。惟士喪禮。主人降。屨經于序。東注。曰。序東夾。前此鄭氏偶失檢。當云東室。自賈疏不明寢廟之異。妄生臆解。致陳李諸家聚訟紛紛。迄無定論。今謂正寢左右房。燕寢東房西室。是又得其一而失其一。求之鄭注。無有也。求之經文。亦無有也。請還質之。胡公同里。顧君尙之。居與吾家隔一牛馬地。君幼以神童稱。補博士弟子。後。奮志古學。子家故多藏書。君時來求借。子總角時。嘗見之。盈尺之書。挾去數日。即還。輒言書中大旨。及利鈍所在。歷歷如指諸掌。於歷算。醫術。尤博通精義。會從父通守公。校輯山閣叢書。及指海。君實佐成之。凡十餘年。晚歲造詣益進。著作等身。詳其張君所撰別傳。成豐辛酉。遭亂奔走。家門多故。鬱鬱病沒。所著推纂輯帝王世紀。通守公嘗爲之序。刊於指海第六集。九數外錄。刊於上海製造局。禹貢便讀。刊於家。其推步簡法三種。近爲從孫潤道。潤功所刊。餘皆未刻。哲嗣漱泉。明經。藏於家。每咄咄以散軼爲慮。予謂豐城之劍。和氏之璧。必無久掩之理。第願晦自有時耳。此卷乃君雜著文字。亦張君所編。雖吉光片羽。而其學問本末。已可概見。茲補刊於叢書之末。世有好奇之士。羅其全帙。而授之梓氏。以爲顧氏一家言。誠儒林之鴻寶也。因并以張君別傳。棄之。寶之。錢培名跋。



聚星札記

尚銘著

聚星札記

南昌尚銘著

聚學軒叢書第五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漸卦上爻

巽疑漸卦上九鴻漸于陸陸字當是阿字之訛蓋在彼中阿樂且有儀曹我詩用韻如此後漢

御纂周易折中已疑陸當作阿矣若改陸為達則宋人無根之說也

爻辰為星命所祖

或問鄭康成爻辰窮曰其法皆取應爻相衝如陽爻則初九辰在子與九四辰在午九二辰在寅與九五辰在申九三辰在辰與上九辰在戌皆順衝也陰爻則初六辰在未與六四辰在丑六二辰在酉與六五辰在卯六三辰在亥與上六辰在巳皆逆衝也又陽爻則初九九三九五申子辰為水九二九四上九寅午戌為火陰爻則初六六三六五亥卯未為木六二六四上六巳酉丑為金皆為言星命者所祖至初九子宿直虛危初六未宿直東井之類則王應麟惠棟皆轉詩禮注而成書

燕燕詩

燕燕之詩佳處在前三章蓋詩以聲為用若無此三章則不成聲詩矣至末章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乃文章門面語詩人寒暄語如李陵所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蘇武所謂

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亦此意也朱子極稱末章未免為古人所欺

商頌為宋詩

或問國語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則商頌明係商詩而韓詩章句與宋世家乃言美襄公之詩何也案宋每稱商見于左氏內外傳及莊列諸子則宋詩固可稱商頌襄公即位在魯僖公十年故商頌次周魯之後若果為商詩孔子不應如是倒置也又周以前有荆無楚而頌乃有奮伐荆楚之文蓋宋義與魯僖曾會齊桓公伐楚故魯頌言荆舒是懲商頌言齊伐荆楚似同時語正考父校頌于周者蓋就太師父正其篇章以合音樂猶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也自小序改校為得而頌遂為商詩矣但服虔以正考父為弗父何曾孫則仕戴武宣之世在襄公前七十餘年疑古人名字多同宋有兩正考父故世家謂襄公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作頌以美之也

鼓鐘詩逸句

孔穎達曰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也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錄案後漢書陳禪傳永寧四年西南犍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鼻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于庭禪大言不宜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誅任朱離章懷太子注詩小雅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箏以篥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平于雅者以其入聲音及箏不借差也周禮鞀鼓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鞀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孔穎達知韓都人士首章之逸詩而鼓鐘逸句初無一言蓋穎達混于經而疏于史往往如此

夏有破斧之歌

時文言夏有破斧之歌此本呂氏春秋沈約宋書亦會

引之昔夏后孔甲田于東陽賁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椽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賁音

朱子推古文尙書

朱子既疑古文尙書乃其所推尊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等語皆古文尙書夫古文為晉人偽撰確有明徵朱子乃不加考證且語類極推其語反詳于伏生之今文即潘若文明溫恭允塞得于大航頭者亦細為剖析豈東晉六朝人所作果勝于唐虞三代之書耶又宋儒好言性而唐虞夏商乃無一人言及性偽古文有若有恆性一語豈周以前皆不識性耶蓋性者生之質言道不言性可也

坊記

坊記子思所作也三引春秋而兩稱曰魯必皆魯史之舊文其言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乃記者偶遺魯字也不稱喪者不書葬也或謂越通中國最晚定公十四年允常卒不書未赴于魯也句踐卒在春秋後何緣得書越喪楚越並稱不考之失不知春秋雖終獲麟魯史未嘗絕筆也王傳載魯子思卒于句踐之後見魯史不書其喪故以楚越並稱也或謂子思何以不稱家學而稱國史不知緇衣亦子思所作其中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乃孔子所刪之詩今不見于三百篇著書垂教豈必私其家學耶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益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記與錄案舊唐書引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于思于文選注兩引

編衣篇中語亦云子思子蓋漢書載文志儒家有子思
二十三篇其時禮記雖編于小戴編衣與中庸表記坊
記必互見于二十三篇故沈約與文選注所言如此程
子時舊唐書久出子思子未亡何以皆不考也列蘇以
公孫尼子所作
亦失之不考

釋榮禮先師

書院尊經閣祀先師每年丁日祭先聖學官兼祭之其
禮甚非學子疑之銘謂周禮大雩注疏學子初入學必
釋榮禮先師但釋榮禮輕故不及先聖榮禮繁芹菲之
屬

有子言孝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蓋爲當時士大夫陪臣作亂者
而發言人之好作亂由于不孝弟孝弟則犯上者鮮況
作亂乎是以君子務本講學家皆不識其意

貧而樂道

論語貧而樂道記作貧而樂道鄭康成謂志于道不以
貧爲憂蓋自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于是
疏水曲肱孔子樂在其中草瓢陋巷顏子不改其樂古
聖賢安貧樂道大都如此非別有不傳之秘以俟學者
推尋也乃程子謂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朱子以其引而不發不敢妄爲之說後來講
學家遂虛摹默揣各思得孔顏之樂聖賢實學幾如佛
老隱僻之虛機不可究詰矣要皆傳論語者偶遺一道
字啟之也然朱子注賜之貨殖謂子貢不如顏子之安
貧樂道又何嘗不申明其義哉

止宿問津處之說

史記魯哀公四年孔子自蔡如葉俄去葉反于蔡長沮
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他日子路行遇荷蓑丈人據
此說則沮溺丈人必皆遇于楚蔡之間今之葉縣在舊
縣北三十餘里乃有止于路宿沮溺耦耕子路問津諸
傳則在楚鄭之間矣然徧考諸書孔子未嘗自楚至鄭
也

兩雅以觀于古

大戴禮記小辨篇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盧辯注
爾雅也謂依于雅頌今人乃以爾雅爲釋訓詁之爾雅
然觀上文循弦以觀于樂足以辨風矣則盧注爲得
說文多疏漏

說文不載劉銘

說文不載劉銘劉銘亮愈諸字蓋一家之學自不能辭疏
漏之咎而今人乃以銘代劉名代銘俾代劉諒代亮愈
代愈然漢姓只言卯金刀不聞卯金田且漢相如武侯
唐儒如呂蒙豈皆不識字而乃以俗字爲名耶

七十二弟子畫像之說

漢光初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見
後漢書蔡邕傳又曩客揚州見洪适隸釋亦載有七十
二弟子畫像婁澗筠明府有七十二弟子畫像手卷予
曩見于汜水然衣冠書卷皆漢後制度與隸釋所載不
同

汜水再伯牛廟

汜水再伯牛廟
銘巽答汜水見縣志有再伯牛廟問之要謂筠明好言
其廟猶存案鄭康成以伯牛爲魯人不應有廟在鄭即
或從孔子至鄭亦不應有廟在鄭北鄙考左傳魯成公
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次于伯牛杜注伯
牛爲鄭地則此廟必因地名而設祀

漢書高祖紀二則

此紀較史記詳密得體如二年立漢社稷後增入施恩
德賜民爵一段四年增入八月初爲算賦一段五年增
入下令封王赦民一段又增入尊王后日皇后一段又
增入五月之詔十一月增入二月省賦之詔及求賢之
詔五月立南粵王之詔十二月增入三月之詔結以高
祖不修文學一段總序其規模之宏遠尤爲收束嚴密
後史多仿其體

史記僅言高祖姓劉氏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不言

其祖何人出于何系班固作贊乃引向之言斷爲出
于唐帝祖爲豐公然使向言果確司馬遷在向前六十
年何以不知不載耶左傳言其處者爲劉氏贊據此說
遂附會到向定高祖出于士會不知此句爲漢儒插注
以媚世孔穎達曾言之銘考春秋之時周畿內有劉邑
王卿士有劉擊劉卷見于左傳安知非劉氏所出何必
引荒遠難稽之劉累以附爲唐後耶

陳留國

晉武篡魏封曹奐爲陳留王後宋武篡晉陳留王虔嗣
與勸進齊高宗宋陳留王粲亦勸進開五月乃省陳留
國總計陳留之國歷二百十六年乃廢異哉奸雄之流
譯長也建元元年八月省陳留
國書不載南史有之
南北史儒林文苑傳序

南史儒林傳序

南史儒林傳序云自兩漢登賢咸資經業時荀頌筆處
之徒雖讓創制未能移風易俗銘案遺虞皆晉人時字
不通當改爲後字又北史文苑傳序云太和在運親情
文學固已頡頏漢徹跨躡曹丕

高宗純皇帝改漢徹爲漢武深斥其非銘案北史此言

乃因魏書之原本未能改算蓋文人輕薄之積習也

薛仁貴

新唐書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
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材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
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蓋圖功名自顯富貴還鄉葬
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會郎將劉君印爲
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首馬鞍賊皆攝伏由是
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
十二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
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白標顯持戰鼓馳兩弓呼而馳
所向奔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嗟異授游擊將軍
師還帝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將還右領中郎將
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元武門仁貴登門大呼
以警宮內帝乃免後以連破高麗契丹功拜左武衛將
軍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

古善射者穿七札脚試以五甲射馬仁貴一發洞貫帝
 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眾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
 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轉討積北又擒偽葉護兄弟
 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
 關九姓送錢以取所部為妾多納賂遺為有司劾奏以
 功見原後與高麗戰斬敵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
 進攻扶餘拔其城威震遼海詔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鏖
 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咸亨
 二年吐蕃入寇命為還婆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擊之
 以郭待封違節度敗于大非川詔原死除名後坐事貶
 象州赦還帝思其功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
 代州都督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謂仁貴沈象州死
 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失色遁去因進擊大破之
 承淳二年卒年七十子訥朔方行軍大總管訥子暢朝
 散大夫訥弟楚玉范陽節度使楚玉子嵩昭義軍節度
 使嵩子平河中絳陽節度使平子從左領衛上將軍始
 仁貴所見之張士貴號州盧氏人彎弓五百斤左右射
 無空發大業末盜剽城邑人號忽律賊高祖招之降累
 從征伐有功授號州刺史貞觀七年為冀州道行軍總
 管破反獫獫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
 報國者不顧身于公見之果還左領軍大將軍卒

楊業

楊業大原人初事漢劉崇為義子改姓名為劉繼業官
 至建雄軍節度使及宋太宗下太原業來降復今姓名
 以其老于邊事素為契丹所畏由鄭州刺史遷代州兼
 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太平興國五年二月領麾下數
 百騎出鴈門北口破契丹兵十萬殺其驍馬蕭咄咄自
 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入號楊無敵雍熙三年副
 潘美北征以蔚州刺史王侁順州刺史劉文裕監其軍
 連破四州及曹斌失利契丹國主蕭太后領眾十餘萬
 至業欲避其鋒侁與文裕以為怯業憤而獨出語美駐
 兵陳家谷口以為援及業與契丹戰侁引兵遽離谷口
 美不能制業敗還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子延祚延

訓延瓊延彬延昭人呼延昭為楊六郎官至高湯關副
 都部署孫文廣官至步軍都虞候業父信仕漢為麟州
 刺史俗傳業父為楊衮不知衮乃契丹將遼史名耶律
 敵祿曾與周世宗戰于高平

明史李時勉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
 桶中誦讀不已中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由刑部主
 事改翰林侍讀洪熙元年以言事下錦衣衛獄宣宗即
 位已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朕震怒命使者縛以
 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入見
 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
 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罵先帝疏何語趣言
 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諫閣中不宜近如嬪皇太子不宜
 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
 曰臣性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難言爾草安在
 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比
 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獲冠帶立階前矣旋遷侍讀
 學士帝幸史館赦金錢賜諸學士皆悅取時勉獨正立
 帝乃出餘錢賜之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
 院事兼經筵講官六年代貝泰為祭酒與南京祭酒陳
 敬宗皆以善教得士心時號南陳北李

陶魯傳

弘治四年總督秦紘遣平德慶搖進湖廣右布政使魯
 言身居兩廣官以湖廣為名事體未便乃改湖廣左布
 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領山嶺西道事入稱之為三廣
 公 魯初為丞年纔弱冠知縣王重勉之學重故老儒
 魯遂請教弟子禮每晨授經史講解而後視事後重卒
 官魯教長如父禮且資其二子又敬事名儒陳獻章獻
 章亦重之宋陸秀夫張世傑盡節崖山未有廟祀特為
 建祠請祠額賜名大忠嘉靖初魯沒三十載矣新會人
 思其德頌于朝賜祠祀之

明史無孫嶺傳

孫嶺字月峯文好奇麗雖官至尚書當在文苑傳及魏

明史孫嶺傳云嶺自有傳然並無專傳

大學士李東陽生日鐸為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其門生
 也相約以二帕為壽比檢荷亡有徐曰卿有饋乾魚者
 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東陽喜為
 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

躬耕南陽

諸葛公自言躬耕南陽而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
 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見諸葛亮案續漢
 書鄧國志鄧縣屬南陽郡襄陽縣屬南郡雖皆荆州刺
 史所部亮果躬耕襄陽不應案稱南陽然考習靈齒與
 桓祕書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則又襄陽為有據而今
 南陽縣西之臥龍岡乃後人說傳也

僧元英求佛經

僧元英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深于經典辨
 博出羣病翻譯多訛謬員觀初隨商人往西域廣求異
 本參驗之所在必為講解論難蕃人感尊伏凡居十七
 年經百餘國悉解其語仍采山川諸俗土地所有撰西
 域記十二卷至十九年到京朝見太宗大悅與之談論
 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宏福寺翻譯仍勅房元齡
 許敬宗廣召沙門碩學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在東
 宮為文德皇后追福造慈恩寺令元英往往顯慶中又
 取前項經令宰相學士等潤色凡成七十五部上之後
 以京城禮謁人眾勅移于宜君山故玉華宮翻譯卒時
 年五十六歸葬白鹿原士女送者數萬事具舊唐書明
 人因此遂為那說以誣民

淮南盜

淮南盜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為張叔夜擊敗而
 降後皆無表見惟關勝為劉豫殺于濟南宋人真聖子
 乃為宋江等作贊周密遂全載于癸辛雜志元人因演
 為水滸傳明開篇誣陷東林又取其名就為點將錄皆
 妖言惑眾不可使子弟寓目也

許舊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許晉城在州治東北四十里錄案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北征記曰繁昌城在許之南七十里今州治南三十里有繁城則與彙纂七十言之合而州志乃言今州城即舊操所築誤矣

中牟非古趙地

趙為漳河間一都會今之中牟春秋屬鄭戰國屬魏趙耿侯斷不能越魏而徙都于此佛肸之畔亦斷不在此乃班固既不諳地勢而蔡邕自陳留赴洛作述行賦亦云厯中牟之舊城憎佛肸之不臣何也蓋而釋中牟則疑

天龜

天龜次名子為天龜一名元枵從須文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龜國語武王伐紂星在天龜星辰星也謂月在須女伏天龜之首也又言姬氏出自天龜則以王季之母太姜逢公伯陵之後殷時封于齊齊地屬天龜也然徐州鳩論七律而牽合至此柳州以為誣武王

姪姓

許多姪姓土人讀曰緝字書雖言有此姓而無此音亦不詳所出鎔案明史何孟春傳嘉靖時有戶部主事姪据以爭大禮受廷杖但不知姪珣何許人明史無傳

紉音杏

邵遠平元史類編元太祖九年六月金紉軍反眾推斬答為帥遣使乞降也凡二十五部族錢少詹答袁太史書乃讀紉作管音不知引此又太祖十八年初置遼魯花赤監治郡縣注釋言掌少管引王圻國言荷包壓口之說亦遺此注鎔案元史類編與其祖宏簡錄義例頗舛故不為

岐陽石鼓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采然此二注則甚明確矣岐陽石鼓李賢後漢書鄧騭傳注引其重言之字以證元元封氏聞見記有石鼓一條而其說亡闕韋蘇州以為周文王時物韓昌黎以為周宣王時物然使果周鼓不應自周至隋無一人言及至唐始顯于世也金馬定

聚星札記

國嘗考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鎔案周書太祖紀宇文泰再狩于岐陽定國之言良是因據以作歌乃元陸友規北雜志據元魏射銘碑刻以駁定國不知碑刻多贗鼎且其詞僅言岐陽春再亦未見見其引石鼓詩也

許人祭城隍神

許州城隍神每年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三出北關受祭鎔案明史禮志明人以此三日祭屬許人祭城隍神即祭厲之遺意與

相夫氏之墨

韓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墨分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鎔案馬總意林及高似孫子畧相夫皆作相芬未知孰是

陳獻章識鄭康成

明儒講學尚元虛自陳獻章始其詩有曰莫怪老僕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夫真儒固不在著述然而康成之著述雖朱子亦屢稱之獻章不能宣究反加詆毀母怪後來小學之橫行也明史儒林傳序云有明諸儒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西門行改為五言古

古詩生年不滿百一首本漢人西門行古詞其詞有三言五言七言分為六解見沈約宋書樂志梁人刪為五言以入文選宋竹垞謂西門行見玉臺新詠鎔案玉臺新詠十卷並無此詞

李元寶文詞

李元寶自謂以意到為詞詞訖成章陸希聲稱其尚于詞故詞勝其質鎔案其文六卷大率矜詞氣而短意味不耐含咀其時呂溫頌狄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斬白蛇劍贊無此警拔也

杜樊川詩注

樊川詩舊無注釋近日桐鄉馮集梧始注四卷而外集

別集則畧之昔其父浩獨一生之力注玉鑿生詩三卷博洽精詳不媿鄭箋之目乃集梧序樊川詩注謂注詩之難昔人言之自孟子有知人論世及以意逆志之說而奉以從事者不無求之過深茲故第詮事實以相參檢而意義所在畧而不道推集梧之意似以父之玉鑿生詩詳注為求之過深者然浩注雖頗穿鑿而集梧此注則近乎孤陋如感懷詩伍旅拔雄兒夢卜庸真相上句用三國志鄧艾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下句用漢書匈奴望見王商曰真漢相矣注但詮釋上四字而雄兒真相不能引二書又曉景即事及即事黃州二詩題皆不能先引陶潛即事多所欣之句若浩則斷無是也樊川不及少陵之雄偉亦不及玉鑿之精深至其情詞俱勝多在絕句翁軍鎔石洲詩話極稱之

柳州有登第之子

柳州在貶中與親友書每以無後為戚昌黎誌其墓言柳州有子男二人長周六次周七鎔案唐書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貢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告字用益即柳州之子未知為周六周七也然柳州可稍慰于地下矣昌黎之孫綰是年中第八與柳告為同歲生又案昌黎卒于長慶四年是年子昶第進士新唐書韓柳傳未附載昶告豈以昶告雖登第而文行皆無足觀耶于此見宋子京史議之高簡後史莫及

方望溪與柳文不當

方望溪謂柳州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諸山水縱心獨往空所依傍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幾然于北宋諸家之上惜其不多見鎔案此數篇雖佳然隨筆劄記不甚修詞能文者一日可畢未若封建論永州諸記之雄深也且如望溪所言退之佳構豈在讀儀禮賜冠子滕王閣記等篇乎

聚星札記

取星札記書後

尙宛甫先生之卒也先君子經紀其喪彙其遺著其詩古文辭斐澗筠司馬已爲刊成續集其纂輯未就手稿悉在予所小卷巨冊叢殘雜牒有未成書而已定其名者有既成書而猶須覆勘者所著曰四庫總目附考曰南昌舊事曰書史錄異曰聚星札記凡若干種附考至爲賅博于前論說多所發明稿爲先生手自鈔錄已自爲序例本最完善借予煩年行役攜書無幾重校訂訛之役卒卒無暇以爲也南昌舊事亦自有序僅草創規模寥寥數則又俱錄自東漢史注戶有其書故但以序文增入續集二書草稿暫戾行篋將俟訪先生族子若弟之賢者歸畀藏焉其錄異皆明史事亦僅數條割記則雜錄經史百家之言讀書有得隨筆簡冊多有前賢所未道爲先生主講許昌時所爲故遂以書院之名名其書子既重刻先生全集並彙合兩著畧倣顧氏日知錄之例區分四部都爲一編附于集末亦付劄牘俾後之閱是編者足知先生博綜載籍研精覃思終始典學之勤其亦先生所心許也夫書之成在強圍單闕之歲雜時上距先生之卒三十有三年矣高安蕭浚蘭謹識



說

川

葉松

藝海珠塵

子部雜家部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匯 喬 文壁 星煥校

說甲

葉松 抱松 抱松 宇方 宣號 號農 江蘇 南匯 人 稟 贈 生 苦 志 力 學 敏 達 乙 酉 南 巡 召 試 二 等 是 年 應 拔 貢 求 及 與 試 以 病 卒 著 述 頗 多 無 子 散 失

自序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蓋古者主之以稗官掌之以秘書閭里小智之所及亦綴而不忘誠以芻蕘未必無一得也漢藝文志唯十五家附唐以後著錄漸繁宋中興志有二百六十部明焦氏經籍志有三百有六部而厄言日出矣且夫文者道之華也學者讀書汲古形為著述上之成學術治道之助而下之足以資博聞明辨然後為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區區比切故事網羅鉤剔甚繁而不慮多事而寡功其能免于虛車之誚哉予才質鈍劣好讀書而無所得庚辰秋既破放索居無事記憶聞見畧做宋張漢雲谷雜記楊伯巖臆乘例著為一編曰說甲嗟乎班固有言小說者流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以有用之日月而耗費于此其無謂也知言之君子將謂我何如哉乾隆庚辰十

說甲

二月朔南匯葉松方宣氏識

漢文翁造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七經易詩書禮記周官儀禮也唐選錄志分經為三等禮記春秋左氏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公羊穀梁為小經宋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易詩書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孝經論語也

宋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書魏正始則邯鄲淳書晉裴頠書唐開成中唐元度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宗御書按蔡邕書五經本傳言六經漢熹平魏晉宋嘉祐皆五經唐九經蜀十經孝經論語易書詩魏晉宋嘉祐皆五經唐九經蜀十經春秋爾雅三禮宋高宗御書六經易書詩左氏論語孟子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自漢以來為費氏鄭氏王氏所亂合傳于經程子易傳因而未改朱子本義始依古文分為十二卷臨海董楷輯周易傳義附錄移易本義次第以就程傳明吳人成矩又削去程傳頗刊本義而其文則仍依程傳之次第學者于是不知古文易并不知朱子定本已說詩者多言變風變雅宋金諸王氏柏獨以魯頌商頌為變頌其說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

魯詩自西晉已亡宋洪丞相迺錄釋載色殘碑數版河水清且漣漪詩作兮不稼不穡猶作舊三歲賈女作宦女山有樞樞作葛又儀禮注引詩素衣朱襮作朱納爾雅注傷如之何傷作賜漢書注醜妻作閭妻中菁作中靚風俗通有蒲與荷蒲作藪白虎通民舊倣矣作欲民斯勃

風俗通又引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揜不備不見人短見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一尺二寸孝經諫半之論詩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

文一簡八字說書者以為一行十三字括若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書胡氏以之定正洪範

古今年號相同者漢文帝武帝景帝皆有後元漢武晉康帝齊高帝皆有建元漢武帝晉武帝及劉聰皆太始漢武帝金宣宗皆元光漢武及乞伏乾歸禿髮烏孤皆太初漢宣晉康同元康漢宣吳孫亮夏竇建德同五鳳漢宣魏曹髦吳孫皓同甘露漢宣吳孫權同黃龍漢景與光武同中元漢光武晉武同建武漢章帝唐憲宗同元和漢和帝晉安帝吳孫皓同元興漢順帝晉穆帝後秦姚泓北涼沮渠牧犍同永和漢神帝晉懷帝同永嘉漢桓晉惠同承興永康蜀漢後主吳孫亮同建興後主與趙石勒同延熙劉聰及涼僭稱同嘉平齊海陵北魏孝文同延興魏馮跋後梁敬帝暹聖宗同太平梁簡文南漢劉鋹同大寶唐高宗肅宗同上元唐德宗金海陵同貞元宋高宗西遼仁宗同紹興元世祖順帝同至元又魏齊廢北魏孝文吳楊溥金章宗同太和唐太宗夏趙乾順同貞觀

以四字為年號者魏太武太平真君唐武后天冊萬歲萬歲通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真宗大中祥符徽宗建中靖國以三字為年號者梁武帝中大通中大同以六字為年號者夏趙秉常天賜禮盛國慶夏氏四字年號嗣位之君不改元者三唐昭宣帝五代漢隱帝北魏廢帝世言改元始漢文帝其實不然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為元年此改元之始也唐取士之科八十有六見于史者五十餘科故曰科目科目雖多其為時所趨惟進士明經二科而進士科尤為時所重故有登龍門之名漢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匡衡傳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且甲科乙科丙科之始杜氏通典按古文

科舉秀才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白武
德已來明經惟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又舊唐書楊
紹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
人紹為之首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是甲乙丙者如今
之三甲二甲三甲也

進士始見于王制舉人貢士始見于後漢書章帝紀五
年詔歲貢始見于漢書董仲舒傳祭酒始見于史記荀
卿傳

秀才之名昉于漢增廣生員始于唐

唐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終身
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唐初秀才科
苑英華記有舉進士而求其秀才者此則進士科
上未第者通稱秀才科第之秀才也投刺謂之
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
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
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
謂之私試世詩文之
會即其遺意進士進士之關節列名于慈
恩寺壇謂之題名

舉人進士唐時皆未第者進士王氏定保曰天寶十二
載救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
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已及第解前進
士雍陶詩曾題名處添前字

唐已有監生學生唐書曰貞觀以前兩監之外頗重郡
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已爾若鄉貢
蓋假名就貢而已

唐進士試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中以員外望輕迺
改歸禮部其曰省試以在尚書省故也唐試進士有省
試州試府試京兆試館試監試奉試吏部試諸試今省
試即唐州試之制于宋為清試

顧氏日知錄曰唐以詩賦取者為進士以經義取者曰
明經此說未核封氏閱見記謂進士試時務兼五道開

耀元年員外郎劉思立請加試雜文兩道並帖小經其
後改帖六經進士以帖經為大唐雜言謂則天神龍元
年始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于榜中知進士不願以
詩賦也明經亦有試詩王貞白有帖經曰試宮池產瑞
蓮詩

西河毛氏經唐人試詩曰試帖按通典稱明經先帖
文然後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檢其兩端中間惟一
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或得四或得五或得
六為通試帖之名蓋與詩賦無涉

題名錄在唐為進士登科記宋曰登科錄
制科即鴻詞科與進士明經諸科各異封氏演聞見記
曰國朝于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每場拔擢名目甚
眾宋徐氏度御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治達于教化
凡三科

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六年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至又
策未成者令大官給蠟燭賜屋給廩自此始
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邠或初縣之十一年初縣
杜鄭又孝公十二年伐威陽築冀關秦徙都之并諸小
鄉聚為一大縣郡縣于是始始置蓋因而定制焉

官署世謂之官衙封氏演曰字本作牙詩曰所父子王
之爪牙所父馬也武備象象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
大旗謂之牙旗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近俗尚武
是以秦公府為公牙字稍為轉變而為衙也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
公為之又年表云初作伏祠

生祠之見于史自後漢始李憲傳淳于臨聚眾數千人
屯潯陽揚州牧陳暲遣兵不能克盧江陳暉為從事
請喻臨歸于是車單車馬自馬徑說而降之潯江人共
生為立祠號曰馬陳從事

漢有一越高為清河太守唐有一蔡京為魯伯
李牧白起皆封武安君

古人期喪亦解官南齊書載王儉以叔父僧虔亡表請
解職王思遠以長兄思元亡表乞自解

俗以居憂者為孝子亦有所本南齊周盤龍傳太祖曰
我若不沒南則庶破齒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又下
彬傳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

鄭注儀禮喪服傳繼非今時不借也賈疏云此凶茶履
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今詞人多以草屨為不借始
未明其義

繡錄云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見春秋疏學名
二字所由起

有學名有小名又有小字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第
五甲第九十名朱熹字元晦小名沈即小字季延

爾雅女子謂弟之子曰姪姪因女子之稱也古未有
叔以從子為姪者宋書胡藩傳太守韓伯謂藩叔少庶
曰卿此姪以義烈成名

漢人稱父母伯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人
議

流俗稱謂有出處者妹婿見三輔決錄趙岐取馬續女
宗姜為妻續兄子融岐曰妹婿之故屈志于融妹夫見
談數王詢祖云唯覺妹夫疎于弟婦姊夫見續常談

元氏小叔與姪大淵書云吾時在鳳翔每借書與陸倉
曹家徒步執陸姨夫師受後生子兒鮑明遠詩曰寄語
後生子為樂當及時

家屬古名累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累重敢
涉者詣田所注累重謂妻子女家屬也

今人以十五為月半經史中已有之儀禮士喪禮月半
不設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晉溫嶠與陶侃書
剋後月半大舉

春秋元命包名氏宿曰天弓

測量之法方易而圖難古用徑一圍三聊舉成數自鎡
鐵祖沖之各為圖率元趙友欽定為徑一則圍三三四
一五九二與今西法同皆割圓以得之西法割圓比例
以直角三邊形為即向股也但異其名不異其實
五祀禮王制注言司中雷門行厲曲禮注謂戶雷門
行中雷月令言行不及井祭法亦有國行而無井冬則
祀井淮南子之文也漢魏以來皆宗之

吾部府志言木桶起于元按前此已有之南史曰高昌
國有白氈華可作掃帚蔡傳曰今南華木棉之情好者
亦謂之吉貝迨宅編曰閩廣多種木棉樹秋深開華白
棉茸茸土人摘取出殼以錢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
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

歐陽公曰于茶之見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按晏子春
秋言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次三戈五卯茗菜則
其由來蓋久特未若後世之盛耳

西瓜爾雅本草諸書皆不載五代時胡崎于真珠寨東
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始得此種
焉

今人以物相遺曰人事亦有所本韓文公奏韓宏人事
物狀云奉獻撰平淮西碑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
今韓宏密緝五百疋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
聞又許氏觀東齋記事載杜牧表云中使奉宣聖旨令
臣領受江西觀察使許于泉所寄撰碑丹遺愛碑文人
事緣約共三百

日用器物謂之什物初謂是雜物之謂及考顏師古匡
繆正俗曰此名起于軍戎遂為天下通名軍法五人為
伍二五為什一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或稱什物猶今
軍行戎役工匠之屬十人為火一火內共畜器物謂之
幕調度耳

幕調度耳

世俗取婦有拜堂之禮及觀華燭之事自唐時有之見
封氏聞見記又唐景龍中錦帳帳金錢錢本其因俗
吾鄉人稱備提曰注子實古名也錦帳孫事原曰元和
初酌酒用酌杓無何改為注子形如筥而有蓋柄仇士
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著荖瓶而小目之曰
備提

正經二字本恒讀祈論篇曰
容氣虛喘之氣也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入盡容氣也南
史宋荀亦稱容顏延之敬曰高自比擬合容氣虛張
許慎說文解字部分始一終亥序云立一為端古據
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冥宋人
欲便於檢閱以一東二冬依韻分之而大失其故矣
魏了翁曰唐韻二十八刪二十九山後韻以三十先三
十一仙二平聲分上下以二仙為下平之首不知
先字自真而來則公謹雲煙過眼錄曰吳彩鸞書切韻
一本其書一先二仙為二十三先二十四仙黃公紹韻
會卷一注云平聲本無上下之分但以字繁釐為二卷
宋景祐間丁翰林奉詔與同馬文正公集諸儒作集韻
始以平聲為上下然考今世所傳孫愐唐韻已有上下
平未知何故又上平二十七刪二十八山亦與魏氏言
不合皆不可考五音集韻又分自真至麻為中平
三十六字母見溪擊疑為角端遠定泥知徹澄孃為徵
邦滂並明非敷奉微為宮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為
商曉匣影喻為羽來為變宮日為變徵清濁開合相和
缺一不可後人或改為三十二或并為二十八皆繆

秦隸人程邈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初為書法名隸
書即今真書也故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
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趙明誠
曰隸以入分為隸自歐陽公始

昌黎云為文宜習識字今學者承襲駁弊率多忽畧如

詩之斤斤其明斤讀詩新今皆讀如字禮之相說以解
就本如字而讀悅周官之兩造違本音變大比比本音
避而皆讀如字書萬貫之雍州雍本於用反而讀雍至
以滑稽之滑音為如字數奇之數入聲為去聲校獵
之校音為校星宿之宿入聲為秀廷評之評去聲分
野之分音開三鱸之鱸上聲皆為平聲得不為有識者
所笑

首聲既謬傳為益繆以估畢為咕哩然為震然伴灸
為泮涇爛漫為爛爛幅頃為幅頃無異于杖杜金銀車
矣煨字頓字古無此二字也

張衡東京賦守以靈龜神荼副焉注海中神名壘曰郵
反神音伸荼音舒今人多以四字皆如本音讀
福方六反福方遇反副音力反類師古曰副貳之副本
為福字從衣音舒今時一襲為一福衣取充備之意然
而書史假借遂以副代之副本音替力反義訓割劈詩
三不坻不副周官有副辜並其正義也張平子東京賦
云順時服而設福西京賦云印福帝居並為副貳傳為
馮婢衣轉為副讀者便呼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按今
唐韻去聲十過部失收福字

拾遺記說黃龍元魚二字音馮也
七古亦作秦揚雄太元經曰運諸秦政王恭候鉅文曰
重五十秦斤

別字見漢書儒林傳曰近鄧別字曰知錄曰今人謂之
白字乃別音之轉按宋程子語錄朱子語類已有作白
字者
漢司馬相如揚雄始有白叙傳後魏溫子升始有上梁
文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善六博術曰方畔揭道張張
畔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四語實回文之祖
回文詩人知有齋若蘭而不知畫范陽盧氏母王氏天

寶間文詩凡八百十二字焦氏說楷所謂循環有數應
變無方者也

宋父子狀元人知有梁頌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
德許安世許將

佛書見于中國世謂起于漢明帝按緇向列仙傳曰百
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二人其七十四人已
在佛經獲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
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是明帝之前已有之隋書
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殆亦有
所據與

後漢書章帝五年詔曰堯試人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始有筆札字北海敬王善史書僉病帝使驛馬令作草
書尺牘十餘首注牘書版也蓋長紅尺因取名焉始有
尺牘二字

漢薛宣傳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張安世傳彭祖
又小與上同席研初有研字焉

宋蘇文忠公祖謙序始以序為敘
生而曰諱漢宣帝詔曰其更諱珣東哲勸農賦曰注列
名諱也生而有諱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諱曰貞子賜析
未銀諱曰成子也

技書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若怨家故曰雙按出編
向別錄

鄭司農曰古之隨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
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內有書其初止以通商旅魯
公願書見唐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以上皆備
之簡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則不自
秦助也

押字其來久矣宋張氏撰曰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
臣上奏宜用草書唯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草防
五采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界

姚廣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開故謂押縫或謂之押尾祇
是書名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
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于移檄或
不書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
將相等署名一卷岳珂古冢盆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
甕有印者姓名其下有文如押字而辭非子言田嬰具
押字石參升之計知此制自戰國時有之亦謂之花
字北齊後主紀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又謂之
花押印於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則名字稍
花之

詞人美人文章動以陽春白雪為極至按宋玉對楚王
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千人其為陽阿雜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
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知陽春白雪非
極則也唐李白詩曰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蓋相承
誤用不自今始

詞人美人文章動以陽春白雪為極至按宋玉對楚王
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千人其為陽阿雜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
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知陽春白雪非
極則也唐李白詩曰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蓋相承
誤用不自今始



需次燕語

王朝渠著

需次燕語卷 附

萬年王朝渠著

考訂

男 魏鼎枝

夫子

夫與子皆男子美稱合而稱之曰夫子則九美顧大易再言皆為男子周書三舉乃謂將士即秦穆於孟明齊景於東郭書宋景於左師向巢皆以夫子稱其臣海贏不足陽處父之剛曰夫子一之叔向謂伯有之侈曰不及五稔者夫子季札聞孫文子之鐘聲再言夫子在此叔孫昭子論季平子之不君君曰夫子將有異志其初殆等語是夫是子非必重其人也伯州犇正獲囚一日此子一日夫子手分上下則辭有低昂矣然見左傳者四十九以稱孔子者二而皆非面稱其人齊景視東郭書曰乃夫子即繼以吾觀子則亦如州犇之正囚雖與王子圍觀面而非以稱之檀弓五十二見四十六稱孔子一為面稱六非稱孔子其一而稱為會子論語卅五見廿六稱孔子四為面稱夫子何陋由皇侃作吾子其三亦可作非面稱解九非稱孔子一為面稱亦可不作面稱解凡謂面

需次燕語

稱俱在六卷後孟子卅五見稱孟子者廿一俱面稱六稱孔子三非面稱五稱子濯孺子皆面稱一為婦稱夫二為子稱父皆非面稱觀夫子二字面稱與不面稱可以知其書時代之先後亦可以識世俗稱謂之變更

左傳所稱夫子俱在僖公廿三年後隱公元年至僖公廿二年歷春秋八十餘無一夫子

觀檀弓以夫子稱孔子最多足見其淵源所在而間有未足徵信故序事雖駕左氏而上終難與論語並重蓋析理未精得所傳聞輒為著錄而莫之審擇耳

繫辭正義

繫辭正義謂韓氏親受業於王弼因學紀聞曰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晉簡文帝引為諱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閻百詩因謂李嘉祐詩輔嗣外甥還解易惠連羣從總能詩為詩人多不契助且謂康伯般浩外甥思考魏正始十年已已實改嘉平元年亦得稱正始者或兩奉時猶未知改元至晉簡文帝時百廿餘年伯厚辨親受業之誤自確至三國志雖稱弼卒年廿四無子絕嗣而晉張湛又云輔嗣有女婿趙季子則康伯前母或為季子妻姊殊其繼所出外甥當簡文帝時年五六十亦得引為上客嘉祐詩未必非別有所據也百詩之議詳殊難為定論

五福不言貴

漢範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困學紀聞謂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其論自確閻百詩乃引吳太易云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

寒者與衣饑者與食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憂患而不皇暇其在位如肩重負去位如釋重負豈若後世貴者以位為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余謂若如吳說則箕鳴所云福特時俗享用之謂夫使富者而徒知受享果得長有其富乎非身以逸樂自為毒必縱其豪華轉盼而歸於貧窶則福且易為極焉明福建林亨大尚書臨終語子孫曰須學吃虧斯真善保福澤者故余嘗有楹帖云能吃虧便是有福求享福必致受虧

毛傳鄭箋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鄭之釋繁蕪而多失綠衣以為綠不諫亦八以為八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伯厚此條於毛傳鄭箋之得失略舉其繁

糗餌粉餈

周禮天官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謂皆粉和黍米為之餌言糗餈言粉互足其義合黍曰餌餅之曰餈既謂餌言糗餈言粉互足其義特申以合黍曰餌餅之曰餈殆謂餌有不必糗餈或不必粉耳蓋糗之訓為熬大豆與米漢人釋粉皆為豆屑觀說文謂餌為粉餅餈為粉餅徐楚金曰釋名蒸燥屑餅之曰餈非也粉米蒸屑皆餅也非餈許曰餈稻餅謂炊米爛乃搗之不為粉也粉餈以豆為粉糗餈上之餌則先屑米為粉然後浸之餈之言滋餌之言堅潔若玉餌合考諸說則餌為今之糕餅餈則糕餅之實以熬豆者餈即吾鄉所稱麻糍糗餈則餈之加豆屑於

上者惟說文又釋餅為麵糝則漢以上之食物終難
榮擬以今所稱也楚金宋初生長江南故尤吻合然
觀周官及鄭註古今米食亦得其彷彿矣

左傳白文宜互易

左傳桓公三年凡公女嫁下分姊妹公子皆就各國
言之莊公二十七年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
歸皆以魯國言之愚意凡公女與凡諸侯之女二句
互易則兩處皆貫注

三傳宋槩

左傳昭公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
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近所傳杜注俱云
皆未先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言之何義門謂見宋
槩本作皆先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少二字而義
尤協意尤明問百詩亦深取之方樸山乃云先而賜
諡常事耳何以書義門云云不可孤据愚按先而賜
諡雖率其常兼予以齊氏之墓故連類而書以見盡
之深德二子且樸山謂文承戊辰殺宣姜下似一時
事則不得云終言之此宋槩所以可貴也

集左傳句為詩

晉傳成集左傳句為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
德義樹之風聲昭德素回今本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
為己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陷古之遺直成
黜百端勿使能植後人所矜為奇巧者昔賢恒啟其
先成黜百端疑有訛舛未敢舉為今本遺句

命以伯禽

顧寧人引益都孫氏解命以伯禽為書名伯禽之命
云九切當愚謂據益稷太甲盤庚微子君奭君陳君

牙諸篇則命以伯禽不必定其書為名伯禽之命

尹氏卒

尹氏君氏公教與左傳各異其說歐陽永叔嘗並舉
之而不為定論程子則仍從公羊胡傳因之愚按上
文三月庚戌天王崩下又云秋武氏子來求購則教
梁氏所謂於天子崩為魯主誠屬辭比事之確不可
易者若公羊云讖世卿其諸謂尹自吉甫師尹若於
周雅而昭公時馴至有立王子朝以朝奔楚再見於
經故於是致警履霜耶而其論所以書卒實同於穀

梁近顧寧人必欲仍從左氏余不知君夫人氏去其
夫人成何文法他何以無復再見者毛西河則謂即
鄭之尹氏與公同歸而立其主者故書其卒以慨公
之所以見賊余竊意衛氏之禍去是殆將十年豈尹
氏獨旅衛君逆勝於為氏耶西河自云屬詞比事余
終謂不如公穀之得其親切

祀不足徵

史記祀世家周武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祀奉
夏祀東樓生西樓公西樓生題公題生謀要公謀要
生武公春秋年表以武公二十九年為魯隱元年攷
克殷至平王四十九年計四百餘年祀只四傳餘二
十九年其間世次必有遺缺若成公之見春秋經傳
而本紀不著者文獻之不足此亦其一端

出辭氣斯速鄙倍矣

朱子註此句必以辭言語氣聲氣分清長由吾身實
有無辭有聲之氣稍不瀟灑難速鄙倍所謂破釜失
聲未能自己也且君子居高臨下非惟言莫予違而
頤指氣使加人惡聲罔敢或反嚙復自深省察乎謹

章及各家大全俱釋為辭之氣時文家遂成謂辭氣
二字止宜申發不惟於會子所言義蘊毫弗參究并
不知朱註所以必致分晰之旨八股生動稱理遊朱
註實只墨守高頭講章良可浩歎已巳三月德郡
子因為此說一時英俊投囊異質者頗多同邑劉文
學黃程樂平余生口致文尤與核泥舊說者至謂辭
氣分解則所貴之道為四立乾之四德可云二德君
子三畏可云一畏人之五倫可云九倫子時藝結習
不足深辨

惡衣服

書文王卑服傳謂猶禹所謂惡衣服蓋皆言常服也
或者謂衣服可惡不可卑惡如布素澣濯之意若尊
卑品制自有常度以此見孔蔡之不審思謂衣服惟
布素始可澣濯朝祭之服尊卑必有常度不可以布
素為之惡衣服既為布素澣濯之常服非能過為品
制始必同庶賤之常服故亦得謂之卑服必謂衣服
可惡不可卑豈私居之常服尊卑亦有品制乎私居
而不服布素則不得為惡用布素而屢經澣濯則品
制亦必莫可辨如謂品制在於長短大小則必尊者
長大卑者短小尊者必宜逸居而不便於舉動卑者
雖便作勞而無以禦和寒且何以謂無品爵者為布
衣也矧伊釋卑服之服為事文王降尊就卑勤於民
事又繼之日即康功田功語亦未免累贅

蔽冕

蔽通蔽亦作芾足之飾冕首之飾舉蔽見則章於身
者威備詩箋疏及禮記注蔽鞞俱蔽膝見服謂之蔽
其他謂之鞞尊祭服異其名王藻曰一命緝鞞四衛
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葱衡又曰鞞君朱大夫素
士尚鞞圖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

爾士前後正明堂位曰有虞氏服教夏后氏山般火周龍章即風雅中亦屢及赤芾古人於蔽膝辨之甚詳誠重之也故論語致美徽冕及左傳桓二年衮冕徽珽字俱作徽先儒必俱註為蔽膝或者謂當為黼蔽之徽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已相背之形者

考爾雅衣蔽前謂之襜郭注今蔽膝又顏監急就章禪衣蔽膝布毋繡注云蔽膝上者於衣裳上著之以蔽前一章蔽又曰繹亦謂之襜觀雅詩赤芾在股箋云太古蔽膝之象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五尺疏引乾鑿度云云則古之蔽膝所以蔽前加於裳上與後世僅以飾足者亦異

孔子博學 達巷黨人謂孔子博學觀抱朴子云孔子問商羊而成浩漢訪烏若而洽東蕭詒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為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駘羅畢而分陰陽之候由益斯而覺閭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於黨人語頗括其要

九夷 朱子註九夷據漢書定為東方之夷有九種且謂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即地理志所謂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也既有根據義自典確或者因七經小傳謂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大事記引史記李斯戰國策張儀所稱有九夷近漢中南陽云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且謂羅氏路史引逸論語居九夷從風婚為好奇余謂長源所探未為好奇舍典確書

註別求新說且憑空造出在陳蔡相去不遠等語真好異而失之穿鑿附會

子夏之文學

洪容齋隨筆云易有易傳詩有詩序皆出子夏儀禮喪服一篇子夏所傳春秋莫贊一詞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故後漢書徐防曰刪述六經本於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余謂正三家為己亥是子夏之長史學足爾雅釋言以下是子夏之不遺小學具見卜氏之文學未易枚數

子路不得其虎

子路仕衛赴剽賊之難殺於孟厲子路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厲知之曰君子不掩豹於城西厲持蒲弓木戟與崔戰而死見師覺授孝子傳崔亦可云象賢矣詞林海澗謂孟厲為狐厲崔往報仇實謂於孔子而使用余按左傳亦作孟厲之結去杖之曳僅一甚若謂請於孔子則所云既長始謂崔抱恨終天時年既已長耶

子貢貨殖

列子紀端木叔子貢商籍先資散而不留及病無藥石儲死無瘞埋所受施者相與反其子孫財先貧即貨殖所貽耶端木叔莫善承先德矣

風乎舞雩

包氏解風乎舞雩為風涼朱子集註因之後漢書仲長統傳風乎舞雩之下論衡云風歌也以風為風矣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取其說或有云浴非裸浴風亦非風涼蓋板除時澗濯其衣故風乾之若以風為風則與詠而歸同一意思謂浴沂之為上已板除周禮

註韓詩漢志固俱可據若謂風乾其衣豈未至舞雩前衣既濯之溼衣在舞雩時裸裎以待其乾耶既可衣以至舞雩又何必風乾於舞雩耶此等處真愈求而愈失之鑿者諷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相承言之又何嫌乎一意

不得已而去兵

喻林引武王曰五帝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未耜其弓弩也耜其牙戟也筮其虎蓋也鎌斧其攻戰之器也雞狗是鉦鼓也說不得已而去兵者解此則知聖人處變大有經制在此所引太公語較全直更詳蓋即商兵於農反法不得以所聚皆兵器受謂聖人所言足兵只為兵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顧寧人謂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且見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為利名所在則利必歸故求之惟恐不及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思謂顧名思義君子所喻也為利求名小人所喻也自古君子少小人多寧人所論真看透俗情第世俗亦有捐利以求名而不必所喻在義者則以權利既厚所少惟名耳然亦只知有世俗之名也

狗彘食人食二句

玉海引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餓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謂檢從漢食貨志作餒為是即今世常平倉所從出則首句為豐年不知糴次句為凶荒不知糶亦自足備一解蓋救荒不知備糶而徒以移民移粟為盡心真所云五十步笑百步也與章旨似尤貫通若捷之於市朝

陶百詩謂達人容有於市斷無於朝者隋文殿廷
打人高類柳或諫之唐御史坐法詔杖朝堂張廷
珪執奏謂寧殺無辱曾謂古有是乎市朝乃連類而
及之文若躬稼稱萬三過不入稱稼耳愚按孟子即
北宮所思極言其辱捷固非實有是事市與朝亦非
連類而及且弓枯於宋之朝劍撫於晉之朝東漢後
列國朝綱不肅政信共斷無為隋唐開其先者乎百
詩所論可以箴末俗不可以道古

伊尹相湯澤民遺法

古農書相傳湯時久旱賴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
負水澆稼不須良田一畝可食廿許人此所以匹夫
匹婦罔不被其澤而納溝洫患乎近奉新帥蘭泉念
祖官山右布政日會飭屬僚於廣圃如法為之每畝
得穀廿六石廿四五石不等刊區田編傳之太原同
知朱龍耀亦嘗試於署中後圃有效刊有區田圖其
法區田地一畝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
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
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濶相乘道
共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
除空隔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澆凍
勻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今土
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蠲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
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正月種春大麥三
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為之不
可食多其種不必牛犁但鋤墾壅又便貧難大率
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那
男婦童稚量力分工各務精勤糞治得法沃灌以時

人力既到地利自饒用者而功倍田少而收多雖災
歉不能損害較之廣種薄收靠天聽命者相去遠甚
蓋元聖得之躬稼率野以佐桑林禱祀所未及故歷
數千年遺法猶澤民如是此法於南方水田無可施
其效朱氏云初種未得法不可太密苗出時一寸半
留一株傍應過多一株每行十一株每區得一百一
八通每斗穀得米八升蓋以粟為數也

故天將降大任節

宋朱新仲曰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
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力不能勝則稍隨水
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逆風而飛人以飽安樂樂
情恣意天折者多矣使辛苦憂畏拂亂心志能戒謹
恐懼無意外事可以永年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
物也愚謂新仲此段可與孟子大任疾疢等章相發
明

萊朱

萊朱孟子註或曰即仲虺為湯左相則其先奚仲居
薛實為夏車正唐宰相世系表又云臣巨祖已皆仲
虺胃裔且周語擊磬之國由太任雖謂之庶姓而胎
教收周為文王璣源所託皆言萊朱者所不可不知

鷄鳩冠雉

爾雅釋鳥鷄鳩冠雉郭註謂出北方沙漠地芹城小
志云即突厥雀唐書車鼻未叛鳴鷄羣飛入塞吏曰
所謂突厥雀者南飛冠必至則爾雅名以冠雉疑古
有是占余意鷄厥音近鷄鳩之名亦以其出於突厥
歟

註印鼻而長尾

子逃聞見錄傳宏業宰天台縣有獵得一獸形如豕

仰鼻長尾有歧謂之怪傳識之曰其名雖非怪也兩
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驗之果然註云雖以醉反愚
按此即爾雅所謂印鼻而長尾之雉山海經所謂高
山其獸多猿雉郭景純爾雅注云雉似獼猴而大黃
黑色尾長數尺似類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懸
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
健山海經注則云尾長四五尺餘俱同與聞見錄所
紀傳說合意傳必據爾雅山經以辨其物若昔人之
辨豹文鼠而易其名曰雖豈傳本謂名雖于逃說為
雖耶抑傳所據爾雅山經其本異耶爾雅雉音誅唐
韻集韻韻會亦皆以雉為以醉切則字正不必易作
雖雖之為蟲即說文所謂似蜥蜴而大者

論語摘輔象

論語摘輔象云仲弓鈞文在手是謂知始率我握戶
是謂守道子游握文雅是謂敬上公冶長手握輔是
謂習道子夏握五是謂受相澆臺滅明歧掌是謂正
直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病惡釋書遺文錄之亦足
見先賢道範

名公爽

史記燕世家謂召公爽與周同姓或者據白虎通帝
王世紀謂為文王庶子且云古史殘缺眾說兩歧則
當考之於經經無明文註記而辭旨顯白亦可斷之
以理既知召公誥成王與伊尹訓太甲辭氣不同為
貴戚異姓之卿之別又云辭氣與周公告孺子王如
出一口明明父子兄弟不但同姓因以班氏皇甫氏
之說為然愚按論衡謂召周公之兄譙周謂周之
支族使同姓而屬在近支且又位列三公實為貴戚

之卿自不得妄分疑貳矧左氏即經也功烈如名恒與周公並稱長子出封次子食采畿內亦幾與周公並果為文王庶子則燕固與師雍郭師毛勝畢原等矣富辰所稱文昭顧獨遺北燕耶舍經中明文而妄遷應斷不若仍從史記

張留侯

張留侯其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所謂五世相韓也史記世家甚明天中記乃謂良韓公族姬姓博浪誤惟後秦索之急乃變姓為張未知所據

容成陰道

漢書藝文志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後漢方術傳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漢武故事上行神君術有效說者謂即容成採補之術又從女施之於男者余謂孔子屢言未見好德如好色禮記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孟子云好色人之所欲使果有採補之術世之好色者愈不知若何營求以縱其欲矣至謂神君之術漢武行之有效殆亦猶服牙片者初覺精氣盈旺久乃歸於枯竭耳不然容成神君何在漢武冷壽光何在著述家於此等語務宜明辨其謬毋稍存疑貳以毒後世語云好色者身必夭好賭者家必敗好色而不必即夭或且老壽以終其天年蓋人之稟賦不齊亦猶人之智巧各別故好賭而亦有家不必即敗或且因之獲采以諒之子孫俾償所獲者善哉斯言稟賦可自恃乎智巧可自恃乎熟觀深省斯為過欲良方

朱翁子傳

漢書傳

暇日至中洲新館見胡尚書季堂碑記云會館之設古無可考因記漢書朱翁子免待詔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大類今時會館故文帝紀至邸而讓之註亦謂郡國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又柳子厚州寧秦記曰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與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即蔡文莊毅中募建吾邑萬年會館疏亦云三年一朝父母官長俱有駐節之所則會館始設原為長吏朝覲所棲託而後遂為士子應試需次所寄跡若朱翁子之於會稽邸舍耳不得云古無可考

饑者毛食

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註太子賢曰案衍集毛作無今俗語猶然者豈古語亦通乎當讀如模余觀佩鵬集云河朔謂無曰毛末人小說紀東坡義飯事則蜀亦讀無作毛竊意毛耗二字古人通用前漢功臣表耗矣顏注解為耗盡已為無有之義即吾鄉撫廣諸郡亦多有呼無作毛者直以旌音讀之稱無為模者雖亦時有必欲讀毛為模似泥

擔石

人力所勝謂之擔十斗曰石其音从碩漢書食貨志通作碩故漢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擔掖通雅引漢書一石為石再石為僮言人僮之僮同擔俗省作担故僮石之祿僮石之儲恒以並稱不得為一音俗乃有讀石作僮者竊謂罔據

三餘

魏董遇謂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晦者明之餘蓋

古者士皆以耕兼讀三時務農故冬為歲之餘且晝則力作未遑宴息故夜為日之餘晴明則田功難緩薪蒸宜析故晦為明之餘六朝而後士農分業所謂晦為明之餘者幾莫曉其義矣

鄧艾取蜀

鄧艾取蜀行險以微倖李特蘇老泉俱言之深寧紀聞引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何義門乃謂鄧非羸師宋詩用字不穩愚按師入險地守者以逸待勞不羸亦羸矣不得謂伯才字法不穩

術本佛圖澄

術家有以油研掌畫符錄於上令童子望其光可察行人盜賊及諸幽隱者俗稱望掌光其法本於佛圖澄考幽明錄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不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咒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否曰惟有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擒曜

郭蔣諸人漢書無傳

深寧史謂西漢末郭欽等說粟融商虞蘇章曹竟不仕於莽卓茂與孔依蔡勳劉官冀勝鮑宜同志不仕莽時王皓王嘉並棄官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下不待傳而彰其回身遺鼎革屢舉先賢以自厲耳何義門乃云無他事蹟但宜於他傳中附見宋金二史紛煩無統皆此等議論敬之勸懲不在傳之有無余謂義門所論不惟未得深寧本旨即于

史法亦舛郭肅諸人事蹟後世同傳豈修漢書時俱已絕無可考耶勸懲不在傳之有無傳之有無亦奚為耶宋金二史之紛煩果俱為多為忠節立傳耶議論若是學識洵可樂見

南昌程曾

江西通志南昌程曾傳後謂見後漢書儒休傳止此人物志稱其七歲喪母號泣不異成人祖母憐其毀瘠肉食之曾覺有味即吐去云云不知出何書果按出師覺授孝子傳今見唐類函但彼以曾為晉代未知卽一人抑名姓偶同耶

明史禮志

明史禮志洪武三年詔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及董彞蔡深滕公炎至京恩意殊乃操之譏與董蔡同為吾郡樂平人

明宗女

顧寧人謂英宗實錄景泰三年陝西布政司言泰慈王子故庶人尙姪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時其長女年四十長男年廿六矣此去開國八十九太祖之孫而怨曠不得上達已如此愚按江省李太虛熊雲堂李梅公皆家有正妻又娶宗女雖系出天潢不問妾媵而較其年歲之懸絕覺天家玉葉猶不若寒門弱女得與齒髮相相兒郎稱香閣佳偶乃當景泰時亦已有此乎

韓非子

韓非子紀統朝豎穀陽等事與左傳足相証佐十過篇謂晉重耳過曹曹君袒裼觀之叔瞻諫曹君不聽蓋誤以鄭之叔詹為曹臣也故後喻老篇則云重耳

需次燕語

過鄭鄭君不禮叔瞻再諫俱不聽且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亦左氏所未及

高柴折像

顏氏家訓歸心篇云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卽後漢書所云折像字伯式廣漢雜人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者宋氏本與枝條諸條例用抹筆豈削刷之偶訛耶若謂標為姓名則與上高柴及本書均亦未盡一

愚屬

愚屬字書及本草咸云鼈及大龜之屬今石碑下龜跌象其形故文選西京吳都賦注俱云作力用壯貌而戒菴漫筆引李西涯懷麓堂集云龍生九子其八為鼉屬平生好文今碑兩旁文龍是其遺像而謂碑座下名龍下平生好負重為龍子之五自必別有所據然見諸唐宋各家所引用則皆以鼉屬為有力者或云龜下一名鼉屬

醫稱大夫

吾鄉稱醫人為郎中京都則稱大夫觀容齋四筆廡安醫官陳與大夫之稱知其相傳已久

恙訓為病

風俗通謂恙為噬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如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曰王亦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楚詞九辨賴皇天之厚德兮及君之無恙聘禮鄭注拜共無恙皆謂為病容齊五筆乃謂無訓病之義未深考耳

武后所製圓月字

日下舊聞考永清城外東南隅三塔寺唐刹也尙存

石幢上書大周聖歷元年二圓八回武隆縣令閔生元相奉為金輪聖神武帝造等字按聖為武后所製聖字回為武后所製日字皆字書所無見二下圓字當係月字亦必武后所製而字書咸作困若圓則他書未及

東坡詩稱子美

東坡和醫師放魚詩云况逢孟簡對盧全不怕枝人欺子美蓋左氏襄公二十五年鄭人陳傳子美入數俘而出杜元愷注云子美子產也宋人論蘇詩乃云枝人欺子產非欺子美豈少陵嘗用枝人事遂直以為子美耶卽梁銛漫錄云杜注子產一字子美而不及左氏木文蓋春秋之學於時廢已久矣

敲門磚

世俗謂墓子業為敲門磚其相傳亦久獨醒雜志云東坡多雅謹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為沖元曰殺來東坡曰可謂泰大福以來殺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尙記憶耶

碧溪詩話

山谷謂詩非強諫爭於廷碧溪詩話乃云謂不可讓爭殊失山谷本旨至以投界豺虎為何人斯篇久欠考核合前所稱不曉孟勞為何等物知詞章家於經傳始多束高閣

閩月

玉海天文篇引劉氏及正義俱謂前閩後閩相去大率三十二月以今時憲書考之遠則有相去三十五月者近則有相去廿八九月者所謂十九年七閩為

需次燕語

一章與欲知來歲閏須看至之餘考以今之時憲皆不可泥

鼎甲

俗情所艷美者鼎甲而咨以鼎甲所由稱則多茫然余按唐人稱進士為狀元猶世俗稱舉人為春元榜眼之稱在宋則第二第三並當之探花郎唐宋皆謂榜中年最少者明史選舉志謂一甲第一為狀元第二為榜眼第三為探花係洪武初制所定乃考歐陽圭齋泰定丁卯傳臚詩序謂狀元李黼謝師拜明倫聖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亦拜其制似元人已以是分日前三人矣但宋人一甲不止三名見所傳題名錄元一甲止一人見太學所存題名碑一甲三名鼎立實自明洪武設科始元進士題名碑存太學至正十一年榜一甲一名宋列國前序又作篤列為一榜一甲一名文允中二甲五名三甲三十四名周雪坡名列前序伯翰刻之說耶抑另為一人耶一為至正廿六年家古色日漢人分三榜俱未分甲前序云家古授從六品色日正七品漢人從七品已可云厚今家古授從六品色日正七品漢人從七品正七品士之報國愈宜何如限於額者又有副榜亦分蒙古色日漢人題名碑後

打字

項氏家說俗助語每與本辭相反於打字用之尤多凡打疊打聽打量打聽無非打者嘗因其類廣求之如打金銀等物為擊打本義自不勝數蓋除日打掃婦女之粗束為打扮打當行人之收鋪蓋為打鋪蓋席地而睡曰打地鋪俱義同打疊察訪幽遠為打探義同打聽會計日打算去小錢日打錢途次求旅寓為打店與人同事為打伙打把醉飲飲便為打半伙俱義同打疊假寐為打盹修葺家閉目靜坐為打坐

需次無語

俱義同打聽他如接談曰打話人物易見者曰打眼物置最上者曰打頭物視於下者曰打底打脚人之最下者亦曰打脚打督取水於器及江河池井曰打水買酒及油於市曰打酒打油取米穀於物曰打米穀買米穀於市亦曰打米穀小食於途次曰打中伙

解下第曰打墮環遊客索資助於富貴者曰打秋風無資本而求博宏曰打把式好詭曰打乖詭人求財物曰打白着商賈醫卜懸標於市曰打招牌術家占下曰打卦病瘥曰打脾寒網魚曰打魚撐雨繖曰打繖下人插扇於長上旁曰打扇下人服役奔馳曰打脚肚鬪雙陸馬料菓子骨牌等局戲曰打雙陸馬料菓子骨牌沒下稍曰打溜兒其於本義俱難強合固亦不必盡為相反矣

錢元亨利君子貞小人凶
錢之為物周布而通行故曰元亨君子於是物生之有道取之以義用之无私而不吝得其正而寧固是以利小人反是凶孰大焉

利君子貞
周官有泉府其文通其義如是
小人忘本二戈競金悖而入亦悖而出故凶

需次無語

小人不知古文并不知古義忘其本而竭力以求若二人執戈以競金其得也悖而入其失也亦悖而出故无不凶

錢之義大矣哉
即今文從錢其義亦大矣者得金為貝則賤失金為反則殘矣
象曰外員內方錢君子以正惠利用厚生
內方而正君子所以正惠也外員而通君子所以利用也外員內方而流行如泉君子所以正惠利用而厚我民生也生徒自厚非正惠矣錢乎錢乎僅以利一人之用乎哉
初君子務本象曰務本力穡其道得也
錢之初其象也一如人如木則如木之有本如人之得地一而而不撓君子也一則如君子得地而盡其力故其象為務本力穡無錢而求有錢其道必由斯以得也
二力田逢年象曰力田逢年盡人俟天也
錢之二其象也人得地以自立而又得所覆覆萬物者莫如天故曰力田逢年力田而獲逢年錢固少有矣然田之力夫人所宜自盡年之逢則惟俟諸天

三富家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君子富家好行惠也小人凶反其則也
錢之三其象口內之象已成而無所虧故為富家然君子知錢之為泉宜於流通而惡夫壅以擅其利也富家則好行其惠是以吉小人反之處已則驕奢淫佚待人則刻薄殘忍凶何如之

需次無語

四貨殖壟斷億則屢中象曰貨殖屢中命異屢空也
錢之內既有以自成而又外求以益之其象為
曰若賈之殖貨逞其億以壟斷於下逞億壟斷而
貨無不殖非屢中者不能第即以屢中而貨殖亦
必命之異乎屢空者壟斷於下不得於天終無成
耳達人知命豈為是哉

五富以天下元吉象曰以天下不獨富也元吉仁故
也

五則錢之象既成①為國之寶可流行於天下故
曰富以天下國之制斯寶以富天下非為己私則
仁甚矣仁長萬善元也吉孰大焉世之務私所有
者不可謂元其笑能吉

上貪得無厭多藏厚且象曰貪得多藏必凶也
上於錢象渾成之後萃萃矣求以圖豐裕故其象
為貪得無厭且所以貪得無厭者務多藏也欲永
享也夫貪得無厭必謂其藏弗能多小人必不謂
然多藏矣必欲永享不遂至於以問諸小人其然
哉

錢之初何以不於一一之象為人而不為一而於一
是無地以自立之人也如无木之木其生不殖也
二何以不為一與一則上有覆口則不惟上有
覆考且有翼人無以自立於地而發冀乎上之覆
旁之翼無益也內之象何以成於三三才之道已
備也其象口田之象也得田而後可以殫人力以
盡地利以待天時也然則无田者將奈何佃人之
田可也竭力以耕所代耕可也且口之象其中虛
无田有田俱恃有方寸之心田也四之象何以不

書大燕語

為口而為山殖貨者敢逞億以罔利於下不能逞
億以說觀於上也錢之象何以成於五位乎五而
後可以成斯錢也五行五事五德五倫皆以五成
也上何以无其象貪得之懷无可象也无可象而
不言其象所以著多藏之終歸烏有也戒无厭也

書大燕語



文遺民汶

撰鳳傳孫

汶民遺文

吳孫傳鳳

先庚後庚先甲後甲解

易巽九五曰先庚後庚... 初變成乾乾為甲至二成離離為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 且辨王說之非王氏駁虞曰天有十日甲與庚各居其一若以乾為甲震為庚而分在前者為先甲先庚在後者為後甲... 不知三日明據在前在後之三爻言卦非三爻不成安得以前一卦當一日則駁虞之失一云三日之日謂歲時月日之日... 日之取義正在日周天一次而名素問六節賦象論天有十日注以十日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日可證是日月星辰之日本無歲時月日之日况易中取象離為日者豈

盡在天之日乎則駁虞之失二巽初變成乾猶未為離也不可使為之日至二成離已非復乾矣何以仍謂之甲巽變初至二成離猶未為震也不可使謂之庚至三成震已非復離矣何以仍謂之日不知初變成乾三數所由取而非謂日至二成離日義所由取而非謂甲巽初至二成離指日而非指庚至三成震亦指庚而非指日則駁虞之失三云巽變三至四成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夫四爻居三爻之始而二爻三爻則居前三爻之太半去二爻三爻言之則離象不成不可謂之日連二爻三爻言之則離以前三爻之兩爻不可謂之後甲三日矣不知經言後甲正據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而二爻三爻無取乎去其離前之三爻之兩爻正日象所由取蓋後甲之義在後三日之日之義在前三爻於義甚明何以不可謂後甲三日則駁虞之失四云初變成乾則前三爻皆陽爻矣而又云變三至四成離則前三爻至第三爻又變為陰爻而不得為乾因之不得為甲矣不知卦變之義既變一象取義定而再變則初爻變陽者仍可復為陰而非變三至四一成不變之例可比王氏不知則駁虞之失五夫乾甲震庚本與納甲相通應隨相伏巽之三陰從之三陽伏為巽初爻變大畜則內卦成乾先甲也至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為乾後甲也先甲後甲天行也巽震二卦相伏所以言庚震庚也此非明乎消息固不能通其義王氏好與虞巽以靈為有事之卦巽為申命行事之卦而事必識日以行故靈用先後甲之辛與丁巽用先後庚之丁與癸然王既云事必識日以行而又駁鄭謂初作新令不聞當擇日其說不自相矛盾乎况歷引經傳之用辛與丁癸又凡說不足據夫經傳紀日豈盡此三日王氏擇其合者羅列之其謬甚矣竊恐後之釋此者據王而疑虞故詳為辨至於巽說易者不下數十家皆非正旨不必繁引

浮于淮泗達于河解

禹貢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漢魏諸說已亡疏又無訓說文荷字注曰荷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說與漢志合引作湖陵亦同是今本作河乃荷字之誤水經注沛水篇引書本文亦作荷可證陸氏釋文引徐音柯又工可反

是也

是也又云河音如字遂啟後人淮泗無達河之疑黃氏頭會舉要云說文荷字音柯注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與導荷澤同則是達于荷非達于河也黃說甚是而兩荷又未免相混蓋本文為荷水出山陽湖陵而導荷澤之荷則在定陶禹時屬豫州其原委不可不案也胡氏謂禹貢維指引金氏履祥說曰荷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荷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荷則達濟可知胡氏遂定本文之荷為荷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然攷地理志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荷荷水在南應劭曰向舊荷水一名湖今地理志作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荷誤為河又脫下荷字夫班氏之例見禹貢經文者則曰禹貢某山在某水亦如之此正例也本文之變例乃別荷水荷澤之不同故于沛陰郡下曰禹貢荷澤在定陶東于山陽郡湖陵下曰禹貢浮于泗淮通于荷荷水在南復舉禹貢正別荷水與荷澤耳王氏尚書後案曰荷水澤名沛水所緒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為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道沈水之東至于荷是主澤言即豫州之荷澤也徐州之達于荷則是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荷澤之枝流說文名曰荷澤水者也又曰禹貢三言荷惟徐州達于荷在湖陵耳魯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王說條稱荷水荷澤之源精確當固非扣槃捫燭比也總之河當作荷有漢志說又可證荷為湖陵之水則王氏引說頗明確可據胡氏既譏指本文為荷澤而又責人未蒙荷澤之源其亦未先案荷水荷澤之分乎

寡兒寡妻解

書康誥曰乃寡兒助詩思齊曰刑於寡妻漢儒釋字者各異孔傳曰女寡有之兒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女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此實宗詩思齊鄭箋之說毛傳曰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兒助後儒多主鄭說竊按毛傳實較鄭為長若從鄭以寡為賢則武王大姬經何以不直稱為賢而必假寡以紆回其訓乎蓋兩寡字以爲謙詞者固非即以爲賢之者亦未是惟趙岐注孟子云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又四書辨疑

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那分明說文王之化自近以及遠由寡以及眾此寡字止是單寡非眾之意雖文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亦惟正后一人為妻妻惟一人故以單寡稱之二說者實本毛傳而申其意最為當益兄之所

以傳少者由母弟八人武王為最長則弟有八而兄惟一也

妻之所以傳少者一娶九女一為嫡妻則妾有八而妻惟一也詩正誼曰嫡妻惟一人故言寡此正與毛說合近陳氏與毛詩疏云傳上章云文王之妃此云寡妻適妻也者寡之為言特也適之為言正也寡謂之特謂之匹適謂之妃妃謂之匹適並通也天子之妻適一餘皆為妾故傳釋寡妻為適妻猶尚書傳適兄為寡兄矣說亦足以中毛而定疑然則書紀寡兄統母弟八人言詩詠寡妻統八妾言以多形少經說

了然可見而亦何必故曲其說哉
旅酬下為上鄭注鄉射禮與中庸異同
儀禮鄉射禮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鄭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於中庸注曰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也速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按鄉射禮注以傳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釋下為上中庸注則以舉解於其長釋下為上說各不同自來釋者其異近凌氏禮經釋例以尊酬卑為下為上謂旅酬唯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遠賤之誼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解於其長為下為上也爵至無算則神惠均於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為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有事為榮非謂舉解為有事也竊意不然遠賤正指兩黨有事無事之弟子困勉錄云同姓無事者序昭穆異姓無事者辨貴賤有執事者各以事序而不在昭穆貴賤之數若僅行執事者與無算爵則神惠連而不均此凌氏欲強合鄭說之異而未得其精細釋兩注鄭蓋一就酬者尊弟子為下為上鄉射禮注是也一就弟子舉解為下為上中庸注是也此無算爵何以亦云旅酬近諸鶴侶儀禮管見云無算爵亦得統名為旅酬其說是也蓋旅

酬既畢將行無算爵則賓之弟子及兄弟弟子同時各舉解於其長此兩黨弟子下為上之誼然後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此酬者尊弟子下為上之誼鄭注互言之凌氏欲合其說而鄭義反晦矣

賓為苟敬說

儀禮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內揖讓升賓為苟敬鄭注苟且也假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按鄭於苟字訓釋未盡的當凡敬無苟且義敬涉苟且則情且敬主乎中存苟且則何以將敬近凌次仲禮經釋例引戴氏東原曰說文苟自急敬也音棘从羊省从勺口猶慎言也與苟且字不同實發前人未明之旨蓋敬从反苟反者迫也苟者慎也所以迫而為慎也許書部首之字皆於屬字相關故敬入苟部而不入支部此可以證敖繼公集說苟誠也實也實於是時雖不為正賓而實為主君之所敬故以實為苟敬竊謂亦非本文苟字之義高郵王氏並非敷戴二說云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注曰下以所與燕者為賓者燕為序歡心實主是也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為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竊意王氏誤會經旨蓋賓為苟敬正恐因就燕而舒敬故深自急敬此經旨之易明者王氏又引聘禮記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實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誼命為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特訓為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敬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竊謂禮有大小而敬則無大小何也以敬主於誠不能以半誠半偽出也苟之訓急敬世久不明其誼非戴氏東原於此經定其訓許書此字不疑為贅文乎

君行一臣行二說

君行一臣行二聘禮注凡三見一見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注再見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注三見公側盥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蓋見為行一者一在廟門內一在登階就位時又一在堂上也康成注本不謬乃賈疏謬奪其誼既以及門後之行一行為指三揖時又以下文一為據大判言一為兩楹之間為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竊意不然蓋及廟門而君先入既則立於中庭而肅客斯時賓去君遠君行一臣行二至階而適相當然賓不敢先君登也此蓋孫文子聘禮公登亦登叔侯君升二等然後賓升所以必行二者欲先就臣位以俟君也及受玉而亦行二者恐君勞也經疏本甚明了況證之晏子春秋則登階後及堂上之行一者二更無疑晏子曰晏子聘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之子饋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趨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見仲尼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速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蓋登階歷堂上趨晏子正恐失行二之節而不能先就其位則此時亦君行一臣行二可知也乃疏既不明登階時臣宜先就位而漫以行多行少釋之疏矣近俞氏平議謂行一者在既曲揖之後當牌揖之前洵然則舍此時豈君行一臣亦行一乎是說也吾不敢以為信

為其拜而變拜解

曲禮記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變拜鄭注變則失容簡變猶詐也釋文變拜子臥反又側緣反詐也沈祖棻反又子復反虛本作踳正誼曰變挫也戎容擊斃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變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今禮記及注疏變皆从艸艸書無此字蓋亦大徐所新附公羊僖三十二年傳何休云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踳是虛何所據本變皆作踳竊意鄭所據者當是禮記古本非謂古本作變也實古本作變而後人傳寫踳變近錢氏大昕云見說文變即拜而變拜之變洪氏頤煊云讀踳變疑變即變字之譌說皆可據何則說文變行變也一曰偃也蓋其字从父行遲與父又象人兩脛有所躡足部云踳踳也拜而踳謂身蒙甲冑不能折要如踳踳與與鄭失容及詐也之說正合所以知變為古本者郭璞山海經注徐廣史記音諒皆曰變古踳字無此字蓋變為正字是變踳相通變為古字踳

負今字交變字形相近語由於此近威氏經說禮記以爰為
蹲之俗而謂爰拜之拜為衍文鈕氏非石說文新考攷謂通
借作巫巫又可借作性皆未密合茲拜而爰拜謂如蹲踞而
許為拜者下拜字並非衍文公羊注實節取經文若以為權
推則又與下拜字不屬矣陸德明當時所見鄭本爰已傳寫
譌變而爰又譌於舛幸存盧本與公羊注而古字始顯亦鄭
證於以明

程達北方謂之落時解

爾雅釋宮程達北方謂之落時郭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樞以
為固也疏曰其持樞之木或達北樞以為半固者名落時樞
即棟也按北樞之名未之聞疏以樞為棟則劉熙釋名曰
棟中也又何以樞為北樞近郝氏義疏謂落之言格連綴之
意說亦近是但於經恒究未明顯俞氏平議謂樞達二字當
句北方謂之落時乃釋方俗之殊語竊意更不足據洵如俞
說則下文落時謂之尼又何方之言乎抑又從方言而釋之
為尼乎非也按落時謂之尼爾雅正恐或不達落時之義故
又以尼申說解此文者宜將落時及尼比較細釋而命名之
證見所以由樞達於北方之證亦見攷後漢列女傳注落落
也文選西京賦摺樞積落注落落是落時樞連綴之意釋
宮又云室中謂之時是時樞室中言也謂之落時者謂自門
樞東西樞柱有縱木接達於北方有似藩籬其室故謂之落
時樞據東西樞木言達樞南北樞木言也然室以棟為重何
以不曰棟而曰樞達曰占屋皆五架惟中棟謂之棟其餘無
棟名也然藩籬有牆則落時當屬諸牆曰牆者墀也落有疏
叙疏闕意見左太師說史詩今人籬落正取諸此非可以牆
比也若下文尼字之說則當從釋文尼或作尼蓋尼義與落
時不相涉惟慮則說諸左氏傳尼無注者也義當同屈葛
戶之之戶屨又為捕魚器作說密相編以字書作魚之有
力者恒政應而出後漢質帝紀目梁冀為跋扈將軍說正取
此而注以為強梁者非是尼與落時兩校之皆取藩籬證
無疑故曰不審為落時之義而所以由樞達於北方者無
以明即落時所以又謂之慮者亦無以明

卷民

紀物候之書其備於周禮月令小正如納冰冰凍冰記載

詳矣然考諸周禮左傳其時月或至各不同舊說以為
地氣不同者固非即以或主布政教或主紀風俗者亦未
盡然也試先攷其不同而申明其故幽風言三日納於凌
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周禮凌人掌
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左昭四年傳曰日在北陸
而厥冰是月令周禮左傳記納冰均在夏十二月幽風則在
夏正月其納冰時月不同有如此者幽風言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非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小正二月初復羔凌人
云春始治之左傳西陸朝觀而出之是諸書紀開冰實同而
或疑不同者由未得西陸朝觀而出之解也夏小正三月頒
冰凌人職云夏頒冰左傳曰火出而華賦自命夫命婦至於
老疾無不受冰其說有似或主乎春或主乎夏而頒冰時月
不同有如此者閭閻因不同而攷其故鄭志答孫皓云幽土
既寒故可夏正月納冰辨之者曰地氣溫寒之異分南北不
分東四幽在中國西不在北也況月令為秦書秦皆皆豈地
周亦豈地也咸陽幽嶺總在二三百里內耳溫寒尤不應相
異月令主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幽風主紀風俗多舉其盛
而言故有先後之異竊意規鄭說甚是而必分月令邪風為
布政教紀風俗而異者實未敢信何則詩既詠二之日鑿冰
沖沖矣何必遲一月而始納若風俗使然恐幽風不若是之
情蓋作詩之體與紀事之例有別詩人屬辭取便若云二之
日納於凌陰則虛三之日序且冰既鑿矣明明亦可以入
但人事或有偶遲故纒云三之日明過此則未可納也不然
舊中豐既稱曰在北陸而厥冰何復引七月之卒章為厥冰
之道非明詩言無異之故乎左傳西陸朝觀而出之鄭氏謂
四月昂朝見說本爾雅其義未瑋惟服氏謂春分奎見東方
實得其指若杜氏謂三月奎朝見則亦未深得其故者也據
周禮頒冰在夏據小正頒冰在春傳云火出而畢賦其所以
不同者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是頒冰時月不同之故實因夏正周正而分也然則冰既開
矣何以不即頒買氏凌人疏曰二月之時蠅蟲已生公始用
之四月已後暑氣漸盛則賜及羣下此言最瑯要而論之不

同之故或因于屬辭或分乎兩正苛讀書而不泥乎辭可以

問職方刺州其浸潁潁潁州其浸波滎說文潁注曰潁潁
注曰刺潁何者為是
周禮職方刺州其浸潁潁潁州其浸波滎說文潁注曰潁潁
此非也潁未開杜子春云潁或為淮潁州注曰春秋傳曰楚
子除道梁滎營軍臨潁則潁宜屬潁州在此非也按周禮與
許書互異當以許書為是地理志本潁方立說潁州實據
周禮潁本鄭所見者已於乃指其潁此卓卓有見者試先
即潁潁考之許書潁水出潁州潁山東入淮潁州潁水經
潁水出潁川潁城縣西北少室山鄆云山海經曰潁水出少
室山注地志潁水原出雒州嵩高縣東南三十里陽乾山今
俗名潁水原出山之東谷其側有古人居處俗名潁城故老
云是考故故居潁故許所指者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縣東南四十里有陽城廢縣者是山海經及水經所指少室
山即今嵩山西南者是嵩山豫之望也括地志所指潁谷為
鄭地鄭固屬潁者也杜注左傳潁者凡三宣十一年十並指
陽城縣無異說是許以潁為潁州潁者是而職方以為潁州
潁者非也潁許書一曰潁水潁章不詳水所出攷潁水有
二水經卷六之潁水出河內軹縣即河水篇中所云東逕平
陰縣北潁水從北來注之者此別一潁與潁潁不相涉惟汝
水篇注曰潁水出潁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
為潁浦春秋左氏傳襄十六年楚晉戰於潁阪蓋即潁水以
名阪杜注昆陽縣北有潁水東入汝今攷河南南陽府葉縣
北二十里有昆陽城其地適符許所指為潁潁是許以潁為
潁州潁者是而職方以為潁州潁者非也潁許書水在漢南
荆州潁也春秋傳曰脩滎梁滎水經注云滎水出黃山在
今隨州棗陽縣北元和志隨縣斷蛇邱在縣北二十五里滎
水在邱西四十里九域志隨州唐城縣有滎水又水經注滎
水云滎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瀘西縣西又東南逕隨縣
故城西楚武王伐隨除道梁滎謂此水也是水經所說正與
許鄭台矧左氏傳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滎既在

漢水之南則屬荆浚無疑是許以浚為荆州者是而職方以爲豫州者非也不僅此也波鄭讀爲播引禹貢梁播既豬爲說攷水經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歌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澆其水南逕蠻城下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滎水全氏祖望以此爲鄧滎波之波蓋波水在潁澆之南原出豫州而流至荆蠻襄十八年楚伐鄭涉於魚齒之下杜郵皆謂所涉即滎水則波澆在荆之北境故波爲荆州浸許書於波下雖不載爲何浸而波澆周禮之同譌爲荆州浸可知大抵許氏所據爲周禮善本必非互易經文後儒不知強爲臆說譏矣夫杜子春之澆或爲淮鄭所不取乃近儒周禮漢讀攷以淮爲滎謂如注雨之澆准雨則又從杜而改經文紆曲難通汪氏梅村漢志志疑謂二州浸非全譌疑豫州宜曰潁波荆州宜曰澆然潁水在豫州安得謂文非全譌是二說也皆未敢信

公田有廬舍二畝半辨

公田有廬舍二畝半之說始於漢志何休注公羊承其說趙岐注孟子亦承其說而漢志實亦譌於穀梁攷宣十五年穀梁傳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舍井廬舍非皆在焉然猶未云二畝半也食貨志因之謂井方一里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何休公羊注云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郊鄉以爲一畝半不合孟子五畝之數遂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伴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又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注八家同養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籬意皆非也鄭注周禮匠人云野九夫而稅一則鄭意無家各二畝半爲廬之事若公田去二十畝廬舍何以成十一之稅乎許書尸部廬下曰寄也春夏居秋冬去之從御廬下曰二畝半也一家之居近段氏若庸曰許於廬不曰二畝半於廬曰二畝半以錯見互足不知許於廬曰寄而無其數正明暫居而非久居且爲春夏力作休息而居非盡室以居也不然四時處廬各居其一何廬曰寄而廬曰一家之居哉是段以二

畝半爲錯見互足者非或者曰廬既非宅證諸孟子則許於廬當云五畝曰是不然也孟子五畝之數并樹桑井窺場圃言之許則實計居室之地則八口之家二畝半亦不爲少是鄭注經許釋字公田均無廬舍二畝半之說也且斯說之謬證諸經傳無一可通七月之詩曰飽彼南畝明自邑來儲田也若公田既有廬舍同爲一井何需婦子之饑即云儲自廬舍是傾家而處公田吾不知邑中之廬守望何人也且不但此公田既有廬舍二畝半則田中不得有木孟子安得稱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乎或又曰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而公田在井之正中是廬舍在公田之證不知詩云中田有廬謂各就田中小莠茅舍以爲息勞守畝之所此李氏讀禮疑圖之說辨之甚詳蓋私田之中亦可曰中田何得泥中以言公也穀梁之譌或即由此故曰攷古而不泥乎古斯之謂善攷古小篆多古籀文攷

小篆多古籀文攷

小篆由古籀文遞變也推變之由古籀象形爲多小篆取結構整齊或增損或段借而古籀亡矣說者曰許書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正合自敘引射律始編籀書九千字是小篆即籀書籀書即籀古文洵是說也近今郡國往往山川得鼎彝其銘文何以與小篆不同且小篆既皆古籀何以叔重間引古籀乎或又曰古籀叔重所見既列於篇外此不引古籀者皆小篆此又一偏之論許書引古籀不過居十分之一二豈古人櫛壁虛造至數千字之多此必無之理然則小篆之多古籀文也其必證以古器銘文如石鼓之類美爵之可孟鼎之大毛公鼎多父盤盤之類一一取證與小篆相類而始得乎曰此特小篆本古籀文之一端而猶未足辨小篆之多古籀文李斯之作小篆也上采倉頡下取史籀斷不憑空而變一字其不可變者必變則形無可象事無可指意無可會如艸之从艸木之从木八之从八人之从人刀之从刀之从刀水之从水示之从示他如又字从又父字从父之字从父東西之東南北之證以鼎彝銘文全字無異而偏旁亦無不同是小篆多古籀文之一大端其迥然各異者近莊氏述祖說文古籀攷吳氏大激說文古籀補具有成書可攷見也小篆與古籀小異者亦見然則叔重豈不知之曰古書

尙質非若後人著書有凡例可載且叔重所見必信而有徵然後引入如石鼓爲籀文許氏未見不收而况鼎彝豈能盡識如謂石鼓非周物鼎彝盡偽器則必并叔重所見而盡闕之也不亦惑乎

律者六經之亞文也官學之人皆當誦讀童而習之壯而行之人材因以見焉自皋陶造律至秦而徒尙煩苛漢興蕭何次律令凡秦律挾書者族及一人有罪并其室家者悉除之以李悝法經六篇益爲九篇叔孫通旁章十篇張湯二十七篇趙禹六篇合六十篇所謂律者固不僅刑名法術也舉凡禮樂兵農刑政胥於是乎在顏師古注急就篇曰律之言率也制法以率下也一曰律述也具述刑名也令命爲政也是律與令本分爲二凡下合著令學令及令甲令乙令丙皆令而非律諸書引律或兼言令順舉之辭也律之定於漢者今不可得漢書刑法志所載亦甚寥寥而吉光片羽往往見引於漢書注史記索隱正義說文解字三禮注太平御覽白孔六帖等書謹就平日所讀過者除刑法志外網羅逸文若干條然篇名僅有尉律無目可分我

大清律例遠法漢代近酌時宜謹遵其目而集之曰吏戶禮兵刑工其有無目可寄者則歸諸雜律至於諸書或引律說攷馬鄭諸儒當時俱有律章句今亦不存附於末亦可見漢律遺意焉謹條列如左

二千石有子告有罪見漢書高帝紀注
大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見漢書文志說文故附律學條十七已上附漢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縣大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
斗食佐史見漢書惠帝紀注
張見漢書申屠嘉傳史記注引張下甸士字
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見漢書杜延年傳注
那卒史書佐各十人見史記蕭相國世家
營軍司馬中見漢書趙充國傳注
近塞郡置尉百里一人士尉史各二人見漢書匈奴傳注

部軍官史一人 見史記衛青傳注

律說都吏今督郵 見漢書文帝紀注

右吏律十條

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惟賣人與奴婢倍算 見漢書惠帝紀注

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賣家長不身自書 皆罰金二斤没人所不自占物及賣錢縣官 見漢書注

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 見漢書注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 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 見漢書平當傳注

民不繇貨錢二十三 見說文貝部

絢絲數謂之絢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 見說文糸部

膠田狝艸 見說文田部

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 見漢書蕭望之傳注

右戶律七條

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者罰金四兩 見漢書文帝紀注

春曰朝秋曰請 見漢書吳王濞傳注

祠祀司命 見說文示部

齊民與妻婢姦曰姘 見說文女部

見姘變不得侍祠 見說文女部

絳 見說文糸部云楊雄以為漢律祠宗廟丹書告也

賜衣者緹表白裏 見說文糸部

律說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謹 見漢書功臣表

右刑律十一條

鑄僞黃金棄市 見漢書劉德傳注

踐更居更過更 應史記吳王濞傳注

簞小筐也 見說文竹部

名船方長為舳艫 見說文舟部

右工律四條

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 見史記孝

會稽獻驪一斗 見說文馬部

及武門首涿涿 見說文水部

會稽郡獻驪三斗 見說文魚部

婦告戚姑 見說文女部

右雜律四條

五十石以上 見漢書蕭望之傳

右漢律定罪之次

趙廣漢善鉤距說

漢書趙廣漢傳廣漢又善為鉤距以得事情注蘇林曰鉤得

其情使不得去也昔灼曰鉤也鉤也鉤也鉤也鉤也鉤也鉤也鉤也

問而自知眾莫覺所由以閉其情為鉤也師古曰鉤是也

止之亦正使不得去之義且攻鬼谷子飛箒箒鉤箒之語作

同作異或正勢以鉤之或伺候而箒之注鉤謂誘致其情箒

謂牽持箒束令不得脫也箒距雙聲許書箒箒也蓋挾取之

器曰箒是鬼谷之意正與蘇說合又攻墨子魯問篇云公輸

子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御覽

引作鉤鉤強箒皆一音之轉是鉤距即鬼谷子所稱鉤箒亦

即墨子所謂鉤強也蘇林之說均與二書之誼不悖其為場

義無疑洵從晉灼以距為防為莫覺所由以閉其術迂回不

可通矣乃小顏宗之而斥蘇豈非妄解也哉

六朝造象記啟

六朝造象之盛至史有特作釋老志其造象也謂鑄佛之功

可得福報人心之愚固不待言而記石流傳至今幾五百餘

不可勝錄試擇其記載有關於正史缺錄地理或殊有史蹟

者有碑誌者有碑誌官爵姓氏可疑者有佛象佛名希見者

有造象姓氏罕聞者一攷之外此六朝文字恆多俗例問

有特從古字古義者尤不可不問凡此諸類試分攷之北魏

安定王造象題曰假節華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安定王魏書安定王休傳云次子寶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

大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即造象人官爵無異而假

次子定遠也北齊書北史並有傳惟載別封臨淮郡王位司空尋除瀛州刺史而不及青州公侯之爵史亦缺之周費氏造象有陽烈將軍虎威將軍史皆無攷此正史之缺錄者若西魏曹續生造像云現治富平令曹魏書地形志富平隸營邱郡天平四年置天平為東魏孝靜帝紀元其四年即西魏文帝大統三年當時既分東西魏何置縣聚之東魏而碑繫之西魏周費氏造象有長利縣南宮二縣令慎政郡丞治都督一行徧攷地志齊周之代無此縣郡之名豈地有殊名歟北魏楊大眼造象有安戎縣魏書北史惟有安成縣則史之安成實安戎之譌此六朝造象記足以正史之譌者北齊馬天祥等造象傳武平九年按武平只七年而無九年此云九年顯係碑譌北魏始平公造象授堂金石跋引隋書謂元孝矩祖修義父子均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記或子均為修義所建蘭泉粹編已辨證其不合謂始平公或別一人良然周宇文達造象碑記宇文康列銜多不辨宇文達無列銜攷北周書文帝十三子傳代襲達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為荊州刺史三年進為王宣帝初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此達之官爵碑不應缺孝閔帝一男傳紀厲王康保定初封紀國公進爵為王出為利州總管此康之官爵碑有持節驃騎金紫光祿刺史都督開國子等字史傳不聞此不可解者實造象官爵姓氏之可疑矣北齊造象稱盧舍那法界人中象按華嚴經云盧舍那佛報身如來所王之國則盧舍那為佛名宋買造象稱造天宮石像此天宮當指四望言之此佛象佛名之希見者至於周同瑞氏造象碑記姓名一百六十餘人姓同瑞者居半瑞為字書所不載新唐書張琇傳載姓同瑞者二人豈瑞為字之譌歟聖母寺四面象碑記姓之異者曰南井曰昨和曰屈男曰荔非曰鉗耳曰嫺姐昨和見通志氏族畧荔非見唐書李光弼傳嫺姐見周太祖文帝紀餘俱無考此造象姓氏之罕聞者北魏征和寺造象云現世安隱一切方言隱定也玉篇隱安也此云安隱為安穩之古義安定王造象記依嚴發半以衰為抱猶用古字元造象記借榮為榮借儀為義此古字之通用者東魏邑主造象詠北齊造丈八大像詠以詠為頌說文詠爭也

漢民遺文

〇七

一曰謂詠此六朝人猶能用古字古義者若夫造象而兼載醫方則惟北齊道興造象記一石蓋六朝造象碑文碑字鄙劣者固多然書勢磅礴卓氣韻生動或正書而雜篆隸古雅可喜者正復不少也

〇八



寒秀草堂筆記

姚衡著

寒秀艸堂筆記卷一

清 歸安姚 衡撰

小學述聞

家大人與嚴丈鐵橋共造說文長編... 其副置之儀術歲月既久所積遂多... 於後蓋以便省覽備遺忘耳... 陸德明并釋文雜作審汲餅也... 呂刑釋文銖十一銖二十五分... 河廣釋文刀作闕按孔疏引... 車攻釋文無所盛曰械... 賓之初筵釋文鵠即鵠也... 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雉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 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

寒秀艸堂筆記 卷一

寒秀艸堂筆記 卷一

二

公劉釋文無底曰囊有底曰囊按坤者作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見史記陸賈傳... 抑釋文詰故言也詰疑訓之誤因知詩曰詰訓是告之詰言之脫誤也... 召身釋文窳懶也按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四分律第四十九云窳余乳反承慶云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 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瓜又懶人恆在室中故从宀又按爾雅釋詁愉勞也郭云勞苦者多愉愉今字或作... 窳同召身疏云艸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立似若懶人常臥室故字从宀音眼... 絲衣釋文爾作鐵據此則陸所見說文引詩當在重文鐵下... 又吳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為吳从口下大... 泮水釋文憊作慮音擴闊也一曰廣大也據此則陸所見說文引詩必在慮字下... 左莊十四年釋文繩作繩按孔疏云字書繩作繩字从言訓為譽... 昭元年釋文既五喚反習厭也又作悅貪也據此知說文窳下忱下皆引左傳陸所見本已如是矣... 又十一年釋文筵本又作造初又反副倅也說文筵从艸按今說文蕙艸也造諱長說造上士也倅字在... 人部新附副也... 公羊文十一年釋文圍作圍按兩圍字必有一誤或欲改下作圍仍非異文也陸無此例嚴先生曰約會... 十三阮圍又姓氏於其國後漢末匿稱然則釋文正文當出匿字無疑又約會十四願圍一曰邑名或作... 圍

釋詁釋文壞敗也縮文作數又引字林云壞自敗也下怪反數毀也公壞反據此知字林不以壞毀為一... 字今支部之數蓋依字林增因重出... 釋言釋文誦訟也音囚許容反說文作詢同按許書與爾雅皆作訟也惟許以詢為正體故陸言說文作... 也然則今說文說也必訟也之誤矣詩傳誦訟也... 釋天釋文獮从爾或作獮从市城琳云玉篇作獮然說文有爾無獮則從爾為正據釋文此語及玉篇則... 知今本說文作獮者非是其獮字小徐於大部移入市部改為獮然尚不易秋田之訓大徐改云親獮也... 以為祖獮字又以為新附則失矣... 釋艸釋文香若菴據此則陸所據艸部但有菴字其香若二體皆後人所改也... 又菴未之少也又作菴按竹部籀或省作菴... 釋蟲釋文駮於貴反說文字林從舛此舛必舛之誤今說文舛部脫此篆... 釋畜釋文馮黑馮驪白雜毛按大叔于田釋文馮音保驪白雜毛曰馮依字作馮... 孔頴達五子之歌正義驪者射也按疏引歸藏易云驪驪十日... 四月正義馮鳥也按左傳昭十五年釋文馮本又作馮爾雅釋鳥馮字亦作馮中庸釋文馮字又... 作馮五行志中之下云有馮焚其巢師古曰馮馮也按此志馮字四見注一見地理志交趾郡有朱馮縣... 梅福傳夫馮馮遺害嚴先生曰按鐵字或省作鐵或疑馮字當作馮馮復省耳

寒秀艸堂筆記 卷一

三

又營惑也。按當作營。
 南都賦注：蕭蕭之屬。按蕭蕭當爲敵。
 又梅聚似梗。按梗當爲梅。
 吳郡賦注：折傷也。按正文：莫不劔銳挫芒。依注當作劔芒。
 又拉。頓折也。按手部：拉。摧也。摧折也。
 魏都賦注：濤。大波也。按今在新附。
 又曠列中止也。按李善引此。又申說其義云：然曠或止或列。是列字非衍文。
 又曠旦明也。按曠今在新附。當爲曠。
 藉田賦注：塞飛兒。按毛本塞作軒。
 又臨道也。按臨當爲臨。
 上林賦注：海。鬪。香氣奄藹也。按今說文：無醜醜二篆。疑殘脫。
 長楊賦注：誇。詭也。按言部：誇。讒也。讒也。
 北征賦注：甚也。按今在新附。
 景福殿賦注：秦名屋。綿聯。按廣韻：二仙棉字注云：屋聯棉。海賦注：詭。變也。按詭當作詭。
 雪賦注：擬。按也。達鼎切。按當作拔也。
 月賦注：波。水涌也。按下有滿堂飲酒。乃說苑今本。作說文誤。
 豬白馬賦：禮。禮也。禮當爲札。與札形近。因誤。
 思元賦注：珩。聽行也。从行上聲。珩當云。从玉行聲。
 又蘊。古花字。按正文：百卉含葩。李善引說文曰：蘊。古花字。本誤作蘊。音爲詭切。非此之用也。蘊花二字。說文所無。蓋蘊爲葩之誤。當云：古花字。本誤作爲。音爲詭切。琴賦衆葩注云：古本葩字。爲花貌。郭璞曰：葩爲古花字。
 又無幅。口輪。按無當爲有。
 閒居賦注：稅。租也。按原文：誤倒。
 又膳。具食也。按原文：膳。誤善。
 又杓。元服也。按衣部：杓。作初。
 長門賦注：蹤。躡。按蹤當爲蹤。
 文賦注：挫。折也。按手部：挫。摧也。摧。折也。
 舞賦注：迭。詭聲也。於佳切。按迭當爲哇。
 又婆。蛇邪行去也。蟻與透同於危切。按婆當爲蟻。蛇當爲透。
 長笛賦注：程。示也。按南都賦注：引廣雅曰：程。示也。

又算柱也。按正文云：掌距規邊。注引說文云：算柱也。何紀瞻依注改正文章字爲算。按正文既掌距連文。則掌字必是算之誤。注當引說文：掌。距也。傳寫誤耳。
 又按。摧也。按手部：按。作挫。又按。下。六臣本有。按。索持也。按。推也。毛本無。
 琴賦注：津。液也。按血部：津。作盡。
 又批。反手擊也。按手部：批。作擺。
 琴賦注：隅。曲也。按隅當作隈。
 又曠。氣。悟也。按悟當作悟。
 曠賦注：籟。文爲賦。在吹部。按今說文：口部。欠部。皆有。曠。傳寫時。口欠竝列。致誤併爲吹。
 又再。弱。長兒。按女部：媼。弱長兒。
 神女賦注：媼。弱好兒。按六臣本作。閉體行也。
 又媼。靜好也。按六臣本有此條。
 又媼。靜也。按漢外戚傳：孝平王皇后。爲人媼。媼有節操。師古曰：媼。靜也。又選女史箴：媼。媼淑慎。注引漢書：媼。媼有節操。服虔曰：媼。音醫。桑之醫。又引曹大家列女傳注：媼。柔。和。媼。深遠也。今列女傳。爲人媼。淑有節行。淑乃媼之誤。
 張華勵志詩注：漠。寂也。按漠當作暮。
 又漠。無爲也。按漠當作泊。
 鮑明遠詠史詩注：希。疏也。按鮑詩作稀。注引說文：希。疏也。復云：希與稀同。則唐初本說文。有希字。明矣。
 阮嗣宗詠懷詩注：菴。豆之葉也。按公食大夫記：牛菴。鄭云：菴。豆葉也。
 任希範發魚浦潭詩注：傍。附也。按人部：傍。近也。是部。近附也。
 王仲宣從軍詩注：饒。餘也。按六臣本。餘作飽。
 又艘。船總名也。按艘當作樓。
 七命注：澹。絕小水也。按水部：澹。澹也。澹。絕小水也。
 任彥昇勸進履注：藹。黑。按也。按彼傳：申重。藹以存。荆。足部。躡字。古亦通作藹。
 李少卿答蘇武書注：葷。肉醬也。按血部：葷。醢也。西部：葷。肉醬也。
 班叔皮王命論注：襲。重衣也。按漢書作襲。音先列反。宋書符瑞志有此篇。亦是襲字。
 謝惠連祭古冢文：醢。醋也。按六臣本作醢也。
 徐堅初學記卷廿二：緇。謂之衣。亦曰。澹。音遠。按禮記：劍則加夫。襪。鄭云：劍衣也。釋文：如。遙切。
 卷廿下：江中舟曰。艫。按艫當作櫂。
 又卷卅：謁。知太歲之所在。象文。从佳。昔聲。按象當作象。
 楊柳荀子榮辱篇注：儻。儻也。按象圖互注。本作儻。儻也。殷敬順列子：天瑞釋文：鴉。鷓也。按今說文：佳部。

難離屬廣韵十八諄云鴉字林作雅廿二覃云鴉字林作難

黃帝釋文屬又作圮皆毀也按屬當作屬今說文屬崩也圮毀也玉篇屬毀也又作圮廣韵五旨隳覆也或作屬繁傳戶部無屬屬二字

力命釋文禮檢短者曰禮檢校方言禮檢自關已西其短者謂之禮檢

杜佑通典卷六十四據文畫著善箱也按此非說文當云下文也以杜直鈔劉昭注因有此誤然因可知唐本後漢書誤已如斯矣

吳淑錦賦注襄襍色也漢魏郡襄縣能織錦綺因名襄色按漢地理志魏郡無襄縣陳留郡襄邑有服官又元帝紀師古曰襄邑自出文繡蓋此一條是繁傳雜語漢魏郡以下韵會引雜語有之今本但云襄襍色也

弓賦注角屬獸狀如象角在鼻堪爲弓出胡休國按史記相如上林賦獸則駉驕角屬郭璞曰角屬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爲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後漢鮮卑傳又禽獸異於中國者角屬牛以角爲弓注引前書音義曰角屬似牛角可爲弓

麟賦注麒麟合仁懷義按宋書符瑞志含仁而戴義

李昉李穆湯悅徐鉉等太平御覽卷十滑子八反雨下也疑當云滑子入反雨下也

卷六十五虞喜志林注引史記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按所引疑是說文

卷百八十二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從二戶象形也按今說文作聞也無在外句據初學記韵會所引是釋名非說文

卷三百卅七魏武本紀曰上與袁紹軍於官渡賊射營中行者皆被甲衆皆恐上令傳言惰動而鼓說文曰槍發石車也乃造發石車擊紹機一日盡壞紹衆號之辟機車按三國志裴注不載此事疑此說文二字有誤桓五年左傳疏云賈逵以槍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若然發石車也乃賈逵舊注非說文明矣

卷三百七十八風委也按當作倭也

卷四百八十八涕鼻液也按篇韵皆云涕目汁

卷五百七十六磬樂石也古者母句氏作磬按下頁云代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注又曰無句作磬古史考曰堯時人又下頁引通禮義纂曰黃帝使伶倫造磬

又箏鼓絃筑身樂也下引風俗通曰謹按樂記箏五絃筑身也按初學記十六引風俗通曰五絃筑身末

卷十九卷樂志引風俗通曰筑身而瑟絃

卷五百八十一璫爲樂器亦作瑱也璫謂聲濁而喧喧然今雅樂部用也按卷內引樂書曰璫也周平王時曩辛公燒土爲之若然喧喧然之語非許君所不宜有矣乃所引說文又出重文瑱字者卷內引風俗通曰瑱燒土爲之瑱一作璫也又引世本曰瑱曩新公所造并引沈約宋書語云本作璫明無重文矣

卷七百五十九杯醜小也按當云杯醜也醜小杯也脫三字耳

卷八百卅針經史也當是鐙字

卷九百二羴羊未卒歲也按韵會八齊抵下引博雅曰牡一歲曰牯牯三歲曰羴牯一歲曰特三歲曰羴

卷九百廿鴨且也按當云鴨且也詩云相彼鴉且作易且亦通

卷九百四十六蟻蝻一曰天柱卷內又引廣雅曰天柱蟻蝻也一作天社廣雅蠅天神蟲也柱社神形皆相近疑是一物

卷九百九十二荃黃荅也按荅亦非誤字

李陽冰刊定本說文通釋木右爲片左爲引音牆按此條通釋脫誤應依六徐引改

社安符毒从申毒聲按通釋中部亦云毒聲

又路从足各聲通釋足部亦云各聲

又靈也從車前重不前合从車宜上畫平不从中明矣按閣也今鼎臣本及通釋皆云靈不行也一切經音義華嚴第一云說文靈止也又作閣郭璞以爲古文靈字後漢虞翻傳令弗有所拘閣說文閣外附也然則閣靈可兩通矣

又差从衣省聲形陽冰云从衣中口非省臣辨以爲蚩音丑善反豈得不爲袁之聲不知陽冰所謂也按虫部心蟲曳行也从蟲山聲讀若騶丑善切蚩讀若騶與袁聲甚近況丑善之音大徐本與祛妄篇正合則蚩省之蚩實是舊本今大徐本及通釋袁下皆作从東省通釋袁下有臣辨曰東音專與祛妄篇不合必後人依大徐妄改也嚴先生曰余向疑袁从東省東字必誤今閱楚金書積疑頓釋

又竟當作竟臣辨按李斯書實如陽冰所作按陽冰改作四甚是若依原本作四則白部有古文四字相亂今說文作竟蓋鼎臣依李說改後人復依鼎臣以改通釋也

又爪背也從爪

又對从古文圭古文圭从羊一也下土音皇非封按古文圭从一羊聲一地也籀文作𠄎土即一也陽冰曰爲圭从羊一其說殊勝然謂封从古文圭則須對字入一部攪動太甚嚴先生曰鄙意封从土从之从寸姑仍說文之舊唯圭古文封省當刪省字下當采李陽冰云圭从羊一

又不本象家滅一盡象文乃从二首六身按梁古文尹字陽冰所謂滅一盡者當依嚴字作

戴個六書故第二唐本幹渾之幹也徐本無幹字按唐本以幹爲乾渾之乾

第三樂从與聲同意按从與既無義加一亦無說乃頭聲爲爾嚴先生曰更古文作與

第十一台徐本說也類篇引說文悅也疑即怡字然說文又自有悅字按當云又自有怡字

又騎武牙也量說之曰顧野王曰虎牙也蓋唐人諱虎改之按今小徐本作武牙

作疊。

卷十七儲待也。按人部儲待也。儲待也。

卷十八排成白盤也。按無舟渡河也。說文涉渡水也。按說文無漢字。水部湖無舟渡河也。

又皓廣大也。光明也。按皓頭下並合此訓。

卷十九摩作儂。餘證食證二反。按今說文人部供送也。又擺兩手振擊也。疑當作裨字。

卷二十持摩拭也。按文選西京賦注引字林。持摩也。口階切。

卷廿一矛長二丈。稍丈八尺。莊折曰。稍丈八尺。非說文語。釋名云。矛長丈八尺曰稍。按廣韻四覺引通俗

文亦云。矛丈八者謂之稍。

卷廿二角平斗斛也。按角當爲斛。

又麻卸屋也。按漢東方朔傳斥而營之。楊雄傳長楊賦斥芬芳而不御。師古皆注云。却也。

又渴適西方鹹地也。按當作腐。

卷廿四洗身曰浴。按今說文浴洒身也。古讀先西同聲。此亦一證。又揖止也。按今說文扞技也。

又痼病也。按今說文痼久病也。據此文云。又作瘡同。故謙反久病也。則舊說文不作久病矣。

又礦古文礦同。古猛反。銅鐵璞也。據此知石部重文當作礦。从后从冫。今說文作升。後人妄改也。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以升爲古卯字。廣韻卅梗云。耕古文。

寒秀卿堂筆記卷二

小學述聞

黃公紹韻會舉要。一東公平分也。从八从公。八猶背也。公音私。韓非曰。自營爲公。背公爲公。按自營爲公四字。亦見下。故大徐本刪之。今小徐本亦無此四字。

二冬琴鼓聲也。按說文無琴字。集韻。或作琴。

又古作琴。按一部容古文容。

又曠。曠渠。从鳥庸聲。嚴先生曰。按佳部。隴隴也。鳥部不容窺出。故大徐本但云曠鳥也。漢害相如上林賦。頌曠庸渠。郭璞曰。曠渠仍曠。灰色而雞脚。一名曠渠。師古曰。曠渠。即今之水難也。史記上林賦。頌曠曠。徐廣曰。曠音容。曠。按漢書音義曰。曠。曠似曠。灰色而雞足。竊意曠曠是重文。當併隸佳部。大徐作鳥也。以滅重出之迹。恐不然也。

四支彌弛弓也。从弓。爾聲。云或作弛。亦作弛。古作彌。並無從重者。

又底病不翅。按部內翅下云。不翅猶言不止是也。莊子不翅於父母。徐音詩。今繁傳本。尚作病不翅。大徐本改云病也。非是。

又趁。趁。趙父也。一曰奔也。按佩聲云。奔趁之趁爲進趨。其順非有如此者。知郭所見本有奔也句。

又禮。禮吉也。按吉當爲告。釋詁。禮告也。約會此釋字下。引漢郊祀志。熙事告成。師古注。與禮同。今檢郊祀志。無此語。禮樂志曰。熙事告成。師古注。熙與禮同。

又邨。邨名。从邑。支聲。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按漢志。右扶風美陽本。注云。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又茲。艸本多益。从艸。奴聲。疑當云茲省。今說文絲省。

又絲。蠶所吐也。从二系。一曰一蠶爲忽。忽爲絲。按一曰二語。徐鉉取以說糸字。大徐糸下既采。謂語。故絲下刪此。又澆水出趙國襄中。从水。厲聲。按今繁傳本。作襄國中。大徐作襄國。漢志。襄國縣屬趙國。

又茨。茨茅蓋屋。从艸。次聲。徐曰。次弟茅以蓋之也。按依錯語。則正文當作茨茅。大徐作以茅蓋誤。

又詞。音內而言外也。从言。司聲。徐曰。聲成文謂之音。此詞直音內之助聲。不出於音。故曰音之內。直言曰言。一字曰言。此詞皆在句之外爲助。故曰言之外。據此。知小徐本竟作此音字。

又縷。亂絲兒。按類篇。縷引說文參縷也。謂絲亂兒。疑此是徐鉉語。

又馮。水名。从水。爲聲。出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阪。按類篇。馮水在新陽。不云說文。嚴先生曰。說文今本無此條。亦無馮字。經史。馮馮字皆作馮。漢志。河東郡。亦無虞鄉縣當考。

又廄。或作達。从廄。又引徐曰。奎高十也。徐取叶語。改云。廄高也。

又疋。艸木實。疋疋也。从生。疋聲。讀若疋。按疋字讀若疋。是校者所記。疋下云。讀與疋同。是也。大徐不通。遂改云。疋省聲。

五微。晞。乾也。从日。希省聲。按銜曰。希亦少也。即當直作希聲。

六魚。鮒。魚也。从魚。去聲。一曰比目。按犬部。活。讀若比目。魚鱗之鱗。當作此鮒字。

又沮。水名。在楚。引漢地理志。南郡臨沮。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又引地理志。武都郡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溪。入江。周禮。荊州川也。據此。則今說文沮下。乃應劭語。當詳考。

七虞。杵。器也。引春秋傳。杵不穿。荀子。杵圓則水圓。杵方則水方。增韻。浴器。按木部。杵所以涂也。非此義。

又芻。刈艸也。爲包束艸之形。徐曰。此雖从艸。蓋是象形。據此。知今本爲作象非。

又狐。从孤。省。陸佃引。按今埤雅卷四同。

八齊。吓。下以問疑。从口。下。徐引書。七吓疑。按今繁傳同。

又氏。本也。至也。从氏。下著一。地也。按士喪禮。髀。肱。脊。肺。皆覆。進氏。鄭云。氏。本也。

又堤。滯也。的米切。按佩聲云。堤滯之堤。爲隄。唐。其順非有如此者。

九佳。茶。戾也。从艸。集韻。或作並。

又佩。作。不。正也。从立。佩聲。云。廣韻。作。華。略。作。佩。周禮。形。方。氏。無。華。離。之。地。

十灰。郃。國名。炎帝之後。姜姓。所封。从邑。台聲。徐曰。右扶風。郃縣。引詩。卽有郃家室。按今小徐本。以右扶風。

又商，貝母，毒，瘴，蛇，毒。从艸，冏省，聲。按省字行，大徐本作冏省亦誤。

九青，駟，輕車也。重曰輻，輕曰駟。按今小徐本作輕車也。

十蒸，激清也。从水，攷聲。攷，傳錄曰：攷音微。

十一尤，求古文表字。按今小徐本，古文表字，此與與音同，又緣急也。徐引詩，不說不緣。按絲衣釋文云：緣說文作緣，然則舊說文，乃引詩載不緣，緣也。此以爲徐引確甚。

又猷，弛也。按此條不可用。詩傳弛兒是錯所引，又說文作猷。

又猷，冠飾兒。詩戴弁猷猷，猷猷，猷猷。猷猷，猷猷。猷猷，猷猷。

又猷，隄下。从水，秋聲。又水名。按今小徐本，作有猷水。

又鴛，雉也。从鳥，秋省聲。或不省作鴛。嚴先生曰：此竝依張次立改。其實水秋同聲。徐鉉謂未非聲，次立疑承傳寫之誤。黃氏逕據改皆謬。

又鴛，慙也。从心，頁聲。按頁亦古文首，故得聲。今讀頁胡結反，即憂入也。

又獸，獲屬。从犬，倉聲。隨西謂犬子爲獸。云本作獸，徐曰：今作猶，然則小徐本篆體，左倉右犬明矣。今說解內，尚存一獸字。又按今小徐闕此篆。

又瀘，水邊艸也。从艸，猶聲。按此篆當亦作猷。據大部。

又嘉，嘉善肉也。徐按國語，勇犯曰，毋亦柔嘉是食，犯肉腥臊之也。安可食。據此當嘉爲句。

又叫，曲也。从口，丩聲。按此體與口部重出。

又麻，蒸也。引文選，莊忌哀時，命筮，筮難於麻，蒸也。又引廣雅，麻，蒸也。按文選，無哀時命，又按今小徐本，關麻字，然因可知說文作蒸，不作麻矣。

又活，水出廣漢，巴，徵外，南至楚江入漢。从水，音聲。今說文作出廣漢剛邑道。按漢志，廣漢郡剛道，活水出徵外，南至楚江入漢。水經活水篇，鄴注，活水出廣，護國剛道。徵外東南流，據此，則今說文作剛邑，誤。

十二侵，蟬，勳兒。按此是蟬字解。

十三覃，傘，蓋也。作合升聲。嚴先生曰：按今小徐同。嘗云：从升合聲。家人曰：傘，从升聲，亦合古音。

又機，遠取之也。从手，突聲。按小徐本作突聲。臣鏞曰：突音脫。然則篆體宜作撲。

又潭，水出武陵，鍾成玉山，東入鬱林。按漢志，水經溫水篇注，皆作玉山。

十四鹽，黔，黝也。从黑，今聲。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監，韻舊注，黎也。誤。今正。按今小徐本作鰮，說文無鰮。

又麤，微，蓋也。春秋，齊人麤于途。按今大徐本，作春秋傳。此經文。徐加傳字，誤。

十五咸，櫛，木也。从木，狝聲。引集韻，或作劓。爾雅，按櫛，是大徐新修十九文之一。

二，麗，麗，巨，麗也。从土，龍聲。云或作壙。列子，逆之壙端。據此，知小徐本作麗。

又充，散也。从儿，人在屋下，無田事也。周書，宮中之充，食人也。按今小徐本作充人食也。

四紙，香，盛兒。从舂，日聲。讀若籊。籊，籊作晉。按今大小徐作从日，無聲字。臣鏞曰：日音越。

又坻，著止也。从土，氏聲。或作泚，亦作泚。按今大小徐本，泚著止也。錯引左傳，物乃泚伏，泚，小泚也。詩宛在水中，泚，或作泚。泚，又土部，泚，著也。錯亦引左傳，物乃泚伏。

又修，掩脅也。从人，多聲。一曰，奢泰也。今小徐作，一日，奢修。

又澗，水出南陽，魯陽縣，東北入汝。从水，豔聲。晉杜預還襄陽，引澗清水以浸田。後光紀，澗川盛溢。或作泚。左傳，夾泚而軍。杜注云：出魯陽縣入汝。按說文，泚水在常山，與左傳之泚各是一水。

又氏，蜀謂山岸之堆，旁著欲落，墮者，氏象形。飛聲。徐曰：解嘲文，響若氏墮。按此是徐釋賦字。

又屎，雙柄也。从木，尸聲。或作灑。按灑，灑當作灑。文重文，恐非。

又委，委隨也。从女，禾聲。按今小徐，从女，禾聲。張次立謂禾非聲。此遂刪聲字。

又飢，骨肅貌也。从骨，九，毛，氏曰：从八九之九。从丸者，誤。按今大小徐，从丸。此依毛晃改。

又薛，麥秀也。按今小徐，薛，麥秀。从艸，薛聲。大徐隨省聲。又謂，薛也。累功德以求福。从言，晶聲。或作諫。按今小徐，諫，从言，晶聲。諫，或从晶。

又龍，龍也。按龍當從此聲。

又粟，麻子也。从艸，薛省聲。籊，籊作籊。按今小徐本，粟，麻子也。从艸，台者，從薛省聲。籊，籊文。臣鏞曰：从薛聲。

又埃，待也。从立，矣聲。亦作垓。詩，不煇不來，亦作埃。按韻會，以垓煇後爲埃之重文。煇不煇不來，釋訓文也。已見錯語作詩者，誤。

又蒞，多時水土平。可揆度。象水从四方流入也。籊作笑。从火，矢聲。徐曰：癸承壬，象人足。據此，則此二語，或錯所補。

又毀，缺也。从壬，穀省聲。今文省从土。據此，似小徐本，毀在壬部。又毀，糲米一斛。存爲八斗也。从白，米。从攴。按當从泉，米部有泉字。

五尾，菴菜名。呂氏春秋，菴之美者，有雲夢之菴。从艸，豐聲。按呂氏春秋四字，依錯語選補。

又驅，人名。正文出籊字。云說文，人名。平作驅。或作藪。按殷本紀作驅。

六語，舉對也。从手，與聲。一曰，與也。繫傳，臣鏞曰：與，輦也。按前一行，云舉，對舉也。

七麗，苦大苦苔也。从艸，古聲。一曰，急也。按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說文曰：苦，猶急也。

又函，西方曠地也。从西，省。函，曠形。東方謂之函。西方謂之函。徐按史記東方食鹽，函，函西方曠地。天生曰函。人生曰函。嚴先生曰：函，西方以下，今繫傳無之。未詳天生二語所出。

又麗，麗，麗，鹿。主聲。傳，引名，麗云：麗大曰麗。麗，麗隨之皆視麗所往。覆檢坤雅，正同。羣書引說文，皆云麗。今擬定從御覽，引麗，麗也。大而一角。

又射，量也。从斗，夷聲。周禮，漆三射。按漆大小徐本，皆作求。誤。

八養，養，待也。从彳，奚聲。或作養。徐曰：此亦與後字義相通。按此必有誤。羣籊文，彳字也。

又區。至也。一曰地也。按今小徐本。區。至也。本也。从氏。下箸。一曰地也。此引有脫誤。十賄。亥也。有微陽起接盛陰。从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裏子之形。左傳亥有二百六身。徐曰。今按李斯所書碑。亥字旁人皆作丁字形。按謂偏旁力。

十一。軫。根也。謂茅根。按此當歸筠下。十三。阮。蹇也。从足。蹇省聲。按今大小徐皆作蹇省。篆體亦从蹇。又。嘔。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嘔。从口。巨聲。今大小徐本。皆作宜省聲。按宜亦从巨聲。非二聲。若嘔以宜爲韻。當云宜省亦聲。既無亦字。則宜爲是。家人曰。前說謬也。嘔字必從宜省。漢書外戚傳云。悲愁於邑。嘔不可止。師古曰。小兒啼不止也。然則說文省漢書不省耳。轉寫脫亦字。容或有之。又。阪。坡者曰阪。从阜反聲。一曰澤障。一曰山脊。按坡者當作阪者。

十四。旱。稷禾莖也。从禾。旱聲。春秋傳。或投一乘稷。按今文左傳作杆。又。蠱。熬稻根也。从食。蠱聲。按類篇引作糧。十六。蝨。蝨。蝨中蟲。从虫。胃聲。按攷工記。蝨人欲無蝨。鄭康成云。蝨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蝨之蝨。捲。技取也。南楚語。从手。捲聲。楚辭。朝揮。卮之木蘭兮。按。下云。俗作捲。非是。明當作捲。又。腴。設膳。腴。多也。从肉。典聲。按集韻。或書作腴。又。燃。執也。从手。然聲。一曰燄也。按。燄字。大小徐及類篇。引皆同。恐必有誤。疑當作燄。

十七。篠。篠。箭也。按今大小徐。篠。箭也。當云。燄。箭也。又。標。擊也。从手。票聲。一曰。絮。壯也。按今大小徐。作絮。壯。小徐作絮。壯。又。肇。始也。擊也。从支。肇聲。按始也。之解。當在屨下。此肇字。本可疑。大小徐。不。肇。省聲。非。擬。刪。之。十九。皓。皓。有所恨痛也。从女。齒省聲。按。小徐。本。齒省聲。蓋。近人。依。鉅。語。改。此。復。脫。去。匕。旁。耳。家。大人。曰。隋。古。函。字。思。从。函。聲。在。之。類。則。嚙。可。从。齒。聲。攷。改。者。非。又。穠。乾。梅。屬。从。艸。聲。周。禮。饋。食。之。邊。其。實。乾。穠。後。漢。長。沙。王。始。煮。艸。爲。穠。按。後。漢。以下。當。是。按。者。附。記。二十。芻。廢。細也。从。麻。聲。按。文。選。班。彪。王。命。論。玄。廢。不。及。數。子。注。引。風。俗。通。文。不。長。曰。玄。細。小。曰。廢。漢。書。彼。傳。玄。靡。向。不。及。數。子。則。古。借。靡。字。爲。之。又。岻。石。兒。磊。河也。从。石。可。聲。按。小徐。無。岻。象。

又。槁。盛。齊。器。从。木。高。聲。按。炎。釋。疑。之。槁。本。作。此。槁。字。二十一。馬。魁。牝。羊。角。者。从。角。圭。聲。按。今。大小徐。牝。羊。生。角。者。也。牝。羊。即。牝。羊。世。豈。有。牝。羊。而。頌。云。乎。不。通。

又。槎。邪。斫也。从。木。差。聲。春秋。公。羊。傳。山。木。不。槎。按。魯。語。山。不。槎。槎。又。野。郊。外也。从。里。子。聲。古。作。槎。按。从。子。與。汗。簡。引。合。二十二。養。罔。再也。从。門。徐。曰。从。二。入。也。按。此。入。字。今。繁。傳。脫。

寒秀神室筆記 卷二

二十三。硬。皿。飯食之器用也。象形。與豆同。按今小徐作同形。大徐作同意。二十四。迴。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象析木以炊。从貞。省聲。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者。蟻。麪。蟻。莫。能。逢。之。又。封。名。易。吳。木。於。下。者。爲。鼎。徐。曰。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按。貞。籀。省。聲。鼎。又。从。貞。省。聲。大。徐。刪。之。爲。是。又。龍。繹。色。也。从。色。并。聲。按。今。小徐。無。

又。薛。根也。从。女。幸。聲。楚。辭。薛。枝。直。以。亡。身。按。今。小徐。無。以。亡。身。根。也。下。有。一。曰。見。親。擊。樂。也。特。衣。錦。駘。衣。變。古。从。衣。歌。聲。按。今。小徐。作。反。古。錯。曰。繫。系。屬。繫。在。外。故。曰。反。古。毛。本。大徐。初。印。作。示。反。古。

二十六。厚。父。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又。諸。牆。以。觀。其。撓。按。見。廬。人。又。韭。菜。名。一。種。而。久。生。者。也。象。形。在。一。之。上。徐。曰。一。地。也。按。今。繁。傳。一。地。也。亦。屬。錯。語。而。唐。本。實。有。之。又。一。曰。杜。康。作。秣。酒。說。文。少。康。一。名。杜。康。按。所。傳。說。文。在。帝。字。下。又。百。頭。也。象。形。古。文。作。昔。《象。髮。髹。按。今。大小徐。作。驗。又。听。厚。怒。聲。从。口。后。聲。今。俗。作。吼。左。傳。概。有。聲。如。牛。注。如。牛。响。聲。

又。藹。茨。藺。根。从。艸。水。揭。聲。按。當。作。渴。聲。又。某。酸。果。也。从。甘。木。崧。从。木。二。字。蓋。經。校。改。大徐。从。木。甘。闕。小徐。从。甘。崧。錯。曰。酸。果。故。从。木。甘。非。聲。許。書。當。言。从。木。甘。象。形。曰。者。从。○。復。其。中。非。甘。字。亦。非。曰。字。只。是。象。酸。果。形。耳。重。文。作。殊。知。正。篆。作。某。約。會。引。說。文。後。復。引。集。韻。古。作。呆。得。之。矣。

二十八。感。欲。進。取也。从。受。古。聲。按。古。非。聲。疑。是。古。聲。凡。偏。旁。皆。作。猶。文。設。又。絳。絲。也。舞。也。樂。有。章。从。糸。从。章。從。章。詩。鸛。鼓。我。按。當。云。舞。也。从。女。从。章。樂。有。章。各。聲。又。二十九。瑛。恣。辱也。从。心。天。聲。按。今。小徐。無。恣。疑。天。非。聲。乃。會。意。字。

又。弁。蓋也。按。小徐。从。合。升。聲。轉。寫。倒。耳。當。云。从。升。合。聲。大徐。刪。聲。字。非。送。饗。道也。按。作。送。云。隸。从。籀。省。作。送。按。小徐。正。篆。籀。文。皆。與。大徐。本。不。同。四。賓。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美。省。按。通。論。似。小徐。亦。作。从。羊。又。臯。相。付。與也。約。在。閣。下。也。从。刀。聲。按。今。小徐。本。从。刀。由。聲。大徐。同。

又。觶。鄉。飲。酒。樽。从。角。單。聲。禮。記。一。人。洗。觶。受。四。升。或。作。贗。贗。按。古。有。贗。字。許。書。不。載。梓。人。釀。三。升。鄭。注。觶。字。角。旁。支。今。角。旁。單。或。角。旁。氏。又。蠶。也。从。虫。執。聲。按。此。軒。輕。之。輕。土。部。抵。著也。又。緻。密也。从。糸。致。聲。按。古。用。致。字。王。制。必。工。致。爲。上。大。司。徒。職。宜。質。物。鄭。司。農。云。理。致。且。白。如。香。輪。人。欲。其。慎。爾。注。慎。均。致。兒。也。函。人。鑿。之。而。約。則。周。也。注。周。密。致。也。又。彘。壯。大也。从。三。目。三。大。二。目。爲。鬚。三。目。爲。彘。益。大也。一。曰。迫。也。不。醉。而。怒。謂。之。彘。按。嚴。當。作。覘。

又崇、神禍也。从示出，按繁傳，臣錯曰：故又出聲，似正文作出亦聲。
 又條、修也。按今大徐作條，小徐作條。
 又季、少稱也。从子，稚省，大小徐下有稚亦聲。嚴先生曰：說文無稚字，疑是禪省。
 五、未、慎、太息也。从心，氣亦聲。慎，慎我痛歎，嚴先生曰：按大小徐及此引，皆云亦聲，則篆體宜从氣，轉寫誤多，米耳。豕，大入曰，前說非也。心部別有氣，癡兒，此宜直作氣聲。
 七、遇、驚、亂馳也。从馬，務省聲，按今小徐闕此篆。
 又駘、車輪前木也。从車，各聲，徐曰：各非聲，當从路省。按張次立引徐鉉語，故此亦引之。
 又路、道也。从貝，路省聲。按張次立引徐鉉語，此因據改。
 八、驚、普、廢一偏下也。从立，立聲。或作替，从立，立聲。云：號音七感切，按今大徐从號。
 又睇、目小視也。从目，弟聲。南楚謂睇曰睇，小徐目小視也。按睇，眇視也。當依小徐爲是。
 又衛、宿衛也。从韋，匪也。从行，行列也。按匪俗而字，以市訓韋，故曰市也。故加一也字，也以訂篆體，似不从而唐本亦不从而市。
 又肥、小瘦物易斷也。从肉，絕省聲。按色从人，絕从刀。
 又歡、深明也。从収，収从目，从谷省，或作容。古文作容，籀作容，按容在谷部，又與口部重文，台同，前五行志，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
 又惠、仁也。从心，衷，按衷亦聲。
 九、秦、句、乞也。亡人爲句，據此，知何从人，非从勺也。
 又旛、旌旗也。按此三字，以錯語補。
 又殺、父也。詩：荷戈與殺。从斤，戈聲。十怪，辰，水之漚流別也。从反永，今文又增水作派。按黃氏此語，似亦以派字爲非。
 十一、察、怒怨也。从心，敦聲。凡民罔不察。按今小徐闕察篆，又內入也。从門入，自外而入也。徐曰：口音桐，嚴先生曰：依錯語，則篆體似作風，然偏旁未見如此作。
 又倅、周禮：車僕，掌戎路，輕車，革車之革，注：革，猶副也。戎僕，諸子革皆倅。倅，在新附。
 又漚、漏也。从水，貴聲。一曰：散也。按今小徐作亦決也，許會引著韻篇，旁決曰：漚。
 又載、乘也。从車，載聲。易：大車以載。按此疑是錯引，今有脫文耳。
 十二、震、乘、火、除也。从火，茅省聲。一曰：薪也。按此依錯語，改震物可直通車，即乘之入聲。
 十三、問、驅、括也。从木，隱聲。按今小徐闕隱篆。
 十四、願、魁、生子齊均也。从女，魁聲。按小徐魁聲下，有讀若轄。
 十五、翰、驕、馬頭有白髮也。从馬，岸聲。徐曰：所謂馬發，謂白髮。言色有淺處，若將起然。按驕黃馬發白色，與此發字同。

又息、惜也。从心，且聲。據此，則小徐本無正篆恒字。
 又放、三女爲放。放，美也。从女，步聲。按步讀聲，岸之聲。奴从步，步亦聲。則步奴同聲。繼从獻聲，或作彘。从辭聲，則彘奴亦同聲。徐鉉不知古音，改步聲爲奴省聲。
 又象、豕走也。象形。按此字，小徐無。大徐从互，从豕省，不云象形。
 十六、諫、湖、山來水。从水，問聲。一曰：湖，水出宏農新安入海。按大徐本，湖水出宏農新安，東南入洛。小徐本少一水字。按漢志：宏農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澗。澗會引史記注：澗水源出洛州新安，入澗與澗水合流。經洛州入洛。
 十七、澗、水出陳留澗，澗，澗溝。至蒙爲澗水。東入于澗。按水經：澗水出陰溝，澗注，陰溝即澗澗渠也。
 十八、噉、噉也。从口，敦聲。按噉字太俗，當云噉也。
 又滔、問終也。从人，持弓，弓蓋往復，問之義。按此李陽冰語，見祛妄篇。
 十九、效、婦、夫妬婦也。从女，冑聲。一曰：不相視也。按小徐讀若胞，一曰：梅，目相視也。梅字自誤。大徐不能按正，遂刪去之。
 二十二、馱、卸、舍車解馬也。从马，止，于聲。此字小徐闕。按卸在馱韻，午在姥韻。
 二十三、漾、葬、瘞也。从死，在井中，一其所以薦之。古者葬，厚衣之以薪。按小徐，薪下有井，亦聲。
 二十四、敬、營、營求也。从叟，人在穴，商書使百工營求諸野。引錯語，亦作營。又云：今書作營。今小徐本云：今書作營，當改正。
 二十五、徑、聲、樂、石从石，聲。縣麗之下，支擊之古者，母句氏作聲。古作徑。按今小徐本作从石，聲。聲，縣麗之也。牽甯反，無重文。
 二十六、宥、廐、馬舍也。从宀，般聲。周禮：馬有二百四匹爲廐。廐有僕夫。徐按周禮：廐凡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此言十四，傳寫誤也。
 又窳、袂也。从衣，采聲。嚴先生曰：采从爪，聲。生民，窳與道、紳、茂、苞、秀、協、韻。
 又澗、水起北地，靈丘，東入河。从水，寇聲。澗水即澗夷水，并州川，繁傳，臣錯按，即周禮所謂澗夷也。按鄭注水經云：即渠夷之水也。
 二十九、豎、枯、炊、灑水。从木，占聲。徐曰：添灑水也。按今小徐本無，錯語似闕。枯，篆近，人以大徐本補。
 一屋、需、鼎、實、詩：維箱及蒲。易：復公需，陳留謂需爲需。按繁傳，臣錯曰：此章初生，其箱可食，則小徐本是篆字。又今大小徐皆不引。
 又現、樂也。木音。工用稅聲音爲享。从木，祝省聲。按小徐控稅等篆皆闕。大徐控稅樂也。稅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毛傳：稅木控。疑此當云：控稅也。稅控也。
 又未、豆也。从未，生形。徐曰：豆，性引蔓，故从一，有歧枝，非从上下之上也。故曰：从未，生形。小象根也。按今繁傳闕此語。

儀禮古文今文

士冠禮 闕為塾 闕為塾 旅作臘 鍾皆作肅 類作廡 匣為墓 坵為瘞 珍為均 紉為結 監皆作流 櫛為節 壹皆作一 葉為攜 枋為柄 碎為呼 儂為羸 攝為鼎 局為鈺 鼎為鼎 羸為蝸 紉為結 禮作禮 某為謀 病為乘 肅作廡 豐為羸 甫為斧 今

記冠義 甫為斧 今 士昏禮 阿為殿 禮為禮 校為枝 葉為攜 鍾皆作肅 純為鈞 脾為脾 局作鈺 肅皆作密 今 潛皆作汗 枋作柄 景作憬 啓作開 卻為給 黍作稷 說作稅 止作趾 待作待 今 舅皆作各 始為姑 鐘皆作鼎 記 橋為鎬 於為于 與為謙 毋為無 士相見禮 頭為脰 壹為一 頭作脰 壹作一 妥為綏 毋作無 乘為終 父為甫 毋為無 仲作信 早作蚤 董作薰 曳作榘 宅為託 茅作苗 鄉飲酒禮 厭皆作揖 壹作一 悅作說 厭皆為揖 辯為偏 違為僕 或為全 說為稅 釋作舍 與為預 駱作駱 縮為蹙 鄉射禮 厭皆曰揖 壹皆作一 悅作說 違為僕 揖為升 挾皆作接 說皆作稅 像為序 俟為立 賁作關 尙作上 縮皆為蹙 職為載 作植 本 踐為縮 縮為縮 與為豫 改弓為肱 皮樹為繁 有作又 燕禮 錫為錫 觚皆為觶 更為受 腰作腰 辯皆作偏 釀作觶 下注古者釀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觀耳 賜作錫 臘皆作殄

大射儀 頤為庸 錫或作錫 絺或作絺 箭作晉 腰皆作腰 挾皆作接 於為于 俟作待 異作辭 俟作立 聲為聲 獲皆作護 釋為舍 且為阻 棚作魁 棚為魁 賈作關 順為循 揉為紐 縮皆作蹙 席為筵 聘禮 帥皆作率 管作官 布作敷 奉為卷 簠皆為膳 纒作纒 與作豫 揚皆作賜 訝為梧 壹作一 歸或為饋 並皆作併 簋或為逾 禮為禮 壹皆為一 饗皆為鄉 倣作叔 賄皆作宥 帥為率 禮皆作禮 簠作膳 赴作訃 賁作齋 絛作絛 纒或作藻 古 作纒 絢作約 肆為肆 至為砥 皇皆作王 間作干 賄皆作悔 禮為禮 闕為瘞 羹為羔 飪作飪 盼作紛 歸作饋 既為饋 稷作稷 公食大夫禮 局作鈺 肅皆作密 饗或作鄉 奠為委 待為持 倫或作論 壹皆作一 饗皆作饗 蓋皆作軌 潛為汁 壹作一 燔作香 燔作燔 鮪作鮪 訝曰梧 與作豫 毋為無 並作併 饗或作鄉 奮皆作堯 苦為苦 幕或作幕 親禮 賜作錫 帥作率 纒或作纒 實作寔 是為氏 瘵作瘵

喪服無古今文 喪禮 緜為對 續皆為精 環作還 樓為樓 旁為方 擇為澤 緣為緣 勞作忽 摠皆作振 渙作緣 警皆為括 給為合 擊作挽 審皆作密 奠為尊 鬻為鬻 臍為臍 臍為密 並為併 免作纒 警作括 棟作夷 局為鈺 子為子 鼎為密 札為七 脾為脾 臍為迫 今 祇皆為祇 積為積 羸為蝸 膝為甸 首為手 髮為者 基作期 述皆作術 闕作敦 闕作慶 曰為日 既夕禮 啓為開 免作纒 銘皆作名 披皆為藩 翦作淺 霽皆作密 甌皆作廡 朽為棒 機作機 脾作脾 羸為蝸 算皆為英 屬為屬 芝為封 處為居 于為於 第為第 輓作厄 今 校為枝 赴作訃 棚為均 登為役 給為輪 說皆作稅 粟作粟 臂為臂 叢為駟 箱作錯 鐘為苞 啓為開 襲或作拱 鬻為殺 臠為臠 妻為潔 刊為竿 沽作古 柝作柴 捷為鉗 士虞禮 藉為席 局為鈺 縮為蹙 局為鈺 甌為密 啓為開 墮為綏 播為半 醕作酌 誤或為休 局作鈺 無作密 抵為抵 鬻為者 苦為枯 今文或作竿 啓為開 漉為醕 今 他為它 饒為饒 軀為軀 軀為軀 縮為蹙 說為沐 說為稅 與為豫 席為筵 臍為齊 今 班或作辨 今文為肝 擗或作蚤 翦或為擗 脰為頭 瘦為醕 暮皆作基 常為祥 禮為導 特牲饋食禮 闕作梨 闕作慶 甌為密 饗作饗 用為子 甌皆作密 潛皆為汁 醕皆為酌 今 醋作酢 按作綏 悅皆作說 授為受 薑皆作饒 苦為苦 淳為淳 少牢饋食禮 宿皆作羞 釀為蒸 肝皆作辨 脾皆作脾 並皆作併 審皆為密 氣皆作廡 冢作冢 柶為方 札作匕 切皆為切 羸為蝸 今 辯為偏 幹為肝 醕作酌 縮為蹙 臍為臍 臍為格 祿為福 眉為微 替為袂 袂或為戴 挂作卦 綏為旣 賁作齋 今 辯為偏 今 壹為一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喪服無古今文 喪禮 緜為對 續皆為精 環作還 樓為樓 旁為方 擇為澤 緣為緣 勞作忽 摠皆作振 渙作緣 警皆為括 給為合 擊作挽 審皆作密 奠為尊 鬻為鬻 臍為臍 臍為密 並為併 免作纒 警作括 棟作夷 局為鈺 子為子 鼎為密 札為七 脾為脾 臍為迫 今 祇皆為祇 積為積 羸為蝸 膝為甸 首為手 髮為者 基作期 述皆作術 闕作敦 闕作慶 曰為日 既夕禮 啓為開 免作纒 銘皆作名 披皆為藩 翦作淺 霽皆作密 甌皆作廡 朽為棒 機作機 脾作脾 羸為蝸 算皆為英 屬為屬 芝為封 處為居 于為於 第為第 輓作厄 今 校為枝 赴作訃 棚為均 登為役 給為輪 說皆作稅 粟作粟 臂為臂 叢為駟 箱作錯 鐘為苞 啓為開 襲或作拱 鬻為殺 臠為臠 妻為潔 刊為竿 沽作古 柝作柴 捷為鉗 士虞禮 藉為席 局為鈺 縮為蹙 局為鈺 甌為密 啓為開 墮為綏 播為半 醕作酌 誤或為休 局作鈺 無作密 抵為抵 鬻為者 苦為枯 今文或作竿 啓為開 漉為醕 今 他為它 饒為饒 軀為軀 軀為軀 縮為蹙 說為沐 說為稅 與為豫 席為筵 臍為齊 今 班或作辨 今文為肝 擗或作蚤 翦或為擗 脰為頭 瘦為醕 暮皆作基 常為祥 禮為導 特牲饋食禮 闕作梨 闕作慶 甌為密 饗作饗 用為子 甌皆作密 潛皆為汁 醕皆為酌 今 醋作酢 按作綏 悅皆作說 授為受 薑皆作饒 苦為苦 淳為淳 少牢饋食禮 宿皆作羞 釀為蒸 肝皆作辨 脾皆作脾 並皆作併 審皆為密 氣皆作廡 冢作冢 柶為方 札作匕 切皆為切 羸為蝸 今 辯為偏 幹為肝 醕作酌 縮為蹙 臍為臍 臍為格 祿為福 眉為微 替為袂 袂或為戴 挂作卦 綏為旣 賁作齋 今 辯為偏 今 壹為一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喪服無古今文 喪禮 緜為對 續皆為精 環作還 樓為樓 旁為方 擇為澤 緣為緣 勞作忽 摠皆作振 渙作緣 警皆為括 給為合 擊作挽 審皆作密 奠為尊 鬻為鬻 臍為臍 臍為密 並為併 免作纒 警作括 棟作夷 局為鈺 子為子 鼎為密 札為七 脾為脾 臍為迫 今 祇皆為祇 積為積 羸為蝸 膝為甸 首為手 髮為者 基作期 述皆作術 闕作敦 闕作慶 曰為日 既夕禮 啓為開 免作纒 銘皆作名 披皆為藩 翦作淺 霽皆作密 甌皆作廡 朽為棒 機作機 脾作脾 羸為蝸 算皆為英 屬為屬 芝為封 處為居 于為於 第為第 輓作厄 今 校為枝 赴作訃 棚為均 登為役 給為輪 說皆作稅 粟作粟 臂為臂 叢為駟 箱作錯 鐘為苞 啓為開 襲或作拱 鬻為殺 臠為臠 妻為潔 刊為竿 沽作古 柝作柴 捷為鉗 士虞禮 藉為席 局為鈺 縮為蹙 局為鈺 甌為密 啓為開 墮為綏 播為半 醕作酌 誤或為休 局作鈺 無作密 抵為抵 鬻為者 苦為枯 今文或作竿 啓為開 漉為醕 今 他為它 饒為饒 軀為軀 軀為軀 縮為蹙 說為沐 說為稅 與為豫 席為筵 臍為齊 今 班或作辨 今文為肝 擗或作蚤 翦或為擗 脰為頭 瘦為醕 暮皆作基 常為祥 禮為導 特牲饋食禮 闕作梨 闕作慶 甌為密 饗作饗 用為子 甌皆作密 潛皆為汁 醕皆為酌 今 醋作酢 按作綏 悅皆作說 授為受 薑皆作饒 苦為苦 淳為淳 少牢饋食禮 宿皆作羞 釀為蒸 肝皆作辨 脾皆作脾 並皆作併 審皆為密 氣皆作廡 冢作冢 柶為方 札作匕 切皆為切 羸為蝸 今 辯為偏 幹為肝 醕作酌 縮為蹙 臍為臍 臍為格 祿為福 眉為微 替為袂 袂或為戴 挂作卦 綏為旣 賁作齋 今 辯為偏 今 壹為一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有司徹 攝為攝 祭皆作尋 局為鈺 甌為密 竹皆作宥 並皆作併 潛為汁 挑作挑 拈皆為拈 皆為拈 駟為駟 今 悅作說 壹為一 婦為婦 辨皆作偏 儀皆為儀 或為議 辨作脾 據為 今 綏為揆 醕為酢 右作侑 匪作菲 偏旁移動即為兩字 善謀 如改 怡怠 拙掌 齋醕 念怡 柔杆 愨怒 杲昃 悒悒 敬榮 袍袞 嚳鬱 曙暑 悒悒 恒忌 旣音 衍衍 懷慕

小彰河在豐樂鎮之下其源亦出山西。土人所謂小彰河者乃涇水也。春秋聲子涉涇即此水也。而禹貢之恆水不知何在。或即涇字之誤乎。按水經注濁漳源出上黨長子縣清漳出樂平南少山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名其處曰交漳口。

清黃匯流之處全在淮水盛旺從前洪澤湖誌椿蓄水不過一丈七尺足以濟運敵黃。此時至二丈餘尚須倒灌。人知黃高為病初不知首禍者之為黎襄勤也。束清塘本寬二百四十丈秋後固築以蓄水。春中啓放以送漕以二百四十丈之力奔注湖溜雖黃河之懷悍亦不得不少避其鋒。如是以來殆五百歲黎襄勤作帥以為口寬費料減為八十丈餘則拋擲碎石銅如鑄鐵。主客之形既異侵灌之勢遂成。三閘以外河面本極寬闊茲則分而為三實糧艘於中鱗次櫛比始無罅隙不幸有饑饉之戒惟有坐以待斃而已。

嘉慶十九年八月初七日因修理

武英殿露房進

呈庫中所藏

頒賞

內廷大臣 先文僖公以戶部侍郎入直

南書房與

賚

肉苳蔻油二斤四兩 一匣。治筋骨疼怕冷瘧疾。

肉苳蔻花油二兩五錢 二玻璃瓶。能補脾胃順氣保心化痰。

白苳蔻油五錢 一玻璃瓶。能暖脾胃去食水下小水。

密蠟金油八兩四分三釐 三玻璃瓶。

密蠟油四兩九錢七分五釐 三玻璃瓶。以上二種治頭暈痰火病。

香櫟油十二瓶 能化痰補脾胃保心血。

阿里西油五錢四分 一玻璃瓶。能保心暖脾胃化濕痰順氣。

都爾們底那油十六斤八兩二錢 三十一玻璃瓶。外又一瓶。治小水不通兼內痔痛。

郭巴益巴油三十斤九兩九錢 三十二玻璃瓶。一磁瓶一鎊合。治刀傷。

丁香油二十六斤九兩三錢五分二釐 二十七玻璃瓶。治胃氣痛。

寒秀艸堂筆記卷三

資退雜識

梅氏叢書。歷學疑問。有曰。周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歲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日本紀年。有謂專以寬永為號。故錢文如此。然宋雍熙中。僧齋然來獻古孝經。乃彼國太幸純所刻。紀年為保享。端拱元年。復遣弟子入貢。表稱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豈錢自錢。而紀年自紀年。如高麗奉。

本朝正朔。而錢文為常平通寶乎。有待安南國人。安邦道鄉試錄者。題洪德二年辛卯科。見堅瓠餘集。一。中此書刻于康熙癸未。則前此五十二年也。

彰德府南關外。有大橋甚宏麗。水清而駛。土人謂之小彰河。源流皆異。濁漳出武安諸山。流至楚旺。與衡水合。小彰河出陟縣。流至內黃境。與衡水合。禹貢既修太原。至於衡漳。漳即今彰河。衡水今以名縣。屬冀州。以今地理證之。則漳河之北有溢河。衡水尚在溢河東北。似不應舍溢水而舉衡水。恆水開已久。澗。或謂安陽之千金渠是也。若以衡漳並舉言之。則小彰河當是禹貢之衡水矣。王道賢曰。漳水出山西某縣。

蘇合油七兩。一錫合。治胃寒、解毒、散口。

巴爾撒米油三斤一兩三錢五分。六玻璃瓶。治刀傷。

冰片油十一斤九兩四錢。二十玻璃瓶。二磁瓶。係冰片蒸成。其用法與冰片同。

肉桂油八兩。二玻璃瓶。能補力。

桂皮油八兩二錢八分五釐。六玻璃瓶。能補力。

利諾油一斤。一玻璃瓶。能化散、止痛、化毒。

阿里法油十八斤九兩。二十五玻璃瓶。一磁瓶。能解諸毒之毒。

密羅柑油八瓶。治頭暈。

鳴几雅油四瓶。係補藥。

密羅費的里油四瓶。

郭羅多油八瓶。

方日班你油七瓶。

熱爾索密尼油二瓶。

橙子花油三瓶。

客几拉油三瓶。

日牙心的油三瓶。

花露油二十瓶。二瓶。

百花油二十五瓶。

花露六瓶。以上十種能補脾胃。治肚疼。

德里雅嘴一百六斤十五兩三錢。二磁瓶。二玻璃瓶。四十三錫合。治惡毒冷氣腹內掃掃脾胃虛弱。

牙卜都牙十一兩六錢。一匣。治諸毒腫毒金氣痛。

色嘴謀牛十兩五錢。一匣。兀思嘴末牙五兩。一匣。以上二種治瀉肚。去食氣化痰。

撒蘇付拉蘇五斤八兩。一匣。發散調脾胃。即沈順氣。

達嘴馬嘴十二兩。一匣。治牙疼、偏頭痛、筋受痛。

達末利地二十四斤三兩。三磁瓶。治發熱。

昂地謀牛一百廿八斤十三兩二錢。二匣。二磁瓶。治毒內腫發散。

金地略二斤九兩。一匣。能清脾胃。

厄把昂地莫牛一兩。一玻璃瓶。治嘔吐、清脾胃。

昂地謀牛瑞瑞十四兩七錢。一匣。保吐藥。

阿里嘴農對不理嘴四斤八兩。一匣。能化毒痰順氣。

得爾西日拉達十五兩正錢。一匣。治吐血、紅痢疾。

都地牙二斤五兩。一匣。治毒止瀉。把甘收口。

色三多二斤十四兩。一匣。能清血解毒。

立克農嘴牙公三斤十兩。一匣。治五藏內濕熱。清血解毒。

熱拉巴十斤七兩。一匣。能飽肚。去小水。治蟲毒。筋骨疼。

撒拉撒巴里拉五斤七兩。四匣。治五藏內毒。潮發散。

郭事尼勒八斤八兩。二磁瓶。能保心。治傷寒。

三爾郭郭拉七兩三錢。一匣。治眼疾。拔毒收口。

辣依斯得杜爾們底拉一斤十四兩。二匣。

多爾們底拉二斤十一兩。一匣。以上二種治吐血、紅痢疾。

得嘴得馬爾達八兩八錢。一匣。治鬱熱之症。

西白嘴瓜那四斤九兩五錢。一磁瓶。一匣。治痢疾。

臥博博那果六斤七兩。一磁瓶。能化痰。

瑟拉必諾一斤二兩四錢。一匣。能化痰疾。解肝毒。

- 類勒密一斤。一匣。能壯筋骨，發散腫毒。
- 思朋熱牙二兩八錢。一匣。能治風毒疔毒。
- 巴思達一斤十二兩。一匣。保吐藥。
- 古馬拉必各二兩三錢。一匣。能去火解毒。
- 得勤喇剛地八兩七錢。一匣。能止血，治癆病。
- 歐福爾必窩一兩。一錫合。保外用擦藥，去毒上於肉。
- 嗎斯多里約一斤三錢。一匣。能化濁痰，順氣。
- 額里斯波羅碧額達得八兩二錢。一玻璃瓶。
- 厄里克西爾必厄達底思一兩。一玻璃瓶。以上二種，能避瘧病，治牙病。
- 馬斯底斯三斤十五兩五錢。一匣。能補脾胃。
- 瓦牙郭七錢。一玻璃瓶。含青藥能。
- 阿莫你牙果六斤九兩六錢。一錫合，一匣。能化痰。
- 嗎拉巴諾八斤三兩。二錫合，一木合。治婦人目眩不調。
- 白得路七斤一兩。一磁瓶。能化溼痰，利小便，解毒。
- 西巴爾撒蘇爾佛勒四兩。一玻璃瓶。
- 巴爾撒末多爾們底那四兩。一玻璃瓶。以上二種，治癆瘵，咳嗽，吐痰，順氣。
- 阿里斯多羅吉牙九兩。一匣。能化痰，利小便，和血。
- 薩朋四斤六兩。一匣。保膏藥料，治瀉火，牛身不遂。
- 索爾達十斤八兩。二匣。治跌打損傷和血。
- 嗎種得七十七斤十三兩六錢五分。二磁瓶，三匣。能補脾胃，去心躁，順迷。
- 格羅佛尼三斤。一匣。
- 白斯嗎肋菓七兩。一匣。

- 郭羅佛你牙五斤十一兩。二匣。
- 斯嗎末尼牙一斤十三兩。一匣。以上四種，能發散，化痰，順氣。
- 墨竹剛八錢。一匣。治癆瘵，肚腹不調。
- 硫黃乳一兩。一匣。能順氣和血，散氣。
- 倭硫黃九斤十四兩七錢。二匣。能溫補命門，相火。
- 龍涎香六斤三兩九錢九分。二匣。能保心，補脾胃，散悶氣。
- 沈香一斤四兩。一匣。能降氣，化積滯。
- 苦木八斤十四兩三錢。一匣。治諸毒，驅毒，空氣痛。
- 蛇木十五斤十一兩四錢。二匣。治癆疾，肚內疼痛，發腫。
- 冰片木五兩一錢。一錫合。保種木津液，精成，能治喉痛，退雲霞。
- 涼石二斤。一匣。治尿池內痔，利小便。
- 方石五十塊。一匣。能保心，去悶氣，頭迷，腫毒。
- 螞蟥石七兩。一匣。治肚疼，保心理氣，去毒火。
- 吸毒石十三兩五錢。一匣。治痘疹，瘡毒，傷寒。
- 珊瑚枝子十四兩。一匣。能辟毒，去火，理氣，脾胃，無痔毒。
- 藍寶石面子四兩五錢。一匣。
- 白寶石面子二兩五錢。一匣。以上二種，能保心，解毒。
- 綠寶石面子五兩。一匣。
- 紅寶石面子一兩五錢。一匣。
- 黃瑪腦面子三兩。一匣。
- 瑪腦面丸一兩三錢。一圓合。以上四種，治痰火，道病，流吐。
- 保心石丸十五兩。一匣。治諸疾，傷，小兒，疳，疔。

- 席地謀牛鍾二個。一匣。或水或酒裝滿，放十二時辰服，治痰火精。
- 刺豬毡二個。一匣。
- 蜘蛛寶四個。一匣。以上二種能治發熱傷寒。
- 猴寶七十七個半。一匣。內破的二個。一匣。
- 鹿寶九個。一匣。
- 野羊寶二個。一匣。
- 山羊寶十七個。一匣。
- 羊寶二十八個。一匣。以上五種能保心解毒，治傷寒瘧疾。
- 獅子寶十五個。一匣。內破的一個。一合。
- 牛寶四個。一匣。治婦人新產，登水不調，研水服。
- 野豬寶一個。一匣。
- 馬寶一個。一匣。以上三種治痢疾，研水服。
- 辟毒牙一個。一匣。
- 蛇睛一對。一匣。
- 蛇哩一個。一匣。
- 蛇舌一個。一匣。
- 蛇牙二十二個。一匣。
- 蛇王舌一個。一匣。
- 魚牙一個。一匣。以上七種治傷寒心洗，發散解毒。
- 白葡萄酒四斤四兩二錢。一匣。
- 葡萄酒九斤十一兩七錢。一匣。三磁瓶。
- 葡萄酒一斤十四兩九錢。一匣。以上三種，合別藥煎水化，藥利小水。

- 葡萄酒六十一斤。三磁瓶。性涼，入內室，外合藥料用。
- 番紅花三斤六兩。三匣。能破積血。
- 乾桂花才七斤十二兩。二箱二磁瓶。能避一切惡氣，潤髮。
- 共計一百廿二種。
- 烏鬚方用核桃蒸熟，壓取油，和鉛粉一錢，麝香五分，日以油潤鬚，能到老不白，白者搽去之，以油納鬚孔，當使出者皆黑。
- 讀昭文單學博師白詩，詠洞庭春茶云：舊名嚇殺人。
- 聖祖賜名碧螺春，未知舊名何義。
- 達夫舅氏出示外曾王父探花公。公姓周，氏名達。庶常館課卷，宵雅肆三賦，以饗恭儉而燕慈惠為韻，繞屋樹扶疎，詩得交字，用白摺書，凡八行，行十八格，與今制少異，近年館課，悉用朱闌大卷，先公入翰林時，尚是白摺也。
- 嘉慶十九年，英吉利國遣使臣羅爾阿美士德等，入貢方物，當時曾得其貢單，今錄於此。
- 一大金合一個，蓋中繪嗣王像，周圍鑲以撒斐耳寶石，外有紅寶石，此合載嗣王呈皇上之表文，實使親手遞進。
- 一金鼎金蓋，鼎身鑲故典。
- 一金碟，載金鼎用，碟邊鑲雕殼葉，另有巧合，以英吉利柳做的，為載金鼎用。
- 一銀的大玻璃鏡，長約十尺，寬約六尺，兩塊，另有細工精架兩張，載大鏡用。
- 一圓鏡寬約三尺，用細精架兩個。
- 一大銀四個，設宴用。
- 一圓銀筐四個，載果子用。
- 一圓銀鼎四個，有細鑲蓋，載甜食用。
- 一大銀盤，上有銀篋，照英吉利規矩，皆放在桌子中。
- 一圓銀盤，有脚，可載桌上使用之物。
- 一銀茶壺，有角四個。
- 一銀蠟臺，每臺插三條燭。
- 一英吉利國出的，磁器三十九件。
- 一頂好磁器鼎六個。
- 一英國橋子六乘。
- 一玻璃蠟臺兩對，每對插七條燭。

- 一 玻璃櫃的蠟臺，插三十六條蠟。
 - 一 英國出的玻璃碗碟，二十七件。
 - 一 玻璃樽裝最可聞的香物，與人精神至效，十二個。
 - 一 頂好玻璃樽花露水十二個。
 - 一 玻璃合，載玫瑰花香十二個。
 - 一 玻璃樽，載玫瑰花乳香十個。
 - 一 英國用的，各樣梳洗珍羞美物。
 - 一 醇酒，與各樣甜物，五十七樽。
 - 一 英國出的，各色玉石。
 - 一 頂好小車兩個。
 - 一 地理圖四張，即英吉利、依伯耳、尼耶士、戈地蘭、三合成英國，其第四圖，乃鄂羅斯國。
 - 一 各樣賽馬的畫。
 - 一 上好大呢絨，黃紅藍各色，四十四匹。
 - 一 英國王與王后，穿朝服大像兩張，又王冕，為在像頂上用。
 - 一 銅版印的，英國山水人像等畫，九十五張。
 - 一 麪絨洋白紙，上好皮等物。
 - 進獻
 - 皇后買物。
 - 一 級帽的照鏡六張。
 - 一 英國王后用的，桌子三張。
 - 一 英國王后戴綫之合，十二個。
 - 一 英國地耳比時府出的，玉石鼎五對。
 - 一 各色絨絨十八匹。
 - 一 鋪桌用花白布二十四張，又三樣細布四十九匹。
 - 一 英國造的金邊白紙二百刀。
 - 共計三十九種。
- 海虞張氏墨海金壺版，於嘉慶二十年後，燬於火，其殘剩為松江金山頭鏡氏所有，補其殘闕，益以所藏而刊之，名守山閣藏書，凡一百六十本。
- 吳江沈采林，居薛巷，刻昭代叢書一百六十冊，名與張潮之書同，而所刻則異。
- 分類字錦，有京版廣版蕭山版。

鏡好妾趙印，以羊脂玉為之盤，鳳紐，傳為某所偽作，以給髮定庵，定庵得之狂喜，因緣假歸，而以宋榻夏承碑，白金五百強易之，然篆法刀法，精妙入神，恐近時人未必能若是也，此印現藏潘德與比部家，蓋定庵慨於博，以此價博負矣。

香映山侍御，家世素封，收藏宏富，其嗣小山觀察，於道光癸未歲，以虧公帑，遠繫所藏書畫圖籍，一時散落，余得其宋拓宋拓者極多，此冊為明代榻本，乃曠山先生之師李傅，出於乾隆癸未歲所贈，當時心契師門，實如拱壁，豈意六十年後，飄零至是哉，余既識其前後歲月，而慨夫能守世澤之難也，戊子四月，濟甯待闈書。

戊子歲奉 先文傳公諱南歸，舟中惟攜此冊，自隨，枯坐外，即與此碑相對，逮今又五載矣，歲月駸駸，如駒過隙，而書法仍如往日，因知守世澤之難，守之而得其益，為更難也，壬辰秋孟三日，又識。

聖教序，唐石，以佛道崇虛，道字起手，第二筆一辦之，字當石筋之上，故分作一，自來攷證家，均未之及，邵又初聞其伯父叔之口授如此，王覺斯本，苟老人本，摹刻逼真，此處未經顧及也。

此明時榻本，鋒鏘已無，殊乏機韻，頃見北宋拓本，拓手不甚佳，而用華轉折，輕重纖悉可見，有董香光跋，因錄之於左。

唐榻聖教序於粉紵，何以四字俱存，第微潤耳，又有內出中字，諸宋榻所無，予有懷仁真跡，持以程量，石刻定為致佳，本裝池亦宋大內物，款以晉府畫畫印，反為蛇足，董其昌題。

聖教序盛行於宋，幾於人有一冊，至明時而更熾，當時反以院體目之，所集之字，或有未備，則併割以就之，然歷歷可數，則右軍行書，得以傳至今日者，此碑之功偉矣，所見宋拓者，無慮十數本，率皆前小後大，鋒穎亦前鈍後銳，顯其前後一，同者，蓋未之見，錢唐何夢華丈，親至碑下，觀字畫中，皆煤煙積垢，故字畫別，蔽若此，濯之以水，剔之以杖，仿北宋蟬翼法，拓得數本，分贈同志，留此傳後，方穀重裝而藏之，暇時假得，摹仿數月，神意躍然紙上，若令北宋時有此精手，不知更當何如矣，張叔未謂，觀之令人生妬，良不誣也，同上。

姜白石絳帖平，乃就東庫本有字號者，著錄，其書僅存六卷，河字以下全闕，蘇林咸謂憾事，幸自次備詳，總錄，鑑古者資以放證，然予家藏宋拓絳帖，第九第十兩卷，則全是祖帖，又宋裝宋拓二冊，乃資州刻本，上有真書目錄，與此又不同，實不可解，竹垞先生，曾見宋帖，而未嘗以此校勘何邪，壬辰七夕記。

秀水所稱，光彩煥發，動魄驚心，即九十兩卷，退翁有跋，與羣玉千文，為書堂劍氣，擬構堂以居之，曰玉緯堂，十三年五月，常又記。

二王並書洛神賦，右軍者，世不經見，大令所書，宣和書譜所收，已非完本，汝帖刻於大觀時，亦止繕字五行，快雪堂所刻肥本，有世南半印，唐初已僅僅存此，宋高宗紹興年間，竭力搜索，止得九行，實秋聖復得

四行。屬其客塵塵中。刻之於玉。世所傳玉版十三行是也。趙松雪跋謂悅生胡盧印。及長字印。此並無之。尾有宣和二篆書。與趙本又不同。而字畫之神逸。迥出諸家之上。或即寶刻原本。刻帖買邵生。持李穀齋收藏本。來售。乃其素所寶愛者。神意遠不逮此。解字之。竟作一小直豎。已失妙理。然跋字極精。爰錄於此。以備攷證。道光十三年三月望日識。下版十

子敬洛神賦。誠懸跋。謂人間合有數本。玉版者。乃就麻履真跡。勒以于闐玉上。故神采獨勝。諸本家藏。宋寶齋十三行。筆意沈著。與此迥異。擲字作權。後有真觀小題。及天祐元年跋二行。乃諸本所無也。華亭董宗伯。摹刻戲鴻堂帖中。

右臨快雪堂十三行兩跋。可見前之肥者。謂下真跡一等。是宋搨也。瘦本云係墨跡。與玉版十三行對觀。則神理多遜。或有玉版後。方有此臨本。且必唐人所為。饒有歐褚風味。非著意臨摹。不易知也。雍正十三年八月五日識。世倬。

玉版於未進時。拓者甚衆。世不為重。有真賞者。已知寶愛。近則杏不可得。此搨已藏三十餘年。直謂之初搨可耳。今之紛紛以價購者。形似而神差。不足珍矣。適以玉版十三行。就此相較。故特識之。穀齋。

玉版十三行。至明末國初。始行出世。相傳篤師得之江中。有宣和印。自是宋時藏物。猶類井之藥蘭亭也。思伯云。小楷不易工。即米元章。亦但能行押。那子愿有云。右軍以後。惟趙吳與得。正衣鉢。唐宋皆不如也。然仍不免以研媚飛動取態。學此便無所不得。即係開津。展轉他求。必至恍惚。反失所從。則受病終身矣。雍正十二年八月望後三日。李世倬。

不大損者。僅得一百七十二字。快雪堂肥瘦兩刻皆佳。而瘦本神理。絕似伯衡相公。雖為至感。詢其後人。莫知所自。或於明時。即有玉版之完本。行世邪。抑或得之臨本之最善者邪。學者當知所尚。不可視兩刻為尋常而忽之耳。丙寅十月十八日。夜大風。深更乘燭書。

有云太倉王宮詹。藏宋楊十三行。一字無損。然與玉版對觀。無少差。信為玉版未損時之拓也。何由落水。以致剝漶。或造物忌之邪。

康熙丁酉戊戌之間。各種楷書。俱有翻刻。如樂毅論。可謂無憾。化度碑。仙壇記。亦庶幾。惟醴泉銘。竟為流毒形。而身似。則相稱而為歐字。可入上選。究未嘗一筆似也。蓋被市井所誤。居之不疑。及見真本。而反不識。良可憫惻。冠蓋中正復不少。迄今京師大作歐字。皆場廟所購之偽帖。再若多寶塔亦然。恐王宮詹所藏。或亦翻刻者。無真知不得輕置議。以防識者。捧腹耳。兩窗竹翠。試眉書堂墨。

琉璃廠特有售此偽刻者。曾見以數金得一帖。帖果佳。數金豈易得邪。率更小楷。正於此帖得手。而曼債贊曹娥碑。又是此帖之家法。審視熟臨。便不誣。作楷最忌腕力。腕力大必致欹斜。不可因古人或有不免。遂肆意縱筆。則終不能得入殼。可憫可憫。曲阜衍聖公府摹本。解字夕下多一點。媚旁石花刻作碎點。後又從此再摹。則夕照舊刻矣。惟鶴立長吟。

乘靈珠或等字。旁有擦損。緣文三四條。同上。道光乙未。余自天津之汴梁。二月二十七日。宿興濟鎮。地屬青縣。明時為興濟縣。安治張皇后之故里也。當時動建崇真宮以報神。有宏治十二年碑。至今完好。雙獅亦玉石所鑿。宮中舊賜地百畝。蓋極一時之盛。今為木肆矣。

京師鄧骨董金生。舊識也。乙未九月。遇於長沙。云去歲得東坡成都帖二册。王廉詩畫一立軸。為荷屋年丈購去。按東坡蘇公帖。凡三十卷。玉山汪應辰聖錫所刻。後有乾道四年三月一日。聖錫手跋。在成都西樓下。故曰成都帖。

長沙火星廟一道人。有宋搨多寶塔碑一本。嗣後一頁。細勁如褚。登善橫格。隱隱可見。亦金生說。余於道光丙申六月。在廣州。遇英吉利國人。儒翰馬禮遜。呼西歐。三字乃姓。西俗姓在下。年廿二。能漢語。以其國地圖相示。册厚寸許。精細無比。其地去西藏萬餘里。呼西歐。三字乃姓。西俗姓在下。為粵二萬五千里。海程七萬餘里。俗以天主降生之歲紀年。距今為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追溯之。當在漢孝平元始二年。

廣東欽州。有甯賢碑。隋大業五年四月立。甯字翔威。冀州臨晉人。歷梁、陳、隋、三朝。年止三十七。官歷欽江開國公。至正義大夫。儀同三司。額題甯越郡欽江縣。正義大夫之碑。正書少有歐意。無撰書人姓名。以瀛州。當時粵東。尚在化外。故無文采。如此。此碑前人未見著錄。從曾勉士借得拓本。記之如右。言地理者。宗景純。而楊會慶。賴諸家。皆遞傳其學。近世得其傳者。首屈蔣大鴻先生。所著地理辨正一書。其妙旨隱蘊。難上。讀者不以理尋繹。徒執術家陋訣。以求之。有不合者。則牽強支離。以就其說。而沿此襲謬。誤人誤己。受其害者。何可勝數。高明劉文瀾。病舊注之不詳。為都天寶照經注疏。欲世之讀是書者。一覽即得其底蘊。其志蓋亦大矣。惜邪說蟻互胸中。復以奇門九星。雜乎其間。所言未能純粹。則學者仍未可奉為圭臬也。嗚呼。堪輿地之書。本非空疎無學者。所能窺測。况欲以此自售。則視此為陶朱致富之具。有不利令智昏哉。夫古人作書垂後。豈有歧途錯出之理。亦鑒及後人之無賴。故徐引其機。以待有心者之自為覺悟。庶不蹈妄傳之戒。為鬼神所忌耳。何學者昧焉不察。反歸咎古人之祕。惜乎道光戊戌夏五。酷暑中。讀此銷夏。既竟。為書後幅。題於右。

二王帖。乃南宋丹陽許開所刻。世不多見。所傳皆吳江重刻本也。前有右軍大令像。取諸法帖中。二王書鈎摹上石。而逐帖釋文於後。此為康熙時。星溪俞良貴。臨而鑄諸木者。漫漶尚可惜。其無神明也。道光戊戌七月二十二日。與楊少青二兄。薄遊雙門底。至汲古堂。翻閱故籍。見之。以其尚具優孟衣冠。置之行篋。可為書扇之用。因摩白金五分。得之。復至城隍神祠。買武彝巖茶。過何芸生談。備晚歸。二王帖。摹本。

率更虞恭公碑。筆意在皇甫化度之間。世鮮完本。青陽王尚書家。有全紙拓本。凡三十六行。行七十七字。厚溪先生。以婦翁得觀。因屬友至。陳洗碑精拓。得二千八十餘字。見所跋。茲碑後。誠大快事。惜先生歸道山後。文史散落。此帖已化煙雲矣。家藏一册。墨色如漆。首行故字。尚不作林字形。視方殷所藏。搨手

稍古特所攝亦止上截耳。此則鋒筆畢露，神采如生，字存六百有餘，足為尋古齋中副本也。道光戊戌八月...

儀徵相國，既得華山碑四本，又見長華陰二本，因取三本所有唐宋以來題跋，編次成帙，程鶴樵中...

道光乙酉之歲，王講泉郡丞求漢宜身至前，印于鬻古器樓，物生索十二金，貧不能，屬以花乳石仿之...

書多大書深刻，行書傳者甚少，秘閣帖所刻，皆與人書札，送到太冲後，結體近艸，不若三畫之遒逸，而三...

章所見者矣，然謂安民異財時，刻此帖為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云云，頗有...

蘭泉少寇謂此刻爲關中本，則又非安氏之舊矣，所記塗乙處，如不其盛矣，改爲吁足，且固夫人而知...

五月識，方觀家藏，爭坐位帖，謝潤民言，魯公爭坐位壹原石，爲漢人之官於陝者，竊歸今尚在州學，字形與陝石迥異，陝石乃是翻本...

無老成，尙有典型也。越二十年，歲在丙午，北平劉寬夫侍御，得第八冊，與予所藏五冊，無不相合，前有雪...

所愛，其亦思夫流澤就燥之義乎？因錄八冊之跋，而以第十冊李穀齋跋，借寬夫錄之，仍各寶所寶云。道...

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五日識，嘉慶七年，肇慶知府楊有源，鑿金開硯坑，即宋之下巖北壁，而內之大西，諸洞在焉。先文信公，督學是...

邦亦分棹錢相助，得石千餘斤，完善者甚少，此其一也。押字即硯工呈硯時所書，歷四十餘年之久，墨痕...

深入石理，洗濯不去，世之評硯者，指爲某坑某洞，歷歷不爽，要若此硯之實有證據也。桐川表兄求硯...

無當意者，因出所藏以贈，而記之如右。道光丙午四月，逸少十七帖，法書要錄所記，僅二十條，凡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

行一千一百二十四字，卷尾有十七帖草書，晉右軍真跡等字，而黃伯思東觀餘論謂本二十七條，今官...

可謂山陰者嗣矣。同上。

姜葦間先生臨館本十七帖僅二十四條。與近世所傳之二十五條者不同。每條綴以釋文。殆是先生自記。非館本所舊有也。漢生世丈尙書見示十七帖凡三種。一爲館本。一爲脩內司本。一卽此本。以買摹李後主本對校。自旦夕帖後。增吾有七兒一帖。少嚴君平胡母氏二帖。此帖數之不同者也。講堂帖館本闕前二行。茲則有之。足下行至吳帖之念字。作會瞻近無緣。末一字作及。旦夕帖都邑二字。作近想。此字之不同者。唐人雙鉤館本。明時尙在京師王思延家。濟南邢子愿借以上石。孫北平以爲甲申後石並不存。而嘉慶十年。歷下人曾以拓本出售。又與此本不同。詎卽山舟先生所跋隔麻本邪。黃山谷謂永禪師虞世南褚廷誨。皆有臨寫十七帖。朱文公所跋。爲馬莊甫刻本。畢文簡家有唐初人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尙有密蒙花一種。甚至解无畏之名。東觀餘論作解如意。是否卽係一人。抑同時別有一解无畏邪。同一十七帖。而多寡不侔。同一館本。而詳略互異。以相傳有緒之名蹟。而傳刻既久。轉使足據者。因以無據。固可抱殘守缺。以自多乎哉。承命析其原委。姑臚舉其不同者言之。不敢稍涉武斷也。姜葦間臨館本十七帖。許大司馬藏本。

黃伯思記張彥遠法書要錄云。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內本也。凡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茲本凡一百十七行。若井來禽。青李櫻桃。日給騰爲一行。則一百十四行。九百九十四字。末有勅字。解无畏勅。褚遂良校。乃先唐石刻如是。而解无畏。伯思作賈如意。殊不可解。後以悅生印。則爲賈相重摹。其多七行。五十一字。或卽似道所增。若洛神之四行邪。許漢生大馬藏有一册。與此絕相類。曾爲詳考。宋以來諸家之說。而爲之賊。明吳廷用卿刻餘清齋帖。亦有此卷。卽是一百十四行者。後有宋人觀款。與此不同。若南唐後主所刻。及與濟化同刻之本。世不經見。未知卽是一百七行者否。濟南邢子愿刻。精神畢露。萬曆中。子愿見於京師。王思延家。後借得上石。乃唐人雙鉤本。其澄心堂本。乃賀知章臨本。大觀中。又刻之大清樓。其卽一百七行者歟。新得明齋所藏。宋拓館本十七帖。

聖教序。太學蘭亭。爭坐位稿。各一。先公手自黏貼。覆之案頭。臨摹者。每頁各記號數。亦當時所書。自癸酉迄今。已卅四年矣。兒輩不知手澤所在。任其殘蠹。而不知愛護。况久遠乎哉。傾因翻閱。見之。重輯而記之。如右。道光丙午子月之望謹記。

寒秀艸堂筆記卷四

賓退雜論

越州石氏帖。世不多見。文氏停雲館帖。摹有數種。此表未經摹入。用筆差近元常。故閱者疑非率更耳。其渾樸之致。固非信本不能。而自來者錄家。未經論及。幾令異寶與磁硃同價矣。得此二十餘年。覽者無慮數十家。俱不敢決定。無意得石氏帖目。始知此爲歐書無疑也。道光戊申重陽前六日書。家藏率更。前出師表。

越州石氏帖目。右軍蘭亭序。向之二字雙鉤。宋游丞相本也。 黃庭經。樂毅論。曹娥碑。東方畫贊。女史箴。大

令十三行。率更前出師表。永興破邪論。河南陰符經。魯公麻姑仙壇記。海岳西園雅集圖。

此表五十三行。並標題銜名。爲五十五行。行十二字。裝池者。截作十字一行。非石氏之舊矣。覃溪先生謂舊刻宜併餘紙摺裝。則後人有可追致真卓識也。己酉三月。大孤山舟中又記。同上。 米海岳書史。載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真跡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則刻帖者當卽其人。越歲四月廿三日。銅陵舟次記。同上。

畫繼十卷。鄒湖都蓬慶所藏。宋本名畫錄二卷。畫評三卷。中遇半字貞字。皆缺未筆。宋版然也。數字非宋時所諱。亦缺波脚。與他本數字缺者同。豈其家諱邪。道光乙未閏六月二十六日。得於大梁北土街之恩古堂。與此同購者。商爵一汝。篆水注一。當時仍記於書之後葉。丙申歲重裝於粵東。未及補書。歲已酉三月。重錄於湖口舟中。

山陰何氏藏。真定武蘭亭原石。多欣俛仰一行。細審之前後。竟見二石。若當時辨出。再求之井中。則二刻均為全璧矣。惜哉。山陰何氏藏

明是二石。其斷泐處顯然。何以何氏跋語。未經述及。明時至今。攷古家亦未看出邪。覃溪先生蘭亭考。詳及銖黍。而大處反致忽略。可見攷據之難。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七日。大姑塘舟次。又書。同上

右軍黃庭。宋以前俱是前賢摹本。惟文待詔謂有唐石刻。殆如天吳紫鳳。而黃山谷云。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是不必定屬右軍矣。又謂小字殘闕者。是永禪師書。既刻。亦難辨真贋。字之差大者。云是吳通微書。形差長而瘦勁。筆圍勝徐浩書也。黃伯思所見李鵬舉家本。乃褚令摹。單廓未填者。是黃庭之有各本。由鈎摹非一手也。近世所傳。以元祐秘閣續帖所刻。及越州石氏本。為海內第一。嗣後互相翻刻。不一而足。王弇州所見二本。一石刻。一木刻。皆是宋拓。迄今以不可復觀矣。萬餘觀察三兄。見示北宋拓本。紙色墨色。開卷瞭然。至字畫腴潤而古。非宋時良工。鑄拓不能精妙。乃爾。與停雲館重摹。秘閣本相似。而肝字不作肝。則又少異。假葉東柳。駕部所藏。秘閣本相校。其渾厚似出葉本之上。伊墨卿太守。定為絳州本。讀從真跡。上石。必有所據。細審五十七行至六十行。斜裂紋。殆是木本。而非石刻。豈即弇州山人所贊歎者歟。惟最不解者。第十行泐處。或作不可。杖或作杖。可扶。獨東書堂帖。作可扶。則與諸本不同。未有定論。然以字形度之。即樹字。恐亦傳刻之誤。如所存兩旁之間。斷不能更著字。思古齋本。此句毫無泐痕。即可想見原本之必不若是矣。葉本經覃溪先生鑒定。為續帖本。泐處亦復如是。未經論及。無以祛此惑也。謂字乃避唐諱。何以後二字又不缺。筆前人專以換鵝一事。斷斷爭辯。而是帖之為真。隨為仿書。未經確指。令後人追想無由。不禁撫而歎也。及聖軒

- 第二行。後字欠短撇作ノ。
- 第三行。庭字、徵長。關字、作兩小畫。壯字形小。
- 第六行。神字、頂微重。
- 第廿五行。失字是小撇。
- 第卅二行。乾字左作草。
- 第卅三行。仰字中一小撇作ノ。
- 第卅八行。侍字作二長畫。
- 第五十八行。府旁泐文。與葉本同。
- 自五十七行至六十行。長裂紋無。宋拓黃庭經。周蘇餘藏本。

此為明時翻本。亦出自秘閣續帖。惟微筆皆失之重。是效率更而未善者。也。萬餘觀察兄。謂求是帖而不獲宋搨。得此明本。足資觀覽。洵為悟道之言。况所藏有宋搨本邪。及聖軒

- 第四行。氣字頭太重。
- 第九行。歸字斤邊不成字。
- 第十三行。欲字中分太開。
- 第廿八行。迷字波太硬。
- 第卅行。本字波太笨。
- 第卅八行。飽字小太空。
- 第卅九行。肝字。停雲本誤作干。宋拓又一本作干。
- 第四十九行。華字中一起處少捺。
- 第五十行。華字中直不頂上畫。此頂上畫。

自四十九行以後。凡波無不笨重。發筆皆著力。少和婉之意。明蘭黃庭經。周蘇餘藏本。

穎井思古齋黃庭。不知宋朝何人所刻。殆因金元兵燹。藏之井中者。也。明萬曆時。穎上民浚井得之。縣令惡上官求索之煩。碎之。此相傳之語也。安邱劉莊年觀察。幸穎上時。曾親至其處。言此石出井時。即在公幣。不知何時流入民間。今在諸生楊廷楷家。乃是一綠玉厚四五寸。於兩面刻黃庭蘭亭兩帖。四邊皆已殘缺。僅留中心一塊。則所謂碎而棄之者。亦傳聞之妄。彼有錢姓士人。木刻二帖。甚佳。阜陽一明經劉澤。青石翻二帖。刻手亦佳。乃劉體仁公藏所摹。是穎井本已有三種。此刻失之無韻。後有斜裂紋。為原石所無。或亦重摹本邪。及聖軒

朝鮮李橋山翰。編裕元。於道光乙巳年。奉使入貢。兒子觀元。於厥肆遇之。越二歲。寄其國主所刊詩約。以从。約係平韻之下。檢閱極便。書至京。而觀元已隨余官江西。家兄聖常得之。是年秋。乞假游粵。將於過豫章時。面付觀元。不幸沒於高郵舟中。觀元往親歸殯事。得之故籍中。歸以奉余。今歲轉漕北行。攜之書篋。頃聞行抵高郵。適親是册。哀從中來。不可斷絕矣。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重五日識。高麗即定時節。

先公被遇最晚。無聊憊條之時。每留意下筮之學。以自寬解。又慨世無真傳。徒荒歲月。更舉以為戒。此册乃伯兄聖常物。細審皆兄手蹟。先公嘗取而置諸案頭。有譌則正之。其有當於理。則加圈點。此則公之手筆也。遺編猶在。而風木之悲。原之痛。遂無已時。己酉五月。山陽舟中重裝書。六五

承旨書率多恣態。惟過秦論。逼真山陰。真跡尚在。武林舊家。黃葉本也。吳郡周公化。於萬曆甲午。壽諸石刻者。為吳應祁名蹟。得名手刻之。精氣因之發越。重摹者。遂無神采。有闕者。為原石。易辨也。今世士大夫作書。以散卓筆全開。至根。靡濃墨如糊。以鬆厚紙上作小楷。斷無揮灑之妙。遂字描畫。長短闊狹。皆屈字。

以就我，而書者視者，皆不知其非法，良可慨也。尤元學書，亦宗時法，故字無鋒穎而體，以此帖界之，而語以學書之道，時在道光庚戌四月舟次金陵縣，寄逸居士識。

黃庭樸本極多，此刻筆意向厚，亦不詳其出自何帖，近得越州石氏本，妙如手書，與穎井大略相似，以此對較，遂知此刻之誤。石氏刻筆筆筆清澹之氣，豈吳通微輩所能擬及。道光庚戌四月十八日，書於皖江舟中。

增塔銘破而為二，裂而為七，今則只餘其五。康熙時，重摹二本，一肥一瘦，並能亂真。此時全文唐石，殆是天吳紫鳳，即優孟衣冠，亦不可得。吳門陳拙庵竊摹一石，仿舊揭出，墨色紙色，無不逼肖，遂使其弟之出售，以邀重價，歲不過數次，并不售於一方，故得者珍如拱璧，而不知墮其術中也。然細加審視，始覺秀逸太過，便有輕纖之病，吳小穀太守，聞諸前輩謂銘中勉勵之姓，乃是翹字，為重摹者所誤，細審文中此字，大半已泐，堯字尚可彷彿。若銘中者，纖悉無窮，恐所論專指文中字也。又初見貽一冊，可為鑒別之助。關亭自定武後，重摹無慮數百，或未損，或已損，悉是歐臨本也。類上本，則是登善所臨，若陽湖孫淵如先生，所摹兩承素本，吳門新出薛稷本，系嗣不一，要必以率更為大宗。吳門邱某於嘉道間，重摹一本，摹失處不少，未知用何本入石，當時頗獲重價，又初會拓贈一冊，耶不知其名，帖實但稱之為耶老馬耳。往歲在泉二兄，寄都中翻本，即從我家索編本，鈎摹入石，重刻古人妙蹟，亦是韻事，何妨稍作記識，以示區別。遺祖刻損五字，乃是不可及處。若近時人，則以此規利，惟恐真之不可亂，尚肯授他人以指摘之柄乎。麻姑仙壇記，唐石本，惟孫退谷海雲閣藏其一，海內殆無其匹。所謂大如指頂，筆筆作隸體者也。宋楊忠義堂本，予嘗見之，假歸雙鈎未畢，為帖主索去。至今猶以為憾。此越州石氏刻用筆圍妙，與世傳小字本迥然不同，雖精糊若此，而清華高朗，不可泯滅，豈規摹形似，所可比擬哉。納尋丈之勢，於蠅頭中，非魯公不能。王著、吳通微，尚覺窘於步驟。本麻姑仙壇記。

有唐一代碑刻，魯公書為最多，其結體皆似方嚴，而視乎所書之人之地，以成其韻趣。若徒求之形象，亦皮相士也。家廟碑，乃魯公為其父立廟而作，故謹嚴之中，復具雍睦氣象，當立石時，魯公年已七十有二，筆意之老，風骨之遒，洵如周鼎商彝，不可逼視。由家類以迄碑陰，凡二千八百二十八字，五季之亂，碑仆野土中，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官李延襲，載入府城先聖廟中，命南岳夢英大師，篆書重立，記文碑字至今一一完好。蓋由忠烈之氣，貫澈天人，故為鬼神呵護，歷千祀而不斂耳。石四面環刻，碑側字較正面微小，後一面字更清朗。王虛舟謂其氣味迥別，疑為李延襲重刻，細審篆筆處，較前半少弱，蓋亦不能無疑也。周容齋表弟郎中，得舊編本，乃南海吳荷屋中丞，丈所藏，以贈歐程春海侍郎者，原編所闕，則取別本補之，後題字俱全，惟家類未經裝入，紙色墨色，洵百年外舊物，視近時揚本，已如霄壤矣。荷屋春海兩先生，翰墨名家，宜其相賞不置，容齋復得而實之，信乎是碑之與書家有緣也。

地理真旨，蓋於此書，口訣無多，言下立悟。文信公因 中翰公墓不吉，盡力是學，與同鄉周景元丈，互

相探討，久而後通，遂決意遷葬。穴啓水盈其中，今之昇麓橋內墓道，即新阡也。我湖自周丈下世，其嗣君草亭廣文又歿，絕無傳人，執羅經以謀衣食，於此道會未夢見，何足據以謀窆之重哉。文信公會以此，秘授漢陽葉雲素侍御丈，丈固篤實君子也，衡於奉事之暇，仰荷指示，恐其久而佚焉，後之人不免為邪說所惑，因以此書之易惑者批出，授陽元而究心焉，并記 先公得傳之不易，慎勿弁髦視之。道光庚戌四月廿六日，荻港舟中書。

寶硯養生言，端硯老坑色紫，時有小沙丁，聚於一處，謂之五采丁，舊麻子坑，遍體火礫斑，兼有金銀星，新坑則無，龍尾坑石，有撒絲紋，色少黃，有鸚鵡眼，郴州石色，與此絕類，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使，硯能自言，則需者將無所置喙矣。

道光十四年，涿州盧文肅開端州硯坑，上材悉歸高要令葉君承基，次則吳石華學博，文肅所得，皆其吐餘，不能與兩家方駕也。石華復輯硯史三卷，粵之言硯者，咸宗之。

端溪硯，於道光年間，新開三坑，曰青花坑，狗嘴坑，碑底坑，狗嘴色如博而鬆，碑底色白而綠，十九年夏，又開一坑，色與大西洞無二，青花甚多，亦有魚腦，惟扣之作銅聲，向未有名。

小西洞石，側視皆有錫光，東洞色不甚紫，微帶白色。

飛水坑，道光二十年開，在麻子坑之背，石色似生豬肝而堅，望若生棧，亦有青花，燕白，魚凍，金錢，火捺，有綠脈，發墨不亞大西，扣之其聲清越，真聲材也。

黃刺矢，巖石面多黃氣，不淨。

石品之上者，曰青花魚腦凍，燕葉白，天青，冰紋，青花以微細不易見者為貴，魚腦凍深入肌理，其狀難名，吳石華謂白如晴雲，吹之欲散，鬆如團絮，觸之欲起者似矣，而柔膩欲融處，向未能寫出，燕葉乃石之極嫩處，天青即灰黃色中之潤者，謂如雨霽蔚藍，言者之過，冰紋必如溼紙著墨，有痕無跡，方貴，若條條白絲，適損蒙穎矣。

硯工磨硯，必用五道石，吳石華曰，但以粗細分之，不拘出處，硯買藝顯德云，頭道石出粗石岩，二道出鳳尾岩，三道石出龍坑岩，四五道俱出上田岩，或云，頭道出龍門山，二道出文殊岩，三道出望夫山，四道出豆沙頂，五道出鼎湖，背名鳳膽石，與石華所說均不同。

錢塘趙學敏，本紳綱目拾遺卷四，翠羽紳亦名翠雲紳，孔雀花，神錦花，鶴翎紳，鳳尾紳，其紳獨莖成瓣，細葉攢簇，葉上有翠斑，按是紳全體皆翠，余家湖州春在紳堂，小樓下庭廣不及切，先文信公於友人處乞得此紳一本，種之，二年後滿矣，色與翠羽無二，望之如有烟霧，嘉慶間，從弟等讀書其中，不知愛惜，遂一無存者，甚可惜也。

又卷六，紫紳茸，引葉大椿云，紫紳茸，古本不見，近刻但在紫紳項下，注明紫紳茸染手者為佳，竟不知別有一種，予見神應心書，獨標紫紳茸，色淡紅，出烏斯藏，著大樹上如蠟，近時亦知，茸非紫紳之嫩苗，復誤認為胭脂渣，此說更謬，按近時鋪中所作胭脂，云是紫梗煎成，來自番舶，未知即是葉大椿所說者否。

又同上。雀梅一名爵梅。葉如薔薇。結實如梅而小。按雀梅葉。治黃疸神效。
 又卷七。金剛果。引滇志云。花黃而細。土人植以爲籬。漢記云。碧幹而爛。孔雀食之。其漿殺人。按此樹福
 建甚多。土人亦種以代籬。不惟出自滇省。
 又卷八。葵油注云。葵即扶留藤。又云。即蒟也。嶺南人取其葉。合檳榔食。今名檳榔菜。惟西洋人有之。按粵人
 呼曰檳榔菜。產惠潮間。並非來自西洋。
 又同上。金蓮花。引羣芳譜云。出山西五臺山。塞外尤多。按杭州昭光寺小池。亦生此花。余親見之。
 又同上。佛桑花。引粵語。丹色名朱槿。又引吳震方嶺南雜記。有大紅。淺紅。黃。三色。陳述齋云。朱槿花蒸醋
 食之。粵中婦女多以此美姿。按佛桑花。尚有白色一種。粵人喜食紅藍。以朱槿同置入醋即成。
 又同上。莖菜。引花鏡云。一名狀元紅。按蘇湖間。稱爲夜飯花。以其晡後開也。今處處有之。
 又同上。延壽果。鹿銜草之子。又松潘衛志。生於土。味甜似山藥。並無樹葉。此或名同而物異也。按此果
 廣東最多。樹高一二丈。葉如楸。果生層葉之下。繞幹累累。其幹直聳。人家恆植數樹。果綠。大如桃李。上
 下俱平。肉白而淡。婦女鍊爲絲。漬以鹽而食之。
 又同上。化州橘紅。引百神鏡。廣東高州府化州。出陳皮。去白者名橘紅。今亦罕得。土人以柚皮代之。按羅
 定州東安縣。出花柚。消痰下氣甚捷。製式亦作五爪。
 又同上。瓊瑣葡萄。引紫桃軒雜錄云。是神農九神之一。中土久有。不俟博望從西域帶來。又云。曾歷平湖
 幕。有一枝蔓延滿架。夏開瑣碎花。結實如棗。豆不可見。吾杞螺山汪姓家亦有。此然食之味薄。不
 若甘肅者味厚。按此乃野葡萄也。余族翼經堂有一枝。乃高樹。非藤本。
 又同上。胖大海。出安南天洞山。產至陰之地。其性純陰。故能治六經之火。土人名曰安南子。又名大洞果。
 按粵人呼曰充大海。一粒能發一茶盤。

又卷九。密望。引肇慶志。一名莽果。按莽果大如肥阜。扁而有毛。如桃。其核扁長。有長白毛。性極熱。得溼熱
 之氣以生。土人喜啖之。閩人呼爲蒜。養生者相戒不食。
 又同上。烏攪仁。出廣東。皮黃黑色。肉白。酒筵中以爲蓮豆食品。按烏攪熟。皮如漆。肉桃紅色。其核極大。
 其仁。即今時蓮豆所用。
 又同上。羊桃。引粵語。其種來自大洋。一曰洋桃。按毛詩。限有萋楚。注。羊桃也。則非來自重洋矣。土人呼爲
 山釐。土音
 以之者。酸不可食。羊桃之大者。如甜瓜。香而甘。清而不俗。
 又同上。倒捻子。引本艸綱目。都念子。一名倒捻子。時珍曰。食之必倒捻其蒂。故謂之倒捻子。訛爲都捻子
 也。按粵人讀倒若都。
 又同上。黃皮果。引廣東通志。大如龍眼。又名黃彈子。按古人稱爲黃子。
 又同上。蒲桃樹。引羅浮志。高二三丈。其葉如桂。實如蘋果。絕香甜。按蒲桃樹。全如桃樹。皮葉亦純似之。與
 桂大異。實如大杯。香與玫瑰無二。

又卷十二。汗血。引孫含靈云。有客自川中來。帶有汗血。言此獸乃是犀角。爲天上并宿。五百年一降於世。
 以濟人。其降也。必於蜀。降之前三日。天乃大風。振屋拔木。爲降狂風。左右鄰落居民。知狂必降。悉遷避之。
 求鐵工造蓮華箭。鍊如橄欖形。而窪其中。鍊上刻名以記。狂降之日。形如胡犬。有鱗。大十倍於象。首必朝
 歲星。躡蹠不動。土人從其後射之。矢集其身。如蝟。三日後乃去。遺矢於地。各認所鑄以歸。矢人無爭者。其
 鍊頭有血一塊。大如橄欖核。可入藥。土人亦甚珍寶之。不輕售。自明洪武時。曾一降。至今幾四百年。所珍
 藥亦罕有存者。摺神舊族或有之。亦珍同和璧矣。按所載殊不經。
 聖祖曾致初生者。畜於苑中。其大殆不止十象。當時有爲之記者。今已失記其名矣。
 外科所用之藥。謂之艸頭。大率仍在本艸中。特隨地異名耳。外叔舅胡蔗山先生。曾有一書。忘其名。詳攷
 瑤醫之藥味名性。所產之地。即綱目之某藥。備悉記載。且購之山中。植以盆盎。凡瀉醫過者。必延接之。助
 以舟楫之費。以求其秘方。並詢殊方所產。經營十數載。未及脫囊。倉卒得喉疾。中夜而卒。惜哉。
 粵中有花。莖長尺許。紫色。隔二寸許。對出兩枝。上著數朵。極似馬乳蒲桃。紫色。而間以青點。其端微尖。裂
 爲四出尖葉。四僅分許。即其心也。葉厚分許。旁有齒。葉之面微窪。上有麻點。生於枝下。亦對出而兩焉。名
 爲落葉生根。葉墮地上。齒間即出莖。花葉搗爛。敷跌打損傷。及癰疽極效。
 漂朱沙。石青。石綠。如法研細入膠。再研至極細。用新竹管傾入。置烈日中。曝至極乾。劈竹令兩則。沙與青
 綠之重濁。在下。清輕在上。層次絲毫。不亂。用刀切之。可分七層。
 高小川藏有漢建興井磚。硯極細潤。云台州有二十八井。名二十八宿。今止存其一。井底所發。類皆古磚。
 六舟和尚。曾至彼。覺得數塊。後有好事者。爭取。幾至殺人。遂爲有司所封。彼土古磚甚多。若晉永和之屬。
 尙不甚珍也。

漢晉傳文。率紀歲月而已。此獨詳載與籙本末。多至一百七十七字。文詞並仿獵碣。直與史籙爭勝。惜剝泐
 過甚。未由推測全義耳。事在丙申。歲至丁巳。始作臺。元康爲晉惠帝年號。丁巳乃七年也。丙申乃武帝咸
 寧二年。斯時吳尙未滅。故文中。有吳人。下一字 徒具來句。傳文若此者。目中所見。惟此而已。真絕品也。高
 小川從友人於天台。獲見奇物。因攜得此幅。歸以貽予。云其傳尙在臨海縣庫。今歸陳氏。趙竹泉言。江甯
 城外有大寺。乃明三保太監鄭和所建。柱凡數十。其大合抱。皆是整枝沈香。高七八丈。真奇物也。道光十
 二年。燬於火。

荔支以南安陳家紫爲最。一顆值百錢。泉州人。有畢生不得食者。
 江桃柱長五六寸。其形如摺扇。上大小殼極薄。有丁。其肉無幾。而柱甚美。
 竹種長數寸。圓如筆管。
 西路柑。出臺灣。味在橘上。

柯易堂曾爲崇安令。言茶之至美。名爲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巖下。僅一樹。每歲廣東洋商。預以金定此樹。
 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兩。以餉富商。大買求檳施。大致與粟米相類。色香俱絕。

非他茶所能方駕。雪梅在國師巖亦宋樹。

何易堂令崇安時。有事於鄉。過一遊。假研於道士。其製甚樸。墨汚狼籍。隱隱見丹邱字。因以隨行銅雀瓦硯易之。不允。增洋鉄四枚。而後可歸。後置清泉中濯之。數日後。宿垢方淨。背有覆手。皆鸚鵡眼。高下斷爲柱。其旁則君謨所摹。縮本蘭亭。并蘭亭各詩。實如拱壁矣。嗟乎。物之顯晦有時。不爲好奇者所賞。則與瓦礫無異。更可怪者。硯至子午時。輒出水珠。初不之異。其後累試如此。真藏硯家所謂。泉生石中也。

何易堂贈一漢銅印。文曰趙勳。其鈕作猪形。甚奇古。私印大都覆斗。覆釜。亭鈕。瓦鈕。鼻鈕。如此者甚少。惜小松芭堂。叔未。夢華。諸放古家。風流歌絕。賞音甚稀也。

胡裕堂贈香一餅。重斤許。謂是仙露所出。一餅直八十文。

郭巽帆言。漳浦唐高宗二年始開。其俗所祀開漳王者。玉輪將軍陳元光也。

洛陽橋。離泉州二十里。長三里許。蔡忠惠祠。在橋之西。橋記立。廡下左右二石。拓者以紙不足。別之爲四。其第一石係後補刻。相傳爲琉球所竊。無可放證。何以重刻。則不可知矣。橋之中。有小山石壁。間有大字甚偉。欲拓之。以工無立足所而止。

蘿工之稱。率用本處所產之石。以細膩爲主。惟粵工以重價購之。名爲湖石。能食蠶而石不損。別用綠色小條石。江浙呼爲。先磨出自。磨後以錐刀磨之。視漿色黑。則磨去而銼銛矣。是石所磨之刀。能以北風時。簪髮不更易。刀者爲佳。錐髮後。頭不發火。眼目清涼者爲上。恆以洋鉄數餅置一石。不少斬也。石以黑質白脈者爲貴。次則白色。又次爲碧色。爲水墨色。若有紅筋。名爲檳榔汁。棄置不用矣。閩人所用。不能如粵之精。然所用石。亦異於他處。以雞蛋白爲貴。鮮有雜者。率以碎石膠合而成。謂來自番舶。衣工周某某告余曰。此石產漳州。一姓之墓。因之起家。而子孫日以鑿山爲業。巖巖者已夷其半矣。山木自冠。源泉自竭。此山乃以攻錯自虧。才之爲累。豈不大可嘆哉。

脈望之名。見於紀載而已。累代未有更見者也。劉莊年觀察之伯父。善讀書。太翁甚愛之。中歲而卒。太翁勤甚。因以所讀書置大廚。鎖閉而納之。聽事以門向壁。觀察昆季。皆八九歲。太翁引之。頓首廚下。而命之曰。他日汝兄弟有先入學者。即以爾伯父之書付之。觀察年十九。入邑庠。遂祖命。啓焉。一完好檢朱子全書中。有一黑圈。大如當十錢。其光如漆。若大蟻相銜。尙闕一指許。未能首尾相接。因憶有脈望之事。默記其卷第。弟而藏之。俟其竟試之。閱載餘。啓視。則已不知所之。是即所謂脈望歟。

泉州神鏡。以范志吳亦飛爲最。在桂檀巷。煎者煎之不化。湯作碧色。餘者紅色。見水則如泥。不待重沸也。百舛者。城隍廟所賣。聞取各舛。擣爛。入水中。漚之匝月。臭穢不可近。漚出。以荷葉包之。晒四十九日。藏過三年。再售。其方不可得見也。

泉州有本機素綾。花綾。漳紗之屬。布則以池布爲最。產於鄉。

漳州印泥。海內無不稱譽。其研工實甲於他處。所貴不在朱也。八寶洋紅之名。特以之歎譽俗耳。

同安多蔗。所生蟲似蜂。使人乾之。食時。煤以油。味類蠟。稱爲蔗猴。其名甚別。

漳州龍噴出布。寬一尺六寸。冬不冰體。夏不蔽風。彼中角尾地方。出棉花。其大如樹。以此花織成。故與他產異。衣工周某甲說。

泉州有貓尾。僅寸許。來自洋船。前足短。後足長。精悍之至。啖以小魚。鱔黃。或牛肉。食豬肉則癩。此貓最長秋社。是日必閉閤。櫃中勿令見風。往往不知禁忌。輒無故而死。泉州是日風作。街上縣懸貓。累累。理不可解。亦周衣工說。

周衣工又言。其鄉人善拳勇。來閩告狀。爲兵士所聞。以馬蓋擊額上。流血不止。采樹根搗爛敷之。三日即結痂而愈。問之。則花椒樹根也。又言此藥不但治傷。兼能治多年風氣。以酒水煎服。其效如神。皆本艸所不載。

又言泉州有紅牙大戟樹。其大數圍。兩中之所無。而泉人所不知者。

晉江令楊輔山承澤。有避穢呪。凡相驗時。臭不可近。以清水一盃。持呪數遍。當場者咸不聞有穢氣。乃得之。祝由科。胡裕堂大令。求其法。須酒筵一席。錢三千文。乃可傳。兩大令必不爭此區區。而相傳之法如此。殆五斗米之流歟。後聞戴秋圃言。是法不得傳五人。伊亦傳有一呪曰。一撲一千里。二撲二千里。三撲三千里。撲去五瘟六疫。三十二證。七十二候。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臨相驗時。念三遍。念時以右手拂之。有扇用扇。無扇用掌。可保一身。傳時不可使六耳聞也。

前年入閩。見道旁小樹。著黃花。加小絨毯。色鵝黃。其香滿野。與中亦覆郁芬。感問之。昇者。謂是刺花。攷之。圖經。皆所不載。近與衣工周某某言。及曰。此即牙阜也。周在藥行中。三年。藥皆自采。故識其花葉。與中中之業。是者有異焉。

耳中出黃水。以秋海棠根。搗汁。滴耳中。即愈。怡尙書傳。

患對口。偏對初起。用廚中砧版。刮取油沫。團之。五七日。即消。羅子揚大令傳。

祁玉崖言。中國火藥。悉用燒酒。并晒。西洋人言。燒酒。乃是氣中之有質者。氣走則力亦因之而損。彼中以臨時時。溼以燒酒。則發火極速。炭用麻搭。分上中下三段。燒灰時。須各自分開。則藥性歸一。復用水煮極透。曝極乾。然後可用。既乾之後。稱其分兩。再置烈日中。晒良久。與未晒時。分兩無絲毫出入。乃真乾矣。洋人白火藥。與白糖無二。保純。加入石腦油製就。其性下行。故銅藥帽中用之。一經擊觸。則由火門入於槍中矣。相傳試藥之法。謂置之掌中。蒸而手不蒸者。爲上。玉崖言。此不足準。須以藥置紙上。加烘藥其上。而蒸之。方能辨其純否。然持香火。則上蒸而紙不蒸。若以香火直注藥中。則從下起。而紙亦焚矣。所言皆有理。致故續記之。

小兒頭上生瘡。浸淫滿頭。用活鱧魚。一條。將淨桶洗極淨。放清水半桶。將鱧魚養於水中。過兩三日。魚必受鹹味而死。用陰陽瓦。焙乾。爲末。置地上。出火氣。撒布上。即乾。神驗。黃平山傳。

般小岩大令。從萬州歸。得牛黃大如拇指。頂重如鐵。石色如渾金。三四塊。連綴爲一。與世之牛黃迥不同。小岩因此不信肆中物。余謂之曰。今所傳與書所載者。相合。乃以所觀之異。而遽不之信。又安知所得者。

之非牛黃乎。記之以俟博物君子焉。

史梅叔密得周敬脩傳易筋經內功法。有筆所不能發明者。特而授其勢。因記於此。

兩手捏圈。放至小腹端。平手心上。兩手分開。兩手上端平乳。兩手向上。合推出。腰略

彎。胸微前探。頭微昂。身前後搖動。不急不緩。閉口閉目。鼻氣出入十八次。通身不可着力。任其自然。

兩手向下分開。收回至乳。一鬆收手。即。兩手向下。合推出。一鬆外推。即。兩手分開收回。肘

曲向後平正。肘微擡。作「」勢。兩手合抱。第二。推出。腰直搖動。兩手分開。向上作山字勢。手心

向外。兩手肘合抱。對。推出。腰直搖動。兩手分開。手心向外。作「」勢。兩手收回。手心

漸轉向內。對。推出。腰直搖動。兩手漸滾。手心向上分開。作大字勢。兩手漸合。收回。至小腹。

數息。兩手分開。揚起。仍作山勢。兩手合抱。推出。兩手分開。手心向外。仍作「

」勢。兩手順下。向背後腰間。手心向外。手背不可著皮。離開腰眼寸許。兩手隨。輕拍

腰眼十八下。兩手推出。以左手手心加右手手背。兩手收回。平乳。膝屈如前。兩手蹲下。作

騎馬勢。兩手平胸。推出。合掌微搖。兩手從大腿旁直下。至脚而止。分抄向上。起立。手握拳。向外作

山字勢。兩手合推。以右手手心加左手手背。兩手收回。平乳如前。兩手蹲下。作騎馬勢。兩手推

出對向。兩手平分。向上起立。作大字。兩手扣小腹。兩手收回。平乳三蹲。

泉州賣茶。以花樓宮神。為最著。其權以錢為之。每大錢一百六十文。為一斤。謂之百六錢。小者為百

四錢。草以市權。得十八兩。相傳十二兩者。非也。

阿魏本草所載。謂是毒蟲。螫死而成。故味臭。銘東屏刺史。得友人贈。乃黃色結手。味如羊皮。用徑寸小

台儲之。出西域某國。去新羅三萬里。不知何者。為真。東屏於相驗時。以粟許。置鼻孔中。一切穢氣不聞。置

豆許於鼻上。貼堵塊。如有物。按痛甚。而發。皆有奇驗。

東屏又言。關東捉鱧魚法。甚奇。彼中以魚曝乾。藏底至京。與黃羊。雉兔。同為饋儀之珍。取魚時。相傳誘至

淺處。圍而射之。今則不然。以香作罟。人逐摩其鱗。背聞此香。即相隨。不釋。預作門戶於汶港間。俟

其人。港既深。即穿其歸路。而圍之。因生獲焉。今之魚。編體無鱗。其說或信然。何以知其嗜松香。則有不

可解者。是可謂知魚。矣。

又言。羊喜音。取者。伺得其迹。乃二人。攜箏笛。至其處。相與鼓吹。羊聞聲而來。遠立傾聽。則曼聲以故

之。度其聲。近則將。結羊。謂甘同類之。即入二人間。以角分之。乃出利刀。刺殺之。凡物各有所好。因

所好。以至。墮身。勢之必然。者。人不可不自省乎。

道光庚戌三月廿六日。二鼓後。南昌大雨。有龍下垂。粗如巨壺。鱗甲皆有光。電光照之。殆如列炬。費鶴江

雲秀詩堂筆記 卷四

一〇五

中丞見之。合署皆起。凡兩時許。始漸漸升高。而沒。未知出自何所。以意度之。當任鄱湖中。我鄉夏月。往往

有龍取水之事。從未有若是之低。所見亦未有若是之明白者。五行志。未知為祥為咎也。

四月朔日。有龍起於安慶。撫署園中者三。蟻蟻隨之而上。不知幾百萬。直接雲際。聞藩臬。皆有而諱言

之。龍為陽物。翔空吉徵。何必諱。

蘭亭向之二字。雙鉤者。游丞相本。山字空者。陸東之本。見米書史。

陳高梁。葉。燒灰。或晒研。能療脚丫爛。

銅陵縣署聽事。前。有兩長池。在左右階下。大旱不涸。消長與汀水相應。蓋有泉而復與江脈通也。民婦率

於此澆衣。余謂。辛芬堂大令曰。此關乎風水者。曷不濬去。惡濁。而加以扶闈。任民間汲飲。則水可甘。而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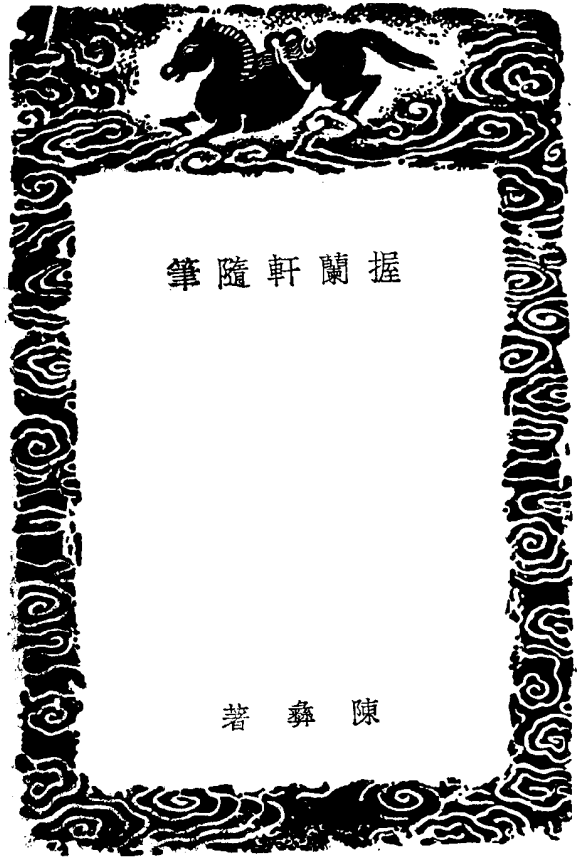
可廣。非斯邑之大惠哉。芬堂曰。今之患在貧。而子更欲濬其源。殆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先府君雜著。生平多不存。觀元或偶收之。亦十百之一耳。此書面葉。題曰。資退雜識。實與方書計簿

共為一編。節而錄之。僅得如千條。觀元既排次小學。述聞訖。因復寫所收遺。及題跋。手蹟。附于此

書之後。釐為二卷。以歲月先後為次。先府君卒於道光庚戌。故以庚戌。實終焉。雖小文。而公家掌故。文

房。致證。往往而在。讀者慎勿以小說家言。而忽視之。光緒四年六月。男。觀元。謹記。



握蘭軒隨筆卷上

筆隨軒蘭握

著 彝 陳

握蘭軒隨筆 卷上

二

魯高唐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邱爾奮以授同郡后皆。皆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

春秋

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贏公。贏公授東海孟卿。卿授魯人眭宏。宏授夷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又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賈公。何休字邵公。得公羊本意。著公羊墨守。墨守之守。城也。如左氏膏肓。殺梁廢疾。鄭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尚書類于上帝。吉禮也。如喪考妣。凶禮也。羣侯四朝。賓禮也。命禹徂征。軍禮也。女子時。嘉禮也。

人時

書敬授人時。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也。天子視四星之中。知民緩急。故云。

九鼎

禹鑄九鼎。象九州。凡山水百物皆備。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

印信

秦以前民皆得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

北戶

日南之地。日色南照。故開北戶以向日。

短褐

褐以毛織之。若馬之衣。或以褐編衣也。短一音豎。謂褐布豎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也。今用短褐字。恐誤。初為短。

百二

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齊得十二。亦如之。

鐘

漢書容六石四斗。史記云。鐘致一石。未知孰是。

畢路監纜

畢路。柴車。素。大略也。監纜。言衣敝壞。其纜藍藍然也。

薄曲

薄曲

易

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雠。東海孟喜。琅琊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楡。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為高氏學。母將。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尚書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庸為尚書古文文學。

詩

魯人申公受詩于浮邱伯。為作訓詁。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

禮

握蘭軒隨筆 卷上

一

握蘭軒隨筆 卷上

三

周勃以織薄曲爲生。謂織蠶薄爲生業。蠶薄。卽今蠶繅也。

掃除竈上

李斯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清。不足爲難也。

碌碌

碌碌。多石貌。又因人成事。通作鹿鹿。又作碌碌。陸陸。六六。音義竝同。

顏甲

進士王光遠。于家豪橫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恥。時人語曰。光遠慚顏。厚於十重鐵甲也。

足下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推抱木而死。公撫之甚哀。後伐木製履。每俯視則流涕。悲乎足下。足下之名自此起。

銀鹿

顏覲家僅名銀鹿。後事魯公。終其身。今使人因名爲銀鹿。

青蚨

青蚨似蟬而稍大。生草間。如蠶。取其子。母卽飛來。以母血塗八十一文。以子血塗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子錢。或先母錢。皆復飛歸。輸還往來無已。故號錢曰青蚨。

行李

左傳云。行李之往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人以行裝爲行李。非也。當作行使解。舊文字字。疑訛爲行李。與李同。

改國字

唐武則天好改新字。有言國中著或字。或者惑也。乞以武鎮之。乃改或作武。復有言武在口中。與因何異。乃改作王字。

金榜

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閒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吏竝列鐵榜。故至今凡登科榜。名爲金榜題名。

乾沒

漢書注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沈之義同。

闕干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常闕干。

門神

歲旦繪二神帖于門之左右。俗說門神。通名也。蓋在左曰神荼。右曰鬱壘。

鶴田

許氏家傳。孫太白山人。寓南屏山。善鶴。一。九杞先生入田數畝。額粟若干石。每歲輸以供鶴糧。謂之鶴田。

非錢不行

唐鄭愔爲吏部侍郎。嘗選。貪贓不法。引銖日。有選人以百錢繫靴帶。行步有聲。愔見而問之。對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慎名與器

史記慎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人用作惟恐慎之訛。

正月音政

正月。始月。端月也。本讀作上聲。秦避始皇諱。讀改平聲爲征。

荆楚

楚稱荆者。以避秦莊襄王諱也。王諱子楚。

唐晉

唐叔虞封于唐。唐叔子燮是爲晉侯。以南有晉水。故改焉。

東道主

晉秦圍鄭。鄭恐。開令使。謂秦繆公曰。秦厚晉。秦不爲利。君何不解。鄭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鄭在秦東。故云。恐未可概用。漢光武謂鄧晨曰。以十郡爲我北道主人。概用之誤可見。

敗乃公事

漢高帝罵曰。豈儒幾敗。乃公事。敗字作一頓。乃公事作一句。乃公。高帝自謂也。公下漆一之字。更見明白。

孫武孫臆

孫武子者。齊人。事吳王闔閭爲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吳王愛姬作隊長。教戰死吳。顯名諸侯。孫子力也。孫臆。武裔也。與臆涓共學。鬼谷子涓自知不如臆。爲魏將。召臆。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後臆殺死涓于馬陵大樹下。則顯是兩人。

堅白異同

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論。汝南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則異同矣。

趙高

趙高。趙疏族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蓋高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野合生高。皆承趙姓。故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

徐市音福

徐市近誤以市爲市。又改市爲福。市欲避秦始皇。假求神仙名。入海。選童男女各五百人。百工技藝。無

不備具。資秦立國海外。即今日本國也。迄今尚多古文書。

不識紇字

紇紇。叔梁紇。音呬。而世多呼爲核。唐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紇字也不識。今呼瞎。愈誤矣。

睢陽忠烈

賊圍睢陽危甚。張巡遣南霽雲乞師于賀蘭進明不與。斷一指。同行部將王杵亦斷一指。先死。睢陽史獨不志。忠烈淚滅。惜哉。

南漢

按廣州府劉王家碑。有景定辛巳之號。則劉隱亦有年號。史佚之耳。

北漢

後漢劉閔。知遠弟。其子湘陰公斌爲漢嗣。尋廢之。爲周郭威所殺。閔遂即位於太原。此以父繼子也。

五馬渡江音註

晉五馬。琅琊王司馬睿。彭城王司馬昱。汝南王司馬祐。南頓王司馬宗。今止記四馬。以彭城王最先亡故也。洛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

素王

孔子稱素王。近讀帝王之王。平聲。不知此王字。當讀作去聲。

改根爲銀

韓純。文公愈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關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而純以爲誤。悉改根爲銀。後除拾遺。坐此字罷。

堯九男

堯妻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肯也。

焚廩

史記。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通史云。賈使舜焚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鶴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列女傳。二女教舜鳥工。上廩以兩笠自扞。有似鳥翅而輕下。得不損傷。

浚井

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瞍與象下土。質井。舜從他井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竝舜井也。

羿浞

帝相被篡。歷羿浞二世四十年。而本紀不記。此馬遷疏略也。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殺於窮門。浞遂代夏。製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稟及痘。

放桀

釋國軒隨筆 卷上

淮南子。湯放桀於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南奔南巢之山而死。

五遷

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下遷敖河。實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爲五遷。

啓紂嫡庶

世云。啓與紂異母。啓長而庶生。紂次而嫡出。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立。及生紂時。始立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鄭元亦云同母。

太伯

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家可考。

文武

大戴禮云。文王十五歲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已滿十年。嘗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也。

西東周君

世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柳下惠

論語註。柳下。食邑名。孟子註。居柳下。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號。按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善地。並無柳下邑里之名。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曰。諡惠。見列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岐以禽爲名。季爲字。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左傳孔疏。季五十字。禽二十字。

捲白波

古有酒令名捲白波。起於東漢初。擲白波。賊如席捲。故酒席言之以快人意耳。

宦海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真卿。奇骨可度世。不然必沈宦海。

徑行。則知三徑之開。淵明其後也。考蔣詒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游耳。

滑稽

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非若非。能亂異同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

眠兒歌

歌內翰所作文字。名目至廣。唐學士撰宮中眠兒歌。即是今之割彌月頭文。

丈人

丈人。本父友之號。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天子我丈人行。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不聞子美之妻為韋氏也。如此者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耶。

屬案

舊說歐陽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案。其不輕易如是。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為文采也。

商均

舜妃娥皇女英。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警履

無目曰警。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警。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也。孔安國。

響卜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于通衢。聞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打聽。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往往而驗。曾叔夏尚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僧出。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會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會登科。而友生被黜。

微仲

微子名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鄭元曰。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

顛倒祖孫父字

曾西即曾申。本曾子之子。而孟子註曰。曾子孫。虞仲論語註曰。即仲雍。曾西為曾子之孫。朱子明是誤。註至秦伯仲雍。同竄荆蠻。仲雍繼太伯為君。是為商諸侯。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為吳。繼太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于虞。繼仲雍之後。是為虞仲。謂中為仲也。此朱註顛倒祖孫父子處。

顛倒弟兄

近世多謂淵明故事。讀楊誠齋詩云。三徑初開自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

握蘭軒隨筆卷下

營衛

黃帝以師為營衛。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今轅門即其遺象。正義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云。

九夷

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異類感人

仇愈字微猷。自言頃年為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鶴雀翔舞庭下。驅馳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異之。遣一吏跡所止。出城數里。見一大樹。鶴雀止其上。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下有數人持錐斧繩索。將伐之。吏止。引其人見仇。問所值。曰五千。仇以已錢如數付之。戒勿伐。鶴雀異類也。其若有求于廢吏也如此。

茶名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葭。四曰茗。五曰薺。楊雄注云。蜀西南謂茶曰葭。郭璞云。早取為茶。晚為茗。又為薺。

三徑

近世多謂淵明故事。讀楊誠齋詩云。三徑初開自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

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朱註曰小白兄而子糾弟。明是誤註。至管叔兄周公弟。孟子明言之矣。史記世家亦曰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獨趙岐註則曰周公以為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為周公兄也。故望之。為兄為弟。總不可定。

句吳

吳國號。句字。乃吳人發語氣也。

中秋詠月

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鵲橋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班班形於篇什。前乎子美。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亦有船中望月。唐太宗遊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為中秋宴賞作也。然則詠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

上元張燈

按唐名儒沿襲漢武祠太乙。自昏至旦故事。梁簡文帝有別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開元初。東都設燈。玄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下二元。上元觀遊之盛。冠于前代矣。

敗越夫椒

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同姓名

漢有兩韓信。唐有兩韓翃。固已。政和開常子然。謝任伯。江子武。同訪晁伯宇。及晁叔用于昭德之策。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武曰。本朝有兩。在太宗時見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我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青唇

元豐間。三韓入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漸非白雪之詞。致劾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薦趙元考。彥若對曰。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之言語耳。不肯面對者。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

重耳

重耳。出亡十九年。入國時年六十二矣。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子。姓墨胎氏。父名初。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諡也。

孔子母

據蘭軒隨筆 卷下

孔子父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史記云。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按男女婚姻。過期為野合。時紇年六十四歲。求婚顏氏。故云。

驕乘俄人

史記俄人。示昧明也。音示。示昧。為祈彌。即左傳之提彌明。據左氏桑下。俄人是靈輒。其示昧明。是嗾獒者。也。當以左傳為是。

狀元之誤

按狀元之目。始自祥符。而宋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為狀元。非也。宋元祐開。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敢能改也。

石炭

不知始自何時。熙甯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治鐵作兵器甚精。亦不言始於何時。觀前漢書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為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于世久矣。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趙。攷南雍志。有唐虞世南百家姓一卷。

偽書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宋成偽孔叢子。徐靈府偽文中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袁康偽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偽天祿閣外史。海鹽姚士恭偽於陵子。皆不可不知也。

分水縣

分水縣分字草書。今有作聰明者。謂宜楷真書三字。立邑中。惡民殺人者甚衆。以分為入刀也。

阿字

稽古小字多冠以阿字。如阿瞞。阿戎。阿咸。阿虎等。不可枚舉。即世俗稱呼阿父。阿母。阿哥。阿弟。阿伯。阿姊。阿妹。阿婿。阿姨。阿官等。亦未可僕數。此是何義。蓋大約發語之辭。南北東西。同有此音耳。

打字

打字概用如打鑼。打鼓。打米。打刀。打槍。對陣謂之打帳。兩人相博。謂之打拳。打對之類。此用力之辭。打字何疑。若沽酒謂之打酒。頓頭飲食謂之打尖。僧家化齋。謂之打飯。取水謂之打水。假寐謂之打睡。驚擾其家。謂之打攪。東總行李。謂之打包裹。預為料理。謂之打點。曲折算計。謂之打算。學習戲曲。謂之打戲。聚徒衆。謂之打鬧。堆聚貨物。謂之打堆。又打傘。打纜。打聽。打扮之類。俱非用力之辭。何以概用打字。偶閱歐陽修歸田錄云。打字從手從丁。義音滴然。亦用力擊物之意。此殆語言之說耳。

辨玉字之誤

玉字點在下。畫之上者音獄。凡珠玉之玉。竝讀獄。點在中畫之上者音粟。玉工人也。如孟子必使玉人雕琢之玉字。當讀作粟字。今人概以玉字讀之。恐未辨其形。亦未究其字義耳。

武后改造十二字

照爲雲。天爲地。地爲紫。日爲月。月爲匪。星爲君。君爲鳳。臣爲惡。賊爲鳳。初爲鳳。年爲羣。正爲舌。

開阡陌

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途上有塗便是陌。途上有路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又開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侵占。今遇可作田處。便作田。更不要整齊。開字乃開懸之開。

文馬

文馬裝飾。其馬使有文采。又畫馬也。

投刺正字

凡投刺開而頁。古用正字。張居正爲相時。避其諱粘簽。後相沿用簽。非是。

勿勿不及草

草書有繩尺。所以爲難。張芝善草。與人書竝作楷。未云勿勿不及草。以草爲難故耳。

網巾

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窗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頭上。則萬髮皆齊。上明日召道士。命爲道官。取所結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省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爲定制。

智永千字文

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居長安西明寺所書。律召調陽。其義以閤餘對律召。乃爲真本。俗稱律呂者。亦非真本。

角頁之戲

宋江爲寇。東昌太守張叔夜招安文榜曰。擊獲宋江者賞萬貫。雙執花紅。擊獲李進義者賞百萬貫。雙執花紅。餘遞減賞貫至二十貫。一貫不等。單執花紅及響花。又不同。故角頁者得之以爲采。

技擊蒼頭

長于技而能擊刺者。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于家也。

士伍

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

築長城

邱濬曰。長城之築非始于始皇。自昭王時已築於隴西。趙自代王亦築于陰山下。

枝梧

枝梧。今作支吾。小柱爲枝。邪柱爲梧。雖有所抵而不能抵當也。

亭長

漢高爲泗水亭長。即今所謂里長也。民有爭訟。吏甯平辨得成其政。又催輸錢糧。

通雅軒隨筆 卷下

頭會箕歛

以家之人頭數出穀而以箕歛之。出史記張耳陳餘傳。

占夢經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執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牧力于大澤。進以爲將。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秦檜

檜母王氏。外祖王本。延邑人。汪伯彥爲子師。檜及弟棟皆師之。王公家庖甚儉。二秦苦之。兄弟相聯句。小秦曰。黃倉米飯莫言。更兼薑汁相煎。大秦云。若賣舌頭輪劍。紫茄肚裏行拳。挾勢逞威。當幼時已見之矣。

半臂紫

唐明皇欲廢王后。后曰。三郎記得當年脫半臂紫。令阿忠更一斗麪。爲生日作湯餅耶。明皇惻然。遂得不廢。阿忠后父也。

死罪

真中死罪二字。非無謂也。晉宋兵革之閒。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行尺素。故義之作束。每首云死罪死罪也。



劉氏遺著敘

亡友劉辰孫明經。工詩詞。善畫。喜談金石。而尤精於音韻之學。桂林龍翰臣方伯。著古韻通說一書。其門下士與縣辭觀府中丞。備兵蘇松時。謀刻之。而屬校於明經。龍氏之書。原本顧氏炎武。江氏永。段氏玉裁。諸家之論。而折其衷。自謂集古韻之學之大成。而明經指其疏舛。別為札記一卷。附後。中丞以臨臨川李小湖廷尉。廷尉讀札記。獨歎為絕倫。則明經之韻學可知也。先是予屢勸明經著書。明經執前人著書忘早之說。必俟年逾六十。乃遭亂流離。旅物上海。惜哉。身後授諸其家。得中州切音譜贅論一册。為度曲家正譌。予不嫻詞曲。姑置之。別得袁軒瑛綴若干條。及他有關韻家之文。刻為劉氏碎金十年矣。長洲潘慶生博士。今詞曲家也。亦與辰孫善。曾錄切音贅論副本。藏之光緒癸未。博士族弟伯寅尚書。奉諱旋里。方有叢書之刻。取劉氏碎金切音贅論。及予向藏其雜文數首。統名曰劉氏遺著。付諸梓人。問序於予。予謂文人窮而在下。無所事。則思著書。以垂後世。而身物未幾。飽於蠶腹。墮於積篋者比比也。即不然。得一二後死校而刊之。而一卷兩卷之書。勢亦不能行遠。必合數十人之著作。都為一大部。則傳世較易。此叢書之刻。所以有功於闡幽尤大也。雖九京不作。而長逝者魂魄。當有感而隕涕者矣。森隱老人雷浚時在癸未十月年七十。

劉氏遺著 敘

著遺氏劉

撰延禧劉

劉氏遺著

古人聲音文字。相因而生。後代流變。漸有岐異。執今音以徵古訓。猶之拘隸變而論篆籀。其不合者多矣。因其不合。遂舉古人有韻之文。但謂之通吐。又或專據古人韻。按之說以自安。使古人誠不務諧。嗚何取用韻。循而求之。條理固自秩然也。古音自亭林顧氏始大鳴厥指。後如慎修江氏懋堂段氏分析諸部。遞益嚴密。近諸攷古家互有移併。然或過於求密。致失之拘。甚至古人用韻。有不合其部分者。輒略而弗言。以曲全已說。始固由經典以求古音。究將執其所謂古音以局古人。此特自為一家之說。於古人未必盡合也。且論古音者。多言音轉。或概以雙聲例之。然古人音轉。其清濁輕重。頗與今異。說文東動也。錢宮聲謂古作振。東動同聲為訓。又審厚也。段大令謂審與堂篇同音通用。書微子天審降災。史記作天篤。漢書張敖傳。晉賈人往市之身華國。郭曰。審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古今人表簡狄作簡暹。師古曰。暹吐歷反。是古人通讀定母作端母音。伏與俱通。此錢氏所謂輕聲音古。韻讀母也。攷工記不伏其轄注。故書伏作偃。書於鑿時。後漢孔宙碑作於下。方讀作旁。如方鳩。脫文作旁。遂方龍。新序作旁。應是非母讀邦母。又與並母通。說文刑齊斷也。士衷禮馬不齊。屬注齊。屬也。齊動同聲為訓。周禮注不踐其類。錢音韻記邦身踐也。踐讀為韻。語無所取材。鄭云。一說材讀曰說。漢書兒寬傳。統博元。臣噴曰。博當作。師古曰。轉博與。三字並同。虞書博五瑞是也。劉屈楚傳。又登。禮士元后傳。轉漣。遂歌皆以轉漣為權。是古人通讀從母如轉母音。說文曰。回也。象形。轉漣。轉非子自營曰。亦作自還。登。

清 吳縣 劉禧延撰

劉氏遺著

周德清中原音韻上去聲不分配陰陽蓋其時演唱院本上去聲陰陽本無辨別推而論之知初行南曲
 并入聲之本音然未分界限也即以方音論不但古人如此近而金陵京口等處呼上去聲已陰陽無別入聲亦然後八輯韻更分清陰陽毫不相混一
 如平聲之例今皆從之若復用周德清舊音轉必駭聽矣去入聲陰陽呼之俱易分明獨上聲陰陽最難
 顯分界限即了然於心亦未必了然於口其陽聲清者指次呼之似近陰聲濁音指全濁音又似近乎陽去故中
 原音韻於全濁音多歸入去聲中州全韻仍之去聲則有區別上聲亦未即劃然分出也近虞山周少霞
 始分定陰陽而字音仍多蒙混是編庶免此失矣

國初錢唐毛維黃謂曲韻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無陰陽必謂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必為韻禍夫名
 物象數奇必有耦音以類從平去入俱有陰陽何獨上聲無陰陽若止純清次清無次濁全濁純清次清陰也次濁全濁
 則音缺而不全上聲一類僅得為音之餘閑不足以配平去入而為四矣因上聲仍沿俗讀混而莫辨
 遂率輕便為此說此真支離矯強為韻禍之甚者也

切音者上字用雙聲下字用疊韻然古人用雙聲止取同母字而四呼不用用疊韻止取本韻字而不拘
 清濁輕重國初吳江潘次耕作類音即用同呼字作切開口字用開口音齊齒字用齊齒音合口撮口字
 用合口撮口音其二十四類圖譜專用影母字分四等呼法蓋此音至輕至清呼之一似字尾所曳之餘
 音華嚴演唱一音疊十三字皆此音也音等韻者先止有開口合口之名而開合各分二等後更于開口中析其一曰齊齒于合口中析其一曰撮口此法最為徑捷但其切

音好用辭字檢閱為難近太倉沈苑賓韻學彙珠以中州全韻為底本參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其切音
 又加明顯總之上音用同呼字下音用本韻影喻二母字相摩而合成一音呼之者固讀二字之音聽之
 者止覺為一字之音譬如畫家和色胭脂入花青則成紫色藤黃入花青則成綠色未入之先紅黃與青
 各為一色及兩色相攪則但成一色不復辨其為本兩色矣是編切音從苑賓本者十之五六其有未純
 者略加更定入第即所切呼之當無不迎刃而解也

中原音韻原十九部後人於齊微魚模中分出兩部以微與灰魚與模顯分兩音也然就北音論之飛讀
 弗威切肥讀佛章切皮讀如裴音微讀如為魚模則書讀叔烏切朱讀竹烏切切讀觸烏切除讀逐
 乎切此類不可枚舉北音本如是故不必分也各析為二固合於南音而北音之真失矣是編不更立
 部目以存舊本之真分配微與灰魚與模界限仍自明劃其法庶為兩盡云

前人製曲用韻錯雜者不必論其或南曲用韻從寬支思齊微同用寒刪桓歡先天同用家麻車遮同用
 監咸廉纖同用似從詞韻之例其意蓋謂中原音韻專為北曲而設南曲用之近乎均隆然今南曲所讀
 之音其部分與中原音韻無甚判別獨用韻合併其音終涉兩歧於中原音韻合者分之齊微分之固從
 嚴密矣或又於舊所分者改而合之豈非彼此乖違乎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別係彈唱院本元人雜劇亦仍院本之名
 而其用韻之寬猶是詞例至元人變為雜劇而部分始嚴作北曲者更不得以董西廂藉口也

中原音韻部目一東鍾至十九廉纖各以二字標出如江陽皆來真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俱上字從陰
 下字從陽他部或統用陰聲東鍾支思先天或概從陽聲齊微魚模九侯或陰陽倒置寒山桓後人替其不能一律不
 知德清分部其標目從舊韻出者居多東江陽支齊微魚真文寒先蕭豪歌麻庚庚尤侵咸明見通行韻
 書固不必論即如鍾模皆桓禮部韻略遺賦山戈侯廣韻中本有此目非盡自立也且詞家有綠斐軒詞韻宗說改桓為數

此書部分亦分十九部如東紅邦陽其目大同小異不分配陰陽未為不善即分配陰陽亦不得為盡善此
 雖無與韻書之得失而終不可不知其所自來是編部目一仍周本亦所以還舊觀也

東鍾 此韻及江陽係次鼻音庚青則正鼻音字音半入鼻中為次鼻音字音全入鼻中為正鼻音前明
 沈明徵收音訣云曲度庚青急轉鼻音江陽東鍾緩入鼻中明乎收音有緩急鼻音正次之分了然矣
 沈苑賓止見東冬角庚今韻各分二部遂臆定東冬等為二音殊不知廣韻支脂之佳皆刪山先仙蕭青
 庚耕清青覃談咸銜亦俱分部在當時諸音本有軒輊而今已統同類音列東冬合一合口一開口此本非中州音無論中原音韻即

正韻及韻學集成東冬音亦併為一且他韻既從中州音獨此分析亦殊非例苑賓論今韻部分輒云未
 詳其義是其於聲韻之流變本末之究也

江陽 前明王伯良曲律論韻一則謂江陽與邦王真親與文門呼之殊自逕庭所宜更析此論甚謬江
 陽與邦王真親與文門不過齊齒開口之分王合而音則無別夫音本一類因所呼之不同以致歧出文門
 合口呼今多作開口如齊微魚模者固當更析寒山與桓歡家麻與車遮亦猶是耳必舉江陽真文亦分為二
 呼故此亦仍俗言之

若皆來之該孩則開口皆謂則齊齒寒山之干寒則開口開閉則齊齒蕭豪之高豪則開口交者則齊齒
 交者舊音庚青之享恆則開口興行則齊齒尤侯之鈎婁則開口鳩留則齊齒監咸之甘舍則開口監咸則

本開口呼

交者舊音

齊齒呼之亦微有異亦在所謂平聲其

陽土音於寒山桓歡先天韻中字或混入此韻如關宮作光丹端作常...

問子於土音各韻既歷言之如東鍾韻亦有土音之異乎余曰微人讀東鍾韻字公如昆...

翁如溫逢如墳紅如渾東如登同如騰隆如稜多近真文庚青韻凡諸韻中兼論土音亦偶即所知證之...

支思 此韻通屬齒音吳下正齒音多作齒頭音照穿等母正齒音...

度曲家於此類名曰穿牙以爲識別使其不混土音是但以此爲齒音之詩齊離思時慈詞兒之爲齒音...

似歎齊似期西似希煎似堅于似牽前似乾鮮似軒凝似賢凝今混作魂音精似經清似輕晴似擎星似興...

齊微 韻中歸魁堆推杯培催推水威灰葵頰靛裴梅摧隨乖誰章回雷楚等字後人析爲歸回...

收音知亦用噓字此只呼得半字未曾呼得全音也入聲讀平上去止須先呼入聲本字收音即用...

草叶委叶胃叶略如孩歎亥呼法而轉收本韻孩亥用吳音仍與孩歎亥有別乃不混入皆來韻...

中齒音合口字吳語作開口呼入支思雖作支吹作差吹作差委作詩推作直時切臨文則讀作或齊聲才...

音喉音合口字又作撮口呼入居魚歸作居虧作區植作選饒作醜園作子其歧互乃如此...

魚模 韻中撮口字後人析爲居魚韻其屬齒音者吳人俱讀如支思齊微韻諸作支轉作差...

劉氏遺著

一五

讀如蘇老吳與語全無撮口字讀居如基紐又問作黎此中前入詞曲亦有沿土音而誤入支思齊微者知作撮口...

皆來 此韻每有混入歸回韻者如乖作歸歪作威衰作色威切意作頹懷作回之類此不知分別韻脚...

然可辨但以吳語記別即可啓口得其真音又何有二韻相混哉真文 此韻及寒山桓歡先天俱抵齶音...

一法略不經心但有上半音而下半音缺如以致庚青之鼻音侵尋之閉口略與此韻無別使聞者茫不知...

別 韻中齶音喉音字如根斤昆鈞恩因溫溫等類四呼皆全齒音如幾津道練欲知開齊合撮之分於此...

寒山 韻中齊齒音須如開口呼乃的今人於干刊安斬寒等字皆知開口出音間慳慳顏聞知從齊齒...

而仍與先天之堅牽聲言實無別今寒東土語呼于作準烟切刊作兒烟切安作厄烟切軒作練烟切齊作幼焉...

清之故仍以前吳人士音論之呼間如中州音于慳如中州音刊慳如中州音安閑如中州音寒顏作韻韓...

切 齶音呼如上音亦不混先天也此等字但以吳語記認即知其非先天韻中字而無不讀正矣...

劉氏遺著

一七

凡如... 聖切丸如頭

先天 韵中撮口字如消捲專川...

歌戈 此韵與沾模收音相似...

瓜窩切 科誇窩切 窩蛙阿切...

家麻 古無家麻及車謹音...

巴如通 葩如鋪 杷如蒲...

劉氏遺書

一九

學歐文車水也... 化如實者與歌戈叶...

之自後編韻者別立此部... 音讀固顯分畛域...

切且作七嘔切... 喉道入喉乎...

庚青 呼此韵字須於字音吐時...

韻與語則多有如江陽韵者... 中州音杭行如中州音...

者又徵與寒山混... 其互相歧異若此...

劉氏遺書

二二

而近白寒切，寒亦從中，實作茫而近蠻，爭作威而近則安切，據作倉而近測安切，安亦從中，橙作威而近殘，生

作乘而近珊，櫻作映而近安，亨作炕而近軒，軒亦從中，行作抗而近寒，打作黨而近滯，冷作朗而近爛，硬作

兀杏切，吳而近額汗切，額汗亦從中，此則語音之偏失者也。

尤侯 凡一韻中字，撮口與合口易辨，而開口與齊齒在豪釐之辨者，殊難分別，即如此韻，鈎鳩樞邱譚

憂胸休，開齊之呼，顯然有異，至兕去，俗撰拳哀澎樓劉等類，俱上開，每多相混，能於此辨得明，分得清，則於

聲音之道，思過半矣。

侵尋 眞文有合口撮口音，如昆鈞溫氳云之類，至閉口則無此音，且此韻皆齊齒呼，其兼開口者，此

云開口，乃閉口中四呼之一也，若僅齒頭音作正齒音數字，如發曉等，竝無眞文所有根恩痕等字之音，人能辨

此，則知閉口與抵齶之所以異矣，此音約可即此類推

監咸 韻中齊齒音，亦須如開口呼，今人呼監混兼，嵌混混，滔混淹，嚴混嚴，咸混嫌，與廉纖無別，一如寒

山之混先天，即以吳人士音記認，監如中州音甘，嵌如中州音堪，滔如中州音譚，嚴作預合切，韻音含如咸

如中州音含，亦可辨也，總而言之，監咸即開口之廉纖，廉纖即齊齒之監咸，寒山先天亦然，但閉口約無合口撮口音，解此辨別，自

不致混入廉纖。

廉纖 此韻止有齊齒呼，或於占說齶苦齶等字，亦沿吳音讀，一如先天之近桓歡，蓋見他本此數字互

相作切，如音約類，不能審辨，若竝以淹炎作切音下字，如先天韻之例，本韻自不致贅出他音，侵尋以下

三部無合口撮口音，但有齊齒及開口字，蓋出音合口撮口，則收音之閉口微礙，此天地之元音，純任自

然，不可強也，人疑有抵齶眞文，即有閉口侵尋，有抵齶寒山，即有閉口監咸，有抵齶先天，即有閉口廉纖，

有抵齶桓歡，何獨無閉口音，不知桓歡皆合口音，沈君徵所云口吐丸也，今人或不悉從合口，故閉口收音，全缺此部，

即如寒山有闕妙頑還等字，監咸無此音，先天有涓淵元懸等字，廉纖無此音，審此而音韻之微可悟已，

三韻中所有唇音字，如菓品泛凡范眨之類，中原音韻諸書，皆分入他韻，品入眞文，果入庚音，凡泛范入寒山，眨入先天，蓋此數字

出音已合唇，若再閉口收音，似未純，故分移於抵齶鼻音，此亦權宜之法，今人於此三部，皆不知閉口收

音，與眞文寒山先天庚青，漫無區別，可如此通融，前入分入他韻，殊無謂矣。

明人論曲，多有南從洪武，北叶中原之說，正韻分部，平上去各二十二，韻今中州神之二十一，入聲十部，韻

入聲分爲五，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九合十葉，韻音所列十類，韻今中州神之二十一，入聲十部，韻

物及月之半於質，月約同有數字入，質約同有數字入，亦猶併文及元之半於眞，併月之半於屑，亦猶併元之半於先，併覺於

藥，亦猶併江於陽，併錫職於陌，亦猶併青蒸於庚，併洽於合，亦猶併咸於覃，曷轄緝葉，亦猶寒刪侵鹽四

部，其條理蓋如此，前明章道常韻學集成，公類實數，四聲並列，眉目最清，觀實約江緝轄葉諸部，目字聲轉，協其端緒，可見若論古韻，其類例又別，蓋從備旁文字而參攷之耳，與中原音韻入叶三聲，其

有無適相反，然中原音韻之無入聲叶者，所分部次，又適相配合，曷轄之配寒刪，與寒山桓歡有小異，且各韻中字，皆疑喻不

分，一如中原音韻，蓋於諸韻書之外，別爲一書，當時謂此書其音，原不必以唐韻之例繩之，近沈苑賓入聲另編，其

分部亦從正韻而小變耳。

中州韻諸書，如李書雲音韻須知，王履青音韻輯要，略舉音釋，無所發明，沈苑賓韻學驪珠，音切較善，然

於聲音轉變源流，猶未深悉，至周少霞中州全韻，於諸字呼法紛立名目，殊多未確，卷首諸論，好逞臆說，

無足據，依反播濁次耕所定開齊合撮之字，以爲贊議，由其於各字之出音，各韻之收音，剖析不清，故持

論致多踳駁，入叶三聲，用本音通轉，亦顯然易知，乃自秘爲得之神授，此又淺妄之最甚者，是編論列，獨

何敢自謂盡善，而或前人未盡宜之蘊，有以引伸之，庶於審音綱領，什得二三，其備舉吳音，借以旁證者，

亦曰在吳音吳而已。

補論 非敷二母，等韻明分純清次清，如見溪端透之例，與邦滂隔標，邦滂重，是非即邦之輕唇，敷即滂之輕唇

也，音或誤取，不知何時始讀非如非，方如芳，分如芬，如此類者，竟混非敷爲一母，概無輕唇之純清音，然此

音自在人口吻間，今吾吳讀微母上聲字，如罔尾舞吻晚之類，其唇微斂眞如非母之本音，土語則作明

母字，若北人則又作喻母字，見前，北人呼次濁音，通如吾吳純清音，全濁音如吳，微母若不混入喻母，其平

聲字，豈不亦如吾吳讀微母上聲字，總之上聲次濁，概作次清，本非正音，至合唇成字，易近重濁，其輕唇

之純清者，稍縱即涉於次清，此非敷之所以無別也，能於此微芒間審辨之，二母自較然不混然相沿已

二五

久必改分此音殊駭人聽。今仍舊編。特以圈隔別之。而注明於下。俾得識非母之本音而已。

夕障。於古人用筆。當有悟入處也。歐皇甫臨碑。此碑石已斷缺。書格方整。似學丁道護。而無其遒勁。用筆間帶分隸。趙子函謂是六朝遺習。予見于孝顯碑。同係貞觀年間。亦參此種筆意。知一時有此風尚。歐褚未嘗不然。特融冶出之。遂別見精詣耳。書蘭臺書道因碑。多用批法。較此又險峻矣。歐皇甫元碑。

趙子函不喜歐皇甫。引米南宮說以痛詆之。所言或過當。然謂不善學之。便落硬直一派。却極中今人之病。觀夢英重書孔子廟碑。已不免此失。此金時沂州普照寺碑。是集柳書其筆意出入元秘。而加以圓和。可謂善學柳者。歐皇甫寺碑。

吾吳藏書之富。以朱氏黃氏為最。楓江周氏足與之埒。研六居士謝靈。程君軼人大令婦翁也。自其尊人滿塘。已癖好聚書。以故家多善本。錢辛楣段茂堂諸公。常過從借閱。至謝靈好之彌篤。丹黃校勘。經問寒暑。且中落宋元槧本及精鈔秘本。漸為豪者解去。而餘籍尙夥。所纂羣書。總述一百四十卷。是其萃諸家論跋成之。儲藏家一大掌錄也。此則隨時筆記。然所載已多罕見。宋君彩若近與有連。以綴述一書。有資攻證。欲壽之梓。因土費稍鉅。軼人又官遊他省。遂巡未果。筆記卷帙無多。尙易為力。先刻以傳。庶謝靈一生精錄之勤。不至盡泯。而宋君倦倦雅意。已足多矣。歐研六齋筆記。

仲虎以癸丑春避居鄞尉山。至六月病歿。先一年自編所為詩。刊成二卷。余未及觀。近從許君浚冬所得之仲虎詩。才鋒既銳。骨幹亦堅。其排突前古。脫去束縛。思力且過人遠甚。惟是觸情寓感。怨歎無慘。集中有云。墮落已憐無地可。飄揚從此覺身輕。抑塞之音。殆成語識。嗚呼。仲虎往矣。墨者錄稿見投。或口吟商定。快心之作。備見是編。而歷念舊遊。隔如幻夢。安得不愴焉感懷也。書蓮行脚堂詩後。

宋君彩若。經研服鄭墨妙。李程斧豐條於學林。囊瑣寶於樂石。而乃涌溢餘波。瑠璣萬象。雖滌澤古。盡鳥文新。外秀中腴。鐵華發其采藻。圓周方折。金錯雜其鋒銛。翠赤珠而密院。交碧柯以螺蚪。揣以盤螭。巧製血點脂華。參之扁螭。奇模駢牙。儻角翠玉。鑄英等濡毫之健虎。瓊泥屑豔。擬集腋之飛鴻。用編成乎蕃錦。宜字易以吳維。段太尉封籤押。免借司農。米南宮劇蹟鑿藏。分鈴寶管。敢云弁盾。聊誌服膺。顧開紅節印。

張子子。於癸丑後改字曰狷士。夫狷之為行。硜硜自好。不與時俗諧。張子方從戎淮上。理軍儲。宜必深沈其識。恢廓其才。虛中善受。和易以接物。斯得為通方合變之士。乃僅以狷自命。類窮士之刻厲峭急。矯焉自鳴其介。何歎。吾有以識張子矣。始張子膺拔萃入都。與士大夫接。求所謂魁異卓犖者。相與切劘。而成經世之偉略。而未幾數數遇也。廷試後。就官以母諱南旋。主揭郡守張侯。既歸葬。又出佐張侯策防守。大帥隱其聽。以揚通諸稅易滋弊。徵之理。至則綜出納。均調劑。商民知感。軍饟畢繼。屢績進秩。郡司馬與是役者。率巧力侵牟。以自殖。視張子廉正急公多迂之。不則目為偽。且有忌而齟齬之者。張子弗之

劉氏遺著

袁軒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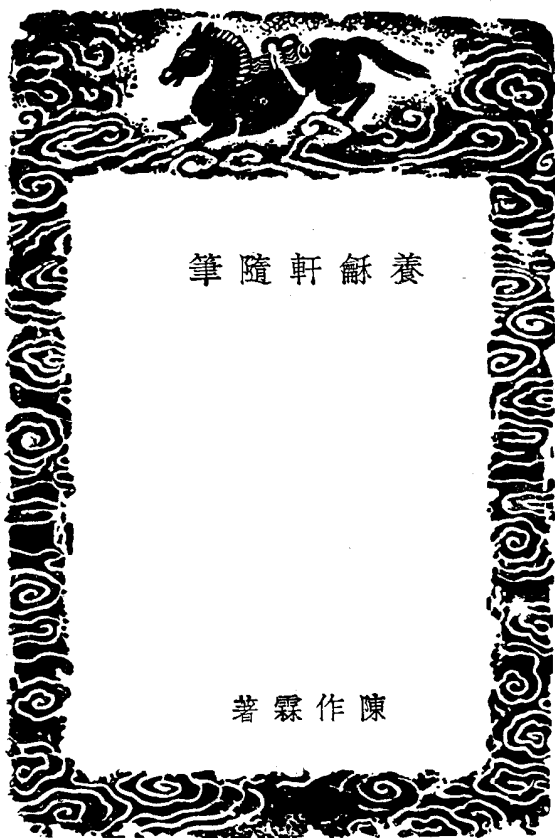
余素不工書。于篆法八分。尤不敢染指。然以嗜好所存。收藏碑刻。漢碑亦間及之。偶一展玩。時有會心。而摩厓各種。又別見精妙。如鄱關西狹及楊淮表紀等刻。整練峻峭。各極其致。楊孟文石門頌。饒有隸宕之氣。逸品也。此本係宋君霄周購得新鑿者。加意臨摹。實與是刻有印入處。宜其所書高雅出塵。不名一妙也。歐石門頌。

李文墓誌。不著撰人書者姓名。字畫出入。信本登善間。與梁寺墓誌同一標格。朱竹垞稱其峻利秀逸。良然是本錫以戎律戎字。春秋八十有二有字。俱尙完好。洵係舊拓。且紙墨精妙。可珍也。唐時有刻傳。今小者尤易剝損。其穴隆細淺處。筆意猶可彷彿。一經後來剔洗。匡廓僅存。夷光受黥。使人作惡。幸見舊本。差不失真面目耳。歐李文墓誌。

皇甫誕碑。今行世者。率多磨泐。其剔洗處。筆畫枯瘠。無復故觀。下半段自首辟鄜陽以下十三行。俱已缺失。多或十字。少或六七字。近收藏家所云有補額為文者。尙係舊搨。即所缺之第十行也。若此已不易多得。不必更論綫斷本矣。是本蠟雖不甚精。視今所缺尙俱完好。且波磔之間。神采未失。習書者得此日

顧然忌者喪其所守。卒至於敗。張子始終以不屑不潔。孤行其志。衆乃翕然服誠。使縉紳之士皆護飭愛名節如張子。復得如張子之才。讎養之。以是定紛制亂。何一不濟。惟有守乃可有爲。張子之自命爲狷。正其挽救衰敝之苦衷。而非以沾沾自喜也。張子早負能文名。間爲詩。皆清峻有法。類其人。今避寇患。轉徙來陳溪。待時相見。將取道越江淮。歷齊魯。試令畿南。異日發抒其蘊蓄。所以善撫字而課良吏最者。吾於張子之篤守其狷也。必之爲作是說以贈其行。張子上改字狷士說。

序



養蘇軒隨筆

陳作霖著

甚矣。海疆不禁。學派雜出。一時士夫。紛然和之。洋洋而不知恥。曰。吾趨風氣也。嗚乎。離經畔道之言。斥之不暇。何趨之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世之喜而為彼者。吾知其學無定力。而又不能遠之而效之也。或曰。識時務者為俊傑。方今中外一家。自孺者敗。學其所學。子何痛之深耶。噫。左矣。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士處今日。不容不達外情。昔夫子至于是邦。必聞其政。甯用固執。為吾所痛者。以其日移于淫辭邪說。久而不返。遂疑中土。數千百年先王經世之法言。皆在無足輕重之數。豈不大可懼哉。然而燭火之光。不能爭日月。暴至呂秦。會謂聖學漸滅殆盡。而陸賈。鄺食。其秦儒生也。叔孫通。秦以文學召者也。陳勝發難。二世猶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秦時未嘗廢儒生經經學也。更何疑于今日乎。吾見吾鄉伯雨先生者。而益信矣。先生被褐懷寶。含味經籍。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謂疾風勁草。濁濁清者。其人也。生平所著甚夥。其養蘇軒隨筆一種。雖不敢謂等伯厚。亭林而上之。然亦國朝錢氏養新錄。趙氏陔餘叢考。選也。爰不揣樛昧。校梓以行。楚語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比物此志也。光緒戊戌秋八月。江甯傅春官若生父識于晦齋。

養蘇軒隨筆 序

養蘇軒隨筆

清 江甯陳作霖著

養蘇軒者。先君子燕息之所也。猶憶涼宵侍坐。燈炮茶餘。談史說經。閒及時事。逮遭孤露。強半遺忘。老境蹇屯。無可自遣。舊聞搜索。益以新知。日積月增。漸成卷帙。有懷明發。聊誌始基。著述無關。命曰隨筆。或以小畜無坎。體而象辭。取象於雲。為疑。子曰。風行天上。所可見者。惟雲耳。況互有坎半。體。雨未能成。故其辭曰。密雲不雨。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為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為觀。則六四。九五。上九。乃巽體。至五陰為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此洪景廬容齋隨筆所載。為先儒所未道。解貫字。尤新而確。讀易者不可不知。楊西華教諭。與年周易省心錄。解同人于宗。客云。此指傳道而言。宗即宗指也。非其時其人。皆當各而不傳。所謂不可使知之也。此處各字。與他處異。是說常客。象傳須將各字讀斷。道字。正申說所言者道也。何以明之。象言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即指六二。言。象又言。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如此贊。二焉。有吝之符乎。此解實能發聖經之祕。故特表而出之。

養蘇軒隨筆

五行生尅之說由來已久。予每以金生水。木尅土爲疑。偶檢汪梅翁助教主簿遺書有云。金秉義德主殺。故五行遞生。至金而竭。無生水之理也。木秉仁德主生。故五行相尅。至木而窮。無尅土之理也。其論雖近。武斷而實獲。錄之以備一解。

周南終麟趾三章。結句皆以于嗟麟兮。自爲相應。而不與上句爲韻。召南終麟趾。兩章結句。皆以于嗟乎。自爲相應。亦不與上句爲韻。本屬一例。無煩辭說。乃集傳於麟趾不爲音義。而騶虞則首章音牙。次章音紅。以求與上句叶。吾不知麟趾三麟字。又與何字叶。豈偶不及檢耶。不然。胡所釋之各殊也。

近人多不講字學。而於毛詩尤甚。如哀我憚人之憚。應讀爲采音。仲氏吹壘之壘。應讀爲喧音。靡所止疑之疑。應讀爲屹音。往近王舅之近。應讀爲記音。鮮有知者。此猶可以泥於本字爲解也。乃施于中達之施。忽讀爲異。維維維蛇之蛇。忽讀爲宜。以不誤爲誤。強作解人。何讀書之鹵莽一至此耶。

詩小雅衆維魚矣。人而爲魚。沈溺之象。何以古爲豐年。頃閱朱邑豐廣文駁聲經史答問云。衆應爲鯀。即蠡字。蠡子也。蠡化爲魚。猶蠶入海爲蝦也。所以爲豐年之兆。是爲確詰。

詩鄭風之聊樂我員。員爲員姓之女。與辰字通。鄭有以此姓。鄭裔也。陳風之舒天矯兮。舒爲夏南之名。與株林篇相次。愛其將作亂也。二解雖出毛傳。鄭箋之外。然皆的稿不移。其視附會者相去遠矣。

夏商尚質。即天子之尊。皆係以名。如帝孔甲。帝少康。帝乙。帝辛之類。故周先世爲諸侯者。有公劉。公季。皆同此例。則詩所謂古公亶父者。猶曰古有公亶父耳。乃注家直以古公爲太王之號。不免望文生義矣。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予善唳。新涼時尤甚。因憶此書之。以爲噫噫初之故實。

詩兩言衣錦裝衣。注疏以娶爲禦。禮嫁時於道中衣之。蓋江南俗所謂過街衣也。儀禮加景即此。景發音相通耳。或增巾爲幪。謂所以覆首。今亦名爲方幪。總之不離乎嫁服者近是。朱注僅釋爲禕衣。未得命名之義矣。

顧亭林寧域志。陝西鳳翔府。有山曰京。周文。武建都於是。統名之曰京師。由是凡天子之居。皆以爲名。鄭康成詩箋。蔡伯喈獨斷皆略言之而未詳。是周之京師。因地以名其都。非若後世因建都而名京師也。而豈取於京大師衆之義耶。

鄭子尹參經說。曾子問。昏禮既納幣。至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此節禮意。蓋男女兩家既定昏期。而一家遭重喪。必不能如期成禮。則不得不告於彼家。彼家知遭重喪。亦斷不能答曰。我至其日必嫁。必娶。至免喪之後。可以嫁娶矣。而發自遭喪之家。則嫌於喪畢忘哀。故當娶者必女家請之。當嫁者必男家請之。請之而即許。是又嫌於僞也。故婿弗許。而女氏嫁之。女氏弗許。而婿娶之。猶曰彼本不娶。不嫁。吾強之娶與嫁也。皆所以全孝也。正解止是如此。初無使別嫁別娶之說。乃自孔氏誤之。陳氏沿之。害世教。誣聖言甚。

矣。予於此節。若疑已久。得此昭若發矇。急爲錄之。士大夫家祠堂。凡遠祖無不奉祀者。而天子廟戶有遞毀之文。豈周公制禮。乃不緣八情乎。善乎黃徹季太史以周之論廟制曰。周立七廟。廟各一主。主各一宮。其祀主。文武以上藏於太廟。文武以下藏於世室。皆無專廟。此廟祧之異也。古廟主藏於室。西壁中。有事則請而出之。故公羊傳稱。梁主曰。梁主。祀主藏於兩夾。東西壁中。直合祧之無別室耳。非毀其主不爲立也。此廟祧之異而同也。漢賈禹。韋元成。輩乃謂太廟主宜瘞園。孝惠程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弗修。聽其廢而爲墟。此豈孝子慈孫之所忍出耶。

東漢以後。惑於其說。不曰親盡主祧。直曰親盡主毀。則生爲天子者。安享其富貴之盛。死後五世。竟同絕世之餒鬼矣。可乎。夫祧之爲言。超也。超上於宗廟。合祧於夾室。稱之曰廟祧。尊之曰宗祧。於四時修享。嘗之儀。於祭祭見合食之榮。此生順死安。而禮義之不愆也。其說如此。可破毀主不祀之感矣。近世點主一事。不知其所昉。嘗見會典有題主禮。因悟題主者。始題亡者之官銜於木主耳。而達官長者。又不敢勞其全寫。特留主字一點。俾題之以見意。案說文。即主字。故名之曰點主也。古者有所與作。必用血以畫之。如周禮所載。豐廟器皆。是。今作主亦必畫主。其用朱筆者。或即代血之義。取其爲神所馮依歟。

聖門立教。禮爲最先。顏子博文約禮。克己復禮。講求固已久矣。若曾子尤注意於禮之變。如檀弓。曾子問所載。反復辯論。凡亡於禮者。莫不有禮焉。至於子游達禮。亦見檀弓。而子夏作儀禮喪服記。及通素絢之旨。更非僅習文學者。蓋有禮則性命之說。不入於禪悟。詩書之訓。不涉於支離。此漢之賈董。宋之橫渠。所以爲儒者之宗也。

學記云。師嚴然後道尊。蓋謂爲師者。言笑不苟。行止有則。使人望而敬之。是以其道自尊耳。自俗儒誤解嚴字。而以威猛當之。既不能正身率下。涵養薰陶。以養其童蒙之性。而夏楚橫施。則直謂爲酷而已矣。何嚴之有。

禮運云。地不愛寶。凡有用之物。皆曰寶。非徒貨賄之謂也。山鄉之氣多固閉。故寶在地中。則有若金。銀。鐵。之類。水鄉之氣多發洩。故寶在地上。則有若木。黍。稌。稻。之田。周公洞察物情。深明地利。既設稻人以稼。下地復設鑷人以發物。藏初未嘗有所偏重。胥天下之山陵。而鑿傷其氣脈也。大學曰。有土此有財。安得謂五穀之不得爲寶哉。故古之四民。農在工商之上。

周禮鄉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孔子止原思辭粟曰。以與爾鄰里鄉黨。而謂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可見分財惠衆。必自近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自墨氏兼愛之說行。靡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佛氏。又以普度衆生爲教。於是好行其德之人。莫不以四海爲量。此豈非惻隱之推乎。乃親族之間。竟有任其凍餒而不稍顧者。如是以求福田。亦烏見其利益也哉。

左氏傳二十八。年傳。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杜注。牛馬因風而走。牛馬二字。殊屬增出。蓋晉軍在澤。因遇大風。而亡其旂。軍中以旂爲號。旂失軍亂。而思變。是爲好命。應作一氣讀。下不分兩事。又文十二年傳。不在軍事。杜注。未嘗涉知軍事。是從訓在爲察。意轉出。案毛詩傳。三事大夫。以三事爲三公。

則卿大夫亦可名為事不在軍事謂趙穿不在三軍將佐之位耳似皆較舊解為直捷
 李小湖大理師云顏淵問仁二章夫子皆申釋古語以詔弟子何以見之案左氏昭十二年傳古也有志
 克己復禮仁也位三十三年傳白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
 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可見三項皆古語之言仁者至一曰克己復禮四句及在邦無怨二句乃夫子申釋
 之辭故顏冉皆云請事斯語斯語者吾聞其語之謂古語也較以為夫子之語者更覺踏實
 論語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一懼字一憂字非身歷其境者
 不知二字之當聖人真立孝慈之極則者也
 賢賢易色句宋氏翔鳳樸學齋札記以為指夫婦言驟看似覺新闢實案其義亦未嘗與朱注悖也朱注
 賢人之賢妻子獨非人乎若作好德如好色解既與下朋友混且嫌礙不於倫況下文總發曰四者皆人
 倫之大者苟非妻子誰與君親友配豈賢人亦可入五倫耶易始乾坤詩首闕雖朱子之意蓋亦如此特
 引而未發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朱注謂不背於理望文生義於孝無涉頃閱曝書亭集孔子弟子考云蓋語以無
 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其解較
 確

唯恐有聞讀若聲聞之聞本韓退之知名篇見子路之問修與朱注急行之心同而唯恐二字更有著至
 論語中則解如文莫乃恣慢之段借訓為進勉見說文鞠躬乃鞠躬之雙聲訓為謹敬見廣雅寢衣為被
 亦見說文求為後於魯為即誠為見左氏傳祿不欲觀之歎為逆祀而發見史記皆至常不易之論安得
 以其非朱注而棄之
 春秋時卿大夫行聘列國主君必有相待之禮如周襄王以上卿之禮待管仲是也魯論齊景公以季孟
 之問待孔子自是齊待魯卿之禮乃俗儒必釋為魯君待季孟迂曲可笑殊不知魯齊鄰國季孟二卿交
 聘往來豈無相待之禮而魯君自待其臣何必有一定之禮傳於鄰國俾舉為儀式耶此皆自生荆棘之
 講解也

叔孫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譬之宮牆是欲以叔孫家之牆譬孔子之道非以孔子之牆譬孔子
 之道也春秋時士稱大夫皆曰夫子如公伯寮章及顯與章皆以夫子稱季孫是其明證蓋叔孫為魯世
 族設宗廟於私家都宮之制大備而公若藐駟亦輩皆為家臣亦可謂之百官當前指點使其對鏡而自
 明此子貢之敏也若孔子室家之好未必富於子貢宗廟百官直同說夢倘以宗廟為禮堂百官為弟子
 不幾賢而又譬語涉妄誕乎況下文夫子注家亦知其為武叔夫一人一時之言同一稱謂或為此人或
 為彼人必待疏釋而後通雖小兒學語亦必不然豈善說辭之子貢若是之顛預耶而且此章之後緊
 接毀仲尼章子貢兩稱仲尼未嘗呼之為夫子也則謂稱師必曰夫子者亦後世拘墟之見矣
 夫子為大夫之通稱今姑就左氏傳微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卿相以稱其同僚崔成曰夫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子以稱其父盧蒲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女亦以稱其父穆伯之二子曰夫子以愛我
 聞叔以稱其姓與駟曰夫子禮於賈季將佐以稱其元帥宋元公曰夫子將食君且以稱其臣或尊之或
 親之皆為是稱而專屬於師則自孔孟始
 孟子中大篇免起鶴落機趣橫生幼時讀過不能領會其妙且文氣多被集註隔斷呼吸尤覺不靈
 近惟將大字諷誦或徐讀以釋其理或急讀以取其勢便悟出許多文法來
 孟子雪宮章今也不然段疑亦夏謬之語有三證焉以韻語成文與上休遊豫助同一也為諸侯變與為
 諸侯度文法相似即指夏時諸侯不必強作附庸邑長解二也流連荒亡下文覆為解釋此引書者之通
 例不然則自說自解有是理乎三也請以晉之讀孟者
 孟子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世臣之謂也案爾雅槐棘槐喬周禮外朝三槐九棘為三公九
 卿之位則以喬木專指槐棘言與世臣尤有關係蓋古人樹木各視所宜如道上之槐宅畔之桑社壇之
 松柏皆非泛為種植也彼喬木安得僅訓為高耶
 淮泗注江說者紛如聚訟終不能強水道以就我子謂北人名水之大者為海南人名水之大者為江如
 珠江灘江錢塘江之類莫不以江名不必岷江方為江也今淮水下流即名清江雖不知其名起於何時
 而謂此為淮水所注之江亦何不可知此而二千餘年之疑案於以立斷矣
 向讀孟子萬伯仇餉疑為不近人情舍我編事而割正夏毫衆猶有怨言何至老弱饋食舍其田而耘人
 之田如此乎頃閱俞曲園樵茶室叢鈔謂書言仇餉或者湯邊鄙之民有與葛接壤者適餽田中葛
 伯挾私殺之如後世爭桑故事湯遂緣此以與師不當如孟子所云也可謂先得我心矣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勢也亦理也請以戰國證之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川以鼎與楚以地與
 魏此孤注之一擲也即或實見諸行事亦不啻開門而揖盜講亦悔不講亦悔吾甯失三城而悔無失威
 陽而悔此稍晦之陰謀也苟無以善乎其後又豈能轉敗以為功
 孟子言性命皆極淺近而宋儒故深求之遂至於虛寂無朕試掩其小注但讀大字未有不可解者如
 盡心章後人證之萬言不能盡吾試為之說曰盡其惻隱羞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
 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豈不明白曉暢何事捕風捉影為乎其他可仿此
 孟子言欲以味色聲臭安佚分佛氏言欲以色香味觸分安佚主靜獨主動身體之欲兩不同夫欲必
 自外至味色聲臭當之而安佚則緣已生與上四者稍異似觸之於身其理較長不得議其蝶躞也
 孟子言性善儒者宗之而於言性惡之荀子斥之不遺餘力殊不思孟子亦未嘗專言性善也味色聲臭
 安佚之欲皆謂為性善於何有又曰動心忍性苟非惡忍之為為特未顯言性惡耳讀古人書須撐開
 眼孔豈可隨矮人觀場乎

孟子游歷列國一極世故人其曰不得罪於巨室亦以國中世臣政權所寄雖不可阿諛求容亦何必有
 意觸忤之自阻仕進之路乎不得罪三字不剛不柔何等直捷何等斟酌乃注家以身不正而取怨惡為

孟子言性命皆極淺近而宋儒故深求之遂至於虛寂無朕試掩其小注但讀大字未有不可解者如
 盡心章後人證之萬言不能盡吾試為之說曰盡其惻隱羞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
 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豈不明白曉暢何事捕風捉影為乎其他可仿此
 孟子言欲以味色聲臭安佚分佛氏言欲以色香味觸分安佚主靜獨主動身體之欲兩不同夫欲必
 自外至味色聲臭當之而安佚則緣已生與上四者稍異似觸之於身其理較長不得議其蝶躞也
 孟子言性善儒者宗之而於言性惡之荀子斥之不遺餘力殊不思孟子亦未嘗專言性善也味色聲臭
 安佚之欲皆謂為性善於何有又曰動心忍性苟非惡忍之為為特未顯言性惡耳讀古人書須撐開
 眼孔豈可隨矮人觀場乎

得罪。欲為聖賢作身分。致費無限曲折。律以訓詁之義。失之萬里矣。

孟子博雅人也。於詩書禮樂春秋皆有論斷。且推及於天文輿地。字學算法。無不涉獵及之。而獨不言易。殆因易列於四德。欲痛懲戰國言利之弊。故不取以為說耳。

大學之傳。闕缺格致一章。而今之談西學者。無不曰格致非僭也。即物窮理。朱晦翁已略言之。王陽明又親驗之物。皆有理。即物皆能格。從小見大。安得嫌其瑣細哉。然亦可見聖人之教。無所不包矣。

吾前言墨學盛行。蓋指中國之好施者言也。今考諸西學。則耶穌十字架。即所謂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也。其一切攻守機器。以及重學光學之萌芽。無不可於墨子之書徵之。秦漢時孔墨並稱。吾竊慮其與聖教代興也。已。丹徒陳善餘明經。年言中國人言理。多付諸空談。西國人言理。必見諸實事。蓋指化學言也。然實為我輩痛下鍼砭。

詩召曼如彼。稜直人多誤讀為苞直之直。案毛傳。直水上浮草也。音查。今養魚盆中呼為直草者是。念波人呼一丈紅為蜀菊。蓋蜀葵之誤也。葵音近渠。一轉而為菊。遂迷其本聲矣。因思葵為百菜之主。以之命名者甚夥。片曰楚葵。亦曰兔葵。菘曰荆葵。作扇者曰蒲葵。又有向日葵。鴨脚葵。諸卉園圃中往往種之。

鰓。鰓。卵。之。彈。其。如。彈。丸。也。見。南。宋。雜。事。詩。注。俗。書。為。鰓。人。之。差。謬。矣。大。編。魚。謂。之。縮。鰓。即。桂。頭。縮。項。鰓。也。江。南。音。轉。縮。為。卻。而。俗。因。強。書。為。鰓。則。無。是。字。矣。鰓。謂。之。甲。魚。以。其。為。介。蟲。也。故。本。草。有。鰓。甲。之。名。俗。呼。之。為。腳。魚。尤。為。不。可。解。矣。

商賈交易曰互市。故經紀其事者曰互郎。互。古。字。作。牙。不。識。字。人。因。讀。曰。牙。此。今。之。牙。行。所。由。名。歟。尚書為六部長官。俗讀尚為平聲。蓋秦音如是。尚書本秦所設官。故其音相沿至今也。

調四聲者。如天子聖哲。燈盞柄曲。久已膾炙人口矣。然不如薛稷根師題秦淮水樹云。停艇聽笛。以一字而具四聲。合成文義。尤為不可階。

嘗見布肆直扁曰。勤著布。正。通。問。無。解。此。義。者。後。讀。段。氏。說。文。注。云。勤。著。牢。固。也。吳。人。語。然。後。恍。然。蓋。金陵布業。向多吳縣洞庭山人。故用其方言入市語耳。

元遺山詩。愛念新詩似小茶。注。唐。人。以。茶。為。女。之。美。稱。較。困。思。等。字。更。新。淮。即。漣。字。之。省。音。維。從。鳥。佳。之。佳。淮。為。四。瀆。之。一。音。梗。從。人。佳。之。佳。迥。然。不。同。顧。亭。林。山。東。考。古。錄。辨。之。最。詳。今。人。皆。混。為。一。字。准。字。則。音。譌。准。字。則。形。譌。能。識。此。者。鮮。矣。

洪武正韻。江於陽。以俗音相近之故。殊不知江韻字皆具東音。如江諧工聲。凡江缸等字皆從之。邦諧半聲。凡柳柳等字皆從之。腔諧空聲。凡腔腔等字皆從之。樟諧童聲。凡樟童等字皆從之。健會公貢二意。凡機機等字皆從之。無不由東音而轉。固陽之屬所未有也。劉伯宗。蠅。桐。集。所。論。如。此。愛。其。確。有。根。據。故。錄。之。

漢書高五王傳。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巨觥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泛。

后。案。壽。應。作。醜。古。文。省。偏。傍。與。醜。通。導。飲。也。欲。令。齊。王。先。飲。之。以。死。故。太。后。見。帝。起。俱。為。壽。而。恐。也。如。云。上壽。則。當。進。酒。太。后。矣。何。以。能。壽。齊。王。乎。

沈景倩野獲編。引廣曲。云。以質為郎。非納質財入官也。質。讀。為。質。算。也。善。算。及。格。乃。為。郎。此。語。甚。新。案。納。粟。補。官。始。於。漢。武。張。釋。之。當。文。帝。時。亦。復。云。云。則。非。納。粟。可知。殆。如。唐。之。明。算。科。歟。

後漢書。明帝紀。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章懷太子注。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閒。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子。案。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管。二。字。後。人。多。截。用。之。此。必。微。管。二。字。之。謬。

三國志。吳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人皆疑有誤字。蒙案。關侯屯兵處。有地名關羽。潮。在。江。陵。公。安。之。間。此。當。是。落。一。潮。字。耳。

彘。閱。袁。簡。齋。集。于。公。廟。碑。云。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石。箋。引。南。史。齊。南。郡。王。子。夏。傳。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及。明。帝。初。其。夢。方。驗。蓋。指。蕭。鸞。殺。高。武。子。孫。也。其。注。最。確。今。校。一。切。經。音。義。見。其。引。起。世。因。本。經。金。翅。鳥。名。迦。婁。羅。欲。食。龍。之。時。以。兩。翅。扇。海。水。開。衝。得。諸。龍。吞。在。嗔。中。尚。未。死。飛。至。居。吒。奢。摩。梨。樹。上。然。後。吐。出。啄。而。食。之。乃。知。金。翅。鳥。食。龍。佛。書。有。之。南。朝。帝。王。名。諱。內。典。故。現。此。夢。兆。耳。

揚州文選樓。乃江都曹憲注。文選時所居。因有是名。不知者動謂昭明太子遺址。夫蕭梁之時。廣陵界在北邊。昭明以儲武之尊。何得涉及是境。則其謬甚矣。阮文達公。扁。以。隋。文。選。樓。足。以。破。千。古。之。惑。也。

祝英臺。梁山伯事。向疑為無稽之談。昨閱梁芝齡中丞。浪迹叢談。乃知其見宣室志。可以與木蘭之武。黃崇。嚴。之。文。鼎。足。而。三。矣。

鄭架人。多以為李泌藏書。其實乃泌子李繁時為隨州刺史。韓昌黎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有詩云。觀顧俠君注。自悟。

柳仲鄂。母非髮也。其夫公綽。累任節鎮。洩官在外。故韓氏以教子得名。且熊膽為藥中珍品。非貧家所能有。正與世胄相稱。或乃以歐母並舉。誤矣。

唐末五代。達官稱鄉貢進士。皆曰先輩。屢見於北夢瑣言諸書。以後為先。與今時內閣翰林迥異。無以擬之。殆猶座主之稱。門生為年兄歟。

劉岳。譏。馮。道。失。卻。兔。園。冊。子。人。皆。知。為。類。書。而。不。得。其。取。名。之。義。今。閱。王。深。甫。困。學。記。開。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樞。令。傑。佐。杜。嗣。光。撰。樞。太。宗。子。故。用。梁。苑。名。其。書。

李密。陳。情。表。似。蜀。遺。臣。不。肯。事。晉。也。而。其。後。以。太。守。不。遷。而。生。怨。望。范。柏。年。居。讓。之。間。似。高。士。隱。伏。山。林。也。而。其。後。以。刺。史。不。受。代。而。被。誅。宋。季。雅。百。萬。買。鄰。似。志。士。慎。於。擇。交。也。而。其。後。以。附。呂。僧。珍。而。得。官。非。讀。史。書。本。傳。幾。為。其。一。節。所。欺。故。專。讀。類。書。者。毋。輕。論。古。

相傳。廣南有韋士官者。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有客匿其三歲兒。投蕭相國。相國曰。中國不可居矣。我當託之南粵。趙佗。佗。重。蕭。之。信。義。請。養。為。子。封。以。地。改。姓。韋。用。韓。半。字。其。族。蒙。於。海。處。鄧。侯。書。尉。佗。詔。至。今。

尚在。惟客之姓氏不傳。陸次雲以為廟通。想當然耳。然此固足以補史、漢之缺。舊唐書西域波斯國傳云。其王初嗣位。密選才子。堪承統緒者。書其名。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為主焉。我朝不立皇太子。書阿哥之賢者名。密置正殿梁上。其殆仿於此乎。聖人師萬物。觀此益信。

王倫以文正公後裔。應募使金。始因商人陳忠通消息於兩宮。繼與烏陵思謀言。而曲達其使指。可謂首得金人之要領矣。既而往來陳說。備極委曲。特急功名之士。欲事之速成耳。及聞金人背盟。即解留鑰付孟庚。冒險而見金主。雖被責問。侃侃不屈。遂被留河間。終以不受金官而死。其大節幾與朱弁、洪皓埒。而賢於宇文虛中遠甚。顧因胡銓一疏。遂目為無賴小人。黨於秦檜。真千古之奇冤也。

趙子昂為太祖裔孫。於宋亦至疏族也。官爵並不甚高。其仕於元。與劉暉之在魏。曹問之在晉等耳。乃必責以宗國事仇。比於劉歆之輔莽。元天祿之佐爾朱。亦未免太過矣。大抵苛刻之論。皆自講學家始。而於文人為尤甚。如斥陸放翁作兩園記。亦其類也。

中材子弟。讀經書。苦不能完。即讀完亦不知何解。予嘗持一不必求熟之說。甫啓口而即為人所斥。偶閱曾文正公家書有云。大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終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大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讀盡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力而已。諸弟必以吾言為不然。吾閱歷甚多。問之朋友。皆以為然。又云。大兒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葉。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葉。明日數葉。又明日就開閣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始覺微然。歎火則冷。小火則不熱。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次兒經書已讀畢。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當力戒之。云。句句皆予所欲道。而未道者。以直截痛快出之。真度世之金鍼也。

葛抱朴著述極夥。與顧榮、周玘諸賢平江東之亂。經濟文章。卓然名世。見典午政衰。無志仕進。因求令勾漏。借神仙而遠引。即張季鷹秋風蓑鱸之思也。如真以為道家者流。則評矣。陶貞白生平亦頗類洪。其論撰於神仙較多。無非以生逢齊梁之世。潔身自晦耳。故吾鄉博雅文人。必以二君為冠。

宋紹興中。王綸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事。建康本綸鄉里。未第時就食府庠。至是建畫錦堂於府治西廡。是江甯亦有畫錦堂。與韓魏公相州之堂同。而不傳於世者。無歐陽永叔文以張之也。然鄉里掌故。不可不知。

陳靜誠先生。遇建康人。負經濟大略。為明太祖所知。運籌帷幄。任遇與李善長、劉基同。而不受官職。機事弗洩。即亦不能實指所為。僅述其顧問稱旨。禮冠臣僚。其高真不可及也。吾以為有明一代人物之首。非獨超乎江甯一郡而已。

闕閱湘軍志湖北篇云。自賊踞漢陽。以全力圍武昌。巡撫青廉所統僅千餘人。涼州、高州二鎮。屯兵城外。

名雖為援。僅能自守。居民亦遷徙殆盡。餉絀數月。青廉以家中金玉珍物充犒。不足則取衣裘以代之。援絕食盡。親與士卒嚼糠粃。因守孤城。眾不忍舍去。城陷。將自縊。眾擁之出。欲赴荆襄。無路可通。乃與魁玉、楊昌泗南走長沙。繞赴荆州云云。頃讀續東華錄。曾文正公雪吳文銘疏云。吳文銘既沒。青廉辦軍務。某又與之百端齟齬。求弁兵以護衛。而不與。請銀餉以製械。而不與。或軍務不使聞知。或累旬不相往還。是某既已傾軋吳文銘。旋又忌害青廉。皆使衝憾於地下云云。觀此二則。則青巡撫之為人。蓋棺已有定論。不得概以失律罪之也。

固始李鶴人中丞孟聖。豐饒廣額。左頰有黑痣。長紫毛二十餘莖。少以進士起家。為江忠烈、曾文正所賞。由縣令擢至道員。父愨肅公死。武昌之難。公以水軍將領克湖北。奔隨其喪。人稱孝子。既而奉命援皖。餉餉弗繼。兵以數潰。俄權巡撫事。未十日。而廬州失守。勝帥誣其逃往六安。劾罷其職。令紮長城。旬六間。孔道也。咸豐九年二月。賊酋陳玉成圍其營。飛章請援。并述糧盡狀。皆不報。圍急。亂軍散。賊入。公執手大罵。數人掖以上馬。至廬州。賊愈欲降之。囚數日。終不屈。支解而死。臨刑賦絕命詩四章。中有句云。不聞糧運。微哀術。況復師期。斷。斷。斷。亦可哀也。

胡文忠之包攬把持。任事也。曾文正之約旨卑思。小心也。以小心而任大事。斯中興之業成矣。春申君為人在四君中為最劣。然開東吳之水利。變斥鹵為膏腴。黃浦君山至今不朽。以知功在一時者。不如澤被萬世也。

自古中國之御外夷。非和即戰。然既無盡滅外夷之理。則雖戰亦必終於和。若郭汾陽之於回紇。范文正之於西夏。未嘗以和為諱也。迨秦檜割地。金處不當和之時。而甘心屈辱。遂為千古罪人。自是以後。道學輩出。凡言和者。必于清議。宋之於元。宜和而和。理宗為諸臣所誤。國隨以亡。明之於我朝。宜和而和。不宜戰也。思宗為諸臣所劫。國以不支。故或戰或和。必審時勢。校計既得。戰固足以揚國威。和亦所以保民命也。安可執一偏之見。而以國事為戲哉。

天子以旁支入繼。追崇所生。未為悖禮。議者宜得情理之平。以處之。漢哀帝惑於冷衷之邪說。不足道也。宋英宗濮議。當以歐、韓為正。不得謂司馬溫公、程伊川等為名臣。大儒而左祖之。至明嘉靖諸臣。楊廷和輩。拘牽繼嗣之常。而使武宗大統中絕。其誤實甚。張璠等因創繼統不繼嗣之論。原本春秋。會通禮意。斟酌悉當。故楊文襄公稱之曰。張生此議。雖聖人復起。無以易矣。惜後日稱宗立廟。為諸臣所激。倒行逆施。固不得歸咎於璠之初議也。

秦始皇。漢武帝。所望海上之仙山。今日日本三島也。漢明帝。唐太宗。迎佛求經於天竺。今五印度也。自歐洲強盛。兩地皆淪於天主。耶穌之教。茫茫大劫。仙佛亦不能免。豈非其迂怪之談。有以招之哉。書生誤國。至明為最甚。莊烈帝南遷。歸於舊京。正也。而為光時亨所沮。至遣太子撫軍南京。尤策之萬全無弊者。而亦不果行。必使閹宗覆滅。不亦慎乎。殊不知國君死社稷者。以其各君一國。欲遂而無可遂也。天子則以四海為家。誰非吾土。唐代之君。屢次出幸。而卒能恢復。宋帝南渡。延二百年之國祚。國雖弱而

不亡，不得謂避敵為非計也。若為實所謂我往寇亦能往者，指楚之封內而言，殆無險之可扼耳。否則如太王遷岐，止謙一舉，山卒不聞狄人追及之。孟子嘗以是勸滕文公矣。謀國是者，何不舉鄭賈之言為龜鑑，而徒泥東林迂談耶。

今天下說言變法矣。然以中國之習俗行西法，亦萬無一成。惟事事踏實如西人，即以此之中國自有之法，未嘗不日起有功也。故三代以後，如管子之寄軍令，商君之嚴井田，桑宏羊之立平準，張說之募驍騎，楊炎之作兩稅，王安石之行青苗，有因變法而強者，有因變法而弱者，其故並不在法，仍在立法之人耳。吾試下一轉語曰：變法不如變俗，變俗不如變心。

以細麻當之初不知其服之太重耳。留心禮制者，宜革其俗。古禮有為世所通行而習焉不察者，如拊戰之三拳兩勝，即投壺之一馬從二馬也。勝者之飲酒挂紅，即投壺之請慶多馬也。賓帶果餌以歸，即禮之自徹其俎以授從者也。舉箸以敬之在上者置於旁而後食，即禮之食必祭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魏武帝曰：當我負人，毋人負我。桓宣武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武三思曰：我不知何者為好人，但與我好者即好人。此等心思，賢者不免，一自奸雄道破，何其俊快乃爾。

佛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前世來世，以輪迴言，皆在不可知之數。何足以警惕世人，予特為下一轉語云：欲知前生因，祖宗作者是；欲知來生因，子孫受者是。此即大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說。如此談理，自與虛幻者有別。

世系之數，應以本身起例。下至子孫，則順數。自元孫五世起，以至於無窮，此人所共知也。上溯祖宗，則宜逆數。亦自高祖五世起，以至於無窮。乃世人每以始祖為一世祖，以下遞增，設傳系久遠，高祖會祖不將稱為數十世祖乎。且始遷祖為第一世，則始遷祖以上又將何以為稱。是舉而盡棄之也。其可乎。試取晉書賀循傳及韓文石君墓志章公墓志觀之，當可恍然悟矣。

江南祀牛女，每於初六日夜中，相傳南唐後主生辰，適當七夕宮人以其時當祝嘏，故先一日乞巧耳。此言頗為近理。

林章甫中翰端有言曰：飽煖之患，甚於飢寒。應酬之勞，同於酒色。豪侈者聞之，如清夜鐘也。予年五十九時，目患虛花，至今未愈。閱白樂天自通州與元微之書，有云：替然如飛蠅垂珠之在眸者，動以萬數。乃知樂天亦有此病，而較予更甚。其以為苦學力文之所致，則予有愧是言矣。

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蟹受湯鑊之苦，比他物為甚。未嘗不觸君子遠庖廚之心，及閱俞曲園茶香室叢鈔引駢渠道人嘗露菴雜記云：蟹生而母死，爭食其肉。水族之梟也。則老饕之嗜，可援以自解矣。文至六朝，初唐，靡敵極矣。於是韓昌黎起而振之，人遂斥駢體為俳體。此偏論也。夫文莫古於六經，而易

之文，書之太甲諸篇，戴記之曲禮，幾於無語不排。後來如劉勰之文心雕龍，劉知幾之史通，陸贄之奏議，皆能運單行之氣於偶語之中。直如天際行雲，自然舒卷，亦何愧於積健為雄也哉。自時藝試帖興，而文氣日靡。雖賢者不免為所漸染。如方望溪之時藝胎息古文，而古文反有時藝氣。吳穀人之試帖，神似唐律，而律詩反有試帖氣。明眼人自能辨之。

王綱齋祭酒履才超妙，其耳衣中一聯云：雖回旋之風日馳，不入於余耳。無尺寸之膚不愛，故寒為之衣。用古如己出，置之宋四六集，幾欲亂真。

郭西林相國嘗謂杜少陵胡馬詩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蹀躞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說無闊。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張文和公謂此論甚確，能發杜詩之神髓。愚按公亦借以自喻耳。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徐凝詩也。今揚州有徐凝門，殆因凝所居而得名乎。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人多以廣陵當之，不知六朝時揚州治建業，遜為參佐，廡舍必在江南。至唐以後，揚州始專屬廣陵。東閣官梅，與之無涉也。

韓翃詩：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專指揚花而言，非泛詠桃李也。兩句銜接始緊。劉禹錫詩：百畝庭中半是苔。杏花飛盡燕來開。言觀中已無桃花，只免萎蕤麥，搖蕩春風而已。近人多謂桃花開過始開菜花，大誤。

蔣幼詹同年師年未及三十而沒。先一年秋，曾同遊後湖。朱子期孝廉顧順弔之曰：春風凋玉樹，秋水想金樽。未成篇也。今子期亦久亡，忽憶及此，誌之以見人琴之感。

大江自蕪湖以下，折而向南。六朝時之江西，今之江北潞州六合等處也。唐分十道，江南幅員最廣。宋代因之分建康諸郡為江南東道，豫章諸郡為江南西道。元改為路，亦仍其後。人省南字以便讀。乃有江東江西之呼。江東復古稱，無可議也。若以豫章為江西，方向全易，名之不正也。實甚。既為總督兼轄，何不仍統稱江南耶。漢道生所謂杏花春雨江南忽聽春雨道。江南昔指江西言道生蓋崇仁縣人也。

安慶稱皖，蓋以皖公山得名。地志以為皖，春秋時國。夫吳楚之交諸國，如舒、桐、蓼、六、星、羅、基布，未聞別有皖國也。即使有皖國，亦斷無公稱之貴。意者楚之屬邑，所謂皖公者，亦申公、葉公之類。為縣尹之尊稱乎。句容以句曲山作鎮，應讀句音。丹陽以赤楊柳著名，應作楊字。溧洲即烈山之轉語。末下即林陵之省文。陸上衡所謂。末下鹽鼓也。高酒之有桐洞，在水經則合南。不可以浙東之桐江相混。六合之為棠邑，在漢時則曰棠邑。不必以山東之棠邑為疑。此皆鄉邦輿圖所當辨其舛誤者也。

金陵街里之名，有極古者，多為近人譌讀。如家長巷之即察戰巷。察戰巷見三國志。今石觀音旁是。皆以音近而轉也。

金陵有四謝公墩。一在冶城，安石與王逸少登臨遐想處也。一在土山，安石為相時，築臺榭以擬會稽東山，即園棋賭墅之所也。半山寺之謝公墩，則幼度之宅。其地有康樂坊，可證康樂為幼度封國。與安石

無與王半山之爭亦太疏於考據矣若杏花村謝幼度祠側有土阜亦名謝公墩特土人因其近謝祠而名之輿地各志均未之載耳

瞻園本明徐中山王宅今為布政使司署而秦朝泉學士買明大學士何如龍之宅在大夫第亦名其園為瞻園取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義隋尙衣園在小倉山袁簡齋太史得之改其字曰隨園而明焦文端之子茂慈太守已有園名隨園在東冶亭左右顧文莊有詩詠之是金陵有二瞻園二隨園矣

儀鳳門外靜海寺明三寶太監鄭和建殿後有觀音大士像立海島上其下魚龍百怪隱見出沒蓋和在大洋遇風時感神靈呵護歸即所見者塑成供奉以誌不忘之意乃他寺皆效之而塑海島觀音吾不知其何所取義也

子幼時遊南城大報恩寺見正門內大殿封閉不開問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竇妃殿也妃本高麗人生燕王高后養以為子遂賜妃死有鐵裙之刑故永樂間建寺塔以報母恩與史志所載皆不合疑為謠言後閱朱竹垞跋南京太常寺志云長陵係竇妃所生見於譚遷叢林雜俎中述孝慈高皇后無子即懿文太子及秦晉二王亦李淑妃產也乃歎齊東之語不盡無稽也

陸游南唐書刁彥能傳金陵數大水秦淮溢彥能築堤為斗門疏導之此殆斗門橋之所由昉歟飛霞閣據冶山之巔實登臨最勝處舊為羽士丹房今增入學宮幼時記一種聯云四面雲山齊繞郭萬家烟樹不遮樓又清涼山亭吳遠夫集古文一聯云衡遠山吞長江到西南諸峯林壑尤美送夕陽迎素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皆與風景相稱好事者可補書之

同治初過觀音門永濟寺見禪房中一聯云蒲團坐耐江頭冷香火重生劫後灰喜其工切今閱廿餘年再過無存矣蓋山諸葛祠楹聯最夥以顧石公靈薦君一掬建業水聽我三終梁父吟為最佳今亦為俗僧撤去可憾也

城東釣魚巷為妓寮所萃江甯顧秋碧明經曾三家居其間訪翠客每有誤入者明經署聯於門云得過且過日子半通不通秀才以自表異亦可想其風趣矣

包慎伯世巨贈汪悔翁聯云夙夜強學以待問疏通知遠而不評集小戴記語如已出蓋指其補南北史表志也將紹由師繼亦嘗贈予聯云吾曹所學非章句少日結交皆老蒼以蘇對陸尤覺雄渾自然程開老卷側有衡衡名一鵝李家巷相傳開老微時葬其先人墳地為李姓鄰所施報以一鵝即發祥之墓也故巷至今有此名開老名國祥上元人明崇禎時官大學士

昏禮婿親逆婦謂之親迎此禮江甯猶行之近來乃於彩輿往女家時別擇親友之少年者四人與偕名為迎親夫授綏御輪豈他人所可與且業已親迎又復迎親於名亦為重襲是謂雙男女之倫春秋齊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傳釋之曰反馬也即今日回門之禮其曰高固及者夫為妻綱之義甚嚴近來江甯之俗乃推新婦為客與先夫行是謂亂夫婦之序此二事通行不過二十年耳而失禮為至大士大夫家不可不亟正之也

行夏之時注家皆謂欲行夏正此謬說也夫周雖建子亦復兼用夏時周禮凡言正月者謂建子月也凡言正歲者謂建寅月也詩商風一之日二之日謂建子建丑也四月五月以至十月皆以建寅數也春秋書月以建子為首也書時以建寅為首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惟其兼用夏時故孔子得以昭顏淵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敬授人時不違農時之時而非改易正朔之謂也不然孔子以儒生而欲變時王之制從周之謂何豈不陷自用自專之罪而及其身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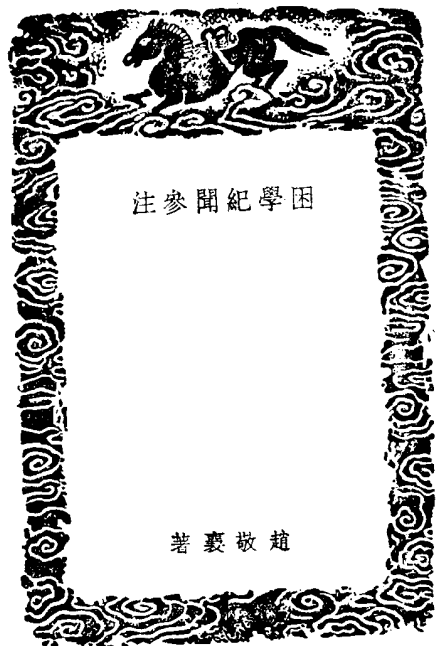
案三國志丞相亮南征孟獲軍還係建興三年事及十一年者帥劉胄背叛馬忠督張嶷討斬之時丞相尚在也未幾詳刑與古豫種復反又延禧三年越雋夷數反嶷皆誘其黨眾誅戮其豪則南人不復反之言未可據也

詩桑中孟弋孟庸公穀姬皆作弋夏後杞鄆之族無可疑者至孟庸或注作鄆則國名不得為姓且以國係氏自來無此稱謂今案左傳閻職公羊作庸職庸與閻通當亦齊之官族稍次於姜姓故詩人類敘之也

江南圖經數山鎮曰茅蔣蘆以茅蔣配蘆廬相距太遠且大小亦不倫甘劍侯大令元煥云此江南僅指江甯府屬耳蓋衡與橫通江甯有橫山在小丹陽西南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即其地也蘆為深水東廬山志稱漢嚴光嘗隱於此是亦茅蔣之亞而豈湖南之衡嶽江西之廬阜也哉

建康實錄中尺字皆作赤或疑之今案說文繁傳溝洫字下廣若干尺皆作赤蘇州有八尺湖陸放翁楊誠齋皆有過八赤遇雨絕句八赤即八尺也程鼎臣孝廉先甲云古注赤子以其長僅及尺耳可見尺亦相通由來已久亦假借之音也

治山第一樓踞西峯最高處武進湯貞愍所建也侯青甫廣文雲松題一聯云於此見名山大川雄城故壘與君可清談高詠痛飲狂歌見竹居主人劍池閒話其東麓道院今為羽士所居全椒薛桑根師贈以聯云佳氣屬警宮賀四明尚有千秋觀宗風留秘笈陶宏景宜頌十賚文又有瑞安孫藻田師飢來白石知堪表劫後瓊花不可尋一聯皆極渾雅



困學紀聞參注

趙敬襄著

困學紀聞參注

奉新 趙敬襄 竹岡 著

卷一 易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

按舊恭傳云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禁土疏諫然則此奏所云夏至正謂麥秋四月立夏之後與月令合王云不同蓋承章悛注誤以為五月之夏至也

卷二 書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平下土使民平伏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揄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以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按九共帝告嘉禾皆在百篇之內伏生少所誦書豈但見之而已因壁藏歲久其文磨滅止得二十九篇以教而載其逸句於大傳中自來未有云秦火以前尚書止於二十九篇者也謂孔子無刪書事百篇而外仲尼時已亡尚可若謂九共等篇仲尼時已亡其謬甚矣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賢憲之功曰納于大麗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欲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富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為罪歟 全云重華協明尚是汎言其德昆命則巽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蘇公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若實慶大臣即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詔之者不異班固之於竇憲矣時草制者為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為非強為之辨豈知深甯於此固有深慨也夫

按何說既非全仍未核碑云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協明者三宗非謂富公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霸者桓公非管仲也若以重華比人臣而謂出於君子便無可疑不將故文字之禍哉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繪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虞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曰曲防濟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閻云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虞其實禁邱五命躬自犯者眾矣矣有于河

按桓公縱欲塞河安得如許土石泥塞之保無汎濫得無欲自廣而適以自害乎繪書中候何足信也五命中桓公自犯者殊少立孝公為太子未嘗易內嬖如夫人如之已耳未嘗以妾為妻潛邱必謂康成為是蔡傳為非蓋通人之蔽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按雖無臣字亦指邑姜為是子有之文非可加於所尊且舅歿則姑老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不盡復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蓋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疾甚始周公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云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謹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

閻云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誤會

按孔壁之古文伏生豈有不見之理特不能見梅賾所上之古文爾若金縢乃今文二十八篇之一非古文也今本書大傳但云成王不葬周公于周

而葬於畢其雷風等語亦見後漢書周舉傳注引
尚書洪範五行傳釋之然則以爲周公薨後者殆
漢儒釋洪範五行傳之異說史記因之而師古註
梅福傳誤以爲書大傳與其業恬傳索隱云不知
出何書實指成王有疾事深甯不誤本文故曰上
有臣字則過可振而諫可覺明係蒙恬語而尙待
攷其出何書乎

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不爲負索隱引
鄭元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
冕以道解不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
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方云隗囂在康成前豈本康成蓋古讀如此 萬
云朱子取冕以道之說

按本此之此指史記非謂康成方說誤若冕解則
最爲不通雖云朱子取之亦恐有誤且周公何自
知後世有責其侍子之事而以揣度上帝乎後世
責諸侯侍子恐其反也上帝亦恐三王篡己而責
其侍子乎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
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
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

問云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
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 全云向雄相去幾時間
說非

按東吳王氏尙書後案謂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
文以爲康誥蓋當時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

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說亦非雄校書天祿
正中古文非特未嘗全亡并無脫簡不容據混入
之別本酒誥通篇言酒亦不能混入他篇韓非特
以其皆諸康叔語故統云康誥耳據法言問神篇
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
夫俄空明指序文而言不然則百篇之書亡者豈
獨酒誥乎今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
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雄或因序文不言止
酒之意故云俄空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
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
庶人不同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蓋易世傳
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
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
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
行禮無書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詔美議曰唐自武德
以來皆用易月之制與本朝事體大相違觀詔美之言
則文公語錄所云乃一時答問未爲定說也

何云朱子語錄特耻其說發自蘇氏耳 萬云宋史
劉儀鳳傳雖是其言竟用栗議按朱子云云實乃至
論林黃中之言不可廢也

按此正周禮無可疑者謂爲變禮已非議其失禮
尤謬周公制禮必不如唐世奸臣諱國恤不言周
公既歿召公見存豈容撥棄禮文備一時之見服
以爲快如蘇言非詆康王直駁周公殆於言樹藝
而薄神農講聖藥而譏黃帝也微周公烏知所謂
喪服而漫云爾乎三年之喪一脫衰服則爲非禮

不知爲此說者居喪盡能合禮否乎若尊號乃唐
世不經之典宋人尤而效之孝宗既立太上之名
已正矣尊號之上雖不得已獨不能少踈服除邪
韶美議是黃中議非不待智者而後知於卽位之
禮毫無干涉王因韶美而疑語錄萬援語錄以庇
黃中皆失之若何評則以小人腹度君子之心
也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
不相涉冕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

閻云余仍古注以爲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
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

按禹貢雖指呂梁距河百五十餘里狐岐距河三
百三十餘里胡氏以爲太遠必從僞孔傳指爲距
河五百餘里中隔漆沮涇洛之岐山然漆水經呂
梁勝水出狐岐皆入於河汎濫之災延及三百餘
里極不足怪若如僞孔說禹既鑿龍門卽實河不
事西行五百餘里俟涇灄渭汭漆沮既從然後轉
而治大原岳陽施功無此理紀事亦無此法五百
餘里非遠而三百餘里則爲大遠大約不詳事理
以時代先後爲是非實近儒通弊故潛邱明知孔
傳爲僞於此復以爲古注而從之

卷三 詩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
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
女之志則息

按泉水竹竿之衛女皆非爲嫁娶而作此云衛女
殆有狐詩序所謂謂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者但

不必云爲婦錄夫耳

劉原父云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言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擲薛鼓之節而亡之

方云既無辭安得有詩 萬云按孔子世家漢書藝文志王吉龔遂傳皆云三百五篇則餘六篇無辭有明徵矣鄭元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陸氏釋文亦承鄭說

按方說得之改華黍詩序正義云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唐人正義大抵失之附和惟此條駁

及詩序深爲有見若馬班王龔皆在六篇既佚之後但可云三百五篇無性也

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

按說文敘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蓋五經之說不一惟論語孝經止有今古文之分所謂皆者指此二經而言深甯語微誤

卷四 周禮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

按賢臣安有以婦名官者

欽定周官義疏世婦卽三夫人以下允爲定解統名世婦猶外臣統名大夫數止八十四者官不必備也

卷五 禮記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黃二事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

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

按禮記篇名大率取諸篇首此篇第二句檀弓免焉故以爲名耳弓弔於公儀氏孔子尙存而篇內紀魯穆公稱諡穆公之卒距孔子卒一百二年書非弓作明甚必以篇名爲作者則論語第十五篇亦衛靈公作孟子首篇亦梁惠王作乎

孔懼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萬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

按目錄本之杜預預本不知推步但就傳文月日以臆編排有不合則云經誤江慎修謂左氏所書皆晉史晉於上年置閏而魯不置閏其說可信以鼎銘考之則衛亦上年不置閏丁未實魯衛之七月朔故六月有丁亥而四月有己丑也不然續經

特地書至孔某卒何緣有誤卽云傳寫之譌而鑄之鼎上者何以亦誤且衛侯之入明書已卯與申生不鄭之殺但書時者不同若衛侯入於閏月而已卯爲閏告之日則天王崩及外諸侯卒皆以赴至之日爲崩卒之期有是理乎

卷六 春秋

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實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閏云三禮二字不可曉窮思似是修爲二字皆諸公羊傳疏頗合 全云三禮二字當是三註謂其稿累易而成

按三禮二字當是參理之誤據朱子文集謂何休謂字本作病病其於舊史原文非聖人筆削者穿鑿生義也閏全二解不知出處說成何氏修春秋

又似休曾見二書皆謬

西疇崔氏曰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

按今本春秋桓十年五月有夏字昭十年書十二月不繫之冬非十二年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按君不射指鳥獸而言無妨古有射魚之事但據本傳之文以駁其義恐未必然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固食貨志作效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乎

何云班氏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自來止齋蓋卽據傳贊駁顏注耳 閏云食人食二語卽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不必

泥班志 錢云狗彘食人食猶言粒米狼戾耳閏氏好駁朱注獨此條仍申注義與王氏立異其實不然按顏注及閏說是班固以下皆非孟子方進惠王以王道何但責其不能斂發若奪民時不制民產而但行平糶其視移民移粟得毋以五十步笑五十步乎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仙

萬云音論廣韻五卷上平聲一東至二十八山未知

鶴山所見唐韻於何處多添一韻

按玉海引集賢注記天寶十四年撰韻英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

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此文總數不符如合為五百八十韻則當云四百二十九或云一百四十一如三十九五十一不誤則當云合五百九十韻

然其不止於二百六部則同攷二百六部之分據其末則陳彭年等之書有廣韻可證原其初則沈約之書有約集諸詩賦可證何緣有四百餘部五百餘部之多深當引入玉海而不置一詞未詳其解書以疎質

又按獨用同用之註在唐則許敬宗所定見封氏見聞記在宋則賈昌朝移并窄韻十三部見東齋紀事及玉海所謂十三部者蓋并欣於文并嚴凡於咸其嚴韻字又入鹽韻并隱於吻并儼於儼范於范檻并廢於陳代并焮於問并醜於醜榛於於陷鑑并送於物并業之於治先

時百十七部至是始定為百八部後又并極等於通證確於極為百六部也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鏡石也

按序文未嘗以參為文宗時也其上文敘祿山之亂繼云自楊師鄭餘慶鄭軍等以大備輔政云云然後云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寥一二可紀蓋儒學傳三卷詳於初盛而略於中唐以後故特著明之言參止此一事不能立傳既云一二則此二句非一事可知特參非奉勅所為

因學紀聞參注

二九

臣不可先君故先言文宗後言張參耳相代宗

正參是正訛文之時鄭章相文宗則定五經鏡石之時也深甯誤以此二句為一事故云參特書于壁非不知後來有石刻閩謂深甯未見樹本亦誤

卷十一 攷史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山言司馬憲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三韓子曰公孫宏斷髮而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萬云按容齋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從事公孫宏交通楚王英見虞延傳又按晉惠帝時亦有同姓名者為楚王瑋長史見王渾潘岳楚王瑋傳

按晉惠時之公孫宏本是宏字非與平津同名樂書得神馬渥注水中為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為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說齊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居淮陽十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去太初四年尚六年樂書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未嘗為中尉也史記十篇有錄無書樂書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按武帝紀元狩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天馬第十凡二首前一首元狩三年馬生渥注水中作其歌首云太乙况天馬下即樂書所謂太乙之歌然是年春宏已卒樂書之誤無疑但以此誣宏亦無大不是耳黯卒於淮陽當在元封二三年間唐云四年徐廣云元鼎五年皆誤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曰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為已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

按夢豈有例可援史遷容或語誤正義駁之亦太拙矣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左氏正義曰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

閻云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為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為之全云洪景廬亦嘗辨之屠云按六國世家紀事莫如趙之誣謬萬云按新序節士篇說苑復恩篇所載與史記同非傳信也容齋洪氏云嬰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河東路訪尋遺跡絳州指太平縣他邱壘以應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廟食於絳除處厚將作丞所獲幾何貽笑無極

按二說自可立存諸家抵死闕子長之妄似乎枉費氣力且非樂道人善之義朔之死固不見經亦未嘗明見於傳安知非病廢於家以非軍將故不書其殺乎晉語有屠岸衷棄齊卓子既殺之後里克等使告重耳於翟者賈或其後是時晉討弒君之罪賈為司寇實掌刑戮容或有之石季龍之剛

因學紀聞參注

三五

221

暴有司且就懷中奪其子之子而殺之即其例矣若聽讒而殺無罪何為並進讒者而黜之莊姬欲殺同括可矣何故與腹生之幼子為仇而棄捐已分之田必以處於宮中為快讒言既可行於晉侯何獨不能以告變免於從坐耶奚亦當時賢者何以冥然受其田而不辭同佐下軍括佐新中軍於晉侯無纖芥之隙何自疑其為亂為亂必有所立當時欲立者何人聽讒之君聞則有之行譴之臣奸則有之未知其明且強也古人多以國邑為姓宋未必趙孟之後然旌獎義夫亦是美事何至貽笑無極必從左傳加國姓以中菁之醜然後免於貽笑無極乎嬰曰固俠士何為刺客鉅賈則誠俠士刺客矣何獨不云春秋時無此風俗乎

孔子世家王公曰自亂其例

按史記之例嘗宰制天下則為本紀關於天下大局則為世家其時未有以黜陟為褒貶如說春秋者紛紛之論義門云例不可議是也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何云此論審 萬云按通鑑於文帝前三年書是歲釋之為廷尉兩漢刊誤補遺據本傳謂是後三年以表為誤而通鑑失於訂正非也

按釋之為廷尉實後三年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是表及通鑑及洪何萬說皆非據傳釋之為駢

郎十年不調中郎將爰盎知其賢請補請者益於文帝即位始為郎中後乃為中郎將而釋之拜謁者僕射後為公車令中大夫然後由中郎將為廷尉三年之內安有知許遷除釋之為公車令劾奏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按文帝十五年梁孝王來朝釋之劾奏蓋在此時若三年以前則二年始置梁國封懷王安有入朝之事釋之為廷尉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結為親友條侯為中尉在文帝後六年然則釋之為廷尉在文帝後三年承廷尉信之後至景帝元年為淮南相而廷尉歐繼之蓋傳雖無歲月而排比事迹不容有誤表則史公不載九卿班固倘疎疎以後三年之事入前三年固其所耳

卷十二 攷史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 原注表云三年 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閻云按日勒止載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 萬云按問說與陳元粹注錢文子補漢兵志合考宣紀五屬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張掖屬國都尉郭忠擊匈奴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考按地理志張掖郡下注云故匈奴昆邪王地則日勒都尉屬國可知陳開二家未觀此注徒見金城北地郡下皆無屬國字獨西河之美稷有之故

明知其置在後而不能不以此當五屬國之數也但張掖郡有三都尉何以知為日勒而非番和居延蓋番和注云農都尉治則非屬國都尉居延下但云都尉治而後漢志張掖郡外有張掖居延屬國注云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是居延為郡都尉與郡守同設於太初元年在元狩置屬國之後十七年張掖屬國都尉之治日勒可知深甯考據之精如此

卷十三 攷史

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子禁源懷 閻云按于禁斬平昌輪時稀已降源懷劾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

按三國志冀州平字連上文讀下云昌孫乃姓昌名孫謂孫姓平昌者誤

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潛持冊於劉裕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 原注無亦乃祖一陶淵明而閻云兒子詠有辨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不知此詩原陶姓顯於漢初功臣陶舍直至晉有長沙公出六章方挽到自已祖考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祖同出大司馬大當作右即舍果真出於侃此龔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且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址實亦不同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 錢云據淵明命子詩其為侃之曾孫確不可易且沈約宋書已云曾祖侃

晉大司馬矣休文修史在齊永明之世豈始於昭明乎陶舍始以右司馬從漢王後以中尉擊燕代封侯使淵明追稱祖舍當云愍侯必不稱右司馬也左右司馬漢初軍中微末之職淵明豈不諳官制者乃略其重而舉其輕必不然矣陶氏於史學本非專家又徇譽兒之癖詩誤後學非淺

按詠辨可云謬極錢駁是極宋書晉南史皆云侃之曾孫不知三者而外更以何者為正史乎引陶詩序而改大為右則所引乃改本陶詩何以為自著乎史學固非陶氏所長地理實其專家當侃初仕時尋陽屬廬江郡故為廬江郡尋陽人及承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立尋陽郡是時侃年四十九當為尋陽郡尋陽人及義熙八年省尋陽縣人柴桑是時淵明年四十八故為尋陽郡柴桑人間氏於此亦不一檢尋而云址實不同又不知從祖弟之子為族弟又謂淵明自有祖不藉侃而後重然則非其祖而援以命子其異於崇翰號泣汾陽墓者幾何而陶肯為之哉孟府君傳秉筆時自當云陶某第十女編集者易之耳

卷十四 攷史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開不容穉鄭伯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會是以為投機乎晉樂書將弒厲公召士句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請勳於公謹遠矣何云博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數人之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詞耳

困學紀聞參注

四七

困學紀聞參注

四八

按太宗所以致人倫之變是根本上之差此時不可不謂投機必束手待斃亡其身而即亡其家國天下未為賢也不得以樂書弒君賊比若二李正未可竝論勳一言喪邦始終止是一無賴賊乃許敬宗李義府之流烏知所謂人倫者哉新書二李傳不載此事衛公此時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即位始授刑部尚書烏從而問之安州今安陸府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實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王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

萬云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今佚

按張說極是此特其謀僭竊時篝火狐鳴之說宋祁無識載於袁李傳而謂淳風諫太宗不濫誅為方技中之卓然有益於時者尤極可恨如其所紀已在宮中太宗所親愛則既明知為武氏矣以朝夕侍側之人知其數十年後當受終改姓殺子孫且盡然而王者不死不可殺也殺之則更生少者而子孫無遺類是視天為剛很自用與人爭勝若無道主之所為且使數皆前定則子孫有遺類與否亦前定也淳風敢以是欺太宗而太宗遂謹守其天下以待此人受終長養其子孫以待此人殺戮有是理乎信如斯言淳風生前漢之季必助莽後漢之季必助操而史氏亦皆謂其卓然有益於時也

唐宗室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

錢云李福使相非真宰相 萬云宗室宰相傳贊唐

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云云按宗室表定州刺史房有麟相肅宗表注遺之而數福表但云福同平章事不云相傳宗錢說得之傳贊九人則遺麟及宗閔知柔而數福也贊云李程和柔萬誤和為知知柔任凡四紀常為宗室冠非無所發明者

藝文志員俶大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按開元四年俶之祖半子猶未著籍京兆其時亦無宏文館之名作十六年者是家傳敘事容有夸大之詞紀年則出於其子之手不容有誤泌生於開元十年卒於貞元五年年六十八不能移向開元四年也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附此失禮之始也

按以前皆后所生故無並配耳必沾沾於此則以前無失禮而宗廟不血食者十餘年何如失禮之猶瘡與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鄰相宣宗

萬云唐表蕭氏宰相凡十人遺詩不數至忠唐史不數至忠與鄰

按詩及史皆云葉葉者代數非人數也瑪下一代

困學紀聞參注

五三

無宰相三世有至忠四世為五世華六世復鄴七世復八世遺史不數無宰相之一代故云八詩并數之故云九爾至忠與嵩父同十八世祖之兄弟稱皇舅房餘皆齊梁房鄴與復同十世祖之兄弟其八世祖為貞陽侯明梁武帝之兄子餘皆昭明太子之後孫為昭明之曾孫嵩瑀兄之曾孫華嵩之子復做為從兄弟皆華之孫復華弟之子復復之孫遺史之子

孔毅為華州刺史秦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蚧之屬原注見昌黎元稹為越州復秦罷之樂天集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問云按稹奏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若孔毅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毅再罷於元和九年其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乃合鄉邦故實按此二事新書本傳皆有之不獨見韓白集昌黎集注引眉山孫汝聽良臣曰元和九年六月以毅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即秦罷蚶菜之年後三年憲宗猶記其事特用為饋南節度又三年正月穆宗即位復令供進在長慶未改元之前元云以一縣令論罷或孔公據華州屬縣所論而秦罷之間以孔之奏罷在元和二年誤甚元稹狀明云起於四年安得二年前已有乎推尋其故乃是誤讀昌黎墓誌誌云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所謂明年乃權知右丞之明年也孔為諫議大夫勅繼人

李涉留吐突承璀已是五年後事安得為華州刺史於二年乎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伋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伋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伋上疏以翰林故事攻之伋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伋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

何云唐時翰林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 又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為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為詞臣者也

按唐之翰林學士亦非官名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雖對仲父言仍不可謂賤且疎東坡特據程元振傳以為待詔故云然耳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况不如房魏者乎

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况僅附見魏收之後耶 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見耳

按隋書彥謙傳頗佳不第賢其先見長賢傳則惟見於北史非鄭公所監修雖在魏收之後而各自為篇非附見義門所謂第十三卷則但據此書也

卷十五 政史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

按二說均未可信漢唐租賦不能減於十一加十

倍則盡取之矣豈宋之民皆終身枵腹者乎 卷十七 評文

歐陽生哀辭闕人舉進士由詹始史因之黃璞闕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

按唐人鄉貢試於禮部則為舉進士藻貞元七年登第詹八年登第而三年前已舉進士有命令之擢第於神龍二年距貞元初八十年其時未有福建之名昌黎文不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子舉楮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按此論字似謂譚論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字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按碑文下句云取賸之妙流賸未足稱奇蓋以流對取儲對思注未為誤沈文格甚卑特取對仗整齊若秋儲是二人則於流賸為不稱矣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凡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按子敬此時年方十歲賦詩不成未足怪也 宋明帝紀胡母顛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

諾胡母大張彙禾絹謂上也 按禾絹字不可解宋明帝諱彙或當時取黍稷或或之義以禾絹目之與和音消麥莖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當變殆不指新法也 全云其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

按序言古變爲今正與新法之強欲變今爲古大相柄鑿深甯非不知南豐不附新法亦非但其中有指之者已也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鬼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

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尙書未可以詆挫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尙書 又云書中議對篇卽引議事以制

按彥和梁人安得不讀梅賾之古文尙書此特偶然失記耳議事以制則亦見左傳非但周官

卷十八 評詩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西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

按碑文此係開首四句其下云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則此四句不過汎言星象比聖人之道於天謂治亂雖殊道終不變耳北斗七星在辰巳二宮及三台星之上故云南指云中階道者循環運轉之意華蓋六甲在酉戌二宮之上故云西臨皆舉垂象之大者言之有何難解若一行所說出自何書開闢以來無位聖人有幾夫子生時有是祥與否北斗建午則是初昏太陽何由得在南方就令月與五星

雖不見而實連珠合璧於南方北斗又何緣建午乎

眞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嬌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按王詠張良兩見皆未見其訂定是非之處牧之詩實高於摩詰然摩詰作詩時本事如是雖牧之當此亦只能作如此語未可以其爲終身之讖而譏其學有淺深識有高下如珊瑚鈞詩話所云也

鴈湖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閒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誠

按二句言恩有淺深其不知心一也人多誤會且感恩知已韓文分爲兩事正詩意所本如謂明妃遠嫁爲樂何以上云垂淚下云可憐乎元長不知詩徒見安石後來決裂遂於語言文字吹求謂如此則劉豫不是罪過然明妃是奉命和番劉豫豈曾奉旨投拜乎雖奉命如燕子之仍是大逆此與香山少作黃金贖蛾眉之語同一僣不於倫也鴈湖謂詩人務爲新奇而不自知其言之失然范公傳致亦深矣此仍是未知詩意而作此詞停詩誠不易注哉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鐵胡爲而收之也

按車鄰駟鐵編詩者之所收昌黎正恐人謂陋儒指孔子故須著此兩句致堂本不知詩難與言也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方傲狂疾之功以爲名

按定遠撫綏絕域勝孟堅之媚竇憲而隕身半戶多矣安得以狂疾詆之

卷十九 評文

甯皇服藥赦文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念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天下謂之謂寫出甯皇心事

何云間校甯作壽陳作倪 全云間校亦未可據俟考

按陳貴誼字正父福清人慶元進士

卷二十 雜識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爲王巾何云巾古左字 程云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修辨其名爲巾音微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从兩個个亦作簡據字簡棲知其爲个耳余謂簡棲於巾字巾字並難通於个字亦費解姑從其說然此等處斷宜闕疑

按以字簡棲度之角巾棲選簡於應接巾字爲近徐氏說文通釋作巾或別有據若作个則杜撰不通無解之甚奚可從也巾自音微古左字隸作巾何說亦非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脇墮地卽行七步蓋陋儒之依佛者俾會爲此說

按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是一句明星出時是一句明星之出每日有之若明字連上讀當云星不見或云星沒不當云出也句讀且不知使佛之徒其

陋若此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淨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爲之何哉何云篤定遠云唐以老子爲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僧尼道士耳

按唐高祖紀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淨屠老子法

六月庚申秦王殺建成元吉復淨屠老子法厚齋

本此綱目則云沙汰僧道義可相通乾封元年始

尊老子爲元皇帝高祖何由知四十餘年後有

不肖之孫將以爲祖而不廢其法乎雖其時微太

宗亦終不能廢要不得謂其事爲子虛烏有耳

澤也。昆蟲神於地氣也。雲物神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軒大君之粗糲。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神於飲食也。況能神於天地乎。吾乃如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稱於天地之尊嚴也。

舟之有柁。猶人之有道也。柁不安也。舟之行。匪柁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柁。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柁於項。項遺柁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也。伯夷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執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濶。吾去濶而取。辯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儉也。今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特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得在其中。

吏不與舒罔期。而舒罔自至。賢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舒罔之喪已。賢豈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賢。豈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其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其臣也。造父善御。不能御駘駘。公輸若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牙柳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過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懼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鹿門子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亂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之也。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紕己之難而為直。因躬不好者而為廉。因人不樂者以為正。大人不由也。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徑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嘔。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吾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好妨能害祿。不能害人。好邪善害人。害祿者。有時而終。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象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鸚鵡不常見。君子慕焉。鸚鵡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鸚鵡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厲者。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淡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噫。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諂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衆。道不高而遠賢。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繻也。自尊其己。強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嫺。賢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己。豈小人之能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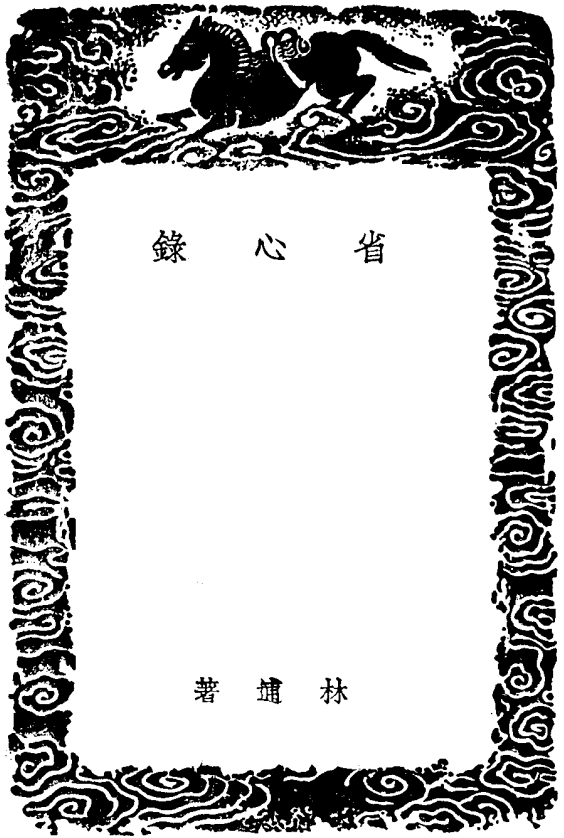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奔。以退而遇謫。尚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旋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旋。噫。吾之道。猶弓旋陶旋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惟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怨。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醜爵也爲酒。今之醜爵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餽格業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省心錄

省心錄

林埔著

宋 林 通君復著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天下有甚於饑渴飲食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己或以為能事，哀哉。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是也。孔子以文學為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於學，是非聖人強人以甚難。蓋以愛欲汨其心，而妻子得祿為賊，忠孝之具，間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於世。苟以孔孟之道求諸己，則知捨孝悌不足以為人，移孝悌為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世何稱己何能之有。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為臣之道，則得祿安可易其守。子惟知有親，焉得不孝。臣惟知有君，安得不忠。所謂良知者，其可忘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相須之理也。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皆猶責人以信，然後報之以誠。夫盡己之當為，乃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於人也。

器滿則溢，人滿則衰。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屢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驅役之辛，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

省心錄

一

省心錄

二

足為盜矣。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而不欺，守信而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及，為惡如乘駿馬走坡，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功名官爵，皆用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子孫，反是甘於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自知，知節而不淫，無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幾乎欲可窒也。

知不足者好學，恥下問者自滿，一為君子，一為小人，自取如何耳。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恥，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好名而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

為善者不云利，逐利者不見善，舜跖之徒，自此分。捨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利不可言，況可為乎。孟子答梁惠王之言至矣。

有過知悔者，不失為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歟。官備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藐公卿。君子所以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靜吉動凶，德休偽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為君子，昧此為小人。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溥，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志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善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哉。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為己重者，可以利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為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歲月已往者，不可復來，來者不可期，見在者不可失。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所以成名滅身，惟自取如何耳。

仁義禮智，本自修，人必欲崇之，故僻邪侈，本自賊，人必輕鄙之。得天地之至和者，為君子，故溫良慈儉，稟陰陽之繆戾者，為小人，故兇詐姦邪。

善惡之性，不能易如水之不能燠，火之不能濕，形色語默之間，善惡自見。古之人，孝悌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盡弟。其從事也，安得不勞。其處己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績，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為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

省心錄

五

苦心錄

遠無成周實與之法耳。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繼人律己則寡過繼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德有餘而為不足者誰財有餘而為不足者誰愛身者所以孝於親愛民者所以忠於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

不可欺入其欺我乎

為善易避為善之名難不犯大易犯而不校難涉世難物有以橫逆加我者皆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

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怨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

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光顧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欺詐而可以誠遠況夫涉世與人為徒者誠信其可捨諸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況處八達之衢為萬目所視慎乎所當畏行乎所無

畏可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巧辯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疏寧疏於世勿悖於道

華嚴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適足以文過飾非文學所以存德

行政事之下

不欺閑室者肯欺心乎不愧屋漏者肯愧於人乎不欺其心無愧於人庶幾君子矣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則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義而樂貧賤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窮不易操達不患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明是非者檢人思愛患者檢身

強辯者飾非謙恭者無爭知其善之可遷善惡在自為父子不相授堯為父而有丹朱舜為子而有瞽瞍

堯與實易舜克諧以孝難

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滿壞之易若不顧其泛濫一傾而不可復也

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為聖賢負鼎于湯與簞瓢陋巷勞逸髮變不可同日而

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跡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師心雖時同而術異

求師問友急於教子弟者始於章句中於文采終於科第所謂人孝出弟汎愛親仁則情如冥行豈不遠

吾聖人之言乎

知之非艱行之為艱誠能踐履雖非聖賢其亦聖賢之徒歟

苦心錄

五

苦心錄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怒則傷生

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人急非仁義也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輕諾者信必寡而譽者背必非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樂欽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死生之本

為善不如捨惡救過不如省非欲不置則博施欲長樂則守分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勉強為善

勝於因循為惡

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害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譏寡怒保身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慎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

之本可不省諸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務名者害其身多財者禍其後善惡報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

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物故君子恐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也

以忠沽名者許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污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

於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為己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進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取下

前輩論醫云閉門石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今古無方可用此無他開見

力極則止至於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孳孳旦夜自不

知為有餘縱未能盡愈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三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然無有不由己者

言天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取辱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故公干嚙不及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慾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大丈夫以斷為先

人皆有生惡死之心人皆為捨生取死之道何也見善不明耳

苦心錄

七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罔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以禮義為交際之道。以廉恥為行己之法。游息於是。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盡思慮。預防之。所以警之。四維。其可廢而不張乎。

心可逸。形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愛。形不勞。則怠惰易。身不愛。則荒淫不立。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愛。而無厭。是逸樂也。愛勞其可忘乎。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己以要譽。所以古人臨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則不然。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知。舍則愚。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於口惠。利近或失於姑息。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於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沉溺。不欺不吝。不隘不強。可與人為徒。

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正頹俗。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暖衣。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臧。悔之何及。爾見不長。教之何益。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於君。上弟之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遜於長。上家不和。然後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則孝子忠臣。不容見於治世也。僕竊疑之。有人能克譜六親。欽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也。有人能引君當道。將順正教。國不使之亂。莫大之忠也。

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強暴姦詐者。禍之始。

舜之所以為孝者。有頑父。瞽瞍。弟。人不幸而有此。當克諸如舜。不為甚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室。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勝於己者。必師。拙於己者。可役。愛於己者。知善。而不知惡。憎於己者。見惡。而不見善。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灌漑之利博。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真情。尚耳。而況於人乎。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貧。

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不臣。安可為之。以仁為宅。以禮為門。以義為路。居處於是。出入於是。踐履於是。安得不謂之君子。

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君必忠。人性如水。水一傾則不可復。性一縱則不可反。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善人種德。降祥於天。惡人種禍。貽殃於後。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己於富貴。大丈夫見善明。則重名節。如泰山。用心剛。則輕死生。如鴻毛。父善教子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冗賤。蓋嗜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慎。術不可不慎。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君子。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夫寡言擇交。可以無悔者。可以免憂辱。飽藜藿者。鄙齊梁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少不動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為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

近世士大夫。多為子弟所累。是溺於愛。而甘受其誘。殊不知父當不義。聖人猶許爭子。子弟不肖而不能正。是納於邪。而不知義方之訓也。

兄之罪大矣。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生死。皆反手耳。反邪則正。反亂則治。反夜則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為之。

耳雖則。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固其上。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迂。其合亦寡。其遇亦難。孔孟是也。梁棟朽則屋傾。實不肖分則國治。上節下儉者。財用足。木重末輕者。天下太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憂患疾痛。皆養生善知識。放逐閒廢。皆仕宦善知識。不有憂。安知樂可為哉。

一

情相親者禮必寡。道相悖者術不同。禮簡者誠術異者疎。

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為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為無識故也。

沽虛譽於小人。不若聽之於天。遺貨財於子孫。不若周人之急。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

無取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好勝者必爭。貪勇者必辱。

大廟之禮。被文繡而悔不及。鶴鳩深林一枝之架也。以己資衆者。心逸而事濟。以己御衆者。心勞而怨聚。

薄於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同利。害忍而好勝者。不可與同逸樂。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力可以落九仞。萬斛之舟。適於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驅馬於平陸。集多士於大庭。非駿足奇才不得先。

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己所見陳於君。不以犯上為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處卑位而言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前抵牾。無益於世。恐以為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敢逢君之惡。無犯則不忍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齊澤可下於民。不亦美歟。

歌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返。車服口體之奉。相尚而不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毀譽難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淆。公其心則善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職。行其所當為。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自黑白也。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者。不必問品秩。

黼黻太平。勘定禍亂。可以謂之忠乎。苟有隱於君。不若恐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乎。苟有遠於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至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雖賢聖或可欺。大哉。所謂為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以為風俗。所以繫治亂。非有大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不可。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為己重者。不知立功名。財不難聚也。取子當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辨則不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邇及遠而俗變。

富貴者。若侈相尚。率獲之外。棄廉賈。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甲冑之士。貴以御侮。州縣之吏。委以御事。聖君而變薄俗。病在不為耳。

蘇張適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難入。王霸之道。豈止如霄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為進。聖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婦人悍者必嬌。醜者必妬。士大夫繆者忌險者疑。必然之理也。

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執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於一廬之地乎。堂下遠於千里。況於九重之深。雖堯舜不能知比屋。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仁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詳陳之。則不待用召。而宜王自能致太平也。

能自遂者未必能成人。自敗者必罔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自恣者必害人。然此無他。為善難。為惡易也。

韓非作說難。而卒斃於說。豈非所謂多言數窮之戒耳。張龍帆於大江。驟驍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慮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噴。樂莫大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蓋棺始能定士之賢愚。臨事始能見人之操守。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疾走以避。小人能媚人。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為中傷。非人而人不知。然機穽之設。未若天網之不漏也。

必尊於事君。必嚴於事親。必達於天地鬼神。必疎於禽獸之屬。一於誠。則交際之道無不至矣。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知不足而才有餘。知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用心專者。不聞雷聲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己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實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商民疲於賁游。索珍玩於寒士。艱哉。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

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積聚。腐富貴。不知止者。殺身。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聖賢力田。見於經傳。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不可。

類雜哉。

人以麟鳳比君子，以豺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麟鳳爲世瑞，而不能移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

來麟鳳，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恃厚貌，毒人不可防間，殆有甚於豺狼也。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賞善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難矣。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不服。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強辯足以惑衆，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使辭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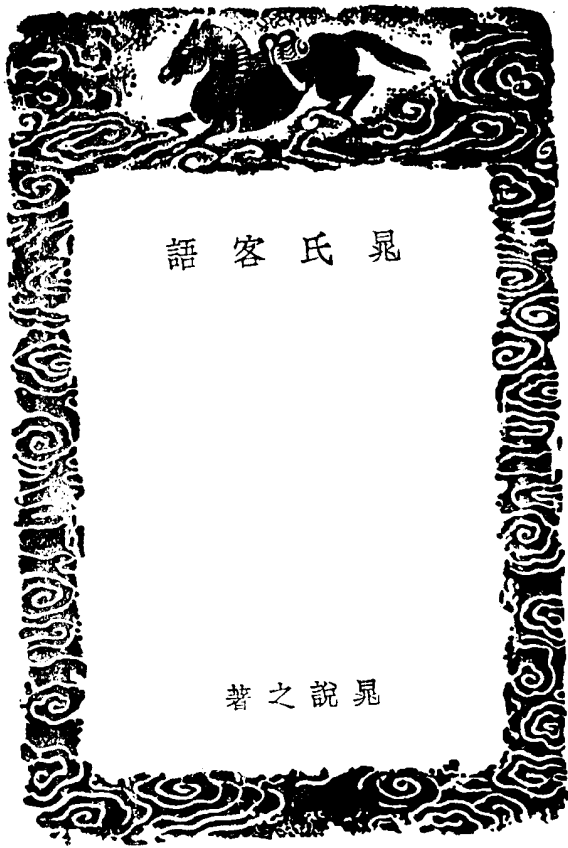
女相始於室，士相始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擅寵之心，何嫉妬之有。

無恆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

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

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陀，瀝腸以愈疾，輕以性命託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

全天年耶。嗚呼悲夫。



晁氏客語

晁氏客語

晁說之著

宋 晁說之著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意於德行而無意於功名。今之學者有意於功名而未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爲利而學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爲正。

學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

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爲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爲。觀其意已賈矣。或謂其無斷。不忍違嬖人之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難明。唐

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晁氏客語

晁氏客語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語。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與味長。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驅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資。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人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人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鬪夜出者。昭吏不得其賂。請且以鑲損許於公。公曰。鑲不堪用。付市買修來。凡財用於國。則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付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爲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爲。又全不相似。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舉官職直下。觀似爲專意於卜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往如是。

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己而拙於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少年。

嘗有文投正文。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下矣。

徐仲車云。做仁且做仁。未得到能反處。仁到盡處。然後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井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若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覓之。何問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能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容。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勸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劉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於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頑說。呂中公因祈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蘇。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似寫

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爲。初召

晁氏客語

三

來運道十... 范堯夫上章... 未報有見之者曰... 聞相公日上章後... 已備遠行... 非他人所能及... 堯夫曰... 不然... 其所謂... 幸主上聽而行之... 豈敢為難行之說... 以要譽焉... 至完雖遇... 兇劇事... 處之常優游... 因論易曰... 常難而不厭... 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 處一日有卒悍厲... 衆皆怒之... 唯韓不顧... 疑如平時... 徐言曰... 無恙疾于頑... 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人謂其有家學... 蓋繩公之後... 許冲兀曾因故... 云... 與某不足者... 於差除每用心... 或曰何也... 曰防其不肯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 如甘草遇火則熱... 油麻入火則冷... 甘蔗煎為沙糖則熱... 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 王起云... 玄龜食蟻... 飛鼠斷狼... 蠶蠅青要食虎... 此皆以小制大... 言在氣不在形也... 非其道... 非其義... 則一介不可以取與... 如其道... 故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 取與之大小... 皆所不論... 范文正作守... 歲荒且疫... 公與衙役以勞之... 曰... 在民得食其力... 又使人氣血運動... 豈類東山之遊... 雄雉... 刺軍旅數起... 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 故詩云... 道之云遠... 易云... 能來... 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 非宜公遠於道... 故不能懷來也... 觀書不可著其言語... 當以意逆志... 如孔子於鷓鴣... 徹彼桑土... 綢繆... 乃得國家間暇... 明其政刑之意... 子貢問...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爲絢兮... 孔子乃答以繪事後素... 子貢乃曰... 禮後乎... 又曰... 嘗著其言語... 無爲爲道... 有爲爲事... 是道常無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 非民不使... 思與鄉人處... 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 凝乎隆也... 然不念... 蓋此所以爲伯夷柳下惠... 不羞汙君... 不卑小官... 雖祖楊程... 不以爲澆... 然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所以爲下惠... 趙括言兵事... 父不能難... 難不謂善... 而卒知其敗... 阮瞻執無鬼論... 鬼爲之屈... 至變異形以信之... 事固有其理昭然... 而橫辯之勝... 不可折者... 人皆以辯勝者爲然... 未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 已能看春秋... 人間之曰... 以經按傳之真偽... 以傳實經之是非... 顏淵問爲邦... 孔子答以文質之中... 是非之公... 齊地有蟲... 類蚯蚓大者... 人謂之曰... 巨白... 善擊地以行... 呼之聲... 訛也... 孟子所謂... 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 即蚯蚓之大者也... 蓋前嘗謂... 蚯蚓而後充其操... 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辨者... 如追放豚... 既入其笠... 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爲... 筌也... 非也... 香白芷之類... 異名... 豚之所甘... 既放之得所... 又召之... 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 范亦知幾... 不必在於事... 聲昔貌象便須知... 因舉易... 上交不瀆... 范云... 不獨在己... 當知之受人之詬... 尤當知... 古人顯是非... 不論利害... 顯利害者... 古人所恥... 今人并利害亦不顯... 責名不責實者... 古人所恥... 今人名亦不責... 善者人皆知... 可欲... 然必有諸已... 斯信... 有諸已矣... 然後充實... 輝光... 大而化聖... 而不可知... 用功處... 祇在有諸已... 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 百世之下... 聞者莫不興起... 聞伯夷之風者... 猶如此子... 貢游夫子之門

而貨殖何也... 中立曰... 久長難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 未出門未使民... 時當如何... 中立曰... 對境不動難... 原明答問... 秀老云... 譽之者過其實... 毀之者失其真... 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答佛儒之問... 吾儒事是人可做得... 佛家事只可自做... 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 藥方也... 史傳... 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非相... 謂詞云... 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 則朕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 鄂州... 梁山賊事... 實詞云... 汝不以... 嬰黃... 爲心... 朕獨不... 魏... 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 苑作... 使過... 太府寺... 錢六十餘萬... 詔令... 非特旨... 不得於諸處... 借支... 一中官... 挾... 周禮... 進... 指... 膳夫... 內府之類... 惟王及后... 不會然之... 遂罷... 上齊... 鄭谷... 詩... 爲... 扇... 賜... 禁... 近... 亂... 僧... 舍... 茶... 煙... 濕... 改... 云... 輕... 飄... 僧... 舍... 茶... 煙... 濕... 云... 禁... 中... 諒... 危... 亂... 傾... 覆... 字... 宮... 中... 皆不... 敢道者... 胡學士宗回... 率... 常人... 四千... 緡... 以... 賄... 至... 完... 劉... 安... 上... 決... 舟... 子... 參... 至... 完... 者... 荆公... 凡... 處... 事... 必... 要... 經... 據... 托... 人... 賈... 金... 零... 賣... 了... 銖... 兩... 不... 足... 甚... 怒... 元... 澤... 云... 銖... 銖... 而... 較... 之... 至... 兩... 必... 差... 遂... 解... 荆公... 論... 黃... 河... 冰... 牌... 常... 打... 損... 汙... 口... 云... 何... 不... 用... 開... 客... 云... 黃... 河... 水... 非... 他... 處... 比... 擬... 冰... 下... 水... 流... 積... 壘... 而... 起... 開... 無... 濟... 於... 事... 不... 能... 答... 云... 新... 法... 戶... 主... 死... 本... 房... 無... 子... 孫... 雖... 生... 前... 與... 他... 房... 弟... 姪... 並... 沒... 官... 女... 戶... 只... 得... 五... 百... 貫... 郭... 館... 爭... 之... 荆... 公... 不... 從... 曰... 賢... 且... 道... 利... 國... 好... 利... 民... 好... 邪... 歸... 謂... 其... 子... 云... 司... 馬... 溫... 公... 作... 相... 以... 李... 公... 擇... 爲... 戶... 部... 公... 擇... 文... 士... 少... 吏... 才... 人... 多... 訝... 之... 公... 曰... 方... 天... 下... 意... 朝... 廷... 急... 於... 利... 舉... 此... 人... 爲... 戶... 部... 使... 天... 下... 知... 朝... 廷... 之... 意... 且... 息... 貪... 吏... 望... 風... 捨... 刻... 之... 心... 也... 一... 切... 世... 間... 君... 子... 小... 人... 好... 惡... 不... 常... 若... 要... 一... 時... 周... 遍... 冠... 昏... 喪... 祭... 往... 還... 飲... 食... 之... 禮... 一... 一... 過... 當... 周... 至... 時... 費... 盡... 一... 生... 心... 力... 只... 得... 人... 道... 是... 箇... 好... 周... 至... 人... 然... 又... 不... 能... 使... 君... 子... 小... 人... 皆... 喜... 所... 謂... 外... 事... 也... 只... 有... 一... 箇... 誠... 意... 千... 古... 萬... 今... 使... 不... 盡... 君... 子... 所... 以... 不... 言... 人... 之... 過... 者... 何... 也... 未... 說... 口... 不... 藏... 否... 人... 也... 未... 說... 先... 自... 治... 而... 後... 人... 也... 祇... 是... 自... 治... 爲... 急... 常... 恐... 自... 家... 身... 心... 錯... 了... 念... 念... 在... 此... 何... 暇... 管... 他... 別... 人... 夫... 子... 曰... 夫... 我... 則... 不... 暇... 善... 人... 不... 善... 人... 之... 師... 不... 善... 人... 之... 資... 三... 人... 行... 擇... 其... 善... 者... 而... 從... 之... 其... 不... 善... 者... 而... 改... 之... 亦... 默... 識... 得... 心... 而... 已... 又... 何... 須... 只... 管... 說... 然... 說... 人... 善... 猶... 可... 諷... 諭... 說... 人... 不... 善... 又... 一... 等... 小... 人... 未... 必... 不... 却... 學... 做... 人... 過... 必... 不... 善... 才... 言... 人... 過... 便... 自... 家... 已... 有... 些... 忿... 心... 若... 說... 人... 好... 則... 不... 好... 者... 自... 然... 分... 明... 不... 消... 說... 然... 既... 說... 這... 箇... 好... 那... 箇... 必... 不... 好... 又... 不... 如... 都... 不... 說... 更... 好... 勸... 人... 不... 可... 指... 其... 過... 須... 先... 美... 其... 長... 人... 喜... 則... 語... 言... 易... 入... 怒... 則... 語... 言... 難... 入... 怒... 勝... 私... 故... 也... 佛... 氏... 說... 喜... 一... 障... 礙... 怒... 十... 障... 礙... 善... 人... 自... 廉... 數... 貧... 今... 人... 自... 貪... 數... 廉... 止... 罵... 所... 以... 助... 罵... 助... 罵... 所... 以... 止... 罵... 也... 荆... 公... 謂... 呂... 晦... 叔... 曰... 漢... 元... 晚... 節... 劉... 向... 數... 上... 疏... 切... 諫... 疑... 犯... 分... 也... 晦... 叔... 曰... 有... 貴... 戚... 之... 卿... 荆... 公... 論... 舜... 納... 于... 大... 籠... 何... 義... 晦... 叔... 曰... 薦... 之... 於... 天... 周... 室... 班... 爵... 祿... 諸... 侯... 惡... 其... 害... 已... 也... 而... 皆... 去... 其... 籍... 故... 司... 祿... 之... 官... 闕

善者人皆知... 可欲... 然必有諸已... 斯信... 有諸已矣... 然後充實... 輝光... 大而化聖... 而不可知... 用功處... 祇在有諸已... 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 百世之下... 聞者莫不興起... 聞伯夷之風者... 猶如此子... 貢游夫子之門

而貨殖何也... 中立曰... 久長難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 未出門未使民... 時當如何... 中立曰... 對境不動難... 原明答問... 秀老云... 譽之者過其實... 毀之者失其真... 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答佛儒之問... 吾儒事是人可做得... 佛家事只可自做... 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 藥方也... 史傳... 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非相... 謂詞云... 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 則朕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 鄂州... 梁山賊事... 實詞云... 汝不以... 嬰黃... 爲心... 朕獨不... 魏... 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 苑作... 使過... 太府寺... 錢六十餘萬... 詔令... 非特旨... 不得於諸處... 借支... 一中官... 挾... 周禮... 進... 指... 膳夫... 內府之類... 惟王及后... 不會然之... 遂罷... 上齊... 鄭谷... 詩... 爲... 扇... 賜... 禁... 近... 亂... 僧... 舍... 茶... 煙... 濕... 改... 云... 輕... 飄... 僧... 舍... 茶... 煙... 濕... 云... 禁... 中... 諒... 危... 亂... 傾... 覆... 字... 宮... 中... 皆不... 敢道者... 胡學士宗回... 率... 常人... 四千... 緡... 以... 賄... 至... 完... 劉... 安... 上... 決... 舟... 子... 參... 至... 完... 者... 荆公... 凡... 處... 事... 必... 要... 經... 據... 托... 人... 賈... 金... 零... 賣... 了... 銖... 兩... 不... 足... 甚... 怒... 元... 澤... 云... 銖... 銖... 而... 較... 之... 至... 兩... 必... 差... 遂... 解... 荆公... 論... 黃... 河... 冰... 牌... 常... 打... 損... 汙... 口... 云... 何... 不... 用... 開... 客... 云... 黃... 河... 水... 非... 他... 處... 比... 擬... 冰... 下... 水... 流... 積... 壘... 而... 起... 開... 無... 濟... 於... 事... 不... 能... 答... 云... 新... 法... 戶... 主... 死... 本... 房... 無... 子... 孫... 雖... 生... 前... 與... 他... 房... 弟... 姪... 並... 沒... 官... 女... 戶... 只... 得... 五... 百... 貫... 郭... 館... 爭... 之... 荆... 公... 不... 從... 曰... 賢... 且... 道... 利... 國... 好... 利... 民... 好... 邪... 歸... 謂... 其... 子... 云... 司... 馬... 溫... 公... 作... 相... 以... 李... 公... 擇... 爲... 戶... 部... 公... 擇... 文... 士... 少... 吏... 才... 人... 多... 訝... 之... 公... 曰... 方... 天... 下... 意... 朝... 廷... 急... 於... 利... 舉... 此... 人... 爲... 戶... 部... 使... 天... 下... 知... 朝... 廷... 之... 意... 且... 息... 貪... 吏... 望... 風... 捨... 刻... 之... 心... 也... 一... 切... 世... 間... 君... 子... 小... 人... 好... 惡... 不... 常... 若... 要... 一... 時... 周... 遍... 冠... 昏... 喪... 祭... 往... 還... 飲... 食... 之... 禮... 一... 一... 過... 當... 周... 至... 時... 費... 盡... 一... 生... 心... 力... 只... 得... 人... 道... 是... 箇... 好... 周... 至... 人... 然... 又... 不... 能... 使... 君... 子... 小... 人... 皆... 喜... 所... 謂... 外... 事... 也... 只... 有... 一... 箇... 誠... 意... 千... 古... 萬... 今... 使... 不... 盡... 君... 子... 所... 以... 不... 言... 人... 之... 過... 者... 何... 也... 未... 說... 口... 不... 藏... 否... 人... 也... 未... 說... 先... 自... 治... 而... 後... 人... 也... 祇... 是... 自... 治... 爲... 急... 常... 恐... 自... 家... 身... 心... 錯... 了... 念... 念... 在... 此... 何... 暇... 管... 他... 別... 人... 夫... 子... 曰... 夫... 我... 則... 不... 暇... 善... 人... 不... 善... 人... 之... 師... 不... 善... 人... 之... 資... 三... 人... 行... 擇... 其... 善... 者... 而... 從... 之... 其... 不... 善... 者... 而... 改... 之... 亦... 默... 識... 得... 心... 而... 已... 又... 何... 須... 只... 管... 說... 然... 說... 人... 善... 猶... 可... 諷... 諭... 說... 人... 不... 善... 又... 一... 等... 小... 人... 未... 必... 不... 却... 學... 做... 人... 過... 必... 不... 善... 才... 言... 人... 過... 便... 自... 家... 已... 有... 些... 忿... 心... 若... 說... 人... 好... 則... 不... 好... 者... 自... 然... 分... 明... 不... 消... 說... 然... 既... 說... 這... 箇... 好... 那... 箇... 必... 不... 好... 又... 不... 如... 都... 不... 說... 更... 好... 勸... 人... 不... 可... 指... 其... 過... 須... 先... 美... 其... 長... 人... 喜... 則... 語... 言... 易... 入... 怒... 則... 語... 言... 難... 入... 怒... 勝... 私... 故... 也... 佛... 氏... 說... 喜... 一... 障... 礙... 怒... 十... 障... 礙... 善... 人... 自... 廉... 數... 貧... 今... 人... 自... 貪... 數... 廉... 止... 罵... 所... 以... 助... 罵... 助... 罵... 所... 以... 止... 罵... 也... 荆... 公... 謂... 呂... 晦... 叔... 曰... 漢... 元... 晚... 節... 劉... 向... 數... 上... 疏... 切... 諫... 疑... 犯... 分... 也... 晦... 叔... 曰... 有... 貴... 戚... 之... 卿... 荆... 公... 論... 舜... 納... 于... 大... 籠... 何... 義... 晦... 叔... 曰... 薦... 之... 於... 天... 周... 室... 班... 爵... 祿... 諸... 侯... 惡... 其... 害... 已... 也... 而... 皆... 去... 其... 籍... 故... 司... 祿... 之... 官... 闕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飾貌而無含畜也。若雖近不整狎。雖遠不肯戾。該於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資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為非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書寂。孤花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司。命自恩遷。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樓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為君愁曉寒。荆公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意。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龍辱如之。故曰龍辱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遺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得盧杞。子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為比。曰。管仲之器小哉。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唯衣裳在箝。唯干戈者厥躬。慎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不知發。魯公菜銘有云。西方有與之句。蓋取於此。與戎與兵。人常語也。

張良致四倍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韓。為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為。皆循天理。順人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常也。蓋亦反其本矣。

醜陋百變。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放子細何妨。

管仲。什西之所不為。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說大人則藐之。與我待志弗為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恐此偽也。非心迹之真判。子中云。心迹固判。文中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了。問。棟難底問。

豐相之持定。幾更兄弟見之。下塔未畢。進揖未答。下畢到。對常指處方答。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神廟。神廟問張戒。刑恕所學。奏云。張戒臣所畏。刑恕從臣游。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意不離心。已足心之發處。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為不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十月二十四日降聖節。起於仁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識事之機會。臨幾謂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閑言語。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為。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於無悔。言無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於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驢病。沙晚鶴鳴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義算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傳黃。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甫因見此而有感也。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六花却在御樹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圍人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為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寶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詩白駒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藁。言秣其駒。敬其奴馬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為文王。姜里作。乃名。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神廟愛功業。類看鏡行。殿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及。

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羅八會。羅布以羅六彝。何以別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句。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禘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滄季冬。薦魚春薦鱮。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為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嘻不嚴。故失

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嘻。皆難意也。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選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有五。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做穿衣。安排本分。合做者。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一切有為法。莫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遠順美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為二。不言則與之為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論理論已之所當為。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為。須就事勢上論。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衆人也。無為其所不為。能正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斯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都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關所作刻于石。詩如葛覃。孟斯序似有應是德為后妃之德。非謂文王后妃也。有諸中。必施於事。乃為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為善也。

揚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邵伯溫曰。此修為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人之徒。則可。若以此為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為何人耶。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何何也。曰孟軻也。若荆軻。君子蓋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子中曰。問所不問。辯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蓋學不厭。故能教不倦。

農師上殿。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界石焉。界石之力。比鍾乳十倍。王沂公筆錄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方退。范魯公賀王宮傅。二人前朝舊臣。始具劄奏事。不賜茶。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富以十萬和親於北。為利不細。深甫云。好作為者。多計慮。而久。語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致一所當。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實非迷。理須頓悟。事須積習。

陳叔弼其君。魯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文帝殺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余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

潘允行詞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改云。乃於移文。犯吾國諱。張天登改云。乃於文移。有失恭慎。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於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鎔鑄粟帛。照寧丁已。說也。

吳起魏武侯。罷兵。罷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罪而入之。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窮節。不與物競。不強所不能。自然守節。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劉輝堯。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人往往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必有勇。若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為戒。後為忠義第一。

王玠玉。密人。叩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煖。蓋脾胃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至脾胃溫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周吉甫。天祐。饑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冷物。致瘧疾。乃於廳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後道之。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子正愛善衛生者。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使五臟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墜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灌于庭。各置水滿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爾之死。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開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不聞樂聲也。今陛下因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

潘渭老云。學道須要心與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逐心去。即忘本性。性是靜。一向守性。則廢心。與性合。則動中靜。靜中明。覺又云。學道人。須於動中求靜。又不可為動所移。動失於流。靜失於迷。然動中之感。卒難覺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開莽為寬大。皆失之矣。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珍庖。而謂能精於飲饌。豈若調和適口。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晁太傅。迴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體。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祭然。子宗慤。擢正字。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視之。但見。眼白。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鍊。成金得。珍珍。鍊成性。合天。前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呂與叔。陸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掉祖宗之德。

張思叔云。荆公虎岡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綠臘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說其黃昏未得。燒殘綠臘。或云。荆公作人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深屋。籠紗蔽。不到黃昏。已可以然燭矣。

此詞乃荆公作。人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深屋。籠紗蔽。不到黃昏。已可以然燭矣。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乘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乘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知以為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賈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好。好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對快活。望香而耕。以香為候也。或改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為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選一階。張說為封壇使。說婿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為泰山。呼伯叔丈人為列岳。誤認愈甚。

即真二字。今人多以為常談。非也。班固傳所載彭對陳覽之間。指王莽曰。傾覆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真不引領。

凡人所為。孰不欲是。吝於改過者。必由說粉飾所為以為是。是謂自護。古之所謂自欺者。子房騎帝。王韓信而後。身之將欲奪而兩與之意。

神廟時。一監司對。上問。凌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凌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凌價者為誰。幸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凌價。一箇有甚不得。李及趙清獻。不為。文潞公未得力用。乖。食時。魚是皆下工夫為學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制十二紙。引見之日。神考云。有果狀十二紙。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齊師。師朴人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述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萬名千古重於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澁難。盡學須強。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為。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其財是難事。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曾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下也。為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五代郭崇。而祀子儀。為遠祖。本朝狄人。勸尊梁公。辭曰。子鄙人。豈可以聲迹。汙梁公。

神廟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答云。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眾生。何於鷹鷹。伺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答云。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顧其他。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裳。故我歸來來路迎。不免荷溪高士笑。天真盡盡得虛名。一詞人居太學。和其韻云。四德誠盡。讀書。聽外。唯聞步履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虛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與其叔安仁。命書云。弊政之後。諒煩。其。實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客居游士。以禮。而不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知。奉使借官看。便無事。呂許公常以涇淵之役。問後進。答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井。有。道。潛道。少時。曾見溫公。論性善惡。混。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

川笑之。又問。莫。鏗。應。否。對云。某之。應。果。得。祿。而已。法。無。出。身。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為誠。非也。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慮而後能得者。對失之名。人為利欲沉溺。若失之者。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並暢擇之。謂事。常。有。偏。重。處。須。用。權。以。得。中。故。廟。堂。之。上。論。以。持。衡。物。來。能。應。事。至。能。名。聖。人。能。之。吾。輩。須放過了。應。定。夫。謂。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難大至輕。難大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

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其所以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能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其精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歷而依之。

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

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聞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

類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

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

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皆誠，好功者皆義，取名者皆心，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

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

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

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

言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其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

故曰：目慾色，耳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

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慾，管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中者，言寂然不動者，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言感而

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

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

而求於末，考詳略，探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

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

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

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凡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

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

已矣，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人莫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

皆在我而已。德盛者物不能掩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掩也。故善學者臨死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然而煩。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者氣不逆。氣順者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律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首。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尚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有求爲聖人之志。則然後可與其學。能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存。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威儀三百。禮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

爲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知。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學以和爲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慮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未之有也。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其大政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費。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中庸之齊。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楊子。無自待者也。故其言豈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

於斯耶。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文中子曰：問荀子曰：問韓愈曰：外，恐，怪，外，皆非學聖人者也。揚雄其幾乎。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必非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為尾貴哉。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疑能為君子者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難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不思，故有感，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曰：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費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凡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生平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箱華者，不暇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前宗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承憲謂純夫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為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范純夫為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為至難，理若有待。又為中公章道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疹嬰軀，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胸中事矣。中公章道表，范純夫託山谷草進表，表成不用。又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純夫寡言，不問即不言。其後純夫子冲，自嶺表扶護歸，過荊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為諸人講左傳一授，乃出，魯直蓋受左氏學於純夫也。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黃魯直來問疾，欲求純夫指魯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內立語移時，復指魯直略無忤色。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皆約各草一疏上之。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某不復自為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云：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震，蓋紀實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潛曰：內翰所作，烈文吳天有成命之詩也。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少游奉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為法也。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曾不刊之說，如某但涉獵為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冲，見樂城先生於穎昌，樂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遺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論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

元祐中，水滸郎冠冠卿知成平縣，回純夫同年，一日來謁曰：幾色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風池，是時純夫叔在中書也。純夫答曰：公望賢審當為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遺，冠卿暫沮而退，其子冲質問此語，因問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誠告之。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后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謂曾宗可論與，且為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於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會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袖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簪填典大，上

思稽古憲章新，為尊御史詞難校。頭白今為汗簡人。

鄭園中祭酒，園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致故事，不報。公有詩送園中云：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齊。公稱園中長者，嘗論邊事。園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為此也。

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為之。當為改置。一再撰呈，已可。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弟好學也。溫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問於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路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衰衣縞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范純夫每次日常進講，是夜講於家。羣從子弟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藥園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為失禮。陳衍初嘗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園者云：煩呈覆，欲知旨到門下。其後公為諫議大夫，傲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懼如此。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聞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為一布衣，何為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得以得預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劉孝老梁況之終於貶所，因向涑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沒，不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為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鑑，公欲為文移開封毀板。後其子冲陳不可，乃已。純夫薦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問歐公知聖俞為深相與至厚，然不開薦引，卒使沈於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得私於朋友，故舊別作一條。公嘗言日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純夫著作郎兼侍講，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為路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請讀官各進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規，皆類此。

純夫自資移化，朝旨嚴峻，羣官不敢相開。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殯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

遂下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自嶺外來者云：土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純夫云：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廟登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門外，已開禁中哭聲。二王徘徊發悵，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范公時為奉議郎，祕書省正字。神宗服藥已久，徐王荆王二人問疾，太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後更不敢至禁中。太母嚴禮法，其意止為宮人難迴避也。出溫公記事。

司馬植云：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係一領黃襪子，十來歲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簡進，哲宗即位，極前衣此襪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殿，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皆風雨影鑄，不可得而偽。范文正公一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乃云：若無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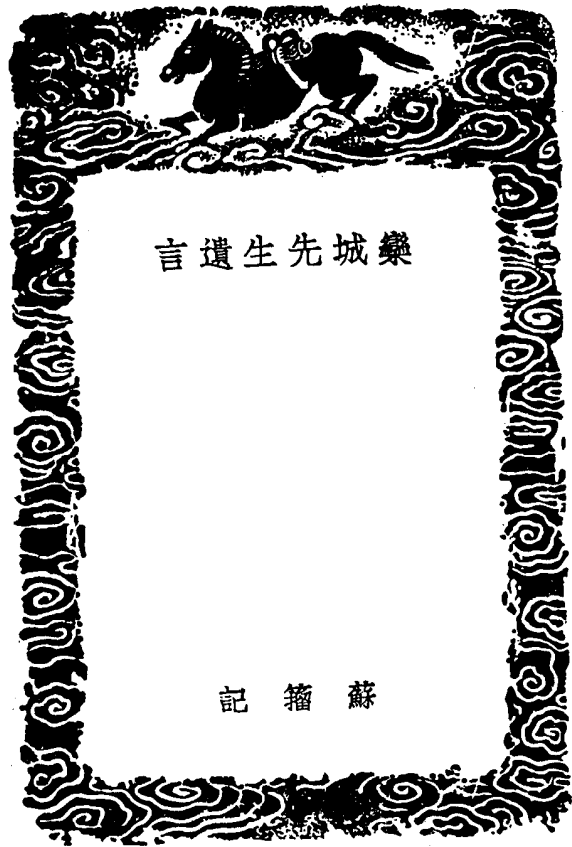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開命矣。緩字未諳。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為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益若沖，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溫公以楊子論性為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糞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或專說學問求放心，余曰：行於何處放，今何處求。如人失物，下榜尋求，須畫箇樣子於榜上，方始可以尋求。却須孟子畫箇心樣子，使後世學者求放，道過若尋得，深藏牢閉，將賊緊守，定應是不教失了。十年二十年，一世一世，開放門依舊不見，操之則存，向甚處着捨之則亡。向甚處處去也。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後。背後底，朝開道，夕死可矣。將做一件大小大事，斬却生根，自無死處。如何是生根無明是，如何下手斬得，把將來。

仁義根諸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體，便知得身之體。知得身之體，不妨說箇時然見於面，發於背，諸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樂城先生遺言

蘇籀記

樂城先生遺言

眉山蘇 籀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言補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

公言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貫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子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語說放失存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

東坡與貫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貫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貫父乃善讀孟子賦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為治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考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策

樂城先生遺言

樂城先生遺言

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觀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會祖晚歲讀易玩其象其剛柔遠近喜怒哀樂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為之解說各仕他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遂所解予坡今蒙卦獨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讓公毅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自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鉅視賦會稱之命佳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為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佑蒲宗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措收民間遂困稷引陸師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權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罔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繼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呂中公嘗輔款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為詳盡識者疑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苦窮愁志言牛僧孺將罔不執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體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

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貫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貫父云觀君為

樂城先生遺言

三

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鮑照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若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香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實父嘗謂公所為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公曰。范蜀公少年儂。任真。為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不當哭。溫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別矣。如瓜李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竊王介甫之說。以為己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收人。可以為戒。

公開以螺鈿作茶器。凡事要效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犬與風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符虞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所為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其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稱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為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敘。可以為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蕩。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苑。直等說會祖編札。以為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編年十有六。古人所

來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剛之屬。燥。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入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為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為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云。二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備強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論業云。所舉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開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沈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沈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巨天而下。來附微在之房。誠吉兆也。

公年十有四。侍先祖顯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樂。何玩好。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誦莊子。二三段。詔公曰。顏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

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備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諸子曰：汝學來學去，遂滿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公謂諸子曰：蘇頌訓頤，常令衣青布，伏於床下，出其顛受板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為，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蓋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為蜀人所喜，然嗜嗜調畫，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見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一壁，俯密以告公，公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一為作，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俟其罷去，追至劍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顯昌吾祖書閣有廚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左氏孫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室東坐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長時，坡公書名押字，少年親書，此卷歷積蠹簡中，未嘗開緘，籍偶閱之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嘗以黃門集傳為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記之於斯。

大悲園通閣記，公偶為東坡作，坡云：好簡意思，欲別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范淳父雄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范范論詆斥莊子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梓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和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謂坐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而復責常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

東坡病歿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異處別業在浚都，鸞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開，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夢中及古菖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敏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謂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謂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遊，晚節作詩，以稍失其精處，公蓋歲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耀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蓄神之法，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灑洗之也。

公謂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籍輩弱齡，性懼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蔡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公議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以為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籍思之本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能該覽，情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輕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聯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庶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學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戴眼醫王彥君，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履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敘，公極賞其文，咨嗟不已，公顯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灑上似雉濟，青帝遺姚黃，比玉真之句，又曰：造物不遠遺老意，一枝頗似維人家，稱道維家，慙慙不已，敬想當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君花者，德偉人也，風流追憶不逮，後生茫然爾，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稽康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樂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而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為坡公所取，其火失其書翰，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說。



西疇老人常言

何坦著

西疇老人常言

講學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有常也。玩愒自恕。曰我未嘗廢。非悠悠乎。願一暴而十寒。斯害也已。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不可躐等。先致察於日用常行。人能孝於事親。友于兄弟。夫婦睦。朋友信。出而事君。夙夜在公。精白承德。雖窮理盡性。亦無越於躬履實行也。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擾。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內外交相養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也。士有假書於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齊梁易偷惰。知微則庶幾君子之學。體用具。厥之餘時。與事物酬酢。因可以識人情世態。其間是非利害。豈能盡如吾意哉。有困心衡慮。則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交朋必擇勝己者。講貫切砥。益也。追隨游玩。損也。若佞諛相甘。言不及義。寧獨學寡聞。猶可以無悔吝矣。

西疇老人常言

何坦著

西疇老人常言

勿忘人善。以身取則焉。學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揭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夫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謂之善學。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懼。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子贊也。過莫子贊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疾藥石可保。長年。孔門大學之道。備九思三畏。正心誠意也。敏事而謹言。脩身也。孝友施於有政。而家齊矣。敬信節用。愛民惜力。而國治矣。以至謹修憲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墜拔遺。而天下之民歸心。二帝三王平治之道。莫或加此矣。

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疾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口。故君子於口之出納唯謹。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

恭儉美德也。出於矯則過。故足恭取辱。苦節招囚。君子約之以中。而行之以誠。則非近禮儉中度矣。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非隱也。如入孝出弟。數語。必行有餘力。而後可以學文。蓋實行不先。則徒文亡益。況可遽聞性與天道乎。後世學者。從事口耳。且茫無所從。人乃竊襲陳言。自謂窮理盡性。亦妄矣。

人心如聚水也。措之正。則表裏瑩然。微風過之。則潢濁動乎下。而清明亂乎上矣。夫水方未動時。非有以去其滓汗也。澄之而已。風之過。非有物入之也。撓動則濁起而清自亂也。君子其謹無撓之哉。

為己之學。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為人之學。徇人至於喪己。逐末而不知反本也。初學自誦數人。若口誦而心不在焉。固然莫識其為何說也。學者展卷。當屏棄外慮。收心於方策間。熟復玩味。義理自明。所謂習矣而知察也。

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棋勢勝負。對奕者惑而傍觀者審。非智有明開。蓋靜可以觀動也。人能為學日益。須以人形己。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而勇果奮發。不能自己也。人一己百。雖柔必強。

律己

上智安行乎善。而無所瞞避。中人說福慮禍。故強為善。而不敢為惡。下愚昏不畏禍。故肆為惡。而亡所忌懼。

日用飲食取給。不必精也。衣冠禮容荷備。不必華也。若因耕念織。將慙揚不暇。敢適用乎哉。一毫善行皆可為。毋微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惟儉足以資廉。蓋費廣則用窮。盼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西疇老人常言

三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常。福莫大焉。味者不悟其為福而徒欲慕榮利。不知榮利外物也。願可常哉。

飲啄前定。毋庸強求。任目前所有。則自如。想珍異不獲。則心懷矣。自此理以推廣。凡貴賤。無一人而不自得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世固有多行悖戾而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踈網難逃。森淫浸漬。人固未之覺。迨雨止。則墻隤矣。

士能寡欲。安於清澹。不為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人情慷慨。檢而樂放縱。初肆其情之所安。若未嘗也。操修不勤。威儀不攝。流入小人之域。而不自覺。可不懼乎。所貴乎學問者。所以制其情之安肆也。

君子安分養恬。凡物自外至者。皆無容心也。得則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豈不見其有餘。夫何羨。約不知其為乏。夫何懼。義理先立乎。其在我。故人欲弗之累也。

矜名譽。畏毀。自好也。忘檢制。肆偷惰。自棄也。自好者。中人也。可導之使為善也。自棄者。民斯為下矣。不足與有為也。

知學則居貧無怨。學而深於道。則安貧能樂。常人貧則怨。小人貧則亂。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者。上達也。農工商賈各隨其業。以成其志者。下達也。夫子論上達下達。蓋以學者對小民而言也。若夫為惡為不義之小人。彼則有敗亂耳。惡能達。

名者實之實也。實有美惡。名亦隨之。故溢美則為譽。溢惡則為毀。是以古者無毀譽。所謂直道而行也。過而能改者。上也。聖人也。過而不武者。次也。幾於聖也。有過而知悔。又其次也。抑亦可以為賢矣。下此則有文過而遂非者矣。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故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吾夫子之所以歎也。

欲為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故曰。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

常情處順。適則安。值猜沮則懼。懼則知防。安則靡戒。故悔各多生於念慮所不加。而動必檢飭者。可保無咎也。

君子有偶。為小人所困抑。若自反無愧怍。於我何損。又安知其不為進德之助歟。

應世

富兒因求官傾貲。汗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儻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奢祿敗家之有。

士有寬餘。義當矜念窮乏。然孰能偏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戚疏。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強也。

酒用於禮。禮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儆。雜酒則周語所戒。況居官必有職業。處家亦有應酬。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君子制之有節焉。惟賢樂則卜書。餘非燭後不舉醴。

江行者事神甚敬。言動稍褻。則飄風怒濤。對面立見。此誠有之。愚俗蓋迫於勢耳。君子不欺閭室。處平地者。願可肆乎。

凡居人上有勞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歎。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虛室。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無僕御莫事君子。平時當摺存以恩。而不可假之辭色。微過勿問。備情必敬。夫不忠則斥遠。斯可以無後患。女君之有婢。亦莫不然。

富貴利達。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處去就之異趣。君子小人之攸分。蓋君子必審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計乎事之利害。審是非則人雖賤。非招不往。計利害則苟可獲禽。雖詭遇為之。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蠶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臯臯求財利如恐不及者。豈不釋用其心耶。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振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奉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惡之。

齊人說與右師言。媚其權也。為其能富貴已也。孟子獨不與之言。知良貴在我也。不甘為小人屈也。去就

有義。窮達有命。富貴在我。豈權倖所能擅哉。

在仕者。事上官如嚴師。待同僚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居家者。事親如君。敬尊屬如上官。待兄弟親賓如同僚。慈幼少。恤耕役者如百姓。御奔走使令者如吏卒。而少加寬焉。是亦為政矣。

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厲以勤。教子治身。必導以君子。逮其自為。則因循惰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為小人。而不以為病。茲非惡歟。有能即其所以為子謀者。而為己謀。則思過半矣。

明道

道統之傳。自堯舜。雖載精一傳心。而學之名未著也。學聚問辨。蓋夫子贊易之辭。如三王四代。惟其師出於記禮者之言。爾堯學於君。時等說。亦見於孫卿所述。六經未之前聞也。發明典學。實自說命始。至成

王而後。緝熙光明。形於詩人之頌焉。由是推之。傳說之有功於名教大矣。舜命契敷五教。秦符數受狎侮。五常。茲有見於經者。然初不列五者之目。為何事也。所謂仁義禮智信。孔門垂教。因門人問及。則隨為之答。亦未嘗合五者而為言。至漢儒而後。指名為五常矣。史氏以之協五行。

與五音上配五星下備五事其說似整然竹諸理而當探之數而合蓋亦自然而非強為附會也
 夫子論少壯老所當戒者三為學者血氣戒也而未始言養氣養氣之說定於孟子然則夫子易為不言養氣也曰夫子稱天生德於予而斯文在茲其高明廣大渾然天成視持養之功相矣是謂誠者天之
 道也若孟子則必善養而無害也是謂思誠者人之道也充孟子之養猶曰威武不能屈則臣人與宋司
 馬其如夫子何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子善仲弓子桑伯子之問開子游弦歌之聲而笑皆微啓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簡學道則愛人必待
 二子自述夫然後進之曰雍之言然假之言是也其初也夫子豈有隱乎曰問而弗達則思舉一隅使得
 以三隅自反也顏子終日不違既心通默識矣猶必退省其私而後稱其亦足以發非所謂循循善誘歟
 若夫造如愚之境則非二子所能及也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非堯舜之道不陳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曰夫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博如涇溪泰華無所不
 容孟子思濟斯民故行峻言厲如拯溺救焚不暇退避聖賢分景固殊而所遭時勢又異自不得而強同
 也

夫子品題諸子皆因問仁發之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賦求可宰千室之邑亦可使與賓客言三子皆卿大
 夫之才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付雍以侯國之任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與顏淵
 者何如哉異時為邦之問獨以四代之禮樂許之次而雍也則可使南面至若由求輩則僅列政事科而
 已權衡誠說事有錙銖之爽乎

一貫之旨曾子領其要曰忠恕而已矣及子思得其傳其論誠也極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孟子嗣之其
 論養氣也大而至於塞乎天地之間夫聖門講學雍容唯諾而已至子思孟軻乃如此張大何歟曰聖道
 本平夷夫子如一人在上不言而信羣弟子如百僚相輔溫乎其和也子思孟軻出自聖門如蕭將王命
 建侯植屏以藩王室八鸞四牡之盛威儀皇皇非復內朝之簡且易矣本厚而華實善不亦宜乎

孔子之於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
 身遠害而直噴惡人之阱則何以爲孔子

世未嘗無賢者也君不見用故積效不獲顯於時士未嘗無道也過聖賢故聲迹亦不著於後微生
 畝楚接輿與晨門荷蕢耨耕荷蓑之徒雖議論趨向未合中道然而生不逢辰能卷懷遠志豈不遠勝夫
 同流合汙以自辱者哉不幸不遇明君不得以所長自見也抑又幸而遇吾夫子猶得以所懷自白也
 夫子之不爲荷君也自有何疑子貢又何待於問也孔門諸子直情無隱求賢有疑既於心未安賜未能
 決亦不敢應對逮問夫子夷齊得仁何怨之論不惟二子之疑釋然後世雖惡儒者亦不待詔語而自無
 疑惑矣

儒者之待異端甚於拒寇敵惟恐其得以潛窺側睨也若其回心鄉正亦欲招而納之如逃楊墨而願歸

於儒孟子曰歸斯受之豈非招降納款開之以自新乎
 楊墨害道孟子嗣之在孔子時豈無邪說誠行乎不問有以開之何也曰聖人之待異端如中國之驅夷
 狄人之驅禽獸也世治化行則橫夷率服矣深居簡出雖有猛鷄其如入何孔子不過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而已處之於談笑之間而孟子乃深排峻抵雖曰出於不得已然亦辭費而
 力殆矣

七十子之在聖門皆可與其學也而未必皆可適道由來商賜諸子可與適道矣未可與立也可與立者
 顏子一人而已抑可與權乎曰其殆庶幾未達一間耳擇乎中庸未造乎時中也三月不違未至於安仁
 也曾子何如悟道於一唯之間而臨深履薄終身戒懼亦庶乎其爲立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已聖道可謂簡易而再求乃自病其力之不足子貢謂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匹夫之愚可以與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宜學者望道而不可及也

爲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擊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
 自適者實也乃若姑焉玩易啓侮終焉刑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凡從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符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曉而固行之終
 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非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
 未便執執而徐更之入徒見上下相安而混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

官職崇卑當安義命自抱關擊柝以上苟能官修其方職思其憂雖未著殊庸偉績亦可無愧於心無負
 於國若苟且以僥倖進將誰欺乎
 居下位求應上之期會則澁事毋均早晏也然須羣吏咸集則觀聽無疑或獨抱文書以進在我者固
 不爲其私請而曲徇萬一小人巧設陰計姑銜外以售其私則瓜李何能自明茲不可不防也
 當官動必自防凡家之器服所當宜登取諸其鄉不得已薪蔬常用市於官下亦須給納明文帳具予直
 適平而物毋苛擇庶免於悔吝

敵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如其更也於公私兼利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舉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寧謂己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己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洩安在逞威但使條教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善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擊飲
 彼此兩相忘矣

守曰牧民今日字民撫養惟鈞而率毓取義尤切也蓋求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
 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疢時其飢飽勿違其意是司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爲最親

四時老人常言

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于爾，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貨厚而強，有枯骨而亡藉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也，直者仲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其事者，律已不嚴，而為強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執執其咎哉。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而志在必為，故動而成功，小人苟祿營私，擇已利便而多所辭就，故用必敗事。仲弓問政，夫子告之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方扣其得人而速以濟臺，滅明對，夫邑宰之舉，仕非得志也，而聖門之教，必使之以舉賢為先，子游方閒暇時，已得人於察訪之熱，後世有位通顯而蔽賢不與之立，何以逃竊位之謂哉。

原治

帝者以道懷民，其治渾然而不可名也。故其民安之而習於相忘，王者以仁撫民，其治至公而無私也。故其民愛之而上下相樂，霸者以法齊民，其治假公以行其私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違強國以威劫民，其治無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於相率，以為亂，僅存之國，厲民以自養，無復有政治也。故其君民相與危，寄端惴惴，朝不謀夕矣。

周之士貴以肆，秦之士拘且賤，士生於秦，士之不幸也。而於秦乎何益，以是知舉廢稷契，知效忠嘉為當然。至夏商之季，亦豈逢于所願哉。

人主立政造事，罔惟永久，則當參酌羣言，是之謂金謀，智略畢達，則當擇是而從，是之謂獨斷。若事必己出，而弗加咨訪，乃自用也，謂之獨斷可乎，自用則小最君人之大戒也。

君臣相與謀，各由其心之相契，而人文帝天賁仁厚，聞張釋之長者之言而悅，景帝資稟不及，而地錯術數之說，得以投之，故以德化民，克成刑措之風，以智馭物，循致七國之變，一言契合，治體以分，不可不謹夫。

君子之事君，當備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奢極靡，而公孫洪為相，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為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偽也。偽萌於心，則發於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於心而脈已形，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

人主之心，不可有所偏倚，漢武初年，獨任宰相，致田蚡之專恣，擅權厥後，偏信諂臣，致嚴朱吾丘，主父諸人交私，諸侯潛進，譖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讒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也。朝廷一點隙不當，一政令未便，則正論幅湊，各效其忠，雖雷霆之威不避也。漢唐惡足以語此哉。

有過而諱言，適重其過，因言而避，適適彰其美。晉靈公冬寒而役民鑿池，過也。能聽宛春之諫而罷其役，後世有取焉。為其能用人之善也。況不為靈公者，可諱過而懼改乎。

舜取人為善，咨四岳，闢四門，無所不訪也。近君側之人，有不待問而自言者，或恐其有所挾而言，未可遽

信也。故必察其所謂好問而好察，適言是也。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非革是卻藥，屏弊而觀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難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

齊國皆饑，孟子言於王而為之發粟，他日饑，齊人望之，孟子忍不與復請，何也。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請而偶從，亦覺其若蹈虎尾矣。彼受牧者，忽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狃於數請，得不貽獲，皆之謂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避遠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進危言於平治之世，明主不可易之以為過計也。齊威侯不說扁鵲有疾當治之言，逮至疾深，彼則望之而走矣。罔治者其毋忽乎思患豫防之戒哉。

四方有敗，當國者諱言，猶赤子受病，保母為之掩覆也。故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諱亂而不蚤治者，危其國，諱病而不蚤療者，亡其身。

評古

季氏將伐顛與，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善，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問持危扶顛之戒，而後獨陳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為兵謀者，先聚斂，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塞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竄目之為具臣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為其好勇而疾貧，易於為亂也。然則如之何。王者制民之產，使有常業，則不至於久處約矣。彼有仰事俯育之資，雖使不仁且勇，非迫於貧之可疾，肯捐所愛而為亂乎。

孟子不肯枉尺直尋及說時君，則每因其所好而進說，何也。功利之與仁義，猶水火之相反，不乘其所樂聞而巽人之，則正論難以動其聽也。他日語齊王，方問以四境不治，則邊顧左右而言他矣。不仁者可與言哉。

齊梁之君，地醜德齊，孟子以仁義游於其間，幸其聽用，則皆可以澤民也。卒乃謂齊王足用為善，至梁惠則以不仁斥之，非有適矣也。志莫患乎自滿而惟虛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於國盡心，而齊宣猶能謂吾幣不敏，取齊乘梁，於此乎決矣。然而卒無成功者，天也。孟子亦自歎夫天未欲平治也。

滕文公服膺孟子之教，講明凡一再而行之身，措之國者，已有餘用。民之被澤未也，而仁心仁聞，已達乎四境。賢者聞風而悅之，許行自楚往，陳相自宋往，何其速哉。信乎飢渴者易為飲食也。

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謂之不如人，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見之，頃則與喟然之歎，為大哉之稱，於此亦可見取齊乘梁之意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廢格，而取民出於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復什一而未能，無勇

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過猶不及也。

唐杜佑建省官之議。上稱有虞之制。疾當時諸曹列寺官名之重復也。今六部長貳。而諸司各具郎。卿監與少者除。而丞尉亦俱充備。方之古制。元不亦甚乎。是又杜佑之所未見也。

先儒論本朝兵制之善。謂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意深矣。遠矣。歷數百年。而無兵患。可為法於天下。後世愈久而愈無弊也。

古稱將帥名號一也。今日之制。實則異焉。將所以握兵。諸軍統制。領正副將是也。帥所以御將。諸道制置。經略。安撫。知州。節制是也。體統相維。上下相制。朝廷遠慮。過於前代矣。

租賦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貢其所無。今之取民。視古什一。何啻數倍矣。穀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輸錢焉。夫民不能自鼓鑄也。使捐其所有。損所直。以就所售。吏之不良。又先期以趨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賦魚鱉。川衡不貢材木。先王恤民之意。深可識矣。

朝廷實守令以惠養德意美矣。近制郡守更代。以財計虧盈為殿最。於是常賦之在邑者。郡皆掩取不遺。而督迫于縣者。日急令亡所從出。則又苛責于民。是澤上壅而害流于下也。法不良而欲美意之行。難矣。

用人

使人嘗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己量力以肅共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己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虞朝九官各因能任職。而終身不易。後世庸才不量能否。而俾更九職之事。以此責治。不亦難乎。而況鮮同寅協恭之誠。無率作興事之志。蓋由朝除夕改之。不常考績黜陟之法廢也。

朝廷需賢以為用。常患乎欲用而無才。人才修飭以待用。每阨於無路。以自進。蓋賢否之不分。則銓曹格病之也。奔競者得志。則廟堂聽察不廣也。上下相求。兩不相值。欲賢才不遐遺。官職無曠弛。得乎。

州縣置學以教養人才。美意也。設教官之科而許人求試。是使人之好為人師也。師嚴然後道尊。願未能無患失之念。惡在其為尊乎。

君子小人互相指為朋黨。辨之不易。則君子常被誣而小人常得志也。先儒有言曰。君子至公引類。小人徇私立黨。善夫。為國者知所以扶植善類而不為惡黨所傾。其庶幾矣。

何代不生賢。雖戰國之世。未嘗無也。而易為不能致治。魯之使樂正子為政也。用未必專也。宋使薛居州在王所也。愛莫助之也。滕將行王政而選擇使舉職也。國編小而無得展布也。甚至居位而言不見用。在下而上不見知。如齊之蠹。孔距心者。若之何而能致治哉。故君臣相得。古今所難也。

正弊

甚矣風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飾服玩。而山澤之產耗矣。銷錢以為器具。而鼓鑄之利盡矣。京都列肆。日價相夸。遠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時尚競新。士庶何責焉。法行而後化。流皆當自近始也。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為之制節。而一聽僇俗之自為。鄙陋不經甚矣。考古酌今。著

為蘇典。類之四方。以革狼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壹。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率欲征饋。急於官府。是以豐年常苦不給。一遇饑歉。則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自左道亂俗。有茹蔬雜糞。而生廢人理者。自妖巫惑眾。有病不醫藥。而死非正命者。準之法令。皆殺無赦。今愚迷誑誘。掛空文。而刑戮不加焉。何以革其非而導之歸正歟。

國既民貧。莫今為甚矣。寺觀塔廟。崇建未已也。乃曰。人自樂施。非欺罔乎。為國者。藏富於民。今乃耗民力。竭國本矣。上之人。宜亟為禁止也。況有尊之者乎。古者禁人羣飲。今權酷牟利。設法以誘其來。惟恐其不酣醉也。古者制民常產。今民自有田。州縣利於稅契。惟恐其不貿易也。富教大略如此。欲風俗還醇。不可得也。



樵談

許斐撰

樵談

序

宋 許斐撰 明 黃岡樊維城彙編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礪雲崖、和樹聲、答泉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猿鶴不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

耕堯田者有水虛、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破舟覆瓿、裂史黏蠶、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冤牢、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汙、與端方人處、如炭入素爐、雖化為灰、其香不滅、小人出事剝竊、入事薰修、是攘雞賽神、搥金妝佛、神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膏者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肌而不覺、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愚儉為悲、僕視盛衰為勤、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樵談

一

樵談

二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類、聞小人詬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澀凝腹、或問優孟、孫叔敖、抵掌談笑、談笑之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耳學賢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助得千金、文士剝精銕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攜魚上船、送蟹入筮、無不惻然、及抗才陷、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關金闔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小缺故、永為不全之書、是遺無後之秦也、哀哉、

貴者孔鵲、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瀟、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瀟、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為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為人子之道而有子、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為靈、玉有石之一脈、不害其為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為君子、

自己之僇、真僇也、不求真僇而求繪鍾、塑呂、惑矣、

堯舜返魂、周公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為旅泊、何必殫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為仁人也、讀孫吳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墨深鵝短、鳩棲弱華、巢折身危、蕭曹得其託、勳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餒貽先世、然則劉季、李榮、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董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必未錄、一拙終身棄之、所以古人高尙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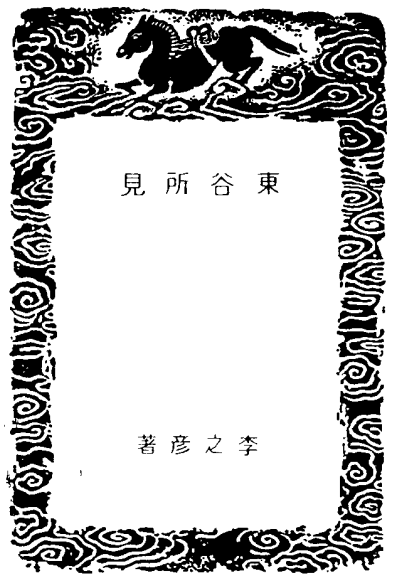
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為之變、髮珍瘞身、列豔糜骨、心為之安、

倚富者行、倚貴者賤、倚強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賸、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樵談

三



東谷所見

李之彥 著

東谷所見

永嘉東谷李之彥撰

先壠 壽命福德 殺人欠債

異端 簡翰 物價

養子 招師 教導

勸學文 富貴貧賤 錢

名利 朋友 故舊

藥石 好官好人 謙遜

借親 養軍 理學

獄訟 寒暑 茹素

謀利 閒 貪欲

禱祈 科舉 太行山

先壠

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詣墳所半載餘實其親於荒墟已為非禮乘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契交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與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即當收飲酒饌返舍潛自剋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譴於造物余嘗喜一前輩作初仕啓兩句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遂耦其兩句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壽命福德

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語恐未為的論人之念慮一正則萬善可觸類而通行一善則萬善皆萌蘖於此若必待壽命長而後行一切善則壽命不長一切善不行矣顏子如之何而道遠耶此兩句猶庶幾如下兩句則有大不然者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則是我獨富足人多窘匱我常得為人之惠主人皆仰我以周給是誠何心哉余欲改此兩句曰願人福德盛不待我普濟

殺人欠債

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指財賄賂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通負督迫取債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

異端

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過早滂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禮懺平日排斥異端至此則倚仗異端豈吾儒之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簡翰

每見近日簡翰動輒端拜申稟百拜稟申皇懼借蹠九頓百拜稟申有官君子趨事長官則有狀申劄申如申縣申州申監司申朝省之類吾輩家尋常書問往來何必用申字又有所謂加拜申稟尤為可笑先王制禮無過不及拜豈可加也哉昔韓昌黎上宰相書只寫再拜本朝前輩簡翰或再拜或頓首昌黎諸公豈傲世者正以禮不可過也今之端拜肅拜加拜百拜又有覆帖申待平文如此事君父當如何其勢必千拜萬拜可也且如奏疏亦只忱惶忱懼頓首頓首而已何嘗百拜何嘗九頓首不知習俗所尚果誠實耶抑虛偽耶果謙遜耶抑諂媚耶因有一說往年楊慈湖先生守吾邦嘗作一書付局兵令急出閱未幾遣人追回吏輩將謂書有錯誤局兵至慈湖取書實中堂几上焚香再拜再拜復付之蓋為書中寫頓首再拜上覆偶遺忘不及拜拜然後遣若加拜百拜者皆如慈湖用心此等書一日能寫得幾封今簡翰

物價

物價騰踊甚之甚矣若得人人同心事事節損皆務儉素不尚侈靡則物價亦可漸平至虛惟取容膝則木石等類自不可得而貴衣服惟取蔽體則羅綺文繡自不可得而貴飲食惟取充腹則美味珍品自不可得而貴器具惟取適用則珍奇精巧自不可得而貴以至非泛不切微末細瑣人家可省則物價亦有漸平之理奈何風俗好奢人情好勝競尚華居競服靡衣競嗜珍饈競用美器豪家巨族固宜需用小夫賤隸卒富暴貴豈惟效尤又且過之或先期予人以錢後期取人之物惟欲快吾之用度一聽其邀價之高穹如此則物安得不貴且如有物于此我方以為僅直十金未幾人急欲得之雖倍其直不靳又爭欲得之更倍其直亦不靳不遏踵貴之流反煽踊貴之焰如此則物安得不貴甚可慮者一日復貴一日一年復貴一年將若之何其勢必至於此吾故謂不必咎物價之踊貴但當谷風俗之侈靡轉移風俗豈無其道耶又豈無其術耶林野老拙不敢深言

養子

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規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蓄以為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適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免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貴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馬牛

招師

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克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軍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讀書無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緞書院缺典宜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

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教導

嘗聞之先人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愜意在京華待榜因遊僧寺廊廡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默再往問我之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敢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切莫若種大陰德恐可以回造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居窮迫貧濟人利物事安能為之何以種陰德徐而思之我平日常假館每見為師席者多誤人家子弟我從今只留心教導以此種德後三年復預計借赴省復愜意尋寺中相者尚在一揖問相者曰公半神照人定應榮達士子曰我赴省待榜相者曰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謝之曰何汝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公風采士子歷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余遊湖海四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矣未嘗以其貧富貴賤更備多寡貳吾心此語可以對越但寸名不就身計茫然靜坐反思得非生平五典不飭百行有虧造物特以摧敗困踣罰之耶今年六十有八肢體康健耳目聰明飲啜自若百病不侵意者教導一節亦有可取造物姑壽之耶余不敢自恕但當自警然見近時教童蒙者語孟句讀亦多錯舛教作文者只謄公本茂有新功誤人子弟寧逃陰譴甚而花街柳陌師生同遊嗜利下流靡所不至其間有不孝不悌不友不恭曾未聞一言糾其過徒於小廉曲謹腐爛時文以此稱功盡亦即赴省士子事思之前輩謂不究心教導所得束脩與受賦同此言其當

勸學文

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又曰黃金買書讀讀書買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胃中未得志之時已明貪婪既得志之後恣其培克惟以金多為榮不以行穢為

辱屢玷白簡恬然自如雖有清議寔之不卹然司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母怪乎玩視典憲為具文一切寬廉恥於掃地氣習日勝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為蠹國害民也得非蔽錮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

富貴貧賤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於溫飽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為溫則一也甘味盛饌亦佳矣然羶食充飢其為飽則一也溫飽之餘何必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笞愈切鬻鬻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昂貴見其厭足為子計又為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間飲膳失期會夜亦不能甘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沈酒乃致疾之媒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摧挫少不如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飭養養不耐風霜稍有感觸難良藥有所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或有意外懷璧其罪水火盜賊刑禍戮辱其終必不能免官爵雖高冰山亦險瀕臨烹戮載在史冊者不可枚數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閒富貴者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孰謂貧賤不如富貴耶吁富貴而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賤而諂諛富貴惑之尤甚也

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余觀之錢之為錢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構怨怨繫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喪節勞商遠費以之而捐軀殞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開歐戮辱乍來乍去倏貧倏富其籠絡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模金受者兩文字真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名利

或問殷浩曰將位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對曰官本臭腐故將位官而夢尸財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世以為知言余因喜曰余之不得名利者是造物不以臭腐待我也不以糞土于我也出之於汗穢之途而躋之於清高之境脫之於鄙陋之地而措之於道義之域拜造物之賜多矣世人名利稍不得志輒起怨尤何其蠢哉

朋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之者友其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穢言相誣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嗚呼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櫻拂而取疎遠故隨事苟徇而親親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即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閨牆即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瑟謬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為馬野鳥為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故舊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世俗薄故舊衰平日同羣硯同出處同貧賤同患難相與相愛不啻骨肉一旦得志有若路人吁犬不忘家燕尋故壘彼既犬燕之不若亦何足貴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為憾此持不能理遣耳理遣宜如何曰譬似當初不相識

藥石

方今藥材鄙賤者且數十倍於前貴細者有數百倍於前至瓊金遠市鋪求之不獲者人孰不知真藥之難得如此凡設鋪而招人贖偽藥者愚也贖偽藥而親療病者愚益甚矣吾輩家何策且宜於飲食衣服上加謹古人首重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平居必節飲食飯後行三十步不用開藥鋪飲食之加謹者此也急脫急着勝如服藥衣服之加謹者此也或有疾疫奉行不服藥得中醫之語藥石雖貴未害也最是孝子慈孫侍奉親庭豈忍坐

視其病而不救家有餘蓄尚可得良劑貧窶所迫將若之何貧者固難得良劑富者縱得良劑又未必有良醫余因念及此仰天而祝曰願天下人安樂

好官好人

偶見士大夫壁間碑刻云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家感謂知言余切以為不然好人何難做之有仁義禮智行之在我孝悌忠信行之在我人皆可為堯舜途之人亦可為禹人自不為之耳乃若欲做好官必鑽刺必營求必俯仰背有諂媚懽氣促步惟恐人揮斥其趨事之不周外壞面目內壞心術曾莫之顧求而得者能幾人求而不得者揔揔也縱求而得所喪已大甚矣做好官之難也

謙遜

常見世人行不肯在人先坐不肯在人上歛衽退縮至再至三謙遜之風良可嘉尚及其見利則進見便則奪惟恐或後於人雖骨肉亦踈絕契友及眼不相識當行不先人坐上人之時亦知謙遜為美事抑何臨小利害乃樂為是不謙不遜耶矯情可強也真情不可遏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手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為緩惟以借親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輩未得舉哀在親喪之禮而講合卷之儀冥括髮之戚而脩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為而世俗皆樂為之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為怪不知作俑者誰耶

養軍

近年郡家每月通期旋羅軍根支散浙右素號沃饒亦如此艱關萬狀夷黎百端甚而折錢債直峻賦又甚而拖欠未即補償軍人敢怒而不敢言蓋明知皆前太守屢任席卷之罪未可咎今太守不能措辦之過也吁飽目前之欲不顧後來之憂徇一家之謀不卹一郡之害留之家家未必能保付之子孫子孫未必能久徒貽害如斯其烈也使後之為守者其果賢耶則背理傷道決有所不敢為生財足用必無所措手足惟以即能罷去為幸殆類范文子使祝宗祈死

無及於難其亦可哀也已果不賢耶則行為富不仁之政用移東補西之術決江海以救焚焚滅而溺至欲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以號為能吏不過如此且幾年養軍今日掣肘物價騰踊民不聊生萬一荒歉羣盜必起諸軍素抱之糧之怨孰為可備警急之人其辭甲使鶴禦暴者反為暴滔滔皆是也當是時禍必先及於富貴充溢之家不知為鄉貴為巨室亦慮及此否然則慮之當如何積而能散

理學

理學湮汨久矣士子不能講貫考官亦罔聞知蓋今日之考官即前日之士子也方冊中文字害理者不勝其多不堪着眼姑即其一者言之事大體重莫如省試近年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奏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經魁以敬立而德不孤立說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是則敬義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豈得獨指敬耶聖經又豈可減一字耶不知當時為知舉為參詳為小試官亦曾聞有所謂理學否經魁且爾一榜可想省試如此他試可知余所謂今日之考官即前日之士子是也我朝孝宗皇帝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開世變敦詩曰臣觀 建交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誦一篇 孝廟諦聽 天顏喜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虛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 上嘉嘆曰卿論得此甚好今日之文義理斷喪其象當如何有識者可以觀矣

獄訟

余近年歸故里首拜先壠為不肖姪童其山當時不勝哀憤亟訪鄉貴求緘一狀投之郡守因見其書院榜示謂某望單言輕親故或欲緘狀不敢奉命當今之世得忍姑且忍求直未必直余遂不啓齒續見有官君子云某家亦曾訴伐墓木者十八狀迫人不出徒重費用余舍垢飲氣而已近有所聞又為之驚駭今日囹圄供答不由於民情可否一聽於吏手往往吏自撰情款一本令囚人依本書之更不可增損一字真情無所赴懇呼天神不聞號地祇不聽痛哉痛

哉夫獄訟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今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豪強得志貧弱斃此豈國家之福耶愚願士大夫司聽斷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天下何患不

寒暑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簾枕世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燉石之時其為熱自若也方食冷物又恐生病方食熱物汗決如雨思之為人何益於事矧得養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盛妻孥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為之俱焚鑊湯燼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自知也余觀此境界所以不願有生

如素

世人以如素為齊戒豈知聖賢之所謂齊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如素謂之齊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况在如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如素何為也古語兩句甚好寧可葷口念佛莫將素口罵人

謀利

利者害之對總謀利即有害然謀利營生世所不免為富不仁人所當戒有能於其間寡顧少取殆庶幾焉最是不仁之甚者糶糶一節聚錢運本乘粒米狼戾之時賤價以糶糶首企足俟青黃不接之時貴價以糶其糶也多方折挫以取贏其糶也雜糶批而虧斗斛天生百穀以存活一世而謀利之徒不欲其豐而幸其歉不喜其飽而願其饑逆天心拂人心以此致富而望綿遠萬無此理又有富貴之家積穀以邀價放債以取息開庫以解質與民爭利不一而足方且語人曰吾家支遣頗廣不得不如此耳吁儻用度果不足曷不減損環列之侍姬曷不謹節非泛之費用乃甘為是狼貪使水火盜賊之災刑禍戮辱之危子孫蕩覆之報不在目前則在他日昭然有不能免者善乎孟子有言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而可與言則何凶國敗家之有

開

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開天地之開日月之運行星辰之躔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開而開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職班于朝廷列于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顯其于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以其有被劫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而然非其本心也對賓客方有菜至返耕高索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于時求進之尺積囊篋鎖鑰端端于手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故曰身閒則為富心閒則為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貪欲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余年近七十旬儘宜省事樂聞息心退步何必貪欲於受用無幾之日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余庶幾乎免矣蓋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隲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卧病垂死術數未休幾年勞役一場春夢明珠一百斛更添百斛也只心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眉不開孔丘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安在哉

禱祈

世人不思議善積惡殃各以類至惟托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扶或謂禳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中驚鳥雀行住坐卧思量着只好把與窮漢做襖着達哉斯言

科舉

永嘉科舉極限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謄公

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考官例以雷同冗長視之僅看兩三日已厭惡矣其間好文字多不及考而謬種之考官亦不能識中才之考官眩惑於卷之多又無所別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取士之法於是大壞若得善舉送者申明條制痛革諸弊一人只許一卷庶無負國朝設科之美意

太行山

有一主一僕久行役忽登一山遇豐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隨後歡歡主人不識字只是太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媵笑不已主有怒色僕及謂主人試問此間土人若太行山其罰錢一貫與官人若太行山官人當賞其錢一貫主笑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主曰只就讀書家問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公當賞僕矣此只是太行山僕在側視主曰又却其之言是主揖老儒退僕請錢即往沽飲主侯之稍久大不能平復求見老儒詰之將謂公是土居又讀書可證是否何亦如蠢僕之言太行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教此等輩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味今之有真是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辯

東谷所見

東谷所見一卷

示李之彥撰之彥永嘉人東谷其所自號書中教導一條稱游湖海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則老塾師也是書凡十三則皆憤世疾俗詞怨以怒未載太行山戲語一條謂是非不必與世人辨蓋其篇中之寓意剛有自序題咸清戊辰小春正末政弊極之時也



讀書錄存遺

遺存錄書讀

潘 音 著

宋 天台潘 音聲甫著

潘氏曰學者讀書不明倫喻義雖日誦數千言於身何

去 利祿牽引人若不以剛果之心立時斬斷畢竟被他引

學者入門心裏必須想箇樣子要作聖賢方能去學聖

賢事若逐隊過日終無成就

學者不必日日誦讀只養得此心常靜如明鏡止水發

之文辭道理自然透徹

虛明 或問子思言率性之謂道邵子謂性者道之形體二說

何如曰邵子把道字當一理字看如子思說得無病

子思說入道之功只在慎獨何等淺近而達德達道九

經三重位天地育萬物之理又無所不包可見道本

一原而學不可徒務其博也

孔子謂古之學者為己非今人不能只是務名之心有

讀書錄存遺

一毫種子便是為人

聖人教人為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人心也心既欲

之何患不至

為善要識為善的機關見人之善而慕之見人不善而

惡之此便是機關從此關閉去不使窒塞自然入欲

去而天理復還

古之學者學其所以為人今之學者學其所以為己此

古今學術公私之別

聖人不是生成的如孔子也好古敏以求之

為學要勇子路聞斯行諸便能升聖人之堂子夏篤信

聖人反出見粉華而悅

知行雖說不可偏廢然識得方能行得若識不透行之

未免有窒礙處子夏賢賢易色一章不過是要人力

行意思

學者作事看得道理自合如此作便作去鮮有失處若

三思而行反惑矣

伯夷叔齊只重君臣之義文王以服事殷故歸之叩馬

不從途甘於餓死

孔子商羊萍實之對皆前知也子張悟得此意問十世

可知孔子又以因革損益言之畢竟不肯說破

段已具橫渠還有未純處

伊川見人靜坐每嘆其善學此程門主靜工夫心中自有箇主宰非徒兀然槁木而已

橫渠論性而兼氣質之性元晦謂其極存功子聖門此言未是蓋性即天所命之理說性便本善而無惡氣質只是氣豈有理氣相雜而可謂之性也大抵人之有善有惡者氣稟所拘更不可著在性上去故孟子始終只說性善

游揚爲程門高弟定夫德學政事遠絕於人龜山出處一節雖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終是強義他短處也羅豫章見龜山先生后曰幾枉過了一生逐潛思力行盡得其傳學者能如此勇猛向進聖賢地位何憂不

到

胡康侯以季札之讓爲亂階據春秋名札之旨也蓋立嫡以長先王已亂之道兄終弟及謂兄弟之無後也當時壽夢立札而札果立焉則光必以弑僚者而弑札矣札之讓正所以已之而猶不免於亂况不讓乎孔子書名非貶之也峻防也不可以此而病札爲人不必一蹴就到聖賢但能轉過頭來作事便好如張橫渠是箇樣子

朱子看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故體認精切非人之所及

或問朱陸之學曰子靜學得其大元晦務在細密處講求人謂其禪寂支離皆非也其本原並無可議子靜天資高合下使從源頭作起元晦固穎悟卻從造詣作工夫故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別其後亦皆歸一了要自鵝湖會後各從切磋中得來

王荆公初要作聖賢事業後來作得甚齟齬只是不先

義利之辨

臨川吳先生論楚屈原韓張良漢諸葛亮晉陶淵明皆不忍故國之亡猶篤守君臣之義且說得極是光明臨川吳先生學術近世儒者皆不及獨不明孔子赴東山佛胥之意耳

爲學不可銳進亦不可無常心無常心則開斷而前面工夫皆無益矣

君子爲學須先識得源頭不差然後一節一節作去出處動靜語默取子皆得其當

靜涵天下之理則無體動妙天下之感則無用無體無用則神化合一而君子之道全

爲學要立志志不立則易違君子出處不可不正出處不正雖有學術終成不得事如楊雄之美新徒貽譏後世

人心有覺悟處方能改過向善若茫然罔覺焉能有進忙中遇事不可踟躕靜以待之自然少失

張良輔漢誅秦蹙項平定天下卽辟穀從赤松子遊先儒謂其有儒者氣象若非把橋挫其英銳焉能有成此固天所以助漢亦良忠義有以感之也功成辟穀信非儒者不能

漢高謂安劉必勃此言後來特偶合耳那時北軍右袒恐重厚之勃畢竟無能爲也

溫公以文帝誅薄昭爲當而明道謂宜議親較情與法耳不知文帝寬厚之主以柔道理天下此亦仁者之勇若無此一節未免優柔不斷矣待平帝而後篡竊史稱文帝有刑措之風觀其憫綏縈之代父而除肉刑

恐非明刑弼教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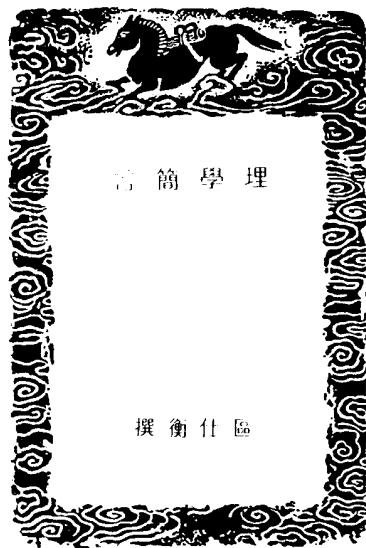
子陵之不屈固難光武容其加足于腹尤難故曰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

東漢永元以來多賢人君子而不能致天下之治者徒知勵名節而無撥亂之才故反爲宦戚所害耳

子觀程史未嘗不掩卷流涕茲臣嫉賢快國何一至此極也

岳武穆以五百兵破十萬之眾遂褫兀朮之胆非書生叩馬一諫宋鼎幾復矣萬世於槍應有餘恨也

人言陸秀夫何窮蹙如此子謂國運至此勢已莫爲然甯蹈海而不書降表較之歷代亡國其忠義之氣猶當與日月爭光



理學簡言

區仕衡 撰

理學簡言序
蓋開王通氏著書曰十二策若行則六經不續矣蓋茫然於仁壽大業之際也唐貞觀初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奏進為長孫無忌所抑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易代莫問焉世每責房杜不能揚師之道而嘆福郊福時未知疏屬汾水之盧彈琴講道志也嗟乎嗟乎亦足悲矣任先七世祖九峯府君當景定末自太學引歸元兵南下猶教授諸生于長林之間今講院遺趾尚存當其時豈但太熙以後春秋元經斐然有述而已耶宋錄既終口氣益惡子孫荒遐阜幕嶺武僊不祿家祚中微遺書日就散落明興民脫湯火稍復業按家譜府君所著有理學簡言一編二百年來偏於阜幕遠近故家訪求弗獲近始於禾坑佃戶塚軍冊未得之其家出岡州尺籍故同避兵阜幕來也年久蠹蝕幸可補輯與余家石臼所藏九峯集若劍合焉似有神護哉編中錄曾子于思子孔叢子晏子數章及董揚王韓氏必以為六經孔孟之外所論學論治者散見於諸家猶理學之遺而未支者也第府君宋人也錄歐陽修林逋二氏始述濂洛關閩諸大儒至張陸呂三子而止中不及邵雍楊時尹焞李侗羅從愿任也膚淺何足以知之或者是時講學多牽蔓語故於曾也思也鮒也嬰也之下網羅數代止南渡末取其醇而明峻而與鑿鑿皆談理之學因曰簡言乎於是蠹蝕不可讀者

則削之不敢增一字刻而藏之于家雖然誠未知府君著書之志之所存致庶幾無愧於河汾之嗣人哉
萬曆十四年五月九代孫大任薰沐百拜序

理學簡言

嶺南遺書
南海 區仕衡 邦銓 撰

曾子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博學而辟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

子思子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

難語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

子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財

孔叢子

子順答魏安釐王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孔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繼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善其身治之至也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此七者大義舉矣

平原君

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眾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也

晏子

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

夫社稷之臣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
宜作為辭令可布于四方

君所謂可而有不為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成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董子 仲舒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檢亂世而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
德陰為刑利主殺而德主生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天者羣物
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
而亡私

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正法度之官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
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揚子 雄

騶駟之馬亦驥之乘也騶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
易乎騶之則是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
也

斷木為棋棊革為鞠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
不法也

士何如斯可以視身曰其為中也宏深其為外也肅括則
可以視身矣

仲尼潛心於文王也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
閔神在所潛而已矣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

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川有防器有範禮教之至也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和可
知矣

王子 通

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
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

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禮則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
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
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

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
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
能之

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
文不喪也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政變化作而帝制衰矣

度德而師易子而教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
於不知恥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韓子 愈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

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
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
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潤谿之高下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宏師襄老聃師子之徒其賢
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
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孟氏醇子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歐陽子 修

易之淪于卜筮非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
矣

正名以定分求情而實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
作也

性善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性果惡耶身不
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
曰惟聖罔念作狂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
克念作聖

禮以治人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潤澤此三代之所
以深於民者也

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
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閔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
所同也

林子 通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

輕諾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
遇敵

足恭者無禮貪名者無智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

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
全交

周子 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而不可見充周
而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誠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居賢急焉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

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則
溥明通公溥庶幾乎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學不怠務實勝
也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
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

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

咸若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
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

家親而天下疏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

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深哉

聖學前

天通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兩修也

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顏子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程子 頤
泰山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
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天以生為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則謂之命論性不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制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

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

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

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
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

王道可乎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有顯桐葉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禮之為甘則人不

得以藜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
惑之矣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
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

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然未見

其至也
聖人之心與天為一滯心於智識之閒自見其小

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非聖人不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
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張子 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動物本諸天以陰陽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

氣日反而游散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故不聞性與天

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賢族將大

陽明盛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中正貫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
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義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
知其已矣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

言有教勸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瞻有存節之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
育之端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大庸者誠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博文所以崇德
聖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

近臣守和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
常在

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也過言非
心也過動非誠也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
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朱子

聖人教人為學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推之至於
齊家治國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以講學
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
則所守日固與區區口耳之閒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學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

為學須先立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

今貪利祿而不食道義要作貴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
立之病

孔子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
渴之於飲食纒悠便是志不立

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

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能常存此心
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不是用力處矣

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散
則散

日用之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
去之藥

磨礪精神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
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
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

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
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

以仁為體則無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民之視效在君天之視聽在民

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
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使其民
為堯舜之民

守官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

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
則當自身始

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
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

大臣以得士為功下士為貴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
貴

張子

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
然者命之所以不己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
之分也

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周公告成王七月無逸帝王心法之要也為國者每念稼
穡而其后如不忘乎織維之心不存焉者真矣

先王建學造士之意蓋使士者講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君
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
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

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平時不能犯顏敢
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義乎

學者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
兵政之本在乎仁義其教根乎三綱法度紀律機謀權變
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

國之所以為國者天序天秩維持之也

善政立而後善教行所謂富而教之道也

後世論至道者不過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
而格君之心乃在於吾身乎

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
無不具也

陸子

人心至靈也此理至明也人皆有是心皆具是理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
不同也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學者須先立志既立要遇明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
是各執己見便恣情縱慾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
習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

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
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也進德者進此也

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能無懈怠暗室屋漏如是造次顛沛如是何患不成故云

君子以自昭明德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

君子乎

古人不屑屑於聞政適人而必務格君心之非君心既格

則規模趨嚮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

呂子 祖謙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恆性率性之

謂道也

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

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天下事萬有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當於異中

而求同則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根

莖枝葉華色芬臭雖萬有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

孔門高弟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為士請之於

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遠遠矣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人君

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

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其居虎門之左其勢

近其倚親想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

歸於威師氏有功焉昔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

之箴獨傳師氏之所獻必足為百代箴規之法

古之學者為己非以人不足為也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未

有由乎人者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非以避謗

也簡賦省刑非以求名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

舜之孝禹之功皋陶之謨稷契之中夷齊之清孔孟之學

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實皆人之所當為也

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美

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

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

之修即天道之修也

人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不忘卓然

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之至公者能之

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淡洽其民耳濡目染心安體習

無適而非周禮揭於觀戴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

弦歌形於冠服郁乎其文也

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猶晝之必夜

天下之事成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也忽者禍之門

也

鷓鴣不以大自矜螭不以小自謙其靈不以久自喜蟻

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為己有固己得罪於鑪錘

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

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自君臣常法

初不以著艾廢也

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

不離樞溪而牧野之陣已成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

舉也

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特樂在其中而已也

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特不改其樂而已

理學簡言

譚塾玉生覆按



省心雜言

李邦獻撰

省心雜言原敘

夫人德之可莫大乎知斯能至知而不至者有矣... 夫入德之可莫大乎知斯能至知而不至者有矣... 未有不測而能至者也是以教雖多術一言以蔽之... 曰知故有志于天下國家者亦以致知為本蓋百效... 文閣領天台制事河內李公知而至者也昔後見之... 于夔峽今三十年公日以道顯分符將指歷官中外... 至八易使節凡可以利民苟有知必為嘗因將漕... 帝畿數被召對竭忠以告上省費以紓民力行所知... 不少逸遺故于仕已而無喜愠俯仰而無懼忤然以... 是受知于君亦以是取異于世其表著于時者如是... 有松楸在巴蜀將歸過九江以省心雜言一編相示... 皆平昔銘諸座右者日每思知之弗至有得于心輒... 榜之壁以自警兒輩錄而藏之積之久至如此雖然... 其敢示他人哉姑欲付子孫以見吾志云耳于時者... 之所自也其多至數十百章旁見雜出從容中道無... 所不用其極非明于憂慮與故知至而至之者不能... 如已試之醫方以備之實聚孟廣其施俾人得而知... 誠意正心推之以及于天下國家是乃竭盡所知報... 上化俗之一端而亦公所當任也紹興庚辰八月初... 吉廬阜老圃那竟謹序

省心雜言

宋 李邦獻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者可以免憂辱... 無瑕之玉可以為國器孝悌之子可以為家瑞... 為政之要曰公與勤成家之道曰儉與清...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告非聖賢不能... 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之無窮... 和以處眾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 坐密室如通衢擊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生...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好勝者必爭貧榮者必辱... 知足則樂務貧則憂... 功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 內聖者家道昌外賤者人事濟... 不匪人短不匪人急非仁義人也...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結怨于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賊... 語輕者信必寡面譽者背必非... 孝于親則子孝飲于人則眾欽... 弊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養生之本... 為善不知捨惡救過不如首非... 欲不賢則博施欲長樂則守分...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首非... 勉強為善勝于因循為惡... 責人者不公交白恕者不改過... 自滿者不自矜者愚自賊者忍... 多言利不如默而無害... 寡言省誇寡忿保身

省心雜言

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寔行險途者畏而謹故... 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 之本可不省諸... 太廟之犧被文畫而悔不及鶴鶴深林一枝之樂也...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斤斧... 以眾資已者心逸而事倍以己禦眾者心勞而怨聚... 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兄弟自疑者人亦疑之身... 外皆敵國... 漁獵不同風舟車不並容飲食者好禮義貧賤四表... 與中國殊絕若冰炭至于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 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鬼神非誠信不可... 為善如負重登山志雖確而力猶恐不為惡如乘... 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止...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 善惡報復者非天網疎是欲成君子而滅小人也... 禍福者天地所以愛人也如雷雨雪霜皆欲生成萬... 物故君子畏懼而畏小人僥倖而忽畏其禍則福生... 忽其福則禍至傳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 薄于所親而責人重者不可與言交好名欲速者不... 可與共謀貪而喜詐者不可與利害忍而好勝者不... 可與同逸樂... 以忠沽名者許以信沽名者許以廉沽名者貪以潔... 沽名者汙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 于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為己重者不仁好廣積者不義足恭者無禮貪名者... 無智... 功名官爵貨財聲色皆謂之欲俱可以殺身或問之... 曰欲可去乎曰不可飢者欲食寒者欲衣無後者欲... 子孫是甘于自殺也然知足而不貪知節而不淫無... 沽名之心而不求功亦庶乎欲可窒也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
以接物不容不可以駁下

天下有甚于飽食渴飲之道而世或以名稱已或以
為能事哀哉世之忠子之孝弟之節是也孔子以文
學為孝悌之餘事孟子謂良知良能不出于學是非
聖人強人以甚難耳豈愛欲泯其心而妻子爵祿為
賊忠孝之具問有得臣子之道者宜乎表出于世苟
以孔孟之道反求諸己則知捨孝弟不足以為人移
孝弟為忠順則立身行己之道當然世或可稱已何
能之有

前輩論醫云開門看古方三年知天下無病不可治
及其出而用藥療疾知古今無方可用此無他聞見
力極則止至于應變則無有窮盡噫豈但論醫也士
之學問其失正在是苟以是心反之尊學且夜自不
知為有餘未盡盡天下之疾亦庶幾乎十失二
三也

知不足者好學耻問者自滿一為君子一為小人自
取如何耳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
是者博聞吉凶悔吝自天然無有不由己者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忽人事者
雖安必危

千斤之石置之立坂之上一方可以落九勿萬劑之
舟溯于急流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勢使然也若馳
羣馬于平陸集多士于大庭非駭足奇才不可得先
人之有過失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石誨之以廉
耻雖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
為善者不云利達利者不見善如蹈之徒自此分捨
生取義固不可得見利思義聖人亦取之殆哉不可
言况可為乎孟子答梁惠王之二言至矣

有心雜語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
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千驢不及
顏子之一瓢也

外事無大小中終無淺深有所則生無所則死大丈
夫以斷為先
人皆有奸生惡死之心人皆有捨生取死之道何也
見善不明耳
教子弟無他術使耳所聞者善言目所見者善行善
根于心則動容周旋無非善譬如胡越交居再世則
語言變幼則親父兄長則親朋友然善惡有種視
先世如何耳

有過能悔者不失為君子知過遂非者其小人耳
官符富貴在人謂之倘求道德行義在我謂之自得
倘求者足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輕公卿君子所以
修天爵而人爵從之
事親有禮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違事師無犯無違
聖人不易之論也古之所謂犯者以已所見而陳之
于君不以犯上為犯也後世所謂犯者虛也位而言
非其職徒以沽名之心務行其說直前詆訐無益于
世愚以謂若能以事師之道事君無隱則不致違君
之惡無犯則不忍暴君之失諫可行言可聽音譯可
下于民不亦美歟

欲去病則正本木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功欲齊家
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然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
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固存雖妻子不
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為臣之道則爵祿安能易其守
子准知有親焉得不孝臣准知有君安得不忠所以
良知者其可忘乎

父慈子孝兄弟恭相須之理也然于不可待父慈

有心雜語

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謹賢人信然後
報之以誠盡己之當為君子所以立身之道非求備
于人也

以禮義為交際之道以廉耻為律己之法是息于是
朋友見欽而不敢欺妻子取法而不敢侮盡思思預
防之理可以譬之四維其可廢而不張乎
改德變色之變易而難反車服口體之奉相尚而無
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靜吉動凶德休為拙聖人戒
古甚切至反身而求樂莫大焉知此為君子昧此為
小人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
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
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
懼也
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
怠惰易勞身不憂則荒淫不止故逸生于勞而害休
樂生于憂而無厭是逸樂也憂勞其可忘乎
毀譽襍至觀其事則毀譽明善惡混消公其心則善
惡判此在上之職也若智効一官能効一職行其所
當為而不問毀譽立乎其中道則善惡如黑白也
古之人修身以避名今之人飾己以要譽所以古人
歸大節而不奪今人見小利而易守君子人則不然
無古無今無治無亂出則忠入則孝用則智捨則愚
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事君忠則盡其職
而爵祿不足動竭力于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于輔
藻太平戡定亂亂可以謂之忠手苟有隱于君不若
愚下不欺之忠也列侯而封擊鮮而食可以謂之孝
乎苟有違于親不若貧賤養志之孝也

有聖賢之君無忠直之臣則聰明不能達遠聖賢
或可欺大哉所謂為君難

或可欺大哉所謂為君難

財用足以富國家一夫可為風俗所以繫治亂非有位君子不能變必欲弭禍亂致太平非風俗淳儉不可

受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為己重者不能立功名

不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之材生水有所養則泉源壯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忠義之士出可不養哉故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

財不難聚也取子富則富足國不難治也邪正辨則歪平風不難化也自上及下而風行俗不難革也自遠及遠而俗變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士大夫若止以一官之腐謀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履水揚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為盜矣

堂下遠于千里况于九重之深雖義勇不能知比屋有人能以所聞所見上體人君愛民求治之意委曲詳陳之則都俞之間可以弭禍亂不兵而致太平也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按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爾謀不矜悔之何及則見不長教之何益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能自愛者未必能成人自欺者必困人能自儉者未必能周人自忍者必害人此無他為善難為惡易也子之事親不能承顏養志則必不能忠于君弟之事兄不能致恭盡禮則必不能適于長上

家不和無以見孝子國不亂無以見忠臣如是則孝

子也臣不容見于世也僕竊疑之有人能克諸六親欲順父母家不使不和莫大之孝也有人能引君當道將順正救國不使之亂莫大之忠也

嘗謂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蓋富貴者皆修相尚奉養之外兼廢貨窮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獲農夫終歲之利故萊不遂末耕桑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甲冑之士可以責以禦侮州縣之吏不過委以簿書事君而變薄俗非大有力者不可

婦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妬如士大夫墜者忌險者疑必然之理也

費萬金為一瞬之樂執若散而活餒者幾千百人處恥驅以腐屐何如庶寒士以一席之地乎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夙興夜寐無非忠孝者人不知大必知之飽食煖衣恬然自衛者身雖安其知子孫何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草木者以其有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自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器滿則溢人滿則衰

用心專者雷霆不聞其響業暑不知其勞為己重者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及後行匹通入達之術者不迷思大公至正之道者不惑

齷齪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以情通而可以誠達况涉世與人為徒誠信其可拾諸歲月已往者不可復未來者不可期現在者不可失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

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早退者壽之餘強忍奸詐者禍之始

發之所以為孝者有頑父葛母傲弟人不幸而有此當克諱如舜不為甚難孟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

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欲常服者不爭欲常樂者自足

有限之器投之滿盈則溢太虛之空物物自容靜躁寬猛視量之如何耳

張飽帆于大江驟駛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強樂莫大焉

勝于己者可師拙于己者可役愛于己者知善而不

知惡憎于己者見惡而不見善

強辨者飾非不知過之可改謙恭者無諍知善之可

選

子奪者上之柄臣不得專賞罰者上之權其可私以
 循人乎
 天下有正道邪不可干以邪干正者國不治天下有
 公議私不可奪以私奪公者人亦服
 富貴在天取捨在人在天者聽在人者斷良善者聽
 之道謙損者漸之本
 富貴以道得伊尹是也貧賤以道守顏淵是也俱為
 聖為賢負鼎干湯與韋瓢陋巷勞逸受樂不可同日
 而語也
 聖賢師心不師迹雖百世而道同後世師跡不師心
 雖時同而術異
 曰主明五色可以育其明耳主聰五音可以襲其聰
 非耳目之罪心不正則視聽狂聰不聰明不明也
 大則治亂邪正小則晝夜死生皆反手耳反邪則正
 反亂則治反夜為晝反死則生豈可猶豫苟且而為
 哉
 耳雖瞶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眾
 若聞其言而貽後世惡是非邪正失實
 憂國者不顧身愛民者不罔上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者強辯足以惑眾以無為有以
 有為無者便備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君子獨立而持正故助之者鮮小人挾黨以濟私故
 從之者多
 君子周身以道小人周身以術
 憂天下國家者其慮深其志大其利博其言似逆其
 合亦寡其遇亦難吾孔孟是也
 趨捷徑者不問大路喜佞言者不親正人
 得天地之至和者為君子故溫良慈儉廉陰陽之繆
 盡者為小人故凶詐奸邪
 重名節者識有餘而巧不足保富貴者智不足而才

有餘智識明者君子才巧勝者小人
 善惡之性不可易如水不能燄火不能濕形色語態
 之間善惡自見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者于鄉州黨族名聞于朝故命
 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
 勞其事君也安得不忠
 愛身者所以孝于親愛民者所以忠于君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
 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我
 心不欺人其欺我乎
 溺愛者受制于妻子患失者屈已于富貴
 大丈夫見善明故重名節于泰山用心則故輕生死
 如鴻毛
 父善教子者教于孩提若善貴臣者責于冗賤蓋嗜
 慾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
 為善易避為善之名唯不忠人易犯而不校難
 為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由行草莽中荆棘之
 有衣徐行後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
 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以言傷人者利如刀斧以術害人者毒如虎狼言不
 可不擇術不可不擇也
 古人畏四知者謂天地彼我必有一知者不得不畏
 况處八達之衝為萬目所視畏于所當畏行乎所無
 畏可也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怨無怨
 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
 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口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
 為君子
 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

必豐是故圣人惡譽君子取姑息
 仁言不如仁心之誠利近不如利遠之博仁言或失
 于口惠利近或幾于姑息
 智大心勞者狂力小任重者踣
 知過之為過者恐惧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殺身
 而後已
 攫金于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益惡求珠于淵者利
 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畫之所為夜必思之有善則樂有過則懼君子人也
 畫之所為夜不敢思行險蹈禍以苟僥倖其小人之
 徒歟
 沽虛譽于小人不若受之于天道貨財于子孫不若
 周人之急
 私心勝者可以滅公為己重者不知利物
 不欺不吝不隘不強者可與人為徒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誦人律己則寡過繩人
 則寡合寡合則非薄世之道是故君子責己小人責
 人
 德有餘而為不足者謙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
 愚勝智拙勝巧訥勝辯知此者全身勝此者蹈禍
 合天地者或不能周人情國近利者必知其無遠慮
 塊土不能障狂瀾匹夫不能振頹俗
 蘇張通六國而皆合孔孟走天下而不遇易進難八
 王霸之道豈止如膏壤
 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古忠臣義士等何
 耶崇頌氏子以退為進窮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巧辯者與道多悖拙訥者涉世必疎寧疎于世不可
 悖于道
 華漢見于外者謂之文今古積于中者謂之學苟見
 道不明用心不正徒只以文過飾非所以在世行言

語之下

求師問友急于教子弟者始于章句中于文彩終于利第所謂入孝出弟親愛親仁則書然真如行豈不違吾宜聖之言乎

人性如水曲直方圓隨所寓善惡邪正隨所習富貴聲色皆就下不勞習者人若非見聰明用心剛強忍力行則决堤壞防不沈蕩者幾希

負越人以鞍馬強胡人以舟楫其猶詢民瘼于貴游索賈玩于寒士艱哉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足

君容而節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而莊婦貞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己之道至矣

飽黎莩者鄙富梁梁貧賤者滿富貴安豪命者輕死生適是非者惡滅否

不欺暗室者肯白欺于心乎不媿屋漏者肯有媿于人乎不欺于心無媿于人庶幾可以希君子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素而樂貧賤

愛親者保其身愛君者輕其位

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窮不易操達不忠失非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身之中有小疾痛則擊下難進愈而後已殊不知息

似迥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君子小人不能別如著猶不同器用君子則遠小人用小人則害君子

窮精于歷山伊尹耕于莘野全賢力出見于聖賢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于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也哀哉

人以慳厚比君子以封狼比小人徒論其表耳慳厚瑞世而不能後風易俗君子能厚風俗致太平以來

離風豺狼能害人其狀易別人得以避之小人深情厚貌毒人而不可防閑豺狼之不若也

善惡之報速則人畏而為善天網難勿結恐太跲則流中下之性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不眠勞老不安逸

明出處者可以保身輕死者可以守節

家棟朽者屋頹賢不肖分首國治上而下儉者財用足本重末輕者天下平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無常德者不可以任職有亡所繫耳庸人假整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瀆未必遠當幸而不死則呼須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伏食

不知禁嗜慾不能節非約之過也厚載而去死者自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華佗滌腸而愈疾輕以性命託庸夫何如畏致疾之因固養其本以全天年耶嗚呼哀哉

者乎

人不可無識識暗者小人無識者禽獸小人捨正而趨邪假善而為惡識明者果如是乎禽獸不知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識安在哉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利則欺眾謀則世

火之炎上水之就下順其性則烹飪之功成規既之利也

越鳥巢南胡馬嘶北物之真情而况于人乎

蓋棺能定士之賢愚臨中能見人之操守

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猛虎能食人不幸而遇之必巧走以避小人能媚人

人喜與之親不幸而同利害必巧為中傷毒人而人不知然其害之設未若天網之勿漏也

父之教子必以孝君之責臣必以忠子不子臣不臣安則為之

以仁為宅以禮為門以為為路居處于是踐履于是安得不謂之君子

仁義忠信本自修人必欽崇之放僻邪侈本自賊人必輕鄙之

以巧得者不肯以拙守巧過則失以力進者不肯以守退力窮則墜

人欲有所為不必謀于人當謀于心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若我心為可則人亦必以為可或人心有不可為者我豈可為耶

孝弟忠信之在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擴而行之于已猶發而施之于人豈不美哉放棄而不知求埋藏而不知用是誰之過歟

天下無甚難事若度已而取量才而授事閉不濟若責尊者修聲譽者司火非不為是不能也

大匠掄材梁棟榑楠非一律良醫用葯溫涼補瀉不藥用譬猶造屋瓦者不可為盤盂擊柱礎者不可琢璞玉似是而非非工之過用者之不審也

出必告返必面昏定晨省問疑視膳是人子之于親無頃刻忘也今士大夫之家子弟幼則視乳哺長則命師友非不愛也及其一命在身則學妻携子從事于外以親為客富父欲子之進而忘其愛子欲自致顯官而忘其親是父不父子不子豈不為名教罪人

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固不足謀賢父兄之過亦多矣用過其才則敗事事過其分則失身

量有餘則不隘力有餘則不乏德有餘則不爭色有餘則不妬

用捨在人不在我行藏在我不在人在我者道在人者時

言心聲也心正者言直心誠者言誠心不公者言不中理心誇大者言不究實

事君如事父以實不以文以誠不以巧尊而畏之愛而敬之尊則不敢欺畏則不敢侮愛則不忍隱敬則不忍犯

省心雜言

伊呂起耕釣傳說舉版築湯文高宗政治之本也漢

高祖得先聖之心故用蕭何追亡臣為將削平禍亂與輔漢太平舉措不同

欲飽暖者事農桑與王霸者圖秦晉農桑者衣食之本秦晉者兵馬之區

附重米而厚租稅大德而備葯石知所患而不知所畏宴安之惑也

不深耕易耨難以責天時不正心誠意難以服衆議有違于親者不足以言孝有欺于君者不足以言忠有怨者無剛有私者無斷

養剛大之氣者不溺于富貴明取舍之義者不戚于貧賤然後可以斷大事立大節豈小丈夫所能

銀者夏不畏烈日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

貴賤有分大小有量分在天賤不能貴量在人小不能大君子修己以俟天小人怨天而不度己

憂國者不謀身則人者不私己君子去取以是非小人毀譽以好惡君子合以同道小人合以附己

事無大小理在其中當理者必能踐其言而卒于成理不當者雖詞窮力竭而終于自盡

孝弟忠信立身之大本禮義廉耻行己之先務窮富貴以巧者甚于穿窬殘性命以慈者過于焚溺忠言似苦味之則有理捷徑似直行之則背道忠言難子求之直道惟可行已

漢嘗謂踐履之學見于日用其本在于正心誠意其効小用之以齊家大用之以治國是乃聖賢相授受之心法也河內李公太中先生著有心雜言一編以始訓子孫始終不離乎孝弟忠

信仁義道德之說踐履至到發而為言簡而有法與大學篇相表裏先生不以藻為愚暇日出

所藏以相付授笉子房跪而進履老人夜半授以兵書未免教以殺人雖富貴可取非漢所願學焉是書也實聖賢心法所寓如老子之言道德聖人將有取焉乃刊而集之以公其傳

呼今之學者文有餘而實不足淵源感本能踐其言者鮮矣微此書何以見聖賢之心法也夫門生右奉議郎權通判興元軍府主管學事兼

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馬藻跋人有過已必知之已有過豈不自知喜是非者檢人畏憂患者檢身善哉言乎此有心之要法也李公生于太平之世富貴之家老于南遷之後故其所自得者如此嘉泰甲子二月戊午江

陵項安世謹書君子之學必盡其心而後能知其性然心難盡也操則存舍則亡出人無時莫知其鄉可畏也

故今李氏之孝省察之功見于日用者如此其殆庶幾乎嘉定壬申歲重陽節日荆江樂章書

先大父敷文平居自號省心雜言一編皆箴規訓戒之辭岐剛見璋時尙及見其手槩板行于

蜀名公鉅卿書其前後者非一士大夫愛重之以其本刊于池陽子新安皆以為大父之文也

嘉定戊辰岐岡詞官都城見書坊有刊小本于市以為林和靖之作按和靖處士隱于西湖以詩名坡谷淮海皆稱道之設有此書諸公衆

善好賢豈不揄揚而贊美之而和靖畧無一字
自叙一以為品題者不知妄人俗子何所據而
云然甚可怪也岐岡通守邵陽敬以舊木摹寫
之或使來世明冠晏子春秋之疑尚于是乎
可攷嘉定壬申仲秋孫泰謙以通判邵州軍州
事兼管內功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州事岐岡
拜手謹識

景初四世祖提刑敷文乃丞相文和公之介弟
生長太平中更憂患稟賦厚而神氣正識見遠
而界限明抱負偉而發舒奇經涉多而酬應足
人不知其為貴人也是以仕建紹間歷事三朝
險夷一節叠被玉音褒寵曰朕知卿所至有愛
民之善又曰卿平素愛民一時縉紳歎羨年踰
耳順力上掛冠之請人以比漢二疏優遊林下
壽踰八袞人以比洛中諸老晚年書所見于坐
右凡數十條以訓子孫名曰省心雜言明白洞
達沉著痛快雜之語錄中莫辨刊行已久景初
王父通守古邵亦嘗錄梓不自意萬里流落之
餘往塞來連連山水郡唐韓昌黎劉賓客我宋
濂溪周元公南軒張宣公或官遊或客寓轍跡
猶香膏馥沾何士皆希古則是編又且錄梓昔
五峰胡先生論通書之指人但見其書之約而
不知其道之大見其文之真而不知其義之精
見其言之淡不知其味之長雜言以之東坡蘇
先生作王氏三槐堂記嘉其四世孫肇好德而
文以世其家景初媿焉敷文公名與字及出處
大槩見諸太史氏書畧今併刻之省心乃其通
號文和公名邦彥權進士第一建政和宰相云
景定大三年太歲壬戌良月朔旦四世孫朝散
郎知連州軍州事節制屯戍軍馬提率民兵借

紫李景初拜手謹跋

雜言共二百二十八條小子曾芳復之執之日
夕筆任蒼梧在與則見其倚于衡猶以六經佐
三尺法下元日景初又識

省心雜言序

祁寬撰

夫入德之門莫大乎知知斯能至知而不至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至者
也是以歐雖多術一言以蔽之曰知故有志于天下國家者亦以致知為
本萬直數文閣領天台祠事河內李公知而至者也昔獲見之于壘峽今
三十年公日以通顯分符將指歷官中外至八易使節凡可以利民為國
有知必為嘗因將漕帶數被召對竭忠以告上省費以紓民力行所知
不少遜避故于仕已而無慕俯仰而無愧怍然以是受知于君亦以是
取異于世其表著于時者如是有松楸在巴蜀將歸過九江以省心雜言
一編相示皆平昔銘諸座右者曰每思知之弗至有得于心輒榜之壁以
自警兒輩錄而藏之積之久至如此雖然其敢示他人哉姑欲付子孫以
見吾志云爾于時者之所自也其多至數十百章旁見雜出從容中道無
所不用其極非明于愛患與故知至而至之者不能如已試之醫方以備
之實聚益廣其施俾人得而知誠意正心推之以及于天下國家是乃竭
盡所知報上化俗之一端而亦公所當任也紹興庚辰八月初吉慶阜老
圃祁寬謹序○案雜言共二百二十八條

題省心雜言後

宋 濂 溪

省心雜言一書刻于鹿林西湖書院已久序之者謂和靖處士林逵所作世之鉅儒類疑焉且云逵之所傳者詩經至于法語格言可以垂世而範俗者逵或未之有聞也復定為河南和靖處士尹焞所撰豈不以焞為程門高第而談程乃其所長耶然而呂權中作焞墓誌銘載焞奉詔撰論語解之外他無所著書是則以逵和靖之號偶同于焞因緣此以誣之耳殊不知焞先達歿王公位所編宋三語錄續類之書其第四十卷雜著篇云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朱子完經翼傳其言行世若揭日月蓋必有所據矣當以沈道原作為正夫以近代新出小書以理度之亦甚易知耳尚或不能詳其所著之人而妄以意見言之沉于千載之上者哉

省心雜言一卷

宋李邦獻撰邦獻懷州人太宰邦彥之弟官至直敷文閣是書在宋有臨安刊本題為林逵撰或又以為尹焞所撰至宋濂跋其書則謂逵固未嘗著焞亦因和靖之號偶同而誤皆非其實而王佚所編朱子語錄續類內有省心錄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據當定為沈本陶宗儀說郛錄其數條仍署為林逵所作迄無定論今考永樂大典具載是書其二百餘條蓋依宋時槧本全帙錄入前有邢寬鄭望之沈潛汪應辰王大實五序後有馬藻項安世樂章三跋并有邦獻孫善岡及四世孫景初跋三首皆謂此書邦獻所作者岡且言曾見手藁而辨世所稱林逵之非其說出於李氏子孫自屬不誣又考王安禮為沈道原作墓誌具列所著詩傳論語解等書並無省心雜言之名足證確非道原作宋濂遂因朱子語錄定為道原其亦考之未審矣其書切近簡要質而能該於範世勵俗之道頗有發明謹釐正舛誤定為李氏之書而考證其異同如右

省心雜言

省心雜言

六三

四庫提要補辨

翁同文撰

省心雜言一卷

按此書四庫所收本共二百餘條乃從水樂大典錄出提要就前後序跋
 考定為宋李邦獻撰且水樂大典乃依宋本全缺編入除四庫本外並經
 李調元收入函海乾隆及道光刊本見於第九函光緒刊本見於第十一
 函如提要所言宋時刊本已有誤題林通或尹焞者原本說邦錄此書
 十八條標曰省心詮要沿宋本誤題林通或尹焞者原本說邦錄此書
 標曰省心錄亦題撰人林通其後續百川學海重編說邦學海類編齊照
 堂叢書皆從寶顏堂本翻雕叢書集成本亦依寶顏堂本排印標題及撰
 人既誤又非全缺今後重印此書尤宜以函海本為據也



田間書

宋 林芳

言非也不言非也當言則言則其言順不當言而言則其言暴不見鐘鼓乎扣之則鳴不扣而自鳴者人莫不以爲異也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擊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達有諸曰有無它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君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慎言以養其德持氣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氣

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成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於飲食服飾者末矣俗所貴我所賤俗所賤我所貴非異於俗俗異於我也

盡民之力必傷盡馬之力必蹶
事神不如事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神神有不神者矣

江海爲能大者以其含衆流而歸虛也是故以謙處

田間書

已而後能容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者其唯君子乎小人則知誘而已矣

火非風不然風撲火則息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國非民不治民怨國則亂

木可雕而病於越度金可鑄而疾於躍冶木越度金躍冶雖有良工巧將安施是故君子養賢以成器

不有暴獸無以知麟之仁不有惡鳥無以知鳳之瑞不有貪人無以知聖之德能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

則天下無不孝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君則天下無不忠享萬鍾之祿食不過於一七處萬間之厦卧不盈

於一席木不能棄土而生魚不能棄水而活人不能棄信而立天以氣運人以識運鬼神其氣識之變乎

或曰海有虫拳然而生者謂之蠔魚其腹有墨淤於水則以墨蔽其身故捕者往往迹墨而漁之噫彼所

自蔽者迺所以自禍也歟人有特知亦足以鑒

會友入遊山微語曰人有錢纒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魚景會則畧不加

喜毋乃貴偽而賤真邪行樂之真今日政在我輩春雨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

年瞬息歡樂幾何有核孟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梅書馳告孟勇而前

林子夜對客有粉羽飛繞燭上以扇驅之既去復來於是者七八終於焦爛顧猶撲撲必期以死入其

不笑其愚也子謂聲色利欲何當膏火鑠金有蹈之而不疑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宜免爲此耶嘆哉意

余嘗步自橫溪有二叟分石而釣其甲得魚至多且易取其乙日亡所獲也乙乃投竿問甲曰食餌同釣

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耶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我而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爲我故易取也子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游安矣其獲乙如其教連取數魚子笑曰旨哉



積善錄

宋 撰

心者善之本也究夫所本未始不善不幸富貴利
害者汨之故不善之心由是而生其間能不夫
其本者百無一二焉是以無富貴無貧賤作善
者常少而作不善者常多無足怪也然予嘗目
擊世間積善之士鮮有不終吉者故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噫聖
人之言豈欺我哉予少也賤負笈四方經歷世
故屢嘗患難凡所聞見踐履有益於人而可補
於世者未嘗不積於中爰摭管見哀集得若干
餘事目曰積善錄皆所言修身積德濟物也願
與天下善士共行之自王公至於庶人咸知積
善之為終吉故言不文辭不飾每事直述其旨
要在明道理達倫類辨是非通世務使賢愚貴
賤皆得以洞曉之或曰子之言可謂達理若更
加潤色則盡善矣余曰不然本朝文章之盛起
軼漢唐所不足者節義區區之見蓋在警世諭
俗利物濟人何以文為所患其間類逆耳骨鯁
之言與世俗違者甚多未免有毀譽之私然而

公言在我好惡在彼吾何容心哉若夫增廣善
事則其繁無則有賴於明哲君子時淳熙戊戌
冬月序

為父而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孝友之子為師而
不能盡師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為子而不能
盡事父之道則為不孝為弟子而不能盡事師
之道則為不知斯四者天下之大經誠不可違
也苟欲盡夫為父為師之道者無他惟嚴與正
而已制之以嚴教之以正罔不盡善雖文王為
父仲尼為師不過如是也苟欲盡夫事父師之
道者無他惟敬與順而已敬之以禮順其教命
則罔有不令雖曾參之為子顏回之為弟子不
過如是也蓋父猶天也師猶父也其勢雖殊其
尊一也為人而不能盡事父師之道者逆天者
也是人也若無人禍必有天刑或曰如彼之頑
嚚而嚴不足以制之正不足以教之則嚴正何
所措諸子對曰誠有是事也然果人也庸有治
之以嚴正而不率者乎苟嚴正不足以治之則
非人矣任之可也嘗觀堯舜不能化朱象蓋凡
此徒者不可謂之人也人之類而已此韓愈所
謂夷狄禽獸皆人者是也子欲天下之為父子
師弟子者各盡其道故發斯言

不自守能自守則不失其為富貴顯達為士君
子不能自守則不失其為貧賤窮困為愚無知
斯二者斷無疑矣故曰人之為人莫善於能自
守

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
有後也故于定國父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
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信
有之矣然陰德亦甚易積不以富貴有力者雖
尋常之人皆可積也蓋所謂積陰德者非謂廣
散金穀多方布施齋設僧道建造寺觀然後謂
之積陰德凡為此者乃愚人作業福非積陰德
也或曰何謂業福子對曰蓋彼所聚之財取之
多不義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供故謂之
作業福非積陰德者也夫所謂積者常操不害
物之心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積陰
德也今姑以其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蠅之墮
淵而吾能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夫人有飢寒吾
能飽暖之人有疾厄吾能安樂之救人患難解
人之仇怨濟人之困貧不沒人之善不成人之
惡不言人之過凡此之類皆積陰德也積德之
士苟常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
厚矣殆見天之報也莫匪福壽之增崇門戶之
盛大子孫之榮顯有不可辭者予言不欺力行
之可也

經曰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至於王
者郊祀然後用犧牲此禮制然也所以別尊卑
之分也後世壞法棄禮雖庶人而竊食牛牲矧
於羊豕乎以庶人而食祀天之品物非惟有罪
縱有福如天亦消去矣蓋彼有不可食者二祀
天之物不敢食之有功於民不忍食之若夫道

釋者流論食牛罪業之重報應之速予不復舉然而陰陽殊途罪福一致不言而喻凡此等事五僣患乎不知知之安可不戒也

子嘗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以酒固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之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聞范蜀公接伴契丹勸酒虜使馮見善請曰勸酒當以量若不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而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吾僑生乎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奚可以酒強人而使人失禮節亂情性甚至於吐哇而後已此殆不若夷狄之知禮實可耻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改其過而新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酒三行之禮也

世間萬物久聚必散自然之禮也夫金穀寶貨雖萬乘之貴久聚亦散然彼所以散者蓋為養天下而散也苟不為此而散必若鹿臺鉅橋而散其散一也以是言之則金穀寶貨國家不能久聚而不散也常人可久聚而不散乎予見世之愚者嘗聚金穀寶貨自謂可使子孫世世而散能散此真癡漢耳誠可惟笑及夫物之當散也不以水火去則以盜賊去兵革獄訟去不肖子孫去此事自古皆然非止今日是故鄒通之銅山不能有萬日石崇之金谷何嘗傳百年金穀寶貨不可久聚也如此故子欲積善之家以其餘者廣施惠於親戚朋友故舊鄰里之不足者小民之貧困者人有患難疾苦者苟能如是而散之則彼將復聚於吾子孫者無有窮極蓋陰功陰德厚矣子特為是說以勉世人迷而不悟者云君子毋謂不知言也

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之不可入倉廩也鼠雀入倉廩未有不食穀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為亂行者此舉之必然不可隱者也予竊見富家兒常令僧道入宅院與婦人同起坐而不知耻殆其久而分熟則未有不為彼所淫汚者其間無知之輩至於事露醜出而亦不耻不禁悲夫世間如此等人何異於鳥獸乎予不忍聞見此等事惟欲賢者知之而今而後知僧道不可入宅院故楚諺亦云此輩只堪林下見不宜引到畫堂前

人之養生唯不可不足若粗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妻子備凶荒之外夫復何用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勞心役已未歲窮年汨汨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虜為兒孫作馬牛也或曰何謂作馬牛予對曰夫富者之為利莫非放債取厚利特勢而兼并致使貧下之民終日逐利以償其債負中人之家終身營家業以待其吞併其或事窮力盡則賣妻鬻子身為奴僕而後已凡此之類無非為兒孫作馬牛也嗚呼不徒死作馬牛而且生作馬牛矣彼所以不自知其為馬牛者未變其頭角與免鞭策耳苟曰為子孫計則何不積陰德以遺之開義方以教之使子孫自取富貴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何區區為彼作奴僕殖貨利哉倘子孫賢必能為我守之其或不肖則我聚而彼散反取笑於識者此理昭然不必賢知者知其然雖愚者亦知其然也子嘗憫人之苟富貴者不悟其身為兒孫作馬牛故特為是說以警之

治室家御妾婦之道當以至正與夫仁術大抵婦

人女子之情性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以嚴則事有不測其情不和其內有怨蓋未久而不為害者率御之以和則動多違禮其事多專其心無憚蓋未久而不為亂者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處家人之道其失均也故子謂君子之治室家御妾婦當以正而使嚴行其中當以術而使寬在其中則無太嚴太寬之弊然後率之以仁教之以義和之以禮撫之以恩勿聽其言勿受其制勿從其役任以可責之事使以不怨之勞有能不可太寵有過不可窮治舉動不為彼所識措畫不為彼所料如是則彼之平昔所可逞者皆在吾術中矣雖欲事不測而情不和動違禮而事自專內有所怨心無所憚不可得也夫是數者既不可得而為則君子之治室家御妾婦之道如斯而已矣

積善錄跋

按神海此本不題撰人據昌彼得先生說郭考頁二一七論此書凡今傳本皆出原本說郭卷六十四所節九篇並非全帙說郭本前有淳熙戊戌黃光大自序謂寫集凡一百餘事今傳本或改作若干事又脫去序末兩豐黃光大行用七字且舛脫頗甚云又重編百川學海續百川學海重編說郭卷七三諸本之李昌齡樂善錄實即此書而誤題撰人及書名也至李昌齡樂善錄種乘有樂善錄略則出說郭九十八節本種海有二卷本亦非全帙皆與此書各為一書而不相涉翁同文跋於德國博宏市



勤有堂隨錄

陳 樸 撰

勤有堂隨錄

元 新安陳 樸壽翁著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疏略而無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架大矣而無門無壁是何等屋裏面雖給飾極好而開架卑陋又何足取

學者少年不要十分英發如王弼注易固自不是然亦不易僅二十四歲而死晉時人只一句說得好便見稱于世其清虛無實也如此

陳安卿富島朱門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純正明暢黃直卿李方子多有差處

方虛谷自稱子方子此習於世俗而不考古人之過也取何休公羊傳注一看則不敢下矣為趙某作翠侍題詠序稱其人為子趙子他亦何敢當朱文公只稱子周子子張子子程子別稱何人

江事天頗有見識但平生有一件不是見土木偶直溺之程子謂凡有人形者皆當敬之豈可如此能不信

勤有堂隨錄

他便好了

真西山之學自詞章成後方用力於性理

關尹子書乃三國六朝以後人託為之竊老莊之近似而雜之以術數之小巧者其說亦有可喜者有一節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老警乎少壯之說他書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慮有昏耄之漸豈可恃其年高而忽少壯之言哉師老成此為少者言之警少壯此為老者言之

江古心江東漕司勸農文有云良農竭力盡分勝如士大夫文貌虛偽此語深可喜

人之情偽無限只如呂成公所謂彼之詐雖萬而不足我之誠守一而有餘又如孔子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要說先識破他

程文簡公泰之 窮經考古之學極高乃姪正惠公從元卓之文固善官至同知樞密

胡季隨學于朱子讀孟子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一句朱子問如何解李隨以所見對朱子以為非且謂其讀書疏莽季隨苦思成疾要之亦不必如此且丟下在此別去理會或可因彼而明此

世俗相襲稱朱子為文公先生繆甚文公自是諡下而如何添得先生字晦庵先生可也

今人多是有餘而內全無虛驕輕刺若此者不可學其高於我者當學之溫良恭儉讓都要學切不可謂能動筆便自負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

士不可以不宏毅作下工夫說虛谷把作氣質說誤矣

勤有堂隨錄

今人多就皮膚枝葉上用功雖曹宏齋亦然後來于本原上用功終不甚深厚此公天資高虛谷又是一樣宏闊之高宏齋于時文一邊見滋味深陳了翁稟天地間純剛至正之氣躬行過於致知作詩似非當行宏齋每歸休甯其族人爭相留款公曰喫無錢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

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者甚少此公才質純只是勤其文字頗繁煩學問精到繁煩得好

范稱發名起居休甯自號尺山人著井觀曰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幸我為臨苗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 王肅 為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闕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恆爭寵屬徒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子在聖門雖累遭詞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况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于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頗末今子我身狀族夷禍逾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親於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于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于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直事核 博物洽聞 高許之在愚其敢輕嘗然尚論古之人者不知其

人可乎

柳子厚漁翁詩漁翁夜傍西岳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南城童叟說音註欸音樓乃音焉新安張敦頤音釋亦無異說今按玉篇類篇廣韻集韻欸從久倚亥反相應聲也乃

勤有堂隨錄

勤有堂隨錄

曩反反此字之語辭也皆無襖義音者文韻程公演繁露謂舟人于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今微嚴閉舟行猶聞其如此若然則倚彖彖二反正似舟人扣歌之聲又何必於篇韻外特創二音而後為得耳

方虛谷文云學者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康而東嘉臨川撫州郡望陸象山撫州又象山之門人慈湖楊簡故仲四明人四明明州慶元府也陳亮同甫婺州永康人葉水心溫州人溫州郡望東嘉水心雖非同甫門人然亦與之游從同甫之墓水心銘之有云我覺子覺謙謙喝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象山之學實流為禪專以覺悟訓學者以我之覺期子之覺而詆斥濂溪周子伊洛程子之學有禪家呵佛罵祖意黃幹字直卿李公謹字敬子皆朱子門人上足能守朱子之學而不為象山所移者也其開同門亦闕有所為移者矣水心自建康帥病歸不復出大肆力于碑銘記文四方甚重之陳筠庵名書卿字壽老吳荆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為文雖奔走其後而追之終莫能繼此見乾淳間有此樣學問文章皆不以正理為主者也

所謂雜變而來老化的去天地間萬形皆自無而變為有自有而化為無物之雜者自無變有而來物之老者自有化無而去來生也至而伸也去死也返而歸也此八字括盡人物死生始終之理
程秦之禹貢圖不愜人意不能使人一見了然其所指山水地名徒添出後來者愈使人惑亂可無
夷堅志乃容齋洪景盧通文獻公借以演史筆虛誕

荒幻明明如此今謂莊列為虛誕荒幻而廢之可乎此二字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一句謂未嘗見其事而記之耳夷堅即左傳中所謂庭堅即皋陶也凡三十二志趙與時賓退錄述其序意甚詳說夷堅二字亦一序今坊中所刊厘四五卷後而多有益于人不足荒誕無原本

宏齋文字中屢用軼字當面問之云滿字之意問所從來云見人用之卻不言何人按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乃車相逾過之意未見滿字之訓既未知所本不如勿用愚按軼字亦疊韻三音莊子奔軼絕塵楊子河東賦軼五帝之遐邇王褒有軼才東坡始皇扶蘇論映白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洪光弼皓中和堂記今天子紹開中興遠軼孝宣皆超過之義所謂土然而居恐只是塊然而處之意風然而休恐只是轉文其去也風休之意乃是以死字實字作活字虛字用之然大奇矣不可為法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江古心之愛友文字有好議論惜無全篇純雅者其學不自朱子來是其天資高後來漸漸迂僻如註杜詩多說得迂晦教人費力解說可怒其入好怪父喪七年不除以此釣名
楊誠齋亦開氣所生何可輕議其詩文有無限好語亦有不愜人意處文過奇帶輕相處蓋自莊子來
程文簡公易老通言光宗喜老子此書投合光宗其強合處節去其單解老子處自好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學當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能盡通初學且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

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第一經然後讀典雅程文以則做之又求之古文以助其文氣曉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已
論孟集註只在熟讀精思貫穿透徹而已先且要記得一部四書在我胸中不靠印本提一段首句使衝口念得下面細字然後卻問自得之妙所謂自得之妙在各人自得談不容贅難以語人也

黃山谷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儕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子嘗欲隨欣然意會處箋以教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入其門耶故使後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與於所過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程斗山雪詩云良謀雖已禽元濟勝實無如得李狸誠齋雖嘗借李狸言牛尾狸然恐不可只作如此用之又古詩云欲騎楊州鶴不食武昌魚楊州猶可上武昌不可居對巧意未粹吾甥仲文詩云雨添新水半篙綠風減殘花幾片紅工而又梅花詩云淡勻姑射仙人貌清奪林通處士魂奪字未妥當改作返
嘗讀胡餘學作壽慶樓記云文字頗細然卻自好大凡作文字如裝戲然先且說一片冷語又時時說一段可笑之語使人笑末說一段大可笑者使人笑不休又曰此記出宏齋後只將仁者壽積善餘慶兩句來

反覆議論竟無一字相犯難得

卷一

一八

勤有堂隨錄一卷

元陳樸樸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此其隨筆劄記
 之文也雖多談義理而頗兼考證於宋末元初諸
 人各舉其學問之源流文章之得失非泛泛託諸
 空言者其謂陳安卿為朱門第一人黃直卿及李
 方子多有差處謂楊誠齋亦間氣所生何可輕議
 謂劉辰翁父喪七年不除為好怪釣名九平情之
 論不規規於門戶之見者矣樸定字集前載有年
 表一卷稱至治三年年七十二作勤有堂記則是
 書當成於晚年然其記集中不載而集末別有朱
 升記一篇述其曾孫鑿之言曰乎勤三十年始有
 此室廡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
 家堂名者感而弗辨請為記以昭之云云詳其詞
 意主於樸夫婦辛勤以有此堂蓋宋末建陽余氏
 書房亦名曰勤有堂故有是辨歟



學易居筆錄

元 崇德俞 鎮伯貞著

易曰君子以益取用晦而明故于國有不閉于家有不見
見限朋所以事齊也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呂端所
以相宋也獄市不擾曹參所以佐漢也不盡不聲不
為家翁子儀所以有終也察見淵魚斯為不祥聰明
好察是謂近死故曰勿察察而明

周尙文殆非也周視商則文非尙之也欲其質而不可
也民之質矣以祈于鬼神以為其君福豈尙文乎先
進之從備儉之意聖人之情可見矣乞巧文賤巧拙
賦責拙舞文之誅先賦吏奇夫之對後上林皆以挽
世趨也

張維揚詩云安知天地心然張潮以天道說之則確乎
其不可奪可謂正諍明道不計功利者也諸葛出師
表意亦如此忠臣一道也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上蔡讀史與明道異非必背而馳
也象山云作文苟且即是不敬程子作字時甚敬云
即此是學故道之與藝一理

錄筆居易學

撰 鎮 俞

鶴之伏卵不至其日則狀果之不時則不可食故曰化
不可為也又曰不可助長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否之象曰儉德辟難未有難也何以言辟否之時仕則
難矣故詩曰孔亟且殆漢時魏桓告其鄉人者是已
君子固不能為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以免難也
見幾而作明哲保身知矣哉

此 詐白不安語始言常失之多也誠信訛詐字皆從言以

白主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計然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亦
是誠得陰陽消長之理老子云張取與皆然其所以
異于堯舜之道者有意無意也

喻大 百弊百窮九十九藝空言多則不精也鄙語雖小可以

紅顏多薄命非失身則天若算自古而歎之以為造物
者若害其美也子獨以有人事焉蓋有尤物必將移
人懷璧之罪誠難免耳故非美而黠則何至簞子人
而非二姬則豈安從生哉此可推而知也

樂羊為魏將與莊子林回之亡同意
仲尼探元化一章似接與語以幽鴻誦風

柳子行路難以喻炎盛至風臺露榭則死灰不復然矣
王仲初猛虎行本侯景謂紹宗宇文謂賀拔意磨太宗
亦以是著李勣悲夫

樹白花羞惜時也或以為刺后德之亂楊白人名也
杜詩無貴賤不悲無富貴亦足羞莊子榮辱立見所病
之意至屬及結繩亦祖蒙莊
粉蝶過牆疑春之在鄰而不知已皆去也傷春之詞也

日月籠中鳥言一往一來乾坤水上萍言一依一附以

小喻大

李杜之詩一則玉潤得之自然一則金精得之鍛鍊天
人之分固較然矣然李常自言其志杜則有耽句而
欲驚人之癖此又其所以不同也

秦舞陽殺人莫敢莊視及至秦庭則變色猶是有秦王
也

正士失之拘通人失之詐于魯兩生叔孫通見之矣兩
生斥通所事且十主非其人天下初定瘡痍未起非
其時不亦正乎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武城
雖小非禮不治也見武王周公之然後大行而不知
文王之治無二禮樂也是其拘也通斥兩生不達時
變用絲葛正君臣以革其拔劍擊柱之陋不亦通乎

而通之意不以輔世長民而以希時取寵故所就多
尊君卑臣暴秦之緒而無復關雎麟趾周官之法是
則通之詐也

漂母以施而圖報為恥故怒與田疇讓爵恥賈盧龍之
塞屠羊說辭賞復返屠羊之肆魯連辭金而肆志介
推逃禱而立稿皆卓然不欺其志也後世施恩不報
則以為難悲夫

大義滅親則以其義之至重而不能使之無絕也君子
蓋傷之焉管蔡叔牙石厚是也若秦王滅親以有天
下樂羊滅親以圖功名則是養一指而失肩背所厚
者薄無所不薄矣

程子舉漢儒近似者以仲舒楊雄並稱竊惑之子雲自
不識字安得為儒其可謂博學能文之士矣
求仁得仁非以正行也故不見知不悔天下非之不願

而莊生以為死名首湯之下也悲夫流芳遺臭之書
自此語誤之也

烈士殉名史遷以髮伯夷也王鐵鎗諸人皆如此至
莊生讓之以滅數東晉述之棄滅名教遂有不如一
杯酒之論嗟乎彼安知性與天道哉

女嬰習屈平以蘇為喻蘇倖直士也謂之囚人何哉蓋
仁莫如進賢不仁莫如嫉蘇始以方命圯族見

竟以此敗蓋私智自用之人鮮不為國大患非不有
湮水之勤所傷多矣莫方明目達聰舍己以從天下
之善而蘇獨地族自用惡能容於休休仁人之朝也

范景仁以司馬富國不復仕所謂善與人同人之有技
若已有之也其用心亦大矣

公孫述長清水稱神勇而卒亂蜀王安石行青苗稱便
而卒亂天下不可大受也龐士元非白里才而為漢
名臣不可小知也

昔人有事以使人不敢借也而焚其車君子之責己蓋
嚴矣不假蓋護其短也其責人也蓋恕矣

耳目諸教異學謂之漏故養生家便液即閉氣而秘方
便液固齒可以已齲皆是理也漏且慎之况勞神搖
精之大者乎

佛學有南頓北漸是有二法門也當是人品不齊根性
利鈍異爾如三獸渡河有難有易河則一也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雖荒唐之詞而有良辭之理
釋氏外形骸空萬有而先備謂其自私自利者何也私
其精神故曰不滅私其生故曰無生非真能空之外
之也

學易居業錄

以盜之賊民也以兵去之不善為兵者兵反為盜矣盜
之賊民也小而兵之賊民也大故曰甯逢赤眉毋逢
大師是民重困也惟疾亦然故藥不可不慎也

有心無相逐心生志壹之動氣也如裴晉公二宋之
事是已壽夭窮通有一定之象而古今所傳延齡減
算錫福用極之事亦時有之而亦莫非命也故曰神
不可知蜂目豺聲以成弑熊虎豺狼以滅宗此氣之
至駁而性之甚蔽者也然使商臣食我聞而亟反焉
安知其不為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乎

陰陽往來屈伸常也時而變焉君子不謂之常也釋氏
輪迴時時有之仙人中舉時時有之卒不能以易其
屈伸往來之常猶之伯有之厲久則散焉而儒者往
往或之不亦誤乎

賈水于澤久則魚生焉盈醴于缶久則蜩集焉孰為輪
迴乎長平四十萬新安二十萬皆輪迴何所乎故知
羊祜探環日月偶符皆事理或然之變耳

盜情主人民察其上情之自然而非有以取之也故察
淵魚謂之不祥寄獄市期于不擾不欲為盜之主人
爾

咸動良靜咸靜皆凶良靜皆吉聖人主靜君子慎動之
情見矣良非無所為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常咸常寂
良其輔而曰言有序非默而已也

割股以事親不知體也不知命也割股而有一毫為名
之心者其歸與吳起殺妻棄羊食子同矣

文字舉樂庫之士不屬其子王猛相秦不私其子官非
遠其子也大而石碯之滅親殺而韓億之索杖非不
為其子隱也一切溺愛任情禽憤矣

學易居業錄

偷兒之言曰我入人之室雖迷吾者千百謹謀我我不
畏也主人常不利焉吾出在野即一二輩逐而謀我
敗矣此可以知兵矣賊在內死地也愈孤愈奮在外
生地也愈聚愈難

以決疑不疑何卜諒哉是言故不疑而下如其義也
如其道也是無勇也如其非義也如其非道也是微
幸也古今之以下敗者多矣非神之弗告蓋卜之不
常耳

專直翕關自天地不能以常張也可以人而不備晦冥
息乎故夜居于外甲之可也

顏氏樂而天禹稷憂而壽壽天也盡義而已孔明不
逆成敗利鈍是也雖然罰二十以上必親以觀楊驕
之苦口司馬之傍規則義亦有未盡者乎

孔子之窮顏氏之天或曰天之未定也或曰天之不可
詰也於是蘇子救之以天定有後之說昌黎禹錫者
論紛如余以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則治大德
不受命窮而天則亂治亂命也循環之數不得不然

猶晝而陽明勝夜而陰濁行夫豈天之得已哉四凶
之於堯猶魑魅之在晝也三仁之於紂猶芝蘭之被
霜也不知晝夜春秋榮悴之理而以怨天尤人是之
謂不知命

學易居業錄



筆時序

宋歐陽公嘗曰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亦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不一二存焉嗟乎自宋至今著書之士又不知為幾千百人篇籍之浩繁誠不啻汗牛充棟焉爾而得存於今必可傳於後不至散亡磨滅者其能幾何是非皆其文章之不麗言語之不工也夫固曰虛車之飾輪轅者藝焉而已否則出於山巖屋壁者亦嘗有之而此又何獨強之不行行之而不遠乃爾哉 國初王學士^達嘗著書曰筆時序其言多主柔伏退遜雖若出於老氏之緒餘然而聖經賢傳良多輔翼時情物態^{每鉅}鉅究其文義則固濂洛關閩之流亞實欲附離儒林匪慕優繇文苑蓋庶幾不徒虛飾輪

轅者故當時大夫多諷誦之而印板幾徧天下先君子曰亦以其能近人情爾非確論乎歲矣已梅巖毛公既取其行世者三十二篇刻之家塾然每以未見全書為恨屬者潘子歸自京師遷出其所得別刻畀之又為篇五十有五毛公喜即嗣刻焉而間欲箕數語以識歲月箕惟曩讀學士所著天游集見是書寔附其後釐為上下二卷凡計之百有七篇今新本尚闕其三二因復為校讐正舛謬殘蠹通付以重刻而略述已意如右亦以見言之不足恃而著書者無庸徒飾輪轅也學士字達善別號耐軒居士常之無錫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為縣學訓道改大同府學是書蓋成於當時後遷國子助教永樂初入翰林為編修未踰年進侍讀學士居四年乃終于官其見舊刻序文皆不能著其名氏故詳及焉毛公名淵字彥深梅巖則其自號少保文簡公弟也平生夷雅好文最為文簡所鍾愛觀於茲刻則其人可知已長白山人太倉陸之箕序

筆時序終

筆時序

昔子貢聖門高弟也問終身行之之要子曰其恕乎蓋恕之一言其旨約其施博其辭簡其理該子貢學將有得始及此語^{自此}以下不一告也近世學者未及聖門所不一告者之賢是以口誦聖言日習聖訓卒無裨于身心其如處已接人何筆時三十二篇辭雖若繁大旨不外乎恕以恕告人曾不知所措手處持筆時以相傳誦使人醒心肯首擊節歎賞若有得于聖言所未發者蓋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味筆時之言亦世儒發據素負以告人冀在易知易從爾讀之者不能釋其指趣驗于身心則恕之約無益也筆時之博亦無益也苟能沉思默會逐一推行由此而折衷于聖所得其可量歟予弟文和嘗授是書于錢塘祝俊民氏俊民不欲私

于已而受梓以廣其傳梓成徵序于予予與
俊民從兄為同榜且聯姻義不可辭故摘其
立言之肯綮而為之序云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南京尚寶司
卿前兩京吏兵二部文選職方司郎中姚江
立峰孫鑑撰

筆疇序

人生日用間事物之來不過處已接人二者
而已然人之生也氣稟不齊有智者有愚者
有賢者有不肖者嘗觀賢智者涵養有素日
用之間處已而已不屆接物與物無忤愚不
肖者不至於失色必至於失人每欲戒此法
彼竟莫知其所從入之路也一旦同邑韓君
文亮有滇南少叅之擢別間談及處已接物

之難因出古人所作筆疇見示觀其中所言
句句皆切已條條皆實用誠處已接人之要
道也所患者特人信之不篤而已苟能篤而
信之不但處已接物之間得其道則雖聖賢
之域亦可馴致矣故命工鐫梓與眾共之智
者固不必用此則夫次於賢智者若能留意
於此日用之間未必無助云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清吏司郎中福清林樞撰

筆疇卷上

錫山王 達著
繡水郁嘉慶校
余以鷲蹇之資遠居塞外親戚朋友莫無二
人靜坐荒齋心口共語天理人情殊加有省
假彼墨卿以抒衷曲命曰筆疇用以自戒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
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
潤得位於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
者也不可以矯偽而成也居館閣而言山林可
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
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
何志邪道濟於一時德孚於上下而其心不忘
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者不能
也惟司馬公章可以當之
富家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宇
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篤愛也亦篤念之予將冠
矣博奕好飲禽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所望者
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蓋亦告其
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
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
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
者此子也蓋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
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可仰食

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不言邪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邪又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罪重怒逐之事輕食人之祿者寧去此而就彼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動靜哉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

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

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為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群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進退循之則反凶而吉悖之則反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曷其至哉昔郭景純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豈非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入身循悖之機耶王敦賊臣也而景純從之可謂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

歟抑景純之自取歟或曰當元帝永昌改元敦以景純為室景純亦知敦必為亂亦知已必預禍故不得已而從之為此說者大不然景純之所以精於卜筮者正以趨吉而避凶也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跡或曰人命數之所圍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亦自知命數之不可逃也吁

是不然南山有飢虎曰必不啞人從之遊何如景純之從敦何異與飢虎遊耶不可嗚呼又安得夫知易者而與之論造化哉

音詩二經法當時亦多宗之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合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

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者道之大原與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我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狀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曷其夥哉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之異黃土一雖其勢延袤或朝升而暮降或朝降而暮升隱隱隆隆如浮玉然與造化相為消息兼之茂草瓊芝青苔綠葉雖寒烈之際北霜之久而不見其萎零也予聞而為之嘆曰天下焉有是理焉有是事哉夫當漢元帝時石顯專權弘恭用事

小人賊殺大臣而且不知當此之時大禮下移銅鉞荆棘此乾坤何等日耶昏庸如元帝於朝廷略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和親深可笑也設使胡人得昭君而不使朝廷亦必亂矣雖然昭君遠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膻而後亡不亦晚乎生既不烈死安有靈使其墓與造化併消息決無此理嗚呼史稱元帝牽制文義

優游不斷而於和親一事乃能斷之昭君亦何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果

也其按前漢書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立為復不林象若觀單于使妻王昭君生二女觀此久矣死而無靈固不足辯但青家之說其來甚遠意者天故與之以昭漢家之厚邪漢其歸漢其國者非止昭君一人惟楚王解受老得歸漢其除死而葬其土者未聞有與何屬於昭君而有是邪且後人作為歌詩以慨嘆之者不一而足又不知昭君何以獨得此於人邪昭君名嬋嫫君其字也石季倫以屬晉文帝壽改曰昭君後遂稱焉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

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逼也及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殺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膽者畜之為諱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魯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

不過以義相合爾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

吾聞之古人云其按此篇先評事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洗愛衆而親仁洗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

孝之士也與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鈞鉗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欲與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陽善陰惡古人之所言然陰陽一氣造化也造化一陰陽也豈有惡哉嘗推其意而論之以謂稟夫陽氣之多者其人仁稟夫陰氣之多者其人酷傑紂非不仁也陰氣之多失其仁也大凡黑風暴雨飛沙拔樹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

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也雖然陰而為陽陽而為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為君子君子可為小人理無定也又烏知改過自悛而不至於顏孟之域哉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為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于免於世

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謂知人矣此處父死於賈季也其按仲尼曰好也狂蓋學以明理自無其蔽何為有害是故變化氣質必在乎學處父之死不學之過也昔臧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諫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夫所謂事之固可矣所謂諫之可乎蓋不忠之人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能誅之而有誅之之理况文子司寇也文仲教之豈為過哉萬世之下有不忠於君者聞此吾知其毛髮凜然矣

鄭伯敗楚師於棼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以小人見利於目前君子深憂於後日古人以小事大禍猶不免况乎以小勝大者奚免於禍也君子良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牽羊肉袒乞憐於魯不亦悲乎

客有問於予曰子臥病幾半載一炕之間蕭然無有也子臥病於炕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不發帖然寂然宛然木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子何以用其心乎予曰予無所用其心也以謂天地賦我豈欲予病哉今日之寤且病者有物使之然也予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予苦於昭昭之際而不知予心恬於冥冥之中也客且病也

矣曰此子忘有為之身而信無聲之理宜乎窮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予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順詞順為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為而不為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融乎人心而不去 宰於萬物而不願此所謂天也夫天於蒼蒼者為甚急忘天於方寸者為甚緩如之何而天應邪詩曰永言配命日求多福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已致之也若曰信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所用其心幾於老佛之學矣其可哉按此論信深有益於心學但思慮欲易順理為素位蓋天也所謂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願也修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修德則入於禽獸矣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理焉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亦何心者邪天若可責顏孟責之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

謂曰民令方... 申包胥之言蓋出於此然此亦特論其理爾借使善惡無報則我迷可為惡而不為善則前篇修德者吾之當然不可以吾之德責彼於天也此說近之

體涵諸用用根諸體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一出乎體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體也藏諸用體涵諸用也此體用之學所以為聖人之學與

君子之學非為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為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如此之言則甚有理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哉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我道處之則無不可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取也蓋善人君子之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恥笑貽之於他日矣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嗚呼瘴鄉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非惻心者也心之所感者無非動

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絕也惟居瘴鄉患難之中者則可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役無了時故也苟能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為吾身之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為已重也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此為樂一死之後亦復以為樂乎世人所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曹瞞看他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纒繞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笑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

此老子其意必大對之意深有感于世之多機者至論曹瞞臨終遺令事此正小人之機巧也司馬公嘗曰操身後事有大珍寶者手操不詳盡其意若曰禪代自是子孫所為我木官置為之是實以天下遺于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也然則老瞞之機巧非濫公之誠孰能識之

世間坑阱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之筆諒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單竇東坡言百種巧辯均是綺語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此言深有理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靜中動也神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太極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寓哉君子一念之差則與天違矣是以貴慎獨莊子曰慎獨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慎獨二字深著人心之險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然馭馬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人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修而能斷不奪於功利之私斯為理矣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處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妻師德兩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欺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為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歎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禮也自我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耶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我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乎如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也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針於天而壽夭窮通於

我也談談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為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我亦不知莫之為而為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胸中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為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敵敵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極有物宰之為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為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敵敵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為造物撓深足以為造物笑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之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伎心之重者也惟其伎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

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妒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濟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吾有意而為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諱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

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己之長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我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獄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

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執君子不爲 作好惡
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
於絕嗣了謂虛多遜之輩當何如耶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
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
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
然尤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
衆矣可不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禍莫大於多貪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
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替然無窮不喪
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
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爲一家一身猶衆人
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事
淡然曠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
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
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君子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
而不與較耳校人之欺子產鬻者之欺聯翁君
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爲君子可
欺也恣其所爲昧其本心而自以爲得計殊不知
君子視之發爲一咲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
君子之用心持鏡者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言之非難處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
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

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
膽落張張遑遑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遑遑者
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
言未是真君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
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
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之心者類
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素有輕人上人之
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
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
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
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物不能齊吾當平心
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
物者竊咲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之
又曷若虛已接物以爲進德修業之基耶
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
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恒無定勢然古人
言富貴者倘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來
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往係
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
賤如狼虎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
而留彼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爲造物者咲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
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

包拯清之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
矜已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
者已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
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污德者爲人
所敗職此之由也

錫山王 達著

繡水郁嘉慶校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學者動輒以聖人自喻不擇時之隆污殊不知聖人之才無可不可酬酢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賜而賜或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才假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邪吁志大才短此陳蕃寶武之所以敗也

亂不生於亂而根於治治不生於治而根於亂自古以來勢之必然也君子常於平治之時而察乎致亂之機常於素亂之日而詳乎平治之原一安一危相為倚伏善治天下者敢以治者為治其按陸宣公云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與辨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斷言可謂則切病快補乎德意庸惑不能明也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百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卻行其故何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為之

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語下交不瀆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辱於日後衛靈公彌子瑕是矣

三代之上易為力何也道之一也漢唐以下難為功岐之多也道之一則人心歸岐之多則人心離此賢才之所以難得也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在此不在彼達不達不足論矣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伊尹與遜而無悶抑非孔子與聖人出非為己隱非為人

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亂德小不忍易逞己之怒似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亂大謀苟能以理聽言則心有王以道室念則心自清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責人之孝必當思己之孝責人之忠必當思己之忠世之好為人師者動輒責人而忘自責彼其受責者未嘗不潛悔而竊笑之此嘉言善行所以難入乎人心良師善友所以難勸乎人也

人之習氣最難變至老成之後此心未且且知自小好文章雖遭摧折頓困不過一時懲創爾至於坐中有人論文則又喜形於色喙囁嚅而動矣且如自小好博奕今雖行高志立矣有人博奕亦未嘗不莞然微笑其故何也習氣故也是故君子當力制其心而明於理焉

士風為國之本廉恥為士風之本廉恥興則士風盛士風盛則風俗和可知矣為政者孰不知

士風之重而廉恥不修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可不哉

古人云有言有道無道接輿所以行歌有無時箕子所以佯狂箕子按袁宏三國名臣贊序云有君實生所以垂泣吁賢者之用心亦可悲矣何也士之生世孰不欲踴躍於功名哉顧時運之不偶不得已與草木為侶爾長笑清風高臥深

谷豈其本心邪箕子按袁宏三國名臣贊序云有君實生所以垂泣於利不可止也與於利不可止也與於利不可止也與

人之精神心術與天地相為流通三代之時天地位萬物育者人心與天心同也夫知者何也理而已人各循其理而不苟則心自正心既正則家正家既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矣天下正則天地正天地正則萬物正合天下於大順攝萬心為一心四靈於是乎至矣

古人之學於行相符今人之學行分為兩途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今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資

此風俗之所以漓人心所以不仁也與
高城深池不足持也長劔利戟不足倚也弘庫高廩不足數也禮義廉恥金城湯池也金其城也所以保其所有湯其池也所以畜其所存然

則禮義廉恥豈可須臾而亡哉為士者廢禮義而營資產去廉恥而務貪汗所得甚少所損甚多不亦愚且冥邪

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悔吝二字人筮之者皆以為憂殊不知悔吝有功於人也大矣何則悔則痛懲其將然之過人能痛懲其過何災不可禳何患不可避若則圖救其平日之過人能圖救其過何吉何凶何禍何咎惟其悔而不知悔吝吝而不知救吾未如之何也已先儒云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趨吉二字可謂將至其域聖人用力之時也

此論深有益於論易者黃太史有云萬言萬中不如一默然之於人大有益也易曰易其心而後言凡言語不可不先察其理而後出也然則又豈止於一默而已哉黃太史又云難以口舌辨水清石自見大凡與人議論不可執於己見亦不可徇於彼見一以理定之可也其或彼言之是邪我則從其是或彼言之非邪我則恕其非切不可怒形於顏色口舌之間也世之鋒刃仇敵皆由於無兩容之氣也王介甫所以終身無憾於明道先生也

與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人之所以為人之心為之主也世之人往往以有身之故口之耽於味目之炫於色鼻之蔽於臭耳之淫於聲者眾矣殊不知命有貴賤分有高下敝敝焉求之不得而反損其身也記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此之謂與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釋之者曰芻狗者用則貴之已則賤之也予嘗以為不然夫天地以生物之心為心苟有芻狗萬物之心則天地無生物之心矣聖人以濟物之心為心苟有芻狗百姓之心則聖人無濟物之心矣其可哉蓋曰天地若不仁則以萬物為芻狗矣見其生之機無已也蓋曰聖人若不仁則以百姓為芻狗矣見其脫脫之心無已也如此解之豈不辭從而理順邪

此能發前人所未及處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理固然也夫以聖人之才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使人君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聽之不納則亦徒然爾雖有才將何為哉所謂無不可為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

其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其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

大凡見王公貴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不可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於刑戮故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諛於人亦不傷於人諛然和氣之充溢薰然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子矣彼誕諂誇訥禍使人毛髮之稟然肆議刀鋸使人襟抱之不憚豈吉人也哉豈吉人也哉易曰吉人之辭寡信矣

路逢一野人言曰道人言將軍令歸至齊中自思曰言者是非之機榮辱之兆常人猶不可易况道人乎道人者理之窟也一言不謹則誤於人矣令者外之樞樞勝則之原一令不當則之敗亡之禍矣是故言係乎人之趨向令係乎國之存亡二者皆不可不謹也

昔齊之盧蒲嬰惡于尾子雅之為人怒曰二字禽獸也吾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莒齊景公曰莒盧蒲嬰見而泣曰余髮種種無能為矣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吾請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兆燕嗚呼輕言召既盧蒲嬰之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此之謂也

其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其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

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乎史書者衆矣史以垂
興亡鑒得失奸邪之人乃用之以資其小人之
才焉吁此邵康節所以識章惇與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
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順者一而逆者三子
思以順易處而逆難居也故多其逆而少其順
使人淬屬以自修焉古之人以心會景以理馭
世反其逆以爲順者政以其識量之高也故曰
無入而不自得

士君子不可無愛國之心不可有愛國之言言
發於外則人以爲誇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
有濟物之名名歟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
誇旣必及已雖曰有憂國之心無所控訴矣求
之者衆怨必及身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
矣是故君子貴實貴焉

昔倪寬敏於文而啗於言至於人君游心帝王
之術之語可爲千萬世治天下者之要史官言
其通世務明習文法然則政事豈在夫多言哉
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後同平章
事庸鄙迂僻而無他長制出中外爲之發嗔然
則大言豈有益於政事哉按貪冒無恥不自
八此那乘果不獲數月致仕者非
倫所以誇其自知之明爲人所譏也
人之爲人貴乎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
之小人肥馬輕裘非徒而食以爲有福人也而

不知蠹政我仁欺天宰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
夫稔惡於冥冥之中享祿於昭昭之地得罪於
天地鬼神而憮然不知者非福也禍也是故惟
涉世之君子則不以崇高富貴爲樂而當以蠹
政我仁爲畏

詩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夫總而言之皆松柏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
者焉有可尋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稱其
材者則工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
於是量方而任之度才而處之世無遺才矣若
夫浮華輕薄之子大言不慚之人任以爲治非
惟爲其人之灾抑亦爲國家之灾其技極于者
人獨亦論相
天下者之道視
此尤爲詳盡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如干將莫邪難與
爭鋒但虞傷缺爾夫李泰和之文章書翰固足
以過人然用之不已乃嬰林甫之禍盧之爲人
固不足取但其所言適中泰和之病豈非剛則
折銳則挫乎夫用壯固不可矣而又處壯安得
而不觸藩哉然則剛強之事有道者戒之
世人見人文章之工麗者輒稱曰有才學不知
才自才學自學也才者天之所賦學者己之所
積格物致知以明其理嘉言善行以存諸心古
今事變以究其道此學也施之於文章達之於
經濟則才矣有才無學猶巧匠能構室而無斧

斤有學無才猶篙師便水性而無舟楫才也學
也此所以相資而爲用乎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爲庖
十九年而刀如新銅其故何也理存於心妙應
於手心手相忘而會以神也大凡可以言傳者
迹也不可以言傳者妙也夫一藝猶有妙况君
子於道乎道在天地間無所而不寓是故知道
者無理而不明明理者無地而不樂

群沙穢明珠泉草凌孤芳此詩人不平之意也
然不爲明珠則已既爲明珠群沙豈能穢哉不
爲孤芳則已既爲孤芳泉草豈能凌哉士君子
目擊道存無所不樂小人能掩其德而不能掩
其心能抑其身而不能抑其道

學道無蚤暮進德無先後道德在己而不在人
在心而不在時何蚤晚先後之爲異哉一日失
之則一日渝於禽獸一日得之則一日肩於聖
賢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以道德爲貴也
不獨以其爲貴也蓋不可不學不可不進也劉
向謂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非也何也秉燭夜
行雖不逮乎白日豈不愈於憊然無聞而其心
爲禽獸者邪其按劉向之學皆故詞章之學也
道德詭以老幼而語左史倚相曰昔者夫
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無識於國曰昔者夫
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老而舍我以
其側以自傲故沒稱爲處
聖然則老豈可以不學哉

邵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宰厥後身尸於
朝宗滅於舜何邪不能處富貴也夫違謙越禮
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至親居冢
宰之位至富貴也而不害於聖人豈非能處富
貴者不以富貴而休其心哉君子未嘗有心於
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修愈尊崇而德愈執非
保其富貴尊崇也知富尊崇為無情之物易為
孽也古人有言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
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可悲也已

魂交而神變氣息而形閉故夢生焉夢者非自
外致也日之所為也日之所為有善惡夜之所
夢有吉凶盜匪不夢堯堯盜匪盜匪是故君
子寤察乎夜之所夢致力乎日之所為使日之
所為善則夜之所夢善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
為猶未盡也然則夢者所以驗吾善惡之進退
者乎箕按周禮有古夢之言使觀天地之會稽
日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惡夢四曰寤夢五曰驚
夢六曰懼夢故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為
流通畫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古而各
以類至今觀此篇之論深得存省之要
極枯刀鋸凶器也見之無不慘焉性命道德善
物也見之無不慕焉夫人既知此矣而往往於
於利欲之間使心焦而氣憊神憂而志戚者其
於極枯刀鋸也甚於極枯刀鋸而不知避是取
凶器而自戕也夫取凶器自戕雖嬰孩亦不肯
為何丈夫自棄若此哉愚之甚矣聖人所以窮

不戚達不欣福不湣禍不亂者性命道德之在
已乎
靈芝瑞菌不生於四衝之遠麒麟鸞鳳不產於
亂離之世及是則必以為性矣豈徒以為性哉
生不獲保其全矣是故君子處於群邪之間群
邪亦必以為性矣豈徒以為性哉殆將忌之矣
排陷而擯斥之矣嗟乎君子與群邪並生於世
其不相容也如此則為君子者其可不慎邪其
可不遠邪

純一不已天道也終日軌軌人道也以人事天
天即人矣是故天道流行而不息故萬物生人
心純一而不雜故萬事順天有生生不已之德
人有生生不已之理同謂之仁有一毫之間不
謂之天道有一念之裸別不謂之仁道嗚呼此
君子所以貴於慎獨也與
在天為天命在人為天性理一也在天為陰陽
在人為形體氣一也合理與氣於是乎有心焉
故曰虛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為甚明
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為甚妙靈則虛虛則靈
知覺於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
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即道心矣行所不當行
者則知覺特於氣知覺特於氣人心遺道心矣
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其
可不盡夫精一之功哉

人有以事不謀者必察其謀之是非其是邪以
理告之其非邪亦以理告之嚴君平賣上子告
之以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
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發喙則為謀
府矣謀府古人所戒也莊子無為謀府與左氏
傳言不為
然府義同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季繁為
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之繕寫繁得
其情徑告延齡及城疏入而延齡一一解之德
宗遂以為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
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
也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
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
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遠易其志
慮於惑去其身無所不為矣殊不知高明之家
鬼勸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
賢哉箕按世當位職楊雄解朝高明之家鬼勸
賢哉其室善備則曰敬高明則書洪範無鬼哉
實也高明善備則曰敬高明則書洪範無鬼哉
曰鬼神禍福而福謙故云鬼勸其室也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
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矣才高
者多無位則為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
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
心之慾則弊弊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處事不可概舉亦不可孜孜孜孜則罷軟無立
概舉則愈硬愈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
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
不常悅悅則把袂連袂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
戟怒氣相嘉矣夫與之遊尚不可况欲與之謀

大事決大疑哉東坡言人心不可縱放閑散既
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予平日之
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

世事茫然不知幾有毛髮事則覺不自在矣
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
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

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
而萬事廢矣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何也蓋

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
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
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

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非聖人自言命也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

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
不為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
其陰私以為計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其言

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
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災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
吁此仁者之所深戒乎

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
心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眾殊
不知人雖無言而默咲於胃中矣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取
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何奴難之者無所
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

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
豈不辱哉東坡謂色慾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
武矣一婦笑足以污其清風勁節耶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
則燎于原矣慾如水不過則涸洞滔天矣何家
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慾故心清而

志安惟其室故氣暢而神安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
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是以群衆之中

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
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
間陶寫性靈而已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
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
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

焉善於保安者蓋以清靜省事為本窮通存命
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士君子不可不大其胃襟不大其襟則一日之

內一歲之間役役闖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而
能樂哉蓋以有限之身混於無窮之欲得之於
此失之於彼強欲兩全其欲則慘然有不如意

之憂矣望望焉求之不得僕僕焉購之無方愈
憂而愈苦莫之能釋也是故以六合為一已以
抔培為一陶者則無往而不樂

客有問於予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予曰
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
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

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而有悔之時也悔之痛
切則天祐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
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上士達無憂下士亦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
乎
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

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無
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學有杯盃之量
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

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
杯盃之量則小人也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與
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

先富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老氏動輒要絕嗜欲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絕則未可
右筆疇三十二篇是先正番世論俗砭庸弊
矇切要語也先君子嘗有味乎其言欲梓行未果每以散言弗傳爲憾予於丁卯冬自都下歸省道過清源適晤澹丈孫太史正峰先生授是編啟而讀之鑿鑿乎大有補于名教可以省心克己可以御衆翦物誠斯世之準繩剛範也重有感于先君之志爰校而梓之榮壽堂期與達者共勉旃而策勵焉夫聞言不信大易之垂戒孔昭自暴難言孟子之誅誨甚懇讀是編者尚毋忽于布帛菽粟之訓以自諱夫膏肓廢理之疾庶逆耳之論與苦口之劑其功並足多云後學祝章俊民謹識

筆疇二卷

明王達核達字達善號耐軒居士無錫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爲縣學訓導改大同府學後遷國子助教永樂初擢編修官至侍讀學士是書多抑鬱憤世之談前有題詞稱達居塞外蓋官大同時作也又有大倉陸之箕序稱是書本載達所著天遊集中凡百有七篇王澄之弟淵先刊其二十二篇續又得五十二篇刊之尚闕其三分之一之箕復爲校補成完書付淵全刊焉各條之下開附之箕案語亦廣漢罕所考正



卮辭

王禕撰

卮詞

允緒丕年
鑿於樂道

卮辭序

至正戊戌之歲自秋徂冬予挈家避兵縣南往來風林香溪之閒朋友離散又絕無書可觀心抑鬱不自聊閒因追憶曩昔所聞見者志之於簡以其為言乃夫人所同好故名曰卮辭用以質諸同志者焉王禕序

卮辭卷一

明 王 禕 撰

聖人之治天下也仁義禮樂而已矣仁義充其所固有所以治其內也禮樂修其所當為所以治其外也是故內外交治而天下化矣

五伯假仁義仁義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入有之矣獨五伯而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言之比之堯舜湯武固為有間已

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此言禮樂之文耳聖人建天地之中以為禮導天地之和以為樂故大禮與天地同流大樂與天地同和此萬世之所同也五帝三王豈得有所損益也哉

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里之原百行之根其在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怠故無疆

道德君子之寶也德本也道其用也修行所以蓄德也立言所以載道也德成矣行不期修而自修道至矣言不期立而自立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傾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心也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醜詐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以盡心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無以宰其身偃偃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為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楊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

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性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乘動者也

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乘動道無由而用不能致實道無由而立

聖人操天下之利器故能為天下宰絀冕以旌功斧鉞以誅罪天下曷有不令者乎失其所操則無能自致矣拜逢蒙不能枉矢弱弓射遠中微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任重而致遠

聖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天人之義古今之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惟其弊也故有偏而不起之處而政有旺而不行先王舉其偏而正之蓋補其弊而已矣

天非人無以為靈人非天無以為生天人其一氣乎君非民不能自立民非君不能自一君民其一職乎天人之際至親且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愛應於上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致祥則休徵而五福至致異則咎徵而六極生感應之機間不容髮是故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叙罰當罪則奸和止賞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為治之本也

華川居辭

人者不必是同於眾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可以盡天下之心矣

人君欲天下之氣之和也在遂羣生之性而納之於仁壽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稅輕賦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且安則仁讓興焉壽考至焉而天地和平之氣應矣所以富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甯萬物咸遂也

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欺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徭役苛煩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圍結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猶可也又有七死焉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濫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疫疠七死也

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國安而刑措誠難也矣 評 選用良吏將安全之顧 死亡之即讀此可懼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勇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取民其猶漁乎網罟之目四寸則所獲皆盈尺之魚矣其弗獲者固得以遂其生也竭澤而求之鱗瑣豈無弗獲也而其遺類之存者幾希矣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罪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儻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刑之情

華川居辭

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帝王為政未有不因乎古者是故春秋大復古重變古書初獻六羽大復古也書初稅畝重變古也非古是今秦之所以亡歟

為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久

才各有所用當其用則其才乃見伊尹周公設不用為相而使為百工特百工之一耳何以見其相才乎子將莫邪以之水斬蛟龍陸剗犀革其芒刃有餘利用以割雞屠狗猶夫刀也驥驥要衰一日千里不竭

而可至願使局促立仗下其與駑駘奚異哉 董仲舒之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公宏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美哉乎皆可謂有德者之言矣其人固不可同年而語也然惟君子不以人廢言

天理人欲勢必相反故循天理則絕人欲絕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幾於改物無非徇人欲也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攘夷狄則循天理矣揚朱墨翟老佛之徒以為我兼愛清淨寂滅為教無非絕人欲也至於無父無君珍人類為禽獸之歸則滅天理矣循天理絕人欲惟聖人能之徇人欲滅天理則小人矣窮者異端處二者之間其將盜名而陷於一偏者乎

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聞人之過聞己之過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聞人之過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

君子有五恥而不能富貴不與馬行不擇義君子恥

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華川居辭

之言不成又君子恥之學不聞道君子恥之任不得
君子恥之澤不及民君子恥之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
強如愈心莫難制如愈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如息心莫難開如感心莫難解如疑心
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
以言難為從感之以德易為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
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一園之木支大厦之傾覆五寸之礙制重門之闔關
孰謂傾危之朝一人之力不能以維持之哉

君子之於世仕隱二端而已貪人之祿死人之事以
身殉國固為難矣若夫依約玩世懷其道而不輕售
於人以完其身以樂其真斯尤難也故忘己以為人
與獨善其身其操雖殊其志於仁則一而已

母以智術殺身母以政術殺身母以業術殺身孫母
以學術殺身天下後世大道近人遠道君子貴於盡
人道人心味天心顯故君子斷於合天心人可欺也
天不可欺也心不可欺也甚哉多術之為害也吾
段最為
名言

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穿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
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蒼蠅夫惟
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鑿利溺福入而
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哉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則謹言慎行也
視其足嘗若別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鷂猶以為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鼯鼯猶
以為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罟弋者何也

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為之
拘體其道若過功名莫能為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
名者禍之興評吾有大患為吾
名者禍之興

君子觀於水亦可以喻道矣其流而不息似道通于
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偃皆循其
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
疑似勇臨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清冷以
入鮮潔以出似廉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樂似履其
萬折必東似信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眾
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達君子比義焉折而不
撓闕而不往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刺君子比仁焉有
瑕必見之於外君子比禮焉
不才之人必自多矣不肖之人必自大矣自多則謂
天下舉莫如已矣自大則謂已有以勝天下之人矣
是以謂自暴自棄雖聖人教之終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矣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而無
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少遇而獲試焉
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
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當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
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
以別利器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而順命為此言者固云達矣
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故曰知命
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慊也人之有生必有死
國之有興必有亡猶物之有成則有壞理之必至者
也君子雖知其然至於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
者無不用於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

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先咎夫處困而能亨非大人不
能也湯困於呂宋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緄齊桓
公困於長勺越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孔
子困於陳蔡之間皆困而終亨者也困之為道猶寒
之及暖暖之及寒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故曰有信
不信

韓愈氏曰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齊太史氏兄
弟幾盡左邱明失明司馬遷刑誅班固陳壽起
而又廢王隱謫退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
收天絕宋孝王誅死吳兢亦不能自貴而後有聞此
始有激而言非至論也為史而遇禍偶此數人耳古
今為史者甯止是乎至謂孔子作春秋辱於魯衛陳
宋齊楚卒不遇而死此尤不然孔子之不遇非以作
春秋故也况春秋之作在于歷聘列國之後乎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融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
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
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墮乎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惟禮樂然哉
氣運之盛衰俗尚之美惡君子於文章可以驗之矣
雲漢昭回景緯宣著其天之文乎山川流峙草木繁
滋其地之文乎經緯天地翰輻萬化其聖人之文乎
朝廷之文閣而穆郊廟之文肅而簡郡邑之文麗而
壯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奇而遠山林之文逸
而峻邱陵之文婉而章

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為道師道廢學者始驚
具私說而道乖矣斷不為棋利華為翰翰必有師
焉况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
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備彼以口舌為者道之

華棄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驕駘不與焉驕驤千里
跋履亦千里

學亦多術矣儒墨名法道維從權謀之屬均之為
學而用心異矣是以君子為學貴慎於擇術

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於
理則合天安於義則盡命

道成而不養於天者命也時至而不用於人者性也
命在天性在人在天者不可強而致在人者不可苟
而從

人之欲為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
致之盜跖有不可為堯舜者乎

君子所持者善而已善者福之萃也善由於已福由
於天由於天者不可必得由於已者固可以必為

吾知為吾所可為者而已所不可必得者吾安敢以
取必哉為吾所可為此吾之所為恃也

善惡之致禍福如影響之應形聲也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積惡在身如烈火銷膏而人不見

君子觀夫禍福之重輕可以驗乎善惡之深淺矣是
故善無隱而不彰惡無微而不著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餘殃世亦有為善而蒙禍作惡而受福

者矣古語有之禍厥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亡先人
餘殃

君子之交際莫慎於取予非所當取而取之傷廉非
所當予而予之傷惠取予之當否視義之何如義利

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
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入而不聞其臭亦與之
化矣君子其慎取友哉

華川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夢虫不知苦囊蛆不知臭
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
化而不自知悲矣

交友之道要則優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離是主
剛情真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眾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仆
柱梁蚊蝨走牛羊小人雖寡為害甚鉅也故國家

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稂莠雖微不得不
除者也

鵬鷗之大小各安其分也猿狙之靜躁各遂其性也
物之不齊者物之情故惟聖人能使物各安其分遂
其性而無不得其所

名之為物與福相為乘除與禍相為倚伏名之重者
福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

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古今有亂臣無道亂民夫民未有不服亂而思治者也
思治者亂之極亂者治之復故易曰否終必泰十三

國風終以幽風之詩
春秋災異離微必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曰食

三十六地震五山崩一彗星三夜嘗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一火災十四石隕六鶴退飛多塵有蛟蜚鸛

鶴來巢皆一晝冥晦而不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
木不死八月殺秋大雨雹雨雪雷電不雨水旱饑饉

蚤螟之類皆悉盡之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甚至也
事變失於下則象變見於上故災異者天之所以譴

告人君使之警懼人君能應之以德則異皆消亡不
能應之禍敗至矣自非大亡道之世天未嘗不欲扶

持而安全之也
祥瑞非聖人之所上星慶雲甘露醴泉華平連理

元秬黃蓂麟鳳龜龍素雉朱鳥之類史牒所載不皆

出於盛明之世而往往夏於衰亂之時曾以麟弱漢
以白雉亡莽以黃犀敗唐以甘露亂惡取其為祥也
是故休符不於其祥於其仁帝王以不仁而喪亡者
有矣烏有無祥瑞而不昌盛者哉

地有是物則天有是象物之至大且多者莫如金木
水火土其在天為五星曰歲星曰熒惑曰太白曰鎮

星曰辰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其占
云歲星所在年穀豐穰其對為衝歲乃有殃餘星之

殃各有指焉蓋五星在天為緯星其象為至者故災
祥所繫為最重撥槍尋字句始枉矢蚩尤之旗皆其

盈縮之所生也春秋冬夏伏見有時躔舍分度進退
有常失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為

吉祥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五星之謂也
災異之學漢儒所尚自董仲舒劉向歐父子並推春

秋洪範以驗陰陽禍福雖各有所據依而牽合博會
後儒談之夫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驗災異之變即

知政事之失矣而必曰某某災異為某事之失之所
致則既失之拘又失之妄宜其學之不終傳也

兩漢之士西京尚經術東都尚名節經術之弊流而
室室則僻僻則迂迂則不可行名節之弊流而激激

則矯矯則折折則不可立
江左之習崇尚老莊虛無以為宗曠達以為務脫畧

名檢表飭風致以清談相誇詡當世莫不讓其廢事
也然澗水之徒謝安以笑談卻符堅百萬之眾清談

其果廢事乎
朋黨之名何自而起歟豈夫人實為之抑其人自致

之耳漢之朋黨其人以德勝唐之朋黨其人以才勝
以德勝者羣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勝者同而不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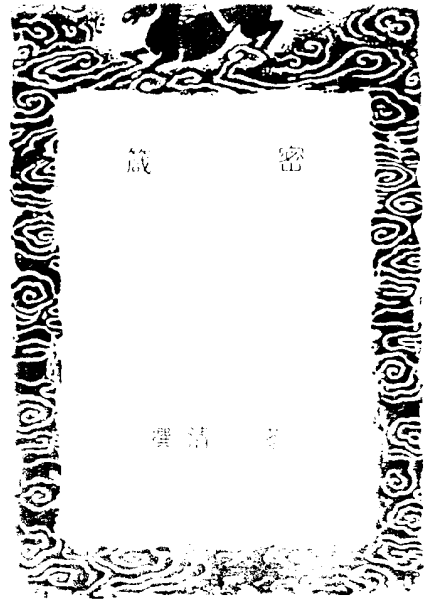
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子小人迭為勝負矣
嗚呼朋黨之名起國家未有不遂至於危亡者也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
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
治之美惡運祚之懸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
天下之勢匪強則弱而皆至於亡國周以弱亡秦以
強亡勢之所趨如木就下雖聖人莫能遏之而預為
之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尊尊而親親後世遂以弱亡
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後世遂以強亡周公
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力弗及也雖然及其
弊也使聖人而復出焉則一弛一張所以消息調護
之者固必有其道矣

總評

公加人惟功業必有足觀即其言可
如其品宜于死生之際從容致之矣

居辭卷一



密箴

晉江虛齋蔡清介夫

風光月露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咄咄汝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三復乎斯語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莫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程子曰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着則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即西銘之見也欲為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此砥柱於中流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
常順百病自避
心術正大舉動光明青天白日不負平生
格天之功興于衽席湯身之悔誤于詞章

卷止

密箴



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

祝允明著

吳郡祝允明枝山著

歲乙巳允明居憂弗能肆力讀書於事物之理偶有所見隨筆筆記何就有道而正焉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日新之本也
虎狼存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蟲蓋有時而人而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義不如蜂蟻而毒如之是人亦有時而蟲矣然蟲之人也進也人之蟲也退也人之不如蟲也哀夫

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雪霜以固之日月以照臨之雷霆風氣以鼓舞而調暢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風氣得乎雖謂之廢物可也人之才有鉅者有細者有高明者有沈潛者有寬然而廓以紆攀然而斂以密者必欲其令而不頽天下之人皆廢矣聖人者知其然故因其才而成就之斯天地之功也已於戲甚哉聖人之似天地也見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臨下而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觸類而為是思其過也必寡矣

雞司晨犬徹夜彼固全其信義之性也若猶未足貴也使雞處無人之地犬遭籬柵之苦若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賦性之堅貞可貴也為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雞犬為何如

讀書筆記

一

讀書筆記

二

許人信數人孫非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然苟欲詐放亦何稱之足備開官清醜女貞非其情然也勢有遠而安焉爾然苟欲污淫又何勢之能遠故君子之於人取其信取其孫取其清取其貞它無計焉爾

人之言也其猶鐘乎大扣則大應微扣則微應如不扣而應扣而不應也者人必恠之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目四肢自然之效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不亂而效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授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君子之治心也猶權之稱物也過則損之不及則克之斯平矣然權之取平以人而心取平即以心耳不外之重不內之輕斯吾心之權乎

食物各有性熱者不炙手而寒者不墮指也至於人食之則溫寒附於中而證於外不少爽焉是知果行不必為食誓而至信無假於言說

齊王見顏闔曰闔前闔亦曰王前莊光見光武臥不起及其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高則高矣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蓋高而無禮者歟以是為訓吾恐無禮於君者有以藉口也

魏子陵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驕驕果可有者乎此戰國之所謂賢者也

原思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必諄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

郭巨殺子不孝也鄧攸絕類不弟也陳仲子之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公之黨之直非直也悖也尾生信矣而信非其所信也會稽丙讓矣而讓非其所讓也

善觀人者觀己善觀己者觀心
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則病

掘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逐獸者趨知隄而不知險況重於金獸者乎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辯於犬矣乃亦唯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實否何如是真犬耳

人之履憂患者大較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略無乖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平日下則隕穫而已觀人者尤於是乎易見焉

為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心者體之君也得喪安危之主也開以一人治四海未開以四體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體而役一心蓋感於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感於軍民之大小繁寡而獨感於心體則習之罪也故知者皆習

讀書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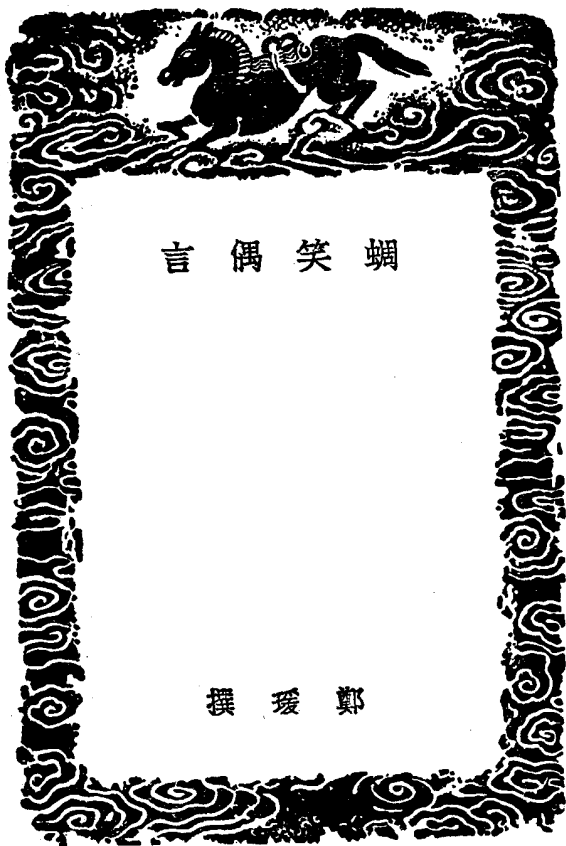
三

不知親也。君也。長也。言也。財也。隨其敬慕而在耳。不能孝焉。忠孫焉。信焉。廉焉。而徒慕仁知賢人之名。是束其足而羨趨者之前也。不亦戾乎。

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無君子。善人。其無忠臣也。非無忠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也。非無孝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其無君子善人也。非無善也。夫人而莫非君子善人也。

高不虛也。卑不污也。明而無耀也。闇而無昧也。張乎其博而非空也。斂乎其約而非隘也。不偏焉不倚焉。其中也。而莫過莫不及也。心之本體蓋如此。

弦被木。而音聲發。絲附織。而文章顯。學焉未用。而責其功能之茂者。不可哉。



言偶笑蜩

撰 瑗 鄭

蜩笑偶言

閩南鄭 瑗撰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反不見信於其君。叔子不鳩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於其母。諛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怪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胤子無傲慮能來重譯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不靈可畏哉。

季羔避難而闚者室之子皆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陳琳為袁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賈王為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食祿宜卻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為傷廉陳戴受生鵝不為不義去國非為飲食也而有時乎為飲食故魯曆不至而孔子行楚禮不至而穆生去。

懷輒失身重耳沃盥奉匜而以不從不言為善處蔡或忍辱羞胡重歸董祀而以授受不親為知禮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歡而齒決是問者也雖然豈直婦人也哉。

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謀死再閱殺胡羯多須多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己者。

蜩笑偶言

一

蜩笑偶言

二

趙高指鹿為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佞已者蓋各繫其逢也。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以為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啓關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盾子漢陽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顯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執謂盜賊無義士乎。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唐書表宰相世系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他乎元魏馬后淫凶劫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天網有時而漏也及胡氏效其尤則不免於沉河矣唐之武后履穢人紀冒干歷數而享壽考天道有時而爽也及韋氏繼其軌則不免於授首矣孰謂不善可移乎。

隋室既受周福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僧偽之朝金虜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令終之難也如此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爾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為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為太子

建妃開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曩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和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越其至親所為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一矣。幽露出也而露非幽則不能藏身以形化網蛛出也而蛛非網則不能憑虛而覓食嗟乎依憑其軀者乃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猩紅之屬狐白之裘盛夏被之若不若緒綰之便也文茵之車未曠之馬隨流乘之不若羸綽之利也故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達其時雖善奚益。

取涼於簟不若清風之徐來也然無風則簟不可缺激水於樽不若甘雨之時降也然無雨則樽不可廢。是故三王不與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作不可無兩漢之制。

劉禪既為安樂公而侍宴喜笑無獨技之感司馬昭晒其無情李煜既為送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思馬令儀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謂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

狄仁傑合塔忍恥於偽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汚迹於偽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續論者猶沾沾動其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為哉。

高後為殷呂後為甫唐後為晉魏後為梁隨地以名夫何常之有後世或強襲舊名或別創美號失古意矣。

叔孫通為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為漢儒宗孔穎達為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為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也而世儒也焉此二代之所以無真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儒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經以匿服之罪則夫妻妻之成員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怪其然哉。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驪桑之餽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

蜩笑偶言

三

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斬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龜。獨斬子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冷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管子之妻。戲其子。以殺蕩而烹蕩。以質其戲。孟子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之法如此。

盜跖以孔子爲僞。蘇軾以程頤爲奸。李惟以董卓爲忠。田承嗣以安史爲聖。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古有之矣。跖惟承嗣不足道。而軾亦爲之君子之不仁。悲夫。

參朮以和而起。痾芝蘭以馨而薰。物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理之恆也。若夫阿魏以臭而止臭。骨咄以毒而攻毒。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理固有難喻者矣。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獲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怪之徒。尙莫適於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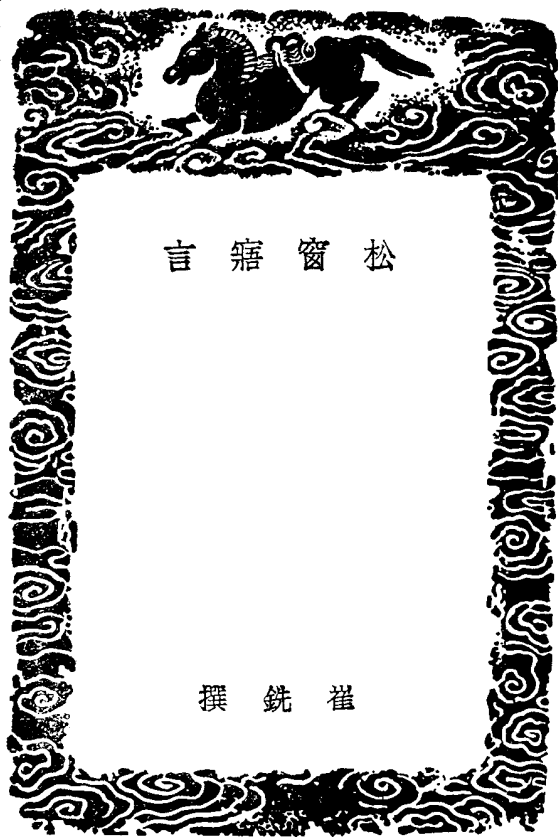
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王不王。李雲之言。帝不帝。其義一也。而雲獨以是賈奇禍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

陳寶謀誅宦官。羅其辛螫。而漢鼎隨移。訓注謀誅宦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巖稷狐。重灌之難如此。履霜滅趾之戒。可不慎乎。

以兆民爲兆人。以致治爲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以揖讓爲揖遜。以悖典爲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迂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軒轅崩。著於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諡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歿亡。而世有緹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靈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宜其然乎。



松窗寤言小引

癸巳臘。予屏迹靜居。致觀復之功。表姪李生棟遺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曰。樹歲十有五祀。載列窗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縱談。得八十一章。取諸考槃寤言。是命義不詮次。詞無因襲。粵若是。非俟哲人正之。崔銑識。

松窗寤言

崔銑撰

松窗寤言

明 崔銑撰

學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途也。聖莫中於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強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正。待其定履。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心學辨乎善惡而已矣。功在研幾。善原其所為。惡究其所自。明以申畫。果以栽植。則善日茂而惡日消。二者未萌也。敬以持之。則發于惡者鮮矣。是謂立本。

孔曰之教。孝弟本也。忠信基也。躬行實也。文以翼也。信而斯立。立而斯行。毋躐等。毋元言。毋過論。譬飲江河。人人足量。

天子汝明而覆昏之。天子汝德而覆賊之。天困汝窮而強達之。天困汝賤而強貴之。尚足與言性命乎。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秉筆者之辨。亦由漢唐行事。宋人建白爾。伊周書紀其御變。張蕭史載其興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揚雄之賦。毋乃濫乎。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迹爾。故孟子曰。不著不察。修己者驗天理人欲之消長。治國者審君子小人之進退。非德之德。似忠之忠。君子其早辨諸。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患行不果。果或涉于粗。言顯其行無虛。行履其平無粗。大言者難與適道。尚氣

者雖與底功。

大學其作聖之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乎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聖古本引淇澳以下。證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實乎此者誠也。歧乎此者欺也。

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定位。次□□何點綴求異。而不求其可循與否。祇以抗名講民而已。非味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謂良能而不聖。非窮儒與。

碑志盛而史賤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儻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贊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於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羣論。矜已黨焉。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智異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蕭猶不同器。比其賤而去之。已汚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已。是故慟悼。哀之發於心者也。羸黑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衰之發於衣服者也。苦由哀之發於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五者一不至。不可謂致。欲短喪者何忍也。然孝子之心。易窮。故曰。有終身之喪。或曰。而止者。不可毀以滅性也。論者記禮之詞。而譏其過高者。未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蓋老氏之論。譏孔門修乎文。故子貢甚言無文之不可。不如是。莫能矯之。嘗諸黃以去。熟附之。揀寒事有適當。夫子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平居之衡言也。故前賢之義。毋輕嘗焉。中人。不意。可以寡過。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慎獨其學之樞。邪口然而心違。貌勉而志反。事改於發念。義就於襲取。皆慎之蘊也。功如桓文。詞如賈馬。勇如賁育。元如莊列。如其心之欺何。假之也。外之也。激之也。馳之也。夫鑑非響人。而妍媸別。衡非私物。而輕重適。天氣普物。而植者受。洪冶納金。而良者躍。知之斯果。行之斯真。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問諸人。考諸圖。參伍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觀。然後心說其盛矣。

強入不如積威。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動求不如靜養。明明德之要。其惟順乎心。常存。則本性見。靜也。照。是故提撕之而已矣。夫明目視之。茫茫莫覓也。瞑之。雖泰山在前。聞如也。瞑吾之願者。其志與荒邪。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說也。貪其所可致。說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思。

覺之即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之餘。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幸至不駭。可以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便民矣。接凡夫。開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惟義而正言之可也。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情焉。謂之恕。發怒焉。謂之忠。古無間民。士有完業。兢兢業者。實功也。間散者。虛樂也。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職。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終身誦說。其下者。習非法言也。噫。弊久矣。

治世淳而尚行。故士親而善。衰世澆而勝言。故士起而嘆。古人一道德。□□□□□□□□□□也。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所以距辟行。定民趨。正天彝也。與後之辨。故訓。角字句者。異矣。良心喪而民趨迷。民趨迷而公論消。上無以御其下。下無所望於上。則詩亡矣。人之惡。不見非於時議。貽迹於策書。則大奸橫而莫之忌。人欲流而何所極乎。夫子懼為春秋明其道。申周典。別是非。著勸戒也。奈何亂於傳註。三家猶有準也。自啖趙而下。創未有之事。如季姬使鄭。任獨知之見。謂之實錄。則凡言陋筆。以卑之。謂之書法。則碎文苛例。以凌之。迄今未明也。非後人之責與。

曰會。曰盟。曰遇。志私交也。曰朝。曰奔。喪事王之禮廢矣。鞶挾驅無駭。未賜族也。公子友而下。生而氏矣。凡以著舊章之漸墜乎。求聖學於典證。憲則於周禮。則諸侯之罪明。而夫子志得矣。歸則君氏。考宮用。皆紀仲子。先君失禮。再取。臣子不得追而議。故協處以情。閉門適妻之別。治亂關焉。故詩首關雎。春秋詳仲子。夫申生齊昭及荼殺身亡國之禍。皆起於亂分焉爾。

求車錫命。從伐逆后。歸姬王室。交於諸侯者。此爾。征伐禮樂。國自專之。成宣而後無書者。王室益卑。而諸侯散。其勢必降為家人而已矣。噫。罪莫大於弑君。惡莫甚於魯桓。隱公自處攝位。事多遜辟。實有讓桓之心。夫子書君氏卒。見其真也。但暮年遲疑爾。羽父與允。疑有畜謀焉。

桓公宣公皆書有年。志民慶也。是時。大倫攸斂。咎徵疊見。民若無以生。生乃得豐年。非天祐之乎。故錄以紀異。何異也。人不恤民。而天勤之也。

祭公適后。志備存之禮。猶不去告朔之羊也。天子內后。我主昏則書。傳者責祭公。貶天子。非季姜。何深刻與。或曰。記紀事也。齊欲亡紀。天子不能存之爾。王敗不書。諸侯以自奔為文。存大分也。若曰。臣某逐某侯。何以爲訓。後世之史。幾乎習矣。春秋立詞。謹嚴。實意溫厚。若天育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後之言正統者。僭竊之君。臣必書。死年必分註。事事貶削。其忿憤之用邪。

故為築館于外。左氏事詳而義鄙。公毅明道而情疎。紀侯大去其國。大其名也。但書去國。異於奔者。不加大。以為異。殺梁曰。不遺一人之詞。侯未必得人心之協。蓋若太王去邠。攜其親屬。若曰儀章器物。則去國皆不暇理。況舍社稷人民之重。而計是區區者哉。太王居四裔。有空土可遷。紀侯居中原。蜂屯星布。各有主故。先主孔明。止國西蜀。春秋傷王綱墜。而弱小受亡。一遺廢且屢書之。與滅國繼絕世固夫子之道與。

管子荀子謂子糾為兄。韓宣子以桓為傅之子。伐齊。內子糾。則為齊公子明矣。小白不係之齊。則不知何人。書法自爾。非為當立。子糾小白皆庶公子。莫適立也。小白賢。國高與國人迎而立之。大亂之後。非才不辦。而建侯邦與難解。夫子之所予也。宋襄伐齊。不書內昭。載罪於桓公。著其廢內修之積耳。

文姜書卒。與小君同。猶桓宣之書即位也。夫以如是之惡。備禮以終。臣子不忠。而天討之廢久矣。是以哀姜再亂。行父內略。意如遂公。晉人庇賊。春秋不修。民彝之存者幾何。

齊桓之伯。佚宋萬慶父之誅。若討二賊。則不待諱而人紀明。良心奮。功適於伐楚。夫知攘楚而忽於正中。國知存亡國而忽於存人心。失本末矣。

春秋於公子入爭國。則書子糾。小白。展與。去疾也。辨倫則書荼及陽生也。齊昭載罪桓公。夷吾。重耳。各人。故略春秋別嫌疑。辨同異。

處父進盾。射姑殺處父。趙盾逐射姑。君卒而臣自黨。強家之相軋也。宋之華向。齊之崔慶。衛之孫寧。魯之歸父。三家皆私家。若卒皆覆其國。蓋久經權機。比周朋儔。而附之者。進悍而遠之者。不誅則斥。游說者為之辭。政事者立之基。家積太山之安。邦如累卵之危。根據難移。炎騰莫撲。故曰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矣。如三傳之言。則處父選任而告君。忠矣。惡得為罪。

晉弑其君州蒲。蓋弑君者當國。亡能以名赴者。故稱國。趙盾非董狐不能書弑。崔杼非太史不敢書弑。盾當國而求名。村宗彌而亡無。故二子尚可達其直。盾奸也。村橫也。皆假蓋暴戾而據眾鼓怒。晉厲去僞而挈權道也。隨戾而失中。晉厲德薄而多功。虛淺而數得志。故敗。傳者何深疑而過求乎。夫君父。其天也。豈臣子可得而角得失邪。宋昭無道。晉厲名惡。至今學者習言之。子鮑有宋書。假專晉。厥黨為之辭。分惡殺耻。夫君不君。若蔡般陳平。國齊光極矣。春秋從桓稱晉悼之賢。書假佚罰。畏其勢之不可也。噫。晉無臣甚矣。

齊桓衰哀。姜晉文納王。晉悼討魚石。乃定霸之柄乎。人倫稍明。紀綱粗立。所謂假之者與。是故儒學王道。修藝倫而已矣。

成虎牢。說曰責鄭之不能存也。去晉之名。稱以懷楚也。楚之猶夏。以得鄭也。鄭能守虎牢。則楚不能懷而亂中國矣。其可乎。不可乎。王道遠。晉君臣不知其由。然亦非力之所逮也。姑計一時之安。則茲成之功大矣。

世道不終窮。故春秋以獲麟終。夫隆冬之陰。沍而生陽。木幹童。葉凋而根萌芽。殺苗灰燼。而生意傳之寶。

世雖大亂。而天仁開治之道不泯。擾者定。滿者見。醫者盡。明者察。其獲麟之謂乎。聖人錄焉。啓志來首。故曰生之謂易。吁。淵矣哉。

來序而言詩。背左氏而言春秋。益荒謬矣。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質著。況去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不能作。實邱明時。諸家並與。非窺聖道。信向不如是之篤。非見國史。本末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妄評議。爾。自獲麟至滅智氏。疑後人之續與。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末王也。謂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周之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成之。周公永之。周公人臣。而有天子之功。故其詩自為一國曰。幽不得於君。故為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幽曰。既成而昌之矣。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思曹檜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公孰能之。

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為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衛自莊姜不答。宣公不父。宣姜不貞。遂成衛之淫風。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為殿。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載馳曰控于大邦。其真繼絕之良策乎。

錄桑中。衛之淫昭矣。錄溱洧。鄭之淫昭矣。必定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為而累載之。風之亂。莫大乎衛。鄭次。則王。陳。衛。自內壁。鄭由莊公不兄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太姬好游。皆曰三綱之數耳。夫枉席之私。自一念之邪。禍及於妻子。毒延於邦家。每召於夷狄。穢傳於後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風及檜曹。昭先王之澤也。亂極思治。人之良心不泯矣。夫子傷周室大衰。無以副天下之望也。夫小國利有王。大國惡之。封建廢而諸侯恣也。是故諸侯橫。王室微。霸圖興。王澤熄。大夫強。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者。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於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哉。惟德以柔之。兢兢明作。自治日嚴。世享歲覲。歸服日篤。禹有塗山之會。成王六服之承。史載策書。以耀來世。昭王困於水濱。穆王荒服不至。夷王下堂而朝。故宣王會東都。封申伯。命山甫。錫韓侯。赫赫乎歌盛續矣。

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

夫檜曹無斷。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霸兆王之熄。夫周上承乎商。下訖于秦也。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諛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僞竊也。梅言依附也。聾言悍驚也。

世道不終窮。故春秋以獲麟終。夫隆冬之陰。沍而生陽。木幹童。葉凋而根萌芽。殺苗灰燼。而生意傳之寶。

苟卿其傑儒哉。衆晦而獨明之也難。羣倡而往和之也易。戰國何時也。荀子宗孔氏。談王道。解蔽言心。不墮空寂。履困而不易守。先儒疾其性惡之憤言。乃右揚雄。非決衡之論乎。

橫渠撤草比。幾於無我。後人爭氣。屢變以求長。真若憫道。獨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程子之徒。其刻綯之平正。尹焞之強毅乎。確守聖經。異端不得而惑之。尹子庶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者。論者謂其無用。豈有別見與。

許魯齋實行之儒。劉靜修志道之儒。吳草廬博聞之儒。草廬精於考索。而雜正反乎象山。直以同撫產而右之。爾元謂之陸學。非借譽邪。

管寧之辟魏存漢也。劉因之辭元存中國也。生為漢民。奈何乘亂而佐奸臣以覆之。況舍舊圖新。以夏人而事夷。猶哉。靜修情詩曰。無君愁殺人。又曰。夷吾伯業。漢武雄才。幼安默如也。亦民無得而禱者乎。

劉子憫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減。猶夫賦也。或譏其為元。或尊曰。病宋許子不陳。伐宋之謀。欲修德以來之。元時文邱仲深亦有責言。味稽實而肆臆。不亦冤乎。

嗟嗟。今之士。何全才之鮮乎。蓋業之易能。不假深造。少而易仕。不俟大成。傑而興者。迂僻麗文。虛談游心。費日故也。考學記之法。守曲禮之節。人生幼業。由行成。困年易未仕者。毋躁進。已仕者。守定資。其庶乎夫大室宇。侈服用。肆欺誑。結權要。規祿位。植交黨。皆自名曰道也。豈其愚邪。將無忌而然哉。古之奸人。盜名。猶夫守隘。亦厲節固窮。而章。吁。何士習之益下也。

賀醫問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陳御史魏。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盜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月川曹端之敦篤。介庵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與。今士習改。民偽滋。安得斯人矯之哉。

王虎谷雲之節介。豈非強哉。已乃甘張綬之臨。受劉瑾之包。與瑾嬖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常劇。猶不可輕予。況平時邪。彼人何心也。欲共之興學乎。今翰林成均。秩文而清士。奸文者。慕得之。鄙豪者。為吏。夫樹節橫言。豈限于官守。庚折刑何勤。非忠計外階。而喪內守。甚哉。其不思也。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于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歷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況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疎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裁子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君即位於歲首。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邪。邠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歷。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乎虞夏之從哉。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廓之。扶其武而誘之。子路欲其車裘於友。顏子辭善勞於己。子路重意氣。顏子達性命。猶有人己之判。子進之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人已兩忘矣。我無可施。彼無可受。四時行。百物生。天果無言哉。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折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犯殺。反厥民常。故刑以正之。甚者合黨盛與。逆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者服。而人道通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則刑。則刑。則兵。兵可也。夫甘味肥疇。過食之。且傷氣。況於藥乎。而況於外施者乎。

修禮以向民德。則浮文以絕民趨。治之二要與。禮者。因人道之常。而品節之。使不流於僻。非強人以所難也。不能無配。昏禮有六。放苟同而止。私誘也。不能無聚。飲禮。百拜而酒三行。防淫洩而消醜禍也。為禮者。其心惕然。如不勝其容。口然如不足。彼繁文拘貌。其嚴之失與。

學則有見。見必有言。而倡誕言。飭麗詞。抗高論。衍稗談。亡益人生之用。不故之。其不費覽者之日。亂蒙十之志哉。

開屯田以省軍。供禁市。酷以減穀。廢前樂籍以全婦貞。中里選以翼設科。均田以止貧。并。推商以抑未作。尚儉以厚本業。定制以遏奢。僭。簡器以絕淫巧。則民尚一。而生理。遂良心。發雖質之不好矣。然後寺觀自毀。而僧道無徒也。韓子曰。疲癯殘疾者。有。凡僧道多無業者。求生無歸。而後甘心為之。故書曰。不虐無告。斯萬邦咸寧矣。

文王化行。是故游女變為喬木。夫子為魯司寇。是故公慎氏出其妻。凡天下之民。咸君之子也。父母於子。無不顧其真。後世乃聽民為樂籍。人其衣裳。犬羊其瀾。雖名巨節士。亦異聲妓。放而為良。何其仁與。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寧博奕也。大學之正心。憂患恐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雖橫逆自反也。與夫而壁杜門。絕念與意者異也。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急議論則略己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盡事。

名與利。其因而生交而益者乎。名高則利巨。得利則羣附。而譽日延。無以是為。心宅於道。斯可適矣。韓子曰。莫為之先。雖美弗章。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其相脅以鈞名利之游談乎。自古國家之壞。起於人臣患失之心。是故。故以奉上。恭以合朋。引以植黨。卒之私宰而政弊。政弊而民離。斯禍及其躬。而不可解。自得適以自失。自厚適以自伐。愚矣夫。

良金美玉。見者珍焉。白日照晝。真者說焉。炫鉛石而睛昏霧也。將誰欺乎。士強交以求名。基下以抗高。聞其理而安通之。遠其實而安居之。不亦耻乎。是故君子藏辨於訥。置有於無。不動。動則孚矣。

名是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小人其心。君子其飾。故張商英。忤蔡京。瀾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泉。廁儒林矣。後之視今。其有類是者乎。奸人也。得富貴。故立一節以自異。偶以幸遇而竊名者。

蓋多有之。夫儒必宗聖人。聖人之道載於經。未嘗令人求之博文約禮之外。會子子思傳之道在日用。愚者與能說者曰。博即約也。道不可以言傳。夫容知如聖。偉傑如賢。過令人遠矣。必曰文行。說者曰求之吾心而已矣。俟其忽悟。斯可是自處聖人之上矣。夫經何爲而作也。聖人自思其身之不存。無能淑來世。故筆之書。猶父祖籍家積以貽子孫。子孫棄而不守。固罪矣。以籍爲贅。而索其積於茫昧。其可乎哉。

陸象山有言。自顏子歿而夫子之傳亡。近時學者述之。夫古今風氣有淳漓。而學術有難易。顏子和厚純美。資稟高矣。少依夫子。無一行之誤曲。一言之迂繹也。自程子、朱子且出入老釋。泛濫諸家。比之反正歸約。心力已竭。蓋道喪學迷。羣喙衆喧。棟金於沙。幸而獲之。文王之德。先儒曰似堯舜。舜承堯治。恭己而成。文王五十年卑服。即功。朝夕不遑暇食。而衛邦未化。虐主猶恣。則士生衰世之下。艱學已哉。陸氏之謂傳。乃釋氏之頓悟。視夫子博約之教。其華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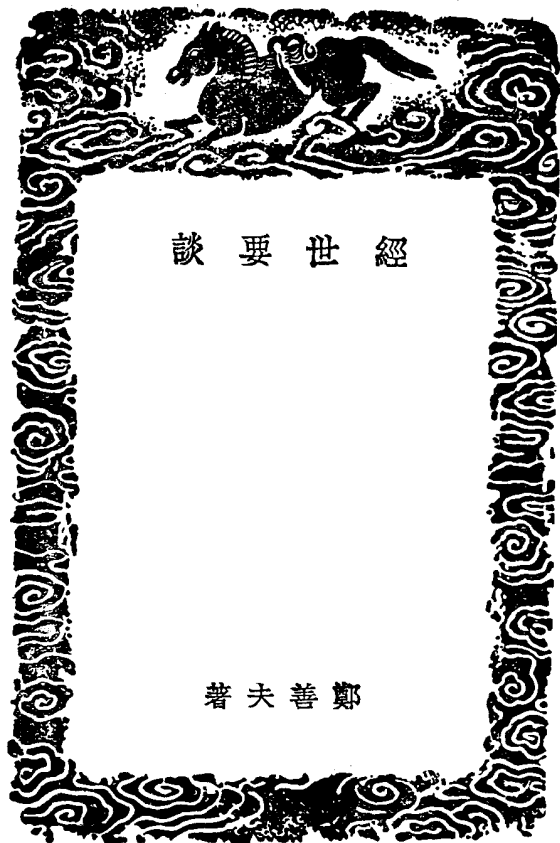
痛言成授子汲使藏之。汲請曰。大人之書平實矣。然道貴含宏。詞尙微婉。今摘人之疵。扶僞之隱。毋乃太直而急議論與。子曰。聖賢汲汲然。豈嘗彼哉。蓋定己之志。而防民之流也。古之楊墨之徒。正名蹈迹。自處以異端。聖賢猶惡其塞仁義之塗。使見後人混禪於儒。誣道惑民者。默焉而已乎。汲請曰。朱子云。晉尙清談。實愛官職。彼有假存心。以蓋行之不檢。倡糟粕之贅。以掩其學之不精。又何必費詞。子堯然笑曰。真子多言。

嘉靖甲午春正月己未。後渠居士續書。

題松窗雜言

予刻後渠先生松窗雜言已。乃取而讀之。已置書嘆曰。必如是。方可謂之文。夫言成章謂之文。文麗理謂之經。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雜言千餘言耳。上擗六經。旁凌百氏。雖子雲之法言。以準論語。仲淹之中說。以宗論語。罔不若此書之班也。先生道德文章。雄視一世。世皆以能文稱。豈知先生哉。豈知先生哉。

嘉靖甲午夏五月庚午。晚學枕易道人書于趙邸之思訓樓。



談要世經

鄭善夫著

明 晉安少谷鄭善夫繼之撰

應迹以委順為主。然必明於人情物理。然後能委順。可以接人處事。無事理之障矣。委者。除事障也。事障只是情欲。順者。除理障也。理障只是意必。有生皆為物所引。故當委之。有身又安得無事故。又當順之。委而順之。則雖應物。實未嘗有物也。委順必先於明理。修身必先於格物也。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委順也。動若水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行止無心也。靜若鏡者。物來則照。物去則虛。空洞無物也。應若響者。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也。若鏡無意也。若水無必無固也。若響無我也。

靜坐養元神。元是吾儒底事。世儒誤認為仙釋。卻去作下半截工夫。虛勞一生。卻無箇着落。識者又欲假仙釋靜養來立腳。而後去。反到吾儒上。豈是道理。

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蝸蟻。但知有糞丸。堅不肯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入意。即喜。小小拂意。即怒。小小利害。即生恐懼。皆習氣也。

人只有自愛之私。使自天地閉塞。賢人隱。有氣節者。便自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自愛其事業。有技能者。便自愛其技能。有文學者。便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小了。人莫不自愛。不知自愛。反是自害。人但能看此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底意思。則凡氣節事業技能文學見之。猶筍履耳。是之謂大愛其

身。

人只是不曾存得真心。真心無一毫氣質。才惹氣質。便是私意。私意潛伏在內。人多不自覺。只說我能去私去蔽。一旦心不存。便依舊發出來。如人戒酒。不真知酒之決能殺己。纔戒一番。它日不覺。牽迷將去。周江郎云。無為名尸。勘破幻妄也。無為謀府。無思也。無為事任。無為也。無為知主。無知也。然須定得性了。方行得四者。不然。實行不去。莊子曰。吾以無為為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顛曰。衆人而不思不為。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應事接物。只是一箇情字。為累若無情。則無累矣。故曰。聖人無情。

吾輩學問。發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道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為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今人才向學。便分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稷十焉。枳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稷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卻是獨到之學。

謝顯道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出浹背。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定行看過。不差一字。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此項意思。極難分別。此便是王霸之分。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恥其民不為堯舜之民。必有是志。方做得光大事業。孔子謂管仲器小。管仲功非不高。為其元無是志。故所就只如此耳。行義達道。古人多不如志。寧甘死蓬蒿而不悔者。謂何須要識得此義。

人莫不剛復自信。剛復自信。即是自絕。誰敢語以至道。凡人有才氣。而復虛己下問者。實大難得。防身當若禦虜。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正德十六年。朝中諸君子。諫南巡。詔跪五日。燕山衛都指揮張雲。托以黑帝語。欲面朝廷云。南巡決有禍。文臣忠諫。不宜加罪。時權奸朱寧速之。使不得前。遂刺胸以死。諫竟係之獄。論軍。不協。有旨杖八十。邊方編管。杖畢。猶強步出東長安。仆死。朝廷亦竟以南巡大行。如其所托云。於乎。今日權奸何在。張雲赫赫有生氣矣。

自古刺史。鑽臣得自辟。其參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由是人才混着。古意盡矣。

君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體。
舊習一處消。百處消。卽致曲一處得。百處可得。
學道是意誠。意誠如救頭。豈以喧擾中止。

四



錢公良測語卷上

錢琦撰

錢公良測語卷上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象元

太和太虛之運太虛太和之本太虛不可獨言理
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
強名曰和
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寂生感感生塵
聖人有心而無為

昔人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為人之陶冶舟
車天地亦不能為人事之功用補化工之不及余
以何物非天地何物非化工人之能為即天地之
能為何論能與不能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嘗為其維天地也塞
其竅返其樸然乎然而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是
故有周孔無期羨
伏羲之畫八卦豈為卜筮而設後聖見理之與數
合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即卜筮以明理非舉理而
歸之卜筮也

錢公良

石虎夜射可以穿羽寒津眾渡可以照水大將拜
而皆并掃波孝子傷而凍林逆藥甘露降文貞之
木白兔擾法禮之虛故人心之誠有能貫金石感
天地日月變四時

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其要在明乎疆界
以分地之紀其要在明乎疆界
日月無不照也不啟其戶牖焉能取照雨露無不
潤也不治其缺畝焉能受潤故曰宇宙未嘗限隔
人人自限隔宇宙
董仲舒云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
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
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日雪不封條
智可謀人不可謀天人惟道是謀而道外一聽於
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徒自勞擾不若順天之
逸

廿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
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
千載未有也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
者不私人則現
其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眾則竹葦
受之

四方常有天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即衰世
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
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燭投
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王右軍云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
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哉

錢公良測語

五

朱晦庵云天將降亂必生強亂之人以擬其後以
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也
吳康齋云湛然虛明平日之氣畧無所耗錄陰清
書薰風徐來山林間寂天地自闔日月自長邵子
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
驗

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此昭節揭軌垂萬
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此立綱陳紀
配天地焉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廬居人不怨火食敗脾
陰人不怨食色蠱元陽人不怨色至於恃取天殃
過招人咎而怨天尤人亦何昧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
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
牖而見天道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
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不靜則燕居
閒暇亦憧憧靡寧靜在心不在境
易之寒口山上有水寒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寂寥
枯淡中所助於道心者為多不然君子身何待寒
而後反德何待寒而後脩哉
聖人之言遠如天愚以為近於地也賢人之言近
如地乃時時遠於天凡聖人之言未有不可踐者
也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情者不
可圖以非類此君子貴窮理
易以知倫簡以知阻易簡由入道而得此心平坦
既不累於險阻則險阻自知此聖人知天之學

錢公良測語

六

願卦慎言節飲食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孝弟之人其詞也溫剛毅之人其詞也雄直亮之人其詞也切通敏之人其詞也辯廉介之人其詞也潔故曰言者心之聲

夜坐靜思日間儘有不必言者亦有不能言者然後知語默中節為難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不遽發而徐觀理之是非則怒可忘矣

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養心靡俗不交惡黨不入可以立身小利不爭小忿不發可以和眾見善必行聞過必改可以畜德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類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隳行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執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

楊子泣路以其可南可北墨子悲絲以其可青可赤聖人正蒙以其可聖可狂

夫人有志功業者有志山林者畢許不能為管晏管晏不能為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斷之則憂

顏子犯而不較若反已有分毫愆戾亦已有以致之不謂之犯不較只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直須看道理為之亦是不較若外雖不較而其心介然未嘗忘是不免於較也

天有春夏秋冬而溫涼寒燠猶可測也人有喜怒愛憎而厚貌深情不可測也故曰知人難於知天

人有過喜談之存一怒心者少已有過惡聞之湯無悔心者多若以恕己之心恕人是謂大公以責人之心責己是謂大勇

心未接物時不可使昏既接物時不可使亂亂生於昏故子思只重未發之中

從外以擴內為學從內以照外為識合內外而受之為量故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孟子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有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於人事獨委焉不亦惑哉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大丈夫於天下無一事非其所當為况一家父母宗族妻子等事可不為一料理

孟子言易子而教可以示文不可以語子視君如寇讐可以警君不可以誨臣

蘇洵曰龍逢比干不得為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無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無龍逢比干之心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處之以和則事無不濟故知處事着力全不在皮面上

徐梁肉者難與之謀霍食被綺羅者難與之言布素嗜財利者難與之謀道德處逸樂者難與之言勤苦

范蜀公云麴蘖有毒平地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

佛氏有云不昧因果易不墮因果難今人皆願生極樂世界不知果能心境圓明澹然無欲便是出火宅入清涼界耳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萬物為事人能念在利濟便是能體天地之心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

面踉蹌耳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謂善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即謂惡

既飢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寒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設此以垂世誠然亦安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為倚伏天道也得而欣失而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卒能轉禍為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王輔嗣云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

薛文清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君子所以慎獨

我有不善人或告我我能速改則善歸於我且負人若不能改則善歸於人兼復棄我矣故君子貴受言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為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

之甚無非是我實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滿世界皆藥物也

慎言語固難節飲食亦不易余嘗飲食失節書戒爾食終是賊多食賊身之難爾忘乎哉置几上以自警

衣冠必整齊嚴肅則情氣自銷夫嚴衣冠則有禮以閑其外銷情氣則有禮以一其內此亦君子入敬之梯媒也

淳風

聖人未嘗不喜喜以物而不以已聖人未嘗不怒

錢公良淵語

怒以物而不以已

身可以安不必皆靡廟食可以飲不必皆鼎鼐耳
可以聽不必皆笙鏞目可以視不必皆靡曼是以
蔬食陋巷孔顏不以爲憂管床茅屋田生自以爲
樂

箕子封朝鮮出語人曰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
雖聖吾其夷矣能忘醜顏少師哉

霍子曰有司之校士也其薦揚也以國也吾何德
焉噫公矣讀先王之郊祀社稷則懔然也造物者
豈任德哉然而先王以教民厚也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
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張矣
疾惡過嚴由立已於峻不能恕人爾若君子則哀
矜之不暇何忍忿疾

李密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
爲人兄爲兄供養之日長

徐孺子矯矯特立薦辟皆不就及薦辟者死豕雞
漬酒千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
恩之意宜其爲東海人物冠冕

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乘牛車游
衍自適宰相欲延致東閣弗屑也今之仕者一旦
去官卽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耳若雲者
非既貴可使復賤者耶

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詠
先王之遺風可以樂而忘死音哉斯言士安往而
不得貧賤哉

虞翻爲子求婦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
醴泉無源

趙至年十二就師誦書登聞父嘑叱牛聲釋書而
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效景華而使父老不免

勤苦

昔吳隱之刺廣州廣食泉而飲之賦詩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於世而泉亦
得雪其耻矣

陶侃爲魚梁吏以蚶鮮餉母湛氏母責之曰汝爲
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
房彥謙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
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余受學虛齋先生嘗脫妻簪珥爲脩脯先生曰吾
利此物安望汝他日屬清操而成人美邪峻却之
其視較銖兩於師弟間者遠矣

愬寃者止言在人一邊不言自己一邊所以聽言
者未可遽以爲喜怒

傅獻簡公云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闇昧萬一
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
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近有題廬墓卷云應知表門事不是結廬心此真
能說孝子者

和靖誦光明經可謂願親矣願親於道者孝之至
也未易能也

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若以成敗論則世
之說道成功者豈皆足稱者邪是則因辱終身不
足耻非則功名振世不足多彼以成敗評豪傑者
市兒之見也

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
其真寧免爲小人

劉元城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
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也故古人著書多在年
財以不著爲富官以不顯爲貴名以不彰爲譽施
以不報爲惠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劍文天祥趨儀真而舟子辭
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
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安貧儉用不免干人多事求贏祇以自苦豐約窮
通命中素定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東坡自元符三年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
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已者預以此告之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
有賓主之敬難忝可以爲大享豈在蕭韶有淑柔
之德刺苧可以行婦道豈在組纈

蘇掖嘗置別墅與售者項項爭直其子在傍曰大
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
少悟世人知此可免營造矣

劉原武拾遺金還失者後父子皆登第還金本出
無心福善自有隱報觀此不但可以勵人亦可以
談天

祝虛齋先生之鄰莫氏嘗以屋售先生固止之且
周其乏常云我能顧恤鄰人卽我之家人也何必
取其地然後爲我有今之處鄰者必欲吞噬以爲
已有其心之廣狹何如

陸務觀云爲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
若市道吾實耻之

元伯頌南征還詩云檐頭不帶江南物只挿梅花
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肅然也但惜江
南梅花携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頌者此梅
花或可留得

劉南坦家貧不能結樓又徵仲爲作神樓闔揚升
庵繫之以曲此畫與曲至今爲人寶玩足垂不朽
文徵仲嘗戲語人曰吾力不能翔齋館皆於印上
起造亦此意也

祝虛齋先生私居未嘗服絳綺惟蠶布舊服每飯必以精者奉親而已與子食蠶繭謂教兒輩不宜習肥甘也

古之有言責者計萬世是非不計一時榮辱論天下利害不謀一身利害非不知言之害不言之利然而必言之者以天下從義不以天下從我也

徐子權峽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官比部郎靖難師起聞練子寧死從容賦詩曰翹首謝京國飛魂歸故鄉遂自縊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祝虛齋先生平居有皆師錄善者書名不善者惟舉事以示戒一日計偕北上有同行病胡臭者眾皆厭憎先生獨與之同臥起其心與度可量哉

凡奴僕得罪於人者不可恕也得罪於己者可恕也

胡端敏云購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若世人皆然可追直道還古風

治本
方遜志云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民樂地闢上下相親昭倫尚德此富國之本

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鷄鳴二穀不升徹鳧三穀不升徹雉

漆器非延版之物桀用之而叛玉杯豈招亡之具紂用之而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君國尚然况黎庶乎尹文云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改復罪也大道容衆人德容下

聖人寡為而天下理

蠶穀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天下事可行於古可行於今如夏時周冕之類可行於古難行於今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者行之則民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民受其患君子貴酌時措之宜

國之將興也百官有司貌若違異而心則同於盡職國之將亡也百官有司貌若諧和而心則各為競進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與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朝廷以科目取士使君子不得不為小人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為君子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當而天下平

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私然而天下不為屬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慎焉而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矣

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為善之民易刀劍而牛犢易淫巧而識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對

凡典廢補敝鎮蹕舉劾安常習忘者不能為瞻前顧後者不敢為惟性定之人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魏文侯云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居官者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盡禮不言屈已欲賢下士不言忘勢庶乎官箴無忝

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為天子孝友全而自行備矣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莫孟獻子之罪聚斂臣也甚於盜噫其真有所警夫

居官者心公則自廉若居廉品格亦自高終不及公而自廉也又有恃廉而傲且刻者則為廉之累更多

語云至察無徒平易近民察非明也故人受其病平易則自能生明故可得而近之

大臣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端亦輕

范蜀公云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廷設耳目之官或有觸犯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若摧折過其將使諫臣喪氣卒然遇大利害大奸惡皆將蔽而不聞矣

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聽者不明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人主官闈中事臣子不可過為排擊故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占之賢聖皆有深見今之少年多喜排擊吾懼國本因而動搖也

韓億見諸路職司堪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於聖世乎
羅豫章云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崔亮以資格用人使不動馳競爭先亦是良法使

後人不得不祖之若能先才望而後資格方有實
用宋學士丁度對仁宗云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
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才能此可以救資格一定之
弊

范文正公云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
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
為廢人矣

擇士者猶工師之擇木不先道義之賢而詞藻之
工是取猶舍合抱而求拱把也

元凱良矣然無堯舜不舉伊周忠矣然無湯武不
顯故曰賢人得君以有為

劉炫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
而望從容可得乎

民生之休戚繫守令民情之通塞繫臺諫欲守令
盡職如古之獎廉吏欲臺諫盡言如古之賞諫

君子任一郡邑之寄操御下之權非欲民畏也真
使豈弟之意默運於綱紀法度之間斯民陰被其
德耳故善為政者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
可愛之實

治民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啟其業

游惰禁則土著國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
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
國用可足

守令廉則心清而才自練達能則通變而事不留
滯廉固尤要能亦不可少若廉而且能即古之循
吏何加

勸農固在經其時樂其事有一中丞治徐州百計
勸農人莫肯應故農不必勸惟輕賦過訟乃勸農
之術

救荒不患人無奇策只患人無真心有真心即有

奇策

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聖人不能禁民無欲也故有
禮以節之以刑威制准符者是暫時作用以重農
發廉耻者是彈盜本領

財者民之脂膏公家之賦稅有常數私門之苞苴
無定額斯民竭地殫廬不足以滿其欲為人上者
奈何不惜

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
言則多方救護之今為民父母行政視民疾苦畧
不顧恤與古人之用心何天淵哉

孫廉云發奸擄伏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
事無不理

禮之屬三千刑之屬三千出一禮入一刑間不容
髮是懷刑莫若秉禮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旦耳顧十九斃命此必司法
者委宛其間庶得議獄之意

凡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之貴眾斷之貴
獨

居官受囑固為非理然有意於却而倨傲很戾是
之謂激有意於受而不顧是非是之謂隨要在好
察過言因言於理應之以無心可也

書曰闔道道以千百姓之與爾爾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故後之仕宦若佛人
從欲人或非之違道于舉莫或非之今并干舉者
亦寡哀哉

人有恒言有治人無治法治人能通其變治法惟
守其常

今之仕者飾言詞習恭遜是以佞能專矯激立聲
名是以詐能假親知胥黨援是以勢能私覬遺資
請託是以貨能予皆弗能也

楊文襄公云為政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
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良醫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在生也聖人治無患之
患故天下常太平也

昔人有言聽言不可不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
不可不審審則庶幾其無誤

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
士為科目而業文今之人才即古之人才所以勵
其志趨使進於道德者其機則在上耳

在刑威

恐者衆妙之門居官亦以恐為貴凡事之來且恐
則或剛或柔自有可處若一時不能恐則無所處
故一切法無我皆得成於恐

用法不可太寬寬則人不知懼施恩不可太過過
則人不知感

相臣執政與國同休任用匪人則憑藉寵靈擅作
威福植黨罔上懷奸誤國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
罹其毒

大臣一言一動須合天下之公不宜拂眾論執已
見斯民受其利國蒙其澤

吳希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
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言合之
可作出處銘

視合哺鼓腹之民若瘡痍之木瘰視耕食盤飲之
民若呻吟之未息其於政也幾矣

政以宜民俗所未厭不必輒改俗所未安不宜強
行

天以民立君君以民建官士以民行道故有司之
務無一不為民也長民者獨薄書賦稅是急而虐

用其民亦未之思耶

存一念愛民時便是愛已有一步進德處勝於進

官

赤子不能言母能中其欲者得赤子之心也民能

有言有司往往障拂其口失民心矣

人有言亡國之臣不可以言智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然百里奚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韓信去

楚而楚敗之漢而漢興此又不可以樂論也在用

與不用之間

吳武陵云霆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

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

錢公良淵語卷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六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欽精

亢倉子云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

則福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善惹也故曰圖大於

微知著於細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人能每事

即始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

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

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故荆卿

傳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其言之也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性可以銷福清明上帝所忌

而得謗可以銷名

入世事譬之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起滅何常儻不

參透此關解不墮煩惱障中矣

張子言下視則心柔柔則敬顏子四勿首視攝心

以謹視為第一故左傳曰視高則離其目陰符經

曰機在目釋氏多以耳根圓通得道而目力圓通

則少如十六觀經全是以心攝目也

治家有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學學乎種德布惠而

後為勤淡淡乎聲利不好而後為儉今之所謂勤

儉貪且吝耳

清苦固是佳事然亦不可過天下豈有薄於自待

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

方不虛生遇富貴人宜勸他寬見聰明人宜勸他

厚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

生

遠公云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以存似

不在常年耳故能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復

何羨於遐齡

唐人春遊以牡丹為勝賞劉淵邀客乃繫水牛百

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余謂牛之用固十倍牡

丹不過孔僅卓王孫之見若能種德務施非由關

上乘青牛老人不足以語此

而外禍生焉其惟古乎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則不

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

必有忍乃有濟

荀子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勅時則

天不能病備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欲界無邊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後有

身故家彌大經營亦大位彌高翰望亦高失隴望

隴得隴望蜀世短意長翻不如三家村裏百事淡

撒脫

君子多思不若養志多言不若守靜多才不若蓄

德

伯淳謂琴聲可以禁邪聲聲可以養心有聲之樂

亦不可無也然惟聽之者何如耳

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故能遷咎延

與轉禍為福

居官箴清慎勤三者余謂惟慎則自防也嚴慮事

也周慮事也敏而清與勤兼得之一或不慎雖有

水鏡之操夙夜之勤未免有過中失正之事孔明

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是慎尤為要也

范文正公謂子弟曰西都士大夫因林相宅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願何待而居乎

康節云牡丹含蕊為盛爛熳為衰故富貴到極處而始收歛晚矣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版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故也

鯢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任官無息機不計則蹶矣

雞犬之事智人弗若矣牛馬之專力人弗若矣駢馬而為人用而無弗悉也用天下者乃恒有所弗悉何也

圓照禪師見飯僧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相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語

杯酒破利名寸心集古今惟達人可語此處事貴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期

矜持太過者不可謂之敬然矜勝於放肆枯寂太過者不可謂之靜然猶勝於勞擾

揚遠庵身不論中人而開府鎮邊驅使數十萬貔貅不翅三尺童孺才氣有大過人者其言曰無事

常如有事時時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始知其從心上用功也

士君子氣易動心易迷專為立界備全體向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心腹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鑒遠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生於順劔楯矛戟未必能敵敵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霧霖未必能生疾聲色游政每足以殞人之軀

世運盛衰各含機藏陰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

初南握瑾海茹之良媒雙津利孔招怨之危賊欲談鯁論騰湧之健駟方人擬物反刺之鈞刀是以君子網盛彩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

人不求福斯無禍人不求利斯無害故曰福為禍先利為害本

齊王出遊遇齊女癩癩採桑命載後車女曰女母在堂而隨王足奔女也王安用之末世仕宦以鑽刺代寒脩者才智雖高文華雖麗不若此醜女多矣

昔陳仲子友有云熟於就名者必先冷瘡於附利者必先淡出離之為天下賤者恒見也成鳳之為天下貴者恒不見也今世無過人之才而逐逐仕進行將踴突

係以放目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廉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

漢儒有言曰富貴非其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實原其所以來則知所以去吾嘗味於斯言而知友道之薄自古為然矣

蘇秦之為合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可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秦徒揮闔其說以利啗六國而天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及張儀連衡之說行從約遂解六國日趨於亡矣

博浪一槌子房不必論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見英雄敢放處要迫人云虛全茶歌飲到七碗自然常有高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知博浪一槌

得此意故至感不發

蕭何動用智鼓如治未央宮可見後高祖果以為壯麗其壽之固蒸也

世有恒言陸博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子以士君子可往則仕可止則止有大道存焉以仕宦為務薄者忘其大敗也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藥石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人之將病於不嗜食而知困之將亡於不嗜賢而知

勿謂宗可敗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萌無害巨闕之鏗過石亦碎故禍當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其疑之及考史記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安可不鑒

榮盛之家矯情生焉敗亡之家貧賤之家畏懼生焉人才出矣

修身行義儉約恭敬其或無福禍必不至駘倣修泰離度絕理其或無禍福亦不至

開國起家莫不由於祖父之勤儉敗國敗家莫不由於子孫之奢惰故易曰子克家詩曰繩其

諸葛氏而蜀氏非徒匹蜀也又匹魏何也諸葛沒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魯本成矣

張九齡謂李泌曰垂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

嬰兒之病多起於食貴臣之禍多起於寵

孫登謂嵇康曰子識火乎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燭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身今子才多識宏

錢公良訓話

難乎免於公之世矣

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類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亦薄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亦厚

王安石行新法眾議騰沸明道獨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使宰相如明道何以有熙

寧之紛更使諸君子如明道何以有紹聖之思警太分明思者令人不足德而警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云奸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

避康節云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呂東萊云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

說今之犯權貴取禍者坐不知此耳中黃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大盡聖門惡詩為直以此

朱子言天公有記性無急性無有感不應者余謂善惡吉凶是一氣感召終不可逃

宋之浮論甚於戰國之橫議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今之任往往擬拾其說以立道學門戶不亦陋乎

韓魏公於小人之欺終不道破苟許其情則激而

怨不中傷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味此幾魏公之智遠矣

正統土木之變于肅愍曰吾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禍正言若反知其意者鮮矣

言無隱而不聞行無微而不著詩曰鼓鐘於官聲聞於外言當慎也

宸濠之變余同年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見者壯之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憲副輒為位

易服而哭人惟問之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已而果然知子莫若父信哉

近日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玩愒度時有事張皇失措譬如瀕河而居者不能豫築堤防一旦水

滂奄至則望家室避之闕水退復還歲歲遷徙苟延支吾謀國如此可謂疎矣

凡物無聚則無散聚不極則散不重可為積聚者藥石

祝虛齋先生官工部時有以金壽私先生者先生固却之後受賄者坐累先生竟免故曰慎初之道

勝人皆貴一旦之浮爵輕喬松之承延不知春華至秋不得久茂語云女愛不及席男歡不畢輪知言

哉語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途弔者在門賀者在途士大夫可以深長思矣

有所不為試於得失辭受之際無所用耻驗諸妻

子儻僕之間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

參天地而獨立亘萬古而不朽三人之死不同而

同其心夫豈有為而然哉

輕諾必寡信易從者必多違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如生以余念之死生初無二道存吾順事斯沒吾

劉屏山以不遠復為平生三字符復者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於絕而續於終而始故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張用晦性清約人譏其太儉曰由儉入奢易由奢

入儉難今世奢靡極矣然上人能身先敦朴則下自化於儉故朴乃上古渾淪元氣儉乃後代返元

良藥方矯亭嘗云小人如虎狼蛇蝎殆又甚焉虎狼之

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已深避而預防之小人則心如虎狼其貌駑虞念如蛇蝎其言鸞和

人不知其將害已而狎之鮮弗及矣今人畧記文字微借高科入朝則吮齷齪痔招權

納賄居鄉則囑託公事吞虐細民縱酒漁色瀆亂彙倫大敗風俗天下安得不亂

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險側而君子者也

規世處順多善心驕習之所由起處處逆多厭心怨習之所由起賢聖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而不

以習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見辱於市人越夕可忘見羞於君子累世不泯此

大丈夫當履道秉德免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間

白沙混於泥塗不染自污青蓬育於麻園不扶自

直欲知善惡由於所入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

今人祇以文飾詞說衷曲蔽矣

西周之迹熄而鄭衛之風行故再醮之婦釐裝以自悅五姬之女冶容以媚人而亦有綠蘿之傾惟陽自向芳梅之隕於春未知彼所謂女中錚錚不為風所風者也

老萊子云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人之功名謂之會者聚也聚必有散譬諸晏客有三爵而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尚未去者視主人意耳仕宦行藏大率類此識破此機局則去留何必介意哉

陳搏云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住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訥訥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委曲則目為善處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為上者口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善說浪好快諧雖取快一時亦傷厚道揚隱微談中蕪雖雪忿一朝終損陰德

富兒因求宦傾貲汗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嫌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

嗜欲之人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之人語之誇人後靡則悅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於江河人相忘於道術

圯上老人謂張良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為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責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為怨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

拒劇通厚酬漂母平生心事其見乃良半不援大義以告高帝徒躡足附耳聞其疑隙良平之也大臣急於順主所以缺經國之遠猷庶官巧於取名所以鮮脩職之實抱

人於居安時未知其安及濱危難始知是以君子居安慮危則庶乎免其危

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耶策雖未就君子與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

漢高帝踞洗見英布既而就舍皆王者之供帳嫖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先儒呂氏乃曰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愚謂漢得天下率賴韓信彭越黥布之力而卒以誅夷其待功臣亦少恩矣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禮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人親親之者有惠人之資也彼褐之士身儉能施人皆疎之者無濟人之具

做人念頭重做官念頭輕則禍福不足動心做官念頭重做人念頭輕則毀譽常足驚志

勢利有時銷歇天地無時泯沒何趨勢利者衆存天理者寡

爵祿之崇卑固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

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俯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諂瀆士風喪矣

官情太濃則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則死時過不得

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

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在裂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驕慙奢其惟恭儉乎

君子之仕也官不擇崇卑行吾志而已事不擇難易盡吾職而已或從容於尊俎或經營於四方隨其所遇皆足以樹勳當時垂聲後世

仕之溺人猶水之溺人水之溺人人知避之仕之溺人厥名潰節相繼於前不惟不知避及濡足塞裳以就之孟子所謂載胥及溺者也

為民父母者苟利於己不顧害切於民求己之名不計事無益於實此民所以日困世所以不治

人言破家縣令減門刺史強宗豪右常誦此言庶不作姦犯科縣令刺史不可自存此心庶免罔民虐下

范審嘗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蔑棄典文陶沉仁義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翫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

邇來士風澆薄侈靡浮蕩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豐部中舉眼皆部是以迷或顛倒莫知抵止非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瀾穢轉之法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但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

今之仕者重進士之科得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歎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有幸不幸耳士顧以是為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非

感歎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已一有所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疵纖夫眾皆指之故青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衣冠之族以清白遺世為本務要恬穆省事凡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與之相接

君子德優於才或事不能舉訟不能聽小人才優於德或見事風生片言折獄無才者其殃民淺有才者其殃民深

崔玄暉母盧氏曰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今則悉入私帑矣程子曰開閭小民得一衣食必先父母今則先妻子矣此皆風俗之浸下者今且不能及况其善者乎

處妻妾貴和而敬僕僕隸賤貴慈而莊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道

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治人者必先自治責人者必先自責成人者必先自成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史皆虎

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其無也不在臨如臨則已晚矣

柳宗元告薛存義云吏於土者民之役也非以役民也蓋賤張備諸人一直而已士備於官者龍以章服逸以車馬饌以廩餼居以潭邃從以卒隸輿

臺乃漁焉獵焉草管然雜焉民之役也固如

也

小人專望人恩思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盧垺云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柳世隆云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陸慧曉云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晉樂書郤芮之後淪於輿皂唐房玄齡杜如晦子孫至操觚而乞門第高可畏不可恃誠哉是

韓退之之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世不知有狀元袞者以此知科名不足

陳秀公以丞相治第極為闊壯宅成疾甚惟有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備不得賣不得

世人盡好高堂華服不知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故布袍容膝儘有得處

林助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目與真景會曾不涉趣無乃貴偽而賤真耶今世俗好名譽而多獲贖本卒至敗家又其甚矣

蘇子曰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好於人皆物之病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仕必為人今之學者為人其仕必為己學者為人天下無實學仕者為己天下無善政

范文正公曰言欲遜避免禍行欲嚴嚴遠侮人能三復而力行則內不失己外不夫人庶幾君子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飽食煖衣自暇自

逸者何衆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簡編今人明窻淨几玩時暢日者何衆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問里有賢師友而不知親者何衆

文天祥少游廬陵忠節祠欣然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果以精忠大節著是以人貴感發興起

倪文節公云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受家業則忘勤儉

盧毓云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振饑者與以徑寸之珠詭若與以一簞之食拯溺者與以方寸之玉詭若與以一葉之匏

曾中丞統欲復河套雖過於擔當要之可矜不可廢可獎不可殺臺省無一人敢言何也秦殺二十

九人猶有茅焦不意當代謹言如此

余同年呂涇野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如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諂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已益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

薦者貪惟開誠布公九病可勿藥而愈

君子不以己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

賤而皇皇下之於夢何耶故必破惺夢之關者庶
超於富貴貧賤之外

無基厚墻地傾立至器小受鉅覆滿隨因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

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君子易疎而難親不惟小人畏之雖君子亦或遠

之小人易親而難疎不惟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

近之惟仁人能辯之而不可眩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

度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能遠之

如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於有事時求無事於有過中求無過此盛世之事

於無事時要求有事於無過中要求有過此衰世

之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行一事而損終身之福切

須檢點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

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與生死富貴貧賤而

更者世俗之交情不與生死富貴貧賤而更者士

君子之交誼

好譽者常誇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邵文莊公曰人當為真士夫不當為假道學今之

為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覆短駭俗耳其誰之

人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

報則暴珍殄矣知寬對之有報則世警解矣知貪

謀之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競

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牆相從者寡矣

羅仲素云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

落噴火坑墮中如何得出故每事自反真一帖清

涼散也

錢公良測語

九

錢公良測語

九

近世風俗深薄而士習益變曲踞為恭厚貌為信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誕謾以言而險德以行士處

此世如人自戲之場耳目眩惑安望其能砥行立

名以風夫稱士者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湯佐宅一夕家人舉

燈照蝠驚墮猫食之雌彷彿悲鳴不已朝夕守巢

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來復捕舊巢人視巢有二

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背之殼爾自是去來凡

幾載人目為貞燕

成化六年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

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棄

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鴛

嘉靖丙戌余入 觀歸阻風白洋河有二鶴巢於

樹巔同行罷幕舟子孫連射其一取四卵其一飛

繞哀鳴復射之後至鄱陽湖孫被賊殺投屍水中

余感其事為賦詩云石尤風阻客歸期水遠天長

欲渡遲差可林高容鶴集那因果破使人悲離孤

已落雲邊羽驚夢猶榻月下枝精衛謾云填海去

聊環黃雀是當時

鷹鷂取弱禽回翔而集不顧遇免鬼蓋其欲既足

遂止乃人縱欲無厭囊橐既盈猶日營營是又鷹

鷂之不如也

梟謂鳩曰鄉人皆惡我鳴我欲東徙以辭子鳩曰

子能更鳴乎曰不能然則東人亦惡子之聲矣然

梟聲難變而人之惡行可改鳩為梟計欲其更鳴

吾為人計欲其去惡

導儒

蒙全以砂錫玉以珠珊瑚之叢必茂重淵夜光之

珍以領驪龍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余意文章亦

然

錢公良測語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在己則觸境皆仁雖毀譽榮

辱之來非獨不動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

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何以為學

故老子曰強其骨弱其腹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

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蹴有竹焉穿林

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為復矣又問

曰學何以日以漸有水焉日一毫月一寸歷數十

年而後于霄蔽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已矣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

安期羨門不可見神僊之名存屈宋班馬不可見

文章之名存然則文章與神僊相為永世者故曰

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

晏子曰為者常成行者常至要非有異於人也常

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知

矣

孔子以齊景公與伯夷叔齊較量最是提省人心

學者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為一切俗情

所轉庶幾有首陽之意

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宥于賤帶弦以自急人能

改身之恆斯為天下名士

君子稱人之善而非譽也折人之過而非毀也欲

其勸善而改過也小人不然善則忌之過則之

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愚人之言未必可盡棄賢

人或為為而言之愚人或于慮而一得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

大夫獨括氏之一字却有味

張曜云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

錢公良測語

可以庶幾非欲試河古人得失也
凡人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真能讀盡
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嗟嗟只坐胸
中書少耳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鑠於骨書於紳染於神
薰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椒一言
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責舟人片說

學必講而後明然必下學人事乃上達天理若只
談性命道德良知靜坐口堯舜而行盜蹠何異口
頭禪耶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天失身之謂
無後

劉向傳云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
乙神以青藜照向

功名富貴之於人如飄風過耳浮雲過目玩弄未
幾而溢焉以去自古及今消沉靡滅何可勝數孰
如道德功業之可以垂諸不朽哉

史記以弘邁為格而其中未嘗不約束左氏以約
束為體而其中未嘗不弘邁此冠古異才人何可
及

漢趙嘉與兄子書曰大丈夫過無箕山之操仕無
伊周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
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
也奈何

荀子曰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
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斯不易之論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有德之士多能辦事不可遽
謂有才之人
語云士脩之於家而壞之天子之庭亦曾有脩處
今不過算計功名而已豈讀書亦壞心術者耶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君子不可有世俗之情然亦不可不知世俗之情
有世俗之情則不能處己不知世俗之情則不能
處人

騏驎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下和是以輝
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行之
士亦宜然

文莫盛於退之文體則變詩莫盛於子美詩體則
變文必以六經為準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為
準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為棄源尋委舍根培枝

况未工者乎
韓退之云化當世莫若口信來世莫若書噫此可
為知者道也

讀書必先從理從理則學達書也理心也是故
得心則忘言

作字者貴摹古不摹古猶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
又貴於忘古不忘古縱筆筆相肖低字之奴耳
文有二病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攝易則麤縱
而弗工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云經師易獲人師難
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昔人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
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於自家
體貼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言依於弟今之士大夫講道學者不可不味此
古人為學初時即留心天下在行己之志所以皆
有實用如宋時學者未出仕即學兵法蓋以復讐
為念近日進士觀政尚不肯理會天下事所以今
不逮古

錢公良測語 下 110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
自得者能若是乎
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輒能前知其始學
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先哲苦心如此

溫公謂子公休曰買豎藏貨貝儒家惟此書當知
實情吾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
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

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先氣質高明者口多易言身
多易動宜變而為渾厚氣質沉潛者當言或默當
動或靜宜變而為高明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獨
有善可醫胸中俗氣
王君大曰能觀千劍則能曉劍諺曰習伏眾神巧
者不過習者之門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生
程門文字不脫訓詁家風蘇門文字不脫縱橫氣
象程之訓詁理皆切實然無象外之玄蘇之縱橫
勢含飛動然長狙詐之習

文章有五經左史若只以時代歐蘇韓柳論覺千
古文字寂寥李北地曰西京而下無文矣豈橋舉
當世乎余以文章關氣運詞人如候蟲秋氣蕭條
何能復發春鳥之鳴

陸游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
高天下乃克之為信乎文章功業直以氣勝耳
學者採子史不循經典擬華善不究根莖騰口說
不啟踐履競圓融不厲廉介此亦今之大弊也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急行之言易
而罔不試故也

內不足者一言一行便生得色內有餘者掀天蓋
世視若浮雲

錢公良測語 下 110

陳白沙云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子奪之間哉

人有貧而富者富者未必貪也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也

心之鄙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達觀質之愚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通變

古之教者植身教而文字之教舉學者尊德業而文字之業從今之教者反所植而身教踣學者反所尊而德業廢故古今之教名一而致殊古今之

學名同而業異

今天下士好高鶩遠謀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宜知克繇之治以濟衆爲心孔孟之道不離日用修己之常職卽是忠修己之常職卽是孝何必蒐奇索隱趨周文貌尼父謂之道德耶始學之要必須除外事除一事則增一段靈光靈光聚而所守固矣

錢公良測語卷下

孫錢希淳重較



錢子語測

海鹽錢琦公良

錢子語測題詞

先生學務端本少從海昌祝虛齋先生游又與吳南溪先生交南溪先生亦務本之學資歷甚深徐東濱先生每稱先生曰安靜粹怡君子哉子生也後荷不瑣拒每入城下詢坐誨移日鑿鑿皆經世理身要言嘆子姑之夫張白川速仕缺遵養學優仕果不達蓋仰先生敦本之實云晚與董從吾及碧里子王芝山人結海門社會洞明性命之學以故語測之推見至贖而竟悟先天之微發所未發多矣予喜海上理學之精者先生暨碧里董子而已鮮企也宜賢季子蓋傳之是父之大賢是子之至孝兩足徵矣予懿好之公題數語於簡端浙西武原沂陽生王文祿世庶題錢子語測贊

降慶戊辰春月後學彭略識

錢子語測

法語篇

海鹽錢琦公良

心覺放時即收斂不使外馳則能照天下之理乃上達之基也若知放而猶舒徐為功久將不知所之終不可收矣蓋聖愚之分在猛緩一線之隔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不靜則燕居閒暇亦衝然靡寧靜在心不在境所謂心轉法華匪從法華轉也周子主靜即王敬敬外無靜靜外無敬讀書不先從理路工夫終無根據書其言也理其意也欲忘言必須得意

張子言下視則心柔柔則敬顏子四勿以視為先攝心以謹視第一凡對人言而目他視心之不存傲之象也故左傳曰視高則離其目陰符經曰機在目稗氏以耳根圓通得道而目力圓通者則少故有淨觀之訓顏子犯而不校若已有分毫不是而彼加凌軋亦已有以致之不謂之犯不校亦非謂全然不看道理只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直須看道理為之亦是不校也孟子三自反與校而不動氣俱謂之不校若外雖不校而其心介然未嘗忘是即校也

今人只在記誦辭章上用心理聖賢精意曾不理會雖博學而無真知若能潛心聖賢逐一從自身體驗則真好而真樂矣敬可以訓畏畏不足以盡敬既是非畏得喪畏利害畏毀譽皆畏也敬則所畏在理不敢從非而舍是毀譽得喪利害不與焉為人最要辭受取予分明與其受之非義寧過於辭此孟子只言過取傷廉而不言過辭傷倫也

放心收是合內外之學祝虛齋先生官工部時有以金酒器進先生者先生堅卻之後受賄者無弗蒙累先生物獨截然莫能干後亦莫之累故曰慎初之道勝朱子言天公有記性無慧性無有不感應者余謂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善惡吉凶固是一氣感召其理不可逃劉原武拾遺金部還失者後父子皆祭第嗚呼彼之還金不出無心而天道自有福善之報隱然不爽觀此不但可以勵人亦可以談天也凡想寬者止說在一邊自己一邊皆隱而不言聽言者未可遽以為喜怒古稱兩造具備勿信單辭蓋有以也

文章實關氣運韓柳二子生富元和之盛以蘇子

生逢嘉祐之盛其文卒為百代宗仰余以詞人如候
蟲秋氣蕭條何能復發春鳥之吟也

程門文字脫不得訓詁家風蘇門文字脫不得縱橫
氣象程之訓詁理皆切實然無象外之玄蘇之縱橫
勢含飛動然長狙詐之習

君子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若以成敗論則
世之詭道而成功者豈盡可與也孔子嘗云勇士不
忘喪其元何利害之足論彼以成敗評愛傑者市兒
之見也

神化只橫渠說得明心不昧其心是神事不逐於事
是化

太和大虛之運也太虛太和本也太虛不可獨言
理太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曰虛無所有而
強名曰和

孝弟慈三者人情只易全慈何也蓋幼子以誠感我
無所用其私心故應之者真心俱透出

易以知險阻以知阻易簡由誠而得此心平坦既不
累於險阻則險阻自能知此聖人知天之學也吾黨
惟居易而俟命焉

狂狷志節甚高但執着而費力聖學無所執亦無可
名然今求為真狂狷者亦鮮矣

替賈殺人臯陶執之舜不得禁竊負以逃然臯陶人
臣何敢遽犯天子之父孟子只形容為臣當守法為
子當愛親聖人之心渾是天理而無計較之私

或問古為母齊衰斯何也曰聖人制禮只是順人情
古時婦人不得專今人家夫婦並隆為子人者便見
得兩重之義然義理無窮人情日變如均父母喪
服有待於後之聖人此類尚多周公豈肯自謂其盡
善乎哉 聖祖均之起萬古矣

薛文清公讀書錄其言精粹於聖學少所發明俱本

程朱大意若陽明傳習錄後前人所未發一誦之心
開目明矣

古者選詩述美以示勸迷刺以示懲專取其意以備
觀省而垂鑑戒後世但知格調詞氣而已全無與於
美刺觀省便覺玩心於外

孔子十翼理精故語自工造化天然之文也史記以
弘邁為格而其中未嘗不約束左氏以約束為體而
其中未嘗不弘邁此冠古異才人何可及

孔子聖之時陰陽之理備於心蓋易者心易也贊易
皆心聲也聖人心有陰陽太極故說陰陽太極能十
分相似

武成言紂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只是要出脫武王所
以說得紂如此文勝為史自武成泰誓之作已然所
以史家往往得罪於神人杵石經作下楮也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今人戚戚於貧賤與若將終
身相去多少舜為天子若固有之今人中一第便驕
人纔富便奢縱與若固有之相去多少所以仲尼教
人但審富貴安貧賤庶乎漸造高明

大學知止兩節大似格致傳又細玩聖經一章有此
兩節反成贅刺但紫陽則疑格字無所發明也故第
云物格知致則知所止矣正和石經大學尤完全也

校陽明所刻大學又不同

中庸作二篇首曰天命篇自誠明以下曰誠明篇本
自渾然朱子分三十三章非古本矣

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承漢註來學者不可廢宋儒
後出本不欲盡廢前人况多取用使宋儒欲廢前人
安知後儒不廢宋人也

祝虛齋先生講論語質直好義章謂質直是朴實的
人多不合宜今好義而事皆合宜矣如此則體用內
外都已停當誰肯於接物時再審今又能察言觀色

而不敢自是如此則脩諸已驗諸人皆善善而無疵
矣誰肯懷下人之心今又能卑以自牧而不敢自矜
當今之世若有此等人在邦家達乎不達乎

先儒論潮汐有以八卦相配者有以隨月盈虧者今
觀湖惟錢塘江最佳揚子江則不淮是隨月之說亦
未可信邵子云潮者地之喘息此說渾然無加矣

王虎南有四書管窺其間論朱子失處儘有是者所
謂朱子之忠臣也

居官之道不能事事周察須使人畏而不敢肆乃善
仍於人所不防閑處考闢一或弊出即置之法所謂
懲一警百居家處僕隸亦當如此

居官者公則自廉若要廉即私意人若要廉品格亦
自高終不及公而自廉者也有恃廉而傲且刻者
則為廉之累更多

官箴有曰清曰慎曰勤祝虛齋勉譚縣尹文曰一或
不慎雖有水栢之操風夜之勞未勉有過中夫正之
為矣惟慎則自防也嚴慮事也周慮事也敏而清與
勤兼得之矣余謂慎即小心文王小心翼翼此慎也

孔明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是慎者居官之要也
古人為學初時即留心天下所以皆有實用如宋時
學者未出仕即學兵法蓋以復讎為念近世進士觀
政尚不肯理會天下事今不迨古有由然矣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劔楮予戟未必能敗
敵而金縷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霧霧未必能
生疾而聲色遊政每足以殞人之軀然金縷玉帛善
用之則為劔楮予戟倘恃此則徒能自蔽聲色遊政
不善用則為霜雪霧霧倘知節則所損亦微

勸農之方但處置得宜俾農家獲利則人自樂從前
時置一中丞於徐州百計招勸農而人無應者故
農不必勸惟輕賦遺訟乃勸農之術也

錢子語測

荊州鐵冶皆徒役而十九斃命此在司法者調停則
可其名為徒而其實應死者然後遺充之庶得議獄
之意

夷海為鹽海是曠蕩之所非居民所宜有其事當獨
之公家不可不禁私販然亦須有以通之今人見張
士誠起於鹽徒動以為慮不知事變無方豪傑隨地
皆有王者歛貨於山澤果能寬田賦一二則民安而
變彈矣縱有豪傑如劉項夫何能為

正蒙是張子述前人之書其言甚粹有未瑩者似當
玩會不可以辭害意也

程伊川易傳說理極廣而精本義王卜筮吉凶之占
非與程皆但補程所未備合程傳而全用朱子本義
俗習之訛也

易分上下自有意義乾坤是陰陽中大夫婦成恒是
陰陽中小天地故各以首篇然其說更多朱子姑指
簡帛為言亦不言之旨也

先天後天之說不一別無所考大抵易以道陰陽而
陰陽不過動靜以靜為先天動為後天其理似不可
易

學者作表乃所以表出自家意思也對君上之詞貴
雍容不可急驟貴切實不可浮衍李東陽作比對多
有新意丘瓊山進元史表多勁詞

漢人賞賜動以黃金數百斤自佛敎入中國與朝野
之用奢靡而金漸銷滅故曰崇禮莫先去浮去浮莫
先惜金明君貴五穀則金自惜矣

東漢東晉養名節蓋承平既久上無作者不免矯之
於下反生穿鑿宋道學起得真者不數人與尚名
節異名而同實也尚猶流於偽者乎

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也
今人痼疾疾以文飾說詞不魯吐露衷曲

錢子語測

海鹽錢琦公良

異語篇

五代之亂天意欲開太平故生周世宗宋藝祖君臣
同德兩英王出世但使斯民受福何論兩家然世宗
性急終不及藝祖之寬大

漢高為義帝發喪非其真心偶得於人之遮說仗義
以名羽之罪耳霸術也故漢高以逐鹿言固是絕足
以帝王道義言不過泗上亭長之智何足貴也

夷狄亦人也聖人之心合天下無不在其生之中
只為勢遠難及未嘗先有惡之拒之之心

疾惡之心過嚴由未體民胞物與之意若視如自家
一身必然寬藥調治何忍忿割已肉聖人視天下莫
非已也故生理條暢無有壅閼

國朝之樂乃是龍子欲所定樂成 太祖欲殺之遂
隱去或在甕中作聲不知龍子敬在甕中不知龍子
敬只是聲在甕中吁異人也

崔亮以資格用人使人不得馳競爭先亦是良法夫
以汲長孺之賢尚不免積薪之嘆况其他乎崔亮本
意雖未知其公私而後人自不得不祖之也若能先
才望而後資格方有實用耳

守令最難得廉能兩全而廉為尤要廉則心清而才
自練何患無能然通曉世故處事圓融之能吏亦不
可缺也

民生之休戚在守令民情之通塞在臺諫守令近民
盡職頗易臺諫勢遠欲語民情委曲甚難欲守令之
盡職如古之獎廉吏可也欲臺諫之盡言如古之賞
諫官可也

居官囑托固為非理曲直自在有人嗚然而怒倨傲
若逸是之謂激有人唯唯從命不顧是非是之謂隨
居鄉者以道自重勿為謬悠請托之談可也當官者

好察過言則因言揆理應之以無心可也
勿謂柔可欺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剛無害巨闕
之鏗遇石亦碎故曰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於
不足疑之小人其可不慎歟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
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
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
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
之實矣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分陰侯生善筮先
人事而後說卦觀此人當知務本矣

楊遂庵身不踰中人而開府鎮邊數十萬貔貅驅使
之如三尺童孺才氣有大過人者其言曰無事常如
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始知其從心上
用功也

唇之溝謂人中自此而上眼與耳鼻竅俱雙似卦之
坤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竅俱單似卦之乾坤上乾下
成卦之泰尊居卑柔克剛陰在上陽下奔所以保泰
也人身一天地其斯之謂乎

當今之世鄉社不立則童蒙失教何以聖忠義賢良
之士女教不行則不問閭則何以聖婉順孝敬之婦
然女教之脩也易鄉社之立也難今世重詞章科目
則社師自廢故科舉之學最壞人

董從吾嘗以老實小心勤謹六字日令其子寫誦此
六字乃入聖之要而小心尤急

世有恒言雙陸無休勢任宦亦無休勢予以士君子
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有大道存焉以仕宦為樽蒲者
忘其大敗也易曰知幾其神

處資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驕懲奢
其惟恭儉乎

或云塞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說此以垂世誠然亦安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倚伏天道也得而欣失而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卒能轉禍為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鷹鷂取弱禽而旋於霄漢間回翔而集遇愛免不顧蓋其欲既足鳥亦知止也世之縱欲無厭者囊橐既盈而猶日營營以求利是不如鳥也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陸凱寄范曄詩云江南無所贈聊附一枝春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種梅花一兩枝昔之詠梅者多矣而二人清操俱不愧梅梅亦愛入此二人之詠乃予猶惜江南梅花携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張用晦性清約人譏其太儉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今世奢靡極矣欲反於儉也難哉然上人能敦朴先之則下自化於儉矣故朴乃上古渾沌元氣儉乃後代返元良藥

天之生人自有定分君子安之而已鳥不續脛致鶴鶴不斷膝效鳧各相安也智者循分因性故天定而免於塵勞

凡誦人者必先自省如己之學已至乃可誦人進修己之行無歉乃可誦人踐履已能身致富厚乃可誦人治家已能處父母兄弟諸和乃可誦人孝弟未言而信信在言前若反身不能何以誦人釋氏常惡脫空謾語為此

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飽食煖衣而自暇自逸者何象也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簡編今人明牕淨几而玩時愒日者何象也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閭里有賢師友而不知親者何象也

孟嘗君命馮驩收債於薛驩問債市何物曰吾家寡者市之驩至薛悉召負者焚券歸謂平原君曰君府藏盈積所乏者義耳今市義而返夫彈鋏之子知義而市之尚能為薛公鑿一義窟世人孜孜營財不肯為子孫鑿一義窟其智比鷄鳴狗盜弗若矣

高宗夢帝資良弼而得傳說文帝夢人助已登天而得鄧通三代而下惟漢文最賢然精神尚不及武丁之清明蓋未嘗恭默思道也然宣室遠召則賈生亦在夢寐間惜乎未見其用亦以奮於齡故知傳若見夢大關商家氣運乃是後天積兆

酒之為物起風波於樽壺之中最沉溺人者也仲尼尚以酒困為戒則知移人尤物不獨少艾然能好善言則自惡言酒矣

嬰兒之嬉笑草莽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警則胚胎然動則皆詩矣桴以黃鼓以土簫以鞞皆有詩之用而未文警則消勺然又則詩不可勝用矣

孔子不飯盜泉之水惡其無廉名也魯子不入勝母之里惡其無孝名也孔廉曾孝天植其性觸不美之名而惡自生焉人當從觀省處入善

一緩近時奢靡成風凡宮室服食爭趨淫巧豈知濫費則暴殄天物過享則受福有限禍敗隨之理勢之必然也

蔡虛齋與姚德輝書云三十年前好用工吾今年且三十矣奈何昔項羽之抹趙也既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戰勝之由此遂霸夫羽無足言也然能決志勇往直於死中求生是亦學者所當師也

聖祖高皇帝製木鐸以孝順等六語使人徇於道路又製畫角使人播於麗譙曰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

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無非欲天下臣民為善去惡謹始慎終真聖人之言也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君子於口之出入可不慎歟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侮辱猶是馬雖曰無妄之災自治之功不容已也人能改過則善日長而惡日消矣人能安貧則用常足而體常舒矣

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於人事獨委焉不亦惑哉

天道好還善必報之以福惡必報之以禍釋氏輪迴報應即此理也

詩云至於大王賈始剪商乃言商當太王時漸入衰亂而羽翼已剪朱子乃添出一志字則太伯果不從太王之叛亂耶

子貢欲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可見活變處學者處事亦當體此

劉屏山以不遠復為平生三字符復者生之意無時無處無之於絕而續於終而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大風歌則思猛士坂下歌則惜婦人劉項與亡之幾決矣

抱朴子有詩聖有文聖有酒聖有草聖有茶聖有醫聖皆言其至也

余同年方矯亭嘗云小人之心如虎狼蛇蝎殆又甚馬虎狼之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己也深避而豫防之故弗及矣小人之心如虎狼之忍而其貌則驕虞也如蛇蝎之毒而其言則鴛和也君子不知其將害己也而狎之鮮弗及矣

鄞張甬川余鄉舉同年也為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一日叔因宿通願售甬川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其父洞雲公公潛然淚下甬川問故公嘆曰吾想至日折彼屋以豎我枉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耳甬川即還其券價亦不取賢哉父子可以風薄俗矣

古人有言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化為臭腐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途吊者在門賀者在途士大夫可以深長思矣

祝虛齋先生之隣莫姓者嘗欲售屋先生固止之且問其乏常云我能顧卹隣人卽我之家人也何必取其地然後為我有哉今之處隣者必欲吞噬為已有其心之廣狹何如也

孟子書文字極好看一難一發一放一收深有文法將白文讀熟詳味自有貫通處老泉批點宜哉

孟子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此等文字多少簡省今人便說不出

余受學祝虛齋先生之門嘗脫妻簪珥為脩先生受之旬餘一日出謂余曰汝所當成就者若吾利此物則汝他日必利人之物而不肯成就人矣視今之較

錄兩於師第問者何天淵哉

詞之瞻麗四六為勝若氣舒近古則散體更優如今之時又非垂遠之物但藉以出身可也所以韓歐二子之文為最丘文莊為祭酒議欲復古而未能

谷神言山谷中響應處便有神妙如此間打一下彼間便應故曰神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誠玄乎

祝虛齋先生嘗領命開河自海之沙岸至巨浸相絕四十餘里今先築兩旁岸及後通各處水來攻兩旁

岸之中其勢一瀉巨浸遂通借水力以去沙土其妙如此考工記曰善為溝者水啗之

卷完



四箴雜言

何大復景明仲默

四箴雜言

四箴有序

何子曰好惡者情之發也言行者身之章也窮達者天之命也毀譽者人之施也故情之不正身之不修而不得於天不合乎人君子之病也情正矣身修矣而猶不得于天不合乎人君子何病焉是故合情而全身樂天而知人者聖人也德乎情無違乎天持乎身無願乎人者賢人也任情以忘身希天而聖人者衆人也聖人者吾不能也衆人者吾不敢也賢人者吾願學焉乃者好惡言行窮達毀譽四箴書之座右

好惡箴

好之無實謂汝曰暱惡之無實謂汝曰嫉知人而為是汝則弗平不知人而為是汝則弗明弗明弗平是為枉其生

言行箴

能言而失其幾者不察其微也能行而失其要者不觀諸道也知人之蔽而不以自治也者棄也行違其言者悖也以言揜行者盜也汝省其微以至於道邪亦甘於棄入於悖而流於盜邪

窮達箴

四箴雜言

窮則益其志汝則是惡遠則損其志汝則是慕雖則汝惡窮孰汝獨雖則汝慕遠孰汝遷毋勞思明則惟順汝道而俟汝天

毀譽箴

無惡而毀於汝何夜無善而譽於汝何有嗚呼汝乎毋以毀譽而喪厥守乎

雜言十首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湖之水皆曰湖

古人奉德則報以環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珉珉佩也環還也珉決也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塚則棲于樹

雉鷄類鷹鷂類鳧鴨類鷄鷄鷄鴨可得常食雉鷄鳧鴨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柳之屈為厄匪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求伸毋伸以致屈

語似恭吝似儉語則不恭恭則不諂吝則不儉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振則知雪霾則知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為當幾能斷

卷完

四箴雜言

四

四箴雜言

六



慎言集訓

英教

慎言集訓目錄

卷之上 凡二十二則共二百四十二條

戒多言 二十五條 戒輕言 十條

戒妄言 九條 戒雜言 五條

戒戲言 七條 戒直言 九條

戒盡言 五條 戒漏言 十二條

戒惡言 十條 戒巧言 十八條

戒矜言 十三條 戒讒言 十五條

戒訐言 七條 戒輕諾之言 八條

戒強聒之言 十五條 戒譏評之言 二十三條

戒出位之言 十條 戒狎下之言 四條

戒諂諛之言 十七條 戒卑屈之言 六條

戒取怨之言 四條 戒召禍之言 十條

卷之下 凡十則共九十二條

言貴簡 十五條 言貴誠實 十五條

言貴和平 五條

言貴婉 八條

慎言目錄終

言貴遜 十一條

言貴時 九條

言貴養氣 六條

言貴當理 六條

言貴養心 十條

言貴有用 七條

慎言集訓敘

余平居應酬往往不當言者言之不必言者言之甚或招尤起羞悔莫能追每覽載藉於慎言有涉者輒掇節焉臺而抄之以自警命曰集訓訓有戒之云者疾疾也貴之云者藥石也證治聯綴維服斯並顧今顛毛種種猶夫故吾噫口過迺爾矧身心之過邪夜窻雨涼剪燈孤坐三復斯訓不覺汗顏因志吾之過焉

嘉靖丙戌秋八月望日清江英識

寶顏堂訂正慎言集訓卷之上

清江秋英纂集

袁甫陳臯謨

九如陳天保校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繫辭曰躁人之辭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仲長統曰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

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于多言

韓文公曰囂囂多言徒相為訾

范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

機災厄從此始

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

程子曰言愈多于道未必明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劉道原曰多言不中節

鄒道卿曰多言不如寡言

朱子曰多言害道○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言

語多愈支離○辭達則止不貴多言

余子節曰察神鑒昏昧于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

薛文清公曰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

寬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多言所損也

○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

志亦為之動

戒輕言

楊子雲曰言輕則招憂

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

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

矣

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

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人輕易

言語是他此心不在○知得為之難故自不敢

輕言○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

之責故耳

九峰蔡氏曰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

之患

新安陳氏曰輕于言者必不務力于行也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輕言輕動之人不

可與深計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慎守也

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安

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隱

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

李子方對賓客一語不妄發

薛文清公曰人于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

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

者皆妄也

戒雜言

韓文公曰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

莫之顧邪何為不鳴其善鳴者也

張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寔之

談此有以累于令德

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能存道

者鮮矣○群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或問多言輕言妄言雜言何以異英曰多言

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

言不及義也四者鈞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

根乎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辱而

贖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顏嘗公曰君子無苟戲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戲謔不知止

潛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先生猶有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寔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端

英曰夫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宜洽情況者也故武公善戲而詩人美之夫子於子游亦曰前言戲之耳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時漫然謔浪而至于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戒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于難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稽叔夜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逼事便發甚不可也
顏延之性褊激肆直言人多忌之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疑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是氣不平否

程子曰亦是量狹
張南軒曰狃于能直者所發多弊

司馬溫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合眾心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張天祺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

天祺怒曰叅政笑戲亦笑叅政豈惟戲笑天下無不笑之者賜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天祺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

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尚焉乃若太厲聲色摩恤顧忌徒激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此道原天祺之直予不敢取之也

或以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掄揚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愀然不悅予皇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察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傲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救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長乃自古記

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于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為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予于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戒盡言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于齊也
新安陳氏曰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眾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或曰子于人槩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言于人人亦將不盡言于子以是求益不亦難乎英曰古稱惟善人能受盡言予于親厚之能委心者何敢不盡言哉第愧無可盡言者耳許晉齋曰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

者耳許晉齋曰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

或議論經旨或撰述文字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則終身服膺而不失予于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我矣况有言焉敢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詩曰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劉道原曰吾有一蔽慎密而漏言

唐充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漢有司劾賈捐之楊興漏泄省中語捐之棄市興減死

石顯言京房張博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于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宋真宗得風疾事多决于皇后冠準以爲憂日請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

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溪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温室之樹恐言之泄于左右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師營與英公不相與師營于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于公處亦論師營公皆納之不形于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繫辭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曾子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樂正子春曰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

荀子曰君子口不出惡言○與人惡言深于矛戟

太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省身銓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

傳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訶乎

英曰近見當路者鑄謔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振暴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亂德惡似而非也

東方朔曰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陳思王曰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宋太宗與諸王宴射賈琰侍側頗稱贊德美實俛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

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周子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拙者吉

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

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尚口而無情實

鄒道卿曰過于褒美便入于巧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詞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洪景廬曰木訥者無巧言

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

人也然人觀其易淡闊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許營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或問巧言何以亂德英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發于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彌縫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

有義若校人欺子產放魚之類真巧言哉此與論篤君子何異蓋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巧言譬則画筆之精也故曰惡似而非也苟察之弗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不亂耶

戒矜言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喪厥功

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鄭玄曰矜者自尊大也

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

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

洪景廬居翰苑一日艸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于得意而不覺形于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無凶爻又嘗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幸忌之惡

之若怪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戒讒言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讒口置

驚○彼諸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肥義曰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謔磨骨

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李太白曰讒者沮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讒

朱子曰讒口交開為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

蘇文忠公曰小人為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之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艸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建取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傳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

奢太子奔宋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
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管隱危樂書構卻而晉
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
納女楚建走宰詬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
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
盟宋座死江充造靈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
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

洪景盧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
諸呂陳湯誅鄧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
平吳謝安却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
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
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于社稷率為諸
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英曰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讒口之機孽肇自
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以直
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此
邪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
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成尹曰智者除
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誇而怒者讒之由也蘇
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后蟲入之人必先疑
也而后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慎斯術也謹何
戒評言

慎言集調上

三九

子貢曰惡訐以為直者

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
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
概之

孔光曰以訐為忠直人臣之大罪也

楊惲性好刻害發人陰伏卒以此敗

吳明卿曰凡人于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

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

嘗形於言也

薛文清公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覺人詐

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英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煦煦然陽為
善也乃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
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
由此

戒輕諾之言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

子路無宿諾

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呂大臨曰張天祺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為已病

○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

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

胡文定公未嘗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

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
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一言不可輕許人
戒強聒之言

詩曰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
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
也

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

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人
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

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
其生邪

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
雖納忠而不愛

張子韶曰終日說說者為善多不終
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

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
或反貽其怒矣

耶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
蓋之

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繫辭為孔子

慎言集調上

四

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蓋知其性偏也

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戒譏評之言

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
嵇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
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

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
曹武惠王局量寬博未嘗言人過

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

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

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官鑰

長子經臨江軍脩謁方入客次聞眾賓聚首言

道卿被罪去位聞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

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眾賓負

根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

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

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

言眾人所作過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

已有真見乃可○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

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

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

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

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

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別是寒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寔而天下無完人矣

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

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外言

不入于柵內言不出于柵

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

伊川曰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願雖有

其人何可言公曰出于君口入于光耳又何害

伊川終不言

傅獻簡公以言事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

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

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

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司馬溫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韓蘄王既罷典兵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戒狎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
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

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英曰左右小人最能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迎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債事者子曰近之則不遜夫狎者近之也其不孫之招邪

戒諛諛之言

繫辭曰上交不諛

孔子曰上不荅不敢以諛

子貢曰貧而無諛

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諛莫甚焉

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

宋元王曰諛者賊也

荀悅曰違下從上則爲諛諛

王嘉曰議政諛諛則主德毀

孔叢子曰馬回以諛言得罪

鹽鐵論曰富貴多諛言

陳咸剛直有異才父萬年嘗召咸林下教戒之

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跪謝曰大人乃教

咸諛也萬年乃不復言

太史公曰周文處諛君子譏之爲其近于佞也

伊川曰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

胡文定公曰諛者獻佞以爲忠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于諛

歐陽公曰是是近乎諛

慎言集訓上

五七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寔德寔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已而作文詞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于此者乎

英曰諛諛于人者求乎人之悅已也而好人諛諛者悅乎人之求已也二者鈞之失正也

戒卑屈之言

繫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進齊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

誠齋楊氏曰鍾薄者無震毅德厚者無卑辭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

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

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

擇人

或疑卑屈之言類謙英曰所謂謙者或以貴

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

屈則蕭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謙之

言有類卑屈者卑屈之類謙綜其實不然

或問諛諛卑屈之言何以異英曰諛諛乎人

者也卑屈乎已者也二者恒相因者也

慎言集訓上

天

戒取怨之言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却之故人多怨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

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于

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

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

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

英曰甚哉言不可種怨于人也若人言有可

怨者我當忘之也

戒召禍之言

金人銘曰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節齋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爲甚故言所當節

也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

殃禍立至

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慎則招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慎言集訓上

三

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

雙峰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于之死豈容苟免

英曰取怨召禍二戒宜與直言惡言盡言妄言許言讒言漏言譏評之言參看

或問怨與禍奚異英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者害流於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也恒相須詎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言失之剛也

寶顏堂訂正慎言集訓卷之上

寶顏堂訂正慎言集訓卷之下

清江敖英纂集

襄甫陳臯謨

九如陳天保校

言貴簡

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程子曰言以簡為貴○德進則言自簡

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輔漢卿曰大凡人纔信定則言自簡默

徐羨之沉密寡言

呂許公沉靜寡言

吳遵路謹重寡言

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英曰余觀繫辭所謂吉人程子所謂德進輔漢卿所謂信寔以至徐之沉密呂之沉靜吳

之謹重胡之恬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或謂簡言非天資學力之致豈其然乎

呂晦叔其言簡而意足

薛蘭肅公知開封時明鑄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

公曰其為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月返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韓魏公與歐會同事兩府歐性素樸會則齷齪每議事至厲毅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英曰自呂晦叔以下四事觀之言簡而意不足則室言簡而理不盡則疎言簡而不文則鄙言簡而漫不可否則詭隨

薛文清公曰少言沉默最妙已心既存人自生敬○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英曰知心存而人自生敬又知養得德深氣完而夢寐安則簡言之效可睹矣知言之貴簡則多言輕言雜言漏言盡言出位狎下強聒譏評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誠寔

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厚矣○誠意交通則言出而人信矣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了一確

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

空亂語誠如何立○脩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寔也○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

若一一要寔這工夫自是大○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寔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

寶顏堂訂正慎言集訓卷之上

遷就之者

陳氏曰言欲當其寔而已

馬季機曰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寔

魯宗道易服飲仁和肆真宗急召之使者入門

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曰與公約曰上

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

當得罪公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

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

其備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真宗益嘉其誠寔

劉元城曰漢大臣說人長短各以其寔如巨衡

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

攻金陵者謂其為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

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在寔○句句着寔不

脫空方是謹言

英曰知言之貴誠寔則戲言妄言巧言讒言

輕諾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和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燥妄便見其德

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明道每與荆公論事

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

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

之人多退省愧服

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

明道先生與門人議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

川則直曰不然

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

臣隣人也隣人有送其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

與之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

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

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即

對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唐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

望之引觀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耗不能見太

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

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遂毀觀

唐肅宗即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

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

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

念公主也肅宗泣然泣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

西內

英曰自公子鋤以下四事皆所謂言之婉者

真足以感動人心而不費詞說然隣人之喻

非善釋思者莫易悟若賈詡以下三事庶幾

能撥動天理人情之機矣易曰納約自牖豈

詡等謂邪

言貴遜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實而迷其邦

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曰諾吾將仕矣

程子曰孔子與惡人言故遠詞以免禍

朱子曰遜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

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耳

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訕惟聖人能遜言而無

所訕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

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

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

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尤或曰五子遭此如何

曰必露精神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

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隨馬後肆言

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

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曰屢求退
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明道先生為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
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

明道為鄆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
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
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
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

君之程詐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
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

司馬溫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
溫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
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
溫公謝之

英曰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
者然文靖之遜非吃三斗醋者不能其納
汗之道邪若明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
而有條理者矣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
之遜下也其勢難

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英曰婉者不直已之
意者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
可與言不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

貴和平貴婉貴遜則直言許言惡言於言誦
諛卑屈取怨召禍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王沂公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

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
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雖勝者亦自然
不爭也

平巷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

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

言貴時

公明賈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

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
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
者也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
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鏗鏗人以為為異也若
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
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

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

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
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

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英曰誠能簡矣寔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
之不當理出之不以時譬之奕焉不免失先
後之著也

言貴養心

繫辭曰易其心而后語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
輕以疾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程子曰須是
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朱子曰即其言之失知其心之病○人之有言
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通
達而無病○大率說得容易的便是他心放了

○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心常存故事
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
之而不出也

胡敬齋曰言者心之穀心正時言必不差
薛文清公曰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
矣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

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較之高下者皆宜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氣忿則招拂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朱子曰心氣和則言順理矣

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

英曰苟欲發言當理出之以時而不知豫養

乎心之正氣之和將見本之則無襲焉已矣

何乃罪心穀詞氣不似之哉

言貴有用

古語云一言可以興邦

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顏魯公曰齊桓公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

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

則天下以為口寔

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

惠及於人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

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

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

敢伐魯北鄙蘭相如一言而完鉞歸趙申叔

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

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

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寤主張

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徹

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為劉蘇

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

南唐城陷無一人橫隄鋒鏑寇萊公一言而

決策親征途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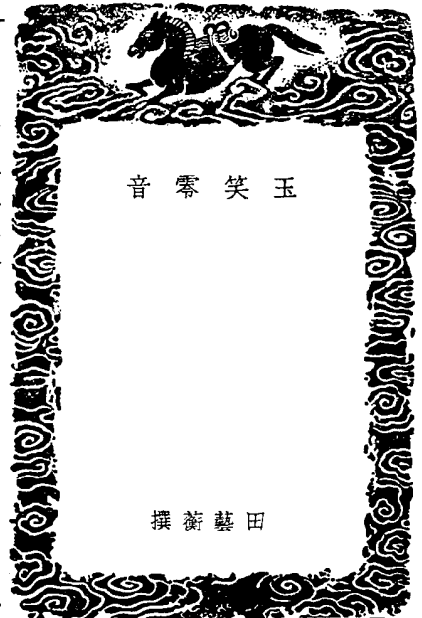
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

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

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

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為口寔

者也其利不既博哉



音零笑玉

撰 齋 藝 田

陳眉公訂正玉笑零音

錢塘田藝衡子藝父撰

秀水 郁之驥德僧父校

陳邦俊良卿父校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蟲逃縫絮不求出乎禪
中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淫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枉梁衣繡而士寒谷犯切中晉文之病風壤餘

而妹棄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為朽骨神超者以心為死灰魄玄合

者以神為礙影

神龍無暇邪靈鳳無孽雛白狗不能產騶虞黃狼

不解變天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內觀宋輕好游孟氏語之

以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為櫛則蟻落黔黎巧譜為鈎則魚餒臣妾故

聖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釣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目開是

以怒動情瀾喜開欲實

詩人以素餐為譏商君以荒飽為懼

使數華而為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矣幸而為

輿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衰

矣推戶而燭之則義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

來虛納天光邪基天矣

伊尹亡而沃丁堊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

以天子之樂棄天下尚為傲徒假禮樂豈為虛文

生前名器或惜繁縵死後功勳何難陰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慎天匪勤則不

能廣運地匪慎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也坤

之厚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棄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

國

陽鑄迎吏宓子為之長揮猛狗斲人韓非因之並

歎

景陽入井麗華逐御客何在庭花空屋山蹈海白

鵬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禽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

朱

觀文未及李生歎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秦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馴虞氏

之原夏民食卵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

空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檢周家名為賢

王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絲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

子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

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漢飾伎以祭郊唐

藉倡以供御

尚父戒罔念魯叟悔徒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

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羶之號孝

子不瘞其親

梁山墜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縞哭之而水流海

潮擊岸百里為墟吳越王強弩射之而潮息是伯

鯨之智不及于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

箭之力

鮑魚小鮮呂涓不登于太子邪蒿惡菜邢時不進

于儲君為傳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師寒而楚子杼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譎

之萬眾津若餐梅

董仲舒暗重常之身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沉臺

台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

占莫能禦雖稟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擊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

緩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誨其子以

盜織婦之事也今之棄織者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困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伐崇而戰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紂而戰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之邪一舉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岐路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慈吾從周然則文果勝殷矣乎慙悲殺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子之諷而行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艇卒治水而寧水蛇遠衛君之輪途投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疇之凶生于封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乎風水也

王充著

文西施美婦也雖美而不禪于世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鵲戴山而水居蝨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地委腹而緩步蛇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輕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雲銅欲銷天心同開

鵬鴒之勇能奪集終貽竊位之耻蚌蟻之智能轉尤卒蒙穢飽之羞秦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以人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見道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道不外心故曰離道別見道終身不見道人即心也心即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從以擇蔭人之處也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從以擇蔭可以遠陷穿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君子擇人而施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以水澆鑿金也

如水沃乎鑿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王充著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奇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為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為奇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為了死生者

蠡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饑而情農媿矣莎難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懶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沉檀之木不適用於穉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則物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慙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于雲于後世楊雄其如何哉

雖有金鐘擊以金槌其聲必裂雖有仁王輔以仁臣其治必弱扣金鐘必以木槌佐仁王必以義士權會莊誦易卦而卻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詭誦孝經而愈陵父危篤之疾會比齊人份使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為麋鹿之解角君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為小人之易心

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王充著

公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難焉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其為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悅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途旅不得

死于中國而死于四夷

展禽忌于三黜在今人則為之貪位慕祿屈原甘于九死在今人則為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隣敵却段熲裹一人之瘡而西羌平于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思小惠三代以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為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崔妃入于靈府許智莊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藥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歛廣漢實切師

生之義

良匠之目無材弗良聖主之目無臣弗聖非材之盡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內外各有所使也

雞鶩雄峙犬猛專牢強弱之不敵也豷勇兼埒蜂策攻策眾寡之相凌也據勢以獵馮力以角其諸春秋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為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之氣為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形如稿木不死之真心如殺種長生之仁先生不測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橫議而暴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狸以血刺熊以掌三貉以毛誅蛇以珠割鼈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甲以靈鑿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實其害匹夫何辜懷璧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蜀何與

地以海為腎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溺鹹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不善用則死

若網在綱掣繩者君如錐處囊脫穎者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為忌一臘而魄魄成故七十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十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

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絕耳顏遠嘆別于歐陽郵各萌心仲舉思見平黃叔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閑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梓逍達子之大葬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駘馬三至

曰駒過隙觀豹具感于人生飛鳥過日張翰愁思

平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泰伯適荆蠻而鬻髮父母之遺體有時而自殘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焱風仁可以充饑也曾參曳履而歌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之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王食感然曰弗饑斯可矣見錦承罍然曰弗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母王爾食而王爾儀母錦爾承而錦爾心母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

王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吳雄不擇封葬而三世廷尉趙興故犯妖禁而三葉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卿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卿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柴荆之幹以圖分劃良四世同居妻易庭禽以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內者必絕其私

倉唐為彘可止姒婦之心鳳凰為羹難化忌士之口

大公誅狂猶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放勳容離蘇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鯨而執白獺放挫啼懸死鼠而釣大
雕畫鱗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二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
子歷流沙入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牆之木盜之橋倚床之僕姦之招
周且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為咒詛之媒夏禹
鑄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
祀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心虛匪氣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
心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

此心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葬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溺拂

微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琴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墳墓一節兄弟弟之所

以同氣鼉鳴而鶯應免死則狐悲
人之為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其堂奧也子史其

廊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君不可以不廣學不
可以不博舉業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
牛

涪水雜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劔精石城雜南
冷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為周圍尚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為元
逐猶講大學之章腐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

何裨解廩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

地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
以知父母之大天為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

祖魏巍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腐鼠墮而虞氏亡搜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

作孽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危尚父嗷嗷一作兒
敗歲皆孝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

牧防秋多妻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
將軍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耻德
之不夥不耻祿之不夥德以聚金則滿不悞德以

居祿則鼎不顛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匡轉剖羊

之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

則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
臨廁而惰容非顏閔之德膺升而回慮非關比之

忠
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水

者夢溺寢積薪者夢焚
乾蓋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暮

沒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
右浮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
之謂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蠶

蠶綱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
而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

王不王者霸王也
以蛙鼃當鼓吹孔珪之志初不在清音以蟋蟀

代簫管道賁之聲實有契于定志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

得心而應手
珠雖泐不失為寶琴雖喬不失為草寧為回天母

為蹠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挽其流井田既開周公不能

復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靈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

其出處有常德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為筭則士游祥麟以德為籠則士來瑞鳳以
功為罟則士投猛虎以利為藪則士奔狂狗

梓慶鍊成而疑鬼靈芸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
藝天巧喪于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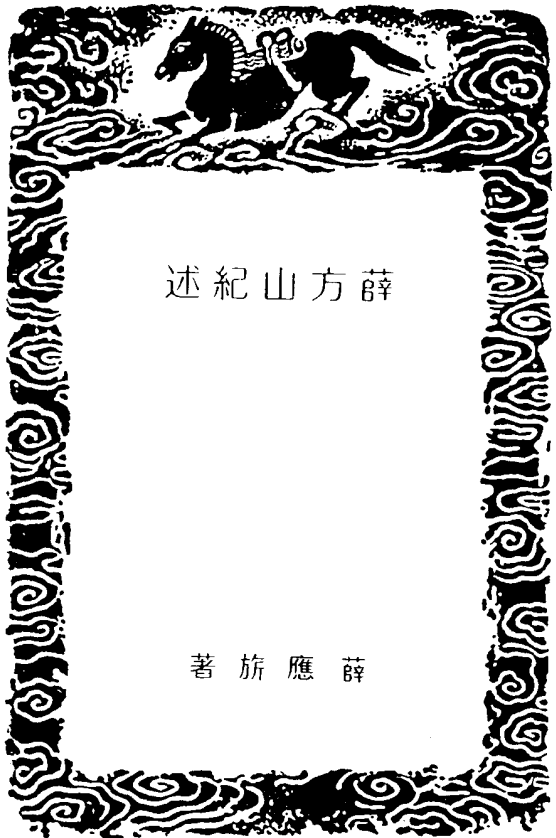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子昌
罵坐灌夫亡接輿陸通免捶杖正平殃五子歌不

蕙仲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難乎良馬之逐不離輻重豈憂乎終

日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握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鑄萬物聖人鼓之天蘊至文聖人詰之鑄非鼓

則器將隘蘊非詰則文不宣



薛方山紀述

著 旂 應 薛

薛方山紀述

旂性資疎，向往前，而景哲追修之志，實不敢自怠。凡所關於師友，輒為紀之，間有自得，亦附書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己作，不敢冒立言之責也。

武進 薛應旂 著

上篇

古之學者，知即為行事，即是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

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

牛楛于童，可服于廂，木植于芽，可棟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君子積行而處窮，守道而招毀命也。亦性也。命則順受於天，性則責成於己。

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而抑，其於道也幾矣。

失心之言荒，肆無檢故也。忘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

薛方山紀述

一

薛方山紀述

二

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

人之所不能遠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道無定在，為魚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工文善書，不可遽謂之才也。

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既竭其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究一也。

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遺，則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為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為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不洩，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

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真，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

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知言養氣，孟子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之，四端其一貫矣。

君子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學者。不忠，立志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耳。不忠，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踐之耳。

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處事變者，存乎才。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聞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為得也。

君子於天下，談不知見，億不如歷。

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極室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

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慕直貴能容，任情取物，其失也。較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明養子靜，而喪於耀。勇昌子平，而沮于復。

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繼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正，其外巽以遠，其庶乎。

乎。

薛方山紀述

三

正學之不孚于天下者，僞徒壞之也。大道之不行于天下者，多岐亂之也。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直木先伐，全墜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奮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亂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古之為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為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況積德而惟馨者乎。

崔子嘗言續經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溼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世一易，則習一變，實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斯其為定則矣乎。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為無妄之災也已。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之不及也。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泰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之謂教。義哉，同謂之謂教。小人其心，君子其節，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或問舜有四耳，曰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目為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之謂四耳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為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幸也。孔子顯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實也。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閔於法者，常棄經以為腐，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為俗，其亦勿思甚矣。問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博施者施之博也，濟眾者眾得其濟也。故曰博施非難，濟眾為難。時有五材，獻俗而不悞，列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貞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房中，則美化流，用之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威武振，用之郊廟，則神鬼格，斯其為詩也。唯君子為能舉之也。

詩以言志，虞廷所以昌也。詩以炫藻，六朝所以衰也。

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無直，而不居，斯得其道矣。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無時而泯沒也。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為巧言所入，或為讒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筆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非過也。

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教化。

或問江鮑徐庾應劉沈宋二陸三謝，可以為詩乎。曰：亂世之作也。其詞治，其音漓，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問曹植：察曰：其始淩斯人之耳目者乎。勿觀可也。問李白：杜甫曰：其猶有可取乎。近于史也。曰：然則刪後果無詩乎。曰：楚有屈原，漢有蘇武，梁鴻，諸葛亮，晉有陶潛，唐有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空圖，其猶古之遺也。元聲之在兩間也，洋洋乎曷嘗一日息哉。文中子講學河汾，王珪其族叔父也，亦師而受學焉。輔相唐室，卒為名臣，豈偶然哉。蓋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

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為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能聖人，其孰能顯親哉。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己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君子之道，定心為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蕩，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古人於同己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己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變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澁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禮廢，而不肖者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難乎。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二其信。

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健
 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
 三章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
 仲尼繼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達諸天故析以性命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揀彼行而伐私情
 也
 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諂也遜迹者消忌也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
 人情發於抑而放於順肆於譽而勦於毀君子寧抑而濟毋順而溺寧毀而周毋譽而缺
 存誠之心道民之教也開邪之方防民之政也克己之勇一民之行也
 懷永圖者緩急改負遠略者過浮言
 言貴切而不貴詳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
 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決滯
 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故曰義以生利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惡人焉德之賊也是故鄉居而恂恂在朝而
 便便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蓋自有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爲
 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
 下篇
 董仲舒相江都則化相膠西則化其大人爲能格君者乎武帝三策而不用秦之何哉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日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可以治身乎
 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
 宋劉忠定公年八十而無疾或問之曰惟一誠耳彼專事導引者亦何爲哉
 曾子啓手足以示全子張呼申祥以告終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王烈居鄉不事武斷也人皆望廬而還矣襲途之郡不持干戈也盜皆賣刀買牛矣
 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諍而絕者衆人也聞諍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
 君子乎欲罷熙熙之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己之
 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
 君子之爲政也因其道不變其俗通其情不失其宜是故有不火食者矣燔衣雖美不可以告也
 食者矣焚殮雖善不可以告也
 我聞曰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廉則無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廉則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

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傳曰財聚則民散是財者人之所由聚散而理財者軍國之大政也苟生之衆爲之
 疾而非食之寡用之符則財亦難乎恆足矣
 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
 蕭文奎爲御史出巡過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可以知己之
 莊矣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己之讓矣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己之仁矣觀民風之賤貨可以知己之義
 矣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己之信矣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己乎曰子不聞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己將何
 觀乎曰然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高宗未見傳說仲尼未見周公乃皆觀其貌於夢寐之間者其氣類之相感乎
 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其千驪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不苟者素孚乎人心也
 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
 且孚矣而況於人乎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尙書而乞終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也孰謂四維
 久不張乎
 大臣之道有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或問文必本諸行乎達諸政乎曰然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極
 而高者其文夸詡而支離
 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勝敵又次之
 爲民牧者以子弟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父母視之者也以生徒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師長視之者也
 以魚肉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虎狼視之者也
 文以蔽道也道以經世也廢辭不足以闡幽治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資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
 辭達而已矣

涇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諂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說觀者
 狡權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說謹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
 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寇賊猶夏猶水之於木石也石實水不能入木不實水則入之
 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君子之於刑也服民不難中刑爲難中刑不難致明爲難清刑爲難清刑不難用仁爲難
 君子之道博學以蓄其德博問以通其學精思以研其幾直躬以踐其仁知斯四者可以得爲政之本矣
 仰察於天時俯察於土俗中察於人情視民不良如己之惡視民不足如己之匱知斯五者可以得爲

政之用矣。

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遂以導民而民不亂。中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勇。六者其舉可以為政矣。

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禮。四曰勤。五曰慎。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動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慎之樂。放肆之聲也。

古之稱善政者。愛民。今之稱善政者。賊民。古之刑罰。懲民之惡。今之刑罰。剝民之財。古之征斂。計安其國。今之征斂。計肥其家。古之折獄。求民之情。今之折獄。任己之情。

世有溫良慈祥者矣。事不能舉。訟不能聽。今謂之無才者也。世有見事風生者矣。竭民財力。逢迎上官。今謂之有才者也。然無才者。殃民實淺。有才者。殃民實深。君子宜知所擇矣。

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奸。有天下之奸。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古之君子。其仕也為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仕也為己。故民失其依焉。

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喜。杜譏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滿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取省。恭以取察。柔上下。實以惠士。卒式以取駕。均取商農。嚴以取僕。密以取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而政行矣。

古之為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奸則不賢。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為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周公為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荊公為相。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荊公不欲為周公。故自高自用。氣實之偏累之也。

為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

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者也。

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其於政也。幾矣。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溢其功。是以能令聞長世也。

周道微而竊臣興。宋論繁而竊儒就。竊臣必藉強。大以假仁。竊儒必抗高奇。以立異。皆勝心之為也。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辨。乃闢俗僧狂道。何與聘墨本色哉。

隋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乎。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卻帝。秦正矣哉。薛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後渠崔子夢中所得之言也。

或問。得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或問。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儉。

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也。張功則直之困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直以永化。非以勝人也。詞章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周公之制。法善善惡惡。天下萬世之公也。今時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萬物一體而無間者也。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于天下。亦安然受之矣。

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也。俗所未安。聖人不遽行也。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服。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也。豈唯功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學亦可也。

宋之埋學。固至周茂叔而大明。慶曆中。范希文以中庸授張子厚。蓋已啓其端矣。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但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漢與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羅景鳴因西莊李公。處於劉瑤張水之際。上書願削門人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寬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推柱之權也。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諱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也。

賈誼董仲舒。僅相王國漢之所以雜竊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雜夷也。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為盛也。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漢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廢廟。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偽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王文恪公嘗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矣。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元祐熙寧諸人。互相攻擊。此宋事之所以日非也。

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言貴乎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如春王正月之類。不必紛紛致辨也。

賈道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思徬徨。韓琦出楸。而守忠黜貶。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幸楊震。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冑。此無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慝而觀望矣。原書缺

周衰而宗法廢。曾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原書缺。輒輒陋巷。顏子之樂也。沿沂風。曾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有其樂乎。

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有師道焉。教之謂也。曰治與教。風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幾也。是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以授之也。

後漢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忠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德惡嚴。雖才不貧。副使魏校。教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擄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歷世無悶。可能也。歷世不見。是而無悶。不可能也。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歸有園塵談

徐學謨著

歸有園塵談

太室山人著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象而贊著。一○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托。而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於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

起於姬旦。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乃身其任。以繼往開來。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而發之孟

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橫議。稍息于漢唐。自宋人

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虛權。反加於天子。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點檢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晉人以名理為清談。宋人以道

學為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誦於豪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為文人者。僅可稱乎

歸有園塵談

歸有園塵談

機有可乘。則隣姬束縵以救婦。勢有可會。則說士結駟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于孤貧虛羸勞瘁之災。大率淹穢乎貴介。

文字內為一人而誣証一人。亦是平生口孽。官府中毀前任以訶諛後任。頗宗術術之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之妄談。井田之法。略述于柯書。若井里一分。寧不愛子

孫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不差。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

難保。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為君子之言。理明故也。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問作小人之語。才短

故也。

雖貴為卿相。必有一篇梅醜文字。送歸林下。彈章雖惡如檮杌。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墓志

以公門為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筆牘無節。以公門為必不可進者。潔己士也。但不當崖岸太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羣籍。徒號書廚。根氣不清。雖誦說三乘。只如木偶。

物情貨貨。貨得者。妄以為厚利。辭讓者。藉以為名高。官盛則近諛。師荊者。既不戒於前。隨溫者。復相繼

於後。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趙盾。屢至變吏。有司但首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為一切苟且。蘇聯持

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博陸亦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言。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說。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勸囑付。林下無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六逆漸生。為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為前輩。自失典刑。關節盛行。蓋因有司欲求報效。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伎。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聽言語太濫。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然饋遺過嚴。則

大臣受以飽待飢之誘。

廉吏之後不昌。以冬行主傲。冤死之家。有後。為天道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于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父母之尊。素加于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世以不要錢為痴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諛人為遲貨。故諂佞盈朝。

雙匪僧家道家。以至于樂戶。全然出侮。諛寡之心。欺凌武官內官。以至于宗派。亦竊不畏強禦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婦之子。難訓。多因姑息。

歸有園塵談

三

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兒乎。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以苦求人者。貪讖之圃也。

奉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

喜以文字誇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已。喜以文字誅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

面而譽之。不如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嬌而爲尼。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兇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君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投拜門生。則先生聽門生之差使。

弈棋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絕曲。則羅士人夷爲俊孟。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嘴頭肥。眼孔淺。窮措大之規模。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富貴不隨達士。以其無逐鹿安行之心。功名必付狠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竹。蓋眼前已見糊塗。新科進士。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羅累。

塵談者。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所作也。月旦人倫。雌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奇。自著一家之書。不經入

道之語。雅諍兼陳。醇駁互見。使夫揮麈者。使爾神怡。撫掌者。則不魚脫矣。漢陂外史識。



重刻古今藥石序

昔軒轅氏之治天下也。以人生食味被色。六氣外侵。而七情內擾。四時皆有痼疾。攝養或乖。則不幸終身沈痼。於是使岐伯管味草木。製湯藥。砭石之法。以除百病。時則有桐君藥錄。雷公藥對。凡四海九州山川原隴。動植變化之物。苟可以供療治者。莫不登諸簡編。以備采擇。其品類亦云詳已。然而世風不古。習俗移人。富者病乎驕。貧者病乎詔。長者或病乎貪。為將者或病乎怯。其一切奢侈惰慢。詐偽淫僻之病。深入膏肓。雖使扁鵲復生。亦將望而反走。夫豈區區藥石之所能拯救者哉。聖人憂之。始教以誠正脩齊存心養性之道。以祛其驕詔貪怯奢侈惰慢詐偽淫僻之病。以救其陷溺於死亡。顧至道高深。得其門者或寡。中人以下。每視為迂闊難行。忽而不講。明商邱宋東庵先生。歎大道之就湮。憫生民之日病。乃紉繹史。傳下逮諸子。百家自春秋以至有明。凡嘉言懿行。有益身心。堪為九經羽翼者。錄成一帙。命曰古今藥石。平易淺近。可法可行。非有割皮解肌洗腸滌臟之奇。而一展卷。閱已足起人沈痼。益人神智。令人心曠而體胖。又何必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為哉。惜其書經明季兵燹。未甚流通。余家藏有原刻。時取以治吾病。輒奏奇效。夫疾疾亦人所時有也。與使為枕中秘。執若為度世丹。因悉心校訂。開綴評語。付之梓。以廣其傳。倘殫瘁者。如法治療。皆得泯然汗出而霏然病已。不亦快乎。惟勿憚其苦於口。與棘於膚也。幸甚。

皇清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季冬月承德郎通判銜知河南魯山縣事東海後學榮舉序。

自序

萬歷癸酉。余釋負抵里。有客荷衣蕙帶。揖而扣余曰。荃芷盈庭。蕘菜屏谷。子何病焉。而遽求田舍閒乎。余應之曰。僕病在膏肓。非子之所能知也。客異之。因出是編以示之。曰。此吾治病方也。知方則知病矣。客覽既。乃憮然易容曰。子之病。天下之通病也。其方。古今之良方也。蓋公諸。曰。茲吾志也。錄以授之。客再拜。杖策跨驢而去。期十年病愈。結社於終南之陽。余挽之不可得。乃歌以送之。曰。涸盤可灌兮。窮石可舍。青松為蓋兮。馬可縶。縶未解兮。言已結。萬歷癸酉九月既望。栗菴宋繡識。

汪序

傳云。上藥養命。中藥養性。又云。上醫醫國。此何以稱焉。蓋梁苑宋公于中山授古今藥石一卷。余讀一再過。則皆所謂苦口而利於病者。津津乎有味於其言。公云。吾居商邱十年。著此。吾所採惟吾病所須藥物耳。雖然。參苓滿篋。何疾弗瘳。豈可長令為公。禁方秘而不傳也。余嘗聞軒轅氏以道之精華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其旨多得於岐伯俞附之傳。所謂養性命醫國者是已。試飲上池之水。以讀公之書。則治病不以湯液醲瀉。鑿石橋引。案杭毒尉。而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雖割皮解肌。訣脉結筋。瀉澆腸胃。漱滌臟腑。練精易形。無不可者。懷此于身。足以養性命矣。公此于人人。足以醫國矣。蓋公嘗遊燕韓趙魏吳宋之區。多方以躋斯民於仁壽。乃復善息十年。而精其術。豈直三折肱。殆九折臂矣。且暮坐而論道。其亦軒轅氏之岐伯俞附與。余稟弱而多病。第不能諱疾。請以公之書。嘗繁之肘后。

萬歷癸未孟秋。巴郡虞龍甫汪言臣頓首敘。

古今藥石卷上

商邱宋 繹業菴輯

碩輔寶鑑

蕭文終侯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後在孝惠朝。顧獨處參自代。侯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云。鄼侯不銜衛郤。薦參代己。體國忘私。當如是也。乃貽後數語。識則遠矣。彼穴金陵。玉為無窮計。而不知囊蠟藏。勉自毒害其子孫。若此者。亦大駭也哉。

第五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

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故舊長者或勸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諸葛武侯亮嘗自言曰。我心如稱。不能為人輕重云。明劉基曰。凡為相者。持心如水。以養房元齡。自以權寵隆盛。累表辭位。公治家有法度。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聖賢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魏文貞公微左右有毀公黨親戚者帝詔彥博讓其不能著形迹公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為一體若置
至公事形迹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聖然曰吾已悔之內不違親外不違帝又問君
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公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狄梁公仁傑巡撫河南天授二年為相武后嘗謂公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謬卿者欲知之乎公謝曰
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楊文貞公綰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崔寬本家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
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者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晉
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化人以此

崔文貞公祐甫廣平中朱泚獻貓鼠同乳為瑞常率百官稱賀公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貓捕鼠乃其
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將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古上嘉之千古

李鄴侯泌初上為諸王時李林甫百方危之亦嘗害公至是上欲勅諸將發其塚焚骨揚灰公曰枯骨何
知徒示不廣且恐傷上皇意乃止恐傷父意

陸宣公贊初寶參常傾公後參為李異所奏上大怒欲殺之公言參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止貶驢州
司馬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公皆請寬之宣公之學

崔司空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元宗用姚宋張韓諸賢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
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危

呂文穆公蒙正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耳上
命復紳官公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公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賊公不辯亦
不謝此等器量非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能觸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
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

李文靖公沆帝以公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
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宰相

寇萊公準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漏命補葺或以公孫宏事嘲之笑答曰彼詐我誠誰敵何傷且
不忍處之久而以敵復棄也非萊公一語恐

王文正公旦先是張民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公曰若罪民則自今帥臣何
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民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亂遂止帝稱其善處
大事云善處寇準數短公于上公嘗稱準上以詰公公曰理固當然臣在位久政事闕失多進不
為隱益見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賢公此公之器識若一涉焉則公在中書時準居密院中書
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

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曰既不是不可事他不是
呂許公夷簡上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催促之公愈緩
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若
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體

文潞公彥博唐介劾張堯佐因及公出知許州及許州被召時即上言唐介前所言多中臣病介未召臣
不敢行於是介得判潭州尋至大用與介遂為知己介子義問出入公門下後薦為集賢殿修撰帥湖
南

呂正獻公公著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
懈好賢之心公瞿然謝之

大儒治行
濂溪周子慶歷甲申以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
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
媚人吾不為也達感悟因得不死

明道程子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
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白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持國皆患在下者多欺先生曰
欺者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積欺者在所察言

自警編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
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
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有所聞正如服鳥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思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
露者之戒

趙忠獻公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卿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
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
故也何罪之有公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為參政凡事該改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
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又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
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奉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
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貴公請拒之以防刻剝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又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誠見欲遠。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於僞。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能遺，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尚書李公樞、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誅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書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盡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委公敦復知衡州，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己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己，使腹心之人唱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且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靈柱之性，到老逾辣，請勿復言。

黃公中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武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曰：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指袖以為名，言范文正公仲淹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綺帷帳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帳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公嘗與一術者遊，術者為術使人呼公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納公懷中，公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縣有牧地，每歲衛士縱馬踐民田，百姓病之，縣令不敢誰何，公下車，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殿前司，殿前司中樞密院，有旨勅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衛士非驢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將使何從而出哉？身為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始也。

司馬溫公光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非滿案，不敢會親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元城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尚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

問近思者也。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仁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章鄆公為宰相五六年，及死之後，天下不見黨與偏私之迹云。

劉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後之為相者，則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紀綱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元城備歷言路，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時以殿上虎目之。

傳獻簡公堯俞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公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哲宗即位，公除御史中丞，即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隨其細故，此非臣之志也。

張釋曰：鄧志完潘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而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思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劉忠肅公準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偽榜，趙忠簡公鼎與張忠獻公浚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公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眾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己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請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解職，諂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歎服其言。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又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趙清獻公朴，家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其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取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明名臣言行錄
章溢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博擊為能哉

吳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林聰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結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時者厭之謂聰不能幹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周經為春坊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起立拱聽內閣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拜戶部尚書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給事中魯坤以財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衛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醜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旨以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之玩內鑿臺奏增漕運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張悅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讀書本行而誤者公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開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操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黃孔昭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尚書張悅又稱其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劉大夏孝宗一日召公而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為警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汝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

宏治甲子北邊總兵員缺有李某某者求媚近戚以情干于上欲傳奉得之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能豈可復踵其人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某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乃硃書某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既命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經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某其人到未久被劾上曰向用李某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悔不用卿所舉之人

章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又有詰弗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

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發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

明名臣言行錄

薛瑄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已而遇諸途乘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妻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壓魅夫死公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饋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特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公為學貴踐履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陳選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

羅倫客星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餅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先生為人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歡感事之成敗利鈍己之生死禍福皆所不顧也

周瑛自敘履歷以授諸子曰我他日即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葬我此山之顛以此納諸幽足矣

鄒智己言事者誣知州劉榮御史湯錦安言朝政嫉君者因疏君名下錦衣獄君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憲大暑較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寒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詔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

薛文清公要語內篇
獨處不能謹而徒飾乎外偽也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少言沈默最妙無欲則所行自簡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輕言則納侮自喜則自矜之心生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功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

古今樂石 卷上

二二

其偏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矯之功，存養在當察。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管觀後人肆筆，詭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當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若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英氣甚，非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纔為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不善之端，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信。此君子貴乎慎獨也。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心如鏡，敬如磨，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己不覺也。雷屯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若。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能得天，即怨天，其心忿忿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賢之心何啻霄壤。識量太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人知論人之是非，而非己之是非，則不知也。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勿視為先。無卜筮而先知，因吉凶而詳，既人所為，順理即所謂思過，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即所謂從違，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凡讀書思案之久，覺有得意當敏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識進則量進，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

薛文清公要語外篇

為官最要安重下所瞻視，一發言不當，殊愧之。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須要有包容，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勢到七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亦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

矣。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當官不接異色之人，最好。不止來視尼，宜疎絕，至于工熱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嚴非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館為相，因一琴工黃庭園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吏，幸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人，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宏之氣象。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若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吾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中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容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處事不形之於言，尤妙。安重深沈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處事最當熟思，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天下之事，後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忙後錯了，此言當思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循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平之體，非君子之道也。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怨。廷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略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即是濫濼消融未盡。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以己之廉病人之貧，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而不露。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處事識為先，斷次之。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己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不察其端。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快意之時，方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范文正作守藏荒且疫作公與衙役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為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愧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為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捨刻之心也

以簡傲為高以詭譎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闕茸為寬大皆失之矣

省心錄要

譏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廣積不如教子太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鷓鴣深林一枝之樂也費千金為一瞬之樂教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於一席之地乎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為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張飽帆於大江驍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慮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嗤我樂莫大焉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忍無辱小人詐而巧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故人知之者寡女相妬於室士相妬於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擢龍之心何嫉妬之有

鶴林玉露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者蓄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醇濃飽鮮替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昔子貢問孔子子不學詩乎孔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友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嘗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嘗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而臨下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嘗見夫子之門乎

養永編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愛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古今藥石卷下

陳子言行錄

謂謝元吉曰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即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此是聖人心境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學為己也其仕也為人學為人也其仕也為己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出處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謂劉東山曰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某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兵一百八十八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字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來一萬販卸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遂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問實善快活

晁氏客語

張忠定公詠嘗夜夢謂紫府真君待西門黃兼濟承事願降... 何陰德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木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明年木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富家作如此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注玉孟同一醉也倘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憲驢在欄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紫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如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惟老瓦盆可與兒孫

有術者謂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術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壽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大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趙慶公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慶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語勸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嗜欲少故也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滯於篋庫棄以為非宜公處之自如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車之曰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於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此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中稅復無所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

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馮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

劉卞功徽宗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形知欺已則終莫能欺苟許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味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幡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只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為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頗類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刻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一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割碑此碑有

宋高宗中養鵲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鵲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鵲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鵲聞之皆悲鳴不已

太痴曰樂哉茲野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從鵲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日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鵲白謝之且曰太痴真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兒孫作牛馬矣該語動人與兒孫作牛馬者為其劣者

提學彭雲田嘗語子曰君子提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子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宋文公悔作紫岩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祭記李西涯悔作元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續自警編

象山講論終日不倦問曰何以能然曰家有七癸神能供千斛水

陳白沙曰生之謂來死之謂往往來之間奚得矣喪

陽明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在則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人而不得正以其無人而非學也

薛敬齋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存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為學無別法只是心不安想一心皆天理身不安動一身皆天理事皆天理常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安馳即處事少錯矣

龍門子曰行過刀者必避食遇鴛者必含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

李沆居陋巷頽垣壞壁不以屑意嘗言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古今藥石 卷下

二六

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儻爲日星。滄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

鄒子有疾。聞真空寺老僧善治。一日叩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斷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思念。惟患覺。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勸勸。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胡敬齋居仁曰。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以此三病亦曰和操持要極其詳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

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思不長進。王汝言曰。德如方丈。如安。東方正德之象也。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通。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才德兼備焉。王汝言曰。方不圓。德不才。此之謂也。

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置。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夫耒耨。則力作。夜則煎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

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皆重耳之所以。蕭煒衣破。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與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之味哉。

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遂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收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唐楊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監。人無往祝者。徐晦獨送憑。盡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負國乎。兩難而李夷簡大。

羅豫章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因寵以欺君。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爲自全之計。然清談借亂。身名俱殞。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而爲延壽。求出補。宋謝瞻見兄弟並爲侍郎。將軍位任顯。密乞貶弟。晦以保門戶。彼之求以自

古今藥石 卷下

二七

古今藥石 卷下

二八

全者。蓋異乎狡兔公之計矣。張高見。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之貪乎。沈論。

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安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淳祐四年。趙葵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此正吾君吾相今日所當加意者也。

王忠肅公。朔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敘過。聞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即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程襄毅公。信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願關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東攝人。即掌事。輒自專。非分有奇禍。

霍文敏公。自奏疏曰。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逾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各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撻節之思。自不能已。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留都歲饑。米價騰踊。死者相枕藉。韓忠定公文時。參贊機務。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饑。

正德中。秦藩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侍臣張忠。盡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草制恐道後虞。不草恐忤上。不可測。遂引疾。蔣冕亦繼引疾。梁文康公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驕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身。王得地。毋收聚。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忘之。母忘之。上覽制駭問。若是其可慮。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而托詞。悟圭。有回天之力焉。此大學問大作。非若前世滑稽者。沈也。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疑重。如周公之赤烏。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疑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

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歷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

古今藥石 卷下

二九

因弊而變法也。

王陽明答方叔賢書。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品評一定。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皆有文毒破離之功。但混於參苓。蒼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處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范能如此。故。

曹彬征江南。攻金陵。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城中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久不下。盡屠戮人民。無遺。彬之子孫貴盛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晉衛玠嘗以人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密。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而為。此即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

筆略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所長。故能保其長。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之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貧丐之士。一動其心。必索於我。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誅而為賄。無及矣。

敎家要略

人之於子。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厚之。實所以禍之。其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可為靈龜明鑑也。

劉廷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第及歸。則定婚女已變。家又不振。廷式消吉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帚。廷式竟娶之。生二子。女卒。哭之哀。蘇子瞻慰諭之曰。子聞哀生於愛。愛生于色。子安肯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其後二子相繼登第。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強隣所侵。子弟欲訴於官。以狀白粉。粉署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蔬菽。有稻粱之味。此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其為貧也。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主。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士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陳希夷云。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

寇萊公六梅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坐密室如通衢。取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孝莫大焉。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忠莫大焉。

昔太學二十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後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托夢以告鄂州曰。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生。後鄂州授官。至典郡。豈非有所警乎。

雜錄

齊齋瑣錄云。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養婢地基僅一間。宏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

譚子云。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龍舒子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修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奢。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省約三書云。君子對青天而懼。開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景行錄云。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聖學崇基云。蘇軾自潮州赴獄。親朋皆絕。獨鮮于侁往見。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隨固所願也。

日焚香讀書。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許襄毅論當世人物。獨推公與章公懋。

勸善錄云。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凡為下而忠誠事上。為長而仁慈安眾。為師而勤於教導。為友而誠於琢磨。皆布施。

王文成公守仁曰。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

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雖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蠍也。吁。可戒哉。張簡肅公敷華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輶傲里閭。僕僕過形術。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過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華。

樂子罕爲宋司城。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宋人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呂東萊先生言。凡治事有涉權貴者。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有其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遂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開矣。

樵談云。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動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獨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說苑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之。曰。若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也。

欲成家置兩犁。欲破家置兩妻。省心雜言云。人用財試金用火試。

惺然錄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沈溺。則嗜慾吾之讎敵也。今人以得嗜慾爲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與。聖賢見得道理了。分明。該如此做。定如此做。雖其中審時度勢。終不離了這道。不是將就過去便能。平且時覺所爲不是。此便是夜氣所發。人有慾則不剛。孟子集義以養浩然之氣。意正如此。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得處不如出也。幹天下事。非有操守有氣節者不能。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風俗奢儉。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貨悖而人者。亦悖而出。此語可爲貪官之戒。言官感激大義。誓不顧身。諷邪害之。多指爲沽名。嗚呼。愛名何如愛生。在人主加察耳。凡謀事貴采衆議。而斷之在獨。人有德於我。不可不感。我有德於人。不必望感。望感而不遂。必責。責則恩而反爲讎矣。爲人要在根本上用工夫。務博好奇。竟成何用。辨含於訥。巧隱於拙。剛著於巽。直蘊於謙。明養於晦。五者處用之道也。此五者出於自然。則與人。制一器。常經數匠之手。而後成。國家事。奈何獨任己意乎。秉鈞者。試思之。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先定己之心。心定自有區處。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君子以道德輕重人。小人以勢利輕重人。孔子爲政。初不免有怨。若據今采訪。便當論劾。成功在後。誰能待也。此有才而不得展布者之由。情本親也。利能疎之。況以利而親者。有不利而疎乎。情本厚也。利能

薄之。況以利而厚者。有不利而薄乎。

穆跋

大中丞東菴宋公。諸所矣。古今藥石。大都彷彿衛生經之遺。乃核而闡。淵而逸。俗。糲析而易鏡。毋論違官顯相。林史墨夫。問壹味之。棟然有中其骨髓。弗覺眩眩自失。竊意衛生經當不若是效也。余所患膏肓。朝夕眩眩。得公之藥石。不啻若拱壁。然昔季梁疾。問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脫謝去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繼自今。余其爲季梁乎。因筆之以語同志者。慎無若南榮越飲藥加病爲也。迺公日且大拜。展醫國手。飲世淳和而華肯之。則侍御汪公已論著云。萬歷癸未秋吉。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副使豫章穆煒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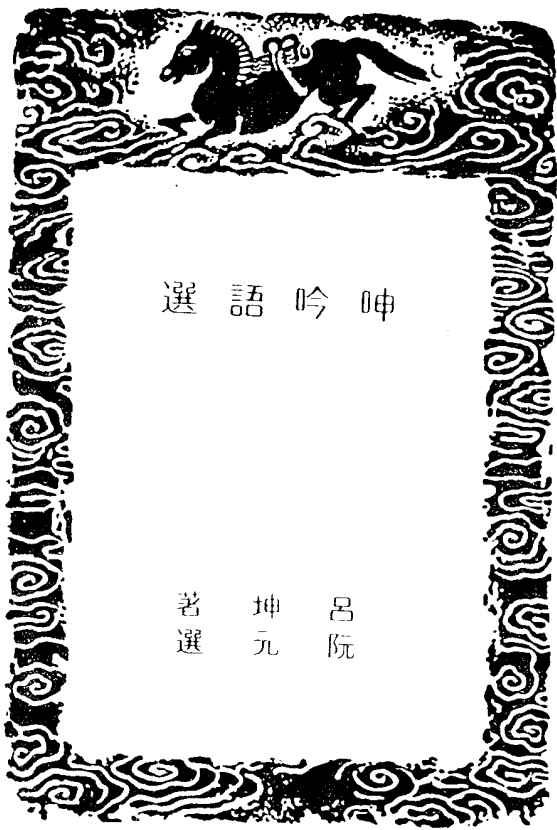
趙跋

侍御汪公按天雄。一日出督撫宋公所錄古今藥石。授副臬穆公示余。梓成侍御執筆并諸簡。則醫余曰。茲禁方也不宜無言。余故不獲軒轅之秘。夫又何言。雖然亦嘗開腠理骨髓之喻於扁鵲氏。向使桓聽其言。蚤爲計。則病可已。彼何至望而走乎。今涉世之夫。不爲桓者無幾矣。夫彼豈不欲處乎不淫之度。遊乎無端之紀。而卒迷惑沈痼以沒其身。則何以故。障存爾。去障之故。舍公之藥石曷效哉。蓋公夙昔嘗試醫國手。所在壽國壽民。已而高蹈且十年。所得上下古今得失善敗榮辱福禍終始之歸。奚啻視見垣一方。茲應特旨復秉鉞六郡。且夕且調鼎。宏濟區寓。其所爲藥石。蓋發軒轅所未發者。循其方。勿藥有喜。不然鮮不爲扁鵲之所驚矣。魯公扈趙齊嬰請攻疾。鵠以換心之說進。已割智易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返其室。妻子弗識。嗟嗟。夫攻疾當如是也。余亦有痼疾。請遂以公之藥石換余心。

萬曆癸未秋八月吉。直隸大名府知府膠東趙慎修謹跋。

商邱沈文端公鯉家居。生日。族人上壽。明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私語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羣從子。姓濟濟如此。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爲盛。吾方憂其衰耳。弟愕然問故。公曰。吾鄉宋立菴。太宰。編家法可敬。彼方貴盛。吾家不及也。頃立菴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後沈再傳遂不振。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權位宰相。文康長子中丞榮。今爲江蘇巡撫。

右阮亭先生池北偶談。



原序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時呻吟，輒志所苦，以自恨曰：「慎疾無復病已，而弗慎，又復病，輒又志之。」蓋世病備經，不可勝志。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折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痼痼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擲以自樂。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吟，予甚愛之。頃共事廡門，各談所苦，予出呻吟語，景澤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予既志之矣，蓋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見予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予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予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即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余矍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聞聽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嗚呼！使予視息苟存，當求三年艾，健此餘生，何敢以疣痂自棄。景澤其尚醫余也夫。

萬曆癸巳三月抱獨居士寧陵呂坤書

序

明寧陵呂叔簡先生著呻吟語一書，大有補于世道人心。士大夫立身行事，事有臨民，皆當以此為法。其言中正和平，篤實通達，無講學家偏僻空誕之習。固皆從聖賢經傳中推衍而出者也。桂林相國有摘錄本，予又從此本中選錄之，鈔為二卷，以付家塾。弟子使知君子務本之道也。揚州阮承信記。時年政七十。

陳桂林相國云。孟子之浩然亦從勿助勿忘集義所生。非任氣者可比。聖人肯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袖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欵然不自滿足。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

聖人原見得道理無窮。智愚均有所得。皆足有益於我。並不是故爲退讓。故泰山不辭土壤。而益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而益佐其深。常人見不及此。所以終其身一無所有。常覺己之有餘。不覺己之不足也。

爲字。而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愚且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脩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和規。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典籍

詩家無拘鄙之氣。然令人放曠。辭家無暴戾之氣。然令人淫靡。

道體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講他不得。卻尋出甚高難行之事。元冥隱僻之言。怪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何等平易。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才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闊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故業而餐玉屑。布帛而餐鶴唳。無補飢寒。反生奇病。悲夫。

人情物理四字。千古聖賢。離他不得。故平天下之道。則曰絜矩。絜矩之方。不外于同好惡。舍此而別求新奇。非異端而何。

爭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

禮制

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生死。于是乎繫。是故衮冕。非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于身。受跪拜者。非有益于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崇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學者處事。人先要識箇禮義之中正。道箇中正處。要析之無毫釐之差。處之無過不及之謬。便是聖人。

呻吟語選卷上

天地

春雨少者。薰蒸之氣未濃也。春多雨。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多雨者。薰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氣之常耳。至於有霖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總之一箇陰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靈物之分量。盡己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故曰稱母。

明 寧陵呂坤叔簡著

聖賢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顏子曾子而已。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勉。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固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底歸宿。浩然是渾然底作用。

問學
能辨真偽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真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為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矣。

讀古人書。如能隨處印證。正如聚古今來許多良師益友。日夕切磨。那得無益。學問之功。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人聖賢。尺寸坐定。不妄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

學問二字。原自外而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明體全為通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固融者無流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沈默者無陰險之術。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人有一長處。即有一病處。其病處。即在所長之中。長善救失。全憑學問。只有一毫粗疎處。便認理不真。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使守理不定。所以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涵養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定靜安慮。得一毫勉強不得。

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澗涵而態閑正。此謂真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為沈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沈靜。

余平生處人處事。激切之病。十居其九。一向在這裏克。只消磨不去。始知不美之質。變化甚難。而況以無恆之志。不深之養。如何能變化得。若志定而養深。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

以激切為病。非喜忘疑。非尚圓活。要出之以和平耳。曉得一克字。便不任性。萬金之買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待價在沽。怨尤恣派。席珍待聘。奔競何來。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量。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德。

寡。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多工夫。許大造詣。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涵養中人。遇當為之事。來得不陡。若懶者。遲持待甚。堅不移。不歇。彼展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難說不是義氣。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平居時。有心計。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哀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喜怒多是任氣。愛憎則溺於情。

存心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末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不存心者。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大則。然後為是。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屬纊之時。般般物皆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卻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為萬古一恨。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有所忘憚心。此是誠偽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忘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忽。固不若愚者之詳也。

自家身子。原是自家心去害他。取禍招尤。陷於危敗。

修身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法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不非諸人。亦是無言之威。大學為居上者言。若是君子守身之常法。則余言亦蓄德之道也。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立身行己。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君子不服。當蚤夜省。傷其意見不同。性術各別。志向相

反者。只要求我一箇是。

省察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

仁厚刻薄是修知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動情檢省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

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亦省身之一大恥也。士君子慎之。故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驚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嘗察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于志。

予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召之。久不至。減予怒之半。又久而後至。詬之而止。因自笑曰。是怒也。始發而中節。中誠而中節耶。終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時便恰好。終始只是一箇念頭不變。

屋漏尚有十日十手。爲人上者。大庭廣衆之中。萬手千目之地。譬之懸日月以示人。分毫掩護不得。如之何弗慎。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事休閒。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即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想就幹。

克治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西晉雖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者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自四字。

容貌要沈雅自然。只有一些淺浮之色。作爲之狀。便是屋漏少工夫。

力行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休譏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足以語辦大事者也。

斷之一字。原謂義所當行。卻念有牽纏。事有掣礙。不得脫然爽潔。總然只在大大頭腦處。成一箇是字。第二義都放下。況兒女情。利害念。那顧得他。若待你百可意。千趁心。一些好事做不成。

慎言

評語古人。若執偏見曲說。昧于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譬指星。雙議樂也。

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簡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學者說話。要前重從容。循物體事。便是說話中涵養。清議融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寬。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寬。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

今之戲者。雖矣。即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恥之。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尚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尋家第一法。穩聲高色。便是沒涵養。

責人到閉口捲舌。而亦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魄。令其自新則可。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譏廉道。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益難堪。況又勸汝當廉。況又責汝如何貪。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籍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諷。此亦當諷者。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責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子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已。孰難。

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

反已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只竟夕點檢。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自恍然獨覺矣。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宏矣。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賃而車馬。不商販而積蓄。此何故。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大官詫市井。蓋棺有餘愧矣。

人人自責自盡。不直四海無爭。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

擔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安分

一貫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怡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

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因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詔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詔時勢爲尊名分也。

才知德微。即卑官薄祿。已不相負。若已。雖涯淡。而缺望無窮。卻是難爲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掩蓋。清道唱騶。輿中之人。志驕意得矣。蒼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修廢。幾何。使無愧於心焉。即匹馬單車。如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只以辨等威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我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先達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

理欲

世之人。聞稱人之善。輒有妒心。聞稱人之惡。輒有喜心。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孔子所惡。惡稱人之惡。孔子所樂。樂道人之善。

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皆不省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脚跟。便是擺動念頭。把持則爲賢者。兩忘則爲聖人。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

人品

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尤鄙。

以富貴自雄。是心目中。止知有富貴。損人利己。患得患失。何所不至。故尤可鄙。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揆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是而驕。才不輕試。以俸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議者。皆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多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卻作第二著看。今有僕隸乞乞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俊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

在下之君子。小人。無權無勢。尚不十分關係。若爵位中之君子。小人。則吏治民風。人心世道。均關乎此。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

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真率爽快者。爲賢。幹旋轉折者。爲不肖。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福于無形。消禍于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鋦。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遂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與。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略不介懷。其次貪功啓釁。怙寵張威。復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人望。

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亂世可以保身。治世可以敦俗。若草昧經綸。倉卒盡。荷天下之重。襄四海之難。永百世之休。旋乾轉坤。安民阜物。自有一等英雄豪傑。渠當當束之高閣。

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沾俗譽。忘國家遠大之思。而以寬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利。善避人所未識之害。立身于百禍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也。國家奚賴焉。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讓美歸功。功自易集。分怨共過。過亦何傷。此惟明于大體。而存心公恕者能之。

或問君子小人。辨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辨。若其大都。則如卓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穢柔淫。務欲可人。君子與人。真誠而不套。其過。小人與人。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味。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漠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將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瀟文。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可定平生。雖善於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辯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略不回邪。行事八窗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信。稍有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冤。人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品。潔品不自潔。

器量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寬舒。

世上沒箇分好底。便到天地地位。萬物有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得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人上。都有不是。余甚恥之。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大人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性分。

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無學士之變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之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

或問傲為凶德。則謙為吉德矣。曰。謙真是吉。然謙不中禮。所損亦多。在上者為非禮之謙。則亂名分。紊紀綱。久之法令不行。在下者為非禮之謙。則取賤辱。喪氣節。久之廉恥掃地。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把於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著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於念安從生。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分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恐踴躍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箇狷介之士耳。

識見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將事而能引。遇事而能球。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凡人初動一念。是如此。及做出來。卻不是如此。事去回顧。又覺不是如此。只是識見不定。無用之朴。君子不貴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

不以外至者為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

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遠觀非難。而反觀為難。見非難。而不見為難。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

富以能施為德。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忘勢為德。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真善真惡在我。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

誠實 厚薄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真學真養。有美意。必須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須有良吏。乃能成。良吏者。本真實之心。有通變之才。庸明作之政者也。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為卻是道理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

有髮世之實心。法然欲汲。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頗為與履執鞭。把天地間真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吁。所從來久矣。

此種習氣。官常尤甚。實處著脚。穩處下手。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敦倫 實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今子弟受父兄之責。尚有所不堪。而況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脩。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由此起。

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未有不醜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家法之所囿也。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莫不待教而似之矣。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聽之。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同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語何由入。嫌隙何由作。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為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即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儘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也。

處人

呻吟語選 卷上

人到無所顧惜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而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暑，傷損必多。或曰：不似無骨力乎？曰：譬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余最知于和平近悟得此。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心一而迹萬，故君子治心不脩迹。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以此狗人皆安也。君子慎之。

大凡與人情不近，即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為之立中，以待之，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于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怒人有六，或彼微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

應事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有。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過思者迷正應。

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安動邪為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

恆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為，而值可為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罔成不克，何損于舉動。

竟是成富噴耳，孔子為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

矯激之人，加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為不誑于道。

居官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于疑定之中耳。

夫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人一步。愛動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

入下之安而後樂，眾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自家官家，著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脚跟，挺身自拔，此精神第一恥事。以林泉安樂，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作焉能為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今以其不貪，而容之，以其善處，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俸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監司視小民，諷然待左右，肅然待僚屬，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況平日又無脩政立事之心，急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即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脩一二足矣。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而直，今之居官也，尚婢阿。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驕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于地方，有益養生，所損已多。

無損于民地方自然安福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匹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厦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喜奉承是箇惡障，彼之甘言卑辭，陸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疑呆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士君子常自點檢，查思夜想，不得一時間，卻思想箇甚事，果為天下國家乎，抑為身家妻子乎。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為汝乎，不為汝乎。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治道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抵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即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浮肆

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

著名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

古之爲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發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疎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若以無定之心恣難事之性令其求之語難憑求之意不得手足無措而尤責求無已也此爲上者之大戒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寧錯勿問恐蹈耳軟之病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即詢諸牧豎尚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簡簡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遂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毫權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于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待命于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圖維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耶夫付之以生民之寄事爲盈一己之欲試一反思便當媿汗

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情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諷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事何苦至大壞極處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八內何爲哉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于所欲之外而不足者奔走于所欲之內而死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

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箇繁矩繁矩之方只是箇同好惡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編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狂勝者敗恥敗者勝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予觀放賑平糶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

教化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于所好感督責之寬而愧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疑詬詈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難兩相苦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刑法

賞及淫人則善者不以賞爲榮罰及善人則惡者不以罰爲辱是故君子不輕施恩施恩則勸不輕動罰動罰則懲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故聖人事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駭不明而殺人大可恨也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凡事不可輕疑惟斷獄不可不疑此疑字從慎重矜恤中來要知用刑本意原爲病教苟寬能病教更是聖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故聖人不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法至于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不良于此矣治人治法不可相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說者猶曰有治人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廢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法治法無不善留治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敵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鷓鴣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

見虎以爲虜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于所懲也。亦若是矣。
矯枉者過正。流弊者無窮。救時者不可不知。

用人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揀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取之而已矣。善用人底。是簡人都用得。不善用人底。是簡人都用不得。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小人只怕他自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御民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弊關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清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于爲亂。

御軍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于爲亂。

建功立業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有經略。都能張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

古之學者。窮居而籌善善之略。今也同爲僚寀。後進不敢問先達之事。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職。在我避倭職之嫌。在彼先望。望之議。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圖。既至其地也。不及習。急遽苟且了目前之套數而已。安得樹可久之功。張無前之業哉。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于才者。求盡吾心。限于勢者。求滿吾分。

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于蓋棺。尙有未畢。

興利除害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與革者。不過什一。此外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煇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于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冲和鎮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願。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

情有可通。莫于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與合于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事有可以義起者。不必泥守舊例。有可以獨斷者。不必觀望衆人。若舊例當衆人是。莫非我胸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方喜舊例代吾勞。方喜衆見印吾是。何可別生意見。以作聰明哉。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

秉公

君子動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之也必。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
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

人臣有二德。曰私。曰公。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偽則編繆粉飾。而實政墮。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爛托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口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說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俄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君子懷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可也。恕之一字。是箇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甚。壓念頭好色者。恕人之淫。好貨者。恕人之貪。好飲者。恕人之醉。好安逸者。恕人之惰。慢未嘗不以己度人。未嘗不視人猶己。而道之賊也。故行恕者。不可以不審也。後世執進退之柄者。不察道毀人者。是君子。是以正士傷心。端人喪氣。一入仕途。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更不敢得罪一人。

俗最嚴翁婦之禮。彭鵠間。即疾處而藏匿之。其次夫兄弟婦相避。此外一無所避。已亂綱常。乃至叔嫂。姊夫。妻妹。弟之妻。互相嘲諷。以爲常。不幾于下流乎。不知古者授受不親。自妾妾之外。皆當遠授受之嫌。愛禮者不可不明辨也。

繼母之虐。嫡妻之妒。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然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詈忤逆。父亦彼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狎之性。而思重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巢。谷風柏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兒女輩。常著他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尙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勸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說。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說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底。

豪放之心。非道之所棲也。是故道凝於寧靜。

終身不照鏡。終身不認得自家。乍照鏡。猶疑我是別人。常磨常照。纔認得本來面目。故君子不可以無友。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

臨深。其惟君子乎。

才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使露圭角。是大病痛。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盜嫂之誣。無不疑。搗婦翁之誣。第五倫。皆二子之幸也。何者。諱其所無。無近似之迹也。雖不辯。而久則自。

明矣。或曰。使二子有嫂。有婦翁。亦當辯否。曰。嫌疑之迹。君子安得不辯。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若付之無言。是與馬價金之類也。君子之所惡也。故君子不潔。已以病人。亦不自汙。以狗世。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如。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一開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古之人。非曰位居貴要。分爲尊長。而遂無可言之人。無可指之過也。非曰卑幼貧賤之人。一無所知識。即有知識。而亦不當言也。

只盡日點檢自家。發出念頭來。果是人心。果是道心。出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自家人品。自家定了。

呻吟語選卷下

補遺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爲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爲。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見識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權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汰。大。不。長。進。古人謂之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關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子弟如此。父兄難辭不教之責。謂之孽者。以貧寒家子弟。習勞知艱。決無驕淫之事。是子弟驕淫。由父兄之富貴所致。乃責備之詞。推原之論也。嗚呼。子弟席父兄豐厚之勢。不能振拔有爲。爲父兄光榮。而使論者以父兄爲孽。于心忍乎。願子弟書此。一則以自警云。

男女遠別。雖父兄姊妹。弟亦有別嫌。明微之禮。故男女八歲不同食。子婦事舅姑。禮也。本不遠別。而世

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喜人之譽已耶。

毋以人譽而遂謂無過世道尚渾厚人人有心史也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在存心著力耳或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辯必有辯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間會幾箇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如此度日。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謠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萬事都要簡本意宮室之設本為安居衣之設本為蔽體食之設本為充饑器之設本為利用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枕席之言房闈之行通乎四海士君子不愛名節則已如有一毫自好之心幽獨言動可不慎與。無以小事動聲色驚大人之體。

人不自愛則無所不為過於自愛則一無可為。自愛者先占名實利於天下國家而述不足以白其心則不為。自愛者先占利有利於天下國家而有損於富貴利達則不為。上之者即不為富貴利達而有累於身家妻子則不為。天下事待其名利兩全而後為之則所為者無幾矣。

禍福是氣運善惡是人事理常相應類亦相求氣運只是偶然故善獲福淫獲禍者半善獲福淫獲禍者亦半不善不淫而獲禍獲福者亦半人事只是箇當然善者獲福吾非為福而修善淫者獲禍吾非為禍而改淫善獲禍而淫獲福吾寧善而處禍不肯淫而要福是故君子論天道不言禍福論人事不言利害自吾性分當為之外皆不庸心其言禍福利害為世教發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而不亡者也。天子者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於一時畏史官於後世。百官畏君羣吏畏長吏百姓畏上君子畏公議小人畏刑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長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於禍。

余參政東藩日而年友張督糧臨在座余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岩曰可惜可惜余擊筆舉手曰半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硃耳積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硃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為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為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為濇擊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為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兒曹志之。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閱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以是非決行止而以利害生悔心見道不明甚矣。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箇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者知成箇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使在渠上也。

這一口呼吸去萬古再無復返之理呼吸暗積不覺白頭靜觀君子所以撫脾而愛時也然而愛時不同富貴之士歡榮顯之未極功名之士歡事業之未成放達之士恣情於酒以樂餘年貧鄙之士苦心於家以遺後嗣然猶可取者功名之士耳彼三人者何貴於愛時哉惟知道君子憂年數之日促歡義理之無窮天生此身無以稱塞誠恐性分有缺不能全歸錯過一生也此之謂真愛時所謂此日不再得此日足可惜者皆救火追亡之念踐形盡性之心也。

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識得透徹卻以胸中獨得中正底道理消息之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絕人逃世情所不安秉大政者貴持平不貴一切持平則有節一切則愈潰何者勢不能也。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悔前矣如慎始悔後矣如改過徒悔無益也。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才猶兵也用之伐罪弔民則為仁義之師用之暴寡凌弱則為劫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才。

今人見前輩先達作事不自振拔輒生歎恨不知渠當我時也曾歎恨人否我當渠時能免後人歎恨否事不到手責人儘易待君到手時事努力不輕放過便好只任嘵嘵責人他日縱無可歎恨今日亦浮薄子也。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懷恨耳。聽言之道徐審為先執不聽之心與執必聽之心其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禍莫大於不謹人而有謹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得了真是非纔論公是非。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媿之則小人可使為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為小人疾言厲色是己非人是激也自家取禍不惜可惜好事做不成。

你說底是我便從我不是從你我自從是何私之有你說底不是我便不從不是不從你我自不從不是何嫌之有。

擴充排遣橫逆之法有十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也彼悔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容德乃大三日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思猶不得免焉其人之頑悻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受敬矣又自反而仁禮矣又自反而忠矣我得益其卒也乃不忍於一逞以掩僞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為太史公曰無乘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自昧其天而責我無已公論自明吾亦付之不辯古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關彼欲難留安以待之緘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白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跨下古人云身愈誦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彼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而解或久構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為弟子而有桓魋豈非命耶十曰外寧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則懼患防危長慮卻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卑幼有過慎其所以責讓之者對衆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不責

流俗汚世中真難做人又跳脫不出只是清而不激就好

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慾美聲令人多聽美物令人多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景令人多留皆禍媒也不美則令人多不多則不令人敗魚見即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點冶之物不能動夫能困窮抑鬱貧賤輻輳之為祥則可與言道矣

嵇康善養生而其死也卻在所慮之外乃知養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為養生哉

或問共事二人未有不妒者何也曰人之才能性行容貌辭色種種不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惡其不能事我者能事者見悅則不能事者必疎是我之見疎彼之能事成之也焉得不妒既妒安得不相傾故見疎者妒妒其形己也見悅者亦妒妒其妒己也然則奈何曰居寵則思分而推之以均衆居尊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人何妒之有緣分以安心緣遇以安命反己而不尤人何妒人之有

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也然嘗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惟名其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日彰榮紉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固天道報應之徵權也

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了風土氣質

費宰之辭長府之止看閔子議論全是一箇機軸便見他和悅而諍處人論事之法莫妙於閔子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氣

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以道為法度者時中之聖以氣質為法度者一偏之聖

有相子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子曰所憂不在此也汝相子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子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子兩脚要踏得萬事定雖不貴子奚憂不然子有媿於面也

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己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為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為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己下人彼傲人者晝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妒

觀人只諒其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為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為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為下

凡為外所勝者皆內不足也為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

無欲於有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無私無欲正三教之所分也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珠璣不暇計所從來柱人多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探元皆非實察察緊要在適用濟事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真儒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托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性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余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避使之嗚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上用法勝下下用法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尚可與遠三代之舊乎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不賞而罰及無罪是故士者任功罪不任喜怒任是非不任毀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也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上不勞無所推委而上下不好混呼雜命嗾怒偏勞此不可以使二人況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諂者冤辯者欺貪者飽廉者飢是人也即為人下且不能而使之為人上可歎也夫

孔子在魯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監司見屬吏煦煦沾沾溫之以兒女子之情纒正體統

輒曰示人以難堪。纔尙綜核。則曰待人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李。下務以彌文塗上。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輯寧。

愈上則愈黷。其弊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見聞者真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論壅蔽。則守令蔽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惜哉。愈下之真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

平之一字。極有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說箇天下平。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聞閣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數千言。憑滿閣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片紙。何如。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進人。而自處于小民之下也哉。

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辯。

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人難除。若攻之太慘。處之太激。是謂土障狂瀾。灰埋烈火。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爲小人。小小人爲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吾黨之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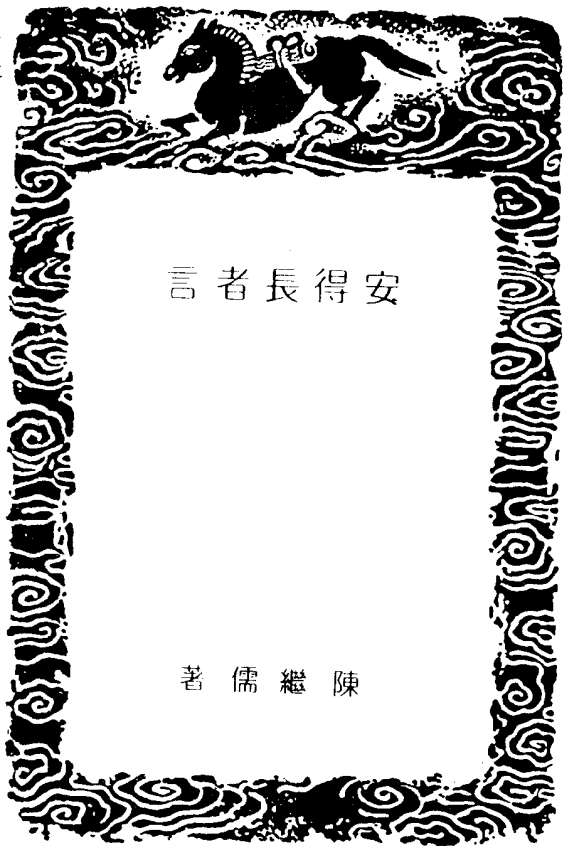
字內有三權。天之權曰禍福。人君之權曰刑賞。天下之權曰褒貶。禍福不爽曰天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奪於氣數。刑罰不忒曰君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限於見聞。褒貶不誣曰人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偏於愛憎。誤於聲響。

士君子當自責。我是畢竟變壞否。只說吾君不堯舜。寧不惶汗。

聽訟之時。心不虛。平色態。纔有所著。中證便有趨向。況以辭示之意乎。當官先要慎此。

張敬伯常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於習。某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余曰。君始以爲險。是不險。近以爲不險。卻不險。

余燕服長公服。少許。余惡之。令差短焉。或曰。何害。余曰。爲下者出其分寸長。以形在上者之知。身之災也。害孰大焉。



安得長者言

陳繼儒著

安得長者言

華亭陳繼儒著

余少從四方名賢游。有開鞭掌錄之。已復死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時一二言。拈題紙屏上。語不敢
文。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若粗識數行字者。讀之。了了也。如云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則吾豈敢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
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
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德意。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
君提撕警懼。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男子有德便是才子。女子無才便是德。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來人也。

安得長者言

一

安得長者言

三

合之可作出處銘。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妨親命
以潔身。誦朝廷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賢人君子。專要扶公論。正易之所謂扶陽也。

清苦是佳事。雖然。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一念之善。古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屬官論劾上司。時論以為快。但此端一開。其始則以廉論貪。其究必以貪論廉矣。又其究必以貪論廉矣。
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而憲長與郡縣和同。為政可畏也。

廣備賢者。畢竟非長者言。
做秀才如處上。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廣志遠願。規過巧異。積傷至盡。盡則早亡。豈惟刀錢田宅。若乃組織文字。以冀不朽。至於鏤肺錫肝。其為
廣遠巧異。心滋甚。禍滋速。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官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走。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火麗于木。麗于石者也。方其藏於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即童子得而撲
滅之矣。故君子貴翁聚。而不貴發散。

甄顯子每教人養精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為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為君子也。

吝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什宦無息機。不仆則斃。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有曝坐。獨宿。悠悠忽忽者。非出世。則有心用世人也。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初夏五陽用事。子為飛龍。草木至此。已為長旺。然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斂。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
含蕊為盛。爛熳為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醫書云。居母腹中。母有所驚。則生子長。大時發顛癩。今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風狂態者。畢竟平日帶胎疾
耳。秀才正是母胎時也。

士大夫氣勇動心易迷專為立界牆全體而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室奧而言界牆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任事者當留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參謀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始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

天下事大率類此

用兵者仁義可以王治國可以霸紀律可以戰智謀則勝負其之恃勇則亡

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凡議論要透若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講道學者得其主真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于孝

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諄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不可不味此意也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熱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也

青天白日風塵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福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乘展

之感至于此才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主

願其慎言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閑小人人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

好世界蓋此言之訛字化其言而為訛也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學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得取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

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沌為佳

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則命與數為無權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入品政事只此閒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

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去耳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游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以德性消之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來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田鼠化為鴛後入大海化為蛤蟲魚且有變化而人至老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

日不同

好譚圍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有濟世者曰宜稍敏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為亂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為權奸佞所進則其言復

聖事幾所以易之無咎無弊莊生之才與不才真明哲之三窟也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即患難時人求救援亦當常味此言

俗語近于市穢語近于娼諛語近于險士君子涉此不獨損威亦難避禍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兩字有以趣味勝者有以味勝者有以味勝者有趣味俱全者然寧饒於味而無寧

饒於趣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校量

羅仲素云子秋父臣秋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雞

大到處可憎終日落噴火坑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小人專望人恩思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使彼中則為正氣太過則為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故

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為有益于我然堂堂高則下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然則為人乎為己乎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

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徐主事好衣白布袍曰不嫌儉朴且久服無點污亦可占養

河洛其範皆闔也若則自可鑽研闔則必由討論古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闔故有學而無聞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闔乎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為只以生萬物為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

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道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陶鑄人畢克學問中火力未透

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同大同處即是公論公論處即是天理天理處即是元氣若于此處犯手者老氏所

謂勇乎敢則殺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卻有味

容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傾。觀此則嚴重者可以自立。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

有一言而備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禍者。切須檢點。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王少河云。好色好利。好得禽獸。別無所長。只長此三件。所以君子戒之。靜坐以觀念頭。如主人坐堂中。有甚人來。自然酬答不差。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乖。嗚呼。何與。故朱子云。執拗乖戾者。薄命之人也。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為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何。哀哉。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箇好人。幸逢太平。復爾溫飽。不思做君子。更何為也。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天下惟聖賢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醉人膽大。與酒融。融故也。人能與義命融。融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知矣。出言須思省。則思為主。而言為客。自然言少。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人疾言。遠色。怒氣。噓人。人寧有怡者乎。

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己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藐則不諂。中道也。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進善言。受善言。如兩來船。則相接耳。人不易知。然為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真豪傑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器局短淺。為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

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亦

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以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終小人也。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濟之論也。

古人重俠。腸傲骨。曰腸與骨。非復。窳。窳。弄口舌。發作意氣而已。郭解陳遵。議論。長依名節。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勝。可以銷名。

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嗚呼。今之奏疏亦然。用人宜多。擇友宜少。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心逐物曰迷。法從心曰悟。

儒佛爭辨。非惟儒者不讀佛書之過。亦佛者不讀儒書之過。故兩家皆交淺而言深。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方。落驕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古之宰相。捨功名。以成事業。今之宰相。既愛事業。又愛功名。古之宰相。如趙政。險血。挾皮。今之宰相。有荆軻生劫秦王之意。所以多敗。

周顛與何胤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逾性命。性命于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接。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不出中庸二字也。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憐才二字。我不喜聞。才者。當憐人。窮為人所憐。邵子曰。能經綸天下之謂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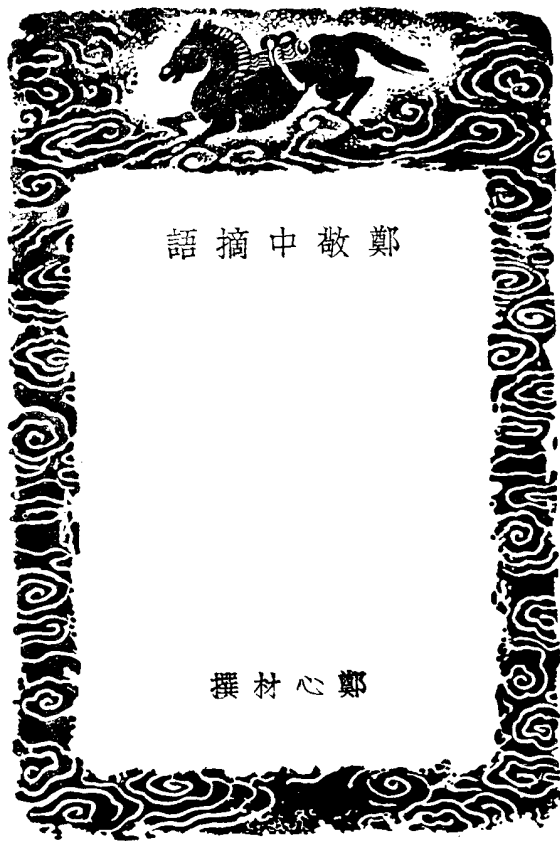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讀史要耐此字。如登山耐。如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

孔子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其不害于桓魋。今人懶習文字者。由其氣不與天地之氣。及聖賢之清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跋

陳眉公每欲以語言文字。津梁後學。故熱鬧中下一冷語。冷淡中下一熱語。人和受其鎗錘而不覺。是編尤其傳家要領。政如水火菽粟。開門日用之物。具眉目者所竝需也。人亦有學語于齊。學步于郕。耶。固不若手一編。開閣下提。即日游眉公殿中可也。

沈德先識



鄭敬中摘語

鄭敬中摘語

鄭心材撰

明 鄭心材撰 黃岡樊維城彙編

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立身制行。小心翼易。云恐懼修省。朱云憂勤惕勵。書云驕淫矜倚。孟云般樂怠敖。此十六字。出入之間。禍福別焉。思之慎之。

惟謙可以養德。惟儉可以守家。惟寡慾可以多男。惟讀書可以遠到。

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之歎也。量褊甚。心之隘也。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人。亦率其常而已。滅之以威而不懼。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而不消。處之以簡而不懈。悅之以順而不淫。激之以逆而不怒。抑之以久而不撓。進之以驟而不亢。斷金可利。尚有賴于同心。介石是真。貴見幾於終日。宜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畜德。害則遠已。

力不可強。孰能斃筆而荷戈。才所當憐。豈無尺瑕而寸玉。積善慶源長。結冤路頭窄。

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薛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朝廟堂。伯鸞春箴。平泉晚出。

鄭敬中摘語

鄭敬中摘語

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歸一致。乃若擬風從莽。如龍附草。先勁後回。籠說易節。不惟取譏于正直。抑且厭快於權貴矣。此某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於天白日者也。

文有四貴。胸次貴恬夷。氣局貴豪蕩。詞句貴渾雅。思致貴糾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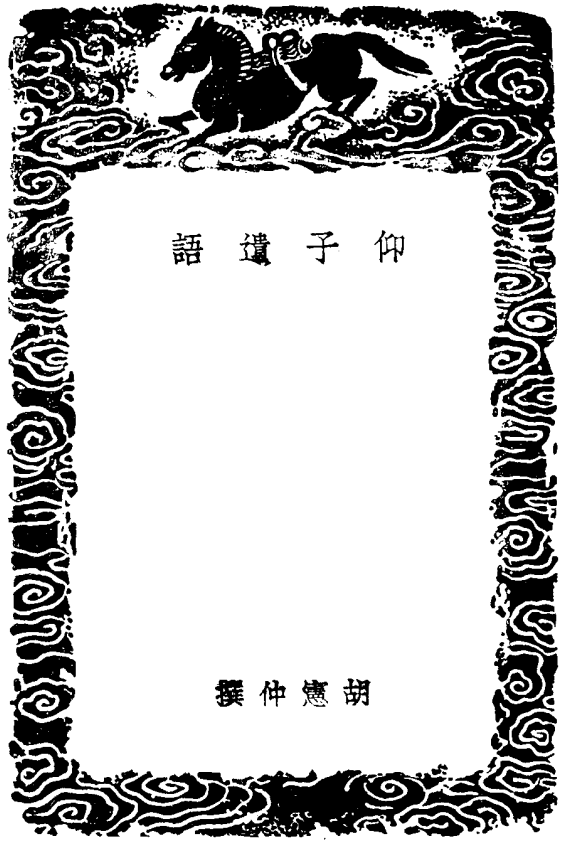
男兒立身揚名。豈在名次先後。若我無可奮之具。雖第一傳臚。位極師保。畢竟草木同年。功名富貴。風裏浮雲。昔登津要。專榮寵。姓名無聞者。不啻幾何人矣。而史稱好漢。有貧賤終身。不及一見庭闕者。要其不朽。寧偶然哉。人顧自樹何如。

澹泊凝靜。所以俟時。磨澀切礪。所以考德。素書莊子。閒中。觀讀書語。練有具而仕。守身守官。無忝所生。孝矣。

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生平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

作善不於存省。而於捐布緡錢。補過不於修治。而於誦呼哀籲。語言間儘發積德。澹泊中皆可長生。

仰子遺語



仰子遺語

胡憲仲撰

仰子遺語

二

或問堯舜愛百姓而棄其子。周公急社稷而遺其兄。易地則皆然。與曰：周公之遇朱均，未必為堯舜之事。堯舜之處管蔡，不致有周公之愆。或問諸子論夫子作春秋，其說詳矣。尙有遺論乎？曰：春秋之作，夫子懼文之勝質，史氏之多曲筆而起也。虞夏殷周之史，皆聖哲也。方其盛也，紀善為經，紀惡為戒，而大道明于天下，人莫敢肆焉。及其末也，如義和黨后羿，雖日食而不言，仲康特師征焉，何重若此也？正謂國家所恃以明王制而昭勸戒于後世者，史官也。故奸臣有不畏天子而畏史官者，史官失職，其誰畏之？有周之衰也，柱下史猶有老聃掌職，周禮孔子往而問焉，猶幸王制之存，而文武之政可行于天下也。及老聃西遊，周禮散佚，又無良史以繼之，禮制不明，僭逼彌甚。此春秋所由作也。或曰：左氏懼門弟子各以其意為說，而失夫子之旨，故為之作傳，使左傳不作，孔子之書豈皆隱語乎？

仰崖胡憲仲文徵

與富者共事，用不可以太縮，恐其以我為資也。與學者共席，談不可以太博，恐其以我為矯也。與尊者共議，詞不可以不思，正懼其易近於諂也。與親者共處，容不可以不思，恭懼其易近于狎也。惟君子能無二恐，亦無二懼。

天下之至尊貴者，道也。春秋去古，猶知道之為貴，故左丘明之贊仲尼，至謂之素王。及秦漢之時，唯知貨之為貴而已。故司馬遷之贊猶頌，至謂之素封。夫素封豈得與素王並哉？千餘年以來，人能至猶頌之富者有矣，未有能為仲尼之富者何也？為嗜道不如嗜貨也。故道聚于學，而貨聚于市。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道之以嗜聚也，不遜不敏，則不來，不允不懷，則不積。知其所由來，又知其所由積，仲尼之富可學矣。六經言學始此，蓋契為萬世立教之宗，家學相承，最為詳切。故傳說論學于高宗，皆本商先王之遺教，而仲尼，商人也。論學又多本于此。學仲尼者，不可不加之意也。古之教人，引之自悟而已。今之教人，傾之速悟，又恐不盡，而弟子以為吝也。夫引之自悟，則得之漸，故為身心之益，傾之速悟，則得之輕，故為口耳之贅，而旋忘之。由其思慮識見未及乎此，恍惚無意味耳。洙泗而後，惟周濂溪有此意，二程從游時，先令尋仲尼頌子樂處。

仰子遺語



恥言一

徐禎稷字叔開餘齋江蘇寧江人明萬曆辛

恥言者家居談說偶識之簡者也言之未克行焉庸無恥乎存以備自省亦以示後人猶冀有能種子

或問士之為學矣先餘齋曰其忠信乎夫子之教主忠信夫雖有庶美無主焉隨故墜壞宜攜沉木宜離

餘齋曰道人也學所以為人也倫外無道矣明倫以外無學矣

餘齋曰志道者其始於遠欲乎開宿者誅莽明鏡者刮鬚夫學亦求其害身心者去之爾四勿三省淵奧

或問於餘齋曰為善者必得天乎曰未也為善者必得人乎曰未也夫為善易積善難士之於善也微焉

而不厭久焉而不倦幽隱無人知而不聞招世之患而不變是故根諸心誠諸言行與時勉

勉不責其功夫然後親友信之國人安之而鬼神格之也善積未至其時能與於斯乎

稷 禎 徐

恥言一

餘齋曰事父母者莫善於順宜兄弟者莫善於讓故順孝之實也讓友之本也

餘齋曰榮華可耀而弗耀者其神全也目前可快而不快者其規遠也故喬木無艷花綠火得久熱

餘齋曰論語者講學之祖乎言理不離人事言心不離天下性與天道之言蓋罕之也吾何敢言聖人所

罕哉

餘齋曰政以一教也詞以著理也政不規於教故世無治矣詞不繩於理故世無文矣

餘齋曰為今天下而不去其奢雖使周公制法召公宣政治之興無日也夫必奢去然後士大夫廉百姓

務本而易足以康士大夫御務本易足之百姓於王道乎何有

里人有故宅與匠師營之深集於堂匠不顧曰易也病在瓦左室宇撓匠自厲曰此病在棟易之耳而

後有樓岑如也其體微欲匠乃周視列礎登額曰不可為也病在基或告餘齋曰忠信孝友是亦人之

基已

餘齋曰有為而不欲人知其致力也必微其進也必諂

餘齋曰貧效不忘其本居名不兼其利天道也世有人焉迂而固或爭辨之餘齋曰無然古謂狂狷今所

謂迂固也不忍離折其性情以苟調於世故受斯名焉猶天地之真人也夫

市有鼎焉其質首昂觀者爭戶雷價倍百餘齋曰是腐鼎也而貴若是士服古之道俗相諾為腐也而乘

之是兩惑也智者擇器不厭今擇道不厭古

餘齋曰為論似迂久而見微者神其遠也始計若拙究弗受悔者誠其深也當晦府君有之

或問餘齋曰無為其所不為簡矣

餘齋曰士有三不闕毋與君子闕名毋與小人闕利毋與天地闕巧

餘齋曰君子不以忍讓人或問何謂也曰惟君子也忍人為人忍人何如

其家人利用至德調合一家。婦道之正也。

或問居室之道奚尊。餘齋曰：其儉或儉以養禁，可以立身。儉以善施，可以濟人。

餘齋曰：人間先府君何以貽子孫。曰：無累。何以教子孫。曰：自立。故沒躬不殖生產。

餘齋曰：愛美材者，嫌刀斧之利乎。愛良金者，忘煨煉之猛乎。姑息之是，徇甘飲之與處。愛子弟乎。

餘齋曰：先見後慮，做事終始。智之深者也。周詳持固，事成不瑕。才之真者也。踔躡自才，狡察自智。吾與也乎哉。

餘齋曰：均人也，而為聖賢，為仙佛，為之心為之也。故有聖賢心，則聖賢矣。有仙佛心，則仙佛矣。問：聖賢仙佛，心何如。曰：真如斯而已。曰：不已，真則不已。

餘齋曰：先子常言，子觀人世久矣。天之報益，尤速於其報惡也。夫處滿招悔，不必大戾，為德自益，猶將傾之。

餘齋曰：人有言：天道妒名而疾益，非妒名也。妒夫好名者，非疾益也。疾夫怙益者，故士名而不尸，益而善持，天其保之。

問佛教。餘齋曰：吾未之敢非也，而不敢從。曰：何居。曰：儒者有儒者之聖人焉。釋教有釋教之聖人焉。我儒之凡人也哉。以凡非聖則僭，以儒從釋則亂。曰：敢問儒與釋之所以異。曰：儒尚倫，釋棄倫。

然則輪迴有諸。餘齋曰：聖人未之言也，或亦有之。形生而神隨焉，形與神散則死，形盡而神不盡，則有輪迴始偶也，非常也。

餘齋曰：人治家業，以貽後也。治家不治，守家之人貽業不貽。保業之道，智乎哉。

餘齋曰：疇積委以傳後，其醫之傳藥者乎。或曰：何謂也。曰：上醫傳道不傳方，下醫傳方不傳藥。醫家之子，不知道，又不知方，而又藥，允舍皆殺人之具也。

餘齋曰：先子言，范大夫，異人也。天下事經措理靡不奇快，但長子各，中子很少，子法未如之何，意殖材而暮色，其躬之不絕與。

道家魏符曰：能禳不祥，餘齋曰：士有神符五，當害斯遠矣。故慎禳疾，儉禳荒，恕禳怨，廉禳盜，損禳禍，之五符者，吾慕焉。求焉，奚以子之符為。

餘齋曰：教之而信，必先有令人愛者，禁之而畏，必先有令人敬者。

餘齋曰：患牙而莫之者，也乘於所快乎。難發而莫之收也。中於所狃乎。諺曰：安臥揚帆，不見石灘，寐天多伴，白日入阱。

餘齋曰：士而多言，疾也。寡言，德也。尤慎四乘，夫乘怒而言，將無激。乘快而言，將無恚。乘醉而言，將無亂。乘密睡而言，將無盡。

餘齋曰：言之不祥者，有五。揚人失者，鳴鶴之言乎。搆人毀者，風波之言乎。成人過者，毒醜之言乎。證人隱者，鬼賊之言乎。傷人心者，兵刃之言乎。

志曰：海南有樹，叢陰巖，斫而薪之，煙不上炎。中春作能，燂若錯錫，承露而敷，日出即殞。士人見而斲之，名曰刺樹。餘齋曰：人有材，不益是用，則如無材。有文，不垂世教，則如弗文。是刺樹之類也。

餘齋曰：遇顯者而容改，貌恭也。談數行而色動，心敬也。士欲令人貌恭乎，心敬乎。

餘齋曰：周禮朝後為市，市有門，庶民入之，公卿大夫入者，謂之三代。以後，茲法湮矣。然公卿大夫鳥不可知此意。

客問：餘齋曰：君子處世，不辱其名。文中子以無辯止謗，謗固可受乎。曰：士人言忠信，行篤敬，久而至焉。一人勝之，衆人不與也。夫一喙辯謗，則謗長，衆不與勝，謗容不止乎。止謗之道，不在辯也。

餘齋曰：曠達之足尚也，以其中無俗韻乎。沂浴零風，其人也。擗色銜孟，名曰淫湎，不名曠達。

餘齋曰：有靈之木，堪荷棟，有靈之舟，堪濟遠，乎。利欲靈之榮名，靈之蓋人之城，任道者，鮮矣。

餘齋曰：居室而不儉者，有五。奉先一也，為道者，治棺槨二也，為子弟，敦師友三也，疾求醫藥四也，卹親舊，周急乏五也，亦稱其力焉而已矣。

餘齋曰：故家遺風，在能存禮法，不在不失體勢。

餘齋曰：曾皙之志，幾於無欲矣。人有才，易無欲難。無欲後，可與知幾，知幾後，可與用世。此行藏所以獨歸顏氏也。以三子之才，而曰不知其仁，其未及者在斯乎。

餘齋曰：吾見仕宦而室不豐者，寡矣。吾見豐而不侈者，寡矣。顯不可常，而習侈難反。故世家之能保者，寡矣。

餘齋曰：驥長之木，必無堅理。早熟之木，必無嘉實。故為士者，遇不憚艱難，將以貞吾骨，成不嫌遲晚，將以厚吾才。

或問：今天下用人之道，奚先。餘齋曰：先絕二疾。何謂二疾。曰：墨。說請益曰：自近始。

餘齋曰：學者能高衆也，毋以勝人行，禮俗也。毋以繩人，免矣。

餘齋曰：禮以治身，仁在其中矣。禮以為國，法在其中矣。

餘齋曰：獨立之行，不徇流俗，然怨不可不恤也。高義之事，弗避小嫌，然累不可不慮也。

或問：齊之跡不易代，而晉以數世，霸何與。餘齋曰：文公勝楚，有變色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斯數世之言也。

餘齋曰：方藥非所以養也，然見方則識，遇藥則儲。懼夫疾而求之無及也。國之於戎，亦若斯矣。

或曰：治敵國如治羸，去痰與火也。勿盡。餘齋曰：凡事不可不始始也。至於藉痰與火，以立命，悲夫。士不幸處此，謹養元氣，以漸克焉，幾可也。

餘齋曰：以平和說讓，徵人世之德，怨以勤惰者，約兆人家之成敗，以盈損慎肆卜人事之吉凶，以仁刻厚薄，推人福之悠促，譬如望靈求附，術穴搜鼠，不獲者，蓋寡矣。

餘齋曰：士在世，有以不用為用者，國家待士，有以不用用之者。

餘齋曰世人謂行義者其好名也。勤施者其下福也。語云若避好名之嫌。則絕為善之路矣。吾亦曰若避

干福之嫌。則絕濟物之路矣。餘齋曰易責人而樂讓俗。其亦弗思也已。夫已無道行。後可責人。家因闕事。後可讓俗。古人有言。吾暇乎哉。

餘齋曰制政所以為民也。古者之政。莫詳于民事。蓋田里農桑。以逮廢市。事為官。官為法。且課而暮稽焉。故名各得而奸不生。今豈廢之。未政繁而本政廢矣。欲善治。其得諸。

餘齋曰居官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而曰我能一介不取者。未之信也。餘齋曰忍飢寒以厲操。難不置衣食而無苟得。易故節勤者。養廉尚志之一助。非欲致。餘齋曰救荒無奇策。奇策不救荒。或未達曰。救焚無奇策。奇策不救焚。故曲突無煙。災預備無荒年。若請足民。柯陳王道。救在平日。不救在荒。荒策之特奇者。

餘齋風於巴江。長年取舟。難浪色也。夷然。餘齋問曰。子何巧。而能靜也。對曰。小人與是舟。周旋風濤。二紀矣。夫風性也。江性也。舟之性也。心皆識之。而身皆習之。識故弗疑。習故弗驚。吾何巧乎。亦何知吾靜乎。餘齋然識之。

城南饒花園。餘齋觀焉。其樹靡不端秀者。餘齋曰。矣。而能若是也。園之人對曰。木始生。甚柔。久則漸剛。吾及其未剛也。繩之而直。現之而間。經緯之而勻。若一。其性不傷。而成不覺。故能若是也。又東鄰菊叢。出於西鄰。幾半。曰。種異乎。對曰。非也。東家治菊。必選花工之勤。良者使之。主人身親。董焉。西家任不擇人。上多他故。莫恒者也。餘齋然曰。吾聞言於場師。識教術焉。

餘齋曰。仁。生理也。故卉木質中之含生者。命之仁。實即誠也。物之終始也。故卉木之既結。而又傳生者。命之實。

或問使貪使詐。餘齋曰。能制之謂也。不能制而用之。是為貪詐使也。餘齋曰。請學者。將以為也。謀途者。將以至也。至必有自。故人出戶。先識鄉井。行鄉井者。行天下之道也。車馬成。饒糧。且乃試之邦國。以達乎天下。起海。險。漫。本無定程。焉用懸揣。以待諸能者。今與童子坐室中。通數。廣。與。與。馬。辨。焉。地。何以。觀。弱。水。何以。梁。自。喜。美。聽。實。無。行。心。出。閱。百。步。質。眩。南。北。此。問。途。者。之。過。也。亦。指。途。者。之。過。也。

崇晦翁揭二語中堂。曰。聖賢詩書。總。是。義。利。之。辨。宇。宙。事。業。不。過。物。我。之。平。餘齋曰。天德王道。言約而盡矣。

餘齋曰。先府君。言。士大夫。常有五。蔽。揚。名。慕。榮。進。榮。進。損。者。毀。其。名。尊。生。厚。享。受。享。受。過。者。伐。其。生。怡。神。寄。玩。賞。玩。賞。修。者。擾。其。神。給。事。養。僮。僕。僮。僕。繁。者。生。其。事。裕。後。求。田。舍。田。舍。廣。者。累。其。後。故。全。名。存。乎。止。足。保。身。存。乎。惜。福。養。性。存。乎。寡。欲。事。存。乎。簡。樸。傳。家。存。乎。貽。穀。

浮屠氏曰。誦經為人。禱福。或曰。何為己。不如為人。也。餘齋曰。不然。夫福。虛。也。而。精。實。也。以。虛。福。易。實。福。是。

為人不如為己也。或曰。今若此者。獨浮屠氏乎。餘齋不答。或問曰。為多。而善。遂。乎。毋。寧。懶。矣。為。柔。附。而。端。容。乎。毋。寧。傲。矣。何。如。餘齋曰。營。營。者。中。人。所。著。懶。傲。者。名。士。所。託。宜。有。間。也。雖。然。託。其。名。耳。士。處。季。世。謚。乎。無。容。將。見。懶。焉。靜。乎。不。撓。將。見。傲。焉。非。其。實。也。夫懶。與。傲。德。之。賊。也。禍。患。之。藪。也。如。之。何。其。可。居。也。

餘齋曰。方。帝。府。君。不。處。師。醫。亦。不。輕。聽。人。也。曰。師。醫。者。與。替。死。生。之。所。係。也。餘齋曰。實。二。而。名。一。則。名。立。而。不。毀。矣。行。五。而。言。三。則。言。出。而。寡。尤。矣。斯。之。謂。有。餘。地。餘齋曰。望。焉。而。羨。至。焉。則。厭。計。日。以。期。涉。艱。不。倦。嗜。榮。者。之。情。與。得。固。遼。大。取。固。遺。小。樂。可。忘。疲。多。莫。知飽。積。賄。者。之。情。與。以。嗜。榮。之。心。嗜。學。以。積。賄。之。心。積。善。聖。賢。其。遠。哉。涑。水。有。言。如。轉。戶。樞。在。我。而。已。餘齋曰。論。言。於。三。代。之。下。不。能。不。賞。偏。至。者。論。行。於。三。代。之。下。不。能。不。予。獨。往。者。若。仇。世。以。決。志。矯。心。而赴。名。則。姑。舍。是。

餘齋曰。有。家。者。莫。患。乎。味。大。體。而。聽。小。言。夫。雙。塔。於。背。語。而。禍。烈。於。傳。構。若。結。婦。妾。之。口。鋼。僕。婢。之。唇。宜家。將。過。半。矣。餘齋曰。成。事。有。三。戒。氣。勝。者。債。神。浮。者。疎。言。多。者。力。不。敵。大。公。以。為。見。氣。不。期。而。平。矣。遠。就。以。為。謀。神。不期。而。斂。矣。踐。實。以。為。功。言。不。期。而。括。矣。故。君子。有。不。為。為。必。成。有。不。成。成。必。固。餘齋曰。諺。云。夜。不。號。捕。鼠。故。當。幾。者。勿。踰。又。云。未。雨。轟。轟。厚。車。莫。停。故。成。事。者。後。言。餘齋曰。昔。月。之。倫。無。意。親。厚。而。已。矣。無。意。也。者。雖。遇。橫。逆。猶。是。也。而。忍。之。之。謂。讓。曲。而。聯。之。之。謂。仁。潛移。而。默。成。之。之。謂。聖。較。則。怨。怨。則。離。離。曲。不。自。我。等。之。乎。不。祥。語。曰。夫。妻。交。市。莫。問。誰。益。兄。弟。交。情。莫問。誰。直。此。之。謂。也。

餘齋曰。為。佳。祖。父。子。孫。可。幸。亦。可。懼。也。巴。山。木。雞。為。良。冀。野。駒。難。為。強。不。克。恢。宗。令。緒。豈。宜。落。災。前。修也。餘齋曰。稷。也。聞。之。先。子。鶴。田。府。君。之。行。也。所。難。及。者。三。焉。勤。施。多。濟。而。無。德。色。里。仇。使。之。訟。則。克。而。未。嘗先。發。一。難。不。習。詩。書。而。秉。禮。裁。義。揆。諸。古。則。斤。斤。如。也。餘齋曰。方。帝。府。君。有。故。人。語。羨。富。貴。府。君。謂。之。曰。君。能。求。我。富。貴。何。有。其。人。愕。然。請。問。曰。觀。君。飯。蔬。而。裘布。袍。履。匪。乏。矣。彼。披。錦。列。鼎。者。於。飽。煖。有。加。乎。然。形。執。與。君。逸。心。孰。與。君。閒。則。君。於。富。貴。有。餘。矣。吾。故欲。君。反。求。其。真。我。也。友。人。憮。然。稱。善。

餘齋曰。名。諱。者。忠。之。賊。也。因。他。人。之。過。以。市。名。長。厚。者。不。為。矧。君。父。乎。餘齋曰。德。高。者。歸。言。高。者。遠。才。高。者。雄。色。高。者。窮。節。高。者。服。氣。高。者。像。故。士。崇。其。德。而。訥。其。言。豐。其。才。而勦。其。色。勵。其。節。而。平。其。氣。故。能。成。天。下。之。大。美。客。揮。越。扇。其。金。燦。然。或。曰。今。市。善。儻。武。淫。以。濟。迫。以。火。苟。非。真。者。將。踏。焉。以。論。餘齋。嘆。曰。吾。於。試。金。得。試人。人。焉。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為人不如為己也。或曰。今若此者。獨浮屠氏乎。餘齋不答。或問曰。為多。而善。遂。乎。毋。寧。懶。矣。為。柔。附。而。端。容。乎。毋。寧。傲。矣。何。如。餘齋曰。營。營。者。中。人。所。著。懶。傲。者。名。士。所。託。宜。有。間。也。雖。然。託。其。名。耳。士。處。季。世。謚。乎。無。容。將。見。懶。焉。靜。乎。不。撓。將。見。傲。焉。非。其。實。也。夫懶。與。傲。德。之。賊。也。禍。患。之。藪。也。如。之。何。其。可。居。也。

餘齋曰。方。帝。府。君。不。處。師。醫。亦。不。輕。聽。人。也。曰。師。醫。者。與。替。死。生。之。所。係。也。餘齋曰。實。二。而。名。一。則。名。立。而。不。毀。矣。行。五。而。言。三。則。言。出。而。寡。尤。矣。斯。之。謂。有。餘。地。餘齋曰。望。焉。而。羨。至。焉。則。厭。計。日。以。期。涉。艱。不。倦。嗜。榮。者。之。情。與。得。固。遼。大。取。固。遺。小。樂。可。忘。疲。多。莫。知飽。積。賄。者。之。情。與。以。嗜。榮。之。心。嗜。學。以。積。賄。之。心。積。善。聖。賢。其。遠。哉。涑。水。有。言。如。轉。戶。樞。在。我。而。已。餘齋曰。論。言。於。三。代。之。下。不。能。不。賞。偏。至。者。論。行。於。三。代。之。下。不。能。不。予。獨。往。者。若。仇。世。以。決。志。矯。心。而赴。名。則。姑。舍。是。

餘齋曰。有。家。者。莫。患。乎。味。大。體。而。聽。小。言。夫。雙。塔。於。背。語。而。禍。烈。於。傳。構。若。結。婦。妾。之。口。鋼。僕。婢。之。唇。宜家。將。過。半。矣。餘齋曰。成。事。有。三。戒。氣。勝。者。債。神。浮。者。疎。言。多。者。力。不。敵。大。公。以。為。見。氣。不。期。而。平。矣。遠。就。以。為。謀。神。不期。而。斂。矣。踐。實。以。為。功。言。不。期。而。括。矣。故。君子。有。不。為。為。必。成。有。不。成。成。必。固。餘齋曰。諺。云。夜。不。號。捕。鼠。故。當。幾。者。勿。踰。又。云。未。雨。轟。轟。厚。車。莫。停。故。成。事。者。後。言。餘齋曰。昔。月。之。倫。無。意。親。厚。而。已。矣。無。意。也。者。雖。遇。橫。逆。猶。是。也。而。忍。之。之。謂。讓。曲。而。聯。之。之。謂。仁。潛移。而。默。成。之。之。謂。聖。較。則。怨。怨。則。離。離。曲。不。自。我。等。之。乎。不。祥。語。曰。夫。妻。交。市。莫。問。誰。益。兄。弟。交。情。莫問。誰。直。此。之。謂。也。

餘齋曰。為。佳。祖。父。子。孫。可。幸。亦。可。懼。也。巴。山。木。雞。為。良。冀。野。駒。難。為。強。不。克。恢。宗。令。緒。豈。宜。落。災。前。修也。餘齋曰。稷。也。聞。之。先。子。鶴。田。府。君。之。行。也。所。難。及。者。三。焉。勤。施。多。濟。而。無。德。色。里。仇。使。之。訟。則。克。而。未。嘗先。發。一。難。不。習。詩。書。而。秉。禮。裁。義。揆。諸。古。則。斤。斤。如。也。餘齋曰。方。帝。府。君。有。故。人。語。羨。富。貴。府。君。謂。之。曰。君。能。求。我。富。貴。何。有。其。人。愕。然。請。問。曰。觀。君。飯。蔬。而。裘布。袍。履。匪。乏。矣。彼。披。錦。列。鼎。者。於。飽。煖。有。加。乎。然。形。執。與。君。逸。心。孰。與。君。閒。則。君。於。富。貴。有。餘。矣。吾。故欲。君。反。求。其。真。我。也。友。人。憮。然。稱。善。

餘齋曰。名。諱。者。忠。之。賊。也。因。他。人。之。過。以。市。名。長。厚。者。不。為。矧。君。父。乎。餘齋曰。德。高。者。歸。言。高。者。遠。才。高。者。雄。色。高。者。窮。節。高。者。服。氣。高。者。像。故。士。崇。其。德。而。訥。其。言。豐。其。才。而勦。其。色。勵。其。節。而。平。其。氣。故。能。成。天。下。之。大。美。客。揮。越。扇。其。金。燦。然。或。曰。今。市。善。儻。武。淫。以。濟。迫。以。火。苟。非。真。者。將。踏。焉。以。論。餘齋。嘆。曰。吾。於。試。金。得。試人。人。焉。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客。揮。越。扇。其。金。燦。然。或。曰。今。市。善。儻。武。淫。以。濟。迫。以。火。苟。非。真。者。將。踏。焉。以。論。餘齋。嘆。曰。吾。於。試。金。得。試人。人。焉。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人。人。焉。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淫。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真。矣。

餘齋曰：當以除之。晚侍先府君，燭炭初燃，童子鼓篋，先君曰：止。少焉，赤黑漸半，數舉箸抑其燄，夜既久，尤燼赤盡白，埃蒙生矣。先君顧曰：吾向仰之者，懼斯象之早見也。小子識之，無揚燎薪之火，速盡無益，欲器之水速傾。

外，憐惜心者，民之瘠宜哉。

餘齋曰：人有能易居所能難，不以能市利士也乎哉。不以能市名，聖賢也乎哉。

或問敬事，餘齋曰：母，忽斷已矣。事無小而可易也，幾無微而不可玩也。故慎以慮始，毅以圖終，豫以備卒，簡以寡累，密以杜覺，謹曰：若欲不忙，淺水深防，若欲無傷，小怪大禱，毋忽之謂也。

餘齋曰：以驚懼助其波也，以薄報薄，分其過也。

餘齋曰：四六與於偏朝乎，其言纖且浮，夫對上之文，宜謹以達，命臣之文，宜簡以制。

餘齋曰：為人日多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為人日無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方室府君常勸之。

餘齋曰：琢福之刀，莫銘于特，保世之石，莫良于戒。

餘齋曰：士之居身也，有廉隅，無銳角，其於世也，有儀範，無標幟，故道方而不乖，風操可宗而世不嫉。

問割股孝乎，餘齋曰：未可知也。急親者忘身，事名者虧體，故君子勿禁也，亦勿賞。

餘齋曰：逐末遊食多於耕夫，隸僕優娼多於良戶，麗靡之物多於布粟，邪淫之書多於經史，俗何由而美，治何由而興乎。

餘齋曰：強不可得衆，而弱者得之，以獨強，以衆強，孰勝，巧不可得天，而誠者得之，以人巧，以天巧，疇獲。

問朋友有過，當盡言與，餘齋曰：然在賢辭，在擇人，夫不可與交者，弗與言也，不可與言者，弗與交也。

餘齋曰：才子弟，制其愛，母弛其誨，故不以驕敗，不肖子弟，嚴其誨，母薄其愛，故不以怨離。

餘齋曰：馬異視力，人異視識，或與羣野豎共席，饋肝炙江鱈，鮑味美而饒骨，羣豎說笑，顧食鱈者，黨笑之。

食鱈者，報焉，轅箸，易牙聞之曰：野人何識，吾怪夫轅箸者，今夫貧約，佳事也，忍讓善道也，佳事而慚之，善道而慚焉，其猶野豎之識也夫。

餘齋曰：形用乃習，神用乃生，故多暇之心，涉事即頹，久逸之身，當勞即困。

餘齋曰：家有大不祥，嗜言利者當之，利風中於家庭，破氣入矣，市道行於骨肉，殘形成矣，或曰：然則廢治。

生與曰：君子之室，男女上下勤生而分業，食服吉凶，稱家而節儉，生可使足也，烏在其言利也。

餘齋曰：世家子弟，戒四恃，絕六惡，四恃者：財足以豪，勢足以逞，門第足以矜，小才足以先，人緣茲四恃，遂生六惡，曰：昏，曰：淫，曰：懶，曰：傲，曰：剛，曰：狠，曰：浮薄。

或問餘齋曰：吾子斥異教，將其語盡非與，曰：何為其然也，吾在都，見僧與法將化，坐客乞言，僧舉目曰：老衲去來自如，祇為無事在心，無累在世，且舉淡之一言，留贈賢輩，又有以道術療人疾者，衣敝莫理，問之，應曰：何暇心及此，斯二語者，吾識之矣。

或問：知過易改，難何也，餘齋曰：貪酒者耐醉，多欲者耐過，心之容過，其必有不能割者也，書稱不吝，孔言勿憚，去清各之源，絕憚之根，其在寡乎。

香壇之陽，有夫子楹焉，獨餘無枝葉，生理在內，古今猶是也，餘齋俯而拜，仰而嘆曰：觀茲象教，覺六經之為頌。

餘齋曰：宇宙經緯，是為元氣，元氣強，則靈秀神奇，咸攝於正，使其橫出而旁結者，元氣不足以主也，故王維失御，維俊託身於盜賊，聖緒不昭，聰智委心於釋老。

餘齋曰：寶鑑不韜，光無滯乎操，矛日刺，銳無刃乎羣，備市婚，數呵不感，無反侮乎，故君子善藏明武，時而用之。

餘齋曰：能剛者勇乎，柔以為剛者智乎，剛柔以宜者義乎，義勇為上，動莫與膺，智勇次之，事靡不成，徒勇斯下，自與禍并。

餘齋曰：養正氣者無愧於神，斯不詔，若執意慢神，是客氣也，神得禍之矣，抱淳德者無求於世，斯不屈，若抗心傲世，是薄德也，世將戮之矣。

或問：史遷稱西伯陰行善，何與，餘齋曰：文王之德，默而也，深深乎其不可窺，順帝配命，而不存乎聲色，故曰：穆穆文王，孔贊明夷，周禮不顯，凡雅詩之歌，咏文德者，靡不有深微之意焉，孔門德之則謂之關。

關也者，其陰之義也夫。

餘齋曰：孔子之學，祖堯舜而宗文王，仕止久速，蓋得之執中，下學莫知，蓋得之不顯，中庸首言中而卒乎不顯也，於乎聖人之學，備矣。

或問：晦翁釋詩，以不顯為顯，如子言，得無異乎，餘齋曰：此漢疏失義，晦翁未之正也，詩象文德，每言不顯，維天配，言於穆，烈文，義存乎篤恭，而亦臨之，語旨尤較白，吾聞之也，信經者不必膠傳，惜無從起，晦翁而質焉。

餘齋曰：疾之條累百，繇食者多，刑之條亦累百，繇賄者多，故節嗜者，衛生之經，篤利者，危身之本，或曰：君子言義與庸人言命，何如，餘齋曰：不然，與君子言命，與庸人言義，夫幽而難濟者，命也，貧而善侍者，人情也，故淑慝以號之，是非以表之，猶懼弗率焉，若知命而安者，非君子，疇克然。

餘齋曰：易者，弗久難者，克終天人之道也，故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

餘齋曰：士貴絕所無益，而審所有益，問謂絕無益曰：學無益，勿習也，言無益，勿道也，事無益，勿為也，人無益，勿與也，物無益，勿好也，何謂審有益，曰：或益於德，或益於身，或益於家，或益於世，夫益於德，無弗務，其三者，益此或以損彼，是故以義審之。

餘齋曰：今禮教之墮也，莫甚於不行三年之喪矣，行三年之喪者，素冠緇服云乎哉。

而諸諸。餘齋曰。美食無飽。不成飽也。美宅無疑。不成安也。夫立身之忠信也。立官之廉也。立家之儉也。庶美之所待以成也。

餘齋曰。御國家者。威賞狗義而已。不以狗己。不以狗人。故使人不怨。勿使人悅。

或問。貴而人恩之。謂而人畏之。其道何緣。餘齋曰。惟嚴惟明。其賞也。恩惟寬。惟惠。其罰也。畏。

或問。士而為善矣。有戒諸。餘齋曰。奚而無戒也。戒在挾。夫挾善而言失也。易挾善而行失也。尤挾善而與人失也。於言易行。亢與人於比。於凶德。其有弗自覺者。也是故戒之戒之。沖沖若虛。溫恭慎默。以為德基。

富家得子而愛。善於醫曰。若為使嬰勿病乎。醫曰。子易不云。若為使勿病嬰乎。夫父愛者。子多過。母愛者。子多病。餘齋曰。是生疾。疾而能以義制愛。嬰病去半矣。餘齋聞而嘆曰。善夫。吾聞之上醫。原病下醫。攻病。

東村之壤多蕪。餘齋過而問焉。村翁咨嗟。應曰。吾村故沃土也。村氓髮長習耕。其寡言。餘力者。劣衣食者。先作後息。甘勤而不厭者。父母愛之。鄰黨譽之。自昔。麻有農師。來善分土。穀之性度。晴濼之數。生器種。穠事有新意。曾巧而規。使朴勤為拙。於是村之少年。漸皆愛力。倖偷與之言。則豈不可喻。而吾村之壤。數見蕪矣。餘齋憮然。始從者曰。吾懼今為學者之蕪吾道也。

餘齋曰。世有恒言。不可不察也。夫言微斯信。信斯傳。非經非傳。而能傳於百世。恒人之口者。其信也久矣。其微也必多矣。故夫言非至弗恒也。庸可忽諸。

或問。戒屠仁乎。餘齋曰。然。放生仁乎。曰。然。然則君子奚而不務也。曰。愛及鳥獸。仁之末也。君子圖其大者。不務其小者。世俗為之。君子亦不非也。

或問。士品孰尚。餘齋曰。子不見。卉木乎。品木者。與材矣。品花者。與芳矣。若後彫之木。羣材右之。凌寒之花。衆芳冠之。材與芳。所同也。骨所異也。

或問。餘齋曰。學者尊生與。曰。然。學者治生與。曰。然。夫學將有以濟也。內不濟身。焉能外。邇不濟家。焉能遠。故學以寡欲。而平情。尊生在其中矣。學以敏事。而節用。治生在其中矣。

餘齋曰。喪亂何形。人相與爭。治安何象。人相與讓。故善家與國者。莫急與讓。以絕爭。夫讓匪曲節也。於德為表。於禮為質。德以讓昭。感人也深。於惠。禮以讓立。束人也固。於法。

或謂。餘齋曰。今之才。不古若天。與人乎。餘齋曰。聞諸先子。古者三德。六行。以造士。德德如也。考德既成。後任以職。猶樹五穀。焉選種而勤。養之。熟然後穫。故厥用美。而且富。近世。士之術荒矣。若山苗野實。又不密性。味。搗以薦。而責其為用之五穀若也。難矣。果天與人乎。

或問。顏氏之立。京。未從何如。餘齋曰。求道者。譬若捕禽。禽四翔於家。廓。莫之能圍也。有虞師者。誨人以造。器設餅之方。畫而禽致矣。然得禽。爾力也。使禽馴。我非爾力也。養而需之。未可幾日。故喟然。夫孔子。

恥言 一

或問。程氏言孔顏樂處。可得尋。餘齋曰。可不愧於天。不作於人。循此守之。遠乎哉。

餘齋曰。德莫盛於讓。道莫高於晦。不與世爭。勢利之事。易。不以身居。美善之名。難。

餘齋曰。語云。事無全。遂物不兩。與故天地之間。必有缺陷。夫明者不務求全。其所可缺者。恐致損其所不可缺者。

餘齋曰。方壺府君有言。士貧以當貴。儉以當富。或未達。曰。士處今之俗。而免於侵陵。恥辱者。其貴乎。不然。其貧乎。而免於窘迫。求貸者。其富乎。不然。其儉乎。

餘齋曰。恩慎其可繼也。威慎其可伸也。不繼之恩。獲得怨焉。不伸之威。獲得侮焉。

餘齋曰。犯而不較。其德弘也。委蛇而全。其用遠也。故仁者能容。智者能忍。

餘齋曰。人有我心。故佛老之說。得而感之。儒者之道。以天地萬物為心而已矣。

餘齋曰。人有所舍也。必無所成。是故舍無益者。而成有益者。舍暫且小者。而成久大者。則識於是乎。尊矣。

餘齋曰。有才者。不可無識也。無識者。不可有才也。夫才。聘之則多事。矜之則多怨。恃之則多禍。

餘齋曰。道。公私而已矣。王公藉私。聖人公佛老。私公者。君子所難純。私者。世情所易入。聖學王道。吾惡從矣。

三十而立七十而從。顏氏子之弗長於命也。能立而未能從。不亦宜乎。

餘齋曰：先府君常言：士無為詩書所無。毋為法律所有。為詩書所無則倖。為法律所有則罪。或曰：龍以難見稱神。故至人貴潛。餘齋曰：不然。龍德澤物。待時而後行。神其時見也。非神其難見也。夫螭物何限。潛遂貴龍哉。

或問：民風如何則至治矣。餘齋曰：治之至也。有陶唐或周者。與陶唐不可見。於蟋蟀見遺俗焉。成周不可見。於七月見風始焉。皆不外習勤安儉。務本而無惰心。云爾。是謂治元。元氣漸紉。乃生文明。乃成盛美。治之末也。非其至也。至治之象。天下皆儉勤務本者近之。

餘齋曰：孝友節義。性情之正者也。其行人之所不能行。性情之至者也。劉庸殉死之類。禮弗載焉。故可行而不以訓。其財不繼富之類。勢難齊焉。故可訓而不以強。

鄰居者同謀築舍。西家夕謀而旦命工。東家長卜累日儲計。累月逾時。焉然後命工。無何。東家先西家告落。餘齋歎曰：東鄰其知道乎。是故厚蓄而緩發。熟計而迭成。斯之謂善建。

或問：泰以順應。君子曰：當樂而思憂。蟋蟀過與。餘齋曰：暫樂與長樂孰矣。夫發先於事者。不入於變事。至而憂者。無及於事。故順而不惰。泰而能常。善哉。蟋蟀可與樂矣。

餘齋曰：多經疾苦。可與謀。生多歷憂患。可與圖。涉世。

餘齋曰：君子內治嚴。以辨外治寬。以簡。惟嚴辨於內也。然後能寬簡於外。

餘齋曰：勤政者所以居閒乎。恬鎮者所以處迫乎。危陽者所以行順乎。寬夷者所以歷險乎。其道一也。

餘齋曰：觀燎火者。從過揚。則殺之。莫適加薪焉。嗚呼。士之在世。猶執燎矣。故處位之道。亟損其末。處消之道。務益其本。

餘齋曰：富家之浮。畫畫人之生命。貴者之體勢。細民之身家。以人生命供浮畫。以人身家立體勢。可第曰我分當然而已乎。

餘齋曰：吾常見誇己者。以要譽而受嗤也。吾常見媚人者。以求悅而招鄙也。夫士處世。無為可讓。勿期人譽。無為可怨。勿期人悅。

餘齋曰：人情嫉亢簡。未嘗不服濟正也。狎周圍。未嘗不親易直也。故高世而人弗情。無求者得之。和世而已。不失。任真者得之。

客有慕膏肓而習之者。餘齋曰：何庸乎。對曰：今世聞人雅士。以此當之。蓋執御之威。惟昔然矣。

餘齋曰：君子直不發。人所不白。清不矯。人所不堪。剛不絕。人所不忍。察不掩。人所不意。任不強。人所不勝。餘齋曰：維人有身心者。主乎形者。奴乎情欲者。寇乎勞心而養形。主奉奴乎。恣形而狗欲。奴引寇乎。耽欲而恬心。寇戕主乎。吾見主人之能覺者鮮矣。吾見主人之覺而能斷者又鮮矣。

或問：才者能威。故不奇。智者能明。故不察。震暴禦人之我。我威不足也。億逆防人之我。我明不足也。或問：以致良知立教者。奚若。餘齋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或曰：龍以難見稱神。故至人貴潛。餘齋曰：不然。龍德澤物。待時而後行。神其時見也。非神其難見也。夫螭物何限。潛遂貴龍哉。

市夫以力受直。右市之人。窶。左市之人。饒。然而善療。餘齋問其繇。或告曰：左市夫有名限。右則否。餘齋嘆曰：左市人之可悲也。直則欲其分之寡也。力則不惜其殫也。以生易賄。奚利哉。故君子戒見利而忘心。小人戒見利而忘身。

餘齋曰：無生之民。不可得而治也。鮮恥之俗。不可得而教也。故治先休養。貴樂其生。教首風表。庸振其恥。餘齋曰：水其似至人之心乎。夫虛中而瀉。有自然之圓。隨物而流。有自然平。圓滿已性。平通萬物之性。或問：持法者寬與嚴也。孰貴。餘齋曰：法無寬嚴。清者斯貴。敢問：清曰：施之當。行之信而已矣。善法者。法如其事。無以有心。法如其人。無以有己。使人有憑焉。而莫之敢玩。有憚焉。而莫之敢怨。故曰：水鑑。形。象。資。明。權。衡。無。情。庶。物。取。平。為。水。為。衡。用法。適。清。

餘齋曰：君子嗜甘。則思節。則思戒。防愛之鍾也。矧於人乎。夫嬖姬而淑。驕子而孝。狎友而端。幸臣而忠。古今罕之。故思不可偏愛。不可溺。懼賊夫人。亦自貽戚。餘齋曰：處難處之事。可以長識。調難調之人。可以鍊性。學在其中矣。餘齋曰：吾亦常疑古之不可宜於今也。然提古之道。探今之事。消息祥殃。較其所合者。而莫可得也。或問：崇降府君之德也。餘齋曰：稷也。何足以窺之。固問曰：道真無咎。不狗俗。以累身。不狗欲。以累心。去利去名。其歸也。誠。稷所知。其斯而已。或問：士講學乎。餘齋曰：士入言於妻子。非簡身範家者。勿道也。出言於所交之人。非寡過行世者。勿圖也。當事議事。服官籌政。習乎其所居。講乎其所行。士矣。而非講學也。或問：為士者必有高志與。餘齋曰：然否。夫志以要詣也。高而能詣。弗稱高矣。苟云無實。不如篤也。故藝大略者。不如精細。驚奇行者。不如謹當。度千顯譽者。不如修隱德。欲捷效者。不如審久成。童子見橘方華。園丁振而墮之。嘆曰：惜矣。園丁曰：嘻。吾所惜。與子異。童子未喻。以問餘齋。餘齋曰：橘也乎。哉。凡物之情。多華不利於實。或論士有體而無用者。餘齋曰：世均人也。而士之尚之也。尚之者何。其有用之也。然而有不用者。時也。無用之體。體非體矣。奚其士。友人題其門曰：淨拭日。定立足。硬擊脊。緊束腹。餘齋過而三復。嘆曰：士乎。信能體此四者。遂行則偉其烈。窮居則尚其節。或問：仲尼弟子於顏氏外。未或輕嘆許也。童冠春遊。哲何深當與。餘齋曰：士先自得其性。然後可加以學。問性者。無愧無作之體是也。苟自得之。則無入不得矣。故說樂不慍。立教首稱焉。而七十子殆未之及。

也。陋巷不改，謂此者，謂乎哉。瑟希言志，見此者，哲乎哉。
 或曰：人有言，直如弦，死道邊，諒乎。餘齋曰：然則人將枉以生與。曰：君子直於理，非直於氣。夫子常曰：好直不好學，又曰：直而無禮，乃知有學焉。直亦有禮焉。人自死，不學無禮，而令直受其名乎。根之以忠，敬出之以虛，平矣必死。

野人植樹，三歲而不榮，糞之以疏，春花散枝，及夏槁死。餘齋太息曰：人莫病夫本不足而借之，外為有餘，亦終於不足也。已故養生者，餌石以供勞瘁，居室者，貨責以給家糜，修名者，欺飾以資矜炫，仕進者，攀趨以微顯，黷類夫，慕春榮而不圖其槁者也。

或問：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斯言何如。餘齋曰：此達言，非至言也。敢問至言。曰：君子無入不自得，然則死生如何。曰：妖言不二，問何謂不二。曰：語云：不愧不作，生樂死樂，此適言，即至言也。

或問：語不云乎，事留餘地，何如則可以留餘地矣。餘齋曰：地也者，所以受也。虛則留之，譬彼輪采，厥地在素，損采而素自留，故處世能知不足之為有餘也，則幾矣。

餘齋曰：德與人同，有大德者，也，福與人同，有大福者，也，據獨善者，無成，私獨利者，不享。餘齋曰：常侍於先子，客有自言好善者，先子曰：難言也。客不悅。先子曰：子好善，誠乎。曰：誠。曰：貨與色，世人好焉，非之賤之，弗止也。輕難而安險，覆轍於前，弗見也。今子好善，能一非譽乎。能忘利害乎。則吾言過矣，客不能答。

或問：餘齋曰：崇晦翁，稱士儉可以貧，此言何謂與。餘齋曰：此先子有為言之也。蓋或於以居室開闢者，而嘆曰：蒼生其日蹙乎。生斯世也而免其惟貧，貧也而不困且濫，其惟儉。故俗之儉貴，其可以富。士之儉貴，其可以貧。

或問：餘齋曰：人有言，猛虎叢，可立躬，信乎。曰：然。曰：何如。曰：地立其不敗者，忠信是與，途遵其無礙者，謙恕是與，忠信積而能孚，謙恕行而得衆，非一朝一夕之致也。尺籬擊陶，不碎亦墨，惟無如實中者，何矢石之悍也。抵懸槩而自廢，故篤實無偽，可制魘魅，溫恭慎默，可應暴客。大地昌，君子揚焉。天地窮，君子容焉。其有異術乎哉。

餘齋曰：政平天下者，君也。教平天下者，師也。皆謂大人，學大人之學者，士也。或問政教何如，可以平天下矣。曰：天下盡人也，人與人倫，而道行其間矣。人人各正其倫，而世有其道矣。夫天下有道，則平，倫正之謂也。是故實政尚倫，實教明倫，實學教倫，舍人倫而言道，遠人道而言政教與學，是索魚於巖，求鹿於泉也。

餘齋曰：士大夫在鄉，使鄉之人敬之，其次愛之，若人可侮焉，未矣。然猶質於使人，憚憚而莫或敢忤者，餘齋為郎刑曹，有童年獨子，號於有司，願代父辟，或問所以待之。餘齋曰：勿許，問何也。曰：子代父死，死而旌焉，情法盡也。獨子而無嗣者，勿許，斷以義也。如其請之，君欲兩原，則順之，此仁主之異恩，非有司者之職也。

或問：餘齋曰：先子有言，金之聲，薄易發，水之藏，淺易察，夫易形於言而易動於色者，其成德而受福可知也。餘齋曰：國君理財如不得已，以此心取民，民不傷，以此心制用，用不困，民不困，上政之其也。餘齋曰：懷匡俗之志者，不務絕俗之行，負濟時之略者，不為憤時之言，夫用世有二難，曰：真心曰：實濟，以真心圖實濟，氣也，惡得而不平，詞也，惡得而不謹。

餘齋曰：鶴田府君善喻人，親交有過，勿絕也，必規而道之，賊獲有罪，勿棄也，必誠而訓之，多自新也者，常言喻人，而人不喻，其故有二，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誠，不足以動。

餘齋問於人曰：士奚志。曰：志聖人矣。學曰：學為聖人。餘齋曰：如子言，志是也，而學非也。吾聞學為人而成聖者矣，未聞學為聖人而成聖者也。或末達曰：言忠信，行篤敬，及其至也，謂之聖人，若行也將以法世，言也將以傳世，學聖人，彌勤，遠聖人，彌遠。

餘齋曰：豈淺而怨深，妨人之陰者也，罪微而禍巨，奸時之忌者也。餘齋曰：士而破欲美觀聽之心，則可謂有識力也。已夫觀聽者，他人之耳目也，而成損我德焉，損我名焉，損我生焉，以悅之，則惑之甚者也，然而能破之者，鮮矣。

餘齋曰：里語云：畏己貧，愛人富，小人之情與君子反是。或問曰：然則君子畏己富乎。夫富奚畏。曰：畏其易淫而善累也。累何如。曰：多營累心，殖穢累名，漫藏累身，作法營累子孫。北山有松，繫之十圍，枯槎無榮，藤蔓是囊，餘齋顧之而嘆，或問焉。餘齋曰：夫藤之始附於木也，孺然甚柔，盜木之滋，日長日堅，木適受其繩束，以死而不覺也。吾何嘆哉。吾嘆夫，佞媚之以柔自固，漸以柔制人，及于喪亡，而人不覺者。

或問：餘齋曰：先子有言，輕俊機慧之人，學焉而不入於道，夫居道之器，靜以真，孔門諸士，顏也，委穎，以深潛得之，曾也，質魯，以篤實得之。

客問：餘齋一言而盡聖學者，有諸。曰：不欺，一言而盡士道者，有諸。曰：不忍。或問：士大夫處鄉之道，器在餘齋曰：在厚在儉，夫鄉俗之替也，薄與侈概之矣。敦厚以風薄，立儉以救侈，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亦為政斯之謂與。

有里中豪家而後失所者，見餘齋曰：嘻，大之於我也甚矣。餘齋曰：子知豐乎。耘之糞之，噴涼侵之，曰：天也。若博飲于遊，聽賦之自蕪者，非天也。吾子盈不知節，消不知戒，窮不知悔，天如子何，而俾受其尤。噫，子之於天也，則甚矣。

人謂餘齋夫儉亦有不可為者，俗靡而已，朴如矯何，家優而奉，如客何。餘齋曰：不然，惡矯為其飾也，濼以明志，匪為市名，奚矯之有。惡吝者為其殖也，節以善施，匪為多藏，奚吝之有。

歲初涼，餘齋與農夫適野，視禾之理，舍者倍苗，餘齋曰：茂哉。農父曰：否，是密庖，漉壤肥，則長驟，及其成也，薪有餘而蓄於穀，又視水田多龜，拆餘齋曰：惜哉。農父曰：否，夫秋將有烈風焉，飽水之禾，覩沃而質脆，奪其滋，所以堅之也。餘齋曰：物之道，其有乘除乎。人之道，其有補損乎。故圖大成者，精華戒其早洩，存

或問：餘齋曰：先子有言，輕俊機慧之人，學焉而不入於道，夫居道之器，靜以真，孔門諸士，顏也，委穎，以深潛得之，曾也，質魯，以篤實得之。

客問：餘齋一言而盡聖學者，有諸。曰：不欺，一言而盡士道者，有諸。曰：不忍。或問：士大夫處鄉之道，器在餘齋曰：在厚在儉，夫鄉俗之替也，薄與侈概之矣。敦厚以風薄，立儉以救侈，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亦為政斯之謂與。

有里中豪家而後失所者，見餘齋曰：嘻，大之於我也甚矣。餘齋曰：子知豐乎。耘之糞之，噴涼侵之，曰：天也。若博飲于遊，聽賦之自蕪者，非天也。吾子盈不知節，消不知戒，窮不知悔，天如子何，而俾受其尤。噫，子之於天也，則甚矣。

人謂餘齋夫儉亦有不可為者，俗靡而已，朴如矯何，家優而奉，如客何。餘齋曰：不然，惡矯為其飾也，濼以明志，匪為市名，奚矯之有。惡吝者為其殖也，節以善施，匪為多藏，奚吝之有。

歲初涼，餘齋與農夫適野，視禾之理，舍者倍苗，餘齋曰：茂哉。農父曰：否，是密庖，漉壤肥，則長驟，及其成也，薪有餘而蓄於穀，又視水田多龜，拆餘齋曰：惜哉。農父曰：否，夫秋將有烈風焉，飽水之禾，覩沃而質脆，奪其滋，所以堅之也。餘齋曰：物之道，其有乘除乎。人之道，其有補損乎。故圖大成者，精華戒其早洩，存

或問：餘齋曰：先子有言，輕俊機慧之人，學焉而不入於道，夫居道之器，靜以真，孔門諸士，顏也，委穎，以深潛得之，曾也，質魯，以篤實得之。

客問：餘齋一言而盡聖學者，有諸。曰：不欺，一言而盡士道者，有諸。曰：不忍。或問：士大夫處鄉之道，器在餘齋曰：在厚在儉，夫鄉俗之替也，薄與侈概之矣。敦厚以風薄，立儉以救侈，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亦為政斯之謂與。

有里中豪家而後失所者，見餘齋曰：嘻，大之於我也甚矣。餘齋曰：子知豐乎。耘之糞之，噴涼侵之，曰：天也。若博飲于遊，聽賦之自蕪者，非天也。吾子盈不知節，消不知戒，窮不知悔，天如子何，而俾受其尤。噫，子之於天也，則甚矣。

人謂餘齋夫儉亦有不可為者，俗靡而已，朴如矯何，家優而奉，如客何。餘齋曰：不然，惡矯為其飾也，濼以明志，匪為市名，奚矯之有。惡吝者為其殖也，節以善施，匪為多藏，奚吝之有。

遠慮者休養無宜太過。

鄉有病於酒者使醫視之其醫非常醫也。至則謝弗治。曰：是受之深，發之卒，晚矣。罔措吾術矣。餘齋聞之。

曰：酒病非病也。及其病，越人不能療也。夫世無不可為之疾，而疾有不可為之時。蓋玩於微，成於漸，而壞於積也。養生之言曰：知微善防，妙超岐黃。

餘齋曰：人世無足，是在寡欲。勞生無閒，開在信天。

餘齋入佛廬而致恭焉。友人曰：子亦佞佛與？餘齋曰：否。佛也，仙也，皆謂鬼神。儒家之道，其於鬼神敬而不瀆，吾盡吾道焉而已。

餘齋曰：異哉。晚世所謂治與學者，徵賦決罰，治乎哉？聚講著書，學乎哉？

餘齋曰：神守居沼魚也。陸魚賊居沼魚也。亂大居於人之間，君子善合人，小人善離人。

餘齋曰：臨百仞之峯者，身者身，危。臨萬日之耀者，時善。士居崇而履平，危乎遠矣。處明而用晦，眩乎免矣。

餘齋與客道逢，餒夫客識之，曰：故家子也。餘齋顧從者，子錢百，客從而關焉。呼市家選良酒，肺一餐，而盡色。猶未厭，客曰：世之至重，大實極富，貴不失貧，賤容焉。至愚不肖，極貧賤不失富貴，容焉。從者皆粲然。

餘齋曰：仁與義合焉，為德。離焉，為賊。不義之仁，尤於不仁。不仁之義，尤於不義。

餘齋曰：天服天下有法，公焉而已矣。善感天下有神，誠焉而已矣。公之極，誠之積。至治其在掌上乎？

餘齋曰：吾求心體於論語，人學而見佛氏之言，淺也。吾觀世用於易，中庸而見老氏之論，疏也。夫天下之理，私者必淺，說者必疏。

或曰：善治使民逸，餘齋曰：不然。善治使民勤，或曰：善治使民富，餘齋曰：不然。善治使民儉，夫儉勤也而逸富，至明者戒之。

餘齋曰：譬諸食，服珍罕而臭惡，與將疏水也。而潔清，綺紈而塗穢，與將布學也。而淨雅，辨此者士矣。

鄰者以金玉觴客，戒其僕曰：先酌。時客之將醉也，更以金僕曰：何哉？曰：懼醉客弗慎，而或敗吾寶也。然則金非寶，與曰：金敗可改，為圭一敗不可完矣。餘齋曰：爵祿之於人也，金乎？名節之於人也，玉乎？故士有不再之寶，不可玷，有不償之悔，不可蹈。

或問泰九三之義，餘齋曰：人而處泰，其福也。福者，享之則耗，過享即盡。故君子戒於方泰，懷報而守貞，雖有福不敢食也。食之云猶享也。夫天之數乘，以除人之能損，以補天人之感孚。機若影響，明者恤之，則時保而能踟，昧者勿恤，將日消而速反。

餘齋曰：孝經之為經也，夫子命之矣。夫經之最古以醇者，宜莫若孝經。孝經，帝之德也。因心成教，端本而化，其在唐虞之際乎？詩禮，中古之典也。王道彬彬備矣，易與春秋之作也。聖人而當道之微乎？是故參升降窮正變，設權焉以致神，多方焉以備世。則聖人之極思也，亦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經之最古以醇，無若孝經。

餘齋曰：聖賢志誠，豪傑心小。或問：心不足，豈豪傑與？曰：兵輕敵者，畏法也。士忘身者，畏義也。君子有三畏，而名與利莫之能移也。威與難莫之能懼也。是故其心彌小，其膽彌大。斯之謂豪傑。

餘齋曰：矜名喜同，不足以得君子。成心盛意，不足以服小人。故世有正士而不收二益也。

餘齋曰：園葵家誠，得卿罪其病民。餘昂贏財，漢相律為負主。夫豈不義，而君子言之。

餘齋曰：成事之人不易事，見事之人不多事。

餘齋曰：方壺府君在廣坐，有言仕宦而薄產者，或譽之。或笑之。府君曰：俗情皆私子孫，斯人特甚耳。一坐服其雅言。

或問：餘齋道矣。在曰：在心學道矣。先曰：在持心。持者守之而勿失也。問其目曰：嗜欲持澹心，遇言持謹心，遇人物持平心，道在其中矣。

餘齋曰：易深孝經大，易聖矣。孝經神矣。讀易如汲淵，曾不見底。然操練以汲者，隨淺深而得焉。讀孝經如浮海，一望在目中，欲詰其津涯，而茫茫安適矣。

或問：孝經何義也？餘齋曰：一言以蔽之，曰：以順天下。順者柔之也。庸行之極無為焉，而天下化為大順。嗚呼！非古至聖，孰能當之，其孰能知之。

餘齋曰：至聖刪述皆有所因，無因而作者，惟孝經與。德盡神功，盡化其千古所未發與。

或曰：易扶陽抑陰而已。餘齋曰：不然。夫易者，易也。道易故神，是故用陽以陰，用陰以陽。二者相易而相為用，不可須臾舍也。扶陽抑陰而已，易乎哉？

餘齋曰：曾氏言天子之道忠恕而已。庸齋府君言易之道中庸而已。

跋

餘齋先生，世載盛德，躬修周程之行，而不肯講學，畏得名也。所著恥言二卷，字字藥石，然僅以傳示子孫，亦不付梓。嗚呼！先生之逃名也至矣。馭從友人處得而讀之，悚然如對嚴師。因跋數語於後，以誌幸焉。壬戌冬十一月，後學吳馭敬書。

勝人者受勝者，並傾危之士，談人者受談者，俱側媚之夫。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卻一生。有穴居野處，而後有宮室棟宇，有如毛飲血而後有滲醴醴，有木葉樹皮而後有文繡羅綺，有六書結繩而後有書契文字，有男女無別而後有同牢合卺，凡物其有道乎，道其有大始乎。造詣不盡者，天下之人品，讀不盡者，天下之書。

夫人有志于功業者，有志于山林者，巢許不能為管晏，管晏不能為巢許，性也。故曰：免胄續之則悲，鶴雁斷之則愛。

實操觚以矛戟，何異游魚于木也，責荷鋤以俎豆，何異放獮于水也。

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多畏者必無踴躍之見，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僥，以黃金注者昏，名言也。老子曰：甚愛則大費，多藏則厚亡，旨哉。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是何物，佛謂舍利子也，道謂玄同也，儒謂道也，一言蓋三教宗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菁葱也，故曰：圖大者微，知著者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老氏法門也，堅磨不磷，白涅不緇，孔氏法門也，老氏履其險，孔氏行其易。

夫學者必有專，專誠之功，然後事事可位天地，育萬物，亦自可做，夫藝亦然，百工而兼為，雖工極無益，荀子曰：行歧路者不至，誠然。

天地之道，盈者消，虛者息，然忘其為消息也，江河之道，高者卑，卑者取，然忘其為與取也，彼沾沾之惠，察之智，角角之能，隘矣。

土之積也則為丘，水之積也則為河，行之積也則為道，芝蘭之在谷，不聞而自香，履屨之在市，不聞而自臭。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虛仰攻，墨子作木鸞飛三日不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駕挽粟，皆古之異人。楊太尉致大鳥之異，寇萊公感雷陽之竹，韓文公馴鱷魚之暴，司馬光墜碑毀磨，大風走石，皆正氣之顯。

古之所為文者在創造，今之所為文者在模擬，古之所為詩者在情致，今之所為詩者在聲響。徒木，非信也，姑息，非仁也，啗啞，叱非勇也，繁縟，非禮也，剝股，非孝也，故曰：田橫非義也，仲子非廉也，豫讓非忠也。

嗜欲者，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者，語之誇大參靡則悅，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乎江河，人相忘乎道術。

夫海日以石激之弗怒，能容也，夫呂梁其石嶙嶙，其水沸沸，不能容也。

不善謀者適其事，善謀者逆其機，善乎孟柯之于齊宣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善乎，惠盎之于宋康王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曰：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矜然，其欲愛利之也，善乎李斯之于秦王也，曰：四君者皆客之功，客何負于秦也，善乎左師觸龍之于秦太后也，曰：臣于婦人也。

賈生吊屈原一賦，其意悲其辭激矣，令任之公卿，未必舉炎漢而三代之宜帝之謙讓未遑也。譽人者則欲升諸天，謗人者則欲墜諸壑，是以天下無信史。

好譽者常誇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固如此。

大禹盜天地開闢之利，后稷盜天地樹藝之利，周公盜天地制作之利，其盜善矣，后世若阡陌緝錢開架，權酷商車兩稅青苗，何異向氏之盜也。

廉頗善飯，馬援饕餮，李靖雖老，猶堪一行，不幾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乎。韓非子與李斯俱師荀卿矣，韓非子曰：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惡，則以為為害，已即荀卿致亂而

欲人之非己也，致不肯而欲人之實己也，李斯曰：秦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荀卿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河也，學問故有原委。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贏履躑躅，負書擔囊，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至佩六國相印，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嗟乎，侈富貴而輕貧賤，自家父子然矣。

屈原之沉汨羅，賈誼之徙長沙，揚雄之投閣，潘岳之取危，陸機之見殺，所謂闢煎以膏，翠拔以文，涇蹄之水，必無掉尾之魚，苛猛之朝，必無絃歌之俗。

自視之則見，借人視之則不見，自視明也，視于無形，至明也，自聽之則聞，借人聽之則不聞，自聽聰也，于無聲，至聰也。

治世而用重典，治亂世而用輕典，譬如拯溺而鍾之以石，救焚而投之以薪，衡無心，輕重自見，鏡無心，妍媸自見，吾心之品，隨鑒隨，如衡鏡，公矣。

太公少貧，買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士之未遇如此。

王莽藉口于周公，終南藉口于善卷，延年藉口于伊尹，新法藉口于周官，皆小人而無忌憚者，因喜用賞，貨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平。

晏子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說，復治阿三年，治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嗟乎，世所謂治者，以不治治之也，世所謂不治者，以不治治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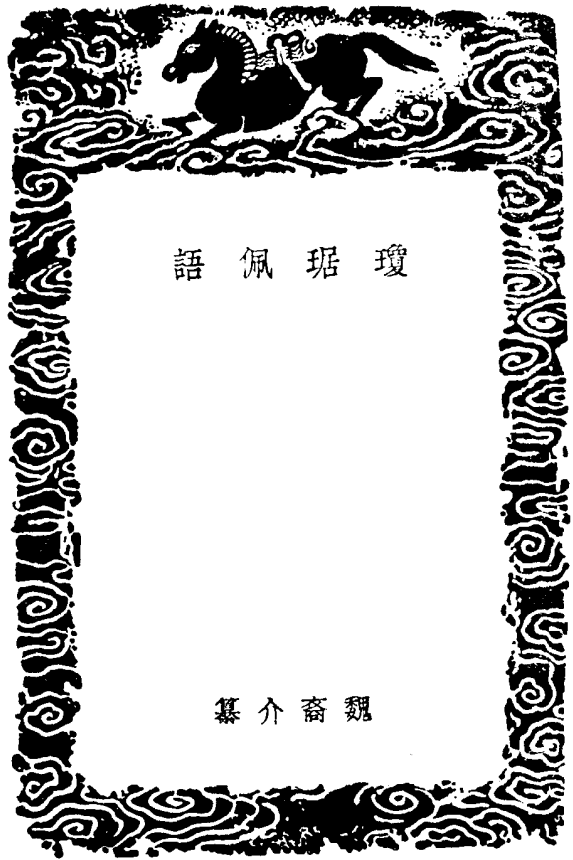
賈生之見忌，以諸大臣不悅，而後絳侯之言入，晁錯之見殺，以諸侯王不悅，而後袁盎之諧行，語云：衆口銷骨，三人成虎，不可弗辨也。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爵祿可以榮其身，而不可以榮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木几元談

大道之世。上下無貳心。直道行也。無道之世。上下有攜志。直道不行也。

八



語佩琚瓊

纂介裔魏

瓊琚佩語

為學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韓退之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周濂溪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明道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程伊川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張橫渠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程明道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剛，則無以立功，林和靖
 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薛文清
 讀書不向自家身心做工夫，雖讀盡天下書無益也，薛文清
 閑空即有與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薛文清
 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薛文清

清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瓊琚佩語

二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間，薛文清
 論性是學問大本，薛文清
 樂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繼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薛文清
 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薛文清
 得聖學之真，則知異學之妄，薛文清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薛文清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豫以作聖，幾以超凡，吾計始定，
 蔡虛齋
 趙文肅公曰：少年不學，遂復墜，壯年不學，遂復虧，老年不學，遂復衰，一息不學，謂之忘，一時不學，謂之狂，
 一日不學，謂之荒，或問何謂學，曰：瞬有存，息有養，仁不可終食，遠道不可須臾離，禮樂不可斯須去，
 觀川流，則思道體之無窮，視日陰，則知天行之不息，南陽日鑿
 君子不能無非心之萌，而旋即去之，故日進於聖賢，小人不能無良心之萌，而旋即去之，故日近於禽獸，
 趙夢白
 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開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黃正夫
 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悔，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王劍尊聞
 天地有萬古，此身難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慮生
 之身，陸石齋
 太極之秘義，一洩泗之微言，孫鑑元
 讀書不獨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義理收攝故也，柏屏語
 孟子生而樹累，程朱出而佛老衰，曹厚菴
 為學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成者，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與也，愛養精神完固，其學易明，易
 成，陸鏡錄
 修己
 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林和靖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張橫渠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張橫渠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張橫渠
 動以天為无妄，程伊川
 蟬蛻人欲之私，存融天理之妙，張南軒
 心本可靜，事觸則動，動之吉為君子，動之凶為小人，蓮生齋

瓊琚佩語

三

山勢崇峻，則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鼈不留，觀山水可以觀人矣。薛文清
氣骨物誘者性之害，證明理勝者學之功。薛文清
知道則言自簡。薛文清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陳白沙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取行錄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鮮有不敗者。邵子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龜以殼而致，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膻而
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錐以聲自毀，齊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
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哉！什類書

寡言者可以杜忘，寡行者可以藏拙，寡智者可以習靜，寡能者可以節勞。晉書
器虛則注之，滿則覆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何大復
以前傲為高，以諂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闊蕩為寬大，皆失之矣。身長語
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欲則邪得而入，無欲則邪無自而入，且無欲則所行自簡，又覺胸中
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薛文清

造化翕聚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凝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欲愈充擴，愈細密愈廣大，愈深
妙愈高明。薛文清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才好，不要有富貴相，常自激昂，便不得到墜墮。胡文定
凡入之心，存於有聲而佚於無制，自警。
君子事來而心始見，事去而心隨空。陸右編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陸右編
容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
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陸右編
造物者天，立名者我，莫了凡
日日知非，日日改過，莫了凡
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擔閣一生，莫了凡
善所當為，若謂福報，陸右編
顏曾希聖，四勿三省，玉劍尊聞
盡人倫，體天理，朱勉齋

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令為邪欲所勝，方是工夫。金伯玉

血氣盛，則克治難，欲從心者，先治其氣。吳元濟先生
戒之為言，最為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吳元濟
念頭起處，總覺向欲路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榮根謙
節義傲青雲，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鎔之，終為血氣之私，技能之末。榮根謙

悼倫

父善教子者，教於孩提，君善責臣者，責於元嘽，蓋嗜欲可以奪孝，富貴可以奪忠。林和靖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林和靖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林和靖

皆思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有多少不盡分處。程明道
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要，樹藝牧畜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
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謐，可以成德。蓮生題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為天子，鄭
氏家訓

凡為子孫計者，當戒以忿怒致爭，忿怒致爭，其禍甚大，語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之
謂也，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滅之甚易，既炎則於山燎原，不可撲滅，若人腹相凌，逼當理遣之，避避之王

氏家訓

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賢者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陳白沙
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莫重焉，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姬、邑姜，為配周之子
孫，德盛於夏商，世祚亦最永，豈惟帝王古今世家亦多，蘇母德之賢，故婚配不可不慎，集語要
常觀孝弟之風，多救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
奪之私勝也。東谷贊言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應談
家人有過，不宜暴揚，不宜輕棄，此事難言，借他事隱諷之，今日不悟，俟來日正警之，如春風解凍，如和氣
消寒，纔是家庭的型範。榮根謙

政術

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險易者，達物偽。張衡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林。和靖
邪正者，治亂之本，賞罰者，治亂之具，舉正錯邪，賞善罰惡，未有不治者，邪正相雜，賞罰不當，求治難矣。林
和靖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程明道

有天德便可許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程明道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程明道

必有關係。躡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程明道

欲當大事。須是篤實。程明道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程伊川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為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為第一。司馬溫公

放蕩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周官歌澤鴈。孟子諷野聲。言窮民之當恤也。蘇東坡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劉伯溫

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夏忠靖

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聚石門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世之原。薛文清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薛文清

為政以愛人為本。薛文清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薛文清

法者。禮樂刑政是也。薛文清

天人一理。故致乖致和。無不感通。薛文清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之異。此理之必然也。薛文清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風俗人才。由乎上之教化也。升菴語

平準書。譏博敏之臣。貨殖傳。譏好貨之君。太史公之旨。懿哉。升菴語

中才皆可用之才。不必求備。平易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石文分

禮。古時也。今也。禮。古政也。今也。仁。兼州制也。

國治之道。察於事。則愈察。而愈細。研於理。則愈研。而愈精。文丈編

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玉印亭聞

風俗奢修。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於國亂民貧待之。倏然錄兵貴精。不貴多。兵不用命。上無節制。故也。毛伯溫

為國欲致昇平。必厚風俗。欲厚風俗。必正士習。欲正士習。必重師儒。此成周來已試之效也。錢良弼記

教化衰。則風俗日壞。斂財急。則民生日困。葉語

九

戒周六善。以廉為首。當官三事。厥重惟清。嚴始錄

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變理之能事畢矣。魏環經言

敬畏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林和靖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林和靖

敬勝百邪。程明道

敬只是主一也。程伊川

學者常提解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朱文公

心存焉。則謂之敬。呂東萊

善保家者。戒與恐。善保國者。戒與兵。恐不可長。恐長。雖富家必敗。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誦。胡文定

羅竹谷著畏說曰。天子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人且有所畏。魯論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苟內不畏父兄之言。外不畏師友

之戒。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入於小人之歸也。魏林玉

君子之立身立言。不可不慎。稱揚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楊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賈谷

欲為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立見為小人。故曰。終身為善不足。一日為惡有餘。賈道錄

聖賢成大事者。皆從戰戰兢兢之心來。薛文清

萬事敬則吉。怠則凶。薛文清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薛文清

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責了凡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孫父子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趙夢白詩言

勤儉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座右編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免饑寒也。農畝盡則力作。夜則頑然甘寢。非心存念無從而生。是勤可遠患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致壽考也。故大禹必惜寸陰。魏林玉

儉於財。可以養德。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門。可以無盜賊。儉於嬖。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為萬化之柄。趙夢白

有保一器。畢生不墜者。有掛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司粟帛。可以親百姓。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韓子

九

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王十朋理齋集
不厚費者不多富，不妄用者不過取。歐陽修

走江湖不如柴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欲祖考。秋滿

攝生

水之有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長。龜子
多言則背道，多怒則傷生。林和靖

聲色者，敗德之具。林和靖

寡言省語，寡欲保身。林和靖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林和靖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林和靖

吾嘗憂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程明道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呂東萊

精神不運，則惡氣血不運。則病隨象山

治身養性者，節嗜慾，適飲食，和喜怒，使動靜在己者得，而邪氣無由入。辛文子

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規。許魯齋

人之將疾也，必先酒色之好。國之將亡也，必惡直諫之言。辛文子

耳目淫於聲色，五臟動搖而不定，血氣逸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之來如邱山，無由識之矣。辛文

持守正念之法，如執玉，如捧盈，戰戰兢兢，惟恐失墜。張

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哀樂之間，以固其

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壽。方顯志

形勞而不休，則敝。精用而不已，則竭。莊子

攝生之道，大忌嗔怒。百醫世編

勿以妄想戕真心，勿以客氣傷元氣。康實日記

衰病多事，如著敝絮入荆棘中，觸處挂罔。簡緣習靜，如排沙尋金，往往見寶。樂語要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故厚重靜定，寬緩乃進德之基，亦養壽之要。薛文清

只寡慾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薛文清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其醜，而己不覺也。薛文清

生死路窄，只在寡欲與否。吳忠節公

絕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王陽明

夫天有元氣焉，善養生者養此而已矣。善固國者固此而已矣。元氣者何，仁也。康陰對記

安靜可以養福。座右編

人常想病時，則卑心自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境愈久，

轉有滋味。兼修指要

人之精神有限，過用則竭。座右編

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座右編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座右編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致損命。即坐功服氣，往往損人。人能清心寡慾，自然血氣和平，卻疾多壽。申龜里利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常，福莫大焉。樂善錄

接物

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

辱安從生乎。曾子

處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張無垢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羅伊川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禍。程明道

惟正足以服人。薛文清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存忠厚。薛文清

事來不問小大，即當候之以義。薛文清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薛文清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推出於岸，流必濡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所以良田每收於邪徑，黃金多鑠於衆口。

投杆且疑於三疑，市虎亦成於三人。青蠅實鼓，無世無之。是以君子貴先覺也。歐陽修

泛交不如寡交，多求不如慎守。蓮生集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南陽日誦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惰。此三者，禍之車。南陽日誦

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好事者未嘗不敗，爭利者未嘗不窮。辛文子

萬物不能礙天之高，萬事不能礙心之虛。南陽日誦

道心只在人心，應感上磨練。天理只在人事，變態中體貼。南陽日誦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

怨。省身集要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掇之不已，鳥窮則攖，獸窮則搏。

反噫之禍將不可救原注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枯屏語

市私恩不如挾公議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種隱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言秦根談

君子不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情也必欲炫己之長露人之短跬步成讐矣言人之

短者謂種禍原注

出處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齊齋雜筆

講學論政當切切詢人若夫去就語默如人飲食寒溫必自斟酌不可詢人亦非人所能決也胡安國

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宋

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李衡

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的處不

如出也原注

亂世之名以少取為貴產右編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以無所為而為者為高若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

辭千金之謝卻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顯贏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高出秦漢人物之上林端

正派

進將有為退必自修君子出處惟此二事薛文清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

命也薛文清

德業常看勝我者則愧恥自增爵祿常看不及我者則怨尤自息人倫要鑑

仕宦居鄉百凡炫耀所謂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也文雅社約

人品

外重者內輕故保富貴而喪名節內重者外輕故守道德而樂貧賤林和靖

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林和靖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程伊川

富可忍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宋潛溪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薛文清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薛文清

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邵文莊

視屋漏如明廷對妻孥如大賓王制尊聞

財散可來名辱不復王制尊聞

居鄉勿為鄉愿居官勿為鄙夫高子遺書

名節之於人不金帛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

節難保官成集要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齊州雜記

為人如構室先須根基堅固始可承載忠誠敦厚人之根基也曾鳩子

只這主張形骸的一點良心常然靜定便是超凡入聖集語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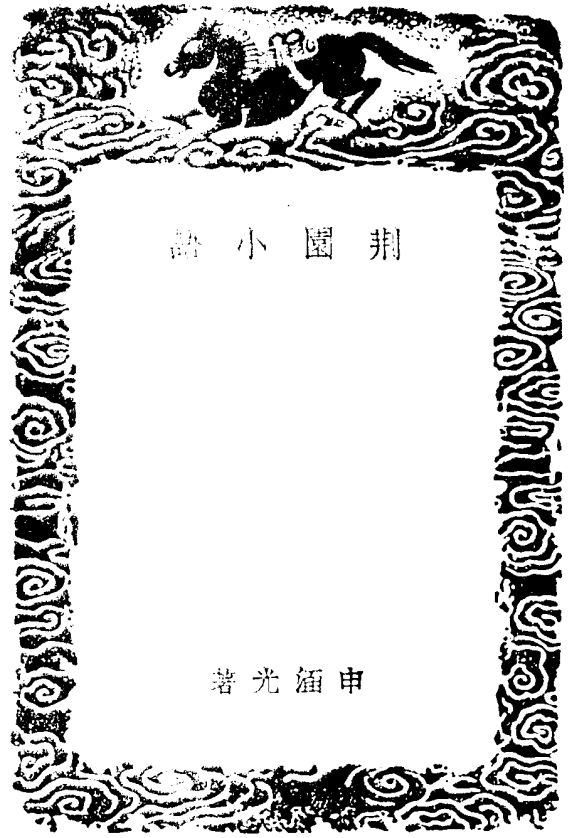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忘成樂敗何預人事

自壞心術耳原注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產右編

世人若不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產右編

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而與聖賢同歸矣產右編



荆園小語序

小語者申子龜盟之所著也。夫語豈有大小哉。語期於當理而已矣。理豈有大小哉。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事。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寢處。而聖人之精神面目。合盤托出。即曾子所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子貢有若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宰我賢於堯舜。夫豈有加於此哉。理固無小大也。龜盟生平極力自淑。以淑其兩弟。今兩弟皆自立。而龜盟之苦心積慮。閱歷深而動忍熟。荆園一編。雖小語實至語也。語不從自己心性中經涉歷鍊。而徒為高遠深微之說。以誦人聽聞。此最學人之所當痛戒也。龜盟益矣。龜盟自言。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噫。此小語云乎哉。八十五叟孫奇逢識。

荆園小語序

先端慤公盡節時。舍弟煜年十七。盼方六齡耳。今幸皆成立。頗知讀書循禮法。回思此十五年中。厥心演血。敢望有今日哉。向閉門不令關一事。漸長不能概廢。酬接恩怨。是非自此始矣。暇中為道身所閱歷。或耳目有觸。善置座間。久之不覺業業。雖老生常談。粗亦有裨世。故量情酌理。務為得中。惟恭惟嘖。庶幾券過。子與兩弟交勉之。若夫微而心性。大而倫紀。昔賢所已詳者。不敢復贅。聽山申涵光書於懷忠堂。

奴僕小過宜寬。若法應扑責。當即處分。不可憤憤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即應寬。亦須委人自行鞭扑。易至過當。且暴怒時。百脈奮張。先已自損。誤傷肌腕。猶其小也。

畏友勝於嚴師。羣遊不如獨坐。親故有困苦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或不能償。在人為終身負欠。在己後或實望。反失初心。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益當自遠。既屬同心。必不疑我為疎傲。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秘語。恐致有與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為下石。

人生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可讀書守志。不勞經營。若家道素貧。亦有何法。惟勤學立行。為鄉里所敬重。自有為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書畫古帖。可以寄興。嘉者自當寶惜。若夫設機心。費重貲。則不必矣。造作調話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險。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為新奇。喜談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為我作矣。

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之自悟。未必不汗流浹背也。俟一二年朝夕改訂。復取證於高明。然後授梓。若乘輿流布。遍贈親知。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則更高。

與其貪而豪華。不若吝而謹飭。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為正。或久別懷想。抵暑盤桓數日。款款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妄有闢說。一貴一賤。交每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我先別其為何如人。而處之之道得矣。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于糞土。此妄人耳。不足較。若本是瓦礫。誰肯珍藏。故君子必自反。古書自六經。通鑑。性理。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身讀之不盡。不必別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至者。

責我以過。皆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即詩文亦然。贊者未必皆當。若指我之失。即淺學所論。亦常有理。不可忽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直。往往致嫌。若一概從諛。又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常寓鼓舞之意。至誠待人。必不我怨。嘉者逢人稱說。謬者絕口勿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

作應酬詩文。其害非一作之既久。流向熱俗一派。遂不可醫。况委囑紛紜。身能盡應。應者不以為德。不應則謗毀百端。甚且尊貴人隨之以勢。遠則懼禍。從則難堪。不如慎之于始。素無此名。庶幾可免。

愚人指仙佛某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鑄鐘施藥。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

荆園小語

永年申涵光著

貧賤時。累心少。宜學道。富貴時。施子易。宜濟人。若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一等。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即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自多營營耳。

凡宴會。賓客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遺笑千古。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勝。曰無辨。辨愈力。則勝者愈巧。小人當遠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也。況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借。一與親密。後來必成大難。

結盟是近日惡道。古人不輕交。故交必不負。今訂盟若戲。原未深知。轉眼路人。又何足怪。勘一利字不破。更講甚理學。

遊大人之門。諂固可恥。傲亦非分。總不如蕭然自遠。

乘黨謹。有時致辱。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支輩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耶。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

行客以大道為紆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于心無愧。

人有求于我。如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誤乃事。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事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作寄遠人書札。與家書同。當於前夕成之。隔發恩惠。必多遺漏。

他人僮僕。遇我或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稱謂不如禮。彼與我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若自己僮僕。須時時戒飭之。

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遠之。有人告我曰。某誘汝。此假我以泄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遠方來歷不明。假託為術士。山人輩。往往大奸竄伏其中。勿與交往。即窮人欲投謀為僕婢者。亦不可收。朋友即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少遲則冰消霧釋。過而不留。不得遂。輕唾罵。亦不必逢人。怨說。恐怒過慮。回無顏再對。又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耳。

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凡事只是古本正傳。一好奇便種種不安。先人著述。必確乎可傳者。始付印刷。不然藏之於家。以存手澤可也。○可傳者。亦不得惜費。致令湮沒。親交中有顯貴者。對人頻言。必招鄙語。

我有冤苦事。他人問及。始陳頭末。若胸自不平。逢人絮絮不已。聽者雖貌為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借人書畫。不可損污遺失。閱過即還。借書中有謬字。隨以別紙記出。置本條下。

冠履服飾。不必為崖異。長短寬狹適中者。可久。名勝之地。勿輕題咏。一有不當。遠近傳為笑端。如昔人所記飛閣流丹。誤為舟之類。可鑒也。子弟年少時。勿令事事自如。

宴飲招妓。豈以娛客。醉後潦倒。更致參差。總不如雅集為善。責人無已。而每事自寬。是以聖賢望人而愚。不肯自待也。弗思而已。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如趨急。遲緩。豪華。鄙吝之類。吾知而早避之。可以終身無忤。孔子不假蓋於子夏。固

是大聖人作用。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親友見訪。忽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於啓齒者。我便當虛心先問之。力之所能。不可推諉。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宋儒云。未有箕踞而不放肆者。其在少年。尤當斤斤守禮。不得一味真率。

縱與人有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祖父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只有傷長厚已也。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清。以人為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為此自欺語。

馳馬思墜。撻人思斃。妄費思窮。濫交思累。先事預防之道也。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優娼輩好嗤笑人。而敢為無禮。此自下賤本色。其趨奉不足。喜怠慢不足。怒也。

有必不可行之事。不必妄作經營。有必不可勸之人。不必多費唇舌。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幼時見先輩作生辰。多在壯年以後。今重釋而稱觴矣。魏環溪云。是乃母之難日。宜齋心以報親。其說雖是。愚謂親在宜賀。即如我初生時。親喜而賀。客滿堂也。若父母既歿以後。是日愈增悲慟。何賀之有。人於平日不寐時。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謂智矣。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早起有無限好處。於夏月尤宜。

冷煖無定。驟變勿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友。弔宜早。賀宜遲。矯時尚也。其實分有親疏。交有厚薄。遲早各有所宜。難拘此例。勿以人負我而墜為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不幸而有兒女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多。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漏也。試留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覺人之詐。而不說。彼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登俎豆之堂。而肆入飲博之藝。而莊者。未之有也。是以君子慎所入。正人之言。明知其為我也。感而未必悅。邪人之言。明知其佞我也。笑而未必怒。於此知從善之難。離人背後之誹論。皆是供我箴規。蓋尋常親友。當面言。既不盡背後亦多包荒。惟與我有嫌者。揭我之過。

不遺餘力。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反躬自責。則警者皆恩矣。

凡事要安詳妥帖。俗所云。消停作好事也。若急遽苟且。但求早畢。以致物或不堅。事或不妥。從新再作。用力必多。是求省反費。求急反遲矣。

理之所非。即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為表裏。面有點污。人人匿笑。而已不知。有告之者。無不忙忙拭去。若曰。點污在我。何與若事。必無此人情。至告以過者。何獨不然。

要自考品行高下。但看所親者何如人。要預知子孫盛衰。但思所行者何等事。

感應篇功過格等書。常在案頭。借以警惕。亦學者制心之一端。若全無實行。而翻刻流布。自欺欺人。何益之有。

好為誑語者。不止所言不信。人并其事事皆疑之。閑閣之中。一有所溺。則是非顛倒。家無寧暑矣。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常看。人皆狎我。必我無骨。人皆畏我。必我無養。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殞命。即坐功服氣。往往致痰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平。卻疾多壽。何為自速其死哉。

志不同者。不必強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輕諾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諾。

見人耳語。不可竊聽。恐所言之事。其人避我。又恐正值議我短長。聞之未免動意。且使其人漸愧無地。自容矣。

有一藝便受一藝之累。如書畫圖章。初有人求甚喜。求者益多。漸生厭苦。故曰。道高日尊。技精日勞。惟學書是正事。其餘作無益害有益。皆所當戒。而畫為甚。

有怨於人。小者含容之。果義不可忍。聖人自有以直報怨之道。若夫挑訟匿証。雖公亦私。鬼神矚之。必有陰譴。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先輩云。作詩有妨舉業。吾見作舉業人。閉戶不關一事者。常少。事皆作。而獨歸咎於詩。所以少年多不服。只是以舉業為正事。而餘力及詩。詩必不工。反是舉業有妨作詩矣。自付不能。卻去舉業者。詩且不作亦可。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過遂成。亦我之咎也。赴酌勿太遲。舉賓皆至。而獨候我。則賦者不獨主人。

足恭者必中薄。而諛者必背非。

凡輕薄少年。衣飾華美。語言詭譎者。不可收為僮僕。

句欄北里之遊。不但有闖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即幸而無事。永絕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慎哉。

良友書札。必須珍藏。箴中展玩。以當晤對。子弟考試。不必預為請託。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激發。常有代為作弊。以求倖者。導之以不肖。欲其賢焉。難矣。

有必不可已之事。使須早作。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

出息稱貸。往往致貧。不得已而有此。寧速賣田產器物以償之。若負累既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惜不忍棄者。至此棄之。亦不足矣。往見吾鄉有家本豐富。故時時取債。以博貧名。而人卒不信。尤可笑也。若親知那借。尤當急償。寧出息者。且留在後。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世說新語多雋。永有致。凡書札及作詩常用。不可不知。若沈酣太過。詩文流向小品一派矣。

居心不淨。動輒疑人。人自無心。我徒煩擾。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問卜。討籤。乞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不可恃也。

積書太盛。往往有水火諸厄。蓋為造化所忌耳。五車萬卷。富貴家修為。舉其實世間應有之書。亦自有。限。不必定以多積求名也。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即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輾轉一輩。掉背去之。或且下石焉。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果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太早。如迂腐寂寞。譬如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物之非常見者。皆妖。吾見產芝及并蒂蓮者。俱隨有凶事。不幸而有益。當恐懼自修。勿矜為瑞。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然習之本亦無益。不精則可笑。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生意外者多矣。

久利之事。勿為衆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驟貴而行事如常者。其禍必遠。舉動乖張。喜怒失緒。其道不終日。

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或醉而留臥。須令老成人。謹視。袁梧坡所記。客醉誤飲瓶中早蓮花水。因而致斃。吾北方冬夜。火坑煤毒更烈。不可漫視。如醉後欲歸。亦遣人送付其家。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靜坐自無妄。讀書即是立德。

可以一出而解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為退避也。但因以為利。則市道矣。

絕輩是難事亦且不必不食牛馬不持殺似為得中。吾鄉風俗最為朴陋二十餘年前安會俱用碟子後變而為碗為盤今碗製日大較碟子其費數十倍暴殄天物不祥莫大焉飽後腥濁滿前恨不持去而主人拘例其來未已百舉手略嘗放著拱坐求歡得苦甚無謂也近孫鍾元先生定為六器同志中頗有遵行者除遠客新親不在此例尋常往來醉飽而已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且人即我信何救於貧曉曉者可厭也。少時鬱鬱不樂自亦不解何故以今思之只是妄想為擾耳富貴本無窮盡登一級復有一級在前隨時安分便是安樂法。交遊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荆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若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其為豪舉耳一事一如意怨謗叢起不如閉戶擇交自然得力書有重本以贈貧交之有志者東諸高閣何用。諛人而使人不覺此奸之尤者所當急避。佛經道藏未必不精只是本等書讀不盡無暇及此。迎修橋梁道路可量力出資我往來經此何得坐享其成即令徒使他人亦是義舉。如立神祠梵宇勿為首事凡首事業怨所藪也然衆皆樂為我即非所崇信亦不必自異於禮無傷隨俗而已。

用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酬給切不可札罵他所我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反不願親知見怨可謂輕重失倫矣。詩除不可置案頭常看使人骨靡初學尤甚。治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查雜瞻視宜莊若指顧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往者須同良友或命老僕相隨。不服一人與逢人便服者皆妄人也。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以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墳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哉。凡權要人聲勢赫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齋名因以為號如晦庵致堂之類自宋已然今有無齋而名且不一其名者總亦多事無已則取字義典古用以自箴足矣即圖章採用成句亦須雅正者勿為大方所笑。戲而不諱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即聖賢亦未必然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諷因戲成嫌每讀一書且將他書癡過讀畢再換其心始專。學問以先入為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人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刑園小語

官糧必早輸納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橫逆之來正以微平日涵養若物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然借者又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與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語云開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親故往來安得皆勝侶以禮進退勿蹈浮薄。人言某負恩某不義氣某不平則為援引一二嘉事以為解曰據伊平日所為尚在道理今豈遂然耶或出無心或有何事正急不暇檢點或疾病醉飽喜怒失常時自悔矣怨者雖怒必少平若因其怨我我遂述於我亦曾有負恩不義之事則其人之過愈實嫌隙遂成誰使之歟。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之人也若夫造作傳會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盛怒極喜時性情改常遇有所行須一商之有識者不然悔隨之矣。說探頭話往往結果不來不如作後再說。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即一嘔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僕輩搬弄是非往往骨肉相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直吐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不孝不弟人不可與為友少時一同學子頗有才華而門內無行先君甚不悅曰彼至親且薄况他人乎未幾果為所整及於禍可鑒也。技藝中惟彈琴可理性情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圍棋陸博必須兩人對局勝者色於負者氣晦本欲博歡何苦反致忿忿若夫作賃以媚尊顯設肆以賺財利則人品隨之矣。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誠則為大機械和不誠則為真鄉愿。偷雖美德然太儉則慳自度所處之地如應享用十分者只享用七八分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懷吝太甚自是田舍翁舉動鄙而愚矣。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大也我不可自恃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小也我亦不可以自假。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為輕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為附和。濫用者必荷得揮金如土而欲其一介不取勢不能也。尊先王之訓必須守時王之法我夫子般人而曰吾從周生子周則然也生今反古固有明戒。梨園一輩盡俗耗財法所宜禁然相沿既久富貴家大事皆筵以此為重亦難驟革但萬萬不可自蓄蕩心敗德壞閭門誘子弟得罪親友其弊無窮况日所見者總此數人總此數劇豈不服耶。鄰有喪家不可快飲高歌對新喪人不可劇譁大笑。

刑園小語

子弟僅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恭而無禮，遇君子固所深惡，即小人亦未嘗不非笑之。枉自卑諂耳。勸人息爭者，君子也，激人起事者，小人也。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蓋此輩或稱寡化，或賣醫，或為媒妁，或治疾病，端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賊財物，尚是小事，常有誘為不端，魔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得往來，至於娼妓出入臥房，尤為不可。

凡人氣質各有偏處，自知其偏而矯制之，久則自然，所以宋儒以變化氣質為學問急務也。兄弟分居，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人好尚不一，統于一人，恐難稱衆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况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自度一家中，人人能學古人同居，固是美事，如其不然，反不如分爨為安，果能友愛，正不關此，勉強聯絡，久必乖戾。

神該敬，不該諂，諂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為正神所吐。過諂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禍，然亦不至有大禍。處怨易，處恩難，怨只包含便了，受人之恩，何時報稱，是以君子不輕受恩也。

作善豈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即招謗招禍之道也。好便宜者，不可與共財，多狐疑者，不可與共事。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君子三戒，亦就大概言之耳。若夫少而好得，鑽營必力，百行俱怠，老而好色，為害益烈，醜態更多。看來好鬪之人，甚少，即有鬪者，非為色，即為得耳。大約多是為得者。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本色家常，不招非笑。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處。至于行事則反之，何哉。

翻人書籍，塗人書案，折損人花木，皆極招厭之事，而私窺人簡牘，中宇跡，尤為不可。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僕婢初來，宜嚴若一縱，則後必難管。

婦女臺前看戲，車轎難于乘，男子中成何風俗，且優人科諢，無所不至，可令閨中女聞見耶。凡慢神敬天之人，必有禍，非果天神怒加之禍也，彼於天神且不敬，則無處不放鬆，可知故有得禍之理。人有輕于稱貸，雖重息亦欣然者，非流蕩不知事人，即預存不償之心，斷斷勿予。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健身，特壯者一病必危，過懶者久病愈熾。聞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衆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付諸庸醫者矣。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暖衣，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人品要兼文行人，無行固不足取，若村野農夫，儘有朴實者，遂謂之賢，焉可乎。夫子教弟子，亦曰則以學文，蓋以行為本，而文亦不可少者。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愈影抱愧，即此是天堂地獄。非望之福，禍必繼之，愈當恐懼修省，多行善事，若一驕則不可救矣。和睦勸儉者，家必隆，乖戾驕奢者，家必敗，此理如操券，斷斷不爽，且驗之甚速。

花木禽魚，皆足以陶情適趣，宜滯節勞，若貪戀太甚，反多一累。花木擇土宜者，遠方異種，費財費力，而易壞無庸也。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市牌，始於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聞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受諫是難事，每見朋友以過失相規者，當面唯唯，轉面即向人曰：伊道我某事不是，伊不常亦作某事乎。不思此友面諍，自是好意，我奈何背計其過，以相抵，且既知其所為未當矣，我便宜取以為鑒，反又效之，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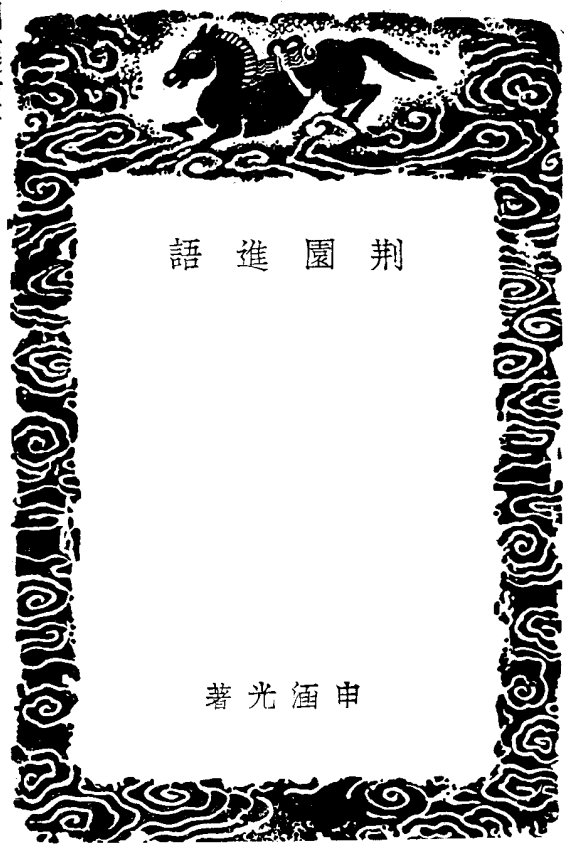
庭聯用自警語，附記于後。貧非省事無奇策，老忌多思罷苦吟。性愛幽閒幸門外，漸無刻啄老期學道愧人前，依雲疎狂。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干世之心久絕，無夕不把酒高吟。

并謝筆墨之緣，捫心更無別事，未遂烟霞之志，閉門聊作深山。心感賦以何為，勉效及時之樂，老冉冉其將至，常防在得之譏。就筋力未衰，尚可讀書而寡過，幸家門再振，敢忘積德以承先。

到眼都是好人，說甚黃庚叔季，閉戶居然淨土，那分城郭山林。年屆知非，第恐童心未改，學期見道，莫言聖域難窺。義利辨以小心，須嚴一介，是非起于多口，務謹三緘。

念于世何功，飽食煖衣，已明造化深仁，敢云富貴未及，愧在家為長，讀書學道，勿玷先人遺訓，庶令弟姪可宗。

器大自有容，何必過分浮濶，語多則易失，總之勿涉雌黃。小語本藏家塾，諸長者見之，以為有益幼學，遂為傳布，近肅太翁又刻諸閩中，或亦持身接物之道，不無小補，歟。因加訂證，再付刻，人生晚節為尤難，予是年五十有五，頭顱日老，德不加修，甚可愧也，是編朝夕自考，用佐警惕，庶幾晚年寡過云爾，豈敢自負知途，儼然曰幼學司南哉，康熙癸丑日長至，涵光識。



荆園進語

申涵光著

荆園進語序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者。進進不已之謂也。是以古賢豪之士。立言。立事。立節。立德。莫不各推其進進之功。以表見於當時。聲施於後世。而道德多成於晚年。漢。隋。唐。宋。元。明。諸儒。大略可攷。已吾乃今讀。魯。申先生進語。而深有感也。申氏。閔。閔世家。先生。端。端。公。家。嫡。方。成。童。時。即。恥。貴。介。之。習。岸。然。以。古。人。自。期。長。而。為。文。制。裁。以。史。註。經。即。事。明。理。古。文。遼。韓。柳。歐。蘇。而。進。奪。史。遷。之。席。詩。本。諸。性。情。形。為。歌。咏。出。入。晉。魏。唐。宋。諸。名。家。直。接。三。百。篇。之。遺。響。而。超。明。七。子。之。上。海。內。皆。知。先。生。之。進。於。詩。文。也。及。時。變。代。更。端。忠。節。旌。表。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高。尚。其。事。之。志。是。又。進。於。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迨。世。不。可。棄。物。不。可。遺。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著。為。接。物。處。事。之。則。荆。園。小。語。一。書。以。之。持。身。以。之。教。家。以。之。垂。訓。天。下。後。世。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備。德。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而。孝。友。施。於。有。政。其。進。於。功。業。者。大。矣。至。於。晚。年。超。然。覺。名。迹。之。累。愾。然。悟。性。命。之。真。篤。意。躬。行。實。踐。之。事。力。用。省。察。克。治。之。功。或。因。耳。目。睹。記。而。發。其。真。是。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要。以。明。其。志。之。所。期。據。其。學。之。所。至。日。新。又。新。此。進。語。之。所。以。成。也。進。語。者。進。於。小。語。也。願。自。量。精。力。尙。強。所。更。有。進。未。逮。問。世。而。大。限。告。終。此。書。乃。出。使。天。復。假。數。年。之。算。其。進。甯。可。量。乎。若。先。生。者。庶。幾。乎。自。強。不。息。者。矣。嗚。呼。錫。與。先。生。生。同。地。少。同。遊。長。同。社。老。託。婚。姻。其。文。章。氣。節。功。業。之。日。進。固。皆。耳。而。目。之。獨。官。遊。三。十。載。學。業。荒。落。

荆園進語序

一

荆園進語序

晚年歸里。方期日侍左右。砥礪觀或不至老而廢弛。而詎意先鶴歸一月前。竟長逝耶。捧讀進語。能不悲思乎。是為序。同學弟冀如錫頓首拜撰。

二

荆園進語

永年申涵光著

蘇博文而約禮。蘇下學而上達。是孔門一定之階級。終身馳騫於語言文字。是為口耳之學。固屬無用。若吐棄一切。返照觀心。古今安有如是躡等欲速之法。徒自欺以欺人耳。主頓悟之說者。嘗舉欲仁仁至之語為證。不知此第言仁心不泯耳。若實實為仁。尙有無數階級在。如人一想京師。京師便在眼前。若實實到京。必須束裝策騎。早行夜宿。受許多辛苦而後至也。君子與小人鬪。小人必勝。在君子惟有守正以俟命而已。固不可懼禍而誤入小人之黨。亦不可恃為君子而有與小人角勝之心。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欻然若不足之心。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良知。即性善也。陽明終日言良知。卻云無善無惡。何故。素行難欺。妻子心事占諸夢寐。道不過子臣弟友。尋常日用如布帛菽粟。一日離他不得。有一種言之可聽而無裨實用者。總無關於有無。故曰。可離非道也。

荆園進語

一

今人言天理，未有不知其為善者。性即理也。性善又何疑。魯齋生於金章宗大安元年，河北沒於金數代矣。後人過為苛論，何哉。楊慈湖靜坐返觀時，時有得象山鼓震窗櫺，豁然有悟，皆非虛言也。人嘗瞑心靜坐，自然別有一段光景。然於應人接物，卻無實際。在深山老衲，未為不可。我輩五倫百行事，事不同，一處疎略，便有錯誤。如此虛光景，何能得力。

溫公云：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惡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多而惡少者為聖人，惡多而善少者為愚人。善惡相半者為中人。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長，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此論以學為主，立意甚善。但云聖人亦有惡，則非也。聖人而有惡，何以云上智下愚不移乎。應云有善而無惡者，聖人也。善多而惡少者，賢人也。善惡相半者，中人也。惡多而善少者，愚人也。語方無弊。

魯齋云：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則決意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卻而易其守，此為游移者。誠也。然先須明理，見得是非確然而後可。若誤以為是而概拒人言，則是師心自用，未有不敗者。

士人服飾雖不可華美，然布衣草履亦須潔淨整飭。張子詔頭巾巾，敝以疏布漬墨裏之，致墨汁洗面，不夫其乎。若有意為之，益怪矣。伊川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子韶以時尚嚴刻，奏言理官活幾人者，與滅磨勘，意則厚矣。而制未善也。若欲刑法平恕，第擇用長厚之人，自能平反無辜，刑無濫及。若均以定數，必有故縱。以趨時者，大非法之平也。

四書五經集註，頗諸學宮世世遵守。如一代之令甲法律，雖有智者不敢亂也。人品學術，古今如朱子者幾人。竭一生成之精力，經羣賢之參訂，始成此書。後之聖君賢相，又幾經參酌，而後用以式多士。乃人情厭舊，突為新奇之說，鄙薄章句，視為糟粕。甚且謂大學本無經傳，格物不必更補，即使其言果是，如國制何。生同文之世，守一王之法，奮其私智，變亂舊章。曰：前者皆非，至我而正。則人人駭之矣。

從古無不讀書之聖賢，自心學之說行，而六經可廢矣。從古無不讀書之詩人，自竟陵之派盛，而空腸寡腹者，人人填站自命矣。

陸子之學，以究竟為入門。終日抄藥方而不能舉一疾，終日寫路程而不能行一步，徒知無益也。

答賀宜三書云：六經所以治心也。傳註所以明經也。相沿不察，習為訓詁之學。于是六經真精神矣。陸子一番提醒，返本歸源，自不可少。但立論太高，未免躡等在己，可以為學，而于人難以為教。上達以該下學，知至而后物格，工夫倒用，使後學無所持循。夏峰先生兼聽并包，彌見其大，而非有偏重姚江之意。祭文中尚宜斟酌也。

我輩於釋子，第不溺其法足矣。使其人果醞靜可喜，猶勝於對俗士。而遂以大顛之往還，為昌黎晚年語，病何其甚也。

屈原勵宗國之喪亂，義不苟生。此正善於處死者，而後儒每議其過當，豈以浮沈為正義耶。于心無愧，此就明理者言之耳。若理有不明，固有應愧而不知愧者，不可謂心之所安，便無錯誤。畢竟先知後行，至於純熟，乃能合一。

朱子病革前四日，尚改誠意章集註，其虛心好學，至死不倦，而陽明以集註或問，乃中年未定之說，豈未之考耶。

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理學家奉為不傳之秘。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此說較有的據。

明哲保身，只是不使此身陷于不義。後人誤以偷生遠禍當之，遂為長樂老借口。學不可偏，偏則虛實皆有弊，偏實之弊，執而不化，其究膠固迂闊偏虛之弊，蕩而失檢，其究恣睢放肆，惟實以立基，虛以啓悟，斯為善學耳。

入道非一途，或以誠或以靜，或以敬，或以窮理致和，皆學也。行之不息，久久皆能有得。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如適長安者，齊魯秦晉，不必一途，期于必至耳。若執己為是，概以人為非，則隘而私矣。

近日夏峯先生之教，隨人指點，未嘗自立名目。未嘗聚徒開講，所以終身無偽學之禍。良知即四端，致良知即擴而充之。其說本孟子，最為精確。但標為名目，無事不歸于此。所以招世俗之譏。朱陸之辨，各以所見相質，正良友相成之誼。但氣漸盛，語漸尖，初意漸失，便成水火。朱子曰：各尊所聞，行所知足矣。無望其相同。此言是也。

為人所狎與為人所恨，皆已過也。學者自然以朱子為主。至于後來子靜一段議論，亦不可不知。若入手便學子靜，則茫無把握矣。學者最怕作怪，孔子一生平平常常，無一毫崖異。釣弋獵較，苟義理無害，不妨隨俗。邵子不服深衣，祭禮用楮錢，亦是此意。若故為奇形怪狀，不近人情之事，以駭人耳目，非僻則好。

人若少知自愛，豈有營營逐利，甘為商賈之行。只心有所繫，便是欲。便當極力克治。不然，恐流弊無窮。陸子好自贊是一病。

子路大勇，在喜聞過，所謂自勝之謂勇也。橫渠乃二程表叔，講易京邸，從者甚眾。及聞二程至，徹座輟講。曰：向所與諸君語者，皆亂道。二程深明易理，吾不及也。虛心服善，即此可觀所學。時遂以橫渠從學于二程。伊川力辨其妄，然受益處，想亦不少。

趙大洲母夢二比邱牽衣求棣，遂生大洲及弟蒙吉。此事即真，亦不宜載諸傳誌。蓋浮屠家好尊其教，謂吾儒之賢且貴者，皆其徒再生耳。而儒家亦每引其事以為重何也。

朱語有近陸者，陽明擇出以為晚年定論。陸語亦有近朱者，但無人擇出耳。天地閉藏，亦為來年生物之本。閉藏不深，則生意不盛。是霜雪亦所以生物也。故學成而不露，德立而自晦，經貧苦患難而不憂慮，乃大用之器。皆有以養之故耳。

學則樂。君子無處非學。故無處非樂。造次顛沛、貧富、患難、皆學也。故曰：無入而不自得焉。楊慈湖王龍溪之學，疎動一時，不轉瞬而議者蜂起。許魯齋、薛文清，愈久而人愈服。學者可以知所從矣。王三原之在明，猶宋之有溫公也。雖口不言學，而學者莫及焉。陸學有擺脫敬字之意，不善持之，則流于無忌憚。近世多呼迂闊者為道學，道學而至迂闊，非善學者。本自可厭。關道學者，詭詞苦辨，反若可喜，然可厭者于人無害，而可喜者流弊無窮。此即馬伏波刻鵠畫虎之說也。

程子解格物謂一草一木，須是察。此甚言處處留意耳。陽明幼時格竹之理，至於病，亦形容一草一木之言為過也。程子又曰：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常，皆窮理也。此為格物正論，而讀書明理尤為要。孝經不以命題，故世人鮮有讀者。因思五經四書，若非考試命題之故，束諸高閣矣。今雖自幼讀之，總為名利之階，其返諸身心者，曠世而不遇焉。教化不明，髮理義為名利，可慨也夫。

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一事乃千古病源。與仁義是正對頭，此關不破，雖終日言仁義，總無實用。况置仁義於不講乎。朱子云：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又云：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精究之，以歸于息。觀此則與陸子辨論，本無成心，至云去短集長，不隨一邊，則未嘗不以己有所短，人者所長，折衷兩家，以求一是也。若陸子所論，則自是為多耳。

朱子祭陸子詩，文字始異終合之故，其詳服其降心以從善，而別紀云：聞子靜卒，歎云：可惜死一告子，何其相左也。誅少正卯事，朱子疑為齊魯陋儒所作，總之經傳所不載，如家語之類，亦不可盡信也。正人用則風俗正文體亦自正矣。今之譚治術者，動曰正文體，非探本之論也。集註未定之先，宋人取士，以註疏為主，而旁及諸家，如易則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歐陽修、蘇轍、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紛紛之說，安所適從，酌羣言而定一，是集註之功，真在萬世也。

子路喜聞過，固是喜其得聞而改，亦是喜有直諫之友。又喜人敢以過告，必己平日未嘗拒諫飾非故也。今試默自檢點，終日所行，那得無過，然不聞逆耳之言，過在友欺，抑己不能受言耶，真難以一朝安矣。十君子所至，使人人因我而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因我而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因我而不樂，則視我如疾風苦雨。五殺人人用之，終身不厭，以其味得中也。若味之稍奇者，此一人好之，彼一人未必好，一時雖好之，久亦

必厭矣。道理正如五穀，不中者必不庸也。古不聞有避年號者，而姚元之因避開元，改名崇，明道乃宋仁宗年號，而當時竟以稱程子，俱不可解。後袁紹字本初，梁師亮字永徽，皆以本朝年號為字，古人不拘如此。論性是學問大源頭，然用工夫，卻是逆溯之法。候到者自明辨之，太早無益實事，故夫子之言，不可得而聞也。

憎我者禍，憐我者死，皆當生悲憫心，有一毫慶幸之意，便於心術有傷。觀心廣體胖及辟面盎背語，知養生乃學問之餘事，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深造。縱然惡積終身，一悔便是回頭，莫謂功成九仞，一驕便可墮地。耕問奴，織問婢，但擇能耕織之奴婢，付之委任而責成功，不必條分縷晰，一一為之告誡曰：如何耕，如何織也。朝廷之用人，亦如是。

張果中致書夏峯，謂先生不宜時時與士大夫相見，其說甚正，然而惟先生無妨也。先生道統在身，以教為任，雖冠蓋踵接于門，而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愈見其大耳。愚嘗謂先生如滄海，無所不包涵，我輩學人，第如池魚盆草，若一清徹底，尚可把玩，稍難泥滓，便難位置。蓋教之與學，相去遠也。聖學天，天地自然之理，日在目前，但人不潛心耳。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明明指人以學天，若此處略過，雖終日諄諄訓戒，亦自不悟，欲無言者，所以深于教也。易卜筮之書，也有疑則占，乃占此一事之理，應如何耳。占是非，非占吉凶，而吉凶即在是非之中也。橫渠拈一禮字為教極，為穩當，禮者兼內外而言，即孔子之不踰矩也。彼徒言心學者，其流弊至於畸言詭行，以駭世俗，禮教蕩然，豈小失哉。

楊慈湖其言狂肆而不知所定，且極詆程子為未明道，謂洗心正心非孔子之言，存心存神孟子乃誤認。此皆心學流弊之言也。而後人公然列之理學，何哉。一國有一國元氣，一家有一家元氣，一身有一身元氣，元氣者，生氣也。能養生氣，則日趨于盛矣。無事作有事時警惕，有事如無事時鎮定，夏峯云：無事不可生，有事不可怕，事至言也。陽明云：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樂以忘憂，聖人之道如此，恐不必云得不得也。夏峯云：聖人原無不得之時，愚按周公其有不合者，正是聖人之不得，幸而得之，方是聖人之得，似不必諱言不得也。君子終身是樂，雖貧賤患難時，中有自得，擊竟憂他，不倒，小人終身是憂，縱富貴已極後，患得患失，究竟樂亦非真。

程子見人有言議先輩者，輒叱曰：且學他長處，此真長者之言，然辨論是非，與吹毛索癩者，心術迥自不同。古人瑕瑜本不相掩，我雖素所服膺，豈可曲為附和，反復辨論，期當於理，若有意定將古人說壞，則刻

之學者。但致詳於所謂工夫。而一旦豁然。即明也。照物之能。俟其自至而已。好名者。只是勉強暫時。久之必然敗露。只能粉飾外面。背地便不及持。故先輩謂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爲利也。

求靜是初學收心之法。若只在靜上用工夫。久之習成懶惰。遇事便不可耐。孟子四十不動心。正是從人情物理是非毀譽中磨鍊出來。到得無動非靜。乃真靜矣。

顏子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緼袍。聖門皆爲學問之驗。故取安他無求。而惡夫惡衣惡食爲恥。看得衣食二項。原非小事。世人營營終日。大概爲此。若此處濬得去。纔可一心向道。

語云。改過貴勇。既有過。便當斬鋼截鐵。翻然改圖。尙恐過根猶伏。見獵心喜。陸子答傅子淵。過則速改之語。以爲微傷輕易。當慮其未能速改耳。非謂改過之忌速也。

縱是道成德立。小人終不可近。若自謂把柄在我。不妨兼舉並包。必暗受其損而不覺。

古人云。擇禍莫若輕。愚謂擇福亦莫若輕。功名富貴無一件是我應得。故官寧居卑。財勿苟得。稍有遭際。常覺踰分。不安若已得。視爲固然。未得者日夕懸望。事事必欲勝人。則鑽營謀算。終身無息肩之日。而造物所忌。禍敗隨之矣。一部律是四書五經註解。

師道不立。最是末世之患。春秋若無孔子。三千弟子。其能自立者幾人哉。道之不明。前代容有異端駁雜。今并無此患。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被聲色貨利誘去。間有口中說道理者。究其心事。依舊在聲色貨利上。所以此道全然高閣。教化不興。真不知所底止。

人遇逆境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固是見識超卓。然君子用以力學。借困衝爲砥礪。不但順受而已。創業垂統。爲其可繼。後世子孫賢不肖。難以預必。能繼與不能繼。是有命焉。君子行事。只斤斤在道理中。盡其在我而已。即不必念及子孫。亦應如此。乃身無貽謀之善。而責望後人。或預爲意外之防。而多方設備。何其愚也。

治家之道。正身率下。威嚴爲主。易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言家長嚴正。則卑幼守法。儼然如治一國。嗚呼。終吝不必有甚大惡。只一家嗔嗜。便是必敗之道。試想嗔嗜二字。是何規矩。是何氣象。

秦觀李廌。皆風流文士。當時所謂吳門四君子中二人也。朱子斥其浮誕。然士類不齒。蓋亦憎蘇氏而波及之。然少年才雋之士。早當納諸繩墨。若風流自喜。其不陷于浮薄者寡矣。

智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愚。是以財遺子孫者。皆所以害之也。嗚呼。自古及今。知之者幾人哉。

爲善得福。爲惡得禍。非鬼神因其善惡而報之。以禍福蓋善者。日趨于福之事。惡者日趨于禍之事。皆理之自致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伊尹不遇成湯。終身莘野。孔明不遇昭烈。終身南陽。彼亟亟求自表見者。其事業概可知矣。

知仁勇皆從敬出。

大概君子方嚴處。多至圓融變化。是德之成也。起處便學圓融不得。

經書所載。皆古人親身經歷之事。留示後人。如前人行過底路程。向人一一指點。免得東求西問。若一概不省。任意自行。未有不錯者。縱使尋著正路。亦大費力。

凡事惟適中者可久。好學則老而不衰。可免好得之患。

學而不思則罔。章句之弊也。思而不學則殆。心學之弊也。知此則宋陸門人。無事相讓矣。

吳草廬云。三十前好用工。此追悔少年虛度之言。凡人道念多在中年以後。然而精力漸衰。不及少年之果銳。故立志不可不早。非謂暮年可寬也。

士大夫講學。只是隨事省察。隨人指點。若自標門戶。自立黨羽。附之者愈多。則嫉之者益甚。姚江之謗。至于掩功。東林復社之禍。與國俱盡。嗚呼。豈盡小人之過哉。

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纔有過舉。禍患隨至。是天愛之也。若縱其所爲。如無天道然者。後來爲禍必烈。故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古來大儒皆簡易率真。凡好爲崖岸者。學未至也。

古人一長足錄。遂不可朽。試觀榮恩。參魯師辟。由曠何嘗不是聖門高弟。瑕瑜不掩。愈見其真。今之爲誌傳者。必備極美好。人并其真者。疑之矣。

怒時光景難看。一發遂不可制。既過思之。殊亦不必。故制怒者當涵養于未怒之先。七情惟怒難制。惟慾最深。理明則無此弊。

同業相妒。百工皆然。而士大夫爲尤甚。名將成。有物敗之。亦天道然也。士君子所可恃者。惟自處于無過耳。

經爲經。史爲緯。經如醫論。史如醫案。論以明病之源。案以驗藥之效。儒者必貫串經史。方爲有用之學。其餘他書皆緩也。

論語古今至文也。多不過數語。少或數字。而蘊義無窮。當時必出自孔聖手筆。而門人哀集成書者。非他人可代也。

責人者必自恕。只常常看得自己不是處。學問便有進無退。

顏子陋巷之樂。從四勿來。顏子在聖門。最爲天資高邁。然觀所記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諸語。一味下學。攻苦。并無一毫凌駕涉略之意。則後之爲學可知矣。

昔人有仕而林居者。其一閉戶。不與外事。其一邑中利害必爭焉。孰是曰。皆是也。閉戶者介。爭利害者公。各成其志焉。若夫公事緘口。私事操符。則無爲貴士大夫矣。

處難事如理亂絲。耐心緩圖。自有入路。急則愈結。所傷必多。
皇甫謐高士傳。大概是貧而能樂者。故世無持壽之高士。無逐羶之高士。無攢眉蹙額之高士。人亦可以自考矣。

有剽寒山拾得問答一條曰。有人欺我害我。當何以待之。曰。只是忍他。讓。他。多過幾年看他。愚謂末語有幸其災禍意。非有道之言。君子于小人。悲憫之而已。俟其久而自報。是假手于鬼神也。君子豈其然。

老來益當奮志。志為氣之帥。有志則氣不衰。故不覺其老。
凡弈碁與勝己者對。則日進。與不如己者對。則日退。取友之道亦然。

呂仲木楠學行篤實。師道尊嚴。如久任以祭酒。成就人才必多。故祭酒一官。不徒以多才能文章者為之。顧端文憲成講學東林。因李道甫三才事致書都下。風波大起。尙是文人名士舉動。林居者以馭為正。

孔廟從祀。以德則不勝祀。徒以著述。則馬融。揚雄。有汗顏矣。必也德而有功於經學。如程朱焉。不然寧慎也。



省心短語

申涵煜述

省心短語

清 永年申涵煜述

江邦申曰。正到熱鬧。不嫌忽住。
 王台山云。舉世惟一真字難得。
 江邦申曰。小臣不為惡。即是善。大臣不為善。便是惡。
 又云。為善者常受福。為利者常受禍。心安為福。心勞為禍。
 珊瑚林云。處世間事。乘人皆見得。非而我獨見得。是亦須緩緩調停。不可直遂。
 晁氏客語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閒言語。
 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唐人語也。
 四忌銘。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
 經鉅堂雜誌云。世間不如意事。達人但有料理。更不添此煩惱。
 又云。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
 陳眉公曰。安分即是安命。做人即是做官。
 繆伯聲云。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開端。

省心短語

省心短語

路文貞公曰。慈母之管子也。母心之痛。甚於子心。知此然後可以用刑。
 又云。人有毀我。誚我者。改之固益其德。安之亦養其量。
 又云。骨肉間計。不得是非。纔覺著我的是。便就不是。
 施尚白云。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喜談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林和靖云。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禍。
 眼君平曰。嫉惡心不可不明。嫉惡語不可不忌。
 又云。有可著力。當盡人事。不可概諉於天。無可奈何。只須安命。不可枉費其力。
 又云。稱人之善。雖有過情。不傷厚道。攻人之短。即有實據。終屬澆風。
 文景園集錄云。守儉則常足。安貧則常閒。
 成我存悅心錄云。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又云。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又云。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
 又云。不耐煩。幹不得事。不忍氣。做不得人。
 又云。言行挺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又云。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
 又云。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楊舜原曰。見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孫子者。不可不培。
 耿先生云。人之精神。不可無所寄。
 朱國楨云。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教忘了。
 又云。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堯盟云。人亦不可開憤。開憤。則些小事。便不可耐。
 魏環極云。去一分奢華。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
 范仲開曰。天下事。率壞於強作解事。
 魏聖期曰。為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徐明甫曰。盡其在我。便是造命手段。
 又云。已過事。勿留心。未來事。勿妄想。方是真受用。
 又云。家事事有便。無便無作。
 朱子云。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嚴子。上曰。讀書亦是度苦尾法。
 徐明甫曰。行事常思退一步。

省心短語

一

二

杜子美曰。忍過事堪喜。

人子不孝。祇是覺得父母有不是處。

徐山琢曰。盛喜盛怒。切不可發議論。即使用心矜持。終有語病。

張無垢曰。當官臨事。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於不暇。何暇治事。

文清語錄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事到七八分。即已有無窮妙處。

人生嘗有小不如意。便是福。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不在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貧。

人君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元氣猶存。則厄難而無害。若其已耗。即壯盛而亦危。

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開驟進之門。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得者不肯以儉倖自名。不得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亦何所不至也。

臺諫固未必皆實。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

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死節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豈望其仗節。

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悅順也。雖委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

者。剛方謹直也。雖長養之而常患其不足。

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

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

今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期驕不恥之求。濟漸成俗。恬不為怪。欲使士知自重。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

不求聞達之君子。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台。昧於寵榮之人。而使之常至於不用。矯正其弊。而士。

節變矣。

法制數變。國家之大患。

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矣。而孟賁烏獲。攜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他人負之而。

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餒。而不可救矣。今天下大器也。苟不得大才而委畀之。則愈益亂而無。

補於治。

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并者也。說不由。

道。說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以上俱孔文舉。

聖巷之譚。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

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許衡

為政者。待所見而施惠。則國之受惠者少矣。管仲

自古聖帝無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佚於任使。惟經國大事。宜出裁斷。自餘細務。責成所司。抑。

君人者。惟生殺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若以丞簿之事。而為之發教。則天下之事。幾可盡乎。狄

仁傑

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難矣。杜黃裳

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止奇巧。末作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盡歸於農。管仲

良工不勞其智巧。以為玩好。

雕文刻削。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饑之本也。女工傷。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

奸邪者。無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之有也。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

古者必有命。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財。侈物。故其。

人皆興仁義。而賤財利。

襄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王符

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遠眾。聖人不以為。

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

一齊。而無由相過。

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清神意平。物乃可正。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

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壽之豎。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

孟之東。賈於智伯之大鐘。

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朱程。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智。必資股肱。以致理。魏徵

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

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

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狄仁傑

圖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經本不祥。實為身殃。賈誼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過乎仁。不失為君子。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義不可過。蘇軾

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勤。郝天挺

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非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管仲

智者善謀。不如當時。

事當論是非。不當問難易。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范鎮

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印之於紙。無不差者。許衡

言之太甘。其中必苦。曾中

背父親人。人必不親。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益為觀聽所誤。陸賈

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第五倫

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陸贄

愛子不教。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何敏

至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張翥

德不稱。祿猶墮。墮之趾。以益其高。豈審功安固之道哉。皇甫規

事雖至細。繫體則多。

事禁太甚。過於迫切。更生他變。韓偓

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王嘉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薛暉

小人寵過。則生姦。齊神

為政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楊暉

天命他人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李泌

欲知宰相能否。但視天下安危。董晉

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韋處厚

士當未達。見當世之務。異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宋太宗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司馬光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治道所宜先。李沆

佞言似忠。奸言似信。

大臣專君。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有密啓者。非讒即佞。李沆

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騰祠之事作矣。李沆

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范仲淹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司馬光

與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滅一事。趙材

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李克

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李克

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錢若水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趙抃

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遺。擇之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黃治

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黃治

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足踐不如手辦。魏文侯

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魏文侯

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左雄

數易長吏。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黃霸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陸贄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陸象先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虞翻

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權德輿

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剛似酷弱似仁。要在辨之。不惑而已。權德輿

時事浸衰。皆由士夫貪名位所致。柳訢

君子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始進。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乎。蘇軾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樂毅

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樂毅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所不出。樂毅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公山不狃

賞僧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惜無濫。令尹子木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呂祖儉

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嚴
未嘗濫誅。誅一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
父母之愛子。則必為之計深遠。左師觸龍

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向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劉啟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枚乘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枚乘
明者遠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司馬相如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萬舉萬全。伍被

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陳明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假於人。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鄭興

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賈誼
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疏而遠之。清公貞節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劉汝

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開之以禮節。適則可矣。柳澤
人主莫不好忠直。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多忤意。佞
邪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治平

之業。將何遠哉。楊相如
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楊相如

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未之有也。陸贄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陸贄

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奸邪共濟為內患。乃深可懼。宋綬
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奸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宋綬

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李綱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國家之大患。歐向
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韓愈

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宿。不可以為人。公論。不可以為國。真德秀
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孫伏伽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韓愈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士季
論事當問理。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
也如此。陸贄

知人者。主道。知事者。臣道。主能任人。臣能任事。而天下治。
弓矢調和。而後求其中焉。馬愨。願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智能焉。不忠信重厚而
多智能。譬猶豺狼。不可以身近也。

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寇子賈
智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
是之謂師。賈誼

國以賢與。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
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王符

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於能相濟。夏侯元
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奸偽。和洽

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
黎元之命。繫於長吏。惟取年勞。不問賢否。議均厲行。次若買魚。執簿呼名。以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
薛收

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薛登



日錄裏言

清 甯都魏 禧 著

日錄裏言

魏禧著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惡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想生出

論小人以心者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者所以造就君子之方

輕信人不必多疑而多疑人每易輕信

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必不得已而後用專意利人而用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專意利己而用謂之

姦雄

讀古人書與實人交遊最不可苟為同又不可苟為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

非諂即矯耳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入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

戲語則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交友者識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火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

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日錄裏言

日錄裏言

二

屬語謹語須有分寸不但不中怨恨亦是自處忠厚之道

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愛我

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

謂門人曰汝于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

又益了汝

人孰無過只要所過當朋友面罵得的不可是朋友背地方說得的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不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

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雖情勢極確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

料知者并不能料愚

作大事人要三資具備曰識曰才曰力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禁或曰子億而多中

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雖然處不難辨難在兩端俱是處辨得出且所謂億而中者費幾許躊躇若

利害爭呼吸間安能得耶故識字尤是第一緊要或曰識可造乎曰可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

曰閱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聞四方之故是也譬如剪花花樣多剪得快譬如醫藥

方多醫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慮在己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

是也在人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于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有而

更是有未盡是有竟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非有未盡非有竟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

不知局內之事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

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

凡不能儉于己者必妄取于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當用而不用

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己可繼常人喜于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

執可繼一語作成出納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于用恩或多

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

作成奸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己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

人作便宜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作喫虧就是天地愛我蓋我原薄福又為斯世便宜之事如何消

受得起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慢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慢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

毫警覺終身冤認那得伸時此逆億之所以為薄道也

日錄裏言

三

人作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代人作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難處須要一箇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箇穩。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盡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與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予少時。嚴于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叢身。自信理當如此。不知除殘去暴。在得志乘權人。使當任為己事。若伏處貧賤。快逞里閭。終是少年喜事之習。未除。

患難危亂時。處賤役。極須得體。恩意不妨過周。詞色不可過降。恩意不周。則彼有畔心。詞色過降。彼將陰窺吾性。欲以搖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人能無故學。學無故習。習無故嗜。嗜無故求。求福弭災之道。人以涉世為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處。即是自己作學問處。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可疏略。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中原。不可疏傲。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則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即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覺煩勞矣。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處世當務詳慎。不可盡與操脾。凡飲食舉動。言語筆墨。一盡與便放肆。一操脾便刻薄。其始無害人之心。而其事必至于害人。初若不至殺身。終至殺身而後已也。

天下無不矯情質者。無不近情聖人。然不曾矯情。未易便說近情二字。於財利見常人。於患難見豪傑。於安樂見聖賢。

母謂己今日為君子。母寬己他日徐為君子。則己必可為君子矣。母量人他日不能為君子。母責人今日即當為君子。則人必可為君子矣。

聽人說事理。即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攙口。若接了去說。總是要顯己長。妒心名心。一并發出耳。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談。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于其閒。又其次也。

讀書聽言。當自省者四。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體認。便如電光照物。一毫把握不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有過不令人知。是大惡事。然有過輒自表白。又未免因不諱過三字。把改過工夫。鬆了一份。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偽。舉步動念。尤易犯此。

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著見之。愈生其忍。故君子遠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意。在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讎者。必損德。

居山須鍊得出門人情。出游須留得還山面目。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修路。設渡。施茶。諸善濟事。行善濟事。又不如不妄取人財。

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又不如不行害人事。美食不如美衣。美衣不如美室。美室不如贈人。贈交游聲華之人。不如贈親戚故舊。贈親戚故舊。不如濟疾苦。願連者。濟疾苦。願連者。不如奉親。

施家不如施相。施相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其不飢寒暑溼。以至于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為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己所有者。可以望人。而不敢責人。己所無者。可以規人。而不敢怒人也。故恕者。推己以及人。不執己以量人。殺人取貨。弑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中叔曰。無我之極。至于為聖人而有餘。有我之極。至于為盜賊而不足。

我所不能者。不敢以責人。人所不能者。不敢以強人。最忌于衆中稱說己長。及述他人如何贊譽于己。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即稱述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他人不同。

與季弟論用財。至親骨肉。及一體朋友。處。不敢施鄙吝。并不敢施慷慨。卻莫作稱物平施道理看。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與賢人共財。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盡處。君子得小人之術。則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可制。教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術。而慎無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

實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于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為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為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怨曲成。以養孤陽之氣。

與季弟論兄弟朋友。如何方是至處。設或一事。誤我性命。死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辟之自己。失脚墮水。被人救活。雖自悔不謹。卻決無怨薄自己之意。與未墮水之前。只是一樣。有人推我下水。自己極力扒得登岸。雖自幸再生。卻決無感激自己之意。與未救活之前。只是一樣。如此乃真謂一體方是兄弟朋友。到第一至處也。

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避生疏薄。即令行己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借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

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辨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辨事否。然有兩種人。卻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不止。一種剛愎之人。玩世以為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即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財。

矣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朋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訟。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聽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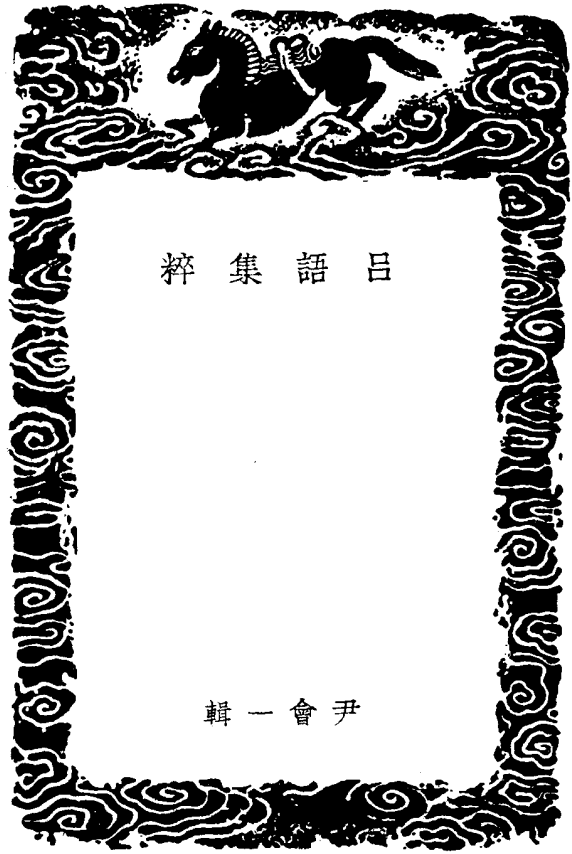
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聽閱歷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深味。或于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

今之學者。必關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護義利之辨。關禪非今日急務也。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剗。與人一事。定要兩報。便是剗。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剗。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剗。剗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為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詫為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賺。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呂語集粹序

呂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學，明體達用之書也。而呻吟語為最。余反復玩味，見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內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顧先生自謂呻吟病聲也，病語狂揮其狂而未甚者存之，然則先生平日之語，自刪已多，蓋惟其精，不惟其富矣。今夫藥之為物也，砭砭芒砭，皆有攻毒破癰之力，然雜於參苓蒼朮之間，用以養生而擇之不精，違為嘗試，鮮或不誤。讀呻吟語而集其粹，謂是對症之藥，殊不在多，亦猶先生之意也。嗟夫，余之善病亦久矣，病而弗覺，覺而復病者亦屢矣。讀先生之語，能無汗下乎？自今以往，尚鑒於折肱良醫，時時自藥也。因與監司黃君約取成編，用付剞劂。世有同病者，倘亦樂聞先生之病聲焉，其於修身治人之道，蓋庶幾矣。

乾隆三年秋七月博陵後學尹會一題於大梁使院

輯一會尹

呂語集粹卷一

道體

輕清之氣為霜露，濃濁之氣為雲雨。春雨少者，蒸蒸之氣未濃也；春多雨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多雨者，蒸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氣之常耳。至於有霖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則數年總計也。蜀中之漏天，四時多雨；雲中之高地，四時多旱。吳下之水鄉，黃梅之雨為多，則四方互計也。總之一箇陰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此以陰陽氣化而言。若論人事，則修德感民，感召天和，又貴存君臣，不可至於有餘不足之數也。

陽道生，陰道衰，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

一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蒸蒸而成暑。或曰：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通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木漸生火，蓋陰陽

清 博陵尹會一輯

之氣續接，非直接則絕，父母死而子始生，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即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咸遂，皆結與漸為之也。惟結故不已，惟漸故無迹。冬者萬物之夜，所以待勞倦，養精神者也。春生夏長，秋成而不培，養之以冬，則萬物之滅久矣。是知大冬嚴寒，所以仁萬物也。愈嚴疑則愈收斂，愈收斂則愈精神，愈精神則發生之氣愈條暢，辟之人須要安歇。今夜能熟睡，則明日必精神，故曰冬者萬物之所以歸命也。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然。中之一字，雖天地萬物一時離他不得，天地失中，陰陽舛錯，萬物失中，形氣損傷，差毫釐便有毫釐微驗。是以聖人執中以為天地萬物極，除卻一中字，世間更無道理。

堯舜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卻尋出甚高難行之事，元冥隱僻之言，怪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不害其為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才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闕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教棄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鶴鷺，無補饑寒，反生奇病，悲夫。

中是千古道脈，宗敬是聖學一字訣。或問中之道，堯舜傳心，必有至元至妙之理，余歎曰：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欲酒不為限量，不至過醉，這就是欲食之中，這說話不緘默，不狂誕，這就是說話之中，這作揖跪拜不煩不疏，不疾不徐，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這推之萬事皆然，又到那安行處，便是十全底堯舜。

今古紛紛，口聚訟盈庭，積習充棟，皆起於世教不明，而聰明才辯者，各執意見以求勝，故爭輕重者，于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天德只是箇無我王道，只是箇愛人。

一門人向于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勸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駭此，服此關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說話，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能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說，除了

微數沒總數。此即中庸道不遺人，兼值而行兩章之旨，這亦自道而道，自專而由，而鬼神為之，始可得言矣。近世之論，無著者，即不得為理學，以其於性命無所發明也，不知和而履有何著作，而見稱於孔子，首列於四科耶？正學不明，聖學汗異，欲求精，欲形其體，終其身，在道外耳，謂此語可以思慮，可以入門。

問學。學問之功，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尺，坐定不妄動，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能辨其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真之一字，警滅不了，蓋滅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雲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為神奇，道也者，這此也。學也者，學此也。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悠，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況於人乎？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悟能頓，成不能頓，如登山登塔，其頂一望可見，但須步步上，方可到頂，所謂知易而行難也。理以心得為精，故當沈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為據，故當博洽，不然，臆說杜撰也。

高宗恭默思道，謂曰：學子古訓，乃有獲，高宗知以心得為精，他日又告以典故為據，其即天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罔之旨與。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與古人精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只在存心，其工夫又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為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矣。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閑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學問二字，原自外而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撥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淡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古人言學問者多矣，莫詳於康誥，康誥言：又欲其求學先哲王，欲其思道之成也。又欲其求學先哲王，而終之以於天德，終乃身，禮容合，安於天也。淡洽暢快，裕乃身也。聖賢千言萬語，經史千峽萬卷，都是教人學好，禁人為非，若以先哲為依歸，前言為律令，即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俗人，或更汗下，即將著頭以來書讀盡也，只是箇沒學問的人。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服妻子，然後謂之真學，真養，勉強於大庭廣眾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實做工夫人，再休向人講，與世俗人講，則掩口而噤，與異端人講，則矢口而辯，惟與志同道合之人，為藏修默成之學，此是真功夫實學問，若好學者，就問，慕道者，相依，則不妨千言萬語與之講說也。

先生休向人講之說，極極古人開修之旨，然有三種人，不在此限內。曰君，曰父，曰師。此三者，居高明之位，上帝與我，以愛世，福民之權，所當千言萬語與之講說也。推而言之，公孤以至一命，佐君者也，叔伯長兄，佐父者也，朋友而居前輩，佐師者也。其道亦然。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明體全爲通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通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通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幼學壯行是大體用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明體如磨鏡。常用如照鏡。明體如刻齒。常用如印齒。中府發而中節。這箇節都藏在未發內。是中字的影子。

爾融者無拘泥之迹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抹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師無往而不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子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

之清芳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縹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真白竹之內虛外直圍通有節則觀草

木而得吾師矣山之鎮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

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夫子之語人也切矣以愚論之易經六十四卦皆以天地萬物爲師聖人之德性天地之所賦而萬物之所附繫也

時見一件好事不放過聞一句好話不放過下至執轡之士可以香道路之短長百販之人可以詢物價之貴賤則齊瓦合璧無非上壽之經緯融治實通俱是六經之考瀆矣

存養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

其心不值天下之事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即懸空在此只憑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常使精神在心目間便有主而不眩於客感之交只一昏昏便是胡亂應酬豈無偶合終非心上經歷過

竟無長進譬之夢食豈能飽哉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底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

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存心致知原不容偏廢但存心可以致知而致知不可以致存心

故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以主敬爲靜更有下手處

心故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長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

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素其位而行這二位者得活這二位者得死

口有憤言身有誤動皆不存心之故也故君子未事前定當事疑一識所不逮力所不能雖過無媿心矣

未存甘心快意而不矜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不存心者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

然後爲是如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發不如是者心本入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

欲正而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慎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慎密自無過差遺忘之病孔子曰敬事樊遲粗鄙告之曰執

事敬子張意廣告之曰無小大無敢慢今人只是懶散過差遺忘安得不多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敬故言則失口所發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或不及

或悖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正鵠而後開弓矢矢中的細量分寸而後投針處處中穴此是真正體驗實

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沈靜沈靜了發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坐如尸立如齋儼若思目無狂視耳無傾聽此外景也外景是整齊嚴肅

內景是肅莊中正未有不整齊嚴肅而能莊中正者故檢束五官百體只爲收攝此心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當意避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慮閑正此謂真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寤定。渾不能記。寤定者。水澄清而火熄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離之象。畜壯牛吉。離火也。其德剛烈而光明。牛則順矣。牝牛則順而又順矣。順而又順。聖人非示人以定火之旨與。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為之事。求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難說不是義氣。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萬金之寶。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平居時有心。訥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哀愛憤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沈文憲公曰。晝下諸夢。夜下諸夢。陸放翁詩。寢食由力。夜夢雖工夫。人生百年。隨原其牛。則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當相等矣。此應是學者考驗中大節目。

進德莫如不苟。不苟先要箇耐煩。今人只為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不為其始。皆起於一念之苟也。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著力。而或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得存誠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惰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有病即有藥。如病即是藥。存心著力四字。即無病之藥。凡藥名之醫也。節錄補遺云。

呂語集粹卷二

省克

每日默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如此。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得甚麼事。到頭成箇甚麼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醒。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夜氣清明時。都一分曉著。迷處便思不起。沈溺者可以返矣。

孟子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全在思不起時上著力。易言。聖賢。朱子謂用道理遷徙他。如船漏水入。須用物塞其空處。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感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聖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自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瞽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卻有所為。這又是舜中。瞽漸漸去。還向瞽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微。微持善在根本也。
劉敬山先生起過格。一曰徹過。獨知主之。二曰醒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過。五倫主之。五日。經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為衆惡門。以克念終焉。經過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工夫吃緊。在微處得力。第一格轉紐一精。工夫難。去道難遠矣。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文王和子重。大將和子二女。皆閨門之事。近習之人起敬也。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思者。深沈而言安定。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揚而語急。速若湧。懸半路。半晦。雖有得焉者。寡矣。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箇該多說底話。

輕信。驕發。聽言之大戒也。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寬。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寬。萬古無反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惟清議能明律令之冤。惟聖賢能反清議之案。孔孟是也。使春秋無孔子。則顏淵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為閹人。戰國無孟子。則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謬言。輕舉之失。慎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唯君子乎。

青天白日。離德也。履薄臨深。坎德也。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內離外坎。六爻得位。既濟之象乎。

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為光明矣。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入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須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為辯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道。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况又勸汝當廉。况又責汝如何貪。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籍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其當諱者。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只竟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愧自愧。自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卻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味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我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箇自責自盡。自盡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過罪。卻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決不怨尤。怨尤底人。決不肯自責自盡。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幾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常常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拘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余有善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否。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大過也。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即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人謂無過。余其大過哉。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賊。回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這卻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賊自待也。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卻一生事。只是作人。不端。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恥者也。而世顧以此自多。子不知其何心。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之藉也。故惟處順境為難。只是常有懼心。退一步。做則免於禍。

揚子。美矣者。滅。隆者絕。與對觀火。為空為實。天收其聲。地收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安讓先生謂揚子。發明物對之旨。夫水火合而為鹽。此天地功用最妙處。天地之德。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侯奚啻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做。俯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為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為尊名分也。

一貫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爭。是我向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為當然。厭惡貧賤。以為遭際。何炎涼如之。自家才德。自家明白。底才知德微。即卑官薄祿。已不相負。若已踰涯。淚而缺望無窮。卻是難為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底。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底。學者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是不成人。處在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萬物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只為安居。衣之設。只為蔽體。食之設。只為充饑。器之設。只為利用。妻之設。只為有後。推此類。不可盡窮。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推而廣之。天與我以聰明。只為明德。天與我以精力。只為修德。天與我以壽考。只為任重。而道遠。天與我以富貴。只為致君而澤民。皆本意所在也。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瑣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間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年人爭英俊。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先。

遷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器識

滿腔子是憫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憫隱之心，君子視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悶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頭。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世上沒箇分外好底，便到天地位萬物育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得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人都不是，余甚恥之。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規模先要箇極大意思，先要箇安閑古之人約己，而豐人，故羣下樂為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故己不勞而事極精詳，福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然後可以進退古今，權衡道法，可以成濟世之業，可以建不世之功，天下事只怕認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為行，若認得真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誘誑，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即萬一不成，而我所為者合下，便是當為也，論不得成敗。

將事而能預遇事而能預，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聖賢之勝，范文子憂而所死，艾陵之勝，伍子胥料其必亡，楚師屢敗，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吳國太平，羊叔子曰：平吳之後，當勞聖德耳。此如登道然，常人以肥存為憂喜，醫者以脈理決死生。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不以外至者為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為難，見非難，而不見為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只掣定一箇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古卜信甚星命，或曰趨吉

避凶，保身之道，曰：君父在難，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而趨吉避凶可乎？或曰：智者明義理，識時勢，石無乃專明於義理乎？曰：有可奈何時，正須審時因勢，時勢亦求之識見中，豈於讖緯陰陽家求之耶？或曰：氣數自然亦強做不成，曰：君子所安者義命，故以氣數從義理，不以義理從氣數，富貴利達則付之天，進退行藏則決之己，或曰：到無可奈何時何如？曰：這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扁鵲之道，當如是也，若屬纊頃刻，萬無一生，偶得良方，猶然忙走灌藥，孝子慈孫之道，當如是也。

道有箇當然，有箇自然，當然是屬人底，不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幹去，自然是屬天底，任你踴躍咆哮，自勉強不來，而世之迷者，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卻將當然底全不著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只把此二層看得真，守得定，有多少受用處。

先天後天兩圖，皆以南方為尊位，先天圖乾居尊位，乾天也，人不敢犯焉，所以示人安命之學也，後天圖離居尊位，離心也，天不能主宰，所以示人立命之學也，此條云：道有箇當然，後天是也，有箇自然，先天是也，不安命者替天忙，不立命者棄人道。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為愚也。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真善真惡在我，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

打破利害關，打破毀譽關，工夫至此，乃真箇一箇人，雖然非執拗之謂也，執拗則則公之人言不足恤矣，古來處毀譽善者，其難周公平，流賢一語，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生，夫公非非流賢而避也，為先王之宗社而避也，亦為九九，公豈為毀譽所動哉。

魚見餌不見鈎，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醜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輻輳之為祥，則可與言道矣。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困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為鑑為尺為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歐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揚籠，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感其一偏，每餐節節欺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為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為，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識見雖真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十七十致仕，蓋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老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風生之少年為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為老成，則誤矣，鄧禹沈毅，馬援矍鑠，古賦有之，豈多得哉。

以好事為勇往，以長事為老成，是非未明，公私難無以辨，莫如以分善為權衡，分所得為義所當為，雖非成不宜退縮，不然，雖少年不得輕舉，明乎此，可以自處，可以觀人。

允若溫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慎示人以可於。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為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強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情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即有平日溫愉之子。嘗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也。

闔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家破敗。皆從此起。

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為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權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為民。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為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於持收。飲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勵。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履駁。駁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若言語。樽俎。嫻。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為。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我。者。為。君子。踴。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為。人。三。友。更。難。

處人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而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

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人也。前車當關。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為人也。而實自為也。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泉、鑿、稷、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用之也。

怒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真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怒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

呂語集粹卷三

倫理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為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強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為怨滋深。古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為寇讎。皆坐責之一字耳。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輒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圯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質。不待教而似之矣。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怨者。未之有也。兩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語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藥變齊栗。慎之至也。故瞽瞍亦

人體人而後怒人。凡處人不係確然名分便小有謙下不妨得為而為之。雖無辱辱必有後憂。即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居上不驕。民可近不可下。

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曰祥。曰弟。曰樂。曰親。曰容。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台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責善惡者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揀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何以責人。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處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者。熟思自有滋味。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惡人故人甘於目棄。而視我也常讎。我之言必不入。

將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為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為小人。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感也。賈人到閉口掩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令其自新。方有趣味。是謂以善養人。

是衆人即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應事
幹天下事。無以期限自寬。事有不測。時有不給。常有餘於期限之內。有多少受用處。成大摧堅。要徐徐下手。久久見功。默默留意。攘臂極力。一犯手自家先敗。幹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爲第一妙手。便是入神。譬之天地。當春夏之時。發育萬物。何等盛大流行之氣。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豈無風雨雷霆。亦只時發間出。不顯匠作萬物之迹。這才是化工。

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其才其守。小事自可見。若說小事且放過。大事到手才見擔當。這便是飾說。到大事定然也放過了。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定者而行之。即形迹可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端端畏讓。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隊哉。且人不我信。辯之何益。人若我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余性褊。每坐此失。書以自警。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已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歸諸人也。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密。憂深慮遠。營室者之正方面也。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有準於知而不準於長者。有合於上而不合於下者。有協於左而不協於右者。既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然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之處天下事者。粗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面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之計。難矣。

士君子終身應酬。不止一事。全要將一箇靜定心。酌量緩急。輕重爲後先。若應轉轉情。紛紛雜事。都是一味熱忙。顛倒亂應。只此便不見存心定性之功。當事處物之法。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是孟浪做。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蓋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

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安動邪。爲者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恆情多關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己私。羣起而攻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事多忽。忽大則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番動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值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於舉動。竟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夜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寬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寬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速。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想敗。防其再也。好問好察時。著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著一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略無人己。

之嫌。此之謂能化。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奮發於凝定之中耳。
 事休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即有王之者。吾不敢從也。
 釋下手使想到究竟處。

呂語集粹卷四

居官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為。此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為學為政之得真味者。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聞見。及生平所欲為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於君之付託。與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食浮於功也。君子恥之。
 人臣有二德。曰私曰公。私則利己。徇人而公法壞。偽則彌縫粉飾。而實政墮。公法壞則豪強得以橫恣。貧賤無所控訴。而愁怨多。實政墮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何可不懲。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袍履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

為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與卓。儘能笑人。不可不慎也。

器局小是天生邊事。見識俗是學力邊事。然學力充足。天分亦變化而開拓矣。

自家官靠著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跟腳。挺身自拔。此指紳第一恥事。若鐵錚錚底做將去。任他如何。亦有不顧顏價。仆時。縱教顛顛仆仆。也無可奈何。自是照管不得。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為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民之初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情相與。情不能無私。於是推一及者。而聽命焉。以制人之私情。此朝堂之所由立。而官府之所由設也。

罪不當答一扑。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為人上者慎之。

以林泉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分錢。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為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為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為賊臣。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

近日居官。動說舊規。彼相沿以來。不便利於己者。悉去之。便利於己者。悉存之。如此舊規百世不變。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有害於民者。悉掃除之。豈不是居官真正道理。噫。利於民生者。皆不便於己。便利於己者。豈能不害於民。從古以來。民生不遂。事故日多。其繇可知已。

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痴呆也。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朱子注易事難離。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無私。不喜人奉承。公則生明。看得透是人的奉承。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為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污軟弱。不為小人。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

余居官有六自薄。均循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未完全其自限。贖緩令其自催。詞訟令同鄉地自拘。小

事令同干證自處官連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山西臬司書齋余新置一榻銘於其上左曰爾爾餘夢得無有肯征露宿者乎爾爾重囊得無有抱肩裂膚者乎古之臥八椽於檼檼置萬姓於衽席而後爽然得一夕之安嗚呼古之人亦人也夫古之民亦民也夫右曰獨室不觸怒君子所以養精獨處不交言君子所以養氣獨魂不著礙君子所以養神獨疑不魏衾君子所以養德

監司視小民焉然待左右肅然待僚突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真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統唇舌渾如醉夢

然則隱之心非人也。况居官乎。故察吏之送。其才猶可勉。無心斷不可恕。

世上沒箇好做底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蚤起方為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為松柏生來使直士君子窮居使正若曰在下位遇難事姑韜光忍恥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為兩截人即既仕之後又為兩截人矣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過耶

古人專業精專志向果確一到手便做故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況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忠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即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修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法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於罷黜矣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為君子至此不為君子真小人也小人當事則中人皆為小人至此不為小人真君子也

士君子到一箇地位就理會一箇地位底職分無逆料時之久暫而苟且其行無期必人之用否而忽忽其心入門就心安志定為久遠之計即使不久於此而一日在官一日盡職豈容一日苟祿尸位哉

凡居官為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為後人者無幹能露迹為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與上大夫言闊闊如也朱註云闊闊和悅而諍只一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悅只欠一諍字

聞毀不可違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珠璧不暇計所從來托人多矣

作焉能為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況碌碌苟苟久居高華唐虞三代課官是如此否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養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冊萬簿何官經眼不過為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為下司增紙筆之尊為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為當然一細思之可為大笑有識者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為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誦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沖和之機者也坐人之為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恩何者嚴不厲患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其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抵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轡譬如待民有恩此大體也即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擊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唐以張良為故而不立皇后明以胡惟庸之故而不立宰相皆因一人而變大體者也

關雖是箇和平之心鱗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民

先王為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得天下治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至於制度文為不必一一復古有好奇者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譬之刻木肖人形貌絕似無一些精神貫徹依然是死底故為政不能因民隨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輒紛紛更變驚世駭俗紹先復古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意念雖佳一無可取

先王之為治也。莫大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紀綱法度。因之而立。後王師古。詳其意。不於師其迹也。孔明神機。略觀大意。此之謂經濟大體。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太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爭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下用法勝下以術勝上用智以術勝以是而欲求治則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孕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心尚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禮之有次第也猶室之有階使人不得驕僭也故等級不妨於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闊步禮有等雖僭傲者不敢凌節

民情既溢裁之為難裁溢如割駢得贅疣人甚不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震激此裁溢之道也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使潛滋暴決此慎溢之道也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大機也天下治亂恆必由之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為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為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致大中有分曉所謂寬而有制也

古之為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髮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疎嗚呼可想矣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凶之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若以無定之心念難事之性令其求之語難憑求之意不得手足無措而猶責求無已也此為上者之大戒也

為政以問察為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憑獨斷以為甯錯勿問恐蹈耳輒之病大可笑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即詢岳牧芻蕘尚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有國家者要知真正祥瑞真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甯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也即無祥瑞何害其為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為妖殿生玉芝未必為瑞盡吾自修之道而已

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常與革者不過什一此外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恒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功名勇功為第一至於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沖和諒靜為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與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顧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甯政清息

人情只是箇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夫妻父子兄弟皆寇讎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變仕風變天下治矣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己者惡不便己者居官之政無論殃民即教養諄諄禁介倦倦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政一行而未有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行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燕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為惡之可恥默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生死於是乎繫是故衮冕非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於身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為亂

人情之所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為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為迂不知其極重不返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居儒甚亦必有悲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豪髮不以假借此慎漸之道也

屬情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為頑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不放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習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愧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善誘人今也不合而責之豫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語恣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誣兩相苦也為人上者切宜戒之

著名甲者凡以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為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為防以止水也隄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為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廢乎。夫以職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留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

水一藥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敵。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審勢。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驕虞。以為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為驕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矣。

變舜無不弊之法。而待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情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樂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為哉。士君子委質。何為哉。儒者以宇宙為分內。何為哉。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知所極。古人慎擇人而久任。慎立政而久行。故百官法守一。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日漸月漬。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習上之政教號令。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與作者歲歲有持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定靜。何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費。或曰。法久而弊奈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耳。救偏補弊。而善醫者。去其疾。不易五臟。攻本職。不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翦餘完。辨其垢。不改故製。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為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疎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響。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盜賊所迫。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是以詔令廢格。政事頹廢。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徒多膏發之勞。紙墨之費耳。即殺其尤者。二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為激切。嗟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弊。必是人也。故物垢則澹。甚則改。為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法多則遁情愈多。群之逃者。入千人之羣。則不可免。入三人之羣。則不可藏矣。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與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典。廢起。做。

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取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宋儒云。宗法明而家道正。豈惟家道。將天下之治亂。恆必由之。宇宙內無有一物不相貫屬。不相統攝者。人以一身統四肢。一肢統五指。木以根統幹。以幹統枝。枝以葉統。以葉統穗。穗以稷統。以稷統粒。粒蓋同根一脈。聯屬成體。此操一舉萬之術。而治天下之要道也。天子統六卿。六卿統九牧。九牧統郡邑。郡邑

統鄉正。鄉正統宗子。事則以次。資成。恩則以次。流布。教則以次。傳宣。法則以次。繩督。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而政易行。自宗法廢。而人各為身家。各為政。彼此如飄絮飛沙。不相維繫。是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下散而無脈絡。相質。竊盜易生。而難知。教化易格。而難達。故宗法立。而百善興。宗法廢。而萬事弛。或曰。宗子而賤。而弱。而幼。而不肖。何以統宗。曰。古之宗法也。如封建。世世以適長。適長不得人。則一宗受其敵。且豪強得以豚鼠視宗子。而魚肉孤弱。其誰制之。蓋有宗子。又當立家長。宗子以世世長子。孫為之。家長以國族之有德望。而乘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為之。皆重其權。而互掣其失。此二者。宗人一委聽焉。則有司有所責成。而紀法易於修舉矣。

世雖不行。宗子者居多。而行雖必小。誰肯服之。今立宗子。以存報羊之意。而又立家長。以重宗子之不逮。庶乎得與人之遺。遺者也。一縣之中。族至百十人者。立宗子。家長二人。與教化。積匪類。實心奉行。於道大有裨益。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結線。非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予觀放賑平糶。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事有知其常變。而不得因者。善揀之而已矣。人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進賢舉才。而自以為恩。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奉君之命。盡己之職。而公法市為私恩。此事之最不平者也。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思以勝之矣。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在上者當慎無名之賞。兼皆藉口。以希恩。遂相沿為故事。故君子惡苟恩。苟恩之人。顧一時市小惠。徇無厭之情。而用財之賊也。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皋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濶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甯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令人決獄。輒取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不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為此。故甯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法至於平。蓋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秋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讎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救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故而屢邊。善良聞救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嘗災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道。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刑教。苟寬能刑。教是盛德。威人更見妙手作用。若只恃雷霆之威。霜雪之法。民知畏而不知愧。待無可畏時。依舊爲惡。何能成化。故畏之不如愧之。怨之不如訓之。遠之不如感之。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雖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涕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敵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幸也。敗與潰者十九。

高兵於農。三代聖王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即戎。亦可弭盜。且經數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分之一耳。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皆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皆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壯勝者敗。恥敗者勝。

品黨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學問。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尤鄙。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真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原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禮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懷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是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皆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多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卻作第二著看。今有僕隸乞巧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遺志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

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眇然小也。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真率爽快者爲賢。回旋轉折者爲不肖。故賢者如白日青天。一見即知其心事。不肖者如深谷晦夜。窮年莫測其淺深。賢者如疾矢急弦。更無一些回讓。枉者如曲鉤盤纏。不知多少機關。故虞廷曰。黜陟幽明。孔子曰。舉直錯枉。觀人之用明。舍是無所取矣。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鏘。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與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略不介懷。其次貪功。啓賢。估寵。張威。愆是任情。攪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人望。

不肖爲小人。不能爲君子。畢竟作甚麼人。曰。衆人。既衆人。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既不欲爲小人。即當勉爲君子。即不欲爲小人。志不立。故也。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誇功。此衆人舉。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葉人證父。攘羊。陳仲子惡兄受親。周澤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也。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真正好名。所爲卻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臧乎。果舜也。真加於好名一等矣。果臧也。是也不好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讓。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有憂世之實心。泣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尾。屢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清濁於宇宙。無補也。

天物愚者。真智者。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即鳥之返哺。雉之耿介。鳩鳩均平。專一。雌鳩和而不流。雁之貞靜。自守。鷓鴣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真當求之愚。求不二心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愚者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古來大志大學。必半有所昧而成。道理一面看得真。利害一面看得暗。故也。若使十分透徹。不能成忠孝之實矣。故季文子三思後行。夫子不取。而稱爲武子。其愚不可及。

隱逸之士。只優於貧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差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已乘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笑。癡。癡。之。僞。僞。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爲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庸卑卑。虛文濫套。認之極真。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吾黨戒之。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天欲大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惟恐其惡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於亡。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囑託。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請請。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君子慎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己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甯困頓沒齒可也。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為己任。以檢身約己為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尚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為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元語為得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為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為高人。以銜杯於糟麴之林為逸士。人廢職業。家尚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鑿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辨物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譬指星鬚議樂。大可笑也。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一箇念頭。

入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念頭。可直到孔孟堯舜地位。亦病不求耳。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平。是以聖人身固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道無限量。心無限量。故天地雖有際。而堯舜病博施。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氣。是為勇字所降伏。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為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起。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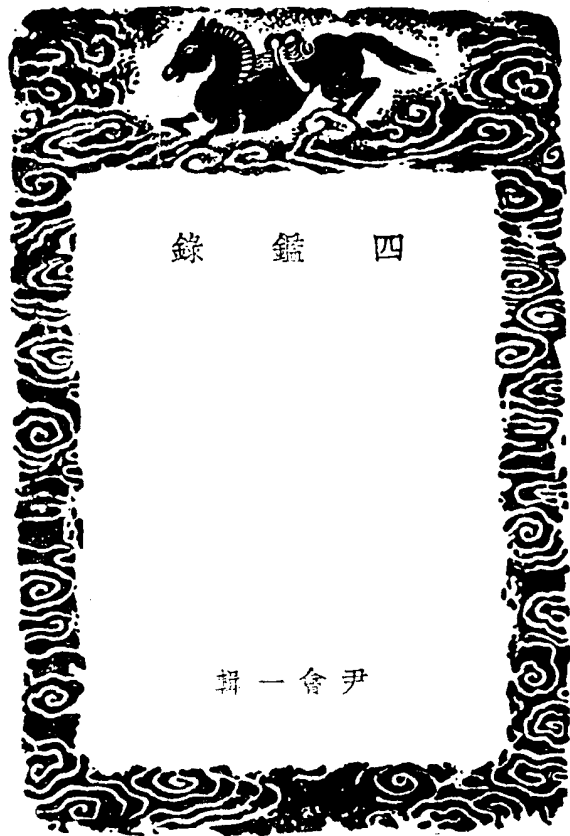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為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為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為有益世教之言。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身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

士人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

呂語集粹 卷四

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著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胸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物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覓物也。嘗謂鏡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為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著。



序

通鑑綱目所以資治也。竊謂主治者君。輔治者臣。受治而從風者。士與女。取鑑於古。而各盡其道。則治功成焉。不然。明於論人。闇於資己。雖上下數千年。記誦無遺。亦等諸玩物喪志耳。爰錄四編。用備觀省。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化行俗美。士敦志行。女厲安貞。豈待求諸遠哉。提事之要。觀我之生。不禁喟然高望。恍然為戒也。已。

乾隆十三年夏六月。博陵尹會一題。

尹會一輯

凡例

四鑑之中。各分四卷。以類相從。便於觀覽。其或一類中。又分細目。則但識別於後。而不標舉於前。欲其簡明。又有事相類。而各見者。或主於記言。或主於記行。從所重也。

綱目因年以著統。故事出一人。而分見前後。或曠世相感。而事可參觀。此則彙輯連篇。註明年代。省繙閱也。

綱目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是編期於多識畜德。故錄分注。凡自具首尾者。止用細字書明年號。及提要於末。以便考證。其分注之事。有附見於綱者。則不書提要。止註明年號。亦有目與綱。語意相承者。則並錄而加○以隔之。無相消也。兼取書法發明之說。以見義例。謹嚴褒貶。有自蓋欲舉一反三。求諸身而和知法戒也。

凡引大書提要一字不敢易。或增書某帝某年。因即位改元。前已備書。非妄加也。分注有言上言帝者。乃係通鑑及正史原文。是編摘錄。不加分別。則乍觀不知何謂。故於發端之始。注明某帝某宗。從恆稱也。其臣與士有書名不書姓者。亦間為增添。下文則仍其舊。至於事實則有節刪而無更改。雖正史有辭備可取者。亦未敢竄入。蓋取其義。無尚乎文也。

每條之後。各加按語。期於指明肯綮。法戒瞭然。其為先儒已發者。亦即探入。不另為說。而必註明某氏曰。

四鑑錄 凡例
 以別之。或節取其意。而弗具其詞。亦以某謂識之。不敢忘所自也。
 綱目之義。本繼春秋。而不敢直接其後者。尊春秋也。是編所採。以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爲起。而不及續編者。尊綱目也。續編雖準朱子之例。其謹嚴正大之意。則有間矣。不得雜入其中。俟另爲採輯。以備參考。

四鑑錄總目

- 君鑑
- 立政
- 用人
- 納諫
- 儆戒
- 臣鑑
- 器禮
- 諫諍
- 敬事
- 立身
- 士鑑
- 師儒
- 俊傑
- 四鑑錄 總目

二

君鑑錄目次

- 卷一 立政
 - 卷二 用人
 - 卷三 納諫
 - 卷四 儆戒
- 按政者正也。心正則政立矣。三代而下。君德醇備。固未易言。而一念之正。未嘗不有一事之善以應之。可考而知也。顧政舉由於人存。君能得人而用之。乃可以成治。不知其道。而欲立政得乎。夫入君日有萬幾。立政用人之際。豈能無過。惟賴納諫以救其失。聖狂之分。實由於此。此三者。平天下之大端也。人君苟欲求治。孰不知之。而害政生於心。失人踵其弊。拒諫遂厥非。史不絕書。亦獨何歟。時當逸樂。尤易怠荒。故儆戒無虞。明良之世。所以無忘呼咷哉。
- 君鑑錄 目次

- 四鑑錄 總目
- 隱逸
- 卓行
- 女鑑
- 懿範
- 貞德
- 賢明
- 節烈

二

動聽。蓋教化不能。人主之所安也。不識時務。人主之所疑也。虛論敗國。人主之所懼也。徵太宗能不為其所惑乎。且貞觀元年。山東旱。二年。關內飢。畿內蝗。災祲疊告。亦善行易忘之時。太宗則賑恤調和。大赦天下。吞蝗受災。并出宮女三千人。所行皆仁義之事。遂使貞觀政治。振古有光。苟德德森之說。何難轉唐而為隋哉。於戲。立教興化。乃治世之先務。後之人。君幸勿為德森之徒所惑。

右論行仁

唐高祖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開瑀。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彈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嘗有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勸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帝義寧二年。唐以瑀感蕭瑀為內史。全目。

按。詔敕煩多。前後最易相違。所關甚鉅。蕭瑀每受一敕。必勸審後行。所以昭人君之大信。而示天下以率從。內史之職。洵不媿矣。唐高祖始責之。豈非明於治體者歟。

唐太宗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詔敕未便者。皆執奏。唐太宗貞觀四年。敕百司。

按。太宗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是君無吝於改過之心。則臣無喜於為佞之習。當詔敕未行之時。少有不便者。即可早為更正。豈必待王言既出。而後反汗哉。故有太宗之明。庶可免於驕諂。遂非之患矣。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其絳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賢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唐太宗貞觀三年。魏徵奏。始列政目。

按。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知大體則四方為綱。親小勞則庶事叢脞。此皆魏鄭公通達治體之言。英主尤當加意者也。

唐元宗開元七年五月朔。日食。上素服以俟。變。徵樂減膳。命中外齊門下察繁囚。賑飢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民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諂。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按。推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此宋廣平以反身克己。望其君。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也。夫勸恤民隱。弊非善政。而心非未格。冒浮於行。天下臣民。猶不可欺。況欲感天地而動鬼神乎。此本之不可不正也。

唐憲宗。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元和元年。

右論制事

按。杜黃裳之論。亦以提綱執要。推誠御物為主。固因憲宗之病而藥之。實古今不易之治體也。

漢昭帝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昭帝始元六年。始元。

按。民間疾苦教化之要。必開於賢良文學。方盡其情。果皆對以願罷云云。是年秋。遂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榷沽官用。是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問得其宜。問得其人矣。若但下公卿與有司雜議。淺見俗議。徒滋紛擾。豈能不墜於上聞乎。明君自不為宏羊輩所惑耳。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唐光。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賁賈為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漢和帝永元十五年。詔太官勿受貢。業目。

按。自古聖賢。不貴難得之貨。況遐方生鮮異味。其傳送之艱。尤有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者乎。故語及傷害。雖薦奉宗廟之物。亦敕勿復獻。此大君之美德。而史册所必書也。

唐高宗儀鳳二年夏四月。河南北旱。○道御史中丞崔暹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議等遂不行。

按。特遣大員。分道賑給。本恤民之盛心也。而官吏之參迎。簿書之煩碎。舉動之掣肘。有司觀望。必至屯符。何如專責地方官之為便。此賑法之不容滋擾。固彰明較著者也。

唐德宗開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

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舉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道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賢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入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入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儼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視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

建中四年

按陸宣公所言即大學好惡與民同之意也匪徒變故危疑之際當審察情即承平無事之時亦必常思得衆之由而不敢少拂其性則苞桑之固繫於人心而無意外之虞矣

唐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非徑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遂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颯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道曰農家歲兇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兇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孟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疥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誦之

明宗天成四年

按馮道以明宗幸有年無事而設譬以對深得古人持盈保泰之遺意明宗悅其語而常誦其詩雖七月無逸休風不難復見宜綱目之再書有年以昭明宗仁厚之感也

右論察情

漢明帝九年匈奴遣子入學○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按明帝文治至於匈奴遣子入學可謂極盛矣究其所以乃因帝崇尚儒學內有實心外法古制故風聲訖遠有不期然而然者若如孝武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始得一董仲舒未及致行旋得一公孫宏即足累洽欲效唐虞誰其信之

唐高祖武德七年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按魏立郡學梁置州縣學隋文廢之至於唐高復置州縣學而並立鄉學焉夫鄉學者才之本也鄉學立而人才乃有所自出豈不重賦然必教之有道取之有方而後可以得真才而效實用否則雖使天下無無學之里如開元盛時亦不得謂之師道立善人多也昔我樂育尊文具而巳乎

唐太宗於宏文館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宏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

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備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許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嘗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譴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困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唐高祖武德九年

按綱目於唐太宗即位之初書置宏文館而備載其君臣論治之實於下欲後世求治者觀此而得其要領焉則知文館之設非徒辭章而已講論前言往行可以修身商榷政事可以致治更日宿直夜分乃罷可以免遊戲宴樂宦官宮妾之蠱惑太宗初政清明如日方升誠人君所當是則是傲者也

右論成教

以上立政之規仁厚爲本禮義爲先正大爲體明決爲用歷觀漢唐開基之始未嘗不暗與道合以得天下而繼世賢君尤以持盈保泰爲兢兢乃能守成於勿替不則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不可不防其備矣

見之。

右論御將。

漢宣帝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以爲太守吏民之木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覆書勉厲增秩賜金或得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宣帝地節二年目

按宣帝五日一聽事可謂勤矣乃其所以中興者全在自丞相以下敷奏考試賞罰明而名實相應久任守相上下相安此厲精爲治之實也豈好虛文而鮮治效者所可同日語哉

魏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常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救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器而持鉤錮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漢宣帝地節四年目

按魏遂之治渤海盜賊用解散法耳後世執不以爲得宜然使當時拘以文法不許其便宜行事將有劫其姑息養奸者選用賢良亦將掣肘安能慰安牧養以成治行哉宣帝之爲君可謂能用人才矣

王嘉上疏曰臣聞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舉劾苛細發揚陰私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替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者奪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重難危乃能使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節善忘過勿責以備材任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開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三年以王嘉爲丞

按王嘉所言轉相促急數更政事之弊道盡末流苟且之治欲求治效慎擇郡守而重其權久其任此法萬世不易可也王嘉真宰相才而出之以剛直不阿使哀帝能用其言何至漢業遂衰法宣帝而不能哉

右論久任。

漢明帝十八年十一月以第五倫爲司空○倫爲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按臣無論內外以得人爲第一義故應受上賞後世有濫舉之謂而無薦賢之賞且以爲恩出於上而

故密之是蔽賢反可以苟容而密薦所以委咎也如明帝之超擢第五倫乃可風示羣臣開明揚之路矣

秦王堅命收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晉書卷四十四目

按收伯守宰各舉所知而以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四科爲準足以盡天下之才矣其要尤在得人者賞非人者罪是以人無妄舉而士皆自勵否則徒虛文耳內外之官何由稱職乎

在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呈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唐太宗貞觀三年六月目

按太宗識馬周於草奏其愛才之心殊切矣賞常何之知人則薦賢之途自廣矣宜乎濟濟多士貞觀爲盛也欲爲天下得人者必有取爾已

唐太宗貞觀二年詔舉堪縣令者○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皆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按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此語最切近時吏治擇之道含保舉難收其才實效矣內外印官明舉所知稱職者信賞不稱職者必罰循良庶幾輩出乎不然未見生民之能得所養也

陸贄請令選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並以升黜舉者昭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曰臣所奏宜行以來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開敗而議者遽以臆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殿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察省長官今之察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其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唐陸贄元八年目

按陸相所請簡約易行可爲旁求俊乂之法而譏言以情故之說沮之亦恐有舉主之責爲人受過欲便其私耳德宗受讒如響豈不謬哉

右論薦舉。

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澹樂道雅不爲華貌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

忍歎之。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茂光武目。

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然後可以作元后。而為民父母。此起化之本原也。後世狙於沽者。鈞譽之說。而以同然之好惡。幾欲與人心相反。雖有奇功。必無後效。職此故耳。光武當干戈擾攘之際。初正號位。即以訪求卓茂為首務。其視忠厚循良。有加於功臣諸將之上者。今讀其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大哉王言。真有合於絮矩之道矣。度越千古。享祚綿長。不亦宜乎。

寶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拜融冀州牧。又以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請守令財貨運載。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光武帝建武十二年目。

按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至為衆人所笑。是力行清潔而不變其操。亦可謂難矣。若人主重才輕守。而不亟加獎勵。則貪人得計。而廉吏無名。何以激濁揚清。而臻上理。故光武之賞孔奮。誠得風勵之道者歟。漢光武建武七年春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

按功臣非無可用之人。但必先之以廷推。而後加之。以獨斷。庶不失唐虞三代與衆共之遺意。而人位隨。否則任一人之喜好。違輿情。而弗顧。是視知人為無難。而混愆賞。愆官於無別也。高明之主。尤當察之。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

按太子者。天下之本也。保傅重任。非天下之賢才。不足以當之。光武為子置傅。即用正色直言之張佚。誠知正朝廷。重國本。為首務者。情乎。少傅桓榮。自於車馬印綬。為稽古之力。猶未足以當其選也。

朱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暉。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嘗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販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怨。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尚書令以下惶怖。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勸奏。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帝元和中。元年。以暉為尚書僕射。目。

按公卿會議。事關機務。當直陳所見。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所謂上下相蒙。難與共理矣。強直如朱

暉。固衆人所共惡。而世主所深忘者。章帝獨能容之。且優禮之。寬厚長者之風。不幾與孝文並美乎。唐太宗貞觀十年。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宜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按貞觀之治。史册有光。觀此一節。正大之情。明斷之用。雖古先哲王。何多讓焉。賈貨貴德。為天下者。其念諸。

容宗景雲元年。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又庶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按李固嘗言。尚書猶天之北斗。亦為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後世以官為賞人之具。意之所喜。即重其權。或以偏長雜技。供奉之流。用當喉舌。覆餗形滯。匪徒泥塑尚書。貽誤尸位也。嘗曰。亮工。又曰。熙載。明明治象。千古為昭。舉直章俊之風。遐哉不可及矣。觀姚宋為尚書之效。苟能審擇得人。豈必古道之難復歟。

元宗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雖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將軍。唐元宗開元二十二年目。

按獲世勳。以愛理之任。賞一時之功。重其功。實輕其官耳。聞九齡之言。可以思其義矣。至盡滅奚厥。賞以何官。則非正論。蓋功雖屢建。自有爵之可賞。不得同功於德。混賞於官也。

宣宗大中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開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親歎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為御史。

按昭撰遺愛碑。而擢其子。非特可以鼓勵循良。報德報功。道亦當然也。

右論賞罰。以上用人之道。廣以求之。慎以擇之。專以任之。恕以使之。有功者信賞。無功者必罰。然後人才各盡所長。人傑可得而用也。漢高唐太尙矣。光武中興諸君。亦庶幾焉。不則自用而失人。欲治理之有成。難矣。

此兩人言事不能出口。豈效此奇夫。噓嚙利口。捷給說。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頭疾苦。察相高。其敵徒

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俯風而靡。爭爲口辯而

無其實。天下之化上。疾如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漢文帝三年目

文帝嘗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向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

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愛阿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亦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

從中覆。委任而實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

養。錢自饗。賓客軍吏。令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

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得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非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

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漢文帝十四年目

按文帝改過不吝。於斯爲難矣。以大君之威。欲遷一介。而爲謁者所阻。不嫌於反汗乎。馮唐論將。更似

爲尚游說。二者舉錯之大端。皆足啓君之疑。文帝乃能舍己從人。善之悅之。用其言而顯其身。臣下安

得不盡忠乎。人主欲開直言。斷自無疑始。漢明帝永平三年。夏六月。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按北宮罷役。從鍾離意之諫也。河內罷獵。從東平王之諫也。夫土木之興。狗馬之娛。皆人主所甚樂。而

亦人主所深諱者。有臣能諫。而其應如響。厥後又因日食。詔罷司極官。復以示百官。雖成湯之改過不

吝。何以加焉。後之論者。稱其有光前古。明之爲明。其以此夫。

魯國孔偃。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

傳。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偃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其事。而虛加譴之也。至如孝武皇

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非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

不可以誅於人也。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後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願天

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聞陛下。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其先君之

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卒然蒙

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事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

拜侍中。令史漢宣帝元初元年目

鄭宏數陳實權勢太盛。奏憲張林楊光貪殘。吏與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宏漏泄密事。帝詰護宏。收印

綬。宏自詣廷尉。詔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拜曰。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

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禍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

君鑑錄卷三

納諫

蕭何以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糞爲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

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買豎

金。而爲之請。吾恐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其宰相事。陛下奈何乃

疑相國受買人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即赦出之。漢高帝十三年目

按有善歸主。有惡自與。小人每以此術蠱惑君心。遂至惡積而不可揜。高帝問王衛尉之言。不憚改過。

猶見豁達大度。否則。幾何不爲亡秦之續哉。明良之世。幸勿疑臣自媚於民。而以李斯之分過爲法也。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摩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聖王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龍。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漢文帝二年目

按乘危微幸之事。雖自保無虞。亦貽譏匹夫之勇。而有損萬乘之威。袁盎切諫。文帝從諫。兩得之矣。

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尉不能對。帝夫從旁代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

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畜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

昇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宏病。比至已薨。元和三年春大尉宏印授日

按小人之害正士。不曰誹謗刺譏。則曰漏泄密事。以章帝之寬厚。亦不免於下有司。收印殺蓋獨奸信賢。若此其難也。幸猶用孔伋。出鄭宏。不至開直官而加怒耳。否則信讒如讎。不舒究之。如詩所云。嗟何及哉。

和帝永元十五年。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時太尉張禹留守。開軍駕當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

按後世動謂詔旨已出。難於收回。成命。況軍駕臨行。雖攀轅斷鞅。事有可挽之勢乎。和帝欲禮大江。開奏回輿。其從諫之勇。亦人主所當法也。

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又善屬文。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閏。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或欲寬貸。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術爲寄。親衛禁兵。委聽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太和十九年以薛聰爲直閣將軍日

世出之賢君也哉。

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太和十九年目

按魏孝文均見雷同之弊。故以爲可歎。夫君既不以公言得失爲諫。則有納諫之實心。足以作敢言之氣矣。又詔之以薦舉。才能得人有賞。不言有罪。臣亦何憚而不自靖以自獻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失之之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既位。而明日有獻鶴雞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隋書卷一百一十四

按范氏謂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滯。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肇隋之所以亡。首開言路。可謂知先務矣。唐室之興不

亦宜乎。

李綱以尚書領太子侍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敢爲朕尚書。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大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汗天慈。辱東朝乎。唐主曰。如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尚書事如故。綱曰。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惡。願骨肉。太子不憚。綱固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爲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伏伽誠直。餘人皆踴躍。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唐高祖武德二年目

按朝廷之上。正氣爲先。有唐開國。不乏名勳。高祖獨以李綱之忠。孫伏伽之誠。直。品爲第一。固有以開直言之路。而貞觀之盛。亦肇其端矣。

唐太宗採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復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足以觀矣。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目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皆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假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貞觀七年目

按世主動稱求諫。而諫者終稀者。匪徒刑威可畏也。辭色之和。已足以拒之。亦何怪人之不肯盡言哉。唐太宗本以英毅之姿。而能用已納諫。得高明柔克之道矣。諄諄以亡隋爲鑒。得繫於苞桑之善矣。是以納諫之事。史不絕書。三代而下。鮮有比倫。惟其假之辭色。有以開其虛耳。然太宗既自知。而魏徵復以爲言。則知有初克終之爲難。而太宗之隨時虛受。不易及矣。夫從諫弗咄。成湯之所利而行也。諫是戒。太宗之所勉強而行也。成功則一人。君可不與治同道乎。

太宗貞觀四年六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元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瘠瘠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元素曰。然則何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願謂房元齡曰。元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按張元素之諫。言其甚微。太宗之明。孰能受之。夫煬帝築紂之戒。得聞於耳。此其所以遠亂而致治也。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取厚。敝俗。好高。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四疋。他日徵奏。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

真時之谿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唐太宗貞觀九年。以真時為監察御史。貞觀九年。以真時為監察御史。貞觀九年。以真時為監察御史。

上謂微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遠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初年。恐人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貞觀十二年。真時上言。

按屈於直言而勉強含容。不猶愈於拒諫而遂非者乎。但人主之一喜一怒。皆為臣下所窺伺。稍有不樂從諫之心。詔佞之徒。即乘其隙而中之。況太宗之怒。德參固已形於詞色乎。幸因魏徵之奏。而不吝改過。則其天資有過人者。然而驕泰之失。由來者漸。苟防之不。雖有十思十漸之疏。亦何益哉。

武宗會昌元年。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欺。上善之。

按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善矣。然言事者臣也。留中者君也。人君好密奏。而後諂諂得行乎其間。若使繩愆糾謬之言。一無所忌。豈不光明俊偉。尤足以招讜論而絕天下之疑哉。

右納諫事蹟

頤陰侯騎騎山上書曰。臣聞雷震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震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排勝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棄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罷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漢文帝

按受諫之道。不厭狂直。并不辨矯諛。而諫臣乃無所忌。以文帝之恭儉。何至縱欲恣暴。惡聞其過。而賈山激切為言。文帝猶嘉納之。未嘗與之辯論虛實也。君能如此。孰不千里來告。○昔虞廷昌言。以丹朱為比。以慢遊傲虐為規。以朋淫殄世為戒。皆對中人而不能出諸口者。大禹顯陳於帝。舜不以爲忤。無可諱也。進言而避其諱。聽言而有所諱。其過深矣。故明君以開直言爲幸。

唐太宗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恨心多。語損氣。願爲就復自愛。上親白答之曰。非慮無以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今聞謫言。虛懷以改。貞觀十八年秋七月。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斧修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貞觀十八年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兼左庶長。封博陵縣公。

按貞觀十七年。路魏徵碑。而太宗從諫之心。微矣。劉洎之書。遂良之對。皆能引君於道。以虛受人。開諫言。而思改。拒諫之終危。此其所以爲太宗也歟。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辭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讒相傾。宋璟復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唐元宗開元五年九月。復舊官名。命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且

按貞觀良法。致治太平。開元之間。宋璟爲相。首復舊規。此令一行。則史無不記之事。臣無私謁之言。朝廷清明。百工寅亮。何處如之。必欲事事從密。所謂暗室昏夜。魑魅偏多者也。何以臻光大之治哉。○宋王安石。嘗欲做此。既而當國。或舉其說。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遂已之。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而不能容於乘大政之日。然則諫官入閣。固非大臣所樂。宋璟之賢。殊不易得。惟在英君體而行之耳。

憲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諫官實。朕欲納其尤者。以儆其餘。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嘗晝夜反思。朝朝暮暮。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元和二年。李絳上書。

按胡氏謂憲宗。其心方虛。其志方銳。故其從善也易。其中與也不亦宜乎。

德宗遣中使諭陸贄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忠害。諫官論事。例自於街。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贄以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忠害者。斯言過矣。夫取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理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遠。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遠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夫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過。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恐。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

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開矣上勇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術明必慮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期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惜理之說不中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諫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諫者有得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稱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唐德宗建中四年

按德宗以誠信自居而反用為戒且指諫官為歸過取名雷同漏泄以及質問則辭窮之處皆宛然自繪其愚復乃時主之通病也陸宣公一一為之剴切詳陳可謂深中其隱而大暢其風矣以此匡君猶有出蕭復而能公輔之事

德宗長女唐安公主薨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論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開善而避受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備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遠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唐德宗興元元年四月

按德宗好以明威照臨實事不知知事不實近者畏懼遠者驚疑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宜公督切言之矣德宗當危難之時向采其言茲之罷公輔而諫不聽則以懷光東奔漸即於安矣安其危而利其富良非虛語○人君拒諫之心要不外於德宗所云而人臣勸君納諫亦未有過於宣公之善且備者若舍此不察則亦無可為察矣

右納諫通論

以上納諫之美虛以受之和以招之貴以勸之誠以結之然後能通上下之情而諫者日至漢文之時實能容貞觀之年風斯盛其餘明君諫辭亦由是道而興書曰后從諫則聖其可懼於屈己乎不則聽過作非因拒諫而召亂可勝道哉

君鑑錄卷四

敬戒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弊於官也文侯曰善○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拾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生畜苟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用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按樂音之好亦屬悅情然為君自有高幾以此為務求精於己懸賞於人則生心害政不可勝言矣文侯善子方之對烈侯用公仲之進士故能勃興不然豈於官矣其何能國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樓道往來以宮人囊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麗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

之容色。君臣相敬。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性敏慧。帝候人主顏色。百司齊奏。竊因窺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運結。宗戚橫橫。賈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譴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結為兄妹。陳主惡開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開謂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範自謂文武才能。榮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陳主至

按。潘音燕女。弊常相因。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既清其源。又防其漸也。至於流薄忘返。未有不禍及家國者。惟其溺志有淺深。是以積殃有大小。如陳後主者。尤為萬世之炯察耳。

右戒好聲色

趙紹為御史大夫。請立明堂。薦其師中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中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中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元武帝建元

按武帝初政清明。未見過舉。而申公所對。顯與董子王心未加。頗用所聞。設誠致行之語相似。固有以窺其微矣。夫言出乎身。加乎民。不可揜也。簡則易從。多則失信。至於失信。而欲令行禁止。豈可得哉。此治亂之樞機。不可不審也。使武帝於此時。聽德惟聰。屏文詞之空言。求力行之先務。將紹文景而有餘矣。乃默然不寤。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雖號令文章煥焉可述。究何補於治道哉。人君多言。可以廢然返矣。

吳道中大夫趙咨入謝於魏。魏主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摘句而已。魏明帝時

按人君之學。貴得要領。志存經略。則博覽書史。皆足以益神智。若止尋章摘句。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趙咨之言。不可易也。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君雖聖哲。猶常虛己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唐高祖武德九年

按魏鄭公之對。可謂探其本矣。亡國之事多端。而驕矜自用。未有不速禍者。文辭奧博。未有不驕矜者。太宗以此為戒。納諫用人。克收治效。故文辭不足以累之也。

羣臣或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按唐太宗之言。致為明切。人君察此。則知無益之文。非不朽之業。自不甘於溺詞章。而玩物喪志矣。中宗景龍二年。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諫之士。莫得進矣。

按中宗之世。多稗政。得百學士。何如得一蓋臣。是可以知文華相尚之有損無益也。文宗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古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其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珣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開元

按鄭覃之論。可謂明切之至矣。夫人主工詩。既以凍陷。鮮有不怒者。然而何所取之。獨不可以深長思耶。

右戒好詞章

漢武帝以法制御下。好曾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謀殺其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衆。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天漢二年。漢東方盜賊目。

按。唐宗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恐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賴權術。今蓋路所經。首行矜執。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銀哉。興元元年

胡氏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按三代而下。反道任術。多藉口於權智之說。以致喪亂頻仍。不可救藥。人君以陸宣公所言為金鑑。自不為姦邪所惑。

德宗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彼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帝遠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藩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幾。有獨取區區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咸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若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則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興元元年三月

按。陸贄。彌精。失道彌遠。英主以此而偵事者多矣。豈獨德宗也哉。宣公之言。大君宜為永鑒。德宗收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

稅之外，悉無他術。今非稅而謀求者，殆過於稅。始云所報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車推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貞元三年

按詔書不信，切中德宗之病，反覆疑貳，自致危殆。有以也矣。詔令苟不見信於人，有發號之頃，即日為空文者，臣何由而效忠。民何由而易使耶。諫議司馬溫公之言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是於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樂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

右戒好權術

唐憲宗元和四年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均有中人之助。於德宗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背陛下，願卻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按憲宗開李絳、白居易之言，既命以銀器出付度支矣，何又密諭進奉之奏，無得申御史臺。且欲開訪問者之名，而陰箝其口乎。蓋不能察其心，則英主之蔽，有時更甚於庸君。如斯之類，良可懼也。

右戒好貨財

漢武帝使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庶荆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境人家慕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興，其不可三也。且殿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亂土愆臣，逆庶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漢武帝建元三年

按人主納諫，以實不以文。漢武帝嘉東方朔之直諫，遂其官而厚賞之，是也。仍起上林苑，則實未嘗受諫也。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諸如此類，亦僅賢於飾非文過，而辯言以杜諫臣之口者耳。

唐主苦薄暑，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官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夏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溼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營取，雖有盛暑，不介理。惟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華開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卒命允平營樓所費巨萬。非宗同光三年唐主作清暑樓也

右戒好營繕

唐明宗長興二年秋九月，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道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按人主之於獵，必資見其有損無益，則自然不為。若喜獵之心，未絕其萌，雖聞切諫之疏，豈能奪其所好乎。

右戒好田獵

以上害政之戒，聲色貨利，最易散民，技藝詞章，亦足喪志，疑貳猜嫌，因而失衆，宮室田獵，或致荒亡。然聞戒而不知，則免於顛危，故人君貴懲忿窒慾，以正其心，而不可驕泰縱情，終歸於亂也。微戒 失人

子思言荷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者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周顯王二十三年衛侯

按衛以蠶公之無道，用人各當其才，猶足以保其國，今以二卵棄千城之將，不明莫甚焉。夫求全責備，大都由於自賢，言莫予違，可以喪邦。宜子思直切言之也。衛君不能用賢，雖貶號以媚於人，甘為三晉服屬，亦何補哉。綱目推其所自，垂戒深矣。

漢宣帝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憐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疑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宣帝元康元年

按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疑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元康元年，漢章帝建初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詔曰：朕思渾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職，故可以補任。

按朝廷舉一事，必使天下臣民皆知其意之所向。舉直言之士，是欲其補闕拾遺也。旋以補外官，是又欲其理繁治劇也。不但用違其才，難以實效，且與求言之初意，不自相刺謬乎。或曰：邦之司直也，而徒以筆札目之，章帝非實能受諫者也，非實能受諫，則其遠之也固宜。

劉備以龐統守未陽，令不治兵，魯肅遺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謀，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亮，亮為軍師中郎將，統為治中。統自備備以蔣琬為廣都長，不治大器，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建安十九年

按量可大受，責以小知，鳳雛不能見長，公瑾何由秉政。昭烈能聽善言，卒收治效，得其宜矣。如必與人求備，是猶策良驥而轉羊腸，舉大器而納鼠穴也。欲其相合，豈不難哉。

陸贄奏曰：中人以上，遂有所長，苟無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察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憐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遂作爲咎，而不考忠邪，稱憐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以不及，遂作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賦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唐德宗貞元十四年

按陸贄所言，即中難事易說之情，大君當以小人爲戒矣。

右戒求備

宋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唐睿宗景雲元年秋七月，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

安石日知，爲政紀綱，素亂復爲景龍之世矣。唐睿宗景雲二年二月，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

按姚宋貶而李進，紀綱之修舉者素亂矣，以睿宗一人之身，期年之內，懸殊若此，用人之得失有明徵矣。

唐玄宗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紱、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

元宗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愛，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察也。天寶十一載，李林甫卒。

按明皇以一人之身，而開元天寶，治亂懸殊，擇相所關，豈不大哉。

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建中三年，盧杞始爲相。

按德宗相杞，用致播遷，與明皇相類，而時日更近矣。

德宗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僕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發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誦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唐德宗貞元五年，以言

按人言其奸邪，君愛其小心，國由於自伐，君歸之天命，德宗之所以如奉天奔梁州，取辱至再，而不已也。李泌所言切矣，人主幸勿以相杞者相人，則禍亂庶幾不作乎。

憲宗開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字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

復無疆之福，臬甫鍾深恨之。元和十四年，權璣罷，爲湖南觀察使。

按崔羣之言，切中治要，范氏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信然。

臬甫鍾給過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遂言欲爲變，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憤懣，羣具以聞，鍾密言於上曰：邊陽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爲然，罷羣於是中，外切商於鍾。元和十四年，權璣罷，爲湖南觀察使。

按直歸怨，小人之譖君子，皆用此術，度羣罷相，鍾獨專權，不數月而憲宗推禍，宜范氏深以爲戒也。

右戒鮮終

德宗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憚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憚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諂，是於心符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得入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貞元九年

按君之使臣，進退以禮，謹忍不竭忠效勞，若委曲防諂，疑貳勞神，則離心離德，風自上矣，其何以濟。

德宗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人翰林，渠牟形神詭譎，尤爲上所親狎，上每對執誼，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開外，所薦引成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唐德宗貞元十二年，以

按尹氏謂欲觀世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延齡以欺誕而寵擢，陸贄以忠正而貶逐，陽城以直言而左遷，方鎮以跋扈而進爵，然猶未也，李齊運以柔佞爲常伯，渠牟在辭給爲補闕，賢密以宦官爲統軍，嚴綬以進奉爲外郎，德宗進退人才，雖不止此，而其人大多亦不越此，然則政事安得而不紊，咸令安得而復伸，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則貞元之治亂，蓋亦瞭然在目矣。

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鄙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遷義方之官。唐憲宗元和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

鄭坊觀察使。

憲宗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尙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爲然。元和九年

按避嫌棄才，庸臣以爲便身偷安之計，則得矣，於人主何利焉。以李絳之正直，憲宗始而信，繼而疑，遂致以疾辭位，此任賢勿貳之爲要也。

憲宗嘗問李絳，人言外間謂憲宗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其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謂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元初九年李絳

憲宗嘗問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元初十三年李絳

按：胡氏謂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湜，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湜數諫，裴、度數進，羨餘由是有寵。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制度支皇，市鎮鑄錢，使程昇、皇甫湜，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樞，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曰：鍾、異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駭笑。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乘輜載體，所可惜者，淮西邊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忽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唐憲宗元和十三年，以是

按：裴晉公在相位，知無不言，激切至此，而不足以動聽。終為鍾、異所擠。元和十四年，罷為河東節度使，以致聚成風。四方解體，此憲宗之自墮其業耳。於晉公何損哉！用人者其鑒之。

右戒飛疑

諫大夫施宣上書曰：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貨人反惑。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尊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漢哀帝

按：論議通古今，大儒之經濟也。愛國如飢渴，骨鯁之性情也。性情正，經濟深，乃為朝臣。無愧于子，都是。以當之哀帝初政清明，尚能優容，終以寵信諂諂，憎疾忠直，司隸下獄，諸生舉幡而弗能救也。豈非漢室之不幸哉！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如或不從，不敢強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大臣大罪也。休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柰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漢成帝永始二年，光為御史大夫，日五

按：孔光之事，不足以為大臣之法。會子固於書鄭公傳中論之最悉。惟聖明之主，自處不在唐虞三代以下，正大光明，不以章己之過為嫌，乃可以收納諫之美，而成泰交之盛矣。

竇憲以郭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令彪奏。內白太后，彪在傍修身而

已，不能有所匡正。漢成帝永始二年，以郭彪為太傅，諫尚書事，日

按：柔善曰仁厚，柔惡曰委隨。雖與詩之所謂詭隨有間，然既不能有所匡正，則亦從之者耳。何所不至。自古權臣擅國，虛降此輩，便已以自恣，乃奸邪之常情也。若人主亦樂其便已，而莫予違，不其殆哉！

唐魏都郎中馮延巳為齊王章書記，性傾巧，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晟曰：晟山東部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詔誰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道是為國家之禍耳。唐宣宗

按：唐之賢臣，孫晟為最。自小人視之，則誠其無能。不知小人之自負其能者，適足以禍國也。人君鑒此，當得仁義輔導之師，勿求聲色狗馬之友，庶幾能保子孫黎民而有利矣。

右戒喜佞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稱其能，亮擢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考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勇當銜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取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銜衡？書奏不報。後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疑，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誦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梁武帝天監十八年綱目

按：致治之道，莫大於用人。舉賢任能，破格簡拔，尚懼不足以鼓舞士心，奮征王路。奈何不問賢愚，概以資格限之乎？此乃崔亮一時苟且之法，而後世樂其便易，踵行不改，亦何弗思之甚邪！明君良相，果欲治臻上理，斷宜更張之無疑矣。

牛宏嘗問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遺謬。百年積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宏曰：魏齊之時，令使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善其言，而不能用。隋大業三年，綱目

按：劉炫之言，切中隋時之政。夫鍛鍊愈密，文簿愈多，事繁政弊，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故省官省事，要謂堪為大賢，雖百世不易可也。○其僚令長官自辟，此法宜行。朱子謂天下須是放開，做使候候有餘地，乃可。如此之類是也。

魏元同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程王命伯開為大僕正，伯開乃儼，使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按簿

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惑聞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唐高宗永淳元年。

按元同所奏。深得人君之體。夫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非有甚難。必不可行者也。而歷代因循。未肯稍易何哉。用乃筆以景才。才固難得。案簿書而察行。行固難知矣。而況未量其才。未察其行。而欲偶中什一於千百可乎。故曰。所取非所學。所用非所取。誠選舉之大戒也。

唐中宗嗣聖七年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賢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成稱兇舉。奔競相尚。諛訴無慚。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固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按文者行能。乃可經邦。武則勇略。乃可制敵。行舉者之賞罰。乃可以杜冒濫。而得實才。此固選舉之良規。而非射策彎弧之可以立定於一時者也。富文忠之請罷殿試。豈無見而然歟。

右戒任法

以上失人之戒。或自聖而簡賢。或求全而責備。或苟安而任法。或疑直而信邪。用舍之間。理亂立見。欲除其弊。必自正身始。

徵戒

隋煬帝自負才學。每矜天下之士。常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緒緒條。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大業九年。

按君有從諫之名。臣有直諫之名。兩美相合。史册有光。故聖人弗嘖。賢者勉焉。皆足以徵有道之象。惟諫而不聽。然後名歸臣下耳。願佞人從風而靡。智士見幾而作。即求徇名者。亦何可多得哉。煬帝負才學。而驕天下。不喜人諫。以求名。猜疑嗜殺。自致顛危。綱目於大業十二年。大書帝如江都。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以見其不旋踵而身狀國亡。蓋有由也。其垂戒之意深矣。聞諫而或不喜。求名尚亦制心於豫哉。

唐高宗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威諫曰。陛下封泰山。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俄殍相望。陛下宜恭默思道。以讓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威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永淳元年。秋七月。按高宗顯慶而還。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釀成武氏之禍矣。善威所言。猶非本計。然天下喜風鳴。使高宗能嘉納之。則可與首矣。又何改唐為周之有。

李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

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並。上書言事。顯為下邦。自是諫爭路絕矣。唐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天寶十五載。帝出奔蜀。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按開元五年。明皇用宋璟之言。復貞觀之制。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勅有直臣。小民皆得共聞。而正氣常伸。郭從謹之所謂天下賴以安也。林甫擅權。而諫爭路絕。廷臣以言為諱。醜成祿山之亂矣。草野早知有播越之日。而朝廷喜仗馬之不鳴。亦獨何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論及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詳大學新義。十六卷中。與從謹之言。何相反也。天下賴以安。而明皇忌其直。惡人之所好。天下之不平也。固宜。故大君必當以民之好惡為好惡。而不可辟以自用也。

唐僖宗廣明元年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捕博。無不精妙。好蹴鞠。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果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彘彘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駭放。上笑而已。

按僖宗當社稷將危之時。猶殺諫臣以肆虐。不期月而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矣。技藝雖精。曾足以禦賊乎。夫太宗懲煬帝之失。而納諫以興。僖宗蹈煬帝之轍。而拒諫出亡。事迹昭然。故人君惟以正本為先。不以務末為能。當與治同道。而不可與亂同事也。

以上拒諫之戒。古來拒諫者有矣。至隋煬帝則肆無忌憚。而彌甚。故其亡也忽焉。唐太宗深以為鑒。其與也。勃焉後之子孫。率由恭章。則安。不遵祖訓。則危。如高宗。元宗。德宗。僖宗之事。有明徵矣。可不戒哉。

臣鑑錄 目次

二
之方。內外職官略見大意。惟於守令特齊。重民事也。以上三者皆本於身。其身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古來人臣。稍知自立。豈不思竭忠報國。但為爵祿所廢。或為威武所屈。所以有初鮮終也。孔子論君子之道。行己在事上之前。孝經所言立身。在事君之後。欲人不負初心也。故取以終篇焉。

臣鑑錄目次

卷一

器識

卷二

諫諍

卷三

敬事

卷四

立身

按器識在人。有大有小。大役小則治。小役大則亂。為大臣而矜才自用。功利眩於當時。災害及於家國。皆器識之小為之也。故臣鑑以器識為先。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君子安不忘危。故器識以將相為重。有器識而無其位。自取其大。有其位而無器識。包養實多。故列其後以示戒。然器識云者。非如後世持祿養資。謀身利己之所得而託也。安社稷者。始足以當之。欲安社稷。則諫諍之忱。必致之君矣。古者諫無專官。故大小司直。不加分別。後世專設言臣。尤當加之意也。敬事

臣鑑錄 目次

臣鑑錄卷一

器識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郭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餽。以耳目之睹。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按李克論相。得觀人之要。魏成實能進賢。翟璜亦知屈己。國有良臣。安得不興。曹參徵時。與蕭何齊。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漢惠帝二年按舉讎之風。既逸。如蕭何之於曹參。業已有隙。而臨終所薦。唯參。可以死而不恨矣。至參遵何法。清靜寧壹。其識力之堅定。不亦有過人者哉。

臣鑑錄 卷一

漢文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臣驕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逮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慚，出讓平曰：君獨不棄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君欲強對耶？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乃謝病免。漢文帝元年

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切中後世越俎職官之弊。以宰相而辦胥吏之事，欲強記決錢穀盜賊之數，以為能，何暇為國求賢？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耶？陳平之言，可謂識相業矣。不以人揜也。

丞相博陽侯丙吉病甚，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漢宣帝五年

按梁贊自代，大臣第一義也。丙吉薦三人皆稱職，惟公故明耳。後世非徇情則畏禍，所薦安能得人哉。○或謂知人不可學，然果誠求於平日，至死不忘報國之忠，亦必無苟且塞責之果矣。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自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隔，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漢宣帝地節三年

按魏相稱服疏廣之言，深得相臣之體。若善必自己出，則與休休有容者，相去遠矣。

漢光武帝以宋宏為大司空，宏桓桓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諍鼓琴，愛其繁聲，宏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推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漢光武帝建武二年

按薦人而為君所愛，悔情之所喜也。宋宏獨以不能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實桓桓且自任其罪，即所以閉邪，深得大臣事君之道矣。

諸葛亮領益州牧，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遺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遠拂而得中，猶爽數躍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動見啓諍，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漢後主建興元年

按諸葛武侯稱王佐之才，其為治規模甚大，要在使人各得盡其心耳。夫身為執政，而樂聞己過，此所謂優於天下者也。至於妙簡循德，俾輔時君，欲與羣賢以正道滅邪偽之背，則用重聽之杜微一事，尤足以見其志焉。

房元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

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卒，辛川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唐太宗貞觀三年二月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臻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崇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肅練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唐元宗開元四年四月

按房杜姚宋，相臣之正則也。同心徇國，輔政寬平，即善常若己有，拔士常如不及，知古知今，下問於人，一個臣之遺風，庶幾見之。智名勇功，不足道也。否則善謀能斷，才質不同矣，應變持正，志操不同矣，矜其所長，鮮有不相輕相忌，而至於債事者，調元補袞，又奚望焉。

唐元宗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齊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得褒美。

按生日之不可為樂，中主所知也。臣子之各宜盡情，明主所暗也。九齡逢千秋節，不以寶鏡為獻，而以金鑑為箴，蓋大人格君恭敬之至也。豈敢張說源乾曜輩作俑導說，陷人君於驕奢之失哉。

則天太后常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唐中宗景龍十七年

按狄鞏公薦賢之言甚直，薦賢之心甚公，所薦之人，悉當盡忠於唐，而人繼其志，千秋不沒矣。大臣以人事君，可以為則。○欲薦賢者，當先好善，不好善，則士止於千里之外，安得賢才而薦之？觀元行沖之自請，可以知梁公之能得士矣。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備贖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見中宗景龍十七年

陸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貶贄，吉甫徒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贊遂與深交。唐順宗永貞元年

唐憲宗元和二年，以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察，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胡氏曰：李吉甫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樂，乃歸吉甫，誠事是道，而不礙其相業，可少贊哉。

按庸人察識，祇憑勢位為高卑，所見既小，大事不成。李吉甫捐故相之嫌，以刺史而得別覆，有相度矣。廣薦賢之益，以平章而問舍人，得相道矣。致位宰相，有由然也。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裴垍同平章事。○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培器局，峻器人，不敢干

以私弊有故人自遠詣之。垣厚遇之。其入乘間求京兆判司。垣曰。公才不稱此官。垣不敢以私害公。先是執政多惡諫官。時政得失。垣獨賞之。

按范氏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琦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矣。

李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琦薦藩有宰相器。上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元和四年

按裴琦薦批敕給事。為此賞諫官之證也。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李泌同平章事。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成其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按為治有體。相臣輔君宜立其大。後世不講乎此。而以有事為榮。故事愈分而職愈不稱矣。裴度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非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誠量。唐敬宗二年

按誠量絕人。固多天授。然學養之久。亦漸擴充。卒然遇變而不驚。為大臣者。可不豫立於素哉。周鼎為義成節。度使薛平。漢為判官。及為相。謂漢曰。何以相助。漢曰。願相公無權。權愕然。漢曰。官賞利罰。與天下其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深然之。唐宣宗大

按周鼎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進退無愧於義。韋澳後為京兆尹。亦以公直著。兩賢相得益彰矣。無權之言。自足不朽。

周世宗嘗怒寶儀。欲殺之。范質人救之。世宗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曰。儀罪不至於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世宗意解。乃釋之。周世宗顯

按後世宰相。動以恩威出於主上。不得操權為辭。不知人君一得一失。宰相皆與共之。況枉殺近臣。為累之大者乎。如范質之抹寶儀。詞嚴義正。加以誠切。雖昏暴猶當開悟。明如世宗。何難立釋。故罪皆在臣一語。為宰相法。不可不時念茲也。

右果柳相之有器識者為法。夫器以有容而大。識以遠慮而明。相自有體。後世以宰相而辦庶寮之事。君為之乎。或者其臣實其觀往行而稽前言。可以深長思矣。

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視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趙寶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謂之。武侯疑之。起懼。遂奔楚。楚悼王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

臣鑑錄 卷一

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周安王十五年

按吳起獲罪。與商鞅相似。無大臣之德量。而以富強功利之術。中其君而虐用其民。得君愈專。取禍愈烈。不可不察諸。

秦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開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名。異樹以為高。率眾臣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秦始皇三十四年

按始皇開越言而下議。有懼心焉。相臣於此。正可以引君當道。李斯頓為諂諛悖亂之語。陪君於焚書。阮儒之大惡。秦廷遂絕。議論矣。行恣睢之心。嚴督責之術。秦用滅亡。而斯亦被禍。曲說阿世。豈能自免乎。

唐太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唐太宗貞觀元

按古之君子。器使隨才。而小人與庸人。則反之。此求備之中。所以多遺逸。而明揚之途日隘矣。彼身為大臣。而不知舉賢之義者。聞太宗之責封德彝。能無汗下也哉。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蘭。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治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成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權固位之謀也。唐元宗天

按封德彝每視天下無奇才。此庸人之常也。猶未見蔽賢不詳之實。至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唐室遂喪。沿及五代之亂。二百餘年而未艾也。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右果柳相之無器識者為戒。吳起李斯覆轍不可蹈矣。即幸而獲免。如封德彝輩。不亦包羞當世。貽吳萬年耶。故附列於此。以見竊位者之情狀焉。

馮異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能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兼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相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漢光武帝建武六年綱目

臣鑑錄 卷一

九

457

按光武中興諸臣之功。耿弇與馮異最偉。其忠貞篤業。亦略相同。至馮異之受寵若然。安不忘危。有古大臣拜手。屬言丁寧誥誡之意。武臣若此。卓哉。

吳漢性疆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器械。激揚吏士。帝乃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職以功名終。光武皇帝二十二年目

按漢之疆力。猶人所能也。漢之謹廉。非人所及也。夫武人好貪。豈其性然。亦鮮學之故耳。如漢者。意念深矣。謂非介冑之士。能兼禮義者哉。

漢桓帝延熹六年。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術。莫敢為言。唯規處舉。前後七上。及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充官。以為奐副。從之。

按舉賢自代。已屬人臣之盛節。况復屈己甘為之下。豈不難乎其難哉。如皇甫規者。一個臣百世師也。寧得以將帥目之。

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渾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據西瀟。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通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

按平吳之功。王濬最著。綱目書法。已見斷案矣。原其始。則首建大策者。羊祜也。至於臨期指授。率帥方略。徑造建業者。則惟杜預一人。其不可及者。尤在奉詔節度王濬。而能讓濬以成其功。使預少有志功之心。則當建平方下。江陵既克之時。必不肯分兵以益濬。且武昌既降。乘議俟來冬大舉之時。預亦必不肯決策於破竹。一經緩師。王濬豈能順流長鯨。直指秣陵乎。厥後渾濬爭功。幾至值事。然後嘆羊杜並稱。其器量之過人。固甚遠也。後之大臣。欲造我邦家者。相邪將邪。才與功邪。非器量之有容。安足濟哉。

唐代宗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悲。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欲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愚諡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礙不歸。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大歷二年。

按郭汾陽之處曖善矣。以視霍光之容隱霍顯。自致誅夷。何相遠也。勸戚之家。尤當知此。至代宗不聽公主之奔奏。且慰諭之。其度量之寬和。亦非庸主之所能及也。

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郭子儀入朝。目。

按郭汾陽之為臣。冠絕千古者。誠與恕焉而已。夫當方鎮跋扈。有求必應之時。乃奏除一州縣官。而不可得。此人情所難受也。汾陽獨安然受之。且為曲諒朝廷之詞。疆想而行。何入不得哉。

郭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晉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嗟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道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唐德宗建中二年。尚父王郭子儀卒。目。

按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唐漢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

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唐代宗廣德二年。尚父王郭子儀卒。目。

按尹氏謂光弼為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勤王。遂致諸將不復稟畏。愧恨而死。嗚呼。以臨淮之功。少有疑沮。猶不足以全始終。況下於臨淮者乎。可為千古事君。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右果將帥之有器識者為法。夫將帥臨陣決機。成敗轉於呼吸。此難以紙上空談也。故不詳其戰功。而詳其成功之本。處功之道。如馮異諸人。偉哉。唐之郭李同功。而異德。聞望懸殊。即此可以為鑒。無煩枚舉耳。

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黯朝謂左右曰。其矣。汲黯之類也。韋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檢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墜。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貞節。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漢武帝建元六年目

按汲黯之直諫。綱目所載頗多。其多欲一語。尤爲世主所深忌。而人臣所不敢道者。以武帝之好殺而能優容之。由其以嚴見彈有素也。夫殿本於誠。不務積誠。而徒爭口舌難矣。故事君貴勿欺而犯也。漢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慨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雖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元特三年

按人君之於諫臣。繩之以法。則引身。勝之以言。則結舌。言既屈矣。而心猶以爲非。獨不畏腹誅之誅乎。不愛身以辱朝廷。汲黯之所以爲直也。○元狩二年。秋。武帝發車迎渾邪王。馬不具。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民乃肯出馬。上默然。黯不畏死。亦不死於法。彼愛身而辱朝廷者。陷主於不義。亦或不得免也。人當知命矣。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臣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擊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漢成帝元延元年故槐里令朱雲亦得罪目

按名臣傳。躋朱雲於大臣之列。尙論者爲之吐氣矣。更可尙者。漢之辛慶忌。唐之張萬福。皆以武臣一事。而足千古。此爲附驥名彰乎。亦慕義強仁之性。積之而發動中事機耳。嘗謂凡有血氣者。不宜妄自菲薄。苟志在不朽。即成其不朽矣。

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嘗謂告上。家說言於上曰。人君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唐太宗貞觀二年目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若臣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

臣鑑錄卷二

諫評

魏文侯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樽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目

按從諫弗拂。人君所難。愈于每伺其怒而激之。以成大惡。若翟璜者。則能引君於道矣。後世用其言而保全直臣。最易動聽。長孫皇后。乃婦人耳。猶優爲之。可以近臣大臣而不知其義乎。

漢文帝召河東守李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讒聞之。有以聞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漸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文帝四年目

按中無主。而不知人者。每因毀譽爲用舍。其過匪細。人臣每避嫌而不敢盡言。直哉李布。真堪爲御史大夫矣。

汲黯爲謁者。以嚴見彈。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守。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

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也。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也。悅貞觀三

按犯顏苦諫最難。非有膽略者不能。然則膽略亦可強與。曰。可積學養氣。斯胆勝而言明矣。不然。太僕則觸怒。太順則生厭。雖欲盡心。無益於事。或辱且誅。重傷國體。此忠良之辨。千古所以傳鄭公也。

房元齡高士。庶遇少府。少監。資德。遂於路。則北門近何營。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總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為陛下股肱。且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謀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魏徵為太子太師。

按太宗豈不知中外之事。皆宰相所應知。惟是營繕非宜。北門近地。不欲臣下其間。故怒時之言。遂失體耳。人主每好為欲蓋彌彰之舉。以啓而從之。人臣阿諛承順。遂成其過。然則無罪而謝。不可言也。當以魏文貞之言為鑑也。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死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何如矣。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若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唐高宗顯慶元年九月。狄仁傑為侍御史。

按人主用法。每以喜怒為重輕。苟為臣者。願行曲則。是彰君之不信。而無以昭大法於天下也。能批逆鱗。如狄梁公。庶不悅於威怒。而陷君於不道乎。

元載專權。怨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與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掩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使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諱。諱之。唐元宗大曆元年。元載為相。元載為諱。州別駕。元載為諱。

按言臣論事。易為宰相所忌。合怒於心。因問中傷百官。已望而畏之。至於微色發聲。抑甚矣。元載敢於立法。壅蔽乃權。為之尤者。魯公直諫。發於血誠。宜其言之悲切而詳盡也。

河東租庸使裴諷人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諷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穀粟未種。農夫怨怒。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唐元宗永泰元年。裴諷為左司郎中。

按人主之一言一語。皆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代宗忘農民之疾苦。而先問權酷之數。有計利之心焉。不可不杜其端也。若裴諷者。可謂引君以志仁矣。

唐德宗以中書所撰敕文。示陸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信。今茲德宗。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宜彰鬱堦。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敕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故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元宗大曆元年。李抱真入朝。

按德宗總宣公之言。用其制誥。痛自引咎。以謝天下。果能成人。則非徒美言之可市矣。知制誥者。當思引君於道。而勸人以誠哉。

浙東觀察使裴肅。以進奉得進。齊總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擢為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成齊總無殊。積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眾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唐德宗貞元十八年三月。許孟容封還詔書。上召孟容獎之。

按無殊績而超擢。是為僭賞。許孟容封還詔書。真給事中。無忝厥職矣。

唐憲宗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唐憲宗元和十五年。柳公權書跡愛之。

唐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時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濟瀨之衣。乃未節耳。上曰。中書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開成二年。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按人臣以隨事納諫。為忠。柳誠懇。可以無愧矣。

夏綏節度使李祐。遣馬五百五十匹。御之。○侍御史溫造。彈祐。造救進奏。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秦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唐穆宗長慶四年。溫造為御史。

按溫造直彈進奏之罪。不愧御史。李祐心動膽落。數語。更為千古臺中生色。

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嚴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察廟算。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進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開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唐穆宗長慶四年。李程亦勸上。

按韋處厚。因敬宗嗜宰相非才。遂極論裴度之當信任。其言逢吉之多排沮。是望其君以視君子。遠小人。深得進諫之法。可謂大臣矣。

唐懿宗咸通四年。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按救命已行不可復改。君每以此拒諫而臣亦不敢再爭。劉說所言。何其明也。諍臣當知其義。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昔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元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嘗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幅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唐明宗二年目。

按術士妄言禍福。易以惑人。趙鳳善於納約自備。引禍於未萌。其識遠矣。人臣皆當知其義也。唐主屢出遊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遞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踐踐之。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唐莊宗二年目。

按漢之朱雲李雲。皆以縣令抗疏。直則直矣。人或病其出位而言。若何澤遞馬之諫。乃職分所當爲。所謂以愛民之誠心。盡匡君之大道者。民之父母。邦之司直。何令兼之矣。

右舉羣臣之能諫諍者爲法。漢唐以還。莫釐於汲黯。莫善於魏徵。無愧邦之司直矣。其他因事匡救。亦皆本於納諍之忠。不得以越俎爲嫌也。嗚呼。羣工百職。古無不諫之臣。而身爲御史。反循默自止。或毛舉兼責。與緘口等。是願爲仗馬而不爲鳴鳳也。恥孰甚焉。

臣鑑錄卷三

敬事

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憐。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漢宣帝地。漢元元年目。

按于定國已爲廷尉矣。乃猶迎師學春秋。決獄之所以無冤也。大臣知不學則無術。自汲汲於親師受益。而不以屈己下賢爲恥矣。
漢順帝永和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馬直任將帥。直嘗坐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殆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對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按國家用人。當察其短而錄其長。至選任將帥。尤難貴以清操。左雄所言。未爲大過。特其進君適以自伐之語。則與梁不疑之謂張陔者。同不免於私小之見矣。乃雄一聞周舉之正論。獨能反愷爲悅。直任己過而不諱。天下賢之不亦宜乎。然則大臣以人事君。甚勿以同升爲樹私之地也。

吳大司馬呂岳。親近徐源。慷慨有才志。倍賜以中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好直言。嘗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岳。岳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倍之益友。今不幸。傷復於何所。聞過乎。卒年九十六。漢後主延熙二十年。吳大司馬呂岳卒目。

按直言難愛。人情也。又公論之。尤恆情之所最忌者也。呂岳獨能以是重徐源。可謂誠心友直。而樂於聞過者矣。大臣古處如此。君子哉。

隋文帝仁壽二年。秋七月。以韋雲起爲通事舍人。○兵部尚書柳述。尙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爲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按此一事有三善焉。韋雲起之司直也。隋文帝之知言也。柳述之克己也。使朝廷之上。如此相尙成風。豈不光明俊偉。足以致太平。而昭史冊歟。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事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唐中宗嗣聖十九年。張嘉貞爲監察御史目。

按循憲之舉嘉貞。亦猶常何之舉馬周也。至請以己官授之。則尤見其推賢讓能之雅誼焉。以受得人。之賞。誰曰不宜。

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燁。兼領邠軍事。以段秀實爲都虞候。燁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燁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燁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燁稱其美。唐僖宗大曆元年。燁爲節度使目。

按身膺重任。最忌自用而遂非。馬燁於怒後。終聽秀實。過而能改。即有美稱人。亦何憚而不改過哉。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糞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擊。五百弩已發矣。比遂謂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混爲人彌力殿穀。自儉俸素。夫人常衣粗布。破然後易。唐僖宗元和中。韓滉遣使獻綾羅目。

按韓滉遣使獻綾羅。適常乘輿播越之時。則爲忠勤而措置有方。尤足爲法。韓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唐僖宗貞元三年目。

故曰未嘗求之不可謂無其人也。

唐文宗太和五年秋八月以崔暉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多盜。剽行舟。暉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悉誅之。初暉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暉曰。陝士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難。懷狹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機。蓋謂此也。

按崔暉以一人之身。而前後設施。寬嚴大異。蓋政貴因時。地期於致治而已。如必專有所尚。豈君子經世之學哉。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宜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擁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賊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孫後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應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唐文宗太和五年

按君仁臣義之言。足見忠鯁至情。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公於送股員外序中。蓋嘗言之。且允蹈之。固不當以文士目之也。

回鶻人賈及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賜帳設飲。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會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朔州。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唐文宗太和四年使節

按節制之任。務得體而人單騎迎使。而人感泣。擇使加恩。而虜不犯塞。事省而功倍。柳河東何以得此。曰。以禮開牙門。而受謁。觀進退而深嘉。所好在禮。則人之易使也。固宜。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機。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連吐蕃。日召老於軍旅者。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脩塞濬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饋細路至多。不可棄。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惻惻德裕。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饋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蜀人實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保保。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相安。唐文宗太和五年

按李衛公籌邊機。可為鎮嚴疆者法。請責狀留案。可為止流言者法。吳元濟就擒。李愬不戢一人。自富吏帳下。靡靡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其害。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慮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雲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唐文宗元和十二年

按李愬深得將兵之要。所謂智仁信義勇謀。策之而無愧者乎。宜綱目書淮西之功。惟於愬多子詞也。唐懿宗咸通元年六月。王式擒裴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彼勇健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儒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力。而鬪則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裴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按裴甫作亂。浙東難支。朝議選將。夏侯孜謂兩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觀其審楚。則決。成功非幸也。夏侯在朝。能左右之。為閣部。不當如是耶。晉以和疑為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逆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晉高祖天

按君以明目達聰為聖。臣以禮賢下士為良。乃旁求俊又。致治之宏規也。後世近臣。惟知愛功名。遭形迹。苟可安身。何恤負國。此張誼正大之言。足以為法。而和凝之克己薦賢。亦有過人之度矣。

右舉大寮之能。敬事者為法。夫大寮之事。與百司異。激濁揚清。得師求友。政學於是。而顯。如于定國。呂尚諸人是也。審時知機。器使隨材。功績於是。而成。如韓滉。諸人是也。不難。難以表率所屬矣。趙簡子使尹錡為晉陽。請曰。以為兩縣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錡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錡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智伯求蔡泉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能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廩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誰與我。先主之所屬也。尹錡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滄產。民無叛意。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有在矣。相約於前。果收民和之效。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罪之所以寡也。後世受奇百里。貿然而往。迄無所成。固多聖財哉。亦未先資成信也夫。

尹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以治郡高第入爲扶風。選用廉平。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後於小弱。急於豪強。課常爲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漢宣帝元

按公廉明察者。多以孤介自高。翁歸獨能出之以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蓋有文武之材。又加學問之功者也。名譽之盛。洵有自來已。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

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嚴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其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劾責。吏聞者自傷悔。或

自刺死。爲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以下。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欽然。傳相收贖。恩信周備。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漢宣帝神

按漢宣時多賢守。當以韓延壽爲最。爲其能敦禮讓而興教化。猶有先王之遺也。然非克己以立誠。欲民不負上得乎。嗚。自吏道難而此風逸矣。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爲善防姦。及務農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不敢有所欺。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漢宣帝元

按黃霸潁川之治。設爲條教。以精力推行。以寬和從事。故不嫌於煩碎。而有成功也。臨民者念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蓋已之行條教。以實故能致效。執此繩人。則多虛應法。不徒行益信矣。

召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郡守有子民之實心。而又勤以濟之。殷以養之。然後利興而化成。如召信臣者。可爲吏之法矣。隋文帝開皇九年。以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置廳事。其月廳廳皆滿。公義設榻。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咸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給問十餘日間。決遣成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嘗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按爲吏之道。以忠信明決爲本。雖才之短長。未能一致。要其所可勉者。曰誠而已矣。曰勤而已矣。如辛公義。變岷州畏疫之風。興并州父老之讓。亦不外於誠以勸之。勤以服之耳。孰謂忠信明決。不可學而能哉。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頌薦之。以曠爲莒州刺史。隋文帝開皇十

按曠目分注劉曠之異政。不過日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耳。君子以是爲循良之實政焉。虎渡河。珠還浦。異則異矣。責良吏以必效。能乎哉。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逾人。非能減其租稅。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漢神宗

按稱良吏者。必曰循蹟茂著。劉審交似無可紀之蹟矣。然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至於感人心而歷久不忘。非其蹟之尤著者乎。故君子誠之爲貴也。

右舉守令之能敬事者。爲法夫守令與民最親。爲政而善。即被其澤。爲政不善。即受其殃。政固多端。有專以教爲事者。如韓延壽等是也。有專以養爲事者。如召信臣等是也。其餘或兼施或偏重。大率隨時因地而行之。本以公廉。出以慈愛。成以明決。而循良著於千古矣。可不勸哉。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按召信臣之治。以寬和爲本。視民如子。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洫。以廣漑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漢元帝

及不舉勳之黃霸，亦甚矣。二人處困而享所得實多，後因地震釋而用之，勝為諫大夫，始終無愧。其治郡顯於潁川，所謂學於古訓乃有獲者，以視蔡義輩何如人，可不自立而說隨公卿之後歟。

漢光武帝建武九年，封陰貴人弟就為宜恩侯，復召就兒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餘望，咸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歸視公主，恐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為宗親求位。

按外戚之家，不知謙退，自古而然。陰興獨不願以無功受爵，願望貽譏，知足不辱，固其天資之過人，或亦得力於學問者深歟。

或問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符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樹節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詔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晉武帝太康三年，陸喜自著。

按陸喜之評薛瑩，未知是否甚當然以五等論士，則實足為鑑。蓋賢才以人主之昏明卜潛見，相時度己，自審所立焉可耳。

晉以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二年，坦之自著。

按克讓自美事，王坦之所言，未為不合，但王述之不為虛讓者，正以所辭必於不受，見其明於自知量而後入，不致辱位以速官謗也。若如後世之受爵不讓，則是六官百職上聖之所不能兼者，求備於中才而反多餘裕矣，豈不謬哉。

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與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頭視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魏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魏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魏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聞者不違，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若定命論以釋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魏之自著。

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魏之所得之矣。權力所在，最易惑人，凡立朝者，皆當錄置退思堂中。

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因漢郡標榜浩刊所讓國史於石，以彰直筆。浩刊石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悲，相與譏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等罪狀，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間，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計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懼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

臣鑑錄卷四

立身

魏王問子順賢，聘以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笑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乃之魏。改嬰備之官，以事賢才，吾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王五十七年，魏以孔斌為相，以病免。孔斌之字也。

按孔斌不以一夫廢重祿，陳大計不用，遂寢於家，又義不入秦，深得大臣去就之義矣。

漢宣帝詔孝武皇帝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夷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忘。宣帝本始二年，目。

臣不欺君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聲。非臣敢知。若直以綱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齊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豈無獨殊。誠荷陛下再造之恩。遠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元帝七年。元帝曰。

按高允才博學。而小心慎密。崔浩嘗謂其乏矯矯風節。及以史事被收。詔旨臨責。崔浩聲嘶股栗。始不能言。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辨。當死生呼吸之際。不失常度。而堅貞如一。惟其學尤而性定也。詩云。柔惠且直。高允有焉。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無忝於求福不回之君子也哉。

諸張譚魏元忠。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遜臣如此。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昌宗遂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唐中宗開元。

按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和相離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然則士大夫不能不有特操。而頓直諒之友相助以成名者。亦未始非立身之道也。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福茂。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環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危。還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唐元宗開元。

按宋文貞。嘗以張卿家奴之語。折佞倖於朝堂。舉坐悚惕。剛直之操。大著於時矣。然以危言危行。當武后無道之時。君子以為難。至於待毛仲之事。既不違君。又不合污。乃聖賢立身中正之道也。故錄以為則。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前。何不逐之。上欺曰。吾親難瘦。天下必肥。嵩奏事常順指。指退。吾親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疑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元宗開元二十一年。按韓休為嵩所引。而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隨事匡君。真社稷臣也。為相不及八月而罷。直道事人。於斯見之。

捷奔至鳳翔。肅宗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皇聞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雖武勳進。及今成功。理上思戀。晨昏請遠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使奉以入。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鴻陛下太早。陛下下任臣。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下令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下任臣。臣於事納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答。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枕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鸞瓜。齧以感悟。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勿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婦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仍復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上召李泌告之。皆卿力也。唐肅宗至德二載。

按胡氏曰。郭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婦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必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郭侯亦可謂得處進退之義者也。

楊國忠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撰挾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凡領四十餘使。察者官。有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柬之。之。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唐元宗天寶。按張象冰山皎日之喻。可為不能立身之戒。隱居嵩山。超然遠矣。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國忠。貪汙僭侈。乞臨賀尉。恐親友無敢送者。樑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

不負楊隨貲負國乎。唐宗元和四年。按陸則貶貶則疎人之恆情也。恐為己累則遠避之矣。徐晦雖論之以禍而不改。可謂不負初心者。以之見稱於德輿而受知於夷簡宜哉。

李絳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開條故事戶部皆進夫除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其非之況戶部所掌者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詳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唐憲宗元和六年。按進奉之弊其理甚明而君多不悟則利令智昏也。李絳無進而直言其失難以憲宗之惑亦知重其人為臣可不自立邪。

唐文宗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虛懷納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按發明柔而不斷此文宗之大弊也韋處厚極論其失因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職矣故書以予之。○唐宰相之卒自杜黃裳後更歷四朝二十餘年間至處厚始具其官亦可以知其選矣觀者思之。和二年

唐文宗太和九年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文宗開成二年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按胡氏曰韋溫不從鄭注之辭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恥見微知著矣。

韋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胤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故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不佳乎由吾輩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唐宣宗大中十一年

按判戶部者人之所欲也而韋澳獨辭胡氏謂其見得思義良然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叔世人情率不越此澳之所見何其超然乎。

陸贄以上知侍之厚事有不可當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唐德宗貞元十年

按忠君成己之道學者無不心知其意有所負由於多所恤也宜公言之而躬亦能逃其人臣立身之準則哉。

右梁人臣之能立身者為法夫立身之道見於去就取舍之間而居官最易係志蓋不可則止聖賢無不以知幾為重而每為君所厭聞則榮辱禍福利害死生判於當前而能不交戰於中者或寡一念之差遂至枉道辱身嗟何及矣夫事君無義進退無禮率天下而習於頑鈍無恥於國家庸獨利

乎。子朱子有言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一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任夫背觀子順所為猶守孔氏家法其餘諸人或正直是與或明哲自全或謙退有終或威武不屈審時行義擇而處之其揆一也。

臣鑑錄引

昔者帝舜作歌一室喜起先言股肱次及元首豈徒資難於臣哉誠以四都是欽翼為明聽肯嘉賴之其任固甚重也夫君既重臣臣可不自重歟說者乃謂唐虞之盛非後世所可擬及不知欲為臣盡臣道舍是固無二致三代以還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尚已即至綱目所載磊磊明明事有二道耶惟臣欽若勳相國家錄其大端抑亦可以為鑑矣。

乾隆十三年夏五月吏部右侍郎尹會一敬書。

士鑑錄引

新錄之言。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無所不至。夫無所不至。則孔子所斥。鄙夫也。品極下矣。身非士林。誰肯居之。而富貴累心。則有不能然而然者。故辨志不可不蚤也。且志於富貴者。未必即得富貴。而立德立功者。亦非終於貧賤。綱目所載。可考而知。錄其大端。抑亦可以為鑒矣。

乾隆十三年夏。吏部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尹會一書。

士鑑錄引

士鑑錄卷一

師儒

周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懷魏王二年。孟軻去魏適齊。○魏王元年。孟軻去齊。○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己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為臣於齊。而歸。喟然嘆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

按韓文公嘗謂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學者幼而讀其書。無不知其人矣。綱目特記其去魏去齊之時。以著其與時不合之故。足見聖賢之出處。動關天下之安危。雖以命世之才。當世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不能見用。守先待後。終不肯枉尺而直尋。此書法之義也。尚志之士。深察而有得焉。進則以行王道為心。退則以閑聖道為法。亦庶乎窮達皆善者矣。

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辭病去。戊稍淫暴。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皆廢之。

士鑑錄 卷一

衣之緒衣使雅春於市。漢景帝三年目。

按聖賢之去就匪惟常人不能知也。即同人亦有不能見信之時。觀中公白生所言。世人必以為然。然二人留楚。竟被絳衣春市之辱。乃知程生之識趣宏遠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能用易者哉。董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聖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者。正其諫。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伯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宏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宏爲從。諷宏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皆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漢武帝元元年目。

按董子守正不阿。無婉賢良三策。綱目具載。以見其言行相順也。才足以有爲。而節足以有守。原始要終。不失儒者氣象。士之楷模。其在是與。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際也。其務在於期會。審察。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恩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嚴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下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爲迂闊。吉遂謝病歸。漢宣帝神爵元年目。

按漢儒之醇者。董子而後。斷推王陽。觀其所言。俱不謬於聖人。既不見用。即致爲臣而歸。去就超然。合乎義矣。漢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當川人公孫宏對策。天子擢爲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宏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漢明帝永平四年目。

按史漢俱以轅固生入儒林列傳。言行廉直。無媿所學。其說公孫宏之語。最爲切中。故綱目取之。於戲曲學阿世之徒。雖取榮於一時。以此視彼。得失何如哉。士當守正。良不誣耳。鄭衆以通經知名。明帝爲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繡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罪。惟衆不染於辭。漢明帝永平四年目。

按鄭衆之不肯通於太子山陽者。固以漢有舊防爲辭。亦實因梁松輕險之徒。不欲爲其所中耳。士能

擇交如衆。庶可免於比匪之傷與。漢章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傳曰。今日之會。事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傳郎中。漢章帝元初二年目。

按孔傳之對甚正而偉。即此足見師儒之則。非桓榮輩所能知也。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鄧騰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媿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漢安帝永初二年目。

按楊伯起四知之語。卓絕千古。非慎獨者不能也。世稱關西孔子。其殆學聖而能立不惑者乎。漢順帝永建二年。以處士黃瓊爲議郎。○時徵黃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遣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饒饒者易缺。傲傲者易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說。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採用之。固之子也。少好學。爲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邵子也。

按處士之出也。最易損望。李固所言盡之矣。黃瓊固可以無憾。錄其書以爲儒者審出處之道焉。至李固千里從師。且不欲以貴胄之子。表著姓名。誠爲好學。真儒名實相副者哉。荀淑少博學。有高山。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果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爲朗陵相。淑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結。靖。潔。汪。爽。肅。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穎陰令苑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心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爽嘗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漢順帝建初三年前期目。

按李膺以淑爲師。荀爽復以御李自喜。淵源有自。庶見古人虛懷慕善之風。非後世俗儒之所及也。太原郭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于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泰皆夷然。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且日。容殺雞食。餘半度。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滅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陳留申屠蟠

為漆工。鄧陔廉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居沾幸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遠親。貞不絕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果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海誘不息。徐稚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漢桓帝延熹七年。月。泰雖好戒否。不為危言。數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按郭有道好獎訓士。類成就甚多。居潛見之間。而貞不絕俗。明足知幾。跡其生平。殆深有合於用九用六之道者乎。

盧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彊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漢桓帝元

按盧植得天地之正氣。而能直養其剛大者也。志士取則。合是案歸。

宋策孝秀於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按宋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捕戲取之。罄盡乃止。源之不清也甚矣。而乃濫殺無罪。欲潔其流。得乎。顧秀才所對。實為切中。投策於地。亦有餘榮。學者固不可阿世以干進也。

王通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糲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逵問息。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教之國。其刑必平。重教之國。其財必削。又曰。問勝而怒者。讒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國也。絕國去。謀佞遠矣。大業未卒於家。門人證曰。文中子。文中子。三年。目。

按文中子獻策於隋文帝。胡氏譏其不智。即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之說也。夫孔孟救時。不待三聘而出。知其不可而為之。識其不可。然且至。俱有不得已焉者乎。此聖賢之所以異於石隱也。何獨於文中子而疑之。觀其罷歸之後。遂教授不仕。如有一毫干澤之心。能如是之洒然耶。綱目查龍門王通。獻策不報。君子以為譏在上也。

或問士在於今。可獻策歟。曰。不可。昔者不禁人之上。嘗陳言。故草莽之臣。亦得以自盡其心。今制三品以下。非科道不許奏事。君子時中。故不敢以布衣遠禁而謀國也。

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晉宋以來。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難空有獨愈。惡其蠶財感衆。力排之。古作原道等篇。行於世。唐宗元。十四年。目。

按韓子之文多矣。綱目所取在此。以其關於風化尤大也。是故無關風化。可以不作。修辭者其審之。

右舉師儒之則。自孟子而後。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因難與於斯道之傳矣。然出處去就之間。持身涉世之際。不詭於義。而無迷其心。與夫因文見道。足以扶世而翼教者。皆聖人之徒也。惟失節者不足與此。師云。儒云。詞章云乎哉。

馬援兄子嚴。教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趾。遺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舉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目。

按伏波所言。深得以約鮮失之意。世家巨室。尤宜知警。不得以其因書構訟為疑也。○易取括囊。詩詠白圭。論語教人以慎言者。不啻再三致意。此書得之。可為儒者守口箴銘。

陶侃性聰敏。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間。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樽罍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晉明帝。太

按晉以放達為高。悖禮傷教。以致神州陸沈。為害已甚。惟陶士行力矯流俗。功烈偉然。其言切實。足令志士勃然奮興。

唐昭宗景福二年。以柳北為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北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臣官惡之。故久調於外。北背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瑕。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按柳氏家學相傳。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切言立身行己。不可有失。戒盈戒驕。加勤加勵。皆可。以立教而垂訓。雖曰未聞聖道。吾必謂之有聞矣。

右列三人之言。皆有合於師儒之則者也。馬伏波教子以謹。陶長沙教人以非勤。柳河東教家以

孝悌禮法。足見養正育才之道。堪為後進楷模。即橫經請益。何以加焉。故附於此。

漢成帝之世。揚雄以奏賦。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元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惟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侯芭師事焉。劉歆嘗從雄學。作奇字。及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五年。雄死。

按揚雄恬於勢利。未有大惡。特以去就之義不明。遂至臣事賊莽。稱其功德。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諷之深矣。於戲。所謂好古樂道者。安在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而盲行之間。不知所慎。如之何其可也。柳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凡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於名。視小勞。使衆官。所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遺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臬傳曰。橐臬善種樹。名。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人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愛之太勤。且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唐憲宗元和中。元為柳州刺史。

按柳文誠善矣。不自貴重。願藉比匪終傷。惜哉。

右列二人。皆有垂於師儒之則者也。子雲子厚。文名當世。固為人所取法矣。大節既失。儒者遂養稱之。不亦足以為戒乎。夫三不朽。原以立言為末。即其言立。亦必名教無虧。庶不悖於聖門之文學爾。

士鑑錄卷二

俊傑

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梁少年百餘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秦二世

按綱目不書張良歸沛公。而書沛公得張良。則良之去就為可觀。而沛公之興。以得良為重。漢之帝業成矣。書法如此。貴之也。終綱目一人而已。○良與他人言。輒不省。此自古俊傑。所以逢時為難也。懷奇者不必強聒庸流矣。

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張良曰。九江王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矣。漢王二年。道。

按史稱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綱目載之詳矣。圍宛城。以遠危道。要項伯。以脫鴻門。願聽噲言。還軍霸上。贊成敬說。西都關中。借前箸而籌六國。招四皓而定儲君。存亡所係。固重。然謀士猶或見及。惟捐關東之間。非漢王無此大度。非留侯無此深心。想見君臣相得。知人善任之雄。破楚三人。乃取其二於楚。人傑梗概。於此可參。固陵之謀。使各自為戰。仍申此議耳。故不重出。

張良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漢高帝五年

按留侯始末，備見於自道中，布衣固當知之。

漢高帝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死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卒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漢高帝六年

按漢高帝馬上得天下，以功狗功人自功臣，不復知天祿與共之義矣。留侯獨引天以自重，辭富以自全，見其為帝者師，不忘布衣之素，超然於富貴之外，故雖遇素慢無禮之君，亦不得而侮之，否則志於富貴，淮陰可族，贊侯可繫矣，是故辨志不可不早也。

韓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謠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開，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事，信必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復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肖也，王曰：與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信辭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啞，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蒞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強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也。漢王元年

按韓信之拜大將也以禮，頗有儒雅之風，其登壇對語，實能決劉項之得失，指陳天下大計，瞭如指掌，所謂國士無雙者如此，苟非心計六合，目睨四海，胸有成竹，安能猝辦於臨時哉！留心經世者，宜先定其規模而從事也。

又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徒亂大謀，韓信能見及此，非學識兼優者，未足與議。漢王以天授之資，得其言而豁然覺，平生可畏之項王，不足畏矣。項王分關中地，王三秦，以塞漢路，其謀甚狡，蕭何勸王就國，留侯說以燒絕棧道，亦皆為自守之計。漢王欲東而不能也，韓信即從秦人之怨三秦王，而知其易定，理勢兼明，帝業可就，此漢王之所以謂得信晚也。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微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懦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執戟，不斂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按司馬徽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俊傑之用，亦有大小，一智一能之士，皆思乘時以自見，未免苟且以就功名，求如孔明之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三代而後，事有幾人，故抱膝長吟，不求聞達，識者比之為臥龍，臥龍者，潛龍也，龍惟潛，故勿用，亦惟潛，故大用，由後而觀，鼎足之業，定於隆中數語，由前而觀，自比管樂，時人亦莫之許也，向使孔明急於自見，人皆得而知之，則亦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耳，天下豈有不潛而見而飛之龍德哉！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新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道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疑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唐天寶十五載

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面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唐天寶十五年，安祿山遣兵十五萬，安祿

按李泌與肅宗有故人之誼，思難與其相位必辭，志既高矣，料敵制勝，勢勝瞭然，留侯之匹也。肅宗悅之，而不能盡聽其言，惜哉。

右果俊傑，留侯自命，卓矣。淮陰諸葛，人固不同，而其先資成信則相似。秦時遠駕，不當如是耶？馬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致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開陳畧好士，往從之，置其敬重，與決策焉。漢光武皇帝

按大才不當小就，士因鬱鬱不得志而失其素履者多矣。伏波之事，可為俊傑未遇，資養時晦者法焉。祖邀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容以為軍諮祭酒，遷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容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流毒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容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符，使自召募，遂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晉愍皇帝

按祖逖聞難之舞，渡江之誓，千載而下，猶令人想見其慷慨大節，奕奕如生，仗義北行，卒收功效，經方致遠之才，本於忠愛，其素所樹立然也。士患無志耳，有志未有不竟成者也。

北海王猛，少好學，備儒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開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著猛軍謀祭酒，欲與俱還，猛辭不就。晉穆帝永和十年

符堅因呂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元德之遇孔明也。晉穆帝永和十年

按王猛木牛傳，溫之將還，馮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謂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猛乃止，其後佐命苻堅，隆民興化，旌節舉才，秦民大悅，及升平，略略國，頗類武侯，其師亦非常人也，士之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

右列三人，皆有俊傑之志，而事竟成者也，學者窮居草茅，每恨不見知於世，然使登壇而定大計，三顧而訪評議，果能肝衝天下，瞭如指掌否？志士如馬援、祖邀、王猛輩，皆能有立矣，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陸賈時時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卿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

斷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漢高帝十一年

按陸賈固辯士耳，然於干戈搶攘之餘，稱道詩書，以正言而折變厲之君，為之調服，傳於當時，開於後世，亦可以為俊傑矣。李東陽謂新語未奏之先，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帝遂能尊孔子，漢之文教，皆賈啓之也，和平勃諸呂氏，其功尤偉，信哉。

漢文帝開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漢文帝

按賈長沙所請，頗有得於儒者治天下之道，文帝方以培養為主，不用其言，至武帝時，乃效魏相探之以輔治，亦足以見其為天下才矣。政事疏久為士林傳誦，故不復擬其略云。

賈建德西救洛陽兵十餘萬，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還鄭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騎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唐高祖武德四年

按薛收為文中子高弟，王佐之才也，此議料大敵，決大計，明如觀火，秦王遠來，論而用其言，卒成大功，為有唐混一之本，亦足以見其資兼文武矣，惜乎天不假年，未竟其用，貞觀欲興禮樂，而魏鄭公等，塊無兼業三代之不可復，也有數存乎。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特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贖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賊賊，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違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轡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此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遂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嶧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嶧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郡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奉軍李探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

聲大振。店元宗天寶十五載加顏直節河。
 按李芻以少年而談天下事切中要害與郭李諸公所見俱同。足徵英雄偉略。然非顏魯公亦不能用也。

右列四人。有俊傑之風。而未遇者也。漢高帝雖為陸賈所諷。而未嘗用其言。所謂行仁義。法先聖者。何在。使於南粵。佗為之服。可謂不辱君命矣。智士固不可測。勿以分金疑其庸庸也。賈生之言。獲效於後。薛子之策。罕聞於時。李芻所遇又異。而才識略同。欲辨俊傑。固不在功烈之既著也。此堪為知者道耳。

士鑑錄卷三

隱逸

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為諫議大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假蹇驕悍。同時俱進。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國圖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按綱目特書。黨光不屈。范升侯霸之辭。其不屈也。固宜。光武能成人之高。東漢氣節始基之矣。其殆鑒於王莽篡位。朝無骨鯁之臣。故以表正風俗為先務歟。○王良在位。恭儉猶為友人所譏。夫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者。何限。獨於處士則加苛責。苟不得行其志。終隱可也。

侯霸開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朝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漢光武帝建武五年。按君子不可虛拘。仲叔之去善矣。志士進以禮退以義。不當如是耶。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元纁徵之。不至。徐穉豫章人家貧。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穉功曹。穉既謁而退。穉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果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但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輒負笈赴弔。當豫矣。一雞以酒。滄縣一兩。暴乾粟之。到家陸外。以水漬。白芽。穉飯。以雞置前。穉舉。留謁不見。喪主而行。委贖。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賊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妻。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賊無衣服。怪問其故。賊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賊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賊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既微不至。詔闕其形狀。賊臥於幽閨。以被箱而。言賊疾。畏風。工竟不得見。袁閔。汝南人。安之元孫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為業。草著京兆人。隱居講授。李膺。潁川人。繼母酷烈。膺奉之諱。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豈可損乎。駭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漢桓帝延熹二年。按五處士所為不同。分別取之可也。魏桓志高言中。尤為最而後入者法。

袁閔。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備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中屠蟻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於擢賢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擢黨綱之禍。漢桓帝建寧二年。按袁閔。處處相門。務為韜晦。中屠蟻。見機絕迹。後又不為董卓所屈。深有合於無道則隱之義矣。

汝南太守王粲。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閔為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穎川荀淑。遇於逆旅。疎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閔。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事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困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閔。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泰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洋。若于頃。澄澗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漢安帝延光元年。汝南袁目。按布衣書卒者。終綱目。惟黃憲。管寧二人而已。寧猶有行誼可見。憲之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當時賢

人君子如郭泰荀淑陳蕃周舉輩靡不傾心敬服范史以為及門孔氏其殆庶乎士不得志於時潘德幽光如叔度者誠不可狃矣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蓋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園之陬乎燮曰夫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與良皆自截至近縣稱病而還安漢二年

按後世學者不講出處之義昧於進退之幾以隱為困以仕為亨不知士君子一動一靜必與道俱動非其時則道緇矣亨於何有然非真誠脩道者未足以語此也周燮馮良庶幾近之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事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知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四年前太守平長陳寔

按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大丈夫之體用也至於時無可為而平心率物化及鄉閭乃俯身素位無得而施之道非驚外為人者可比司馬公推郭泰為明哲保身中屠蟻為見幾而作然如陳太邱者有及人之實行無標榜之虛聲求志之士不當以為法歟

王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者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漢獻帝初二年

按王烈之事與陳寔略同皆處士而有化俗之行非無本而能然也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撲鈍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冰鑑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劉備見龍葛亮於隆中目

按徐庶謂孔明不可屈致昭烈三往乃見人皆知其以道自重矣然於德公獨拜牀下曾賢何其篤也夫惟能屈所以能伸龍德成而厥施溥其諸異乎貧賤賤人者歟願學俊傑者可以為則矣德公識國士於風塵業經品題千秋不易固宜有重名耳志在高尚者亦不可無知人之鑑云

宋文帝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粲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微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按尹氏發明曰甚哉出處之際君子所當致謹也揚雄韋太元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孟荀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沒也齊曰莽大夫揚雄死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晉乃太尉胤之孫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恥復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齊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通鑑是年不載其事綱目取諸前史以激千載之清風爾晉考晉隱逸傳未見其不屈之意至南史始著其說且載檀道濟嘗餽梁肉而而去之事則潛之此意顯然明白今分注亦本此為說其有關於世教多矣茲故詳而論之以昭後之君子云

周王賜處士韋貞號道遙公○貞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道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貞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北年綱目

按書法終綱目處士賜號韋貞一人而已故錄之以觀世變焉

陶宏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乘官隱居茅山梁主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宏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談元理不習武事故宏景詩及之梁武帝大同二年

按隱居而有山中宰相之名似失遜之時義矣乃說者遂以朝政闕失盡歸宏景則朝中宰相又將何如恐宏景亦不任過也綱目以處士書卒特筆也不必曲加貶論
右舉隱逸前漢尚功而廉恥道衰光武中興獎勵名教厥後士多高蹈矣昭光敘述本欲保身化俗型方人思深已世有清修之士而天下仰其風流豈得謂虛聲之無益哉故曰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也是可以觀處士矣

崇實行之風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取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打。不得已。廬於外。且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漸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聽。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漢安帝建光元年。薛包為侍中。不拜。目。

按薛包之行卓矣。綱目特書以為侍中不拜。深予之也。士其助哉。

漢桓帝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愀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永康元年。滂身目。

按東漢黨禍最烈。范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有澄清天下之志。位卑言高。未免獲罪。然其言凜凜有生氣。能使閭閻改容。此尚節義者所重稱也。

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膺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元為鄉耆夫。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道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太守王昱謂曰。劉李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憲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漢桓帝延熹九年。目。

按杜密譏劉勝為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亦如明季東林諸子。志大名高。欲以公論正天下之是非。而激濁揚清耳。不知天地間。賢人隱去。官還家。正當守括囊無咎之義。而願以口舌爭當路之刑賞。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而已。此東漢黨人所為可賢。而亦可惜者也。抱道之士。宜審所處矣。

田疇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時謂其父老曰。今眾成郡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證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眾。眾皆便之。卒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禮。疇悉撫納。令不為寇。不四年。目。

按田疇為劉虞奉命致命。而不屈於公孫瓚。引曹操擊烏桓以報讎。而不受封。蓋義士亦奇才也。其為約束於徐無山中。雖與王烈之純以德化者有間。而因時隨地。以成善俗。威信所感。不亦深乎。

周劭之子周處。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厲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晉武帝泰始十年。目。

士鑑錄卷四

卓行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周顯王五十八年。目。

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秦孝文王元年。目。

按天下士。惟孔孟所言。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入孝出悌。守先待後。足以常之。排難解紛。云爾哉。然無取固高於世矣。子順之論。足見聖人家法。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皆賜牛酒。漢章帝元和元年。目。

按毛義鄭均可謂孝弟矣。士之次也。

又按元和二年。章帝東巡。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足見漢氏敦

按周處有下莊滅明之勇，猶未足多也。獨其勇於改過遷善，始終全節，為不可及耳。以里巷之人，一朝奮志，遂兩名著千秋，然則人願可以不學也哉。

馮翊，吉翊父，為原鄉令，為盜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翊年十五，搗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察法度訊之。翊曰：「因難懇幼，豈不知死之可懼，而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有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翊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翊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武

按綱目特書梁吉翊請代父死，梁主赦之，為子則孝，為君則仁，交予之也。所以為世勸者深矣。吉翊又固辭舉孝，洵卓行之士哉。○唐開元二十三年，張瓌張瑒以復父讎而死。綱目列彼二子，而書曰：「杖殺之，病其上也。」當時議者多矜其稔年孝烈，張九齡亦欲活之。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遂殺之。夫懼壞法而忘壞禮者，小人也。主持風化者念之。

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救復讎，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開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唐憲宗元和六年

按梁悅不報父讎也，與張瓌張瑒相同，而綱目異其詞，略其事。書曰：「梁悅報讎殺人，杖而流之。」所以見用刑之無失耳。非於梁悅示貶也。韓子之議善矣，學者又不可不知。

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言事，紛紛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若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諷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揣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命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開諫官伏閣，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備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城曰：「脫以延贄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唐德宗貞元十一年

按范氏謂陽城退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故綱目取之，以為志十勸。

自元和之末，官官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馮宿等皆嘆服，而考官不敢取。物論翕然稱屈。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唐文宗太和二年

按劉蕡論李邵讓賢，並傳千古，以視諛言冒進，中第為榮者，得失何如哉。士當自立矣。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不慕榮名，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震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呼曰先帝。唐昭宗天祐四年

按進士尚未受職，較之彭澤令有間矣。而乃恥受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與晉處士爭光史册，以視張文蔚輩，豈不相懸霄壤哉。故士以行己有恥為尚也。

晉州男子鄒模，以麻糲髮，持竹篋，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篋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聞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醫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唐德宗大曆八年

按鄒模此舉，雖近行怪，然未俗下士，泛泛悠悠，沒齒無聞者居多。模一布衣，獨能留心當世之務，亦可謂有志者。綱目載之，固有取爾。豈但美召見者之能盡下情哉。

右梁卓行，其行有與梁賢同者，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也。至於排難解紛，激昂慷慨，每多賢智之過。不盡由於學問，蓋天性使然也。士能自審所近，而毅然奮興，超然拔俗，庶不至與草木同朽與。

女鑑錄目次

卷一

懿範

卷二

貞德

卷三

賢明

卷四

節烈

按詩首二南后妃者，風化之所由始也。其懿範之宗乎。女宗端於上，則雅俗成於下矣。以言乎婦道，則有安貞之德，以言乎母道，則有賢明之著。故次之，夫女子之生，祝以無非無儀，至於聞望既昭，率多因乎事變。蓋有不幸而名彰者矣。然未有其於節烈者也。故或以婦人而為丈夫之事，以烈女而兼烈士之風。此固非坤道之常，然乘時度勢，建功立名，動關家國之大綱，目取之，良有以也。錄之以備覽觀云。

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帝省詔悲歎。復請之。太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視爲上。今數遭變異。發價數倍。憂悼宵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于亂吏治者。以法開。其有謙素義行者。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班初）

按太后即明德皇后也。憂心災變。弗聽諫言。力請諸馬封爵。嚴禁昏親。迨今千載。下請深深。聖訓之詞。猶想見其謙儉之至意焉。蓋伏波家法。積之者厚。故爾女士。昭茲來許。賦。

鄧禹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書脩婦業。暮誦經典。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有恩恤。帝深嘉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相。誠不願也。每有譏會。諸姬競自脩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竝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及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讓。故兄臨終。帝世不過中郎將。（漢和帝永元十四年立。貴人鄧氏爲皇后。立。）

按好書傳。本非女職。鄧后書修婦業。奉誦經典。可以爲則。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其所得於書者多矣。苟非久懸制朝之權。不徒與明德並美邪。

乘氏侯梁商之女。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漢順帝陽嘉元年。立。）

按梁后所陳。深得坤道。匪徒后妃爲然。命婦亦當知之。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乘此心。勿轉移也。上皆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唐太宗貞觀六年三月。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日。）

按長孫皇后。制一己之私情。伸直臣之正氣。且以片語而救忠良於不死。賢哉冠女德而莫與京已。長孫皇后。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受教。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思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蘇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誦歸。后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覆孽。以致祿位。既非德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諛。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

女鑑錄 卷一

女鑑錄卷一

懿範

馬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常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辟。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綵。願望諸姬。主朝講。望見后袍衣疎繻。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綉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敬。始終無衰焉。（漢明帝永平三年。立貴人馬氏爲后。）

按馬后之賢兼德也。奉承陰后。則孝。愛養皇子。則慈。薦達左右。降遇所寵。則不妒忌。衣疎繻則儉。分解得情。則智。不以家私干政事。則公。其椒房百世之師與。

漢章帝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霸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

女則三十卷。又嘗論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成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時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元齡使復其位。唐太宗貞觀十年日。

按文德皇后所言。皆為可則。九年日。太宗嘗與皇后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九年日。皇后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既不預政。又能匡君。於此得坤道含直之義。貞觀元年。以孫無忌為右僕射。皇后固諫曰。妾備位椒房。賞罰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臨終。又以木宗勿處權要為言。黔州之事。后其前知矣。唐穆宗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長慶四年日。

按郭太后辭臨朝。而手裂制書。炳炳烺烺。詞嚴義正。數語已揭政體之大端。為汾陽孫子。良不愧已。唐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謂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問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會昌二年日。

按母后之道。既當以憂國為心。又當以干政為戒。惟勸以納諫。最得體要。不啻及政。而政治之理亂無不明矣。
右懿範之在后妃。皆以兼德而傳者也。漢莫盛於明德。郭后亦見大

意。母儀天下。以類而推。其在斯歟。
漢成帝嘗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榮。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上徵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於是譴告班婕妤。祝詛主。上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末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其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漢成帝三年日。

按耽寵者。率多阿意。畏禍者。不能正辭。巽用男子。以之辱身者。多矣。知此。知命班氏。有焉。得之巾幗。難矣哉。
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宋明帝六年日。

按坤道貴於順承。守身則宜剛正。豈可懼一時之怒。而蹈於狐媚邪。是故從夫亦必度義。
漢主聽為劉后起。鸚鵡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馳大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聽在道。遙聞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

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尼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頤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為先帝所知。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聽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聞陛下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為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聽覽之變色。命頤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堂。曰。愧賢堂。晉愷帝建興元年日。

按劉后之疏。深明痛切。宜其足以悟主而救忠臣也。傳之史冊。形管生輝矣。
唐太宗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殿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業。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貞觀二十年日。

按婦人之性。無他遠慮。率喜華奢。徐充容上書諫諍。有脊有倫。卒贈賢妃。洵無忝矣。
劉知遠逼至晉陽。議舉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日。

按率民財以賞將士。此五代相沿之亂政。所以逃亡者也。漢主初興。未能除積弊。而夫人獨侃侃言之。不惜出宮中之所有。以勞軍。何其識見之高。明。超男子上也。
右懿範之在后妃。皆以諍君而顯者也。班婕妤。王皇后。守正不阿。超然於黷墜之外矣。劉皇后。李夫人。出言有章。造福及臣民之衆矣。於戲偉哉。亦可宗也。

按之子于歸不能宜其家人多起於奴婢遂至挾貴以驕夫家人身陷於惡凡巨室之女嫁於寒微者皆當以岐陽公主爲法

唐懿宗咸通八年以于琮同平章事○十三年貶于琮爲韶州刺史○于琮爲韋保衡所請貶官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按公主多味從夫之義而廣德獨不以榮悴易心卒與于僕射死節見前宗廣明元年目永貞之德終焉尤感矣

唐宣宗欲以于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大中十三年目

按女子性情暴戾爲公主且不可行況士夫之家乎此當教之於豫也

右安貞見於貴主皆能盡其禮者也夫女子莫尊於公主莫盛於王姬如東光岐陽廣德猶屈己以修子婦之職下焉者可知於此推而行之安得不宜室宜家也乎不則永福之事可鑒也故附以爲戒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除肉刑漢文帝十三年目

按緹縈以弱女子而救父情切奮不顧身文帝憐之爲免意罪因除肉刑仁人之言其利溥矣豈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哉詩稱女士觀此信然

班固著漢書未就詔因女弟曹壽妻昭歸成之漢如帝永元四年目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九月卒永元十三年目按世稱班氏文擅千秋武雄絕域男作奇男子女爲女丈夫所謂女丈夫者即班昭也即曹大家也二兄志事俱賴以成亦奇矣

王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使祥覽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饋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後主延熙十九年目

按王祥之孝人所共知王覽友于之愛後世稱之者或寡矣爲覽也妻者與嫂同事以止其姑之虐更爲人情所難厥後相門昌城嘗覽後昆籍善餘慶固不誣耳此爲婦者所宜勉也

漢後主景耀元年吳孫琳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先是丹陽守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得從會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逃叛求活何而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獄表列前失願求受罪如此當

女鑑錄卷二

貞德

紀王慎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婦如姑皆得歡心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謂之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慚服及聞慎薨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唐中宗嗣聖六年太

按楚媛唐室宗女也以行禮爲適志高風自足千古彼以富貴爲適志者直與草木同朽耳何其愚哉蕭瑀子銳尚襄城公主上欲爲之替第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關多矣上命即瑀第營之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目

按婦事舅姑天下之通義也公主以此爲心固辭第視彼挾貴以驕其夫家者相去亦何遠歟

唐憲宗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貧者諸家皆不願惟杜佑係係不辭遂以檢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謀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元和九年目

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衛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侯爵。

按符氏料事。可謂智矣。昔張釋之以此解免於景帝。英雄所見略同。何分於男女乎。

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妻鄧氏。隨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周世宗顯德三年。目。

按鄧氏之剛決。於寬仁中見之。更爲中綱所難也。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衛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唐太宗貞觀十七年。目。

按辭異數而薄葬。以表平生儉素之風。鄭公可謂有妻矣。

魏以官者符承祖爲梓義將軍。封侯。子○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伺也。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貧。特赦之。南北朝齊魏。辛未年。目。

按一時之榮。不若無憂之樂。楊氏所見何超然也。究以貧弊免禍。癡姨信不癡哉。

右安貞見於婦女。皆處事知宜者也。提婆能救父罪。班昭能成兄志。覽妻能止姑虐。習氏鄧氏能壽夫事。裴氏能辭君命。癡姨能免身禍。皆由於遠識。非兒女子所知。然非本之安貞。其能行之而不悖乎。固不必以內言不出於棚爲疑也。

女鑑錄卷三

賢明

舊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漢昭帝始元元年。目。

按不疑以渤海郡人。而見直指使者。容貌尊嚴。衣冠甚偉。蓋能以禮自持者。故吏民敬其威信而法行。然非施之以恩。不幾過於剛乎。仁哉母教。嚴哉母範。有以濟之矣。千古稱賢不虛也。

鍾會之伐魏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謂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魏元帝咸熙元年。目。

按辛憲英預知鍾會之不久。是其智也。而戒子從軍。則欲濟之以仁恕。曰。智曰仁。乃君子俯身處世之大道也。憲英以女子而識義理之指歸。其德性問學。豈不足以愧丈夫之不聞道者哉。

楚王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績。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自吳來。離陽作食以饋績。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

知之。續曰母載肉未嘗不方。斷髮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與等。漢明帝永平十四年目。

按陸母載肉未嘗不方。斷髮以寸爲度。暗合聖賢之正道。而能彰厥有常矣。與等因以見赦。受茲介福。予其王母。豈不信哉。

功曹魏騰作孫策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魏四年日。

按吳夫人質性剛明。能識政要。故生兒有討逆征虜。智略超人。周公瑾輩。升堂拜母。蓋亦心服之矣。宜綱目書卒於後以錄其賢也。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梁武帝大統元年日。

按胡氏謂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而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哉。爲人上而觀此。亦可以省己而脩德矣。吾謂景伯供食必尚禮儀。其教子固有素也。嗚呼賢哉。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於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速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注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唐武宗會昌六年日。

按見利則趨。見害則避。士夫交戰於中。不知所措者多矣。李母臨財臨難。處之各得其宜。真女中丈夫哉。或疑庭責景讓。從子之道。謂何曰。道在則從。固非從非之說。女侍人。婦義事。已不同矣。況孀母乎。濟變而不至軍亂家亡。君子以爲從子也。

右賢明之著於教子者也。魯母羊母以仁。陸母以義。孫母房母以禮。李母以智。子能聽受。賴以成身。於此見坤厚之有餘慶矣。

趙王以括代顏將。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母曰。括父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周顯王十五年日。

按利便田宅。世俗所羨。婦人尤甚。括獨以爲憂。趙王不用其言。而括軍喪敗。惜哉。

屢延年。陰爲密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捕除。莫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漢宣帝神爵四年日。

按嚴母以仁義教化其子。是其賢也。知天道之好還。是其智也。延年不能倏改。而令其母言果驗。豈實子東歸之意哉。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欲乘虛襲張掖。太后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蒙遜非汝之敵。汝國雖小。足爲善政。脩德待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儻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不聽。欲將步騎三萬。東出。進入都濶湖。蒙遜引兵擊之。敵大敗。或勸欲還保酒泉。故曰。吾遠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鬱泉。爲蒙遜所殺。蒙遜還姑蘇。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復惜生爲人臣妾。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元熙二年日。

按尹氏之言。知彼知己。知德知時。預定成敗。若合符契。惜其子故。愚不能聽也。

王陵沛人。聚黨居南陽。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寸心。遂伏劍而死。漢王元年日。

按古人有言。陵母知與以死自誓。俾其子終爲西漢名臣。所見大。所全多矣。此之謂死而不朽。汝南督郵吳舉。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舉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漢靈帝建寧二年日。

按母之愛子。未有不欲其貪生者。范母獨以得名。死亦何恨。相訣滂之所以勇於赴義也。所見不亦大乎。

右賢明之著於知子者也。括母。嚴母。敬母。預卜成敗於未形。陵母。范母。能隨死生而不惑。此其所以名高千古也歟。

親語翊將孫高俾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權悅覽密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其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履經奉覽首以祭翊果舉軍駭孫權族誅覽餘黨提高嬰為牙門漢獻帝建安九年丹陽郡太守殺之

按女子守節不辱已足深嘉况能隨變設謀殺響祭墓如徐氏者乎宜綱目特書討殺以昭垂後世也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秋八月秦主登鞏安定後秦主苻健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得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苻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苻殺之

按書法云書死之何子節也婦人死節終綱目一人而已故錄之默囑趙州長史唐殷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與詣城啜默囑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顯其妻妻曰懼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退唐殷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諡曰節唐中宗嗣聖十五年

按呂氏曰高叡仰藥固慷慨殺身之志也及被執而迫以利害未免徘徊於心矣秦氏以大義決之不為感愧不為利誘嗚呼烈哉右節烈之徵於守義者也令女毀身誓死辛氏視死如歸操甚正而言可道矣徐氏有討賊之才毛氏有殺賊之勇秦氏有不屈之節死生雖異其心則同朱子嘗深予之大書特書有以夫

秦王堅道長樂公不等攻襄陽刺史朱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滑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晉武帝太元三年

按朱母以智略勝人所全實多宜夫人城之長與峴山竝峙也邠州頻歲饑疫五芥夷強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夷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息輒出兵掩擊破之晉惠帝元光元年

按以女子守孤城能繼父志力破強夷此才足濟變而不失其正者不得以常道繩之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攝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城崩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非在城外為築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帛布衣服懸之校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按韓氏以刺史之耻而保襄陽李秀以刺史之女而全邠州劉氏又以太守之妻而守梓潼皆當成敗安危懸於俄頃之際而不得執常道以解免者也故女子而有丈夫之才謂之不幸可耳謂之非宜可乎哉歐陽乾召陽奉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軍昭達昭達至始興乾懼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

女鑑錄卷四

節烈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裁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愧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漢後主延熙十二年

按盛衰改節存亡易心固禽獸之行也然非仁義充足於中知明而守固者能不動於輕塵弱草之語乎如令女之裁耳斷鼻所謂苦節之貞雖凶亡悔者矣夫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為豈獨令女自具仁義之性也哉

劉曜獲將軍魯充梁紇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梁紇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晉惠帝元四年

按辛氏之言可法可傳舍生取義劉曜猶知敬禮况其他乎蓋大節之成人有如此者丹陽督媽覽承賊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始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

外。昭達令人潛行祈詣。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於建康市。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册命。沈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轡安車。鼓吹。麾節兩衛。如刺史之儀。南北朝陳宣帝大建三年。沈氏。宣帝大建三年。日。

按沈夫人三見於綱目。大寶元年。書曰。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涼太守馮寶妻沈氏討敗之。大建二年。書曰。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沈氏爲石龍太夫人。開皇十年。書曰。番禺夷反。遣給事那裴鉅討平之。以馮益爲高州刺史。沈氏爲誰國夫人。皆嘉其功而壯其節也。茲特錄其志貞兩世之語。以見其立功之有本云。

寶毅之女。開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隋文帝開皇元年。日。

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李淵。○柴紹之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曾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鄂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鄂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鄂縣。下之。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日。

按綱目書起兵而先李氏壯其志也。李氏者寶后所生之女也。生男而得太宗神武之姿。生女而有娘子軍之號。足以除隋亂而慰舅氏矣。然則女士有大志。亦豈可量乎。

右節烈之徵於武略者也。夫武略非細內所宜聞。然爲刺史也。母安得不修襄陽。爲刺史也。女安得不守寧州。爲太守也。妻安得不保梓潼。蓋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心。豈容束手待斃耶。若沈夫人之建功。娘子軍之起。曠則更奇矣。此當度力而行之。苟非智勇兼全。寧守其常可也。



蕉窗日記自序

庚申春予於種竹軒西築室一間。窗外植蕉數本。因名蕉窗。予生三十五年矣。屏居田間。日抱殘編。欲求古大人體用兼備之學。近覺稍見大意。而闕奧則茫然未窺也。夫子將何所成耶。茲益自檢束。凡講會酬應。皆謝絕。常夏日輒坐窗下。課子弟。讀書。唯取有關身心性命。及裨益世道人心之言。日錄數則。爲之講說。而予籍以印證其得失。每一返諸已。輒自愧汗。予雖不敢不勉。然予果何所成耶。昔許文正、吳文正、胡文敬三先生。皆三十外始立志爲學。卒成大儒。予性疎質魯。視三先生不啻霄壤之隔矣。然人有一日未死之身。即有一日未聞之道。并有一日當爲之事。即所造萬不及三先生。要亦無愧於爲。聖人俟耳。已記凡二卷。壬戌夏。洪太史過訪。閱之。謂可爲學者箴勉。予友顧子棗。旌古振奇士也。海內方之鮑濠。飲甲子冬。同客吳門。見而悅之。因附刻叢書中。丹徒王孫柳村氏譔。

王 豫 撰

蕉窗日記卷一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激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孝綽。兄弟。古之鄙人也。其文淫。湘東王。兄弟。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最可玩。言之邪正。心術關焉。故觀其文。可以知其人。

清 丹徒王 豫應和撰

鄒南皋。馮少墟。講學都門。以言朝政談職掌爲戒。鹿乾嶽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學。聖賢爲無用之人矣。

文清曰。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張子曰。實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先儒謂天下寧可無魏徵之事業。而不可無君臣之義。予於管仲及劉基。塞義。夏原吉。諸公亦云。

魏敏果曰。仙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生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文成學主良知近偏然其立身行己事君治民之道毫不悖於孔孟而陸清獻誠其功業比於一朝而優十禽過矣湯文正與陸書自是持平之論

明代可配岳武穆者三人于忠肅肅何忠誠其盡忠報國之心同一日星不滅也汪循謂程篋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便是第一流人

儲文懿病亟召友人王章顧璣囑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言及家事可謂忠孝君子矣

胡文敬曰人好閒散虛靜者不入於老定入於釋好事功者多人權謀順理則無病

子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陸宣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昔人云每閒坐思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魏敏果曰遠想古人至今尚在何念不奮

張邦奇為提學下教曰學不孔顏行不會閑雖文如雄駉吾且斥之顏子之克己曾子之日省學之法也

余祐曰程朱教人專以誠敬入學者誠能去其不誠不敬不患不至古人

任喬年為吏聽斷明決無信宿弛擔故諺有汪不解擔之語

葉樹聲成進士益刻苦講學却與馬都人號曰走進士

唐開元二年七月下詔禁鑄佛寫經

金貞元三年以右丞張浩平章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永樂十二年禁僧尼私創庵院違者必誅

林俊官雲南副使毀淫祠三百六十區以其材修葺學宮真有功名教人

寧可使子弟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俗人蓋俗人開口便是一團人欲易得壞人

魏敏果曰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害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則當輕身家

楊忠介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挾册以誦視范文正之朝蠶暮鹽抑又勤苦矣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高士一變則為異端胡文敬此語敦有味

懶與私那能成事

溫公不識蔡京魏公不識秦檜文文肅不識溫體仁益見知人最難

管宋開清談誤國下忠貞直是入彀

盧忠肅文人耳而戰必克者德足以鼓士氣也我朝于清端李文襄庶其繼之

錢象庵與叔龍門書云大學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姪請轉一語曰好人所好惡人所惡是謂拂己之性

又曰願化功名為道德毋認富貴為功名

敬則心細

敬則發用自不苟

了翁受蔡京之薦吾每惜之

士不可一刻忘却恥字

年力未衰輒思引退與年力既衰而猶負戀榮祿者皆負心也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為學從切實處下手自不落空

子朱子曰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黃忠節蘊生曰勿與庸人謀事勿與俗人共事

張忠定曰廉不言貧

顧端文曰孟子齊人一章是求字行狀熊文端曰載盈之一章是竊字行狀

收放心是孟子教人第一着。心才私便是放。

黃石公張子房之道。不出一私字。

曹月川曰。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能文端曰。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乎此。

片言折獄。不事鞭撻。當學盛時望。

能文端曰。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經。不如讀一章小學。

仁者如春風之被物。齊雨之潤物。故曰仁人之生理也。

錢芹自守甚高。郡守姚善聞其賢。迎置上坐。請質經義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出一簡示善。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道也。

仁者無敵。是絕大兵法。

顧端文曰。官箴毅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飽喫官詎。

侈言風雅。王恭簡謙之空矣。

呂叔簡曰。窮冠不可追也。道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感也。

高忠憲同善會講語三條。言近指遠。字字悚人。予與諸君子建同善堂。宣說講語以示教戒。

王文成拔本塞源論陳文恭禽獸說。近日學人之良藥也。

蕉窗日記卷一

程純公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寧直毋媚。寧介毋通。寧恬毋說。

張明公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他人爲之。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魏敏果曰。理明而天地在。眉睫。況萬物乎。

顧寧人曰。巧召殺。伎召殺。吝召殺。

湯默齋曰。薦賢不可示德。除奸不可示威。

能文端曰。隨在隨時。皆可識仁體。程子觀雞雞。張子聽雞鳴。皆此意也。

胡文敬曰。難不貴苟。免功不貴倖成。

不獨爲利而仕。不可即爲名亦不可。

俗儒之害在世道人心。與老佛等。

魏敏果曰。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易堂曰。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史摺臣曰。母以小嫌疎至戚。母以新怨忘舊親。鄭鄭受誣枉死。予謂鄭果有假亂語令父杖母一事。則文文廉儼文正。劉忠介何以哭泣於身後。黃忠端何以辯雪於生前。幾爲罹禍哉。沈文憲云。殺鄭者始終局程一人。可稱史斷。

能文端曰。唐之郭汾陽。宋之曹魯公。則之徐中山。雖曰宋學。吾必謂之學矣。

陸清獻自鏡云。到老始知氣質。致尋思只是讀書粗。

下學升成友書云。人家兄弟多。性情苟不甚乖戾。斷不可取巧。使父母猶覺我好。一有此意。則大倫薄而家道乖矣。

史摺臣曰。事順順吾意而言者。此小人也。急宜遠之。

又曰。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士君子不可非薄人爲不足教。

訓蒙之師。能與子弟講品行。此風化之原也。

張文端曰。守田者不饑。此一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

王伯厚云。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傲。

薛文清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文清曰。爲政通下情爲念。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范蜀公不喜爲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

熊勉庵曰。不曠越。只平平照常理斷。

又曰。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又曰。耐煩受新。使兩造各盡其情。

陸稼書曰。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

胡文敬曰。孔顏以下。才莫高於明道。才莫大於孟子。愚謂才莫納於朱子。能文端曰。孔子聖之至。朱子儒之至。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唐文襄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胡文敬嘗言。白沙學近禪。悟定山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

宋文憲臨財廉。嘗大書其門曰。事以忍餓死。不可苟利生。

夏忠靖履從北巡。帝取其囊橐。嘗之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

薛文清致政。歸途絕糧。或以爲怨。公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楊文貞年十二爲童子師有癖生讀書過館色淒甚問之曰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與之俾得束修養母

胡端敏自著贊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益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本以終身王都督信不營私產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辭遠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事吾親不足今安忍有餘王文成中會試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公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文清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又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輕言則納侮

又曰德進則言自簡

又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

又曰斯須苟且即非敬矣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人倫明則禮樂興

又曰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又曰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又曰爲政以愛人爲本此程子所以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歟

又曰古之樂正人心後之樂蕩人心

又曰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蕩然生物之心

又曰人能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夸人矣

又曰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又曰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又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諫君不可過激直須心平氣和始得以下事上之體

輕議古人得失大不易

呂叔簡曰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又曰學者以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才覺暢然

程子言邵子之學難以治天下國家便是他放曠不可爲法於天下惟修己以敬者可以致篤恭而天下平

胡文敬曰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故逆天悖理

凡讀無益之書皆是玩物喪志

呂叔簡曰名心盛者必作僞

又曰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又曰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在小人下矣

子朱子言呂夷簡爲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業

胡文敬曰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王安石之偏嚴厲之奸同是讀書人而卒禍天下者趨向不正也

胡文敬曰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又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千仞

又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懼

又曰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貴中道也

又曰才不稱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又曰志不可一日墜心不可一時放

又曰春秋卽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薛收問仁文中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問道曰五常之一也

文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胡叔心以布衣論文敬配食廟廷士君子當思自立矣

古今絕頂人物爲子孝爲臣忠而已

子與字升不喜二氏說里中居喪亦有三數家化之又苦奢體體越以吉禮治喪事此心殊不安也欲取家禮稍加節錄損益變通以宜俗其有從而和者亦風俗人心之一助也

子嘗語友人曰子爲民牧須宜講聖諭廣訓并致王文成十家牌法實心實力奉而行之則民自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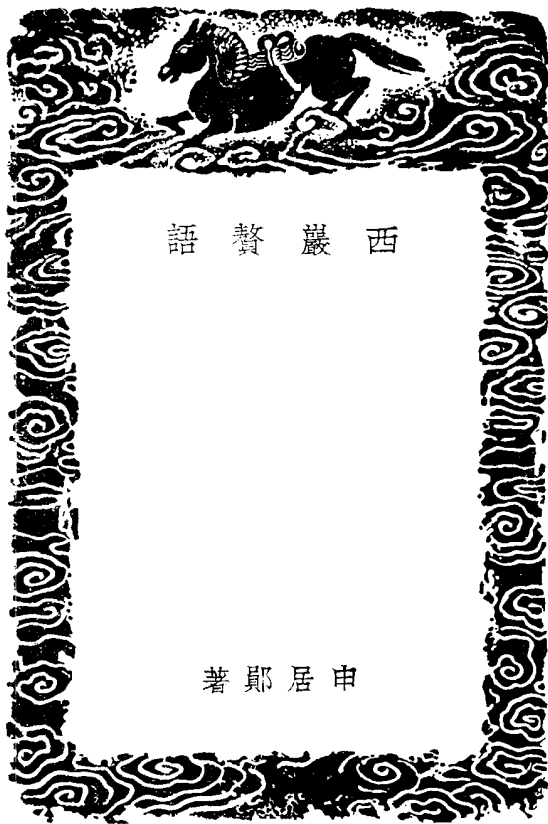
官至宰輔未嘗接一私書收一私餽交一私人如寒庵者可師已

教官職雖卑實爲朝廷興教化之官居之大不易也

魏敏果嘗以詩屬王文簡評定王一無所狗魏以書謝云於論文較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張文端英

歸田後誓不着緞衣清德可法

湯文正任瀋陽時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嘗曰教養二字士道之本



西巖贅語

著 鄭居申

西巖贅語

清 永年申居鄭著

天下第一好事莫如誘人為善。聖賢所以為聖賢。只是欲引天下後世之人皆入於善。一日不學則志墮。一時不敬則心放。

為善最樂。是不求人知。為惡最苦。是惟恐人知。

享福人能更作福。福自無涯。有才人肯不矜才。才方可用。莫圖目前好看。須通前後打算。

人生至惡是惡聞。已過。人生至惡是善談人過。

稱人之善。雖有過情。不失長厚之心。揚人之惡。愈有的據。更形刻薄之性。

語云。人前教子。背地責妻。余以為子亦不當人前顯斥。蓋為教之方。先須養其廉恥。恥者。百行所從出也。

故嚴束之以範其趨。寬假之以發其恥。恥在。則有過受責。惟恐人知。此一緩畏人之念。便是憐憐進益之端。

若於人前日加呵。則顏面一破。偷惰苟且。罔所顧惜。直一頑鈍無賴者耳。何所用其教乎。

親之愛子也。人皆視為固然。子之孝親也。人且驚為異事矣。聖賢之訓人父也。惟恐過愛。訓人子也。惟恐不孝矣。

同一天性。而懸殊至此。可為太息。人子二十以前。皆受養於親之日。及親之受養於子也。時日無多矣。其得以盡反哺之愛者。幾何乎。

父母日為其子營妻。日望其子生子。及子有妻子。而父母遂成路人矣。想及此。可為痛心。

子欲孝而親不在。時時念此一語。消多少不孝之心。

課兒文訓云。顯親揚名。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世有公卿之子。甘為布衣。反足光耀先世者。亦有士民之子。驟躋通顯。不免大辱宗族者。

亂臣賊子。皆從一傲字養成。

尊卑長幼之分。嚴則家道尊。飲食衣服之愛均。則家道和。讀書誦詩之業專。則家道盛。禮義廉恥之教謹。

則家道正。以此為範。覺張公藝忍之一字。真淺之乎。待子孫矣。

人子失愛於親。益要溫和敬慎。挽回父母之怒氣。一日不能挽回。即一日不可以為子。

父母在堂。經營家務。此天眷我讀書時也。此時一失。不可復得。豈可悠悠錯過。

只看人家子弟。有狹小祖父之意。便非合器。

子弟少年知識方開。須以端謹長厚養其心。為一生人品根基。

父母年進一年。人子奉事便年少一年。知此。則懼之心當迫於喜。

子道多端。以致親無過為至。然須有積誠。感孚於無形。無聲之先。誠之未孚。在我猶未得為孝子也。烏能以言悅親哉。故直言之。慮以慙而傷志。即幾諫焉。又恐疑為諛刺。而益復傷志矣。惟積誠有素。天性允洽。

順於呼吸。聞幾諫。則以婉曲生機。聽直言。更覺朴誠可喜。

子弟失禮於父兄。雖小故亦當戒之。恐含容久而馴成大惡。父兄不情於子弟。雖過甚亦當順受。稍爭辯。即為大逆。然則可遂父兄之過乎。須俟喜悅時和顏幾諫。而不必辯論曲直。此孝子悌弟之道也。

子弟失歡。但當教訓。不可向人陳說。父兄一時之言。為子弟終身口實。亦有未忍。

孝子只是心心念念在父母身上。如此用心。自然生出許多道理來。養志無方。因心而起。不獨旁人算不到。即父母自家亦數說不盡。

只一看得利重於孝道。必有間人云。孝為百行之原。余曰。利為萬惡之本。種種敗壞倫理事。那一件不從利貨來。

事親之道。如養生送死一切大事。皆當獨任。雖有兄弟。不可觀望。不可較量。誰能竭力。誰是孝子。若心中有一分責人意。便是孝道有一分欠缺處。

不肖子孫。輕忽遺言。以祖父不及督責也。孝子正以不及督責。益不忍忽。

祖父凡有遺訓。皆是家中最切要。心頭割不去。事遵守勿失。不止全孝。其家道必昌。忍於違背。不止喪心。其家道必墜。

先伯父敬立公曰。幼時趨庭。先君問孝弟孰難。頰對曰。孝弟并重。其道一也。未有能孝而不弟者。然就今日而論。孝道以乘議而存。弟道以乘忍而廢。蓋父母罔極之義。無智愚皆知之。其分至嚴。其名難犯。苟蹈悖逆人爭賤。此其勢不敢不孝也。至於兄弟。年齒未甚。相遠名分亦非過嚴。比肩笑語。玩愒之中。漸成爾汝。況門戶各別。習見不同。始起於不嚴。終成於相抗。人情習以為常。而弟道衰矣。先君曰。小子言是。凡

不敬其兄而言孝者。其孝假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恨於至性。發於天理。豈分難易哉。教訓子孫。是自己家裏事。然養成令器。使鄉黨以為儀型。天下被其仁愛賢父之功。有關世道。豈獨光宗耀祖已哉。教子弟。從幼小便要加嚴。積漸致之。不覺苦難養成德性。後來充以學問。便成大器。殊不費力。子弟尊奉家長。當如郡邑之尊奉守令。奴僕有過。子弟勿敢專責。必稟之家長。審量是非。而家道始一。若子弟輒行鞭打。僅僕為威所挾。驅使為不肖事。誰敢不從。若子弟賢明。尤當敬慎。不敢蹈自專之嫌。人多薄於奉養。厚於婚嫁。謂奉養其常。婚嫁其暫也。又或緩於奉養。急於交際。謂父母相諒。人情責備也。要只是看得父母輕。古有割股事親者。何有婚嫁。有餉客脫粟留雞供母者。何顧責備。

子弟幼時。無聲氣標榜。其放縱收斂。全視父兄喜怒。故人有才俊子弟。尤當步步抑指之。奪其驕矜自負之氣。逼起入規矩道理中。方是好消息。若愛之譽之。任其驕肆。未出戶庭。狂名已著。後雖欲收斂。嗟無及矣。稽叔夜不訓不師。憑寵自放。遂致囹圄。可不鑒歟。外侮侵陵。如衣生蟻。蠶捕之不得。只棄去此衣。便自脫然。兄弟間有不肖者。如身生疣贅。雖甚苦累。調之無術。決去不可。惟有耐心忍受而已。勝之來也。我有其事。則不可辯。我無其事。知我者。不待我辯。而自為我辯之。不知我者。我雖力辯。彼但信勝而不信我。且勝者未必逢人即勝。我即逢人即勝。是我更彰其勝也。何異自誇乎。弗思而已。怨釋於兩悔。釀成於兩憤。

能積不能讀。何異掌書傭子。能讀不能行。所謂兩足書廚。蝸牛升壁。涎乾不止。貪人求利。身不死不休。愚不詳。不足為愚。智不足為智。奴僕與鄉人相角。欲泄私憤。每獨不遜語。激怒主人。只一不聽。省多少閑氣。免多少怨尤。增多多少長厚。一家之中。惟貴望兒子之心。難緩。時加教訓。斷不可順從其性。然賢不肖亦有天焉。妻為敵體之人。豈能事事強之使同。至奴僕輩。但謹慎足供使用。便當獎與。不必深求過責。此是自家善討便宜處。如必欲一。肯備。勢必至至人。乖忤。僅僕嗟怨。內外之人。視我如疾風苦雨。我亦覺得人人可厭。事事拂意。展轉動怒。亦何以自遣。

一友責僕人不能辦事。余曰。彼有才智。自有才智享用。不為人役矣。又一友怒僕人不合己意。余曰。要合己意。除非非己。然亦有能辦事善揣摩。主人意向。此小人之最詭點者。用之必受其弊。僕婢託身主人。是仰主人為父母也。微寒勞瘁。當留心體恤。然仁恕在心。不可屢形言語。蓋小人無知。恐特主人易與。輕於為非。然後以法繩之。寬縱之後。極難整齊。且易生怨。大率居家之道。無異臨民。莊嚴持已。則不威而肅。優容示愛。即扑責愈玩。其所操者異也。凡親友及奴僕借貸。寧可量力給與。不可多借。貴債緩之不還。急則成怨。僕婢有過。量責可也。極口辱罵。甚非大人之體。

罵奴僕勿及其父母。亦是推己孝及人之道。僕輩有至奸猾者。使主人受其愚而不覺。其機在搬弄是非。主人視為忠已。託之心腹。以致至親為之失歡。良僕被其誣譖。不可不拒之於早。僕婢有過。不可親自答撻。量情責問。令人執而答之一。則於體尊重。一則妨己怒氣過激。萬一失手。致有不測。好聽左右之話。必敗事而斂怨。僕從與人爭鬪。主人只當約束僕從。若為之曲護。是縱之生事矣。僕從宿以拙而見惡於主人。不可以巧而得罪於鄉黨。奴僕得罪親友。有來愬者。即當責處謝過。初不可計是非。有無。蓋親友與奴僕。非可較量是非。有無之人。一較量。便類兩造對訊。褻慢親友矣。即吾僕本無過。使之屈禮親友。亦正何妨。人子狀親。不知何人作俑。竟成不可已之定例。夫親有善而隱之。非孝也。無善而詐妄言之。尤非孝也。故舜為千古人倫之宗。曾無一語代頌父飾過。禹但以奇功幹父之蠱。亦無一言掩飾之愆。孔孟以孝教天下。而著書不及所生子。思但稱其祖。而於父則無辭。後人不求聖賢所以事親之實。而徒以虛文誇炫。將以重吾親歟。言出子孫。何足信也。或反因虛飾之浮言。益指在生之實惡者。有矣。將以重吾名歟。既不能盡孝於生前。亦何能欺人於身後。孝子必不爾也。

或問君子思不出其位。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莫是出位否。曰。天下便是讀書人所宜思。讀書而不思天下。便是失位。修齊治平之道。古人於十五入大學時。便已講究。平素不講究。一旦得位。何以濟事。如孔子志三代。顏子問為邦。孟子論王道。雖終身不用。而孜孜急急。只是以此為思也。人之收斂放縱。皆由習慣。收斂慣了。說一錯話。也覺惶愧不安。放縱慣了。見一正人。便自拘促難受。聖學功在慎獨。慎獨本於知畏。知畏則知天地鬼神。頃刻不離。自不覺懷然肅然。愈獨則長愈生。隱微之間。嚴於大庭矣。邪妄何由而入。

君子不矜已善。而樂揚人善。不匿己過。而為人隱過。事莫待來時忍。欲莫待動時防。既來思忍。既動思防。如火熾水溢。障之甚難。高才能文章。善居之。足以成名。不善居之。足以致禍。君子和而莊。猛而論之。甯莊而板。勿和而流。謹言是處世第一法。安分量力。是成家作人第一法。只一自反。天下無不可了之事。胸中要有涇渭。然亦須氣量含宏。不可太生揀擇。奸人不自怒。能使人怒。不自笑。能使人笑。

世間好看事處，有好聽話極多，惟求一真字難得。

人偷日用之道，盡得那些聖賢經書之理，省得那句史鑑所載之事，能得那件展開字彙，認得幾字，乃敢當讀書名號，愧矣。

多一分知解，便多一分不自在。

人要有專業，任定一事做去，心便不及旁用，最忌是無事閒思，千頭萬緒，雖然方寸中，究竟做不成一事。

凡是非所在，我之意見與衆不同，須緩緩論說，使衆人開悟，不可慙直徑情，致違衆憤事。省事是清心之法，讀書是省事之法。

惟正己可以化人，惟盡己可以服人。做官最不濟處，是虧苦行戶，米蔬酒肉之類，微亦甚矣。既限之官，價情已難堪，買辦之人，又要染指，不知小民盡室力作，營運資生，我縱占盡便宜，能有幾何，而些小資本，日剝日減，遂使八口之家，生氣索然，咨嗟怨恨，無可訴說，是關人心，豈獨政體。

為政為家，若通下情，不可使人含怨。越自尊大，越見器小。

侍小察必有冤民，於小智必多弊政。能庇人便是大人，受入庇便是小人。

家怕先富後貧，政怕先寬後緊。做官時，要往後日想一想，我原不是官，又要往後日想一想，不能常有此官，尋求真我，方有著落。

只一箇看得官輕，便行得志，作得事，如今人說著，勸俸就失色，如何敢動一些，要知古人擔當宗社，必置身家性命於度外，始克有濟。

做官要如意，要好過，此念便是大罪孽，有多少人不如意，纔趁得我一人如意，多少人不好過，纔奉得我一人好過。

胥吏窺測官長，每在意思偏向處，我自恃聰明弄才弄智，不知已墮胥吏術中矣，惟光明正大者，無隙可乘。

為官者無故多一言，皆足窺測淺深。抑強扶弱是善政，然要省得強弱兩字，是論人，不是論貴賤，百姓中也有強的，紳衿中也有弱的，若繁以紳衿為強，百姓為弱，這便大錯，且如此人素強而此事實直，此人素弱而此事實曲，自當就事論理，不常執人揣事，方謂之平情，一有成心，便墮偏見，是非顛倒，道路譁然矣。

為治者，要使百姓愛生，士人知恥，能厚民之生，民始愛生，能養士之恥，士方知恥，士不知恥，則教化不行，民不愛生，則刑罰無用。

為治且莫說與利，只一不擾便是利。

備荒有策，救荒無策，平日無所備，到饑荒時，有何善計，不得已，捐七益下則可，若削富助貧，恐以速亂，狂狷皆本性，聖人以狷為狂，我輩無狂之才，徒恣肆心，學狷之守，不失正士。

士大夫開口便說道理，作事卻全不合道理，可見非禮之事，出於不知，誤犯者少，知而故蹈者多，所以要勿自欺。

作事宜和緩，進學宜果斷，然參學之理，又宜和緩，決事之機，又宜果斷。智愚本於性生，天也，邪正由於心術，人也，然趨於邪者，智而反愚，守其正者，愚而反智，又非天可限也。

生今之世，不必定做官，然亦須微假名器，遮庇身家，始可無恐，不然，即隱居深山，胥吏亦到，唾面自乾，侵侮愈多，李鄴侯辭裴侯爵，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先生一代功勳，上友天子，猶深此慮，可見君子懷刑當懷德也。

古人以不干祿為學，今人非干祿則無學。與其與俗士聯社論文，不如聽村老負暄說鬼。

實惡要為人留餘步，勸善要思其勢可從。一念之慈，亦足作福，一言之戾，亦足傷和，存心不忽乎微，所造自即於大。

事到得意處，便可轉思退步，此是留餘以養福，言到快意處，便當斂氣凝神，此是留餘以蓄德。

恩不可過，過施則不懌，情不可密，密交則難久，故刻齒之怨，恆積好施之家，而疎薄之嫌，偏在多情之口。喜時乘興然諾，言過豈更思復，怒時隨口咒詛，意回安能無悔。

天能厄孔子之遇，不能使孔子之道不尊，天能促顏子之年，不能使顏子之行不著，故曰人定勝天。貴莫貴於無求，富莫富於知足。

人生不聞道，雖百歲猶天，故壽莫壽於顏子，身死無可稱，雖萬鍾亦賤，故貴莫貴於伯夷。人行有虧，多於彌縫，極工時露出，交道之薄，正在周旋極密處看破。

浮清敏去言，方簡客氣，收時意自平。親友相爭，自難坐視，要知人與我雖有親疎，事在彼卻有曲直，持論稍有不平，反恐因我債事，所貴善為排解者，化為小彌，有為無，只是以情理入人，人自不覺氣平心折耳。

我輩安得無過，正要因過搜尋，致過根源，加掃除廓清之力，若以無過為賢，必至文過，終身皆在過中矣。好勝人者，必無勝人處，能勝人，自不居勝。

疾惡太嚴，當計其所窮，或曰太嚴便是一惡。財由爭得，去盜幾何。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若使善必不福，惡必不禍，是人而不有天矣，天之為道亦虛，然使善必得福，惡必得禍，是人而可主天矣，天之為用亦淺，立身行己，利人濟物，亦盡其在我而已，回天憲貨，慶富路壽，不較可。

也。

禍生於怨，怨生於長。士大夫居鄉，有赫赫名者，非福也。

君子但盡人事，不計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

才智英敏者，宜加渾厚學問。

不可因人之學識淺陋，氣象粗疎，便生鄙薄，纔有鄙薄之心，在我便是淺陋粗疎，去彼幾何耶？

為學莫輕說效驗，求效驗即是助長，只一味勿忘，久之自然有效。

或謂才子多傲，余曰：傲便是不才。

君子滿腹天理，故以順理為樂。小人滿腹人欲，故以得欲為樂。欲無時可足，故樂不勝憂。理無時不存，故隨在皆樂。至樂順理，縱欲之樂，憂患隨焉。

人之有夜猶天之有冬，皆所以息養元氣也。息之不極，則養之不深，故冬氣和暖，即來年之生意不暢，夜寐失甯，即來日之神氣必昏。

生有定分，命難力爭。順理者逸而日休，任智者勞而日拙。

巧於為譏者，多指摘疑似之形，而難以附會之說，使聽者不覺傾信，受者更難昭雪。忠臣負屈，孝子含冤，修士蒙垢，率由於此。

言必循理，事必稽古，雖迂拘，不失為正。

動一善念，必須見之行事，行一善事，必須做到究竟，一事善矣，又必事事與此相稱，方完全得好善一念。

孔子畏大人，是論體。論理論勢分合當如此。智中卻是平等。孟子畏大人，是心中先有一大人，故意貌之，看來畢竟著迹。

人不要把聖賢看得太高了，也只是世間一箇正經人。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只是做箇正經人，若論聖人才智如何可為。

驕語是一箇人遇勝我者則語，遇不如我者則疏。

小人恩怨顛倒，全無性情，雖父兄之仇，一言投合，即成相知。雖活命之恩，一事拂意，即成仇恨。今日仇恨，明日又成相知，再日又成仇恨，可歎可歎。

孔安國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皇甫士安撰高士，陳長文撰耆舊，俱七十二人，若是其班數，抑有意襲之也。文人著述，每多摹擬古人，至篇數所在，亦必取盈，如少陵秋興八首，偶然八耳，可傳不在此也，而後之為秋興者，不敢為九為七，又如七發七激七辨七依七啟七命等篇，真覺學步可厭。

存心厚者，自無尖酸口角。

誠之一字，可以服天下，詐之一字，不可以愚妻子。

讀經要就情事參理，讀史要就理道定是非。

好賞識前人著作，及拈筆，方知自家無識好卑鄙。古人治功及任事，方知自家不濟。

志靈曠達，市朝亦覺幽清。名利榮華，山水皆歸臭濁。

靈性知命之學，不過一靜字做來。參天位地之功，不過一誠字推去。

聰明過露者，德薄詞華太盛者，福淺。

好飾者，作非之漸，偏聽者，啟爭之端。

傲人不如者，必淺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

姑息必成大忍，而譽必至背非。

淺人好誇富，貪人好哭窮。

心察指神，語多傷氣。

因小嫌而疎至感者，不祥。驟貴盛而捐故交者，不昌。丈夫不離內室者，命不延。婦人常預外事者，家必敗。

酒肉之場，無修士富貴之家，無直友。

我自諱過，安得有直友？我自喜諛，安得無佞人。

何事不因忙錯，故急迫中益要安詳。此心多由樂放，故快適處更要收斂。

惡莫大於毀人之善，德莫大於白人之冤。

一枝動則萬葉不甯，一心散則萬慮皆妄。

事以急敗，思因緩得。

有一事為人所稱，必欲自矜聰明，尋出破綻，不止有傷長厚，口舌之餘，或招不測。

能省事，自無妄費，無妄費，方可與講廉。

發生收斂，四時有一定之理，失其理者，不祥。人生亦然，故少年退縮，老人狂躁，皆非常理。

天之苦我也，加以種種拂意事，只一味安受，便令造物無權。

甯為君子護其偏，勿為世人喜其偏。甯為世人笑其拙，勿為君子病其巧。

作一事而可否各半，要先審其可我否我之人，使可在流俗，否在君子，何可一朝安也。

賤而無能者，終於賤貴而不法者，亦終於賤貴而無志者，終於貧富而不節者，亦終於貧。

男子貌無妍媸，讀書靜養之人，自有道氣可親。

心知其詐而口不言，而受其侮而色不變，纔見涵養力量。

好責人者，自治必疎，稍知自省，便覺一己克治不盡，那有餘力責人。

言雖至當，言於必不受言之人，便是妄言。

君子主靜，可以善動。

只一事不存心，此一事便錯亂。

學問涵養人，雖當盛怒時，畢竟無過激之言，暴厲之色。

能於妻子僕隸前無慢容，無忽言，方是真敬。

爾我之見太明。雖父子兄弟皆是身外。何況他人。敬為入德之門。傲其聚羅之府。進銳退速。只是心志不凝定。

品卑由於無志。無志由於識低。識低只是理欠明。斤斤較量於人已厚薄之間。日覺私心拘促。宅衷廣闊之人。自能包含。無許多計論。

人生不幸有兒女之戚。便當思何以處父母之喪。自然不敢過用其情。凡陵人好勝之念。皆客氣所使。客氣不除。狂言妄動。逢人便發。正如吠客之犬。成何氣象。

非直諒多聞之人。不能得直諒多聞之友。

王安石不敢於繡帛上寫字。此其心雖可取。究竟未善。繡得名筆而傳。反覺增榮。何害也。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言者必以他端易之。此法甚妙。聞而不答。胸中已多一障礙矣。

劉苞與人交。面折其過。退稱其美。此可為法。今日友道之惡。正在面譽背非。有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這便是了生死法。讀范忠宣此語。懷懷生氣。

王陽明封拜家居。道逢父執。下馬鞠躬道左。父執一舉手。揚鞭而去。陽明執禮。自忘其貴。父執持體。不知其貴。皆古人哉。

王陽明聞市人相詬。謂門人曰。此講學也。門人曰。詬耳。陽明曰。此曰爾無良心。彼曰爾無天理。天理良心。非講學而何。但常人只知責人。不知反己。我輩惟一反己道在是矣。余謂先生此番指點。極其切實。由是以推覺盈天地間無非道機。先生虛心體認。隨觸即動。雖淺言近事。皆能悟入。若心志不專。雖聖人在前。日為論說。亦了無干涉。

陽明說良知不錯。但處處必要說到良知上。便是偏見私意。

李賓之常中夜飲酒歸。其父候之。由是赴席誓不見燭。為子者。不可不存此心。

文訓曰。學問事功。皆已分內事。全無矜矜之念。方是儒者器量。村漢家藏數石陳穀。秀才胸有百篇時文。便要放在臉上。使人難看。

謙是受益之道。我有自是之心。人便不將好話來說。我亦聽好話不入。一念忽略。便有錯言錯事。

在憂患中不損志氣。反增才識。其人進步不可量。

人一味在應酬上留心。真意便少。得失有命。不關巧拙。然巧者任其才智。不肯聽命。往往翻成大拙。拙人弄巧不來。只得任命。卻也有無端

淺巧之時。過慎反生疑心。寫極熟字。審視亦或似訛。疑心能亂真知。看極靜物。久注若覺其動。所以事來無取三思。疑中總無一是。

乘說說話。最難檢點。或誇己長。或訴人短。或嘲笑同座。縱無正人相繼。得一不合之人。從中打截。掃其興趣。使不得盡言。亦是益友。

富貴之家。多行不義。必敗之道也。有識之士。當敬而遠之。不可以其利餌。使思滿足。人不能盡如我意。我亦不能盡合人意。惟見我意。則責人之心起。欲合人意。則媚世之術行。究之世道參差。原無兩平之法。修己無怨。君子亦自平其心而已。

能甘澹泊。便有幾分真學問。

利之一字。是學問人品一片試金石。人生衰俗。如涉大海。無時不在風浪中。雖戒慎恐懼。不敢多忽。然安危。天也。亦不可無出蕩自舒之懷。

性情之所偏。即為禍機之所伏。調養性情。不止見學問進步。實大有享用在。浮雲世態不入胸次。所向便綽然有餘。看得人情偏仄。只是襟懷不廣。

恩怨糾纏。如在桎梏中。無法解脫。家庭不睦。如行荆棘內。觸處有妨。自愛者必慎。

家何以治。曰各自盡。家何以亂。曰各相責。不管人責。但求自盡。非聖賢孰能。心中存一順受之意。覺千萬折磨皆歸灑脫。不知其苦。

欲知人家興衰。只看子孫讀書與否。

居家不可好事。居官不可厭事。

自反不能孝。不能弟。在人前不必說話。

居家酬應。有便做有的事。無便做無的事。強支門而必至大累。

操戈同室。無論勝負。皆為他人笑端。

正家之道。閑雜女流不可令其出入。

成家之道。既須仔細。也要寬大。使家中人過得去。

人有差錯。他怕你惱。便當含容。若責之不已。他知你意不可挽回。反不怕起來。有何趣味。

家之不齊。由於偏愛偏聽。自失正理。則人怨而不服。

清靜省事。是極好人家。切不可與有錢有勢人交結。一交結。則多事之端生矣。

心氣和平。以之應人。則善。以之處事。則詳。

每有享用。當生愧慚想。自然不敢過分。

應世要寬。治家要嚴。居心要寬。持身要嚴。

無禮教之家。雖盛必衰。有禮教之家。雖衰必盛。即其所為。可決將來。國家治亂亦然。

清靜省事。保家之本。亦治心之道。

營造居室。當圖久遠。過於節省。必至再費。

西廡寶錄

衣食居處，過分便不安。能守儉，家便足。能安貧，身便閒。然儉是不妄費，人情禮節，一毫也儉不得。閒是不妄營，經營生務，一時也閒不得。

只是一箇見小，便使百事不成，亦致百行盡墮。逆境長存，戒心故以之成君子。順境易生，放心故以之陷小人。越有勢，越生氣，越有錢，越不全。

御起之家，如新栽之木，必灌溉頻加，而根本始固。守成之人，如已然之燈，必油膏勤續，而光焰乃長。

近日子弟多自是其是，不服尊長，尊長愈忍，卑幼愈橫，不如隨事解之，務使是非明白，彼心雖不服，尙或

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故古人齊家言忍，今日忍，即不可以齊家。蓋忍是待賢智人，一法。彼偶然之失，原出

無心，我以一忍含容，使彼自悔自化。今揚揚得意，以壓服父兄為能事，忍到不可忍時，害愈大矣。

家道成於嚴，而敗於玩。嚴則知畏，玩則恣意無所忌憚，是以父稱嚴君。

每見人家子弟，幼時便蓄資財，父每輒喜其成人，此一念便將子弟弄壞，使他惟知贖貨，從小養成下流

不肖之性，及其長成，在己手者以為己有，與父母無涉。在父母者又以為己所應有，覓求必得，得則忘親，

不得則怨親。老人多致失所，亦當自咎其所由來者漸也。

士紳家子弟，只一箇不讀書，隨你有甚能處，總是惹人輕賤。

最難處是家庭間事，人皆不可離之人，事皆不可已之事，只有委曲感化，含忍留耐，一動躁競之心，所害

多矣。

居家能糊塗，是大聰明人。大享用，必要不糊塗。事事求箇分曉，便是真糊塗人。

親鄰有以莊田求售，我若不買，須早說明，使彼另售，不可作游移語，亦不可輕留文契。

家人有過，說過便了，最怕是有成心，成心不破，觸動生疑，迹避嫌之小心，反成冒嫌之大過。父不終慈，子

不成孝，兄弟怨仇，率由於此。

僧道星命之流，非本土人，不必輕與認識。彼來拜，託故謝之可也。

有以星卜梨園薦送者，當酌其交情厚薄，以回字遣之，切不可轉薦親友，亦不欲勿施之意也。

讀書之處，不可久坐閑談，妨人靜業。

奸人惡人，以不相識為幸，如在親知，惟有敬而遠之一法。

借人錢物，必須早還，不可使人索討。

戲入園亭，不可折損花果。

書有隱僻者，必非至文。人有怪異者，必非良友。

凡遇鄉村賽會，只宜尊重一觀，看戲不必點戲，見伎不必招飲，若能靜坐不出，更得士紳之禮。

信算命，信風水，皆妄念，所使讀書明理人，以義命自安，使不信他。

招客最要檢點，必一類人方可同座。往往雜一不台之人，遂致滿座不樂，至有嫌隙者，更當迴避。

尖酸語最易傳布，正經話卻無人稱說，即此可知世道惡薄。

一衣云，諸經皆可補，惟膽無藥可補。余曰：補膽惟有讀書一著，蓋理明識定，則膽氣自壯也。

尖酸語取快一時，當之者終身怨恨。

受人之恩，絕口不言，少不如意，怨恨不已。此等人豈可為友。

親友偶爾拂意，斷不可任意發洩，往往躁急已過，乃知事出無心，或是傳聞之誤。我已大失涵養，何以相

對。

只嫌議論他人，也要看看自己。

士君子即不能使人感，必不可使人恨，即不能使人敬，必不可使人玩。

以言傷人而人不還，以氣凌人而人不報，人居長厚，自蹈惡薄，不可不猛省。

說書穿鑿，選文詭異，最誤後學。

小人好誇己長，又好揚人短。君子反是，不見己長，何知人短。

作惡而惟恐人知，此一念尙可教。若不怕人知，則無忌憚矣。

人有德於我，惟恐人知，我有德於人，惟恐人不知，此等人豈可與為友。

人當失意時，患難時，疾病時，必要加意待他，方是厚道。

有德則言少，有信則言少，有謀則言少，多言之人無此三者可知。

人品學問，俱成於志氣，無志氣人，一事做不得。

勸人者當先自平其氣，以和氣出之。言雖直而人樂受，以忿氣出之，意雖善而人難堪。

好諛是人生大病，明知所贊未必當，而心喜其言，故好人之術易售。

以善氣迎人，雖好惡之徒無所施其暴。

莫謂己無善，善人之善，即是善，莫謂己無惡，談人之惡，即是惡。

行事不可任心，說話不可任口。

五經不備，無害名儒，一倫有虧，即為敗類。

好言自家得意事，最惹人厭。好言仕路貴交遊，最惹人鄙。好說己長，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長。

惠在當厄，一飯重邱山。怨苟傷心，片語深江海。

甘讓君子其志，卑不讓小人其量淺。

小人全是飾非，君子惟能改過。

何為益友，我不敢玩者是也。何為損友，我不起敬者是也。

一箇忍字，消了無窮禍患。一箇足字，省了無限營求。

小兒嬉戲時，鞭答婢女，殺害蟲蟻，最當切戒，恐長成惡習。

居鄉黨只要平易近人。自高自異。便難與俗相安。盛衰勝定。不可據眼前論人。

凡衆人聚會之處。說話最要檢點。恐犯人忌。事之可否。當以理裁之。一使氣。便壞事。

則與色之地。須當遠避。近則有污。愚癡障蔽害淺。聰明障蔽害深。惟讀書明理。不弄聰明。便自無障。

驕傲人不必語言傷人。只此顏色辭氣。使不可近。人心不放。如主人常在家中。事務自有條理。

君子不以形迹疑人。亦不以言語信人。始交不慎。後必成仇。

心要樸實。從樸實中生。出靈明。是爲先覺。從樸實中發出忠孝。是爲至性。一講才智。誠僞便雜。文訓曰。遇高識博學之人。不止疑者當問。即不疑者亦當問。往往自執一見。以爲確然。而實偏僻。其害更甚。

君子論是非。小人計利害。故君子拙於邀福。小人巧於避禍。小人能僞作君子面貌。君子便當以面貌假他。此面貌便是忌憚之心。若破其面貌。則無所不至矣。

居有惡鄰。坐有損友。借以檢點自慎。亦是進德之資。君子於世俗中。有不爭之名。有不居之善。

因循二字。誤盡一生。鼓舞精神。方破此弊。善所當爲。著一報念。胸中便要增累。口中便要增過。

氣爲心害。養心當先制氣。人該省事。不可怕事。人該脫俗。不可矯俗。人該順時。不可趨時。

智從學問。聰明中自然而生。非可強爲。強爲之智。便成愚詐。處事以智。不如守正。正中有自然變通。非關用智。若但講機謀。最是害正。然亦易敗露。

損己利人之事。不敢望於今人。乃無損於己。而不肯利人。甚有無利於己。而必欲損人。斯世道之憂。怒時易激。雖義憤亦當裁抑。喜時易狂。即微言亦須謹慎。

愛賢子是人情。乃有惡賢子。而愛不肖子者。愚父也。憐貧子是天性。乃有薄貧子。而厚富貴子者。俗父也。婦人不妒。足掩百拙。士夫一貪。遂增百醜。

君子疎處。是不忍棄小人之才。小人狠處。是不惜傷君子之命。禮貌過盛者。情必疎。勢分太明者。道必暗。

立品欲高。處心欲下。

身在事外。然後能悉事中之情。心遊世外。然後不受世情之累。憚勞怕怨。做不得事。避嫌遠疑。救不得人。

喜怒不形。可以占量。亦懼藏奸。舉動非常。可以濟時。亦防多事。悟從疑得。樂自苦生。

朴能鎮浮。靜能御躁。和能消戾。忍能濟和。

勿以小惡乘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與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與好利人共事。已必受累。

慎能遠禍。勤能濟貧。受不得窮。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

或問字宜諱乎。曰。名宜諱也。故爲字以尊名。字不必諱也。諱則不必字矣。今之諱字。等於諱名者。世風之過也。嘗考之儀禮。子孫於祖。稱字。子思故得稱仲尼。弟子於師。稱字。故子貢孟子稱仲尼。夫祖父與師。尊無尚也。猶可以字稱。而同學儕輩。乃以字爲觸犯。偶有呼其字者。輒怒爲慢。已。豈後世之尊友。反過於聖賢之尊祖父與師耶。弗思而已。

禮從情出。人情安處。即是天理。然審理不明。恐有安其不當安者。故須用學。天下極難了事。皆有處之一道。付之無可奈何。祇是無學問。

推獎善類。人已交宜。

士君子只要素行字人。或以疑似生謗。必有諒之者。爲學之功。要在應事接物處見。若但虛講道理。而於情事茫然。學問便成無用事。

古人在平處立脚。作文作人。只依義理。後人欲高擬古人。義理不深。只求高。做去便錯。置身如置器。在平處則安。在高處則危。古人置身千仞之上。要看他立脚平穩處。

文訓曰。學問文章。人品。著一奇字。便不安。好談己長。只是淺。

隨時隨事。只要不虧本分。處人處己。只要不虧本心。做箇朴實漢。享些無事福。做事貴有主意。然必詳審情理。若情理不通。則堅執不回。爲害尤大。

親小人則君子自遠。親君子則小人自遠。斷無混雜之理。居心平。然後可歷世路之險。

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宜則才著。用非其宜則才晦。刑名之學。如韓子所著書。慘嚴寡恩。爲天地所惡。學者寓目如芒刺。著之胸中如毒藥。

士有出人才智。即當困阨時。亦必有以自見。

自奉宜薄。待師友宜厚。勿因家事匱乏。不爲子弟延名師友。

恩惠及於仇怨。感倍親知。鄙吝行於家庭。恨深仇毒。

人當以富作福。不當做怨。富舍此就彼。是謂至惡。

輕忽細事。必有重憂。

聽一邊話。且莫判斷。是非必細參兩家情事。乃得。今人聽言。多以先入爲主。大是偏見。

事前加慎。事後不悔。

對不合己者。不可輕發一言。

甯爲小人仇。不受小人恩。蓋小人恩必有爲。不如其欲。終必成仇。不如岸然自異。全我名節。

不認真。作不得事。

以虛心受學問。以耐心酬世務。以平心閱人情。以靜心觀物理。

朋友過親。則怠玩起。過厚。則責望生。惟相見少。可免此失。且倍覺親厚。

朋友中有顯貴人。切莫說與他相厚。說著便惹人笑。倘或他不認相厚。便使人絕倒。

人有私曲。瞞不過左右。使令之人。對賓客僚友。說好聽話。想到左右。暗笑。亦當生慙。

任大事。不覺難。作小事。不敢忽。務使首尾次第調濟停妥。學問所至。無事不生精彩。

善處事。只要認得理真。衆議滿堂。惟理可奪得。

聖人事業。俱從暗室屋漏培出。所以盛大精醇。千載無弊。後世功名。卻是才智幹旋。任其掀天揭地。終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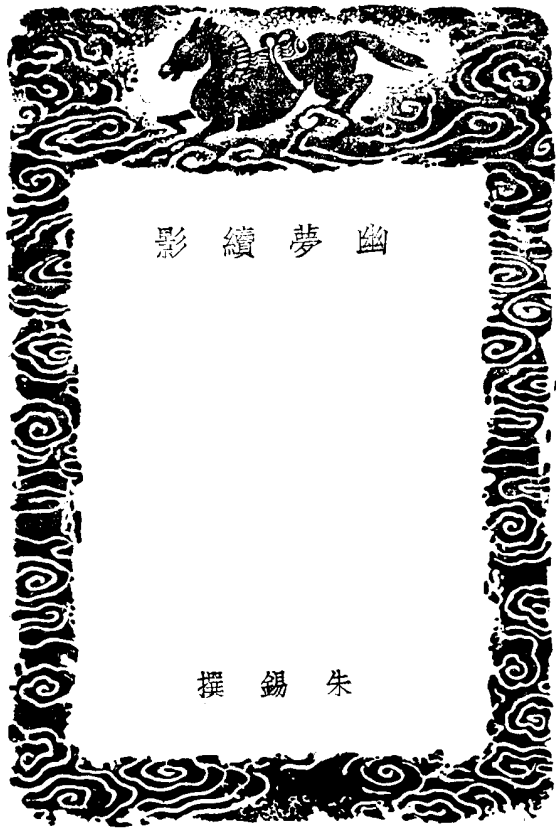
夾雜。所以淺薄易盡。故漢唐之必不可三代。也。非天之生才有殊。才之裕體不同耳。

責過太直。使人慚恨。在我便是一過。

居心敬慎。故能脫灑。以無愧怍也。

文訓曰。作人作文。以品爲主。爲文揣摩世好。是無文品。爲人揣摩世好。是無人品。

又曰。才者。經綸道德之謂也。工文辭者。祇謂之才華。而不實。便是不才。



幽夢續影

朱錫撰

弁山草衣著

真嗜酒者氣雄真嗜茶者神清真嗜笛者骨騰真嗜菜根者志遠。
 粟隱師云余擬贈噓鴿樓帖曰神清半爲編茶錄志遠真能嗜菜根。
 鶴令人逸馬令人俊關令人幽松令人古。
 華山詞客云登令人愁魚令人閒梅令人癡竹令人峭。
 善賈無市井氣善文無迂腐氣。
 張石頭云善兵無豪邁氣。
 學導引是眼前地獄得科第是當世輪迴。
 陸眉生云睡倡優是眼下惡道。
 求忠臣必於孝子余爲下一轉語云求孝子必於情人。
 熊箋舫云情人又安所求之。
 王問萊云必也其在動心忍性中。
 造化善殺風景者也其尤甚者使高僧迎顯宦使循吏困下僚使絕世之姝習絃索使不羈之士累米鹽。
 補桐生云和尚四大皆空雖迎顯宦無有顯宦。

幽夢續影

一

幽夢續影

日間多靜坐則夜夢不驚一月多靜坐則文思便逸。
 黃鶴笙云甘苦自得。
 觀虹銷雨霽時是何等氣象觀風回海立時是何等聲勢。
 陸又珊云我師意殆謂改過宜勇遷善宜速。
 貪人之前莫炫寶才人之前莫炫文險人之前莫炫識。
 悼秋云妬娘之前莫炫色。
 懺綺生云妄人之前莫炫才。
 文人富貴起居便帶市井富貴能詩吐屬便帶寒酸。
 華山詞客云不顧俗眼。
 王寅叔云黃白是市井家物風月是寒酸家物。
 花是美人後身梅貞女也梨才女也菊才女之善文章者也水仙善詩詞者也茶蘼善談禪者也牡丹大家中嬾也芍藥名士之嬾也蓮名士之女也海棠妖姬也秋海棠制於悍娘之艷妾也扶麗解事難疑也木芙蓉中年詩婢也惟蘭爲絕代美人生長名閣耽耽於詞畫寄心清曠結想琴筑然而閨中待字不無遲暮之感優此則繡彼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眉影詞人云桂富貴家才女也剪秋羅名士之婢妾也。
 省緣師云普願天下勿栽秋海棠。
 能食澹飯者方許嘗異味能瀟市鬻者方許游名山能受折磨者方許處功名。
 鄭齋云然則夫子何以不豫色然。
 非真空不宜談禪非真曠不宜談酒。
 蓮衣云居士奈何自信真空。
 香祖主人云始知吾輩大半假託空曠。
 雨窗作畫筆端便染煙雲雪夜哦詩紙上如灑冰霰是謂善得天趣。
 詩齋云君師盛蘭雪先生云冰雪窖中人對語更於何處着塵埃冷況髣髴。
 凶年開爆竹愁眼見鐘花客途得家書病後友人邀聽彈琴俱可破涕爲笑。
 沈石生云客中病後凶年愁眼奈何。
 觀門徑可以知品觀軒館可以知學觀位置可以知經濟觀花卉可以知旨趣觀禮帖可以知吐屬觀圖畫可以知智次觀童僕可以知器宇訪友不待親接言笑也。
 香祖主人云此君隨地用心吾甚畏之。
 余亦有三恨一恨山僧多俗二恨盛暑多蠅三恨時文多套。
 趙草帚云第三恨務講釋之。

幽夢續影

三

蝶使之俊，蜂使之雅，露使之脆，月使之濕，庭中花幹旋造化者也。使名士增情，使美人增態，使香爐茗椀增奇光，使圖書書籍增活色，室中花附益造化者也。

星農云：嘯鶴之畫庭中花，嘯鶴之詩室中花。

無風雨不知花之可惜，故風雨者真惜花者也。無患難不知才之可愛，故患難者真愛才者也。風雨不能因惜花而止，患難不能因愛才而止。

仙洲云：性日則花之發泄太甚，富貴則才之剝削太甚。故花養於輕陰，才醇於微暉。

琴不可不學，能平才士之驕矜，劍不可不學，能化書生之儒怯。

香翰詞客云：中散善琴，去不得矜矜二字。

畢雄伯云：氣靜則矜矜自化，何必學琴。氣充則儒怯自除，何必學劍。

美味以大嚼盡之，奇境以粗游了之，深情以淺語傳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貴以驕奢處之，俱失造化本懷。

張金屋云：黃白以儉吝守之，翻似曲體造化。

樓之收遠景者，宜游觀不宜居住。室之無重門者，便啓閉不便儲藏。庭廣則爽，冬異於風，樹密則幽，夏累於蟬。水近可以滌暑，蚊集中宵，屋小可以禦寒，客著炎午。君子觀居身無兩全，知處境無兩得。

少郭云：誠如君言，天下何者為安宅。

憂時勿縱酒，怒時勿作札。

粟隱師云：非杜康何以解憂。

不靜坐不知忙之耗神者，速不泛應不知閒之養神者，真。

鏡雲在日，不閱歷不知幽夢續影之說理者，精。

筆蒼者學為古，筆雋者學為詞，筆麗者學為賦，筆肆者學為文。

錢翁云：筆高渾者學為詩。

讀古碑宜遲，遲則古藻徐呈，讀古畫宜速，速則古香頓溢。讀古詩宜先遲後速，古韻以抑而後揚，讀古文宜先速後遲，古氣以抱而愈永。

棋亭云：若得摩詰調川真本，肯使其古香頓溢乎。

物隨息生，故散息可以致壽，物隨氣滅，故任氣可以致夭。欲長生只在呼吸求之，欲長樂只在和平求之。

灑然翁云：信數息而不信導引何耶。

雪之妙在能積，雲之妙在不留，月之妙在有圓有缺。

二如云：月妙在缺，天下更無恨事。

香翰云：山之妙在峰回路轉，水之妙在風起波生。

為雪朱閣，為花粉牆，為鳥疏枝，為魚廣池，為素心開三徑。

梅華翁云：一二句畫理，三四句天機，第五句古人風。築園必因石，築廬必因樹，築榭必因池，築室必因花。

春山云：園亭之妙，一字盡之，曰借，即因之類耳。

梅繞平臺，竹藏幽院，柳護朱樓，海棠依閣，木犀匝庭，牡丹對書齋，藤花蔽繡闥，繡榻傍亭，排桃照池，香草漫山，梧桐覆井，餘蔭隱竹屏，秋色倚闌干，百合仰拳石，秋羅亞曲階，芭蕉障文窗，薔薇繞疏籬，合歡俯錦幃，花媚紗幮。

郭生云：紅杏出牆，黃菊綴籬，紫藤掩橋，素蘭藏室，翠竹碍戶。

花底填詞，香邊製曲，醉後作艸，狂來放蕩，是謂遺筆四稱。

師白云：月下舞劍，亦一絕也。

怡雲云：絕塞談兵，空江泛月，亦覺雄曠。

談禪不是好佛，只以空我天懷，談元不是羨老，只以負我內養。

稚蘭云：談詩不是慕李杜，只以寫我性情。

路之奇者入不宜深，深則來踪易失，山之奇者入不宜淺，淺則異境不呈。

警甫云：知此方可陟歷。

木以動折，金以動缺，火以動焚，水以動溺，惟土宜動，然而思慮傷脾，嬌柔生冷皆傷胃，則動中仍須靜耳。

粟隱云：藏府精微，隔垣洞見。

習靜覺日長，逐忙覺日短，讀書覺日可惜。

桐生云：客途日長，權場日短，侍親日可惜。

少年處不得順境，老年處不得逆境，中年處不得閒境。

洞雨云：中年閒境，最是無擾。

素食則氣不濁，獨宿則神不濁，默坐則心不濁，讀書則口不濁。

華潭云：焚香則魂不濁，說士則齒不濁。

空山瀑走，絕壑松鳴，是有琴意，危崖雁度，孤艇風來，是有笛意，幽澗花落，疏林鳥墜，是有筑意，書簾波漾，平晝月橫，是有簫意，清溪荇撲，叢竹竹簫，是有箏意，芭蕉雨粗，蓮花漏續，是有鼓意，碧甌茶沸，綠沼魚行，是有阮意，玉盞妥燭，金鸞坐枝，是有歌意。

臥梅子云：阮字疑琵琶之誤。

雪蕉云：海棠倚風，粉黛灑雨，是有舞意。

琴醫心，花醫肝，香醫脾，石醫腎，泉醫肺，劍醫胆。

雙隱云：琴味甘平，花辛溫，香辛平而燥，石苦寒，泉甘平微寒，劍辛烈有小毒。

對酒不能歌，盲于口，登高不能賦，盲于筆，古碑不能識，盲于手，名山山水不能游，盲于足，奇才不能交，盲于

胸膈不能容。官于腹。危詞不能受。官于耳。香不能嗅。官于鼻。伯寅云。由此觀之。不盲者鮮矣。

靜一分。慧一分。忙一分。憤一分。

慈雲居士曰。靜中動。動是大般若。忙裏偷閑。是三菩提。

至人無夢。下愚亦無夢。然而文王夢熊。鄭人夢鹿。聖人無淚。強悍亦無淚。然而孔子泣麟。項王泣騶。

梅生云。漆園夢蝶。不過中材。

感逝酸鼻。感恩酸心。感情酸手足。

無隱生云。有友患手足酸麻。醫不能立方。惜末以幽夢續景示之也。

水仙以瑪瑙為根。翡翠為葉。白玉為花。琥珀為心。而又以西子為色。以飛燕為態。以宓妃為名。花中無第二品矣。

退省先生云。莫清于水。莫壽于仙。此花可謂名稱其實。

梅花翁云。雖謂陳思一賦。為此花寫照。猶恐唐突。

小園玩景。各有所宜。風宜張松傑閣。雨宜佛洞軒窗。月宜臨水平臺。雪宜半山樓檻。花宜曲廊洞房。烟宜繞竹孤亭。初日宜峯頂飛樓。晚霞宜池邊小釣。雷者天之威怒。宜危坐佛龕。霧者天之肅氣。宜屏居邃閣。

雲在曰。是十幅界畫。

二如曰。雷景鮮有能玩之者。

富貴作牢騷語。其人必有隱憂。貧賤作意氣語。其人必有異能。

梅亭云。意氣最害事。貧賤時有之。即他日驕侈之根。

高柳宜蟬。低花宜蝶。曲徑宜竹。淺灘宜蘆。此天與人之善順物理。而不忍顛倒之者也。勝境屬僧。奇境屬商。別院屬美人。窮途屬名士。此天與人之善逆物理。而必欲顛倒之者也。

織綺生云。庭樹宜月。

蟻綠云。非顛倒則造化不奇。

名山鎮俗。止水滌妄。僧舍避煩。蓮花證趣。

蓮衣云。坐蓮舫中。途使四美具。

少郭云。余每過蓮舫。見其與蓋關塞。未知能避煩否也。

稚蘭云。為下一轉語曰。老僧於此避煩。

星象要按星實測。拘不得成圖。河道要按河實濬。拘不得成說。民情要按民實求。拘不得成法。葯性要按葯實阻。拘不得成方。

退省子云。雖然。賦天地人物。

奇山大水。笑之境也。霜晨月夕。笑之時也。濁酒清琴。笑之資也。閒僧俠客。笑之侶也。抑鬱磊落。笑之何也。

長歌中令。笑之宜也。鶴叫猿啼。笑之和也。棕鞋桐帽。笑之人也。王淦生云。可作一則笑譜。

露花十劑。以補之水。以潤之。露以和之。摘以宜之。火以洩之。日以澁之。甫以滑之。風以燥之。松靈以養之。紗籠紙帳。以護之。

器花翁云。瓶供飯。非惜花者也。

小清閣主人云。石以鎮之。香以表之。

麗字不能盡梅。淡字不能盡梨。韻字不能盡水仙。艷字不能盡海棠。

退省云。幽字不能盡蘭。逸字不能盡菊。

蘭丹云。曩於武原陳氏園。池見退紅蓮花數莖。實兼麗澹韻艷幽逸六字之勝。

櫻桃以紅勝。金柑以黃勝。梅子以翠勝。葡萄以紫勝。此果之艷于花者也。銀杏之黃。烏柏之紅。古柏之蒼。寶竿之綠。此葉之艷于花者也。

高帝生云。果之妙至荔枝而極。枝之妙至楊柳而極。葉之妙至貝多而極。花之妙至蘭蕙而極。枝葉並妙者。莫如松柏。花葉並妙者。莫如水仙。花果並妙者。莫如梅花。葉莖果無一不妙者。莫如蓮。

脂粉長醜。錦繡長俗。金珠長悍。

香祖云。與富而醜。富而美。與美而俗。富醜而才。與才而悍。富俗而淑。

兩生綠萌。風生綠情。露生綠精。

省緣云。烟生綠魂。月生綠神。

竹儂云。香生綠心。

椰樹宜詩。山樹宜畫。園樹宜詞。

雲在曰。密樹宜風。古樹宜雪。遠樹宜雲。

博士成金。無不滿之。欲畫筆成人。無不價之。願縮地成勝。無不擴之。胸感香成夢。無不證之。因冶水云。鍊香為心。無不馳之筆。

烏宜情聲。花寫情態。香傳情韻。山水開情窟。天地開情源。

月舟云。雨濼情苗。月生情蒂。

羅月主人云。鑑証情禪。

織綺生云。詩孕情因。畫契情緣。琴圓情趣。

將營精舍。先種梅。將起畫樓。先種柳。

竊溪云。將架曲廊。先種竹。將闢水窟。先種蓮。

詞章滿壁。所嗜不同。花卉滿園。所指不同。粉黛滿座。所視不同。

蓮生云。江湖滿地。所寄不同。

愛則知可憎。憎則知可怡。
紫蕙云。怡則知可節取。

云何出處閉戶。是云何享福讀書是。

澄菴云。閉戶讀書。塵中無此福也。

厚施與即是備急難。儉婚嫁自然無怨曠。教節省勝於裕留貽。

印青居士云。施與也要觀人婚嫁也要稱家。

利字从禾。利莫甚于禾。勸勤耕也。从刀。害莫甚于刀。戒貪得也。

春山云。酒从水。言易溺也。从酉。酉屬金。亦是兵象。

乍得勿與。乍失勿取。乍怒勿責。乍喜勿諾。

戒定生云。乍責勿任。乍諾勿疑。

素深沈。一事坦率便能貽誤。素和平。一事憤激便足取禍。故接人不可以粹然改容。持己不可以偶爾改度。

无礙云。深沉人要光明。和平人要嚴肅。

有深謀者不輕言。有奇勇者不輕鬥。有遠志者不輕干進。

心白云。有快腸者不輕施報。

孤潔以駭俗。不如和平以諧俗。嘯傲以玩世。不如恭敬以陶世。高峻以拒物。不如寬厚以容物。

心逸云。能和平方許孤潔。能恭敬方許嘯傲。能寬厚方許高峻。

冬室密宜。焚香。夏室微宜。垂簾。焚香宜供梅。垂簾宜供蘭。

證淚生云。焚香供梅。宜讀陶詩。垂簾供蘭。宜讀楚些。

樓無重櫺則蓄嬰武。池無雜影則蓄鷺鷥。園有山始蓄鹿。水有藻始蓄魚。蓄雀則臨沼圍欄。蓄燕則沿梁

承板。蓄狸奴則墩必裝褥。蓄玉鬪則戶必垂花。微波菡萏多蓄彩鷺。淺渚菰蒲多蓄文蛤。蓄雉則鏡懸不

障。蓄兔則草長不除。得美人始蓄寶眉。得俠客始蓄駿馬。

梅雁云。有曲廊洞房。葺鐵茶臼。始蓄麗妹。有名花美酒。象板鳳笙。始蓄歌伎。

任氣語少一句。任足路讓一步。任筆文檢一番。

問漁云。少一句氣恬讓一步路寬檢一番文完。

以任怨為報德則真切。以罪己為勸人則沈痛。

華山詞客云。任怨忘有德色。罪己不作勸詞。

偏是市僧喜通文。偏是俗吏喜勒碑。偏是惡姬喜誦佛。偏是書生喜談兵。

信甫云。偏是枯僧喜見女色。

子鏡云。偏是貧士喜揮蠶。

真好色者必不淫。真愛色者必不濫。

仲魚云。拈花以微笑而止。飲酒以微醺而止。

俠士勿輕結。美人勿輕盟。恐其輕為我死也。

心白云。猛將勿輕調。豪貴勿輕依。恐其輕任我以死也。

甯受嘯獸之惠。勿受敬禮之恩。

問漁云。嘯獸不報而亦安。敬禮雖報而猶歎。

貧賤時少一攀援。他日少一掣肘。患難時少一請乞。他日少一疚心。

仙洲云。富貴時少一威福。他日少一後悔。

舞弊之人能防弊。謀利之人能興利。

沈若溪云。利無小弊雖興不廣。弊有小利雖除不盡。

善詐者借我疑。善欺者借我察。

安航云。故疑召詐。察召欺。

過施弗謝。自反必太倨。過求弗怒。自反必太卑。

梁叔云。自反非倨。彼其人必係騎士。自反非卑。彼其人必為重臣。

英雄割愛。奸雄割恩。

蘭舟云。愛根不斷。終為兒女累。

天地自然之利。私之則爭。天地自然之害。治之無益。

若溪釣師云。因所欲而與之。其利溥矣。若其性而導之。其功偉矣。

漢魏詩象。春。唐詩象。夏。宋元詩象。秋。有明詩象。冬。包含四時。生化萬物。其國初諸老之詩乎。

蒼儂云。六朝詩象。殘春。晚唐詩象。殘暑。

鬼谷子方可游說。莊子方可談諧。屈子方可牢愁。董子方可議論。

玉滄云。留侯方可持籌。淮陰方可推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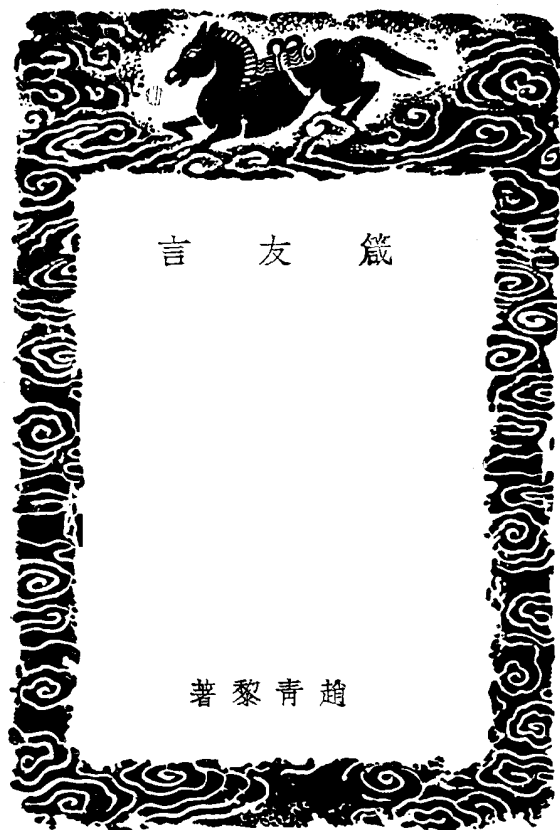
无礙云。老子是兵家之祖。鬼谷是法家之祖。莊子是詞章家之祖。

唐人詩多類名花。少陵似春蘭。幽芳獨秀。摩詰似秋菊。冷艷獨高。青蓮似綠梅。仙風騎鶴。玉綵似紅

蕤。樣綺思。嬌媚。章柳似海紅。古媚在骨。沈宋似紫薇。矜貴有情。昌黎似丹桂。天葩洒落。香山似芙蓉。慧相

清奇。冬郎似鏡。梗垂絲。蘭仙似檀。心馨口長。吉似優。蘇曼。彩雲擁護。飛卿似曼陀。羅。瑤月玲瓏。

嘯琴云。微之似水外。排桃。牧之似雨中。紅杏。



箴友言

著 黎青趙

清 星閣趙青黎著

從來大學問大經濟，祇在人情物理中體出。故象山陽明其論雖高，自不如紫陽涑水，人人可造，必別具一副心肺，斷非聖門真種子。

天資過高人，往往慕嵇阮風流，鄙程朱迂闊，而其一種蕩肆光狀，令子姪見之，害遂有不可究詰者。李斯焚書坑儒，大蘇歸咎荀卿，常思何故。

王安石一生許多歹處，只是一個拗做，將來有天姿者，最宜慎之。

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良賈深藏若谷，反覆看來，畢竟無過藏字一訣。但和而不流，亦是喫緊為人處。

勤儉二字，今人真視為老農老嫗口頭語，於是盛衣服，耽宴游，隨有一輩無賴子，與之呼兄呼弟，博鞠逐臭，鬪雞走狗，從前面目，蕩然殆盡，乃清夜思之，竟不知自家何遂至此。人常喫得菜根，則百事可為，其裨益豈僅在區區之事生產已乎。

自古薰蕕不同器，孟嘗食客三千人，固賢於世之鄙吝一流。若屏去鷄鳴狗盜輩，進鄒魯之衣冠文物，其氣象當更不知何如。

交游至今日疎而密，密而疎，前後止若兩人者，猶是常態耳。其中變幻詐偽，安能窮詰。苟在我無主見，定入其局而莫出矣。寧使我負人，固是好雄肺腑，必致人負我，亦是自家察識不到處。

箴友言

箴友言

末俗之薄，即父子兄弟，尚生多少抵牾，何況他人。然於得意日而談炎涼，終非真知灼見。此正須大學問，在不則靡頂放踵，不止為孟子所譏者矣。

閱歷久則世故深，世故深則天機淺。此儒家常語，亦迂論也。天下斷無不知世故的聖賢。讀鄙夫章可見。蓋必須窮到那邊盡地，方能做到這邊盡地。但明知他不好，而猶存一番忠厚，便是養我元氣處。故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祇是要改，我輩亦知改過，第苦改處僅在一刻，不能長久。方改時豈不自謂終身，乃自謂終身便不終身矣。當去此念頭漸漸行去，今日改今日的，明日改明日的，自然長久庶幾寡過焉。

文章因風氣為轉移，而操觚家專尚揣摩。此晉魏以後無復秦漢醇厚也。夫伸紙直書，不欺所見，安必前人之不如是。彼文選中轉相摹擬，莫知其非。又安見前人之生今日而仍如是哉。故文無別佳處，但使俗人皆詆毀毀罵，而我胸中實有一段自得之趣，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第一過來人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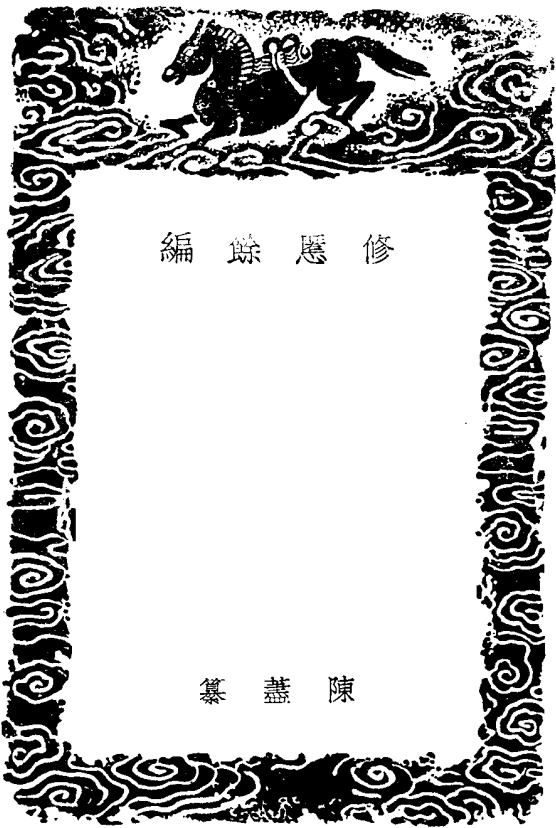
詩與文章同一吐屬，乃詩能道性情，時文僅可叶之乎。皆揣摩誤之也。誠能養正其性情，使語語皆設身而處，絕似聖賢本地光明中流出，則自有不可磨滅的氣槩。覺制義廢而吾文必不廢，方是真正本色。

讀青原頭祇為明理，理不明而沾沾於有司之繩尺，世風所以日下也。故明季有白面書生之謂，且一經落第，便覺餒然。繆緣見識只到得博科名一層耳。若就中探取出養性養氣，并知人論世滋味，自有老當益壯，窮且益堅，念頭必無間斷之弊。夫間斷最是不好，不但做不得上達工夫，即博科名亦是難事，不可戒哉。

此寥寥數則耳，而讀書明理知人論世之學，並洋溢於行間，非實過來人安許道隻字耶。書名箴友，在當時必實有所指，今數十年而已不能舉其人，度其人之不能率教可知也。而直諒多聞，其沾溉於後世者不少。豈斤斤為一人發者，亦在乎人之善讀者耳。嘉慶四年除夕，姪孫紹祖識。

箴友言

三



修 應 餘 編

陳 蕙 纂

修 應 餘 編

明 陳 蕙 纂
蕙字辰亦號無隱道人江西南華亭人今隸奉賢縣明處士入清未仕

題辭 雜語

道未罷了善終未知風雷可懼勸戒之師見聞所及修省之資從此勤心去惡毋遲

雜語

薄福之人過享其福必有忽然之禍長貧之人不安其貧必有意外之憂

讀書貴多莫其博而能通行善貴多莫其專而能久

自視太無用疑天下皆有用之人則必受無用之累自視太有用疑天下皆無用之人又必受有用之累

大抵人之氣質不良非授之先天即沿之傳習知而能改猶恐未善知而不改吾末如之何矣

未得一業則事事皆可求以求其業為主既得一業則事事皆可廢以專其業為主

失意事來治之以忍方不為失意所苦快心事來處之以淡方不為快心所惑

除夜不可不謹夜若不謹意必蕭索內氣酸則外氣亦不揚以元旦係一年之休咎古人所以兢兢守歲也

凡人處世必須奮志專精學一技藝然後可以立身立家上可養親下得貽子中能自享且學一藝成則

修 應 餘 編

修 應 餘 編

友從藝而交親從藝而厚事在官府不忠於無人身遊富貴不憂其冷落不費力而人情自然聯絡不逞勢而外侮自然不至此先君子學藝之明驗也苟不學藝浮蕩天地間朝食不給夜寢不安見人飽煖徒增悲嘆情景難堪百不如意皆由自成廢人所以如此蓋我既無所用於人即每事難以求人難以求人則人將侮我橫道之來亦惟飲恨誰得而禦之吾嘗見一不習藝者身本華閨一旦家貧身老捫虱杜門日不舉火無冬無夏所少者不習一藝耳吾又嘗見一習藝者身本落魄一旦矢志發憤習成一藝無可富而富者得交無可貴而貴者不拒家豐禮備財足勢行前後天淵所賴者得習一藝耳甚矣立身之道不可不蚤為之計也且如最賤者莫如傭夫竟日勞苦不嫌醜辱得直不過毫釐效力有如大馬尚能餬口歎然自足至若窮而無告淒其可傷是無藝者之不若傭夫也又如最惡者莫如乞婦學作鬼話遊於村野人知其偽而受其騙彼用其術以贖其生滿囊盈囊居然活計至若身無倚賴日不聊生是無藝者之不若乞婦也嗟乎顧此堂堂之軀忍淹沒乎顧此遲遲之日忍虛度乎天下事可養生者亦多術矣易不求之於己甘自放廢以至遲暮無聊填於溝壑而不見歸

人生不能厭離嗜慾反加結習繁懷百計德憑貪賤溺苦海而不惜入鬼國以無辭如逢美色盡思已有如見綺縠盡思已有有善使令盡思已有如觀華廈盡思已有如遇佳饌盡思已有一切珍異玩好聲歌貨賄想無不於是嫉忌貪婪之念互橫于中求富貴而不得縱尤怨之無涯惟染指于惡業乃洗耳於良言獨不思此身之精力易竭也光陰易去也年壽易盡也況乎子孫之享與不享尚未可期何苦而如蠶之縛如蜂之釀經營竭蹶沒身不顧及其奄有疾病始悔身外可棄迫病瘥而誤為如蠶至於患難流離亦知算營得便追事平而非愈力亦或有困窮終瘁勞而無庸頓生悔悟者則曰我今布衣足矣何過望焉及其稍稍獲志又復妄念紛乘亦或有親戚交疎子居淒楚憤而思過者則曰吾安吾命也分止如是耳及其偶有倚賴又且傾勢為之亦或有孤軀乏胤暫生方便稍悟習善者則曰吾即食貧又何患焉及其俸有子嗣又且惡業繁生噫嗚呼結習不捨何乃如此吾思錦衣千襲不過煖而止梁肉盈庖不過飽而止大廈萬椽不過安而止假使一朝命盡骨填腐草雖繁華已極而眼目無知即曰富貴貧賤非祭不同終屬炫世之虛文無與本身之實際一歸于土等腐荒坵北邙曩曩又誰辨之故容膝數椽不必廣居療饑半菽不必肥甘蔽體布素不必輕煖苟其不然而必攘攘於風埃求其盡善盡美以河山為世業以四大為金湯而且棄精于妖媚之地逞威于角勝之場居火宅而縱五官之惑入世網而失一身之本不亦大可惜哉

甜酸苦辣宜嘗遍是非好惡總由人出死入生寧不易各宜努力去修身
人有福緣亦有業緣報對各異毫不可強福緣報對如身本貧賤一朝遇時富貴相逼榮親蔭子自享遐福此前生事傲之無益妬之無益但有好心腸行善事一條路以俟報於來生耳業緣報對如身無倚賴貧窘百端受人凌侮交游既絕子嗣又劣此亦前生事怨則業深恨則業重但有甘忍耐痛自反一條路以俟調其業障耳若見福而非分希冀無不墮落值業而尋頭討腦愈日陷溺矣

修 應 餘 編

三

人之罪業。何處無之。一舉動而罪業生。一飲食而罪業生。一涉想而罪業生。及言得意。易出詭語。則罪業生。言苦衷不無怨尤。則罪業生。凡喜怒愛惡之失宜。思想悲憂之悖理。便是罪業。罪業營心。如塵蔽鏡。如線織衣。日夜蒙牽。心難安靜。欲心安無事。必須條件掃除。歸於一空。始可入學道之門。

富人為善。止須用力。貧人為善。必要求心。不求諸心而惟力是恃。則貧人終無為善之日矣。且用力者。僅堪修福。而求心者。反能格天。則貧人為善。又有百倍於富者矣。吾聞之於陽明先生。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災星。

世間萬事。總屬虛花。一切富貴勢力。無非是飄蕩寄浪。行雲轉瞬。如豪家著姓。盛則淫威惡薄。衰則困苦伶仃。所謂富是虛花也。如甲第名門。身在則聲勢赫奕。身沒則流離瑣尾。所謂貴是虛花也。又如衙胥役戶。得時威福。生殺掌握。失時退休。妻孥並困。所謂勢是虛花也。又如國賈巨商。錢神可恃。儼若紳廉。既而幣竭。立見蕭然。所謂力是虛花也。蓋天下事。大抵如此。前熾盛而炙手。後立敗而如灰。今古興亡。其數必然。如良田廣宅。人所願也。嬌妻艷妾。人所願也。合子賢孫。人所願也。而天命靡常。每每鮮終。曾幾何時。而良田售之別姓。無多日也。而廣廈鞠為茂草。妻妾之奉。既艱白首于良人。嗣服之賢。且先殞身于地下。則造化運之權衡。誠非人力所能強也。物積久而終散。勢有必然者。于是苟求之物。輕棄不惜。酷好之貨。析薪不顧。豈不可笑也哉。

為人各有習氣。各有性情。各有規模。各有身分。風土有善惡之殊。人心有邪正之異。涉世不可以己例人。性怯畏事者。以柔忍為能。遇一日事。即作百日憂。性刻寡恩者。以勢力為能。逞一分惡。便為十分巧。吾恐巧者終損良能。憂者不失好事。為無用而見笑于人。毋為乖巧而自戕其性。

今人無事。動說厭我身閒。似無著落。以是為憂。我謂人生得閒。最是好事。閒正可以治心。閒正可以悔過。閒正可以積功。閒正可以向善。且返觀內照。得於靜中。自攝則七情六慾。不煩制而斂迹。我於閒時存心道。與究大生。死者從閒裏去。來者從閒裏來。何莫而非道耶。

人不能自貴而望人之貴我。人不能離賤而怨人之賤我。斷無是事。亦無是理。凡人欲學道。必待無事時。亦焉得有無事時哉。乃知人有無事之身。決無無事之心。惟其有無事之身。而心更不可閒矣。蓋身本無才。固可無事。心多散亂。清淨難期。況富者經營之不暇。貧者愁苦而難窮。十二時中。此心有如浪翻潮湧。能保其無事乎。要於此時。持守牢固。湛然不動。隨境安身。不為物累。庶幾可耳。

凡人好事。做得一件。是一件。勿論大小。凡人惡念。消得一分。是一分。勿論有無。好善之人。陰為善。惟以善念為修。不善之人。陽為善。惟以善事為鋪張。凡人身上各有病。但俱不自知耳。如人有執己見為是。而盡人為非者。有言必強辯。不認己謬者。有面則足恭。背而誇訕者。有愛人憂己。恨己恨人者。有幸人落魄。嫉人逢時者。亦有目難見物。輒起私心。求乞

不遂便生詛怨。亦有施恩不察。反責其非。亦有人未用而思見憐。及既用而思專主。亦有假他人之聲勢。作自己之雄風。少不如意。微色發聲。凡此之病證。皆屬於心狂。凡人既作好人。雖遇極不堪事。切須忍耐。徐道人云。做好人。須要到底。一些欠缺不得。尺蠖能變化屈伸。人謂其善知機巧。然食蒼則黃。食黃則青。未免屈曲隨人。忘其本性。是不若鷓鴣鳥忘機。而樂且過之。

著精神於世。故謂之幻中尋幻。任斷割於己身。謂之真處忘真。張芸叟詠百舌云。學盡兼禽語。終無自己聲。良堪警喻。

事要求人。必受虧。心若有貪。必短氣。

毋疑人以不肖。毋強人以不能。毋乞人所不願。毋責人以不堪。凡人有向未見官府者。聞官府二字。輒為驚覺。幾至廢寢忘食。手足無措。若此者。不過愛其生。惟恐陷于罪也。則知生之可愛。罪之不可作。亦盡人而明之矣。何以官府之罪。則畏之。自作之罪。則不畏。身外之生。則愛之。當身之生。獨不愛。今人當以畏官府之心。畏造罪。以畏造罪之心。自衛其身。時刻兢持。惟恐落于罪域。方是超生死路。

人身有三寶。所謂精氣神也。其所謂神者。即吾身之視聽言動也。其所以為吾視聽言動者。氣也。其氣之得以運用。吾之視聽言動者。則全賴乎精也。故滋精者。顏色潤而肢體健。飲食進而病不侵。究其所以致此者。氣壯神強也。然而氣壯神強。必賴乎精髓之恆足。苟其不然。則氣不旺而衰。神不強而昏矣。尙何忍色慾是戀。沉溺愛河。

凡人有逞己之能。笑人之拙者。此皆惡習也。夫己之能於人乎。何與人之拙於己乎。何尤。況人之時命不同。時命通達。愚而為事。無不善。時命蹇塞。智而為事。無一善。是真有莫可強者。見可動而不惑。見可動而不亂。見可畏而不拘。見可親而不諂。於道為近。

凡人事有不可勉強處。切勿勉強。有不可驕語處。切勿驕語。於道方有本領。寧貧莫負。寧死莫食。求。

福薄之人。無過每思改過。而福且不來。福厚之人。有過未思改過。而福且不去。甚矣薄福者不可不修也。無可勞而勞。無可諂而諂。無可忍而忍。總畏魯褒之錢神。

言人短而己之短不顧。責人失而在躬之失不知。真謂旁觀者清。而當局者迷矣。凡人作詩及傳記雜文。切不可作落魄無聊。悲楚不堪之語。恐蹈其識。所宜深戒。即古人窮愁詩句。一切不得意語。慎勿粘屏貼壁。蓋朝夕耳目所親。無一善語。亦為不祥。故凡有淫亂怪異。死喪變故。刑傷窮苦。夢幻惡相。不惟口不可言。即耳亦不應聞。恐有以移我性也。故道家以為深忌。醫法云。若近穢氣。有傷真氣。可為此註。

處世界是畏途。為人確是難事。貴乎自信而無礙。端在乎立心。

天下事有最可笑者。有者愈求其有。無者莫值其無。說相誇誇。說相造業。不知我算其長。天反報我以短。我算其短。天反報我以長。總無一定之理。實有難明之數。古人云。勝人是禍。饒人是福。凡人要便宜者。事必從便宜。壞性剛愎者。事必從剛愎。壞好刻薄者。事必從刻薄。壞多疑心者。事必從疑。心壞使氣質者。事必從氣質。習陰謀者。事必從陰謀。循不至於至精至神。術未可試也。輕試者害人而必自害。道不至於至精至神。道未可妄也。狂妄者欺人而終自欺。

凡人得於前生。隨性而來者。謂之業。得於今生。因形而作者。謂之罪。罪可消。則業亦可脫。業沉。則罪且蔓生。雖有輕重淺深之別。要之有罪業者。即謂無根器。無罪業者。即謂有根器。根器之有無。不定在好道不好道也。假使好道而廣營罪業。雖好道無益。不好道而罪業淨盡。則獲福現在。故為善有難易。職由此耳。今見世人。聞邪說則心悅而慕之。專一向往也。披梵笈則身親而習之。未嘗專一向往也。何疑信。迥別若此。又如有。人日則身閑無事。夜則成步多驚。外見其身安暇。內苦其神昏顛倒。何身心。別若此。又有人。於得意事中。仍有失意。於憂患事中。更加憂患。遂至懦弱。而子身無倚。寡助而親戚背離。是皆前生業也。又見世人。知淫慾之非。而終溺不改。知好道之妙。而終慢不遵。此誤於習染者也。有如聞善言而不信。知過失而不悛。此誤於積情者也。又如明知已非。而惡言不絕。口明知已非。而惡念不絕。諸心。心常轉於惡言。心常逆於惡事。此誤於欲戒不戒者也。是皆今生罪也。嗟乎。人孰無業。業既難遣。而更復造罪。焉得不貧窮困苦。為世所憎棄哉。故濟貧之方。第一在滌業滅罪。毋更煩惱於然尤也。

學禪取其靜以攝心。非遇凡事不動。則不可學道。取其和以養氣。非遇凡事不爭。則不可學儒。取其行以立德。非遇凡事不亂。則不可。

何公云。好尚隨時變。由人心生。人心隨時變。變由好尚見。曩昔之人。尚質直而不貴虛浮。當今之世。尚虛浮而不貴質直。嗟乎。可勝道哉。習俗移人。賢者難免。但問此衷。則斷不可壞。

隨緣好。隨緣好。隨緣知足。無煩惱。夜喜高雲共片心。日愛春眠不覺曉。

見人女色。須當我避。勿使彼欲避我。

凡人易好道者。信必不專。易習業者。事無一就。易論事者。理必不明。易責人者。人必不信。故學業與好道。一般。必須一一不亂。朝斯夕斯。持以敬。蓋敬則心主于一。畏則不敢不一。自然功用。緻密。精神向往。凡人愈心勝者。事無一成。疑心勝者。事無一成。驕心勝者。事無一成。行不恆者。事無一成。語言不一者。事無一成。志願太高者。事無一成。易生瞋恚者。事無一成。是皆可為修身行己者戒。

凡人待我好。處不可刻。待我惡。處不可不刻。待我好。處而忘之。不惟負恩。而於好事。一家怨。漸疎。而不種其根。待我惡。處而不忘之。不惟宿怨。而於惡事。一家怨。積而纏結。其惡分明。善惡兩途。從心而生。亦從心而結。所謂惡從汝心生。亦從汝心受。人皆不悟耳。故但念人善。勿念人惡。方是人品。母氏嘗

訓子曰。汝但念人善。慎勿念人惡。人惡人自作。人善汝宜學。噫。母教如此。敢不敬從。凡世有陽惡陰惡。以威勢劫人財。以機巧弄人事。雖設心不仁。而仍使人知之者。此陽惡也。若本無勢力。而妬人之能。恨人之富。日存意中。究不見其損人。空自壞其心術者。此陰惡也。陽惡天尚不赦。陰惡罪豈能逃。

人之精氣。果有盛衰。假令守精如至寶。護氣若明璫。使孩提之性。老而不失。則得道成仙。皆賴乎是。用之綿綿。能無雜擾。則有病無病之故。無不自知。永年不永年之故。無不自知。死而入善入惡之故。亦無不自知。但此氣候。仍須悟理。明見解透。學問深。把捉定。然後能之。噫。山河大地。何在非仙源。山河大地。亦何在非泥鞞。自在人之修。為何如耳。

人當周旋世故時。惟其最偽處。仍有一番真意。尚亦不失人品。人當周旋世故時。惟其似真處。不過一味偽心。豈尚得為人品乎。

語云。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由今觀之。人為食亡者。亦多矣。不可不重。五穀。不可暴殄。天物。凡人為我任事。切不可妄疑。蓋既任而疑之。勢必至疑心重。而任心輕。雖有竭力而忘之。偶失小過。則責之以至。無在不可疑矣。於是可用之人。不為我用。我用之人。終不可用也。秦誓曰。實能容之。所當三復。凡事有倉卒而至者。慎不可倉卒以應之。假如倉卒之間。臨一未經事之人。一時惶惑。手足無措。中無主而搖亂。遂至費用不經。動多後悔。季文子三思之法。真可為倉卒者用。

周氏學道紀言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造化主。不逐四時凋。如此語。可參可讀。損德之言。無心聞而不忘。好善之語。有心聽而難記。終是善根未備。

一人在書館。不敢率意小便。必定向於庭之一方。而此庭之草。夏秋最茂。獨此便處。寸莖不生。其人乃喟然曰。人心亦猶是也。苟令積惡。焉有生意。

朱子云。雖處困窮。而樂無不在。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又云。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誠哉是道也。誠哉是道也。人何語而不可。

凡事切不可與婦人謀。婦女之流。易短見。故里鄰不睦。親戚相疎。皆由婦人起。蓋女流之輩。好惡靡常。事即近理。斷然執拗。詩曰。可以饒裳。惟酒食是議。則會是無他求矣。劉伶云。婦人之言。切不可聽。言尚不可聽。何必他論乎。今有男子。而責備婦人者。真沐猴而冠者也。

凡人語言。有三者。當戒。好言。鬼神者。其人。多暗昧。遭遇輒阻。好言。夢幻者。其人。作事。優蹇。一生。空虛。好發一切惡言者。其人。必不仁。自然。一生。不善。事事。坎坷。故人。若說鬼說夢。說說。怪異。不實者。此。必無狀之小人也。諺云。其人。無一善言。終非。良士。戒之哉。

凡人於親戚友朋。前言是非。好惡。切不可一時。說盡。如愛其人。便欲說盡。平生。惡其人。又欲說盡。平生。是。好者之言。不無過於好。惡者之言。不無過於惡。過於好者。浮而狂。過於惡者。毒而刻。既非立身之道。又為啓覺之端。

以薄加人者每厭聞人之從厚以厚加人者多不信人之刻薄。貪者逆取不顧非義而不厭廉者順取得之分內而常愧。以惡加人者雖戮其人心未快以善及人者苟醫一言而心不忍。有一長者謂予曰：人雖至聰至明求當身無過者百不得一。故友朋能言過失遂為良友。親戚能言過失。真是至成善乎哉斯言也。

怨我勝我無非助道之良緣。愛人敬人俱是操心之要法。

凡今之人自絕其生以求生。自欲尋死而畏死。有大不可解者。如身當健強。則逞智彈力。機心刻運。謀一分刻薄。為一分力量。成一分力量。作一分聰明。算他人必使之窮而無告。怒他人必置之死而後已。如此存心。而本來方寸已屬烏有。此豈非自絕其生乎。及其驕奢縱欲。放廢無道。捐軀不悔。於是痼疾延年。不離床枕。列嘉穀而難嚙。御華服而難披。快意空在。目。密友不能代。惟恐其死而死。終不免遇師巫。如親父母。待醫卜。若接神明。禱祭而告。夜以繼日。推命求詳。東而復西。人曰：可救則哀號叩首。人曰：可危則泣涕張皇。破平日之吝心。則千金可揮。變平日之驕態。則陌路至戚。求生畏死。有如此者。而於平日何不存心養性以俟天也。

吾心未嘗壞。想他人之事則壞矣。吾身未嘗壞。謀他人之事則壞矣。吾口未嘗壞。說他人之非則壞矣。吾意未嘗壞。憶他人之惡則壞矣。究其所以壞我者。皆與我無與也。亦何苦而甘自陷溺哉。

飲食所以養生也。養生者因其饑餓而療之也。因其饑餓而療之。則飯糗茹草足以充腸。善矣。豈必烹鮮擊肥。富有四海。日食萬錢而後稱快哉。

人云：食素則精神不支。服葷則筋力強壯。然未見茹素者枯槁而立斃。服葷者肥澤而永年。則日用三餐。得飽即止。不必動想葷腥。況世之窮餓者多。彭澤乞食。憂情長饑。彼賢人君子。尚爾如此。何必欲殺生害命以恣口腹。

凡人飲食慎勿輕視。食為民天。所以養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古人嘗以一飽當富貴矣。以我遇窮而口腹不繼。我雖賢豪。其不納之溝壑也。幾希。故嘗味如膏藥。一飯德不忘。端在於此。今人不付己德。不量來處。而輒侈口肥甘。恥嘗菜菔。且饑無厭。爭逐豆羹。食人之食。視為當然。素餐不愧。反嫌供薄。不知我有何功德而恣意下筯也。

凡遇飲食。虛文勝。嚴束。則我不食之矣。好驕。僂。好。則我不食之矣。及開。吃。吐。怒。罵。則我不食之矣。及惡客。詬。賤。貪。饜。無。恥。則我不食之矣。此禮食也。或色味有所疑惑。或形著於夢寐。或下口覺其無味。則我不食之矣。此智食也。知智食可以養生。知禮食可以立品。

凡人事有不可勉強處。切勿勉強。有不可驕語處。切勿驕語。念人之惡。而不忘於心。是積惡於心也。積惡於心。是我之惡。更甚於他人之惡。一切惡習皆從心。一切惡緣皆從心。一切惡相皆從心。現人亦何可不修心也。

白豆黑豆。賢者尚爾勤心。而況於庸愚乎。日中莫萌一惡念。口中莫發一惡言。意中莫存一惡事。暗中莫想一惡人。醫仁術也。精能起死。謬足傷人。起死者種德無限。傷人者造業靡窮。語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慎與。又云：學書紙廢。學醫人廢。紙廢尚可為。人廢尚可為乎。念之凜然。

凡市有泥塑小佛。及鑿器銅器諸小佛像。及木魚。素珠。為孩提玩者。切勿置之穢處。失製之初心。蓋世之有是物。所以培重心。恐其少而不善。長即難。故設此具。詎可褻慢之乎。

人稟天地之瑞氣。以生於世。何不修省而溺於塵勞。如惡念日萌。不知恩怨。待一切人。苛搜不善。口雖卷。訥。而此意常存。又如日造惡業。不察晦明。處一切事。俱指為偽。身且不能而動。責人非。又如惡行日深。不辨是非。於一切行。厭聽良箴。忘人大德。而反多惡怨。又如惡習日染。知而不俊。在一切物。易毀不惜。耽於積業。而不思究過。如是種種。苟能糾察。而日省。痛革前非。深悔後蹈。則為善亦不難矣。然必勤省斯悔。勤悔斯革。勤革斯遷。自在改過者之加功也。誠如是。自然福至禍消。謀為遂而魂神安矣。

教子者愛勝於教。則教不行。愛子者教勝於愛。則愛可用。富貴子弟無成者。失於姑息也。貧賤子弟易成者。習於嚴束也。嚴肅則不慢。姑息則多狎。多狎則心易散。失嚴肅則日就規矩。所以有成否之殊。

論書法。筆使墨飽。則筆可銳。往。墨須硯精。則筆能滋潤。控筆要緊實。以有力為主。運筆要提空。以輕快為主。點畫要用意。應分輕重。疎密。收放。要審勢。須有模樣。身分。生死。大無倫。老幼。而苦楚。情形。總然無異。見之。傷心。可畏。想到此時。人有何樂。急宜存好心。行好事。凡事。饒人。一著。庶為自己方便。

存心積慮。天道昭昭。人有陰惡。必有奇禍。陰惡者。意業是也。意業者。結習不解。是也。古人云：不可輕責人。以死。臨大危難。而輕責人。以死。尚爾不可。況惡之欲其死乎。於我仇矣。彼仇而我不仇。則仇亦解。於我怨矣。彼怨而我不怨。則怨亦釋。何忍自己先萌一死念於中耶。

人生罪業。大半成於口過。如幸人之禍。一出口而慈心頓滅。如傳人之惡。一出口而惡業遂成。況失在他。人。於我何與。為之聚而笑。各有閨門。於心何忍。為之私相誇論。誑言綺語。總屬禍階。多言多敗。無非罪案。要知日習不察。難以悉舉。易曰：口可以飲。不可以言。凡人時宜作是想。

凡人敬信三寶。不當無事入廟。動輒求神。如此方為尊敬。經典法錄。猶如皇史之御覽。是帝王相傳寶訓。非平人私得竊窺者。今人好善。當以敬心修行。改過遷善。為上。設若經典。必須從師信受。亦不可逐件探討。須有定向。若使務廣多門。必至心生疑亂。反獲罪愆。且不知我夙根如何。若使杜撰學法。便是戲侮人天。尤重於私竊御書矣。凡行善。此事大宜猛省。今人好弄文墨。出動染翰塗抹。不知古人喻訟師之滿筆為磨刀。又有云：求筆下超昇。則知下筆原非輕易。善之善則善矣。善之不善。吾恐染頭有神。默將伺我也。故筆硯雖便。勿輕著手。一以檢存心。一以戒

暴殄一以敬惜字。

凡人疾病時。勿要輕信鬼神。出動許願。聽巫禱祀。要知生死大事。數本前定。豈在此一陌紙錢可挽回乎。徒滋殺生業耳。況事神不敬。反遭其怒。怒與陽隔。人何可知。如事不關其人。屈曲在內。總亦無用也。不要聽信僧道。拜經布施行善本諸方寸。積功端在平時。豈在渴方掘井。況到得數盡。總有人事亦無可用。但須平日心地好。博得臨終痛苦無。斯為要著。

凡人疾病時。不可多疑鬼。惟識此。蓋疑則無。此自然之理也。心有疑。雖草影風聲。無非妖異。心無疑。即耳聞目見。亦屬空虛。要之鬼。惟識此。究竟原無。因吾心之憂。若疑慮故耳。如人登塔頂。見全塔動搖。非塔動搖。乃是我心動搖耳。推此則物物可知。故人當疾厄。切勿疑注。天地之大。何物不有。且生死大數。豈在此識兆間。君子亦務存其正理而已。

字為天下古今之寶。隨身隨事。皆不可少。真所謂利生民於萬世者也。而世人不知敬惜。輕易書寫。妄以與人。及作淫辭。曲擅寫詞。詛退婚。與批殺批斬。及抄不正藥方。以至秤賣字紙。糊器踐踏。扯毀雜用。所以天之報施。亦終其身於貧賤。文昌寶訓云。一切閑文字。皆與藏經同。故自古惜字者。每得科名報。亦得長壽報。亦得廣嗣報。因果頗多。慎不可忽。若今世之不敬字紙者。因其前生罪重。無有智根。求善難入。所以目不識丁。學道先當敬惜字紙。敬惜者。如前髮用威宜永禁。

凡人子事親不可不孝。然孝固難能之事。談何容易。假如父母性粗。率衣之不悅。不悅奈何。又如殺。殺必求美好。有餘必請所與。不願意而悲怒。生即願意而終不憚。又奈何。且如勉力苦於不繼。盡心又慮難周。計長計短。責是責非。雖竭力而親不悅。又奈何。古人云。有是病用是藥。逆來順受者。此之謂也。但遭此境。人子亦人子耳。總一窮字難當。然不可以貧窮之故。於事親起一厭惡心。發一違逆言。生一煩惱狀。此三者不孝之情形也。設或稍見焉。即平生極孝極弟之人。於此便虧德行。故即親心不亮。亦須曲從。禮曰。下孝在養。子僅養也。而可勿敬乎。況父母之年。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則父母氣血。衰筋力強弱。應事接物之能。任不能任。疾病疴癘之得。愈不得。愈皆人子所當日存諸心者也。夫人子乳哺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苦辛不知凡幾。而後有 myself。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豈以親之衣食短長。而遂忘報於罔極。故即力不從心。亦宜曲勉。而至沒身不倦。方為子道。即父母之嗜好不克周。及而養事之心。不可少懈。第一要轉柔爾顏。凡事敬唯順從。務求親心之悅。蓋親心悅。自然有所感。格而不苛。責矣。禮曰。有和氣者必有愉色。人子視親順親之道也。如是而少長不移。始終不二。臨深履薄。而不敢有拂於親心。是即菽水承歡之要道也。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其將以獨逸一審聽之乎。

子先人歿已七載。而猶不知歿也。日夕之間。常疑在室。飲食之間。常疑在行。行道之際。常疑在途。睡臥之時。常疑在寢。依依戀戀。有如孺慕。追思之不得。號泣靡從。心如醉而如噫。復若狂而若喪。噫。此何心也。而予罪至此。鄒子曰。是所謂終天之恨。君子有終身之憂。為此故也。嗟乎痛哉。為人子而使親歿而生恨。無寧使親在。而無愧於心。亦竭力孝養者所宜知也。

祭祀吉事也。故祭祀不言凶。而用柔日。拱立尚左。必齋戒以告成事。此禮之大者也。今人見人祭祀。輒發惡言者。最為可恨。若在年節。尤當忌之。

喪事凶事也。故拱立尚右。食於喪者不嘆。臨人之喪不敢笑。望柩則不歌。入哭不端拱。禮經以為君子見人之喪。當如是也。今世衰微。人無德行。有人子而飲酒食肉。借設奠而用笙歌。藉送喪以恣宴飲。風俗之壞。豈不大可痛哉。吾聞人子居喪不言樂。已孤不更名。忌日不樂。適墓不登。墓父之婢妾不漱。妾見父之執。不問不敢對。抑何孝思之兢兢也。而今人毫不知孝。為何事。雖父母在堂。尚以士芥視之。況其終乎。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

齋者。古人端居別室。靜心定慮。掃除萬緣。一心存想乎神明。兢兢如在。不敢散失。故謂持齋持執也。收攝此心。以對揚上帝。貴其所以齊不齊也。祭義曰。齋之日。思其所嗜。思其所食。思其笑語。齋何以不慎乎。無奈今人持齋有齋。而不戒者。果可笑也。更有齋日。轉借暮夜開葷。更有齋者。勸人宰牲。齋人談諸。闔壺齋而亂行惡事。如是不過為貧減口。非所以為齋也。齋戒乃是學道入門第一法。安可輕視。

萊菔先生學道紀言。有云。無事莫教心空。有事莫教心亂。二語具有至理。徐道人云。治心如澄水。澄久水自清。要掃塵緣。須明此義。貧也何妨。但要心地好。貧也何妨。但要罪業少。貧人可無宰割生靈之罪。可無鞭撻奴婢之罪。可無不禮神明之罪。可無苛算積逋之罪。可無靡費暴殄之罪。可無使人怨恨之罪。可無私通婦婢之罪。可無侮老騙貧之罪。此貧人之樂得為貧人也。為人須常尚質。不當尚偽。今有極力於偽。而忘脫乎質者。每事居之不疑。窺破其隱。不值半文。見識要廣。交遊要多。理路要清。主意要真。氣質要雅。心術要好。上之有軒冕之父兄。下之有軒冕之甥姪。而家且富饒。施與不吝。則身雖盲聾瘖瘂。亦必為才人名士。如無此三者。即子產再世。張華復生。人無不以盲聾瘖瘂目之矣。略讀幾行書。勿認為名士。略通幾個字。勿認為才子。故布衣而欲妄議朝官。徒步而喜冒從人爵。皆我所不取也。

凡人好譏前輩過失。總是用心刻薄。即有是處。不當附會其說。恐熾澆風。姑存厚道。未得同於人。姑求異於己。矯異求同。此小人機變諸俗之法也。禮貌不加於師傳。惟知犬馬畜役之心。謂之凌辱斯文。玩弄得險於書籍。終無聖賢對我之想。謂之鹵莽自棄。

財貨之有本乎命。有者自有。何誇焉。以勝己者。較則氣消。詩書之通本乎學。通者自通。何傲焉。以勝己者。較則志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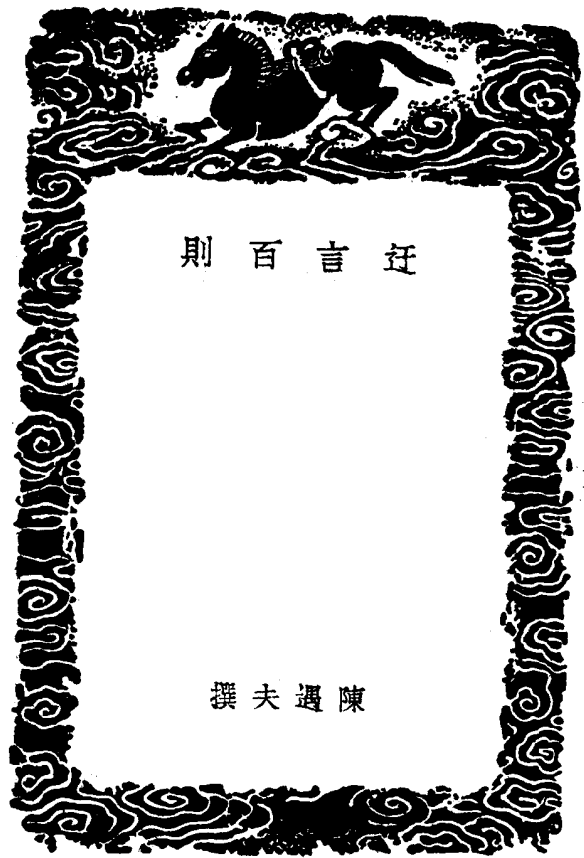
己酉五月晦日。暴雨竟日。浪田沒岸。予獨坐小軒。顧此沉晦。如樓禪室于深山。聽其淫沃。若苦窮途于寒夜。雖天外鳥聲。幸而不絕。樓頭樹色。依然在望。而萬慮皆灰。一靈獨照。稔知筋力之既衰。感慨年華之

易謝。恐不免於流浪生死。爲之嗜嗜長嘆者久之。唐人王適蜀中旅懷詩曰。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秦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此四語。竟可作予行狀。嗚呼。古人亦有如此者乎。使我讀之。竟日沉下。

予往時居城。於黃昏將旦時。每聞鐘聲。心甚悅懽。有躍躍欲舞之意。蓋聲遠之鐘。神異世所共知。兩則聲模糊。則聲清曉。所不待言矣。至若兵將至城。鐘聲如哭。其音哀而靡曼。人不之察。而城中遂遭大變。予今棲遲村落。欲聽此聲而不可得。雖野寺霜煙。不無清響。卽道場搏擊。亦有金聲。然終不能入我耳也。向所謂聽鐘聲而思封疆之臣。其係土地之安危。必有如前所聞者。故記之。

予幼讀論語。於子路遇丈人章。太師擊適齊章。每每讀之。悅懽不已。舞蹈欲狂。及讀孟子昔者王豹章。詩經兼葭之什。亦皆如之。至若燈下讀書。每至夜半。必閉門外。喧闐聲。讀之夕則聞之。不讀之夕則不聞也。此聲何聲。亦何自而來哉。人謂予於書有夙契。後必成就。豈知凡緣昧性。良貴失心。蠶魚空老。難成一藝。卽今訓課兒曹。遇讀前書。亦且油油在中。故憶曩昔之情形。轉憎今茲之遲暮。因嘆近今子弟讀書苦難。如赴沸鼎。卽強勉訓練。要之順口。亦且不從。若有見書句。而如親故人者。非有夙契不能也。況更有以異於人乎。與言及此。能不仰天推心。流涕太息。

凡人交遊親密。有情過父子兄弟者。姻婭冷落。有疎如觀面路人者。或失口生嫌。遂至結讐不解。或戲學小技。竟成起家大業。此皆得之前生。莫能強也。故雖惡之而不去。求之而不來。



則百言迂

陳遇夫撰

迂言者何。善言也。善則何迂乎。爾言人所不言也。人所不言而言。言而善。則何以迂。非所當言也。善則何不當言。非其人也。身為公卿。可以升。為人為方伯。連帥。可以賞。罰。進退。人。以是而言。言出而應千里。下令如流水。匪然。不怒則笑之。故曰迂也。或曰。此非迂言。先民之言。誰得而迂之。曰。古乃所以迂也。隨地轉移之謂風。情欲趨向之謂俗。風變俗易。代異世殊。執古繩今。是迂之尤也。曰。然則孔孟古之書也。而不迂之何也。曰。不敢也。勸為典。著為令。朝以是教。鄉以是學。由之取尊榮。非之蹈明罰。故有行違無貌戾也。曰。然則談仙說佛。此誠迂也。世故不迂之。又何也。曰。是不同釋氏言因果。思果報也。道家言感應。冀福應也。譬投餌取魚。非能捨餌。利得魚也。若夫正其利。則不謀。明其道。功則勿計。世所急也。而迂之。故聞者以為迂也。雖然。惠迪吉。積善慶。古聖有言矣。果迂乎哉。不迂也。庚寅長至日。澤農陳遇夫書。

迂言百則

新寧 陳遇夫 交甫撰

洞靈經曰。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上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教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
管子曰。心君之位也。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荀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則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呂覽曰。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耳。吾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吾何為。而怒。
黃子公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讓過。貶酒闕色。所以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悞。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怨篤行。所以接仁。任才使能。所以濟務。殫惡斥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按後度。所以應卒。設變致權。

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激激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陸子曰。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乃長。淮南子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董子曰。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人也。義我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衆人不察而反之。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知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

疏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劉氏說苑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君子之富何如。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殺。親戚愛之。衆人善之。

揚子曰。天下有三門。絲子情欲入自禽門。絲於禮義入自人門。絲於獨智入自聖門。

崔子玉座右銘曰。母道人之短。母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誇議庸何傷。毋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在涅貴不淄。曖昧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固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徐偉長曰。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

諸葛武侯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文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辱莫大於不知恥。

開謗而怒者。讒之囹也。見譽而起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盧照鄰謂孫真人曰。高醫愈疾。奈何真人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味。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夫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癆瘵。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憔悴。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星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疽。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其燥。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針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拯之災。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坎。

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生之要。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自慎。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

姚公元崇口箴。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遠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嘿。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誠其口。

陸敬輿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

柳公玘戒子五失。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儻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淫頗僻。銷刻德義。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衝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已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不敗者。

韓昌黎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澗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罵。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晝日不怠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假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彿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范公質誠兒姪八百字。昨得謝課書。希於京秩之中。更與遷轉。余以諸兒姪輩。生長以來。未諳外事。艱難損益。懵然莫知。因抒古詩一章。曉之。去年初釋褐。一名列蓬邱。青袍春草色。白紵乘如仇。適會龍飛慶。王澤天下流。爾得六品階。無乃太爲優。凡登進士第。四選陞校。歷官十五考。敘階與爾儔。如何志未滿。意欲陵雲遊。苦言品位卑。寄書來我求。省之再三。歎不覺淚盈眸。吾家本寒素。門第寡公侯。先子有令德。樂道尚優游。生逢世多僻。委順信沈浮。仕宦不喜遠。世隱同莊周。積善有餘慶。清白爲貽謀。伊余奉家訓。孜孜務進修。夙夜事勤。肅言行思。惟尤。出門擇交友。防慎畏薰蕕。省躬常懼玷。恐被庭闈羞。童年志于學。不墮爲箕裘。二十中甲科。穎尾化爲虬。三十八入翰苑。步武向瀛洲。四十登宰輔。貂冠侍冕旒。備位行一紀。將何助帝猷。既非救旱雨。豈是濟川舟。天子未退棄。日益素餐憂。黃河潤九里。草木皆凝瀆。吾宗凡九人。繼踵升官次。門內無白丁。森森朱綠紫。鷓行泊內職。亞尹州從事。府掾監省官。高低皆清美。悉由儂倖升。不因資考。朝廷懸爵秩。命之曰公器。才者祿及身。功者賞於世。非才及非功。安得專厚利。寒衣內府帛。飢

貧太倉米不蠶復不穠未嘗勤四體雖然一家榮豈塞衆人議願願十日窺觀千人指借問汝與吾如何不自媿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常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忠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馳騁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飲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權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蓬蔭與成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死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驛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克咸懷憂長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慎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名勢不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必有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顛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合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躡進徒爲耳

寇萊公六梅銘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習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晏同叔几銘小飯防飽跬行慮跌巾有角執衣存衿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濂溪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橫渠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後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邵子無名公傳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而無心者也有迹有心者可得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也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可得而名乎故自爲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九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履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易履性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

惟求多德夏涼遇有熟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暖餘藜藿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

迂言百則

迂言百則

迂言百則

迂言百則

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嘗未嘗愛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一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言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又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鮮有不敗者如利刃在手物來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則刃與物俱傷矣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可行也

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君子所以貴慎獨也言發於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術一時或可欺人持久必敗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入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也逆天理者禍患必至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司馬溫公整水銘整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飲小飲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溫公解禪六偈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鋒鏑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

蘇東坡爲過祝銘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子以此書獄常思生

黃山谷游藝齋銘色荒者使人躑躅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贈張叔和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蒲團日靜鳥吟時爐薰一炷試觀之

王公隨省分箴夕晦書明乾動坤靜物粟乎性人賦子命貴賤賢愚壽夭衰盛諒乎自然冥數潛定蕙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澗火炎輪曲轅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茶苦善甘鳥黔鷺白性不可易體不可移根苗則梓續尾乃悲巢者罔穴泳者寧馳竹柏寒茂桐柳秋衰闌里泣鱗傅巖背像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尙處順安時吉祿長享

李公至縉座石銘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

迂言百則

迂言百則

迂言百則

迂言百則

莫與汝爭智，憐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戒。安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已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思防。豈若長存子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范公堯夫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思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公恕自諷平生有二十失：僥倖下急，遇事輒發，狷介酬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節，節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賦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遜，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多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離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踈儉，當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聞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愛，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葉水心曰：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不合于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于愛世，雖仁無益也。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五辛胡氏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人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則不招誹謗，取怨辱矣。

朱子曰：天地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以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洹澁，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虱，如鬼蜮，如狐蟲，閃條狡狴，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彼小人雖曰難知，亦烏得而逃哉。

東萊呂氏曰：君子所信者，此心也。若頹後世之毀譽，是有待於外也。

西山真氏曰：水不能不過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蒙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志衰矣。勵志之士，不可不

戒語

高子蓮生八牋，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穽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疎狂。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為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為尤高。讀書不見賢，為鉛槧備，居官不愛子民，為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為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為眼前花。居逆境中，周身皆鐵砧，百鍊而心不變，處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銷磨，靡骨而不知。人心一真，使霜可飛，城可隕，金石可貫，若為妄之人，形骸徒具，真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形影自媿。

心體便是天體，一念之喜，景星慶雲，一念之怒，震雷暴雨，一念之慈，和風甘露，一念之嚴，烈日秋霜。何者少得，只要隨起隨滅，廓然無礙，便與太虛同體。

疾風怒雨，禽鳥咸戒，霽日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晴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泉綠芹，何物不可飲啄，而鷓鴣偏嗜腐鼠。噫！世之不為飛蛾鷓鴣者幾何哉。

除忿怒，戒塵生，使掃。莫論是否，百年偶聚，何苦煩惱。太虛之內，無物不有，萬事從寬，其福自厚。斷嗜慾，染性觸物，黏於胎膠，煙愛賊人，毒於戈矛，片時意適，永劫靈消。一絲未斷，塵網難超。戒多言，箴不扣自鳴，鐘鼓為妖，寧口之羞，斯氣之浮，恂恂訥訥，立誠寡尤，如瓶是守，括囊无咎。澄意思，箴夜結於夢，畫馳於想，起滅萬端，盡歸虛妄，要拔前根，須除後障。一劍當空，羣魔消喪。

郁離子劉基曰：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僥倖以為首，是故失意之事，恆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方正學曰：為子孫者，欲其慈，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領，領者善之徒，領者惡之符。非義之利，脂毒可喜之事，穢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泚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薛敬軒曰：怒至於過，喜至於流，思索太勞，而不節，皆暴其氣之事。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多言最使人心志蕩流，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充，箴亦安。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淺深。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不露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安和舒泰，不待言。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故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煩擾。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皆當深味。

氣。直是難養。子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此知克己最難。

陳白沙忍字贊。七情之發。惟怒為最。衆逆之加。惟忍為最。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愈。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又曰。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語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心地要寬平。誠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王陽明曰。樹木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己之惡。則甚人之怒也。

黃泰泉曰。宋人有言。銷偽去驕。矯輕警惰。情則散緩。閒適。自以為賢。其志也昏。輕則便儂。狡厲。自以為美。其動也踈。驕則狠傲。倨慢。自以為剛。其氣也悖。偽則機械。變詐。自以為智。其心也欺。是四病也。忠信所以銷偽。威重所以矯輕。孝弟所以去驕。學習所以警惰。警其情。則惺惺如也。去其驕。則雍雍如也。矯其輕。則肅肅如也。銷其偽。則慥慥如也。夜氣清明。頓醒明命。則四病除矣。

陳幾亭龍正曰。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吾力所及。勿輕言。

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親。我愛彼。彼亦愛我。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烏知有我。鄉人之所以與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為後世計。後世孰能忘之。聖賢所以長生於人心也。

張陽和元仲曰。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此是至簡至易之學。

吳素衣桂森曰。舊說。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概。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頗愛其語。因續之曰。元酒咏方淡。太音聲正希。大丈夫不可無此見解。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瀾。大丈夫不可無此達觀。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大丈夫不可無此風味。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

高景逸曰。無事故靜坐。靜坐原無事。若欲起別法。即是名多事。有事故應事。應了原無事。若起厭事心。如何了得事。

于景素孔無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議衆詆時。立得腳定。纔見堅真。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治寂時。無歇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雷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

夏正夫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也。此日閒過二也。此身一敗三也。

陳樵山銘。羣居慎口。獨坐防心。

劉念臺曰。許似直。佞似忠。詔似恭。曲似慎。刻似公。巧似智。又曰。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嘗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學山曰。飲食有節。脾土不洩。調息寡言。肺金自全。動靜以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恬然無欲。腎水自足。

雜志。戒酒後語。忌食時。噴。忍難忍事。順不明人。

寧耐是處境第一法。安詳是應事第一法。退讓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若將富貴貧賤死生置之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流水之聲。可以養耳。青不綠草。可以養目。觀書釋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可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

右迂言百則一卷。國朝新甯陳遇夫交甫撰。按先正格言。重規疊矩。如箴銘。如著蔡。如藥石。如弦章。儼然具有淵源。原可互相印證。是書亦隨手掇拾。而要言不煩。所謂為人若此。庶乎近焉者。讀者幸勿疑其太簡。詎以挂一漏萬也。自序一首。未謂惠迪吉。積善慶。古聖有言矣。果迂乎哉。不迂也。殆為中人以下言之者。心良苦矣。夫報應之說。原本古經。而通儒屑屑言之。則已陋。况未盡可憑耶。新甯縣志。稱先生撰正學續一書。不逮宋人道喪千載之說。搜採自漢迄唐二十七人。據本傳而加論斷。明白醇正。足以破專固之見。亦儒林中要書也。又稱究心宋學。踐履端方。不愧醇儒。又稱生平潔身砥行。敦崇禮節。捍患濟窮。則亦強為善而已。而必墮於前因後果之渺茫哉。若為流俗人說法。則正自不得不然。昔司馬溫公自署迂叟。晁明遠之景迂。蓋又景司馬。倪元鎮亦自署倪迂。三君子匪迂儒。而是書亦匪迂言也。心良苦矣。道光戊申秋。晝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自序

古人之學。自修身齊家。以至處事接物。莫不講而習之。企於明善以復其初。迨三代而下。以詞章爲工。而實學之功疎焉。間有白好之士。著書立說。闡發理道。或條目頗多。使人不勝束縛之苦。抑或執古不化。令人反爲藉口之端。其有裨於風俗人心。幾何哉。辛卯歲。余在皖江。讀陳榕門先生訓俗遺規。乃其臬吳時。憂訟獄繁多。冀往哲之格言。啓迪顛蒙。以冀上追刑措之治。誠意美而法良矣。繙閱久之。心領神會。見其實有關於修身齊家處事接物之道。因擇其尤切於身心日用者。錄爲一編。於其含意未申者。發明之。時勢異宜者。圓融之。遂覺簡而易從。通而易行矣。藏之篋筒。本爲教家之用。同志見之。每勸刊刻。以公於世。因不揣固陋。付之梓人。誠使人皆信好。身體而力行之。未必無補於風俗。幸勿視爲淺近而忽之也。乾隆丙申八月中山馬輝德章氏序

簡通錄

馬輝述

簡通錄卷一

清 定州馬 輝述

袁氏世範州人官至監登聞檢院 袁氏世範先生名榮字君載宋時書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耳。曰此其無知耳。曰此其失悞耳。曰此其所見者小耳。曰此其利害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愚嘗言睦家之道。不論理。即忍之謂也。如吾十分有理。人有越理者。吾不能忍。持理與之爭論。人方昧理。必不服理。彼此爭論。勢必動氣。而生嫌隙。嫌隙既成。迨氣平事過。或因旁人議論。或由自己省悟。明知前日無理。亦不肯認者有矣。惟忍而不較。不惟嫌隙不生。倘昧理者一朝明理。方且服吾包容之量。自知愧悔。斯不難認錯。彼此可以釋然。但處之不善。一味藏蓄。貌合情疎。已非骨肉所宜。況積之既多。更有決裂之患乎。如此寬懷以自解。則忍斯無弊矣。然此特爲家中平等及略疎遠者言之。若係尊輩。則不可存是念。只當安然順受。盡孝盡弟。積誠以感之。或相機以諫之。至切近子姪。便當委曲開導。諄懇訓誨。若爲家長者。修身以端其本。凡處家之道。無不公平正直。以爲法則。而又將此忍字申明善處之方。凡一切盡倫盡制。家家規。悉爲講明。令人人遵守。如有不率。當訓飭者。亦爲訓飭。當懲楚者。亦

為筆楚，但不可惟求太過耳，並非只一忍字，遂含糊了事也。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之意，事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傳遞，則彼不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而增益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愚謂家中傳遞言語，子弟婦女固有之，婢女僕隸，尤甚，輕信傳遞言語，男人固有之，婦人女子尤甚，蓋子弟婦女，俱本家骨肉，即無知傳遞言語，大概出於無心，未必意及結怨，婢女僕隸，與一家本無情誼，相關而人既下賤，心多輕薄，或因主人與此人微有不合，即借以為獻勤之具，或因自己受此人偶爾挫折，並借以為洩忿之端，始而增益其詞，繼且無中生有，主人不察，聽之有味，誘之使言，以為忠我愛我，此技一售，遂日以般弄是非為事，不使一家盡成讐仇，不止然在丈夫，尚有明於義理而不信者，若婦人女子，識見淺近，往往為其所誤，居家明於此理，如有子弟婦女，傳遞言語，不惟不聽而已，且以正言教之曰：爾即所言，俱真，亦當隱諱調停，成全一家和氣，方為好子弟賢婦女，奈何發吾之聽，離間骨肉乎？子弟婦女，自然欲服變化，至於婢女僕隸，輕則叱咄，重則打罵，彼將有所忌懼，而不敢發，如此，則忿爭潛為消滅，而言者知之，亦必愧感矣。若背地竊聽人言，囑令子弟婢僕探聽人言者，尤屬無良之極，家中有此，實為禍根，更不可不知所警戒。

壽昌胡倅，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為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隸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愚謂不獨見家法，亦以養德性，子弟婦女，少更世事，不體下情，只知伺候適意為快，稍不如意，無論事之輕重，是非，遽行打罵，以至彼亦人子，日遭殘虐，而無告，如此立法，一則不能驕縱任意，再則辨別是非輕重，並可以戢其暴戾之氣，而長其愛人之仁。

楊椒山遺囑公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椒山遺囑，進士官兵部員外郎，諱孟憲，忠憲。你兩箇是同胞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寬性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而皮若有些衝撞，攔待他罷，應寬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因他惱了，你就不讓也。

愚謂兄弟有私財，即有私心，諸事不和，皆由此起，不積私財，其本已清，如微有不和，固兄弟均有責望，畢竟以弟敬兄為主，故一則委婉以出之，一則嚴厲詳懇以道之，凡為弟者，甚勿悞聽世俗兄弟齟齬之說，自陷於不孝不悌也。

應尼媳婦，是儒家女，應寬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尼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宦家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寬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媳婦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她媳兩箇是一樣的，兄弟

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愚謂貴賤相形，莫過妯娌，而穿戴尤甚，如妯娌之間，為於愛敬，賤者猜忌不生，貴者欲抑為念，雍雍禮義之風，溢於閭闔，由此推之，衣服首飾，以為公共之物，亦無難矣。若子婦之與寡母，子婦各自屋裏喫飯，母親自己喫飯，冷落寂寞，何堪下咽，豈但久則生惡而已。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為好盜之媒也。

愚謂女子十歲以上，斷不可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入中門，當就親族及隣里言之，若自己子弟，則不在此例，但十歲已就外傳，當居宿於外，有事可入中門，無故亦不可在內，頻頻來往，男僕呼喚，則入稟命則入，稟命時亦當令人通知，不可私自潛入，然中門之內，雖士大夫之家，亦有父子兄弟叔姪同居一院者，男女禮節，尤不可不謹，如父母年邁，凡一應婦女，俱當依晨省昏定進食進藥之禮，不必有所避忌，如父母尚在壯年，婦適舅所，當在堂屋大衆之地，如舅在室，有故當見，必姑在室，或衆人姊妹在室，不可私自獨見，若母死父續，或父所置妾，與已俱係少壯年紀相同，雖有繼母庶母名分之尊，然尊莫尊於舅之與婦，論以男女之義，對勘言之，大概相似，壯舅與婦，尚當別嫌，微此，即當遵斯例，不得私自獨見，至姑嫂嫂及姊妹，雖或係骨肉手足，若俱少壯年紀相同，亦當遵斯例，不得私自獨見，相見之時，男女俱當恭敬，不得側坐睡臥，戲笑歡呼，若伯與弟，叔伯與姪，則不相見矣。禮男女七歲不共食，喫飯時，凡男與男同處，女與女同處，中門之內，具有滿然之恩，秩然之義，而庭幃蕭雍矣。女人最好談論是非，至親尚當防閑，族隣尤甚，若外來姑婆，更為奸盜之媒，不可不戒。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人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受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丟去，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說，某人惱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

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微忌之心，人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愚謂先生剛正之氣，直凌霄漢，真有俯視一切之概，而處世接物，則謙卑遜順，委曲彌縫，惟恐得罪於人，事若相反，不知數條俱是克己工夫，已私既克，則無怨而剛，自是一串事，至於利行無怨，因功獲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惟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不友又不孝，記之。

簡通錄 卷一

五

1513

愚謂母家兄弟多視姊妹為外人而在父母視之則皆子也姊妹貧窮不惟自己不能照顧父母有所與有當面遠阻者有背地怨言者兒子猶可媳婦特甚為媳婦者亦為人女倘遇貧窮不能不望母家周濟如兄弟有所阻滯能甘心否何不將心比心助丈夫為孝友之人並為自己貧窮之地

顧亭林日知錄 先生名炎武字 吳山人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愚謂公藝九世同居以得力在忍故書忍字百餘以進當必有所以處忍之道復有紀綱法度行乎其間使男子不得妄聽婦言婦人不敢離間骨肉只以大君之前未便瑣屑故總其得力之大端為言耳若僅含默隱忍一朝尚不可居何能竟至九世即浦江鄭氏十世同居立有家規其一百六十八條並非只不聽婦言一節遂別無事事今之居家者當就二條參觀而善效之惟在婦人則當常念鄭氏之說時時警省家長之教化愈易行矣

陸桴亭思辨錄 先生名世鑄字 范文正公 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為吾人飲食之法

愚謂無論賤役農工及各色人等只言食之不豐不念事之有缺即在士大夫亦冀佛祿之厚鮮思官守之曠此所以官譏素餐人多充食也范文正公為宋名臣第一功業所垂雖血食萬代亦不為過而乃舉食與事兢兢對勘惟恐虛糜今之飽食終日者能不汗顏耶

張楊園訓子語 先生名履祥號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相知義理至十五六歲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向為農為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游閑入於非應易以為善

愚謂此就尋常農家子言之若士大夫之家幼時自無不讀書至言十五六歲觀其質志分業未免太早蓋人至十五六歲心思方開從此加功正足變化氣質且此時志尚未定若但顧其志向恐少年無知以讀書為苦思欲改圖者多至二十以後分業可也然為士之外亦須因其時地各就一業不必拘拘於農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

愚謂世人聘女務求淑女擇婿必期佳婿而己子女却溺愛嬌縱至於不佳不淑而莫知迨至害己以害人始悔前日之失教晚矣為父母者不可不將此意時時提撕多方教導為子女者亦當謹遵訓誨各自勉勵子為吉士女為恭人將來琴瑟調和克昌厥後父母與有光榮矣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為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即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豈有不好之理乎

愚謂手足一體痛癢攸關固不可因妻子之私失其天良傷吾肢體即論以後起之利益手足並有相幫相助之義去手則不能持去足則不能行常見兄弟情誼乖離各居分爨農家不能自為耕種必至僱覓工人商賈不能自為營運必至朋合夥計士大夫之家或讀書或作官一身不能兼顧他務必至延請親友倚任家人是何異自剪其手足至不能持不能行乃割他人之手足強合吾股肱之上持行自不能得力姑無論好兄弟即屬惡劣猶人患癱瘓病症手足雖卷舒不能自如究竟愈於他人強合之手足且人之患癱瘓者甚至手足不能動履猶百方調治冀復其初從未有恨而去之者何以與天性之手足竟忍心去之亦不思之甚矣至於一人不能獨好之說可以處外人不可以處兄弟蓋處外人己果好人實不好可以遠之若至親兄弟可近不可遠在己有不好自己不知無論矣即再三自反在己真好彼之不好我不能化也是我的好有未盡處從來如象可謂十分不好卒被大舜感動世之歸惡兄弟者何不即大舜與象觀之

古者父母在無不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顧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每從此始

愚謂有私財必好貨財好貨財必私妻子至私妻子將遂無所不至此即為不孝不悌之尤事僅不顧父母已哉嘗見有私財欺瞞父母兄弟者良心尚未喪盡更有藐視父母兄弟喫公中飯幹自己事明目張膽竭力經營家中事務多所推卸偶爾著手即便侵蝕日積月累雖獲厚資父母兄弟身上不用一文坐視父母兄弟之手而不顧不惟骨肉痛心抑且道路切齒為父母者當為豫教禁子弟不得有私財並申明私財之弊為兄弟者當念父母生我俱是光身一人何物為我所有即我身亦是父母之物我生之後仰賴父母衣食以有今日敢自私自利兄弟同心協力共勤家事不但庭幃和順孝悌可全即日月亦漸見豐盈必不至有乏財之患若遇父母不明不知私財為居家禍端陰以財私厚一子于能婉言不受尤足以服兄弟而悅父母然非篤於孝友者不能父母亦不可不去私心而存公道

魏環溪庸言 先生名士仕至刑部尚書諡文忠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畫見於形象夜見於夢魂必讓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鑒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愚謂人之敢於為惡者或以鬼神不見不聞為善未必獲福為不善未必得禍或以鬼神在廟在寺祭享可以邀福不祭享難得免禍不知鬼神即在人心心之念頭初動不能有正而無邪覺得此念為邪

即是鬼。即是禍我者。便戰慄驚懼。務驅除之。覺得此念為正。即是神。即是福我者。便恭敬尊奉。務保守之。久將有神無鬼。念頭一歸於正。此心成好心。此人成好人。因而福降禍消。不信鬼神。肆無忌憚。小人無論矣。不猶愈於許愿燒香萬萬哉。

世人卻看戲場。何曾看得一箇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箇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戴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愚謂今人只是把自己攔到一邊看戲。若把自己攔到戲裏看。自然願學好人。不願學不好人。如有敗德之處。方自對花臉。毛骨俱慄。何暇更笑他人。誠能如此看戲。世事盡是戲場。隨事把自己攔到裏頭。看用不了的法戒。何思不做好人。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愚謂忠臣孝子。知其可敬。並非空空一敬。須常矢其效法之心。寡婦孤兒。知其可憐。亦非空空一憐。須當盡其周恤之義。然周恤寡婦孤兒。倫類不同。分際亦異。禮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所以別嫌疑也。隣里及遠親族。只可外事幫助。非至窮餓。不必有所饋送。至親饋送存問。當數於衆親。而形迹不妨疎略。若嫡親一家同居。則奉養逾於衆人。誠懇教訓其子。務使成立各業。有餘則照料其家事。不足則供給其衣食。至母家兄弟。男家有倚。請喚饋送。過於平時。男家無倚。接來常住為妙。地方官凡有差役。俱為豁免。旌表節孝。苟於例符。即便舉行。為上司者不可過為駁詰。致胥吏緣以為奸。若夫傾害忠臣。孝子。欺凌寡婦。孤兒。能不萬世罵罵乎。

湯潛庵語錄 先生名璣 河南睢州人 順治己丑進士 課子溥等讀書 嘗至夜分不輟 曰 吾非望汝孟貴 少年兒宜使苦 苦則志定 將來不失足也

愚謂父母溺愛不肯使兒子喫苦。不知逸則淫心。生勢必流於匪僻。愛之適以害之。恐將來失足。課子苦志讀書。父母之心亦苦矣。究之孟貴亦未嘗不由此。然亦不可過苦。使有傷於血氣。

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傳流至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傳說耳。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享。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即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只是不信。

愚謂人能為善。又去祭享。與聖人神道設教之義。尚屬無礙。若素行不善。只靠祭享免禍。恐鬼神即與貪官行事一般。亦有為顧不來的時節。可奈何。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略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頑固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為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並可解此人於厄。

愚謂此轉忍字為加一倍法。忍字不過能容。此則因病下藥。盛德感人。稍有人心。自必相親而化。寧僅

彼此免於禍厄耶。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綉。常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相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為。若常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愚謂凡事皆留下後來地步。便可無入而不自得。況如此存心。天必佑之。將見衣食常裕。逸樂永享。世之縱情肆慾者。及至時勢艱難。始恨從前之過分。晚矣。

我不識何等為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喫虧的。便是不識何等為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愚謂知此。可以得交人共事之準。吾雖不好便宜。日與君子處。公正相摩。終久得了無限的便宜。吾雖肯喫虧。日與小人處。齟齬難滿。終久有喫不了的大虧。可不擇之於早哉。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願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閑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愚謂女子小人所見者。小只在勢地上計較。故氣不能平。爭不能息。如全以情理計較。我果有理。無論勢地高下。讓入一步。俱為盛德之事。況我未必盡有理。正當反己。自責。更不可與人爭。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即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即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回善念。

愚謂施恩不望人知。方為真善念。真恩惠。真應做之事。但施恩之際。亦須分明鄭重。如人舊有受恩之地。吾量力施之。彼縱不知恩。猶為應做之事。若人無受恩之地。吾一味以施恩為應做之事。率意濫施。勢必及於匪人。恩多反成怨矣。亦不可不戒。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愚謂人惟以此數事為當然。故處世多招怨。居家多忿爭。若知此即為刻。事事留其有餘。在已常處於厚。遂無往不可行矣。

史摺臣願體集 南揚州人

父慈子孝。兄弟友恭。恭從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著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為德。受者視為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愚謂無所為而盡道。方見天性真摯。與路人市道迥異。且消却多少怨望計較。

事親者雖救水當盡承歡。若到子欲養而親不在。即椎牛以祭。不如雞豚之速親存也。

愚謂人子能常念此奉養之道。自然能盡。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事務。語練人情。長進學識。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游。飯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鬪狼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愚謂人家子弟之境。皆由少年時縱容浮閒所致。蓋少年血氣未定。既無正業。必入邪路。弗念物力艱難。但知縱情肆欲。化消祖業。自不待言。迨至貧窮之後。在己一無知能。親朋交相憎惡。豈不束手待斃。若各習一業。督令成就。不但人歸正道而已。幸有祖業可憑。不難承先裕後。即無祖業可倚。行見白手成家。語云。不願金玉富。但願子孫賢。意在新乎。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即昆蟲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撻。以傷其恩。

愚謂父母與子。多因子尚幼小。忽其教誨。不知幼小時最為緊要。從此留心。隨時訓誨。小子天真未漓。不待鞭撻。自然易從。久則習與性成矣。

毋以小嫌疎至。毋以新怨忘舊親。

愚謂至戚舊親。彼此皆存此念。自不至有傷厚道。

親族隣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僕僕之爭鬪。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愚謂處世之道。俱宜如此。而族隣尤要族隣。一有嫌隙。即不至仇怨相尋。不了朝夕出門相見。何以爲情。語云。寧惱遠親。不惱近隣。甚言隣之不可不睦也。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隣里。人生關一不可。然睦族更宜講求。從來帝王。尚敦天潢之派。況庶人豈可薄視本支。每見今人。修寺塑像。蓄養歌妓。賭賽豪華。往往不惜千金。獨宗族面上。爭較釐忽。不肯用一文。殊不知一族。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所至。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饑寒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支。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即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即門將無物。幾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強登堂。足將進而趨避。口將言而囁嚅。甚至逢迎少人。此際即曲意周旋。尙增幾許踟躕。況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疎也。人當審己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

愚謂人之膜視族人者。直以人自人。我自我耳。不知我與族人。皆祖宗一體所分。合來只是一箇祖宗。祖宗看族人。與我亦只是一箇人。人人將此義往復於中。不以族人視族人。而以祖宗遺體視族人。則情誼關切。自不至厚於他務。而薄於宗親。貧富有無相恤。恩禮備至。水源木本。氣脈流通。祖宗在天之靈。有不愉快者哉。但人貧賤有品。難離。倘或不肖。族衆每以爲玷辱祖宗。不惟不相周恤。並且嚴加擯斥。然終不能令人勿呼爲某氏之子孫。其玷辱何有窮極。況在祖宗有此子孫。如病贅瘤。彌覺恐怖。爲

子孫者。能周旋調理。使歸於正。其有功於祖宗尤大。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計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

愚謂此等忌刻之人。世俗往往有之。不惟自見其惡。且足以買禍。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

愚謂人能辨此。則以理爲斷。忠言亦必不逆耳。小人遠。君子親矣。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巔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愚謂人無關切之意。不惟言不入耳。且惹人厭。嘗見親族。每以家務受屈。逢人告訴。如自己果是。旁人

也助不了分毫。徒供外人談笑。深家人隱恨。若自己也有不是。當面即不斥責。背地亦必有後言之。更屬無謂。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氣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愚謂二者爲世人通病。若弗平心檢點。任情犯此。不但憑爲口實。前言可愧而已。設遇陰險之人。且有身家之患。可不戒哉。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愚謂此世俗之人。往往有之。不惟在己不可。倘遇此等人。並當婉言勸諭。

不爲過三字。味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愚謂此即良良心味。不過體面抹不吊。自爲遷就之辭耳。人能從此提醒。立定脚跟。自不至有所移易矣。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愚謂凡人。只知進而不知退。故終身皆是苦日子。若能翻轉念頭。只往退步想。蔬食簞瓢。皆有至樂。況小康之家乎。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

愚謂嬉笑怒罵。多由於不賢之婦。罕聞此聲。必丈夫刑於寡妻。婦人格守婦道。而門內肅然矣。

待小入宜寬。防小入宜嚴。

愚謂得罪小入。也有害。親近小入。也有害。惟寬以待之。嚴以防之。斯無二者之患矣。

年高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此兩種人。不可與之較量。

愚謂此兩種人。世俗所謂無賴。當早有以善遇之。如橫逆忽來。亦當以理爲諭。如理不可諭。惟有體孟

子又何難焉之說。以遺之而已。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子孫者。能周旋調理。使歸於正。其有功於祖宗尤大。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計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

愚謂此等忌刻之人。世俗往往有之。不惟自見其惡。且足以買禍。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

愚謂人能辨此。則以理爲斷。忠言亦必不逆耳。小人遠。君子親矣。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巔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愚謂人無關切之意。不惟言不入耳。且惹人厭。嘗見親族。每以家務受屈。逢人告訴。如自己果是。旁人

也助不了分毫。徒供外人談笑。深家人隱恨。若自己也有不是。當面即不斥責。背地亦必有後言之。更屬無謂。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氣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愚謂二者爲世人通病。若弗平心檢點。任情犯此。不但憑爲口實。前言可愧而已。設遇陰險之人。且有身家之患。可不戒哉。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愚謂此世俗之人。往往有之。不惟在己不可。倘遇此等人。並當婉言勸諭。

不爲過三字。味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愚謂此即良良心味。不過體面抹不吊。自爲遷就之辭耳。人能從此提醒。立定脚跟。自不至有所移易矣。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愚謂凡人。只知進而不知退。故終身皆是苦日子。若能翻轉念頭。只往退步想。蔬食簞瓢。皆有至樂。況小康之家乎。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

愚謂嬉笑怒罵。多由於不賢之婦。罕聞此聲。必丈夫刑於寡妻。婦人格守婦道。而門內肅然矣。

待小入宜寬。防小入宜嚴。

愚謂得罪小入。也有害。親近小入。也有害。惟寬以待之。嚴以防之。斯無二者之患矣。

年高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此兩種人。不可與之較量。

愚謂此兩種人。世俗所謂無賴。當早有以善遇之。如橫逆忽來。亦當以理爲諭。如理不可諭。惟有體孟

子又何難焉之說。以遺之而已。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愚謂使人無地自容，遂可無所不至。當盛氣時，切須戒此。

事無大小，以理為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萬不能忍之大事，則實之親友，鳴之官長，辨白屈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悻悻生忿，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

愚謂任意做去，不惟有理成無理，且恐激為意外之變。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隨滅，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愈久。

愚謂人常慮油竭燈滅，則不敢不留其有餘。添其不足，世之所謂飽福者，已身必受其厄。安問子孫。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誇則善矣。

愚謂不自誇，便見得真心為善，並無欲人說好之意。然公道在人，亦自有清議。若嘵嘵不已，既見其有為而為，且起人厭薄之思矣。

路徑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

愚謂凡事與人留地步，固是厚道，然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彼此互相禮讓，何得更有爭端。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若能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禍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為得計，一遇飛災，蕩產傾家，所入不償所出，悔之晚矣。

愚謂一味刻薄之人，則天怒人怨，飛災勢所必至。縱不為積福起見，亦當為賈禍寒心。至竟以待人者，以濟人者，斟酌量力，錢財未見妄費，產業自然保守。亦是現在之福。況忠厚之家，厥後必昌，更有無窮之福哉。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復生貧賤。此循環之情理。愚謂貧賤日以勤儉自勵，自不至終身貧賤。富貴每以驕奢自警，亦可以常保富貴。但願貧賤入於循環之中，富貴出於循環之外。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殊不知幾費處處而來。即一簞一絲，宜從厚速當。愚謂於禮節之中，寓周恤之意，每足深人感佩。若富貴驕人以受貧賤之禮為當然，亦何怪其怨聲載道也。

勿以人負我，而變為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只付一笑。愚謂施德不責報，固為君子。盡其在我之事，然險徒亦不可不遠。若但施德不報，可以一笑消之。無如險徒別有肺腸，不以為德，反以為怨。我以真誠為彼，彼竟以陰毒中我。正不得謂吾第行吾心之不忍，而弗慎審於其間也。

簡通錄 卷一

排難解紛，實行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構闢間，一語解釋，其福無量。愚謂以言語之間，和人骨肉，解人構闢，所全者在人之身家性命。是何等功德。自然獲福。世之離人骨肉，咬人鬩爭，其禍亦豈有量。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宜委婉力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即沉吟推委。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及到自己有事，未必不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愚謂自了漢，只是知有自己，與親朋毫無關切。看得自己貴重，他人輕賤。只有人用我，我並不用人。有人在緊急，重以相託，而茲淡淡漠漠，殊不明言不行。但漫倉漫應之曰：商量罷了。此情尤足深人之恨。若自己有事，能得人之力者，未之有也。

隣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喪人，不可褻狎戲謔。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或有詞訟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為之謀慮，不可嘻嘻膜視，并無關切。恐近似幸災樂禍矣。

愚謂人與親鄰，果有痛癢相關之誼，數種弊病，自不待禁，而無。即與其人無甚厚密之處，亦當體人之情，自為斂抑。不然，雖有問弔虛文，非招人面責，亦必隱恨矣。

凡作事第一念為自己，思量第二念便當替他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有利，於人無損，皆可為之。若利於己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即宜躊躇。若人與己之利害正半，便宜收手。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若損己以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愚謂遍觀俗情，風上雖異，而只知利己不顧損人，大概略同。榕門先生所以憂訟獄繁興也。若能彼此對勸，不肯損人利己，已屬大公無我。至於損己以利人，為上上人事，尤當景仰效法。乃有不必利己，專欲損人，豈非下下人事，更當痛絕鑿成。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毫傲脫的氣象。愚謂此兩種人，時時畏人攻訐，傲脫我獨加意周旋。忠厚之道固然，且足以免禍，而起感戴之思矣。好便宜者，不可與之交財。多狐疑者，不可與之謀事。

愚謂此兩種人與之交財謀事，必有後患，不可不戒之於早。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勸之曰：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之事。但念自己已有幾分不是，即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即人之氣亦平。

愚謂人之相爭，只因但見不是在人，不見自己不是耳。勸人使人能知自己不是，其爭自息。凡人遇忿爭之事，將此理平心內驗，能自相回轉，尤妙。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愚謂利之一字，最是迷人。見利思義，惟君子為能。若交易明白，雖小人亦無所用其伎倆。惟持至親好友，一有含糊，遂啓昧心之端。卒至親友反目，天下不可多得者君子，而我交財之始，直以天下皆君子。

簡通錄 卷一

也。至此咎人，不亦惑乎。

即或有人負欠，決非甘心不肯理。雖據而情須原，不必凌虐太甚。言語說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稍寬容。遇乘驛舉之事，頭宜讚助，不可從中阻住。使人無一線生路。所云讚人陷人，皆是口推人扶人，皆是手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一扶，不可得也。

愚謂為富不仁之人，只知重利剝削，那肯分文周濟。所以凌人、阻人、做盡、說盡之事，往往有之。然凌之不已，或其人尚可輾轉以完其欠，即令不能，亦不過受其辱賤而已。其所傷猶淺。若人窮困已極，不能聊生，衆人議為幫助，所費無多，利益甚廣。且富者為衆人之望，稍為懈怠，即至債事，況明以言語阻之乎。則身受有性命之患，旁觀有切齒之恨。天道能不急為還之，及至時去運乖身遭困苦，行見人人快心，而嘆報應之不爽矣。安問讚扶哉。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薄。我能寬一分，則人受一分之惠。如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力，養家活口，尤當倍加優恤。在我毫毫之寬，所去有限，彼得一釐一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取之盡錙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產。又見寬厚之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飽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比然也。人欲自算，莫若觀人。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指而計，刻薄之後人，與寬厚之後人，較量之，孰享孰否，孰富孰貧，便見天之報施不爽矣。

愚謂天道有盈有虧，盈則必虧，虧則必盈，循環不已也。刻薄者自謂取盈，不知後世必虧。寬厚者甘於喫虧，不知後世必盈。是知我能寬一分，不獨人受一分之惠，則我亦享一分之報矣。若挑負奔馳，更當以交易之中，寓憐貧之意，居官之有官價者，尤須斟酌。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如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指為無禮，彼與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愚謂子弟僮僕，多屬無知，嚴於自責而薄以責人，不惟消釋爭端，道理上亦合當如是。且使子弟僮僕，不敢放縱，知以禮自處矣。

簡通錄卷二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先生名應，蜀人，歷任會稽長興、仁和、訓導。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於親，縱使父母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得常享富厚，斷無喪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入於我耳，不惟不當聽，且當即時訓誡，勿使再言。至於婢僕，離間毀誑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

愚謂人能念我生之初，絲毫未有父母之恩，昊天罔極，自有一種天性至愛，固結莫解，何至計較於錢財，搖奪於妻子婢僕，若戒速敗，冀常享，而始為此。雖勝於爭多競少之人，其心已不純矣。然為下等人說法，亦不可不如此。

父母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盃、盞、棊、傘、履之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而不得，致生煩躁也。

愚謂即衣服等物，亦須平時留心，收拾完好，免得用時再為補綴。如此，父母煩躁不生，孝道固然，自己

亦省了多少恐懼張皇矣。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有易行之禮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寧。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寬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於事當遠出。則宜叮囑。囑咐兄弟妻妾。代已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溫清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短。短則可眠。背綿宜厚。臂綿宜薄。則不慮臃腫。不脫衣。則臥不畏寒。起不畏衣。寒調養親此為要也。又年高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厚。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即屋大而天井無蔽。亦不免於炎蒸。覆以涼棚。庶可免於炎熱。或臭虫為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棹者。以漆麵嵌之。臥床之隙。不可塞嵌者。則時時檢點而撲去之。帳幔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於簾者。難去。惟以蒲為簾。則無藏匿處矣。至於蚊蚋之患。帳幔稍有隙縫。蚊即從而入。雖終夜揮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安枕而臥。此夏清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為重絕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推矣。

愚謂晨昏定省之禮。若是板定。無真意行乎其間。直是虛文。故安可言孝如此。變通。不但易行。且見真意。如父母年高。衰老。無病常如有病。則當時時履念。晨昏必盡。又不可板定此法。至於冬溫夏清。雖曲盡條理。各有實際。然所處時地不同。父母好尚亦異。只期父母適意而已。非必拘拘於此也。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眾多。彼此推諉。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為諸子中。饒裕者。宜爭先費用。不必與眾較量。即力不及者。亦須勉強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於生命尚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愚謂送終大事。兄弟間富者。貧者推富。以至日久不葬。草草了事。固為不孝之極。然亦由惑於世俗無益之費耳。若知喪葬稱家有無量。力為之。亦無不可舉之事。昔明太祖葬親。風陽。龕未備時勢。固然誰得議為儉其親乎。人子葬親。亦不必以破產傾家為孝也。

顏光衷曰。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為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遂拗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逸。遂謂父母宜安逸。偶令代勞。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為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已宜多食。三也。語言相率。慣於父母前。亦直趨衝突。行動無禮。慣於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蕭然。伴二尊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己手。便為己財。而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強求。竊取於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

戲賭。賭破蕩財產。雙親愛壽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與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防閑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免矣。愚謂此八條。皆為不孝之極。世俗無知之人。或有之。稍識道理者。當不至此。然亦由父母溺愛而成。為

人子者。不可不知。用以為自警。省為父母者。不可不念。此。早以嚴其教訓。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旅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為人所輕鄙也。

愚謂子弟所見之賓客。如係名儒宿學。當令其久親儀範。備領教益。其餘既見之後。即命退避。亦不可使之竟聽無益之言。曠其所業之功。

凡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必勝於己事己產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為自利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存心既私。必無善報。後日子孫。其盛衰可預卜也。

愚謂公私即善淫。善則獲福。淫則得禍。理所固然。況子孫即吾之後身。子孫之心。即吾心之遺。吾心既私。不以父母祖宗為念。子孫之心。焉得不私。而望其知有父母祖宗乎。以公存心者。亦自如此。即此便見子孫盛衰。即此便見現報。至於天道好還。致令子孫蕩費私財。流於罪類。猶其後焉者矣。

何士明曰。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人力所能為。苟人力可為。將盡人皆貴顯矣。嘗見人家子弟。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為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於身心德業。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吾謂讀書者。當朝溫夕誦。好問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勉勵。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有恩有禮。上下和睦。即此便是尊貴。何必入仕。然後謂之仕哉。至於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財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成就一才德。遺棄之人。則合族有光。何必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

愚謂讀書者。能務實學。化導家庭。閭里。不能讀書者。能存公心。成就弟男子姪。則族黨之間。儼然太和。氣象自有真富真貴。在固無慕於登科出仕矣。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久亦未有不發者。設或登科出仕。亦必做好官。有益於君。有益於民。異於竊取功名者。萬萬矣。

凡人不幸而中年弦絕。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甚難處者。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也。爾我猜疑之心。一生一言。也言之。若無心聽之者。有意一禮也。失之者。無意見之者。有心漸至失歡。終成大恨。為父者。豈可聽不明之婦與童稚之子。而不預為之地乎。平居必早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達也。必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必以周旋行之。聲音笑貌。富有彌縫補救之意。行於間。庶可得繼母之無怒。又必早訓其婦。曰。已所親生。尚多不孝。況非己出者乎。己之所生。雖忤逆。猶加慈愛。非己子一言稍失。便加棄絕。亦非人情。況子我之子也。愛我子。即是我子。不愛我子。即是我子。如是開誠訓誨。庶可令子母和好。不然。未有不相嫉相殘者。

愚謂為父者。不難如此訓誨。難在母子俱為信從耳。倘嫌疑起於倉猝。雖熟聞此言。而若忘。而父者乘

公剖白嚴切誠猶可隨時挽回若傷心於家庭之變悲感於生死之交以為善言不聽惡言不忍概事優容卒至釀成大患是知不惟母子不宜有嫌疑之生即為父者亦不宜有嫌疑之避也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害為主利害不在大小但以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即是惠澤及人如路上的一磚一石有礙於足去之即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為

愚謂存心濟人日用酬酢自有做不了的善事何以待有大善方謂惠澤及人即一磚一石可以類推人亦何憚而不為善耶若夫通衢河道每故為坑陷以詐人財作惡抑豈在大哉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即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為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愚謂背地短人既增人之怨並足以致意外之禍可不戒哉況短人不但不信無所加於彼且笑我之妄以口舌陷人矣至背地稱人固為忠厚之事若稱人即欲人感反失忠厚之道

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生平之福釋氏云說謊為第一罪過嘗見虛偽之人從幼稚時即喜謊言及其長也隨念所起造為虛假之論空中樓閣無意害人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謂非罪過之大乎

愚謂人說謊不過快一時之口耳何嘗慮及害人成其罪過之大乎而以說謊為妖言卒至蔓延天下及於釀成事端悔之晚矣此等習氣皆起於幼稚無知父母不察其害以供戲笑若於此時嚴行呵止自易言歸忠信習與性成矣為父母者不可不慮之於早

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偽安可故意快我談鋒增加分數使其人小過成大負玷終身他日與人

有訟人即據傳聞為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我害之罪莫重矣故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己之陰陽尤大也

愚謂人有過端傳聞多偽固不可快談增加致害於人即屬眼見確實亦當隱諱望其自新方是忠厚之道方是陰德上事況傳說人過毫無利益徒害他人身名壞自己陰陽何謂哉

小人立心狠毒度量淺狹與人有怨即以讒言中之我心雖快其如鬼神不悅乎語云勸君莫要使暗箭射人至死無人見誰知鬼神代不平偏向空中還重箭念及此則人當度量寬不可以讒言害人也

愚謂與人有怨能寬容消釋為上不然而亦當明目張膽顯與爭較方是丈夫至暗箭傷人自是狠毒小人即無冥報亦斷斷不可況暗中已有鬼神不平射人者適以自射乎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與盛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晝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以日晏不及為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陳漏衰敗之象也

愚謂家之盛衰勤惰而已早眠早起則勤動整理而家自興晏眠晚起則怠惰廢弛而家自衰理固然

也然早起無論何人何家俱當如此至晏眠則有辯夜間久坐閒談或為無益之事固不如早眠若男讀書女織紡及補做日間未完事件又不嫌於晚眠早起矣惟在家長督帥使人人習慣卒成自然耳

早眠早起勤理家務節省衣食使歲留餘以備日後吉凶大事愚謂吉凶大事家家所有能於無事備有事始能有事如無事若平日不能勤儉歲計尙恐不足一旦有故遂至揭債前債未完而事又至鮮不家產蕩盡矣人可不慮之於早哉

由湖馬吊之類染習既久心志蕩佚奸人誘之必流賭博父母宜婉言教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愚謂必絕去外務方能勤儉治家凡一切無益之事俱不可近不但由湖馬吊也

勤督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衆屋宇器皿尤宜愛惜修治不分人我愚謂此由勤而得儉公衆之物勤為修治所費無幾亦省於大壞之公分世之以公事彼此相靠者損人並亦損己豈但見其分別人我之私哉

訟至危險小能變大爭財爭產得不償失非重大萬不得已之事勿輕易進詞愚謂此亦儉一邊事

均調茶飯遲早得宜不使下人忍飢懷怨妨工廢事愚謂此固體下人之情然不過遲早得宜絲毫並未多費而下人加工集事是合衆人為我勤儉矣

往來禮儀量家貧富以為豐儉不可隨俗胡行待客宴客當因人數多寡新舊親疏以酌物品豐儉愚謂斟酌適當既無妄費之財亦無慳吝之弊則儉斯為美德矣

勤曬衣冠書畫殺粟不得霉壞朽蛀勤關門戶遇吉凶諸事身體雖疲臨睡之時亦宜檢點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礙因而傷損完全器皿毋使一器分散數處致遺失毀壞

愚謂居家瑣屑事務稍不勤謹至於毀收竊失所傷甚大能如此留心具見條理精詳防閑周密紳衿富室子弟倘家計一落何妨親至畎畝督耕親率家人經紀切勿畏人輕笑輕笑者無知小人何足計較

愚謂紳衿富室子弟家計一落遂至莫可收拾者皆畏人輕笑之念壞之也究之隨時整理家務即是素位之學即足起人敬服雖無知小人亦無由輕笑只因生於執袴騎佚性成自以為可輕可笑耳迫

落而又落欲督耕而無田欲經紀而無資由窮而濫被人真輕真笑而無如何矣為初落子弟者急時努力尙可轉落為興也

爐煤煙管宜勤拭刷燃燈過夜檠底必置水盆幼童小婢寧令衾絮溫厚勿許被內安爐烘燥被褥稻草綿絮燈心安放處勿使火光相近

愚謂此數者俱足以失火失火為人家大患嘗見勤儉半生積有厚資一火皆為燬燼並有延及於人者可不謹哉

保家要務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放在心上也

愚謂自勤理家務，節省衣食，至此總結，誠人將此事放在心上，則家可永保，而日見興隆矣。豪霸者，寧儉家長一人，豈可不共相勉旃。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唯有恥心，方始可用。故雖有過，不當數責，不當頻罵，數責頻罵，雖辱不恥，唯恥既無，不可用矣。

愚謂婢僕有過，當恕者恕之，若必不可恕，於責罵之中，寓教導之意，彼既知罪過在己，又服主人責罵，當然自然對衆生恥，警懼改悔，若吹毛求疵，不任責罵，習為固然，不惟不恥，且退而生怨，但見主人瑣碎煩惱而已，能得婢僕之力者，未之有也。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看其口中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愚謂人之視人，以己為準，己是君子，覺人心俱是我心，未嘗適儻人為小人，故見人皆可交，己為小人，亦覺人心俱是我心，何嘗曉得世有君子，故見人皆可鄙，從此觀人，德之厚薄可見，但天下人固不盡可鄙，亦不盡可交，德薄者與德厚者遇，私心滿腹，狐疑頻生，每致君子中傷，德厚者與德薄者遇，坦懷相與，城府不設，反被小人欺弄，交人亦不可不慎。

人生涉世，有過略之事，二者皆不自知，若知之，必不施之於人矣，宜代為推原，以為彼之過端，彼不自知也，勿置芥蒂於心，怒怒可釋矣，若不能則當直言以告，令其知之，彼必知過而謝罪矣，乃世之人，緘口不言，他日乘其有隙，搜索過端以報之，若受報之人，能自反者，必思曰：彼如是加我，或我平日有怨於彼，虛心下氣，問其所以，彼將開誠言，我之過，怨可由此兩忘矣，無如亦不能也，於是怨毒相加，至於展轉反覆而無休息，若更有讒人交構於中，則報復益烈，嗟乎！怨略之事，過激之舉，人孰無之，既不能推情寬恕，復不能坦懷直告，直令展轉報復而無休息，豈非自取其釁乎。

愚謂人於二者能代為推原，勿置芥蒂同妙，不然於平常無事之時，直言告之可也，若緘口不言，至於搜索報復之時，不惟受者不能自反，即已明言其故，彼此正在氣惱之際，亦難虛心認罪，怨恨何由得解，凡人怨宜解不宜結，即屬有心之過，亦當寬容原諒，思為解釋，況二者俱屬無心，若必乘隙報之，是人過本無心，而我過反有意，屈全在己矣，且反覆不休，將見禍生意外，人不俱受其害哉，涉世固往往有此，家庭骨肉，尤宜深戒。

凡八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為人盜竊，但不至太甚，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為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撻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園丁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

愚謂人能如此存心，是於寬厚之中，寓矜恤之意，園丁偶言事勢，聞者深悟妙理，從此得師，何往而非師耶。

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

其為人可知矣。

愚謂語云：人善被人欺，若居鄉特勢武斷，人將畏懼之不暇，何敢侵侮，富貴被人侵侮，是其柔善所致，較之凶暴之人，固是好處，然終不如正以持己，惠以待人，盛德所感，變侵侮而為愛敬，可處不尤大哉，張安世家僅數十人，皆有技業，處治家亦使奴僕無游手，此紳宦之最有法者也，至於鄧禹身為帝師，位居侯王，富貴極矣，有子十三人，皆令各習一藝，推鄧禹之心，蓋欲拘束子孫身心，不使空閒放蕩，即或得除祿去，子孫亦以資身，不致飢寒潦倒，其為子孫謀，何深遠也。

愚謂富貴之家，不惟子孫養尊處優，不肯學習技藝，即僮僕亦豪華放縱，薄技熟而不為，盛則一無所事，但見驕奢淫佚，衰則一無所能，惟有束手待斃而已，若諸賢之深謀遠慮，雖盛衰不同，而衣食自裕，況上下之間，各勤所業，則謹慎儉素之意，亦可想見，並足以永保富貴，於勿替富貴，且如此中人之家，尤當兢兢然奴僕小人，最難定，足供使令而已，亦不必多畜，恐忠勤者少，怠廢者多，雖有技藝，不足恃也。

或問人生無事，不營財，故無不營營於利，亦無不因財而壞品行，有善處之法，賦已有之，不可因貧而窩賭，誘人子弟，也不可用炮火鷹犬，以傷禽獸，也不可貪口腹，而惟牛屠狗，也不可為媒為保，而令人財物落空，致人官訟，也不可用商賈貿易，串假偽之物，以誣人也，為貧士者，不可武斷，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牛波，此必不可為者也，其有雖不可而能禁人，不為者，但當日夜思惟，苦力不能擇術，而苟且為此，已非善行，則當充其無欲害人之心，為冊書者，不可飛酒錢糧，損人利己也，為胥吏者，不可搜尋弊竇，誘官施行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為兩班者，不可借勢居奇，勒索不已也，為訟師者，代人伸冤，不可虛架大題，令受者破身家，令告者坐反誣也，能如此，亦無害矣，至若貧賤者，更當安命，吾命當無妻子也，雖終身營求，必不能得妻子之奉養，吾命當缺衣食也，雖終身妄求，必不能得梁肉綺羅之適體，故知命已前定，此貧賤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愚謂貧賤擇術，所謂必不可為者，雖至窮餓，亦斷不為，若訟師書役等項，苟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不惟為之無害，且有益，蓋社其害人之心，即起其生人之念，藉官事以行方便，種種陰功，俱可積累，語云：公門中好修行，誠哉是言也，嘗見訟師之子，捷南宮而作州牧，書吏之子，中殿元者，有之，位中堂者，有之，非其明驗歟，但此中習氣，最是移人，若無特立之志，堅定之操，將因財壞品，更甚於所謂必不可為者，反不如技藝農工，小本經紀，聊為營生之計矣，至於知命自安，尤屬賢者之事，是處貧賤而樂者也，詎可多得哉。

富貴者之理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廈，冬溫夏涼，綺羅輕暖，不脫於身，肥甘膏粱，不絕於口，豈知有草房茅舍，廚灶欄欄，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綿被，直臥於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餐薄粥，尚有不能飽者乎，常以此自反於心，自然知足矣，二在明於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作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三當知子孫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彼命薄，雖以萬

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慎勿爭利而失兄弟手足之天倫也。毋爭利而令親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愚謂人之所重於富貴者謂其家資豐厚自奉之外尚有餘饒近而骨肉親戚遠而隣里鄉黨皆可沾其惠澤廣行善事耳。乃往往見利忘義較之貧賤為更甚。只以貪心無厭為子孫萬年之謀。殊不計及死日所帶何物也。誠於此三者思之當必猛然深省悚然警懼利欲之心淡而善念生矣。世之身擁厚資者不能以財積德而反以財作孽亦愚矣哉。

又問中等之家亦有法歟。曰中等之家既不至於飢寒無良亦不至於因富造孽農工商賈各安本務凡事量以爲出每歲十分留二三以備不虞毋爭虛體面而多開費此中等之家理財之法也。

愚謂中等之家但能安分節儉即有餘財昔年風俗齷齪往往能之近來人心奢侈踵事增華爭虛體面而受貧困者多矣可不奉此以爲法哉。

願光衷曰頃有富者貪利苛刻計及錙銖平時一意吝嗇不知禮義爲何物也身死子孫不哀痛不治喪羣相鬩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訴於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其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

愚謂死者之靈當亦痛恨利之爲害如此與其遺金於子孫不如遺以禮義之爲得也嗚呼晚矣。

世人用財貴明衍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用於無益即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也吾見有人焉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計不肯稍假錙銖及爭虛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人至於豐儉倒施豈有善行足觀也哉。愚謂加厚根本天理之公無益妄費人欲之私也人至滅理縱欲其無善行足觀自不待言然猶知用財也較之一味慳吝者尙屬有間蓋一味慳吝財即是其性命殊難救藥若此人明於倒施之非一爲轉移即善行無量世之用財者何弗即此條而深長思之耶。

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賙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愚謂人知儉之爲美而務之者大概皆有養廉福後之計在其意中但只在自己身上籌畫耳未必念及賙人也若更能存此心而行之則所餘者在德矣其美寧有量哉。

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徐徐求其寬宥然後其言易入若人怒人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炎火之火又投膏以熾之也。

愚謂人方盛怒時宜順不宜逆若不解其怒而違逆以爲是即所救之人果是愈爲分析明確則怒愈甚怒之時勢然也是我之不達時務非人之不明是非知此方可以救人矣。

王朗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 飲酒陸人

父之於子惟當教之以道諺云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於善則善也。愚謂習氣最足以移人尤當於童稚端其本乃世人於子往往忽其幼小誘之鬪罵以爲戲何怪其長而不善耶。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

愚謂養子弟但知務學不知積善如養芝蘭但知培而不知潤能望其發榮滋長乎有會讀書子弟者可以知所從事矣然未生之前若非積善亦難育端正聰慧子弟則積善固養子弟始徹終道理更不可不知。

人之教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責以嚴則長無悖逆之患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愚謂人之於子即幼時如此教之尙恐不免數者之患若不能如此患將俱生矣可不謹諸。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由小時不是好學生。

愚謂小時學生即有若大關係爲父師者當及時嚴其教訓毋使流於匪類甚勿因其小而忽之也。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正大光明氣象。

愚謂少時如此教誨養成正大光明氣象便是好學生爲士即可表帥一鄉居官亦必正色立朝矣。凡人施恩澤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

愚謂二者固爲積德損德之事若恩人而人不知害人而人不覺所關於陰德益大尤不可不知。科第必須積德故延師教子早晚勤課尙不足爲慈有子之後更務立心爲善廣行方便方爲大慈。

愚謂積德讀書相輔而行科第自然能發然未生之前必有陰德方生命貴聰慧之子既生積德猶其後焉者也。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祖而父皆前世也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愚謂世人憤憤不能爲善去惡者只不思前想後耳若能如此推原自必悚然警懼勉行爲善矣。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常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愚謂知其難而持節以惜之懼其易而多方以培之將見祖宗有不竭之澤子孫有無窮之福。胡安國子弟或出娶集雖深夜不寢以候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愚謂子弟出而娶集正足以學習禮儀諳練人情若縱酒安談不知領教正人既見子弟不肯亦貽父兄之恥如此教導爲子弟者自然敬謹留意即一髮危而受益良多矣。

林退齋臨終子孫長跪請訓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學學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學學害了多少事。愚謂學學處已則無私涉世則免怨目前若不足日後却有餘從事於此遂無往而不得矣何待他求。

但能之賢難英雄尙受其害況庸衆乎故用一學字使有勉強力行之意爲先生子孫固當遵守遺囑。

人之惟好便宜者，急須奉此以爲箴規。
 李文節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薄惡，予
 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死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
 後人侮之，向使特位挾勢，欺凌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爲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
 侮，非矣。

愚謂爲士大夫者，固不可不以此自警，爲身後子孫之地。若子孫一遇侵凌，即謂是其祖父過惡所致，
 亦未必盡然。只當就事論事，不可預設成心。如其人實受其祖父之害，即是出爾反爾，若無故相加，非
 外侮乎？更有當其祖父在日趨勢附利，會沾餘潤，今則見其子孫懦弱，巧爲玩弄，又何謂也？總之勢位
 凌奪，固權貴所有，而炎涼薄惡，亦非世情所無。文節蓋觸於感戚之理，而爲此責備賢者之說，以勵有
 位耳。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羅一峰先生及第，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
 嶽並重，與雷壤同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前史所載諸名臣是也。若止求
 飽煖習勢利，若前所云，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亦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
 以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

愚謂富貴人之所欲，前之所云，世人每以爲好子弟矣。而先生以爲在名節，不在勢利，且究言其惡，曾
 庸碌之不如，正足以破世俗淺近之見，而勵子弟以遠大之圖。觀古之流芳百世者，何人遺臭萬年者，
 何人先生之說，信不誣也。

按喪禮，初終疾病遷居，正寢既絕，乃哭。夫正寢，即今人家居正廳也。惟家主爲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
 之室。若病勢度不可起，先設床於正寢中，子弟共扶病者出居床上，東首，東首者，受生氣也。既遷，則戒內
 外交，毋得喧嘩驚擾，仍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死於男子之手，恐其妻也。
 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於紙，無則否。徹去舊時製居之衣，加上新製之衣，貴者朝服，庶人深衣，加衣之時，
 每手各一人持之，屬纊以俟，氣絕蓋置新綿於口鼻之間，綿不動，即是氣絕。氣將絕，則鋪薦席褥於地，俟
 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置之於地，冀其生氣復反也。始死，遷尸於床，以一箸橫口中，楔齒，恐死者口
 閉，故以箸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古用角，今以箸代之。至是男女舉哀，哭聲無數，今見人家於病者將危
 之時，便呼號哭踊，後事不能豫備，不能盡禮，是家禮一書，不可不於平日講究之也。

愚謂人於父母初死之時，爲送終第一要義，不可不於平日講究此條。使家中俱知，免得臨時倉皇錯悞。
 然時勢不同，亦須斟酌行之。

人子送親，最要緊者，莫如棺木。平日預備者少，臨時營造者多，匆忙昏憤之時，諸務托之親友，終非切已。
 又或未經諳練，倘不能如法，一錯勿能再補。板以四川花板爲上，次即婺源紫椴，俱取木質結練，入土不
 朽。又次則湖廣福建水杉，未免輕鬆枯脆，其造作擇吉期，必尋善做老手，兩牆不宜太薄，恐不能載土，日

久陷圯，其糊縫，塘裏，封口，全要真正生漆，則性結易乾，方能堅久。棺外亦宜多加生漆，爲妙。釘以蘇木爲
 上，熟鐵次之。
 愚謂棺板固以上者爲妙，不然，亦當思其次。但時地不同，恐難拘定。惟就其力量所到，視其風土所宜，
 急早如法爲之，免至臨時草率，致貽後悔。向因早爲預備者少，一家獨備，每被親友借去，往往不能得
 用，是以備者愈少矣。不知棺爲送終大事，借者爲不情，予者爲不孝，即使面阻，亦不爲過。奈何因噎廢
 食乎？

入殮之時，舉家哭踊，將棺內事務，憑之僕婢，失誤不小。須緩盡哀痛之情，必要親自鋪墊，手足要安舒，勿
 得拘曲，奉領要周正，勿令捲摺，四維多用石灰紙包，摠塞緊密，勿得虛鬆，久而肉化灰，相成一塊，枕宜
 低平，兩耳襯貼，宜緊實，庶幾不致搖動。若在旅邸治喪，欲從水陸扶柩者，絞布絲綿，必不可少。羶褐最生
 虫蟻，切不可用。掛綠蓋棺，全要中正，否則將來山向，朝對不真。

愚謂入殮之時，生死永訣，哭泣擗踊，固人情不自禁。然棺內事務緊要，必鋪墊停妥再哭，亦未嘗不可。
 若舉家哭踊，棺內之事，委之僕婢，不惟多有失誤，後悔莫及，且見輕忽其事，而此心未盡，即子婦哀痛
 昏憤，難於動手，亦必臨棺親看，擇視丁中之詳細能事者爲之。庶失誤少而子心盡矣。

清明祭掃，一歲一舉，行此恭嘗，節與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父墳墓，或輪流值派，或糾分合行，甚或一家
 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不孝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託，不過草草一盒了事，且邀
 朋攜友，借此遊玩踏青，不敬甚矣。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衆貧乏，我可支持，即應竭力措
 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隣村知爲某家之墳，不敢縱畜作踐，築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
 祭享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請客宴會，趨炎
 附勢，出分嬉遊，不知浪費幾何，獨於祖宗而上，吝此一歲一次之禮，獨不念今日享用，乃係何人創立，即
 使祖父無意，當揣身從何來，亦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寧減己身之用度，以豐祖宗之俎
 豆，不可以享親大典，視爲虛應故事。至於世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以租設祭，使子
 孫人人樂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

愚謂清明祭掃，視爲虛應故事，不能盡其孝敬，固往往有之。更有本身父母，委之子弟，不惟享物不豐，
 並不親身一往，曾高以上，絕無春秋麥飯矣。祖宗父母，亦安用此子孫哉？夫受人一餐之惠，人情尚知
 報答，豈祖父之恩，昊天罔極，遂忍心背負，直未之思耳。若將此條反覆細繹，自必慙然不安，惻然省悟，
 而爲報本追遠之計矣。如稍可支持，品物務爲豐潔，以盡其誠敬之心，倘時勢艱難，諸務節減，隨分竭
 力，亦足以展孝思而格祖考。至於祭田，若力能爲之，固好，不然，緩以圖之可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
 愚謂三年之喪，先王建中之制，制則有盡，終身之喪，孝子感觸之情，情則無窮。至百世之養，不但歲時
 祭享邱墓也，培植掃除，修理保護，俱是養。近見北方不肯輕立新塋，每於祖穴前後左右，密密附葬，動

至數十百塚。南方貧風水。家道衰微之時。以祖穴曾經發迹。侵葬切近之處。以冀復與。或轉賣他人。以圖重利。均足以傷地脈而壞佳城。甚有荆棘狐兔。過焉若忘。斫伐作踐。肆行而無忌。雖有標掛虛文。尚得謂之養哉。

凡居官而春秋致祭。朔望行香。士庶之家。敬神祀祖。固曰禮在則然矣。然而精誠不屬。雖三牲五鼎。登降拜跪。徒爲具文。神其爲我來格來享乎。吾謂汝神與祖也。必思所以致敬於神者何意。又思我平日立心制行。可以告無愧於神者幾何。如祭山川社稷也。以司其上者祀其神。報本反始之意。屬焉。吾奉命以守此土。果能又安保障。爲衆神靈爽所憑式乎。果能以生物爲心。以養人爲事。春秋祈報。足以爲民請命乎。如對先聖也。則聖人爲萬世師表。吾輩既在綱常名教中。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而對越無慚乎。如對關聖也。則忠肝義膽。浩然凜然。吾果能節義自矢。而不懼威靈之譴責乎。如對城隍。則彰善禪惡。日鑒在茲。吾果能正直自陳。而不畏神目如電乎。如對諸家佛像。則色相慈悲。善氣迎人。吾果能善根清淨。而不淪於罪孽乎。至於吾祀吾祖。則儼然儼然。洋洋如在矣。果能繼志述事。以祖父之心爲心乎。合族之兄弟子姪。疎者則同始祖之一脈也。稍親者則同高曾祖之子孫也。至親者皆吾祖父之分形同氣也。吾苟不能聯屬而親厚之。或漠不關情。視如陌路。甚至爭奪與訟。吾於對越之時。尚何面目見吾祖宗父母乎。此思之。則告虔端拜之際。備物習儀者末也。祇於一就位。一俯伏。直作神靈祖考。如在其上。吾以心相對。求可以對神靈而不愧。實祖考而無慚。即此一時。發人深省者多矣。

愚謂居官及庶人之祭神祭祖。以爲虛文故事者。無論矣。即如畫物畫志。大槪譚言誠敬而已。若即其所祭而思其意。又即我之立心制行。與所祭之意。對照互勘。誠敬方見。真實下落。果反身而誠。我之心。即所祭之心。則神敬祖悅。來格而來享。倘或不然。將此一意。爲提撕。亦必戒慎恐懼。而勉強克治之意。自不容已矣。祭禮豈徒然哉。

吳文正公云。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難遇。只在方圓寸地。圖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古人云。求地爲致富之基。種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

愚謂風水之說。儒者視爲荒誕。術家高談玄妙。今多獲古人舊跡。好地未有不發。亦未有發而地不好者也。絲毫不可。如影隨形。究其得地之故。則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以上數條。俱歸本於德。儒者不得以爲妄。術者無所驚其奇矣。然求地亦不可不誠。蓋葬親大事。理當鄭重。平日務講究地理。略明大意。又慎擇明師。不懼登涉。兢兢業業。惟恐置吾親於敗壞無氣之地。如是以求之。亦未始無益於德。不然。以爲吾所憑依。惟在德矣。安往而不得其爲地者。已輕其事。而薄父母。豈有德者之所爲哉。要之積德爲人。當做之事。原無所爲。而爲不。因不求地而始積。豈因得地而遂懈。人亦純其心而已矣。

文公朱夫子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水明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矣。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歸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詭告罔上。文公懷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視能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雲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齊鳴。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不見矣。孫文祥自浦城歸。道經靈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闖此屋。明日當往。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午。果見衣敝袍者。同臺右僕從。持香幡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以此延朝夕。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謝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難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第。觀此。則毀人之墳。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己。人謀即工。泉下人豈肯瞑目乎。

愚謂用詐奪人葬地。與用財謀人葬地。本以求福。而良心喪。情理難容。反至得禍。合觀以上二條。天有誅而鬼有報。可不知所警哉。由此推之。附近墳隣。或與此人不睦。或勒重價不得。故爲傾害人之風水者。抑豈無冥譴耶。

清明祭掃。非僅循拜墓虛文。必也剪荆棘。培松柏。登頭加土。週圍仔細相視。有無倒塌漏痕。鬆薄朽穢之處。并狼窩窟洞。及惡樹根。芟蕪延勢。將侵繞穴地。應修築。應填塞。應斬除者。上緊料理。庶以安先靈於泉下。而弗替也。乃近來以掛掃爲故事。藉祭饌以遊春。其哀思修墓之意。概乎不講。勿一拜。內返於心安。乎。偶見拜掃詩云。一年始得見兒孫。正好團圓骨肉恩。豈意到來來即去。空留細雨灑黃昏。

愚謂墳墓先靈所依。須平日留心隨時修理。直待清明祭掃。方爲相度。已見孝思。哀薄。從事意緩矣。若至此。仍慮應故事。漠不關情。尚得謂之有人心乎。嘗見鄭重墳墓之家。素日已經修整完好。又置莊田於墓所。募人耕種。薄其佃租。而責其看守。自己復時常省視。如有應修之處。即時修理。誠爲意美而法良。然終不如令子孫居一家於此。之爲得也。至於修理墳墓之法。別項尚所易知。培植樹木。剪除荆棘。有未盡悉者。近見無知之人。以荆棘滿墳。爲氣旺。竟有保護禁約。永久不動者。亦有貪以爲利。直待冬底。始肯斫伐。以爲燃爇之用者。不知陰宅與陽宅同。總以光昌潔淨爲宜。況狼藉竊竊。以爲穴。亦由乎此。爲害尤大。培植樹木。雖知以松柏爲最。然多於穴相近。以取陰護。蔚然氣象。常至風水閉塞。根葉滿穴。況無千年不倒之樹。地下之靈。能安然乎。是知培植松柏。左右後而俱當。在穴數丈之外。而前即數丈之外。亦必開闢成行。不可有碍。朝向北。方墳壘。並多有栽楊柳者。樹性易長。亦易脆。固不若松柏四時茂密。能耐久遠。且體質極其高大。日後倒樹。即在數丈之外。亦必震動骨骸。是又斷斷不可栽者也。名公巨卿。邱墓內。有墓誌。外有豐碑。再有華表。人獸。以及神道碑亭。至十庶之家。雖限於分。而誌石墓碑。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內誌以石。或紀事功。或止勒亡者生庚。故葬年月。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通。不必過於高大。嫌於僭。也。碑而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刻。考妣某某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

陰仍將父母生庚故葬年月并所葬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丈尺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以示久遠以防侵佔葬遠鄉者尤不可不急講也。

愚謂名公巨卿於墓誌等項固備爲講究士庶之有力者亦往往墓內埋誌塚前樹碑而術家言穴內只容一棺小僅堪一匣信斯說者父母不合葬棺外不用標又曰明堂宜潔淨有瓦礫當拾之今乃塚內埋墓誌當面設石器得毋與風水有碍乎然欲斟酌變通亦有法焉誌石小巧薄妙只足據實刻載不必多尙浮文塚前之碑移於塚後或用小臥石一塊樹於塚面至於誥封豐碑華表人獸則列於局外或勢遠之地近來富貴墳墓高砌圍墻多起門廳至令形勝佳城俱被閉塞阻隔更無謂也。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齊整令人望之起敬每見樹木蒼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住宅固宜墳塋尤甚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植也若先人所培植者恣意妄伐漸至凋零塚內何人任意戕賊不獨爲敗之徵其爲不孝已甚矣但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耳因占二絕爲斫伐者勸焉滿山松柏久成陰魂魄依棲愛茂林孝子慈孫當世守年年瞻拜一憑臨可嘆兒孫意在錢傷心古木已參天斧斤盡伐無餘樹空使啼鴉繞墓田。

愚謂樹木蔭墳棲祖宗之魂魄壯外人之觀瞻此理人人盡知稍有孝思者雖至貧窮亦不忍伐若迫于飢寒不暇顧惜背棄竊伐富者濟之勉之猶可禁止至貧而無賴之徒不知孝慈爲何物於族中貧乏者則串通之懦弱者則挾制之糾衆公賈名曰淨墳此時濟之不勝勉之不聽雖買賣墳樹例有嚴禁既恐傷恩又慮激變族中富者誠存仁人孝子之心爲委曲保全之計惟有卽樹之值解囊買之復於地方官呈明立案公樹私買者不得復有分股私買蔭公買者不得擅動根株庶可永保無替矣不然富者但知貪利不知好義將塚內之人所恨於貧者尙淺所恨於富者更深甯僅薄乎云耳哉。

諱案州志公字德章號毅齋世居清風店乾隆癸酉科選拔貢生歷任河南陝州安徽廣德州山西絳州解州州判署山西吉州稷山河津等處知縣皆有政績後陞浙江桐廬令引疾歸里譚中丞尙忠贈匾云威風一羽又題聯曰兩袖清風真梓里一帆高躡在桐江晚年究心理學誨人不倦卒年九十所著簡通錄二卷乃取陳文恭公訓俗遺規語增釋之以教家而化民者譚中丞子光祥視學雲南重刻是書訓迪士子張厚甫先生令山左時亦頗是書以勵風俗布帛菽粟之言切近篤實真立身之良規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子夏易傳十一卷舊本題卜子夏撰案說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書其偽中生偽至一再而水已者亦莫若是書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臚刺必欲行用深以為疑司馬貞議亦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繆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云云是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為偽本晁說之傳易堂記又稱今號為子夏傳者乃唐張弧之易案弧唐末為大理寺評是事有素履子別著錄是唐時又一偽本竝行故宋國史志以假託子夏易

子夏易傳序

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所謂子夏傳者隋唐志始有卜夏傳二卷云已殘缺今書十一卷首尾完具蓋後人之書託言卜商者也案古易上下二篇惟文周之象文而孔子所繫之辭則別名曰傳謂之十翼各自為書不相聯屬今本象文之下即繫以孔子之傳如今所行王弼本其非古易也明矣陳氏謂李鼎祚陸德明所引用皆不見是書則亦豈隋唐所載之舊哉崇文總目雖疑之而未確確指為何人晁景迂始以為唐張弧作弧嘗著易王道小疏或即此書未可知也唐人經解存于世者于易惟李鼎祚之集解詩成伯瑜之總說春秋陸淳之纂例辨疑微旨三數種若長孫無忌之要義則約正義而為之者其他未見也然則是書雖近而不篤又豈可使無傳也哉弧嘗官試大理評事別有素履子三卷見道家

康熙丙辰仲春納蘭成德容若序

傳與真子夏易傳兩列其目而崇文總目亦稱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卜子夏之文也宋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所引皆今本所無德明鼎祚猶曰在張弧以前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然則今本又出偽託不但非子夏書亦竝非張弧書矣流傳既久姑存以備一家云爾

周易

上經乾傳第一

乾上

乾元亨利貞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始降氣者也始而通終而濟保其正也故統萬物而無外夫天者位也質也乾者人也精神也有其人然後定其位精神通明然後統其質故能雲行雨施生類繼續大明終始而分其六位乘其隱見而得其變化故得生成而性命正矣是以聖人之當位也保合於乾元太和之道乃利而終正也故能首出庶物萬國保其安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初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

陽氣始生潛而未形雖龍德與眾無以異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也

陽氣生物始見於田也豫者可以乘其時也雖大人學之成德可以普天下所利見明其道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象曰反覆道也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體天下之變屈舒用舍唯時進退者也故當知終之地守知至之機有此人之大德守事君之小心雖在上位反而復守其卑健於德敬

於人勤於事上終日而不懈夕猶惕然此其道也雖危何咎君子所以修其德而後其身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象曰進无咎也

官人者人望其咎也位高者主畏其過也位革於下也可無懼乎位上公也通帝王也可進而謙讓恤患以勤百姓將務時以進其道也而猶自疑德之薄而位之下而卑以自守故曰在淵无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象曰大人造也

陽升而萬物相見也以聖人之大德而為乎天下明以周之神以化之而莫見其狀則智罔辨其處萬物咸仰其宜利見大人而賴其治也

上九亢龍有悔象曰盈不可久也

陽極則消之盈則虧之終則始之也亢而不知雖尊極天下威大四海未離於悔也故聖人與時而消息則堯授舜舜授禹不極於亢而善其終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陽者剛德之物也凡用者皆取象焉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陽肆而巳則暴時而後動則治夫首者事之倡也故聖人之治天下也有以誅亂去惡者也應之而正非其倡也則天下皆視聖人之用九之無首也此天之無私矣天下之歸矣吉何往哉

文官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善於物治之始也通其情治之道也利於物而義歸之守其正則無敗事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逃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一世而不可辨也道未行而名不彰也世非之而不悶也吉凶與人同患憂則違之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成行也非其位而居君德謹信以為常得於正也存誠以防邪立於中也善世而不伐守其謙也德博可施萬物雖利見之其道未行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位雖高而猶可進也德之脩也君子之知在乎遠也上體者位之大也難至之地也而能至之是其所至而至之則乃免於悔也故可與論其幾矣事之難在乎終也而能終於下是素知終而能終也非義以利人則不能矣故可與存其義也進德而不盈也豈上位而驕乎安位以自守也豈下位而憂乎惕然其危何咎之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无常非求越其羣也所以自進其德民歸之

子夏易傳

四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湫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類之同氣之合無情而相從也清者本乎天之上道也濁者本乎地之下事也聖人在上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親而從其類而天下定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民歸者位也亢窮也何有於民哉賢人何輔哉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見龍有君德矣時舍而不用也或躍以進其道行其德而自試飛龍治在一人也用九上下皆正天下得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日中星鳥春分象也乾道乃革革於陰也位乎天德高明而周也時者天之節也乾者中之動也時有節動有中亢則俱極矣乾善用九周而不殆天之德也可以觀其則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天之道不形而善始故謂之乾乾始通於物物得而生也物利而成雖利之而純精不改其正物自乘其化也故聖人經營其始終而不失其正焉情與於性

大通無累也故乾之利美矣安往而不利哉不言其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夫乾剛健中正為主純粹不雜之至也故始終六位隨時發散能旁通庶物之情變化乘時雲行雨施而無不及德之大者也君子象之能博其德乃日可見之行則民之所利見矣故能體化台變而治於無形也

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未成則於事不盡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行之成乃君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剛者物之健也人之難御也履重剛動而失之咎也時無止也人道無息也故乾乾因其時得共上下乃無咎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地道以上為用承天以布生也天道以下為用資始而流形於下也三履於地守得其處人道之安據眾之所也四升上矣乘重剛矣上近於天萃於眾慮者也位逼於尊德崇於人而猶自疑而不果在淵而守下故得無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之道無私之德而不偏也而況於中人乎故能觀象立器征讓與時而無差者也人者神之主也得於人鬼神之道可知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亢者直進而不知退極窮而悔也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進退存亡時之然於我何有焉因內外之分明則保其終而無悔聖人之道也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化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而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順也承於乾而成乾之化也臣稟命於君而致君之治也有大通始生之德焉萬物由之得焉萬物由之而形也無有遠邇而奉順之勤不敢怠柔不失正牝馬之征貞也臣道也待君而后成也君子攸行初離乎族迷而失道後保其所乃其常也西南同類安無成也東北喪朋出而得正終有慶也地承天而體方臣奉君而為正遠無不至多無不能無疆之德故君子定其分行共事則叶夫無疆之永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無不載勢順而上承於天君子修博其德而當承上之事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始凝以極於積柔而為堅罪始於小欺以至於累惡而為賊故為上者不可以不辨為下者不可以不慎不早辨也馴而順之以至於大也則無及已夫陰陽往來等也乾始於潛日之南至而生也陰生於日

之轉首至履霜而五陰成而為冰何也陽天下之大也陰輔成其內而其體一也萬物化也陽胎於坎而老於乾則凝為霜積而成冰此陰自成形而為賊害

之始也非生之始也雖陰盛也而陽潛焉終得其正也故賊臣者世皆有之有隨而滅之此其象也故聖人作為戒云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靜然而待其天氣直也物得宜而遂生方也無不載焉大也地道之上居體之中盡地之理無私而生成也承命而化之動無不中何習之有乎故無不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體順也為下之長守臣之分也內合其明而不敢遂故可因時而發不失其正王或有命則從之也不果首成代終而以知之光大能全其道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純陰之升無陽以明之則陰不能獨化也下體地也

子夏易傳

十二

照

上又非陽無天無君之象也天地不交之道也賢人何由明乎敬慎而懷其道包括而不敢發可以無咎譽也戒其位於上行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黃中之文也裳下之飾也柔以文治中而能通貴而體正不敢違背致君之化也為臣以之盡道矣故大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陰之極而陽戰之曰龍戰也戰則兩傷矣陰道極極斯窮窮則傷將復壯因萬物而見焉故曰于野則柔

肥者枯死而堅強者內生也用六利承貞象曰用六承貞以大終也柔戒於邪長正乃利也故君子之用六也順上而保其正合其剛大而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坤順也靜而含光能畜治萬物而不敢先也順於上而時動成其終而不怠堅剛而得於久至柔以為剛也

積善之家必存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存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君子之辯於初也既形於履霜則堅冰至順而致之然也其辯於君子小人蓋慎乎此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敬而不諂直內也非義而不合方外也敬義不孤德

之大也可執一而當之事至而決之何習而後為乎是以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合而守下代其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地本下矣而上無天純陰之用閉之道也君子謹而晦之免於害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文在於中者能通天下之理也得其樞矣於何而不利焉是以為臣體柔能正大位揚君之大化也則美在其中而四肢暢矣正德於時而天下形矣舉事而可久也天下則之以之為業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陰純陰者也雖盛衰之無盡窮也故為治之主焉為君道焉在於四時而消息則迭興而未始相離也陽極則陰生其中陰極則陽復其中至於交會則有進退之事陽勝陰理固然也陰勝陽悖之道也故稱陰

老而乾戰焉堅冰之至也陰之盛陽憚而疑故戰也勿以陰盛而謂之無陽乎陽潛而運乃在中也慮其將來疑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外由陰也故稱類血焉

戰而兩傷故云玄黃之雜色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

屯 上 坎 下 震

子夏易傳

四

照

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直建

侯而不寧

剛生於柔動在險中屯也天地之道交而生物君民

之道交而生物者得治後生也事者經之而後遂

也難而營之動於險中而獲於大通以正也非智者

不能善其道也陽震春四時之首也雷雨動而滿盈

造物之始也猶除草而為居也始於冥昧未見也險

在於前矣何所往哉安而立已動而力民協其力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兩者也雷下震之將降而滿盈也君子務時經

綸而可大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剛在屯初造化經始之時也險在前民思其安也君

子知其時而不決進故盤桓於下居所用正則民

安歸下則眾所服故動於下建侯封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陰者依陽而成也况當於此屯時特欲進應五雖至於

乘馬班如裝飾器備而不可往者乘初之寇也極數

之變以待會終得其依者守中執志之正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適於陽欲依於五五與二也將來得乎是無謀度器

備以從禽也故獲於林中君子知幾不如捨之往則

吝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時之屯陰求陽之深也之其應者皆乘馬備飾而待

於行兩意求之而遂往明得其情吉无不利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動於險中非常之時也有非常之才而後可以濟

之矣五守中而獨應無膏澤以及天下也小以自守

可也將以大正凶之道也施豈光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難而後者也以柔居極屯道窮也乘馬班如將何

行乎故泣血漣如凶可知也不能久也

象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理功也

山下有險而止昧於所從蒙也夫知昧而求決者通

之道也決而當於時適於中道乃行也亨蒙之理非

求我也求我蒙不能明也待蒙求我志應而後發也

告者精意而上請也初志乎決剛中求辨於理故來

告也至於再三則或多矣瀆蒙者也其肯告乎蒙者

無知也以其不知以養其所知亨蒙之道乃聖功利

而正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泉出而未通止所也德不博不能及於物淺學之

蒙也君子以之克己而果行廣學以育德而後能通

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

承於陽而發蒙也陰奉陽而始明全德以及物也刑

者失而後治之道也雖陰至明可以刑人而說桎梏

正法而已長用之則吝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陽剛也明也初牽之而求其辨三附之而委其質比

初之蒙而無情係於三故吉也居中而正配於五婚

姻之吉也家道大者莫先於正夫婦也居中貴而委

身於卑能接之以禮者也子能克家莫過是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乘於陽而說之失位而不顧其應者蒙也不能自保

而為不順易用娶之無所利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遠於陽也困何以明守位而困可惜者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陰蒙無知童之道也以柔德委順於二而二剛巽之

居尊與能得其為上之道故吉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已應也苟悅於三擊而取之動不安干為寇也擊

而歸之應下以順上保終無間故利用寇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

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

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待也剛居於尊安於險之道也能制下健以為用

君子待命而已不可自任則剛健終不陷也君子觀

其為而動之其義豈窮哉五以險德而位於天雖非

坦道強毅而制下也剛中而有孚也獲剛健之臣而不敢不說則不勞而待其功矣故光通而貞吉復何險之有哉是以利涉大川而無險不濟也文王君人也得九五之位仲尼位下也居君子之事台兩而待之則上待下之能下待上之命觀是需之情可見矣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澤來矣君子待命而不勞於慮而得其治也飲食宴樂而已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遠者也未履其位行不犯難也用其常不失其素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行遠也沙通乎水剛履其位敵對於五五非敵也可以待也君子之道無執也與時而行也得其中者雖小有言吉終而已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上險可犯也剛以在上待命於泥通難而需難猶外矣我致之而寇至敬慎之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剛險居上而承之難從事者也動而見傷矣坎險處下幽穴之物而今升之待陽之運而出難也則不可不順以聽之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剛德中正施令而治者也治事已獲眾之奉待其酒

食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坎上也道之終則反覆也入于穴矣乾覆其上三爻來而不假待也知道道之終能固其所而敬為主雖不得其位能吉其終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能盡物之情也訟之者其昧於先乎兩其情則上剛而下險兼其象則中心險而行健得無訟乎訟之所由興於二也內剛險也居中理可信也不中塞也上健可懼也直可申也故中吉人不與訟也故終凶大人志尚中正者利而見之辨也陷于下矣又好爭焉故可涉於險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相違而與處事訟之象也君子見其未著防其未形則遠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柔非勇於訟也上迫而至訟訟初有言辨明而通其志不長其訟得於終吉之道也訟之長凶之咎也其吉於初已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首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首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首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下訟上訟可得乎自貽其患也不可而退還其邑自守其寡不敢上敵猶無咎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處下之上從乎剛陽而訟通矣食其德矣乘剛而待之危也從上得附故終吉矣夫以柔附上非聽其訟亦為上忤矣故至有命則行之不敢自成也夫不爭於外者善矣夫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三柔附我故我不能敵初之訟也以就三之命變其訟之應也安貞而吉何所失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上行雖訟而吉大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剛居訟終能訟而得其終也專攻得其非上或賞也

三脫其服象褫疾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五天位也而以非陽居之或有戰爭之事二剛陽也而能正衆可崇任之佐其尊而臣也丈人之謂居中而奉行險而順以殺上殺毒其人而人從也專其命

答則吉復大矣又何咎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故能有得其潤而保其廣地之用也蓋象乎君子也則能得其情而獲其治道出於民也故君子以容而畜之顯仁以藏用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戒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春秋傳言執事順成爲滅逆爲否理有必然之勝者師出而謀合之爲滅乃其律也失之是以凶也夫律者軍事之命也師之興主君不能親之是以授其命而不授其事名曰專征此古師之道也軍誌曰軍之所承於君者師之可戰君曰無戰必戰可也師不可戰君曰戰之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其名退不避其罪

本乎社稷之衛也或以聽君主之制爲律豈足是哉慎請其在授人以律乎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受命而能正衆也吉何咎哉王者以天下爲心川兵非以怒也平之非喜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之出也任於一人剛中者也多則或矣非其任也何功之有吉二剛也而以陰柔乘其上是兼其領也輿師之凶也宜哉無君上之命則免矣故曰或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者不用之也待其師命而已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居尊雖柔待而有獲也何以利乎柔不能臨衆也執命而授德人則無咎矣二剛中而繼體於五其長子

乎命授一人帥師可也三柔弟子也命不可二也其輿尸也

上六大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終復於大君者居天下而無私故誓師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功存社稷之公也天下共之有開國而封之者承家而食之者此功之分也王執而正之非惠之私也小人不原於天命不足於貴位故至亂邦此易之終戒也而失於用也

三三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也此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下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衆畏險民咸其安也輔其正而獲吉也剛位於尊也本其陽之德行仁也居中可以長正也長正可以寧方也筮而比之亦何咎也則不寧輔而安矣後夫道窮雖求輔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載水而澤也水得地而安也下得上而寧也上得下而位也故先王建萬國和親諸侯然後天下安也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衆各保其所居也能初以求比是以吉也知乎幾辨乎微爲天下首比必自誠信盈於素分也素分盈則主恩及而他吉來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爲五內比應而相合承其私也爲衆所親也能自守

中正故保其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正不能辨其去就而輔於上無首也可比非其人乎不亦傷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此於尊剛承上輔賢得正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爲天下王也背之以來皆吾人也則可以安天下矣

獨守其中而私其應爲衆所觀非顯其私歟疾其背而愛其向也則失其不來者矣邑有冢者私也豈王者顯私也備其私故邑人不誡王所使之然也雖顯其吉正其位而尊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終也無誠於附遠窮而比戮斯及矣何終哉

三三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陰上得位而陽皆應之也柔畜剛也大爲小所畜其畜不能全小畜而已也故健而巽剛下柔也剛居中巽柔而從其畜志得而後通也兩者陰陽和陰

行其道則盛而爲雨小畜志於上往也自得其位而已使陽而巽其澤不足以濟也則密雲而不雨也雲自西郊而東也陰消而退未能行施也小人來居上位非中正之德君子無所承也其何足光哉不能畜君子之大也

畜君子之大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而不能畜大也言行德之大也文德者德之小也君子之道無所備也畜其文德與時行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乾本上也三陽向上也應而歸焉巽以行志復自我道何以咎哉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志乎畜而不能全也雖與我而非應可以牽而巽之自復其道得時之中故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陰之微不能大畜其亦已矣故初應二牽巽志而行自復其道至於三斯極之矣上飛制下終於小畜理固然也思不敢行行脫其輻也陽不制陰夫不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一陰也而眾陽趨焉非其所治者也懼其傷害矣奉與五剛誠信相與近而相親固也尊而肅民安也何傷害惕懼之患哉可無咎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卦唯一陰鄰而奉己已亦交愛有孚攣如資貨與同不獨自厚異而行志者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畜其餘未始於道小不能畜陽得行其志上不可全無下無所遂志故其終焉既雨得行其道也既處安其所也尚德載陽為所畜也陰專於陽危之道也月近望陰盈盛也君子征凶陽疑而不敢進也以

子夏易傳

又語之則得志以體言之則小畜此言巽陰之終而不係於爻也

三兌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一陰而履於陽為下之長眾之趨焉是以危而履履虎尾也語其上下則下承上也言其情則說而奉於乾也失其所履而全其所承是以不咥人亨情之所歸則三也故以卦命之其於履則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其義也能制其度得其光明也陰者陽之求而履之陽不競者以陰失位而凶陽抑其情而不亂上之正而咸得其履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得其履也君子辨賢不肖而上下定之則民無覬倖之望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得其所履吉也過之則咎以剛志而守下不求其陰進之不以為榮獨履素行之節是以無過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不得其履寧但無懼二以剛比柔見利不撓其志居易幽退履其所履中正之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卦皆無諸陰而三自以為己任眇目能視跛足能履豈足恃哉僭履非位咥其宜也而志擬於剛欲為武人大君之行凶之災也

子夏易傳卷第一終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三以不順為眾同棄而已近也慎於難履者也心懼不足相與在乎守卑以承於上為上所任果獲其志得其終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三柔失位志比武人五為一卦之主明得帝位取而決之非求係於情也然三者眾之趨也雖曰決之正之危也位正當也何其患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歸其本也不顧其邪自履其所得履之終也則可以心視其往之履而考其善應也積其行得其終歸其有慶者矣旋其元吉哉

子夏易傳卷第一終

子夏易傳卷第二

周易

上經泰傳第二



乾上坤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易者象也神之居也故泰象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上下交而人治成陽內得時而陰外也健發於內其道順行於外親內君子疎外小人君子之長也是以損削之道往而豐大之道來吉而通者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合其時以養物也聖人與其財以豐人也結網罟作耒耜能輔相天地之宜成天地之道因時而通利而左右其民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拔茅而連出也君子道長上下交志以其類征吉離內以之外志求其成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乾降為泰而得其中能通天下之情知天下之用而不過其當也朋黨何由與乎志在其中不失其治應之而行可謂光大已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乾下通而泰也物不可終通則天道復其上地道歸

其下矣平陂則險矣有往則復矣君子見其交負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則可无咎而全其吉保食其福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物各歸本也陰陽之情皆相求也四所以下者非願其陽自樂共歸不戒陽之治也與其眾同志翩翩輕舉不富鄰而自備不戒約而自孚皆乘中心之願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陰居貴盛而委質於二靜而無為居貴有祉理得於中願心而行非權之通也忘已而與能聖入之道也故元吉矣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輒隍而為城取下以為上也其終則復隍矣下為上使者通其志也終不能通命亂者也以之用眾眾不從也以此之告邑命不行也猶以為正也終惜已矣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地之道各守其所上下不相通志而非人道之治陰在內而陽失時內其柔邪而外其剛直小人爭內而君子疎遠也時否閉矣無復人之道也小人道長不利君子正為小人疾也是以大善之事往而小惡

之事來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上下隔塞其志不通其道不行也則動而見疑矣故晦道薄德懼時之用以避其患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易也者聖人所以體其時而利其行也天地不交君子不容以祿夫吉凶生乎動動其始則其終不能禁矣處否初位而慎其動得君乃行故牽類而守正終會其吉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柔履順中承其上小人得一時之中故獲一時之吉君子得其大中也當其否也不能包承於上亦不能非小人必避世異俗安卑保命而已故雖否而終通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位陽也而陰處之包承柔侯之過也是以羞辱及矣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上近至尊下據其民咎以專也五之休否有命任已卑以奉上正以率下其志得行亦又何咎誰麗其福乎乃已之致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大人者知存亡之道也羣小竝進雖可全正雖得尊位憂其危亡順而從之不敢以力息於否之時也其道乃固矣正當其位物猶不陵故保其吉而終遇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否之終否其傾矣極終則變何可以久君子當其極

故先否也困極以道通也故後喜也

三三乾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天下之器大矣其為務多矣治之而不謬者其唯同人乎所以同其同而無方也二一陰也得中而羣陽歸焉能得物之情故曰同人其德乾之德也下之功上使之也為上能同於下者鮮矣能同之則其德大矣其務成矣其聖人之功歟上之不與雖下求其同不可得也非文明辨於內剛健行於外中正而相應者不能同也此君子之正而能通天下之志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體大也火體小也火曰炎上同於天也必時熾燥而後盛乎俟天之與也上下之位既列得其同則上能與下也君子象之而類其族辨其物志可同者與之不遺其細者也則天下何有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卦一陰而近者多得也或尊而保之也初比於二不繫其常出門同之無與爭者得之先也誰之咎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不能大同守宗獨應失其于野之義可惜也已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情係者德之累也妄與者凶之道也居下之長而據尊之應潛構兵戎以敵於五在下之上曰高陵也至

子夏易傳

五而三象三歲也五勝而不能與也剛自致也安所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與三攻以求二乘其墉也猶隔之矣二可得乎其義固不克也求之不得也困而反其則矣乃遇其吉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剛健中正求其同而為治也夫求其同固有不同者矣故下剛有役其公而私其同焉以力正之未獲其志故先號咷而後笑也非私也求其治而中直以正也剛而難遇克之而後合同人之道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咎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居其外也已過其內無與同者患爭之悔則免矣求同無與志何得也

三三乾下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得大中之位而上下歸焉無有遠邇皆大有之也其德剛健而行文明以辨大位德應於天以時行是以大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明得其時上無不容也善者道之大也故揚之惡者道之小也故遏之上舉其善則惡止矣君子順其時美其命而已故大有之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夫欲其豐害物以求有者斯害來矣此害之交也符

子夏易傳

照曠

可逃乎初得於主始有之矣守其分而不躁難其志以自保則終有大而无咎也未涉於交害矣易所以戒大有剛健之初先遠害而利自至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剛健之中力之大者也上之所任事委於中致遠不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為下之長富有其民公之位也為五所有志達乎尊以奉其主也小人不可用也以上之柔德則不克通而謀其害之矣大有容之也御小人者其道異乎可大有之而不任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柔得尊位而上下咸願應之以時近親難處之地也能知禍福之端畏天下之所視如非在五旁說以自警不敢怙恃可无咎矣非明辨者不能至也可謂智矣剛能處柔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以柔德而居主位虛中孚誠民亦奉其誠也志交信矣何所備乎故易然而保其尊威如而獲其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剛居極上尊柔奉之可謂上賢而順高而得終履其信也得其終也內符於天與天合德也則自天祐之矣何不利焉

三三艮下

照曠

謙亨君子有終家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陽天也而下其陰是以謙無不通君子所以保終也天之道寒暑日月也盈則虧之損則益之地之道山川邱陵谷也高則傾之卑則受之鬼神依人謙則福之盈則禍之人道惡盈盈則慢之以人惡已謙則下人故人好也尊而謙之益光大矣卑而謙之人莫之踰君子所以保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山下於地而得地中謙也君子謙以下人得人心也多者損已以聚之寡者減已而益之稱物而平施不失其常乃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柔以處下謙之謙也君子用謙於初自養其德雖涉難而吉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陽者衆陰之求也而二承而親之既得於心聲以發外謙而鳴之辭也守中而不敢自大得正之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居下之上為衆之則勤於正衆雖勞而謙厚之至也謙以保位萬民服也故得保其終吉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謙以在位不僭不偏不違其則者也以之奉五而待於三奉事得宜撝撝皆從无不利也謙敬之利道之

然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柔居上位止而順之謙也柔之過盜之心生故至於用師也居尊而著於謙得衆之道也故不待富鄰而利以侵伐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雖應三二近相與故中心未得也徒聲鳴而已然正應無爭辭謙無怨是以外助也分衆受命纓琪征邑國而已非不利者也

坤上

豫利建侯行師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陰者小入之道也治之者非君子歟衆陰而陽禦之非當大位則有兵戰之文之不當理也其用師而豫乎剛應而衆從之也豫先而當得而順動者也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日月之迭明也四時之更變也聖人以順動而天下服也非聖人不能得順動之時義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始發震奮而出地物遂其豫也震先而得其象乎故謂豫之為樂得於心而形見於外與物而動其情曰樂故先王之有天下者樂也禮平天下之志以修

諸內也故合其鐘鼓等瑟管磬之聲而與衆共樂也禮者重本崇德而敬其上也故禘郊宗祖皆崇有德而配之上帝天神焉以與衆同敬而節諸外也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合禮樂之化設內外之教而天下順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有上應樂有得志也夫君子之心靜而自居知得喪之終始而不遷其正故其樂不極其憂不沮何患之及哉小人之始得志誇其大而極其志極而不及於禍者無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卦一陽也衆陰競之以求豫也二得順而中正物至而順豫至而樂不遷其正也故介如石堅難以苟變感之至後動也得吉之先也其先知者不疾而速獲其吉也安用其終日乎

六三疇悔遲有悔象曰疇有悔位不當也四經始之地也而三統下卦之主而不當位是以遲速皆不中也疇而遲來柔涉乎諂也遲而後至疑懼旅於衆也是以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一陽而能濟衆也而上下應之所以得豫皆由之也復何疑焉既順以動之天下附之則智者為謀勇者為力皆相朋合簪而來仕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四剛動也衆之歸柔無德乘之正乃疾也守恒於中

其義不死已存其尊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剛得志而豫五正疾矣而又上之處於豫外不知時

之豫昧於豫之成也何可長哉變而知歸得无咎矣

三三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

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來而下於柔得其情隨而治之大道者也剛中正

動而說利而正夫何咎哉夫隨多失正正則寡隨動

說而隨大亨不失其正而无咎者大人也而天下隨

之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下於澤之中也雷隨於澤澤隨於雷君子得物之

情而隨正之則物來隨已正也何所憂故嚮暮入

宴息安之時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主於見可而變也不隨則不吉隨而喪本亦不吉

初無專應得其理也剛不失正得其吉也與二相得

出門交有功也非應而合之不失其隨時之宜不隨

則獨立無功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不顧其應與時相得動說相與得隨之宜五體隨而

不戀初遇之而有交故二无凶吉之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

舍下也

隨不係於常也三近於四而遂相附得隨也四亦不

子夏易傳

逆求所得也專正而居志合遠附得所利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三而附有獲者私擅其民正之凶也以隨之時協

隨之義竭誠奉主立功明道皆上之有也夫何咎哉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剛德居尊有應而不係盡下之宜大通者也中正而

保位利而貞也信向於隨之嘉吉則下皆隨之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

窮也

隨者下而隨也下而隨之乃治非大正之象也治誠

而不隨則以力制可也六無附而保其上守於險阻

可拘之乃從維之以力而後至服而通命於遠志治

也

三三巽上艮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

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

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文皿蟲也風過山也時之蠱而事繫之不可以無

制作也剛升而上柔來而下剛柔兩得其情大通而

柔伏也巽而上無違逆也故可以造治制作而無難

也古之為治者以質文相變也弊而更之之謂也以

質治者寬而任人親而不尊其弊也野而不近縱而

難禁故因其弊而反之以文以文治者檢而有度尊

而不新 辨也煩而多賊近而無實因其弊而更之

以質質文更代終則有始如寒暑之謝也甲者制事

之首也夫立制者必先究前弊之由察其中要其終

子夏易傳

七

照廣閣

故先三日以原之然後更之今及其先乃及其後後

甲三日之正故能合其時而當於人心也殷因於夏

周因於殷故為之改命創制天下法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時蠱而制事也君子將以振民先有其德

然後制作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

承考也

有為者臣子之職也受命者承其意而損益從特而

後蠱可幹也柔始受命能終其事承父之後也可謂

有子矣考何咎乎臨事而專故曰厲也終成其方得

无咎也有事之道然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內應柔承母之事也不可以自正非所越也乃得

中道矣事有順而後成者此之謂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

也

以剛得位幹其事而專其任也專之故小悔終成其

志故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柔之位而以柔處之不能敏於事也是寬其事而无

成也復命得乎往見吝矣終无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柔非能幹蠱也事必有主之者矣用德而不勞於力

五之謂歟居得中正眾之所荷用譽之謂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剛上者主之尚也令之源也終其事而不享其利以

高尙爲事可企而則也不事王侯可以尙之也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陰陽迭盛天道成焉陽長而萬物生君子之道行小人望之而服也剛長正以應說而順之大亨以正也

夫物有長也必有代也陽雖維陰至於陰盛則不復維矣君子當其時內惕而不自得焉觀時之消息也

臨代坤之二也極六位而陰及代之矣數之變也凶其久乎月陰之物來代陽也故八月凶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上有地地取潤於澤剛臨於柔小人取則於君子思其教周而无已也則能保民安衆而應其无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四爲我應能感柔也則制之自我矣豈四其志哉感其從正者也故得吉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剛浸而長履位得中有其德而能感五以從已也則五順於二二未盡順於五也尊而順剛德曰崇故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陰以居上柔接以臨之甘辭以說之失其正也下有其人而悟其非道而能憂之則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應於初則剛之教而守當其位盡柔之道臨之至也

无妄邪之咎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直行中之謂也

二以剛長五能感而從焉知之以能授之以政可謂智矣大君之宜能臨天下者如此矣行能得其中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四五皆應於陽上爲至順亦歸而從之遠而志於陽厚於君子之道順時知機吉又何咎哉

坤上

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上觀下也下順上巽觀上之風從而化之上巽下坤觀下之情而設教也剛德上行爲天下之大觀得其中正大順而巽以從之也古者先王之治天下爲

風之首者非他也禮之謂歟敬其禮之本歟宗廟其敬之大歟盟其祭之首歟取諸潔敬者也禮也者物

得其履而不謬也措之天下無所不行本於其敬也敬發乎情者也盡則誠信誠積中而容作於外施於人而人順也敬之盡者莫大於孝莫大於尊親愛之

故貴之賁之故尊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天下無不敬其親者此不令而民化上矣宗廟之始者盟也得其始盡其敬誠其孝然後能事宗廟

鬼神也其先祭也散齋三日以定志致齋三日以一應其將祭也惴惴乎恐懼如將見之詩云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思之深也其敬齋也先祭而告慟哭反矣況至於盟乎盟者祭之道可觀其首敬也薦者養之

道故盡其敬竭其情則能備物矣所以假外物而成孝子之心也非禮之本也故不在於薦矣觀其誠信

願若而已民知其敬上也聖人申其情行其事而成教於天下雖天下必有尊也則神道報其情也此先

王設教之端而天下大服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草木從上之風而偃也故先王察其方所觀其俗性不易其素履則民自行其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柔而无位遠於大觀童蒙而无所觀小人之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當大觀之時不能遠於所觀而顧觀觀爲正施於女子守正則可矣君子之醜也

六二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大觀在乎中正已處下體之上風化之出而及於民進其道也柔以奉之退而謙也故觀我生之風化進

不陵上退不廢職或從正事可謂不失其道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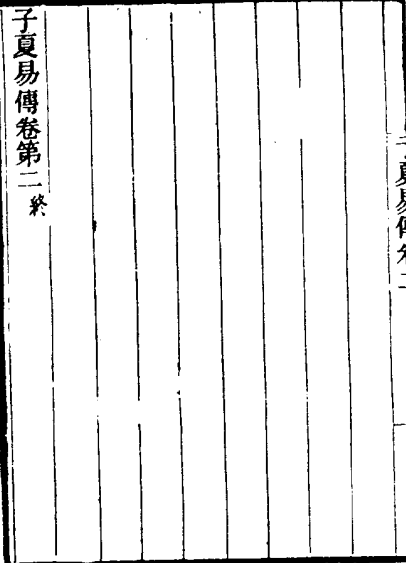
履極臣位順而承上爲上之巽國之光也煥乎可觀利於用也爲王者之上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爲觀之尊天下風化之首也我之生化備於民矣觀其民有君子之風乃天下无所歸咎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過居无民之位乘五之上憂悔之地志不得平也亦在王教而已自觀有君子之風乃无咎也



子夏易傳卷第三

周易

上經噬嗑傳第三

☲上☱下

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物在頤中曰噬嗑故噬而嗑之其道乃通刑以齊之者也分剛於柔分柔於剛象交得其情也動而明之義皆得於理也雷震電照威以明之隱無不彰果辨之也柔上治之主也雖不若剛德而運於無所用獄而正之者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雷震電照震而後明得於情實也先王明其罪告其法然後誅之而民莫怨其上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履校以木禁足如履屨也罪其初過之小也懲而戒之校足沒趾而已其咎不行小人禍不至於大罪戒為治者不可以不禁其微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而得位物不敢抗噬膚之易也乘剛者恃其強也不可以輕輕則反為害矣噬深而滅已然後免於咎乃得於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柔僭剛位以之刑物如噬腊之難也則反謀為毒矣慮毒而未傷則懷懼而不果刑也免之矣噬之不盡小吝者也毒不終善故無咎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上近於尊多懼之地陰之位也以斯用刑未為得其道也噬乾肺矣果於剛直無所回邪曰金矢也雖勇於取位未當也豈足光哉行法而已艱以承之不失其正得其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柔以噬物亦為難也噬乾肉矣位尊民服可以所制因於剛之道也治至於刑正之危也得中當理故無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噬嗑之終罪不可掩至於極刑故荷其校以沒於耳凶滅身也小人為過之初皆知其然也不慮咎大而不可脫也徒聞其言而不能辨其終也故耳其沒矣聽之罪也

☲上☱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剛下而柔來文之天降氣於地而為文也柔上而分剛象之地懸象於天而為文也天降氣於地周而通也故亨地懸象於上可以觀文口則時中柔而非實應未足以濟之也故小利有攸往皆成文於天也列尊卑之序別同異之道上建治於下下繫治於上止

而得其治也觀其天文可以敬授人時察其人文可以自己而化成天下治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火在山下其勢至微君子審其幾而明以出政慎以

致刑懼其穢也及其末也君子奈之何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剛而未位獨立其志不趨其應不苟乎乘也故飾其趾將徒行也其義豈乘哉明其時之不可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得其三而為文若須之附頤也柔而位卑依剛以為文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剛以得位兩柔附之賁然而有文濡如而沃其潤雖阻他應履位相保可以長守其正則物不能凌而獲其吉

其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得位有應賁而成文故潔其儀白其馬欲翰如而速往也懼三為寇而不敢進退當位正應疑何久哉寇夷則合矣

夷則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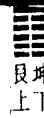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不在於彩賁之佳也柔以居陽獨保儉德不因剛以為飾守中黃以為賁化之首也故賁丘園之儉焉納

富用約故戔戔其束帛盈也過儉不飾雖可惜也致理於文終獲其志故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剛居柔上其尚賁也知存之而不競保始終而得治者自得其文也人之所尚也其在依柔而後飾哉超然以素物無潔矣又何咎乎上而遠世獲乎志也



坤上 艮下

五

照曠開

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柔乘剛也君子之道僅存也何所往哉順其時止而止之可以觀其象而適其變也夫道無定體也唯時行之消而息之盈而虛之天之道也君子之尚也

故當其道往而不吝焉應其時而不自得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也地下也下剝上則山附於地也故君不可以制下則厚順於下因而安宅之不敢遷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牀人之所安也剝之以足滅下之道潛而剝之猶未見也無陽自此始矣凶之道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以漸長小人漸得位也至剝其牀剝道見而可辨也無正而得位誰與之哉凶之道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羣小剝上已獨應之無咎者也猶應離羣失眾之趨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至上體過牀以及膚近於災也凶其危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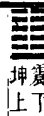
剝上於五為剝之主能得其中上承於陽反止羣小羣小由之貫魚寵以宮人不害外正何不利焉則終無尤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極剝而保於上大果有手拔不食者也極消則息道

斯來矣君子厚德以藏垢也故民所載矣小人於忌而偶怨也故剝人之廬終不可用也復而不敵怨於剝者君子也

剝者君子也



坤上 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陽反入於下而復其所出而動以順行出入而無閉何疾之有一陽長而羣陽至焉君子之道通也其何咎乎易六位而成文也乾之姤剝陽之初九陽道消也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日其物陽也陽統陰之理也陽雖消而復之不遠之而不絕也其天道之行歟反而復行其道也剛長也君子可以利攸往矣夫易者易也剛柔相易運行而不殆也陽為之主焉陰過則陽滅陽復則陰剝晝復則夜往夜至則晝往無時而不易也聖人是以觀其變化生殺也往而復之也而無差焉謂陽生而為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與物而見也將求之而不可得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與天地者也以萬物為之心也何已心之往哉故有以求之不至矣無以求之亦不至矣是聖人無而有之而易行乎其中矣可無辨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冬至陽潛動而地中也帝王者體化合乾故至日閉關絕行不務祭事以象潛之勿用與時之更始也

八

照曠開

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陽生也復於初也脩身之道生非而復復之不遠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息矣得仁而行吉之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雖危何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其復異於上下行能得中復以至於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遠陽過應悔之道也安而守中志能自考也自考也

者窮其理而盡其性也故遠以復之厚於德也故無

咎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陽於下其道未着陰求復之者或利之而復或自

考而復皆心自復非陽力之能制也至於上遠之極

也不能自復不知陽之仁也故據眾之上迷其復凶

之災也雖用眾必大敗也以其不往時而反於尙君

之道也至於窮數而不能征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剛

子夏易傳

不祐行矣哉

天德在上求賢以治時在乎前也剛自外來而踐其

初而為治主於內其體動而健上剛中而下柔應之

上下一德理無違者非大亨以正乎此天之命上使

之行下得陳其力也其匪正而往非上之至違於天

背於時也行矣哉不可行者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雷動而震物得其生自正其命相與不妄

矣故先王求有德以茂其治對時而養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剛而來居內卦之下志行其正以輔於乾為佐治

之主往來必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剛正而在乎前柔守位而上應也其可妄乎不合初

以首事不與鄰以謀富故不耕菑畲而已矣承令

而行則利其往也

上六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

人得牛邑人災也

陰妄居陽災之道也牛者陰之類也非所履而履之

繫之者也四近而得之非其本合行人之得也本應

於上邑人之謂也上道窮而爭合故受之災以其行

人得牛而致其忿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而有之也

係於三咎也居尊守卑正以承上得民不以為私猶

可固其所有而免於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剛自外來為主於內動而得民往而獲志道既盛矣

則疑疾之也夫以剛動強志在於正攻之則反害從

之則成功故藥之增劑待之終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乘於剛上於尊而又爭應窮高極危妄之甚也復何

往哉無所利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

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健而上求於艮非輝其光而日新其德乎剛上而

尚賢尊柔以奉之重其德承其道也能止健以為大

正也賢不肖非其畜也祿之以公食勤之以民治成

上之功畜而盡其能也應乎天也於何而不濟乎是

以利涉大川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小能畜大也君子之畜大也前言往行多

學而究之論辨而擬之以畜為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上畜之初何可自任故居而待命則利往而違上則

厲也

九二輿說輟象曰輿說輟中无尤也

大畜之下體為上之畜履無位應中安其所畜故脫

輿輟而不往任上之畜也終無尤也

九三負馬逐利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

往上海志也

奉上之勞而不敢自獲其志至終得治則因其道焉

故開國承家其道自利馳良馬也自任不可以縱緩

則失矣艱而守正乃利閑習乘輿備其左右則利有
彼往矣上大畜之終則盛大矣無不通也習與備術
所以合上之志而皆通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陰類也而又童焉居牢而安能止其健不勞其備
而得其用則何往而不濟焉故大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四止於初童牛而喜不勞而得下之效也至於五下
則剛長事斯大矣故有備而勞及獲其用也其吉於
豮豕之牙焉豮豕豕之無陽者牙劣而不用可也以
大中而獲乾也事之大濟故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畜其成也剛上也為柔尚之佐特行道止健而
致於治也既成而大通矣於何往而不可哉故上九
曰何以爲也雖天衢而通也可謂大行也已矣

艱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
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
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口頰也下動而上止其爲頤乎身之而養也頤爲
養乎民由上養正乃吉也止而待之養之道也動而
求之見利遷也故下動皆凶上止皆吉觀頤自養正
爲吉乎萬物待天地之養也百姓待聖人之養也聖
人待賢人之治也故在於養賢則聖人昭焉分賢
不肖白黑也中人效而爲之其意無別也不知賢孰
果謂天下之賢也故曰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子夏易傳卷三

十四

頤頤開

山中雷震養萬物是謂頤之象也言語者禍福之幾
也飲食者康疾之由也動止得其道身乃安頤莫過
是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
也

初以動之先嗜而求徒朵其頤而已恃三之附以爲
己之才也而又趨其應不卜吉凶之去就多求養而
無節凶其宜也雖附又應豈足貴哉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倒養於下近而非應違其常理也丘頤地之高剛上
者也震體動則頤下體皆上也動而上求之謂也養
於初矣而又上征無其應也是失其類無恒拂常於
頤之上凶之道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
悖也
剛動柔柔猶爲凶也况失位之柔也雖應於上上剛
而極止下柔而極動性極相違求養於上違背之道
無甚於斯故征之凶也至於數極而不見用無攸利
也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頤頤之吉
上施光也
頤實其止於正也雖下顛養而得位靜止施而不求
故吉也非無情也止以待時故觀其所視不睚眦也
非無欲也義然後取待逐安其所也頤之吉雖顛而
無咎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上也

居尊而上從已無政而不能於化違其常理者也附
賢守正而吉矣不可涉難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陽艮主也五附之而保其尊三應之而保其至頤之
得養由上止而成也居位擅民厲之道得時可尚故
吉而有慶也剛以濟衆何險之有乎是以利涉也

大過棟桷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桷木末
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
矣哉

大過強大者能過也本無正而未不能治者也棟桷
樑矣法無從矣何所承乎唯強行者不拘於細不守
其弊過之而後治也下剛過中上巽而後悅行利往
而後乃亨從大然後過也非才大者不能行權而合
悅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爲澤所沒下過其上也本無政矣舉而治之亦無
患也故君子當於是獨立而濟不懼羣邪然後能通
過上乃行雖曰得之不足以榮也遭其用遯世無悶
失之不足恥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君子之於大過也必本於誠敬然後濟之也雖曰藉
用白茅薄之至而誠之著也柔處於下謹敬於初不
私於已則動而无咎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
適以相與也
陽舉於陰過初之本事過其位剛而得中行權以合

陽舉於陰過初之本事過其位剛而得中行權以合

子夏易傳卷三

十七

頤頤開

說也老夫重合女妻枯而復生其實時過而相與得復生之理故其無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不能拯弱自守其位棟之橈也而又應柔本末弱矣柔何輔焉凶之道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以陽而與其柔志在拯時也得其吉矣情以求應不橈於下也不能自與可惜也已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陽處陽也自守而已不能大過者也雖欲拯之其能得乎不足以濟衰也則老婦得其士夫猶枯而徒華可醜而已當尊而德不能濟力而不能勝也無功可譽亦無咎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衰危之極罪咎之地也況以柔終乎過涉之深滅其頂頂滅身之終也於何而咎哉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重也水重至流而不盈乎兩坎也為其嫌於止水也故以習坎名之剛中而有孚凌之斯流流之斯止

淨之斯濟沈之斯溺不違於人而人不可欺不失信於險也夫行險而自能通者固繫於心乎能剛中志

果濟乎險而得其道者則行險而有功也天險絕其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天地猶險以成而況於人乎王公設城池以險國也剛中藏用以應險也物之情而為險之用非知者不能用而終於正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至柔而順剛中而信故能險而不滯也雖洊流而至其道一也故君子以常行而存乎中習教事以禦其險則得其正而有功也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柔而居重險之下質弱而無心不知濟險之道習坎而入於坎窞何以濟乎故凶也習重也謂治其事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居坎之內前尚有險也行險得中而二柔附之體險而有功也雖求小得未出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位剛而以柔治難矣況兩坎之間乎二剛險也而且枕之求可得乎上坎之底坎窞者也之可得乎進退莫可終無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陰弱質也附陽而濟居於上體依五得位濟其險矣夫欲上之盡者必自盡者也誠之至豈假於豐哉則樽酒而簋副器約而納寡自至於牖以盡其忠剛柔之際承上之道也終何咎矣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在坎中矣坎豈盈乎夫濟險者盡斯泰乎斯無咎矣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處其險尊安而不慮則險為咎矣未至乎大可無慎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柔而無心小人也乘剛而履於極險居於峻法之時行極險之事故用繫纆索寘於叢棘失其謀身之道也以是三歲而凶乃終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

麗安附也而利以正故能通也日月得天故能長守其明百穀草木得乎附土故能未保其種麗其所麗者也上下皆明咸安其處利而不正何為化成矣柔麗大中強而不武利而得正化之元也是以能通天下也故畜牝牛柔而彊力以濟者相麗之道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兩明嗣麗天下大明也得麗之大者莫過於大人麗於大位也累聖之治兩明而繼而天下化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求保所安者履其初錯然內省而敬懼之即能保所麗而免於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者文之中也柔居中正治麗其文故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三者將進之地也在於離麗得其止則吉過之則凶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離明而行陽麗於三止於所也可以鼓缶樂終於此矣過以求之日之昃也將何往哉耄之凶也易戒其於分而麗得其所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者行上之道首進之地進逼於五不當其位無德之至突如而來如也五尊嚴之盛不可陵也故為焚如而死棄矣搏殘之而不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柔居尊陽故為下之謀也有乘剛之逼焉故為出涕矣以柔正而居王公之位憂嗟之深天下歸助故終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柔之道非天下大服焉故終於用師之正以重明之治為天下之麗以柔順之德為天下之歸其終或用師則出征而折首矣有其嘉以剛終也獲其非類而天下正也

子夏易傳卷第三終

子夏易傳卷第四

周易

下經咸傳第四

䷞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二氣之相感應也中無閒也故得萬物變化乎其內天氣下降而地氣上濟陽下陰而陰從陽也止於所說其利之正也故取女以之吉也而感應之道取焉聖人無為與天地準寂然虛中通天下之情因其情而通天下之故而咸得其治則天下和平矣夫相下而不私則感之而通也觀天下萬物之情而感一也象語其感大者如此也至於交則形相趨也利相逐也豈及於感之至哉天下忘於情而有果於質者則於物不盡矣故見利則躁後時則絕皆凶悔之道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說來也山止受也君子感人之來虛中以止之受其情也情之得治之生也失其情得治者未之有也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體於下者將行之物也有應於外始有志於感而未行也未涉於吉凶之鄉也

六二咸其腓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下體之中當於腓之為物足往斯往矣獨而往之即妄動也何益於行乎妄動則不見其情也不得於事宜其凶哉居以守位順以待令吉矣得其中者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居下體之上隨上體而往止亦非自處之物也感止於下以下事而求感也豈由己乎執賤隨感可惜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升於上體而兼於下始以兩體相逐也凡物以形利相感者未極於志也神遇者豈假役哉無慮澹然而居於形之上不言而信不行而至天下感之況於明乎而以形質相感未感則害至故貞吉而獲悔亡憧憧相追朋乃從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至脢心脊之內近於心也感近於情而非志也故無悔而已可以言者物之質也況其脢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說也
感至極未有至於言說而已於情遠矣何足感哉浮之甚也

䷲ 恒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而得其久也剛上而柔下剛柔交而下承也雷行風從增其大遠矣巽而動往無不從也剛柔皆應外內達也此可久之道也能久則通矣保其無咎矣利

而得正矣久而得其終始之道也則何往而不利焉
天地恒久也而萬物生聖人恒久也而天下化以恒
久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得其恒者長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之震風必從之君子行必由其道得其恒而增其
恒而增其大也故獨立其所不以物易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者久於其道不煩而物自歸也處於極下深底者
也不修其恒不度其分遂求其應初以深極而求於
人人斯竭之矣何以終乎正之凶而無所利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非其位久失道也剛而自正退而久中可以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
也

三者終下至上之地進退之所也不能修德守位而
復上以求應無其恒也何以容哉是以爲政可惜者
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承上之地柔以奉上而剛居之求應於下位已失矣
安所獲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
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係以爲正守中而爲恒婦人以之吉也夫子可以
制義矣而從人之政狹之至矣固其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極上終盡之地柔振而將久之道窮也久何之乎雖
有其應不足振也失時之極無功已矣凶之道也

子夏易傳

五 照藏閣

䷛ 艮上

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
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長而君子外於時也隱其道逃其情從而正之而
後乃亨夫彼之生也微其終大而不可禦者時之來
也故君子觀其兆而不待其至也當位而應猶不果
制與時行而已矣陰浸而長其患未害我志猶行也
故小利而貞剛而應柔和而不同遯而反制非大德
不能消息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

山侵於天下通上也君子逃情於小人不以力爭嚴
以制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以逃避患也患未至而首遯之則遠於患矣陰過
二矣而後遯焉遯之尾也見而逃之反相疑也不往
而和則何災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
也

小人之道狹而鮮親至於履位人多逃也則以法執
也或係之以利質之以愛然後人不得去堅其志而
不可拔也乃得小人之中而獲其順矣

九三係豕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豕之厲有疾憊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志於陰不能避也爲小人所制危憊之道也施於
畜臣妾吉也係於鄙賤豈可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知幾絕而好遯小人情係不能遯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當位相應能制於內遯情而治志在乎正可謂遯之
嘉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過於卦外無應小人不勞慮於進退可謂遯之肥而
無不利也

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剛也大也剛而不邪大而能周時而後動故大者
壯而得其正也天地以正大而得其生聖人以正大
而天下化其道剛動而大者正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陽氣大行君子得其道也非禮弗履保其
壯也

初九壯子趾征凶有孚象曰壯子趾其孚窮也
剛以處下不有其大初而遂用其壯也壯在乎趾何
以用哉以之而征凶其宜也故信有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守正處卑得中之道全其壯也故貞吉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羸羊觸藩羸其角象曰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剛居上而得位也小人知進不知退故用其壯也壯
必見傷正之危也四剛在上將陵過之能容無忌必
羸矣君子達於幾危故不用也

䷗ 震上

子夏易傳

八 照藏閣

爲剛長之首升於上體守於臣位志在除邪疑其逼也故貞吉乃悔亡矣往皆柔也物無逆之藩決而不羸也居大臣之任可以載其剛之用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剛長也而以柔乘之五陽也而以陰處之雖欲用壯是喪其壯而不難也質柔而不可恃也柔不終拒尊中獲存故無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柔居壯極非其壯而用壯也將觸藩矣恃應而往不能退也質弱道窮不能遂也進退無可安所之哉若自守其柔艱以爲志不敢盈殆得其吉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象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曰三接也

明出地上聖人順民而麗於大明光於天下方無滯於幽也故柔進而上行附於大明之中極一臣之位任爲治之主故謂爲康侯錫以多馬書日之間而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大明之道可進之時也君子著其明德求上知之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有應於上可以進也應近於五未獲於情慮其得之薄故摧如不進以柔守下也復以自知正之吉也未

爲上信未受上命故脩德自退寬以居之終無咎矣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得位而進無應而愁如也夫以謹順中正憂勤其進非唯獲吉抑受其福也五以陰而降德也苟能立身行道當時大明何必待於應乎王母陰尊而幽遠者猶知福之況其明王乎

六三象允悔亡象曰象允之志上行也

處上又進悔之道也象允志合故進不非故悔亡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上奉於五下據其民剛強處卑進不當位其竊位也如大鼠焉貪而無禮不能終矣以之爲重危之道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臣當君任正之道也以明盛而進弼成王化而爲治主也夫以明正爲治者則天下各當其才矣何恤乎失得哉以斯而往吉其宜也故無不利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以柔德治者不能威肅天下也故其終多用師焉進過於禮故曰角進極於終民或叛也明正久著人多協焉猶用伐邑雖危吉也則咎自免矣治物不以德以之爲政可惜之也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上無以明天下無所見也艱以事上不失於正利也故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箕子蒙難而能正其志晦其明者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泣衆用晦而明明入地中藏其明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君子之泣衆也外用晦以使民內保明以爲治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小人賊害之時有明則傷矣初以君子之德剛而不回故爲時忌之深也以其無位猶且遠患庶以速奔也故絕其迹隱其形三日而不敢食逃難而遇人人必疑言矣害明之深懼人之見也君子畏害而速去其義豈違食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守中順則無猜者也而已道不行矣夷于左股者焉故與之拯馬而馳逐也且內明以外順雖傷左而右存與時竝行不失其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爲文明之主夷終則進也上六遠其明雖高而至晦也應其誅焉時之得向明而南巡狩也獲其大首耳其汗俗漸正而已不可疾也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守以下位順以上承自右而入於左腹獲其心意也順以避患止守於分明其歸自異矣出於門庭不遠

行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在難之內而能保明其中智以藏之愚以晦之得其

正而時不能遷也則明豈息哉得中之道亡而能有

故箕子當之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

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暗而過中至明夷之極晦之至也位高勢崇登于天

也失道將覆入於地也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

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家之道在於女正女既位而男位正也故聖人設

昏禮焉重而娶之當其位也然後可保其久矣夫婦

正家道之先上下之始也嚴君之道始焉父母之道

出焉故嚴君則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家

道咸正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出而風鼓之炎乃大也女正而男久之家乃成也

必由內生而外成也言必有在而不苟行必守常而

不雜此家人之則而正其本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之道在於防邪防閑在於初也及其志未變而

正之則不至於悔矣得之制者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人之職正其中也无所遂其成在中主饋而已體

子夏易傳

柔順而剛巽之得正之吉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

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體之上家之長剛以嚴之故嗃嗃威下也家人之性

不喜服也雖悔有厲乃保其吉也婦子嘻嘻從下之

性何以節其中哉可惜也已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柔承於尊位高而順故得家之富保其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剛尊配應夫婦之正而家道正矣王至有家天下刑

於上也親以相親交以汎愛何憂乎禍亂哉故能保

其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剛得終於家人天下化之信而行之人人正家而自

為治也夫以家人威信之道始以令人也其終也人

反信已焉人反敬已焉威信及而天下之治至矣

睽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

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巽也上火下澤火炎上澤潤下性之異也二女同

居志各異行是以睽也此獨化不足失其全用睽而

為合也他用小事同矣事之同則相說明其宜也柔

進上行而應剛小得其中睽而應其正故小事用之

吉古者聖人之治也用天下之物成天下之事取異

切相制或以相合其類多矣則天下無不同也至於

天地之殊男女之別體異而事同況乎小物也子曰

弦木為矢蓋取諸睽合眾材各睽其小體而成其大

器觀是而他可知也夫濟天下之務者豈止於一材

乎非聖人不能合睽而為功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志睽者也中有小事之用焉君子合異以

同其事同則務濟類非不可以无別无別則亂生故

君子同其事而異其道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辟咎也

睽巽類而同也未合而悔生也故六爻初皆咎而能

免之者以其小事同也小事同者何往不同哉故皆

有終也馬類之異也睽之初不相與故喪之矣終損

而相濟也則勿逐而自復矣火澤體異而相惡也惡

而睽之復相遠矣見而和之何咎之有與特終睽而

小事吉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火澤睽也而不相通陰陽匹也相求之物睽而相窒

而相得曰遇巷者不遠而得也初為出門二為巷乎

相得既通可无咎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

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睽始異而終有遇履非其位不安所處輿曳者也乘

剛不能制下其牛掣也四與已睽道不相得則害生

矣故自上刑也履於不正是固然矣始睽而難故无

初也應而後合故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初也應而後合故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初也應而後合故有終也

際而无應志患其孤求與同者初亦不偶合志交信
字以陽召陽非好合者故危矣同體與事故无咎也
際无白成必自外合也故兩陽而有終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際而未通悔之道也終而有應故悔亡之矣宗二也
三柔比之欲以為附二噬而絕也而願合於已往何
咎哉柔膚也陽噬之易也中而有與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際之極惡其孤之深也三以失位之陰大乖其道
以文明之主觀而輕極之怪異之先張之弧不願之
極後說之弧思合之深也無四之寇則亦親矣始睽
終合而得吉也遇陰之極則好合之道成又何羣疑
之有哉

䷥ 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
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
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見險而止難其進也度德而處將以營之也蹇利西
南眾順待治往而得中因眾而險下濟也不利東北
遂止而不以進道窮而不能濟於蹇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難之所也有德者乃能濟之君子反身脩
德將以為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系止於初見險而待保下之安也故往則之蹇來則

見譽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得位居正而應於尊竭力致身以輔於上救其蹇於
蹇中也五能蹇而已竭焉可以保其終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得位於上內有其人安之所也故往則涉險難中來
則內喜得其反而安矣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蹇非得中不能濟下也四得位矣可以承其上而不
可獨濟也故往則蹇矣來則當其位而連於實得其
所附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在蹇之中正而得大位濟蹇之大者也居於中正而
能裁制節度使賢不肖各當其所故用朋來而求伸
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柔居陰極內有其應五極其蹇已又附之故往則道
窮求得內附故大且吉利見以從貴也

䷦ 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
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
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
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濟險而動動出於險解之道之夷而无適不達也君
子可策其名也解利西南往而得眾動於外而行功
也其來復吉復其所亦可以位也內剛中而得民也

有攸往夙吉趨時之敏緩則无功也天地解而雷雨
作百果草木皆甲拆自然之應不疾而速也君子貴
其速而通也可无夙乎非知通於物者不能通於時
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上震下澤釋難之時也久險不通人不堪也
赦過宥罪應乎人心而得其解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解緩也无阻艱也況以柔守下而承於剛乎得其序
也其義固无咎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剛居中也應濟其險眾之所附也初承以奉之五正
而應之眾來附之非我之貪也難以解矣可以各保
其歸也守中直而保其正不干其邪得中道正之吉
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履於不正乘於二而與之負於四而係之多妄之陰
貪其非有亦可醜矣寇自已致誰之咎乎以之為正
可惜者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剛處於卑而與三得相得如拇附也未當位者非可
久也故解拇而與初為朋得其正乃保其孚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
退也

解行險而免其險也故下多妄動焉皆上法之怠從
以濟險而失於緩也五以柔處中而繫有終二守其

正而已矣不敢自解也故得其中吉也夫人之化上從其行也上難則小人不致妄進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釋弛緩也故多有縱焉終而獲之得其時也三應其誅焉縱悖之甚據非其有雖欲貪戾其能終乎而公以法誅何所不獲悖解眾安无不利也

三三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損下也夫上也者下之庇也可无奉乎故分下之剛而上益於柔下不敢多而奉其上也損者益之本

能損而當則民成矣夫大吉而无咎雖損也其道存焉可以正也有正而能損已何往而不可哉損而得於

時雖至約可也竭剛以奉其道不存不可正也已矣故損益盈虛而與時偕行也剛者君子之道也故處

於下以奉其上居其上以益於下君子之道也下者上之本也不可以失其所也故損益之辭繫焉為人

上者不可不應下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山止其上損澤而上潤也君子之可損者忿慾也縱之而咎生也故戒之

初九已事適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適往尚台志也損貴其合時初以結之合其志也故止其事而適往則終无咎矣酌者損之薄也損以奉上宜乎夙也初

猶過也其可後乎當其時雖酌之當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初適往而酌損之貴其初合其志也於事中可以守

務利其正也損非其時徒失其正征之凶也志守中正而從其事不損已以奉上而上來益已得其中道者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與一則志專而相應也一以待而二以應之則惑矣而況於三乎於男女則不生化矣於所求則累其德矣於建策則多勞而寡功矣可以不慎乎故三陰

行則損六三之應六三獨往則獲上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遠於陽而處兩陰之間待初之來而爲勤望之初過

來使已疾損而有喜也亦有何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損而益之天之道也人之理也居尊以柔能損諸已也則天祐之民歸之莫不感說以奉益也或也者非

意之而自外至也雖十朋之龜莫違其大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

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損下奉其君也上非受益之地亦臣於主也而剛

正以處之五柔以奉之故不損已以奉主而爲主所

益也復何咎哉得正之吉也尚德而往何不利乎高

而无位贊五之功雖應得臣无自有也上賢之德得

損之終反受其益大得志者也

三三震上巽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

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爲上者其道下濟也故損上之剛分而下益於柔自上下下者也中正爲主益而得時何往而不可哉是

以有慶也動巽而木行也乘於大川而无險也益動而巽於人曰進而无疆也天施而後地生上益而後

下奉其益豈窮哉益之无當雖惠而不行也故時與而後可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行而風從益其震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莫大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

也

益損上益下者也夫受上之益而豈徒哉必有大功而可以當之矣初以剛下爲動之主能堪也大事者

下者難處之地非專厚之所得其大吉乃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柔以得位受上之益得中之道能精意以奉五通於

人而信於神也故外來非常之祐也夫陰之所利在

於承貞而二能盡之其於吉也雖訪諸十朋之龜不

能違也長正之道豈止於臣下哉雖王用之而享於

上帝吉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

凶事固有之也

柔處高位危咎之道也居危而受上之益非其見危致命堅志而固有其事則不免矣五為施益之主而已竭信不敢自專必中行以告之用圭以表之乃可行奉其中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原本闕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中正之德當益之尊信以令人施以心惠勿問之矣乃大吉也我信惠下下益報之上下交孚治之至也大得其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白外來也

五以中正人肯歸之上九乘之過求眾附雖有其應豈附之哉獨自益之人不益矣不能修整立心勿恒多求於人人所忿也益窮反損故有外來而擊之者也

子夏易傳卷第四終

子夏易傳卷第五

周易

下經史傳第五

乾下

史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史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陽長終位而陰微也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健制而能悅之不隱情也剛決而能和不任力而剛不過中也故顯于王庭而民得治也夫用九即吉於无首也剛長即凶於用壯也道之窮則不富矣其危矣哉信有危而思患呻號終无刑乃保其光也告自邑揚而令之從也不利即戎肆剛驕力道遂斯變利有攸往柔道外而剛治遂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史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思

澤上於天上澤以及下也上以明法決治致其平也君子以施祿及下惠其澤也選德以居其位取則以上為禁盡已而不敢上越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陽處體初志在乎前趾將行以求勝也壯之用斯窮之矣下之微也何可勝哉知其不可以往之自為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以剛而退守於柔知其危而懼呻號戎於昧矣可為戎无敵也何所憂乎得其中道吉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史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史終无咎也

當位上應往而為壯內得其心外形于色壯見於頄也行而與邪凶之道也夫君子治己豈係於私哉雖獨行遇應而潤於我而反恕其邪志匪其失亦又何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常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志進決柔而逼於上坐不能安行不能正剛而不當其位也羊者羸突不遇之物比之用壯焉能自牽繫其志不縱其壯則悔亡也是語也聽之而不能明昧為其道者也

九五苒陸丈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上无位之尊也決其決至易也苒陸之柔脆也以至尊之德務至微之物則缺於與能矣夫而得中无咎而已豈足以為光哉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剛長而一柔尚存亡无日矣雖號之无及已也

乾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陽也君人之道也正之恒也而陰來代之眾以求之其道遇也陰之賊也遇而合之任无正也女之壯也非人倫之道不足以娶之事无恒不足以為用夫易无窮也陽不能獨化化不可以无遇故遇而後成初苟而終固即遂其生化之大焉且物无大也无細也其得之大遇也待於外之來也豈已之由乎其在於

遇人大吉則乾陽也巽陰也有天地相遇之道焉天地遇而萬物章也剛得中正而能擇其柔聖人遇於大位也則其道大行君子遇於時輔聖人之功而天下治也品物得遇而其道乃通始微而終著也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人之治者火承上之風能君天下者得天下之治也施命告四方人承其命咸得其遇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陰之為道宜牽於陽而守其正保其吉也君子隨遇而往无永正何以終乎凶其宜也无異於牝豕從羸遇无信蹢躅而已非久之道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陰者身之資也魚非食之珍者初非陰之正者卦无陰亦眾之所向也

已得之而供其求眾失之未足深吝故獲之无咎得其中者也畜非正之物懼人之見其義豈及於賓哉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求初之合二已得矣胡獲焉坐而不安行而不正牽繫其柔而未得也以其不獲也而止於位故免於爭競之患雖危而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无位之陰過斯獲矣二有之也應何為乎起已求遇之凶之道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无中正之德者皆无魚以至於悔也至五德博而位尊謀其道不思其欲故食杞包瓜而已夫以剛正之體含章明之德志在行道不舍教令如天降之也莫不成賴矣所謂剛遇中正而天下大行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已過體矣何所遇乎姤於角也以是求遇可惜者也不至於爭无吝已矣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而以說柔无違也剛中正而應保其萃以通也天下大聚正者而孝享聚其昭穆剛尊而利以見也萃其正而通也用大牲吉聚而豐之得其稱也夫聚而通之何往不利順於類正而相聚得其通而保其久也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此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得地以久地得澤以潤相聚之道也眾之聚也不可以无防故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四為上應三近附之已信不終失其萃矣則心惑而志亂矣何所利哉若小能號呼自省度其可否反而晒之不以為笑靜然保居終獲其應復何憂哉往必无咎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初三皆萃於四已獨守中不變其志待於五牽而後為聚得其吉矣居內靡他何咎之有精意承奉信以結之豈待於豐乎雖薄而可以薦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下皆上萃已无應焉萃如嗟如也何所利哉奉於四剛剛與而與故往而无咎不能下已而從人位之失矣可小惜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承上於地以剛處之而下據其眾非其至公奉上之心大吉則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四有其民而權逼於己位當貴也咎何有乎尊信不行道豈光乎且陽德仁也可以長正而悔亡矣民終歸之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乘剛而不安違而无萃齋咨憂嘆以至於涕洟懼而內戒咎何有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卑道也巽水道也其道升而大也見可而升得其時也內體巽而外順於物剛中而上應之是以亨也合大人之德用見之而勿恤有慶者也南征吉出諸幽而升於明也志獲於此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浸而大也剛中而柔順也君子欲其升也立本以慎德異於卑順於上則能積小而至於大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異者剛異柔順剛也上承於剛誠信相與升而合德其升矣故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剛而能正中而无私應上以升之象豈假豐物而後享焉上應其誠下升而大雖非其位得其道也故有喜而无咎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體順也應而升之虛邑以待也升何疑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位輔乎尊而不待諸升者通上下安險阻之任難之地也而順以當位恭以事上得其吉矣亦又何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以柔道而至於中也升階而就其位正之吉也可謂大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上而不已昧於升也時消也安所息乎利以守正不求孽孽也

困亨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剛則困見揜於柔也險而能說雖困而通也君子之

行存乎素也困而自辨而不責於人修齊其德以自濟也五為眾之歸焉剛而能幹中而得當大人之正

也亨困而吉何咎之有乎困而尚口斯窮之矣何所信乎故君子飾行以亨困而不可以言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涸而无潤也夫積行以成其德雖致命終遂其道君子之志剛而不可拔也故能致困而不可失其道也

其道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能濟困者剛直也初以柔弱居於困窮而不安其所也而欲上應於二為二所吝幽於坎底以至於三歲而无所見不明之至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剛而得中為初三之附豐於所資困酒食者矣酒困有位而得其民則受其命服而朱紱來矣夫以位卑而有民利潔敬以奉上特權而凌征之凶也卑以自守得无咎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柔以居困力不堪也欲其往而困於四堅於石也欲其安而據於二難於蒺藜也進退无可安所存乎以至於失位而殞身也位之不當不足亨困不祥之至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為之應二剛困之故遲遲而來以待其間也位之不當不足亨困可惜也雖困於二終歸其應金車剛而能載也

九五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物莫能兩大二之豐則五道減矣二以剛得眾而五怒其甚也將欲刑之上下敵應不能勝也故困之免矣夫居尊以忿失其道也終以中直久而說矣至誠感神況赤紱乎故精意乃受其祐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柔之為物不能通於困當困之終然可征矣居於上而果於剛欲其退也為葛藟係之欲其處也臲危而難據皆不離於困也柔弱質也不能專斷語其治也何哉曰動悔有悔其處也則征矣乃吉行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水人之資也德人之保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故從於水而下入得水而施物井之道也好于德而巽志修德充其德而位於民上咸賴其澤德之施也故井曰德巽志修德曰德之地不可改而非其道也酌之不竭不資於外无喪无得也君子之德其虛中无改施之不竭於何而喪其厚德也必備莫究其極又何能得井則可食之往來者皆井其井之用焉則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君子德博而施故往來者德其德焉非剛中之德不能至也并可食矣人近至之而未繙无功不能汲下君子雖至於德无其位不受其器未申其功也羸其瓶凶繙之失道用之非器棄先之功而及其凶也君子於器而立度行權而合物然後道可終也天道者及物而成德也修其德而不利濟非其道也有德无其位不建其功其德未行也有其法當於權然後能終之故君子不可以不備德觀其井而古今之道可知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上木而出以潤於木井德之施也勞也者勉民之勞也治之得宜樂其勞而生財也上讓下敬父慈子孝人之性也君子明之善而勸也非抑之制之善為事者如之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於井下井泥者也舊井而无水者也禽何食哉窮下而質弱者矣時何用哉故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而與下谷之流也初微陰也而注志焉中之才无施及以應不能上行而集其下事也有質而不得務德也器自弊矣誰不棄之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剛治其位修己而謀治也在下之上有德者也井以上為井也未至上出不見食也憂其行而心恻矣上應也可用汲矣阻於王之疑也若主明道通矣得其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卷五

西

照應

賢人王亦賴其治也並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體上而下柔以自處无外以他其德不弘學而已矣修井之道質弱止於无咎不足以大濟也

九五井冽寒泉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之治者寒泉也冽其寒又甚焉居於中正為井之主保井之德養而不窮者也道之上行人受其施皆得食其井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上收井之功也應於下引於五博濟而不施无幕覆之為眾之信大成而元吉

三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火不遂其上澤不得而下故相息也者勞而止之而得其自生也二女同居志乖而不可處故革而制之後乃成也已日而信之文明而說之剛則大中元亨以正也革而當其悔乃亡物不久革之而後成天地革而成四時也湯武革命得其時而天下正也革

非習近之所得也其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革而後存君子修其歷數明其四時之革而授以民時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革者中格事順於人而後民志堅而勉其務也從已

之為而為則莫聽也其能久乎慎初者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柔以守位中以為道上應於五有命而行已日遂革而從其制也以斯而行嘉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剛得上位專極其火性將制其應不從其革也反道背時征之凶正之危自初至三令已成矣民已信又何云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剛能辨志信而行正守卑上從承命而改得其道矣何悔之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剛居尊而革之知變之道勇於變革易而為功也得於中而煥乎其外理著於兆矣豈俟占而知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而順以從君也

虎變者明其理勇於變也發而成文君子之類也大

人之道也其次勇而變焉故其文蔚也內信而外說也小人无所明也安於舊俗樂於縱故革面而已也

猶思其故行也則周之三監也征之凶哉居而守正獲其吉也

三 離上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任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子夏易傳卷五

七

照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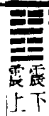
以治鼎為法焉離異合而成象矣趾分其初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其義以木巽火也有亨任之道也聖人南面而設制度使天下以器而治其大器則物無滯矣則固矣故曰鼎取新也利出否焉不置其器者也治其器必以制度制之道莫上乎立敬立敬莫先乎享上帝此制度之先也鼎用多而致治者莫若乎養聖賢此其器也得其器行其事然後能為天下王聖人異於聖賢則明矣以下之目視也以天下之耳聽也於何而不至焉柔得大位敏身若不足故天下歸之剛上而尊賢剛而任能也則天下何有焉是以大有慶而能通也象曰木上有火巽鼎之道治鼎者也當聖人養賢使能也木上有火巽鼎之道治鼎者也當聖人養賢使能也君子正位守職成聖人之命也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下鼎趾也上應顛也治鼎之道用鼎之始也應滌覆否顛之利也妾本下也而以乎升士雖賤而以才貴火上從而致其新也可无咎矣夫制者有位而從權雖反可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剛以中應而承其實任之重者矣四以近權惡我專任怨偶敵我不可以不慎其所行然九四之覆餗正无幾矣豈暇謀哉我獲其終吉也矣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而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尊柔非應而革於四鼎耳所以待實而將用也革則我道不通也雉膏焉得而食哉夫君子之修德用其知也欲其效也无已知以應不能進也安得其任哉失修德之義也當鼎新耳目聰明以柔德接之獨見以進則悔虧而終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以不中之才當鼎食之寵事上與下力何任焉折足者矣非唯足折亦虧公任也公任虧則受凶渥者形濡仆而不勝也非所任而任以至於此信有凶矣如之何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文而虛中待鉉以載也故能應剛而任重之矣尊柔以能利而得正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剛上而尊賢助以載鼎也玉鉉者貴於金而不當用也剛能聰達苟柔奉之異而以順得其節矣舉大治矣故大吉而无不利也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亨因其震而自震也微而震之保其終也雷者天之震也君子變其容號令者上之震也保其終也雷來類震者外一動也君子自諸內見外猶驚之況於自動乎動者吉凶悔吝之所生也事之來驚而虩虩然後獲其笑言也福之生後之則也震始生之陽長子者也長者能震是震其初也有其長子則能驚其

遠而懼邇也君子可以守宗廟祭祀則七鬯不缺而保其社稷也皆初震而有其後者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重雷震而不已也君子修已而履省之恐懼之至患无由及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剛能制斷辨物也動之於初震其始恐懼其初後有則得震之義也

六二震來虩虩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剛初而震之保其吉也二而已震失其義也乘剛震位危喪資也則度其喪而上升矣兩震不相應也何所來乎雖懼而不失中可以自省終固其所勿逐之矣七日而得其所喪也七日者極六爻而反下也剛

斯易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弱而无當蘇蘇也居不安矣行乃无眚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光可震也而屈於柔安於衆陰之中已泥者也失其震首省不能致後之福雖得所奉豈足光哉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懼而往也尊行何安其反來也剛以爲疾故皆危也則以度而居矣位得大中事之主也剛從而依而不致遂逼矣懷懼而已无所喪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矯有言象曰震索索中不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而驚變變而視重震之極而中心不自得也君

子安其身而後動也極懼也何所容哉內外震懼身

之危征之凶矣震不以躬懼鄰而驚則无咎也兩震

者動而自省則行之有終陽之和象之純故也自震

而戒則可兩震求合則乖也

☳上
☳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

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兩止也各止於所嚮也見敵應而咎生也不獲其

身不欲彼見於我也至近而不可通雖行其庭不見

其人我无見於彼也不相見也何敵之有乎故无咎

也君子之道无同也其見止則止之時可動則動之

消息以時而道乃光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一體而兩山兼山者也位身之止也思不出其位止

者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止於下艮於趾也艮則不行也得其止未失其正也

何所咎乎利於長正得其久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

聽也

腓隨足也自動則躁矣也何益於動乎艮體不動則

腓不得舉而隨也性躁而不得往未退而聽命故其

心不快也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照曠閣

九三艮其限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於下體而不得通於上止於體之中也分其體夤

列矣危及至心也知其不可而不可相見則全其體

至於三限其止乃止也而敵之乃處中道而止之於

事則中分矣羞辱至故危薰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上體兼下兼兩而止則時止能止其身當位而靜止

得於分故无咎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體之中當其輔也得其中正言也言而序悔亡者

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動者利之求也動失則害至止者正之元也久守則

福來非敦厚之德不能止其終也

☳上
☳下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

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

窮也

女也者嫁於夫也必有歸也臣也者得位於君必有

進也皆以進外為位乎漸而道乃行也剛下柔巽之

是以柔得正位乎外而輔剛故女歸吉而往有功也

使柔進得其位而正邦者剛得中也止於相與而巽

以從則動而何窮哉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得其高進也君子之居親其德而外善於

俗而後能漸之進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

咎也

初至而至于干也至弱才業未聞上无應而首於進

者宜為小人之所危也道不同故危之矣我未位也

无害小人何害於我哉故雖有言其義不至於

咎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非鴻之所處二非三之所得今托之矣非安也得

位相止飲食且樂可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

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得位於上漸而之陸也二應五也為已止之五合於

四征而不復顧其類也已與於二二自有配偶邪而

不敢孕失其生化之道故凶也兩志相保无可開也

於長正之道則可失保一時之利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

也

木非鴻之本止漸而得位於高或得於桷桷上附也

承五而相得焉亦非其安而安也五巽已順尊而相

保不可傾奪故无咎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

勝吉得所願也

地高安之所二本應五三近止之至五而三故曰三

歲不孕夫務於大功者不檢於細故細故不有匪正

之事不甚非之及其得至於大位則人莫敢不懼而

道自復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

子夏易傳

照曠閣

吉不可亂也

漸之進也夫進之為道求其利也暴速而取害之至也漸以相與雖非其道不至於悔也上乃進得高陸不累於世不爭於利中心何可亂哉超然志遠知夫進退之道故其羽可用為儀也

三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少女之窮也无所往而歸其長陽女說其有歸而往也男說其有家而娶也有生之義焉不交則无終也故少配長說以與動有終而自此始也少陰失位以求合人斯賊之矣不足以相久征其凶說柔得中眾之歸也陰雖從陽陽下其陰失其位也柔制其剛也豈人倫之序哉不足以獨化也故无攸利至於終存乎生之大義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之濡雷震於其上雨微而雷震雖不當於大亦相歸之物也无歸也斯敝之矣君子知其敝无所往故歸而永終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无所往歸之矣初說而後動也何不可乎故幼娣雖不足行苟能征則吉周禮曰歸以恒者也柔而隨剛吉相承也歸妹相終非情故以禮歸之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剛居內而應柔之制也道之反不足以為明也眇而

視者矣自守其幽不變其常雖利也豈娶之道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夫以不敵將配以仁者遠而行之不能終也故待其所從道極相說而來歸以娣可也未當故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過下升上陽以居陰剛過其柔也得其无與合而來之義也遲歸有時此得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知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殷王之少妹歸妹之貴也古者王女下嫁於諸侯衣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君之袂不如娣之袂妻貴於夫夫下妻也故見其妻象焉月幾望陰盈盛也陰而得中无與爭者故吉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柔而居極歸妹之窮也復何待乎无其歸者也女徒承筐不見其實也士求進安得其偶哉道之窮而无所利也

子夏易傳卷第五終

子夏易傳卷第五

天

歸妹

子夏易傳卷第六

周易

下經豐傳第六

三三 離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明者內合其照也動而施之乃豐也明以時動物伸其直得盡其大生長之而遂成也期盛之矣豐之道者唯尚大而當之故王能極之也不失天下之情則勿憂而既治矣日之明盛於中也王宜照於天下也則無微而不大也過於中則憂大斯盈盈斯缺矣大之道也蓋聖人戒乎其大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發天下文明盛大之時明刑以肅民也君子無所隱避明以折獄而至用刑可以勿憂當日中之宜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豐尚大也唯其大者至之以陽遇四務同而相配彼俟之爲已主相須而待也明方動進而速有功也遲而過旬失其動也災之道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婦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柔之爲道靜退者也又以居內不能大其上也是障其光而暗其明也往之爲王雖尊而陰也蓋相發則覆疑矣且履正不邪中考自信於心明生於內而悟

子夏易傳

其違時之失修改其道無執其故得其吉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居於下體之上而上應焉白以爲有其位而應其德也貴賤之等則三曷足以爲德乎豐沛以爲光應幽陰以爲德豈可大事乎力小任重者右肱斯折也右肱斯折不可用也自致廢矣誰復加於咎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陽以守卑而不能弘其大以當於時也是幽其明而瞶其書也初陽之來爲相發之主事台志終得其明動之義故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與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柔居尊陽能尚其大而不以力得其日中之宜也天下無所隱諱無微而不照則天下歸其章明之德矣故其慶與之吉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極其大過於豐之所也無道可弘柔而無鑿也唯富其室厚其家自謂其翔於天際人莫之見也自藏也者雖闕其戶可得見乎過明之遠而動之極也不覿以三年矣凶其至也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雖柔中得乎外下而順於剛上不能有其上而寄旅於下下不事其上而不應於上旅之義也柔得中

附順於下剛而剛不距是以小亨旅之爲道不敢妄動上麗其明乃可止也止不妄也明辨也不爲物疑故正吉也旅之爲道貞吉而後極旅小亨故再云旅非大人不能安其旅而獲其小亨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寄於山火非可久刑以正法刑不可久故明慎用刑以寄治之而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柔而在下瑣瑣賤旅也有應於上滿而得志斯極之矣以賤役而自盈斯自取其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重僕貞象曰得重僕貞終无尤也

守位奉上而三相與得其次來其資也奉上而得中得重僕之貞也終何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重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

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以剛而升於上體寄得所處未得位也資斧者將營作所使之具也得其所處下應而獲其資器而以旅之難也其可就乎終不得其位故我心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我由獲也旅火山旅也五寄柔於剛也物有非可久也不由於我也豈久其位乎將遂安也非惟失位抑亦喪其謀矣以其居中

上之位旅之貴者也素以眾仰故及於終有譽之命也欲麗中故曰雉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於上極巢之高也旅得上位先笑者也以旅在上人所嫉也則焚巢而號咷矣牛順物也旅之為道全於順也剛而亢居喪其順也旅者人之客也又剛而無順人何吉哉故喪於無難也固其凶哉

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剛巽柔順剛也申重也上下皆巽政之缺乘其巽而重命其治命行則獲安矣陽居於中正雖巽而志行也柔皆上順於剛物無逆者可以行權而合法也巽以申之復其小康也是以小亨巽而往無不利也大人得於中正利以見之輔而行其制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巽風相隨也故君子申上之命而從其事率民以隨上而民皆隨令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巽柔在下而不能果決進退者也巽始於申命行事之初也利於勇而行之則正也非暴也志行其治者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乎下也而又陰居牀下之巽猶得其中巽下通上方於祭祀之用史巫雖多於敬事達其命不任於己則吉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處卦之高巽於下柔求其巽而不獲匪其中而莫正以至於頻感憂嗟也剛不能執志而窮於巽可惜也已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陰巽主也為陽所巽而順於陽得位上奉而當之矣臣而行事悔之道也順而正之何悔之有故建功而田獲三品能飲其神人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以剛而巽於中正巽而無違中而不過正而得當以是申命收下之功何悔之有何往不利始而從之政非自我故無初矣後獲其治故有終也甲者則事之首庚者甲之中也申重也事失而重之治也則無世無之矣主巽於臣臣順於主而為功也當其殷巽於大彭豕韋申之也其在周巽於齊桓晉文申之重而其道小通矣夫正其失者先原其始察其中知其弊故先之三日也因其弊而反正其失得後三日之吉也不可以不審也無因而為者未之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以剛而居重巽之上以巽於下巽而極過巽無其焉在牀下者也極巽失據無剛之用資斧皆亡之矣身將安守哉正其凶也

兌下

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正而外柔順於萬物皆說其澤聖人以說先人而民忘其勞以說犯難民則忘死非大人不能說於民而民咸說而得其正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說而合者莫過於朋友講習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以剛正之說首出門而和人也守正和人也守正和人何往不吉行豈疑哉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失位與三豈無悔也志在和人欲其說信不失正故吉也夫何悔焉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兌者陽說陰也過說於上柔以來人使人從欲者也何以終哉凶其宜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幹居臣位商量宜制祇上使下不敢自安皆獲所說必得其慶也故大速有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處尊而孚于上陰信於小人消君子之道也得位正當為人之刑則下化矣下之消則上危也可不慎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為五牽說信而尚之柔而匪正也雖說來矣豈足光

哉

䷗ 坎下
其上下

源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源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下濟而行不窮柔得位於外而輔剛剛志行而遂通上下相資而不相待雖行散動人自為治源也五之為主不以形約不以武禁通其志而天下自治豈人臣之為乎乃王之命也常以無為可以至於有廟致亨矣木之乘則無險矣不勞而致重於不通上乘下之能也施遠而濟其散治乎中正而利貞者也

象曰風行水上源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無障礙也上以發令不疾而速遠而承治者也當其無事也先王享于上帝配之則考用禮樂之道致享而已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之初可以散動也二能濟而已附之故顯而行之無畏忌也壯馬馳騁而得其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剛能治也來而不窮機初相與得願馳騁何往不至兼固於三貪其多有失渙之道未之悔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者散而隨適可也雖乘於剛非其位也自應於上可以往而遂其志矣散志適時何悔之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象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以柔順而止乘至尊行大人之令者也羣者眾之務

子夏易傳卷六

十一

照臨閣

子夏易傳

公之事也渙眾之公大吉而光也若以私也則丘墟不移咎歸於己己亦思之不夷矣可不慎乎

九五渙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渙之尊而大號其令物致其適散其汗發其濡也渙王居大散也憂在節王者制天下之務故正其位行其道乃無咎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應獨者多至於爭 之常情也上獨有應而遠於傷害者當其渙 其志從其道也故血去善遠而無咎也

䷗ 坎下
其上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剛分而濟柔柔分而濟剛剛得中以為主相資不虧而得其度者節之通也過則苦苦斯窮不可正也險者人之難履也節者人之難從也說其險能安其節者也非大人當位而能節而當其所而得其通也故天地節寒暑而成歲聖人等貴賤而設制度則財不枉而民不竭矣節之為道廣矣大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止而不洩下保其潤上得其安節之象也君子制度數以位議德行以守則無遺之患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者不可以出也初而慎之在於潛也不出戶庭則無由禍患及也言而復悔出而後治則無及已剛能辨制知時通塞得初節之義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節者當位而節乃通也剛居下位自高於內不聽其職不揚其令位也者君子之時也其可忽乎失時之過凶咎至矣不能守節於位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能自節以弱質而乘剛居上力小任重以至於憂嗟也此已之自召也何人之咎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以陰守柔當位安節承主之命得節之道故能通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剛以居尊為化之主甘於節而以令人也正位以節德之中也不過不逼為天下之式則天下財不傷而民不害皆歸德矣慶其來哉志尚而得其志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者以備其窮也窮猶節之節苦者也身安資哉正之凶也居極乘剛易之悔也其在節極則自若也凶其深矣悔小疵也又何加焉

䷻ 兌下
其上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上柔在內以接於下而剛得中柔接而相親剛中而實信就巽以從之故得下柔奉之而剛中以信而民莫不化者也中發之信恒而及於豚魚雖豚魚而信不遺其微小焉故吉也利涉大川乘木而無險也君子虛其中而施信於民故得民之信而可以致重道遠也信自於中利而以正會於天地四時也而況人

子夏易傳卷六

十四

照臨閣

手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降而風加焉相得澤行也君子信行庶其中感而

變化也故議留其獄不即其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故在乎初也速而應感其誠也故度其志未

變而往則信終而吉志變而有作不可感也已矣後

之而絕類也何所安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者陽明之物也而守陰處內修德立誠名達而隱

也上中孚也求中孚以致離居陰也時亦索之中心

願與之為治同志而相求也故公家之有好爵而相

與靡之矣君子之道在於進德乎無隱而不彰上求

下治之本也故君子而求其母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

三與四皆為敵三應於上四異於下對而為敵故以

戰之四附上而大不敢當也或罷之矣不勝而懼或

泣之矣四不我爭敵已志獲或歌之矣柔德之薄不

量其勢不當於位不正於分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得位上順而為五巽陰盛得附故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四絕類而孚我我亦有信攣如當其位正雖得地而

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為雞異之象也以其陽物異陰而無力飛必鳴也登於天何可久乎信不由中而為極上難終之約其可乎信而莫應有聲而已正之凶也

三三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

而下順也

剛失正柔以為主小人當位過而得通也小人者其

心小其見狹其務近君子過以合時利不失正乃行

故小事可也鳥也者陽升之物也剛雖上而失位不

中不得行正也是以有飛鳥之象也君子憂其失哀

其止發乎志形乎聲犯上以匡之逆於其道不行動

無所往遇於害焉上順而止之以俟其通故得其大

吉焉是故不可以大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山上有雷其虛聲而已無益下也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救於治有其聲也小事過而不傷其正

者莫過是也故君子行之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不宜上也其在防之初乎上應其動無所止者

也不可往而往凶災之及自致之也將如之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

小過剛失位也二得位得中能過其剛者也妣臣柔

也往與於陰也非其常而得之曰過於其家斯遇妣矣其於國斯遇臣矣不及其君人之化也臣不可過

君也而今過之者小過之過者也過而時故無咎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陽不得正不遇者也小人匪正忌於君子可以防之

應而從之則戕之矣不能防而自致凶也如之何哉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遇

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卑退自守故無咎也剛失位不能過者也下應而來

非已之召故曰遇也恃應自得以往危故必自戒之

此不足為長正之道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

雨已上也

柔居尊小居大也不應於上小事而已密雲而不能

雨者陰陽得行其道故盛而為雨也小過陰乘陽而

位於陽已上過矣安能施乎不足以和澤天下也君

子之修德守於中正俟其時而行也苟無正矣雖上

過其德也將何為乎陰不足以當王施于公而已矣

弋非狩之大者穴非路之夷者皆小人之過也以柔

與於柔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

已亢也

小過陰能過也小人之道極也應何過乎飛鳥之凶

上何止矣道之窮離之凶是謂災之過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

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剛濟而得位乎上柔當而應上是以亨儲於小人也
剛柔得正其利貞下者上之階柔者強之本柔當而
守中不敢逸也故初吉安於既濟止而無防窮其道
而終亂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相得而為功也既濟之矣安之不慮則覆
矣故思患先防能保其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九咎象曰曳其輪義九咎也

剛為既濟之初力微而去險未遠也既濟深險而未
達於陸故曳輪濡尾也初濟而不敢忘其義豈有咎
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得位處內而應於上婦之道也而乘於剛懼其暴也
喪其飾矣茀之喪容之減矣中以奉陽獲其濟下不
敢凌勿逐而七日自復七日者復之不遠近取之諸
口極小人位而復則下剛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
德也

為下體之上已得其位既濟者也廣險以力非易也
與王同功而受任也高宗鬼方三年克之義焉力以
三年疲而獲矣慎在於典守乎非其人則時勢也以
天下之功為己之私與主剛敵至於終亂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有應當位居剛之上疑懼侵逼至其重夜而不少懈
也柔而守正而戒備之乃可以濟亨小矣物咸遂焉
雖居乘剛而終無患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人也者神之主也時者人之由也禮之大也差其時
則人不和神弗福矣既濟離夷非大盛也故有終止
之窮焉大人者與時消息也時之失何所寄乎故既
濟雖盈神弗福也得時盡順吉大來也唯大人能保
其終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而極於上志與時窮上反下矣首濡矣身其危
哉

三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
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
當位剛柔應也

柔得中不當位未能濟也而能其變矣剛近濟在於
險中力小形微濡其尾无攸利不能續其終下非所
濟遠也剛柔而同力故有終通之道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上水下各守其所雖未濟而各保其安也君子明
慎辨物而使各安其所則致之而得宜用之而得當
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以柔而濟於險初始涉者也近淺猶濡尾矣况其深
必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可惜也已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居得險中動而應主剛德不邪而能濟也故曳輪載
險而當之矣故正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力小失位遠何為附於二則險自濟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
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征凶柔居中力小不能濟也有委任之道焉未
濟當位志在乎濟而奉其上得正之吉也而遂其志
焉何逼近之悔乎將盡力以功震其未濟故伐鬼方
三年乃克而受國矣初以勤奉主終以功獲賞有終
濟之義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
吉也

柔得中正之吉無其悔也志在乎濟授之以能任之
無疑以至於終濟可謂君子之光煥乎輝發矣信有
中正之吉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
首亦不知節也

滿者自覆謙者自益非天之所為也夫以未濟之初
志存而不懈以至於終濟而信有其樂也亦何咎哉
樂極志滿道斯反矣故濡其首信失其樂哉夫將濟
者力之及也濟非大順而致也力以取之順以守之
乃得其久既濟而盈將有覆矣君子可無懼乎

子夏易傳卷第七

周易

繫辭上第七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尊也故健以首之地卑也故順以承之尊卑別而貴賤明矣盈乎中者莫大矣象類焉夫婦也父子也君臣也尊動而變卑靜而化剛柔以斷其用而得其常也正其分位觀其動靜然後理可得也夫物同其事則聚之有上下之應也異其羣則分之有剛柔之合也趨其同求其羣居其位或不當則吉凶生也故天降其氣地流其形上施其道下行其事則能成變化矣聖人以是觀象造形而能體化合變者得之道也故剛柔相摩而成變化八卦更致殊濟同功雷以動之雨以濡之風以散之日月以遇息之四時以推之故乾者氣之始也男之道也一施命而不雜唯無為也能通天下之志故得保其尊易知者也坤承乾也造形始也女之道也專其命而不失其作者也能知變化之道故得保其靜也簡能者也夫易以知物者物易知也故於物有親有親者可久之道也故長人者以之為德簡以從物者物亦易從也物從則有功

子夏易傳卷第七

繫辭上

斯可大矣故從事者以之為業天下之物多矣而其致一焉易簡之謂也致一則天下之理盡矣故能上保其尊下安其卑而成位長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家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聖人得天地之理探萬物之宜而設卦觀象後聖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迭代而進退之則變化窮而吉凶生也是故吉凶者得失也悔吝者不盡其時而後其憂也故追悔之歎惜之則無及也陰陽相推物極而變消息之道觀其象而擬之也剛柔迭興動靜相乘晝夜之道觀其可而動止之故重其卦以極三才之道窮萬物之情也是以君子所居而安者因其時觀其序而效其吉也所樂而玩者處得其變而美其文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白下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化之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象者時之大歸也爻者時中之變也變而得失繫焉悔吝者焉能補過者無咎也是故列其位而分其貴賤

中其小大之務者在乎卦之歸也辨乎吉凶者觀乎辭之旨也憂悔吝者存而不忘其中思慮而不苟徇也有咎而震以免者悔而懲其先也故卦大者可大而行也故卦小者道消而可明也故險易之辭繫指焉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夫易惟與天地之大而無私與四時之德而得節故能彌綸綸繫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而不差也是以窮神達化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生者形也合天地之精聚氣而為物魂者寄於形也魂形散而遊遊而為變窮幽明之故則鬼神之道可知也隱猶索之則人道昭乎其陳矣與天地同功而不差者周乎萬物之道濟乎天下得其理而不過行權以治之歸其正而不流樂天知命以處之而無不適物得安其土者上敦其仁也故能施愛而博化模範天地周圓之而不過其大曲成萬物

治其所履而不遺其小通其幽明體其動息故無變而不知也故神也者得萬物之妙而為名也無方也易也者易萬物而為言無質體也妙其運萬物皆神也得其理萬物皆易也故一其陰陰則易也一其陽陽則易也續以繼之而成教於天下者唯仁之善乎備物而咸說也用之而不勤行之而不殆而能成天下之至者純精之性也則無不易矣仁者見易謂之仁智者見易謂之智皆一其方百姓用之而豈知其化用哉故至於君子之道鮮矣澤及人人謂仁故顯之神用之而不可見故藏之聖人者與其仁也與其仁之憂而後歸之也顯其方豈若鼓動萬物乘其變而無憂哉此盛德大業之至也故物其有而會其適矣順其行而無滯于故矣靜然至虛無滯於物而能生其生而神其用者易也成其象而能健以通之者乾也治其質效其法而無不順者坤也極變於陰陽而考變窮數知來之謂占得其占通其數乘其變而行之之謂事行其事盡其道民咸利之之謂神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夫易廣矣大矣遠而不知其止無其外也邇而靜以自正無其內也其備也同於天地之間矣夫乾造物之始也其靜也至虛而不雜其動也降氣而當物無不知也無私作也故能大焉萬物有也坤造形者其靜也上未降氣翕聚而不發其動也啟務而承命無

不能也無私巧也故能廣焉萬物母也是以易無形也易物而為形易無名也故廣大體天地變通合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而無不備者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又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行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可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若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聖人之作易而崇德廣業者何以爲也夫易無私也無爲也無方也無體也同於物不循其故是以得天地萬物之情狀也斯以運化不亦崇廣乎智也者周於物而兆其機也無不變故效天之崇焉禮也者止其體而得其履無不遂也故法地之甲焉設天地之象立智禮之度則百化周流乎其中而易其道矣夫以成性而不外安其所安者於物不惑矣其於理至矣道義之所由生也聖人見天地之至奧而爲後世之傳以爲將來之利故錯其剛柔察其態度而擬於形容象其物宜故謂之象見天下之動靜取舍離合而得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定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得天下之情偽而咸以象告人不可思而惡也適天下之變而咸得其要治之不可惡而亂也觀天下之情而擬之議天下之可而動之則能成變化之道也善者民之所好也言行者民之準也修諸內而發諸外矣故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聲而相應本立道成也可不務乎是以君子修諸其身矣修身者將以求其試也幽而獨之誰與和之是以同其人其道乃昭矣同人者君子之同也其道上行初雖逆之終獲其同也故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途雖殊其致一也二人同心而不濟雖至堅而不可斷之矣同心之言無逆矣夫是以君子廣其同則其道可進也進而往之將以蒞其行也其在於過慎乎初而慎之有終矣故潔於薄物而致重之用也進而得位者其在於

謙敬而盡民力乎故勞謙君子有終吉德以崇爲盛也禮以謙爲恭也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時之易道斯變矣安其位而不知已與時極矣窮之災也是以亢龍有悔戒其保於存而久其位也夫位愈高者難其爲人也君子不可以不自知也夫利厚者害易及也貴爲長者利害以出也爲下之巽也其在於慎密否則害及之矣盜伺之矣故不出戶庭無咎矣以德之不周而不厭高者負其非所有而有之則易於事矣易斯慢而下思賊之矣皆自致其冠此易之終戒也

大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聖人幽贊神明設五十之數以求易者何也三揲之極多得老陰其數合二十五以對之而求之也其一不用者太極也故可名之謂之太極夫有生於無無者未見氣也不可用也故置之也初揲或五或九再三得四八也初營於再者三者何也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萬物之生也爲治者不離其本也故用之於始揲也以營一之有而偶不用之無天地陰陽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奇而立哉分而二象兩儀也掛一象人也人也者包括萬物而爲之首也故兩而生人曰三才焉揲之以四象四時也歸於扚技時之餘也歸天地之僂盡五歲之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數者偶而後成也奇者不盈其四時也數之寡也故謂之陽全其揲者備其陰也得數之成故謂之陰此求筮之數也易者聖人極天地之數窮天下之變也占者索

其數逆其變窮其吉凶斷天下之疑也雖有聖人之心必求龜蓍而聽其神焉將有以奉也人也者萬物之靈也志有至而吉凶兆焉故志之斷則卜筮焉志之疑則告其從焉是以不疑其所行也利物而有功也故聖人曰卜筮云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易有太極而生天地天爲一奇也地承天爲二偶數而相生台而相成爲水火木金土也天地萬物未始相離也試於形變而論之本乎天一降氣而得地聚之爲水其肇爲胚也水內剛而外柔故生於天之一而成於地之六因其一生而依其胚而爲胎胎者自得其溫氣也溫發而爲火火始於內而成於外故生於地之二而成於天之七合氣以自堅而骨生焉骨堅陽木也生於陽而養於陰也故生於天之三而成於地之八有其骨而筋堅焉金從革而外剛故生於地之四而成於天之九土爲肌膚四者備皆肌膚養焉肌膚因剛而生而終於柔脆故生於天之五而成於地之十終數以成形也分而異功合而同濟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而爲五行積而爲五聲散而爲五臭布而爲五章流而爲五味分而爲五性異同區焉利害生焉吉凶形焉變化成焉死生兆焉鬼神通焉可以元元而會其終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

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
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兩儀生四象剛乾坤之爻各具四象焉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四象之成策交每其策各合其四象繫之乾
坤之爻焉乾坤合爲十二當期之月也混其策交絕
爲三十焉當月之日也陽極其數萬物畢遂其成焉
故九也陽極則剝陰長而壯消之極也故其變六也
消而息之陽復而長陰之退也故爲少陰其數八也
陽盛長物其貌始大而末成也故爲少陽其數七也
老陽九也四而九之其策三十六也老陰六也四而
六之其策二十四也合乾坤六爻之策當期之日也
少陽七也四而七之其策二十八也少陰八也四而
八之其策三十二也合二少之策當期之日周老陽
老陰之策也合二篇之策三百八十四半乾坤總而
承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是故分而掛
一揲之歸奇四營而成易三易以成爻十有八變而
成卦初以乾坤錯綜而爲八卦以象動止離陷巽說
而各得其情矣重而伸類而長以觀其愛惡失得窮
天下之情極天下之變以此而能事畢矣故能明其
道辨其德行可以應天下之來而助其神化者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
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
而以言其受命也如禱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
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
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卷七

古

昭曠問

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
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地之道陰陽之化常矣聖人是以觀其動靜而行
其進退不差於時者是知神之所爲而合其變得易
之道也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得易
之文也以動者尙其變得易之時也以制器者尙其
象得易之智也以卜筮者尙其占當其數而斷其疑
也君子時將有爲而問之將有行而請之無有遠近
幽深遂知來物至精者也參伍之變而錯綜其數得
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文見乎辭故言者尙之極其變
遂定天下之象故制器者取之此天下之至變者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
遷其方而無適不利此天下之至神也夫易者剛柔
相推情偽相偶者也故吉凶生焉而聖人之其所終
寄其象以明天下之志而無不中也非極其深也不
能及其至精窮其變要其會知其終原其始開錯其
說以成天下之務非研其幾者不能得於至變也體
其物妙其運用之非以動也行之非以迹也非元者
不能得於至神也故一設象而君子其類四焉範圍
五之數窮萬物之變者也非聖人其孰能深之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曰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
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足
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
闔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
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易者易其治也故其知也先物其變也得度故能包
覆天下之道而已者也聖人用之而通天下之志能
開其先也定天下之業能制其當也以斷天下之疑
果其作也是故著未形而衆象畜焉同而神也卦見
其事定其所也就時體化方以智也六爻者易其變
通明其辭義而獻其吉凶也聖人以此清慮靜思歸
神無形然後齊聖體方與衆民同患其吉凶則能濟
吉凶之患而爲來世之範也非神圓而知其來知際
而徵諸往觀天地古今萬物而爲一者其孰能至此
哉古之聰明睿知止亂而不以殺達天下之情而爲
之於始者如此也神也者運於無形易而合其變也
而民不知所以明也而聖人明之是以察於天之道
審於民之故故作爲易書而前布之以爲民之用聖
人於是齋心無形體其神也戒事遊思明其事也以
神明爲德者如此也故坤者靜也動之主也含其章
而不變故閉而藏之乾也者開其物而轉化故故而
動之可闔則體而合之一動一靜屈而伸之謂變
隨其變觀其可獨往獨來而無闕之謂通辨其兆
之謂象見其形之謂器制其用人可法之謂
法出入不滯民咸利之而莫知之謂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子夏易傳卷七

七

昭曠問

卦定吉凶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繫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垂象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是故易有太極太極以生兩儀兩儀為陰陽陰陽相推而生四象時與終始迭變而成八卦動說離陷情性之有歸也故相摩而吉凶生焉治其吉凶而大業成也是故有法可象者莫大於天地有尊卑之位也變通可則者莫大於四時得進退之宜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晝夜動止推移而不改也位崇體高而為民之承者莫大於富貴可以行大道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見天地之象台萬物之理也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使天下勉而得其宜者莫大於善龜合其象明其動定其吉凶行之不疑也故天生神物著龜也聖人則之四時更變萬化得節也聖人效之天垂象日月昭焉星辰位焉寒暑節焉聖人以此而授民時以節百事順之則得逆之則失取之於天也河出圖洛出書理形於文承天之化聖人則之取文於地故觀天地之文則存天地之情矣天地之情得而知四象之所自出也故四象以卦示也繫辭所以明也定以爻變所以

斷其得失是以先天而天順之乘其時也信民而民助之民信其信也尚賢以至而得盡其忠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夫意無窮也言形之質也言豈盡於意乎書質之限也書豈盡於言乎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也聖人以剛柔動靜之物而為之象相推無窮成被其理庶以言盡其意也設卦觀分凡是類者無不掛焉可以盡天下之情偽矣繫辭焉定其吉凶同其得失者莫不成在庶以書盡其言也易窮能變變而能通通而能久可謂盡夫天下之利矣利之盡民不遺矣未立至者也故申之以孝慈道之以忠敬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鼓其情性而民自樂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也可謂其神矣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既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亹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乾坤物之祖也易物之理也而體其剛柔之道也故

子夏易傳卷第七

子夏易傳卷第七

易緼積於乾坤也天地既位則乾坤運乎其中而易得其道也乾坤毀失天地之理則無以見矣易不可見則幾於無乾坤以易之為道始終以明文也其不可以施邪是故形之上者至無之運也故能體萬物而不遺而出其首物無不由也謂之曰道至於形可象者謂之器治其器化而裁之使得宜之謂之變適其會可久而行也謂之通舉其裁制錯之天下而民利之咸得務之以為事業則官農工賈各事其事以久之為業而天下各得與行也此易之道也聖人見天下之奧將以明之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為之象著諸其卦也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制其常履繫辭以斷吉凶故謂之爻效之乎動也辯之乎辭也識其時效其動化而制之在其變中也變得其適終而始之推而可久在乎通也顯其幽而明其神在乎其人觀其象得行其可獲其正能制而裁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在乎備德以成行則民從其德信而化之也故能運於無形明於終始知變化之道者也

子夏易傳卷第七

子夏易傳卷第八

周易

繫辭下第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剛柔相推而八卦成矣八卦既列象在其中矣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天下之大象也健順動止離險巽說庶情之大端也可得而見矣相因而重之爻動其中兩而相求情偽可得而吉凶形矣剛柔相易變化可觀也繫辭以辨其動吉凶悔吝之所明也故可以觀其辭而效其動剛柔者素定其位而立其本也變而通之者就其吉而違諸凶易其所也從其時而歸其貞可貞勝矣夫貞者得其分恒其一不徇於外也則於物不惑矣得事之幹也當吉而保其吉當凶而索其凶天地以是貞也得萬物之觀而為人之則也日月以是貞也得萬物之騰而保其明也天下萬物得其生動皆得其貞一故能繼其續也夫乾運天之神堅其一而不雜確然易也坤得地之順也守其一而成物隤然簡也皆保一以成其施而無情巧焉示其以易簡也而物從之得矣爻者人得效此而動也象者人得像此而制也爻象動於內可得而觀也吉凶見乎外可徵而從也功業見乎變因變而成也聖人

子夏易傳

照贖

之情見乎辭可得極於深而至之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天設四時而寒暑周焉地設剛柔而生長遂焉此天地之德而厚其生也聖人者合天地之德備萬物之情帝人之器也故有位而其道乃行位其大寶者與能守其位者仁也何以仁能聚其財財也者得物之財而資人以為財也故設罟網作耒耜通舟楫易交貨是類者民得物之財成聖人之仁也故得安其所聚保其所居財之利爭斯與也故治其分正其名禁其非制而得宜曰義故始於垂衣而列貴賤中於重門而擊柝終於弦木為弧矢以示其禁而得易之變此聖人之義而保其仁也太古鳥獸萬物多而人寡不待易物之財人人自保其資也至於人寢而盛物斯鮮矣食用艱矣則智者有易仰觀象於天得四時之易也俯觀法於地承天時而易也觀鳥獸之文類聚羣分就利違害而從其易也觀其情而得其宜也健以施下順以承上可則動之否則止之險則經之親則麗之外柔以說之內順以巽之近得於身也天乾而地坤雷動而山止日照而雨濡風散而澤潤物之大者也在乎萬物其生也舍陰陽而生其受也偏象之氣故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離為雉坎為豕艮為狗兌為羊是以天下之受可得矣於是始

畫八卦見其象察其數運於無形明於顯著混萬物

而為一而咸得其情則知其所麗矣網罟內虛而外堅維之離之象也魚禽麗之而不脫弱能麗其強離之義也遂犧而供其庖焉天下之利眾歸往而取法焉故曰庖犧氏之王天下立其位而行其道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神農氏之時人育而繁脰毛不足供給其食修易其變觀天地之宜相五穀之種可食者收而藝之易物之才而生財也其在於器乎故斲木為耜耒耨為耒木可以揉曲直於斯得之為象能動木也其義益之大也神而化之得農之道是以取諸益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上古入質而自守其居自費其用而不相往來則貨之有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為之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而交易之各得其所齊其有餘而退噬嗑之義也日中者明也萬物皆相見而不相昧動於明之象也是以取之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古之厚民者興其利未設其禁也及世久而民盛利薄而無分則民殫其力不足以為養民患其競不足以相禁故聖人慮其患因時而易變故黃帝堯舜氏制度數采章封土田建官分賢不肖而等其貴賤通物之財以為用易物之力以待勞功物之能以相禦

子夏易傳

照贖

使物之能以相濟是以神而化之民得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終乾坤極萬物而易行於無窮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保其尊地保其卑聖人安上眾民安下其象天上下也其義上健而無為下順職事也上下既位可久而無替也是以取諸乾坤

剝木為舟剝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木之為物浮於水也可以行險而不窮也故虛木而舟之剝木而楫之以濟乎水渙之象也得其散適而致其遠渙之義也是以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牛者堅壯之物可以牽引其重馬者健速之物可以乘而致遠柔弱乘其剛壯之物隨之象也動而說之隨物之性而牽致之義是以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以柔順之道則物之生心也剛動於外以閑之豫之象也則暴客無至也順而動之得其備矣豫之義也是以取諸豫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杵動於上臼止於下上動而小小過之象也小器設而萬民獲濟小能濟大小過之義也是以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剝木為矢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小事吉象不合而又用也是其全用而外合以為用得其小用也睽眾才以為小器睽之象也利威遠而合諸睽者睽之義也是以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人淳而未得其器之適也故穴居以求其溫野處以薄其煖未免於蟄隘風雨也土弱脆之物棟宇堅壯之物也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自下而壯大壯之象也則可以待風雨而極其宮室之用也大壯之義是以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太古之人朴而未散哀樂之情無係也故生而求充其體死而葬諸中野以為無知而異類也後世淳漓情智外散故親其親子其子而哀樂惡欲之心盈矣是以聖人因遵其情而成其教明神道立上下修五禮設五教以養生送死以達其情而天下聽矣設棺槨穴地而葬之其象入於澤也其義不忘死而週厚之也是以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官職未設人自為治記其命而已可以結繩也至於道散於是聖人始立百官進書契萬民不待力求而以之察之吏剛長而至於五也上下百官皆在其位吏之象也小人之道外其義可以決而治矣是以取諸夬象者象也義者財也有其象則備其財矣故制器者先得其象焉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

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易者聖人寄其物而設其象也象者可觀其物宜人得而象象者言乎卦之卦義可觀其辭而得其歸也爻者效天下之動也動而吉凶悔吝之所生也貞一而可以勝之矣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勝而往居爲之主也情性之所歸也故其偶寡者而得其主也其德行者陽者明也無私而體物之理也可以施其令而保其尊也一之道也故陽卦一君子而二小人從順之道也陰者暗也昧於時之務也承命而力其事小人之職二之道也故陰卦一小人而二君子顛其道也反其行也而貴於形也夫以形累而不以神遇者非君子貞一之道也天下之器廣矣其爲物多矣繫而懂懂往來不離其形而求其至使從其思者不亦劣乎思而慮之自喪之矣何暇至於物哉故聖人無思也無慮也寂然貞一而不可惑也以同也而歸其殊塗以一也而致其百慮物自有其終始也何所思慮哉是以貞一之道無不歸其同也至於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用捨相推也往者不用也來者用也亦不用而保其用守其貞一也故明焉寒來則暑往寒暑相代故能成其歲本於止而後動也故時之往則不用也止也故爲之屈時之來則用也動也故爲之伸屈而伸之乃利生也故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皆本其止也以是聖人窮理而盡性止於無方行於無形者所以致神之用也致其利用能安其身者修廣其德用之而不殆也道極乎是矣故能窮神之所自知變之所化此德之盛也易之大歸也聖人之至矣是以君子保其貞一得其所安然後名可達也非所困而困焉非所據而據焉不量其力危辱及矣死期將至雖至親而畔也妻其可見乎此不能安其身而慎其求也夫保其身者動而無失也修德者利其用也是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德之備時之動故能獲其位也得位而蒞於民者不可以不察於小人爲人之上者本乎仁也愛而過之失其仁也故小懲而大誡乃小人之福也御之以道仁在其中矣是以履校滅趾無咎至乎惡積而累之罪大而誅之無及之矣則小人滅其身而君子失其刑也是以何校滅耳以居其位而不失御其下之道則可矣安而盈之自喪之矣斂身慮危乃可全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然後能保其位也慎在於謀大任重乎不可

以不審也過斯敗之矣故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是以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不勝其任者也夫能知其事之微者可以從其大也履其大任其重雖萬變而得其神也夫知幾則禍福之源明矣幾者事之來也介然如石不可以利變也觀吉而動何不利焉故上交不諂不苛容也下交不瀆不輕怠也知則吉矣豈待於終日乎故知微知彰者知其終始也知柔知剛者識變化之爲也君子

能知此者萬夫之所望可則而象也此聖人之道至也無以加矣靜而無思而得其神焉見機而後動顏子者也動而後知知非而復近倘於幾也近而復之不適於悔好學者也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以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知天之幾者能通天下之志也雖遠也學而可

以至之也學以求之其至者非一以求之不可得也故天地網緼相繼男女感應相與皆一而通之乃能化醇也學而二三則其志惑矣何以應哉積一以求之乃得其有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求而應然後能自化也是以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其一也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身得其安也則動而不失其節矣心得其易也則語而得其當也辨而得其交也應而供其求也君子修此三者故能全也故危以動則民莫與懼以語則民不應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與之則傷之者至矣是以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心無主矣於物不辨矣何以爲哉修是而可以周矣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

之德其取象稱名雖雜細也而吉凶之分不過於理
故聖人考其辭義而歎之不敢正言也其衰世之意
邪憂其傷也夫易明其既往而察其將來顯其微而
闡其幽開物之狀而當名辨物正言而吉凶備斷於
辭矣其稱名也小可以藏其取類也大可以廣其陳
也其旨遠可以探賸其辭文可以玩其意也其言委
曲而直於理其事放肆而伏藏其奧焉此立本於小
也近也曲也故也觀其行有以副而明之則大也遠
也中也深也故因貳而索之可以濟民之行也而動
之可否而失得來報以治其本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
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
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
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
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易之興也當於中古乎世衰道喪而患其憂情實相
遠而詐怨之蔓也故其思深其防曲原天下之理窮
變化之會則吉凶悔吝其我之所自乎故履德之基
也其德所治而有別也則不失亂矣別而寡親和之
乃為至也別而履之和而從之禮樂之道可以立德
而成行矣用而交者謙也卑以自牧得人之尊其道
光也故能制其履而保其所履也往而不知復無其
本也知悔而復復於本也不遠而復在其小而來者
乎自知者也德之本也道之所由生也定於內外之
分者可久之道也其德固矣定於內矣雖多難而不

厭也恒其一德者也損已奉上德之修也損以減已
固先難矣而說以與其道易也可以附其安矣其何
害乎益其下者也得寬而容也長而能寬不設備而
民信也自上與下得下之竭與利者也困也者君子
辨其失而考德困與窮而修之故能終通也不責於
人也其寡怨矣君子保德猶井之不渝也德運而及
民養而不窮井之德也施而不求其報君子之義也
巽而下民者非虧君子之道也志有所為而為制也
稱於物之情而旨隱乎其中所以行權而制事也事
不異則不能其制也此君子行於易而周其患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
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為書也中於務而不可遠其為道也因時而易
不滯於固周流六位而不見其狀上下無常剛柔相
易各指其要惟變所適象其物宜觀其吉凶得其出
入之度則內外知懼而進退之分著也又明於憂患
與憂患之所從則凶悔之兆儼乎其前如父母保師
之臨也初修其文而度其義可得時之適為守常之
道得其道而後行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
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
吉凶剛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
同功而異位其著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
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易之為書原始要終以為體也夫物生而後有象象
成而後有數窮數極變而為終君子觀之可以知其
歸也六爻之設陰陽之位尊卑之分剛柔之處吉凶
之報象其時物也初始象也擬其形而則之故難知
也其數窮變極道之終也故易知初以辭擬之其終
得其體也本難知而未易見也是故難類其事思察
為德辨其是非要其吉凶觀夫中而得之矣歸其主
之制也智者觀其象辭得象之大旨則六爻之雜變
化之理會之則吉違之則凶蓋得其半矣二與四同
功而異位陰耦也承陽之道也二多譽四多懼四近
於尊疑其逼也柔之道也遠而不利二得柔中不
邪也柔奉上也故多會而吉焉故柔而居之吉也三
與五同功而異位微以及著陰陽分布三則陽總下
象也君之道也兩三才積剛柔而至於五大君之道
也故同功而異位三多凶有民而上乘高而難居也
五多功尊無過也為上者能斷其制也故柔居之而
危其剛勝者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
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矣明三才之道焉八卦小成
體其象矣因而重之耦天下之情以極其剛柔之理
也故三才之道以六位而成文也道有變動情之求
也故六爻效其動焉位有陰陽處有剛柔得其等則
當其行事故曰物物雜而剛柔有間故曰文文之不

當則不能治也故有吉凶之及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之興也當末殷周之盛德也殷紂反正文王受幽憂於危亡故積其行事極其象類窮其變化作為易之書以違其凶悔而明其道也使憂者謹慎而得其平民所助也易之不戒者自致其傾眾所棄也所以推其亡而固其存也其道甚大而百事得舉也懼其凶害闕其進退則始終會其無咎此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惡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一而靜故能通天下之志知天下之幾則無險而不知也知其為者敗之故能守其易坤天下之至順也直而方達天下之事識天下之過故能無阻不察也則知其執事失之也故能守其簡健而通之動而順之皆得其止故能說天下之心窮天下之慮定天下之吉凶使天下自靡而不亂也是故變化之道云為之務吉事先兆制器知象占事

知來天地設位而生化聖人象之而成能故將有為也可以盡其事之始終謀鬼神於卜筮則百事歸上之能而盡力於下矣八卦備其象可以象也爻象伸其情可以思也剛柔與居達其文理察其取舍而吉凶可見矣觀其利而後變動察其吉凶而後遷其情此易之道也故取愛惡相攻而得失者吉凶生也遠近相取而差時者悔吝生也情以感物者利之生也偽以蔽人者害之及也夫物不相得則近而彌凶也或害之而悔且吝故將叛者其辭惡內虛而求其說也中心疑者不知所從其辭枝也吉人守之而

子夏易傳卷第九

周易

說卦傳第九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昔者聖人之作易原其元而傳其理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萬物興焉夫造者之大德也幽深而無形神運而明備物得生成也故聖人揚其幽於神明而為治道之始也著也者神也虛而周也含其數而無太極之象也物始兆故參無以有之曰天兩而形之曰地依其數而推之得四象之生成焉人理之變化焉始見者陰陽也易而變之而得其時故天道成也故聖人以之立卦乘氣散化而為形用而之事曰剛柔也兼地道而成也因而重之生爻兩儀分而萬物作聖人為之主焉故上和順於道德可以生而化象其陰陽也下以施布於仁義可以養而制用其柔剛也故原其始致其終窮其理而盡得天下之理靜而順其時之命而行也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和之始也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形之變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德之備也合兩而後能成也故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也陰陽者相生而為之化也未始相離也陽為君焉物之始生陽也陽始生而潛於陰也子之建也雖曰陽之生未有其位故交之初為無其實陽之兆也陰耦也兩成之有其位也其道卑焉故交之二為陰也陰過則陽生三奇數也三而小成一卦之主也故交之三為陽也陽變則陰生位承上也地之數也故交之四為陰也數之積陰之變則陽生也天之數也而得其中而下富其民也故交之五為陽也陽極則消而為陰氣終則道窮也故曰無位也此天道之變陰陽相更聖人象之而分陰陽迭用剛柔故易六爻位而成文也定天地之位合二物之交通山澤之氣雷風相薄而大水火相革而生重錯八卦以觀其所適而天下之理得矣知日月之更也如四時之代也古公往來其道一也故往者從而數之來者逆而前之是故逆數者易之智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暘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首而信之坤以藏而成之觀其會合之所以而象之思其父變之道而懼之可以逆其數而違諸悔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

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帝者造化之主天地之宗無象之象也不可以形質索因物之生成始終其顯其出入焉參而主之者陽也是故出乎東春之建也陽動於下萬物震之而生也故震東方之物齊乎巽物之長齊而布生鮮潔區別而不相亂也物方長貌強而下柔也故下柔而巽之待其大者不可以不巽故巽東南之物也離也者明也萬物之貌始大皆明而相見中柔順也可以治之矣是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物之雜也外盛而中未盈養之而後成者也故順而求役而致養之故坤為西南之卦也兌正秋也外柔而中壯也萬物之盛而咸說也故兌為正西之物也乾西北地也陽之老陰薄而爭與也故戰也萬物衰而落其榮也故乾為西北之物也坎者陽胎於中而陰盛於外水之卦也水幽陰之物也水流而不已也萬物之所歸也故物之生先聚水而質其死也水涸而枯槁故其勞卦為北方之物也艮四時之終萬物之所成止於艮也終則有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為東北之卦也神也者妙得其萬物變化之理而為言也故聖人之治天下能得其為帝之道合其神用不失其終始則能為帝於天下而定其大位也故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可以震動

而肅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可以觀民而行令也燥萬物者莫燥乎火明其所行自竭其情敬其所履而不可亂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外柔而接之中剛以濟之民咸說其義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審利以安之生貨以聚之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限其所止則力不墮而能生其始也此得其一象之像也故使水火異物而相濟雷風相與而益大山澤殊形而感化此其兼象之像也天地以是變化聖人以是興作然後能盡成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傳文原缺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乾為馬健速之物也坤為牛至順而能任重也震為龍潛動而變於陰也巽為雞禮多陽輕舉之物主於下也陰巽而不能遠也坎為豕淫處卑穢之物也離為雉陽周而明中柔而文也雉處高潔而文煥也艮為狗外剛而能搏噬禁止內柔而能附人也兌為羊內多陽很而不能害物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乾為首尊在上也坤為腹無不藏也震為足動在下也巽為股巽於下而隨足也坎為耳陽明在其內也離為目陽明照於外也艮為手外剛而能執止也兌為口外柔而能說人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

故謂之中男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大也父之道也坤地也母道也二氣相求氣勝而

男女生也乾之初配坤而得長男曰震乾生於坤也

坤而得中男曰坎坤再配乾而得中女曰離乾三配

坤而得少男曰艮坤三配乾而得少女曰兌二氣相

推而八卦著矣男女之道備矣天下之情見矣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

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乾為天剛健無狀為萬物之宗也為圓周萬物也為

君為父尊莫大也為玉為金至堅剛也為寒為冰氣

極嚴結而為堅也為大赤陽老赤甚也良馬馬之極

善也老馬馬之極久也瘠馬無膚其堅骨也駁馬堅

猛之至也為木果木剛物也老而為實生之本也乾

老陽也其道極也故健之極長極堅極老皆取象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

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坤為地地有形之大柔順而承天也為母有生育之

功也為布衣服之出也為釜熟生之因也為吝嗇能

藏也為均至柔而順而無偏也為子母牛順而育也

為大輿能載也為文既形而文著矣為眾陰二也民

之道也純陰故為眾也為柄執而用也物由之而生

本之而用也其於地也為黑至陰之色也坤有形之

大也物生之本也有容藏之義焉有生之道焉故

是類者皆取象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

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震為雷動於陰也為龍龍陰中之畜也為玄黃玄天

色黃地色陽始生於陰雜而為蒼色也為專陽重而

始華也為大塗剛動而止柔順之可以縱其行也為

長子初有陽也為決躁剛動之性也為蒼黃蒼色

性貞堅而節上虛也為蒼黃類於竹也其於馬為善

震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類

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震為雷動於陰也為龍龍陰中之畜也為玄黃玄天

色黃地色陽始生於陰雜而為蒼色也為專陽重而

始華也為大塗剛動而止柔順之可以縱其行也為

長子初有陽也為決躁剛動之性也為蒼黃蒼色

性貞堅而節上虛也為蒼黃類於竹也其於馬為善

鳴聲震於深也為馵足白足也陽明之色而在下也

為作足動於下也為的類馵足之馬必的頰陽下應

於上中也其於稼為反生物始生反甲而出也其健

往而皆柔動而必屈也為蕃鮮下本堅強則未滋而

色澤震剛下動也物之始生下之堅白皆取象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

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

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巽為木剛巽柔而不固可以採曲直也為風剛巽柔

柔巽剛無其體而相從也為長女陰生於初也為繩

直從物之形而施其制也為工巽物之才而為器也

為白素可以施眾采也為長可以制為下也為進退

巽於物不自執其志從時而進退也為不果巽從於

物不決成也為臭巽馨從物之風巽下執其體故為

臭而已也陽也者首也而巽志於柔其體虛其精薄

其道虧也故於首則髮髮矣於額則廣而無容矣於

目則少其精眸也為近利以剛巽柔利求少物也柔

而應剛則利三倍剛而巽柔行權可也巽而不反巽

其窮也則為妄躁之兆也巽者陽巽於陰不自任其

志也故可以行權而制事也故木以曲直之風以隨

之故可制之物從小之道皆取象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

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

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

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坎為水上下皆陰而陽在柔中剛而有信也履之以

宜乘其柔順而有功也用之失道則沒溺矣水之象

也為溝瀆陽處兩陰之間陰深之象也為隱伏藏於

陰中也為矯輮為弓輪二陰之柔濡之而雖剛可以

類則稿中而虛也離陽盛於外故至炎之物外剛中柔之類皆取象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闕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剛極高而終止山之象也為徑路小路也可止行其中也為門闕止出入之所也為果蓏少陽實止於地

不得象於木果也為闕寺止守其禁止也為指能執止也為狗能守止也為鼠止於人也為黔喙之屬上

剛啄剛而能啄止其物也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剛小而生節木之堅也艮少陽生也陽得卦終於其所也

能止而小堅者皆取象焉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陰以居上剛得其潤上潤下墮澤之象也為少女三求而得也為巫柔而不正而在以下原缺

子夏易傳卷第十

周易

序卦傳第十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必有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物生則屯矣有形之始也故受之以屯物之始生難立者也經其屯而後遂得其盈也物穉而未知也故受之以蒙蒙穉也不可以不養故受之以需穉而不為待其資也莫過飲食待而

得其潤飲食之道也飲食者人之資必有爭故受之以訟訟必有黨故眾起故受之以師師眾也師終眾服民知其比也故受之以比比者眾輔而同也附而同之未及其豐也故受之以小畜畜眾則有治也修禮以整之故受之以履履者泰然而安故受之以泰泰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否者道之塞也道不可以終塞必為上之知之將同而進之以同人與人同者得其治焉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其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樂而過其流矣動說而相隨故受之以隨喜而相隨不守其務則墮矣將必有事也故受之以蠱蠱事也制作治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剛長而大而臨制也相臨之道觀乎上之風也在於尊上立敬也莫大於神道設教而天下可觀治之大者也故受之以觀雖設教之可觀必齊之而後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齊之以刑雖合而已未之至也故制之大小序之等級分之外內別之同異文物以采之聲明以揚之煥然而有其文而後盡其治也故受之以賁賁之未存其文失其本也則道之消矣故受之以剝剝者消喪其道也物不可以盡剝道終而反生也故受之以復復剛長也君子之道生也復則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剛長而无妄能畜其大也故受之以大畜物既畜矣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自養之賢所以安身而及民也謙之而後動乃能過為治也故受之以大過過動而不由其制必輕其小也物無輕也雖小能陷故受之以坎坎陷也懼其亡而修之然後安其所麗故受之以離

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乾坤降升萬物化形今古而無差者天地之道也男女感應夫婦敵配而父子君臣之所自者聖人之治

子夏易傳

五 照廣閣

子夏易傳卷十

也政德禮義交錯乎其內後聖人美其配天之功也故序之以咸男下女以感也正而久之乃成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夫婦之意盡於久矣施久於物物無久也雖剛遯矣故受之以遯物不可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終壯復有進之故受之以晉晉柔進而上行也晉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士處家則道窮而莫偶也將求外合則睽而出矣故受之以睽睽乖也乖而未合則有難也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解緩也緩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已以奉上終受其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不知其止也則受其決決治也故受之以夬夬決也而後治不敢逸也乃其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聚也聚而上而盛謂之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上必反於下道窮而自修也故受之以井井者治之使深也德者知而日新也故受之以革革物而盛新者莫如於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如長子故受之以震長子主器而已其在於物不可終也故受之以艮艮止也物不可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而不速於進也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大也志盈而蕩窮其大者也必失其居矣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入而和入於人則說矣故受之以兌兌說也上下咸說而後散動而自為治也故受之以渙渙離也散而治不拘其禁也終則無節故受之以節節而施之中而制之信乃行之故受之以中孚自中發信民必信之可過其

物而為治之故受之以小過信者為治之具而非備之道信怡而已小過者也有過物之治必能濟也故受之以既濟既濟不可極極而志盈斯窮之矣故受之以未濟而終也

子夏易傳卷第十終

子夏易傳卷第十一

周易

雜卦傳第十一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善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族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乾不偏其用無執其體無不周也剛之用也坤守其形不敢先也受命而無不行也柔之道也體得其用故能保其久也比剛樂師則憂集也剛以臨觀行其道也巽說與衆求其治也屯者剛始動於下而立於難也方將見矣民之歸矣故不遷而建侯利也蒙者時之昧也雜亂不足以明也而中心昭著矣待其時而行然後通也震可舉而動也艮可止而息也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也大畜之時時之得也時在內也無妄之畜人之失也外其時也可不慎乎柔而聚之可以保矣升而求進失其歸也謙不自重故終吉也豫樂自惰故終凶也噬而噬之無繫情於噬食之道也故用獄齊之而已不過當也賁者文飾也升降

子夏易傳卷第十一

雜卦傳

有度尊卑有數禮之文也治之飾也尚色為貴賁之末也或以正之刑以齊之文以賁之聖人之治也兌剛中而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巽剛中而柔內隱其情而巽物也隨剛來而下柔不守其常不修其事動而說之終失其正也無正而隨器斯蠱矣器蠱而治幹其蠱也剛上而柔下得其通也巽而止之可飾治也剝者自消其道而賁也思其反之復其正也順明以晉昭天下也明夷失德衆所誅也井也者德之附也德之成而通利於物君子之遇困修其德而不貞於人井德之通由困而遇也咸剛下柔柔升剛剛而相感也神以相感不疾而速也感得其正恒久之道剛上而柔下可以久矣渙者上下通志柔順其上剛巽柔德乘木於水離行從遠不待設禁而自治也其終則不禁故反之以節剛柔分其德也水澤保其潤也解者乘險以動而免於險也則緩於小矣小之緩則積於大蹇矣險猶在也其可緩乎道反之然也睽合外以成也家人由內以成也否者小人之道也泰者君子之道也反其類不可以相從也大壯陽長君子可以制小人也道變斯遯則退之矣大有柔得大中之而能柔服無有遠邇皆有而容之大有其衆也同人親其同也性同相與無間上下也是以天能與火也唯同者同之火水相息不革則亡革去其故而相見乃可也革水火而成新用者鼎也新必反故乃治也小過者柔得中小人之正也小人者篤於小事而不知通濟君子過行小事而合之知可屯而過動也中孚兩柔向而無迂也外內剛中皆情實著說而異信發於中也小過過行中孚實信君子之道可者

子夏易傳卷第十一

與之豐明以動之則物盡陳矣爭皆舉矣事之多則未有周矣慎其大者也旅者柔得中乎外而下寄於剛也自寄旅矣人何親哉不可以有附也戒其止則明也離得其所麗可以上而昭也坎陷其所居可以下而經也小畜之寡知足而不多藏終得其畜也履之不處恭謙而不敢自恃保其履也需上險也待命而不敢自任全其健也訟下險不可親也夷處而塞之失謀於險也大過正之末也本無正而未不能與也唯剛大者能過之而治也政自其下顛之道也垢者柔遇剛也修己自敬守素安下君子之素行也時遇而得天之幸也雖漸而進剛行乃行也頤治自其上義之正也動之以安躁凶之道也既濟之道也既濟定矣力窮而至於濟無復加也不可以不自知也歸妹少配長道窮而無所往所以行而終也未濟剛不全正以至於失位道之窮也而以為未濟復將求也如之何哉夬決也剛決柔也小人之道雖形殘而不足以相治無其正也君子之道長言之而可以決矣明於始而無所諱以至於天下正也

子夏易傳卷第十一

終

子夏易傳議

劉知幾撰

按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蹙刺者矣夫以東魯服膺文學與子游同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踪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瑗濫名周室必欲行用深以爲疑

唐會要開元七年三月六日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四月七日劉知幾議曰云云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

子夏易傳議

一

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錢闕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志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物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釋五月五日詔子夏傳逸篇令帖易者停

程伯子曰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于師傳也

洪邁曰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于易則有傳于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或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傳一篇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于斯矣公羊高實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于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

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云

子夏易傳議

二

子夏易傳跋尾

全祖望撰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會詔列于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懸刺豈非後來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等以爲七略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苟勛中經簿四卷隋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七略云易傳子夏二篇韓氏作而今題載薛虞記祕庫有之傳文指趣質略無益後學于是停止帖經然則今所行十一卷固屬贗本即七略以來之書亦依託耳孫坦周易折蘊欲以漢之杜子夏常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據夫曰韓

子夏易傳跋尾

曰丁曰薛其見于前人著錄者尙難審定況臆度耶十一卷之顛末已見于納蘭成氏之跋余故追溯其舊本而略記之并取釋文正義集解所引附列之因以笑張弧之疎略焉

釋文引子夏傳爲今本所無者凡三十四條乾九極也屯如辭也乘馬之乘音繩班如相牽不進貌訟管妖祥曰首比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小畜學作憇思也幾作近履愬恐懼貌泰翩翩作篇篇大有彭作旁謙謙作謙謙也豫肝作紆管疾也噬嗑肺作脯賁束帛五匹爲束三元二纁象陰陽交作殘殘復傷害曰灾妖祥曰首頤拂作弗輔寤也逐逐作攸攸字林云攸當爲逐習坎實作浞離成作噉遞肥鶴裕也晉勳作頤明夷夷於之夷作歸孫作拊拊柅作鑷包瓜之包作苞困徐徐作茶茶內

不定之意并疑修治也豐沛作蒂小也沫作昧星之小者漢孫作拊取也

既濟弗作繁編作禡柳作茹

正義引子夏傳易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集解引子夏傳師丈人作大人比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案正義集解所引今本亦無之

子夏易傳跋尾

二



京氏易傳

京房 著 注

京氏易傳目錄

上卷

乾姤 遯否 觀剝 晉

震豫 解恒 升井 姤隨

坎節 屯蠱 革豐 翼師

艮賁 奮損 睽履 萃漸

中卷

坤復 臨泰 姦夬 需比

巽畜 夬益 委蠱 頤蠱

離旅 鼎彖 蒙渙 訟冥

兌困 萃咸 蹇謙 過彖

京氏易傳卷上

吳鬱林太守陸倕 明丘部侍郎范欽訂

乾下乾純陽用事象配天屬金與坤為飛伏
居世子戌土 易云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純陽用九三三為應首乾乾夕惕之憂甲壬配外內
二象乾為天地之首積算起巳巳火至戊辰土
周而復始起時積算起卦入本宮 五星從位
起鎮星土星入西方麗西參宿從位起壬戌壬戌
宗廟 建子起潛龍十一月冬建巳至極主元
位四月龍見于辰陽極陰 配於人事為首乾為
為君父之象聖剛天地於類為馬為龍天行運
降五行頌六位十二辰分六位升 居西北之分
野陰陽相戰之地易云戰于乾乾為陽西北陰
天六位地六氣六象六包四象分萬物陰陽
無差升降有等陰陽二十四 人事吉凶見乎其
象造化分乎有無故云變動不居六位純陽陰象
在中陽中陰陽為君陰為臣陽為民陰為事陽
實陰虛明暗之象陰陽可知三五為陽二四水
配位為福德甲子水是木入金鄉居寶貝甲寅
乾之土臨內象為父母甲辰土是火來上嫌
相敵壬午火是金入金鄉木漸微壬申金同宗
廟上建戌亥乾本位之戌亥乾陽極陰生路入
卦例諸

乾下姤陰爻用事金木互體天下風行曰姤
姤遇也易曰陰遇陽一陰初生陽氣與巽為飛
伏元士居世 甲子木尊就早子孫與父定吉凶

只取一爻之象為貴 九四諸侯堅剛在上陰
氣處下易云繫于金柅異積陰入陽辛壬降內
外象建庚午至乙亥 芒種積算起乙亥水至丙
戌土周而復始 災福之兆生乎 五星從位起太
白 居金位 井宿從位入辛丑 辛丑入土元建
午起坤宮初六爻易云履霜堅冰至建亥龍戰
于野 戌亥乾之位乾伏本位 配與人事為腹
為母坤 於類為馬易云行地無疆 此釋一
象本體是乾巽今贊贊 內巽為風乾為天下
有風行君子以號令告四方 巽入也風入於坤
其物也 天風氣象三十六候 三十六候節木入
金為始金納 木也陰不能制於陽附於金柅易之柔
道牽也五行升降以時消息陰陽陽降入遯天
下為遯 陰來陽退也 小人君子汚隆契
斯義也易云遯世無悶與民為飛伏大夫居世
建辛未為月 丙寅火 六二得應與君位遇建焉
臣事君全身遠害 時也 建辛未至丙子陰陽遯
去終而伏位 從六月至 積算起丙子至乙亥周
而復始 天與山 陽消陰長無專於敗繫云能
消息者必專者敗 五星從位起太陰鬼宿入位
降丙辰 丙午 配於人事為背為手 艮為於類
為狗為山石內外升降陰陽分數二十八候
高峻逼通於天是陰長陽消降入否 陰陽去入
坤下否內象陰長純用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二象分離萬物不交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陰
 人陽易云否之匪人與坤為飛伏三公居世卯
 君上上九宗廟為應君子以俟時小人為灾卯
 泰建壬申至丁丑陰氣浸長七月立秋至積算
 起丁丑至丙子周而復始金丑土同宮五星從
 位起歲星木星入柳宿從位降乙卯三公臨氣
 分氣候三十六積算吉凶陰陽升降陽道消
 鏖陰氣凝結君臣父子各不迨及陰陽易
 云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天地清濁陰薄
 音陽消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危難之世勢不可
 久五位既分四時行矣君子當危難世獨志難
 操精及上九云否極則傾何可長也否極則陰
 長降入於觀九四被陰
 坤下觀內象陰道已成威權在臣雖大觀在
 上而陰道浸長與巽為飛伏諸侯臨世辛未土
 友應元士而奉九五也易云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臣道出於建癸酉至戊寅陰陽交伏
 至立積算起戊寅至丁丑周而復始用金土
 火互為體五星從位起熒惑火星入卦星宿從
 位降辛未星宿入諸侯用事吉凶星宿從
 六位吉凶陰陽升降定吉凶成敗取六四至于
 九五成卦之終也易云觀我生乘生即又云風
 行地上君子之德風小列象分爻以定陰陽進
 退之道吉凶見矣地上見巽積陰凝盛降入于
 剝九五退陰
 剝入剝卦
 坤下剝柔長剛滅天地盈虛建戌至體象金
 為本隨時運變水土用事成剝之義出於上九

易云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君子全得
 位小人終與良為飛伏壬申金天子治世及應
 大夫建甲戌至巳卯陰陽定候庚申至積算起
 巳卯木至戊寅木周而復始見于有象純土配
 金用事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張宿從位降丙
 子張宿入金土分氣三十六積算六位起吉凶
 易象云山附於地剝君子侯時不可苟變存身
 避害與時消息春夏始生天氣盛大秋冬嚴殺
 天氣消滅故當剝道已成陰盛不可逆陽息陰
 專升降六爻反為游寬盪入晉積陰反
 坤下晉陰陽返復進退不居精粹氣純是為
 游寬陽道不復本位為歸寬倒入卦金方以
 火土運用事與良為飛伏丙戌土諸侯居世友
 應元士建巳卯至甲申陰陽繼候立春積算起
 甲申金至癸未土周而復始游寬取象配於五
 星從位起太白星入用翼宿從位降巳酉金
 此方入晉二象分候二十八運配金土積算氣
 候無差於晷刻吉凶列陳象在其中矣天地運
 轉氣在其中矣乾道變化萬物通矣乾分八卦
 卦六爻交通至於六卦陰陽相資相返相剋相
 生至游寬復歸本位為大有故曰火在天上大
 有為歸寬卦定吉凶配人事五行象乾為指歸
 地凡八卦分爲八官每官入卦入八六十四卦
 含氣候
 乾下大有卦復本宮曰大有內象見乾是本
 位至大有為歸寬純金用事與坤為飛伏甲
 卯木三公臨世應上九為宗廟建戌寅至癸未

立春正月至積算起癸未土至壬午火周而復
 始卦同用五星從位起太陰水星輪宿
 從位降甲辰卦用事行度吉凶可見金土分
 象三十六候配陰陽升降六位相盪返復其道
 復歸本
 位也吉凶度數與乾卦同分六五陰柔為日
 照于四方象天行健御天少者為多之所宗六
 五為尊也柔處尊位以柔履剛以陰處陽能柔
 易曰火在天上大有故曰大有陰陽交錯萬
 物通焉陰退陽伏返本也乾象分盪八卦入大
 有終也乾生三男次入震宮八卦乾生三男坤
 陽陰以陰求奇
 坤下震分陰陽交互用事屬於木德取象為
 雷出自東方震有聲故曰雷雷能警於萬物為
 發生之始故取東也為動之主為生之本易繫
 云帝出乎震安不動土與巽為飛伏庚戌土宗
 廟處上六陰陽交互震動也運數入丙子
 至辛巳小滿積算起辛巳至庚辰土宮配吉
 凶周而復始以土用事五星從位起歲星木
 入卦角宿從位降庚戌土庚戌入震用事臨上
 首內外木土二象俱震易曰震驚百里又云畏
 鄰戒也震為雷聲驚于百里春發秋取象為陽
 配爻屬陰故曰陰陽交錯而為震候分數三
 十六定吉凶於頃刻毫釐之末無不通也無不
 備也定陰陽數考人之休咎陰陽交互陽為陰
 陰為陽陰陽二氣盪而為象故初三三陰為豫

侯行師又云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
 忒震動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與坤為
 飛伏庚辰上世立元士為地易奉九四為正正
 建丁丑至壬午大庚積算起壬午至辛巳以六
 爻定吉凶周而復始休咎五星從位起榮惑
 榮惑入卦用事入卦亢宿從位降乙未土亢宿上木下
 見土內順外動故為悅豫時有屯夷事非一揆
 又象適時有凶有吉人之生世亦復如斯或逢
 治世或逢亂時出處存亡其道皆系易云大矣
 哉陰陽升降分數二十八極大小之數以定吉
 凶之道積算壬午入豫以陽適陰為內順成卦
 之義在於九四一爻以陽適陰君子之道變之
 於解入卦以陰入陽成九四之德
 易云解者散也解也品彙甲拆雷雨交作震
 積氣運動天地剖判成卦之義在於九二與坎
 為飛伏庚辰上立大夫於世為人而六五降應
 委權命於庶品建戊寅至癸未立春推吉凶於
 陰陽定運數於歲時積算起癸未至壬午周而
 復始數起入五星從位起鎮星鎮星氏宿從位
 降戊辰氏宿入木下見水動而陰陽會散萬
 物通焉升降屬陽溢陰以陽為尊者高而卑
 者低變六三為九三恒卦分氣候定數極位於
 三十六成數入數合卦變坎入巽居內象為雷
 風運動鼓吹萬物謂之恒入恒
 巽上恒又於其道立於天地雷與風行陰陽
 相得尊卑定矣號令發而萬物生焉萬物得其

道一作雷風行而四方齊也齊者與巽為飛伏
 庚辰上三公治世應於上六宗廟宗廟建巳卯
 至甲申春分金木起度數積算起甲申至癸未
 周而復始金木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房
 宿從位降辛酉房宿入卦上下二象見木分陰
 陽於內外外震氣候分數三十八分節候
 九三至於陽屯之位不順所履無定其位恒者
 互之上是知不義為所然易云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陰陽升降及於陰君道漸進臣下爭
 權運及於升升卦
 巽上上升陽升陰而陰道凝盛未可便進漸之
 曰升升者進也卦雖陰而取象於陽故曰以陽
 用事木陽也與坤為飛伏庚辰上諸侯在世元
 士為應候建庚辰至乙酉秋分積算起乙酉至
 甲申周而復始金木合木宮五星從位起太陰
 太陰水星入卦取象心宿入位降癸丑心宿入卦
 木內外俱順動陰陽而長歲時人事配吉凶發
 乎動占歲時人事吉易繫云吉凶悔吝生乎動
 氣候配象數位三十六分陰爻數自下升高以
 至於極至極而反以修善道而成其體合抱之
 未陰道革入陽為坎水與風見井入井
 巽上井陰陽通變不可革者井也井道以澄
 清不竭之象而成於井之德也易云井者德之
 基又云往來井井見功也改邑不改井德不可
 渝也井道以澄清見用為功與坎為飛伏庚辰
 申九五處至尊應用見本象建辛巳至丙戌滿
 積算起丙戌至乙酉周而復始起算數五

星從位起歲星東方尾宿從位降戊戌尾
 配戊戌入卦坎下見風險於前內外相資益於君
 德以其道也德賢人有位君子不孤傳曰德不
 孤必有鄰陽變化各得其道也陰氣候所象定
 數於二十八事交配陰陽分人天地之數分於人
 事近取諸物吉凶之兆定於陰陽陰生陽消陽
 生陰滅二氣交互萬物生焉震至於井陰陽代
 位至極則友與巽為終退復於本故曰游魂為
 大過入大
 巽上大過陰陽代謝至於游魂繫云精氣為
 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互體象乾以
 金土定吉凶去本末取二五為過之功大者與
 坎為飛伏丁亥水降諸侯立元首元士居應上
 建丙戌至辛卯起元氣從丙戌至辛卯為卦建
 辛卯取陰陽至位極積算起辛卯至庚寅周而
 復始土木入五星從位起榮惑榮惑火
 復始土木入五星從位起榮惑榮惑火
 位降丁亥水合卦宮也陰陽相盪至極則友
 本及末於游魂分氣候三十六數三十六五行
 分配定吉陰陽入陰陰陽交互反歸於本曰歸魂
 降隨卦入澤
 巽上隨震象復本曰隨內見內象見震曰本
 從震起至純木用事與巽為飛伏庚辰上世立
 隨為歸魂純木用事與巽為飛伏庚辰上世立
 三公應宗廟建乙酉至庚寅秋分積算起庚寅
 至巳丑土木入周而復始吉凶定於五星從位
 起鎮星鎮星土入計都從位降庚辰計都配庚
 凶分氣候分數二十八定數於六位雖殊吉凶
 象震進退隨時各處其位無差畧刻內外二象

京氏易傳注

悅而動隨附於物係失在於六爻易云係丈夫夫此之謂也夫小子又云吉凶定於起筭之端進退見乎隨時之義金木交刑水火相敵休廢於時吉凶生焉震以一君二民動得其宜震一陽二陰陽本於乾而生乎震故曰長男陰陽升降為八卦至隨為定體資於始而成乎終坎降中男而曰坎互陽爻居中為坎卦

險故以刺克柔而履險而曰陽是以坎為屬中男分北方之卦也與離為飛伏戊子水世立宗廟居於陰位比近九五金於坎道遠於禍害三公居應亦為陰暗成坎之德在於九五九二也內外居坎陽處中而為坎主純陰得陽為明臣得君而安其居也君而為一作臣而顯其道也建起戊寅至癸未大雪積筭起癸未至壬午周而復始金水入卦本同宮氣候五星從位起太白入水宮起筭時日歲月吉凶五星從位起太歲數運數三十六配六位分陰陽三百五十六氣吉凶內外俱坎是重剛之位易曰坎陷也

能深陷于物莫坎之險不可不習故曰習坎履習之習後可習險而不陷受者不以剛履柔不能成也震以陽居初能震動於物能為動主坎之道也震以陽居初能震動於物能為動主乾生震為陽居坎以陽居中為重剛之主故以坎為險陽變陰成於險道今以陰變陽止於為節節入于

節節者止也陽盛陰而積實居中悅內而險於前陰陽進退金水交運與兌為飛伏丁巳木元七立元首見應諸侯金大受其建起甲申至巳

丑為本身節氣積筭起已丑至戊子周而復始丑坎大運入五星從位起大陰大陰屬水女宿從位降丁巳配象入金上見水本位相資二氣交爭失節則嗟易云不節若則嗟若分氣候二十八積筭起數中男入兌少女分蓋入陰中位見陽升降見長男次入水雷屯是則節餘入體歸於陽

之始皆出先難後易今屯則陰陽交爭天地始分萬物萌兆在於動難故曰屯水在雷上如雲昧經綸之始故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泣血無出於此也故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泣血連如相不進之貌難定乃通易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道亨合正通則土木應象見吉凶與震為飛伏庚寅木世上見大夫應至尊陰陽得位君臣相應可以定難於草昧之世建乙酉至庚寅立春積筭起庚寅至己丑周而復始土本虛宿從位降庚寅

庚寅立春積筭起庚寅至己丑周而復始土本虛宿從位降庚寅庚寅入六分氣候三十六定吉凶陽適陰入中女子午相敵見吉凶動入離象剛柔得位曰既濟二氣無衝陰陽敵體世應分君臣與離為飛伏戊午火世上見三公應上見宗廟內外陰陽相應坎離相納上下交坎水潤下離相交為五行相配吉凶麗乎交象見乎交象建丙戌至辛卯寒露分氣節氣始丙戌受氣至辛卯成正象考六位分剛柔定吉凶積筭起辛卯至庚寅周而復始土本五星從位起癸感

癸感癸感火危宿從位降已亥危宿入分氣候二十八定吉凶之類坎入兌為積陰二象分俱陰上下反覆卦變華坎入華六四蓋之剛健可以華變兌上離下虛務上下積陰變改之兆成物之體故曰華易云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與兌為飛伏丁亥水諸侯當世見元士九五六二為履正位天地華變人事隨而更也變也建始丁亥至壬辰清明水土配位入卦積筭起壬辰至辛卯周而復始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室宿從位降丁亥二十八宿室宿分氣候三十六其數起元首分陰陽之象上金下火金積水而為器器能盛火變生而為熟生熟稟氣於陰陽革之於物物亦化焉五行類五色五類萬逆逆即及易云已日乃孚孚德和氣節順剛即見吉凶動也動以柔當位剛會之光大華變於

豐外卦兌入震為豐卦易云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乃凶於上及下見陰之兆火木分象配於積陰與震為飛伏庚申金陰處至尊為世大夫見應君臣相暗世則可知臣強君弱為亂世之始建生戊子至癸巳大雪雷與火震動曰豐宜日中夏至積陰生豐當正應吉凶見矣日中積筭起癸巳至壬辰周而復始起筭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卦壁宿從位降庚申壁宿入土分氣候二十八積筭定六位上木下火氣稟純陽陰

生於內陽氣雜正性潰亂極乃反為游鬼入積
陰入陰陽升降反歸於本變體於有無吉凶
之兆或見於有或見於無陰陽之體不可執一
為定象於八卦陽盛陰陰盛陽二氣相感而成
體或隱或顯故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者外
卦震降陰入明夷次入明之於
明夷暗不分一作傷於正道曰明夷夷者五行

升降八卦相感變陽入純陰春夏之陰道危陽
道安故與震為飛伏癸丑土傷於明而動乃見
志震動退位入六四諸侯在世元士為應君暗
臣明不可止箕子與建起六四癸巳至戊戌癸

起算推地有火明於內暗於外當世出處為衆
所疑之所及傷於明易曰三日不食主人有言
陰陽進退金木見火氣不相合六位相濫四時
運動靜乃復本故曰游魂本以宮入卦推遷也次降
歸魂入師卦

師易云師者衆也衆陰而宗於一一陽得其貞
正也與離為飛伏離入陰陽相薄剛柔遷位
火巳世主三公應為宗廟建始壬辰至丁酉明
分積筭起丁酉至丙申周而復始金火入五星
從位起歲星歲星木婁宿從位降戊午坎卦歸

京氏易傳注

六五居陰處陽位九二貞正能為衆之主不潰
於衆易云師貞丈人吉入卦始於坎陰陽相濫
及至於極則歸本坎中男陽居九二升降得失
吉凶悔吝策於六爻六爻之設出於著者之得
象而卦生積筭起於五行五行正則吉極則凶
吉凶之象顯於天地人事日月歲時坎之變於
艮艮為少男少男處卦之末為極也震一陽若

艮艮為少男少男處卦之末為極也震一陽若
陽處中艮三陽處卦之末故次入艮卦
艮上艮乾分三陽為長中少至艮為少男本
體屬陽陽極則止反生陰象易云艮止也於人
為手為背取象為山為石為門為狗上艮下艮
二象土木分氣候與兌為飛伏丙運木丁未為

亂世上見宗廟三公為應陰陽遷次長幼分形
乾三生男將至艮極少長庚寅至乙未立春陰
長陽極升降六位進退順時消息盈虛積筭起
庚寅至巳丑周而復始入卦五星從位起癸
癸火胃宿從位降丙寅卦分位分數位三十
六配位六卦金木相敵升降以時艮止於物背
於物易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剛極陽反陰長
積氣止於九三初六變陽取其虛中文明在內
成於賁次降入賁卦

成於賁次降入賁卦
賁上賁泰取象上六柔來友剛九二剛上文
柔成賁之體止於文明賁者飾也五色不成謂
之賁文彩雜也山下有火取象文明火土分象
與離為飛伏丙辰土世立元士六四諸侯在應
陰柔居尊文柔當世素尚居高侯王無累易云

賁于丘園束帛芟芟建始辛卯至丙申春分積
筭起丙申至乙未周而復始金土入五星從位
起鎮星鎮星昂宿從位降巳卯昂宿配賁卦初
分氣候二十八起六位五土火木分陰陽相應
為敵體上九積陽素尚全身遠害貴其正道起
於潛至於用九假乾初上陰陽升降通變隨時
離入乾將之大畜次降六二中虛為三連入太
畜卦陰消

陰猶盛成于畜義易云既處畜消時行陽未可
進取於下卦全其健道君子以時順其吉凶與
乾為飛伏甲寅木建始壬辰至丁酉清明積筭
起丁酉至丙申周而復始金土入卦分五星從
位起太白卦推吉凶畢宿從位降甲寅畢宿

甲寅上九二大夫應世應六五為至尊陰陽相
應以柔居尊 為畜之主分
氣候二十八極陰陽之數山下有乾金土相資
陽進陰止積雨潤下畜道光也乾象內進君道
行也吉凶升降陰陽得位二氣相應陽上薄陰
陰道凝結上於陽長為雨及下九居高位極於
畜道反陽為陰入于兌象六三應上九上有陽
九及應六三成于損道次降損卦乾入兌九三

益山成高之義在於六三在臣之道奉君立誠
易云損下益上乾九三變六三陰柔與兌為飛
伏丙申金三公居世宗廟六三建始癸巳至戊
戌寒露積筭起戊至丁酉周而復始土火入

吳夢林太守陸績註
明兵部侍郎范欽訂

坤上坤純陰用事象配地屬土柔道光也陰
 巽感與乾相納臣奉君也易云黃裳元吉六二
 內卦陰處中臣道正也與乾為飛伏宗
 廟居世三公為應未免龍戰之災無成有終成
 陽君臣不敢為物之始陽初六起履霜至於堅
 水陰雖柔順氣亦堅剛為無邪氣也建始甲午
 至巳亥小滿積筭起巳亥至戊戌周而復始純
 卦事入積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西南方之
 卦鎮坤西南星宿從位降癸酉金二十八宿
 上六癸分氣候三十六起積為數陰中有陽氣
 積萬象故曰陰中陰陰陽二氣天地相接人事
 吉凶見乎其象六位適變八卦分焉六位變動
 陰雖虛納于陽位稱實六五六三升降及復不
 能久處千變萬化故稱平易易者變也陰極則
 陽來陰消則陽長衰則退盛則戰易云上六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陽屬乾乾配西北陰屬坤坤配東南
 之氣雜稱陽盛陰坤內卦初六適變入陽曰震
 陰盛陽微漸來之義故稱復次降陽入地雷復

京氏易傳注

稱也月一陽為一卦之主與震為飛伏庚子未土
 初九元士之世六四諸侯見應建始乙未至庚
 子大暑大雪見候起坤六月至十月積筭起庚子
 至巳亥積筭起庚子至巳亥周而復始土水
 見候五星從位起歲星歲星木入復卦張宿
 從位降庚子二十八宿分張宿分氣候二十八
 陰柔及去剛陽復位君子進小人退易云休復
 元吉陽升陰降變六二入兌象次併臨二陽將
 進內為悅陰去陽來氣漸隆陰不敢拒陽火之
 入地澤臨卦
 坤上臨陽長陰消悅而順金土應候剛柔分
 震入兌二陽剛本體陰柔降入臨臨者天也陽
 爻健順陽交退散易曰君子之道易云至于八
 月凶建丑至陽長六爻及復吉凶之道可見矣
 月至入與兌為飛伏丁巳火九二大夫立世六
 五至尊應上位建始丙申至辛丑立秋七月積
 氣至六月吉凶隨爻考汗隆則隆積筭起辛
 丑至庚子積筭起金土入卦五星從位起熒惑
 熒惑火推休於于六爻五星從位起熒惑
 入卦用事翼宿從位在丁卯卦九二爻木上
 分氣候三十六定陰陽之數起坤下見兌悅澤
 臨陽升陰降入三陽乾象入坤即泰卦臨卦內
 長過陰成外坤積陰內兌亦為陰二陽合體柔
 順之道不可貞吉凶以時配於六位用於陽長
 之爻成臨之義六三將變陽爻至次降入泰卦
 次入地
 坤上泰乾坤二象合為一運天入地交泰萬

物生焉小往大來陽長陰危金土二氣交合易
 云泰者通也通於天地長於品彙陽氣內進陰
 氣升降升降之道成於泰象與乾為飛伏甲辰
 木三公立九三為世上六宗廟為應候建始丁
 酉至壬寅秋分積筭起壬寅至辛丑周而復始
 積筭起壬寅至辛丑積筭起壬寅至辛丑積筭起
 降甲辰分氣候二十八積筭起二十八地下有
 天陽道浸長不可極極則否成而往性而不
 否道存泰之義在於六五陰居陽位能順於陽
 陰陽相納二氣相感終於泰道外卦純陰陽來
 剛柔成于震象降陽升居乾上成大壯升陽入
 雷天大壯
 乾上大壯內外二象動而健陽勝陰而為壯
 內陽升降二象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進退難
 也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故曰君
 子用剛小人用壯與震為飛伏庚午火九四諸
 侯之世初九元士在應建始戊戌至癸卯庚子
 分積筭起癸卯至壬寅起積筭五星從位起
 太白太白角宿從位降庚午二十八宿入卦
 庚午九分氣候三十六積筭起數庚午雷在天上
 健而動陽升陰降陽來盪陰吉凶隨爻著于四
 時九四庚午火之位入坤為卦之本起于子減
 于寅陰陽進退六位不居周流六虛外象震入
 兌為陰悅適爻為剛長次降入夬陽決陰之象
 入澤天夬卦
 乾上夬剛決柔陰道滅五陽務下一陰九上
 將及游魂九四悔也澤上於天君道行也世六

京氏易傳注
 位周而後始為游龜至與兌為飛伏丁酉金九
 九四成陰入坎為需九五在乾象為建始已
 五立世九二大夫為應世澤小於天也
 亥至甲辰清積算起甲辰至癸卯周而復始
 金木分乾兌入坤象起積算五星從位起太陰
 太陰水位亢宿從位降丁酉入卦丁酉上
 入卦起算積算起廿八入卦甲辰
 起分氣候二十八積算起廿八入卦甲辰
 云澤上於天夫揚于王庭柔道消消不可極反
 於游魂九四柔來文剛陰道存也陰之道不可
 終否剛柔相濟日月明矣天地定位人事通也
 凡卦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生生之義不絕之貌
 日月循環天地交泰陰陽相盪六位交分萬物
 生故曰雷動風行山澤通氣人之運動體斯合
 矣入稟五常三焦九竅風火通陰陽升降反復
 道也次降入游魂水天需卦
 需者待也二陽務上而隔於六四路之險也外
 坎水為險亦坤之反覆適陽入陰夫卦九四入
 陽之陰陽交會運動陰雨積而凝滯於陽通乃
 合也羣陽務上一陰報與兌為飛伏戊申金游
 魂立世諸侯應初九元士建始甲辰至己酉清
 秋積算起己酉至戊申周而復始金土入乾坎
 積算起宮五星從位起歲星星木氏宿從位
 定吉凶廿八宿降底宿入坤宮積算起分氣候
 降戊申廿八宿降底宿入坤宮積算起分氣候
 三十六定吉凶起算乾外見坎健而進臨在前
 也需與飲食爭於坎也陰陽相激勝負有倚反
 為不速敬終有慶陰陽漸消陽道行反復其
 位不妄於陰坎降入歸魂水地比卦坤之歸魂

坤下比及本復位陰陽相定六爻交互一氣
 在也水在地上九五尊萬民服也比卦一陽
 所尊者也比親於物物亦附焉原筮於宗歸之
 於眾諸侯列土君上崇之奉于宗桃盟契無差
 邦必昌矣與乾為飛伏乙卯木歸魂六之三公
 居世應上六宗廟建始癸卯至戊申春分積算
 起癸卯入卦房宿從位降乙卯入卦積算
 起癸卯入卦房宿從位降乙卯入卦積算
 為主一陽居尊羣陰宗之六爻交分吉凶定矣
 地道之義妻道同也臣之附君比道成也歸魂
 復本陰陽相成萬物生也故曰坤生三女巽離
 兌分長中下巽長女離中以陽求陰乾之巽為
 長女
 巽下巽陽中積陰而巽順本乾象陰來漣風
 從穴入於物號令齊順天地明也內外稟於一
 陰順於天地道也聲聞於外遠彰柔順陰陽升
 降柔於剛也本於堅剛陰來又柔東南向明齊
 肅陰陽與震為飛伏辛卯木宗廟居世三公在
 應上九建始辛丑至丙午大稟積算起丙午至
 乙巳周而復始入卦積算起丙午至
 其數三十六入卦數陰氣起陽陽順於陰
 陰陽和柔升降得位剛柔分也陰不可盈剋刻
 傾也初六適變陽來陰退健道行也三陽務進
 外陰陽也適變於內外未從也次降陰交於陽
 九為小畜卦初九也
 巽下小畜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之
 義在於六四三陽連進於一危也外巽體陰畜

道行也巽之初六陰盪陽氣感積陰不能固退
 復本位三連同往而不可見成於畜義外象明
 矣陰能固陽道成在上九一爻之法也云既
 雨既處也與乾為飛伏甲子木初九元士居世
 六四諸侯在應建始壬寅至丁未立春積算起
 丁未至丙午周而復始木土入乾巽入宮起五
 星從位起太白金星入卦尾宿從位降甲子入卦
 八宿入卦分尾宿以分氣候其數二十八分二
 小畜甲子木上起算分氣候其數二十八
 推算一陰居六四建子入陽官推其休咎處
 吉凶剛健立陽又陰凝在巽體易云輿說輿夫
 妻反目不義夏至起純陰陽爻位伏藏冬至陽
 爻動陰氣凝地陰陽升降以柔為剛見中虛文
 明積氣居內象九二適次降入風火家人卦
 巽上家人乾剛俱變文明內外相應九五應
 陰陽得位居中履正火上見風家人之象闕邪
 存誠嗃嗃得中互體見文明家道明也內乎遇
 坎險象家人難也酌中之義在於六二與離為
 飛伏己丑土建始癸卯至戊申春分積算起戊
 申至丁未金土入離巽金土入卦大夫居世應
 九五立君位五星從位起太陰卦起積算起
 宿從位降己丑二十八宿分其宿入卦分氣候其
 數三十六卦起積算起己丑二十八宿分其宿入卦分氣候其
 位內外相資二氣相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
 兄弟第易曰家人嗃嗃父子嘻嘻治家之道分
 於此也吉凶之義配五行進退六五進退吉凶
 起在於四時運轉吉凶見矣分內外文明運動
 矣二象運天地星辰命定吉凶文明運動
 變化之象九三適陰入震風為雷合曰益次降

風雷益卦

益下益天地不交曰否六二陰上柔剛九四

下積陰故為益易曰損上益下雷動風行男

坤道柔順又外見艮止陽益陰止於陽柔道

行也象分剛柔定矣與震為飛伏庚辰上

六三三公居世上九宗廟為應建始甲辰至巳

酉清明積筭起巳酉至戊申周而復始土金入

震巽起積筭風雷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計宿

從位降庚辰二十八宿分計宿入風分氣候二

十八起二十八宿積筭陰陽二木合金土配象

四時運轉六位交分休廢旺生吉凶見乎動爻

配日月星辰進退運氣升降復當何位金木水

適變於外陰入陽爻二象健而動屬於天地也

天陽震雷亦陽也二氣陰陽相盪次降入天雷

无妄卦

震下无妄乾剛震動二氣運轉天下見雷行

正之道剛正陽長物无妄矣內互見艮止於純

陽外互見巽順於陽道天行健而動剛正於物

物則順也金木配象吉凶明矣震入卦乾

駕飛伏辛未土九四諸侯在世初九元士立應

上建始乙巳至庚戌寒露積筭起庚戌至巳酉

周而復始火土入乾震无妄卦起積筭五星從

位起癸亥定吉凶牛宿從位降壬午二十八

宿入无妄壬午氣候三十六起積筭上金下

木二象相衝陰陽升降健而動內見一陽應動

剛五行分配吉凶半矣各爭九五適變入文象

京氏易傳注

陰盛陽爻歸復位剛柔履次明在外進退吉凶

見中虛次降入火雷噬嗑卦

見文明雷電合分威光而噬嗑也易曰頤中有

物曰噬嗑陰陽分中動而明也物有不齊齧

而噬吉凶之道象於五行順則吉逆則凶火木

合卦配升降與離為飛伏未火六五居尊應

六二大夫建始丙午至辛亥小雪積筭起辛亥

至庚戌周而復始火土入離震分火土二位入

日時進退吉凶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女宿

從位降巳未土卦六五未土也分氣候二

十八起二十八宿數火居水上陽中見陰陽雜

氣渾而溷吉凶適變隨時見也返復陰游魂入

卦陽入陰五行進退始終之道斯可驗矣升

降六爻極返終下降山雷頤卦

純陰見坤象地之氣萃在其中上下陰積純和

之氣見浩然之道明矣土木配象吉凶從六虛

六虛即與震為飛伏丙戌土六四諸侯在世元

士之初九見應建始辛亥至丙辰清明積筭起

丙辰至乙卯周而復始土木入艮震分土木二

吉五星從位起太白金星西方入虛宿從位降

丙戌土二十八宿分虛宿入分氣候三十六起

二十八推六山下有雷止而動陰陽通變分氣

候內外剛而積中柔升降游魂下居六四位特

分復歸於本游魂返居六四入卦吉凶起於六

四次環六位星宿躔次也極則反本降入歸魂

山風蠱卦

巽下蠱適六爻陰陽上下本道存也氣運周

而復始山下見風止而順內互悅而動易云蠱

者事也先甲後甲事分而令行金土合木象復

本曰歸魂與震為飛伏庚辰土九三歸魂立三

公在世應上九見宗廟建始庚戌至乙卯春分

積筭起乙卯至庚寅周而復始土木入艮巽木

分艮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水星危宿從位降

辛酉金二十八宿危宿入巽歸魂分氣候二十

八起積筭數二十木上見土風落山貞幹於父

事陰陽復位長幼分焉八卦循環始於巽歸魂

內象見還元六爻進退吉凶在於四時積筭起

官從乎建始卦用及升陰陽巽官適變入離文

象分陰入陽退見中虛次水中女八卦相盪

陰陽定位遷入離宮八卦純火以日用事

離下離本於純陽陰氣貫中稟於剛健見乎

文明故易曰君子以繼明照于四方始於乾象

陰也成卦義是以體離為日為火始於陽象而

假以陰氣純用剛健不能明照故以陰氣入陽

柔於剛健而能順柔中虛見火象也是以離取

於物純以陽又暴於物故取陰柔於中女能成

也與坎為飛伏戊巳土宗廟為世應上見三

公九三建始戊申至癸丑立秋至積筭起癸丑

至壬子大取胎月周而復始土水二象入離火

位土二位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八室宿從

位降巳巳火二十八宿分室宿入分氣候三十

六種算起數三十內外二象配於火土為祥木
入離互見悅順著於明兩二象陰陽升降入初
九通變從陰止於艮象內卦吉凶從位起至六
五休廢在何爻看當何位金水木次降入火山
初九爻

見本象火居山上為旅之義離為陰初九為陽
二氣交互上下見木也易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在止無止象旅之義
又曰得其資斧仲尼為旅人固可知矣旅卦為
在山上顯露無止五行與艮為飛伏丙辰土其
八卦消息去此還也

居初六元士九四諸侯見應建始巳酉至甲寅
秋分積算起甲寅至癸丑周而復始金入木土
立積算起甲寅至癸丑周而復始金入木土
離艮金木土入五星從位起熒惑見本象
宿從位降丙辰二十八宿壁宿入旅卦分氣候
三十六分三十六數火土同宮二氣合應陰陽
相對吉凶分乎陰位上九陽居宗廟得喪于易
六五為卦之主不係于一凶其宜也內象適變

盪陰入陽巽順於物進退意器外象明應內為
再次降火從風入鼎初九之初六六二之九
鼎巽下鼎木能巽火故鼎之象亨鈺見新供祭
明矣易曰鼎取新木見火中發火木相資象鼎
熱之義明矣凡鈺熟享祀為陰陽得應居中履
先故曰供祭明矣生也

順三公之義繼於君也九三成鼎之德六五委
明陰穴見火順於上也中虛見納受辛於內也
金玉之鉉在乎陽饗新亨鈺在乎陰與巽為飛
伏辛亥木九二立大夫為世六五居尊見應建
始庚戌至乙卯積算起乙卯至甲寅周而

復始分土木入離巽分土木二象入五星從位
起鎮星土星入奎宿從位降辛亥水二十八宿
分奎宿入
辛亥位上分氣候三十六起官配卦算三十六火居
木上二氣交合陰陽巽順器具形存金玉堅剛
配象陰陽升降六位遞相遷次九三適變以陽
入陰見乎坎險九三爻之義陰成坎卦外象
降入水火未濟卦

濟名之世應得位陰陽殊塗六五性命不交吉
凶列矣坎性與坎為飛伏戊午火六三三公為
世應宗廟九建始辛亥至丙辰清明積算起丙
辰至丁卯水土二象入離坎分卦五星從位
起太白金星入離宮婁宿從位降戊午火二十
分婁宿入未濟六二戊午積算
火位土定吉凶入積算分氣候二十八
八數至水火二象坎離相納受性本異立位見
吉凶處

也陰陽升降入於外卦適離為艮上著於象艮
也著離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其大也次降入山水
蒙卦

得位易云山下出泉蒙二象標正天下通也擊
暗釋疑陽道行也內實外正暗得明陰附於陽
稚道亨也故曰蒙養正與艮為飛伏丙戌土諸
侯立世元士為應初六建始壬子至丁巳大雪
積算起丁巳至丙辰周而復始火土入艮坎上

二象入五星從位起太陰水居北方積算起位
卦同算

降丙戌土星入艮宿分胃宿入分氣候三十六
從六位推算山下見水畜聚居分中流萬派六
位不居吉凶適變水土分也五行入卦算吉凶
凶則廢陰陽進退歲時物也六五陽中積陰入
巽見陰中陽二氣相盪不可盈望次降入風水
渙卦六五變入九五陽中陰入陽中
渙卦陽通變於他宮位不出本宮

順納實居中正互見動而上行也陰陽二象資
而益也風行水上處險非溺也木浮于九五履
正思順非偏也與巽為飛伏辛巳火九五居尊
大夫應九二建始癸丑至戊午芒種積算起戊
午至丁巳周而復始火土入坎巽坎巽配火官
起算五星從位起歲星宮木象昴宿從位降
辛巳火二十八宿分昴宿入分氣候其數二十
八起算從二十八位上推六內卦坎中滿一陽
居積實千肉風在外行虛聲外順吉凶之位

攷乎四序盛衰之道在乎機要陰陽死于位生
于時死于時生于位進退不可詰正盛則衰來
正衰則盛來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八卦始終六虛及復游魂生巽
入乾為天水訟卦

現離宮八卦以訟為及四五至天與水違曰訟
天道兩行水東流其路背也外象乾西北方之
卦內坎水正北方之卦其流東也二氣不交曰
訟五行所占六位定吉凶非所背順為正金與
水二氣相資父子之謂健與險內外相激家國
之義出象故以則斯可驗矣與巽為飛伏壬午

之義出象故以則斯可驗矣與巽為飛伏壬午

未諸侯居世元士見應初九四建始戊午至癸亥
 羊積算起癸亥至壬戌周而復始火水入卦
 小雪積算起癸亥至壬戌周而復始火水入卦
 火水二象入離宮配六五星從位起癸亥入火
 位積算推日月歲時
 宮同起畢宿從位降壬午火二十八宿分畢宿
 德算畢宿從位降壬午火二十八宿分畢宿
 壬午火土也分氣候三十六起宿三十三天
 下見水陰陽相背二氣不交物何由生吉凶宗
 於上九進退見於九四二居中履正得其宜也
 陰陽升降復歸內象陰卦陽來復本次降天火
 同人卦陰陽變從離也
 巽致性則合也易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九二
 得位居中六三積陰待應易曰先號咷而後笑
 隔於陽位不能決勝先故曰號咷復後合方善也故曰復位六爻
 遷次周而復始上下不停生生之義易道祖也
 天與火明而健陽道正陰氣和也六二居內卦
 吉凶故象五行昭然配六木水火土與坎為飛伏
 巳亥水歸魂立三公為世上九宗廟為應候建
 始丁巳至壬戌寒露積算起壬戌至辛酉周而
 復始火土入乾離火土二象入乾離五星從位
 起鎮星土星入卦宿從位降已亥水二十八宿分鎮星
 宿入離歸魂配天火分氣候二十八起宿分鎮星
 同人九三已亥水分氣候二十八起宿分鎮星
 凶入何位火上見金二氣雖同五行相悖六
 爻定位吉凶之兆在乎五二得時則順失時則
 逆陰陽升降歲月分焉爻象相盪內外適變八
 卦巡迴歸魂復本本靜則象生故適離為兌入
 少女分八卦於兌象宮入卦
 兌下兌積陰為澤純金用體畜水疑霜陰道

京氏易傳卷中
 同也上六陰生與民為合坤下六陰凝艮上於
 合土木入兌水火應之二陰合體積于西郊王
 衝震入乾氣類陰也配象為羊物類同也與艮
 為飛伏丁未土上六宗廟在世六三三公為應
 建始乙卯至庚申春秋積算起庚申至己未周
 而復始金土入兌宮金土入兌五星從位起太
 白太白金參宿從位降丁未土二十八宿分參
 上分氣候三十六起宿三十三天內卦互體
 見離巽配火木入兌宮分貴賤於強弱木強吉
 凶隨爻算歲月運氣逐休王陰陽升降變初九
 入初六陽入陰為坎象正體見陽位剛柔分吉
 凶見也適變內象入坎為困卦兌內卦
 坎下困澤入坎險水不通困外稟內剛陰道
 長也陰陽不順吉凶生也易云困于石據于蒺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上下不應陰陽不交
 二氣不合困卦上下無應陰陽不交六三陰上
 也五行配六位生悔吝四時休王金木交爭萬
 物之情在乎幾微與坎為飛伏戊寅木初六元
 士為世九四諸侯在應建始丙辰至辛酉秋分
 積算起辛酉至庚申周而復始土金入坎兌分
 金入坎兌配五星從位起太陰水宿入兌井宿
 從位起太陰降戊寅困卦初六戊寅木分氣
 候其數二十八積算起吉凶坎象互見離火
 入兌金水見運配吉凶陰陽升降坎入坤陰氣
 疑盛降入萃變通入
 坤下萃金火分氣候土木入兌宮升降陰氣
 盛剛柔相應合九五定羣陰二氣悅而順萃卦

金乙巳火二澤上於地積陰成萃易曰萃者聚
 象刑而合也澤上於地積陰成萃易曰萃者聚
 吉凶生陽氣合而悅凡聚眾必慎防閑假陽為
 虞心與坤為飛伏丁卯木六二大夫居世九
 五至尊見應建始戊寅至癸未立春積算起癸
 未至壬午周而復始土木入坤兌分土木入五
 星從位起癸亥火星入金木翼宿從位降乙巳
 入萃六二位上分氣候二十八起宿分鎮星
 澤下見坤二氣順木土入宮有愛惡木惡土
 陰陽升降陽氣來止於坤象互見艮艮為兌象
 納艮陰氣強女次降澤山咸卦
 艮下咸山下有澤虛已畜物陽中積陰感於
 物也陽下於陰男女之道內外相應感類於象
 也六二待聘九五見召二氣交感夫婦之道體
 斯合也易曰咸感也利取女吉艮少男兌少女
 象與艮為飛伏丙申金九三三公居世上六宗
 廟為應建始戊午至癸亥芒種積算起癸亥至
 壬戌周而復始火土入艮兌分火土象五星從
 位起癸亥金星南方柳宿從位降丙申二十八宿分柳
 丙申金爻上分氣候二十六積算起數分三土
 上見金母子氣合陰陽相應剛柔定位吉凶隨
 爻受氣出則吉刑則凶陰陽等降入外險止於
 內象為山水蹇卦九四爻之
 艮下蹇利於西南民道通也水在山上蹇險
 難進陰陽二氣否也陰待於陽柔道牽也險而
 逆止陽固陰長處能竭至誠於物為合蹇道亨
 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六與坎為飛伏戊
 亥水六四諸侯居世初六元士在應建始已未

至甲子大暑積筭起甲子至癸亥周而復始土

水入坎艮水土二象入艮五星從位起鎮星上

入金星宿從位降戊申二十八宿分星宿入分

氣候其數二十六積筭起數三十土上見水柔

而和此五行相推二氣合取象則陰陽相背也

九五適變入坤官官比得朋陰氣合也外卦九

坤內見艮故曰得朋 坎降入地山謙

也將入謙卦取象 謙六位謙順四象無凶一陽居內卦之

上為謙之主易曰謙謙君子利涉大川陰陽不

爭處位謙柔陰中見陽止順於謙有無之位上

下皆通易曰撝謙無不順也與坤為飛伏癸亥

酉六位居世大夫在應建始庚申至乙丑大寒

積筭起乙丑至甲子周而復始金土入坤艮土

二象入兌官起筭也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張宿從

位降癸亥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積筭起數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兌官卦分氣候二十八

宿入兌官游魂小過 分氣候三十六積筭三十

凶木下見土二陽畜陰六位相刑吉位生也上

升下陰陽反應各私其黨六爻適變陰道停也

升降進退其道同也之艮入兌陰納與陽也及

復其位次降入歸魂雷澤歸妹卦

也歸妹歸者互見離坎同於未濟適陽從陰剛

從外至九四至剛六三悅柔返無其應凶並辛

涉卦之終長何吉也與艮為飛伏丙申金三

歸魂之世上六宗廟見應建始甲子至己巳大雪

積筭起己巳至戊辰周而復始水土入震兌

象入兌官積筭起二十八宿分乾宿

從位降丁丑土六二丁丑上分起筭分

氣候三十八積筭起三十八數雷居澤上剛

氣亢盛陰陽不合進退危也震長男兌少女

也吉凶在上六處於動極適變位定時不可易

之道也五行考象非合斯義陰陽運動適當何

爻或陰或陽或柔或剛升降六位非取一也歸魂

鬼配六十四

卦之終也

吳鬱林太守陸績註

明兵部侍郎范欽訂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所以仰觀俯察象
 天地日月星辰草木萬物順之則和逆之則亂
 夫細不可窮深不可極故揲著布爻用之於下
 筮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六十四爻序一萬一千
 五百二十策定天地萬物之情狀故吉凶之氣
 順六爻上下次之八九六七之數內外承乘之
 象故曰兼三才而兩之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
 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
 一而開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
 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
 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奇耦之數取之於乾
 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分
 四營而成易上有八變而成卦卦象定吉凶明
 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順則吉逆則凶故曰吉凶
 悔吝生乎動又曰明得失於四序言吉凶生乎
 五行休廢
 內和臨養運機布度其氣轉易主者亦當則天
 而行與時消息安而不忘亡將以順性命之理
 極著龜之源重三成六能事畢矣分天地乾坤
 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乾坤二分天地陰陽之
 本故分甲乙壬癸陰陽
 之終震巽之象配庚辛庚陽入震坎離之象配
 辛陰入巽
 戊己戊陽入坎艮兌之象配丙丁丙陽入艮
 丁陰入兌
 卦分陰陽六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天地
 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變動
 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

京氏易傳注

典要惟變所適吉凶共列千位進退明乎機要

易之變化六爻不可據以隨時所占周禮太卜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初為陽二為陰
 三為陽四為陰五為陽六為陰一三五七九陽
 之數二四六八十陰之數陰主賤陽主貴陰從午陽從
 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吉凶之
 道子午分時立春正月節在寅坎卦初六立秋
 同用雨水正月月中在丑巽卦初六處暑同用驚
 蟄二月節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
 中在亥兌卦九四春秋分同用清明三月節在
 戌艮卦六四寒露同用穀雨三月中在酉離卦
 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節在申坎卦六四立
 冬同用小滿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
 芒種五月節在午乾宮九四大雪同用夏至五
 月中在巳兌宮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節在
 辰艮宮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離宮
 初九大寒同用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為
 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
 歸魂為鬼易八卦鬼為繫爻財為制爻天地為
 義爻天地即福德為寶爻福德即同氣為專爻
 兄弟父母也龍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
 午在離卦右行甲乙庚辛天官申酉地官丙丁
 壬癸天官亥子地官戊己甲乙天官寅卯地官
 子癸戌巳天官辰戌地官靜為悔發為貞貞為
 本悔為末初爻上二爻中二爻下三月之數以
 成一月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
 餘有一日名曰閏餘初爻十日為上旬二爻十

日為中旬三爻十日為下旬三旬三十積旬成

月積月成年八八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配三
 百八十四爻成萬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氣候二
 十四考五行於運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於
 指掌吉凶見乎其位繫乎吉凶悔吝生乎動寅
 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亦云申
 生之位
 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
 木辰中有死水土兼於中建子陽生建午陰生
 二氣相衝吉凶明矣積筭隨卦起宮乾坤震巽
 坎離艮兌八卦相盪二氣陽入陰陰入陽二氣
 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內無不通
 也乾起巳坤起亥震起午巽起辰坎起子離起
 丑艮起寅兌起卯於六十四卦遇王則吉廢
 則凶衝則破刑則敗死則危生則榮致其義理
 其可通乎分三十為中六十為上三十為下總
 一百二十通陰陽之數也新新不停生生相續
 故淡泊不失其所確然示人陰陽運行一寒一
 暑五行互用一吉一凶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故易所以斷天下之理定之以人倫而
 明王道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乾坤順於陰
 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故易曰元亨利貞夫作
 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於有無且易者包
 備有無有吉則有凶有凶則有吉生吉凶之義
 始於五行終於八卦從無入有見災於星辰也
 從有入無見象於陰陽也陰陽之義歲月分也
 歲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
 矣六爻上下天地陰陽運轉有無之象配乎人

漢訟同人

謙小過歸妹

京氏易傳卷下

漢時有兩京房皆治易一為梁人焦延壽弟子成帝時人以明災異得幸一為涪川楊何弟子宣帝時人出為齊郡太守顏師古亦謂別是一人非延壽弟子為課史法者或書字悞耳按殷嘉姚平乘宏諸家所傳京氏之學乃受焦氏學者易傳四卷亦其所作卷帙多寡不同晁氏言之詳矣至鬱林太守注本向傳四卷後有雜占條例法一卷今止存三卷所亡實多但京氏以積算占候為主卜氣用六日七分葉石林病其言龐雜朱子又云動便莫得靜便莫不得石顯譖言已動不能先幾遠害豈占算獨未灼然耶隱湖毛晉識



京氏易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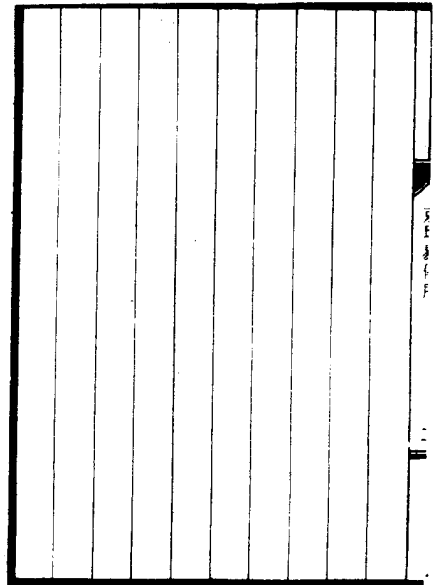
星說之據

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凡八變而六十有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當虛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應二十四氣志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律者謂之飛陰陽變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應顯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會乎中而以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統建甲子于下坤建甲午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世之初其建剛日則氣乘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運乎意意運乎言則錯綜其用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若世與內若世與外或不論內外之象而論其內外之位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若伏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或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或兼論世應飛伏或專論世應或論世之所息或論世之所生于其所起見其所滅于其所形見其所生故曰死于位生于時死于位苟非彰付而察來微繼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項安世曰以京易放之世所傳火球林者即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為拆即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為單即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為交爻者拆之象即三多老陰爻也俱背為重者單之積即三少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著一錢當一揲此後人務徑捷以趨卜肆之便而本意尚可考其所異者不以交重為占自以世為占故其占止于六十四爻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爾

朱睦㮮曰京房有二其一頓邱人其一如何許人皆以易學顯為太中大夫者顏師古謂書字誤耳

經義考京氏房易傳存周易章句周易錯卦周易妖占周易占事周易守林周易飛候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周易四時候周易混沌周易委化周易逆刺占災異俱佚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存

京氏易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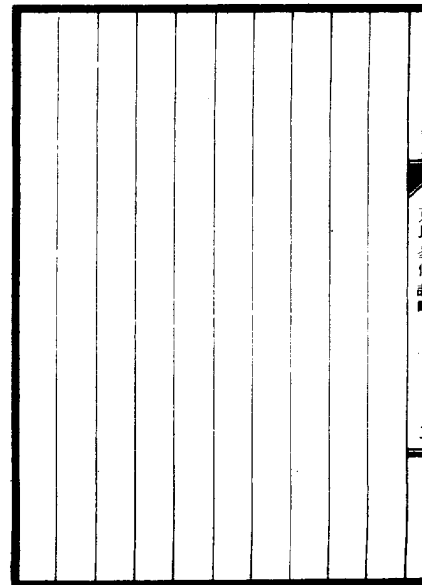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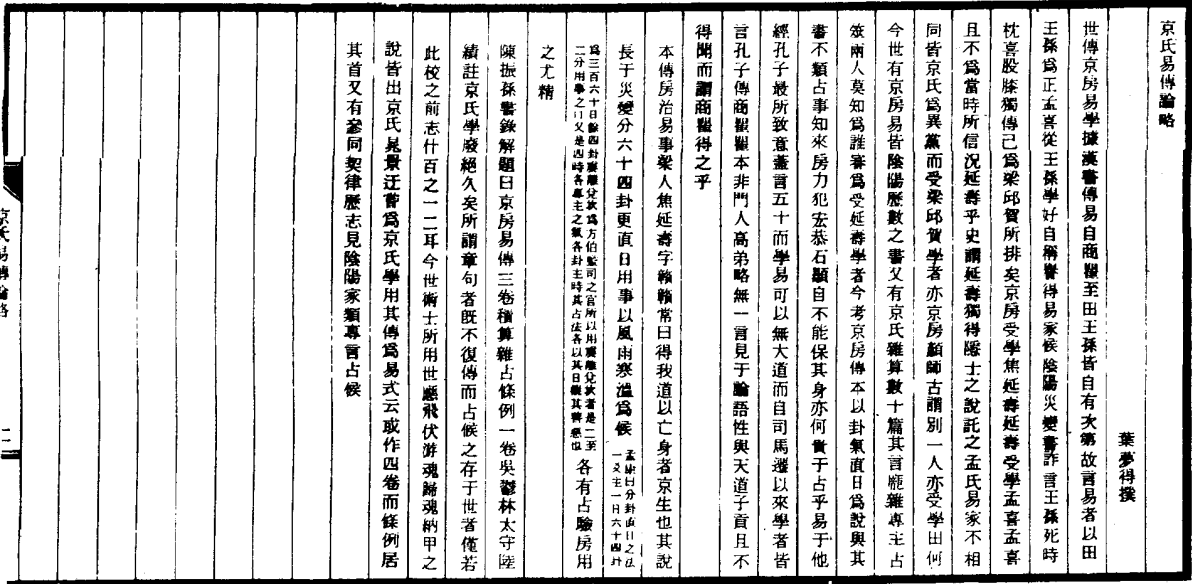
京氏易傳論略

葉夢得撰

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臨邛至田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為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嘗得易家陰陽災變書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己為梁邱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為當時所信況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京氏為異黨而受梁邱賀學者亦京房顯師古謂別一人亦受學出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歷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算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占策兩人莫知為誰審為受延壽學者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為說與其書不類占事知來房力犯宏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于占乎易于他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道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本非門人高弟略無一言見于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本傳房治易事衆人無延壽字韓維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喜曰分卦直日之法為三百六十日歸四卦每卦六十日每卦之內所以用直日者其法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其書卦主時其占法者以其日與其時感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種算雜占條例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績註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于世者僅若此較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是景迂曹為京氏學用其傳為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又有參同契律歷志見陰陽家類專言占候



京氏易傳說

胡一桂撰

京氏易以八卦為序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首乾宮八卦

八卦卦名次坎宮八卦卦名次艮宮八卦卦名中卷首坤宮

八卦卦名次巽宮八卦卦名次離宮八卦卦名次兌宮八

卦卦名蓋專八純卦變六十四卦也下卷雜論卜筮一篇首論聖人作

易探書布卦次及納甲法次二十四氣候配卦與夫天地人鬼四易

及卜筮新條例占家及列六十四卦定三百八十四爻斷法與前下卷同

面尤詳備者但如漢志所載京房易傳論集中尤無此豈其所謂章句者歟

陸深曰京房易傳于易無所發明蓋亦自成一章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算

位即今世鐘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微密比太元頗為易簡

徐善曰京房以十二辟主十二月而在以公侯卿大夫除離兩坎北震東

兌西分主四季餘六十卦以五卦主一月正月侯小過大夫兼卿益公漸

辟泰二月侯需大夫履卿晉公解辟大壯三月侯豫大夫訟卿魯公革辟

夬四月侯旅大夫師卿比公小畜辟乾五月侯大有大夫家人卿井公咸

辟臨六月侯州大夫豐卿渙公履辟遯七月侯悅大夫節卿同人公損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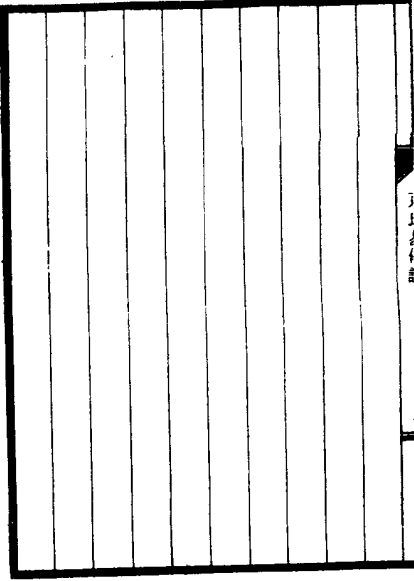
否八月侯巽大夫萃卿大畜公賁辟觀九月侯歸妹大夫无妄卿明夷公

困辟剝十月侯艮大夫既濟卿噬嗑公大過辟坤十一月侯未濟大夫蹇

卿頤公中孚辟復十二月侯屯大夫謙卿睽公升辟臨其法每爻主六日

又八十分之七三百六十五爻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用中

乎初爻起冬至



石京房易傳三卷後附錄晁公武讀書志於此書
本不體例論之備矣故不復云但考漢書儒林傳
有石京房其一為涪川楊何弟子梁正賀所從受
易者官大中大夫出為齊郡太守據言官亦時開
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則當官帝時固已不
在其一為順工人受易梁人焦延壽所謂得我道
以亡身者京生是也元帝時為魏郡大守卒見本
傳是未知此京房易傳孰為為之也今按漢書五
行志所引京房易傳六十八條皆言災異與洪範
五行相應其附見易義如婦貞厲震遂泥復朋來
小人鴟鵂幹父之蠱枯楊生種之類不過數條其
為傳延壽學之京房所作易傳無疑若此書似專
為卜筮而作不及災異或即為宣帝所聞明易之
京房未可知也因顏師古注受梁正賀學之京房
自別為一人而石林葉氏又謂兩人莫知誰為受
延壽學者故妄為區別如此極知臆說無稽然如
五行志所引易傳學者亦不可不參考也汝上王
謙識

京氏易傳三卷

漢京房撰吳陸績註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受易於焦延壽元帝時以言災異得幸為石顯等所嫉出為魏郡太守卒以諸誅事蹟具漢書本傳續有易解已著錄房所著有易傳三卷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錯卦七卷周易妖占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又六卷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時候四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委化四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一卷今惟易傳存考漢志作十一篇文獻通考作四卷均與此本不同然漢志所載古書卷帙多與今互異不但此編通考所謂四卷者以晁陳二家書目考之蓋以雜占條例一卷合於易傳三卷其為四卷亦不足疑惟晁氏以易傳為即錯卦雜占條例為即逆刺占災異則未免臆斷無據耳其書雖以易傳為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宮每宮一純卦統七變卦而註其世應飛伏游魂歸魂諸例下卷首論聖人作易撰書布卦次論納甲法次論二十四氣候配卦與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交龍德虎形天官地官與五行生死所寓之類蓋後來錢卜之法實出於此故項安世謂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法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向為圻兩面一背為單俱面為交俱背為重此後人務趨捷徑以為卜肆之便而本意尚可考其所異者不以交重為占自以世為占故其占止於六十四爻

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張行成亦謂衛元嵩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陸德明經典釋文乃於周易六十四卦之下悉註某宮一世二世三世四世遊魂歸魂諸名引而附合於經義誤之甚矣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京氏易傳三卷

胡玉縉撰

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受易於焦延壽元帝時以言災異得幸為石顯等所嫉出為魏郡太守卒以諸誅事蹟具漢書本傳續有易解已著錄房所著有易傳三卷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錯卦七卷周易妖占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飛候九卷又六卷周易四時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一卷今惟易傳存考漢志作十一篇文獻通考作四卷均與此本不同然漢志所載古書卷帙多與今互異不但此編通考所謂四卷者以晁陳二家書目考之蓋以雜占條例一卷合於易傳三卷其為四卷亦不足疑惟晁氏以易傳為即錯卦雜占條例為即逆刺占災異則未免臆斷無據耳

吳氏補谷亭黨習錄云漢書京房有二焦延壽弟子元帝時卒於魏郡太守一楊何弟子宣帝聞其為易明求其門人得梁邱賀則京房已歿可知也顏師古謂自別一京房非延壽弟子然考延壽之說專述陰陽災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今所傳京氏易傳亦然是延壽弟子無疑劉向謂諸家易皆祖田何惟京氏為異則其書在當時原自成一帝王體案晁說誠臆斷也晁謂種算易傳此處文義混淆殊未分晰又徵本提要未見所據蓋本馬氏通考所引觀郡齋讀書志可知

右圖、朱子贊云、子、寅、辰、午、申、戌、陽也、乾之六位、未、巳、卯、丑、亥、酉、此亦誤、當云未酉亥丑卯、陰也、坤之六位、位之升降、不違其時、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棟梁康成注月令云、正月宿直尾箕、八月宿直昂畢、六月宿直鬼、又云六月、九月宿直奎、十月宿直營室、又云卯宿直房心、二月、申宿直參伐、七月、又注季冬云、此月之中、日歷虛危、參同契曰、青龍處房六兮、春花震東卯、白虎在昂七兮、秋芒兌西、朱雀在張二兮、離南午、又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皆與圖合、若以日所歷言之、則右行而周二十八舍、明堂月令所謂孟春之月、日在祭室是也、與此不同、離南午二字、上有正陽二字、

序

宋王應麟集鄭康成易注一卷、明姚士麟又增入二十五條、見鄭書卷四、惠徵君棟因其摭采未備、復取而補正之、每條下注明元書出處、釐為三卷、較王氏元本共多九十二條、又作十二月爻辰圖、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以闡明鄭學好古者咸快心焉、然此書止有雅雨堂刊本、內尚有訛脫者、有未注書所出者、因為之正其訛、補其脫、注其所未注者、并有所出不一書、元注未備列者、今備列之、其古文之異於今文者、則別為補遺一卷、附錄惠氏元書之後、查不敢與惠書相亂故也、孫堂識、

元序

鄭康成學費氏易、為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錯、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唯乾坤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互體自相含、三陰卦之互體亦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爽難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稱謂康成書根源、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齊陳澄治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今若宏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附與學者、悉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此按汪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聞見于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攷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為彪、讀來之牙為互、包荒讀為康、錫馬蕃庶讀為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為解、一握為笑之握讀為屋、其說近乎駭學者、查謹擇焉、厥常喜新、其不為妄茲者、幾希、凌儀王應麟識、

雅雨堂元序

鄭氏之學。立於學官。自漢魏六朝數百年來。無異議者。唐貞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易用王輔嗣。賈用孔安國。而二經之鄭義遂亡。今傳者惟三禮毛詩而已。然北宋時。鄭易猶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載於崇文總目。故宋漢上震。龜山說之。俱引其說。至南宋而四篇亦佚。於是凌儀王厚齋。應麟始哀羣籍。爲鄭氏易一卷。前明胡孝廉震亨刊其書。附李氏易傳之後。往余讀五經正義。所采鄭易。閒及爻辰。初未知爻辰爲何物。及攷鄭注周禮太師。與章宏嗣昭注周語。乃律家合辰樂家合聲之法。蓋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錯。乾擊度所云。閒時而治六辰。故謂之爻辰也。漢儒說易。並有家法。其不苟作如此。第厚齋所集。尙有遺漏。吾友元和惠子定宇。世通古義。重加增輯。并益以漢上。嵩山之說。釐爲三卷。今依孝賴之例。仍附於李傳之後。用廣其傳於世。余學易有年。每講求漢儒遺書。以求印正。雖斷簡殘編。未敢有所忽略。此書之傳。雖不及三禮毛詩之完具。然漢學易義無多存之。以備一家。好古之士。或有攷於斯。德州庶見曾撰。

鄭氏易贊

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緼邪。又曰。易之門戶邪。又曰。夫乾確然示人簡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卑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從順。一作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茲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堂案鄭氏易贊。見世說新語文。學門劉峻注。又見正義序。

萬物資始，乃統天。

資，取也。統，本也。

大人造也。

造，反也。為也。

文言傳附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體，生也。

不成名。

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無所成名也。

確乎其不可拔。

確，堅高之貌。拔，移也。

罔邪以存其誠。

君子進德脩業及時，故无咎。

聖人作。

作，起也。

亢龍有悔，窮志災也。

利貞者，情性也。

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

履霜，堅冰至。

履，謂為禮。

馴致其道。

馴，從也。

六二，直方。

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龍戰于野。

聖人喻龍，君子喻蛇。

必有餘殃。

殃，禍惡也。

鄭氏周易注卷上

上經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于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故稱田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于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于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

上九，亢龍有悔。

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六爻皆體乾，羣龍之象也。舜既受道，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干朝。

祥、善也。釋文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

康，尊也。廣也。蕃，反。庶，反。謂蕃遮禽也。釋文

盡日三接。

接，音捷。勝也。合。晉康侯在成王十二年。宋萬其君捷。公羊。發捷捷音作捷。是接與捷古通。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集解

初六：晉如，摧如。

摧，讀如南山崔嵬之推。釋文。案：案集韻。推，讀如南山崔嵬之推。引云：推、退也。

六二：晉如，愁如。受輿，其車逐。

愁，變色貌。釋文

九四：晉如，碩鼠。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謂大鼠也。正義。案：案元本釋文及注。碩鼠，皆作應鼠。駁文。應，五伎鼠也。詩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脚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窟中。亦有五伎。或謂之亦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北縣。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應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應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據此知鄭且易正義引此文。亦作碩鼠。故破之。

六五：矢得勿恤。

明夷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無幹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无也字。案：案集解補。

以蒙大難。

蒙猶遭也。釋文

文王似之。釋文

箕子似之。釋文

六二：明夷，歸于左股。

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西在是。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歸于左股。內則正義。案：案釋。

用拯馬。

拯，承也。釋文

鄭氏周易注 卷中

二九

鄭氏周易注 卷中

二九

家人

閑有家。

閑，習也。釋文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

二爲陰爻得正于內，五陽爻也。得正于外，猶婦人自脩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无攸遂，言婦人无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六下，水在上，征之象也。饋，酒食也。故云在中饋也。王符傳注。

家人嬌嬌，苦熱之意。釋文

婦子嘻嘻。

嘻嘻，驕佚喜笑之意。釋文

王假有廟。

假，登也。釋文

睽，小事吉。

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志異也。故謂之睽。二五相應，君陰臣陽，君而應臣，故小事吉。集解

六三：其牛掣。

牛角皆痛曰掣。一掣，皆痛。案：案此釋本爾雅。爾雅云：角一痛，後說之。掣，釋文。

往得中也。

中和也。釋文

初六：宜待時也。

六四：往蹇來連。

連，如字。遲久之意。釋文

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

木實曰果。解，讀如人倦之解。解，讀坵。坵，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文選蜀郡

損

艮爲山，兌爲澤，互體坤。坤爲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損山之高也。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于天子，故謂之損矣。集解

鄭氏周易注 卷中

三一

鄭氏周易注 卷中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注乾鑿度云。朱亦謂同。而有深注之義。與此句義同。

九五。劓刑。

劓刑當爲悅仇。釋文

井

坎水也。巽木。枯槁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瓶也。兌爲暗澤。泉口也。言枯槁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君子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井法也。

汜至亦未繙井。繙。繙也。釋文

瓶其瓶。

瓶。讀曰蕪。釋文

九二。井谷射鮒。無魚。

九二。坎爻也。坎爲水上。直巽。九三。艮爻也。艮爲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鮒。停水器也。

井渫不食。

謂已浚滌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

革

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謂之革。

鼎

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體乾兌。乾爲金。兌爲澤。澤鍾金而含水。器以木火。鼎亨孰物之象。鼎亨孰以養人。猶聖君與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

君子以正位凝命。凝。成也。釋文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顛。踏也。趾。足也。無事曰趾。陳說曰。足。爻體巽爲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否正水。乾爲君。以險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踏其爲足之道。情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于天子。雖失禮。三。道廢遠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遠之子。廢坤爲順。又爲子母。生今在后。妃之旁。側妾之例也。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以爲世子。又何咎也。

我仇有疾。怨。相曰仇。釋文

雉不食。

雉。食之美者。釋文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劓。官風。

樽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餗。美饌。是一作。八珍之食。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官。明也。氏。邦君。屋。注云。屋。禮如其刑劓之。與釋文同。

六五。金鉉。

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震

震亨。

震爲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國中之人也。故謂之震。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矣。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驚之言警戒也。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能警戒其國疆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鬯也。人君於祭之禮。尚七。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其餘不。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條鬯。因名焉。

震來虩虩。

恐懼貌。釋文

笑言啞啞。

樂也。釋文

億喪貝。

十萬曰億。於方反。釋文

六三。震蘇蘇。

蘇蘇。不安也。釋文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

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矍矍。目不正也。

艮其背。

艮爲山。山立峙各於其所。无相順之時。猶君在上。臣在下。思敬不相與通。故謂之艮也。

也。釋文

九三其限列其旅。釋文。案案貞貞。限。限也。夾齊也。與齊同。

漸

初六鴻漸于干。

干謂大水之旁。故停水處者。詩代價正義。斯干。夫征不復。婦孕不育。

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大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為坎。坎為丈夫。坎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頓覆。故孕而不育。鄭特注。孕猶娠也。

歸妹

六三歸妹以須。

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詩桑扈正義。案案此條亦見周禮家室疏。首句無有字。末句孔所見本不同也。須字古與齊通。故詩箋。周禮注。香字下頁。孔二疏並引易注須字為證。女須字古亦作須。漢高后紀。呂嬃通其須。顏師古注云。須。呂后妹。詩正義引作屈原之妹。義與須同。然案疏文。實作中。楚人謂姊為須。王逸注。亦云女須屈原姊。又水經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雲山松曰。屈原有妻姊。屈原放逐。亦來歸。案自注。全鄉人驚其見後。因名曰稀歸。應劭引云。姊與稀音同。是實疏作姊字。更有據。見女承匡無實。今據疏改。

宗廟之禮。主婦奉匡米。特牲饋食禮疏。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詩舊疏。

豐

豐之言。豐。充滿意也。釋文。案案讀字。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今據疏改。

言皆有休已。無常盛也。疏。公羊。

初九遇其妃主。

釋文。案案此釋本左氏相二年傳。彼釋文云。妃。芳聲反。與說文同。玉篇又音配。古配字多作妃。嘉耦曰妃。詩風傳。彼其妃耦。妃耦為配。大雅皇矣篇。正義引某氏曰。天立厥妃。毛本妃作配。左氏文十四年傳。子叔姬配齊昭公。彼釋文云。妃本亦作配。又昭九年傳。妃以五成。妃亦音配。

離句无咎。

初修禮上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四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詩有者。

六二豐其蔀。

釋文。案案元本作豐其蔀。下注云。蔀。祭之蔽。蔀。釋文。案案蔀。說文作市。云。蔀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音分勿切。又云。藪藪文市。百赤市。毛傳云。市。釋也。小雅采芣篇。赤市在股。箋云。市。大古蔽膝之象也。並與此同。

善小席。

九三豐其蔀。

釋文。案案元本作豐其蔀。下注云。蔀。祭之蔽。蔀。釋文。案案蔀。說文作市。云。蔀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音分勿切。又云。藪藪文市。百赤市。毛傳云。市。釋也。小雅采芣篇。赤市在股。箋云。市。大古蔽膝之象也。並與此同。

蔀。祭之蔽。蔀。釋文。案案蔀。說文作市。云。蔀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音分勿切。又云。藪藪文市。百赤市。毛傳云。市。釋也。小雅采芣篇。赤市在股。箋云。市。大古蔽膝之象也。並與此同。

蔀。祭之蔽。蔀。釋文。案案蔀。說文作市。云。蔀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音分勿切。又云。藪藪文市。百赤市。毛傳云。市。釋也。小雅采芣篇。赤市在股。箋云。市。大古蔽膝之象也。並與此同。

蔀。祭之蔽。蔀。釋文。案案蔀。說文作市。云。蔀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音分勿切。又云。藪藪文市。百赤市。毛傳云。市。釋也。小雅采芣篇。赤市在股。箋云。市。大古蔽膝之象也。並與此同。

蔀。祭之蔽。蔀。釋文。案案蔀。說文作市。云。蔀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音分勿切。又云。藪藪文市。百赤市。毛傳云。市。釋也。小雅采芣篇。赤市在股。箋云。市。大古蔽膝之象也。並與此同。

蔀。祭之蔽。蔀。釋文。案案蔀。說文作市。云。蔀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音分勿切。又云。藪藪文市。百赤市。毛傳云。市。釋也。小雅采芣篇。赤市在股。箋云。市。大古蔽膝之象也。並與此同。

蔀。祭之蔽。蔀。釋文。案案蔀。說文作市。云。蔀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音分勿切。又云。藪藪文市。百赤市。毛傳云。市。釋也。小雅采芣篇。赤市在股。箋云。市。大古蔽膝之象也。並與此同。

日中見昧。釋文。

折其右肱。

三。艮爻。艮為手。互體為巽。巽又為進退。手而便于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之。故无咎。釋文。

闕其无人。釋文。

闕。无人也。釋文。

天際祥也。釋文。

際。當為瘵。瘵。病也。釋文。

自戕也。釋文。

戕。傷也。釋文。

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瑣。小也。爻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為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為之。而用小

人瑣瑣然。客主人為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釋文。

兌

離。兌。

離。猶併也。釋文。

九四。商兌。

商。隱度也。釋文。

澆汗其大號。

號。令也。釋文。

節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奢泰之所致。釋文。

中孚

中孚。豚魚吉。

三辰在亥。亥為家。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龍。龍。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互體三。兌。兌為澤。四上植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二澤澤則豚利。五亦以水漬

從大名言魚耳。互體三。兌。兌為澤。四上植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二澤澤則豚利。五亦以水漬

從大名言魚耳。互體三。兌。兌為澤。四上植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二澤澤則豚利。五亦以水漬

從大名言魚耳。互體三。兌。兌為澤。四上植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二澤澤則豚利。五亦以水漬

從大名言魚耳。互體三。兌。兌為澤。四上植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二澤澤則豚利。五亦以水漬

蒙、幼小之貌。齊人謂前為蒙也。蒙解

物穉不可不養也。

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蒙解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恆多爭也。蒙解

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其氏

有大而不可以盈。其氏

言國既大而有謙德則於政事恬豫。雷出地奮。豫。豫行出而喜樂之意。蒙解

豫必有隨。

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正義

可觀而後有所合。

易乾鑿度曰。陽起于子。陰起于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蒙解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亨。許剛反。蒙解

有無妄物然後可畜。項安世周易玩辭

故受之以大過。

以養賢者宜過于厚。正義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

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成。恆也。蒙解

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故受之以遯。其氏

主器者莫若長子。

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燕濯鼎俎。是也。曲禮正義

雜卦傳。

屯見而不失其居。見如字。釋文。

損益。衰盛之始也。釋文。引見合遺

兌說而巽伏也。見氏

巽則飾也。釋文。蒙案。飾字本作飾。漢書。呂氏春秋黃公精曰。飾而飾。高誘注云。飾。讀曰飾。又先已

大過顛也。

自此以下。卦音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其氏

小人道消也。其氏

鄭氏周易注補遺

上經

乾

初九。

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稱九稱六。易論引見王應麟蒙注。正義云。鄭康成注易。

乾道變化。

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无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禮記月令正義。蒙案

此條及上九注。說卦長為句注。兩條。周禮。禮記正義引。俱不首鄭注。王應麟蒙注本附于卷末。以為觀本康成。今仍補入。

坤

黃裳元吉。

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禮記李燾

師

大君有命。

命所受天命也。文選注二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坤不言方者。所言地之養物。不專一也。正義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漢上易傳曰。鄭本此。京在乾為馬之前。

艮為狗。

艮卦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兌。兌為言故也。周禮。伏官正義。

為均。

均。今亦或作旬也。禮記內則注。周禮均人注。

為羊。

羊。女使。項氏玩辭。堂案此與朱氏。吳氏所引陽字不同。疑誤。

序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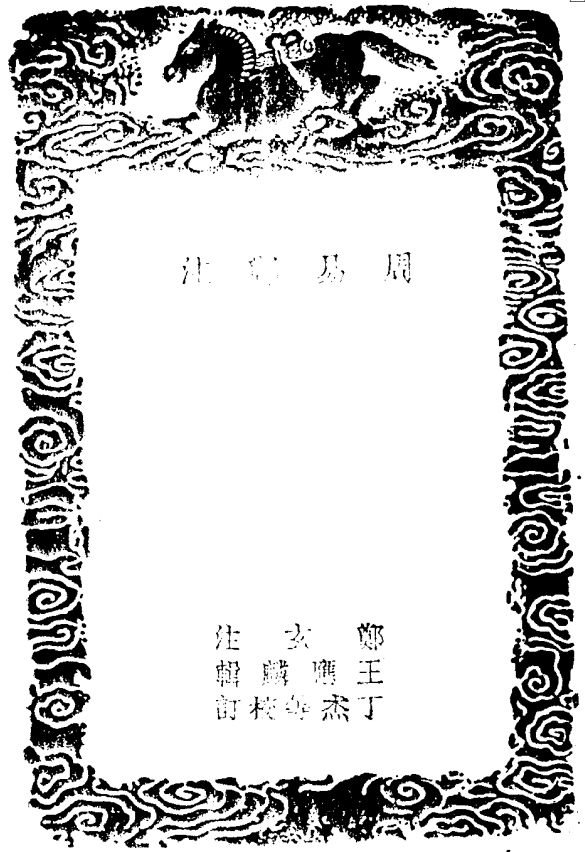
雜卦

易費易論附。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

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正義。神農重卦。漢上易傳。山陰步前集一。續伏義作十言之教。以厚

君民之別。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无文字謂之易。左傳定四年正義。漢上易傳。路史禪通記注。堂案已上三條。王應麟元本附錄卷末。今據補。



周易鄭注序

鄭康成注周易九卷，唐書藝文志作十卷，至宋崇文總目，則僅有一卷而已。晉、陳、兩家，皆不著錄。南宋說易家所引用，已非全文。至於末年，四明王厚齋，適復爲之真精，以成此書。明胡孝賴，附梓於李氏集解之後，故凡已見集解者，不錄。姚叔祥更增補二十五則，皇朝東吳惠定宇，復加審正，蒐其闕遺，理其次第，益加詳焉。蓋說經之道，貴於擇善而從，不可以專家自囿。況易含萬象，隨所取資，莫不具足。鄭易多論互體，繫辭傳曰：雜物算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此即互體之說所自出。王弼學孤行，遂置不講。而此書亦遂失傳。王氏蒐羣籍而緝綜之功，蓋不細。其不能無誤，則以創始者難爲功也。近者歸安丁小正孝廉，復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考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屬人者，爲棄去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即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輿說，輻當作輿，夫之壯於頄，當作頄，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顛錯，胡氏、惠氏雖迭加更定，而仍有未盡。今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摭補其未備者若干則，扶微振墜，使北海之學大顯於世。此厚齋諸君子

序

周易鄭注

之所重有望於後賢者，而丁實克繼之，非相遠也。而相成也。豈與夫矜所獨得，以訾前人之所短者之可比哉。余於厚齋所輯，若詩考，若鄭注古文尚書及論語，若左氏賈服等義，皆嘗訂正。惟詩考稍加詳，此書雖亦涉，然精力不及丁君遠甚。今觀此本，老眼爲之豁然增明。歸時猶以諗吾黨之有力者，合梓之爲王氏經學五書，知必有應者乎。至於字音，鄭氏時未有反語及直音某字爲某者，後人因其善而加其說，或去其比況之難曉者，而易以親切之法，以便學者，雖非元文，要爲根本於鄭，不可廢也。夫此書收檢於亡佚之餘，復經二三君子之博精精覈，而得以完然無憾，百世下讀是書者，其寶之哉。乾隆四十有五年陽月杭東里人盧文弨序

周易鄭注

上經乾傳第一

一 乾在東次，九卷，分道如此。案隋書唐書，鄭注周易九卷，傳文序錄云十卷者，錄一卷也。夫子發漢上說云：鄭王本於費氏，康伯八卷，輔嗣則費氏之後，易經上下篇爲六卷，繫辭而下，合爲三卷矣。或依王弼九卷之次，是也。又漢文引七錄，云十二卷，十二卷之次，正義云：先儒以象象附上下經，爲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官第九，說卦第十，繫辭第十一，雜卦第十二也。鄭原本蓋如此。以下各卷題並同。鄭注周易次名在下。

漢鄭氏注 宋王應麟撰集

歸安丁 杰後定 武進張惠言訂正

三三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初九 周易以變者爲占 故稱九 稱六 正義 仰宗元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 九六也 此據王附 乃論非丁小正正之 潛龍勿用 九二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注 二于三才爲地道 地上即田 故 稱田也 集 九三 君子終日乾 乾 夕惕若厲 无咎 注 三于三才爲人道 有乾德而在人道 君子之象 惕懼也 九四 或躍

周易鄭注 卷一

一

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注〕五子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

之象也王無也字上九亢龍有悔

〔注〕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正用九見羣

龍无首吉

〔注〕交班傳注皆體乾班傳注羣龍之班傳注無之字象有也字象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乃統天

〔注〕資取也統本也釋文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

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

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道祖序反〔注〕造為也釋文亢龍有悔

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安貞吉初六履霜堅冰至

〔注〕讀履王作爲禮履釋文在東云鄭本經文當作禮鄭注之六二直

方

〔注〕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禮記深衣正義大

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

裳元吉

〔注〕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禮記深衣正義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注〕聖人喻龍君子

喻蛇儀禮鄉射禮疏象曰吳氏古易序曰坤成學費氏初變古制猶

徐音訓此依鄭義

此依鄭義謂徐仙民音訓為訓是後鄭義是也五帝本紀能明開德徐廣曰訓古訓字又五帝本紀百姓不親互品不親周禮地官司

徒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

品此鄭以訓為訓之驗

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

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

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

如遷如乘馬般如

〔注〕馬牝牡曰乘同上匪寇婚媾同上善同上猶會同上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人於林中君子機

〔注〕機弩牙也同上不如舍往吝六

四乘馬般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般如

泣血漣如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

味宜建侯而不寧

〔注〕造成也草草創味封候表注創下有味爽也交選歷升天監三年雋秀才文注讀

而日能惠作能能安也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注〕謂論撰禮樂

施政事釋文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

常也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注〕從子用反釋文子舊作于案古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

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宋本玉海於作

地通之上萬物應之而萌非生教授之師取象焉修道義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

應初本亦同

非已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益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童蒙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

也。潰策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公羊傳定十五年。王。董。未冠之稱。策問潰策也。謂多是也。二字重有也字。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注。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周禮大司寇疏。以桎梏。以往吝。九二。苞蒙。

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注。苞。當作彪。彪。文也。同。上。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

險而止。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

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

育德。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

遠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注。巽。當作遜。釋文。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三三。需。注。需。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釋文。有孚光亨貞吉。釋文。三。鄭

大川。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九二。需于沚。注。釋文。需。改作需。九。鄭。古。需。云。注。需。爲。沚。與。沙。同。案。需

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彖曰。需。須也。險

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注。上。位。音。位。釋文。

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注。宴。享。宴。也。釋文。

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沚。衍在中也。雖小有言。

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戎。敬慎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

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三三。訟。注。辯。財曰訟。釋文。有孚。咥。咥。覺。悔。貌。前。上。案。釋文。唯。云。惕。中。吉。終。凶。利。見。大

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

戶。无眚。注。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釋文。下正義。又見。不易之田。歲

種之一易之田。休一歲乃種。再易之田。注。休。二歲乃種。言至薄也。苟自贖隱。不敢與五相敵。則無告

安貞吉。注。訟。然也。釋文。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注。鞶。帶。佩。鞶。之。帶。釋文。不。云。鄭。注。

終朝三褫之。注。褫。徒。可。反。釋文。可。今。本。釋。文。或。作。何。項。安。世。周。易。玩。辭。引。鄭。云。三。褫。三。加。之。也。似。亦。非。鄭。原。文。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

孚。咥。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

川。入。于。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

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注。掇。憂。也。同。食

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

也。

三三。訟。師。貞。丈人吉。无咎。注。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周禮夏官序疏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

師者。衆中之言。注。師。師。也。釋文。丈。之。言。長。能。御。衆。衆。皆。字。王。有。朝。當。作。朝。無。此。字。王。無。此。字。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此。句。見。釋

法。度。長。於。人。又。詩。田。正。義。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皆。官。天。人。吉。无。咎。言。以。禮。法。長。於。人。可。俟。伏。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

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

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注）寵，光耀也。王三賜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注）爻辰在未，上值東井，非之水人所汲，用缶汲器。時宛邱正義。釋文有末句云汲器也。終來有它吉。六二，

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顯比，王用三豎，失前禽。（注）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左傳正義。作王者謂長子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發軍禮。左傳疏。有也字。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左傳疏。有之字。傍去又不射，唯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左傳疏所失。左傳疏作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殺。左傳疏。背敵不殺。蓋本敵者不殺。左傳疏。以仁恩從威之道。左傳疏。以上有加字。秋官。主師疏。左傳祖四年正義。邑人不誠，吉。上六，比之无首，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

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地中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輹。（注）輹，伏覓。輿，輿下縛木，與輿相連，鈎心之木是也。上九象。夫

妻反目。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處，尚

所疑也。

兌下 履。虎尾，不噬人，亨。（注）噬，齧也。同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考詳，其旋元吉。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大有慶也。

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貞凶。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兌下 履。虎尾，不噬人，亨。（注）噬，齧也。同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考詳，其旋元吉。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大有慶也。

大有慶也。

大有慶也。

大有慶也。

大有慶也。

大有慶也。

大有慶也。

同者君之所為也。故謂之同人。風行无所不徧。徧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注）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禮。祫

與。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

于郊。无悔。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

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

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

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

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三三 乾下 大有。元亨。（注）六五體高。處乾之上。猶大臣有聖明之德。代君為政。處其位。義。澤。澤。有

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義。澤。澤。要。能長羣臣以善。使嘉會禮通。若周公攝政。朝諸侯于明堂。是也。解。集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

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初九。无交

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辯避也。

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辯避也。

吉。自天祐也。（注）遵。讀如明星。暫。暫。上。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

三三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注）艮為山。坤為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

下。謙之象。亨者。嘉會之禮。以謙而王。本。無。為主。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

故君子之人有終也。集。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

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注）撝。為。宜。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注）揆。取也。稱

物平施。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注）牧。養也。文。還。潘。安。仁。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

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

行師。征邑國也。

三三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注）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所。故謂之豫。義。澤。澤。無。豫。

喜逸。凡逸字。惠。惠。改。說。樂。之。貌。也。義。澤。澤。要。無。此。為。今。集。解。本。雷。諸。侯。之。象。坤。又。為。衆。師。役。之。象。

故利建侯行師矣。王。無。妄。字。初六。鳴豫。凶。六二。劓于石。釋。文。云。古文作。上。不。終

日。貞吉。六二。盱豫。（注）盱。誇也。悔。避。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注。由

用也。釋。速也。六五。貞疾。恆不死。上六。冥豫。（注）冥。讀。為。鳴。同。成。有。渝。无。咎。彖。曰。豫。剛

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注）忒。差也。上。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

雷動於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上又見詩於其以者取其喜逸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

之也。崇无也。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也。自以者至此亦見文苑英華七百六十二天也。作天帝也。舊唐書禮儀志亦有上帝天帝也。句是無解脫帝字。王伯厚書謂此一節三十五字非矣。其後第解補。

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義海樞要各充其德而為制祀天地。義海樞要地作帝是無二者字。

以配祖考者使義海樞要無與天同樂其功也。故孝經云義海樞要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義海樞要

無於明以配上帝是也。義海樞要無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三三震下隨元亨利貞无咎。(注)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左傳正。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

成左傳正義慕其行而隨從之。義海樞要無故謂之隨也。以上又見左傳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

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義海樞要無有凶咎焉。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

微也。焦贛以下王則惠補義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注)震為大塗又為日門當者分陰

陽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今集解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今集解于

百揆百揆時序實于四門四門程程是其義也。集解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

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

九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

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注)

晦冥今集解七經孟子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于宴寢而止息。正義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

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

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

三三震下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注)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

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正義云鄭義又正義序云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寅令之日先

丁寧之義皆約義言之。非正注文是以互異。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

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

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注)上九良爻良為山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

王侯是不事王侯君猶高尙其所為之事。表正正義此條雖正義不實注文其為鄭注無疑王陽

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

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

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

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三三兌下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注)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陽浸長矣。而有四

德齊功于乾盛之極也。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王無將亡。故戒以凶。王有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

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為无道。故于是卦為殷家著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

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遷。凡遷字。單惟改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集解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

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

宜吉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

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三三震下隨元亨利貞无咎。(注)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左傳正。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

成左傳正義慕其行而隨從之。義海樞要無故謂之隨也。以上又見左傳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

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義海樞要無有凶咎焉。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

微也。焦贛以下王則惠補義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注)震為大塗又為日門當者分陰

陽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今集解交有成功之象也。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今集解于

百揆百揆時序實于四門四門程程是其義也。集解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

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

九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

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注)

晦冥今集解七經孟子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于宴寢而止息。正義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教臨之吉。志在內也。

三三三 坤下觀。盥而不薦。注坤為地。為衆。巽為木。為風。九五。天子之交。互凡五字。巽並改。體有良。良作。後不注。

為鬼門。又為宮。注闕。地上有木。而為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集諸侯貢士於天子。鄉集作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儀禮飲。有孚顒若。

初六。童觀。注童稚也。釋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闕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

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

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

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闕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

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經噬嗑傳第三

三三三 震下噬嗑。亨。利用獄。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臍

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肺。注肺。寶也。惠無也字。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

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注凶為槁木。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

也。集臣從君坐之刑。香麻諸。正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

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注勅。猶理也。釋文下有一云。擊也。四字。按。履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

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聽不明也。注目不明。耳不

聽。釋

三三 賁亨，小利有攸往。〔注〕賁，變也。文飾之貌。賁，文飾也。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

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無也字，石下重石字，天地以下，作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也。

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止于上，坎險，多一，下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

初九，賁其趾，舍輿而徒。〔注〕賁，足也。止字，說。初九，賁其趾，舍輿而徒。〔注〕賁，足也。止字，說。

六二，賁其須。六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注〕六四，巽爻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為白馬。

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禮記檀弓正義：雅爾堂本釋文有翰，鄭云幹也。他本皆作白也。王本見玉海釋文，當亦。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注〕折，斷也。又云：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與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三三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注〕蔑，輕慢。六二，剝牀以辨。三三 剝，不利有攸往。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注〕蔑，輕慢。六二，剝牀以辨。

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注〕小人傲很，當剝微廬舍而去。周禮地官：象曰：剝，剝也。柔變

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注〕陰氣侵陽，上至于五，萬物震落，故謂之剝也。漢上占引：萬物震落，謂之剝也。

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解：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注〕切，急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三三 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與也。左傳：二十八年正月，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注〕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正義：云：剝，利有攸往。初九，不遠復，无祇悔。〔注〕祇，病也。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環復。上六，迷復凶，有裁。〔注〕吳氏易云：環，鄭作卑。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注〕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四獨應初。漢上：無王本作卑。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注〕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曰災。〔注〕災，當作裁。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注〕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后不省方，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繫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注〕考，成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三三 乾下 无妄，无妄。〔注〕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初

九，潛龍勿用。九二，惕，无咎。九三，吝。九四，突如其來，無咎。九五，知得，有言，不辱。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九二，惕，无咎。九三，吝。九四，突如其來，無咎。九五，知得，有言，不辱。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九三，吝。九四，突如其來，無咎。九五，知得，有言，不辱。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九五，知得，有言，不辱。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注〕陰氣侵陽，上至于五，萬物震落，故謂之剝也。漢上占引：萬物震落，謂之剝也。

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解：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注〕切，急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三三 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與也。左傳：二十八年正月，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注〕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正義：云：剝，利有攸往。初九，不遠復，无祇悔。〔注〕祇，病也。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環復。上六，迷復凶，有裁。〔注〕吳氏易云：環，鄭作卑。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注〕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四獨應初。漢上：無王本作卑。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注〕爻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曰災。〔注〕災，當作裁。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注〕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后不省方，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繫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注〕考，成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三三 乾下 无妄，无妄。〔注〕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初九，潛龍勿用。九二，惕，无咎。九三，吝。九四，突如其來，無咎。九五，知得，有言，不辱。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九二，惕，无咎。九三，吝。九四，突如其來，無咎。九五，知得，有言，不辱。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九五，知得，有言，不辱。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上九，無妄，有疾，勿言，有言，不辱。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象曰：无妄，剛不在上，而柔在下，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有言，不辱。有言，不辱。有言，不辱。

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桷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桷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三三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檢且枕。（注）木在手曰檢。木 入於坎窞，勿用。六

四 尊酒簋，貳用缶。內約自牖，終无咎。（注）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禮記禮 丑上儷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

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于簋，副設玄酒以缶。詩冠邱正義 自天子至末，又見禮記禮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注）祗，當為坻。小丘也。無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繫，拘

也。爻辰在巳，巳為蛇，蛇之蟠屈似微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為門闕，于木為多節，震之所為，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

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微纆，置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自五六乘陽至此，又見詩正月正 其害人者，當之閔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

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胡惠本 閔土者， 殺故。胡惠本 凶，公羊傳宜 多日字。元年疏。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

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習坎入坎，失

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尊酒簋貳，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三三 離下 利貞，亨。畜牝牛，吉。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注）離，離字皆當作黃，離 離亦音七。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注）離，離字皆當作黃，離

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德，子發且，御覽無是也。文選注此。慎成其業，故吉矣。（注）御覽一百四十六。初學記皇太子部。九三，日昃之離，不擊缶而歌。九三，日昃之離，不擊缶而歌。

也。位近初，本丑，丑上值弁星，弁星，御覽無是也。文選注此。慎成其業，故吉矣。（注）御覽一百四十六。初學記皇太子部。九三，日昃之離，不擊缶而歌。

嗟，如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嗟，如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也。突，突為如。如，如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為罪，罪為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

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周禮秋官 六五，出涕

曰，離，離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注）作，起也。

象，變離為文武之盛也。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

可久也。恣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麗王公也。釋文：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正義：釋文云：滕，送也。成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

三三 震下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注：恆，久也。巽為風，震為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其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初

六 潛恆，貞凶，無攸利。九二 悔亡。九三 不恆其德，咸承之羞。注：得正，得正上，孔疏加及，辭二字，王連引，蓋刪辭字，存互體為乾，乾有剛健之德，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恆其德也。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禮記緇衣正義：自巽為進退以下，又見後漢書馬援傳注，是不恆其德之象，為兌。無為字是將作後或，緇衣正義不言此為注文，證之後漢書注則為注無疑正義或脫注云耳。貞吝。九四，

田无禽。六五 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注：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為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說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為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為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上六 振恆，凶。注：振，搖落也。此釋亦不言注文。

下經咸傳第四

三三 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注：咸，感也。艮為山，兌為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取王，王，則吉也。集解：初六，咸其拇，注：拇，足大指也。釋文：六二，咸其腓，注：腓，臍腸也。同上。晉市，反。

初六 咸其拇。注：拇，足大指也。釋文：六二，咸其腓，注：腓，臍腸也。同上。晉市，反。九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 咸其脢。注：脢，背脊肉也。同上。正義無背字，疑其易作夾脊肉。上六 咸其輔頰舌，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注：與，猶親也。上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

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

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

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

三三 艮下 遯，亨，小利貞。注：遯，逃去之名也。此句又見釋文無也字。良為門闕，乾有健德，互體有巽，巽為進退。

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

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

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三三 家人，利女貞。初九，閑有家。[注]閑，習也。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注]二為陰爻，得正于內。五陽爻也，得正于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无攸遂，言婦人无敢自遂也。爻體尚，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任之象也。饋，食也。此句又見後漢書王符傳注，作中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後漢書楊

貞吉，九三，家人嗃嗃。[注]某氏易云：嗃，嗃，作嗃，案釋文：作嗃，在鄭荀之後，以苦熱之意言之。嗃，嗃，為合熱，是以劉向為鄭本，可謂釋文誤也。[注]嗃，嗃，苦熱之意。[注]悔厲吉，婦子嘻嘻。[注]嘻嘻，驕佚。胡作喜笑之意。同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

平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三三 見下，睽，音圭。小事吉。[注]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異志也。義海撮要引，無也字及下二句，故謂之睽。二五相應，君陰臣陽，君而應臣，故小事吉。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注]牛角皆隨曰掣。漢上易傳云：掣，鄭康成作掣，牛角

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壺。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彖曰：睽，火動

而上升，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

悲，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三三 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注]連，如字。[注]連，連久之意。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注]中和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

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往蹇來譽，宜待時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三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注]木實曰果，皆，鄭改作讀如人倦之解。謂拆，今文讀，亦無誤。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文選左太冲蜀都賦：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

而上升，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

悲，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三三 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注]連，如字。[注]連，連久之意。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注]中和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

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往蹇來譽，宜待時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三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注]木實曰果，皆，鄭改作讀如人倦之解。謂拆，今文讀，亦無誤。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文選左太冲蜀都賦：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

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注]木實曰果，皆，鄭改作讀如人倦之解。謂拆，今文讀，亦無誤。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文選左太冲蜀都賦：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

三三鼎。注：鼎象也。卦有水。字說：王。火之用，互體乾，兌為金，兌為澤，澤鍾金而含。水養以

木火鼎亨孰物之象。鼎亨孰以養人，猶聖君與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元吉亨，初

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注：顛，趾也。趾，足也。無事曰趾。陳設曰足。二句又見詩。交

體巽，胡說。為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否正承。初乾

乾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踏為其足之道，情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於天子，雖

失禮，无出道，廢遠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自嫁於天子至此，又見禮記內則

故字，又見禮記士昏禮疏，不言注文。又詩河廣正義，有遠之，子廢，坤為順，又為子母牛。惠增：在后妃之旁側，妾之列

王作：也有順德，子必賢，賢而立以為世子，又何咎也。御覽一百九十二，鼎有實，我仇有疾。注：怨，謂

口仇。釋文：漢上易漢說云：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注：雉，食之美者。

今本者或作也。釋文：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劓。注：王作：履分注云：釋文：劓，謂

劓，謂定字九，釋文：注：穆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也。此句見釋文。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

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天官論人疏：又於官司刑，疏引鄭義，以為餗，餗，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

鼎黃耳，金鉉。注：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文選潘安仁四征賦注：潘正叔謂河陽詩注：王元長三月

一疏：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

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

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注：凝，成也。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

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

何也。鼎黃耳，中以為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三三震亨。注：震為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中國之人也。故謂之震。

以上亦見詩。震，亨。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矣。震來虩虩。注：虩虩，恐懼貌。文。笑言

啞啞。注：啞啞，樂也。同。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驚之言，驚。驚，驚也。此句見詩。雷發聲，聞於

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其國內。以上又見詩。震其雷，聞於百里，無聞於字，諸侯出

宗廟社稷，為之祭主，不亡匕與鬯也。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也。自出警聲至此，又見

鬯字之象，無之字，或無其字，不亡下有其字也。升牢於俎，君七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脩。注：鬯，因名焉。正義引

也。無也字於祭之禮，無之禮二字，不親下有為字。鄭元云：人君於祭之禮，尚牲鬯而已，其餘不足觀也。又云：鄭元之義，相鬯之酒，其氣味暢，故謂

之也。又周禮：鬯，官太僕，辨引鬯，鬯，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鬯而已，其餘不親。初九，震來虩虩，後

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注：於力反。注：十萬曰億。上。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蘇蘇。注：蘇蘇，不安也。同。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

事。上六，震索索，視矍矍。注：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矍矍，目不正。同。征凶，震不于其躬，于

其鄰，无咎。婚媾有言。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

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

懼脩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

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三三艮其背。注：艮為山，山立時各於其所，无相順之時，猶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與通。

故謂之艮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初六，艮其

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

〔注〕限，要也。釋文：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三三 三 艮下 漸 女歸吉，利貞。初六，鴻漸于干。〔注〕干，謂大水之旁，故停水處。義多者字，誤以漸于正，義是句字為本文。詩

三三 三 艮上 漸 女歸吉，利貞。初六，鴻漸于干。〔注〕干，謂大水之旁，故停水處。義多者字，誤以漸于正，義是句字為本文。詩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注〕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火，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為坎，坎為

也。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陸，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

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

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象曰：山上有

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

離羣醜也。〔注〕離，猶去也。釋文：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

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三三 三 艮上 歸妹 征凶，无攸利。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

之貞。六三，歸妹以須，〔注〕須有，周禮疏，才智之稱。句又見。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宋本詩疏作娣，今或誤

從俗本。名女須，詩桑扈正義。周禮疏，才智之稱。句又見。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宋本詩疏作娣，今或誤

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其

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匡，無實。釋文：禮，禮名。云云。宋本。〔注〕宗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

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

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

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

无實，承虛匡也。

下經豐傳第六

三三 三 豐下 豐 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初九，遇其妃主，

〔注〕嘉耦曰妃，同。雖旬无咎。〔注〕初脩禮上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

尚，六二，豐其蔀，〔注〕善，小席，同上。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蔀，

體為巽，巽又為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若能諫之，故无咎。釋文：九四，豐其

善，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

其无人。〔注〕闕，无人貌。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

其无人。〔注〕闕，无人貌。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

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注)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者奢泰之所致。後漢書王符傳注。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三三 中孚。豚魚吉。(注)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龍。龍。鱉。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惠。體兌。兌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意思所供養。故吉。詩無羊正。禮記。未備有一。與此同。蓋即易注也。附錄之云。信也。兩陰在內。亦以五中和之氣候。兩陰猶民。子君在上。臣在下。候行中正之道。政教信於民。故謂之中孚。兩陰者。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為小名言豚。四。辰在丑。丑為龍。龍。鱉。魚之微者。爻得正。以其大節。言魚。三。體兌。兌為澤。四。值天淵。二。五皆坎。坎為水。以水灌澤。澤所養。故吉。五。體是。豕。豕為木。二。爻。豕為風。木在水上。而風行之。濟。大川。象君能濟於難也。中多節。不可正。豕。

或罷。或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注)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事作自空木。為之。曰虛。詩。谷風。大未如何。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三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尙也。(注)尙。庶幾也。上。弗過過之。已。亢也。

三三 既濟。濟。既已也。蠱也。濟。度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如喪其茀。(注)那。車蔽也。上。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互體為坎也。王無也。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禴。肥。夏祭之名。詩。天保。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懲也。(注)懲。劣弱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三三次下未濟亨。小狐汔濟。注汔，幾也。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第七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禮記樂記正義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動靜。雷風也。禮記樂記正義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注類聚羣分。謂水火也。禮記樂記正義吉凶生矣。在天成象。注成象。日月星辰也。禮記樂記正義在地成形。注謂草木鳥獸也。禮記樂記正義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釋文云。蕩。柔同。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易音亦。注俊易。詩天作正義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注三極。三才也。釋文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翫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翫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翫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注震。懼也。釋文云。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注準。中也。準也。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注原始及終。上。同。故知死生之說。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注精氣。謂七八也。遊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也。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精氣謂之神。遊魂謂之鬼。木火生生物。金水終物。二物變化。其情與天地相似。故无所差違之也。釋文云。禮記樂記正義引之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生物。而金水之鬼終物。四也。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生物。秋冬終物。相似也。今正義引之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又中庸正義引之云。木火之神生生物。金水之鬼成物。皆約義言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注道。當作道。釋文云。故不過。勞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注範。法也。釋文云。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也姚作影矣注少也同

顯諸仁臧諸用注臧善也同上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

之謂大業注兼濟萬物故曰富有御覽四百七十一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

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大矣

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

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

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

至賾賾改而不可惡也惡為反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同言天下之

擬之而後言儀之而後動同擬議以成其變化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注樞戶樞也機牙也禮記正義作樞戶樞之發或明或闇發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

榮有辱禮記正義作以喻君子之官或榮或辱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禮記曲禮正義或在東云曲禮安定引易曰言

之主正義引鄭易注云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與此注所引經正合可知鄭本經文是言語今作言行為失其真杜注左傳時尚

作言語孔疏禮記時已作言行丁小正云抱朴子外篇疾惡正邪謂言語樞機也言語樞機亦云言

為主為榮辱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注蘭香草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

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慎時震反以往其无所失

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置注當為德禮文王本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名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

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竊不密

則害成注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慎乎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公羊傳文是以君子慎密而

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

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

誨盜野容誨淫注言妖野容儀教誨淫佚也王無下句惠補而謂惠謂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劉牧鈞隱引作以

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正義或在東云此即行演也禮文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

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或在東云周禮校人疏云陽無匹陰無耦洪範正義云陽無

匹陰無耦天七為地二耦是陰耦耦是也陰無匹二疏雖不稱鄭以此疏驗之蓋亦鄭易注陽曰匹

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

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蓋謂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

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月令正義。義海撮要引。作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用四十九。案鄭無象六畫之義。蓋分而為二。以象兩卦。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注。揲。收也。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

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

水。天數也。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無匹。陽無耦。故又

合之。地六為天一匹也。天七為地二耦也。地八為天三匹也。天九為地四耦也。地十為天五匹也。二五

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化行也。左傳。昭九年。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

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

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

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

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注。此者存於器象。可得而用。禮官大

孫頤谷云。此者當為此四者。皆脫也。據康前注云。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而用也。蓋頤用鄭語。引一切器器物及遺立皆。是則此者二字非也。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

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

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

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注。研。研。思慮析

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者。此之謂也。文。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注。著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

忠。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釋文云。齊。聚。皆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極。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文選。張茂先

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

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文

云。莫。本亦作莫。丁小庄云。公羊注引易文。作莫。徐彥疏云。今易本。皆作大。爲。數。即引。故注云。知。鄭。易。作。大。不。作。解。注。文。廣。大。無。不。包。正。諸。大。字。

定之旨其廣大無不包也。公羊傳定八年疏。不云鄭注。公羊傳皆用鄭義。此注是鄭可知。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

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注〕春秋緯云。河

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惠說。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第解正義。易有四

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有以尙賢

也。釋文。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

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

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下第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

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

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

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

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

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注〕持一不惑曰守。謂其守正義。不言何種丁次之。此案詳守正之義。次此是也。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注〕包。取也。鳥獸全具曰犧。釋文。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

作。〔注〕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改作。齊正義。孔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

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注〕金天。惠多。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惠則此句，齊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始去羽毛。公羊傳：桓四年

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託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

繡。詩七月正義。又禮記王制正義引注云：土託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為繡也。又周禮春官司服

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寇容，蓋取諸豫。〔注〕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

互體為艮，艮為門，震日所出，亦為門，重門象，艮又為手，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

以相敲，是為擊柝，擊柝為守備警。惠作。戒也。自手持至此，又見左傳哀七年。疏不擊柝字，又無下為字。四又互體為坎，坎為棧，五離爻為

甲冑，戈兵，盜謂字誤，惠改作。持戈兵，是暴當作賊。客也，又以其卦為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周禮天官

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注〕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為木，上六

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為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為二乾，乾為君，原有為字，宋父，二木夾君父，

是棺槨之象。〔注〕禮記正義。不言注文。上古結繩而治。〔注〕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正義。又

正義無二結字，前有為字，胡。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注〕書之以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

和考合。齊孔序正義。其孔序釋文引鄭云：以。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大。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注〕象，象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

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

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注〕一君二民，謂黃帝

堯舜，謂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

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

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禮記王

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

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

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

庸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

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
 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
 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
 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易曰。矜于石。不終日。貞吉。矜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
 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注）庶。幸也。幾。觀也。詩。庶幾。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
 親精。（注）親。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詩。東。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
 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戶耶。（注）咸。在東云。釋文。其易之門戶。本又作門戶。郭。案。鄭。易。贊。引。作。門。戶。郭。是。鄭。本。有。月。字。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
 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

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
 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武
 以濟民行。（注）武。當為式。王。說。作。式。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注）周。禮。考。工。記。曰。中。其。蓋。殷。其。後。周。禮。以下。王。制。八。論。是
 以。文。王。為。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注）文。王。因。而。演。易。是
 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注）脩。治也。
 文。釋。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注）困。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困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
 作。辨。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恆雜而不厭。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注）設。大也。周禮考工記曰。中其蓋。殷其後。周禮以下。王制。八。論。是
 疏。人。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
 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
 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
 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
 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
 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算
 德。（注）算。數也。同。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文。釋。居。音。居。辭。多。也。字。上。則。思。過。半。矣。知者觀其彖辭。（注）彖。辭。交。辭。也。同。則。思。過。半。矣。
 居。音。基。釋。文。音。居。辭。多。也。字。上。則。思。過。半。矣。則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
 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

剛勝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注。據此言以易是。是。則。文王所作。斷可知矣。左傳昭二年正義。又左傳序正義。約之云案。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注。亹亹。沒沒也。釋文。沒沒。沒沒。丁小正。云。鄭注前文。亹亹。云。沒沒。沒沒。已見公羊疏。知作沒沒者。誤。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注。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惠棟通引是也。二字。積禮士冠禮疏。百姓與能。八卦

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惡為洛反。姚。作。釋文。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

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文言第九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注。體。生也。文選陸士衡贈顧交辟公真詩注。嘉會。謂生仁不辭。荀爽。京房之本。仁皆作信。或疑鄭本仁作人也。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注。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無所成名也。集解。遜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注。確。堅高之貌。此句疑。拔。移也。釋文。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以存其誠。異氏。善

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及時，故无咎。上。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注）作起也。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志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情性也。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

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至柔，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注）殃，禍惡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陽也。故稱龍焉。（注）龍，陽也。此言其體，謂字又通，當依時正義，作其嫌於陽也。王水說今依此。（注）懼，讀如羣公，謙之謙，古詩家作立心與水相說，讀者失之，故作謙，謙，難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雖似龍，今正義本，惟謙字互易，孔又云，文百為心，謙，難也。水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陽也。故稱龍焉。（注）龍，陽也。此言其體，謂字又通，當依時正義，作其嫌於陽也。王水說今依此。（注）懼，讀如羣公，謙之謙，古詩家作立心與水相說，讀者失之，故作謙，謙，難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雖似龍，今正義本，惟謙字互易，孔又云，文百為心，謙，難也。水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陽也。故稱龍焉。（注）龍，陽也。此言其體，謂字又通，當依時正義，作其嫌於陽也。王水說今依此。（注）懼，讀如羣公，謙之謙，古詩家作立心與水相說，讀者失之，故作謙，謙，難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雖似龍，今正義本，惟謙字互易，孔又云，文百為心，謙，難也。水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陽也。故稱龍焉。（注）龍，陽也。此言其體，謂字又通，當依時正義，作其嫌於陽也。王水說今依此。（注）懼，讀如羣公，謙之謙，古詩家作立心與水相說，讀者失之，故作謙，謙，難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雖似龍，今正義本，惟謙字互易，孔又云，文百為心，謙，難也。水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說卦第十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注〕昔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也。《禮記》：『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象萬物之類。』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注〕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演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王作極於數，庶多得一吉凶之審也。《正義》：『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注〕揮，揚也。《釋文》：『而』，生交，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注〕言窮其義理，蓋多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文選》：『士衡』，窮其義理，蓋多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說卦》：『窮其義理，蓋多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注〕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畫六爻。《禮記》：『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周易鄭注 卷十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注〕薄，入也。《文選》：『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也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注〕萬物出於震，雷發聲以生之也。齊乎巽，巽，相見於離，無此句。風搖長，義海樓要。《禮記》：『風搖長，義海樓要。』

萬物皆致養焉。〔注〕萬物皆致養焉，使有秀實。《禮記》：『萬物皆致養焉，使有秀實。』

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猶君臣對合也，坎，勞卦也，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也，萬物自春出於地，冬氣閉藏，遠皆入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言萬物陰氣終，陽氣始，皆艮之用事。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注〕神，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禮記》：『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注〕熯，燥也。《禮記》：『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

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禮記》：『萬物各得其宜。』

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注)言同。卦前注作國。意改同從國。意言同國既大者。既大而有謙德。卦前注作國。則於政事恬豫。雷出地奮豫。豫。卦前注不。行出而喜樂之意。豫必有隨。(注)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正義。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

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亨。許開反。釋文。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

无妄物。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吳氏。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注)以養賢者宜過於厚。正。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注)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成。恆。卦前注。恆。卦前注。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序卦第十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為蒙也。集解。凡兩見。一序卦注。一分。附卦前下云。卦前注者皆仿此。物穉不可不養也。(注)言孩穉不養則不長也。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注)訟。猶爭。卦前注。訟。言飲食之會。胡惠。訟。多爭也。卦前注。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不可以盈。上。故受之以謙。有大而

決。故受之以夫。夫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遯。遯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昇。故受之以昇。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而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注〕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祿。滯鼎俎。禮記曲禮正義。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動必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第十二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見如字。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衰盛之始也。釋文。引見音訓。會通今釋文無之。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說而巽伏也。見其。隨无故也。蠱則節也。釋文。王本及音訓會通引釋文。能作節。今本釋文有作節者。誤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釋文云。衆衆。以此絕句。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注〕自此以下。卦音會通。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見其。遯遇也。柔

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其氏

注無所附

命，所受天命也。文選：青子，禮附白馬，王彪詩注：或當在初，理盡性以至於命，下或曰：樂天知命之注。

事之以牛羊。詩：蘇正養，蘇大王事引此。

行誅之後致太平。詩：周頌，蘇正養。

正誤

泰初九，王引注云：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惠云：出劉向傳注。

丁小正云：漢書注云：鄭氏曰：彙，音謂類也。云云。下云：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顯知鄭所釋者，非易爻辭。故師古以泰初九實之。康成訓彙為勤，見於陸氏釋文。此彙訓類，判然不同。漢書敘例有鄭氏不知其名，此即若人之漢書注耳。

小過，王引注云：中孚為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惠不知所出。

丁小正云。此全出易緯乾鑿度。非康成自下語。厚齋爲漢上易所誤。故以次此。定字又爲厚齋所誤。

兩儀生四象。王引注云。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惠不知所出。

丁小正云。此乾鑿度注。王氏誤以爲易注。

可觀而後有所合。王引注云。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也。惠不知所出。

丁小正云。後漢書崔駰傳注。引鄭元注易鑿度語。以釋達旨篇。扶陽日出。順陰而入之文。與上文可觀而有所合。句不相涉也。厚齋不審。誤以乾鑿度注爲易注。定字未能是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惠引注云。陽動陰靜。剛柔之斷也。出穀梁疏。公羊疏。

惠言案。公羊疏不見此文。穀梁莊三年疏有之。不言鄭注。案樂記注云。動靜。

陰陽用事。疏云。鄭注易云。動靜。雷風也。而此云陰陽用事者。亦得會通也。若易注正有陽動陰靜之文。疏當引以證陰陽用事矣。明此非鄭注也。

下經之末。王夾注云。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丁云。出儀禮覲禮疏。莊二十二年左傳正義。

惠言謂易有互體。自田何以來傳之。集解所見。京房。荀爽。宋衷。虞翻。皆有明

文。非康成獨得之解。厚齋以論互體爲康成之學。故載此條。又附入服虔左傳注二條。此厚齋鄭學之淺也。惠刪之。是已。

師之臨。左傳宣十二年正義。引服虔云。坎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王氏曰。以互體說易。蓋本諸康成。今附卷末。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左傳僖十五年正義云。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无血也。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无實也。

惠言謂易有互體。自子夏。田何。非康成所造。何得以他人之說。繫以附康成。既即以服春秋出於鄭氏。然此集鄭易。非集鄭春秋也。惠刪之。良是。

乾道變化。王引月令正義云。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无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

惠言案。此孔疏語。王氏附於注。惠已刪之。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齊洪範正義引夏曰二句。作易贊周官大卜疏同。禮記祭義正義引三句作易贊。連山者。象山之出云。

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同上。是。非。

神農重卦。正義入論云。鄭元之徒。以爲神農重卦。此條王附易贊惠訓。

虛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无文字。謂之易。漢上易傳。引鄭康成曰。云云。伏巽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此條王附易贊惠訓。

以上漢武進張惠訂正丁氏本

易贊易論 正義云易贊及易論。世說注作序易。

易一名而函三義。世說注作易之爲名也。一曰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

辭云。乾坤其易之緼邪。世說注作也。又云。夫。易之門戶邪。又云。夫。簡之。世說注作簡。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有以字。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世說注作此則言其後時。

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世說注作此。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

大矣。周易正義入論。世說新語文學論。

周易鄭注

敘錄

武進 臧 輔 堂 纂

漢書藝文志。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

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

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後漢書鄭元傳。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麻。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

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元日夜尋

節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儒林傳。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揚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元。元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唐會要七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

三國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元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

宋書禮志。太常荀崧上疏曰。周易一經。有鄭元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為鄭易博士一人。

經典釋文序錄。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

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後漢書。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輔嗣所注行於世。而王氏為世所重。江左中興。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置鄭易博士。詔許。值王敦亂。不果立。馬融傳十卷。七錄云九卷。荀爽注十卷。七錄云十一卷。鄭元注十卷。錄一卷。七錄云十二卷。隋書經籍志。周易九卷。後漢大司農鄭元注。梁又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十卷。亡。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十卷。

周易正義八論。其象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象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今亦依之。

正義。坤初六象。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正義。說卦第九。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之前。以象象附上下二經。為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以漢宋本校。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為第九。

鋪堂按。所言先儒。是王弼以前人。知鄭康成等此文言本在第九篇。篇自為卷。自王弼分入乾坤兩卦。遂升說卦為第九之明證。

舊唐書經籍志。周易九卷。鄭元注。又十卷。馬鄭二王集解。

新唐書藝文志。馬融章句十卷。鄭元注周易十卷。馬鄭二王集解十卷。

晁說之古易跋。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文。以象象文言入卦中者。

自費氏始。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

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

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

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倣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

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

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

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

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象象於六爻之前。小

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尙何責哉。

呂祖謙書古易後。東京馬融。鄭元。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

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

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

朱 晁氏古易後。先儒雖言費氏以象象文言參解易文。然初不言其分傳

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為

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

志所載毛詩詁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

文。而就經為注。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為之爾。今所定復為十二篇者。占

經之舊也。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

所自分也。

書臨漳所刊易後。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

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

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

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 謹書。

朱鑑呂氏音訓跋。先公著術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

書也。鑑既刊啓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婺臨漳鄂渚本。親正訛誤六十

餘字。而并刊之。如豫爻之簪。晁作戩。發。漳。鄂本作戲。損象之空。晁作峯。發本作

峯。漳作峯。鄂作峯。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為善本矣。

鋪堂按。呂氏音訓。晁氏曰。虞作戩。戩乃戩之譌。此戲字蓋又戩之譌也。峯字

說文本作峯。釋文云。陸作峯。是也。敘錄引慎微五典。作脊微。及此作峯。皆誤。

晁作峯之峯。當本作脊。不誤。後轉寫失之。

董真卿季真周易會通凡例一。東萊呂氏音訓。朱子所深取。見古易序中。又公

孫鑑跋之云。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

楷刊本義者。不曾附入。遂使此書幾至無傳。今得善本。悉附經文。間有未備者。

仍存程傳之末。

玉海、鄭氏周易、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唯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三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五舊誤作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寧波教授丁小雅云、見魏志鍾會王弼傳、力排互體、而荀顛難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源、魏書、見魏志鍾會王弼傳、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舊無百字、丁小正補、南齊書陸澄傳、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今若宏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聞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考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爲彪、獺豕之牙爲互、包荒讀爲康、錫馬蕃庶讀爲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說近乎鑿、學者盡

謹擇焉、厭當喜新、其不爲茲茲者幾希、按自鄭康成箋詩以下、當謂伯厚尚未足與言鄭學也、後儀王應麟識、

玉海跋、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江左與王輔嗣學並立、荀崧謂其書根源、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唐因之、今鄭注不傳、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合彖象於經、蓋自康成始、其說聞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易、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應麟讀易之暇、輯爲此編、庶幾先儒象數之學、猶有考焉、癸酉季夏、哉生明、汲古堂書、

玉海藝文、近世古書亡缺、鄭氏所注、第九總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學者不能知其次、乃謂之鄭氏文言、

文獻通考、經籍考、鄭康成易注、崇文總目曰、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去聖人未遠也、中興、亡、

王氏談錄、公言祕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而陸氏大玄篇第中各異、考之足以見古易經之舊次、

宋史藝文志、鄭元周易文言注義一卷、

鏞堂按、此王伯厚所云、學者不能知其次、乃謂之鄭氏文言也、甚可哂矣、

按文音其者事之弊也師某貞正也易注云有弊正人之德本此謂禮天府太卜注皆謂貞為問與易注不同蓋亦費京之集也
卜先後鄭師傳費氏易而注引用之易皆京氏費氏故天府注仲師引易說貞之為問太卜注康成亦引易說貞之為問又可見仲
師所引易義與
康成意蓋同也

太卜掌三易之灋注易者撰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釋曰易繫辭云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撰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劫以象閏此是撰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按易文卦畫七八爻稱九六用四十九著三多為交錢六為老陰也三少為重錢舊亦誤作重錢據禮士冠禮疏改正九為老陽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為少陽也兩少一多為坼錢三字蓋脫據儀禮疏補八為少陰也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為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二曰象注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凡國大貞注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玄謂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

掌固注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固釋曰引之證固是在國王公設之以守國按今注疏本向易作守其國玉海職官引鄭注是固字今據改疏書高麗傳曰上表曰易釋王公設險以守其固北魏本傳曰又三國志魏高麗傳曰亦守其固之誤也

大司馬之職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注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釋曰其卦坤下坎上坤為土坎為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謂法卦行事使諸侯相親

羅氏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襦讀為縐有衣柳之縐釋文柳女居反字又作絮

校人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馵馵一馵夫六馵為馵馵一僕夫注自乘至馵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釋曰按易天一生水北方地二生火南方天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天五生土中央是謂陽無匹陰無耦又地六成水北方天七成火南方地八成木東方天九成金西方地十成土中央是謂陽有匹陰有耦龜取生數一二三四五著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爻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九六既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十六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謂乾之策也

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注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附猶著也釋曰天者自然之氣日月本在虛空而附自然之氣故得為附著也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注鄭司農云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示於叢棘釋文示於之豉反又如字本或作寘按古文寘字近字作示釋文云寘劉作示鄭注水費氏易必作寘字作示者蓋今文京氏易仲師引古禮傳說易要其功今所疏諸習之本亦為示字可知

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注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死如棄如釋曰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各舊誤若如所犯之罪引之者證焚如

是殺其親之刑也。

司烜氏若屋誅則為明竈焉。注屋讀如其刑劓之劓。劓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

適甸師氏者也。釋文刑劓徐音屋。劉音握。釋曰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

之同族及有爵者也。

按周禮疏。入司烜氏引鄭易形皆作刑注云刑之於屋中。周易音義形皆作刑音屋是鄭氏注禮注易經之本與義並同也。

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注商旅販賣之客也。易曰至日商旅不行。

石有時以泐。注鄭司農云泐讀如再劫而後卦之劫。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

大熱則然。

車有六等之數。注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灋易之三材六畫。釋

曰易說卦云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兼三才者。天有陰陽。地有剛柔。

人有仁義。三才六畫。一才兼二畫。故車之六等灋之也。按賈氏所注。與樂記正義合。必本鄭易注。

輈人為輈。行數千里。馬不契需。注鄭司農云契讀為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為畏

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用道里。釋文需音須。又乃亂反。釋曰需讀為畏需之需。謂

從易需卦之需。按乃亂反則為與音須非也。先師易注云。陽氣與而不直前者。是上坎也。與司農長需義正。同實疏知讀為畏需從需卦之需者。據先師易注而知之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

也。柯櫛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為宣髮。舊誤作宣髮。今據疏改。釋曰云頭髮皓落曰宣者。以得謂

宣去之義。人髮皓白則落墮。故云此者。解頭名宣意也。今易文不作宣作寡者。

蓋宜寡義得兩通。故鄭為宣不作寡也。周易音義宣髮。本又作宣。按馬。鄭。王。鄭。易。本皆作宣。蓋從段氏。易如此。則注作宣疑則先師始通京氏易也。集解亦作宣髮。虞翻

曰。為白故宣髮。考工記疏。具有二文。前說蓋不可遺。徐為正之。

弓人為弓。老牛之角紆而昔。注鄭司農云昔讀為交錯之錯。謂牛角拗理錯也。

元謂昔讀履錯然之錯。釋文錯七各反。李云鄭且苦反。釋曰昔讀為交錯之錯

者。讀從詩獻酬交錯。讀履錯然之錯者。讀從離卦爻辭。按周易音義履錯。鄭。徐。七各反。馬。七路。反。疑作徐。七各反。馬。鄭。七路反。王。鄭注。

錯。敬慎之貌也。徐仙長為王音。故七各反。七路反。與且苦反。同。謂昔錯。鄭。易。本。馬。鄭。多。問。又。集。解。引。有。與。曰。火。性。炎。上。故。初。欲。履。錯。於。二。亦。謂。錯。為。指。馬。鄭。與。布。皆。傳。費。氏。易。者。也。

厚其裨。則木堅。薄其裨。則需。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裨讀為禱。有衣絮之絮

裨。謂弓中裨。釋文衣絮。本亦作裨。周易作裨。皆女居反。中裨。符支反。又音卑。釋

曰。弓中裨者。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裨之。乃得調適也。按。得。謂。弓。中。裨。此。字。亦。當。作。裨。

儀禮士冠禮。筮與席。所卦者。注筮。所以問吉凶。謂著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

易曰。六畫而成卦。釋曰。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

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

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注。上土玄裳。中土黃裳。下土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

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鄉飲酒禮記。享於堂東北。注。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釋曰。引易頤彖辭者。義取養賢能而賓舉之事。

鄉射禮記。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注。兩端為龍首。中央為

鄉射禮記。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注。兩端為龍首。中央為

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注：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畲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正義曰：無妄，震下乾上，六二既在震卦，居中得位，宜合仕者，謂合事九五，被六三所隔，不得往仕，是道之不行。雖食其祿，猶不耕穫，割不菑畲田，無功得物，是其凶引之者，證貪財之事。

中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注：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按：本行成，字宋本無。高大，是與。釋文：慎德，如字。一本又作順。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注：知天，知人，謂知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

表記：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注：瀆之言，褻也。正義曰：蒙卦，坎下艮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童蒙初來問者，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為褻瀆，問既褻瀆，師則不復告之。引之者，證無相褻瀆之義也。

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注：此大畜卦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少。

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絕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婦人吉。夫子凶。注：羞，猶辱也。貞，問也。問正為貞，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為常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釋文：德貞，音貞。周易作貞。易注云：以和說幹其象，亦不謂貞為問禮。注云：問正為貞。

深衣：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注：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為正。

左氏傳：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宜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正義曰：服虔以離為戈兵，兌為羊，震變為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為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震為竹，竹為筐，震變為離，離為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宣十二年，知莊子曰：此師始戰，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正義曰：服虔云：坎為水，坤為衆，又互體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王伯厚曰以互體說易蓋亦本諸康成今附卷末



易解附錄

漢鄭玄康成注
明胡震亨孝轅輯補

易解附錄

乾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六爻皆體乾一作龍羣龍之象也舜既受道禹

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于朝

萬物資始乃統天

資取也統本也

大人造也

造為也

確乎其不可拔

拔移也

聖人作

易解附錄

作起也

利貞者情性也

坤

履霜

履讀為禮

六二

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龍戰于野

聖人喻龍君子喻蛇儀禮注蛇龍君子之類

必有餘殃

殃禍惡也

嫌於无陽

嫌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雜也陰謂此上六也

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說得乾氣雜

似龍釋文云鄭作隸

屯

而不寧

讀而曰能能猶安也

六二乘馬般如

馬牝牡曰乘

匪冠婚葺

葺猶會也

六三機不如舍

弩牙也

蒙

易解附錄

蒙亨匪我求童蒙

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未冠之稱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牙生教授之師取象馬修道藝于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已乎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况以反解而筆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讀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

初六用說桎梏

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九二包蒙

包當作彪彪文也

順以異也

巽當作遜

需

需讀為秀陽氣秀而不真前者異上坎也

位乎天位

位音泣

宴

享宴也

九二需子泣

九三致我至

訟

辯財曰訟

有孚噬

易解附錄

六

啞覺悔貌

九二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

故三百戶也不易之田歲種之一易之田休

一歲乃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種百至蕪也

荷自藏隱不敢與五相敵則无災眚也音過

患至悔也

愒憂也

九四淪

然也

上九洪帶

佩擊之帶

三扞之徒可

師 軍二千五百人為師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

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

丈人

能以法度長于人文之言長能御眾有正人

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

侯主軍者

初六石臧凶

否方有及

九二王三錫命

寵光耀也

比 初六有孚盈缶

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

汲器也

九五王用三馭夫前禽

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

則已發軍禮也夫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

逆而射之傍去又不射唯背是者順而射之

不中亦已是皆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

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

之道

小畜

畜養也

九三輿說輻

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鈞心之木是也輻伏

泰

通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

引其類而仕之茅音

九二包荒

荒讀為康虛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

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

否

九四萬難社

同人 六二 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

九三伏戎于莽

莽叢木也

九四乘其庸

大有

明辯

謙 謙也讀如明

撝多益寡撝取

牧

牧養也

撝謙

讀為宜

豫

四時不忒

忒差也

六二砥于石古入切謂

六三盱

諺也

九四由繖 盍簪

由用也簪速也

上六冥豫

冥讀為鳴

蠱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甲者造作新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

取改過自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

丁寧之義

觀 觀盥而不薦
 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質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該薦俎則弟子也
 初六童觀
 童稚也
 噬嗑
 勅法
 勅猶理也
 九四噬乾肺
 肺實也
 聽不明也
 目不明耳不聽
 賁
 賁變也文飾之貌
 折獄
 折斷也
 初九舍輿而徒
 六四賁如皤如
 六四巽也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
 白馬翰如
 設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為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通初未定欲幹而有之翰白也
 剥
 蔑貞凶

易解附錄

蔑輕慢
 切近災也
 切急也
 小人剝廬
 小人傲很當剝徹廬舍而去
 復
 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還反起于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及道德更興也
 商旅不行
 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
 无祇悔
 祇病也
 六三卑復
 中以自考
 考成也
 有戒管
 異自内生曰管自外曰祥管物曰災
 无妄
 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
 天命不祐
 祐助也
 不畜畬
 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大畜
 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 自九三至上九有願象居外是不家食而養賢

艮馬逐
 逐兩馬走也
 日閉輿衛
 日習車徒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異為木互休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鄭志洽剛問蒙足曰在在手曰牯今大畜六四施在干足不審牯牯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无手故以足言之
 六五豶豕之牙
 牙讀為互
 上九何天之衢
 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
 頤
 朵頤
 朵動也
 大過
 九二枯楊生萑
 枯音姑謂无姑山榆萑木更生音謂山榆之實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三十之男皆得其子
 習坎
 六三檢且枕
 木在手曰檢在首曰枕
 六四尊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
 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交辰在丑丑

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箕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

九五祗既平

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祗當為坻小丘也

上六繫用微纆實用叢棘三歲不得凶

繫拘也交辰在巳巳為馳馳之驂屈似微纆

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為門闕于木

為多節震之所為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

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

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右嘉石平罷民

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之

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微纆置于叢棘而

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園土而施

職事焉以明刑耻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

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

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諸園土者殺故

曰凶

離

麗王公也

明兩作離

作起也

九三擊缶而歌

艮爻也位在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

九四突如其來如

震為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為附決子居

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

突如其來失正不知其所知又為巽巽為進

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

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

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有之刑

咸

初六拇

足大指也

六五腓

腓腸也

九五晦

背脊肉也

勝口說也

勝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

不復有志于其間

恒

初六濼相

九三咸承之羞

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互體兌允為毀

折後將有羞辱也

上六振恒

振搖落也

遜

有味德也

億困也

小人否

塞也

大壯

壯氣力浸強之名

九三繫其角

六五喪羊于易

謂使易也

不祥也

祥善也

晉康侯

康尊也廣也

晝日三接

接勝也

蕃庶

蕃發去庶止奢謂蕃遮禽也

摧如

讀如南山崔嵬之崔

愁如

愁子小反變色貌

鼫鼠

詩云鼫鼠鼫鼠无食我黍謂大鼠也

六五矢得勿恤

明夷

文王似之

箕子似之

六二明夷睇于左股

旁視為睇六二辰在酉酉是西方又下體離

離為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
 得異氣為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
 云睇于左股

拯馬
 拯承也

家人
 閉有家
 習也

在中饋
 酒食也

嗃嗃
 苦熱之意

嘻嘻
 驕逸喜笑之意

王假有家
 登也

睽音
 六三其牛萃

牛角皆滿曰犖

蹇
 往得中也

中和也

初六宜待時也

六四往蹇來連
 連如字違久之意

解
 百果草木皆甲宅

木實白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拆呼呼反
 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

損
 二簋可用亨
 四以簋進黍稷于神也初與二直其四與五
 承上故用二簋四巽爻也巽為木五離爻也
 為日日體園木器而園簋象也

六五十朋之龜
 柔爾雅云十朋之龜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
 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
 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微念憤愆
 微猶清也憤止也

夫
 九二惕號音莫夜 莫如字元也 九夜非一夜

九三壯于頄
 頄夾面也

九五苴陸
 一名商陸

遯
 遯四方
 詰正也

祀
 柳也

萃
 萃亨元亨

除戎器

除去也

一擗
 擗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

禴
 夏祭名

涕洟
 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昇
 六四王用亨于岐此
 亨獻也許用

困
 九二困于酒食朱贖方來利用享祀
 二據初辰在未未為正此二為大夫有地之
 象未上值天厨酒食象困于酒食者采地薄
 不足已用也二與日為體離為鎮震爻四為
 諸侯有明德受命當王者離為火火色赤四
 爻辰在午時離氣亦又朱是也文王將王天
 子制朱贖朱深云赤

九五剝削
 當為倪仞

井
 井法也

九二井谷射鮒言敝漏
 九二坎爻也坎為水上直巽生一艮爻也艮
 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水生魚無大魚
 但多鮒魚耳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
 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况瓦停水器也

井澤不食

謂已浚澤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也

聘

凝命

凝成也

初六聘顛趾

顛踣也趾足也無事曰趾設陳曰足交體為

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剛也

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否正承乾乾為君

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踣其為足之道

情無怨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嫁于天

子雖失禮无出道廢遠之而已若其无子不

廢遠之后尊如其犯六出則廢之遠之于廢

坤為順又為子母牛在后妃之旁側妾之例

也有順德于必賢賢而立以為世子又何咎

也

我仇有疾

怨耦曰仇

雉膏

食之美者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屋

釋文刑周禮注云其刑對鼎屋

稜謂之餗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為菜

也餗美饌具八珍之食鼎三足三公象若三

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一云臣下曠官

六五金鉞

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易解附錄

三

震

震驚百里

驚之言警戒也

亞亞

樂也

億喪貝

十萬曰億於力反

蘇蘇

不安也

索索

索索猶縮縮足不正也巽巽目不正

艮

艮之言狠也

九二艮其限列其夤

限要也

漸

謂大水之旁故停水處

干

婦孕不育

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大腹孕之象

也又互體為坎坎為丈夫坎為水水流而去

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

故孕而不育孕猶娠也

歸妹

六三歸以須

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文原之婦各女須婦三作妹

女承匡无實

易解附錄

八

宗廟之禮主婦奉匡米

豐

豐之言腴充滿意也

初九遇其妃主

嘉耦曰妃

雖旬无咎

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

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

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

稍久留非常

六二豐其蔀

蔀小席

九三豐其蔀

蔀祭祀之蔽膝

日中見昧

折其右肱

三長爻長為手互體為巽巽又為進退手而

便于進退右肱也猶大臣用事于君君能誅

之故无咎

閑

無人貌

天際翔也

際當為瘳瘳病也

自戕也戕傷

玼

玼

猶小小也又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為

易解附錄

三

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爲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爲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行則其所以得罪

允

九四商允

商隱度也

節

節以制度

空府裁則傷財力後繁則害民二者奢泰之所致

中孚豚魚吉

三辰在亥亥爲豕亥失正故亥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龍龍鱗鱗魚之微者又得正故亥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又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

乘木舟虛也

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

小過

不宜上

上如謂君也 中孚爲陽貞于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于六月未

既濟

既已也

既已也盡也濟度也

辨

車敵也

劣弱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互體爲坎又互體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月出西方西鄰象

東方東鄰象月出西方西鄰象 坊記云東鄰西鄰謂文王國中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吹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

如殺豕受福禴春而禴不禴夏祭之名如餘而敵也與易注不同禴夏祭之名

未濟

小狐汔濟

汔幾也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

五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

動靜

雷風也

類聚群分

謂水火也

成象

日月星辰也

成形

謂草木鳥獸也

乾以易知

說其辭

震无咎

震懼也

原始及終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精氣謂七八也遊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

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

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及生物秋冬終物相

似一云二物變化其情出與天地相仿故无所差違之也

道濟天下

道當

範圍

範法也

故君子之道段矣

滅諸用

滅善也

言天下之至賾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

慎斯術也

術道

有功而不置

野容誨活

大衍之數五十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術演也揲取也

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

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无耦陰
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二并天
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
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
中與天五并也天行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
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
可以為七八九六十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
其一故四十有九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地之氣各有五五行之次一曰水天數也
二曰火地數也三曰木天數也四曰金地數
也五曰土天數也此五者陰无匹陽无耦故
又合之地六為天一匹也天七為地二耦也
地八為天三匹也天九為地四耦也地十為
天五匹也二五陰陽各有合然後氣相得施
化行也

以制器者尚其象
存于器象可得而用一切器物及造立皆是
研機
機當作幾幾微也
著之德圓而神
著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
四象
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
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

有以尚賢也
包犧

易解附錄

六五

包聚也鳥獸全具曰犧
蓋取諸乾坤
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
託于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為纁也
重門擊柝
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為門
震日所出亦為門重門象艮又為手巽爻也
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
敲是為擊柝擊柝為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
為坎坎為盜五離爻為甲冑戈兵盜謂持兵
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為豫有守備則不可自
逸

結繩
結繩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
書契
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
合
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
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為方千
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
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
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
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
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
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
民

男女觀精

六六

謂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

困貳以濟民行
貳當為式
損德之修也
修治也
困德之辯也
辯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
于是別也
益長裕而不設
設大也
雜物算德
算數也
居可知矣居音基
知者觀其彖辭
彖辭爻辭也
齊齋
汲汲也
說卦

昔者聖人
謂伏羲文王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
倚託大演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
地者天三覆地二載必極於數庶得吉凶之
審也

揮
揚也

易解附錄

一七

雷風相薄

薄入也

莫盛乎艮

盛音成裏也

兌為羊

其畜好剛鹵

其於人也為宜髮

宜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

為黃穎

為乾卦 乾當為幹陽在外能幹正也

為科上稟

為黠喙

謂虎豹之屬貪員之類

序卦

豫必有隨

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

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天分

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大

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

偶為終始也

致飾然後亨 亨許 兩反

故受之以大過

以養賢者宜過于厚

雜卦

蠱則飾也

易贊 易論

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合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

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緼邪又曰

易之門戶邪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乾贖

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

之法則也又曰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茲三義而

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神農重卦 夏曰連山

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

不絕歸藏者真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

周普无所不備 處義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

巽坎離艮兌消息无文字謂之易 周易以變

者為占故稱九稱六

歸妹上六服虔以離為戈兵兌為羊震變為離

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為血血

在羊上故刺无血也震為竹竹為篲震變為離

離為火火動而上其施 不下故篲无實也 師

之臨服虔云坎為水坤為眾又互體震震為雷

雷鼓類又為長子長子帥眾鳴鼓巡水而行行

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于澤

臨下之義故名為臨 左傳正 右義

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 恒卦巽下震

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為乾乾有剛健之德體

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體為兌兌

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 六五以陰爻而處尊

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為和說至尊主家

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于人故為吉也應

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為進退是无所

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大過者巽下

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為木上六位在巳巳

當巽位巽又為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

體為二乾乾為君為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

象 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

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无舊形非類而

改亦謂之化 艮為狗艮卦在丑艮為止以能

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兌兌為言故也

右禮記周禮正義以互體說 易說卦大略原成今附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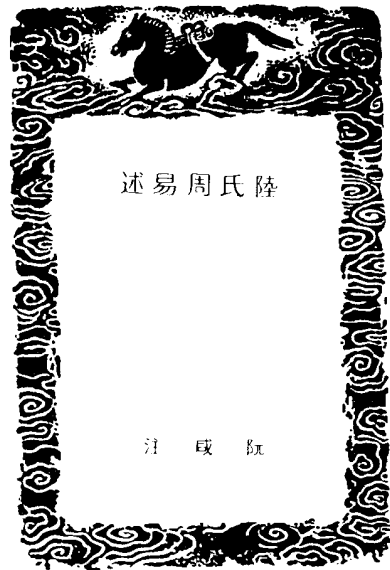
易傳後序

易之為書无所不通大焉天地之變細之鱗介之動數宜象索惟神之測聖師歿七十弟子喪後出之師各顯其習故異同派焉晉魏之際傳者尤眾獨王氏為異摘去拘滯特論人事蓋得聖人所以為易之意是以歷代貴之列諸學官學者誦焉諸儒章句遂廢不著非好古博雅人間鮮有傳者慶曆壬午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謫比歸復官漢東至淮安太守平陽公館為公先德學士蜀之儒宗名為博古因問以請遂出先學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與其子彥孚習焉其書會數十章句取其合者著之其解封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通互採頗為煩悉若何范之為春秋者其所取苟慈明虞仲翔為多而斥王氏李氏之志也彥孚既授卒業且欲中都官文與先學士之意因緘別本屬所親眉陽孫景初募工刊刻以廣傳布噫此書意例雖異其精者連環錯綜者有理證似非一人之學所能舉意仲尼之後師師相承以及翻爽豈易之道天地人鬼神萬化巨細无不貫後之學者不能兼明直順所聞言之邪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後或有惜之者况此書聖賢之遺亡所存乎他日有沉深志士古得之怡然以自廣斯亦平陽氏之世德也

時慶曆甲申七月甲子臨邛計用章序

易解附錄後語

孝轅搜拾鄭注不見易解者為附錄一卷大都一準王氏集本意以王極博瞻無復遺脫偶閱正義釋文則王氏猶有絀漏者如乾卦惕懼也確堅高之貌坤卦馴從也屯卦君子以經綸以綸為論謂撰書禮樂施政事蒙卦瀆殺也擊蒙為擊蒙賁卦趾足也復卦七日來復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至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明夷以蒙大難蒙猶遭也夫卦次且作越且卻行不前也萃卦齋咨嗟歎之聲也井卦緇綆也贏讀曰壘震卦虢虢恐懼貌漸卦離羣醜也離猶去也兌卦麗澤為離澤離猶併也小過已上也上作尚庶幾也既濟繻有繻音須擊辭天地準準中也平也故君子之道撝撝少也言天下之至廣而不可惡也與愛惡相攻二惡字俱為落反議之而後動以議為儀神武而不殺者殺所戒及說卦為專專守戀反凡得二十五則錄示孝轅孝轅曰君尋校至勤何可抹然不妨書附用為王氏忠臣因刺以附卷尾海鹽姚士舜叔祥識



述易周氏陸

陸氏周易述

陸績易注十五卷見隋志易注十三卷已亡今所傳止一卷見陸績志乃明姚士麟采李氏集解陸氏釋文及續所注京房傳彙成之者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云凡一百五十條今取集解等三書以校姚本知所采尚有遺漏於所已采者既為正其舛誤更取其遺漏者增入之又益以它書所引之說各注所出於其下加一補字以別之較元輯多四之一然恐陸說之散佚者仍未盡也吳志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仕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太平御覽等書或引作陸績者誤也案後漢陶行傳陸績吳人生三子其少子褒褒生子康康少子績是績乃績之曾大父也字形相近故傳寫者誤耳孫堂議

陸氏周易述

吳陸績撰 明姚士麟輯 平湖孫堂增補

古經解彙 函之二

上經

乾

乾元亨利貞

卦辭文王正義序 推室服錄

初九潛龍勿用

爻辭周公正義序 瑞桂室服錄 羣

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漢上易傳 漢上易傳 漢上易傳

上九亢龍有悔

陽極陰來去凶生京氏易 傷注

用九見龍無首吉

純陽用九之德京氏易 傷注

六位時成

十二時分六位升降以時消息吉凶京氏易 傷注

大人造也正義云 造為 造至之 造補

利之足以和義文釋

聖人作而萬物視

陽氣至五萬物茂盛故譬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功成

制作萬物咸見之矣集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乾六爻發揮變通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

卦故曰旁通情也集解 義 海撮要

坤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陰臣陽君臣不敢為物之始陽唱陰和君命臣終其事也京氏易 傷注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華氏周易述

乾配西北積陰之地陰盛故戰乾坤併處天地之氣

維稱元黃也戊亥是乾之位乾伏本位積陰之地猶

盛故戰京氏易 傷注

為其嫌于陽也釋文 室案元解此條下有行地无疆 經文一句下注行今作應似誤引今刪

之

屯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水在雷上如雲雷交作天地草昧經綸之始无出於

此也京氏易 傷注

初九盤桓利居貞

屯難之際盤桓不進之貌京氏易 傷注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字愛也時通則道亨合正匹也京氏易 傷注

蒙

匪我求童蒙

六五陰爻在蒙暗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京氏易 傷注

九二彪蒙吉

彪文也音訓 兇 氏補

需

六四需于血

外卦坎水為險亦陰稱血也京氏易 傷注

天與水違行訟

天道西行水東流其路背也外象乾西北方之卦內

坎水正北方之卦其流東也二氣不交曰訟京氏易 傷注

師

師貞丈人吉

丈人者聖人也帥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

義也集解 義海撮要節引 室案此條 師為眾首 元解列在序卦今從集解本易正

法長而行口訣

華氏周易述

象曰地中有水師

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眾也坤中眾者莫過於

水

師出以律不臧囚音訓是氏補

九二在師中吉

陽居九二也京氏易傳注

比

比卦一陽五陰少者為貴眾之所尊者也京氏易傳注

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變而得正故吉漢上易傳補

小畜

密雲不雨尚往也

一陰劣不能固陽是以往也京氏易傳注

九三輿說輶夫妻反目

不義之兆京氏易傳注

履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疾光明也室案釋文云坎陸本作疾呂氏音訓同元乾仍

改正

當履之時京氏易傳注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履者禮也京氏易傳注

眇能視跛能履

此履非其位六三也京氏易傳注

泰

上六城復于隍

三陽務上坤順而往而巳否道至京氏易傳注

否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陰小人陽君子京氏易傳注

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李氏周易述

陸氏周易述

包本也言其堅固不亡如以巽纏繫也集苞桑則巽

桑也京氏易傳注

否極則傾何可長也室案今本否終則傾京氏易傳作否極則傾

否極則泰來京氏易傳注

同人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隔於陽位不能決勝故曰先號咷後獲合方喜故曰

後笑京氏易傳注

大有

火在天上大有

離為火為日故曰大有京氏易傳注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逝也釋文

豫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坤順震動京氏易傳注

六三紆豫音訓是氏補

隨

動而說

震一陽二陰陽君陰民得其正也京氏易傳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音訓是氏補

王用亨于西山

亨許兩祭也釋文是氏曰陸績作享室案說文

止一字篆文高作亨轉錄者又誤以中為中始分二字矣今釋典亨字多作亨張公神碑元亨字又作亨

釋文故證云古字作亨音二字通用

臨

至于八月有凶

建丑至未至于八月入遯京氏易傳注

觀

風行地上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京氏易傳注

六三觀我生

我生即道也京氏易傳注

利用賓于王

臣道出于六四爻也京氏易傳注

象曰觀國之光上賓也音訓是氏補

噬嗑

動而明

象雷電也京氏易傳注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肉有骨謂之肺離為乾肉又為兵矢失位用刑物亦

不服若噬有骨之乾肺也金矢者取其剛直也噬肺

雖復艱難終得伸其剛直雖獲正吉未為光大也集

黃

六四黃如賭如白馬翰如音訓是氏補釋文室案諸元

改作去為馬為白故曰白馬翰如集解室案元帥此下

剝

象曰山附于地剝

艮為山坤為地山附于地謂高附于卑貴附于賤君

不能制臣也集解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君子全得剝道安其位小人終不可安也集解

復

七日來復

七日陽之稱也七九稱陽數也謂坤上六陰極陽數

之地陰雖不能勝陽不可輕犯六陽涉六陰反下七

爻在初故稱七日日亦陽也京氏易傳注

初九不遠復無祗悔釋文

李氏周易述

陸氏周易述

八

反至初九陽來陰復遠也京氏易傳注 寤安也文釋

大畜

六四童牛之牯
牯當作角釋文 堂案元解正文作童
牛之角此四字無今從釋文

頤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下陽位包陰也京氏易傳注

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

大者相過京氏易傳注

習坎

坎水能深陷於物處坎之險不可不習故曰習坎使習之習後可履于險而不陷沒者不以剛履柔不能成坎之道也京氏易傳注

水流而不盈

水性趨下不盈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溢之義也集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內外居坎陽處中而為坎主純陰得陽為明臣得君而安其居也君得一明臣而顯其道京氏易傳注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再習重也水再至而益通流不舍晝夜重重習相隨以為常有似于習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集解

險且枕

枕閉礙險害之貌釋文

內約自誘釋文 堂案詩大雅板之篇天之厲民毛為導也韓詩外傳厲作誘

離

明兩作離君子以繼明照于四方堂案京氏易傳大人作君子

離卦中虛始於乾象純剛健不能柔明故以北方陰氣貫中柔剛而文明也京氏易傳注

下經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艮少男兌少女男下于女取婦之象京氏易傳注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化生萬物也集解

恆

九三不恆其德

恆者常也而九三以陽居位立於陰陽交互之上是知不久為失所然京氏易傳注

遯

遯之時義大矣哉

謂陽氣退陽氣將害隨時遯避其義大矣集解

象曰天下有山遯

遯退也京氏易傳注 遯侯時也京氏易傳注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陰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集解

大壯

內陽升降二象俱陽曰大壯京氏易傳注

君子以非禮弗履

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為戒非禮弗履集解

喪羊于場

場謂羶場也釋文

晉

晉康侯

康安也樂也釋文

明夷

明于左股

旁視曰睇釋文

家人

正家而天下定矣

聖人教先從家始家正則天下化之備己以安百姓者也集解

婦子喜喜釋文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為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憂則吉集解

睽

睽而麗乎明

兌處下為積陰暗之象也離在上為明照于下京氏易傳注

先張之弧後說之壺

先疑暗也後說明也京氏易傳注

蹇

當位貞吉以正國也釋文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水在山上失流逆之性故曰蹇水本應山下今在山

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正義

九五大蹇朋來

外卦九五變入坤內見艮故曰得朋也京氏易傳注

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

震雷坎雨京氏易傳注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

宅根也釋文

解而拇

解而拇

解而拇

解而拇

解而拇

解而拇

拇足大指釋文

損下益上

乾九三變六三陰柔益上九臣奉君之象京氏易傳注

君子以徵忿瘡欲堂案此與明神廟本釋文同案記正文春古柳字朱氏變儀云春本古醫字君子高精贊神故借為柳字是作春義尤長

益

風雷益 內外順動風雷益四象分明剛柔定矣京氏易傳注

夫

象曰澤上于天夫

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夫集解

姤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相遇萬物亦然故其義大也集解

天下有風姤君子以號令告四方堂案京氏易傳后字作君子施命作號

巽入也風入于物皆動也故知天下有風動其物也京氏易傳注

羸豕孚蹢躅

羸讀為累釋文 堂案元經正文作累家此四字無今從釋文

萃

萃釋文云王假有廟

王五廟上也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諸侯助祭于廟

中假大也言五親奉上矣集解 義海 撤要節引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猶脩治也釋文 福凡祭眾必慎防閑假陽為主

成萃之義伏戎必謙備眾聚去疑心京氏易傳注

升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陸氏司易世

台抱之木始于毫末京氏易傳注

王用亨于岐山釋文 亨許爾反

困卦上下不應陰陽不交六三陰上六亦陰无配入

九五求陽陽亦无納也京氏易傳注

九五號軌

號軌不安貌釋文 堂案元經釋文九五號軌作軌剛下注剛當為悅仇蓋誤解釋文也

案釋文云剛則苟王肅本作號軌云不安貌陸同謂

陸與苟王同也李氏丙子學易編毛太史仲氏易謂

義與然釋文又云鄭云剛則當為悅仇悅仇二字是

鄭義非陸義也姚氏誤以陸同二字連下故有此失

象曰號軌志未得也

无據无應故志未得也二言朱紱此言赤紱二言享

祀此言祭祀傳互言耳无他義也謂二困五三困四

五初困上斯乃迭困之義也集解

井

井改邑不改井 井道以澄清見用為功也井象德不可渝變也京氏易傳注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以德立君正民信德以其道也京氏易傳注

井收勿縶

收井幹也釋文

革

已日乃孚

孚猶信也京氏易傳注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兌之陽文稱虎陰文稱豹豹虎類而小者也君子小

於大人故曰豹變其文蔚也集解

鼎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任也

木見火中發火木相資象鼎之兆下穴為足中虛見

納飪熟之義明矣京氏易傳注

九三鼎耳革

九三成鼎之德京氏易傳注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六五委任賢臣假之位也京氏易傳注 得中承陽故曰中

以為實

震

震驚百里

震為雷聲驚于百里春發秋收順天行也取象定吉

凶京氏易傳注

不喪匕鬯

匕者棘匕椋鼎之器正義

貝

不承其隨音訓疑 氏補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

艮變八卦終于漸漸終降純陰入坤分長女三陰之

兆也柔道行也京氏易傳注

初六鴻漸于干

水畔釋文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賢人進位也京氏易傳注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

桷椽也釋文

九五鴻漸于陸

陸陵俱是高处然陵卑于陸也口訣 義補

歸妹

歸者嫁也京氏易傳注

征凶

陸氏司易世

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匹長男氣非合也京氏易傳注

歸妹以媾

媾妻也釋文 室案元稱媾作媾今改正廣雅 妻謂之媾說文及玉篇皆云媾下妻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遲待也釋文

豐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覲凶

上六積暗而動凶之于上反下見陰之兆京氏易傳注

旅

山下有火旅

火在上无止象旅之義京氏易傳注

初六旅瑣瑣其所取災

瑣瑣小也艮為小石故曰旅瑣瑣也履非其正應離

之始離為火艮為山以應火災災自取也故曰斯其所取災也集解

巽

本乾象陰成盪成巽巽者順也京氏易傳注

象曰重巽以申命

巽為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寧也集解 義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二得中五得正體剛巽故曰剛巽乎中正也皆據陰

故志行也集解 義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陰為卦主故小亨集解 義

兌

說以先民

兌下六陰疑艮上于陽健納兌為妻二氣合也京氏易傳注

渙

渙者散也京氏易傳注

乘木有功也

虛舟行也京氏易傳注

風行水上渙

木浮于水也京氏易傳注

中孚

中孚信也京氏易傳注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豚魚幽微之物信尚及之何況於人乎京氏易傳注

我有好爵吾與爾縶之釋文 漢

既濟

離坎分子午水上火下性相交敵不間隔是曰既濟

也京氏易傳注

象曰三年克之備也

備當為愆愆困劣也釋文

未濟

離炎上坎粉下二象不合各殊陰陽也京氏易傳注

繫辭上

鼓之以雷霆

鼓鼓動也釋文

六文之動

陰陽失位則變得位則否故以陽居陰位陽居陰位

則動釋文 補

三極之道也

極至也釋文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

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初四

下極二五中極三上上極也集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象也釋文

辯吉凶者存乎辭

吉凶之兆見乎爻象京氏易傳注

生生之謂易

凡卦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生之義不絕之貌京氏易傳注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

交配陰陽分人事吉凶具矣京氏易傳注

夫乾其靜也顯

亦作傳史記始皇本紀博心博志皆與專同元

儀之而後動釋文 補堂案呂氏音訓引釋文云儀之

字下脫一顯字明神廟本處氏傳有字本陰字又改

變集解引陸注明云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置厚之至也釋文

野容謙注

言妖野容儀效誨淫佚也釋文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為一會今云

三百六十當期則實十二月六日也十二月為一期

故云當期之日也集解

是故四營而成易

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卦一以象三二營也據之

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于扚以象閏四營也謂

四度營為方成之一爻者也集解

以動者尚其變

變為爻之變化當儀之而後動矣京氏易傳注

兩堂

避其變遂成天地之爻釋文

夫易開物成務

開物謂庖犧引信八卦重以為六十四觸長交冊至

千萬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故曰開物聖人

觀象而制綱絜耒耜之屬以成天下之務故曰成務

也解集

六爻之義易以工文釋

退藏於密

受善龜之報應決而退藏之於心也解集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釋文

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神物若也聖人興善以別吉凶先民而用之民皆從焉故曰以前民用也解集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聖人以善能逆知吉凶除害就利濟其身故曰以此齊戒也吉而後行舉不違失其德當盛見稱神明

故曰神明其德也解集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解集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聖人設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解集

變而通之以盡利

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解集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變通盡利觀象制器舉而措之于天下民咸用之以為事業解集

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明設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偽之意也解集

極天下之噴者存乎卦

言卦象極盡天下之深情也解集

繫辭下

因而重之

凡八卦分爲八宮每宮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東氏易傳

補注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言天地正可以觀瞻爲道也解集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言日月正以明照爲道矣解集

夫坤安然示人簡矣釋文

何以聚人曰財

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穴解集

觀鳥獸之文

謂朱鳥白虎蒼龍元武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解集

斷木爲柁

柁廣五寸釋文堂案釋文云柁京未下柁也陸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網

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

教播種以使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則通與

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者也解集

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六三從困辱之家變之大過爲棺槨死喪之象故曰

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也解集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自此以上皆謂否陰滅陽之卦五在否家雖得中正

常自懼以危亡之事者也解集

周流六虛

六虛即六爻也京氏易傳

道有變動故曰爻

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溼之變人道

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善之

變故謂之爻者也解集

危者使平

文王在紂世有危亡之患故于易辭多趨危亡本自

免濟建成王業故易爻辭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

九五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之屬是也解集

易者使傾

易平易也紂安其位自謂平易而反傾覆故易爻辭

易者使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之屬是也解集

說卦

雷風相薄

相薄相附薄也釋文

水火不相射

射音厭也釋文

帝出乎震

安爲動主靜爲躁君京氏易傳

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

齊者整肅萬物得其道也京氏易傳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乾爲陽西北陰陽入陰二氣盛必戰京氏易傳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震主動也京氏易傳

燥萬物者莫燥乎火

離火炎上京氏易傳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坎水潤下京氏易傳

水火不相逮釋文

乾爲首爲君爲父堂案此條元魏京房易傳文

乾爲首也乾象堅剛天地之尊故曰君父京氏易傳

坤爲腹爲母

坤順容于物京氏易傳

堂案此條元魏京房易傳文

乾為馬為龍

天行運轉不息京氏易傳注

艮為手

艮為背手京氏易傳注

坤地也故稱乎母

取含養也太平御覽三十六地部禮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乾生三男京氏易傳注少長分形見卦震一陽居初爻

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坤生三女同上巽長女此卦注

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

坎二陽居中陽居九二稱中男同上

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

離中女同上

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

艮三陽處卦之末陽極為少男同上

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兌少女同上

為反生

反當為阪釋文堂案元輿經文作阪生注云阪當

為風

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故為風亦取靜于本而動于

末也集

為矯輮

柔四字不見釋文今刪去

為小石

艮剛卦之小故為小石者也集

序卦

雜卦

艮止也

乾三生男將至艮極京氏易傳注又云止也師卦注

明夷誅也

誅傷也釋文

大有眾也

柔處尊位以柔履剛以陰處陽能柔順于物萬物歸

附京氏易傳大

歸妹女之終也

兌歸魂配六十四卦之終也京氏易傳注

陸氏周易述終

番禺劉昌齡陶福祥校字

陸氏易解一卷

明姚士舜所輯吳陸績周易註也吳志載績所著

有易註不言卷數隋書經籍志有陸績周易註十

五卷經典釋文序錄作陸績周易述十三卷會通

一卷新舊唐書志所載卷數與釋文同原本久佚

未詳其孰是此本為鹽邑志林所載凡二百五十條

朱彝尊經義考以為鈔撮陸氏釋文李氏集解二

書為之然此本採京氏易傳註為多而彝尊未之

及又稱其經文異諸家者履帝位而不疚疾作疾

明辨哲也哲作逝納約自牖牖作誘三年克之儼

也儼作備此本又皆無之豈所見別一本歟然彝

尊明言鹽邑志林其故則不可詳矣彝尊又言曹

溶曾見有三卷者然諸家著錄並無三卷之本殆

京氏易傳三卷舊本題曰陸績註溶偶觀之未審

因誤記誤說也昔宋王應麟輯鄭氏易註為學者

所重士舜此本雖不及應麟搜討之勤博而撮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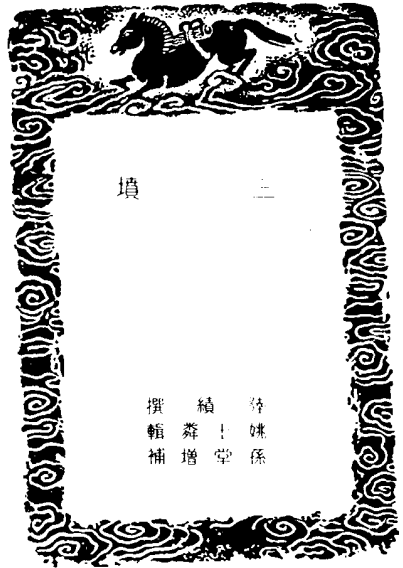
殘剩存什一於千百亦可以見陸氏易註之大略

矣績字公紀吳郡人官至鬱林太守加偏將軍事

蹟具吳志士舜字叔祥海鹽人十三而孤年二十

猶目不識丁寓居德清姜氏家姜始授以句讀晚

乃卓然自立蓋亦奇士云



三墳序

毛漸正仲撰

春秋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叙書以謂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漢書藝文志錄古書為詳而三墳之書已不載豈此書當漢而亡歟元豐七年予奉使西京巡按屬邑歷唐州之泌陽道無郵亭因寓食于民舍有題于戶三墳書某人借去亟呼主人而問之曰古之三墳也某家實有是書因命取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觀其言簡而理暢疑非後世之所能為也就借而歸錄間出以示好事往往指為偽書然考墳之所以有三蓋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之說三墳特異皆以義類相從曲盡天地之理復有姓氏紀年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信乎上古之遺書也胤征引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以謂夏后為政之典籍頗與書合豈後人之能偽邪世人徒以此書漢時已亡非後世之宜有且尚書當漢初重購而莫得武帝時方出於壁間詎可遂為偽哉予考此書既篤信之將以詒諸好事君子故為之叙云

山墳

明范欽訂

天皇伏羲氏

連山易

爻卦大象

崇山君 君臣相 君民官 君物龍

君陰后 君陽師 君兵將 君象首

伏山臣 臣君侯 臣民上 臣物龜

臣陰子 臣陽父 臣兵卒 臣象股

列山民 民君食 民臣力 民物貨

民陰妻 民陽夫 民兵器 民象體

兼山物 物君金 物臣木 物民土

物陰水 物陽火 物兵執 物象春

潛山陰 陰君土 陰臣野 陰民鬼

陰物獸 陰陽樂 陰兵妖 陰象冬

連山陽 陽君天 陰臣幹 陽民神

陽物禽 陽陰禮 陽兵謹 陽象夏

藏山兵 兵君帥 兵臣佐 兵民軍

兵物材 兵陰謀 兵陽陣 兵象秋

疊山象 象君日 象臣月 象民星

象物雲 象陰夜 象陽晝 象兵氣

傳

崇山君 君高其山 君臣相 相位至貴 君民官 君臨

百官以 君物龍 龍善變化能致 君陰后 后正體

也 君陽師 君師賢聖 君兵將 君不兵象專 君象

也 君首統方來

伏山臣 臣之象也 臣君侯 建侯軍民 臣民士 守

常業臣 臣物龜 勤不改品 臣陰子 訓事父也 臣陽父 以訓子也 臣兵卒 假其力也 臣象股 象股以

列山民 山有行列 民君食 民所尊崇以食為民 臣力 民之使力也 民物貨 四民之物 民陰妻 民有妻以 民陽夫 女之從夫 民兵器 以利用也 民象體 民為那本

燕山物 高下相兼 物君金 金主利用 物臣木 木為所冠 物民土 土生萬類 物陰水 水性潤下 故為臣矣 物火 火性炎上 物兵執 制故為兵也 物象春 春主發生 物之象也

潛山陰 深潛其山 陰君土 地德廣大 陰臣野 野地地理 陰民鬼 人死曰鬼 陰物獸 獸行于地 陰陽樂 樂本聲音 陰兵妖 罰妖異也 陰象 陰之象也

連山陽 山之相連 陽君天 天覆羣物 陽臣幹 幹相配陽 陽民神 神變萬物 陽物禽 禽飛天 陽禮 禮主早已 陽兵謹 天垂謫象 陽象夏 夏長陽之

藏山兵 藏剛于地 兵君帥 帥以統眾 兵臣佐 佐輔帥兵 兵民軍 軍有行列 兵物材 山生五材 兵陰謀 謀善計兵 兵陽陣 陣兵誓眾 兵象秋 秋殺物

疊山象 石疊其山 象君日 日陽精 象臣月 月陰精 象民星 星有行列 象物雲 雲有異形 象夜 夜景幽暗 象陽晝 晝日明察 象兵氣 氣妖異

象之 兵也 三 三 三

太古河圖代姓紀

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為太始太始者元胎之萌也太始之數一一為太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遊神動而靈故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太古者生民之始也太古之人皆壽盈易始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鳥獸蟲魚草木之實而男女構精以女生為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子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叙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眾多羣居連通從強而行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羣居以類相親男女眾多分為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提而治故號提提氏提提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有巢氏生太古之先覺識於天地草木蟲魚鳥獸俾人居巢穴積鳥獸之肉聚草木之實天下九頭咸歸有巢始君也動止羣羣相聚而尊事之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燧人氏有巢子也生而神靈教人炮食鑽木取火天下生靈尊

天皇伏犧氏皇策辭

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伏犧氏燧人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末甲八太七成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汎時龍馬負圖益分五色文開五易甲象崇山天皇始畫八卦皆連山名易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始明於世圖出後二成二十二易草木木枯月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後草木一易木王月命臣潛龍氏作甲曆伏制犧牛冶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頭為九牧因尊事為禮儀因龍出而紀官因鳳來而作樂命降龍氏何率萬民命水龍氏平治水土命火龍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天下之民號曰天皇太昊伏犧有庖升龍氏本通姓氏之後也昔在天皇居於君位咨於將咨於相咨於民華皇策辭皇曰惟我生無道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上升君位我父燧皇歸世未降河圖生民結繩而無不信於末甲八太七成三十二易草木惟我老極時生人眾多羣羣聚欲相吞害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子其未生我畫八卦自上而下咸安其居後二成二十二易草木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咨於四方上下無或私襲曰咸若咨眾之辭君無念哉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若無念哉皇

曰無為後二十二易草木吳英氏進曆於君曰
 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乃鳩衆於傳教臺告
 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傳教臺乃集生民
 后女媧子無
 之右上相共工下
 相皇桓飛龍朱襄氏耕龍吳英氏居君左右栗
 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
 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羣居於外
 皇曰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為子惟扶我
 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
 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
 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為子惟
 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曆
 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
 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
 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其
 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
 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備其居無或
 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上俾民
 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
 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
 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獺虎之類傷殘生命
 無俾同類大力之徒區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
 專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
 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
 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
 氣墳

人皇神農氏

歸藏易

交卦大象

天氣歸 歸藏定位 歸生魂 歸動乘舟
 歸長兄 歸有造物 歸止居域 歸殺降

地氣藏 藏歸交 藏生卵 藏動鼠
 藏長姊 藏育化物 藏止重門 藏殺盜

木氣生 生歸孕 生藏害 生動勳陽
 生長元胎 生育澤 生止性 生殺相剋

風氣動 動歸乘軒 動藏受種 動生機
 動長風 動育源 動止戒 動殺虐

火氣長 長歸從師 長藏從夫 長生志
 長動麗 長育違道 長止平 長殺順性

水氣育 育歸流 育藏海 育生愛
 育動魚 育長苗 育止養 育殺備

山氣止 止歸約 止藏淵 止生貌
 止動濟 止長植物 止育潤 止殺寬宥

金氣殺 殺歸尸 殺藏墓 殺生無恐
 殺動干戈 殺長戰 殺育無傷 殺止勳

天氣歸 聖人以禮 歸藏定位 聖人以儀 歸生魂
 聖人以賢 歸動乘舟 聖人以辨 歸長兄 聖人以歸育
 聖人以明 歸止居域 聖人以歸降 聖人以存 歸類
 造物 聖人以天 歸止居域 聖人以歸降 聖人以存 歸類
 地氣藏 聖人以國 藏歸交 聖人以道 藏生卵 聖人以
 聖人以飛鳥 藏動鼠 聖人以藏長姊 聖人以藏育化
 物 聖人以藏止重門 聖人以藏殺盜 聖人以藏
 木氣生 聖人以行 生歸孕 聖人以生藏害 聖人以
 生動勳陽 聖人以行 生長元胎 聖人以生育澤 聖人以

人皇神農氏政典

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
 化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
 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無亂
 於政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 交易
 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脩文教始畫八卦
 明君臣民物陰陽象以代結繩之政出言惟
 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天皇氏歸氣
 我惟代政惟若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特因地

利惟厚於民... 惟和氣亂作... 乃亂而昏而毒... 反私祿正滿過政... 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 遊于戈正亂過政... 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俯位惟忠相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遊夏不淫師不怠教不失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

地皇軒轅氏

乾坤易

文卦大象

乾形天 地天降氣 日天中道 月天夜明
山天曲上 川天曲下 雲天成陰 氣天習蒙
坤形地 天地圓丘 日地園宮 月地斜曲
山地險徑 川地廣平 雲地高林 氣地下濕
陽形日 天日照明 地日景隨 日月從朔

山日沉西 川日流光 雲日蔽露 氣日昏翳

陰形月 天月淫 地月伏輝 日月代明

山月升騰 川月東浮 雲月藏營 氣月冥陰

土形山 天山岳 地山磐石 日山危峰

月山斜巔 川山島 雲山岫 氣山巖

水形川 天川漢 地川河 日川湖

月川曲池 山川澗 雲川溪 氣川泉

雨形雲 天雲祥 地雲黃雲 日雲赤雲

月雲素雲 山雲疊峰 川雲流霽 氣雲散彩

風形氣 天氣垂氣 地氣騰盪 日氣晝圍

月氣夜圓 山氣籠烟 川氣浮光 雲氣流霞

乾坤天 聖人以仰 地天降氣 聖人以推中

中道 聖人以分畫景 月天夜明 聖人以辨昏象

行求 川天曲下 聖人以察姦使 雲天成陰 聖人以禱

天習蒙 聖人以明燭幽 坤形地 聖人以辨方隅

以祭 月地斜曲 聖人以正經介 山地險徑 聖人以通道路

廣平 聖人以故溝池 雲地高林 聖人以取材 氣地下濕 聖人以教

月冥陰 聖人以慎羣小

土形山 聖人以正 天山岳 聖人以嚴 地山磐石 聖人以深

固基 聖人以深 日山危峰 聖人以慎 月山斜巔 聖人以慎

川山島 聖人以防 雲山岫 聖人以財 氣山巖 聖人以深

水形川 聖人以法 天川漢 聖人以辨 地川河 聖人以紀

地日川湖 聖人以以 山川曲池 聖人以以 山川

潛聖人以以 雲川溪 聖人以以 氣川泉 聖人以以

雨形雲 聖人以以 天雲祥 聖人以以 地雲黃雲 聖人以以

風形氣 聖人以以 天氣垂氣 聖人以以 地氣騰盪 聖人以以

以辨 日氣晝圍 聖人以以 月氣夜圓 聖人以以 山氣

龍烟 聖人以以 川氣浮光 聖人以以 雲氣流霞 聖人以以

皇曰嗟爾天師備相正五百官士子農夫商人

工技咸若我言政典曰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地

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其

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

不背恩夫婦不背情兄弟不去義鳥獸不失長

草木不失生政典曰方圓角直曲斜凹凸必有

道道以統下下以事上上以施仁仁以保位位以制義義以備禮禮以制情情以敦信信以一德德以明行行以崇教教以歸政政以崇化化以順性性以存命命以保生生以終壽

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疑作或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

皇曰后土中正爾識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

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賢爾咨爾行無掩大賢以檢財無私惡德以私賞

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以簡恭爾惟念哉

皇曰太封西正爾分干戈刑法爾掌爾平

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

皇曰天師備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於休

三墳

後序

傳曰河圖隱於周初三墳亡於幽厲洛書火於亡秦治世之道不可復見余自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斷簡脫皆篆字乃上古三皇之書也

古三墳書略

雜撰

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疊卦而其名皆曰卦及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于唐州比陽之民家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對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于前世沈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于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皇子曰張天覺言得之于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偽天覺偽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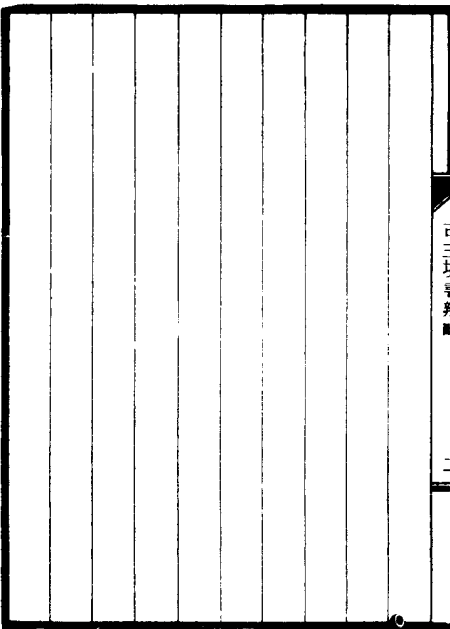
馬實與曰按天子所定之書其亡于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亦不知其為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于天子而謂其書忽出于元豐間其為謬妄可知矣深好命而尊信之過矣又沈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象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爲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毛漣三墳序曰元豐七年余奉使西京巡按屬邑歷唐州之比陽漢民舍有題于戶三墳書某人借去嗚呼主人而問之曰古之三墳也其家實有是書取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中興書目中有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一篇合為三卷皆依託也

吾邱衍曰三墳書此偽本大不可信言辭俗謬字法非古尚書無也字此書有之

盛熙明曰三墳乃偽書必字合從八七此從心加一筆走之合從也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謬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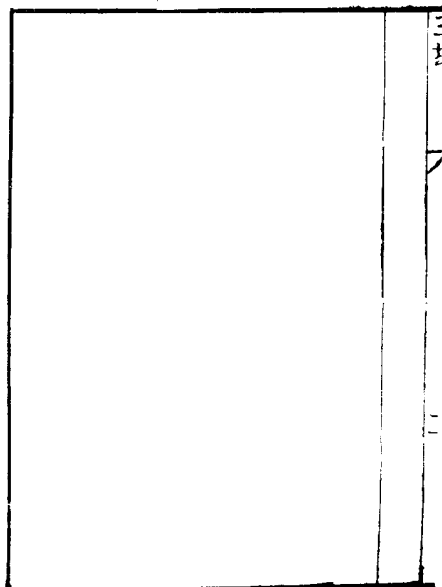
丁三墳書略



右三墳書一卷通考暴氏云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陳氏云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偽書也來際鄭氏獨云此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所能為也且如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未為異事也馬貴與則謂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為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為繆妄可知矣漆好奇而尊信之過矣羅長源亦謂書生高談風月華草間猶足以蓋其淺至於語易自非悟人鮮有不可笑者至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物陰陽兵象始明焉一語之中淺鄙備見是豈隆古包氏語哉其贗可知今按通考以三墳附列書經而通志藝文略竟以此為三皇太古書與歸藏連山二易冠易經首分三卷有柴森傳歷長源所謂近聞有為之傳以進者豈即柴森歟今叢書本題晉阮咸注未知何據汝上王謙識

三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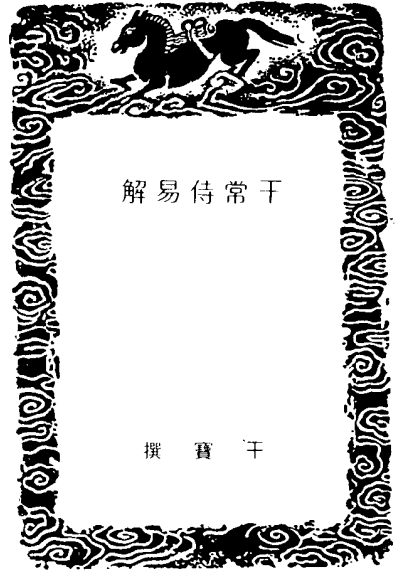
二



古三墳一卷

案三墳之名見於左傳然周秦以來經傳子史從無一引其說者不但漢代至唐咸不著錄也此本晁公武讀書志以為張商英得於北陽民舍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為毛漸得於唐州蓋北宋人所為其書分山墳氣墳形墳以連山為伏羲之易歸藏為神農之易乾坤為黃帝之易各衍為六十四卦而繫之以傳其名皆不可訓詁又雜以河圖代姓紀及策辭政典之類淺陋尤甚至以燧人氏為有巢氏子伏羲氏為燧人氏子古來偽書之拙莫過於此是故宋元以來自鄭樵外無一人信之者至明何鏗刻入漢魏叢書又題為晉阮咸註偽中之偽益不足辨矣

案左傳稱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孔安國書序所解雖出依託至劉熙釋名則確屬古書據所訓釋則三墳乃書類非易類也然偽本既託於三易不可復附書類中姑從易緯之例附其目於諸家易說之末



干常侍易解

寶干撰

干常侍易解跋

嘗覽羣籍干子十卷于今升寶周易注十卷周易宗塗四卷文義一卷問難二卷玄品二卷有其名亡其書及從里中太史氏後借讀文淵閣書目易類一百十種晉以上唯存京君明傳鄭康成注王輔嗣畧例并注而子夏傳唐張素履偽作不親有干氏易畧見李鼎祚易傳集解中海鹽樊侯博綜墳典專精撰述錄示干常侍易解似於載籍節比句櫛者絕無僅有希世奇書也令升新蔡人徙吳郡海鹽仕吳為著作郎賜爵關內侯入晉領國史為徵騎常侍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所著晉紀總論撰神記具在志林必悉之凌稚哲萬姓統譜干于二姓俱收令升不幾於金余余栢相李季兩氏掛名耶是以洪陽毫釐字辯不可不寓目于氏宗干孳于氏宗于定國干喬有居海鹽有居嘉善以博埴為叢干窰鎮由是得名是干非干無疑試取阮嗣宗易義同刻題曰晉易亦快事也

繡水項臯謨懋功甫誤

干常侍易解

干常侍易解跋

有元我祖手錄傳此但不能得陸氏易與稱合璧夜光耳昔人有謂令升著作都非正典其然乎更為手訂以竣完本慰吾祖未見之思則在我有志昆孫之圖之也

正德七年壬申秋七月三日致仕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六世孫勳拜手跋

干常侍易解卷上

鹽邑志林第又六帙

鄭端胤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上經

乾上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美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陽在九二二月之時自臨來也二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于美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爻以氣表絲以龍與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焉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始出地上而接動物人為靈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仰憂嘉會之不序俯懼義和之不見反復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憂中之喜補過者也文恨早耀文明之德以蒙大難增修承順以懷多福故曰无咎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陽氣在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四虛中也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于地而未能飛于天也四以初為應淵謂初九甲子龍之所由外也或之

者疑之也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也
守柔順則逆天之應通權道則為經常之教故
聖人不得已而為之故其辭疑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夫來也五在天位故曰
飛龍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
既覩故曰利見大人矣

上九亢龍有悔

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亢過也體乾既備上位
既終天之鼓物寒暑相報聖人治世威德相濟
武功既成在上戒盈而不反必陷于悔
案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湯有慙德斯類
是也

君子以自強不息

言君子通之于賢也凡勉強以德不必須在位
也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
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捨
力故曰自強不息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夫純陽天之精氣四行君子懿德是故乾冠卦
首辭表篇目明道義之門在於此矣猶春秋之
備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則體仁正己所以
觀物運動知時所以順天器用隨宜所以利民
守正一業所以定俗也亂則敗禮其教淫逆則
拂時其功否錯則妨用其事廢忘則失正其官
敗四德者文王所由興四愆者商紂所由亡
利貞者性情也

以施化利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

君子以成德為行

君子之行動靜可觀進退可度動以成德无所

苟行也

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陰氣之始婦德之常故稱元與乾合德故稱亨
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
以馬象也坤陰類故稱利牝馬之貞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重陰故稱六剛柔相推故生變占變故有爻繫
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陽
數奇陰數耦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
初五月之時自始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
言陰氣動矣則必至于履霜履霜則必至于堅
冰言有漸也藏器于身實其候時故陽在潛龍
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
顯以履霜也

不習无不利

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邇來也陰出地上佐陽
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
者也臣貴其直妻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
大士該九德然後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後
可以配君子道成于我而用之于彼不妨以仕
學為政不妨以嫁學為婦故曰不習无不利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女德光于夫士德光于國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陽降在四三公
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上失其權位在諸侯
坤體既具陰黨成羣君弱臣強戒在二國唯文
德之臣然後可以遭之運而不失其柔順之政
坤為文坤象既成故曰含章可貞此蓋平襄之
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

故曰或從王事遷都誅親疑于專命故亦或之
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于濟國安民故曰有
終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位彌高德彌廣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
必隱懷智苟容以觀時舉此蓋竄賊遠瑗與時
卷舒之爻也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不逮故无
譽也

六五黃裳元吉

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剝者反常道也
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也中美能黃上
美為元下美則裳陰登于五柔居尊位若成昭
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機雖惟體
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
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也故曰黃裳元吉
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當總已之任處疑僭之間而能終元吉之福者
由文德在中也

其血玄黃

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于酉而卦成于乾
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于野外曰郊外
故稱龍焉陰德過度以必乾戰野外曰郊外
曰野坤位未申之維而氣溢酉戌之間故曰于
野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玄黃言陰
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故
文王之忠于殷抑參二之強以事獨夫之紂蓋
于彌逢其闕而匡救其惡以祈般命以濟生民

也紂遂長惡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義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天道窮至于陰陽相薄也君德窮至于攻戰受誅也柔順窮至于用權變矣

用六利永貞

陰體其順臣守其柔所以秉義之和履貞之幹唯有推變終歸于正是周公始于負象南面以先王道卒復于明辟以終臣節故曰利永貞也含萬物而化光

光大也謂坤含藏萬物順承天施然後化光也

宜建侯而不寧

水運將終木德將始既周際也百姓盈盈匪君子不寧天下既遭屯險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故封諸侯以寧之也

蒙者離官陰也世在四八月之時降陽布德齊

為正月卦也正月之時陽氣上達故屯為物之始生蒙為物之稚也施之于人則童蒙也苟得其運雖蒙必亨故曰蒙亨此蓋以寄成王之遭周公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言天後成王之將以養公正之道而成三聖之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戊寅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為法律寅為貞廉以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

蒙以養正聖功也

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言天後成王之將以養公正之道而成三聖之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六戊寅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為法律寅為貞廉以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

蒙以養正聖功也

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言天後成王之將以養公正之道而成三聖之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象也說解也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故曰

用說枉悛既感金勝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各初二失位各之由也

序卦曰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需坤之遊魂也雲升在天而雨未降翺翔東西須之象也王事未至飲宴之日也夫坤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蔬之所主禽獸魚鼈之所託也而在遊魂變化之象即亨變腥實以為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

需有孚光亨貞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乾坎之際也既已受命進道北郊未可以進故曰需于郊處不避汗出不辭難臣之常節也得位有應故曰利用恒雖小稽留終于必達故曰无咎

訟不可成也

君子以作事謀始

省民之情以制作也武王故先觀兵孟津蓋以

小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謀始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坎為險坤為順兵革刑獄所以險民也毒民于險中而得順道者聖王之所難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刺肌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皆所以荼毒奸兇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以治民明不復已而用之故于

象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

上六大君有命

大君聖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為王位至師之象而變其例者上為郊也故易位以陽武王親征與師人同處于野也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為宗廟武王以文王行故正開國之事于宗廟之爻明已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故書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開國封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非所能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湯武之事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楚靈齊閔窮兵之禍也

比者坤之歸魂也亦世于七月而息來在巳去

陰居陰承乾之命義與師同也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坤德變化反歸其所四方既同萬國既親故曰比吉考之著龜以謀王業大相東土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郊鄆卜世三十年七百德善長于兆民誠祿承于被業故曰原筮元永貞逆取順守居安和如危故曰无咎天下歸德不唯一方故曰不寧方來後服之夫違天失人必災其身故曰後夫凶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在坤中坤國之象也得位應五而體寬大君樂民人自得之象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乙卯坤之鬼吏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周為木德卯為木辰同姓之國也爻失其位辰體

陰賊管蔡之象也此建萬國唯去此人故曰比

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乎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為三公在比之象而得其位上比聖主下御

列國方伯之象也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宣

上志綏萬邦也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上志綏萬邦也

象曰小畜卦缺

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決也居中履正為履貞主萬方所履一決于

前恐夫失正恒懼危厲故曰夫履貞厲位正當

也

乾上

坤上

離上

乾上

離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兌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四時之變懸乎觀文明而化成天下文章觀日

月而要其會通文明而化成天下

象曰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飾其政故

得上志也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干常侍易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四時之變懸乎觀文明而化成天下文章觀日

月而要其會通文明而化成天下

象曰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飾其政故

得上志也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震上

坤上

干常侍易解卷中

隨邑志林第又六帙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下經

巽上

震上

乾上

坤上

離上

坎上

艮上

巽上

震上

乾上

坤上

離上

坎上

艮上

巽上

震上

乾上

坤上

離上

坎上

艮上

巽上

震上

乾上

坤上

離上

坎上

艮上

巽上

震上

位而體奸邪處震之動懷巽之權是矯命之士爭奪之臣桓文之文也故曰益之用凶事在益之家而居坤中能保社稷愛撫人民故曰无咎既乃中行近人故曰有孚中行然後附列盟會仰致錫命故曰告公用圭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九五則飛龍在天之爻也應天順民以發號令故曰孚號以柔央剛以臣伐君君子危之故曰有厲德大而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
殷民告周以紂无道

九五以把包瓜含章
初二體巽為草木二人為田田中之果柔而蔓者瓜之象也

剛中而應故孚也又言乃利用禴於春時也非時而祭曰禴然則文王儉以恤民四時之祭皆以禴禮神享德與信不求備也故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祀實受其福九五坎坎為豕然則禴祭以豕而已不奢盈於禮故曰有喜矣

初六賢困于株木
兌為孔穴坎為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穴賢之象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水穀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得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潔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于五世改殷紂比屋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法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時宜損益雖異囊括則同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當殷之末井道之窮故曰汔至周德雖興未及革正故曰亦未繙井井泥為穢百姓无仰比屋之間交受塗炭故曰羸其瓶凶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在井之下體本土爻故曰泥也井而為泥則不可食故曰不食此託紂之穢故不可以養民也舊井謂殷之未喪師也亦皆清潔无水禽之穢又况泥土乎故曰舊井无禽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仁謂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惻傷悼也民乃外附故曰可用汲周德求破故曰王明王得其民德其王故曰求王明受福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處井上位在瓶之水也故曰井收幕覆也井以養性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蘊典禮而不興教故曰井收勿幕勿幕則教信于民民服教則大化成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者也武王陳兵孟

津之上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爾乃伐之所謂已日乎革而信也初九華用黃牛之革

革固也離為壯牛離之本坤黃牛之象也在革之初而无應據未可以動故曰華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又入上象喻紂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順之動凶器而前歌後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陣兩甚至水德賓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也君子大賢次聖之人謂若太公周召之徒也豹

虎之屬蔚炳之次也君聖臣賢殷之頑民皆改志從化故曰小人革面天下既定必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卒之士使為諸侯故曰征凶居貞吉得正有應君子之象也

案兇為口乾為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也乾為大人虎變也兇為小人革面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凡舉鼎者鉉也尚三公者王也金喻可貴中之美也故曰金鉉鉉鼎得其物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貞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又貴於金者凡烹飪之事自鑊升於鼎載于俎入於口馨香上達動而爾貴故鼎之義上又

愈吉也鼎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曰吉无不利

象上震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周木德震之正象也為殷諸侯殷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懷多福厥德不即以受方國故以百里而臣諸侯也為諸侯故主社稷為長子而為祭主也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七鬯者上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得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來虩虩美里之危也笑言啞啞後受方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應而以乘剛為危此託文王之得累功以被囚為禍也故曰震來厲億歎辭也貝寶貨也產乎東方行乎大塗也此以喻紂拘文王閔天之徒乃於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貝而以賂紂也故曰億喪貝貝木物而方升于九陵今雖喪之猶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得者七年之日也故書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

象曰其利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處漸高位漸漸之進順艮之言謹異之含履坎

之通據離之輝婦媿既終母教又明有德而可

受有儀而可象故曰其利可用為儀不可亂也

受命惟七年是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木數三故三歲致凶於災

闕之象也既屋豐家若闕地戶間寂無人震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歸妹人之終始也歸妹者哀落之女也父既沒矣兄主其禮子積父業人道所以相終始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

雷薄于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也君子象之故不敢恃當今之虞而慮將來之禍也

勿憂宜日中

豐坎宮陰世在五以其宜中而憂其坎也坎為夜離為晝以離變坎至于天位日中之象也穀水德坎象盡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而心小既居天位而戒懼不怠勿憂者勸勉之言也猶詩曰上帝臨爾无貳爾心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間其无人三歲不覿

在豐之家居乾之位乾為屋宇故曰豐其屋此蓋記紂之侈造璿宮玉臺也蔀其家者以記紂多傾宮之女也社稷既亡宮室虛曠故曰闕其戶間其无人間无人貌也三者天地人之數也凡國于天地有興亡焉故王者之亡其家也必天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亦弗之亡也故曰三歲不覿凶然則璿室之成三年而後亡國矣

案上應于三三互離巽為戶離為目目而近戶

闕之象也既屋豐家若闕地戶間寂無人震

木數三故三歲致凶於災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象曰終以舉命上逮也

為戎狄之居凡若此類可謂知幾也皆稱君子君子則以得幾不必聖者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男女猶陰陽也故萬物化生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辭主於人事也

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辨物備物類也正言言正義也斷辭斷吉凶也如此則備於經矣

謙德之柄也

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言易道戒懼為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外謂丈夫之從王事則夕惕若厲內謂婦人之居室則无攸遂也雖无師保切磋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已者也

易之為書也

重發易者別殊旨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為震爻九二為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巳亥言兌也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為善物得往為惡物王相為與休廢為衰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粲然也

爻有等故曰物

等羣也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眾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順中有物曰噬嗑是其義也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其辭為文也動作云為必考其事今與爻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則非今日之吉凶也故元亨利貞而穆姜以死黃裳元吉南蒯以敗是所謂文不當也故于經則有君子吉小人否於占則王相之氣君子以遷官小人以遇罪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言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地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為天下生用著之法者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彊字之曰道繫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春秋穀梁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後世浮華之學彊枝離道義之門求入虛言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謬說歟行大舜之所疾者乎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錯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者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

晉書也明夷誅也

日中君道明也明君在上罪惡加刑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凡易既分為六十四卦以為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夫子又為序卦發明其相承受之義然則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倉精受命短長之期備於此矣而夫子又重為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覆相酬者以示來聖後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者存乎變是以終之以決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通則變通則久總而觀之伏羲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黃農之化朱均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節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攝政非湯武之典成王幼年也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之弊薄故春秋闕諸三代而損益之類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弟子問政者數也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則則備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故聖人之於天下也同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以貫之矣 干常侍易解卷下



周易略例

王弼 著
孫 詒 注

周易略例序

原夫兩儀未立神用藏於視聽一氣化矣至賾隱乎名言於是河龍負圖犧皇畫卦仰觀俯察遠物近身八象窮天地之情六位備剛柔之體言大道之妙有一陰一陽論聖人之範圍顯仁藏用實三元之胎祖鼓舞財成爲萬有之著龜知來藏往是以孔丘三絕未臻樞奧劉安九師尚迷宗音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漁獵墳典徧習周易研窮耽玩無舍寸陰是知卦之紀綱周文王之言略矣象之吉凶孔仲尼之論備矣至如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偽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神巨濟邦家推辟咎悔雖入非上聖亦近代一賢臣謹依其文輒爲注解雖不足敷弘易道庶幾有裨於教義亦猶螢燐增輝於太陽洎流助深於巨壑臣之志也敢不上聞唐四門助教邢昺序

周易略例

周易略例

晉王弼著 唐邢昺注 明范欽訂

啓者舉釋綱目之名統明文理之稱累不具也例舉並也輔嗣以先儒注易二十餘家雖小有異同而述祖述推比所見持殊故作略例以辯諸家之惑錯徐文理畧錄之也

明象

夫象者何也設問端故曰何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也統論一卦功用之主立主之義

明象也夫象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

明象者至寡衆不能理衆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制其動者貞正之一

君體君體合道動是一以爲天下貞然則一爲

動作天地不能制動夫音符後同故衆之所

以得成存者主必致一也致存者必歸於一故

無心於存者動之所以得成運者原必無二也

動所以運運不已者謂無二物无妄然必由其

理物無妄於動而動不息也物无妄然必由其

會之有元統領之以元首故繁而不亂衆而不

一以明也交亂舉貞一之足以明其用剛柔相

乘可立主以定也六爻有剛有柔或柔或剛是

故雜物撰德撰數也雜數其德行辯是非辨明

位而承之是也失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然則

剛柔而得中也因柔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吉

也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

也無爲之一者道也君也統而推尋萬物雖由

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本謂君

也道也義雖廣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

舉之在一也

舉之在一也

舉之在一也

明交通變

夫交者何也設問端故曰何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也統論一卦功用之主立主之義

明象也夫象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

明象者至寡衆不能理衆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制其動者貞正之一

君體君體合道動是一以爲天下貞然則一爲

動作天地不能制動夫音符後同故衆之所

以得成存者主必致一也致存者必歸於一故

無心於存者動之所以得成運者原必無二也

動所以運運不已者謂無二物无妄然必由其

理物無妄於動而動不息也物无妄然必由其

會之有元統領之以元首故繁而不亂衆而不

一以明也交亂舉貞一之足以明其用剛柔相

乘可立主以定也六爻有剛有柔或柔或剛是

故雜物撰德撰數也雜數其德行辯是非辨明

位而承之是也失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然則

剛柔而得中也因柔云貞大人吉以剛中也吉

也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

也無爲之一者道也君也統而推尋萬物雖由

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本謂君

也道也義雖廣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

舉之在一也

舉之在一也

舉之在一也

舉之在一也

舉之在一也

舉之在一也

舉之在一也

為也變之所生於情偽情偽所適夫情偽之
 動非數之所求也情欲偽動故合散屈伸與體
 相乖塗一為百或性同行乖情貌相違同歸殊
 為體貴相從就六二志在靜退不欲相就人之
 多辭已獨處正其體雖合志則不同故曰合散
 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身雖屈而形躁好靜質柔
 情無憂悶其志則申故曰屈伸形躁好靜質柔
 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相如風虎雲龍嗚吟
 相從則情體乖違質願相反故歸妹九四歸
 妹愆期遲歸有時四體是震是形躁也愆期待
 時是陰是質柔也志使剛武為于大君是委
 剛也也巧歷不能定其筭數聖明不能為之典
 要不能定筭其數制典法立要會也法制所
 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維復法制度量不能
 亮為之平豈在夫大哉情有巧偽變動相乖不
 測不知豈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
 者或困於酒色之娛陵三軍暴威武視暴威武
 皆體實剛猛懼在微小故大畜初九有厲利已
 九二揆說輒後剛健性於柔弱也朝直遠反
 廷音近不必比遠不必乖不必乖離屯六二初
 九年乃守此例是也日畧五維遠同聲相應高
 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
 同聲相應不必均高卑也召雲者龍命曰君律
 同氣相求不必齊形質也此明無識感有識故
 雲氣無識命陰日者陽律二女俱是陰類而相連
 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剛柔雖異而中體此明
 異類隆墜永歎遠壑必盈不長也處高輝而長
 相連墜壑之中遠壑唱和相應也墜本又作墜
 直其下同於遠壑唱和相應也墜本又作墜
 家壘火名反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也散
 也也壘火名反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也散
 守也壘火名反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也散
 內處外則則然遠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
 六至親不能相保守也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
 乎異心同在一舟而俱濟彼岸胡越雖殊其心

越利而相保何患乎異心而濟一本作而載胡
 苟識其情不愛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苟識
 之情何憂胡越也苟識其情不愛乖遠苟明其
 諸物之心愛其用也苟識其情不愛乖遠苟明
 侯之慮在於商物爰發告之其慮益精談音抗
 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睽類也男女睽而其
 志同其唯明爰者乎知爰合察安危辭吉凶故
 有善邇而遠至命官而商應善修治也邇也
 此和於彼聲同則應有若官商也善邇也
 遠應若中孚之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鳴也
 作結語脩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
 俯離也與謂上也取謂下也君上福祿不獨
 有之天下人服者感君之德大有六二故情偽相
 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之例是也
 感遠近相追正應相感是為情類之三上之例
 有應難遠而相追相感是為情類之三上之例
 屈伸相推同人三三有愛有惡相推相攻伐否泰
 女章見情者獲直往則違獲得也見彼之四情往
 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各
 是也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器而後有格
 括括結也動則擬議極於變化語成器而後有格
 結閣之惠也詳成器而後有格或語成而後
 格不知其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者見乎其
 情者也鼓舞變變化也易道變化應人如響應
 不從之而變是顯見其情係辭曰聖人是故範
 之情見乎辭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是故範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
 也模範周圍天地變化之道而無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陽道晝陰道夜
 陰之時不以生長而為功在陽之時不以生也
 而為功是以生長無窮若以生長為非天下之
 功各盡於有物之功極豈得無窮乎非天下之
 至變其就能與於此哉萬物則不能與於此也

預音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爻以存時
 明卦適變通爻一本又作明卦通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卦者時
 之時中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泰時則行否
 之時發小大故辭有險易否卦辭險泰卦辭易
 辭以收反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
 章內同也夫復墮之用一時有豐亨之用反有
 反而凶也夫復墮之用一時有豐亨之用反有
 羈旅之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諸卦之體兩
 隨卦而變泰之初九損柔乘征吉否之反其爻
 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推
 用無常爻逐時變故事無軌度動靜故推
 出靜入屈往伸來附變所適也故名其卦則
 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則吉從其
 類名其變則凶從其類震時尋名以觀其吉
 則動應其用則時則靜應其用則觀其吉凶
 則舉時以觀其動靜也舉其震則觀其動靜也
 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
 者爻所處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則承陽
 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則承陽
 承陰則逆故小過六五承剛逆也六二承陽順
 承陰則易近難則險需卦九三近坎險也初
 九遠險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始終之象
 易矣也內卦是處外卦為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
 也也內卦是處外卦為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
 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上下雖遠
 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上下雖遠而可
 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師之六五為師之主體
 往討處得尊位所以不懼也選九五嘉選貞吉
 處選之時小人浸長君子道消逃選於外附著
 尊位率正小人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
 不致為亂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
 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體雖柔弱不憂於斷

終得剛勝則噬嗑六五噬乾肉得黃金之例初
交處下應於四者即是體後而激為之先則
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物競而獨安於靜者
征吉之例是也斷丁亂反
要其終也上九自天祐之吉不利餘並乘剛
由居上極要其終也安靜不處於位
平應察安危者存乎位動則不安存乎位
三辨則安者節之六四安節之例安危存乎位
晉之九四晉如鼫辯逆順者存乎承乘陽乘於
鳳真厲之數是也
師之六二師或輿尸凶陰承於陽順也噬嗑六
三小吝无咎承於九四雖失其正小吝无咎也
明出處者存乎外內避君子處內遠近終始各
存其會適得其時則凶辟險尚遠趣時貴近
九利用賓于王此貴近也辟音避本亦作避後
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比初六有孚无咎上六
不遠復无祗悔元吉上六迷復凶乾上九初九
有悔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
利之例是也此明夷務暗豐尚光大
志反好戶報反明夷務暗豐尚光大
貞晦其明也豐云吉凶有時不可犯也
勿憂日中是也
分輕犯動靜有適不可過也動靜適時不
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壯夫之九
有凶得位有應時方陽長同決小人三獨應之
犯時之忌凶其宜也大過九四陽處陰位能
隆其棟良由應初則有他吝此所適達時能
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試滅君主達於臣道
不可傾危若離之九四突如其悔妻子用顏色
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例是也
而不可易也人尚嚴不可慢易也若家人九三
家人嗃嗃婦子婦子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
位不可犯也既定不可觸犯當如字
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微兆悔吝纖介細
不可慢易而不慎也介觀父思變變斯盡矣
音界本又作分符問反觀父思變變斯盡矣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立象所以表
言者顯明其象若乾能變化龍是變物欲明乾
象假龍以明乾象明龍能變化龍是變物欲明乾
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象以盡意言生於
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言若能生龍象生於意
故可尋象以觀意乾能明意尋乾以觀其意以
象盡象以言著言之盡也象以盡之故言者所
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
象既得龍象其言可忘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蹄以喻言兔以喻象存蹄得兔得兔
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筌筌七全反筌蹄
事見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蹄以
筌以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
者也未得意者存象象有非象象生於意而存
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在意也言生於象
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在象也然則
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忘象
忘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後得之故立象
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
虛意可遺象盡情可遺畫若畫和同之意忘其
天火之象得同志之心核等之畫盡可棄也
重直龍及畫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
如象反下同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
徵微驗也觸逢事類則為象魚龍牛馬義苟在
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乾亦云三羊
坤卦无乾象交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
亦云北馬交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
健何必乾乃為馬乾六二亦稱馬應音馬
而或者定馬於乾唯乾乾為馬案文責卦有馬
无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
象變又不足推致五行象也○漫未半反

失其原巧愈彌甚一失聖人之原肯庸縱復或
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失守筌蹄
也遺健順則空說龍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辭位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陰陽居之
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亦不及初上何乎
計反下同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无位陽居
需上六云雖不當位之也若以上為陰位邪則
需上六不得云不當位也若以上為陽位邪則
乾上九不得云貴而无位也陰陽處之皆云非
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不論當位失
初上者是事之終始无陰陽定位也初為始
於人為終始非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无位
祿位之地也
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有位而云无者也履觀
衆卦盡亦如之初上无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夫
位者列貴賤之地待才用之宅也宅居也二四
之三陽貴父者守位分之任應貴賤之序者
君子居之也應之以序位有尊卑父有陰陽尊者父之所
也應之以序位有尊卑父有陰陽尊者父之所
處卑者陰之所履也故以尊為陽位卑為陰位
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
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
謂之陰位初上者體之終始事之先後也故位
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陰陽定也尊卑有常
序終始无常主之恒主也○分扶問反下同去
反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
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終始卦不可无六爻
初上雖无陰陽本位是終始之地也統而論之

爻之所處則謂之位卦以六爻為成則不得不謂之六位時成也無亦

略例下本或無下字

凡體具四德者則轉以勝者為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元為生物之始春也亨為會聚於物夏也利為和諧品物秋也貞能幹濟於物冬也君子大人之法也

也利貞也凡陰陽者相求之物也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所存也

凡陰陽二爻率相比而無應則近而不相得也六三無應於上二四皆非已親是無應則近而不相得之例

有應則雖遠而相得有應則雖遠而相得之例

然時有險易卦有大小否險泰易遊小臨同

救以相親同辟以相疎睽之初九九四陰陽非交字相救而得悔心是同救相親困之初六下應於四潛身幽谷九四有應於初來徐徐志意

兩相疎遠也故或有違斯例者也然存時以考之義可得也

凡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辯一爻之義者也彖統論卦體象各明一爻之義也

主以應於乾成卦之體在斯一爻故彖叙其應雖危而亨也彖曰柔履剛說而應乎乾象則各言六爻之義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體

而指說一爻之德故危不獲亨而見咥也履六三尾咥人凶彖言不咥象言見咥明爻象其義各異也

之九二亦同斯義彖云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柔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應則任矣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戶无眚

凡彖者通論一卦之體者也一卦之體必由一爻為主則指明一爻之美以統一卦之義大有

之類是也卦體不由乎一爻則全以二體之義明之豐卦之類是也

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者也防得其道故得无咎也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无言无咎者本

亦有咎由吉故得免也師貞丈人吉无咎注云

无咎者先免於咎而後吉從之也此初

犯於咎則獲吉也需之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

亦曰无咎故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

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之謂矣慈軒萬反

卦略凡十

不能自濟必依於彊民思其主之時也故陰爻

皆先求陽不召自往馬雖班如而猶不廢不得

其主无所馮也初體陽爻處首居下應民所求

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江海處下百川歸之君乃旦反選明夷卦同

陰困童蒙陽能發之凡不識者求問識者識者

不求所告聞者求明明者不諮於闇故童蒙求

我匪我求童蒙也故六三先唱則犯於為女四

遠於陽則困蒙各初比於陽則發蒙也昧音

亦作資遠來滿反觀

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

美也九五夫復貞厲復道惡盈而五處尊位二

美也居陽位則見呼也

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

美也九五夫復貞厲復道惡盈而五處尊位二

美也居陽位則見呼也

制禮陽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

美也九五夫復貞厲復道惡盈而五處尊位二

無此句韓注有或傳寫者誤

臨此剛長之卦也剛勝則柔危矣柔有其德乃得免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尚遠之為吝遠為章觀近為觀國

而守其常則是危而不扶凶之道也以陽居陰

拯弱之義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為美濟衰救

危唯在同好則所贍福矣故九四有應則有它

吝九二无應則不利也大過之時陽處陰位

之拯呼報反贍常熱反福必淺反

相對者也臨剛長則柔危遯柔長故剛遯也

遯小入浸長難在於內亨在於外與臨卦

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

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

處壯則觸藩矣觸音錫反

君子于行五最近之而難不能溺故謂之箕子

之貞明不可息也三處明極而征至闇故曰南

狩獲其大首也遠難藏明夷之義

三三睽者睽而通也於兩卦之極觀之義最見

矣極睽而合極異而通故先見怪焉洽乃疑亡

也大動而上躁動而下睽義見矣

三三豐此一卦明以動之卦也尚於光顯宣陽

也豐通反豐上同洽咸夾反本又作合

三三豐此一卦明以動之卦也尚於光顯宣陽

也豐通反豐上同洽咸夾反本又作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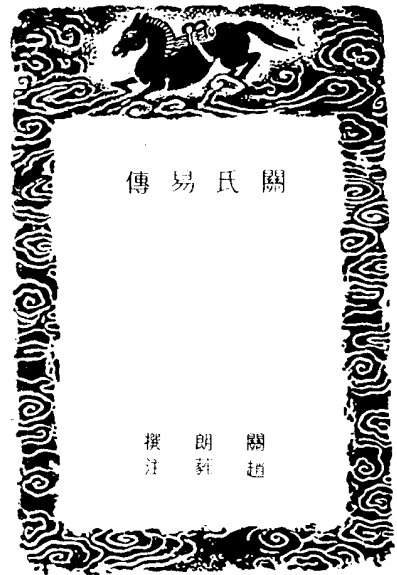
三三豐此一卦明以動之卦也尚於光顯宣陽

也豐通反豐上同洽咸夾反本又作合

發暢者也故爻皆以居陽位又不應陰為美其
統在於惡闇而已矣小闇謂之沛大闇謂之蔽
闇甚則明盡未盡則明昧明盡則斗星見明微
故見昧无明則无與乎世見昧則不可以大事
折其右肱雖左肱在豈足用乎日中之盛而見
昧而已豈足任乎
昧也○惡為路及沛皆未
鄰步口反昧音妹本亦作妹又作沫皆未
具反下文同與如字又音預折之舌反

周易略例卷終

右干弼易略例一卷通考與易注繫辭注通為十
 牽弼字輔嗣山陽人魏尚書郎本與鄭康成並祖
 費氏易而鄭易多論互體故雖與王氏學並立及
 顏延之為祭酒遂黜鄭置王以訖隋唐學者專慕
 王學遂為中原之師孔氏正義所以謂其學獨冠
 古今也此略例又其注易本原邢昺謂其大則總
 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者是也而明象
 辨位二篇尤為淵邃其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
 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若案爻責卦互體不
 足遂及卦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
 愈益甚朱子同嘗推衍其說近世學人猶有欲操
 輔嗣之戈而張康成之幟者其亦誤矣陸氏經典
 釋文於周易音義復附釋周易略例云此是輔嗣
 所作既相承講之今亦隨世音焉或有題為第十
 者後人輒加之耳通考故亦以此通為十卷云故
 上王漢識



關氏易傳

關趙朗撰 關朗撰 關趙撰

關氏易傳

天水趙黈注 四明范欽訂

欬非聖人五十安知天命然從事於易雖亂離中未嘗釋卷蓋天命深微莫研其極而子明之傳雖相通之然恨此書亡篇過半今所得者無能詮次但隨文義解注庶學者觸類而長當自知之爾

傳張聯可東先賢傳與此傳文義畧同欬為此傳蓋關氏門人弟子家師事迹於易傳首尊其道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其有經濟大器或以占筮示人而不求官達魏太和末魏孝文帝年號并州刺史王虬王通之先奏署子明為記室嘗謂子明曰足下今之英賢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因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昔嘗言之張太素魏書朕以下莖之道不足見爾虬曰比人言微道深非彝祚所能知也詔見帝問老易子明奇言玄宗實陳王道諷帝以慈儉清靜為本而

飾之以刑政禮樂翌日帝謂王虬曰卿誠知人關朗管樂之器豈占筮而已虬拜舞稱謝曰昔伊尹負齔以干成湯今關朗假占筮而謁陛下君臣感遇固有所因自是使虬與子明著成疑筮論數十篇即今易孝文帝崩明年虬卒子明遂不仕居臨汾山在汾州授門人春秋老易號關先生學虬長子彥為同州刺史亦師焉謂子明曰彥悲先君與先生志不就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何悲乎彥凡就子明占興亡治亂言無不應然必先人事而後語卦彥不能測從容問曰先生每及興衰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無乃持二端乎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則治亂有可易之理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見重於前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變動也善人少惡人多天陰陽半而巳卦六爻初上皆無正位其用事四爻而也四少善人多以正前文也善暗主衆明君寡命列辟亦存堯舜禪代曠世不逢堯舜善君伊周少惡多堯舜禪代曠世不逢堯舜善君伊周復辟近古亦絕伊尹以太甲不善而放之既善其既明則歸矣此非運之不可變化之不可行蓋道攸世促也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少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

必有所由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變也何謂無二端彥曰周公定易于郊邠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史傳七百獨此言八百蓋以未德王天下木生數三成數入故卜之三十世八百年必有術也但聖人藏用後人莫能知爾以是明子明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迺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筮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王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於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定也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以盛而更衰或有過筮而不及或上得合盛而衰不及者此蓋人事已弊於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貴也人事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筮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過筮謂卜得三十之也桓文謂桓王而得八百六十也先王謂文王武王也桓文謂齊晉合諸侯朝王天意人事豈徒然哉故曰龜策不出聖謀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然之事迺相表裏安有異同謂人謀龜策皆彥曰大哉人謀子明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層數不延乎八百秦法即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彥曰先王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子明曰文質迭用勢運相乘稽損

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以研其慮子載
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彥蹶然驚起因書
策而滅之退而學易王氏易道蓋宗關氏焉中
子贊易有七十篇蓋家傳關氏學也子明既卒河東往往立祠祭
之所著文集行於世

關氏易傳

卜百年義第一

統言易義第二

大衍義第三

乾坤之策義第四

盈虛義第五

闔闢義第六

理性義第七

時變義第八

動靜義第九

神義第十

雜義第十一

卜百年義第一

同州刺史王彥問於關子曰夫治亂損益各以
數至苟推其道百世可知彥不佞願假先生之
筮一以决之關子曰占筮幽微至誠一慮多則

有感請命著卦以百年為斷既而撰著布卦得
夬之華自夬六變至既濟凡二十四卦夬
九二化華六二是一六十二為紀

捨著而數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年為一運二再從今甲申今為所卜之年甲申
傳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戊申天下當大亂而禍始宮掖桑居中離有蕃臣柄政世伏其強
有乾君之象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魏宣
始元年甲申至十二年乙未而崩明帝立跨十
二年戊申亦覺此大運再傳也蕃臣爾朱榮舉
兵殺靈太后而專製政此世伏其強禍如不以
始官掖也言用之以道者二端之義

道臣主俱屠地也莊帝立三年誅爾朱榮朱榮
子後殺莊帝俱屠地之應也

彥曰其人安出子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
其在并之郊乎參代并彥曰此人不振蒼生何

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二雄九五九三
故分也高勳立魏靜帝魏東魏宇文泰立彥曰

各能成乎子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內卦我
外卦彼也

陽而决群陰是動之象也東西魏有陳高歡建

關氏易傳

關氏易傳

齊宇文泰建周不能成名齊宇文泰建周不能成名

庚子天之數也是時天數轉至此盡也甲寅是
於隋時也然以庚子西比盡矣故曰天之數

南方之卦而內午應焉義見下彥曰何國先亡

子曰不戰德而詐權則舊者先亡華去故也是
故先亡彥曰其後何如子曰辛丑之歲當有

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華蓋則變亂窮則
出易理也彥曰其東南乎子則地起東
南恐東南有真子曰必在西北此以人與易理
故曰西北夫平大亂未可以文治必須以武定且

比用武之國也此言東南文弊則西北武興且
東南之俗其弊也剽剽猶猶編浮淺也江南六
江總浮靡故曰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勃
武遂至亡國故曰剽

中國之舊主也自晉東遷
高祖起太原平大亂則武并州其後唐
况東南

所廢孰能興之宋而江南舊號已廢而中國
主也彥曰東南之歲可刻乎子曰東南不出

運曆三百江南自吳孫權三分國魏黃初元年
三百年是歲隋文帝受周禪開皇元年也然而
陳宣帝次辛丑一年而崩後主立七年國亡皆
出三百之外蓋開位餘氣也大賢大聖不可卒

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陳無賢臣
幸運七年且辛丑之歲

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

乎隋開皇元年已酉
陳天下始一統彥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

子曰設斯人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

無三五之道則必終之以驕加之以亢晚節未

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天命者必得人人事苟人
不修其道則天十廢之

關氏易傳

矣隋文帝雖此一天下而任非賢才不行三五
 之道故於驕亢之攻果場帝暴立復大亂焉
 天下復亂夫先王之道隆地久矣自漢後霸國
 隆地故政張易調其地實難帝主庸臣守之道
 曰久矣政張易調其地實難帝主庸臣守之道
 也詩化虐政其窮必酷廢道浸久極則故曰大
 軍之後必有凶年故也積亂之後必有凶主法
 也故理當然也人事彥曰先王之道竟亡乎子曰
 何謂能亡也王道無天地雖有弊虧夫明主久
 曠必有達者興焉達者修其文仲尼文中子是
 也而能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所由繫也繫于
 孔子曰文不在茲乎此王道不能亡也關氏知
 廢常有聖人出焉與文彥曰請推其數子曰乾
 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
 成歲之數三百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
 數也三百終則有始天之道也此關氏法
 八十四又終則有始天之道也此關氏法
 期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先聖之言也自魏以
 降天下無真主相仍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
 十四載後魏正始元年壬子至今八十二
 年丙午隋開皇六年也三百六十六矣當有
 達者生焉應文中子三歲矣更十八年甲子當
 有王者合焉隋文帝仁壽四年也文中子至長
 也用之則王道振不用則洙泗之教脩矣孔子
 洙泗之問脩王道彥曰其人安出子曰唐晉之
 文中子不遇亦然彥曰其人安出子曰唐晉之
 郊乎亦取上文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
 周後不王斯人生晉生周者周公之餘烈也仲
 終周公生晉者陶唐之遺風乎晉魏之唐天地之數
 之道宜契自然唐晉繫乎地彥曰此後何如子曰始
 於甲申止於甲子歲在丙子正百年矣過此未

之或知也斷至是止也
 統言易義第二
 乾坤易之門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故易變動
 平乾坤之中也則名易天動也陽也剛也配地
 則變天故曰變地靜也陰也柔也順天而行
 變行而變變而通此所謂易名解易孔子曰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言易始於動靜終於吉凶上文復明聖人所以前
 知而行其道也道不虛行存乎其人道謂理
 是故天道曰陰陽地道曰柔剛人道曰仁義行
 之則三才變而通之則一也子曰百慮而一
 致此言三才五常參同而用也用之於既往之
 謂變用之於未來之謂占關氏易占極變而已觀其變極
 其數知其來受命如響乾坤之神極數窮神夫
 易極乎神而已矣未通神則子曰著之德圓而
 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關氏引繫
 釋然則知之可及也藏之不可及也言知之非
 也藏謂至幽深非至聖非神孰能與於此神能
 藏其著以數推卦以象告著數於方數主乎動
 圓而象主乎靜事定則吉動言乎遠故可以知來知
 未靜言乎遠故可以藏往近而往來之交逆順
 之際此吉凶所以前知也變陰陽所以先知也
 變化所以會合也總辭變以會乎一則聖人乘
 惟乾坤數會乎上象合乎下象則人事天人相
 與其深微哉重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

大行義第三
 大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天數
 兆於一生於二成於三自然而出乎三此天地
 亦此義也圓物圓三則得之以形言之也律命
 呂應不出三微此以聲言之也畫卦一體不出
 三爻此以易言之也故易數一耳此天地人所以立
 也行於五成於六偶於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所
 以錯綜也五行生數即五成數即六也偶位五
 定位故五為尊位十日為之以甲乙丙丁
 之類也錯綜謂布算因除互相求數也
 數之兆也中爻是也雖明其兆未可以用也
 地二數之生也離中爻是也乃有生則滋左傳曰物
 象與而後有滋滋而後有乃可以推之也見數
 數義與此同滋猶滋蔓也
 天三數之極也極乎終則及乎始兼兩之義也
 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子曰兼三才而兩之又
 二體相應故曰兼也以上上文具下水
 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以上上文具下水
 生乎一成乎六蓋法於此火生乎二成乎七木
 生乎三成乎八金生乎四成乎九土生乎五成
 乎十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天一必待地六而
 成之地二必待天七而成之不言木金其體雖
 五而成必六而數六虛也六者非他天地生成
 之謂也中矣天數五地數五五者非他三天
 兩地之謂也地二天三合而為五其二不用者
 六來則一去也既成則無生也如水生一至六
 用其所以有生於無終必有始理終始之用應
 學者統一故既有則無去矣夫矣老則用矣
 綱綱而明故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入有
 無不無矣故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入有
 去無之謂也且下張彥問曰何謂入有去無
 子曰天生於陽成於陰陰成則陽去若一氣
 一月成於四月為正陽之陽成則陰生於陰

成於陽陽成則陰去若一氣生於五月成於十月陰無去之也六爻初上無位者陰陽相去者也天數以三乘二下地數以二乘三上奇耦雖分錯綜各等奇耦分為一奇二耦三奇四耦三等共五也五位皆十衍之極也五行五為至十極為故曰大衍明小衍之則曰然則其用何謂四十有九其一將不用乎子曰物有兩大萬事必曰虛盈此以日月言之曰往月來月運月行速當望則相盈過望則相虛望則同其右轉無相望之際則見日往西月往極則夜進此以天輪言之也亦盈於此則虛於彼又虧物不兩大之義也如相望之際天輪晝時則日盈於此而月虛於彼矣天輪夜時則晝為此夜為彼見月則夜為此日為彼盈於小必虛其大若月一歲則三十一日而虛出六日為月此用所以不窮也每一歲大之小之出十二歲再問循環無已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也據本意法象兩儀三才四時并開一歲既餘其日大衍不窮其數十一者所以示其不窮也

子曰著不止法天地而已必以五行運於中去其一何謂也通萬類故感而未論又養開端也子曰著不止法天地而已必以五行運於中

為上文言五位大耦而言則五十也上文謂小耦今言大耦小奇而言則五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奇耦小大具言之爾若舉大而去小盈奇而虛耦則小奇之五大耦之一皆盈而不用小耦共去其六也六爻書而藏之嘆曰吾乃知著可遺也神物非謂著草一物而已蓋聖人耳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何

謂也曰陽爻九一爻三十六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三天兩地舉生成而六之也自生至成乾策二其十二為坤策下文亦然三六而又二之故三十六策為乾二六而又二之故二十四策為坤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焉三其七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乾之策也二其七十二則百四十四坤之策也三天兩地陰陽三五成五故曰三五每一五而變七十二候其五也二五而變三十六句三五而變二十四氣日為氣凡三百六十五周而復始日行三百六十日月軌度積於餘分一度一謂四分度六十六出六三年一閏以六五行所以成閏其六五以成五歲再閏三百六十者歲功之用也舉六甲成歲實奇六者虛一之義也上篇大衍云二百六十夫生於一成於六一六相虛三五為用自然之道也卦爻六位於初上皆虛是也六者舉成數而虛聖人立策衍數必舉其三卦爻始畫三兩於六文王兼三才行於五五布於六合於十兩其推萬而變無出乎初上必虛其一合於十五行推萬而變無出乎此篇不出此數也張彞問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豈亦三天兩地乎子曰何謂不然爻所以著象策所以推數象六數五三天兩地體象定位也先三十而六之三天一百八十又二而六之兩地一十有二合百九十二故二篇共三百八十四爻此解爻所以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先三之百八十爻得六千四百八十策又二之十二

交得四百三十二策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先三之一百八十爻得四千三百一十策又二之十二爻得二百八十八策共四千六百有八策是二篇合之一萬一千五百二十蓋舉盈數而溢之也萬數象萬物大畧也萬溢千千溢百百溢十十溢一此一篇獨無一者亦虛之義也溢過等也謂過虛也凡過盈為溢不及盈為虛相明也

盈虛義第五

張彞問曰何謂盈虛上篇子曰當期之數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六箇三十一日七日故七十二為經此所以立五之為基五七十二五行六氣推而運也盈虛七百二十為起法倍從七千二百為統法七十二萬為通法氣朔之下收分必全盡為率七千二百萬為大率謂之元紀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行在子位之宿當縮盈先後之中焉漢太初九年冬至丁丑星如連珠觀斯可以為元紀也是歲丁丑星甲子者一十四年此盈虛者也

闔闢義第六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二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何也曰坤陰之母無不容在戶為闔包容於內乾陽之君無不由在戶為闢由於外皆闢往則闔來闔往則闢來此以戶言之闔闢為往開門為來也自內出外則以氣言之開門為往開門為來所以相變也為啓閉以道言之為離合以內外言之為往來解上文往來故卦有內外人有出入卦上體為內外卦利用出往來相交內外相取上下相刑吉

凶相分君子小人相亨相也君子亨則小人屯
 此一闕一闕變而闕變而闕往通則來來
 相反而然也則闕變而闕變則久則闕久
 通則往故一闕一闕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凡言變則不亨矣蓋易窮則變闕久則闕久
 則闕通則常久之道焉故變則通則久此之
 謂天左旋西視之來東視之往日月右行東視
 之來西視之往此以天氣下降地氣上躋上
 下往來亦若東西之視此文以上卦乾來乎內
 坤往乎外君子闕小人闕此以人故各泰反是
 各否內為主外為客泰內君子外作易者其闕
 君子之道而通小人之闕乎故名以君子名其
 卦曰否卦終不以小人取其卦各也凡言性來
 往有變則能通故曰小往大來吉亨則上下內
 外出入大小吉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氏因言變之義故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
 又以其相明之物不通此夫同於物者物
 人同即通也凡不同即不通此
 亦同之故吉凡因言變之義
 亦異之故凶衆族親離蓋不通
 和小人同謂不言而信不期而會也和謂小
 同小人而和君子小人苟相會但懼彼
 異而必通君子各任以所見不待於外而後
 乎道故和似同而必異君子和小人蓋怨之也
 其和則同而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吉
 凶生矣此言君子小人各以群類相吉凶也上
 相分文吉凶張彞曰君子小人誠猶闕闕之義矣然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何謂
 也彞謂闕非闕也君子非小人也然
 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乎權者變而合道者也

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君子豈本性也蓋接物而
 變已者也物事也已性也君子之性接小人之
 和也夫則上天文權之謂也怨下懼上而情所以
 心藏密蓋接物者言接之而已非同之也故洗
 濯物心無所漬汗謂之洗心洗濯萬物之心變已者言
 反之而已非異之也故非異我之道也
 於密無所間然謂之退藏民危者平之易
 者傾之無吉無凶同歸一致此之謂與民同患
 所以一闕一闕同手一戶也

理性義第七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何謂也曰性命之理以天
 言之曰陰陽以地言之曰柔剛以人言之曰仁
 義蓋乎一性也天命合天地有生命有命
 人有性有命有性天命有性也
 則道德是也有性有命有性有命有性有命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剛而義之乾非純陽
 也四德五性具矣是以體仁而義合體幹智是
 也以信在而運命有否否泰然而天人相契則
 五性合矣乾道變化有性有情有陰靜必有動
 各正性命此之謂也有性有情有性有情有性
 陽也動而能靜也在我為一應物為二內明
 靜性動亦然也情者天之邪氣人之亂行也
 邪氣水旱薄蝕妖祥是也此謂天命亂邪氣正
 行借窺賊殺伐是也此謂人命亂邪氣正
 亂勝治則情勝性君子命命命命命命
 則元命立元命者天命命命命命命命
 長群陽之尊天人之理也元則人仁天之四德天
 禮天知信其理同矣窮極此二者則知生死之
 說性命之理得矣命人命命命命命命
 言性命則然也何謂有亨有塞彞曰夫子之

子曰亨之塞之遇其時時也者繫乎君天下者
 也若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矣得小人之道
 則時塞也若否泰二卦以若然而君子亨則時
 治命也小人亨則時亂命也時命一而已矣命
 歸善則人命遇亨君子得行其道若天命歸惡
 則人命遇塞小人得行其道二者皆屬乎命也
 聖人知命道時必先天理故曰窮理也聖人順
 天之性故曰盡性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
 以至於命有亨有塞時行亨也今小人多君子
 少吾安敢言命子罕言命者蓋亦時亂小人多
 則卦以存否泰二時蓋為君子設也明矣

時變義第八

卦以存時爻以示變時繫乎天變由乎人王彌
 爻為人位為時命關氏曰天變由乎人
 及其變則畫動六時也夜靜六時也動則變靜
 則息息極則變變極則息故動靜交養晝夜之
 道也晝夜時乾坤分晝夜時也
 曰坤也屯濟時變之際也時未定曰屯時已定
 曰濟也六六之用其時變之周流也易曰變動
 變也六虛蓋亦是以六十卦循環相生極則變變以
 久不可禦也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則久
 卦時之門戶變則開闔也乾坤分時如門戶不
 終相及也故三百六十變一歲之三百六十
 交十卦而巳上支周流六虛是也作易者乘時
 效變之謂乎仲尼序卦相生雜卦旁行不流序
 卦旁行一端不復周流矣雜相生晝也不流夜
 也以知相生者動不流者靜而不變矣
 變之義如此而已謂晝夜如此

動靜義第九

張舜問動靜之象子曰天地者也... 動靜有常則柔斷矣... 安足為易哉易行乎天地之中者人也...

關氏易傳

也中常聖人有六動動不失乎時中... 靜之適也... 張舜問曰何謂神子曰神也者易之靈也...

雜義第十一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君子用時小人用物易... 道備矣... 變而大過六變而遯六變而睽六變而夬...

焉此義為得也... 得其道則吉失其理則凶... 也六卦用則乾坤何為乎... 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

也故豫樂也... 屯者也... 者也... 須莫大乎飲食故需養也... 體當小過一爻之義也... 過異時焉... 民尊無不尊至大也... 無不至也... 始衰者由盛而損者也... 故損益盛衰之始也... 聖人以此施之於世禮推之於時運必使濟其... 衰戒其盛行乎易中矣... 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

三千年也此言三王與故夏以金德垂四百餘
 禮則時運可以推也年般以水德垂六百餘年周以木德垂八百餘
 年得其道也數不能逃成六木生三成八夏得生數般周得成數故四百六十八百年後王不
 能應其數者禮不行乎易中者也繫辭謂行乎相因相益之道也後王若漢晉而下雖成正統
 而不改三代之末皆蓋不行乎禮禮如三代之
 故以言之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昧者求明明夷
 亦昧也非不明蓋傷之爾賁各皆昧而咸天地之
 交也恒天地之久而人不交不久故咸恒人道
 之統也凡人相交得其道則久而不開交不以所以統也道非交也故下久下經以咸恒為首者
 無不動動則觀其震動也動無不止形跡良止
 也止無不漸漸進也萬物無不有漸漸其聖人
 之進乎漸進如日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用而不知其漸之然乎知之蓋得漸之道也兌
 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內蘊
 乎兌陰之在上是形于外巽陰之在下是蘊于也無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者則其所宜非
 災之也明乎外物者自睽故曰睽外也睽上明
 人外能明白則無明白內者家自齊故曰家人
 尚合故曰睽也離下明內也凡入君子泰則小人否小
 人泰則君子否故曰反其類也君子以君子為
 為類否類小人以小人泰相履之而不處其周公歟需之而不進其
 仲尼歟此解繫辭履卦四人明之也周公攝
 不行則及書著書不處也仲尼所順行其道也道既
 也待而不進也不處不進其時乎其時有主
 其時無道也

關氏易傳

關氏易傳

關氏易傳卷一終

右關明易傳一卷關字子明河東解人有經濟大
 器或以占算元人而不求官達魏太和中并州刺
 史上州奏署子明為記室因言於孝文帝帝使野
 與子明著成疑筮論數十篇即今易傳也野卒則
 遂不仕居臨汾山授門人春秋老易號關先生學
 其出處大略如此見張暉河東先賢傳中興書目
 始載有子明易傳唐趙鼎注宋阮逸詮次刊正而
 自隋經籍志及新舊唐書志皆不錄唐李鼎祚周
 易集解備取前世諸儒之說獨無所謂關子明者
 故朱子亦以為偽書陳師道云世傳王氏元經薛
 氏傳及關子明易傳皆阮逸所著逸嘗以草示蘇
 明允而子瞻言之吳萊序此書後云子始讀文中
 子中說頗載關子明事後得天水趙鼎所注關子
 易傳十有一篇大概易上下繫之義疏耳首敘其
 出處本末次分十百年數別為一篇似皆出之王
 氏今考是書門卷第一篇十百年義即假同州刺
 史王彥發端末乃云唐晉之郊常有達者生焉用
 之則王道振不用則涖泗之教修又言殿後不王
 而仲尼生周後不王斯人生晉其言夸大直隱隱
 為文中立論而同州刺史又即中說第一篇所云
 同州府君也則吳萊以為出於王氏者近之晁公
 武乃謂王通本此贊易亦見其惑也汝上王謙識

關氏易傳後序

吳萊撰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觀關明子明事後得天水趙君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概易上下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別為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于阮逸關氏易傳肇于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又象策數之類獨與張辨相問答辨嘗薦之魏孝文而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善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繁焉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于空虛守象數者或流于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費焉將以著其未費之妙而巳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為其費之求太元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元者也元之數起于三而洞極之數亦起于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于萌而實訖于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察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深酒禮樂之教復明于斯世母乃徒托于此而侈言之歟至于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歷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于易者也雖然昔者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數復以金玉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為其說者韓周漢嚴介耶且以明真正統之所歸後世繼繼之流耳楚靈欲并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亦命向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曹孟人浴彼二君者曾不悟其已之不修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既耳元魏以下爭奪攘攘乃若灼然親視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辨之殺亂端見矣曾不告之以避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餘則選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自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猶拳拳于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為而為者終至于殺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關氏之學始孤矣台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資于人焉

關氏易傳原序

阮逸

逸常讀文中子知王氏易宗於關子明之學後於卜人
徐生處得關氏易傳文雖殘缺然微與如神非上智不
可窺其極也注文名難者本無姓氏或謂趙子趙子隋
人其時相接故議以趙難生為定逸詮次篇目重加刊
正凡刪去七十餘字改正二十餘字加助語四十餘字
中言青龍朱雀之說疑
是卜人加改刪去之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關氏易傳一冊五川楊翁家故物也翁手校亦有
數處而未竟其功甲戌秋日陳子抱中以善本見
借復為是正其書始可就句讀竊又疑之此書本
自王氏据卜年一章中多附會語安知非郭時輩
為之辭如索引唐初名臣之類又不知洞極亦有
合否尚俟博雅之士相去質之足歲重陽日雨隱
述古主人錢曾謹識

關氏易傳

卷之三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關氏易傳敘

關氏之傳必先人事而後語卦伊川先生固稱其善矣
而趙氏註解理或反晦然則其間辨時釋數有不可廢
者故姑存之麻衣之說明義皇畫卦之本有絕出諸儒
訓釋之表然非希夷消息亦不可得而測也履畜八體
一章與說卦序卦稍異良為鼻虞翻管輅亦嘗云耳然
不妨其為手也巽不為股而為手則未詳履畜之序於
大義所繫雖微其說亦自有理學當深思之二書有
實用非空言也故案為同志刊行當塗假守李椿書
易學病失其傳久矣姑溪太守李公出麻衣說關子明
傳曰吾得二書不敢私諸已今用廣於人或字畫之訛
子其為我正之準竊幸管窺不敢辭昕夕瞻對若祥光
爛然發乎蔀屋之下信夫神物也公得其傳行其道又
以傳於世蓋將拯易學之病而還易之本旨豈論說云
乎哉公用心也仁矣
淳熙己亥三月丙寅迪功郎新蔡州浦江縣主簿程準
謹書於左

關氏易傳

卷之三

謹書於左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關氏易傳一卷舊本題北魏關朗撰唐趙毅注朗

字子明河東人襲字大賓梓州鹽亭人

詳見子部
雜家類長

短經

下見書隋志唐志皆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謂

李淑邯鄲圖書志始有之中興書目亦載其名云

阮逸詮次刊正陳師道後山叢談何蘧春清紀聞

及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之稟示蘇

洵則出自逸手更無疑義逸與李淑同為神宗時

人故李氏書目始有也吳萊集有此書後序乃據

文中子之說力辨其真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